

九一五 袁世凱爲已飭何永盛部移紮大名事致行在軍機處電

光緒二十七年正月十五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五日）

行在。軍機處鈞鑒：亥月朔恭奉二十日電旨，跪讀欽遵。當即遴派知府李繼綱馳往河間，詳查何永盛所部勇數，並飭令不動聲色，移紮大名。頃據李繼綱稟稱：奉派往查，適法酋巴堯帶隊到河間、獻縣一帶游弋，何永盛避紮景州，因赴景查點該軍。已奉文裁併，現存步隊三營、馬隊一營、礮隊一哨，總共一千八百七十五人。照營制尚無缺額，軍械馬匹尚屬精利臚壯。擬定於十四日移紮大名。等情。再，據德州探報，巴堯已於初十日帶隊回保定。恭請代奏。袁○○謹肅。咸。印。

（山東巡撫衙門檔）

九一六 何福堃奏覆已遵旨將毓賢正法片

光緒二十七年正月十五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五日）

再，臣案查接管卷內，去歲十二月三十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旨：已革巡撫毓賢，前在山東巡撫任內，妄信拳匪邪術，至京爲之掄揚，以致諸王大臣受其煽惑。及在山西巡撫任，復戕害教士、教民多命，尤屬昏謬凶殘，罪魁禍首。前已遣發新疆，計行抵甘肅，著傳旨卽行正法。並派按察使何福堃監視行刑。欽此欽遵。轉行到臣。維時臣尚在臬司任內，遵於二十七年正月

初四日，會商蘭州城守營參將田連考，督率署蘭州府知府慶恕、署皋蘭縣知縣黃燾，將革撫毓賢監視正法訖。除隨時電陳外，理合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

硃批：知道了。

（官中硃批奏摺）

九一七 于蔭霖奏請將南陽知縣袁福齡革職片

光緒二十七年正月十五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五日）

再，查南陽縣新店地方，上年六月間，有英國礦師、教士等過境，被該處鄉民等攔截車輛，將箱籠衣物、金剛鑽石等件中途攫去。該礦師等前赴漢口，呈由英國領事轉請湖廣總督電豫，屢次催索。疊經嚴札該管道府督飭署南陽縣知縣袁福齡，勒緝賊賊究報，並密派委員，前往查訪。嗣經南汝光道朱壽鏞，將該處社首、知情寄贓之李十二卽縣丞銜李承瀛，誘獲送縣訊究。當卽究出原贓鑽石二十九粒、衣物八十餘件。正在批飭該署縣袁福齡，將李十二卽李承瀛縣丞銜詳革歸案審辦，並將未獲原物查明，勒令全數清繳。旋據南陽府知府傅鳳颺會同委員，候補知府張承綸稟稱：該犯李十二，由南陽縣署乘間逃逸，現正派人兜拏，尚未弋獲。等語。並由藩、臬兩司據情詳請奏參前來。

臣伏查事關中外交涉，該署縣袁福齡身任地方，於礦師、教士等過境，不能妥爲保護，以致中途被劫。後經屢次查催，又不能緝獲到案。迨至該管道誘獲送辦，該署縣並不嚴密看管，致令要證脫逃。

似此昏瞶溺職，實非尋常疏縱可比。若非參追勒緝，誠恐別生枝節。相應請旨，將署理南陽縣知縣候補知縣袁福齡卽行革職，仍留該處，勒緝逸犯，將原贓全數繳齊完案。如有短少，卽責令照值分賠。除仍督飭該管道府嚴催，並咨湖廣總督外，理合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硃批：袁福齡著卽行革職。餘依議。

（宮中硃批奏摺）

九一八 宋慶等奏覆武衛左軍礙難分撥情形摺

※光緒二十七年正月十八日（一九〇一年三月八日）

四川提督奴才宋慶、直隸提督奴才馬玉崑跪奏，爲武衛左軍分紮甚遠，亟難抽撥赴豫，及未宜分撥緣由，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慶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奉上諭：宋慶奏請力籌戰備先圖自立一摺。所稱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各練精兵數十營，聯爲一氣，有事互相策應。所籌不爲無見，惟現值時局艱難，庫欸萬分支絀，河南庫儲亦甚空虛，另練二十營，斷難籌此鉅欸。惟河南地廣兵單，自應酌量分撥防守。晉省防營駐紮甚多，尚可抽撥。馬玉崑所統二十三營二哨，卽著宋慶酌撥若干營，前赴河南擇要分紮，以資防守。另片奏副將郭殿邦堪勝統領之任，卽著將所撥各營歸其統帶，仍由該提督隨時督飭，認真訓練，以期緩急足恃。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亟應欽遵辦理。惟查武衛左、前兩

軍，先經奴才等挑併步隊二十三營、礮隊四營、馬隊六營一哨，旋又由蘆臺繞北路歸來武衛前軍馬隊一營，先後實計馬步礮隊三十四營一哨，分紮大同、天鎮、雁門、忻、代、崞縣、平定州等處。時有探報，洋兵仍借搜查拳匪爲名，常常四出，各地方屢稟請留，急切尚難抽調。副將郭殿邦前經派委赴忻州、平定州一帶照料遣散直隸潰勇，現亦尚未竣事。竊念方今重門洞開，有戰法無守法，非能力戰，不足以挫其兇鋒。若就此軍再行分撥，恐兵力愈單，益無勝算。論者多謂去夏天津之役，能再有似此一軍爲之接應，或能遏其犯我京都。奴才慶前疏中業已詳陳。是以請於豫省再練一軍，原期以厚兵力，亦慮及餉無所出。蓋大局所關，未敢緘默，因之冒昧上陳。誠如聖諭，現值時局艱難，庫欸萬分支絀，河南庫儲亦甚空虛，斷難籌此鉅欸。愚以爲疆臣卽就現有防營，認真輪流挑練戰兵，並籌戰器，雖不能收效旦夕，亦可日漸自強。計現在能戰之兵，除山東撫臣袁世凱一軍尚稱整齊外，惟武衛左軍營數較多，一俟議欸大定，仍宜調集一處，擇要駐紮，加意訓練，以期緩急足恃。奴才慶衰病頹唐，自去秋到太原後，軍中一切事務，皆由奴才玉崑竭蹶經營，亦由奴才慶在軍，衆志始齊。奴才等再四籌商，勢難分撥。愚昧之見，是否有當，謹合詞恭摺上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七年正月十八日奉硃批：另有旨。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九一九 錫良奏請將應州知州李恕等五員即行革職片

光緒二十七年正月十八日（一九〇一年三月八日）

再，一省政事之得失，全視督撫爲轉移。故上年拳教相仇，山東撫臣則有袁世凱，陝西護撫臣則有端方，均嚴遏拳風，未致釀成事變，兩省得以晏然。獨山西前撫臣毓賢於六月十三日戕殺洋教士後，各處拳匪聞風而起，其勢洶洶。羣不逞恃有大吏之縱容，罔知顧忌；地方官怵於上司之威令，莫敢誰何。即欲彈壓創懲，而法令已有時而窮，賢智亦因之束手。非常之變，當其事者，固難過爲苛求。然有心雖無他而跡難自解者，亦不能曲爲之諱，致失事理之平。除候補知縣郭之樞、裁缺澤州營參將陳國毓二員，先已由奴才奏參，欽奉硃批即行革職外，復查有本任應州知州李恕，前在署托克托城通判任內，辦理教案，慘殺多命，現聞該員於卸事後潛行出省，已飛札嚴密查拏。忻州營都司海瑛，趨奉上司，護送不力。試用知縣田徵葵、補用知縣趙爾頤，脅於威勢，未能匡救。又署汾州府知府。候補知府徐繼孺，忽稟母病歸省，並不候員接替，擅離職守，迹近規避。以上五員均請旨即行革職，以示懲儆。理合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硃批：另有旨。

（官中硃批奏摺）

九二〇 天津府錄存方恭釗爲奉札轉行奏片事札

※光緒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一日（一九〇一年三月十一日）

奉道憲方爲札飭事。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奉督憲札開：光緒二十六年九月十六日，准護理江蘇撫院聶咨呈內開，竊照糧道督運漕米北上，因兵事阻隔，停運回省緣由，經本護撫於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初十日，會同督部堂補行附片由驛具奏。除俟奉到硃批另行恭錄咨行外，相應抄片咨呈。爲此咨呈貴部堂，謹請查照施行。

十月初七日，又准咨開：竊照糧道督運北上，因兵事阻隔，停運回省情形，經本護撫於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初十日，會同督部堂補行附片由驛具奏。抄片咨行在案。茲於九月初四日，由驛遞回省片奉硃批：知道了。欽此。相應恭錄咨呈。爲此咨呈貴部堂，謹請查照欽遵施行。等因。到本閣爵部堂。准此，合行於〔札〕飭。札到，該道即便查照。此札。計粘抄單。等因。奉此，合亟札飭。札到該府，即便查照。此札。計粘抄單。

（清代各衙門檔）

附件：天津府存聶緝燮奏爲天津開仗漕糧不克兌運事片稿

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初十日（一九〇〇年十月三日）

再，江蘇糧道羅嘉杰督運北上，因兵事阻隔，不能兌米，於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回省。當經電山東撫臣袁世凱代奏。欽奉硃批：知道了。欽此。咨會欽遵在案。

旋據糧道羅嘉杰稟稱：本年抵津督運，先白糧全數交倉，次沙船裝到漕米兌竣，正擬赴通，而拳民仇殺事亟，天津租界、老龍頭浮橋，爲俄人封釘，洋兵駐守，官民剥船不能越渡，招商局後路隔絕，運河到處梗阻。不得已，偕浙江糧道瀝情會詳，請將未運之米，於下屆附運。蒙直隸督臣裕祿面許具奏。海運用剩剥船水脚津錢一十三萬千文，又庫平足銀一萬兩，並經填批稟解直隸督臣，發交天津支應局代爲收用，掣有批迴。至五月十九日夜，拳民與洋人互擊，槍彈如雨，徹夜不休。因酌留員董在津照料，餘由該道稟明直隸督臣，率同南下折回上海。查商存米尚有正耗二十五萬一千餘石，即於六月二十七日回省，遵旨籌辦河運。等情。

據此，臣等伏查天津拳民仇教啓衅之後，津通路隔，剥船渙散，漕糧不克兌運，節經倉場督臣、直隸督臣先後奏咨有案。該糧道羅嘉杰稟陳一切，自係實在情形。經臣等於七月十六日由驛會奏。茲據江蘇無錫縣轉准前途各縣驛，由直隸景州將原摺退回，遞呈前來。謹再合詞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

正月十八日行。二十一日到。札行四屬。二十三日稿，二十四日發〔一〕。

（清代各衙門檔）

〔一〕此段爲天津府稿。

九二一 岑春煊奏陳俄人要索東三省萬不可從摺

光緒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二日（一九〇一年三月十二日）

頭品頂戴·兵部尚書銜·陝西巡撫臣岑春煊跪奏，爲風聞俄人要挾，萬不可從，存亡之機，間不容髮，籲懇宸衷獨斷，以保和局而策中興，恭摺密陳，仰祈聖鑒事。

竊臣風聞俄人要索東三省一事，朝廷已力拒其請，並電飭奕劻、李鴻章，察度情形，如與之不至滋各國之議，亦將曲允。仰見朝廷於慎保根本之中，仍寓曲全和局之意，欽佩莫名。而臣獨私憂過慮者，則以近復風聞，奕劻、李鴻章電奏，有與俄無害之說。雖外間傳言未必盡確，然萬一果確，朝廷意爲之動，曲予允從，竊恐瓜分之禍卽不旋踵。早夜以思，甯以風聞之說，上瀆聖聰，甘受妄言之咎，不敢自安緘默，坐觀宗社之危。請畢言東三省與俄之害：

方今列強環峙，瓜分中國之議已十餘年，其所以不遽分者，非愛我也，彼自知其勢均力敵，有以分我爲便者，亦有以我之不分爲便者，若中國果分，各國亦必兵連禍結，故皆遲回審慎，莫敢首發難端。以極貧極弱之中國，猶得立於列強環峙之秋，則因彼族之互相猜忌、互相牽制之爲之也。其最以分中國爲便，而各國最忌其分中國者，尤莫如俄。俄人吞并環球之心積之最久，無如地處極北，雖跨有兩洲，而爲各國所距塞，曾無一利便海口，能出而與各國爭衡者。自大彼得以來，求海口於歐洲而不得，爭阿富汗以吞印度而又不得，於是乃思併力逞欲於我東方。方其修西伯利亞鐵路，不惜貸國債、擲鉅

帑以爲之者，蓋爲我東三省而然也。今不幸拳教肇亂，貽之口實，彼乃適如其願，公然索取。朝廷一或不能堅持定見，曲予允從，則各國執利益均霑之說，英勢必索長江，德勢必索山東，法勢必索雲南、兩廣，日本勢必索閩、浙，其餘美、意等國，亦必紛紛索取，瓜分之局既成，內地亂民到處蠶起，其事將有臣下所不忍言者。臣所謂存亡之機，間不容髮者，此也。

如謂允俄之請，各國未必卽踵而瓜分，此固必無之事。何也？俄人雄謀大畧，各國忌之久矣，一旦得數千里天府之區，如虎傅翼，勢更難遏。各國既不能不與爭亞洲之權利，自不能不各據一地，以爲立步之所。且各國亦早已議分中國矣，俄既首發難端，各國尚安肯坐失事機乎？往者膠澳甫經與德，而旅、大、威、廣旋被分據。前事不遠，可爲殷鑒。如謂我允俄請，俄卽能助我以拒各國之請，是尤不然。各國方忌俄之逼，豈能不思抵制之方？若謂俄之兵力足以懾各國之心，恐俄雖強，敵一國則有餘，敵各國則不足也。且現在東三省已爲俄據，彼既歸於我，而又索於我，果何故耶？度其心，亦自揣不敢首發難端。彼自取之，則曲在彼，恐各國責言亦在彼，不若歸於我，而後從我求之。我允之，是我自棄之，其曲在我，各國責言亦在我。曲在彼，彼慮有兵連禍結之害，曲在我，雖各國瓜分我，固於彼無與也。不然，彼既取之，何必歸我？彼既歸之，何又復索？此又微臣百思其故而不得者也。

然以上各端，猶不過就利害言之耳。東三省爲我聖清龍興之地，陵寢所安，今不幸勢力不敵，淪入敵人，正當誓死力圖恢復，始可下對臣庶，上告祖宗。割棄之言，決非我之所能出。又況稍爲遷就，瓜分之禍，旋踵立至乎？臣默計現時各國情形，此事卽不允俄，俄亦未必敢於決裂。日本距東三省最近，

關東人俄，日本卽不能立國，最忌俄。英於中國商務最大，恐俄強，則彼將失亞洲之利權，亦忌俄。美國此次頗持公論，亦必不直俄。惟德與俄交尚固，或附和之，然德、法世仇，兩相忌，亦各不敢輕動。有英、法、美、日四強國分俄之勢，臣故知俄之必難專欲也。應請電飭奕劻、李鴻章及劉坤一、張之洞等，明告俄使，東三省係陵寢重地，萬不能以與人。前既顧念邦交歸還，何以忽又索取，且前謂不奪我主權，不索我土地，朝廷已深感友邦之誼，何以忽食前言？在我果能堅持，一面聯各國調停轉圜，當有挽回之望。即使俄人志在必得，亦只有聽其力取，徐圖收復，決不能自我允從。宗社存亡，在斯一舉。籲懇宸斷施行，天下幸甚。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謹恭摺密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軍機處錄副奏摺）

九二二 岑春煊奏陳先嚴晉豫之守以速和局片

光緒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二日（一九〇一年三月十二日）

再，臣接准錫良電稱：正月十八黎明，洋兵忽攻長城嶺，我軍傷亡不能立隊。同時另股又攻銅錢溝，我軍併力抵禦，奈敵炮太利，致長城嶺、銅錢溝於午刻失守。等語。臣查正月初六日曾准錫良電稱，廣昌鞍子嶺等處於初二日失守。繼復准錫良電稱，洋兵令我軍退出井陘。各等因。現在和議將開，中外正當停戰，乃洋兵一再內犯，敵情狡譎，實可概見。

然敵情之所以如此狡譎者，臣謂非朝廷屈己求和之不至，實由於臣工以和足恃之太過。何也？大

凡趨利避害，人之常情。彼族於事之利害，尤知之最明，審之最悉。彼習知我屈已求和，不復設防，於是到處遊弋，以資飽掠。又知彼雖遊弋，我亦不敢過問，於是得寸進寸，愈肆愈橫。假使晉、豫要隘我皆駐有重兵，皆有地營、礮卡，層層布置，則彼知內犯不易，即使攻獲一處，有飽掠之利，亦有傷亡之害，彼必不爲。臣在途屢次奏請嚴密設防者，蓋爲此也。

臣竊以爲，今日欲速和局之成，莫如先嚴晉、豫之守。現在董福祥所部各營，均紮潼關、臨潼一帶，擬請飭下該軍各分統，出紮河南漳河南北及衛輝、彰德等處。馬安良一軍，擬請飭令駐紮河、洛等處。河南雖有程文炳所統五省之軍，聞皆不甚足恃，欲嚴防守，勢不能不加派得力之軍。至陝西延、榆以北，草地數千里，界連山西，現時極屬空虛，尤須重兵駐守。擬請飭令鄧增一軍，往駐包頭薩拉齊一帶。其地居山、陝之中，可以兼防兩省邊境；包頭又水陸輻輳之所，采運軍糧較爲容易。並請嚴飭各軍於擇地駐紮之後，即須迅速多掘地營，堅築礮壘。山西原有防守各軍，一律妥爲掘營修壘，並特簡大員前往巡閱，如有操練不勤、營壘不修者，即行請旨，從嚴治罪。似此層層嚴密布置，則彼族知進無所得，即得亦不償所失，自可戢其內犯之心，和局庶能速定。萬一變生意外，而行在重地亦可無虞。各軍皆現有之軍，固無待於新募；餉項皆有著之餉，更不俟乎增籌。一轉移分布間，於固圉、議和，兩有裨益。應請宸衷獨斷，特旨施行。

臣爲維持和局起見，是否有當，謹附片密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軍機處錄副奏摺）

九二三 于蔭霖奏請截留過境京餉以濟回鑾供支摺

光緒二十七年正月二十四日（一九〇一年三月十四日）

調補湖北巡撫。河南巡撫臣于蔭霖跪奏，為恭備回鑾蹕路要用，豫省現籌之款不敷尚鉅，請截留過境京餉以濟供支，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臣於上年欽奉傳諭，敕將回鑾經過地方先期籌備。遵即委員周歷履勘，將擬辦情形繪圖貼說，專摺奏明，並飭司設立供支局，擇要撥款，派員籌辦在案。茲據布政使延祉詳稱：遵查蹕路所經，自閩鄉縣入河南境，至安陽縣出境，共備正站二十三處、腰站二十三處。所有關治道途、修築行宮、建造橋梁、舟楫，以及中途御用，均係懍遵諭旨，僅求整潔適用，擇其必不可少者，畧具規模。已由司庫陸續發銀十八萬兩，此外撙節估計，不敷尚鉅。雖用款不能預定，非先籌撥銀二、三十萬兩，不足以備臨時之需。應請將由豫過境無論何省京餉，截留銀二十萬兩，以備供支。等情。詳請具奏前來。臣伏查該司此次籌備供支，委係切實勘辦，仰體朝廷愛惜物力、崇尚節儉之至意，並未敢稍從華美。其需用銀兩，豫省近依輦轂，恭值翠華臨幸，闔省官民幸得瞻天仰聖，自當各効筐篚迎師之分，以竭葵藿向日之忱。用款稍多，豈敢稍存推諉。即有不敷，止可商同各省協濟，以昭率土尊親之義，原未便請留正款。但豫省庫儲將罄，現存者止有此數，無可騰挪。將商求協濟，在各省亦誼無可辭，惟文牘往返，籌解需時，而沿途工程及應備供帳各件，又未可再行從緩，以致臨時竭蹶。應請如該司所議，仰懇天恩，無論何省京餉過

境，准其截留銀二十萬兩，俾得預爲布置，無誤要需。除咨部外，理合將截留京餉、預備供支緣由，恭摺陳明，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七年二月初五日奉硃批：著照所請。戶部知道。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九二四 余聯沅爲飭移盛宣懷送到衢州教案摺稿事致洋務局札

光緒二十七年正月二十四日（一九〇一年三月十四日）

頭品頂戴·署理浙江巡撫部院·節制水陸各鎮兼管兩浙鹽政兼總理各國事務大臣余，札洋務局知悉：

案准欽差會辦商務大臣·宗人府丞堂盛函開，前奉大咨兩件、衢案供摺八扣敬悉。前接霍總領事函稱，接英使電，此案應歸全權在京議辦。等語。現在該領事已撤卸，辦理交涉無從再與商辦，因於正月初七日電奏陳明。旋奉諭旨，抄摺寄覽。茲將此次來咨兩件、供摺八扣，一併會列臺銜，照錄咨呈全權大臣慶親王、李中堂，以憑核辦。除另抄咨文、供摺函致霍總領事查照外，今將會、回稿各兩件寄上，即請臺端書行蓋印，並將會稿存案，回稿發還。臨海縣陳令廷助，前經咨調來滬，年力正強，衢案既不能歸滬商辦，該員如有調署機會，仍祈留意。各等因。到本署院。准此，查該員陳廷助留滬差委一案，因衢案現歸北辦，浙省需員辦事，業經咨請盛大臣，飭令該員陳廷助回浙差遣，並行司局轉飭知照在

案。茲准前因，除將存稿書行蓋印備案，回稿書行蓋印移還外，合將送到摺稿抄錄札知。札到希即分別移行，遵照勿違。此札。計粘抄摺稿各二件。

(外務部檔)

附件一：盛宣懷爲陳明衢州教案交涉情形事致行在軍機處電

光緒二十七年正月初七日（一九〇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寄西安軍機處電。正月初七日。

前奉電旨：衢州教案，著盛宣懷會同惲祖翼，迅速查辦了結。查英國特派前總領事霍必瀾，在滬專辦交涉。初欲派兵赴浙，謂浙官縱匪戕教，應照廷雍辦法。經南洋、浙撫電宣，執約阻止。幸賴各領事牽制，而美尤出力。及奉命會同查辦，霍僅函請添拿在事紳民。經惲撫認真拿犯訊供，彼亦無從翻臉。嗣據照稱，駐京大臣已言於全權大臣，欲駢誅鎮道府營及紳士，並欲將前撫劉、前臬榮革戍，查封財產等語。經切實面駁，並與惲撫會商，照復鎮道府紳實無指使之據。惟吳令被戕即延害教士，咎由都司周之德造謠聳動，鎮標巡捕吳攀英朦蔽攔阻調兵，以致倉卒未能保護，應擬斬決。民犯供認戕殺教士者十名，亦均擬斬決。鎮道府紳既無指使實據，按律不至論死，應照死罪減等，分別辦理，一并請旨定奪。至前撫、前臬接上海互保之電，即飭屬保護。衢案初起，業將鎮道府撤參查辦，毫無嫉視外人之證，未便遽擬。該領事又復照稱，鎮道府未免有私縱之事，身爲大員，辦事畏葸，如不駢首，豈足蔽辜。

已經指出紳士亦未便輕擬。前撫、臬昏瞶，未便寬宥。並接來信云，已接英使電，此案應歸全權在京議辦，毋庸在滬再議。霍必瀾已撤卸，辦理交涉無從再與商辦。除將全案抄送全權核辦外，請代奏。宣懷謹肅。虞。

(外務部檔)

附件二：著奕劻等與英使剖明衢州教案情形從速了結事上諭

光緒二十七年正月初八日（一九〇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正月初八日奉旨：據盛宣懷電稱，衢州教案英使欲歸全權在京議辦，在滬無從與商。英駐京公使欲誅鎮道府營及紳士，並欲將前撫劉樹堂、前藩榮銓革戍查抄，實屬過甚。著奕劻、李鴻章將盛宣懷送到全案細核確情，與英使切實磋磨。至所擬撫、藩等罪名，尤屬臆斷，務須極力駁正。前西安縣知縣吳德瀟，因竭力保護教堂，致為亂民戕殺，可見地方官並非防範不力，更無指使之理。務向英使剖明，將此案從速了結，毋致另生枝節為要。欽此。

(外務部檔)

附件三：余聯沅等為訊明英使單開案犯事咨呈奕劻等文
為咨呈事。

竊照衢州西安縣秀民戕害教士、縣官一案，前據英國駐滬總領事霍必瀾函稱：前衢州戕殺教士案

中兇犯，現又訪出官弁、團紳、差役人等，茲特另單抄錄送閱。應請查照，希密飭查拿究辦，勿任漏網爲要。等情。當經揮前部院密飭拿辦在案。

茲查單開之周德崇、程夢熊、吳子良、薛文貴、羅大椿之子羅老四卽袋皮少爺、祝金波、已革工房孔姓卽孔裕漑、徐鈺堂、邱老五等九名，已據先後拿獲解省訊明。除民犯供詞另文呈送核辦外，至捕班王癩子小容，訪查並無其人。吳國英卽吳冠英之弟，名吳士俊，同德錢莊小店主名黃國斌，捕廳差老方卽金壽，飭提到案，分別研訊。僉供並無附和殺人及劫掠教堂財物情事。究詰不移。捕班陳祥現赴西鄉拿犯，俟回縣卽行提訊另辦。三升樓飯館主早已遠颺，比飭限拿，一俟獲案，另行訊辦。所有西安縣糧廳沈振銓、典史陳星涵、衢標左營千總蔣忠全等，飭據密查沈振銓係屬分防縣丞，前因匪擾信亟，先於六月二十二日出城，赴樟樹潭防次辦團禦賊。旋聞城中亂民滋事戕官，於二十六日疾駐〔馳〕入城，二十七日卽委代理西安縣篆務，辦理防守不遑。陳星涵當募民撓亂時，親身守護監獄，未出縣署頭門者累日。千總蔣忠全派守大南門管銅塔基砲臺，食宿城上，未能片刻下城。各人言之鑿鑿，似皆信而有徵。卽旁采寅僚並閭郡士民，亦無異議。委無劫掠教堂財物情事。且身爲職官，亦斷無如此行爲。開其各該員弁及職員吳士俊、黃國斌等親供，並衙差金壽卽老方供摺，稟經批飭復審無異。除飭查單開有名之王癩子小容究竟有無其人，並提捕班陳祥研訊，一面勒拿三升樓飯館主人務獲訊辦外，相應呈復。並據臬司將所擬縣丞沈振銓、典史陳星涵、千總蔣忠全、職員吳士俊、黃國斌等各親供，老方卽金壽供摺詳送前來。除函致英國霍總領事查照外，相應抄摺咨呈貴全權王大臣，謹請查照。須至咨呈

者。計咨送親供五扣、供摺一扣。

右咨呈欽差全權議和大臣·和碩慶親王、直隸爵閣督部堂李·

(外務部檔)

附件四：余聯沅等爲續送衢州教案供摺事咨呈奕劻等文

爲咨呈事。

竊照衢州西安縣莠民戕害教士、縣官一案，前據英總領事先後函請指拿，並由衢州鎮道府縣訪拿，陸續解省，官紳民犯，由藩、臬兩司訊取供詞，送憚前部院分別會咨霍總領事妥爲商辦，聲明續獲各犯一俟審明確供，卽續行咨送在案。茲據署杭州府知府朱啓鳳督同署仁和縣知縣沈寶青、署錢塘縣知縣黃大華稟送，隨同藩、臬兩司暨會督司委各員，審明續獲解省衢州戕害教士、攫取財物及不能約束勇丁、並到案供稱並不在場各犯鄭榮芝、徐鴻福、戚忠義等共二十二名，續訊供詞，開摺稟送前來。除飭指拿未獲各犯，仍嚴拿務獲解省審辦，並函致英國霍總領事查照外，相應抄錄供摺咨呈貴全權王大臣。謹請查照。須至咨呈者。計咨送供摺三扣〔一〕。右咨呈欽差全權議和大臣·和碩慶親王、直隸爵閣督部堂李。

(外務部檔)

〔一〕供摺參見光緒二十七年二月十九日盛宣懷致奕劻等函之附件。

九二五 榮銓爲違批即飭温州知府賠給教堂銀兩事致洋務局移文

光緒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五日（一九〇一年三月十五日）

欽命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兼管海防事務榮爲移會事。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奉撫憲余札開：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准英領事務照會事，照得溫處教案賠款，現奉憲札，着照請中國大憲向各罪魁禍首責償，以免無過者無辜賠累。温州縱匪仇教，首推知府啓續。除照准參革永不叙用外，至少責令賠銀五千圓。倘自力不足，查明其兄弟家財，幫賠足數。等因。奉此，除電請福州領事額，照會閩浙總督部堂照辦外，爲此照會貴部院，請煩查照辦理，希賜見復。照會到本署院。准此，除札洋務局遵辦并先照復外，札司即便移行，遵照辦理。等因。奉此，合就移會。爲此合移貴局，請煩查照，希即轉飭啓守遵辦施行。須至移者。右移浙江通商洋務局。

（外務部檔）

附錄：英駐福州領事爲向温州知府罰償事致許應騷照會〔一〕

一九〇一年二月七日（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大英欽命本任駐劄温州領事·代理福州領事官額爲照會事。

〔一〕此件無相應之清方文件，因其內容與前件有關，故附於此。

本日接准本國駐劄温州領事來電，以奉本國駐京欽差大臣札文，飭卽照會閩浙總督部堂查照，前温州府知府啓續，作爲不良，現在中國議償英、美各國賠款，應着不法之人分別罰償，啓續一員於本罪外，另應罰其繳銀至少五千圓。倘其本身未能照繳，卽着其同族人等分認罰償，以昭公道。仰卽照請辦理。等因。奉此，理合電煩照會。等因。准此，合就備文照會貴督部堂，請煩查照辦理爲荷。須至照會者。計配送英文一件。

右大清欽命兵部尚書·閩浙總督部堂兼管福建巡撫事兼署福州將軍兼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許。

(外務部檔)

九二六 岑春煊奏陳辦理晉省防務及教案之難仰懇頒賜明諭摺

光緒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一九〇一年三月十七日)

頭品頂戴·兵部尚書銜·調補山西巡撫臣岑春煊跪奏，爲瀝陳下情，籲懇宸斷，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奉命調撫山西，謹卽具摺叩謝天恩。當蒙召見，訓誨周詳，曲恕微臣愚戇之愆，俯念微臣爲難之隱。天恩高厚，感激難言。伏念臣世受國恩，身膺殊遇，當此用人之際，臣雖肝腦塗地，不足以仰答鴻施，尚何忍飾讓偷安，稍形規避？惟是其中委曲爲難之情，有不能不預爲陳請者，敢爲我皇太后、皇上詳言之：

一曰籌防守之難。去冬今春，疊據錫良電稱，紫荆關、浮圖峪、鞍子嶺、銅錢溝、長城嶺等處，以次

失守。井陘一帶防軍，洋兵復逼令退紮晉境。彼族內犯不已，防務愈不可稍疏。臣抵任後，自當督率各路防軍，一律內掘地營，外設層卡，營、卡相距約二三十里。守營、巡卡，分成更替。嚴飭各將領，遇有洋兵到我防所，務當以禮接待，婉爲勸阻，毋令越界。不准擅與開戰，貽誤事機。一面撫卹被害之教士、教民，一面遵旨照會各國，各不相犯。然各國果能震懾威棱，不再越界尋釁，固屬國家之福；儻各國不守約言，闖然而入我之防所，卽開槍礮轟擊我軍，斯時婉勸不及，禮接不能，我軍不退則束手就擒，我軍竟退又失守疆土。若因彼先開礮，我亦還擊，我軍敗退固無論已，我軍卽勝，彼必不謂釁自彼開，翻謂釁自我開，勢將電傳要挾之詞，力請朝廷嚴治微臣之罪。夫僅治微臣一身之罪，卽足止其要挾，臣萬死亦何足惜，特恐彼族又以晉邊一戰藉口，愈增要索之端，則大局何堪再誤。然則彼族無端至我防所，開礮猛擊我軍，究應退避以全和局乎，抑應還擊以守疆土乎？臣愚以爲時局阨危至此，既欲一意求和，不得不十分忍辱，擬仿古人退避三舍之意。如其無端轟擊，外卡先退；擊猶不已，中卡再退；卡盡而仍不止，然後我之地營再用還擊。如是而開戰，則曲不在我，請免臣開釁之名；卡已屢避，並請寬臣失地之罰。應懇特頒硃諭，俾使有所遵循。否則進退失據，無所適從。雖使孫吳復生，恐亦無兩全之法。此等爲難情況，臣昨已面奏陳明。此臣所謂籌防守之難，不能不預陳者一也。至井陘、獲鹿所駐防軍，屢經洋兵逼令退紮晉境。查井陘、獲鹿雖係直境，聞我軍設防於此，實距洋兵尚遠。屢經錫良嚴飭該將領，不准與洋兵相犯，並無騷擾情形。且欲保晉東門戶，舍井陘、獲鹿，卽無險可憑，晉之固關，亦不能守，則全晉亦將不保矣。井陘、獲鹿之防軍，究竟應否退紮晉境之處，並懇天恩批示，俾有秉承。

一曰一事權之難。從古斷無事權不一，而能集事者。現時宋慶、馬玉崑之軍，皆駐防在晉。欲遂部勒調遣，則該提督等久已身膺專閫，固非臣所敢節制；欲仍並駕齊驅，則事權不一，緩急或無所用。況臣赴任山西，擬請酌帶營旂，增兵數千。而河南爲東道要衝，河套亦北邊重地，似宜通籌分移，期於咸有裨益。查馬玉崑所統之武衛前軍，現已奉旨交馬金敘統帶，歸臣節制。其所統武衛左軍，如令扼紮河南，則將士本是豫軍，當能相習相安。如令移駐河套，則該提督資望已重，亦能獨當一面。惟聖明裁定以行。此外在晉諸營，無論主軍、客軍，應一律歸臣節制調度，毋得紛紜失誤。並懇明諭及之。臣所謂一事權之難者，此也。

抑臣更有請者，臣此次到晉，固不敢孟浪從事，自起釁端。然辦防之處較多，兵力自宜稍厚。晉省原有各軍，非臣素習調度，恐難應手。擬將所部威遠全軍，除現在駐衛行宮各旂，仍令照常駐衛，移交護撫臣端方節制照料，並將蔡標已募將到之四營，亦令留駐西安，以厚宿衛外，其餘各營旂，及蔡標所募已到之錦字四營暨王世雄所募之軍，請由臣隨帶赴晉。仍陸續進發，以免外人疑忌。合計臣部新舊營旂，僅七千餘人，內留駐拱衛者，二千餘人，王世雄所募二營，尚未成軍，現在可令陸續進發者，實只四千餘人。卽此四千餘人，已不能增置周密，若再無得力信心之將領，則防務益無把握。王世雄係先臣毓英舊部，深悉地營之法，務懇恩准帶往，藉收臂助。一俟和議大定，回鑾有期，臣當親率諸軍，趨赴行在隨扈，以資拱衛。

至於今日舉事之難，尤莫難於籌款。聞山西上年，所毀教堂九十餘處，殺害教士一百餘名，教民六

千餘名。毀壞各教士、教民產業無算。此時若不查明應行撫卹之款，量力先籌若干，必不能杜彼族之口，即不足戢其進逼之心。雖撫卹賠償之款，風聞此次條約內有由地方自籌，不在國家賠款內之語，然山西自毓賢縱容拳匪之後，幾於徧地皆是拳民，聞其黨羽，至今尚未全散。此時若遽就地籌款，以賠卹教士、教民，則晉地愚民勢必激而不服。操之過蹙，既慮內患乘間而生，如置之不言，又恐外人因而藉口。臣思維再四，非暫由公家發帑，量爲撫卹，事後再由就地所籌之款內歸還不能集事。查各省尋常一起教案，賠款動輒需數萬兩以至十數萬兩，今山西通省教堂、教士均被傷毀，此項賠款，約計非千數百萬不辦。加之賑需、軍餉，在在待支。羅掘皆窮，從何取給？近復據錫良電稱，軍餉僅足支持一月，此後尚虛懸無著，若不急籌的款，則軍糈無出，饑潰堪虞。

惟山西固需款萬急，而部庫存項亦正無多。臣何敢但計一省，遂置行在度支於不問？現擬極從核減，暫請飭發部款一百萬兩，由臣攜帶赴晉。此項銀兩，當先其所急，酌量開支。如係支作撫卹賠償款者，即由就地所籌撫卹賠償款內歸還。如係支作賑款者，即由捐款內歸還。如係支作軍餉者，即分別由該軍撥餉內歸還。逐一造銷，以昭核實。戶部現時存款，尚有四百餘萬。撥此百萬之款，尚不至立形竭蹶。雖部款均有待支之項，並非真有盈餘，然待支者或無須立支，似可移緩就急。一面迅催各省京餉源源解濟，則行在自無匱乏之虞。應請飭下部臣，迅予賜撥，俾得攜行撥用。即此百萬，不過點綴目前，尚不知能否有濟。如實在不敷點綴，擬抵任後，再行續懇恩施。

以上陳懇各端，微臣之心，極思勉任其難，特徵臣之才，實恐難勝其任。務乞俯允所請，俾臣黽勉

經營。否則，惟有仰懇逾格鴻施，收回成命，另行簡任賢員。臣非敢惜死，恐死而無益，轉致貽誤大局，負疚更深。臣自岔道迎護以來，受朝廷特達之知，非常之遇。值此時艱孔亟，實非意存諉卸，自外生成。良以晉事甚棘，有不得不求俯允，始能辦理者。伏懇宸斷，俯賜指示施行。微臣幸甚。

所有瀝陳下情緣由，謹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硃批：覽奏已悉。該撫前赴山西，任大責重。務將防務、教案，次第妥慎經理。總期力顧大局，毋存成見。在晉防軍，除宋慶、馬玉崑外，餘軍統歸節制。王世雄並准帶往。所請餉項，著戶部先撥銀四十萬兩，交該撫隨帶。餘銀六十萬兩，陸續解往接濟。

（官中硃批奏摺）

附錄一：義使爲請飭山西地方官保護教士事致奕劻函（一）

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初五日）

敬啓者：今有太原府義國教士一人逃至京內，據稱：主教艾士傑、富格辣，曾被山西巡撫毓賢飭令當面凌虐，並稱其餘義國教士有被凌虐致死者，有生存者，尚有逃出今仍無下落者。茲將生存及無下落各教士之姓名譯出，開列於後，懇祈貴親王嚴飭該省地方各官，於所屬各處村莊張貼告示，開列教士姓名，如有隱藏某處者，地方即應格外保護，接濟一切。想此事貴親王必可照辦，以救義國各教士之性

〔一〕此件無相應之清方文件，因其內容與前件有關，故附於此。

命，並免本國派兵赴山西省矣。卽候覆音，順頌日祉。

意大里公使薩爾瓦格，一千九百年十一月二十六號。

生存義國教士姓名：范濟各，敖殿臣，巴尚仁，江輔仁，劉博第。
無下落義國教士姓名：安懷珍，李崇讓，馬進義，喬寶楨。

(外務部檔)

附錄二：英使爲請電晉撫救濟教民事致奕劻及李鴻章函〔一〕

一九〇一年一月十七日(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逕啟者：近聞山西省有教民數千名，貧苦異常，衣食皆無，若不亟籌賑濟，定當凍餒而死。其所以致此者，皆因前山西巡撫毓賢作俑虐待，而然該民被虐被害被搶被毀，均因奉教之故。今孑遺者無人救援，亦因奉教之故，並聞甚至有不容其乞食延喘之慘。查僅因奉西教而受屈之教民，照約有保護之責，久在洞鑒之中。卽本年十一月初二日諭旨，責成錫良認真保護教士教民。等因。亦爲朝廷下究之證。惟據本大臣所聞，僅托保護，曷足以補其已受之災？該民所缺者衣食兩項，且均係皇上赤子，既係赤

〔一〕此件無相應之清方正件，因其內容與前件有關，故附於此。另據《外務部檔》，法、義公使於西曆同月之二十八、二十九日，亦分別致奕劻等以內容完全相同之函，本書從畧。

子，全應得受撫字之恩。如蒙設法，定不忍其轉乎溝壑。故特函請貴王大臣，酌電山西巡撫，妥速設法，籌辦急賑，俾濟燃眉而全民命，切不可於各民各教有所歧視。此事爲救濟人命，而救命乃天理人情及牧民者所當盡之責。又聞山東屬境已認真隨時放賑矣，若東西兩省界分生死，殊非公允。擬請除酌電晉撫外，可否將此節電奏行在請旨，飭令晉撫照辦？是爲切要，並希見復可也。順頌爵祺。

（外務部檔）

九二七 袁世凱爲何永盛部已遵旨抵大名事致行在軍機處電

光緒二十七年正月二十八日（一九〇一年三月十八日）

行在。軍機處鈞鑒：頃接何永盛呈報，該軍所部馬步礮隊四營一哨，遵旨于正月二十一日齊抵大名，駐紮城廂。等因。恭請代奏。袁○○謹肅。印。

（山東巡撫衙門檔）

九二八 余聯沅奏報全省新舊教案一律議結摺

光緒二十七年正月二十八日（一九〇一年三月十八日）

頭品頂戴·署理浙江巡撫·湖南布政使臣余聯沅跪奏，爲議結浙江全省新舊天主教案，並一律完結耶蘇教案，籌還償卹銀兩，以清積案而顧外交，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臣上年十二月初十日，恭奉恩命署理浙江巡撫。臣在上海力疾就道，即擬首先辦理教案，以仰副朝廷慎重海疆、逾格委任之至意。查上海法國總領事白藻泰，平日與臣尚能和衷辦事，臣瀕行即往商允電令該國浙江總主教趙保祿到杭，與臣面結教案。其時正值封印期內，臣又因病，附片奏請賞假二十天，以資調理。然臣於浙省新舊各教案，無一日不飭員查核清釐，以期速結，仍不敢以請假期內，稍存偷安因循之見也。

臣查接管卷內，但就法國天主教案而論，光緒二十五年分台州應萬得開教舊案，前撫臣劉樹堂即以趙主教堅索賠洋十二萬元，咨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在案。嗣因上年二月又出教案，趙主教遞增至十五萬兩。而該國上海總領事白藻泰摺中，酌定以銀十萬兩為萬不可少之數。正在辯論未結，適逢北方事起，於是夏秋以來，台州復有甯海之案、太平之案、黃巖之案，温州則有樂清之案、玉環廳之案、永嘉之案、瑞安之案、平陽之案，紹興則有諸暨之案，衢州則有西安之案、江山之案。教堂、教民房屋被毀數目，多寡輕重不等。趙主教於台州新案，索賠銀五萬兩，温州五萬兩，衢州五萬兩，紹興、諸暨五萬兩，又處州、嚴州及餘姚等處零星小案四千兩，共需銀三十萬四千兩。經臣派委署按察使·候補道許貞幹，督同臣本署洋務委員·候選同知洪述祖、江蘇試用通判萬鍾元，與之妥為商減，竭力磋磨。除台州舊案十萬兩不肯再減外，其餘新案之二十萬四千兩，再四設法開譬，居然允減銀十二萬四千兩，共以銀十八萬兩，作為全省新舊各案償卹兩項一律完結，分三批，儘本年十月底交清。電商法總領事白藻泰，亦無異議。當飭署按察使許貞幹等，面與法主教趙保祿簽約為憑。其餘單開指名請懲辦理不善之文

武員弁等，臣亦許其飭查實在，分別酌辦。

伏查浙江教案，蔓延至十餘縣之廣，毀堂至數十處之多，搶劫、焚毀教民家室至一千餘家之衆，平心而論，誠亦所失不貲。雖由於平日民教不和，不無激釁，而匪徒之藉以爲名，糾搶圖利者，實居大半。地方官事前既不預爲防範，事後又不速議了結，以致拖延愈久，要素愈多。恭讀本年正月初五日上諭：地方各官平日於洋務不知講求，於交涉罔知大體。等因。仰見聖訓煌煌，無微不燭。此次趙保祿來杭，本存奢望，經臣派委署按察使許貞幹等婉言勸導，將歷次諭旨保護周詳，浙省籌欸爲難各情，開誠布公，動之以情，喻之以禮〔理〕，該主教始能仰體皇仁，減讓鉅欸。此皆數月以來，我朝廷憂勤惕厲，一念精誠，足以格服遠人，感召和氣。至浙省耶穌教案，除衢州案情較大，前准宗人府府丞盛宣懷咨稱，已歸全權大臣辦理。此外金華、溫州、處州、紹興各府屬，皆較天主教案損失爲輕，共議償卹洋六萬餘元，亦已一律完結。除飭藩司將前項銀兩妥議飭屬分賠，及就地籌欸，如期交付以照信實外。其餘應辦各事，再由臣逐案查察情形，分別酌辦。所有浙江全省天主、耶穌兩教案一律議結，償卹完案緣由，謹專摺馳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光緒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奉硃批：該衙門知道。欽此。

（外務部檔）

九二九 林福彭爲奉札嗣後不得濫發溜單事轉行各屬札

光緒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九日（一九〇一年三月十九日）

奉道憲方札飭事。

本年正月十五日，准署理按察司孫移開：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奉督憲李札開，准山西巡撫部院錫咨，案據大同府知府李桂林詳稱，據署理陽高縣知縣曹鏞稟稱，竊卑職抵任後，當將一切應辦事宜，次第舉行，加以稽核交案，清理積牘，兼旬以來，略有就緒。惟查陽邑雖係由京東人晉之區，然地瘠民貧，向不過文報往來，偏僻驛路，今竟成差使絡繹，繁難衝途。夫供支差務，因有驛州縣責所難辭，然未有既無勘合，又無文札，但憑勒取前途一紙溜單，任意開支，橫行需索，稍不如願，非鞭打辦差家丁，卽藉端生事，貽累地方。如近來採辦貢物、呈進貢馬各差，既索供應，又索酬費，並無勘合文憑，輒以上站溜單，藉口橫行勒索。卑職從前歷任南路平遙、曲沃等處，均臨大道，並未經見。況此次甫行抵任，人地生疏，不特籌辦維艱，殊形支絀，而按之地方，亦覺擾累不堪。卑職夙蒙候〔厚〕愛，用敢直陳，可否仰懇鴻慈，便中轉請咨明直隸總督部堂，嚴飭各州縣，嗣後非有文憑差使，不得擅發溜單，庶奉差員弁，無所藉口，以杜濫支而免擾累。不獨卑職地方受福無量，則凡有驛州縣，無不皆受裁減也。等因到府。據此，卑府覆核無異。理合據情詳請察核批示，以便飭遵。等情。據此，除批：各項差使過境，任意索取，實屬地方大害。現由本部院嚴禁，並恭錄九月二十八日上諭，刊刻告示，發給有驛各州縣，一體欽遵在

案。除俟告示刊就另札飭發，並候咨明直隸閣爵督部堂嚴飭各州縣，不准濫給溜單外，仰即遵照。繳。等因。印發外，應咨請轉飭各州縣遵辦施行。等因。到本閣爵大臣督部堂。准此，合行札飭。札到該司，即便通飭各州縣，不准濫給溜單。切切。此札。等因。奉此，除分移飭遵外，擬合就移。爲此合咨，希即轉飭各州縣，不准濫給溜單。望速施行。等因。准此，除分行外，合亟札飭。札到該府，即轉飭各州縣，不准濫給溜單。切切。此札。正月二十日行。正月二十六日到。札行六屬。二十七日稿，二十九日發。

(清代各衙門檔)

九三〇 周馥爲抄送與瓦德西商議聯軍行動之函件事呈李鴻章文

光緒二十七年二月初五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正任直隸布政使爲呈報事。

竊照本司前奉憲台面諭，與聯軍統帥瓦德西，商議聯軍不再遠出，以免擾民，有誤春耕等事。茲謹將往返函件抄錄清摺，呈請察核。須至呈者。計呈清摺一扣。右呈欽差全權大臣·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直隸總督部堂·一等肅毅伯李。

(外務部檔)

附件：周馥與瓦德西商議聯軍行動等事往來函件（計兩件）

照錄致瓦帥商酌聯軍不再遠出，以免擾民，有誤春耕等事一函，由廕副都統昌譯德文致送。

一、聯軍未退以前，即就現住地方爲界限，勿令他出，以免百姓驚擾，有誤春耕。

二、聯軍與官軍住處相距甚遠，其中有土匪擾民，准仍由官軍自剿。但飭官軍如在聯軍二十里之外地方剿匪，必先告聯軍知照，免致誤會。如三十里以內有匪，官紳請聯軍往剿，務必帶同官紳同去，一則易於躡緝獲匪，亦易訊問，不致誤傷良民；二則遠近聞之，皆謂聯軍係爲捕匪而來，非有他意，百姓且感激而不致驚逃矣。

三、各處官紳現正商議賠恤教民之款，除教堂賠款歸教士商酌，有數可計外，惟教民撫款多有格外需索，至數十倍、數百倍者，並言如不照付，即請洋兵來剿滅云云。此等恐嚇之詞，原不足據，但小民多有因此破家者。如蒙出一諭，謂聯軍斷不能聽教士、教民一言，輕出兵隊攻打百姓。則官民聞之，不受若輩恐嚇矣。撫恤教民，本地方官紳應辦之事，若聽教民訛索太多，又使民心不服，是有心者之隱憂也。

以上三事，如瓦大帥謂然，行知各州縣所駐之聯軍遵辦，則直隸官民上下，無不感頌。將來全權必上奏朝廷也。

全權大臣參贊·正任直隸布政司周馥。正月初九日。

照錄德國參謀處總辦·實任總兵厦慈閣夫復蔭副都統函，譯德文。華正月十一日，西三月初一日。

敬啟者：

奉瓦帥諭，答復尊函，逐條列下：

一、無論如何從此定不出隊一節，萬難照辦。必須審查情形，以定行止。

二、倘大局不生枝節，或無團匪、土匪擾害地方，或無華軍前來滋事，則可不再出隊，以符李相之所願。

三、華軍駐紮若干處，每處計若干人，應請李傅相逕達瓦帥。惟無論如何，不可令華軍越過聯軍所佔之界限。雖小枝隊伍，甚至標兵，均不可使之過境，以免誤事。所有華軍，皆可於聯軍界外，用以彈壓土匪等項。

四、聯軍在界內倘須出隊剿匪，應隨時察視情形，若有所需，則邀地方官同行，俾易尋認匪徒。

五、賠償一節，業與教官議定，凡教堂或教民應索賠償各款，或逕由兩造秉公商辦，或由出使人員辦理，以昭公允。專此敬復。

(外務部檔)

九三一 周馥爲抄送與瓦德西商議運米通電之函件事呈李鴻章文

光緒二十七年二月初五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正任直隸布政使爲呈報事。

竊照本司前奉憲台面諭，與聯軍統帥瓦德西，商議運米、通電及約束兵弁、體恤官紳各事宜。茲謹將往返函件抄錄清摺，呈請憲核。須至呈者。計呈清摺一扣。右呈欽差全權大臣·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北洋大臣·直隸總督部堂·一等肅毅伯李。

（外務部檔）

附件：周馥與瓦德西爲商議運米通電等事往來函件（計兩件）

照錄致瓦帥商酌運米、通電等事一函，并瓦帥復函一件。

瓦大帥麾下：

昨承光降，暢談一切，不勝欣感。奉商數事，臚列於後，請核定示覆。如蒙照行，似彼此有益也。祇奉中堂諭，專肅奉商。敬頌台祺。

全權大臣參贊·本任直隸布政使司周馥。正月二十三日。

一、聯軍現住各村鎮頗稱安謐，然不能不派兵時出巡探。惟願派兵巡探之時，派一官弁率領前

往勿聽兵丁或二或五，隨便游歷各村，使百姓驚疑，致帶兵官有難於查察之處。

一、京津糧價漸貴，亟應招商往上海等處販糧來賣。而各商惟恐進大沽口之時有所需索，或不能保護，是以畏阻不前。擬請麾下行知天津聯軍各官，凡遇華商販糧之船進大沽口時，勿收釐稅。其由津販至京者亦同，庶中外軍民咸沾利益矣。向來天津道收進口米稅，每石只徵銅錢三十文之譜，遇年荒則免徵。今自去年五月以後，糧米、百貨俱不進口，似應從寬體卹，以廣招徠。

三、京城西至保定、正定，東至山海關，不通商電，諸多不便。擬派我商電局到保定、正定一路，並山海關一路設立電局，以通商報。萬一不能即允，或准我派人附在聯軍電房內通報。此事如蒙准行，我當告知總管電務盛大臣，派人來京商酌辦法。

以上三事，昨已面陳。

一、地方州縣官係管理百姓最親之官，地方紳士係百姓爲首董事之人。現在調和民教，供應聯軍，彈壓匪類，全仗地方官紳之力。如實辦理不妥，可達中堂及兩司道府查實，或記過，或撤任，彼自無詞。惟請聯軍各官與各州縣官紳體面，勿自行派兵拘拿關禁。若看官太輕，則百姓亦不怕官，地方事不可問矣。

照錄瓦帥復函。

昨接西三月二十一日來函，敬悉一切。函內所稱第一、第二與第四條各事，均已達知聯軍各統帶，查度情勢，盡力施行矣。至安設電線一節，容斟酌緩商辦理。倘刻下有明文電報，自山海關至保定，均

可交德國軍電局代辦。暗碼不行。若用保府與正定之電綫，須逕與法國提督倭阿隆互商辦理。專此。復頌升祺。

聯軍統帥瓦德錫敬啟。卽日，中歷二月初二日。

(外務部檔)

九三二 熱河都統爲查復朝陽耶穌教案經過情形事咨呈奕劻等文

光緒二十七年二月初五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管理熱河等處地方都統爲咨呈事。

竊查前奉咨查朝陽縣英國福音堂被毀，並殺害教民及劉姓牧師被縣提押候贖等情，令卽查明核辦，並飭屬嗣後於教士、教民照約妥爲保護。等因一案。當經札飭在朝查辦教案委員，候補知縣徐體善、補用縣丞薛廣俊、鄭國蘭，會同朝陽縣知縣董文誥，將奉查各情逐一查明，詳細稟覆。嗣因日久未據覆到，復經電催，始據電覆。正在催令詳稟間，適奉行催，當經先行據電咨呈。仍一面嚴催稟報。

茲於光緒二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據署朝陽縣知縣徐體善稟稱：敬稟者，竊卑職頃奉電諭，飭將福音堂被毀各情，飛速查照前電，詳細稟覆核咨。等因。卑職遵查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一日，蒙前憲台色札飭，迅將英國福音堂被毀案內之被害教民二十一名、致死婦女數口、搶毀教堂、醫院及劉姓牧師被董令嚴押候贖，並至今仍虐待福音堂各節，會同逐細查明，飛速稟報，以憑核咨。等因。卑職遵卽會

同卑前縣董令，並鄭、薛二委員，逐細查得：二十六年五月間，各處拳匪肇釁，董令恐朝陽妄相煽動，節經嚴密查禁。時居民雖暗有傳習，未敢聚眾滋事。嗣六月杪，訪有劣生張國鼎、李芳等，暗勾錦縣拳首劉人和等之謠。董令因匪眾兵單，未敢草率拿辦，遂即嚴飭阻止。並面諭劉牧師茂林、張福順等，令自將教堂物件收封妥固，晝夜派人巡護。恐教民等橫遭不測，立囑伊等潛避。不意拳首劉人和等，率眾百餘名到街。董令諭以教民、洋士已走，僅剩空堂，不得妄動。該拳匪不遵約束，次早潛將本街福音堂兩座燃燒，並沿路找殺耶穌教民八人。董令阻救不及，看其來勢過橫，即行調隊攻捕，始允將拿去教民六人放回。迨至送到，查只牧師劉茂林、張德福、姚盛德三人。董令又派兵追索，未送二人，往返間已被殺害。已於逐匪出境時，電稟在案。彼時衆情洶洶，咸怨董令袒護教民，將先後護禁告示全行撕毀，勢欲肇釁。董令恐將劉牧師等放出，復被殺害，聲稱管押候辦，實在閑屋保護。劉牧師等咸感活命之恩，並無異說。此即卑職會同前任董令及委員等，逐細查明福音堂被毀之實在情形也。

卑職與鄭委員等恐有不實不盡，復經傳據劉牧師茂林、執事人宋剛、張德均等稟稱：竊身等在縣街設堂傳教，捨藥醫治，久安無異。禍因本年夏間，拳匪肇釁，有本城巨富張國鼎爲首，聚集李芳等二十餘人，招聚土匪，暗練邪道。幸蒙董縣主嚴禁，未敢滋事。迨於六月二十六日，張國鼎等勾引錦州拳匪劉人和等百餘人，來街傳習。董縣主聞信，即親到教堂，囑身等將所有細軟、棹椅等物，趕緊收拾，寄存他處。彼時人心慌慌，不暇收藏，當蒙用封條封好，且出示保護，並日夜巡查。縣主保護之心至矣盡矣。無奈該匪一到，任意妄爲，暗將醫院、教堂焚燒，殺害教友王生、楊鳳章、霍希章、王成林、宋廣文、闕儒

林、李清、宋凌雲八人，燒毀鄉下教民房院。多虧董縣主督兵追捕，將身劉茂林並姚盛德、張德福救回縣署，好生看待，並無收押候贖之事。惟張國鼎等捏諭張貼，妖言惑衆，焚殺搶掠，撕毀告示，實屬目無王章。若不嚴拿法辦，則被害教民，冤何以雪？理合將焚毀教堂、殺害教民並縣主保護各情，聯名詳細稟明。等情。據此，提訊各供，均與呈詞無異。當令該牧師等回歸。一面將查辦情由，據情由電稟覆。聲明劉牧師等呈詞，另行抄呈詳稟在案。

茲蒙迭次電催，除嚴緝匪首張國鼎等務獲究報外，理合查錄原呈，詳細馳稟查核，俯賜據情咨覆。實爲德便。等情。

據此，查前署朝陽縣知縣董文誥業經撤任，除批飭該署縣徐體善，嚴緝匪首張國鼎等務獲究報，並妥爲辦理外。理合據情咨呈王爺、貴大臣，請煩查核，轉覆施行。

再，都憲色現在丁憂穿孝，職道福謙代行。合併聲明。須至咨呈者。

右咨呈欽命全權大臣·便宜行事·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事務·和碩慶親王、欽差全權大臣·便宜行事·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直隸總督部堂·一等肅毅伯李。

(外務部檔)

九三三 俾統鼎奏請飭下直隸督臣嚴禁地方官藉端婪索民產片

※光緒二十七年二月初九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再，順直各州縣，當拳匪盛時，殷實之家往往捐錢饋米，非盡附拳也，藉以免禍耳。近聞延慶州等處，借查匪爲名，拘繫各戶，封閉房產，勒罰鉅金，有多至五千兩者，居民愁困，控告無門。伏念畿輔累經兵亂，小民久失安居，流離瑣尾之餘生，何堪再供貪吏之朘削？且亦非所以安反側之心也。伏乞特諭督臣，嚴飭地方官，不得藉端株究。如有婪索情弊，立予嚴懲，庶幾民困獲蘇，貪風稍戢。臣爲安輯地方起見，謹附片上陳，伏乞聖鑒。謹奏。

(軍機處錄副奏摺)

九三四 錫恒爲陳明教士司化隆被害情形事稟李鴻章文

光緒二十七年二月初九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花翎·在任選用道·承德府知府錫恒謹稟宮太傅伯爺中堂閣下。敬稟者：

竊查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卑府莅任，正值拳匪蠢動，欲與洋教爲難，若非作速設法禁止，勢必釀成巨禍。當經出示嚴禁，並通飭各屬，一律遵照。一面派役拿獲郡街首習拳匪重懲，斯風頓息。旋於六月十六日，據灤平縣屬紅旗南溝鄉民，將教士司化隆扭送來郡。卽經卑府詳詢，該教士回稱，伊係荷人，曾充縣屬老虎溝天主教士，因避難逃至紅旗南溝，向鄉人索做飯食，被扭送來熱。伊情願進關赴津回國，請派人護送。等語。因思此次釁端，肇自拳民，咎不在洋教。乃鄉民不明此理，輒將司教士扭送來熱，殊屬愚昧無知。該教士既願進關回國，亟應欽遵諭旨，認真保護。當卽稟明，札交前署灤平

縣文令星，派役護送出境。業據報明遵辦。

旋經卑府訪聞，司教士有被害情事。正在查辦間，即蒙本道轉蒙都憲亦以前情札飭查明稟辦。等因。遵卽札據候補縣丞薛廣俊、陶藻華馳往會同密訪，土人僉稱，司教士經文星點交趙士奇解送，中途遇害。等情。稟覆前來。卑府訪聞無異。查該前署樂平縣知縣文星，奉檄護送教士出境，宜如何慎選妥役護解，乃竟漫不經心，致令教士司化隆中途遇害，實非尋常疎忽可比。雖尚未獲兇訊實，惟人言藉藉，不爲無因；且難保非文星知情容隱。自應先行稟請奏參，聽候札拘原解趙士奇來郡訊明，以憑分別辦理。

除委員會同樂平縣密拘趙士奇解郡究辦外，是否有當，理合馳稟中堂查核，俯賜先行奏參。實爲公便。肅此。具稟恭請助綏，伏乞垂鑒。

卑府錫恒謹稟。

批：給來差。樂平縣知縣文星，於奉文飭令護解教士司化隆出境，乃竟簽差不慎，致解役趙士奇於中途任聽被害。有無縱容指使，必須趙士奇到案，方能查訊得實。自應如稟先將卸任樂平縣知縣文星奏參革職，飭發該府嚴密看管，勒令迅將趙士奇於一月內緝獲，解府審明，分別辦理，以昭法紀而杜藉口。

正批發間，接各國公使照會內開，樂平縣文星飭令兵役將泰西天主教士一名活埋之後，又將屍身拋入水中，經教民撈獲葬埋，該縣復飭取出，仍拋入水。等因。如果屬實，荒謬已極。試問當得何罪？

應由府先提該令，將各公使文行各節，訊取確切口供，先行稟復，毋稍片延。仍錄批稟知都統衙門暨該管道知照。繳。

(外務部檔)

九三五 晉昌奏爲佐領承順陣亡請旨議卹事片

※光緒二十七年二月十一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三十日)

再，奴才所部育字軍分統佐領承順，於七月初一至初二等日，在大石橋、虎獐屯等處與俄接仗陣亡，前經奏明在案。查該佐領衝鋒前敵，奮不顧身，被槍彈透傷小腹，受創深重，猶復忍痛揮隊，死力抵禦，效命疆場。其忠勇血誠，實爲奉省各軍將領之冠，此次力戰陣亡，情殊可憫。今懇仰天恩，俯念該佐領效忠殉難，最爲異常出力，可否飭部照例從優議卹，以昭忠節，而慰忠魂，出自逾格鴻施。除將各軍陣亡員弁另案彙奏請卹外，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

光緒二十七年二月十一日奉硃批：承順著照陣亡例從優賜卹。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九三六 袁世凱爲陳述宣布中俄專約辦法事致行在軍機處電

光緒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行在軍機處鈞鑒：宙欽奉佳電旨，恭悉俄廷不見使員不收國書，固係要挾慣技，然在我未可聽

之。英、日、德、美屢請在京宣布，亦未可概置不理。楊使病成偏廢，尤未可久懸要差。查駐日李使各電，日廷既自任擬保全中國權利，俄廷已以例所不能告者，明告日廷，我亦可乘機破例專託日廷，轉商一切。擬請飭李使將前次國書指改各節，託日廷代達俄人，並告以俄人拒使還書各情形。無論俄人肯否聽從，而我之禮義已盡。萬一俄人無理取鬧，亦可引日人作證。且日廷得知梗概，亦不宣而宣之一法。日廷持此詰俄，較有根據。至宣布俄約如慮操切，似可飭江、鄂兩督約各領事至署，面交俄約，並切託其轉達各政府，代為排解，較之在京宣布，自屬和平。

至使臣患病例以參贊暫攝，而楊使現充全權，自與平常不同。宜電飭留京總署王大臣，照會格使以楊使抱病，責任綦重，現擬調派使員前往接代，如慮代員遲緩，或改由總署與格使在京商辦。果能移京商辦，自可就近與駐京各使分別妥商，與各國在京宣布之請，亦不甚違。

總之，俄必欲另立專約，各國又必欲與公約相仿，宜使俄人不至勢成騎虎，各國不至有所藉口，始可兩全。妄陳愚慮，伏乞聖裁。請代奏。袁○○。文。印。急。

(山東巡撫衙門檔)

九三七 李興銳奏陳辦理教案情形並糾參不力官員摺

光緒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一九〇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江西巡撫臣李興銳跪奏，為敬陳辦理教案情形，並將債事各地方官據實糾參，請旨懲處，以儆效

尤，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臣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任，接准前護撫臣張紹華移交，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奉上諭：本年自五六月以來，各省人心浮動，教案迭出，而江西爲尤甚。李興銳尚未到任，張紹華責無旁貸，務將各處教案，迅速持平了結，免貽口實。現在時事阽危，萬不可再釀釁端，致大局益難收拾。李興銳到任後，遇有交涉事件，務當審時度勢，悉心籌畫，萬勿稍涉疎忽，以致辦理棘手，是爲至要。將此由五百里諭知李興銳，並傳諭張紹華知之。欽此。仰見聖主關懷時局，訓示周詳，伏讀之餘，莫名欽悚。

臣查江西各屬教案，先經兩江督臣劉坤一會同前護撫臣張紹華，派委江蘇候補道錢德培，並新任吉南贛寧道賀元彬，會督各該地方官，妥爲辦理，奏明在案。臣到任後，檢齊檔案，細心稽核。上年自五、六月以來，各屬稟報焚拆天主、耶穌教堂及燬搶教民誦經房屋、書館，不下數十起。其他民教互相控訴詞訟之案，復有數百餘宗。教士索賠款項，多者五六十萬兩或一二十萬兩，少亦數萬、千餘元不等。各守令以其數過多，思與磋磨，而愈議則愈增，愈延則愈鉅。卽如吉安府屬之廬陵縣所燬教堂，先據該縣馮蘭森稟報，與教士估計，需賠銀八萬八千餘元，乃並不立時切實訂定，事不旋踵，又加索至二十二萬餘兩，以致他縣亦有相視效尤者。臣觀此情形，不勝焦憤。似此累累巨款，以江西庫儲之支絀，固難籌付；卽責成官紳分賠，亦恐竭其身家，未能有濟。而時事艱危，又萬不能不委曲求全，勉力應付，以免別生枝節，牽掣大局。

臣當與藩司張紹華熟商，委以籌款之事，或就地酌籌，或分任賠補，隨時斟酌妥辦。其一切洋務事件，則特委臬司柯逢時總辦，並將洋務局遷進臬司衙署，俾有專責。臣復嚴飭印委各員，勒限速爲辦結，並授以機宜，定爲合辦、分辦之法。合辦者，令合一道一府所屬各縣教案，彙總議賠，以免枝枝節節，別留膠轕；分辦者，分賠款、辦犯爲二事，賠款議定，卽有時犯證未齊，亦可先定合同，隨後拏辦，俾不致因而延誤。復因饒、建兩府屬事體較重，索賠最多，加委廣饒九南道明徵會同錢德培，在九江與教士歸總議結。其守令中查有不能得力之員，並予撤任留緝，另委幹員前往經理。現在南昌府屬之南昌、進賢、撫州府屬之崇仁，吉安府屬之泰和、永豐、吉水，南安府屬之大庾，瑞州府屬之新昌等縣，均據該地方守令先後電稟，所有焚燬教堂及民教訟案，均已一律議結。此外各屬未結之案，復經臣嚴爲勒限，本年三月內，必須概行結清。臬司柯逢時精心果力，助臣查催，斷不容再有延宕。

抑臣更有請者。近年各省民教滋事之案，層見疊出，地方官每藉口於教民欺凌百姓，積憤已深，無可如何。平心而論，民教相仇，必有起事之因，地方官果能立爲持平剖判，未必不可消患未萌。卽或相持不下，羣起而爭，而蚩蚩之氓，究非同土匪悍賊，迅派兵差彈壓，何至不能解散？此皆由地方官平日不知講求交涉之道，臨事又畏葸不前，甚或固執偏見，歧視外人，激成釁端，遂乃一發而不可收拾。迨至事後議和，索賠則盈千累萬，辦犯則羅織牽連，卽該地方官，亦終無以自免。其發端甚微，而釀禍甚烈，有傷國體，無補民生。坐以貽誤之辜，其復何辭自解？江西教案現在查辦雖略有端倪，惟各教士，均一味以地方官縱庇爲言，多方指摘。臣細加體察，當時僨事及查辦不力各員，若不分別予以懲處，不

特無以杜外人藉口，實亦不足以儆日後效尤。

臣查得署建昌府事。試用知府崔湘、代理南城縣事。試用通判翁寶仁，均因謠傳教堂運藏礮火，率即督屬搜查，以致刁民藉勢焚搶。既經滋事，仍不認真防範，又釀焚燬教堂之案。南豐縣知縣鄧宣猷，據教士指稱，有主使焚拆教堂情事。雖無確據，惟不能彈壓莠民，且於民教控訴詞訟，多匿不稟報，咎實難辭。廬陵縣知縣馮蘭森，於匪徒焚燬教堂、搶劫教民，不能防範，事後商議賠款，又多含混欺飾，以致枝節叢生。安仁縣知縣劉泰酥，據教士指稱，從未出示保護教堂，先經由府派撥弁兵彈壓，該令輒復調回自衛，以致猝釀焚搶重案。署鄱陽縣事。試用知縣應衷，該令前代理德化縣任內，已迭出焚燬教堂、搶掠教民之案，迨署鄱陽縣印務，辦理教案亦均不能持平，屢爲教士指稱庇匪欺教，嘖有繁言。以上六員，均屬措置乖謬，未便姑容。相應請旨，即將署建昌府事。試用知府崔湘、代理南城縣事。試用通判翁寶仁、南豐縣知縣鄧宣猷、廬陵縣知縣馮蘭森、安仁縣知縣劉泰酥、署鄱陽縣事。試用知縣應衷，均卽行革職，以示懲儆。

又豐城縣知縣湯鼎烜、高安縣知縣何敬釗、贛縣知縣彭繼昆，於民教訟案，多匿延不報。署吉安府事。候補知府何師呂、代理豐城縣事。大挑試用知縣周景祁，於查辦教案多所諉卸。瀘溪縣知縣王慎猷，於民教滋事彈壓不力。以上六員，均不免取巧瞻顧，蹈於滑吏之習，亦應予以薄懲。擬請將豐城縣知縣湯鼎烜、高安縣知縣何敬釗、贛縣知縣彭繼昆、瀘溪縣知縣王慎猷，均開缺留省另補。署吉安府事。候補知府何師呂、代理豐城縣事。大挑試用知縣周景祁，均各撤任，摘去頂戴，停委一年，容臣察

看，如無過舉，再行奏請開復。該員等雖經撤參，仍應責成留緝，案結方准回省。其滋事紳民，有應行懲辦者，亦經飭司督屬查明，照例詳辦。嗣後遇有交涉事宜，臣仍當審時度勢，悉心經理，總期民教相安，仰副聖主懷柔遠人之至意。

至此次所開參革、撤回知縣各缺，江西均有應補人員，應請照例扣留外補。合併聲明。

所有現在辦理教案及糾參債事之地方官各情形，謹會同南洋大臣、兩江總督臣劉坤一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硃批：另有旨。

（宮中硃批奏摺）

九三八 宋慶等奏為即飭副將郭殿邦前往河南扼紮事片

※光緒二十七年二月十三日（一九〇一年四月一日）

再，前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二十七年正月十八日奉上諭：宋慶等奏，武衛左軍礙難分撥情形一摺。晉省防營合計為數較多，此時情形，有守法無戰法，豫防尚屬空虛。副將郭殿邦素稱得力，着該提督等即飭該副將帶領所統各營，前往河南，會商撫臣擇要扼紮，以資厚集而顧南防。各等因。欽此。

欽奉之下，適值五臺、固關等處兩路緊報頻來，奴才玉崑前赴五臺督率因應，未及辦理。現已派員分赴兩路與洋兵妥議，各不相犯。據報洋人較前安靜，奴才玉崑俟將邊界部署清楚，即行回省。查郭

殿邦自上年九月，經奴才慶派令總理營務，未兼帶隊，俟奴才玉崑回省，卽行酌量抽撥隊伍，令其統帶，仍由奴才慶督率赴豫，與河南撫臣妥商扼紮。中土氣候和平，奴才慶藉以就醫，如遇緩急，仍可與奴才玉崑彼此電商，互相援應。是否有當，謹附片奏陳，伏乞聖鑒。謹奏。

光緒二十七年二月十三日奉硃批：著照所議辦理。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九三九 奕劻等奏爲錄呈各使送到請懲各省官紳銜名清單事摺

光緒二十七年二月十八日（一九〇一年四月六日）

全權大臣·和碩慶親王臣奕劻、全權大臣·大學士·直隸總督臣李鴻章跪奏，爲各使送到請行懲處查辦各省官紳銜名，謹照繕清單，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臣等於本年二月十二日，接准日使葛絡幹、美使康格、法使畢盛、英使薩道義、德使穆默、奧使齊幹、比使姚士登、義使薩爾瓦葛、日本使西德二郎、荷蘭使克羅伯照稱：在外省犯事官員姓名，及應照會定條款第二條嚴懲之處，日後由諸國大臣指定，迭經照知，復於上年十二月十七日會議時聲明各在案。各本大臣今將所指各犯清單二紙粘送查閱。一係由各本大臣查明後，以爲其罪足有確據，應如何嚴懲者；一係以獲重罪被控，因證據欠足，請中國國家另行查辦者。各本大臣應請貴王大臣按照單開各情，奏請分別頒發諭旨，歸結此事。其查辦一層，應由中國國家從速飭行，勿俟查畢，卽照各本大臣之意，按

會定條款第十條，頒發各犯所定罪名及如何嚴懲之諭旨，通行布告。如此辦理，則會定條款第二、第十條，歲後方可斟酌各節，較能早日施行。等因。

臣等查本年正月內懲辦首禍案定，遵照正月初四電旨，各條宜迅速妥商之意，照會各使，以第二、第十兩款業經辦妥，各款即可次第商辦。旋准照復，以外省尚有應行懲辦各員，第二款未能即算了結。初十日，復奉初八日電旨：衢州教案，英駐使欲誅鎮道府營及紳士，並欲將前撫劉樹堂、前臬榮銓革戍查抄，實屬過甚。著與英使切實磋磨，極力駁正。等因。欽此。臣等遵商英使薩道義，囑將撫臬鎮道等罪名減輕。昨來清單，鎮道均從輕改擬，知府祇請罷黜，更從未減。惟撫、臬仍請革戍，僅未提及查抄。復遣員再四相商，該使語稍活動。昨又作函致領銜大臣，屬令轉商見復，未知能將該撫、臬罪名全行刪去，祇請革職否。近來和款交涉事件，皆由各使自行查議，請示各國政府定斷，並不容我會商，磋磨已屬爲難，駁正更無把握。單已送到，若不早予照辦，恐各款因之延閣，而兵費亦以日久愈多，殊礙和局。

謹查各使送來清單二件，一係請行懲處之員，彼已酌擬罪名處分者；一係請行查辦之員，彼尚未得真情確據者。各員名下均注有罪狀劣跡，單內間有未開名姓之員，自因外國人艱於查考之故。再向詰問，徒延時日。各處教案，地方官例應申報，由督撫查取職名，較爲便易。英使遣參贊告知，請將情罪較重者先辦。

除已擇要電奏外，謹照繕清單二件，恭呈御覽。可否降旨照擬懲處，並將應查填名姓及應行查辦

各員，敕下各該督撫，迅速按單查復。各使照會以會定條款第十條爲言，其意蓋擬請將查辦各員，均歸革職永不敘用之列，並所請不俟查畢先請降旨之處，是否可准，統候宸斷施行。所有各使送到擬請懲處查辦各省官紳銜名緣由，理合恭摺馳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

再，此次來文，俄使未經列銜。探聞俄請懲辦之員別歸另案。合併陳明。謹奏。

(外務部檔)

附件一：各使送到擬請懲處各員清單

謹將各使送到擬請懲處各員清單照錄，恭呈御覽。

查明確犯重罪應行嚴懲各員清單：

山西

一

陽曲縣白昶，爲毓賢爪牙，光緒二十六年六月間，在太原府誑殺泰西男婦老幼四十餘名口。罪應斬立決。

二

署歸綏道鄭文欽，謀殺英國武官及西國主教，又天主教士四名、耶穌教士十四名。罪應斬立決。

三

汾州府徐繼孺，明許保送泰西教士出境，暗使人於七月十二日，在文水縣戕害羅教士等男女老幼十名口。應革職，斬監候。如貸其一死，極輕當發往極邊，永不釋回。

四

忻州徐桂芬，七月十五日，在本境謀害泰西耶穌教士男婦約十餘名口。應革職，斬監候。如貸其一死，極輕當發往極邊，永不釋回。

五

河津縣黃廷光，六月二十日，遣役追殺耶穌教士宓姓夫婦及幼子、容姓夫婦、金姑娘、東姑娘共七名口於屬下清家灣地方。罪應革職，發往極邊，永不釋回。

六

太原府馬武官，於太原府戕殺教士之案，從衆加功。罪應革職，永不敘用。

七

太原府城守營石鳳岐，將天主教士一名鎖押凌虐致死。罪應革職，發往極邊，永不釋回。

八

孝義縣令，於六月初四日，主使將泰西教士魏、蘇二姑娘毆斃。罪應革職，發往極邊，永不釋回。

九

大甯縣令，有教士聶姓姊妹、郝姑娘三口，因該令不肯保護，並允拳匪殺害。罪應革職，發往極邊。

永不釋回。

十

澤州府，有由平遙、潞城前往湖北逃難各英國教士過境時，不肯保送。罪應革職，永不敘用。

十一

潞城縣璧瑄，因境內教士毫不保護，以致逃亡，備受艱險。罪應革職，永不敘用。

十二

高平縣于岱霖，於由平遙、潞城逃難各英國教士過境時虐待。罪應革職，永不敘用。

十三

長子縣恩順，亦不肯保送由平遙、潞城逃難之各教士。罪應革職，永不敘用。

十四

隰州牧，號召拳匪入城，以致英國教士數名口被逐，在曲沃縣遇害。罪應革職，發往極邊，永不釋回。

十五

曲沃縣令，因毫不保護境內教士，致有童教士一家三口甚被凌虐畢命。罪應革職，發往極邊，永不釋回。

十六

岳陽縣令，有巴、吳教士二名，被拳匪所殺，該令坐視不理。罪應革職，永不敘用。

十七

壽陽縣秦鑑湖，將境內英國教士鎖押虐待，解往太原就死，並途間絕其飲食。罪應革職，發往極邊，永不釋回。

十八

和林格爾通判毛世麟。

十九

托克托城通判樊恩慶，均懸掛賞格，捉拏或殺害泰西人民及中國教民，該兩城屬境共殺教民一千五百有餘，異常殘虐。應革職，斬監候。如貸其一死，極輕當發往極邊，永不釋回。

二十

寧遠州司獄李鳴和，將天主教主教交付兵丁，令其殺害。罪應革職，斬監候。如貸其一死，極輕當發往極邊，永不釋回。

二十一

二十二

綏遠城將軍永德、歸化城副都統奎誠，所有該處兇慘各事，多係該二犯主謀，有天主教士四名，被其兵丁夥同殺害。罪應革職，永遠監禁。

二十三

署歸化城同知郭之樞，去年七月二十六日，帶領兵丁三百餘名，攻打鐵木旦溝教堂，將教士十名鎗擊火焚殞命，其餘教士四名逃至三里外之黃花窩鋪，被其追及戕殺。罪應斬監候。如貸其一死，極輕當發往極邊，永不釋回。

二十四

榆次縣令，有干涉殺害泰西教士之案。罪應革職，永不敘用。

二十五

太谷縣胡德修，七月初六日，在其境內之泰西人民皆被戕害。罪應革職，發往極邊，永不釋回。

二十六

大同鎮楊，該境耶穌教士男婦六名口被害。罪應革職，永不敘用。

二十七

太原縣令，致死教民多命。罪應革職，永不敘用。

二十八 二十九

寧鄉縣令、臨縣令，均係聳恿拳目殺害教士、教民。罪應革職，永不敘用。

蒙古

三十

阿拉善王，將甘肅天主教士驅逐出境。罪應申斥。

三十一

中喀爾王，聳恿虐待教民。罪應申斥。

三十二

搭拉特王，殺害教民八百餘名。罪應革爵，永遠監禁。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張金聲即張四、楊把總、赫哨官，均係甘肅寧條梁武官，尚有許大田、劉姓武官等，身為拳目，帶領拳匪，圍攻小叫盤地方教堂四十九日，殺害天主教士一名。均應斥革。

三十八

灤平縣文星，飭令兵役將泰西天主教士一名活埋之後，又將屍身拋入水中，經教民撈獲葬埋，該縣復飭取出，仍拋入水。罪應斬立決。

直隸

三十九

裕祿，近日肇亂，厥惟罪魁，在天津帶領拳匪、官兵，攻擊各國人民。又殺戮泰西人之上諭，由其

傳。罪應追奪官爵。

四十

王孝村紳士左洛苓，當拳匪欲攻武邑縣時，承縣令命其出城解散，伊即捏報一切妥善，乃城門甫啟，拳匪即行人城，致將天主教士二人戕害。罪應監禁。

四十一

武邑縣調署清苑縣張丙詰，始終明保拳匪，縱令拳匪目前往深州、河間府等處四出擾害。應革職，斬監候。如貸其一死，極輕當發往極邊，永不釋回。

四十二

江西臬司陳澤霖，過景州時，該牧邀其攻打朱家河教民處所，致天主教士二名被害。罪應革職，永不敘用。

四十三

景州牧洪壽彭，邀陳澤霖攻打朱家河教民處所。罪應革職，永不敘用。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大名鎮王連三、大名縣苗玉珂、元城縣王錦陽三人，均係將境內教士驅逐，分搶什物，並予以就害之機。皆應革職，永不敘用。

四十七

南樂縣鞏英，亦係將教士由衙門逐出，予以就害之機。罪應革職，永不敘用。

四十八

清苑縣令，不肯保護英國逃難教士。應行職革，永不敘用。

四十九

望都縣李兆珍，苛待以上英國逃難教士。應行革職，永不敘用。

五十

倉場侍郎長萃，在通州爲拳匪頭目。罪應革職，永不敘用。

東三省

五十一

盛京副都統晉昌，六月初六日，有泰西教士四名、華教士二名、教民多名，伊縱令兵丁會合拳匪戕害斃命。應革職，斬監候。如貸其一死，極輕當發極邊，永不釋回。

五十二

遼陽州陳牧，飭斬中國趙教士一名，教民多名。罪應革職，永遠監禁。

五十三

常老德，係鴨子廠團練首事，於六月初五日戕害天主教士三名之案，從而加功。罪應革職，發往極邊，永不釋回。

五十四

黑龍江副都統，於戕殺天主教士三名之案，有所干涉。應卽革職，發往極邊，永不釋回。

五十五

呼蘭城副都統阿，不肯保護教士，以致被害，並允將所害教士之首懸諸廟門。罪應革職，永不敘用。

五十六

巴彥蘇蘇鄂統領，到任後，欲將教士二名殺害，經地方官援救，氣憤往小石頭河教堂，將十三年前葬已故之泰西教士屍身掘出，並將教堂處所焚毀，教民戕害。應革職，斬監候。如貸其一死，極輕當發往極邊，永不釋回。

五十七

湖南巡撫俞廉三，干涉戕害衡州府天主教主教、教士二人之案。罪應革職，永不敘用。

五十八

衡州道隆文，以上被害之天主教主教、教士，先曾函請保護，該犯匪特不行，反致鼓惑輿情，致將該教士等雙目挖出，慘遭殺害。應革職，斬監候。如貸其一死，極輕當發往極邊，永不釋回。

五十九

六十

衡州府裕慶、清泉縣鄭炳，該二犯於以上之案，匪但不肯保護，亦且助紂爲虐，甚有干涉。裕慶又出違約告示，致耶穌堂被毀。均應革職，永不敘用。

浙江

六十一

金衢嚴道鮑祖齡，顯係仇視各國人民之犯，聳恿匪徒、團練在衢州殺害泰西多命，力能保護而不肯爲，且允匪徒在道署門前將泰西湯姓一家四口、馬石戴姑娘三口共七人，先辱後殺，迨後詳報撫院，盛稱團練爲義舉。應斬監候。如貸其一死，極輕當發往極邊，永不釋回。

六十二

衢州府城守都司周之德，於以上之案，從而加功，非止主謀攻擊，且復親統匪黨肆行兇惡。罪應斬立決。

六十三

浙江巡撫劉樹堂，通傳殺害各國人民密諭，是以兇慘之事，皆伊玉成。雖經撤銷，然已過遲。亂後仍留浙任四閱月，除將要員撤任之外，所有兇犯毫未拏辦。罪應革職，發往極邊，永不釋回。

六十四

前按察使榮銓，通傳殺害各國人民密諭，是其專責，此肇亂之一端也。現在杭州仇視各國人民之黨，伊爲首領，其嫉視外人之行，毫無隱諱。應革職，發往極邊，永不釋回。

六十五

前衢州鎮喻俊明，六月二十五日，道署門前殺害泰西多命之時，伊與鮑道同在署中，雖屬下有官兵

五千，事前竟毫未彈壓，是其縱匪釀兇之據。應革職，發往極邊，永不釋回。

六十六

前衢州府洪思亮，於此案不肯保護，亦未加功，惟是日同在道署。應卽革職，永不敘用。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衢州府紳士鄭連生、鄭煥禧、羅老四三人，於此案有主謀情事。應皆斥革。

四川

七十

邛州牧李常需，縱容搶掠教堂、殺害教民多命。罪應革職，永不敘用。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建昌道王季寅、名山縣盧鼎智、前雅州府王之同、李念茲，固執不肯保護教士，辦理教案未能平允。均應革職，永不敘用。

七十五

駐藏大臣慶善，赴任時，以徐驅秦西人出境及滅教民之語，告知沿途官員，在裏塘復滋事端。聞其已死，應追奪官爵。

貴州

七十六

思南府人羅芳林，係被革武員，於龍泉、思南府兩處攻擊教民，被害二十餘命之案，係其主謀。該

人一聞直隸亂事，卽招匪黨，將一帶教民處所搶毀，教民戕殺。罪應監禁。

河南

七十七

南陽鎮殷，仇視教民，異常兇暴，豫省教民受害惟該員是問。天主教某教士被虐，係其施爲，在賒旗店拆毀教堂，亦其出違約告示之故。罪應革職，永不敘用。

七十八

新店李若仙，煽惑民心，致虐以上教士。該教士如未設法逃生，必遭毒手。罪應斥革。

七十九

山西布政使。前河南按察使延祉，以仇視各國人民之語，通飭所屬。罪應革職，永不敘用。

八十

河內縣令，苛待由豫省前往湖北逃難之英國教士。罪應革職，永不敘用。

八十一

滎澤縣令，不肯接收由武陟縣護送逃難之英國教士，致該教士等備嘗艱險。罪應革職，永不敘用。

八十二

鄭州牧，由平遙、潞城逃難之英國教士過境時，異常苛待。罪應革職，永不敘用。

八十三

西華縣林令，於境內各教士屢次不肯保護，致被驅逐，什物搶掠。罪應革職，永不敘用。

八十四

陳州府周家口通判汪，固執不肯保護教士，致連六月十四日之亂，該教士被逐後，幾乎喪命。罪應革職，永不敘用。

八十五

河北道岑春榮，擅出誣謗告示，煽惑官民，仇視西教。罪應革職，永不敘用。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滑縣呂令、涉縣車令、安陽縣石令，搶掠教中什物，焚毀教堂房屋。均罪應革職，永不敘用。

八十九

衛輝府曾守，殺害教民。罪應革職，永不敘用。

九十

武安縣陳世偉，於亂民掘挖已故教士屍身，不肯飭收，致將其屍分裂，丟棄道旁。罪應革職，永不敘用。

九十一

江西巡撫松壽，遵奉朝旨，引火燎原。所派委員，以招兵爲詞，聚黨焚掠教堂。罪應革職，永不敘用。

九十二

南豐縣鄧宣猷，於教民遞呈不肯接收，乃聳恿人民戕害。罪應革職，永不敘用。
九十三

南城縣翁寶仁，飭拆教堂。罪應革職，永不敘用。

山東

九十四

湖南按察使·前山東按察使胡景桂，於仇視各國人民之端，干涉其間，且引同官爲黨，並力庇拳匪，冀免殺教之咎。罪應革職，永不敘用。

九十五

恩縣秦應遠，袒庇拳匪，明示仇視各國人民，忍令境內教民慘受殺害。罪應革職，永不敘用。
九十六

夏津縣屠乃勳，縱庇拳匪，於美國教士何家屯房產不行保護，並任令教民被虐。罪應革職，永不敘用。

(軍機處錄副奏摺)

附件二：各使送到擬請查辦各員清單

謹將各使送到擬請查辦各員清單照錄，恭呈御覽。

被控獲罪，應另行查辦各員清單：

蒙古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阿多杜沙辣其殺克多而、加圪羅其梭諾辣其、加而古其沙路、掌蓋納否大梭、磨磨、各嗜、杜沙粹

- 八
- 九
- 十
- 十一

其、加圪羅其阿切而、多粹爾當巴領、加浪亞而殞喪、加沙加圪羅其，以上十一人，均威嚇教士，因未能在教堂戕害，欲在他處分別謀死。

四川

- 十二
- 十三
- 十四
- 十五
- 十六
- 十七
- 十八

雙流縣龔定寶、陣縣黃樹勳、灌縣王瑚崇、慶州陳兆棠、溫江縣周慶壬、崇寧縣陳鼎勳、南部縣遠用

十九

斌、大邑縣趙綏之，以上八名，均係忍聽教民五百餘家什物、房間被匪搶毀，兼有受傷被害之教民，教堂處所亦被焚毀。

二十

宜賓縣王殿甲，有呈訴該員將仇視西教之禍鼓動加厲者。

二十一

敘州府文奎，縱容宜賓縣妄爲。

貴州

二十二

署思南府張濟輝，素以仇視西教爲懷。

二十三

龍泉縣繼文，異常仇視西教，匪特任令羅芳林統帶匪黨入境騷擾，且教民求其作主彈壓，伊竟明謂該教民身居化外，因奉西教，自取其禍，定不保護。

河南

二十四

南陽府傅鳳廳，漢口英領事謂其仇視西人。

二十五

南陽縣張令，有殺害教民、搶毀什物、房間之咎。

江西

二十六

浮梁縣任玉琛，雖經迭次敦請，伊竟不肯保護景德鎮、西江、留店三處教堂處所，致被一律焚毀。

二十七

吉安府許道培，允聽紳士攻擊教堂、教民。

二十八

贛州府武官何明亮，經地方官請其派兵保護教，堂伊不肯行。

二十九

吉南贛寧道徐，劉制軍坤一所發保護泰西人民告示，該道不肯在贛南兩府張貼，又該兩府滋門，毫未設法彈壓。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南昌縣進士黃熙祖、文舉謝甘棠、廩生馬縉、監生梅素清，皆遣僕拆毀該處教堂。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南昌縣武舉單炳燿、武生李太和、武生單寅、武生蕭廷傑、武生單步鰲，均帶領拳匪，前往九、七兩都渭水橋等處，指拆該處教堂及教民房間。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瀘溪縣廩生林湘巨、林茂修、盧假汝、盧明生，均係聳恿該處民人搶毀騷擾。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臨江府石守、上高縣文令、紳士梁飛鵬、張文蘭，均係聳恿拳匪，搶毀騷擾。

四十七

山西署太原府許涵度，毓賢謀殺該處泰西教士，該員助紂爲虐，是以未能一名漏網。

(軍機處錄副奏摺)

九四〇 張之洞爲英領事索閱天津俄界條款事咨呈行在軍機處文

光緒二十七年二月十八日(一九〇一年四月六日)

頭品頂戴·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張，爲咨呈事。前據駐紮漢口英國總領事法磊斯聲請電詢俄國在天津地方另索租界一案，當將承准鈞處覆電發閱去後。茲復據該領事函稱：二月初五日，准岑監督函送發閱軍機處來電，查上年十一月間李相奏，據俄使來稱，天津城外爲各國通商口岸，俄國擬求河東地一段，以爲通商市場，其條款單內，有將來履勘租界、更定界線，如觀勢所須更改者，以及辦理該段關乎地主各事宜，照各國租地章程辦法。等語。奉硃批：該衙門知道。其詳細希徑詢李相可也。等因。准此，本總領事接閱後，殊深銘佩。除照譯呈報駐京大臣查閱外，相應函請貴部堂查照，可否再爲咨商軍機處，將其所訂條款照錄一紙，移送見示。如能照辦，則更爲感荷。等語。到本部堂。據此，相應咨呈。爲此咨呈貴大臣，謹請察照，照錄俄國所訂天津租界條款示覆施行。須至咨呈者。右咨呈行在軍機處大臣。

(軍機處錄副奏摺)

九四一 錫良奏請將被匪戕殺之典史鄭道湜交部議卹片

光緒二十七年二月十九日（一九〇一年四月七日）

再，據署澤州府知府江立忠稟稱：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間，陽城縣屬石白村拳匪滋事，擾害地方。該縣知縣葉廷楨，時因患病未能前往，經典史鄭道湜會同營汛，馳赴該村彈壓解散。詎被拳匪猝將該典史戕害，焚燬屍身。嗣該縣先後會營趕緊設法剿捕，登時格殺悍匪四名，擒獲匪首王崔古等六名，均已訊明，批飭就地正法梟示在案。查該典史在任十年，官聲尚好，乃因赴鄉彈壓拳匪，輒遭戕害，屍骨無存，死事甚爲慘烈。上年十二月間，有署直隸固安縣典史王文煥，奉委赴鄉解散拳匪，與其子被戕遇害，經直隸督臣奏請議卹一案。旋奉硃批：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核與該典史鄭道湜此次解散拳匪被害情事相同，懇予援案議卹。等情。由署藩、臬兩司核議會詳，請奏前來。

奴才覆查該典史死事之慘、被禍之酷，實較王文煥爲尤甚，合無仰懇天恩俯准，敕部將解散拳匪遇害之陽城縣典史鄭道湜照例議卹，以慰忠魂而彰激勸，出自逾格鴻施。除分咨查照外，理合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

光緒二十七年二月三十日奉硃批：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九四二 何福堃奏報載漪病留蒙地已將載瀾先行護解新疆摺

光緒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一九〇一年四月九日）

再，臣欽奉諭旨：載瀾、載漪著一同發往新疆，永遠監禁，令催趨西進。等因。欽遵轉行遵辦去後。旋准陝西撫臣岑春煊派員，護解已革輔國公載瀾到甘。傳聞已革端郡王載漪，現在阿拉善旗蒙古地方，染患足疾，刻難啟行。載瀾亟欲西進，不能久候。先本派委署西甯府張守大鏞護解，現因張守患病，又改委候補道徐錫祺帶隊，並督率沿途營縣兵役，於二月二十一日，由蘭州解送起程西進訖。除已飭甯夏鎮道就近查明，已革端郡王是否實係在蒙地患病，俟病痊另行派員護解再行奏報外。理合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

硃批：載漪是否實在蒙地？著崧蕃查明，迅速派員催令即赴新疆，勿再推延。

（官中硃批奏摺）

九四三 李端遇等奏陳京師團練停辦情形並造冊報銷摺

光緒二十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一九〇一年四月十二日）

團練大臣·工部右侍郎臣李端遇等跪奏，為陳明團練停辦情形，並將撤局日期及收支總數據實具

陳，恭摺仰祈聖鑒事。

上年五月二十一日奉上諭：著派李端遇、王懿榮爲京師團練大臣，會同五城御史，督率弁勇，嚴密稽查。等因。欽此。嗣復欽「奉」諭旨：御史黃桂鋈會同辦理團防事宜。欽此。臣等當即設立總分各局，奏調司員，招募練勇，並將應需經費及一切章程，開單奏明在案。維時京師戒嚴，土匪乘機滋擾，臣等督飭勇丁，晝夜巡邏，竭力彈壓，宵小稍知斂迹。不料七月二十一日洋兵入城，情形遽變，團防事宜，遂至無從措手。乃將該局勇丁一千五百名逐漸遣散，至七月二十四日，全數遣盡。總分各局，卽係是日裁撤。現在和局將定，各國應卽退兵，臣文瑔等業經奏請規復五城練勇原額。慶親王臣奕劻、直隸督臣李鴻章，亦有調派營勇來京之議。既有此項營勇，復以五城練勇輔之，應足以彈壓地方，拏獲土匪。其團練勇丁既已遣散在先，勻毋庸再議規復，以節經費。

至團練局收支款項，應卽截清月日，據實報銷。計自上年五月二十五日起，至七月二十四日止，由戶部關支開辦經費及勇餉局費，共銀二萬五千二百兩，開除總局經費及各局置辦軍裝、勇丁口糧等項，共用銀二萬四千六百七十六兩九錢七分，下存銀五百二十三兩二分，因洋兵進城，各局均被搶無存。其團練大臣木質關防，擬俟報銷後卽行銷燬。

除將收支細數造具四柱清冊送部核銷外，所有團練局裁撤日期及造冊報銷緣由，謹合詞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遵行。

再，前團練大臣、國子監祭酒臣王懿榮殉難出缺，會辦團防事宜。御史臣黃桂鋈，業已蒙恩簡放

知府，均未列銜。合併聲明。謹奏。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初十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九四四 榮祿奏爲副都統慶恒並全家被匪戕殺請旨撫卹事摺

光緒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一九〇一年四月十五日)

奴才榮祿跪奏，爲副都統及其家屬被匪戕害，懇恩賜卹，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自上年五月以後，京師匪徒鴟張，其初以仇教爲名，肆行焚戮；繼則尋釁濫殺，殃及無辜。查有奴才武備中軍營務處當差之都統銜。鑲白旗漢軍副都統慶恒，於上年六月初十日，該副都統在炒豆衙衛軍械局值班，突有大股拳匪，手持刀械，蜂湧入局，欲行搶奪軍械，經弁勇等竭力保護，未容搶去。拳匪等竟將該副都統擄去，繫以巨練，曳諸通衢，道路之人，無不驚駭。繼乃擁至莊親王載勛府內，凌辱百端，旋即致死。而該副都統之母及其妻女等六名口，向居德勝門外白鹽莊地方，已先爲該匪所殺，斷脛斷脰，闔室陳尸，無敢過問者。經奴才反復查詢，嗣據載勛咨稱：查明戕害其家屬之犯，實係冒充拳會之匪徒，業經訊明正法五名。等語。

伏念該副都統在營勤慎供職，不辭勞瘁，防護軍械，因公被戕。且舉家飲刃，老幼駢誅，慘酷情形，

殊堪憫惻。祇以該副都統親族散亡，無人呈報。奴才稔知其事，未便聽其湮沒。合無仰懇天恩，將都統銜、鑲白旗漢軍副都統慶恒照都統例交部賜卹。其母及妻女等六名口，並請飭部查明，分別旌表，以示昭雪，出自逾格鴻施。

所有副都統及家屬被匪戕害緣由，謹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請旨。

(軍機處錄副奏摺)

九四五 楊儒奏報與俄會議歸還東三省約款情形摺

光緒二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一九〇一年四月十六日)

出使大臣·工部左侍郎奴才楊儒跪奏，為遵旨與俄議約，旋又停商，謹陳先後辦理情形，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於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在黑海晤見外部、戶部，均允撤退東三省大軍，交還地方，並請中國派員接收，俄祇留保路之兵。當經電達李鴻章代奏在案。欽奉十一月十二日電旨：楊儒著授為全權大臣，與俄國商辦接收東三省事宜。此事俄廷深敦睦誼，允許交還，一切辦法，須臻妥協。著楊儒審時度勢，悉心籌畫，隨時電商奕劻、李鴻章，互相參酌。並著奕劻等傳諭東三省將軍，遇事妥為經理，毋稍歧誤。欽此。仰見聖主鄭重陪都邊要至意，拜命之下，悚佩莫名。奴才世受國恩，時丁多事，敢不勉竭

驚鈍，仰答高深。

惟是東三省在俄人自謂兵力取之，一旦交還，膠執成見。凡此次折傷士卒，耗費資財，以及積年未遂之私謀，均欲藉交地約章，償其蓄志。其歸我地方，復我吏治，自謂看重鄰交，其嚴防後患，多占便宜，視爲應得權利。凡此棘手情形，實亦時勢使然，聖明所洞鑒者也。時外部尚在黑海，當卽電促其回都開議。嗣此疊遵電旨，與外部、戶部節次晤商，反覆辯論，均經隨時電達慶親王、李鴻章代奏在案。奴才謹綜其顛末，敬爲我皇太后、皇上陳之：

方俄之請派員接收也。九月初六日旨，放綽哈布爲黑龍江將軍，並由慶親王、李鴻章傳旨增祺、長順先行接管。時因東三省俄軍雲集，與京城消息不通，當由奴才託外部代電。該將軍等久無回電，而英泰晤士報忽傳，增祺與俄水師提督阿來克息甫派員訂定奉天交地暫章九款，於我內治之權頗多牽掣。乃十一月二十八日電旨方斥增阿暫章之謬，斷難允行，而外、戶兩部尚以委員畫押爲詞，堅求批准。奴才告以若不罷廢暫章，決難開議正約。再四辯駁，彼始謂如正約商議無阻，自當勉從所請。畫押之件，外人視之甚重，外部竟允作廢，其注意正約可知矣。

此次約款，雖由外部商議，戶部實主持之。初戶部曾口述約款大概，其中有商放將軍，派駐俄官，限制稅章，代理稅務，購買山海關鐵路，俄、法借款改按月付息等條，侵我主權，把持已甚。屢次嚴詞拒絕，而伊語氣頗堅。奴才展轉思維，萬難辦理，不得已有暫與延緩之議。乃奉十二月初十日電旨，仍飭堅持磋磨，力圖挽救。因疊商外、戶兩部，告以：俄聲言保我主權，何以兵權、利權、派官之權一朝奪盡；

聲言不利土地，何以現商東三省事，忽牽連蒙古等處暨中國北省。據理力爭，不稍鬆勁。慶親王、李鴻章亦向俄使臣格爾斯多方開導，彼漸知要素愈甚，成議愈難，故外部允就戶部口述各條，刪去最難照行之款，面交約稿。曾謂此經我君與戶、兵部幾番籌議，可讓之處已無不讓；一面飭格爾斯在京向慶親王、李鴻章一再催逼，格爾斯竟至負氣不商。然奴才細繹約稿，不可允者尚多，如禁用外人練兵，因東三省而兼及北省之水陸師；礦路工商利益，因東三省而兼及蒙古、新疆各處；滿蒙、新疆鐵路，不但禁他國人，且禁中國自造。北邊數萬里利權，未免一網打盡。欽奉正月初九、十一、十七、十八等日疊次電旨駁款，謹即譯成節畧，逐款開列，後附奴才另外指駁之款，一併送交外部。乃外部竟久不置答，戶部且不肯晤商。奴才見此情形，正在焦慮無計，光緒二十七年正月十五日欽奉正月十三日國書，即日譯送，並向外部重申前說。因言中國難允之故，實恐各國效尤，俄屢言願作好樣，今反作俑，二百餘年鄰好之謂何？連日苦勸力爭，外部始允奏請俄主裁奪辦理。

正月二十二日，居然將原稿刪改交來。細核改稿，計遵旨更改者六端：北境水師不用他國人訓練，全款刪去，一也；刪金州自治之權廢除一句，二也；滿洲、蒙古及新疆之塔爾巴哈台、伊犁、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于闐等處礦路及他項利益，不得讓他國人一節，刪蒙古、新疆各地名，改爲滿洲全境，三也；滿洲禁我造路及租地與人，兩節均刪，四也；禁運軍火，加照公約句，即允我與公約同時起止，五也；路工未竟不設兵隊，改爲應與商定駐兵地方，即允我不設兵隊，專指鐵路邊旁而言，六也。經奴才指駁，允行者四端：將軍大員辦事不合邦交，改革職爲調離，一也；滿洲內地巡捕兵與俄商定數目，加地方平

定以前一句，二也；巡捕兵供差不用他國人，改祇用中國人，三也；鐵路賠款，改照公約所擬賠款意旨，與該公司商賠，四也。外部出示改稿，即述俄主之言，曰：現因國書懇摺，使臣苦心，甚爲感動。准將中國駁款再儘力刪改一次。等因。現改款復經我君核准，即爲定稿，限十四天畫押，逾期則交收作罷。奴才詢以：各國藉口效尤，將何以應？俄素欲保全中國，豈願我從此多事？外部言：此約定後，即登官報，宣示環球。滿洲自我得之，自我歸之，誰能援例？越五日，外部特又約晤，言限期已促，如逾期不訂，勿再議交收，勿復言友好。揣其詞氣，已存一成不變之心；屢次聲明，執定一字不易之說。蓋自始廢增阿暫章，繼刪戶部擬款，終又改草約初稿，三次遷就，遂堅執到底，不肯展期，亦不肯刪改矣。此與俄議約之實在情形也。

查光緒二十年中日之役，日本兵占遼東，遂欲據爲己有。嗣因俄會同法、德二國出場力阻，懾以兵威，日本竟未遂所欲，得而復失，心終怏怏。二十四年，俄訂遼東租地之約，而日本憤俄益甚。此次俄議東三省約，日本既嫉其事機之順，多得利權，遂獨其積怨之心，陰圖報復。其恐俄漸逼朝鮮，尚在其次。其藉口愛助中國，更是託詞。於是內而游說長江一帶諸大吏，外而煽惑英、德、美諸大國，欲藉衆力，濟其阻撓。實則俄、英早有成約，以長城爲界，各不相干。德、英上年之約，亦與東三省不相關涉，其首相曾在議院中宣言之。美向守局外，不預人國事。故德一意中立，英一味遷延，駐俄之美使吐瓦爾與奴才密談，亦謂目前中外舊好未修，若遽爲中國出力，拒俄亦大難事。查日本雖曾向俄詢及東三省事，不過謂公約外不宜有私約。迨俄外部告以此約並無礙中國自主及各國利權，又屢次聲明，凡關

各國之事，應人公約；專關一國之事，應逕向中國分議。等語。而日本已無詞矣。英、美亦向俄詢及，然微示以意，略無詰責之詞。德則并未一詢。是此四國者，可恃而不可恃者也。否則，彼非不知畫押限期及俄逼勒情形，何始終無一切實回音，徒令中國爲難，卒未向俄切詰乎？

至約款雖經刪改，流弊仍多，誠如正月二十七日電旨所云：其中細目，尚有窒礙之處，恐爲各國藉口。又經劉坤一、張之洞、盛宣懷、李盛鐸等先後來電，勸勿畫押。又劉坤一、張之洞、盛宣懷公同來電，有俄約各國譁然，立待效尤，中國士大夫已多病公，此約果定，中外矢集，竊爲公危之語。奴才素性迂拘，不工趨避，久已堅持定見，事苟有益君國，何敢惜一己之聲名。未奉畫押全權，斷不受俄人之逼迫。惟忝膺使職，俄國情形，自應知無不告。至定議與否，大局攸關，安有廷議尚在躊躇，而使臣遂爾允諾者哉。奴才雖至愚，亦決不出此。況事體重大，所宜統籌全局，參酌輿情，即朝廷博訪周咨，亦未便聽一使臣之言，罔顧衆論；徇一鄰國之請，開罪列邦。夫中國公論，惟各督撫知之最真；各國公論，惟各使臣探之最確。該督撫等所述情形，諒必審事機之利害，權流弊之重輕，當非漫無所見。故奴才正月元電，卽有應俟各國答覆之擬；二月微辰電奏，亦有應採中國衆論之言。而外部限期脅制，拒見公使，輕卻國書，與格爾斯在京催逼情形，恫喝逞蠻，無所不至，又駸駸乎有決裂之勢。正恐貽誤大局，辱命強鄰，焦灼悚惶，一籌莫展。

伏讀二月初五日電旨，諭以不遽畫押，僅祇激怒於俄；畫則群起效尤分據，其禍尤速。並飭奴才，婉告俄外部中國爲各國所迫情形，非展限改妥，無礙公約，不敢遽行畫押，請格外見諒。等因。聖訓周

詳，莫名欽仰。時外、戶兩部久已拒商，屢詣不見。至二月初五日，戶部忽來約晤，但稱當趕發急電，俾中國速給切實畫押之權。初六日外部亦來邀去，但稱次晨須見俄主，如無畫押訓條，即以不允此約人告。語畢即起，不容置詞。均是一味勒逼，不就商量。初七日午刻，始奉二月初五日之旨，趕速撮要譯交外部。伊閱畢，但言今我無話可說，以後情形，請中國自看。嗣此疊奉二月初七、初八等日電旨，俄竟不收，亦不閱矣。

俄主旋飭各部，於二月十三日會議此事，甚爲秘密，無從探知。至二月十八日，俄官報登俄廷布告東三省議約旋又停商緣由，首敘東三省肇事暨京津剿亂、會議公約、俄屢襄助中國情形，次言撤兵交地總須訂約，末言各國既因此約之故，大與中國爲難，俄雖欲撤兵，不克速辦交地一節，應俟中國事定，京都立定，自主政府力量稍強，保無後患，方可再提。至目下辦法，俄廷仍不改屢次聲明宗旨，以保安邊界而靜候事機。等語。暫不交還，遂自此定議矣。此俄約非改妥不敢畫押，遵旨告俄，遂爾停商之實在情形也。

現在交收之事，我如不問，料彼決不相催。我縱向商，恐彼驟難聽命。夫曰中國事定、立定政府，尚可計日以待，至云力量稍強、保無後患，未知究指何時。力强而彼不謂強，無患而彼云有患，又將奈何？至靜候事機一語，意更叵測。既彼聲明之文，似已預留地步。夫東三省爲我朝發祥之地，陪都在焉，列聖陵寢在焉，萬萬無不收復之理，俄豈不知？異日再議，交收增款，乃在意中，何論刪改代守須加兵費，不止賠償。在彼待價而沽，要素必倍，若更蹈瑕進步，永據堪虞。此時日、英、德等國，其助我以

拒俄乎，其踵俄以窘我乎？藉口效尤，何問今昔。福建、長江、山東，何處非東三省，何處無俄。此奴才之所認認過慮，而早夜不安者也。

至目前俄以此約事敗垂成，雖係牽制於人，未免遷怒於我。以歐、亞洲最強之國，萬餘里連界之邦，伺間乘虛，亦大可慮。鄰交從此棘手，邊務從此戒嚴，中國從此多事。應如何圖維善後，補救危機，籌暫時應付之方，謀異日轉圜之策，擬請飭下王大臣、六部九卿、各督撫、使臣，妥議東三省善後事宜，先事綢繆，從長計畫，或聯外援以自固，或整內治以自強，戮力一心，統籌全局，上釋深宮之宵旰，預防強敵之馮陵，天下幸甚，大局幸甚。

除將歷次與外、戶部問答二十二件，并俄廷布告原文、譯稿鈔咨總理衙門存案外。所有奴才與俄會議交收東三省約款，旋又停商緣由，理合恭摺馳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軍機處錄副奏摺）

九四六 俞廉三爲呈送衡州教案草約事致行在軍機處函

※光緒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一九〇一年四月十七日）

中堂、尚書鈞座。敬肅者：衡州府教案經廉三奏參道府，派員赴漢，與英、法兩領事議結。英案於去臘定議，賠款一萬六千金，並力任保護各條，先行了結，得有英領事覆文。法案戕斃教士三名，教堂

多燬數處，工程亦鉅，該領事聲稱，須俟教士親自估勘，然後開議。臘初教士任德高、游成章來衡，直至正月初旬，各處始行勘畢。署衡州府唐步瀛偕同該教士來省，廉三當與接見。據面稱，沿途派人保護，甚為感謝。先是已派蔡道乃煌專辦此案，曾有隨員向該教士私詢郵款，答言二十餘萬。比在省垣就與開議，賠堂、撫卹，乃共索三十八萬兩。再三磨議，僅減一萬，決不能少。戕斃教士，須立堂建坊，以誌惋惜。隆道、裕守永不敘用，並不准復居湘省。其餘節略尚有刪改。當與繕立草約，復派蔡道同赴漢上，與該領事畫押。頃據來電，法領事已電公使請示。緣該領事於教士來衡之際，已將此案達京。廉三比有所聞，當將辦理詳細情形，由盛杏孫京堂電陳慶邸、傅相。覆云：案歸外結最妙。比時尚不知該教士如何苛求，今索款雖多，尚是和平了結。且該教士既自繕約稿，知會蔡道，是該領事已與教士以議結之權，想公使應無異議。

除將議結草約電陳京都全權，並俟領事簽約後再行電達外，謹先照鈔草約恭呈查核。專肅敬請升安，伏惟垂鑒。

俞廉三謹肅。

（軍機處錄副奏摺）

附件：衡州教案議結草約

衡州法天主教堂彼此均允照後開各條議結。

計開

一、兇手除前辦六名李信鷺、周傳志、馮時海、李正沅、李春林、劉振卿，現獲四名周振才、鄧德民、楊澤彰、楊彩於，均情真罪當，業已斬決。此外尚有朱犯挖范主教、蕭犯毆打董教、士兇手犯，尚需設法速拏，獲日照中國律懲辦。至搶拐女孩各犯，亦應速緝究懲，以儆刁頑。至主教、神父所失物件，如未燬去，查出踪跡，報明地方官，設法追給。

一、范主教暨董、安兩教士致命之處，應請撫憲奏請朝廷賜旨，建立牌樓一座，用好白石，照中國大牌坊式建。旌表其名，以垂永久。准在光緒二十七年內興工。又衡郡塘灣教堂鄰近，擬將地基擴充，建立總堂一座。該地須由地方官按

圖設法購妥，以報范主教未了之願。此兩條，係抵范主教暨兩教士受害之慘。范主教與兩教士均有德行，極體面之人，不受中國償卹。

一、育嬰堂女孩，尚有三、四十名未曾交出，着地方官設法查訪，如數給領。倘現指之數尚未全確，由教堂查明，即報地方官，由地方官查確，設法追給。

一、凡因鬧教，致教堂、教民受害所失產業，現當如數賠償。初議共賠衡平足銀三十八萬兩，讓去一萬兩，並將衡平足紋改為漢口洋例銀，每百伸水二兩算。又讓去七千六百兩，共讓去一萬七千六百兩，實賠漢口

洋例銀三十七萬兩正。定約畫押後交給二十七萬兩，二月十五日交足。其餘十萬兩，分四個月，三月初一、四月初一、五月初一、六月初一為期，由衡郡交給。所有教堂、教民受害所失產業，一概在內，不再索

賠。

一、所有教堂、教民田房約據，查出交還，若已燬失，應由地方官查明，補立約據，概免稅銀。

一、撫憲暨道府州縣均要出示，保護教士、教民身家，以後不得阻擾教民奉行教規，亦不得勒派迎神賽會諸冗費，以杜爭端。此項告示，凡湖南境內城市口岸及教民村居鄉里，均宜張貼。

一、倘有教士復歸湖南傳教，應由地方官妥爲料理，沿途護送，遵照約章，認真保護。

一、衡州道隆文、知府裕慶，均應參革，永不叙用。如再開復，卽爲畫押之華官是問，並不得復住湖南。此領事之命也。此條係任教士自擬。

一、以上各條，彼此均經議妥，畫押後，凡湖南衡州府屬之衡陽、清泉、衡山、來陽、常甯，永州府屬之零陵、東安，長沙府屬之湘潭，一切天主教案俱已了結，不再翻異。

一、從寬尚有朱、蕭兩犯，及搶拐女孩各犯，均須地方官設法速拏。又教堂、教民已失之田房約據，亦須從速印契，概免稅銀，不得因案已了結，卽便拖延。

以上各條，到漢另配中、法文共四份，送法領事府畫押。如兩國文理謄譯字句或有不同，當以中文爲據。

署理湖南布政使司·鹽法·長寶道湍押。署理湖南按察使司·岳常澧道陳押。總理農工商務兼辦交涉事宜·補用道蔡押。署理長沙府·擬補沅州府趙押。署理衡州府·候補府唐押。擬補辰州府·辰谿縣知縣胡押。

大法國總理湖南南境天主教事副主教任押。大法國辦理湖南南境天主教事司鐸游押。

大清光緒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二日。

西曆一千九百零一年三月十二日。

(軍機處錄副奏摺)

九四七 盛宣懷爲轉遞衢州教案清摺事致奕劻等函

※光緒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一九〇一年四月十七日)

王爺、中堂鈞鑒。敬肅者：昨接浙江余署撫函稱，英使於衢案責重官紳，凡有拖累，似應量予開釋，飭由臬司、讞局酌量辦理。茲將其開送簡明清摺分別解回交保各名，照錄一分，應請轉呈全權大臣存案備查。至浙省教案，幾於積牘如山。前年臺州應萬得舊案，法國天主教索銀十萬兩。上年臺州又出新案，加以衢州、溫州、紹興共索償三十餘萬。因派署臬司許貞幹等極力磋磨，始允減讓十二萬餘兩，以十八萬兩了結。英國耶穌教溫、處、金、紹四屬，皆有現議，給洋六萬餘元，亦允結案。現在除衢州英案歸全權大臣另辦外，浙江全省英、法新舊各教案，業已一律完結，塵牘一清，免資藉口。等語。茲將余署撫所寄衢案簡明清摺附呈察鑒。肅丹恭敬鈞綏。

盛宣懷謹肅。

(外務部檔)

附件：許貞幹呈審明衢州教案案犯暨人證清摺

二品頂戴·署理按察使·督辦洋務局候補道許貞幹，謹將督飭杭州府與仁、錢兩縣會同讞局各委員，審明衢州莠民滋事戕官、殺害洋人教士、搶毀教堂，並禍及官眷、幕丁案內首先肇釁，及隨同逞兇滋事、攫取教堂財物，與不能約束保護各犯暨訊係無辜應釋人證，開具簡明清摺，呈請憲臺核奪施行。須至摺者。

計開：

羅楠卽羅廷芳，係已革文生，充當團紳，爲倡亂禍首、滋事戕官、率衆搶毀教堂、殺害教士之犯。

周德崇卽周景姚，係已革文生，供詞狡猾，情罪與羅楠相等，確有指證。

程老五卽程祥浩，供詞狡展，第其隨同滋事戕官殺教，手刃多人，確有指證。

周小根，供雖狡展，第其隨同滋事戕官及手刃多人及殺害洋姑娘，衆證確鑿。

蔣榮六，係篾匠，供認隨同戕官，並打毀教堂，殺害小洋人不諱。

徐樟狗卽小麻子，係石匠，供認隨同滋事，並挾嫌殺害湯教士不諱。

汪忠魁卽告化，供認隨同滋事，毆戮女洋人不諱。

李長根卽呂長根，供認在三山村，將路過之黃教士共毆致斃不諱。

陳麻子卽老三，供認在道署前用槍戮斃洋人不諱。

老范卽范來興，供認隨同毆斃吳令之幕丁不諱。

鄭榮芝卽鄭榮繼，供認在三山水口廟，將伴送黃教士之人共毆致斃不諱。

鄭桂生，供認與鄭榮芝等，將伴送黃教士之人共毆致斃，並分得攫取洋銀三元不諱。

徐攀英，係衢州鎮巡捕，當亂民滋事之際，攔阻喻鎮發兵彈壓。似此坐視不救，以致釀成巨案，法無可貸。

章龍熊卽阿牛，係團勇，因在道署前殺害洋教士，旋經敖鎮拿獲，訊明先行正法，具報在案。

許金魁係團勇，因搶得教堂洋四百元，並在道署前隨同殺害洋人一名，旋經敖鎮拿獲，訊明先行正法，具報在案。

以上十五名內，除章龍熊、許金魁二名先行正法外，其餘羅楠等十三名，均係倡亂禍首及呈兇戕官、殺害教士與臨時坐視不救，情罪最重之犯。

程夢熊，係已革守備，在道署管帶團勇，戕官殺害教士，均不能竭力保護，且據供認，所帶之勇，實亦難保無隨同滋事之犯，咎無可辭。

薛文貴，係已革遊擊，鮑道令其招勇，隨同守城，情形與程夢熊相同，亦咎無可辭。

程豫，係已革文生，充當團董，戕官滋事，雖未動手傷人，第均在場目覩，咎無可辭。

魯德彪，係充保甲局巡丁，吳令等被戕，該犯雖未動手行兇，實係在場隨聲附和。且據供，有人檢拾水煙袋一支，交給伊手。顯有乘便攫取情事。

崔元浩卽守灝，係已革歲貢，充衢防局董，戕官鬧教，均各在場，不能諉爲不知。且據供認，將縣署錢糧門丁之子張懃子，由鄭良佐家內拖送府署被殺。似此隨聲附和，咎無可辭。

湯少伯，係開廣貨店人，吳令與家屬、幕丁等被戕，該犯雖未供認下手行兇，實係在場隨聲附和。

周望卽周旺，係已革附生，充團董，供認劉姓分給教堂洋七十七元零。

邵金榮卽蔡家牙兒，係鞋匠，供認聽從羅楠糾邀，隨同打毀教堂門窗，用木棍毆官。

徐鴻福卽朦朦亮，係鎮標兵丁，供認在途將教堂牛隻牽回，賣洋八元。

徐鈺堂係西安縣工房清書，供認當時吳故令之妻交伊金葉子四十兩，將和尚少爺接出，旋經繳還，侵吞金葉子八兩五錢，並無戕官鬧教情事。

羅道樑卽老四，綽號袋皮少爺，報捐從九職銜，係故提督羅大椿之子，供無隨同戕官鬧教情事，亦無質證。惟平日浮蕩不肖，濫交匪人，不受家庭約束。

以上十一名，或在道署管帶團勇，或充團董，當時戕官殺害教士，均不能保護約束。或充書吏、兵丁，或係手藝營生，各自在場附和及牽賣牛隻、侵吞本官財物。或濫交匪人，不知檢束。均均〔一〕係情罪稍輕之犯。

黃言七卽黃德興，係木匠，據供教堂被毀後，伊赴堂內携取木板兩塊、板橙一條、茶碗一只、洋鐵格漏兩段，並未隨同滋事。

張德標，係賣草藥行醫，據供小女孩在井旁檢得教堂小瓢叉子、洋鐵水管各一件，並未隨同滋事。

嚴高祥，係撐船爲生，據供見常山下來有兩個洋姑、一個小洋人，至衢州西水亭門，均被團練殺死。伊赴崔桂和船上，拿了手巾兩塊、白洋絨小衫兩件，並未隨同滋事。

孔裕濼，係西安縣工書，據供因教堂被毀後，伊經過進內，在地上紙堆中，檢得洋兩元，並未隨同滋事。

以上四名，均未隨同滋事，僅止事後乘便，攫取教堂板片等物，爲數甚微，情節較輕。第既貪小攫取，究屬不合，自應量予懲處，以儆效尤。

許老三卽許金潮，據供伊與村人殺死土匪一名，在其身邊搜得大洋二十元、小金洋兩個，大洋俵分，小金洋伊自換錢花用。水亭門路過洋人係在逃之船戶陳老三殺害。等語。擬俟提到陳老三質明辦理。

鄭四四，據在案人證杜顯名等僉稱，係首先搶毀教堂之犯，因在城上業被土匪開槍放傷斃命。

以上二名，除鄭四四業已身死外，許老三一名，請俟飭提船戶陳老三到案質明辦理。

鄭鐸卽鄭連生、王德鏢卽王品三、吳序卽吳子良、邱老五卽如玉、戚忠宜卽忠義、夏狗卽葉夏狗、鄭小賊卽金蘭、崔桂和、嚴元茂、龔勇林、孫嵩鳴、周至發、祝金波、劉宗耀、葉乃美、鄧和發。

以上十六名，係英領事照會指名飭拿到案，雖據訊均非在場滋事之人，難保無狡供避就情弊，擬請

俟結案後，另再核奪稟辦。

徐德勝、王觀瑞、柴世林、鄧寶勝、徐炳根、鄧樹貴、葉繼榮、吳金高、祝林標、楊振彪。

以上十名，均係鎮標練兵，在道署當差，該練兵之保護不力於鎮道之辦理不善，訊未隨同滋事，應先發回保釋。

程靄如、項呆大、葉海根、吳金根、杜顯名、鄭良佐、江錫林、晏老海、江金有、李老三、崔源春、江得榮、毛利傑、徐小樟、錢德富、徐照棠、周延壽、羅金榮、周春壽、姜良玉、姜定璠、王老鼠、陳林林、貴樑、徐招弟、葉金標、李雙林、袁羅羅、祝金鰲、胡倫福、陳金標、邵天祥、徐國臣、徐生根、聶開雲、林貴、徐波、周清係吳令門丁，陳湧係吳令跟人，葉炳係縣差。是日與周清等均跟吳令出門。

以上四十名，業經訊明均係無干人証，擬請先行發回西安縣，取保釋放。合併聲明。

(外務部檔)

九四八 袁世凱爲覆陳恩縣夏津兩令實跡事致行在軍機處電

光緒二十七年二月三十日(一九〇一年四月十八日)

行在軍機處鈞鑒：宙恭奉豔電諭旨，伏讀欽遵。案查恩縣、夏津縣皆毗連直境，拳匪出沒甚夥，防範本難。署恩縣秦應遠素性迂拘，辦事稍形竭蹶。計該境內民教被匪擾掠者二百數十戶，被傷害者

十八名。迭經嚴加申飭，後亦悔悟，曾獲匪犯數名，分別懲辦。龐莊大教堂賴以始終保全，並護送西人十七名平安出境，自亦不無微勞。署夏津縣屠乃勳柔懦觀望，始亦禁匪不力，該境內焚掠案件頗多，美教士何家屯房產實被搶掠。自經一再申飭，始知愧奮，緝獲匪要數人，嚴加懲治，被擾教民，均已妥爲撫恤，亦屬尚知補過。該兩令雖無仇教庇拳確據，而貽人口實，事非無因。惟業經撤任，能否稍從未減之處，事關大局，非世○所敢擅請。謹據實覆陳，伏乞代奏。袁○○叩。卅。印。加急。

(山東巡撫衙門檔)

九四九 著設立督辦政務處並著奕劻等爲督辦政務大臣事上諭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初三日(一九〇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初三日，內閣奉上諭：上年十二月初十日，因變通政治、力圖自強，通飭京外各大臣各抒所見，剴切敷陳，以待甄擇。近來陸續條奏已復不少，惟各疆臣、使臣多未奏到。此舉事體重大，條件繁多，奏牘紛煩，務在體察時勢，抉擇精當，分別可行、不可行，並考察其行之力不力。非有統漚之區，不足以專責成而挈綱領。著設立督辦政務處，派慶親王奕劻，大學士李鴻章、榮祿、崑岡、王文韶，戶部尚書鹿傳霖，爲督辦政務大臣。劉坤一、張之洞亦著遙爲參預。各該王大臣等於一切因革事宜，務當和衷商榷，悉心評議，次第奏聞。俟朕上稟慈謨，隨時更定，俟回鑾後切實頒行，示天下以必信必果、無黨無偏之意。其政務處提調各官，該王大臣等務擇心術純正、通達時務之員，奏請簡派，勿稍

率忽。此事予限兩月，現已過期，其未經陳奏者，著迅速條議具奏，勿再延逾觀望。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上諭檔)

九五〇 崑岡等奏爲第十次呈報在京各員及家屬殉難清單摺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初六日(一九〇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留京辦事大臣·大學士·臣宗室崑岡等跪奏，爲續據第十次呈報殉難官員、家屬情形，開列清單，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

光緒二十六年九月初四日，接奉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二十一日奉上諭「上諭見前——編者」。臣等已於二月十六日，第九次奏請恩卹在案。茲續據該殉節諸臣家屬呈報，及各衙門咨報各官員等名口數目，分繕清單，恭呈御覽。應如何加恩之處，出自聖主鴻施。嗣後如再有續經呈報者，仍由臣等隨時奏聞，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十六日奉硃批：另有旨。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附件：崑岡等第十次呈報在京各員及家屬殉難情形清單

謹將第十次續報殉節官員、家屬等，繕具清單，恭呈御覽。

計開：

正白旗漢軍咨報：驍騎營營總·礮營副營總·副參領兼中公中佐領松鶴，驍騎營副令官·五品頂戴·驍騎校用·領催文森，文案當差·六品頂戴·領催松弼，領催雙奎，印務筆帖式·領催廣義，印務筆帖式·馬甲榮山，署佐領·驍騎校瀛緒，驍騎校連桂，常浩，銘綸，馬甲奎秀，廣喜，寶庚，永需，長安，李忠，春元，得林，興順，福貞，文芳，文普，世達，黃培，長貴，普英，王錫祿，文華，德本，春倫，成佑，奎秀，順立，志亨，志隆，錫榮，恩順，連敬，礮手恆安，國安，承萬，敖爾布吉恆，玉森，善溥，盛鏃，養育兵長清，得隆，得保，明增，成林，福祥，寶瑞，恩佑，閑散世瑞，承英，存德，延齡，錫光，寶忠，德虎，奎福。以上共六十一員名，均於上年七月二十日，隨同驍騎營礮隊駐紮東直門，敵兵攻城，接仗陣亡。等因。

六品頂戴·虎神營委隊官·馬甲長海，於上年七月二十一日赴官馬號點名，突遇敵兵，力戰陣亡。馬甲春明，於上年七月二十一日在西華門駐紮，接仗陣亡。等因。

領催長貴、維綺、松山，馬甲連興並子女二名，馬甲全福、夏德陞、長明、德順、慶隆、廣全、廣永，技勇兵瑞齡，養育兵佩忠，孀婦朱氏、金氏、鄒氏、趙氏、李氏、李氏，孤女大姐，均居住東直門一帶，上年七月二十一日京師失陷，聞警自盡，遇敵中鎗殉節。各等因。

步軍統領衙門咨報：步軍校兼雲騎尉文通，於上年七月二十一日，在東安門與敵兵接仗陣亡。等因。

東便門門千總·雲騎尉慶餘，於上年七月二十日，在門值班，與敵兵接仗陣亡。等因。

委步軍校勝喜，七品·領催雙喜，南營西河汛候補外委·馬兵孫國瑞，技勇兵常有、隆祥、萬昭，均於上年七月二十一日，在廳值班，奉派看差，因公被敵兵鎗傷身亡。等因。

左營東便汛候補把總·戰兵王壽、李永福，馬兵梁坤、張得興，均於上年七月二十日，在東便門外官廳前陣亡。等因。

南營外委聞廷標、王灝，北營外委高玉，左營外委常存，左營河陽汛百總郭立奎，左安汛管隊張海，東便汛管隊金松林，候補把總·馬兵王洪銘，馬兵彭玉恩、金祥，戰兵李逢春、戴永福、彭玉德、彭玉堂、孟祿，守兵王政樞、劉永安，均於上年七月間京城失陷，被敵鎗傷身亡。各等因。

東便門門領隆勳之子媳姜氏同伊子銳喜，於上年七月十九日，被敵兵鎗斃身亡。等因。

北營都司徐鎮邦之妻馬氏、伊子徐守和、女拴姐並伊姑母韓徐氏、表弟業維麟、妻全氏同伊子業庫兒、女順姐、妻妹王馬氏同伊子王四兒、女潤姐、雇工劉氏，均於上年七月二十一日，在德勝汛都司署內，被敵兵鎗斃殉難。等因。

鑲藍旗滿洲咨報：候選筆帖式玉昆同伊父領催聯興、母林佳氏、妻李佳氏、胞弟玉崗、弟妻方佳氏並妹一名、子二名、姪女一名，共十名口，又佐領文瑞、伊子驍騎校全茂、護軍校全祥，均於上年七月二十一日敵兵入城，聞警自焚殉難。等因。

鑲黃旗滿洲咨報：護軍崑連，於上年七月二十一日，在東華門打仗陣亡。等因。

閑散榮華呈報：伊父委護軍參領兼十處練兵營總玉山，於上年七月奉令駐紮天安門，二十一日與敵兵打仗陣亡。等因。

翰林院筆帖式錫璋呈報：胞弟驍騎營礮手·馬甲錫秀，於上年七月奉令守城，二十一日與敵交戰，中鎗陣亡。等因。

健銳營咨報：工程隊營總·委前鋒參領銜·前鋒校榮春，於上年七月二十二日，在前敵打仗陣亡。等因。

戶部主事趙曾棟等呈報：姻親涿州附生譚昌祺，於上年七月二十一日聞京城失陷，卽懷藥哭諸聖廟，憤不欲生，至二十二日仰藥殉難。等因。

前兵部主事張濂呈報：嫡堂兄張灝，於上年七月二十一日洋兵攻陷京城後，復西攻良鄉縣城，遇敵不屈，被鎗殉難。等因。

鑲紅旗滿洲咨報：光祿寺庫使錫麟，於上年七月二十二日聞警，率同伊子工部筆帖式榮煥、妻關佳氏，自盡殉難。等因。

正黃旗漢軍咨報：候補中書·文舉人陳廷勳，於上年七月二十二日聞警，同伊妻祖氏、子陳世錡、妾馬氏、妹四姐，全家自盡殉節。等因。

正白旗滿洲咨報：技勇兵鳳山呈報，上年七月，鳳山隨扈至陝西，於十二月二十七日回家，知母常氏，胞兄前鋒·藍翎長鳳連，胞嫂祥氏，胞弟·閑散鳳來、鳳林，胞姊、胞妹，闔家七名口殉難。等因。

吏部主事王闊城呈報：同鄉國子監算學生李駿勳，於上年七月二十六日敵兵入寓，義不屈節，被鎗轟擊殉難。等因。

正藍旗滿洲咨報：驍騎營隊兵維翰呈稱，伊父理藩院筆帖式錫林，因京師變亂，被鎗擊斃。祖母愛新覺羅氏並胞妹，隨即自縊殉節。等因。

正紅旗滿洲等衙門呈報：二等護衛德壽之妻瓜爾佳氏、順天候補縣丞蔣士楫之長女秀林、俞壽慈之使女一名，均於上年七月二十一等日京城失陷，自盡殉節。等因。

順天府等衙門咨報：雲騎尉·南營把總徐振聲之妻胡氏、子徐毓鈞、女徐氏，民人龔王氏、龔李氏、驍騎校慶海之子全福，五品頂戴·公中佐領用·驍騎校伊克坦布之妻趙氏，民人李銳之本生母鄭氏、弟李鐸、伯父李鳴文，均於上年七月京師變亂，鎗斃、仰藥各殉難。等因。

貢生宜翰呈報：伊父起居注委署主事·筆帖式文錫，於上年七月二十一日，聞警自盡殉節。等因。

鑲藍旗蒙古咨報：領催文升呈報，伊母張氏、妻全氏、妹一名、子榮桂、女一名，共五名口，均於上年七月二十二日，聞警自盡殉節。等因。

內閣中書昌榮呈報：伊長女、次女並子媳勳舊佐領來振之妻胡佳氏三名口，均於上年七月二十一日，聞警仰藥自盡殉節。等因。

九五一 崑岡奏爲翰林院衙署被焚請款辦公事摺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初六日（一九〇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大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奴才宗室崑岡跪奏，爲衙署被燬，籌設公所，需費孔殷，懇乞飭部撥款，以濟要公，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自中外失和，奴才翰林院衙門，於上年五月二十六日已被洋人焚燬佔據，僅將堂廳兩印冒險取出，案件無存。彼時業將一切情形奏明在案。旋借正黃旗官學辦公，七月後，該學亦被洋人佔據。嗣在柏林寺租房兩間，暫設公所辦理文件，印信仍存奴才宅中。奈寺廬逼仄，勢有難容；印信久寄私宅，殊不足以昭慎重。現值時局漸定，事件日繁，整理庶務，諸需籌措。奴才已與管學大臣徐郵商定，暫借正紅旗官學爲奴才衙門辦公之所，安置印信及接見編檢各節，統歸該處辦理。且教習庶常館，五月後亦被洋人佔據，該館向歸奴才衙門兼理，擬亦暫行合併。查該官學屋宇仍舊，器具多缺，況衙署與學舍不同，諸須更造添置以及奏繕摺件、往來文移，廳員當月供事、隸役飯食薪紙，統計各項，需款頗鉅。奴才衙門向無辦公經費，平時本極拮据。光緒初年，前大學士寶鋆掌院時，曾以經費無出，募外省官吏捐有款項，歷年節省支用，尚餘二、三百金。去春以辦公竭蹶，本擬請款，事變猝起，未及舉辦。今並付諸一炬，尺椽寸土，俱無一存。現籌備一切，事同創始，更爲無米之炊。

查吏部去冬，曾以整理衙署，請撥款二萬金，奉旨允准。今奴才衙門事雖較簡，而憑藉無基，與各

部院不同，需款尤急。擬請聖明俯念奴才衙門職司攸關，辦公無地，飭下戶部撥銀五千兩，爲奴才衙門設立公所之費。如蒙俞允，奴才卽行知戶部，照數支領，樽節動用。俟時局大定，建立衙署，奴才再督飭辦事翰林官設法通籌。

所有衙署被燬，請款辦公緣由，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施行。

再，掌院學士臣孫家鼐現在行在，是以未經列銜。合併聲明。謹奏。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十六日奉硃批：依議。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九五二 崑岡等奏報京師貢院被毀情形片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初六日(一九〇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再，京師貢院，每屆鄉、會試年分，均由順天府先期修葺。此次猝遭兵燹，尤應豫爲籌備。正擬行查核辦，卽據順天府文稱，貢院房宇號舍，十毀八九，業經附片具奏。所有本年順天鄉試，自與外省情形不同，將來洋兵退後，能否及時修復，舉辦科場一切事宜，尚難遽定，應俟屆期奏明辦理。謹附片奏聞。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九五三 薩保奏報省外六城被難及籌辦安撫情形摺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十二日（一九〇一年四月三十日）

奴才薩保跪奏，爲黑龍江省外六城被難雖有輕重，安撫均不能已及奴才籌辦情形，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

竊查江省外六城二廳，惟通肯未甚蹂躪。緣該城係屬新設，尚未成局，兵燹自輕。呼蘭、巴彥蘇、綏化廳素爲財賦之區，幸賴該副都統倭克津泰等力持危局，轉危爲安。但鬍匪倚山爲巢，時出搶劫；俄兵出巡，搜查槍械；棍徒借端串擾，致屯戶有全家被害之事。因緣謠傳，不免人心搖動，多有誤事。奴才遂一面咨會倭克津泰詳查辦理，一面出示曉諭，旋即安定。此通肯、呼蘭二廳之情形也。

墨爾根各旗民，當時聞警逃散，經該副都統博棟阿招集，現多復業。惟屬各站及當大道各屯堡，較爲困苦，已分別設法撫綏。其餘鄉屯，均照常耕作矣。布特哈各旗，向以打獵爲生，近來亦重農事。除正白旗各屯堡另獲賑濟外，他旗不當大道，未被兵災。惟衙署被焚，祇好從緩興修。此布、墨二城之情形也。

呼倫貝爾居內興安嶺之西，當鐵路之衝，向無城垣，除衙署外，僅商民數十家，本地均游牧爲生。去歲俄兵入境，佔居房舍，至今未退，多不敢歸。現已設法招商，將來俄兵退出，即可照常辦理。黑龍江卽愛琿被難極慘。去歲六月二十二日，華民在海蘭泡卽俄鎮布拉廓爲式親司克，貿易營生六千餘

人華民，俄均驅之過江，至江邊忽行殺戮，浮水逃者僅六十餘人。並江東七十餘屯，亦不留一人。浮屍蔽江，水爲不流，真慘不忍言。破城後，復將城中官廨、民舍、神廟、祠宇及村屯、驛站焚燬一空。故該城旗民均逃至省垣。現屆春仲，正農民下種之時，乃不許愛琿人民歸鄉，致數萬生靈，無有歸期。奴才派員與俄辨論再三，略有轉機。惟江東各屯及近俄界與大黑河屯尚未允許，然附近該處宜於耕種之地，實居全境三分之一，若非我朝廷電達俄國外部，則衆民終歸失所。即令一律允還，其修房、種地以及重立衙署、規復舊制等事，非有鉅款，萬難措置。此呼倫貝爾、黑龍江二城之情形也。

此外各金廠官私物產，均被俄人焚燬無遺，漠河受害尤甚，殺戮亦慘。外六城除通肯較輕外，愛琿則一片焦土，呼倫貝爾、布特哈、呼蘭、巴彥蘇蘇、綏化各城廳、衙署、官房及公家之積多被焚劫，輕重不等。民間雖未大遭塗炭，亦多由土匪燬掠。以上被難雖有輕重，而撫綏均不能已。現在難民寄居省垣各村屯者，約十萬餘人。當可支持者十分之三，日久亦難糊口。極貧之戶十之六七，賣妻鬻子，啼號不絕。奴才於去臘設法點綴，奈再四羅掘，終屬杯水車薪。若遠呼將伯，即能如願，亦屬緩不濟急。況人數衆多，爲日甚長。繞室徬徨，難安寢饋。本省人員，亦均束手。

奴才遂一面飭分省試用縣丞朱堯佐邀集同志，設法勸捐，試辦義賑。一面安置難民，或指任閑地耕墾，或資薦鐵道傭工。現義賑開辦已一月有餘，人心稍定。因華俄並勸，俄人並有捐助大宗米石者。又恐賑難持久，奴才現又設法平糶，相輔爲益。若賑至麥秋，庶民困稍蘇，惟能否辦到，尚難預必。

所有各處被難，現就安撫，奴才籌辦情形，謹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硃批：知道了。仍著妥爲撫恤，毋任失所。

（軍機處錄副奏摺）

九五四 整保奏請擬借洋款應急片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十二日（一九〇一年四月三十日）

再，江省庫款凡歸鎮邊軍餉者，另存一庫，由將軍專委糧餉處經營。其舊制俸餉等款，仍歸銀庫主事掌管。上年俄兵進城，將練餉、兵餉及各雜款銀錢，並軍械、軍裝、火藥庫、軍器庫及一切官物，或用車拉運，或派兵看守。旋經各司旗乘其不備，將銀庫存款六萬八千兩零，漏夜拉出，交各旗分投密存。因公需用，隨時提動。惟數月以來，各城均指此款點綴，無論如何撙節，終屬日形其絀。且以後出款浩繁，若不急籌接濟，轉瞬卽憂涸轍。所以奴才有擬借洋款應急之請也。理合附片陳明，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硃批：知道了。

（軍機處錄副奏摺）

九五五 丁振鐸奏報滇省近日洋務情形摺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十二日（一九〇一年四月三十日）

兼署雲貴總督·雲南巡撫臣丁振鐸跪奏，爲密陳滇省近日洋務情形，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滇自去夏法領事方蘇雅驀運軍火，激憤滇民，致有焚劫教堂一案。旋因北直拳匪肇釁，該領事、教士人等全數離滇，臣與藩司李經羲嚴飭地方文武，保護平安出境。以故方蘇雅雖含忿思逞，而同去之法員、教士人等，均不以方領事爲然，該國外部亦尚〔嘗〕告知駐法出使大臣裕庚，電滇致謝，歷經電、摺馳陳在案。

自北事糜爛，邊情震動，英緬惟於彼境設備，尚無意外舉動。惟法人橫狡實甚，河內總督都梅素存仇視吞噬之心，視見方蘇雅困留滇省，即以大隊法兵臨界，聲稱即日振旅入滇，救護方領歸國，就勢剿滅強民。即法之外部亦復輾轉馳電，以此威脅。嗣見方領率法員二十餘人平安出境，都梅知法外部無立即攻滇之意，無可施展，然仍不免爲方蘇雅危言聳激。又見滇邊戒嚴，民情騷動，意在乘間搆釁，以尋攻戰，藉逞所欲。日夕於越南邊界增兵，修壘築台演礮，並分道驅役土司開路設卡，屯糧運械，並力經營，警耗日至。臣與藩司李經羲密議，彼強我弱，饜械兵將，事事不敵；邊地遼闊，道路紛歧，處處皆可竄入，節節難以周防。而三池會痞游匪均思伺隙而動，若徒逞滇民無知之憤激，先自發難，外患與內釁相牽，必致迫於兼顧，支柱益艱。計惟有力盡其在我，害防於未形，督飭文武將吏，一切鎮靜防範，妥密籌布。先以力靖內訌爲主，查辦生事匪徒，急則治以刑威，緩則設法解散，沿邊接壤，禁飭加嚴。姦究既不先滋擾，外人尚無可藉乘。半載以來，人心漸定，大勢賴以粗安。

去冬十一月間，據臨安開廣道劉春霖疊次密電暨河口對汛探報：方蘇雅與都梅定議，即日帶領法兵數大隊，逕入滇省，分駐各處，名爲以兵力自衛，保護路工，實則仗此威勢，勒索臨蒙租界，佔圖各種

礦產。並揚言如滇省兵吏妄行攔阻，卽照行軍辦法，佔據地方駐兵。彼時滇越照會不通，此耗雖僅出之越邊五圍法兵官及洋關辦事英人從旁傳說，未可遽信爲實，而察知越邊兵隊紛集，其勢聲儼將壓境。滇省地方紳團，懾於北事，久懼法兵尋仇報復，又恐藉此突人，竟圖佔據瓜分，惶駭萬狀。弱者紛紛遷徙，行李幾至不通；强者聯結里黨，卽欲於法兵入境設伏抵拒，自救死亡。雖疊經出示曉諭，派員開導，而訛言日肆，風鶴皆驚，轉疑爲官府設詞撫慰，益信洋兵內犯，旦夕卽至，其情勢汹汹，較之夏秋滋釁時爲尤急切。臣與李經羲反復籌商，洋情叵測如此，民氣囂張復如此，設方蘇雅果率洋兵逕入，必致釀成巨禍，若不從速消弭，後將挽救莫及，欲俟請旨定奪，既恐重煩宸廑，復虞延誤事機。迫不得已，一面密飭劉春霖等，如果洋兵逕入，務必相機設法攔阻，展緩入境日期；一面逕電全權大臣慶親王、李鴻章，照會駐京法使，婉切開布利害，並以日前保護得力自明，日後保護盡力自任，該領事如仍意在通商權利，萬不可遽以重兵深入，使紳民疑恨日深，滇官無詞開解，致此後交涉爲難，收拾均皆棘手。如必謂華兵保護爲不可信，何妨先聽試辦，果不得力，駐兵亦未爲晚。法使初不遽許，嗣經電文往復，再四切商，始允設法調停。具言該國廷議及越督決計發兵入佔滇境，再議辦法，該使從中竭力維持。惟須派道府大員，於方領事人滇親赴蒙自邊境迎接，並將前事聲明謝罪，方可停止派兵。並云方領事到滇辦理通商各事，援照戊戌三月二十日開辦鐵路文約卽行定章，並按照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照會裕使，該國人及工商產業被燬，應請賠還，如以後再有事端，該國卽當行所當行云云。尋繹該電文意，其言行所當行，仍隱指兵力辦理，其餘語多芒角，甚見凌灼。惟該國既允撤回兵隊，不遽以非理難行之事橫相迫

制，幸免激釀禍端，致礙欵議大局，究屬寬鬆一着。

方蘇雅以前違約估運槍械，致啓滇民疑憤，嗣後堅抗愈甚，不受調停，轉以兵力來滇辦理，一味威嚇滇民，致釀燒搶教堂之案，在彼族平心自問，豈得無咎？乃今以勢力不敵，委曲求全，所請派員迎謝之舉，尚係以文禮周旋，無礙大局。既經全權大臣以爲事當變通，臣祇得查照辦理。近據臨安開廣道劉春霖電稟，方蘇雅已於二月初八日行抵河內，不日即來滇省。臣已飭調署雲南府知府胡泰福先赴蒙自迎護，並會同沿途地方文武，循照約章，彈壓保護，藉聯睦誼。

茲於本年二月初三日，復接全權大臣李鴻章密電，據稱：法使照會，擬辦滇省礦產，已派法員彌樂石赴滇，會同局員妥商一切，不日到滇，請查照辦理，并加優待。另電又稱：滇省去年五月焚搶教堂一案，法使意欲在京議結，查照向章，礙難辦理，應仍請在滇就近查勘，妥爲議結，如牽涉路工、租界，亦祇宜由外磋商。等因。查滇省自去年五月以後，各屬民教齟齬情形皆不甚着重，均已飭派委員會同地方文武，陸續議結在案。其省城牽連被損英國教堂，則去年六月間業經照賠議結。現查未結教案，祇有省城焚毀法教堂三處，係去年五月方蘇雅估運鎗械案內之事。因方蘇雅原開失單過於失實，又意存要挾，急回越南，不肯在滇議結，勢難強其速了。此案並未損傷洋人，若援照歷屆成案，亦無非磋商賠款。惟方蘇雅素性强橫，不容理喻，前此逞忿而去，今復得意重來，其藉勢憑權，多所勒索，固有不待會議而知者。目下和議尚未妥定，彼已突如其來，如必藉事生非，勒索重款，強滇力所決不能行，又復如其臨去所言，立意指擴租界，佔據民間礦產，迫改路工章程，不允則枝節橫生，遽允則噬臍無及。且總理衙

門允派來滇提調洋務之記名海關道朱有基，及續派繙譯委員。主事劉孔訓，不能剋期到滇，方蘇雅辦事躁急，一切調停推磨，誠恐諸多窒礙。臣與藩司李經羲，惟有相機因應，極力維持，能否稍就範圍，不至有意決裂，均無實在把握。惟矢此愚衷，委婉推誠，耐心開解一切，不自顧惜，不敢推諉瞻徇，期於安奠危疆有裨萬一。

所有滇省自去冬迄今洋務一切情形，謹恭摺密陳，仰慰宸廑，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七年四月初四日奉硃批：另有旨。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九五六 李鴻章奏請將縱容妻與子設團之北岸同知陳汝勳革職片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十四日（一九〇一年五月二日）

再，查前據北岸通判張慶平等，以北岸同知陳汝勳，縱容妻、子設團滋事，稟經前任永定河道彥秀，先將該同知撤任，一面詳請查辦。等情。經臣飭據署永定河道竇延馨，查得上年五月間，該同知陳汝勳，因團匪勢燄日張，廳署僻在河濱，難於孤立，任令其子陳升官，在於署旁設立團廠，招集附近村民習拳。團中人類不齊，遂有藉端爲匪者，前後砍殺逃勇三人、過客四人，劫留衣服等件。該同知時在病中，其妻陳周氏匿不以聞。陳升官尚無同謀劫殺情事。提訊固安縣拏獲該團行劫殺人之正犯梁永慶，供詞符合，詳覆核辦前來。臣查北岸同知陳汝勳，身列仕途，應明大義，上年拳匪鴟張，不思設法解散，乃

竟縱容妻、子招集拳民，意圖自衛，以致該團有殺人劫物之事，實屬糊塗荒謬，勢難姑容。

除飭將正犯梁永慶另行懲辦，並嚴拏餘犯務獲外，應請旨將陳汝勳即行革職，以儆官邪。仍責令約束妻、子，不得復滋事端，致干嚴咎。理合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奉硃批：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九五七 李鴻章奏請將充當團首之武舉武成傑等斥革片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十四日（一九〇一年五月二日）

再，上年拳匪鴟張，深州教民受害之慘，甲於省南。其兇暴殘忍者指不勝屈，而尤以武舉武成傑、尹成考及僧人滿功為羣兇之首。現據被害家屬紛紛指控，武成傑等均已遠颺，亟應斥革拏辦。據署深州直隸州知州吳燾查明，武成傑係同治癸酉科武舉，尹成考係光緒丙子科武舉，稟請奏革前來。應請旨將武舉武成傑、尹成考即行斥革，以便嚴拏歸案究辦。理合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奉硃批：著照所請。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九五八 徐會灃等奏為據情代奏順天府紳民二次呈請回鑾事摺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十六日（一九〇一年五月四日）

兵部尚書兼理順天府兼尹事務臣徐會灃、留京辦事大臣。順天府府尹臣陳夔龍跪奏，為二次據呈

續請迴鑾，籲懇天恩，即日降旨，以順輿情而維大局，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據順天府治中王夢齡、大興縣知縣謝錫芬、宛平縣知縣范履福、經歷邢兆英等會稟：據順天神商士民朱樑濟等呈稱，職等於上年九月間呈懇據情人奏，籲請皇太后、皇上迴鑾，當蒙代奏在案。自冬徂春，倏經半載，現值和局已定，盼澤尤殷，車駕一日未還，即瘡痍一日不復。職等世居畿輔，托業京城，不憚再三之請，爲此叩乞俯准，據情人奏，早日迴鑾，非特畿甸生靈同蘇困苦，且以慰天下臣民之望。等因。

臣等伏查，上年九月間，該紳商等具呈籲懇迴鑾，當經據情專摺入奏。奉旨留中。欽此。小民愛戴之忱，計邀聖明洞鑒。現在和局業已大定，德、法之兵前經西去，旋即遄回。獲鹿、正定一帶舊駐之兵，亦已全數撤回。刻由全權大臣與各國使臣會商賠款，該使等所索兵費數目，聞截至西七月初一卽中五月十二日爲止，但籌出有着之款，各國卽便撤兵。該軍隊等久役思歸，斷不能常駐京師，此理實可深信。伏讀上年閏八月初六日詔旨，原有事定後取道河南回京之諭。上月特詔吏部尚書敬信馳赴行在，考察京師地面情形。皇太后、皇上駐蹕西安，未嘗一日忘懷京畿，臣等同深感戴，而該紳民等心切瞻就，若有迫不及待之勢，係屬實在情形。既據一再敦請，臣等何敢壅於上聞。謹照錄原呈恭呈御覽，可否先將迴鑾日期宗示中外，俾慰天下臣民之望，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所有二次據情代奏緣由，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軍機處錄副奏摺)

九五九 端方奏請將疏防燕子礮教案之署知州劉鼎臣革職摺〔一〕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十八日（一九〇一年五月六日）

護理陝西巡撫·新授湖北巡撫奴才端方跪奏，特參疏防釀案之地方官，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

竊陝省各屬多有教堂，屢經奴才凜遵諭旨，三令五申，飭令力加保護。各州縣頗能仰承德意，用保無虞。甯恙州屬之燕子礮地方，界連川、甘，去城較遠，民情向來浮動。去歲五六月間，有西教士郭西德在彼傳教，維時津沽拳教已啓釁端，該地正當通蜀要衝，謠言頗重，而教民又因斂費苛派，百姓益形不服，起與爲難。一時附和者多，致斃西教士郭西德一名，僕從、教民數名。署知州劉鼎臣聞信前往彈壓救護，事已無及。稟經奴才批司將劉鼎臣撤任，一面飭令該管地方官，速緝正兇，議給卹款，勒限了結。此案現已緝獲在場匪犯數名，其撫卹一條，復由各印委員弁與城固縣教堂拔士林往返面商，當可漸有頭緒。署知州劉鼎臣，處此衝邑，平日教士來往，均能保護，並無別項齟齬情形，燕子礮距州甚遙，事起倉猝，救護不及，自係情有可原。但當謠詠紛起之時，陝屬教堂林立，各州縣皆能實力保護，轉危爲安，獨甯恙州首釀（巨）案，彼此相較，署知州劉鼎臣防範不力之咎，實屬難辭。相應請旨，將前署陝西甯恙州知州·候補知縣劉鼎臣卽行革職，並拔去花翎，以爲疏防釀案者戒。

除移交護撫臣嚴催地方官，趕將此案議結再行奏明外，謹會同陝甘總督臣崧蕃恭摺具陳，伏乞皇

〔一〕此件爲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義和團檔案史料》所收同日端方片之正摺。

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奉硃批：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九六〇 黃曾源奏陳宜速定回鑾日期摺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一九〇一年五月七日)

山東道監察御史臣黃曾源跪奏，為籲請速定迴鑾日期，以靖人心，以維大局，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自洋兵入城，乘輿西幸，舉國皇皇，罔知所措。臣坐困危城，體察情勢，知彼族原無仇我之心，而人心漸有不可收拾之勢。謹就耳目所及，為我皇太后、皇上陳之：

臣聞上年七月十九夜，聯軍游騎自水關入，二十日大隊繼至，以爾日情形而論，豈難壁我九門？乃當師徒撓敗之餘，隨扈將士，猶得按轡徐行，雖邀福於九廟之靈，亦可見與國與寇盜不同，今事與古事迥異，此其可信者一也。西人視宮殿最重，其他則不在此例。我出使大臣初至彼國，彼率以其主所乘之車馬來迎，於是離宮別館，次第游行，初未視為禁地也。今洋兵充斥，獨於午門以內嚴為守衛，不使一兵一卒闌入，此其敬我朝廷、尊我君上，可信者二也。洋兵入城後，惟扼蘆溝橋以守，初未分兵出擾也。迨懷柔戕官，黃村小紅門義和團蠢動，謠言四起，於是洋兵以剿團為名，畿輔糜爛矣。然正定之兵，猶未踰固關一步也。凡兩國交戰，及其罷兵而修好也，彼此互退，斯為軍禮。彼退我進，是謂跟追。劉光

才未諳西例，幾致決裂。然我軍一退，彼卽不復前進，此其無挑釁之心，可信者三也。使館設在都城，各國之通例也。卽或再建新都，亦難拒其來使，現已重門洞開，又復引之深入，實爲非計。而且鑾輿巡幸，萬衆觀瞻，儻必待外國陳請而後迴鑾，尤非所以肅天威而崇國體。凡此皆宜仰煩聖慮者也。

顧臣猶有所慮者，人心狡詐，至今已極。去歲拳民肇釁，率以仇教爲名，宜其與外人勢不兩立也。乃當洋兵入城以後，向之習義和拳者，又復爲洋人服役，搜括閭閻，滋擾鄉鎮，大都若輩導之。而其尤甚者，竟有外人爲我守護，而我之官役，因而監守自盜者，內庫已然，竊恐官廷當差人等，難保不從而效尤。又況畿輔各州縣，雖經奉旨解散團衆，而爲義和團者，習於殺人放火，不自以爲非，作奸犯科，且託於忠義，不申左道之誅，幾忘妖言惑衆者之干犯國紀。現在和議已成，洋兵將退，設有巨奸大猾，從而煽動，朝廷鞭長莫及，難保不別生事端。是乘輿一日不還，畿輔之人心一日不靖。聖慈已溺已飢，豈忍百萬生靈荼毒而不之恤耶。

然使長安可以久居，臣亦何容過慮。微論陝西荒歉，在在堪虞，而列國邦交，必索和好確據。儻因迴鑾稽遲，事機中變，海疆各省，必不能敵列國之兵，卽使井陘可守，亦恐財賦中阻，立形坐困。故以今日情形而論，迴鑾尚可以自立，不迴鑾必不可以偏安。伏維我皇太后蕩平粵匪，手定天下，皇上聖明天縱，至孝至仁，中國雖甚貧弱，金甌無缺，何難內修國政，外固邦交。似宜速定迴鑾日期，頒告天下，既慰萬民瞻望之私，並示列國以不疑之大度。庶幾和議益堅，人心大定，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臣生長海疆，頗知彼族情形，近復以所親見者證厥所聞，益覺此中機括確有可信。身爲世僕，受國

厚恩，用敢披瀝上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軍機處錄副奏摺)

九六一 夏毓秀奏報聞警前赴晉省整飭營伍及剋期仍回防次摺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一九〇一年五月七日)

總統川軍·湖北提督·利勇巴圖魯奴才夏毓秀跪奏，爲聞警赴省整飭營伍，剋期仍回轉韓侯嶺防次，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於本月初七日，接據山西巡撫臣岑春煊電稱：軍情緊急，方軍由娘子關潰下，前撥川軍五營，已派進紫測石驛、芹泉驛一帶，囑奴才帶營星夜赴省會商，韓侯嶺交提督丁鴻臣防守。等語。奴才愚昧之見，以洋兵入晉，牽制和局，派川軍五營進紮前敵，誠恐輕舉債事。自聞警報，既不敢坐觀貽誤，又不敢擅拔防營，當即呈明軍機大臣，酌帶親兵二百名，馳赴晉省詳審情形。奴才於三月初九日由韓侯嶺防次起程，十三日抵省。仰仗天威，洋兵已退紮直境獲鹿一帶，祇民心驚惶，潰勇乘間搶掠。奴才熟商撫臣岑春煊，欲禦外侮，當先除內患。已飭各營查拿嚴辦，免致勾結蔓延。值此和議將成，洋兵一來一往，關係大局，在我委曲求全之意，相機因應之宜，營哨各官恐難深悉。奴才於本月十九日逕赴壽陽一帶，將前撥川軍五營詳細訓導，嚴加約束，冀能皆知大體，無任妄開釁端。並令恪守營規，慎勿效尤潰勇搶掠地方，有負朝廷養兵衛民之至意。奴才整飭營伍後，卽由東路回防，以重職守。

所有聞警赴省，剋期仍回韓侯嶺防次各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奉硃批：知道了。仍著勤加訓練，認真約束。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九六二 顏其慶爲英領事至縣查看保護商教膳黃事申洋務局文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二十日（一九〇一年五月八日）

署處州府麗水縣爲申報事。

案奉憲飭，各國洋人游歷內地，認真保護，將入境出境日期報查。等因。歷經遵辦在案。茲於本年三月初十日酉刻，奉本府傳諭，以奉道憲函示，英領事務因前頒保護商教上諭有無實貼，須至卑縣查看。等因。遵查保護商教膳黃，已於二月二十八日奉頒到縣，當即發交地保，四城張貼，計十四處。其府縣頭門外，均另置板牌一面，糊貼牌上，用油蓋刷，以防風雨剝蝕在案。

三月十二日下午，英領由溫乘舟到處，卑職即將張貼處所開摺交閱。十三日上午，彼此拜往，極爲歡洽。英領事卽於是日四點鐘，開船回溫。卑職派差雇舟，護送至青田縣界。

除將頒給膳黃隨時查護，毋任蝕損外，理合備文申報，仰祈憲臺察核。

除申撫憲暨巡憲外，爲此備由，呈乞照驗施行。須至申者。

右申欽命二品頂戴·督辦浙江洋務局候補道許。

九六三 巡視五城御史爲美兵拔隊德英移兵接駐事咨呈奕劻文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一九〇一年五月十一日）

巡視五城御史爲咨呈事。

前三門外美國駐兵處所，本月二十二日，美國兵拔隊，先移屯於永定門左近處，據言二十五日全隊出都。所有虎坊橋迤西至廣安門一帶，德兵官撥兵二十名，移駐於爛麵胡同湖南館；又撥兵七名，移駐於虎坊橋湖廣館暫行駐紮。至虎坊橋迤東往南至永定門一帶，英兵官撥印度兵二十名，移駐於西珠市口奉天館。近日匪徒造作謠言，以德兵戾止大加搜括爲言，居民紛紛遷徙。御史等連日會晤德提督特樓塔、德兵官格布、英兵官寶羅，與之熟商，再三諄囑洋兵斷不可擅入民房，有礙交誼。該兵官允爲挑選可靠兵隊前來，並遍出告示，有隨時與地方官面商、函商，諸臻妥貼，安分良民斷不至爲洋兵所擾，果有洋兵人宅，准其到洋巡捕房控告。等語。御史等已先期出示，再三曉諭，並嚴拿造言生事之人，市面始安。昨日該兵官等移兵安插妥貼，兵民相安無事。相應咨呈鈞覈查照。

至正陽門內至宣武門一帶，美國撤兵所有地段，亦係德、英兩國兵官移兵分駐，爲數無多，民情亦稱安謐。理合聲明。

須至咨呈者。

右咨呈欽命全權大臣·便宜行事·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事務·和碩慶親王。

（外務部檔）

九六四 巡視五城察院爲英員交還京城地面詞訟事咨李鴻章文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一九〇一年五月十一日）

巡視五城察院爲咨明事。

照得前三門外，英國兵官於崇文門迤南至珠市口抵永定門一帶，暫行駐兵。及二十二日，美國拔隊出都，又於虎坊橋迤東至西珠市口往南永定門城牆一帶，英官撥兵二十名，暫駐於珠市口奉天館內。連日英兵官寶羅約期會晤，據稱擬將地面一切詞訟，移交地方官自行料理。聲明須有辦法章程，以憑信守。本五城未敢擅便，正在咨請核辦間，據英段紳董來稱，英兵官寶羅言，所有交還詞訟之處，或交巡城察院，或交南營將弁，不日照請全權大臣定奪，派員接收。

理合將地面近日情形，咨明貴閣爵大臣。督部堂核奪。須至咨者。右咨欽命全權大臣。便宜行事。太子太傅。直隸總督閣爵部堂李。

（外務部檔）

九六五 崑岡等奏請即擇期回鑾摺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一九〇一年五月十三日）

留京辦事大臣。大學士。臣宗室崑岡等跪奏，爲合詞籲懇定期回鑾，以順輿情而昭宸斷，恭摺瀝

陳，仰祈聖鑒事。

竊臣等伏讀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初三日暨二十日兩次諭旨，仰見皇太后、皇上於根本重地，慎始圖終，權衡至當，何待臣下再三陳請，上瀆宸聰。惟念自鑾輿西狩以來，瞬經數月，京師軍民百萬，西顧徬徨，依戀之忱，岌岌不可終日。至大小商販，雖經陸續開市，其實並未添置貨物，意存觀望，不僅畏懼折閱，但欲探明回鑾遲速，以決商務去留。此等情形，實與都城安危之機大有關係。伏查上年變生倉卒，可謂創鉅痛深，自洋兵麇集以來，雖城闕殘毀，府庫空虛，百姓流亡，闐闐瓦礫，三百年間所經營儲積者，一旦傾倒無餘。論者謂元氣大傷，難於規畫。臣等以爲禍爲福所倚，剝乃復之機。京中制度經列聖締造，矩矱猶存，果使內外大小臣工，仰體上年十二月初十日諭旨，或因或革，或損或益，通變自強，實事求是，中國地大物博，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殷富繁盛，可復舊觀。中興之機，實基於此。

臣等並聞，近以俄約未畫，各國無所效尤，德兵雖強，已允不入晉境。祇以環球互相牽制，轉激成顧全中國之情，亦見各國與我和好之心尚屬可信。全權大臣·慶親王奕劻、大學士李鴻章現與各使續議擴充使館，酌給賠償，及大綱內應辦各事，即責其交還地面，撤退聯軍。現據德使函稱：於三月十三日交還總理衙門，已經該衙門王大臣接收。又探聞各使俟聯軍撤後，雖酌留護館之兵，而爲數無多，均退紮於使館左右。並云：於鸞輿還京，沿途不見一洋兵洋將。此則各使喁喁瞻就之忱，猶似顧全陸誼，其未便自行陳請駕旋，欲將回鑾大計，留待皇太后、皇上宸斷獨伸也。誠於此時定期啟蹕，宣布中外，藉坦示而維繫之，以免各使日久積成干預之思，託詞籲請，許之則有傷國體，却之則適啟猜嫌，於事轉

多窒礙。

伏願聖心獨斷，趁茲月令融和，即日擇定吉期，下詔回鑾。計四月中旬啟蹕，端陽節後，聖駕可以抵京，沿途尚不至有大雨溽暑之虞。如蒙俞允，自當由全權大臣奕劻、李鴻章商令各國，妥定交地撤兵日期，在各使當無閒言。儻或至四月杪洋兵仍未撤盡，不妨於乘輿所經省會之地，暫行駐蹕，飭下全權大臣，責令洋兵速撤，以示萬全。庶天下臣民，咸曉然於皇太后、皇上上保國權、下安黎庶之至意。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臣等無任翹企待命之至。謹合詞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軍機處錄副奏摺）

九六六 俞廉三奏保勞乃宜吳永等片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一九〇一年五月十三日）

再，查直隸吳橋縣知縣勞乃宜，守正不阿，循聲素著。嘗撰有《約章纂要》一書，各省奉為圭臬。其間述教諸篇，議論名通，尤足以昭平義而息爭端。前年拳釁甫萌，該員即詳考拳匪源流，著為論說，刊示直東境內，先幾燭照，可謂識略冠時。又江西調補清江縣知縣。現任萍鄉縣知縣顧家相，學有本源，勤求吏治，於中西政教考察精詳。前年江境築造萍安鐵路，賴該員就近經營監造，妥速完工，盛宣懷亟稱重之。以上二員與臣素無文字往來，勞乃宜調署清苑縣時，臣往返道出保定，均得接晤，並採諸衆論，

證以著述，知之較真。顧家相所治萍鄉，距湘不過二百餘里，見聞尤爲確切。此皆通達時務之才，各蒙聖慈錄用，可期有裨時艱。

又查有直隸候補道吳永，上年奉文催餉至湘，論及時事，激昂感慨，義憤填膺，臣心竊敬之。再詳加考察，洵屬志期遠大，識解明通，理合一併臚陳，以舉原所知之義。可否仰懇天恩，量予擢用之處，出自逾格鴻施。

謹會同湖廣總督臣張之洞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奉硃批：覽。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九六七 靈樁爲口外不靖德國派兵出口事稟李鴻章文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一九〇一年五月十五日)

花翎二品銜·分守口北兵備道靈樁謹稟中堂爵前。敬稟者：

竊德國洋兵燒燬察哈爾軍械火藥，傷斃多命，並自傷斃數人，現正調隊赴口。等情。具稟憲鑒。正在繕發間，適於三月二十六日未刻，接奉憲台六百里排單札飭，以接德國蓋提督函稱，張家口之西與北，有華兵、華民屢次謀害人教之華人百姓，顯有仇敵之念。瓦帥甚不樂聞，故派兵赴岔道與張家口查視，倘實，難免另派隊伍彈壓。等語。令卽確切查明，設法勸阻解散，免生枝節。仍將辦理情形稟核。

等因。

奉此，職道查口外荒僻，向來馬賊土匪出沒靡常。去歲又加以潰兵逃勇勾結一氣，分股竄擾，槍械精良，肆意搶掠殺害。其被擾之家，何分民教？迭經職道行文都統，並嚴札多倫、張家口二廳，督飭汛弁練勇認真防剿暨駐多倫之胡協率兵堵禦勦辦。旋即陸續西竄逃散。其零星潰勇，混迹於土匪馬賊，實亦難免。各人皆有號衣，往往冒充官兵。蓋提督所云華兵，或即指此。現今口外不但無華兵害教，凡遇賊匪警報，地方官無不先行保護教堂。本年三月十八日，據張家口同知沈守誠稟稱：初十日探得有回匪聚集百餘人，在黃土窰子一帶勒索搶擾。復探得鷄鳴驛窰匪百數名，各持快槍，竄入廳境東汛榆樹坪等處擾掠。該廳汛兵無多，稟鎮撥兵助勦，一面親赴各教堂妥爲保護。等情。稟報前來。經職道批飭速督各汛弁兵，合力勦辦，毋任竄擾，仍先設法妥爲保護教堂，毋生事端。惟各國洋人無不惡見我兵，見即槍斃。是以各處兵勇，不得不深藏隱匿。此次宣化何鎮，先期赴口外親勦馬賊土匪，郡城幸未留兵，留則亦殊可慮。此口外近來不靖之情形也。

茲奉前因，除飭張家口廳確切查明，設法勸阻解散，免致騷擾地方，並俟洋兵退後，何鎮回郡商派練軍，務將賊匪痛勦殲除淨盡，以期民教相安，並將辦理情形隨時稟報外。合先馳稟中堂查核。肅此。具稟恭敏鈞祺，伏乞垂鑒。職道靈椿謹稟。

九六八 奎順等爲德兵自傷強要撫款懇請代借事 李鴻章文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一九〇一年五月十七日）

敬稟者：竊奎順、魁福等前因張家口精銳營藥庫猝被德兵走入，不知因何失火，傷斃洋兵七名，受傷洋官克瑪一員、洋兵二名，轟斃旗民多名。該營存有槍炮軍火，初次德帥來口，曾囑洋務局總辦沈道敦和與之言明。詎於本月二十五日，德兵越牆入營，逐出看營兵丁，將所存槍炮子藥正搬運間，忽爾火發，轟炸聲如巨雷，震塌營房並近處民舍不計其數。傷死旗民，現已查出二百多名，壓死帶傷者尚復不少。失事後，克瑪連次派人赴口南調兵。前日德國杜提督率兵隊多名來口，奎順等即往拜晤，叠次與之辨論，理曲在彼，與我無干。該提督似亦知其無理，然仍一味固執，恃強爭辨，勒索撫款甚鉅。奎順等力言商疲民困，再四磋磨，今午始以十二萬定議。彼限四月初一日交銀，如不照付，一面另調大兵，一面以巨礮轟平兩堡。詞意決絕，無可挽商。閭堡商民驚惶萬狀。

奎順等查庫儲如洗，無可挪移。商人之有力者，早已遷徙，又乏湊借之方。事已危在旦夕，勢不得已。商之地方官，亦謂時勢所迫，無計可施，只可允許，以救民生。當與立給約據一紙，言明總共撫卹口錢平銀十二萬兩，一切在內。業已另給稟呈。仰懇中堂代借撥付，每年由張家口官兵俸餉項下，分年扣清。應利若干，求吾中堂議明飭知，將來一併扣還。並懇迅速照付，以救危急。

奎順等非敢唐突如此，實乃萬不得已而爲之。籲求中堂垂念張家口爲邊陲重鎮，數十萬旗民攸

關，俯賜援手保全，恩同再造。不獨奎順等感激已也，閭堡生靈皆仰首而望慈母之救矣。臨稟不勝迫切待命之至。肅稟恭叩爵綬，伏希恩鑒。

察哈爾都統奎順、副都統魁福、張家口撫民同知沈守誠、萬全縣知縣吳沂謹稟。

(外務部檔)

九六九 夏時濟爲籌議衡州教案善後事致俞廉三函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一九〇一年四月—五月)〔一〕

山陰大公祖仁丈大人閣下：奉賜書詳示去秋衡案始末，不以時濟爲愚昧，籌商善後，勤勤懇懇，愛國愛民之隱，流露楮墨。凡有知識，皆當感激改圖。蓋必求目前之相安，始可冀將來之進步。日本之於歐美，但通商而不傳教，其能拒絕教士，則由變法自強，漸次收回治外法權，不過三十年，幾與英倫比並。彼族頗講情理，但使行事意見脗合，仍易就我範圍。歐美雖多奉基督，而非之者亦復不少。無如彼教入華之始，未能明定約章，商訂永遠持平辦法，官吏遂無所遵守。每遇一案，教士無不極力恫喝要挾，譯署且惟命是從，何況州縣？自道光壬寅夷變以來，當軸者不明外國情形，辦理諸多乖謬，不圖交涉。六十年豐鎬舊族，依然錮蔽，旬日之間，幾致滅亡。此可爲太息痛恨者也。

前年臘初時，濟獲見嘉慶十三年禁止義和拳諭旨、那彥成查明義和拳源流奏牘、勞乃宣辦理拳匪

〔一〕原函無日期，此係據該函內容推定。

條陳、俞蛟臨清寇略，曾數爲諸津要言之，請其及早奏明勦辦。諸公悉以爲夢囈之詞，置之不理，奇既因而釀成，後患猶且無已。五月二十日大沽開仗，濡滯兩月，外兵始入都門。二百餘里之間，遲遲若此，豈不以民心之固結，有所深畏而不敢卒發乎？實助匪黨之逆謀，猶是林清之故智。七月二十一日早兩宮啟鑾時，已明見之矣。

和議未卽大定，各使極講壓力，處分及於督撫，考試停至五年，以壓制羣僚者壓制吾民，漸以解散吾民之心，卽漸以推廣其殖民之政策。窺其用意，直將等我於波蘭、印度。所以未卽發難者，羣虎爭一羊，羊固斃矣，虎亦俱傷，不能回巢，巢且爲豹狼所據，故暫時環守此羊，羊雖媮生，亦不過旦夕間耳。

歷覽吾華前史，大亂之際，必生一非常奇偉之人，以撥亂而反正。如我皇上之聖智神武，不惟吾華邇來所僅見，卽俄之大彼得、美之華盛頓、法之拿破侖、日本之睦仁、英之維多利亞，恐猶遠不相逮。去夏五月二十一日召見羣臣，卽已料及後此之事勢，慟哭流涕而道之，而不虞莊、剛諸人之矯擅，以成此奇變也。誰生厲階，則李秉衡之屍不足戮矣。

今但就教案論之，彼族斷不與我議訂明條，卽畧有章程，亦必留無窮不盡之語，意以爲步步進逼之計。於此而欲稍圖補救，惟有聯絡教士之一法。州縣到任之初，卽宜查明所轄境內教堂若干、教民若干，教民內素不安分之人及教堂附近素不安分之人，一一記其姓名、年歲、家中幾人、所執何業，或貧或富或小康，有無明白曉事之親友。平居無事時，便衣微行，頻與教士晤談，凡來往必先約時刻，尤防輕侮。彼徠助以酒果款接之。無意之中，告以貴教中某也良，某也不肖。不肖則求其嚴加約束，良則求其轉勸。

不肖。至附近教外不肖之人，尤宜知其確劣迹，無意中先行詳告教士，恐其干犯重案，臨事入教爲逃避地步也。或變生不測，將案情原由平情告知，務使教士悉此案之是非曲直。中西律法不同，而情理則未有不同。彼教以行善爲本，決不於無理無情之事，爲無理無情之求。可許則立許之，不可則立却之，千回百折，絕不改移。應辦之事，及早趕辦，毋待逼迫，致貽失權之誚。

城鄉公明紳耆，尤宜與之聯絡，請其勸誡愚賤，勿滋事端。履新之時，立飭吏胥查取從前五年以內痞徒犯案卷宗，某住何鄉，某犯何案，案幾件，有無關涉教堂，一一籍記之。有事下鄉，携置昇中，南鄉詢北鄉之人，西鄉究東鄉之事，彼此互證，再傳其人面質之。雖有奸棍，無處密藏。又仿保甲之法，各置梆鑼，聞警遞報，立往彈壓。又仿朔望宣講聖諭之法，詳擬調護民教簡明條例，奏請欽定頒行。先將擬稿飭由地方官選舉公明紳耆，每隔七八里擇一公所，爲朔望宣講之地。務使極僻極陋之鄉，咸曉然於朝廷睦鄰柔遠愛民遏亂之微意。行之以漸，或可改觀。

至士子讀書明理，此次停考，應早洞悉所由，不至如莠民之浮囂釀醜。然亦須由校官設法傳知在學諸生，勸誡各童，安分待時。仍用公明紳耆，佐教官之所不及，以互相鈐制。此則全恃州縣之賢能，與地方紳耆之相機協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衡州至湘潭，亟宜通電，遇有密要，便易稟承。去冬山東某教士感邑令之公明，曾致函件，言此後民教爭訟，狀詞不准寫明教民字樣，聽地方官持平辦理。此函竝已通知各省教堂矣。天津某處教民譌詐良儒，比經聯軍分統訊明槍斃。是彼族頗講情理之明效也。福建全省停考，擅斗生出棚中道折回，未知何因。聞別有五六省停止鄉試。新政舉行，以變科舉爲第

一要義。已屆春暮，尚無頭緒，恐八月並舉之說，尚有變動，不止衡、清兩縣而已。

滬上各報，最造謠誣，而中外日報爲尤甚。幸毬場中有明理曉事之知交，擬告以衡案始末，屬著論說，悉解糾紛。並函知張冶秋總憲，請其設法維持，以衡人論衡事，較爲明白動聽耳。

衡陽鹵鄉台元寺、洪落廟一帶，時濟宗族墳墓在焉。敬乞明公推愛，設法保全，感激不徒身受。新政已奏復否？其宗旨必先定國是，登進通才。如許畧舉所知以備采擇，謹當盥沐臚列，仰贊大猷。時濟戈馬餘生，雖聾瞶不忘視聽，且識韓以來，俱蒙逾格優待，矧時局危微，尤臣子共切憂憤之秋，決不敢以一己私愛，瀆干尊嚴。區區愚忱，諒辱宥許。近有詳函致新寧宮保，通籌全局，密商大計。回示如可宣布，尚當錄奉左右耳。

濃陰薄寒，諸維珍衛，虔叩鈞安，伏祈垂鑒。

戶部主事夏時濟謹呈。

（清代各衙門檔）

九七〇 袁世凱爲遵旨整頓鹽務以增庫款事致行在軍機處電

光緒二十七年四月初二日（一九〇一年五月十九日）

行在軍機處鈞鑒：宙欽奉敬電諭旨，飭將鹽務認真籌辦，以期加多庫款。等因。遵查東省五府濱海，掬水成鹽。淮鹽由運河灌其南境，蘆鹽由衛河沖其西北，私梟充斥，素稱難治腹地。各屬私販較

少，而山路崎嶇，運本甚鉅，故東綱極少殷商，與南省情形懸殊。丁寶楨任東撫時，曾極力整頓，計每年所人不過三十萬金。近年疊次加課加價，歲增共可入四十數萬兩，然本鉅價昂，私梟愈熾，引課愈疲。且東省向分商銷民運及委員專辦、牧令兼辦各項，頭緒較多，弊竇亦繁。連日督飭運司再四考究，擬設法變通，派定引課，嚴定處分，並釐訂運售章程，量加捐課，剔除積弊，約每年可增二十數萬兩。連本有人款，共可得七十萬上下。惟零星會計，殊形瑣碎，俟妥訂詳章，再縷晰奏報。謹先電陳，伏乞代奏。袁○○叩。冬。

(山東巡撫衙門檔)

九七一 崑岡奏覆已遵旨嚴飭蒙古四子王旗禁止仇教摺

光緒二十七年四月初三日(一九〇一年五月二十日)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大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管理理藩院事務·都統·臣宗室崑岡謹奏，爲奏聞事。

竊光緒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譯交盛宣懷電傳奉旨：據岑春煊電稱，晉省後山一帶，謠傳蒙古四子王部落調兵仇教，近以洋兵西來，蒙古開槍，經極力排解息事。現歸綏道與教士商辦教案，甫有端倪，深恐蒙兵滋事，致礙和局。等語。著崑岡迅即嚴飭蒙古四子王部落，約束兵民，不得稍滋事端。並知照察哈爾都統奎順，一體妥爲約束，勿稍大意。欽此欽遵。抄送到臣。

當即懷遵諭旨，劄行烏蘭察布盟四子部落郡王勒旺諾爾布，嚴飭所屬，遵照諭旨約束兵民，不得稍滋事端，以期無礙和議。仍遵旨行文察哈爾都統奎順，一體查照，妥爲約束，使蒙衆無一妄動，用以上紓廛系而維大局。

所有遵旨辦理緣由，謹恭摺覆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光緒二十七年四月十九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九七二 增祺等奏報俄軍前往擘噶提擊晉昌情形片〔二〕

光緒二十七年四月初三日（一九〇一年五月二十日）

再，俄人既將壽長拘去，卽由四路進兵，赴擘噶往捉晉昌。奴才與玉恆恐擾及邊外蒙民，連次婉阻不聽。當與各侍郎、學政等公同計議，聖容、御寶均在該處供奉，恐俄兵一去，或有疎虞，商之俄員，派令前擬暫行接統育字軍之乾清門二等侍衛富呢雅幹同俄軍前往，藉資保護。並加派委員通事沿路隨行，以免地方蹂躪。前已電請全權大臣轉奏在案。茲據富呢雅幹回稱，正月十七日，俄軍至擘噶，晉昌已於十六日，恭請聖容、御寶西行，前往熱河去訖。所部各營率多潰散。擘噶喇嘛王亦經先期躲避，廟（內）佛物被搜一空。其餘地方尚無傷害情事。惟聖容、御寶以及庫金均應詳慎，是否已經晉昌恭送熱

〔二〕 此件與下件，均爲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義和團檔案史料》所收同日增祺、玉恆摺之附片。

河，現已咨行熱河都統，俟查明具覆另行具奏外。謹此附陳，伏乞聖鑒。謹奏。

光緒二十七年五月十五日奉硃批：聖容、御寶已恭送熱河，據福謙奏到敬謹供奉矣。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九七三 增祺等奏報俄兵搜去仁字軍礮位情形片

光緒二十七年四月初三日（一九〇一年五月二十日）

再，仁字軍總統訥欽，上年自山海關退紮沿邊一帶，尚有馬步七營，地方頗資鎮懾，俄員亦無異說。不意壽長既在俄營將自帶田雞礮六尊供出，致被俄軍索去，又妄稱訥欽尚有十三營、快礮十尊。俄統領卽由開原帶隊突至法庫門，將納欽圍困，逼索甚亟。時訥欽自帶僅百餘人，餘隊皆四散分紮，兵力既單，又值卧病，以致礮位全被拉去。當經奴才與玉恆往見辦理交涉俄員，再三論說，兩國既已議和，豈得再有此舉？況當茲馬賊肆擾，剿捕尤需礮位，儻使地方早得靖謐，鐵路亦可相安。而該俄員一味支吾，其意似不給回。

查俄人自據東三省以來，惟以搜索槍礮爲務，與聯軍在直境辦法無殊。甚至鄉民防賊土槍，亦往往被其搜燬，以故匪膽日張，良民受累。疊經婉商，始允不准俄兵下鄉搜槍。惟將來俄兵一退，各處盜匪正須極力剪除，有礮位方能應手。已函乞全權大臣，如能設法將此項礮位索回，於地方良有裨益。謹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

光緒二十七年五月十五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九七四 壽全等奏報洋人迭次入境情形摺

光緒二十七年四月初六日(一九〇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奴才壽全、奎瑛、莖岫跪奏，為洋人迭次入境，尚無滋擾情形，恭摺據實具陳，仰祈聖鑒事。

竊查去歲九月間，法國大隊前來巡查。十月間，德國分隊前來游歷。等情。曾經奏聞在案。自去歲十一月以後，至本年二月初間，時有洋人或四五十人，或二三十人，赴陵瞻仰，偶亦至馬蘭峪街少停，凡十數次。每次奴才等率屬在各陵保衛，與之相見，待以善言，酬以飲食，均隨到隨退。二月十八日，有日本洋人二十餘名，在景陵新圈居住一日，頗有需索。二十六日，德國洋官帶領馬隊共四十餘名，至陵瞻仰後，在馬蘭峪所備公寓住宿二日，尚屬安靜。三月二十五日，英、德洋官六七員，帶領馬步洋兵二百餘名，稱係前來測量地理。奴才等飭屬備以公寓，給與食物，停住四日，接待如儀，並無騷擾。惟三月十一日，德國洋兵二百餘名，駐紮新城二日；二十六日，英國洋兵二百餘名，駐紮石門三日。新城距風水圍牆僅二三里，而祭器庫在焉；石門距圍牆僅三四里，而工部庫房在焉。奴才等每聞近處有洋人，即須防其進陵，率領郎中等官，前往嚴密守衛，而新城、石門則鞭長莫及。過後巡查，尚無重情。所慮者，洋兵到處，槍械皆須豫為掩藏，以免其籍為口實。而不肖匪徒，每乘洋人在境之隙，明知器械已

收，汛兵、防兵皆係徒手，乃輒折毀樹枝並肆偷竊。迨洋人退後，趕緊緝捕，彼匪已遠颺矣。但冀洋兵早撤，公事皆規復如常，奴才等勉竭駑駘，力加整頓，或可稍免愆憂也。

所有近日洋兵入境情形，謹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光緒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奉硃批：著認真防護，嚴緝匪徒，毋稍疏懈。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九七五 袁世凱爲人心未定請展緩舉行鄉試事致行在軍機處電

光緒二十七年四月初七日（一九〇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行在軍機處鈞鑒：宙先後恭奉三月二十六日電旨並寄諭一道，伏讀欽悚。科試大典，所以掄才取士，但能舉行，曷敢瀆請展緩。惟查山東毗連直境，人心未定，謠疑時多，亟須遇事詳慎，以防意外之患。而近來交涉日益繁難，諸洋人教士往來省垣，商辦案件，絡繹不絕，殊非剋期所能清理。此間風氣未開，民俗強悍，每屆武試，最易滋事。如文武士子、商販麇集一城，人數過衆，防範難周，倘或稍生事端，而強敵逼處，伺隙尋釁，恐致牽動大局。自與咸同年間，專辦內地粵捻諸匪時勢不同。況聞京城貢院頗多殘毀，亦非一時所能修竣，明春能否會試，尚難預料。似本屆鄉試，亦不在爭早一年。謹據實覆陳，可否仍遵前旨，准其展緩之處，伏乞代奏請旨。袁○○謹肅。陽。印。

（山東巡撫衙門檔）

九七六 奕劻等奏請嚴飭各省保護鐵路電綫摺

光緒二十七年四月十一日（一九〇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臣奕劻、臣李鴻章跪奏，為聯軍將退，請嚴飭各省保護盧漢鐵路、電綫，以肅政令而弭弊端，恭摺仰祈聖鑒事。

光緒二十七年四月初六日，准比國使臣姚士登照稱：去歲拳匪肇衅，曾經兩次照請保護盧漢鐵路在案。查聯軍不久退出直隸省，現今務籌萬全之策，保護鐵路工藝諸人並鐵路物料等事，而聯軍須目睹中國竭力設法保護外國人以及鐵路諸物永無危險，聯軍方能退去。即希奏明朝廷，允准鐵路總辦相機調兵保護鐵路，兵須任其指使，多寡亦聽隨時調用。尚有電綫若是修齊，亦飭各該地方官務當竭力保衛，不令再生亂萌。請作速轉奏請旨，責成各該地方官擔任其事，將去年亂由以至重修盧漢鐵路各節發明，以令天下周知竭力保護之至意。務將所論各節，即日辦妥，不獨鐵路不致損壞，即中國利源亦由斯茂盛。等因。

臣等查鐵路以便轉輸，電綫以通消息，益國便民，功效難以枚舉。近十餘年來，國家於鐵路、電綫兩端，特派大臣經營締造，動撥部帑，籌借洋款，始得具此規模。乃民間風氣未開，習於錮蔽，未諳朝廷利國之遠謨，視同外人經商之恒產，去年拳匪之亂，肆意拆毀，幾至前功盡棄。現在事局粗定，逐漸修復，又須另籌鉅款。比國使臣姚士登因盧漢鐵路係借比款興修，照會臣等奏明請旨，責成保護，係為

保全路工、預防變端起見，似可准行。且據照稱，聯軍須中國竭力設法保護外國人及鐵路諸務方能退去，尤應實力籌辦，以現大局早定。謹鈔錄該使照會恭呈御覽，擬請旨宣明，鐵路、電綫爲中國興利之源，鐵路各項物料，均係動用國帑購造，工藝諸人，亦係國家招僱，責成經過各該州縣及各防營，切實保護，如有疏虞，從嚴參辦。並令出示剴切曉諭軍民人等，務各仰體朝廷興作本意，家喻戶曉，悉泯猜嫌。儻敢違（犯），定行盡法懲辦，庶幾觀聽一新，永弭禍患。至該使臣所稱，准由鐵路總辦向地方官調兵護路，任其指使，多寡亦聽總辦隨時調用各節，查各項鐵路合同，本有准設巡兵護路之條，電綫本亦派兵看守，惟三五零星，遇事未能得力。應如何設法整頓，酌量歸併之處，併請飭下督辦鐵路大臣妥議奏明辦理。總期兵歸實用，權不外移，以仰副聖主慎重要工、備豫不虞之至意。

所有請飭各省保護鐵路、電綫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奉硃批：另有旨。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附件：比使請飭保護鐵路電綫照會稿

※一九〇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光緒二十七年四月初六日）

謹將比國使臣姚士登照會鈔錄恭呈御覽。

爲照會事。

照得去歲西六月間，拳匪肇畔，本大臣彼時曾經照會貴王大臣，在有要緊關係者，惟設法保護盧漢鐵路。於去歲西六月初一、初七等日，兩次照會貴署在案。查聯軍不久多半退出直隸省，現今務要籌萬全之策，保護鐵路工藝諸人，並鐵路物料等事。而聯軍須目睹中國竭力設法保護外國人以及鐵路諸務永無危險，聯軍方能魚貫退去，不致猜疑。以上各節，即希貴王大臣奏明朝廷，允准鐵路總辦相機向中國地方官調兵保護鐵路，兵須任其指使，多寡亦聽總辦隨時調用。本大臣尚有相告貴王大臣，所有電綫若是修齊，即嚴飭各地方官務當竭力保衛，不令再有亂萌，科以重律。並請作速轉奏明降諭旨，責成各該地方官擔任其事，務望並降諭旨，將去歲亂由以至今今年重修盧漢鐵路各節發明，以令天下周知。更望貴王大臣請中國國家派兵以護鐵路諸人、物料，挑選勁旅，按段應駐若干，均聽鐵路總辦調遣。然未定以前，該總辦必向中國大臣商議妥善。查東西鐵路常有匪徒暗燬，近時層見迭出，即請奏明速降諭旨，發明國家竭力保護之至意。本大臣確信，貴王大臣必將所論各節，即日辦妥，不獨鐵路不致損壞，即中國利源亦由斯茂盛。我兩國同心共事，以固邦交。

爲此備文照會貴王大臣查照可也。須至照會者。

硃批：覽。

（軍機處錄副奏摺）

九七七 李鴻章奏請議卹津沽陣亡文武員弁兵勇摺

光緒二十七年四月十三日（一九〇一年五月三十日）

欽差大臣·大學士·直隸總督·一等伯臣李鴻章跪奏，爲查明津沽陣亡文武員弁勇丁，彙案請卹，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據已故署天津鎮總兵徐得榆、大沽協副將韓照琦分案稟稱：津沽之戰，外畔猝發，鎗礮雨集，在事文武將士，或在臺死守，或臨陣捐軀，雖無補於事機，實盡忠於王事。遵飭查明，列冊呈乞奏卹前來。

臣查勝敗本無常勢，惟致命遂志，忠義發於性，生雖失地喪師，而扶植綱常，正氣常存於不敝。國家褒崇忠節，卹此効命之人，卽作維新之氣，所關尤非淺鮮。謹彙繕清單，恭呈御覽，合無仰懇天恩，勅部各予從優議卹，以慰忠魂。其尚有查報未齊各員，容臣次第查明，陸續具奏。

除飭將各員履歷查造咨部外，所有津沽陣亡文武員弁兵勇，開單請卹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奉硃批：著照所請。該部知道。單併發。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附件：津沽陣亡文武員弁勇丁銜名清單

謹將津沽陣亡文武員弁勇丁彙案請卹，開具清單，恭呈御覽。

計開：

總兵銜·補用副將陳廷福，補用副將劉恩榮，補用游擊胡文堂、李保元，升用副將·儘先參將封得勝，副將銜·儘先參將馬朝龍，補用守備陳金標，儘先守備王尚芝，升用守備·兩江候補千總詹新海，守備銜·補用千總曾慶雲，儘先千總劉邦海，守備銜·補用把總邱正江，五品頂戴·拔補把總劉煥章，補用把總史金采，藍翎·把總王金山，大沽後左營把總鄧德昀，署前右營額外儘先把總張玉，儘先把總韓照勛、方德茂，升用把總張世德，拔補把總田玉田、周全勝，署中左營外委賈德，拔補外委鄭煥彩、張朝元、王其宗、黃立榮、楊樹亭、崔樹德，五品頂戴石紹元、戴家謹、張常泰，六品軍功劉永錫，五品頂戴·分省補用縣丞劉志臬，附生龍華山，從九李登瀛，監生劉承淦。

勇丁鍾漢臣、邵得勝、張連升、張盈、王繼武、姚印鴻、王本長、康得榮、李恩榮、繆慶和、繆文斌、陳書懷、龍青雲、吳華山、張銀生、呂占標、楊玉林、邵春林、李連升、徐忠信、謝長清、劉正西、張全勝、李啟發、張啟銀、汪學海、王洪升、王榮奎、馬得勝、李大有、咸富貴、卞長勝、劉炳章、張宏斌、鄭嵐峯、徐恩普、王起升、王玉山、高萬順、龐萬有、趙俊順、秦振和、祈志平、王大有、呂保清、謝清元、尤開升、沈慶珍、陳玉功、段起雲、張忠和、張實生、袁養生。

硃批：覽。

(軍機處錄副奏摺)

九七八 李鴻章奏請將附和拳民之參將高岐山革職歸案嚴審片

光緒二十七年四月十三日（一九〇一年五月三十日）

再，據三河縣知縣鄭襄會同委員。正任武清縣知縣潘瀛具稟：承審法、美兩國教士指稟拳匪董如芳、僧緒保、李順保、高岐山等一案。現已將董如芳、僧緒保、李順保等三名訊明稟請正法，惟高岐山即高得勝，訊係副將銜。漕標候補參將，恃符狡供，未便研審，應請奏明革審。等情前來。

臣查該參將高得勝膽敢附和拳匪，藉仇教為名，任意燒殺，迨經獲案，仍恃符狡展，相應請旨，將副將銜。漕標候補參將高得勝即高岐山即行革職，歸案嚴審，以儆官邪。理合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奉硃批：著照所請。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九七九 袁世凱為已派兵北上並德增兵膠澳事致行在軍機處電

光緒二十七年四月十八日（一九〇一年六月四日）

行在軍機處鈞鑒：宙。昨承准全權王大臣電稱，聯軍總統瓦爾德西已行，洋兵將陸續撤退。飭東省派兵兼程北上。等因。現已派提督姜桂題，統馬步礮隊三千二百人，即日自省城開拔，分起前進。

再，據東路探報，膠澳昨添德兵四百餘名，傳聞續到尚有七千。德人驟增重兵，意向叵測，已分飭各營密探慎防。謹請代奏。袁○○肅。印。

(山東巡撫衙門檔)

九八〇 岑春煊奏請飭下理藩院等嚴禁蒙古兵民仇教摺

光緒二十七年四月二十日(一九〇一年六月六日)

頭品頂戴·兵部尚書銜·山西巡撫臣岑春煊跪奏，為蒙古兵民謠言仇教，擬懇嚴飭理藩院暨該管之將軍、都統切實禁止，以維大局，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臣前准全權大臣·慶親王奕劻、直隸督臣李鴻章來電：法使函稱，有大員劉某在山西北境及蒙古地方，張貼驅逐西人告示，該處擾亂不息，地方官推諉不理。又准來電：據比使函稱，綏遠城二十四頃地地方，尚有匪徒聚衆，請妥爲保護。又准來咨：據比使照稱，甯條梁附近之小橋畔地方，有鄂爾多斯盟鄂拓克、烏生、札薩克等旗，擬再攻擊教堂，教民均被擾害，困苦難狀。各等因。又據歸綏道恩銘來稟：據教士葛萬清等函稱，蒙古四子王調集蒙兵七千名，意欲拒敵洋兵，仇害教民。又據華來稟：據教士張元函稱，察哈爾西四旗地方，調集蒙兵，聲言先將蒙古所有教民悉數剿殺，再與洋兵決戰。又據來稟：據教士字嗣安等函稱，二十四頃地教民承種之蒙古地畝，現被奪回。又馬蘭兒地面，復有蒙古人等聚集數十人，口稱殺害教民。各等情。當經分別咨行查辦去後。

臣查外藩歸順二百餘年，蒙歷朝庀疇之恩，應如何仰體時艱，力圖報效。乃上年拳匪滋事，藉名仇教，蒙古兵民亦遂相率效尤，紛紛焚殺。現在款局將定，決不容再事鹵莽，重貽君父之憂。若如臣所聞，則其膠固情形尚難理論，雖各公使及教士所述各情，未必盡有確據，然細加察核，似非悉屬子虛。伏查山西沿邊蒙地，東爲察哈爾右翼西四旗，與豐、甯兩廳毗連；北爲烏蘭察布盟之喀爾喀右翼旗、四子部落旗、茂明安旗，與歸化廳毗連；西北爲烏蘭察布盟之烏拉特中東西三旗；西爲伊克昭盟之達拉特、準格爾、抗錦、王愛各旗，均與薩拉齊、托克托、清水河各廳毗連。地方寫遠，道路紛歧，各盟旗一切案件，向歸理藩院暨綏遠城將軍、察哈爾都統管轄經理，與口外各地方官形格勢禁，無論何事，均無查辦之權。且文字語言類皆佶偃，展〔輾〕轉繙譯，差訛尤多。雖經臣迭次嚴札各地方官，而情形隔閡，亦難強以所不能。我皇太后、皇上懷柔遠人，無微不至，所有各直省仇教之案，均飭次第清理，而蒙古一隅，尚不免造言生事，希圖一逞。若不立時禁遏，勢必再釀燎原，無從收拾。論蒙古現在大勢，貧弱如此，其何能與洋人抗衡？而教民散處過多，蒙民相逼太近，奪地以圖利者有之，殺人以逞忿者有之，誠恐積之愈久，發之愈烈，其敗終歸於蒙古，而其禍仍在於國家。臣屢次咨行，祇以事權不屬，禁令難行，展〔輾〕轉籌思，倍深焦灼。惟有請旨嚴飭理藩院暨綏遠城將軍、察哈爾都統，傳諭各盟旗，凡遇兵民有造謠言惑衆情事，卽行嚴拏懲辦，並隨時保護教民，以杜外人藉口。

臣爲綏輯蒙地民教，以維大局起見，是否有當，謹繕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七年五月初一日奉硃批：另有旨。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九八一 岑春煊奏報拏獲假冒董福祥營官招勇仇教之李效孟等摺

光緒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一九〇一年六月八日)

頭品頂戴·兵部尚書銜·山西巡撫臣岑春煊跪奏，為匪徒假冒職官，謠言仇教，業經拏獲正法，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

竊臣前據大同府縣稟報：德國馬隊十六名闖入晉境，據稱，聞董福祥統兵數萬，現將由蒙古草地東赴京城。等語。臣以董福祥早已罷斥歸里，未見起用明文，豈能遽握重兵？是必有不逞之徒，藉民志未定，又欲造言生事。當經飛飭各地方官，禁止民間謠言，毋使外人藉口。一面嚴查匪類，盡法懲處在案。

茲據歸綏道恩銘稟稱：訪查得薩拉齊一帶，有假冒董營差官，招勇製械，聲言殺教情事。由道照會管帶大同鎮標馬隊旗官守備武萬年，前往查拏去後。嗣該守備將匪徒李效孟、秦長太拏獲解訊，並起獲偽造印、札、告示，暨刀槍軍棍等件。訊據李效孟供稱：山東鄆城縣人，向在甘、陝二省充當勇丁，旋因事出營。上年八月赴歸化城營幹，因見該處人心未定，起意假造花翎副將保札，並董福祥招勇札文，用油紙摹就印信一顆，又擬假示二道，即在本城置買軍器數十件，於本年三月十四日運往後套一帶，揚言是董福祥差官，來此招勇，專與洋教為難。並函致各村勸辦團練，防備教民，希冀哄騙村愚，嚇詐財

物。又據秦長太供稱：大同縣人，向在薩拉齊廳居住。上年六月初間，帶領義和拳幾百名，搶劫教民多家。本年三月，因事在薩拉齊吳四營子地（方），與素識之李效孟遇見，隨在一處居住。各等供。再三研訊，矢口不移。開具供報同起獲之偽造印札等件，一併送請覈辦前來。

臣查上年拳教之禍，以口外爲最烈。現經督飭歸綏道恩銘極力清理，甫有端倪，而該犯李效孟膽敢冒充董營差官，張貼告示，馳書蒙盟，又加拳黨秦長太爲之羽翼，蒙民習爲愚悍，勢必爲所動搖。前此德兵來晉，探問董福祥行踪，雖因津報訛傳，亦未必不因此等匪徒造言鼓動，萬一發覺稍晚，再釀去夏仇教之風，則洋兵長驅勦匪，恐西北邊庭俶擾，遂難收拾。言念及此，悚惕殊深。今幸仰賴威福，及早成擒，不至蔓延難治。臣已批飭將該二犯卽行就地正法，梟首犯事地方示衆，偽造印札等件，並卽銷燬。一面電達全權大臣，轉告各國公使，阻止洋兵，勿再懷疑西進，以保和局而靖人心。

方今交涉繁重，羣情未順，辦事之難，幾倍恒常。歸綏道恩銘識見閎遠，籌畫精審，此次發縱指示，鎮懾有方，擬請先行傳旨嘉獎。管帶大同鎮標馬隊旗官都司銜。儘先補用守備武萬年，奉委緝拏要犯，僅止六日，往返奔馳六、七百里，能將首要各犯立就擒獲，洵屬異常出力。可否仰懇天恩，將武萬年免補守備，以都司仍留山西，儘先補用，並加游擊銜，以昭激勸之處，出自逾格鴻施。除咨部外，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七年五月初二日奉硃批：恩銘著傳旨嘉獎。餘依議。該部知道。欽此。

九八二 袁世凱爲德增兵膠澳已調部防範事致行在軍機處電

光緒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三日（一九〇一年六月九日）

行在軍機處鈞鑒：宙。迭接膠澳探電，德新派膠督名都北昨抵任，續到德兵一千四百餘名。據德人傳說，新增營隊係暫紮數月，俟北方大定即撤回。等語。查原駐膠澳德兵計三千餘人，今又陸續增兵，似因俄約未定，覬覦效尤，或視俄人動靜爲進止。現調總兵夏辛酉所部移紮東路，孫萬林移紮西路，以期兼顧防範。請代奏聞。袁○○謹肅。漾。印。

（山東巡撫衙門檔）

九八三 著沿途督撫認真保護蘆漢鐵路電綫事上諭

光緒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一九〇一年六月十日）

光緒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內閣奉上諭：奕劻、李鴻章奏，請嚴飭各省保護蘆漢鐵路、電綫一摺。鐵路、電綫爲國家興利之源，十數年來，經營締造，迭撥巨帑，方得備具規模。乃上年拳匪之亂，蘆漢鐵路及沿途電綫肆意拆毀，幾致盡棄前功，殊堪痛恨。現在大局漸定，亟應及時修復。其經過地方，尤宜加意防範。著各該督撫嚴飭所屬州縣及各防營認真辦理。該公司各項物料，均係動用國帑，購造工藝諸人，亦係國家招僱。均應一體切實保護，毋得稍有疏虞，致干參處。並著出示剴切曉諭軍民人等，務

各仰體朝廷興作本意，家喻戶曉，悉泯猜嫌。儻敢抗違，定即嚴拿重辦，以肅政令。至沿途巡護之兵，必須得力，應如何酌量歸併、隨時調遣之處，著督辦鐵路大臣妥議章程，奏明辦理。欽此。

(上諭檔)

九八四 袁世凱奏請敕部議卹被戕之知縣曹和浚摺〔一〕

光緒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一九〇一年六月十日)

山東巡撫臣袁世凱跪奏，為知縣捕匪被戕，籲懇天恩俯准敕部議卹，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

竊於光緒二十七年正月十一日，據東昌府知府洪用舟稟報：府屬聊城縣蔣官屯地方，有著名匪犯李曰俊，先於上年緝獲監禁，其族衆屢央教民赴縣保釋，教民不允。至匪夥季懷株等自外潛回，因糾約多匪多人，於是月初七夜間猝赴小店子莊，擄架教民趙文林等三人，送至李曰俊家關禁，希圖挾制抵換。該府聞知其事，當飭哨官郝廷璧酌帶勇隊，會同署聊城縣知縣曹和浚，於初八日馳往查辦。探明匪衆尚在李曰俊家廬聚，遂督隊進莊，圍其住宅，諭令繳械投首，釋放教民。該匪等恃衆不遵，逞兇抗拒，先將郝廷璧擊傷，經曹和浚派役昇回調治，一面躍馬直前，麾衆圍捕。該匪分股突圍而出，屋後又竄出匪徒一股，併力死鬪，致將曹和浚拒傷墜馬，身受槍刃重創數處。丁役亦受傷多名，並拒殺快役張連升身死。勇役奮力兜擊，當場格斃悍匪季懷株、賈金盈、顧懷青、賈四、謝汶濬等五名，並擒獲王鈺林

〔一〕此件為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義和團檔案史料》所收同日袁世凱片之正摺。

一名，餘匪竄逸。曹和浚旋於十一日因傷出缺。等情。

臣據報後，當即行司、委飭候補知縣吳蕤賑前往接署該縣印務。該府先期因病，由司檄委候補知府丁鎰代理，尚未到任，併即飭催兼程前往。一面添派委員暨馬步營隊馳往，會同該府縣勒限嚴緝逸匪，務獲究辦。旋據印委營員等陸續報獲案內正犯姜西朋、杜立儆、王幅山、秦開晟、王峻山、李晟戴、白五、曹汝征、苗萇坤、石公道、張汶仲、韓四、張臘月、周有、李騾仔、苗萇汝、賈西繕、賈金鐘、僧人覺江等十九名，除發交該府縣提同李曰俊、王鈺林歸案質訊。各據供認起衅前由，並臨時拒捕戕官等情不諱。已批飭照土匪例分別從嚴懲辦。

曹和浚平日辦事勤奮，所至皆有政聲，此次據因捕匪被戕，殊堪憫惜。查上年閏八月間，候補知縣查榮綏在濟陽縣境內戰匪捐軀，經臣於九月十二日奏請敕部照陣亡例議卹，仰蒙俞允在案。今曹和浚事同一律，合無仰懇天恩俯准，飭部將已故知府用前署聊城縣候補知縣曹和浚照陣亡例議卹，用示矜憫之處，出自慈施逾格。除咨部查照外，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七年五月十五日奉硃批：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九八五 周馥等爲請即具奏撥付京師教案賠款事詳奕劻文

光緒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一九〇一年六月十三日)

隨同辦理和議條款事宜。正任直隸布政使、新授雲南糧儲道章京爲詳請具奏事。

前蒙王爺札開：准法使照稱，此次拳匪倡亂，京內教會教堂、養病院、育嬰堂以及學堂、墳地均被焚燬，請派大員會同駐京主教議定賠款辦法，早為清理。等語。又和約第四款：中國國家須在各國人民墳塋曾遭污瀆發掘之處，建立碑碣，以昭滌垢雪侮之意。亦應派員迅速照辦。等語。並奉飭令會同議定善後傳教章程，以期民教相安。各等因。電請軍機處代奏。於光緒二十七年二月二十四日欽奉電旨：奕○、李○○養電悉。法使照稱，議賠款、立碑碣等事，即派張翼、周馥妥為辦理。惟善後傳教章程最關緊要，必須詳細妥議，秉公持平，能使民教不致相仇，方能彼此兩益。並著該王大臣督飭張翼、周馥，悉心酌核，詳定章程。等因。欽此。札飭欽遵辦理。等因。

奉此，嗣張翼因有要公赴津，復蒙王爺添派章京會同辦理在案。遵查上年義和拳匪肇亂，京城內各國教堂、書院、醫院、育嬰堂及各教士住房，多被焚燬。逐日履勘，但見敗瓦頽垣，累累成堆，佔地數畝，或數十畝，其規模宏敞，概可想見。詳加考訪，有康熙年間敕建者，有近數十年教士自建者。惟西什庫地方，光緒十二年奉旨移建之堂，尚未全毀。

周馥等兩月以來，督同印委各員，詳細考核，與各國教士往復商議，舌敝唇焦，至今始克就緒。計京城內應賠法國天主教堂一應房屋、物件等銀一百五十萬兩，美國耶穌各教會教堂房屋、物件等銀八十五萬九千零九十九兩，英國耶穌倫敦會教堂房屋、物件等銀十二萬二千三百七十九兩。另有英國安立甘會教堂應賠洋銀六萬元，情願不索賠償。俄國教堂賠款，議以房屋地基抵換，另具合同。實計各教堂洋人產業，共應賠銀二百四十八萬一千四百七十八兩。惟是京城地面遭此奇劫，不獨各教會大受擾

害，即民間稍有資蓄，無不蕩產傾家。似此應賠鉅款，萬難就地籌措。各教士洞悉情形，商酌再三，英、美各教士已允自行開單，報明伊本國公使，歸人大賠款內彙算。惟西什庫教堂法國主教樊國樑等言，昔年將蠶池口教堂移於西什庫地方，曾蒙皇太后、皇上賜帑賜匾，並賞伊三品頂戴，至今感戴不忘，安敢格外要素？但西什庫教堂北面住屋，全被地雷轟毀以外，各大教堂片瓦無存，教士苦無棲身之所，力求先給賠款，以資建造。

周馥等察看情形，天主教堂較耶穌教堂獨多，規模亦最大，其受害實比他教爲重。商議多日，擬允付現銀五十萬兩以外，尚有應賠銀一百萬兩，連英、美各教堂併計，仍應賠銀一百九十八萬一千四百七十八兩，均經商允，歸人大賠款之內，俱已訂立合同，另文抄呈。此商辦京城教堂賠款之情形也。

又查和議大綱第四款，內開：各國人民墳墓曾遭污瀆發掘之處，均須建立碑碣，以昭滌垢雪侮之意。等語。又奉鈞札，准日國領銜大臣葛照會，內開：第四條施行一事，諸國全權大臣公同核定，京師一帶污瀆各墳塋，中國國家每處付銀一萬兩，在外省污瀆各墳塋，每處應付銀五千兩。此項不在賠款之內，應交各使館兌收。等因。札飭遵照。等因。

奉此，周馥等連日分往各處踏看，計阜成門外法國遠近塋地五處，安定門外俄國塋地一處，西直門外英國塋地一處，實係均被毀掘，骨殖無存。閱法國塋地各碑，有順治、康熙年間湯若望、南懷仁輩供職欽天監有功，恩禮優渥，予諡賜祭。以後効力外臣，賜葬銀者甚多。今橫遭此亂，莫不仆碑破塚，實屬慘目。總計以上各國塋地共有七處，每處給建碑銀一萬兩，共銀七萬兩，擬請如數撥給，議明碑石由

彼等自辦，只請中國奏請諭旨，以示矜惜，並禁止後來橫暴之患。似應准如所請。碑文應鐫字樣，容再另詳。至京外、天津、通州以及外省各處，未聞有掘墳之事，如隨後查出有似此等事，應付建碑銀兩，請由各省自籌。至修理墳墓一事，已與各使議明，歸彼自修，其款應歸和議第六條賠款之內，與第四條建碑無涉。此商議京城被毀塋地建碑等事之情形也。

至京內遭難教民應加撫恤，幾難數計，稽查頗費時日。此事業與各使議明，應歸中國自辦，不與賠款相干。上年拳匪仇教，肆行屠戮，教民幸免於死者，顛沛流離，苦難言狀，各教士莫不為教民乞憐，情詞迫切。若不急為撫恤，該教民等無以為生，弱者坐以待斃，強者鋌而走險，必致民教仇恨愈深，地方益難安靖。周馥等督同同知劉焮、林紹清等細加訪查，實在焚燬磚、土房屋若干，傷害人口若干，損失財物若干，與教士送到單冊細加核對，將其浮開不實及家道稍厚並絕戶無人者，概加剔減，總計法國天主教，美國公理會、美以美會、長老會，英國倫敦會，俄國東天主教會各教民，應給撫恤銀一百四十三萬兩。各教士力求兩月之內，請款散給，俾教民及早安業，免其浮居滋事，所佔他人房屋，亦可逐漸退出，從此民教相安。倘有藉端滋事之人，無論平民、教民，一體照例懲辦，均與教士訂立合同。此議撫京城教民請款之情形也。

總計以上三端，教堂賠款請現銀五十萬兩，塋地建碑銀七萬兩，教民撫恤銀一百四十三萬兩，共應請現銀二百萬兩，皆係急需之款，如解倒懸，礙難久待。仰懇王爺俯念京城教案關係至重，准即具奏請旨，飭部如數從速指撥，並由戶部電知各省逕匯來京，以免遲誤。

至傳教善後章程，必須各國教會遵從，永弭弊端，關係尤爲重大。現探各國各會意見紛歧，非倉猝所能定議。應俟此次教案了結，民教粗安，再行會同各教士先議底本，呈請核定。惟周馥等識見寡陋，不足取信外人，應請奏派大員督同商辦。

抑周馥等更有請者。京城內外平民遭亂，受害者亦復不少。教民既邀撫恤，平民似不便偏枯。前門外一望瓦礫，皆非教民之產，市井蕭然，似非盛世更新氣象。擬請奏派大員查明，量加撫恤，以廣皇仁，併乞鈞裁核奪。合併聲明。

爲此備由開冊具呈，伏乞照詳施行。須至詳者。

右詳欽命全權大臣·便宜行事·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和碩慶親王。

光緒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正任直隸布政使周馥、新授雲南糧儲道章京李毓森。借用順直善後賑捐總局關防。

(外務部檔)

九八六 周馥等爲籌議順直教案賠款事詳奕劻文

光緒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一九〇一年六月十三日)

隨同辦理和議條款事宜·正任直隸布政使、新授雲南糧儲道章京爲詳明事。

竊照京城教案賠撫各款，業將查辦已畢請款各情，詳請具奏在案。查上年拳匪肇亂，京中固受禍

最烈，而直隸全省殺人焚屋之案，幾於無縣無之。其殺人多者，一縣竟至一、二千名口，大劫奇災，突然聚起，伊古罕聞。查順直各州縣賠償教堂、撫恤教民，在在需款，皆係就地籌辦。緣上年洋兵到直，情勢洶洶，教民忿極，頗欲報復。有平民私與教民議結者，有地方官紳與教士議結者。大約賠撫之款，先儘拳匪家產變抵，再由公款挪墊，如仍不足，再由地方攤捐。惟拳匪多係貧戶，公款無多，全恃地方捐湊。捐法亦不一律，有專按習拳之村派捐者，有按村按畝攤捐者，歷經各州縣稟報督部堂有案。當時洋兵壓境，教民欲逞，官無治理之權，庫無銖兩之積，小民欲求安免禍，非捐無以保身家。而拳匪遠颺，出資者多屬良民，念之惻然。

周馥等奉派辦理京城教案，常與教士往來，詢知教堂賠款，間有教士開單，交其公使，彙人大賠款之內者。然教士圖得現銀者居多。近日屢據各州縣稟訴地方困苦情形，經周馥等稟奉王爺鈞諭，將順天、保定、天津久困洋兵之州縣，並其餘民力萬難籌足之處，酌將教堂賠款剔出若干，商由教士開單，交其公使，歸人大賠款之內，隨後如力能籌還，准於大賠款內剔出。婉轉籌商，大費唇舌，明知剜肉醫瘡，而舍此別無善法。

至撫恤教民之款，仍應由地方自籌，不應歸人大賠款之內。現在通省教案已經各州縣議結者，約十之八，大致粗定。惟恐尚有極苦州縣應賠之款，力難籌足，屆時再與教士通融商辦，或另請公款，以了糾葛。特將現與教士議定京內外天主、耶穌各教賠款已歸大賠款之數，開具清單，呈請王爺俯賜鑒核。以後如續有添人之款，再行詳報。至京外州縣各教士另有自送賠款單與各公使者，不在此內。合

併聲明。

爲此備由開冊具呈，伏乞照詳施行。須至詳者。計詳送清單一扣。〔二〕
右詳欽命全權大臣·便宜行事·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和碩慶親王。

光緒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正任直隸布政使周馥、新授雲南糧儲道章京李毓森。

借用順直善後賑捐總局關防。

(外務部檔)

附錄：庚子教堂賠款案〔三〕

光緒二十六年，拳匪作亂，京師各國教會教堂、養病院、育嬰堂、學堂、墳墓均焚毀，教民多被害者。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全權大臣奕劻、李鴻章與各國在京議定大綱十二條，其第四條曰：大清國國家允定，在諸國被污瀆及挖掘各墳塋，建立滌垢雪侮之碑，由各國使館督建，並由中國國家付給估算各費銀兩。京師一帶，每處一萬兩。其建碑之墳塋，英國一處，法國五處，俄國一處。
先是二十六年十一月，各國全權使臣開送條款議及此事，奕劻等人奏，許之。而教堂產業賠償之

〔二〕清單見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義和團檔案史料》下冊，第一二二—一二三頁。此處另附《庚子教堂賠款案》以爲補充。

〔三〕此件摘自本館所藏清《外務部檔》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檔案提要》一書，許同莘撰，油印本。全書分教務與海防兩類，此爲教務類的一部份。因其內容與前件有關，故附於此。

數未議。十二月法使言，教堂、教民所失財產甚鉅，請派大員會同駐京林主教議定辦法。嗣奕劻等奏派前內閣侍讀學士張翼，與主教林懋德商辦，並照會各使，如某國有教會財產損失，即派員會商。又以大局甫定，懲前毖後，應議立妥善章程，以期日久相安，請一併派員與議。各使答復：比國在京無教堂。英國祇倫敦教會一處被毀，賠款若干，應文教士自行分派，英使不願與聞。又安立甘教會公產及教士私業，概不索賠。俄使則派駐京參贊羅達諾夫斯齊克會商辦法。至訂立妥善章程，英使以爲中國倘照津約第八款切實遵辦，則防範變亂自有餘裕。

嗣張翼出京，奕劻等奏派直隸藩司周馥、雲南鹽法道李毓森會議。馥等於京城各國教堂被毀所在，逐日履勘，其佔地或數畝，或數十畝，有康熙間敕建者，有成豐以後教士自建者，惟西什庫教堂尚未全毀。與各國教士往復商議，兩月而定。法國天主堂索賠一百五十萬兩。美國耶蘇教各教堂十二萬餘兩。美國美以美會四千五百兩。英國安立甘會教堂應賠六萬元，願不索償。俄國教堂賠款，議以房屋地基抵換。凡各教堂洋人產業，共應賠二百四十八萬一千四百七十八兩，教士知就地籌款之難，允歸人大賠款彙計。惟法教士受害最甚，棲身無所，請於總數內另給恤款五十萬兩。

又和約所定被毀墳塋七處，皆發冢棄屍。法國塋地墓碑亦仆，碑文言順治、康熙年間，湯若望、南懷仁輩供職欽天監有功，恩賜祭葬，并蒙予諡，及以後効力外臣，賜葬銀者甚多。因如約每處各給建碑銀一萬兩，而修理之費，則歸人和約第六條賠款之內。其京內遭難教民，別給撫恤銀一百四十三萬兩。共計應先由部庫撥銀二百萬兩，於兩月內撥付。

維時迴鑾有期，善後需款，部庫無所取給。行在戶部議撥江浙二十六年折漕銀一百三十六萬，山東折漕銀十一萬，江蘇籌餉新捐二十二萬，宜昌關稅十萬，安徽應還漕項十一萬，通商銀行應繳武衛軍餉十萬，均令設法匯京，如期應付。

其順直各州縣教案，自洋兵到直，民情惶懼，地方官紳有私與教士議結者。籌款之法，先儘拳匪家產變抵，再由公款挪墊，如不足，再由地方攤捐。攤捐之法，或專取之習拳之村，或分攤各村，按畝計數。鴻章念近畿災民困苦，不能再攤捐款，將順天、保定、天津兵燹州縣並其餘民力萬難籌足之處，剔出賠款若干，歸入大賠款內。而撫恤教民之款，仍就近籌措。茲列各屬教案賠款之數於後：

保定府：三萬三千五百兩。

宣化府：六十四萬兩。另由地方自籌八十萬兩，分年繳付。

霸州：四萬兩。另由地方自籌七萬七千兩。

武清：八十兩。地方另籌者五萬兩。按：八十疑八千之僞。

寶坻縣：二十萬兩。地方另籌二十萬兩。

香河縣：五萬兩。地方另籌三萬五千兩。

薊州：四萬兩。地方另籌七萬兩。

昌平州：三萬兩。地方另籌一萬兩。

東安縣：十二萬兩。地方另籌一萬兩。

固安縣：一萬六千兩。地方另籌二萬五千兩。

宛平縣：七萬兩。地方另籌三萬兩。

統計二百二十一萬九千五百兩，皆天主教堂教民賠款。

右第一次議定。

天津縣：三十九萬四千三百兩。

靜海縣：六萬二千七百兩。

鹽山縣：六萬二千七百兩。地方另籌二萬兩。

慶雲縣：三萬七千五百兩。地方另籌二萬兩。

南皮縣：二萬兩。地方另籌二萬九千六百兩。

唐縣：一萬兩。

望都縣：一萬兩。地方另籌六千兩。

宛平前後桑峪各村：三萬兩。

順義縣：一千二百兩。

文安縣：六千八百兩。

三河縣：四千六百兩。

宣化縣揚家坪：八千兩。

總計六十四萬八千兩，皆天主教堂教民賠款。右第二議定。

保定另給賠恤銀七萬三千六百兩，天津另給賠恤銀二十五萬餘兩，不人大賠款之內。

京城教堂燈市口公理會及俄國教堂二處，除賠款外，並許展寬地址。燈市口公理會添給毗連之關帝廟一所。俄國教堂將就近之履端親王府及空地，並府西住宅給與教堂，地廣二百二十四畝，並給界內關帝廟一所，又安定門外低地一段，周十九丈，給俄教堂爲墳。

第一次議定後，周馥等與教士訂立合同：一、教民得銀後，應將占住他人房屋近「遷」讓。二、義和拳首兇惡者「著」聞者，准教士於一月內開單交地方官訪拿，訊明嚴辦，其脅從附和者不究。三、此後不得再以人命、財產等事控告。各教士皆如議行。

附錄：

各省聞攤派之二（百）萬兩，自光緒二十七年六月起，均匯江海關道陸續解京，是年九月如數解清。另別爲一案，附於本案之後「」。

（外務部檔）

九八七、著張英麟等各部院人員先行回京供職事上諭

光緒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一九〇一年六月十四日）

光緒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內閣奉上諭：回鑾業已定期，吏部右侍郎張英麟、戶部左侍郎吳樹

「」該書未錄各省攤派案。

梅、兵部左侍郎葛寶華、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仍瑩、國子監祭酒王埈、鑲黃旗滿洲副都統敬昌、鑲紅旗蒙古副都統黃永安，均著先行回京供職。各部院人員，由隨扈堂官每衙門酌留數員外，其餘著該堂官飭令分起回京。著戶部酌給川資津貼，以示體恤。欽此。

(上諭檔)

九八八 岑春煊奏報德兵退出晉境並請獎勵在事出力各員摺

光緒二十七年五月初一日(一九〇一年六月十六日)

頭品頂戴·兵部尚書銜·山西巡撫臣岑春煊跪奏，為具報五臺德兵退出晉境，地方安謐情形，並請將在事尤為出力文武各員懇恩獎勵，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

竊臣頃據五臺文武印委各員稟稱：長城嶺一帶德兵，於本月十三、十四等日一律退出晉境。臣當恐該員等所報尚未確實，復飭查探。旋據復稱：確已退往直隸唐縣，並有即日由津回國之說。現在五臺一帶，民情已極安謐。等情前來。臣當將大概情形由電譯奏，仰慰宸廑。

伏查敵軍久駐，本有得步進步之謀，乃蠶食之師，竟能一朝返旗，此皆仰賴朝廷威福，庇佑危疆；亦由全權大臣奕劻、李鴻章操縱得宜，前撫臣錫良知人善任，用能使三晉生民不罹兵禍。追維正月初間，德兵由鞍子嶺等處進趨五臺，防守各軍譁然潰退，人心洶懼，幾有朝不保暮之虞。經錫良一面電請全權大臣阻其西趨，一面檄委總兵馬金叙、候選道潘乃光，帶領委員先後馳赴敵營，與德兵官孟士拉等訂

立暫約五條，聲明德軍借屯長城嶺，以四十里爲界限，中間各以二十里爲甌脫，彼此不相越犯。慷慨決議，暫約遂成。當經錫良以馬金叙、潘乃光等於風鶴頻驚之時，馳赴敵營議訂止兵之約，頗稱勇敢，奏明由臣察看辦理。恭奉硃批：知道了。欽此欽遵在案。此德兵初入五臺，派員訂約止兵之實在情形也。

及敵軍借駐長城嶺以後，覬覦臺山珍玩，屢以遊歷爲名，並以我軍相逼爲詞，時加恫喝。其他巡探道路、需索供支，在在皆爲支節所由生，爭端所由起。而在事印委文武各員，或執公理以止其無厭之求，或示聯絡以戢其憑陵之氣，或贊畫戎機豫杜敵人之口，或懷柔盡禮計安本境之民。數月之間，外衅不開，內邊無擾。卽三月初旬固、孟、孟告警，而五臺防務安謐如常。此次敵將退兵，尚復有書致諭，足見該員等平日尚能因應咸宜。此德兵借駐五臺以後及退兵以前，該員等妥籌交涉之實在情形也。

雖該處德兵之退，由於聯軍全撤，不能獨留此隊久駐晉邊。是敵騎言旋，似非該員等力之所致。惟念該員等數月以來，聯絡巡防極爲盡力，當敵人驕橫、危疆岌岌之時，既不可過於遷就以啓戎心，又不可直行徑情以危大局，委曲艱脆，較之披堅執銳者爲尤難。假使當時因應或有未宜，則彼族既可由直境深入五臺，何不可由五臺進趨省會？河汾全境，糜爛將成。今幸安穩撤防，該員等始終其事之微勞，宜可與前敵異常勞績比同一律。所有花翎·記名總兵·額勒琿巴圖魯馬金叙，擬請以提督交軍機處記名，請旨簡放。花翎·二品頂戴·儘先選用道·敏勇巴圖魯潘乃光，升階無可請加，擬請送部引見，恭候聖明錄用。候選同知張鳴岐，擬請免選同知，以知府分省歸候補班前補用，並賞戴花翎。同知

銜。請補五臺縣知縣王德潤，擬請以直隸州知州在任候補，並賞戴花翎。大同鎮標北路營金剛庫藍翎把總王國樑，擬請免升千總，以守備仍留原省，遇缺儘先補用，並賞加都司銜。以上五員，均屬異常出力，合無仰懇天恩，准如所請，以昭激勸，出自逾格鴻施。

所有具報五臺德兵退出晉境，地方安謐，並請將在事尤爲出力文武各員懇恩獎勵緣由，理合恭摺由驛馳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七年五月初七日奉硃批：該部議奏。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九八九 岑春煊奏爲防務大定擬將戍晉客軍請旨分別留遣事摺

光緒二十七年五月初一日（一九〇一年六月十六日）

頭品頂戴·兵部尚書銜·山西巡撫臣岑春煊跪奏，爲固關內外防務大定，請將戍晉客軍分別留遣，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查京津被踞，警蹕西行，各國聯軍分布直境，晉省爲行都屏蔽，固關又天府要區，設險籌防，在在均關緊要。前撫臣錫良當於去秋，將所部之湖南勁字軍、湖北武功軍，連同原有之晉軍，在井陘、孟縣、平定州各處隘口分別布置。嗣大同鎮劉光才帶領忠毅軍五營，遵旨赴晉，時值正定一帶均被敵占，固關統領·道員張成基又因病身故，復經錫良移委劉光才，卽率所部五營駐劄井陘之東天門，湘、晉兩軍

並歸該鎮節制，枕戈卧甲，八月於茲。旋因外人以我軍相距太近，屢有違言。臣到任之初，正值德、法兩軍藉詞進逼，晉東情形岌岌，大局幾爲動搖。幸賴朝廷威德遐孚，我軍既遵旨撤歸，彼軍亦至關返旗。雖潰兵肆擾，禍及地方，而一月以來，人心已爲之大定。

現在各該營旗，均在平定州、遼州、和順等處駐劄，該處崇山峻嶺，地僻民貧，近年荒旱成災，民食尤形匱乏。若令各軍久駐，計口授食，實不免有礙閭閻。查款議大定，聯軍亦陸續撤退，化干戈爲玉帛，從茲風鶴無警。昨准湖廣督臣張之洞來電，令將武功軍五營迅飭撤歸鄂省，業經轉行該軍統領。浙江衢州鎮總兵方有升遵照在案。其勁字軍五營，事事一律，應請一併遣歸，以示朝廷正戈爲武之隆，而慰軍士久役思歸之意。

大同鎮總兵劉光才，本係晉省實職大員，現在防務已定，應令仍遵前旨，速赴新任。惟蒙古境內現有馬賊馬天蘭，率領黨羽，由察哈爾草地西竄至科布多爾等處，現復渡過黃河，擾及薩拉齊之包頭一帶，匪勢猖獗，延蔓堪虞。雖經大同鎮派撥隊伍前往剿辦，而口外地方遼闊，此拿彼竄，未易成擒。況民教齟齬，迄未解釋，苟無大枝勁旅，節節防剿，恐西北邊庭又將俶擾。伏查忠毅軍五營，本劉光才訓練之師，擬請由劉光才帶赴口外，將此股馬賊實力剿除。該軍應需餉銀，前准戶部議准，由江西、湖北兩省在武衛中軍節存餉銀內撥解。現雖移駐北邊，而防備馬賊與防備敵兵，均係爲顧全大局起見。應請旨飭下湖北、江西督撫臣，仍照原議撥解，以資軍食。

除分咨查照，並咨陝、甘兩省撥派邊軍兜剿馬賊，務期絕盡根株外。所有防務大定，擬將戍晉客軍

請旨分別留遣緣由，謹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七年五月初七日奉硃批：著督飭劉光才將口外馬賊迅速剿除。所需軍餉，並咨明湖北、江西照舊撥解。餘依議。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九九〇 岑春煊奏爲已飭武衛前軍回省並請飭部撥還晉餉事片

光緒二十七年五月初一日（一九〇一年六月十六日）

再，總兵馬金叙所統之武衛前軍馬隊五營，前經欽奉諭旨，歸臣節制。彼時長城嶺德兵尚未撤退，該軍向在五臺及省北一帶駐防，正資得力，當檄飭其照常駐劄，穩慎分防。茲五臺德兵據報已於四月十三、四等日全數退至直境，民情亦極安謐。而該處本係山僻小縣，難駐重兵，加以省北連遭旱歉，軍食維艱，勢須將該軍移劄地方，以便就食。伏思該軍本係北洋訓練之師，所食之餉亦歸北洋開支。上年因晉防孔急，暫作借材之舉，以爲固圉之謀，現在晉防一律解嚴，而直隸地方洋兵漸退，土匪、潰軍，伏莽極多，較晉尤甚，督臣李鴻章因兵單不敷分布剿撫，是以有請撥新建陸軍之奏。況值迴鑾在邇，尤應早靖邦畿，以昭肅敬。該軍既係直隸之軍，以之剿直隸之匪，安直隸之民，而以盡拱衛之義，是事理之所當然者。自應飭其開赴原省，聽候李鴻章調度策應。且聞直隸雖遭蹂躪，而上年收穫尚豐，該軍並可得就食之利。

至該軍餉項，前已由晉借發銀四萬兩，並奏請飭部籌撥在案。現既飭歸原省，應再借給銀二萬兩，以備餼糧。該軍之營制餉章，據馬金叙開呈，與馬玉崑咨送者兩相比較，多寡懸殊，晉省無案可查，未能折衷一是。直隸必有該軍餉章底案，應令該總兵將借用過晉庫銀兩，造具銷冊，呈由李鴻章查核，咨部准銷。惟是晉庫奇窮，久邀聖明洞鑒，該軍先後所借之餉，無非騰挪湊借，亟待還款應急，合無仰懇天恩，飭下戶部，將晉省墊發武備〔衛〕前軍餉銀六萬兩迅速設法撥還，以應急需而免貽誤。除檄飭遵照並分咨外，理合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七年五月初七日奉硃批：戶部知道。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九九一 奕劻等爲踞京日軍交還民政事咨內務府文

光緒二十七年五月初九日（一九〇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欽命全權大臣·便宜行事·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和碩慶親王、欽差全權大臣·便宜行事·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北洋大臣·直隸總督部堂·一等肅毅伯李爲咨行事。

五月初八日，准日本第五師團長·男爵山口照會，內開：照得向來我軍占領界之民政，係我軍辦理施行。現擬自陽歷七月一日，即華五月十六日以後，交還貴國。一切民政，貴國政府可以施行。惟各國軍隊未將其占領之處全行撤去之時，我國軍隊亦有同一掌握占領之實權。至於警察事務，貴國政府

力量未能十分施行以前，亦由我軍照舊監督。以上各因，請查照知悉施行。本官已接凱旋命令，應於七月五日，即華五月二十日，將日本軍一切事務，交代新司令官山根少將接辦。將來凡關係民政及我占領房屋等事宜，請即直行與新司令官山根少將商議辦理。又曩因在我占領界聊盡保赤之責，所有人民稍有安堵之象，本官甚為欣慰也。此後代本官之新司令官，亦與本官意見相同，凡保護我占領界之中國人民，及與中國官民之交際更為親密，無容疑議。深願貴國待新司令官之友誼，亦與本官無異，則此後中國人民之幸福，自必日盛無限也。等因。到本王大臣。

准此，除照覆並咨行外，相應咨會貴大臣，請煩查照。須至咨者。
右咨內務府大臣世。

(內務府檔)

九九二 奕劻等為德軍將交還地面應給經費事咨內務府文

光緒二十七年五月初十日(一九〇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欽命全權大臣·便宜行事·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和碩慶親王、欽差全權大臣·便宜行事·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北洋大臣·直隸總督部堂·一等肅毅伯李為咨行事。

五月初九日，准德國提督特羅達照會，內開：近接天津來信云，所有駐紮北京之德軍，定於西八月初一日，即中六月十七日，一律退出。所認暫管德界之知府，亦須至是日裁撤。至如辦理地面事務所

需西七月分經費，共銀七千七百六十五兩，應請貴大臣知照戶部大臣，照數撥給知府韓尼沁收領可也。等因。到本王大臣。

准此，應飭支應所於戶部前發銀內，劃撥京平銀七千七百六十五兩，俟照會德提督，轉給韓尼沁收領。除咨行外，相應咨會貴大臣，請煩查照。須至咨者。

右咨內務府大臣世。

(內務府檔)

附錄一：北京德界知府爲華人不得携藏軍器等事致奕劻函〔一〕

一九〇一年五月十六日(光緒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敬啟者：總理北京地面大武員現經會議，華人行路不准攜帶軍器，及居民家中亦不准藏有軍械。一經查出，定以軍法從事，問成死罪。德國所管京西及京北自應一律照辦。相應請貴親王嚴飭京西、北居民人等暨該處官員，切勿犯前情，致罹法網。茲擬中國官員可派中國巡捕，按地巡查。其巡捕穿衣照附送之衣樣，在左膀上用白布纏裹，書明某號巡捕，取其顯明易認。該巡捕所帶兵器，祇許當差時佩帶，差竣即須將器械在捕房收存。倘有華巡捕用所佩器械欲害一洋人，除將其正犯正法外，仍須將該處地保並知縣一體問成死罪。特此佈。順頌日祉。

〔一〕此件與下件之內容均爲中德交涉，因無相應之清方文件，故附於此。

再，各段巡捕房門牌，須明洋字、華字，可以一體知悉。又及。

德界知府格。

(外務部檔)

附錄二：北京德界知府爲限制華捕用槍事致奕劻照會

一九〇一年七月七日(光緒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德知府海爲照會事。

現奉特提督諭：准中國巡捕用槍，所有一切後膛新式各槍均不准用，只得使用火槍。惟務請貴親王嚴諭巡兵，無故不得施槍，卽遇有賊匪，華捕施槍，切不可令德營守門兵誤會，致於巡捕反爲不便，最爲可危。除由本府知照德巡捕公所華捕知悉外，相應照會貴親王查照。須至照會者。

(外務部檔)

九九三 奕劻等爲德兵交還南海宮殿事咨禮部內務府文

光緒二十七年五月初十日(一九〇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欽命全權大臣·便宜行事·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和碩慶親王、欽差全權大臣·便宜行事·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北洋大臣·直隸總督部堂·一等肅毅伯李爲咨會事。

五月初九日，准德國欽差全權大臣穆照會，內開：數日前，本大臣分往尊寓，與貴親王、中堂晤談後，立將貴親王、中堂甚願交回宮殿之意，達知管理駐京德兵提督。現接覆稱：現在意欲將前華大帥暨隨員所駐南海宮殿等處，交內務府大臣接收，並令在彼看守之弁兵等，毋得攔阻該大臣以下各項當差人等。其餘兵丁現駐之宮殿，一俟兵退，即行全交。等因前來。相應照會貴親王、中堂查照。轉飭遵辦。等因。到本王大臣。准此，相應咨會貴大臣，請煩查照。須至咨者。

右咨禮部正堂、內務府大臣世。

(內務府檔)

九九四 李鴻章奏覆查明參案緣由並詳陳各屬捐罰賠款情形摺

光緒二十七年五月十三日(一九〇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欽差大臣·大學士·直隸總督·一等伯臣李鴻章跪奏，為查明知州參款，酌請懲處，並詳陳直隸拳匪焚殺教士、教民房屋人命，賠款太多，公款已罄，不得不借資民力，捐罰並行，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臣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二十七年二月初九日奉上諭：有人奏，直隸延慶州等處，借查匪為名，拘繫各戶，封閉房產，勒罰鉅金，有多至五千兩者。覽奏殊堪痛恨。畿輔現經兵燹，小民流離失所，豈可任貪吏朘削，致閭閻益形困苦？著李鴻章確切查明，如有前項婪索情弊，即將該地方官據實嚴參，毋稍姑息。將此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當經密委候補直隸州知州朱璋達前往該州等處詳查。茲據稟稱：延慶州於去年五、六月拳匪勢盛之時，徧處設廠，幾乎無人不拳。計焚毀教堂及教民房屋一千四百四十八間，傷害教命八百五十二名口。現宣化府一屬，除人命另議外，洋員已索賠金一百七十萬兩，該州應分認銀十萬一千五百兩。知州秦奎良遵飭先查拳匪房產，變價備抵，計查封瓦房三百十二間、土房四十五間、地一百十五畝。內有丁錡、丁鐸，家道小康，自封房後，願罰銀五千兩充公，贖還房屋。秦牧因湊款艱難，房價數不止此，尚未應允收銀。又查丁錡、丁鐸均係生員，雖無殺人放火重情，但彼時曾經學拳，充當壇內先生，為拳匪奔走。此飭罰鉅款之實在情形也。此外並無拘繫人民、勒罰鉅款之事。其同屬宣化、懷安、赤城、龍門、蔚州、西寧、萬全、保安等處，亦無前項勒罰鉅款之事。稟覆察核。等情前來。

臣查上年五、六月間，直隸土匪蜂起，所在以習拳仇教為名，肆行焚殺，其實皆宵小恃衆逞強，劫掠財物。地方官苟明大義，查拏禁止，自不難立遏亂萌。乃一聽其所為，甚至署內設壇，官為民倡，風聲所播，四境若狂。迨焚蕩成墟，殺人盈野，外兵刦制，責以賠償。斯時庫藏已虛，積儲垂罄，既不能酌動官款稍解倒懸，又不能坐視死亡任其荼毒。計惟有各歸各屬，飭與教士酌議賠卹，以救子遺。是以臣先後批行各屬賠款，議定飭將拳團首匪房產一律查封，變價抵充。次及拳而不匪之家，酌量捐罰。猶或不足，則由紳富捐助，及就地酌籌湊數。合計通省殺害教民多至數萬丁口，所毀房屋多至數十萬間，然惟宣化府屬燒殺為最多，故賠款亦最鉅。現與藩司周馥設法議減，宣郡已由一百七十餘萬減至一百萬兩，已覺舌敝唇焦，祇得勉強應允。然洋員、教士猶復嘖有煩言，而通省士民則又羣相駭怪。蓋當時殺

戮之慘與蕩析之艱，或未聞見，今見賠款之鉅與捐罰之多，遂不勝其怨憤。地方官勢處危疑，迫於領無可領，籌無可籌，始以罰捐之事責諸爲匪之民，原無不合。然而有力之家被匪迫脅，官難保護，故致習拳，其初心要亦可恕。果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民亦豈盡無良？

今訪聞延慶州知州秦奎良，當拳匪初起，亦在署內設壇，躬身倡之，固已不能辭咎。生員丁錡、丁鐸，以庠予之士，畏脅習拳，固應罰贖。但以首倡設壇之知州轉行罰鍰之事，其心實不能甘。相應請旨，將延慶州知州秦奎良卽行革職，永不叙用。其習拳之生員丁錡、丁鐸，並卽斥革衣頂。罰捐之案，飭由接任之員妥酌辦理，以示持平。此外各屬，如查有勒罰鉅款釀事之劣員，定行嚴參懲辦。

所有遵旨查明參案緣由，理合恭摺由驛覆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奉硃批：秦奎良著卽行革職，永不叙用。餘依議。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九九五 奕劻奏報查明鑾儀衛及內外庫實在情形摺

光緒二十七年五月十五日（一九〇一年六月三十日）

鑾儀衛掌衛事大臣·和碩慶親王臣奕劻等謹奏，爲查明臣衛實在情形，恭摺奏聞，仰祈聖鑒事。

竊自上年七月京師猝遭兵燹，臣衛及鑾駕外庫，均被洋兵跼踞，當將值班護印官員、校尉等全行逐出，駐紮數月。現今和局已定，臣衛交還，臣等督率章京詳細查看，其大庫所存堂印一顆、行在堂印一

顛、七所司廳印信二十二顆，全行遺失，稿案文卷冊檔，均被殘燬無存。現在應行文件，謹擬備用鑲黃旗滿洲都統印信，俾昭信守。俟奏聞後，應行文禮部，另行鑄造頒給，以符定制。查內庫收存鑾駕等件，均未遺失。惟銀庫失去銀一萬零六百餘兩。復查外庫，前爲洋兵駐紮之所，今又在劃界之內，所存鑾駕車轎輦乘各件，盡皆遺失。謹將內庫所存、外庫所失各件，另繕清單恭呈御覽。

所有查明臣衛實在情形，並應行禮部鑄造堂司印信緣由，謹恭摺奏聞，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光緒二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附件一：鑾駕內庫所存各件清單

鑾駕內庫所存各件清單。

鑾駕內庫所存轎乘等件：皇太后乘用花彩漆八人暖轎二乘，花彩漆八人亮轎二乘，花彩漆四人暖轎一乘，素紅杆八人暖轎一乘，素紅杆八人亮轎一乘，素紅杆四人暖轎一乘，素紅杆四人亮轎一乘。以上轎九乘，均在庫內存收。皇上乘用十六人大禮轎二乘，十六人畫轎一乘，十六人金漆轎二乘，紅杆八人暖轎二乘，紅杆四人暖轎二乘，花彩漆八人亮轎二乘，花彩漆四人亮轎二乘，黃杆八人暖轎二乘。以上轎十五乘內，在景運門陳設十六人金漆轎一乘，庫內存收十四乘。皇后乘用紅杆八人暖轎一乘，紅

杆四人暖轎一乘，黃杆八人暖轎一乘。以上轎三乘，均在庫內存放。所有各轎乘上貂皮坐褥、靠背、貂皮裏幃、灰鼠皮裏幃、白狐皮裏幃、以及四季幃簾什物等項均存。銀轎頂一箇，素白轎頂二箇，鍍金寶石轎頂一箇，鍍金銅轎頂五箇。以上轎頂九箇，均在庫內存收。

庫存御用什物等件：拂塵四把。扇子一把。綢擅子一把。赤金盒三箇。瑤瑯盒四箇。核桃四對，玉佩子五塊。翠佩子一塊。香串一掛。書十六套。瓷掛屏一箇。鍍金痰盒一箇。鏡子一箇。

鑾駕內庫所存儀駕等件：皇太后陳設儀駕一分，共七十一件，內有金器八件。皇上陳設法駕一分，共八十件，內有金器八件。騎駕一分，共一百零八件。鑾駕一分，共九十四件。盥洗一分，金盆一箇，銀水壺一把，銀火壺一把，共三件。皇后陳設儀駕一分，共七十一件，內有金器八件。鹵簿大駕圖一分。

銀庫存放什物等件：地契冊一本，地契一百零四號，贖回地契原稿五號。金龍頭三十二箇。金鈴鐺六百十二箇。金頂一箇；大鑲石六塊，內欠一塊；小鑲石十二塊。大金鳳四隻。小金鳳八隻。金傘頂十六箇，內欠金庫二箇。銀鍍金傘頂五十箇。銀鍍金扇葉二百二十四塊。銀鍍金扇條十六條。銀鍍金傘頂一百二十箇。銀箍九十七箇。銀條三十二條。小金鳳翅一箇。金火焰二箇。銀鍍金傘頂五十箇，內欠頂頭八箇。銀箍四十箇。銅鍍金旛上什物一百二十掛。銅鍍金節頂三十二箇。銅鍍金旛頂二十箇。銅鍍金龍頂一百十二箇。以上在庫所存轎乘什物各件，均皆實存庫內。

覆查皇太后乘用黃杆八人暖轎一乘，黃杆八人亮轎二乘，黃杆四人暖轎二乘，黃杆四人亮轎一乘，皇上乘用黃杆四人暖轎一乘，黃杆四人亮轎一乘，皇后乘用黃杆四人暖轎一乘，黃杆四人亮轎一乘，以

上轎十乘，均交尚乘轎在三海內備差，俟查清後再行具奏。敦宜皇貴妃黃杆四人暖轎一乘，珍妃黑杆四人暖轎一乘，瑾妃黑杆四人暖轎一乘，以上轎三乘，均在宮內存收。

(軍機處錄副奏摺)

附件二：鑾駕外庫所失各件清單

鑾駕外庫所失各件清單。

鑾駕外庫所失輦乘、鑾駕等件：皇太后萬壽金輦一乘，騎駕一分，儀駕一分，共七十七件。車轎六件，係內庫存收儀駕分內。皇上大駕內：玉輦一乘，金輦一乘，五輅五乘鍍金五寶一分，坭金五寶一分。以上均隨什物。法駕二分，每分六百四十八件。皇后車轎六件，係內庫存收儀駕分內。珍妃儀杖一分，共三十六件。瑾妃儀杖一分，共三十六件。以上壽字袍駕衣帽帶全分。琪妃儀杖一分，共三十六件。珍妃儀杖一分，共三十六件。英嬪綵杖一分，共二十八件。吉嬪綵杖一分，共二十八件。敦宜榮慶皇貴妃儀杖一分，共五十八件。瑜貴妃儀杖一分，共四十件。珣貴妃儀杖一分，共四十件。晉嬪綵杖一分，共二十八件。新雲盤傘一分。舊雲盤傘一分。香墊拜褥九鋪。大安輦腔一乘。樣輦一乘。拆合轎一乘。喇嘛亮轎一乘。錦緞纛旗面一分，共一百三十三件。山步輿十一乘。二人兜二乘。二人塔拌二乘。小團扇一把。瑤瑯轎杆一分。廣郎木轎杆一分。喜轎腔一乘。緹奩棹盤一分。象牙九隻。象鞍二盤，隨什物。戰鼓二面。更鐘二架。靜鞭二分。

(軍機處錄副奏摺)

九九六 奎順等爲已飭屬保護回堂教士事咨呈奕劻文

光緒二十七年五月十七日（一九〇一年七月二日）

總統察哈爾八旗都統奎順、頭品頂戴·副都統·訥恩登額巴圖魯魁福爲咨呈事。

於本年五月十一日，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開：爲咨行事。光緒二十七年五月初七日，准法國鮑使函稱，西蒙古教堂教士賈名遠、魏懷仁、梅培桂三人，因去歲肇亂，該處阿拉善王，將該教士等驅逐出境。現自本國回中國，意願仍歸西蒙古本教堂。應請繕給護照各一紙，書明前往口外陝西蒙古字樣，送交該教士等持執，並希飭知各該處有司，一體妥爲保護。等因。本衙門查西蒙古教堂教士，上年因亂出境，現在復回本堂，自應加意保護，以昭妥慎。除繕發護照、蓋用關防，送交法使轉給收執外，相應咨行查照，轉飭所屬地方官，於該教士賈名遠、魏懷仁、梅培桂等到境時，照約妥爲保護，毋稍疏虞。並將過境日期咨復本衙門備案。等因前來。

承准此，遵卽分飭所屬地方官，並割飭察哈爾八旗一體遵照，如該教士賈名遠等俟到境時，妥爲照約保護，毋稍疏虞。並將過境日期呈報，再行轉呈。相應先行呈覆全權大臣·便宜行事·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事務·和碩慶親王，謹請查照。須至咨呈者。

右咨呈全權大臣·便宜行事·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事務·和碩慶親王。

（外務部檔）

九九七 松壽奏請再截留過境京餉二十萬以備辦回鑾供支摺

光緒二十七年五月十九日（一九〇一年七月四日）

頭品頂戴·革職留任河南巡撫奴才松壽跪奏，為恭悉回鑾已有定期，沿途供支用款不敷尚鉅，擬再截留過境京餉，以便先期趕辦，免滋貽誤，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近閱電傳鈔報，敬悉皇太后、皇上定期七月十九日回鑾。遵卽飭司將現辦蹕路、行宮暨應辦供支事件及早妥備齊楚，並將續勘工程速飭開辦去後。

茲據布政使延祉詳稱：前因恭備回鑾要差，先在司庫籌撥銀十八萬八千兩，嗣復奏請截留過境京餉銀二十萬兩，均經分別飭發。茲復據承辦印委各員，以工用較鉅，紛紛請款前來。查上次恭勘鑾輅經行地方，自閩鄉縣直達安陽，共計安設正站、腰站二十三處。一切修治道路、橋梁，建造屋宇、舟楫及沿途供帳要需，並未敢過求華美，但期略存體制，約計前發之款，不敷尚鉅。其按站所需車輛及臨時御用傳辦之件，必須先期籌備者，尚不在此數內。今又增修省城行宮，其原有屋宇，多須重加整理。其不足用者，尚須拓地營建。至省城以西中牟等處，平沙渺漫，村鎮蕭條；又西至河南府境鞏縣、汜水等縣，土穴茅廬，湫隘卑溼，萬難棲止。自非另建行宮，不足以安車駕。刻已按站勘估，鳩工庀材，需款若干，尚難懸擬。現計前款早經分次支發，本年人春荒歉，錢糧徵解無多，庫款不敷挪用。恭聞回鑾已有定期，所有應備要件，未敢稍事稽延。籌思至再，計惟續請截留過境京餉銀二十萬兩，俾令早為儲辦，以

免遲誤。等情。請奏前來。

奴才伏念此次翠華臨幸中州，闔省官民同深慶幸，咸欲筐篚將迎，各抒忱悃。前以籌備供支，仰蒙恩准截留京餉，已屬鴻施逾格。但使撙節動用，稍可騰挪，又豈敢一再陳請？惟既據稱前款不敷，新賦又未能就用，當此工需繁鉅，待用方殷，既未遑求助鄰省，更不得派累民間。若又拘牽形迹，輾轉遲延，或致臨時貽誤，轉非所以昭誠敬。合無仰懇天恩，准將過境京餉，無論何省，續行截留銀二十萬兩，暫濟目前要需。至此項前後供支用款，現已飭屬核實領用，統須若干，尚難預定。如有不敷之處，應俟核明數目多寡，另行籌款彌補，奏明辦理。

所有房屋、器具及御用供帳各件，仍飭懷遵諭旨，但期整潔適用，不敢稍涉浮靡，以期仰副朝廷愛惜物力、軫恤民艱之至意。

謹將續請截留京餉，以便先期籌辦供支緣由，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硃批：著照所請。戶部知道。

（官中硃批奏摺）

九九八 行在戶部爲議奏京師教案撥款摺已奉硃批事咨奕劻文

光緒二十七年五月二十日（一九〇一年七月五日）

行在戶部爲欽奉事。

本部遵旨速議慶親王等奏，京內教堂、教民賠恤飭部迅撥的款一摺，光緒二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具奏，本日奉旨：依議。欽此。相應抄錄原奏，恭錄諭旨，由五百里咨呈慶親王欽遵辦理可也。須至咨者。

右咨呈慶親王。

(外務部檔)

附件：行在戶部奏為議奏京師教案撥款事摺

光緒二十七年五月二十日（一九〇一年七月五日）

行在戶部謹奏，為遵旨速議具奏事。

全權大臣·慶親王奕劻、大學士李鴻章奏，商辦京內各教堂、教民賠恤，並議立碑碣情形，請旨飭部迅撥的款，以應急需一摺，光緒二十七年五月十六日奉硃批：戶部速議具奏。欽此欽遵。由軍機處抄交到部。

查原奏內稱：京城內教堂林立，或奉敕建，或由教士自建，歷年已久，締造經營，規模閎敞。上年拳匪肇亂，各國教堂、書院、育嬰堂及各教士住屋，多被焚燬，以至發掘塋地，屠戮教民。其教民之倖免於死者，顛沛流離，苦難言狀。此次清理各案，以京城為最難，而賠恤各款，亦以京城為尤鉅。迭經督飭司道，與各教士往復磋商，再三覈減，迄今始有成議。各教士亦知兵燹之後，公私蕩然，實難籌措，允將

各教堂應賠銀一百九十八萬一千四百七十八兩，歸入大賠欸內彙算。英國安立甘會教堂不索賠償，尤稱好義。惟法國教堂，請付現銀五十萬兩，塋地建碑銀七萬兩，教民撫恤原指銀一百四十三萬兩，折減爲一百十萬五千零九兩，其餘提付保定賠恤銀七萬三千六百兩，天津賠恤銀二十五萬餘兩，總共銀二百萬兩，均經議明，不在大賠欸之內，無可再減，且係待用急需，勢難延緩。應請旨飭下戶部，迅卽如數籌撥的欸，並電知各省逕匯來京，以便如期應付。等語。

臣等伏查京內賠修教堂、撫恤教民並議立碑碣，共需銀二百萬兩，既經全權大臣與各國教士往復磋商，始有成議，此數無可再減，尤不容稍遲，若由各省關分攤，既慮籌措維艱，解不足數，亦恐勉強湊集，解到需時。若由京餉內劃撥，現在迴鑾有期，將來官兵俸餉及京師一切善後事宜，需欸正繁，勢將無所取給。臣等一再商酌，此項賠恤之欸，亦爲和局所關，既已應允撥給，必須無礙京餉，又實係有著的欸，始足以濟急用而聯外交。

茲查江蘇、浙江兩省，上年折漕米五十二萬八千石，計折價運費共銀一百三十六萬兩，此欸現存上海候撥。又山東折漕銀二十九萬餘兩，除撥解外，尚餘十一萬兩，此欸現存本省候撥。又江蘇籌餉新捐，收銀四十四萬兩，照案一半聽候部撥銀二十二萬兩。又宜昌關稅，上年多徵銀十二萬餘兩，應提撥銀十萬兩。又安徽借用漕折漕項銀九十餘萬兩，應先行撥還銀十一萬兩。又上海通商銀行欠繳武衛中軍餉，奏准分期歸還，本年八月底應繳銀十萬兩。以上各欸，共銀二百萬兩。京內立等應用，應令各按臣部指撥數目，迅速設法匯京，以便如期應付。一俟奏奉俞允，臣部卽電知各省督撫及全權大臣遵

照辦理。仍令將所撥款項何日匯解，專案報部，以備查核。

所有速議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祈皇太后、皇上聖鑒。

再，此摺係行在戶部主稿。合併聲明。謹奏。

(外務部檔)

九九九 刑部廣東司擬爲將團首郭寶等正法照章彙奏事咨文稿

光緒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一九〇一年七月十日)

廣東司呈，爲彙奏事。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本部奏定章程，京城土匪之案如係案情重大例應立決者，審訊明確，卽仿照就地正法章程，將該犯先行正法，隨時彙案具奏。等因。奉旨：依議。欽此。

茲准步軍統領衙門咨送團匪郭寶，並續獲孔恩普交部審辦一案，訊據郭寶、孔恩普各供認，設立義和拳會，殺斃教民，燒燬教堂、民房各屬實。

詳加研鞫。緣郭寶係大興縣民人，光緒二十六年五月間，郭寶向在逃之韓得福、劉七商允，在伊居住之左安門外十八里店村觀音寺廟內，設立義和拳會。村內每家歛錢五千。郭寶與韓得福、劉七爲會首，陸續來壇學會者六十餘人。是月十七日，郭寶同團衆將本村居住教民李傻子一家男女四口砍斃，又砍死教民韓姓家婦女二口，霍姓家一口，並將教民劉姓、韓姓、霍姓、高姓、趙姓、姜姓、喬姓各家

房間一併燒燬。六月間，郭寶因學拳人衆，食用不給，與韓得福等商令團衆往馬家堡搶拉麥子一次。至七月十五日，將壇撤散。後於二十日，郭寶聽聞洋兵來京，在各處躲避，旋被拿獲。

孔恩普即孔普恩，係內務府正黃旗恩璘佐領下茶役。上年五月間，孔恩普素識之李柏瑞向商設立義和拳會，孔恩普應允，隨於是月十五日，在鴉兒胡同李柏瑞家設立乾字義和團。李柏瑞係壇主，孔恩普爲師兄，陸續來壇學拳者二十餘人。十七日，孔恩普率同團衆將八面槽並鴉兒胡同教堂各一座、椿樹胡同、燈市口洋堂二處，及教民馬姓房間暨教民所開小藥舖燒燬，並殺斃二條胡同口內教民一口。十八日，將燈市口施醫院，六條胡同教堂，東直門城根、後海並大街講經堂，及六條胡同口外教民所開鐘錶舖、驢肉胡同西口教堂、帝王廟東講經堂、平則門外教堂、嘎嘎胡同教民房間一併燒燬。走至河沿地方，適遇教婦二人，當即砍斃。十九日，又將景兒胡同三聖菴廟內居住教民砍斃四口。二十並二十九等日，又將驢肉胡同口外教民房間，及後門方磚廠劉姓所開鐘錶舖燒燬，砍斃劉姓男女三口，並將教民魏姓婦女砍傷平復。所燒各教堂內，有無燒死洋人並教民人等，因人多勢亂，孔恩普並未看清。嗣後隨往東交民巷、西什庫等處，均未得手。七月二十日，孔恩普聽聞洋兵入城，即逃往各處躲避，旋被拏獲，解經步軍統領衙門，同郭寶先後送部。

審悉前情，嚴詰該犯等供認設立義和團會、殺斃教民多命、燒燬教堂民房不諱，應即擬結。此案郭寶、孔恩普設立義和團會，膽敢率同匪衆，執持刀械，殺斃教民多命，燒燬教堂、民房多處，種種情形，實屬兇悖已極。應照奏定懲辦京城土匪案情重大者就地正法章程，將郭寶、孔恩普即孔普恩均擬斬立決

梟示。遵照新章，先行正法以昭炯戒，仍照章彙奏。相應知照步軍統領衙門並內務府正黃旗可也。
咨提督、內正黃。

(刑部檔)

附錄一：步軍統領衙門爲解送團首郭寶事行刑部片〔一〕

光緒二十七年五月初六日（一九〇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步軍統領衙門爲片送事。

准隨同辦理和議條款事宜。直隸布政使周○等咨稱：案准英國倫敦會會長。教士文書田、美國長老會會長。教士紀力寶等先後函請懲辦義和拳匪首。等情。周馥等以教案已經議結，未便過事誅求，免致人心搖惑。旋據該教士等面稱，敝教實不願殺人，亦非有心報復，但懲前毖後，若無以示儆戒，誠恐將來仍蹈覆轍。並言匪目甚多，即持刀殺掠者不可勝計，今但擇其匪首渠魁、案情過重者，計于二海、郭寶、韓得福、羊兒、李柏瑞、孔恩普、田丫頭等七犯住址，請轉呈查辦，以外諸犯一概從寬免究。等情。周馥等未便拒絕，擬合具文詳請王爺查核，俯賜咨行步軍統領衙門、五城及順天府一體嚴緝務獲，訊明究辦。等因。並將應緝拳匪首要照錄名單咨送前來。本衙門當經知照順天府、五城察院，並飭派旗營員弁一體按名迅速訪拏去後。

〔一〕此件與下件均粘貼於前咨文稿之後。

茲據左營署參將胡煥文稟稱：遵奉憲署發下包封內開，仰該將官知悉，據隨同辦理和議條款事宜。正任直隸布政使、新授雲南糧儲道章京爲據情詳請咨緝事。案准英國倫敦教會會長·教士文書田、美國長老會會長·教士紀力寶等先後函請懲辦義和拳匪首等情，並錄送拳匪首要名單，詳請王爺查核，咨行步軍統領衙門及順天府、五城一體嚴緝務獲。等情。詳請前來。爲此仰該將官遵照，派撥官兵，將匪犯等按單嚴拿務獲。英倫敦會開來匪首名姓住址：于二海，住通州大羊坊。郭寶，住京營十八里店。韓得福，住京營十八里店。以上三人拆毀教堂，焚燒房屋，殺害教友二十餘人之多，其惡已極。等因。奉此，將官督飭公所素能緝捕候補把總李興、王鴻德、陳增，候補外委呂長祥、方玉林，並巡捕目兵等，前往各該處密訪查拿。在十八里店地方，拿獲匪首郭寶並伊子郭得新。又查訪韓得福全家早逃。又在通州屬羊坊村查拿匪犯于二海亦係遇事早逃，今將該犯之子于來喜拿獲，一併帶案。理合稟明。現獲匪犯郭寶是否呈解憲署，抑或送部；再郭寶之子郭得新、在逃匪犯于二海之子于來喜，可否一併呈解，將官未敢擅便，謹請王爺爵前批示遵行。當奉王爺諭，即將交拿匪首郭寶一名解署審辦。其郭寶之子郭得新、在逃匪犯于二海之子于來喜，由公所取具確保。等諭。奉此，理合將交拿匪首郭寶一名呈解憲署。等語。當將郭寶解送前來。

相應將郭寶片送刑部訊辦可也。至片者。計送人犯一名郭寶。
右片行刑部。

(刑部檔)

附錄二：步軍統領衙門爲解送團首孔恩普事行刑部片

光緒二十七年五月初六日（一九〇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步軍統領衙門爲片送事。

前准隨同辦理和議條款事宜。直隸布政使周○等咨請，案准英、美二國會長教士等函，請懲辦義和拳匪首等情一案，現據左翼署翼尉烏珍等稟稱，奉衙門票飭教士函請懲辦義和拳匪，開單按名嚴拿務獲。等因。奉此，職等遵卽撥派副尉福壽、步軍校奎林、委步軍校明壽等，帶同技勇兵二十名，分往各匪地址查訪。當將美長老會開來匪首孔恩普拿獲到翼，供認原在雅兒胡同乾字義和團，於七月二十日逃走，今被官人在正陽門外陝西巷拿獲。等語。又單開李栢瑞係義和團首，當將伊妻、伊弟帶翼訊問，李栢瑞於本年三月初八日自縊身死，其妻尚穿白服。以上孔恩普及李栢瑞之妻李王氏，並其胞弟李栢壽，均在翼暫看。等語。稟報前來。

除飭知該翼尉等將李王氏、李栢壽取具確保外，相應將孔恩普片送刑部訊辦可也。須至片者。計送人犯一名孔恩普。

右片行刑部。

一〇〇〇 奕劻爲德兵退出海內某寺擬往接收事行內務府片

光緒二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一九〇一年七月十一日）

欽命全權大臣·便宜行事·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事務·和碩慶親王爲片行事。

本月二十六日，接准署理德軍總統·副將巴維勒照稱：所有駐紮海內某寺之德國獵戶隊，現已定於西歷七月十二日，即中歷五月二十七日早間退出。請知照內務府官員，務於是日午刻十二鐘前往該處，由德軍都司瓦丹貝手接收。等因。本衙門除業已派翻譯官程遵堯，屆時會同貴衙門司員前往接收外，相應片行貴衙門查照辦理。因用印不及，徑行白片可也。須至片者。

右片行內務府。

（內務府檔）

一〇〇一 胡燏棻奏報開用關防並布置京畿防務大概情形摺

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初二日（一九〇一年七月十七日）

頭品頂戴·候補侍郎臣胡燏棻跪奏，爲開用關防並布置京畿地方大概情形，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

竊臣於光緒二十七年五月十七日，准全權王大臣咨開，本年五月十五日奉旨：京畿內外地方，本係

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直隸總督專責，現當善後緊要之時，諸事尤爲繁重。茲據奕劻、李鴻章稟奏請，派令胡燏棻辦理京畿地方善後營務事宜。著照所請，刊給胡燏棻襄辦京畿地方善後營務事宜關防，俾昭信守。仍著該侍郎隨時稟承奕劻、李鴻章，並會商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通籌妥辦，以重事權而免紛歧。欽此。恭錄咨行前來。旋於五月二十日，由慶親王奕劻劄發關防一顆。遵卽設立公所，敬謹啓用。並遴派妥員，分辦善後營務各事，相助爲理。臣自奉全權王大臣電調來京，襄辦地方營務善後一切等情，業將銷假奉差緣由奏明。奉旨：知道了。欽此欽遵在案。

嗣經英、日、法三國將所佔地面交還，臣卽於五月十六、七日，分別收回，仍責成原辦員紳，各就原設公所，分段認真接辦，並將英界所佔左安、廣渠、東便等三門接收後，稟請慶親王奕劻酌派弁兵駐守，以復舊制。姜桂題一軍，於四月二十七、八、九等日，調至河間，乃因各國慮中外兵隊相遇，設或誤會，轉生枝節，力阻緩來。經臣與各該使竭力磋商，始獲就範，商定自五月二十二日以後，姜桂題一軍，卽可於附近京城東北二十里外駐紮。正在料理該軍北上，適值保定府南祁州、博野等州縣土匪紛起，異常猖獗，直隸兵力單薄，不敷分布，准李鴻章咨調姜軍一千人，先赴祁州、博野等處會剿，餘隊仍卽來京。倘匪多兵少，尚須全隊俱往。此該軍移緩就急，未能迅速來京之實在情形也。馬玉昆一軍，已抵趙州、欒城等處，爲法人所阻，未能前進。應俟新樂、定州、正定等處法兵退後，方能進駐四路廳屬境，屏蔽京師。此該軍尚須暫駐畿南聽調之實在情形也。

惟是京畿自遭拳匪、潰兵、聯軍之擾，商賈失業，闐闐蕭然。今聯軍漸撤，官權尚未盡復，土棍地

痞，乘機竊發，地方蹂躪迨盡，欲善其後，頭緒繁多，措置殊非易易。第以受國厚恩，天良具在，當君父卧薪嘗膽之日，正臣子致身竭力之時。惟殫竭血誠，力圖補救，隨時稟承慶親王奕劻、大學士李鴻章，並會同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府尹、五城御史，妥慎經理，以期無負我皇太后、皇上眷念畿疆、內修外攘之至意。

除俟姜桂題一軍入城填紮，再行奏報外，謹先將布置大概情形，恭摺上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十二日奉硃批：知道了。仍著稟承全權大臣，妥籌布置，隨時具奏。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一〇〇二 順天府爲查明文安縣年成事咨內務府文

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初五日（一九〇一年七月二十日）

順天府爲咨覆事。

前准貴府文開：會計司案呈，經本府具奏，暫行徵收莊頭、園頭、牲丁等交納錢糧，例應年清年欸。自洋兵入境，小民蕩析離居，順直各屬，迨無完善之區。該莊頭等，應交各項錢糧，若仍照常徵收，民力實有未逮。令卽查明被災之處，詳晰聲明。等因。當經准咨札飭去後。

茲據文安縣詳稱：遵查卑縣境內，去歲秋禾收成中稔。今春以來，雨澤應時，耕種麥禾，可望有收。

除賈各莊、小王叩剛二村，拳匪糾衆攻城，查抄地畝，另行招佃，詳請暫緩徵收外，其餘各村莊應徵糧、租銀兩，一律照常啓徵。至各國聯軍屢次過境，卑職極力設法支應，雖城內間有被搶之家，均係官紳富戶，貧寒小民，並無損失情形。茲奉前因，所有查明地方情形，理合稟覆前來。除批示外，相應據情移咨貴府查照可也。須至咨呈者。

右咨呈內務府。

(內務府檔)

一〇〇三 貴恆等奏爲訊明守邊將領匪敵潰掠按律定擬事摺

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初八日(一九〇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刑部尚書臣貴恆等跪奏，爲訊明守邊將領縱軍擄掠，按律定擬，恭摺仰祈聖鑒事。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奉上諭：岑春煊奏，查明孟縣文武職官捏報軍情各節，請旨嚴懲一摺。

記名提督李成金、補用守備吳景琦、儘先千總劉攀龍，著革職拏問。卽著岑春煊派員押解行在刑部，嚴行審訊，定擬具奏。在逃之署孟縣知縣張壬林，著卽革職，通飭嚴緝，務獲懲辦。欽此。由軍機處交出，並鈔錄山西巡撫岑春煊原奏送部。旋據該撫咨報，守備吳景琦業被受害鄉民殺斃，知縣張壬林尚未緝獲，先將已革提督李成金、已革千總劉攀龍派員押解，於五月初四日到部。並將印委各員稟詳函牘抄送備核。適湖北巡撫端方查覆詳細情形及另參哨官各摺片同日交到。當將遴員審訊並該革員等

供詞閃爍、暫禁陝西按察司獄各緣由，於初九日附片陳明。奉旨：知道了。欽此。

查閱岑春煊原奏內稱：初四、五等日，曾有洋兵至直隸平山屬之十八盤地方，距孟縣尚有一百餘里，而駐防該縣之李成金、劉攀龍、吳景琦所帶各營，遽謂洋兵大股來攻，因之譁潰。署孟縣知縣張壬林聞信，亦即帶印潛遁。該縣人心洶懼，相率遷徙。李成金等各營遂乘風淫擄，所過村莊搜括一空。等語。是各營因捏報而致譁潰，因潰散而肆淫擄，衛民轉以擾民。該撫奏請軍前正法，意在肅天威、紓民憤也。又閱端方覆奏內稱：劉攀龍一旂駐紮十八盤內之關臺村，分防孤山、黃安等口。三月初五日洋兵分攻各口，劉攀龍營哨出隊抵禦，陣亡官兵五人、民團三十一人。初六日洋兵進攻關臺村，劉攀龍帶隊回縣。孤山等口距縣城均不及百里，關臺村更近在五十里之內，洋兵既已闖入，何至距城尚有一百餘里？軍士、團勇既有傷亡，亦非未見敵蹤，遽爾譁潰。劉攀龍等稟詞張皇則有之，未必概屬捏報。惟李成金駐紮縣城，一聞前敵警報，即出城西去；知縣張壬林等亦同時潛逃，該營馬隊無人統率，恣行搶奪。劉攀龍退至縣城，商民留其駐縣彈壓，次日又去。其部下兵丁亦與馬隊潰勇、本地土匪相結行搶。等語。是捏報軍情一節雖與岑春煊原奏稍有不符，而李成金聞警先逃，劉攀龍不肯留駐縣城，致所部勇丁勾結搶掠，則與原參俱相脗合。

臣督飭派審各員，按照該撫等所指各節，連日提訊。據李成金供：係安徽亳州人，早年投效軍營，歷隨老湘、嵩武各軍防勦陝甘、新疆等省捻、回，洊保記名提督。巴達朗阿巴圖魯，奉札委帶武衛中軍右路馬隊。本年正月調赴山西，二月十九日開赴孟縣助防，暫駐縣城。三月初六日，據報洋兵由各口

入境，伊因縣城官逃市閉，糧草無從購買，即帶隊由南峪村退至壽陽縣屬之宗艾鎮、解愁鎮、太安驛等處。旋奉提省看管，並無縱容兵丁滋擾搶掠情事。惟大兵潰退時，土匪、逃勇、鄉團乘機劫掠，往往假冒營兵，一時稽查不到。等語。劉攀龍供稱：伊係河南祥符縣人，早年投效嵩武軍，保獎千總，旋充太原鎮標哨官。上年閏八月委帶晉威副前旂，九月開赴孟縣，分駐十八盤、黃安口、孤山口等處。本年三月初，聞洋兵分隊來攻，奉撫憲札飭，不准還擊。初五日洋兵千餘人在各口猛擊，兵丁陣亡受傷多人，相持一晝夜，前後受敵，隨率隊退駐牛村鎮。自帶親兵二名前往縣城，探知李成金、張壬林並同城文武各官均已逃跑，土匪乘亂打劫，伊即在城彈壓。次早警報漸近，伊亦拔隊由南關村退至壽陽縣屬之解愁鎮、宗艾鎮等處，一路並無滋擾。惟初八日哨官押隊先行，伊因有事落後，或兵丁與匪勇混雜滋掠。又，該旂有號衣寄存當舖，被匪掠去，或即假冒兵丁搶劫。此皆伊之疏忽。等語。

查該革員等所部勇丁沿途搶掠，已據端方覆查明確。某村某舖係武衛中軍馬隊所搶，某莊某姓係晉威副前旂步隊所搶，均經受害商民歷歷指控，較岑春煊原奏更詳。與該省送到印委各員稟詳函牘互相印證，亦屬不謀而合，本無所用其狡卸。按照岑春煊原奏軍前正法，亦屬罪所應得。惟既欽奉諭旨交臣部審訊定擬，自應取具確供，以成信讞。乃迭次訊問，李成金僅認聞警先逃，劉攀龍僅認遇敵敗退，而於勇丁搶劫一節，或指為潰勇乘機假冒，或誘為土匪混雜滋掠，其為畏罪狡供情事顯然。即就現供而論，該革員等倉皇退避，於所統隊伍各不相顧，與逃勇、土匪混結一處，致所過村莊盡遭搶劫，其與縱軍擄掠何異？知縣張壬林既未就獲，端方另片指參之各哨官能否按名交出，亦尚未據咨報，未便懸

案久待，應先擬結。

查律載：守邊軍人於已附地面擄掠者斬監候，將領知情故縱與犯人同罪。註云，至死減一等。等語。此案已革提督李成金、已革千總劉攀龍，奉派帶隊防駐城隘，一經敵人窺境，輒相繼潰退，致所部軍人與逃勇、土匪互相勾結，沿途擄掠。國家歲糜金錢招募兵勇，原係爲衛民起見，乃反搶掠姦淫，致良民受害者竟有數十家之多，衛民之謂何？該革員等身爲將領，事前漫無約束，事後復不查辦，實屬知情故縱，自應按律問擬。李成金、劉攀龍均合依守邊軍人於已附地面擄掠者斬監候、將領知情故縱與犯人同罪律，俱擬斬監候。劉攀龍遇敵退避，訊因奉札不准還擊所致，較李成金之聞警先逃情節較輕。端方覆奏亦稱該處商民於劉攀龍猶多恕詞。惟同一縱軍擾民，卽未便強爲區別，現值整頓營務之際，若徑照律註至死減一等，擬以發遣新疆，效力贖罪，殊不足以伸民冤而肅軍伍。可否與李成金均趕入本屆朝審辦理之處，係官犯恭候欽定。已革守備吳景琦所帶步隊，到處擄掠，並查有逼姦婦女、鎗斃人命重情，罪惡貫盈，致被鄉民殺斃。現據岑春煊另行奏結，應毋庸議。該營幫帶、哨官等，俟交出歸案後再行訊辦。在逃之已革知縣張壬林，仍飭通緝，獲日另結。

是否有當，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

再，臣部辦理現審案件，罪干斬絞者例應會同三法司審擬。行在現無法司，臣部又止臣允升、鴻慈二人，審擬此案，情罪或未允協，應否簡派大員覆審，以昭慎重之處，伏候聖裁。謹奏。

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初八日奉旨：李成金、劉攀龍均著處斬監候，趕入本年朝審，秋後處決。餘依

議。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一〇〇四 岑春煊奏參保教不力各員摺

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初八日(一九〇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頭品頂戴·兵部尚書銜·山西巡撫臣岑春煊跪奏，為特參保教不力各員，請旨懲處，以杜口實而昭平允，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

竊查晉省上年拳匪之禍，固由於平日教民太橫，積憤而成，然各地方官不自咎其教養無方，致驅民而入教，當匪徒初起，轉欲藉此亂民之力，盡除異教之人。官既縱容，匪尤猖獗，以致上貽憂於宗社，下賈禍於生靈。目今議辦賠償，平民則出資財，匪首則罹刑典，若竟使前此養癰貽害之官逍遙事外，不惟不足以杜口實，更不足以謝朝廷。前者欽奉諭旨，飭查保教不力各員，已據洋務局司道會詳，另摺陳覆。然其中牽涉耶穌教案者多，牽涉天主教案者少，且情罪間有未符，亦有真正庇匪害教之官轉行遺漏者。其誣妄冤抑者，現經臣奏懇免其置議，則情真罪當者，自不能不據實糾參。

查有請補澤州府知府·沁州直隸州知州·前署潞安府同知孚仁，上年六月間在兼理潞安府任內，曾出有獎拳仇教告示，以至所屬拳匪有攻教之事。絳州直隸州知州李素芝，上年七月間，絳州城關內外被拳匪殺斃教民二百餘名。前署寧遠廳通判·候補同知沈榮綬，在寧遠所署任內，將比國教士二名

送往歸化，行至中途被害。已故屯留縣知縣白焯，前在本任，於境內拳匪攻毀教堂，搶掠教民財產，概未保護。卸任黎城縣知縣張其淦，前在任時，未能查拏境內拳匪，致斃教民多名。丁憂榆社縣知縣蔡光岳，前在本任，於境內拳匪滋事未能禁止，且將拳匪所殺教民懸首示衆。前署右玉縣知縣。請補壺關縣知縣郭肇金，在右玉縣署任時，有瑞典國教士十三名，在其境內被害。前署河津縣知縣。候補知縣趙之燮，前在署任，於境內耶穌教士七人被匪戕害，事前既未保護，事後又不稟報。丁憂署榆次縣知縣。本任陽高縣知縣孫符泰，前在本任時，境內拳匪殺斃瑞典國教士男女四名，焚毀教堂一所，爲北路發難之始，該員並不嚴拏保護，致成燎原之勢。潞安協副將耆慶，上年七月助攻馬廠教堂，幾釀巨禍。洪洞營外委蘇得元，拳匪滋事之時，並不禁止，以致教民被戕甚衆。內白焯一員，業已病故，無可深咎，應請追奪官職。其餘各員，均請卽行革職，永不叙用。又捐升知縣。前洪洞縣典史孫鳳如，在洪洞縣典史任內，教民有被拳匪追迫者，來署泣求保護，該員置之不理，以致教民被害，應請卽行革職。補用游擊夏永清，當已革撫臣毓賢殺害教士之時，該員爲之助虐，現已潛逃，應請先行革職，通緝獲案日從重懲辦。

以上十三員情罪，有經各教士先後函控者，有案牘炳然、衆證確鑿者，據洋務局司道確加查覈，詳晰擬議，會詳請奏前來。臣覆覈無異。

除分咨吏、兵二部查照外，所有特參保教不力各員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

再，此次參革各員所遺之缺，俟奉俞允，再行照例分別咨留。合併陳明。謹奏。
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十四日奉硃批：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附件：岑春煊呈查覆晉省保教不力各員實在情形清單

謹將洋務局查覆晉省保教不力各員實在情形，繕具清單，恭呈御覽。
謹開：

前署大同鎮總兵·太原鎮總兵楊鴻禮。查大同府拳匪初起，該鎮曾派兵保護教士、教民。嗣因已革撫臣毓賢戕害教會，令在必行，遂將保護兵丁撤回，因之教堂被燬，教士十一名口亦被戕害。是大同教士之被害，本非該鎮初心，然究屬保護不力。該鎮係武職大員，應如何議處，未敢擅定，恭候聖裁。

已故澤州府知府陶家駒。查該員在任時，凡遇各國來往教士，均飭屬妥為保護，並無不肯保護英教士情事。據冀甯道查明，並取具耶穌教民崔國平甘結。原擬革職永不叙用，似覺過當。該員旋已病故，應請免其議處。惟現復經天主教教案查竣後，再行核辦。

已革隰州直隸州知州崔澄寰。查該員於教士白守貞等回國時，所上公牘，均以驅遣為詞。是該教士之被驅受害，該員已自認不諱。至該州上年拳風最熾，該員始而縱令演習，繼因尾大不掉，率行開礮轟擊，致釀巨變。措置乖謬，實有應得之咎。應請照議革職，發往極邊充軍。該員前因擅離職守，經臣

奏參革職，應俟緝獲至日，再行起解。

已革請補平定直隸州知州。陽曲縣知縣白昶。查該員經已革撫臣毓賢，令往傳知省城三處教堂所居教士，歸併豬頭巷公所居住，外人所謂誑殺教士者，即指此事。惟上年六月十三日，毓賢殺害教士一事，非獨該員未能預知，即同城司道亦不及知。毓賢令該員傳知時，方且以易於保護爲言，實不能測其聚殲之毒計。謂該員爲毓賢爪牙，誑殺教士，未免冤抑。原擬斬立決罪名，似覺過重。惟省城教士遭此奇禍，適從傳知歸併後下手，卽爲毓賢所誤，亦不能不予之懲處。覆查該員前在平定州署任內，身充防軍營務處，一聞洋兵進逼之警，輒棄城逃遁，以致地方受害，較之上項因人受過者，情罪尤重。前經臣奏參革職嚴拏，應俟緝獲至日，另案訊辦。

大甯縣知縣曹季鳳。查該縣女教士聶鳳英三人，於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逃避入山。七月十一、二日縣境拳匪大起，該令即招勇彈壓，旋經已革撫臣毓賢嚴札，不准禁遏。十七日拳匪誘女教士等到城見官，該教士等知該員素來保護教會，必無他慮，卽允至城。詎天尚未明，均被拳匪殺害。該員聞知，卽往查拏拳匪，境內教民得以安全。八月初二日，永甯州教士能高仁男女二名口逃難入城，又經該員設法護送至平陽。是並無不肯保護情事。女教士等二人被害之故，按事科罪，僅止疏於防範。據該縣民、教、生員等聯名稟稱，若非該員彈壓顧恤，斷難安生。等語。自屬可信。原擬極邊充軍，似覺過重，應請改爲革職留任。

前調署曲沃縣知縣。安邑縣知縣王廷英。查英教士童耕鐵三名，實係在曲沃縣境內爲拳匪所

殺，該員委係保護不力。前因另案，經前撫臣錫良奏參革職，應照原擬，發往極邊充軍。

已故孝義縣知縣姚學康。查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初間，該縣拳匪攻燬教堂，將女教士毆斃，聚而不散，該員邀本城紳士前往解散。謂爲事先保護不力則有之，委無主使毆斃情事。原擬極邊充軍，似覺過重。該員現已病故，應請追奪官職。

前署甯鄉縣知縣·嵐縣知縣郝振麟。查上年甯鄉教民被殺過多，拳燄最熾，該員非但保護不力，且查有縱容情事。原擬革職永不敘用尚覺輕縱，應請從重，革職發往極邊充軍。

臨縣知縣孔繁昌。查臨縣鄰封永甯、甯鄉等州縣拳匪極盛，獨該縣教堂未燬，教士亦未被害，僅傷教民二人。是該員之極力保護，已可概見。各使謂其慫恿拳目，殺害教士、教民，未免傳聞失實。原擬革職永不敘用，似覺冤抑，應請免其議處。

前代理岳陽縣知縣·大挑知縣劉藜輝。查教士巴尚智等二名，實係在岳陽爲拳匪所殺，事後雖能將匪首緝獲，然事先究有保護不力之咎。原擬革職永不敘用，似覺過重。該員前因擅離職守，業經臣奏參革職，應請免其再議。

前代理榆次縣知縣·卽用知縣呂繼純。查榆次拳匪滋事，教士並未被害，惟教民被殺頗多。其什貼鎮燒燬教堂一案，爲通省拳匪發難之始。該員不能先事消弭，咎無可辭，應照原擬，革職永不敘用。

前太原縣知縣何宗遜。查該員於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初間，因拳匪入城要挾，請兵勦辦，正法拳

首湯七仔一名，經已革撫臣毓賢奏參革職。至六月二十五日，由省釋回之拳匪，將該縣三賢村教民焚殺，雖在該員尚未交卸之時，然爾時拳燄大熾，該員又係被參之員，自難責其保護。原擬革職永不敘用，似覺冤抑，應請免其議處。

壽陽縣知縣秦錫圭。查該員鎮送畢教士等七人人省，係與該教士商明，因恐過什貼鎮時爲拳匪戕害，故爲此權宜，揜飾耳目，並無押送受死之意。及畢教士等到省，遽爲毓賢所殺，實非意料所及。據該縣耶穌教民聯名稟請，爲之昭雪。證以該員上年請兵懲拳之稟，自屬可信。原擬極邊充軍，實覺冤抑，前經電商奕劻等爲之湔雪在案。惟教士遇害，雖非該員意料所及，究屬未能防患未然，應請開缺，留省另補。

太谷縣知縣胡德修。查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初間，該員於拳匪初起，出示禁止演習。十一日有拳匪入城，復經枷責。嗣因西薄、候城二村拳匪上控，七月初二日，已革撫臣毓賢調該員赴省。初六、七日，榆次拳匪勾通本地拳匪，焚燒各教堂，殺害教士、教民，該員趕即回署，拏辦拳匪，民教因之相安，委無縱匪戕教情事。原擬極邊充軍，實覺冤抑，前經電商奕劻等湔雪。嗣准覆電，已商明各公使更正在案，應請免議。

潞城縣知縣璧瑤。查光緒二十六年六月間，該縣拳匪滋事，縣境東關耶穌教堂之教士顧純修等，於十一日令教民赴縣請其設法保護，該員應允，約定時刻，護送起行。嗣該教士等不候勇役到齊，先已逃避出境，該員委無保護不力情事。惟現據和國教士賀廣才函控，該員請兵懲辦馬廠教民，情節頗重。

查馬廠地方即屬該縣境地，該員於拳匪疊次圍攻，未能禁止，實難辭咎。應照原擬革職，永不敘用。

高平縣知縣于岱霖。查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十四日，長治縣護送英教士蓋落窪等大小五名口，經該員派役護送至鳳臺縣，取有收管。是月十六日，英教士索王良等大小十四名口到縣，該員派役鄭起發護送，只令送出境外，並未言明交付下站，以致該教士等積受傷病，兼有一人斃命，係屬保護不力。原擬革職永不敘用，似覺過重，應請改爲革職。

長子縣知縣恩順。查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十四日，顧姓教士男女十四名逃難來縣，經該員付給川資四千、大車四輛，護送至高平縣境，委無虐待情事。原擬革職永不敘用，實覺冤抑，應請免其議處。

殊批：覽。

（軍機處錄副奏摺）

一〇〇五 崑岡奏覆奉旨飭查蒙古各旗謠傳仇教情形摺

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初十日（一九〇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大學士·翰林院學士·管理理藩院事務·都統臣宗室崑岡等謹奏，爲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

竊於光緒二十七年五月十七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五月初一日奉上諭：前據岑春煊電奏，晉省後山一帶，謠傳蒙古四子王部落，調兵仇教，當經電諭理藩院，並由六百里諭令奎順，轉飭認真約束查察，

毋任滋事。茲復據岑春煊奏稱，蒙古兵民謠傳仇教，請飭禁止。等語。究竟有無其事，亟應確查嚴禁。該蒙古王等均世受國恩，應如何仰體時艱，約束兵民，現在和局將定，豈容再生枝節？著理藩院再飭蒙古四子王部落及各盟旗王公、盟長等，將部下兵民嚴加約束，總期民教相安，毋任再生事端。等因。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臣等查前准全權大臣·慶親王奕劻、直隸總督臣李鴻章先後咨據陝甘總（督）、陝西巡撫來電，甯條梁附近小橋畔教士函稱，阿拉善、鄂爾多斯散布傳單，速集兵馬糧械，將教民另聚一所，擬備攻擊。又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稱：三合村教民由後山來言，該處人心不靖，蒙古四子王調集蒙兵，復欲剿殺。各等情。疊經臣院逐案飛咨綏遠城、甯夏各將軍，並劄行神木甯夏各司員暨劄飭烏蘭察布、依克昭各盟長、阿拉善王、鄂爾多斯貝勒等旗，趕緊派委委員，會同前往嚴飭解散，妥為保護，認真彈壓，迅速辦結各在案。

嗣准護理綏遠城將軍奎成咨稱：查小橋畔教民一案，當經委員全成馳抵準噶爾旗下，詎與蒙官相遇，即將蒙文攜回。查蒙文內稱，小橋畔等處教堂地方，前聚蒙兵，有內地派來官員解和，囑令解散，已於上年閏八月間出具甘結，將蒙兵退回，迄今並無聚會，亦無湊集兵馬糧械情事，實係謠言。此後如有此情事，即以本盟長是問。

又據該護將軍咨覆：三合村教民由後山來言，蒙古四子王調集蒙兵，復欲剿殺等情一案，本處差派留防馬隊委驍騎尉萬慶查覆，密探得四子王府西北約一里之地，紮有毡房、帳房，大約為保護王府而

設。由本處復派藍翎防禦圖伽本德普詩巴前往該盟長處，曉以大義，顧全和局，令其即將巡邏蒙兵趕緊撤散。據該盟協理台吉阿木等聲（稱），本盟歷奉劄文，保護教士、教民，未敢有礙和局，總有巡邏官兵，實因（土）匪搶掠。今既接奉劄文，自應遵照撤散。即於是日眼同該協理台吉等，將該處前紮毡房一頂、帳房二十架均已折〔拆〕去，及前設官兵一百餘員名，均各撤散。遂經該盟長交付蒙文一件，持回銷差。復據該盟長蒙文報稱：本屬設備無幾，官兵巡防游牧，現已撤散，所有種地教民，仍舊各安生業。等情。查四子王游牧內，蒙漢教民人等雜處，其內或有不肖之徒，再行造言生事，恐滋事端，關係匪淺。由本處發給蒙漢告示，飭令該盟長於該屬游牧人煙輻輳處所，分貼遍示，以期蒙民、教民均各相安，毋再造言生疑。

以上二案，均抄錄原文咨呈全權大臣。慶親王等查照。

現經欽奉寄諭，除由臣院再行恭錄諭旨，嚴行劄飭烏蘭察布、依克昭各盟長，嚴飭所屬各旗，查明有無其事，迅速約束兵民，毋再滋生事端外。謹先行恭摺覆奏，以紓宸廑，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一〇〇六 李鴻章奏請優卹拒向聯軍供應而自盡之知縣成肇慶摺

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初十日（一九〇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欽差大臣·大學士·直隸總督·一等伯臣李鴻章跪奏，爲知縣從容就義，大節凜然，籲請恩卹並准建祠立傳，以彰忠蓋，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

竊據布政司詳據署正定府知府江槐序稟：本年二月杪，德、法洋兵西進，行抵靈壽，逼勒芻藁牛羊。靈壽縣知縣成肇慶以外兵西行，中心叵測，疑係和局決裂，義不自安。乃繕具遺稟一扣，並附絕命詩一首，遣人間道送府，即日投井自盡。並由典史齎繳印信呈報，由府鈔錄原稟，轉送察閱請卹前來。

臣詳閱稟詞，據稱：連日洋兵紛至，西向力攻，自係大局決裂。若再接待供應，是以臣子助攻君父，私心未安。守土之義，避無可避，勢處萬難，祇有一死。其絕命詞有：屈己全民命，捐軀表素懷。等語。臣披覽之下，涕淚交頤。

伏查洋兵入犯以來，所至殘破，各郡縣因先奉故藩司廷雍檄飭禮待，並供支牛羊、食物、草料，冀免騷擾。臣不顯卽峻斥者，則以非我族類，所欲不遂，必致焚殺相仍，與其激怒之而肆彼凶殘，不如優柔之而使歸馴擾。然而官民畏禍，所至靡然反顏事仇，四維垂盡，則固風俗人心之大可慮，而獨居深念，憤鬱難能者也。今同知銜已故靈壽縣知縣成肇慶，獨能伸此大義，精忠亮節，揭若日星，使天下後世知臣子效忠，理當若此，則泰山之重，與被迫戕生不可同年而語矣。況當晉軍肇衅，各國聯旗長驅，臣身在局中，尚不敢謂要盟之可信，該故員身居僻壤，既見勢之不可止遏，乃以一死報我朝廷，苟非忠赤性生，安能從容若此？臣既傷良吏之云亡，復慨世風之日下，且欽且憫，悼歎奚窮。謹鈔錄原稟、原詩，恭呈御覽。合無仰懇天恩，俯念該故員臨難捐軀，有裨綱常名教，特賜優卹，天語褒揚，准於死事地方建

立專祠，並准宣付史館，特予立傳，以彰大節而慰忠魂。

除飭取事蹟履歷到日，分咨軍機處、吏、禮二部查照外，理合繕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奉硃批：另有旨。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附件：成肇慶遺稟及絕命詩

謹將靈壽縣知縣成肇慶遺稟及絕命詩鈔錄恭呈御覽。

原稟。

敬稟者：竊卑職去年三月因病請假，假期滿後，亟思稟請開缺，適值軍務初興，恐迹近規避，當於七月間銷假回任。原擬和議大定，便即退歸鄉里，乃不意連日洋兵紛至，西向力攻，自係大局決裂之故。若再接待供應，是以臣子助攻君父，私心實所未安。守土之義，避無可避，勢處萬難，祇有一死。憲臺聞之，應亦哀其愚而矜其志也。

原詩。

屈己全民命，捐軀表素懷。鄉關渺何處，孤憤鬱泉臺。

（軍機處錄副奏摺）

一〇〇七 奕劻爲德兵交還皇宮擬往接收事咨內務府文

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初十日（一九〇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欽命全權大臣·便宜行事·管理各國事務衙門事務·和碩慶親王爲咨行事。

本年六月初七日，接准德國特提督照稱：德國第一營借居在貴國冬天居住之皇宮，擬於中歷六月十四日撤退。應請於撤退前二、三日，派員赴本營，會同本營武官哇爾特恩、白爾葛接交。等因。相應咨行貴衙門，遴派委員，屆時會同本衙門德文翻譯官程遵堯，前往該處接收可也。須至咨者。右咨內務府。

（內務府檔）

一〇〇八 增祺奏爲奉省需款孔亟擬將大凌河牧廠招墾收價事摺〔一〕

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十五日（一九〇一年七月三十日）

奴才增祺跪奏，爲奉省需款孔亟，擬將大凌河牧廠招墾收價，以裕餉糈，並臚陳大概辦法，恭摺請旨，仰祈聖鑒事。

竊查奉天省每年額徵地丁常稅銀五十餘萬兩，向解盛京戶部，凡各衙門官吏廉俸役食，以及內外

〔一〕此件爲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義和團檔案史料》所收同日增祺片之正摺。

城官兵俸餉等項，率皆取給於此。尚不敷銀二十餘萬兩，由京部奏請在於各省協撥。其新添之各項稅釐，歸總督派員經徵者，近年收數約在一百三四十萬兩，專備支發練軍各項經費之用。自上年軍興，各處稅款已經羅掘殆盡，變亂之後，庫儲亦復蕩然無存，是以去臘今春，節經請由全權大臣轉奏，先後由華俄道勝銀行借銀二十八萬兩，此固萬不得已而爲此暫濟眉急之計。現在各屬地方疊被蹂躪，地丁錢糧既不能一律徵解，稅釐本以營口、東邊收數爲大宗，營口一埠，自上年被俄佔據，至今尚未交還；東邊一帶近又被賊滋擾，來源枯澀，用項紛繁，以人抵出，相差倍蓰。倘不早爲籌及，臨事何能應手？況英、法教案索償賠款數在二百餘萬兩，縱能極力磋磨，減之又減，其數之鉅、索之急，亦自不問可知。奴才再四詳酌，當此各省財力同一拮据之時，如奏請協撥，無論其能否撥解，恐屬緩不濟急。而目下本省可籌之款，舍荒、礦外別無良策。但開礦須集股設局，成效有無，殊難預計，故昨有接放東流圍荒之請。奈甫經開辦，又值劉彈子之亂，俄軍與匪踪所在，領戶因之觀望不前。而目下需款孔亟，更皆迫不容緩。

查錦州大凌河牧廠一段，計東西斜長五十餘里，南北一、二十里不等，內除十九村屯官莊糧田三萬餘畝，並山河沙崗城灘外，可墾地約有三十餘萬畝。若一律招墾，計畝收價，約可得銀數十萬兩，於目前急需不無裨益。惟從前屢經奉旨嚴行封禁，原以重馬政也。查該牧廠原有馬三十四羣，計數恆在八千四五百匹。昨據錦州副都統承順咨報，自上年閏八月以來，疊經俄人挑取，並隨時損傷，只賸大小馬五千餘匹，較前已虧三千餘匹。而甲午一役，前將軍裕祿卽以該羣馬匹多不堪用，改由察哈爾調取。上

年奴才亦由該羣調馬四百一十匹發給礮隊，其中堪資駕馭者實屬寥寥。且經俄兵屢挑之後，所遺必皆駑駘疲劣，更不待言。此馬政之有名無實，自在聖明洞鑒。況該廠南瀕海、北界鐵路，最爲錦州適中扼要之地，而牧廠四至與墾地毘連者，間亦不無私相展佔情事，與其爲他人所侵軼，孰若利吾民以耦耕，與其使私墾者滋流弊於將來，孰若以招墾者濬利源於此日。如變通辦理，將現有馬匹一律變價，尚可得銀數萬兩，解送上駟院存儲，以供承辦要差之需。又每歲可省草豆銀二萬二千二百餘兩，此項節省銀兩，或一併提解該院，爲按年採買餵養之計，既可以無悞要差，而本省每年猶可徵進租銀萬餘兩，莊頭可以永免餵養之苦。至該牧羣官員牧丁計六百五十餘員名，每年應領餉銀一萬六千五百餘兩、鹽菜銀一千五百餘兩，卽照原餉改爲經制官兵，仍隸錦州副都統管轄，並於此次招墾地內，准其一體交價報領、照章升科，亦不至失其生計。

奴才委因地方需款孔亟，牧政今昔情形不同，謹將變通招墾大概辦法據實臚陳。至於可否恩准弛禁之處，仍候聖裁。倘蒙俞允，一俟命下，遵卽委員前往開辦，並將未盡各事詳細奏聞，以期妥速而資接濟。謹此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遵行。謹奏。

硃批：另有旨。

（官中硃批奏摺）

一〇〇九 行在神機營爲酌派官兵差事摺已奉硃批事咨京都神機營文

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十九日（一九〇一年八月三日）

行在神機營爲恭錄咨行事。

本營於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初十日，會同虎神營具奏，酌派隨扈暨先期起程之官兵等各事宜等因一摺，本日奉旨：依議。欽此欽遵。相應恭錄諭旨，鈔錄原奏，咨行京都神機營查照可也。須至咨者。右咨京都神機營。計鈔原奏。

（神機營檔）

附件：行在神機營等奏爲所屬官兵各派差事情形事摺

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初十日（一九〇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奏爲會同酌派隨扈及先期起程之官兵等各事宜，謹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查神機營、虎神營於光緒二十六年七月，由京隨扈至太原，因餉項支絀，奉命將兩營步隊遣撤一半回京，其餘仍分隊隨扈。該官兵等於一切前引後扈，及在宿站守衛行宮等差，敬謹將事，頗稱得力。今恭值迴鑾在邇，自應早爲酌派，俾得敬謹預備。

查神機、虎神兩營親軍隊官兵二十七員名，仍令充當隨扈，并守衛行宮要差。其餘隨扈馬步各隊，

由奴才等公同商酌，每營酌派馬隊一百二十員名、按日輪班前引後扈步隊一百二十員名。其未派班前引、營務、文案及各項執差官兵等，共六百六十員名。其未派隨扈各官兵，擬均令前期二十日先行起程，以免擁擠。並已嚴飭該管各官，於沿路認真稽查，以肅軍律。

查神機營八百四十五員名，虎神營一千七十員名，共計兩營官兵一千九百一十五員名。所有官兵餉銀、馬乾及每日津貼等項，擬請先行支給四個月，以便製裝。既可使該兵丁等稍形贍裕，又可省沿途支領之煩。合無仰懇天恩，飭下糧臺先行支給之處，奴才等未敢擅便，恭候訓示遵行。

所有酌派隨扈及先行起程各緣由，謹會同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請旨。

(神機營檔)

一〇一〇 奎俊奏報全省天主教案一律辦結片

※光緒二十七年六月二十日(一九〇一年八月四日)(二)

再，查光緒二十六年夏間，北方拳匪煽亂，謠誑遙傳，川省匪徒聞風蠢起，相率效尤，擾及邛州、大邑、崇慶、溫江、郫縣、灌縣、雙流、崇甯、天全、南部、汶川、彭縣、梁山、大足、永川、名山、蒲江、丹稜、犍爲、榮縣、宜賓、富順等二十餘州縣。當經奴才飛飭各該地方官竭力保護彈壓，並派員弁調集各軍，分投勦捕，嚴辦首要，解散脅從。地方旋即平靜，民教仍舊相安，外洋商教並未傷害一人。惟各處所設法

(二) 此日期據《隨手檔》。

國教堂、經堂、醫館、書館以及教民房屋、貨財，多被焚掠。

遂即委員分赴各處，會同地方官查勘明確。由奴才督同洋務局司道及各府州縣，與法國主教、司鐸商議賠卹事宜，設法磋磨。時閱數月，始得就緒。現將以上各案，先後一律議結，立有合同。所有償款分關交付，各於約內載明，並由各主教、司鐸知會領事查照結案。共計撫卹賠償並員弁往來川資、購拿各犯綫費以及資遣避難教民回籍等項，統需銀三十八萬一千六百八十二兩三錢二分五釐。查照向章，於本省土稅項下籌撥開支。茲據洋務局司道會詳請奏前來。

除分咨總理衙門暨戶部查覈外，理合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

硃批：該部知道。

（宮中硃批奏摺）

一〇一一 張之洞爲鄂省官員報效回鑾道路經費事致李鴻章電

光緒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三日（一九〇一年八月七日）

致北京。李中堂：庚電悉。鄂省官員報效回鑾道路經費十萬兩，已與端中丞及司道公商，萬不敢請獎。鄂省亦不具奏，將來請由尊處具奏。第一批銀三萬，已於六月十七日交道勝匯。○。漾。

（端方檔）

一〇一二 奕劻爲德兵撤出萬壽寺擬往接收事咨內務府文

光緒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三日（一九〇一年八月七日）

欽命全權大臣·便宜行事·總理外務部事務·和碩慶親王，爲咨行事。

光緒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准德國武官佛斯特照稱：現在駐紮萬壽寺之德國軍隊，茲改於中
六月二十五日撤退。請先期派員前往接收。等因。本部查德國兵隊於六月二十五日黎明起程，應派員
於二十四日午後兩點鐘前往接收。相應咨行貴府查照辦理可也。須至咨者。

右咨內務府。

（內務府檔）

一〇一三 奕劻等奏報各省懲辦官員全案現經議結緣由摺稿

光緒二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一九〇一年八月八日）

奏爲現與英、法各使臣商定，前開懲處、查辦單內各員處分，繕單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查各國使臣前於本年二月間，將外省庇匪仇教各員，分開懲處、查辦兩單，備文送來。經臣等具
摺陳奏，內有已經奉旨之員，續經查明，應請減輕或更正者；更有未經奉旨之員，准軍機處及各省督撫
電商減免者。臣等均隨時或備文或派員，與各使妥酌。閱時甚久，各使於所商減免各員，並無一字見

復。忽將前請重降諭旨十員，以第二次旨內並非定爲斬監候罪名，仍請再降諭旨。臣等置之不答。英國使臣薩道義振振有辭，謂此事不辦，不能撤兵。各省教案，英、法最多，應歸英、法兩使主持，而英使尤爲堅執。臣等任其恫喝，不爲所動。彼雖竭力催辦，總告以所商各員，若不見復，此案祇可暫閣。英使始將案關英國教士各員，開單送來。計十八員內，有兩員輕減，兩員免議，兩員更正。旋催據法國使臣鮑渥一併開單，計原在懲處單者三十九員內，有十員輕減，兩員更正；原在查辦單者四十六員內，有三十二員，均允照各督撫所擬辦理。又有山東按察使胡景桂一員，須與美使商酌，亦經派員商妥免議，自應就此議結。

臣等覆查，按照和議總綱第十款，各員所定罪名，須總降諭旨，在各省張貼兩年。英使所請重降上諭，各員糾纏無已，祇可於總降諭旨內酌改數字，以斷葛藤，亦萬不得已之辦法。

所有各省禍從全案，現經議結緣由，謹照錄領銜葛使照會，並將商辦原單與英、法使開送各單，分繕清單，恭摺由驛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一〕

（外務部檔）

附件：各使開送酌覆商議懲處查辦各員清單

謹將英、法各使開送酌覆商議懲處、查辦各員清單，照繕恭呈御覽。

〔一〕本稿附粘另紙，八月初七日准軍機大臣知會，奉旨留中。

懲處各員單：

一、陽曲縣白昶，原擬罪應斬立決，既已奉旨，雖經遠颺，仍須拏獲正法。

三、〔一〕汾州府徐繼孺，原擬應革職斬監候，如貸其一死，極輕當發往極邊，永不釋回。仍應按照原請，定斬監候罪名。

四、忻州徐桂芬，原擬應革職斬監候，如貸其一死，極輕當發往極邊，永不釋回。仍應按照原請，定斬監候罪名。

五、河津縣黃廷光，原擬罪應革職，發往極邊，永不釋回。已經奉旨。惟滋事時該員並未在任，可免其革職發遣。彼時在任之趙之燮，情有可原，亦允免議。

六、太原府武官馬得勝，原擬罪應革職永不敘用。仍應按照原請辦理。

七、太原府城守營石鳳岐，原擬罪應革職，發往極邊，永不釋回。可改爲革職永不敘用。

九、大甯縣曾季鳳，原擬罪應革職，發往極邊，永不釋回。已降旨允辦。茲據本國教士函稱，有可原之情，可免其革職發遣。

十三、長子縣恩順，原擬罪應革職永不敘用。已奉旨允辦。因來文謂其無罪，又經飭查，可改爲革職。

十六、岳陽縣令，原擬罪應革職永不敘用。應請仍照原擬。

〔一〕原單無第二名，以下亦間有數目不相聯者。

十七、壽陽縣秦錫圭，原擬罪應革職，發往極邊，永不釋回。已奉旨允辦。仍應遵行。

十八、和林格爾通判毛世黼，十九、托克托城通判樊恩慶，原擬均應革職斬監候，如貸其一死，極輕當發往極邊，永不釋回。毛世黼仍應按照原請辦理。樊恩慶應改以李恕抵其罪。

二十、甯遠州司獄李鳴和，原擬罪應革職斬監候，如貸其一死，極輕當發往極邊，永不釋回。應改沈榮綬抵其罪。

二十三、署歸化城同知郭之樞，原擬罪應斬監候，如貸其一死，極輕當發往極邊，永不釋回。仍應按照原請，定斬監候罪名。

二十四、榆次縣知縣，原擬罪應革職永不敘用。仍應按照原請辦理。

二十六、大同鎮楊鴻禮，原擬罪應革職永不敘用。仍應按照原請擬辦。

二十七、太原縣知縣，二十八、甯鄉縣知縣，該二員原擬罪應革職永不敘用。仍應按照原請辦理。

二十九、臨縣孔繁昌，原擬罪應革職永不敘用。可將原請罪名改爲革職。

三十一、中喀爾王，三十二、塔拉特王，原擬中喀爾王罪應申斥；塔拉特王罪應革爵，永遠監禁。該二王雖經奉旨分別懲處，迄今未能奉行。仍應查明辦理。

三十三、甘肅甯條梁武官張金聲，三十四、把總楊緒林，三十五、哨官郝殿魁，三十六、徐大田，三十七、劉黼軍，原擬該五員均應斥革。仍應按照原請懲辦。

三十八、樂平縣文星，原擬罪應斬立決。可將原請罪名改爲革職發往極邊，永不釋回。

四十、王孝村紳士左洛苓，原擬罪應監禁，仍應按照原請懲辦。

四十一、武邑縣知縣，原擬革職斬監候，如貸其一死，極輕當發往極邊，永不釋回。尚應查明變亂之時是何員在任，俟查明後，仍應按照原請辦理。

四十五、大名縣知縣苗玉珂，原擬革職永不敘用。雖經奉旨革職永不敘用，可將其罪名改爲革職留任，以符巴總兵美意，而示近今振作之勵。

四十八、清苑縣張丙喆，原擬革職永不敘用。仍應按照原請擬辦。

四十九、望都縣李兆珍，原擬革職永不敘用。應改以嚴倍烈抵其罪。

五十一、盛京副都統晉昌，原擬革職斬監候，如貸其一死，極輕當發極邊，永不釋回。仍應按照原請懲辦。

五十二、遼陽州知州陳衍庶，五十三、鴨子廠團長常志德，該二員原擬罪應革職，發往極邊，永不釋回。仍應按照原請懲辦。

五十四、黑龍江副都統鳳祥，五十六、巴彥蘇蘇統領鄂英，該二員原擬鳳祥革職，發往極邊，永不釋回；鄂英革職斬監候，如貸其一死，極輕當發往極邊，永不釋回。仍請按照原擬定罪，不可輕減。

五十八、衡州道隆文，原擬革職斬監候，如貸其一死，極輕當發往極邊，永不釋回。仍應按照原請懲辦。

六十一、金衢嚴道鮑祖齡，原擬革職斬監候，如貸其一死，極輕當發往極邊，永不釋回。仍應按照

原請定斬監候罪名。

六十七、衢州府紳士鄭連生，六十八、紳士鄭煥禧，六十九、紳士羅道藩，該三員原擬斥革。仍應按照原請，立行懲辦。

七十、邛州李常需，原擬罪應革職永不敘用。仍應按照原請懲辦。

七十一、建昌道王季寅，原擬革職永不敘用。可改爲革職留任。

七十二、名山縣盧鼎智，原擬革職永不敘用。可改爲革職。

七十三、雅州府王之同，七十四、雅州府李念茲，該二員原擬革職永不敘用。可改爲革職留任。

七十六、思南府人羅芳林，原擬罪應監禁。仍應按照原請懲辦。

七十九、山西布政使。前河南按察使延祉，原擬革職永不敘用。可免議。

八十、河內縣于光明，原擬革職永不敘用。應行寬免。

八十一、榮澤縣連魁，原擬革職永不敘用。因已死，可免議。

八十三、西華縣林廷賡，原擬革職永不敘用。仍應按照原請擬辦。

八十四、陳州府周家口通判汪坦，原擬革職永不敘用。仍應按照原請擬辦。

八十七、涉縣車均，原擬革職永不敘用。可改爲撤任。

八十九、衛輝府曾培祺，原擬革職永不敘用。可改爲撤調，惟應分發他省差遣。

九十、武安縣陳世偉，原擬革職永不敘用。可改爲革職。

九十三、前山東按察使胡景桂，原擬革職永不敘用。該員係由美國參告，尚應與美國使臣會商。
九十五、夏津縣屠乃勳，原擬革職永不敘用。仍應按照原請懲辦。

謹查塔拉特王封號錯誤，無從查辦，前經照會有案。理合註明。

查辦各員單：

一至十一、蒙古官員阿多杜沙辣其殺克多而、加圪羅其梭諾辣其、加而古其沙路、掌蓋納否大梭、磨磨、各嗜、杜沙辣其、加圪羅其阿切而、多辣爾當巴領、加浪亞而殯喪、加沙加圪羅其，迄今尚未查着。自將該十一員如何懲辦之處，暫置另議。一俟查獲，再行商辦。

十二、雙流縣龔寶琅，允照所擬撤調。

十三、郫縣黃樹勳，允照所擬，停委二年。

十四、灌縣王瑚，擬請撤任。

十五、溫江縣周慶壬，允照所擬，停委二年。

十六、崇慶州陳兆棠，十七、崇甯縣陳鼎勳，十八、南都縣袁用斌，十九、大足縣趙綏之，該四員均允照所擬，令開缺離省。

二十、宜賓縣王殿甲，擬請撤任。

二十一、敘州府文煥，允照所擬撤調。

二十二、思恩府張濟輝，二十三、龍泉縣繼文，該二員擬請令開缺離省。

二十四、南陽府傅鳳颺，應如何辦理之處，尚須中國該管查明，再爲定擬罪名。

二十五、南陽縣袁福齡，既已革職有案，惟有將其罪名載明此次諭旨。

二十六、浮梁縣任玉森，既已撤任有案，惟有將其罪名載明此次諭旨。

二十七、吉安府許道培，既已撤任有案，惟有將其罪名載明此次諭旨。

二十八、贛南鎮總兵何明亮，擬請撤任。

二十九、贛南道涂椿年，擬請革職。

三十、南昌縣進士黃祖熙，三十一、文學謝甘棠，三十二、廩生鄢縉，三十三、監生梅素清，三十四、

武舉單炳燿，三十五、武生李太和，三十六、武生單寅，三十七、武生蕭廷傑，三十八、武生單步鰲，三十

九、瀘溪縣廩生林湘巨，四十、廩生林茂修，四十一、廩生盧假汝，四十二、廩生盧明生，以上十三名，均

允照所擬斥革。

四十三、清江縣石守謙，四十四、上高縣文聚奎，該二員均允照所擬撤任。

四十五、紳士梁飛鵬，四十六、紳士張文蘭，該二人均照所擬斥革。

外有山西太原府許涵度，應改爲曾樹椿，再查。

(外務部檔)

一〇一四 增祺等奏報會同俄軍擊散劉彈子等股暨收撫情形摺

光緒二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一九〇一年八月八日)

奴才增祺、玉恒跪奏，爲東邊各屬大股賊匪迭經兵、團及俄軍分路堵剿，連次獲勝，餘匪逃散，並分別收撫，地方漸臻安靖，商民均各歸業情形，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

竊前次股匪劉彈子、楊玉麟屢被俄軍擊敗，分路逃竄。及俄軍撤回，匪黨李曉叭、張桂林等又復分擾海龍廳、新賓堡等處，迭經該總管等派兵勦辦，殲匪多名暨俄軍續往興京、通化一帶進剿各情形，均經奴才等於四月二十八日先行奏報在案。

方是時，匪首李曉叭等，因在海龍廳被劫後，勾合劉彈子大股萬餘人，又往報復。四月二十一日，賊前隊至橫道河子。當有鎮東軍營官劉寶書及哨官唐敬師等，各率所部四百餘人迎敵，連挫其鋒。是晚賊隊大至，劉寶書受傷，我軍卻，賊隨乘勢逼城，火光燭天，礮聲震地。我軍守埤不滿千人，該總管依凌阿等奮力抵禦。正危急間，有義勇軍管帶馮佩均率二百餘人衝入重圍，於是各軍勇氣百倍，復出城迎戰，所向披靡，賊匪死傷無算。適營官連璧等亦由東路趕來，該總管等卽令會合馮佩均暨常玉順等，四路夾攻，賊乃大敗，四散奔逃。是役也，血戰兩日夜，斃賊千餘名，獲擡槍數百桿，馬匹、旗幟稱是，並擒僞統領孫振東等，就軍前正法。而北路俄軍之續進者，至是亦抵該廳矣。

其南路俄軍續進興京後，匪首張桂林率其二千餘人東下，比俄軍趨通化，張桂林及其黨林七乃旁竄懷仁。代理縣事巡檢馬鴻章，遣兵、團禦之，於蚊子溝敗績，賊隨於四月二十二日入縣城，肆其搜掠而去。二十七日竄沙尖子，遇團練迎擊。張桂林回通溝，向練長王懋忠尋仇。林七自率悍黨數百人南竄，二十九日至泡子沿地方，營官李壽朋率巡隊百餘名與戰，衆寡不敵，該匪於是日突入寬甸縣城。知

縣蘭維烜猝不及防，遂出走，衙署被焚，林七之兇燄益熾。

先是奴才等以俄軍此次續進，係專注通化一路，即慮及該處山深林密，路路可通，一經旁決，勢必蔓延費手。當經分飭各該地方官，一體嚴加防範。嗣於寬甸告急，復飭東邊道榮森、統帶林長青，迅即催隊協防，並派參將程維新傳諭遼陽練長徐楨，刻即挑帶得力團丁一千名，馳往鳳凰、安東一帶，以資防勦。旋又添派翼長瑞祿、營官張國慶等馬步各隊，馳赴葦子峪城廠，以扼該匪西竄之路。是時俄提督聞信，亦由遼陽、蓋平調撥馬步礮隊，分向鳳凰城。

時該道榮森所部晉字五營，皆在各處分紮，當飭營官周玉麟，帶隊赴台溝嶺迎擊。周玉麟本無賴徒，曩隨雷正綰軍流落於安東境，與林七相稔熟，遽與之合，倒戈以攻。營官杜長清等皆潰敗，礮亦爲賊所奪。初周玉麟出隊後，尚遣騎報小捷，該道不之覺，及賊大隊入城，該道及城守尉、同知各官，皆倉皇退甜水站。五月初五日，賊據鳳凰城。初六日，賊首鄭蘭亭綽號老君爐率數十人，復乘夜雨潛至安東縣，勾土匪開封獄。時夜深雨大，賊多寡莫能辨，官吏、商民因之逃避一空。安東大東溝、大孤山皆水陸商賈湊集之區，當林七竄寬甸，各商民等已有戒心，或將貨物移置船中，故一聞警信，便即紛逃。此賊匪竄擾東邊各屬，商民逃避之大概情形也。

迨林長青由九連城回援，賊已竄往龍王廟等處盤踞。當即督隊跟勦，在單家屯等處疊次接仗，斃賊二十餘名。十四日，該匪等復由鳳凰城勾合林七、周玉麟馬步千餘人，分路撲大孤山。該統帶激勵士卒，拚命接戰，相持兩時之久，賊勢不支，我軍乘勝追逐，陣斃偽營官宋、任、胡等姓及餘賊六、七十名，

生擒十餘名，獲馬六十餘匹，槍械、旗幟甚夥，並奪獲林七大纛、令旗、令箭。我軍亦受傷哨官二員、兵十餘名。

時遼陽俄軍已至鳳凰城，林七隨回竄寬甸。周玉麟率其黨百餘人，北竄大偏嶺，爲賽馬集巡檢江文蔚團會所扼。營官張國慶、翼長瑞祿等由城廠馳至，合力堵截，斃匪十數名，生擒九名，並將周玉麟擒獲，餘匪逃奔山林。而俄隊至鳳凰城時，聞林七竄寬甸，卽徑追勦，師次二龍渡，該處巡檢徐廷芬帶團役來會。適探林七在掛牌嶺屯紮，當分路進攻，俄以大礮連環轟擊，斃賊二百餘名，該匪奪路逃散。獲其礮二尊，騾馬百餘匹、槍械多件。俄統領米甲高復輕騎追至小雅河等處，探詢林七已遠遁無踪，俄隊始撤回。

論者皆謂，此股自竄懷仁，時未半月，擾及四屬，大有滋蔓難圖之勢，今僅旬餘，賊股悉平，實爲始料所不及。惟該匪等經過之黃石嶺至太平哨一帶，其間房屋被焚者十之六七。其鳳凰、安東、寬甸城市，尚未大遭蹂躪。刻下官吏均各回署，商民亦各來歸。此東邊一帶大股賊匪悉平，人民漸次歸業之大概情形也。

至北路劉彈子等股，既爲海龍廳各軍所挫，又聞兩路俄軍大至，皆竄往八道江、哈泥河一帶，大肆焚掠，以致通化東境居民紛紛西逃。旋爲俄軍四面搜捕，陸續斃賊五百餘名。然餘賊多匿深山密林中，且山勢險峻，向爲人跡所罕到，雖俄軍亦無如何。於是俄都統柴爾必思克、總兵甘得拉爲尺等，商令我營官蒲步瀛、馮弼賢等，遣人赴各路收撫。該匪等勢既窮蹙，其頭目出而就撫者，有李正中、定鎮

東、張桂林、冷振東等。惟聞劉彈子帶數十人逃入吉林境界，其黨劉秉和已爲懷仁團練所獲。計陸續收撫馬步三千餘人，均經俄員按日發給口糧。頃該都統等來商收留之計，奴才等再四詳酌，擬派員前往查點，暫且酌留數營，分紮各處，以爲俄兵撤退地步。該匪等勢窮就撫，似不致再滋事端。此海龍、通化各股匪亦經分別剿撫之大概情形也。

查劉彈子、楊玉麟等衆，本皆潰軍散卒，初爲北路俄軍逼入奉境，不過乞一駐足容身之地。乃前署通化縣知縣陳璋不善處置，遂致激成釁變，旬月間集附三萬餘人，風聲所至，匪徒爲之肆起。時值省城地面尚未交還，勦撫均無所措手，是以派員招諭，令其墾荒開礦，藉資安插，暫可息事寧人，再作日後分別遣留之計。乃又格於俄都統之決意往勦，遂致豕突狼奔，延及各屬。該匪又復良暴不一，多假忠義爲名，施其殘毒之實，所至焚淫殺掠，鄉里爲墟。林七、李曉叭等，則更到處攻城，意圖佔據。營官周玉麟竟自脅衆投賊。均屬罪大惡極，法不容誅。設非華俄各軍合力兜勦，立時撲滅，一經燎原，地方禍患何堪設想？周玉麟一犯，現已解省訊明正法，足以昭炯戒而快人心。惟林七卽林成岱、李曉叭卽李貴春等，均仍在逃，俄軍撤後，難保不復出勾結，已通飭一體設法嚴拿，以絕根株。

再，據興京副都統靈熙函稱，該處已無賊踪，此次俄軍往來，亦無騷擾，且屢次撥兵保護永陵重地。刻下各屬難民，既皆漸次回歸，雨水調勻，有秋可望，人心尚覺安穩。堪以仰慰慈廑。

除此次勦匪情形，業經隨時電請全權王大臣先行代奏外，謹此恭摺馳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硃批：知道了。仍著嚴拿林成岱、李貴春務獲懲辦，以絕根株。

（軍機處錄副奏摺）

一〇一五 著豁免蹕路經行地方錢糧事上諭

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初一日（一九〇一年八月十四日）

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初一日，內閣奉上諭：

朕稟承慈訓，常以躬行節儉爲天下先。我聖母皇太后平日節用愛人，無微不至。自上年駐蹕關中，宮廷服御膳饈，尤無一不極從簡省，地方每日供億，皆有定數，諸事撙節，力祛糜費。卽此次啟鑾回京，沿途行宮供張，早經傳知屏除華靡，帳褥、綵棚之屬，均飭毋庸備辦，自上用以至內監人等所需車馬數目，皆開單親加裁核，極爲減少。聖慈愛惜物力，屢念艱難，至於如此。爾大小臣工，更當觀感興起，各崇儉約，庶幾上下交儉，返樸還純。至將來蹕路所經，一切用費，均已准撥正款，原不至擾累民間。惟修治道途等事，終恐損及農田，有勞民力。朕仰體慈懷，深加軫恤，允宜特沛恩施。所有陝西、河南、直隸各地方，凡係蹕道經行之處應徵本年錢糧，著加恩豁免，如有業經徵收者，准其流抵來年正賦。各該督撫卽飭藩司刊刻謄黃，先期頒行張貼，俾衆咸知。務期實惠及民，毋任吏胥舞弊，用副朝廷巡方布澤子惠黎元之至意。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上諭檔）

一〇一六 著溥興等在行宮宮門照料並著鄧增節制隨扈各軍上諭

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初一日（一九〇一年八月十四日）

交工部左侍郎溥、陝西提督鄧。本日軍機大臣面奉諭旨：此次回鑾，所有沿途行宮，著派溥興、鄧增在宮門照料，以昭嚴肅。在陝隨扈各軍，統歸鄧增節制。欽此。相應傳知貴侍郎、提督欽遵可也。此交。

（上諭檔）

一〇一七 張之洞等爲請緩撥湖北釐金事致行在戶部等電

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初二日（一九〇一年八月十五日）

西安行在戶部、北京全權大臣、戶部：急。京號電悉。直隸教案賠款，指撥京餉內湖北十萬，江漢關二萬，謹當分期籌解。至指撥湖北釐金十萬，江漢、宜昌兩關藥釐五萬，連日與司局關道籌商、電商，湖北釐金，向係專供京甘各餉及本省勇餉暨湊還洋款之需，不惟無餘，本多不敷。漢、宜兩關，近年應解之餉，拖欠已多，不能解足。自宜昌鹽釐抵還洋債外，部文撥補，多係無着。近兩年又有加增鎊價、東北邊防經費、稅司經費，近日又有加增代還直隸洋款、武衛中軍餉，惟恃釐金及兩關稅項，騰挪湊解。止此杯水，來源日少，撥款日增，何從挹注？以故除京餉、洋款外，俱多拖欠，其勢不得不然。

況本年五六月，湖北省猝遭大水，江、漢、湘三水同時驟漲，本省各州縣多發蛟水，堤垸潰決甚多，水災甚重。現籌賑撫，已經馳奏。關稅釐金，異常短絀。卽原擬籌解之餉，尚不知若何設措。卽如宜昌關奉行在戶部五月號電，撥京內教堂賠恤銀十萬，勉強分批籌解，已甚竭蹶。正在萬分爲難之際，今若再於原派各餉之外，另行加撥巨款至十五萬之多，萬萬無法羅掘。

惟教案賠款自係要需，豈敢膜視？竊擬一策，敢請全權大臣與各國主教籌商。此次所撥湖北之釐關共十五萬，湖北自當承認，惟目前不能措解，請展緩至一年後交付，情願認息數釐。如慮教堂衆多，教民渙散，難於商辦，則請指定一國教堂之款，專歸湖北認還。似此辦法，教款既可有著，鄂省或可從容設法，此外別無籌措之方。如該主教必不肯允，惟有懇請戶部另行改撥他省。此出於萬不得已，尚祈鑒諒。之洞、端方同啓。沃。

(端方檔)

一〇一八 李鴻章等奏報皇史宬實錄聖訓遺失大概情形摺

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初二日（一九〇一年八月十五日）

大學士臣李鴻章等跪奏，爲據實奏聞，仰祈聖鑒事。

竊自和局議定，各國聯軍，始於本年五六月間，節次將上年占領地段及衙署等處逐漸交還。臣等當因皇史宬爲尊藏實錄聖訓重地，向歸臣衙門兼管，一經聞悉該處洋兵撤退，卽於六月二十日，派令臣

衙門掌印侍讀紹昌前往接收，並囑其查看情形，敬謹封固。旋據該侍讀稟稱：遵查皇史宬石門已開，拐鎖、門門概行失毀，石門內臺上恭存金匱共一百四十一隻尚不短少，惟匱上罩單、鎖鑰暨前後什件，並卷數金牌無一存者。恭檢前面匱內，樟木內函暨龍袱、牙籤全行失去，函內實錄聖訓間有只贖一二本者，並有污損形迹。靠後金匱，限於地勢，非逐匱挪移另地，設案將函卷請出，按次詳細清查，不克備悉短失卷數。至石門內門扇、牆壁、石臺均無損壞情事。當將石門關閉，暫用封條黏固，並將門扇尺寸丈量清晰，迅即配購拐鎖、木門，於次日傳集守護該處之守尉、守吏等，眼同封鎖，嚴飭該守尉等常川看守，以專責成。各等語。

臣等恭查，石室藏書古今盛典，惟我朝敬宗尊祖，尤為前代所無。詎倉卒變生，致有遺失情事，此皆臣等知慮短淺，未能先事預防，慚憤曷極。現聞守護禁門之日本洋兵，擬於七月間撤退，彼時臣等自應同署辦事，即當由臣等率同侍讀、中書等逐日前往皇史宬，將滿、蒙、漢各文實錄聖訓，敬謹澈底查明實在短失數目，應如何補繕之處，再當請旨遵行。

至臣衙門逐日應進實錄，向存內閣大庫，前於光緒二十五年，因庫內滲漏，奏請興修，當將實錄聖訓移置文華殿東廡尊放。昨臣衙門侍讀紹昌隨同尚書世續、專使大臣那桐，恭奉國書用寶，據該侍讀稟稱：就近至文華殿看視，鎖鑰、封條均無脫落痕迹。臣等覈其情節，其為無所遺失，已可概見。將來補繕皇史宬所失卷數，儘可奉為底本。至金匱內外所失物件，如內函鎖鑰、龍袱、牙籤等項，均屬派員清查時必須備用之物，應如何覈實購辦，以期迅速而昭慎重之處，伏候聖裁。

所有皇史宬尊藏實錄聖訓遺失大概情形，理合據實先行奏聞，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硃批：著即派員敬謹清查，將應用各物製備齊全，所需經費，核實開報。餘依議。

(宮中硃批奏摺)

一〇一九 李鴻章等奏報皇史宬所存虎紐銀印全行遺失片

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初二日(一九〇一年八月十五日)

再，查臣衙門兼管之皇史宬石門內臺下，向存虎紐銀印一箱，計共三十四顆，係我朝命將出師凱旋恭繳者。比因上年變亂，箱內銀印全行失去。臣等謹將該印名目，按照臣衙門所存印譜開單恭呈御覽。謹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

硃批：知道了。

(宮中硃批奏摺)

附件：皇史宬遺失銀印數目清單

謹將皇史宬遺失銀印數目，繕具清單，恭呈御覽。
計開：

奉命大將軍印一顆，改鑄清篆印一顆；撫遠大將軍印一顆，改鑄清篆印一顆；寧遠大將軍印一顆，

改鑄清篆印一顆；安東大將軍印一顆，改鑄清篆印一顆；征南大將軍印一顆，改鑄清篆印一顆；平西大將軍印一顆，改鑄清篆印一顆；平北大將軍印一顆，改鑄清篆印一顆；欽命總理一切軍務儲精經略大臣之印一顆，改鑄鎮海將軍，改鑄揚威將軍，改鑄靖東將軍，改鑄征南將軍，改鑄定西將軍，改鑄定北將軍，改鑄靖逆將軍印一顆，改鑄清篆印一顆；定邊之將軍印〔一〕一顆，改鑄清篆印一顆；定邊右副將軍之印一顆，改鑄清篆印一顆。以上銀印共三十四顆

（宮中硃批奏摺）

一〇二〇 李興銳奏請免撥江西釐金充作直屬教案賠款片

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初三日（一九〇一年八月十六日）

再，臣於光緒二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承准全權大臣·慶親王、大學士·直隸督臣李鴻章暨京城戶部電開：直屬教案賠款，經行在戶部指撥江西釐金十萬；又本年京餉內提江西四萬、九江關八萬、贛關一萬，請分飭速解滬道匯京。等因。當即督同司道，通盤籌畫。原擬勉力措解，無如江西庫款，歷年早已入不敷出，上年添撥直隸軍餉、京米腳價暨本年添撥山陝協餉、京米運費、代還直隸洋款，愈覺虛空如洗。經臣將添募防勇陸續裁遣，並節省一切浮費，每年仍短百有餘萬。本年三月，將江西教案辦結，共需賠款八十餘萬。臣以庫儲既竭，無可提用，派諸民間，又恐擾累滋事，萬不得已，電奏請借洋債

〔一〕似應爲「定邊將軍之印」。

給付，將籌餉新捐全數截留應用。詎委員赴滬籌借，並電江海關道向各國領事商酌，迄無成議。近日賠款限期已屆，籌餉新捐，勸獲寥寥，祇得百計張挪，按期兌交。其未屆期者，仍不知從何設措。

江省連年水旱頻仍，地丁、釐金皆日見短絀。方擬將丁釐整頓，稍資補救，乃五月間又遭水災。現在籌辦賑務，復將米穀釐金奏免兩月。此項本爲籌還四國洋債專款，既免之後，洋債仍須另籌，而災餘黎民，收成失望，商貨停滯，丁漕固難徵足，釐金益無把握。此後應解京協各餉，尚均無著。然爲期較緩，或猶可從容設法，若此次奉撥直隸教案賠款，則關係交涉，必當尅日籌解，更屬咄嗟莫辦。

臣明知直隸兵燹之後，百物蕩然，非恃鄰省接濟，無從挹注。是以前准李鴻章電商籌辦回鑾大差，立即奏明，由江西協籌銀十萬兩，已將第一批銀兩委員起解，不敢稍存膜視。其時未遭水災，情形稍有不同。今則本省教案賠款、水災賑款，無一不須兼籌，左支右絀，顧此失彼，艱窘實難言狀。據藩司張紹華詳奏明改撥前來。臣復細加體察，委係無款可籌，並非空言推諉。

除將奉撥之京餉四萬、九江關八萬、贛關一萬，督同該司道等趕緊籌解外。所有奉撥江西釐金銀十萬兩，合無仰懇天恩，俯念江西庫款支絀，又值辦賑，釐金短收，准如所請，敕部改撥，以免貽誤。

除咨明戶部暨全權大臣、直隸督臣查照外，理合附片陳明，伏乞聖鑒，敕部查照施行。謹奏。

硃批：戶部議奏。

(官中硃批奏摺)

一〇二一 夏時濟爲寄送新聞紙等事致俞廉三函

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初七日（一九〇一年八月二十日）

大公祖憲丈大人節下：

使還奉手諭，慙感無似。新秋微飄，伏維政躬萬祐，至爲馳仰。

回鑾改期，實由定興一人奏請，榮、王兩相國均不以爲然也。時局遂至於斯，雖慟哭亦復何益。欲圖補救，莫先於破格用人。環顧當今，資望才德足以任艱鉅而拯傾危者，明公而外，殆莫如張大司空矣。聞張公抵京後，與兩全權極爲欵狎，各公使、提督及主教皆訂期往拜，津滬中西各報，尤同聲贊美之。卽太晤士報、太陽報，亦著爲論說。今就已見者寄上數紙，吾丈晤雨珊先生時，可與一觀也。

時濟雖改官，然無力赴引，欲往游江南，亦毫無把握，境遇驅迫，遂不能退，自顧不暇，遑云救世乎？大小兒紹範因差晉省，獲謁端午帥，頗爲垂青，惟南皮則未及陪侍耳。敬叩鈞安，伏維垂鑒。

候選道·戶部郎中夏時濟謹呈。七夕。

（清代各衙門檔）

一〇二二 王之春奏報指撥安徽之京內教案賠款業已匯解片

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十一日（一九〇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再，准行在戶部電開：全權大臣奏，京內教堂、教民賠恤並議立碑碣，共需銀二百萬。部議撥現存滬關之江蘇、浙江上年折漕一百三十六萬，山東折漕十一萬，江蘇籌餉新捐二十二萬，宜昌關稅十萬，安徽應還漕項十一萬，通商銀行應繳武衛軍餉十萬。均令設法匯京，以便應付。等因。當經行司迅速依限籌解去後。茲據布政使湯壽銘詳稱：在於庫存漕折正雜項下，湊撥庫平銀十一萬兩，飭發號商合盛元領匯解赴江海關道交納，轉匯解京濟用。等情。詳請奏咨前來。除咨呈全權大臣暨咨戶部查照外，謹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

硃批：戶部知道。

（宮中硃批奏摺）

一〇二三 張之洞等爲一年後自當交付教款事致李鴻章等電

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十三日（一九〇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致北京李中堂、戶部、西安行在戶部：接李相真電云，沃電央緩教款十五萬，已與教士商定一年後交付，可免息銀。此係通融辦法，尊處既指款認還，望屆期豫籌，勿致失信。等因。查前准戶部指撥湖北釐金十萬，江漢、宜昌兩關藥釐五萬，茲承商允一年後交付，屆期自當預籌應付，斷不失信。除行司局關遵辦外，先電復。之〇、端〇。覃。

（端方檔）

一〇二四 胡廷幹奏報指撥東省之京內教案賠款已將漕餘匯解片

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十三日（一九〇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再，臣准行在戶部咨：議覆慶親王等奏，京內教堂、教民賠恤飭撥的款一案，指撥山東折漕銀十一萬兩，行令匯京。等因。當查東省前項漕折，上年收存司庫應候部提共銀二十九萬五百二十三兩四錢二分六釐四毫內，除正任撫臣袁世凱任內兩次匯解京餉銀十五萬兩，遵撥直隸大順廣屬賑銀十萬兩，協濟陝賑糧價續改報部兌收銀三萬兩，下祇贖銀一萬五百二十三兩四錢二分六釐四毫。隨時電達戶部，並卽一面飭司撥匯去後。茲據署布政使胡景桂具詳，前項漕折已將存贖整數銀一萬五百兩，設法匯解江海關道衙門兌收匯京，呈請奏咨前來。臣覆核無異。除咨部查照外，理合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

硃批：戶部知道。

（宮中硃批奏摺）

一〇二五 松壽奏爲成立洋務局以專辦交涉事宜片

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十三日（一九〇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再，據交涉局司道詳稱：案奉前撫臣于蔭霖札飭設立交涉洋務局，以臬司會同糧儲道經理其事，以

候補道一員襄辦，並詳委提調文案各員，專辦各屬民教交涉事宜，當時未及具奏。現在各屬上年教案雖將一律清結，而此後交涉事件日益繁多，仍須由局詳慎核辦，以專責成。應將設局緣由奏明立案。並酌定局用及委員薪水等項，每月約需銀三百兩，擬自本年七月起，在司庫支領，作正開銷。等情。詳情具奏前來。奴才伏查河南風氣未開，地方教案無多，自上年直隸拳匪滋事，大河南北各屬，刁民乘閒擾亂，遂致民教相仇之案，一時蠡起。經前撫臣極力查辦，始有端緒。奴才抵任後，首先清釐，復逐案與該局司道等悉心籌議，數月之久，甫能漸次清結。嗣後於交涉之案，尤須持平詳審，先事預防，以免貽誤。誠非設立專局辦理，不足以昭慎重。所擬局員薪水等項，亦係力從撙節，尚無糜費，自應准其作正開銷。除批飭遵辦外，謹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

硃批：該部知道。

(宮中硃批奏摺)

一〇二六 長順奏報近日收撫情形片〔一〕

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十六日(一九〇一年八月二十九日)

再，吉林勦撫土匪情形，業經奴才等於前月二十日專摺具陳在案。嗣俄提督高哩巴爾斯由奉界帶回連壁、鄒殿陞等五、六百名，卽前摺所稱該提督邀往擊賊者也。又在奉界招撫降匪陳得勝等九百餘

〔一〕此件爲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義和團檔案史料》所收同日長順摺之附片。

名，並藍東昌等五千餘名。該俄提督因陳得勝招降有功，將其所部帶回吉林南山，其餘各股降匪，半留奉界海龍廳、通化縣等處，半來吉界磨盤山一帶屯紮。

奴才等當派營務處委員隆魁會同磨盤山州同長庚、營總富德，先將連璧等所部點驗，願散者收其槍械，資遣回籍，願留者編伍歸營。其陳得勝一股，責成賑撫委員。分省候補直隸州知州方朗，會同俄員分撥安插，並先由俄人墊發口糧，俾資接濟。自陳得勝等收撫後，而匪首楊毓林、劉彈子均願投誠効力贖罪。奴才等已派員前往察看，相機酌辦。

又據捕盜水師營總金得鳳稟報，賊首郭振貴等九名，共帶匪一千五百餘名，在松花江北岸黑龍江地面盤踞已久，現聞設立水師，均來投降。察其情出至誠，過江查點，人數相符。當將脅從土著悉行遣散，尚贖無可歸附者八百餘名，請示遵辦。等語。隨批令暫時籠絡，按名發給小口糧，以免竄擾。此近日吉林收撫各匪之實在情形也。

奴才等查上年擾亂後，散勇、土匪勾結爲患，至今未已。現既捨勦用撫，而匪衆款紉，亦屬後難爲繼。將來惟有另籌安插之法，方免竭蹶。是否有當，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

硃批：知道了。

（軍機處錄副奏摺）

一〇二七 監察御史衙門爲修理衙署事致內務府移文

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十九日（一九〇一年九月一日）

稽察內務府事務。監察御史衙門爲移會事。

照得上年七月，猝遭兵燹，本院衙署已被洋兵佔踞，於本年六月十九日始行退出。本院當即派員接收。查看署中房間，拆毀情形甚重。本院官役人等，礙難入署當差。況本院衙門西近北海，東逼景山，尤爲蹕路所經過，若不迅速修理，實不足以壯觀瞻。希由貴府趕緊派員勘估修理。徑行白文可也。須至移會者。

右移會內務府。

(內務府檔)

一〇二八 行在侍衛處爲抄送隨扈人員名單事咨前路糧臺文

光緒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一九〇一年九月三日)

爲咨覆事。

准貴糧臺咨稱：現屆回鑾有期，隨扈各官每員應給車輛，請按照品級，酌定數目，咨覆到臺，庶免貽誤。等因前來。現在本處核實參酌，擬將王公及一品大臣每員給行李大車三輛，二品大臣每員給行李大車二輛，三品以下各官，每員均給行李大車一輛。至各該員等自備之坐車、馬匹，沿途應須喂養草料，應仍按照實用數目，分別逐站支給。其隨扈侍衛員數較多，所需行李車輛，除一、二品照章給與外，其餘統共給大車四十輛。至各衛門運送文卷等項須用車輛數目，業經本處覆核，尚無浮濫，亦應如數

備給。

除知照各該衙門，將隨扈各員酌量分起，於本月下旬及下月初旬次第啟行外，相應將本處隨扈銜名及各衙門送來隨扈堂司各銜名，並文卷等項車輛數目，分別開單咨送貴糧台查照辦理。其隨扈王公銜名未據開送，應由貴糧台自行咨取可也。須至咨者。計粘抄單四件。

(上諭檔)

附件一：軍機處隨扈各員名單

軍機處銜名：

軍機大臣榮、王、鹿、瞿。滿頭班郎中榮霈、恆斌，主事文徵、愛星阿，中書鍾佩。漢頭班通政使郭曾炘，列入京堂單內，郎中楊壽樞、胡祖謙、張嘉猷，員外郎李象寅，郎中曹垣，主事徐宗溥、金蓉鏡。滿二班員外郎來秀，郎中桂蔭，中書成俊，郎中裕隆，員外郎榮奎，筆帖式定常。漢二班員外郎王彥威，郎中林開章，員外郎王慶平，主事易貞，員外郎歐陽熙，主事段書雲，郎中丁寶銓。

(上諭檔)

附件二：各部院隨扈堂官名單

隨扈各部院京堂銜名：

吏部尚書敬信、孫家鼐。禮部侍郎李紱藻、陸潤庠。兵部侍郎貽穀。刑部尚書薛允升，侍郎戴鴻慈。工部侍郎溥興、陳邦瑞。通政使司通政使郭曾炘。內閣侍讀學士劉宇泰、甘大璋。光祿寺少卿屠仁守。翰林院侍讀學士毓隆，侍講學士伊克坦。詹事府少詹事劉永亨。

(上諭檔)

附件三：各衙門派出隨扈各員名單

各衙門派出隨扈各員人數名單。

計開：

內閣隨扈十二員：侍讀額勒春，中書茹恩彬、涂宗瀚、戴君義、李兆麟、尚春莪、党遠生、劉篤慶、馬振濱、吳櫝、陳應昌、方裕詩。

翰林院隨扈六員：洗馬恩祥，車輛由侍衛處知照，侍讀楊捷三，編修顧瑗、汪詒書、李家駒，檢討陳曾佑。

政務處隨扈三員：光祿寺少卿屠仁守，列入京堂單，編修徐世昌，道員孫寶琦。

外務部隨扈二員：內閣侍讀學士劉宇泰，列入京堂單，中書緒儒。

吏部隨扈十一員：郎中成和，主事孫紹陽、李春溥、劉元弼、楊敬遠、李紹烈、蔣廷黻，小京官趙國良、吳斯盛，筆帖式瑞壽、文海。

戶部隨扈二十六員：郎中陳宗媽、謙豫，員外郎清泰、斌俊、金文同、銅盛，主事張允富、沈潛、朱占科、管家頤、林景賢、許汝棻、李經野、彭毅孫、劉保慈，小京官荆性成，押卷箱主事李蘭馨、馬振桐、謝祖蔭、許涵修、衛鴻文，護送餉銀員外郎清保，主事傅秉鑒、王旭東、閔荷生、張銘坤。供事六名。

禮部隨扈六員：郎中薛浚，主事劉果、羅鳳華、趙世德、王世傑，員外郎陳文銑。

兵部隨扈六員：主事薛秉仁、秦望瀾、王德榮、孫傳榮，筆帖式文性、崇耀。

刑部隨扈十八員：郎中何汝翰、武玉潤、戈炳琦，員外郎武瀛、恩潤、馮桂芳、孫崇緯，主事羅維垣、吉同鈞、曾光岷、劉嘉斌、劉瞻漢、王世琪、任廷颺、高祖培、周紹昌、張堯榮，筆帖式連啟。

工部隨扈五員：員外郎丁象震、王朝模，郎中恩綸，小京官余鍾，筆帖式穆都禮。

都察院隨扈二員：給事中黃均隆，御史王祖同。

內務府隨扈人員：總管大臣繼，堂郎中，堂上十四員，文案四員，銀庫四員，緞庫四員，藥房四員，都虞司一員，營造司一員，關防衙門二員，膳房一員。

上駟院三員。

理藩院隨扈主事一員：祿顯。

通政司隨扈照料本章大理寺司務王大勳。

侍衛處：乾清門侍衛副都統八員，乾清門侍衛十二員，委散秩大臣五員，三旗主事三員，筆帖式十員，書手三名，聽差檔色四名，續辦事章京三員，委辦事章京四員，頭班章京六員，頭等侍衛四員，二

等侍衛八員，三等待衛二十四員，四等待衛四員，藍翎侍衛二十九員，辦事委親軍校書手十六員，頭等侍衛兼公爵一員，頭等侍衛兼子爵一員，三等待衛兼子爵一員，奏事官文照、恩鎮、全興、清淮、斌成，批本官恩祥、智格、瑞謙、伊哩布、連兆，蒙古奏事官倭恆額、鄂博噶台、鄂多台、全福，三等待衛祥燧，藍翎侍衛玉恆，拜唐阿慶濱、慶治、玉亮、松山。

鑾儀衛隨扈治儀正一員。

電報局隨扈總辦三員，委員二員，報生五名。

(上諭檔)

附件四：各衙門文卷需用車輛清單

各衙門文卷需用車輛數目。

軍機處文卷、帳棚、供事等，共需大車十一輛。內閣文卷大車一輛。翰林院文卷大車一輛。政務處文卷大車二輛。外務部文卷大車二輛。吏部文卷大車八輛。戶部文卷大車十輛。又供事六名，大車三輛。禮部文卷大車四輛。兵部文卷及差官押解大車八輛。刑部文卷、關防大車十輛。工部文卷大車四輛。都察院文卷大車三輛。理藩院文卷大車一輛。通政司題本文卷大車二輛。內務府銀庫等七處及堂上文卷大車十輛。又拉運帳棚大車十輛。侍衛處檔案、行裝大車四輛。又三旗親軍檔房拉運公事大車四輛。奏事處文卷大車四輛。鑾儀衛文卷大車一輛。電報局機器、案卷等大車三輛。戶部

餉銀三百餘萬，需用運送大車三百輛。

(上諭檔)

一〇二九 奕謨等奏報陵寢洋兵退盡典禮如儀摺

光緒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一九〇一年九月四日)

奴才奕謨、溥植、準良跪奏，為洋兵退盡，陵寢典禮如儀，謹將現在情形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

竊查本年五月，奴才等將洋兵漸退，恭詣五陵詳查情形繕摺具奏。六月初六日奉到硃批：著設法敬謹守護。俟洋兵退盡，再行查明具奏。欽此。並將祭用金銀銅器，暫行改用木質，附片奏明。奉旨允准。遵即揀派司員，將內應設桌案，並祭用各項祭器，及一切祭品，均限於中元大祭以前，一律恭製完竣，敬謹備齊。其酒器等件，凡非木質所能製造者，酌改錫質，以期如式。至應需經費，廣恩庫存款原屬無多，迨被洋兵移取，已屬蕩然。奴才等公同商酌，咨請直隸督臣先行飭司，在附近州縣撥銀二千五百兩，解交奴才衙門，以備應用。事竣歸入廣恩庫項下年例奏銷。

嗣據承辦司員呈報，桌案、祭器恭製完竣，稟請查驗，均屬合宜。奴才等率同司員，恭詣各陵，敬謹陳設，略具規模。慕陵殿內桌案，知照洋官，以便一體陳設。詳查被掠情形，亦與五陵相等。七月十三日，法國軍隊全行退盡。奴才等先行函請全權大臣由電代奏，恭慰聖懷，以期迅捷。謹自七月十五日中元大祭，經派出行禮之王公敬謹致祭。奴才等並准慶親王奕劻來函：法國公使交還金銀祭器二十餘

箱，飭派妥員，赴京請領。俟領取到日，是否齊全，再行奏報。謹將洋兵退盡，典禮如儀各情形，先行由驛馳陳，堪以仰紓宸廑。

至傷損移取輓片、桌案、樹株、銀兩、祭品等項，並應行修補工程，容俟奴才等次第查明，分別奏咨辦理。

謹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內務府檔)

一〇三〇 西陵事務衙門爲法兵勒令出具並無騷擾印結事咨呈奕劻等文

光緒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一九〇一年九月四日)

西陵承辦事務衙門爲咨呈事。

本年七月十三日，法國軍隊全行撤退。准洋官莫勒溫交還慕陵琺瑯五供一分、緙絲通天帳幔一架，並令出具並無騷擾印結。因查上年九月，聯軍到陵劫掠情形已經奏報，今洋兵撤退，又令出具並無騷擾印結，思維再四，奈因爲日甚迫，別無良法，祇可勉爲付給。但上年九月聯軍初到之時，法國兵官鳳撒吉利非駐紮陵寢結內，聲敍略無騷擾；本年三月，兵官莫勒溫移駐慕陵地面，管理兵隊極爲嚴肅，亦於結內聲明。相應抄錄原結，咨呈貴大臣查核備案施行。須至咨呈者。計抄原結一紙。

右咨呈欽命全權大臣·和碩慶親王、閣爵直隸總督部堂李。

(外務部檔)

附件：奕謨等具法兵駐紮陵寢並無騷擾印結

大法國兵馬先鋒官鳳，於去年九月駐紮此地，紀律嚴明，軍民安堵，略無騷擾。敝國陵寢重地，關係綦要，貴國顧念邦交，格外照拂。自二月來，葉忒囊莫勒溫移駐此地，管理兵隊，均極嚴肅。想從此邦交日固，必能共敦睦誼也。合詞鳴謝，敬上朗照。

大清國貝勒銜·固山貝子奕謨、奉恩鎮國公溥植、泰寧鎮總兵兼內務府大臣準良同啟。

光緒二十七年七月 日

一〇三一 張之洞爲商議籌款辦法事致劉坤一電

光緒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三日（一九〇一年九月五日）

江甯。劉制台：萬急。效、箇兩電悉。籌款事，各省不能一律。卽如畝捐，廣東糧輕，既已奏明加倍捐，斷不必代爲請減。江蘇賦重，斷難多加，且原額本多，二成卽是鉅款。湖北丁漕本少，十餘年來，只收七成，若僅加一成，止得二十四五萬耳，徒耽虛名而無益。鹽斤加價行銷湖北者，自應川、淮一律加抽，歸湖北用，特此豫爲聲明。江南所籌鹽款，若係加之於課，自與他省無涉；若加鹽釐，則鄂岸當歸鄂用，想尊指必以爲然也。鄙意湖北籌款，惟有俟各省有奏准辦法，擇其與鄂省情形無窒礙者酌辦。此次催籌新款電奏，仍應速發，或泛舉各省電奏、摺奏籌款各辦法，請政府核定數條，可行者請旨電飭各

省體察本省情形速辦，較爲圓活。望卽擬稿速示，切禱。

再，昨接陝信，據云，政務處謂，江、鄂會奏印稅、郵局兩事，雖可籌款，緩不濟急，仍須籌速得鉅款。等語。並聞滇撫李江電詢丁稅、鹽價、房捐事，尊處如何復？并示。○。養。

(端方檔)

一〇三二 色楞額奏報查明上年朝陽縣街失守情形摺

光緒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一九〇一年九月九日)

奴才色楞額跪奏，爲查明上年俄兵襲攻朝陽，賊匪乘機焚搶縣街，砸毀監獄，縱放獄囚，旋即收復情形，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查上年拳匪肇釁，各處焚燒教堂，殺害教民，口外各屬，疊經奴才嚴禁練習，而土匪馬賊乘機思逞，朝陽教堂教民衆多，雖嚴飭保護，加意防範，詎意由錦州竄來拳匪劉仁和等，將該縣教堂焚燒數處，惟松樹嘴子總教堂地寬人衆，未被燒毀。九月間，該堂教士由奉天義州請來俄兵數百名，意欲報復焚燒之警。先是朝陽地方原駐直隸練軍數營，巡緝賊匪。嗣因中外構釁，經直隸督臣裕祿奏將口外駐防練軍調赴榆關防堵，該縣僅留練軍一營，維時關內潰兵逃勇四出劫搶，所留兵隊不敷分布，署朝陽縣知縣董文誥稟請招募練兵一營，批准有案。嗣復續招一營，未據稟報，遂將曾在奉錦投降之馬賊戴五、齊五、佟洛疙疸等十數名收入營中。九月十二日，洋兵攻破大屯、二十家子等村，距縣僅二、三十里，勢將直

撲縣街，商民惶恐奔逃，土匪奸民乘隙思亂。時董文誥親往前敵，設法防守。十三日，該縣所招之降勇戴五等，帶百餘人進街，聲稱奉董文誥調領子母，預備禦敵，旋將該縣土城據守，匪衆夤夜縱火焚燒，遂將獄囚班管砸毀，縱放囚犯，搶掠錢當各行，昏黑之中，闔街大亂。十四日，董文誥聞信馳回，調集鄉團彈壓，兵心已變，是夜復有潰勇土匪乘亂縱火搶劫，旋即出街紛竄。十五日申刻，洋兵已到，先用礮向街轟擊，並搜殺數十人。時市廛一空，董文誥隻身往迎，致被閉置空室，要素多款，並爲教堂索賠款銀十萬兩。董文誥力與爭論，痛受捶楚，允給銀四萬兩，以爲賠償各屬被燒教堂之需。因一時無款付給，遂將官親王作梅及商民二人帶去爲質。洋兵退回松樹嘴子教堂時，電線已斷，道途梗阻，文報不通。迨至二十一日，始接據董文誥稟報情形，並懇設法撥款，以救民命。等語前來。奴才當因該縣稟報情形，核與各處探報不符，當即派委候補知縣徐體善、補用縣丞薛廣俊、鄭國蘭前往確切查明，稟覆核辦。一面將董文誥撤任，仍令再與教堂核減款銀，設法措交，未據稟覆。值奴才丁憂請假穿孝，嗣經委員徐體善等將會查情形稟覆前來。護理都統·熱河道福謙未及奏報交卸。迨奴才銷假後，據報俄兵已退回義州，款已設法交給教堂。查核所稟各情，仍恐未盡確切，復經札飭熱河道福謙，督同承德府錫恒詳細確查。旋據復稱：查得朝陽縣失守之處，實因去歲外來拳匪暗勾本地土匪，焚毀教堂，教民思欲報復，勾來洋兵數百名，於九月十二日攻破大屯及二十家等處。董文誥所招朝勝前營降勇戴五等，於十三日率勇進街，聲稱保護縣街，時商民聞警惶恐，紛擾搬逃，匪類游民乘機混入。至十四日丑刻，忽有多人大呼洋兵已到，當時營官尹德盛督隊出街，該匪等遂乘虛劫放獄囚，徧地燒搶。董文誥所招朝勝中前兩營、

亦皆潰變。董文誥知覺彈壓，已勢成燎原，不可撲救。十五日申刻，洋兵進街，先用開花礮向街轟擊，居民盡匿，賊匪潛逃，塵市爲之一空。董文誥不得已隻身往迎，痛被楚毒。並因索款未交，復將王作梅等三人帶去爲質，直至今春將款交清，始行放回。等情。由府道轉詳前來。

奴才覆加查核，情形相符。除給教堂款銀一節，擬俟歸入直隸各屬賠卹教案內另行辦理外，伏查此次朝陽縣街失守，雖因教堂勾來俄兵赴縣報警，以致勇丁、土匪乘機作亂，內外交乘，變起倉卒，實屬措手無及。惟該縣所招降勇戴五等，既不稟明請示於先，復不能訓飭約束於後，以致乘機生變，劫放獄囚，焚掠街市，雖旋即收復，咎實難辭。署朝陽縣知縣董文誥業經撤任，應請旨交部議處，以示懲儆。現在直隸原駐口外練軍均已回防，已分飭扼要駐紮防剿。其一應善後事宜，飭令該管道府嚴督後任，妥爲籌辦。

所有查明上年朝陽縣街失事情形，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遵行。謹奏。

硃批：董文誥著交部議處。仍督飭該管道府，將善後事宜妥籌辦理。

（官中硃批奏摺）

一〇三三 奕劻等爲洋兵撤退希飭整旅入都事咨胡燏棻等文稿

光緒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一九〇一年九月十日）

爲咨行、照會事。

本年七月二十七日，准日國欽差領銜全權大臣葛照會，內開：西歷本年云云之處。等因。到本
王大臣。准此，查洋兵於八月初五、初十等日即可撤退，相應咨行、照會貴○○查照施行，轉飭整旅
入都。

咨胡侍郎、照會姜提督。

(外務部檔)

附錄：西班牙公使爲中國兵隊可定期入京事致奕劻照會

一九〇一年九月九日(光緒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大日欽差駐劄中華全權大臣葛爲照會事。

西歷本年七月十九日即中歷五月十九日，照會貴王大臣，以諸國全權大臣議定，中國兵隊不逾距
京二十中國里之地。現在議定條款業已畫押，本大臣應行照知貴王大臣，中國兵隊於該條款所述諸國
兵隊由北京撤退之日入城，諸國全權大臣並無不以爲然之處。須至照會者。

右照會大清欽命全權大臣·便宜行事·王大臣。

(外務部檔)

一〇三四 奕劻爲美日交還大內擬往接收事咨內務府文

光緒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一九〇一年九月十一日)

欽命全權大臣·便宜行事·總理外務部事務·和碩慶親王爲咨行事。

准美、日本兩國兵官，訂於八月初五日交還大內。等因。現經本爵定於是日九點鐘，到午門接收。相應咨行貴府大臣，屆期於八點鐘前赴午門會齊，並遴派整齊官兵，隨同該管官進內聽候分撥。各門自是日起，按照向章值班可也。須至咨者。右咨內務府。

(內務府檔)

一〇三五 張之洞爲詢問江川兩省鹽務加捐辦法事致劉坤一等電

光緒二十七年八月初六日(一九〇一年九月十八日)

江寧劉制台、成都奎制台：密。准樂帥咨，以奉旨飭籌鹽務加釐、加課一節，必須各省鹽斤一律加價，方免彼輕此重。等因。自是一定辦法。鄂省有鹽釐，無鹽課，現擬凡行鄂岸之鹽，川、淮統加捐四文，江省、川省如何辦法？請兩帥裁酌電示。至盼。○。語。

(端方檔)

一〇三六 恩銘爲陳述籌辦口外七廳教案情形事致俞廉三函

光緒二十七年八月初六日(一九〇一年九月十八日)

敬再稟者：春間接奉手諭，讀悉種切，其拳拳於舊治屬吏者，至殷且周。幾擬手奏屢罷，微特無暇，

實亦無荏可狀。忽忽又入中秋，稽遲之罪，誠不免矣。謹將履任以來事之有關大局而尤緊要者，略陳梗概，爲我憲縷述之。

承詢周呢思被戕案情年月。查周呢思去歲六月，由寧夏而來，薩廳護送到歸，經署歸廳郭之樞回明軍道兩署，卽在道署轅門外遇害。此去年六月十九日事也。遇害情節，當時傳聞異詞，及到任後訪問，亦無肯詳細言者。然永將軍革職查辦，僅以死免；鄭革道就地正法，因而自盡；郭之樞極邊不釋，皆爲周呢思一案。大約三人皆不能辭咎也。被害後搜出身上帶有出使英國大臣護照，係英之繪圖人，相戒不言，埋之於野。及外人偵知此情，屢奉全權據外使照會電查，並由查〔察〕哈爾、山西兩處派員察查。去臘已由全權電奏，將此處軍道參劾，奉旨革職，聽候查辦。未幾將軍因病出缺，僅以死免者此也。先是冬月念，由全權來電，大致謂口外糜爛，教案無人理論，如不派員接署，則德瓦帥之類卽帶兵自往查辦。其彼時職道奉旨簡放斯缺不及十日，卽奉清帥檄飭赴任。至臘十八日交卸，二十一日

臬篆。

卽起行來歸，今正初二日行抵羊蓋板，恩慶世榮程新舊兩署廳偕迎於此。接見後卽問以周呢思屍身現存何處，而兩倅皆茫然，不知所對。當告以：此等交涉重案，無論將來如何了結，外人必索取屍身，不早爲之地，臨時何以應之？速回城，限五日內覓取屍身爲要。迨初八日接印，復經嚴催。至初十日始得找出，屍身未變，衣骸完全。卽飭妥爲棺殮，停放古剎。初九日未刻，已奉六百里釘封，鄭革道奉旨就地正法。而鄭革道已於送印前隻身潛走，因無看管明文，未便查追。正在訪其去路，適奉前因，遂

分派員弁四出密緝去後。

至十四日，忽有英國水師遊擊周恩思到城，並偕來洋教士二人，尋取伊兄周呢思屍身，並訪查被害情節。當與會晤，開口便問鄭在何處，已正法否？答以：鄭已於初六夜先逃，全權係於初一日電奏，初二日奉旨正法，初三日電達，初四日到山西，初五日行文。此處距省十二站，初九日始行奉到正法公文。現已派官四出嚴拿，獲後即遵旨辦理。又問：伊兄屍身現在何處？答以：現停廟中。又問：屍身全否？答以：衣骨俱全，請定日看明，以便釘棺。當定以十五日往驗後再談。至次日，偕洋教士往看畢，即在洋務局會面。一見即深致感謝之意，當甚訝之。詢諸洋教士，僉云：周與洋教士皆通中語，昨夜華教士紛紛來見周大人，皆說鄭之走在先，接到公文在後。伊兄之屍身自職道到任後，始飭人找出棺殮，故今日因此感謝云云。當聞之下，喜懼交并，設鄭走日期稍有含糊，此斷口舌必大不了。至周呢思屍身尋出棺殮，初不過為後來交涉地步，不料為外人所感也。從此談論接洽，毫無一事要挾。至十九日攜其兄之靈柩回都，瀕行歡謝而去。但囑以：鄭拿獲後，須電致北京渠國欽使，尚派人來驗耳。

至二月初五日，據西路委員於蒙古喂羊在後套之西北地緝獲，鄭知不免，吞烟自盡。當經飛報清帥，幸尚未交卸電奏，並電全權轉達外使，派人來驗。嗣經派到葛、王兩洋教士偕同素識鄭之華教士往驗，委係正身，出具華洋文憑據報明坳卷。此周呢思一案原委之實在情形，尚未貽外人口實，致滋要挾，幸免嚴譴也。

當職道之初抵歸綏也，武衛潰軍橫行於市，即郭之樞奉委赴豐鎮撫卹教民，擅自招來。百姓連遭旱荒，災黎

遍野，道殣相望。教民拳禍餘生，流離逃徙，無衣食，無房屋。被害最重者，爲薩之二十四頃地村、歸之後山鐵各旦溝村社，皆墟屍骨臭氣，行者避途。洋華各教士紛紛來城索款，謠言四起，人情汹汹，有不可終日之勢。當此之時，兵無一旅，款無一存，空城計不知從何唱起？迺接印未數日，有來告武衛潰勇擾害婦女者，立即提拿訊明，二千軍棍斃之，街市爲之大快，潰軍亦從此斂還。亟籌款資遣之，市面稍安。趕飭各廳開倉辦賑，一面請款，委員分查。民賑官爲查放，教賑官函育主教派洋教士經理，以服外人之心，而緘教民之口。所給銀米，均議定由賠款作抵。分投舉辦，民教漸各安輯。

忽以津報謠傳，謂董軍門帶兵仇教，宣、大一帶洋騎四出偵查，於豐鎮所屬之草地途遇蒙兵生事，遂由岔口調來德兵大隊報復。得信後，即邀洋教士來洋務局會議。當問以：德兵何故前來？渠云：爲查董之下落。又詰以：德兵必欲到此，倘土匪乘機擾害教民，衅由彼開，本道不任保護不力之責。渠又云：如洋兵不來則何如？即答以：洋兵果來，百姓自必受害，教民恐亦無益。刻值撫綏民教喫緊之時，如貴教士顧念大局，能勸阻洋兵，則此後七廳教案，俱有本道力任其難。該洋教士等以職道到任後，所辦教士撫卹各事竭力經營，尚爲所服，遂皆慨然請行。行至直、晉交界巧記廟地方，與德兵相遇，將該兵隊邀至南壕塹教堂，告以去意。德兵官曰：據稱歸綏道現辦教務甚好，我不擾歸綏境內就是了，我從後山草地赴寧夏，仍查董之下落。幸去勸之洋教士有名王達文者，曾在甘肅傳教多年，隨勸以：此時黃河不好過，沿途沙漠不易行走，且一路無店，兵隊無處駐宿。德兵官始勉允折回。此次即折回張家口，因搜取軍械火藥失懼，轟死華人甚多，索費十二萬兩。洋兵返轡，教士歸來，七廳幸免此劫，教士之力也。

然董軍門仇教之謠，必有奸匪布散造言生事。當派妥人密查，訪得有假冒董營差官招勇仇教，聞在薩廳境內鋪家索車，拉有槍械等件。當即派新到之四旗練軍旗官武萬年，連夜帶隊馳往，嚴密查拿。旋據獲解假冒職官李效孟，並拳匪頭目秦長太二名，在薩境吳四營子地方拿獲。及偽札、偽印、偽信信內定於四月初二日起事等件，訊明稟請就地正法。詎有垣洋教士亦以津報謠傳，擬欲電請釋其疑懼。及李效孟等就獲，公牘到省，始解洋教士之疑，而不言請兵。此沈道函述也。

乃彼時稟准兩營旂勇隊均在省垣，以德兵欲來口外，恐致齟齬，遂暫停開拔，均未到歸。此固上台遠慮彌畔之深意。忽科布爾警報謂，回匪馬天藍率領大股賊匪，由察哈爾直境草地竄入。當時止有練軍馬隊一旂，且皆分撥在外，一面飛調會合堵截兜剿，一面飛咨大同鎮，迅派一、二旂星夜來城會剿，並催省垣隊伍。惟該匪快槍快馬，裹脇至二、三百人，馳追蒙地。兵力太單，僅截拿小頭目回匪陳德合等八名，除槍斃外，訊明正法並軍遣矣。大股均由後山竄至包鎮。及大同兵到，馬天藍已由南海子渡河西竄。先已飛咨寧夏鎮道迎頭堵剿，仍飭大同來隊星馳窮追。及追至河西一帶，已得賊踪，而人瘦馬憊，竟令四散逃生。此固勞逸之殊勢，亦見練軍冗弱無能，實堪憤懣。然猶冀寧夏迎頭一戰，便可擒渠，及探報回稱，並准寧鎮咨稱，所派馬步隊幸與賊遇，被伊擊散，分竄金鷄堡一帶，追剿無踪云云。聞亦不過拿獲餘匪數人而已。而省練軍似此馬賊竟不能擒獲匪首，營務廢弛，可發一嘆。此機誤在洋兵欲來，而省垣過慮，其時凡洋兵到之處，我兵均需暫避，否則開畔，便與和局有礙，亦無可如何也。稟准之兵未能先期到防，空手徒嗟，失此戎機，深可惜也。

以上係到任後至四月間事也。迨五月初六日，閔主教七廳地方教堂，除六廳歸張家口西灣子教堂方主教所管，其薩廳教堂俱由閔主教所管由烏蘭卜爾在後套蒙地，係薩廳所屬倉皇奔來會晤，面稱：三道河係甘肅屬阿拉善王蒙古境內與烏蘭卜爾約期仇教，勢甚危險，急欲赴京請派洋兵前來保護。等語。查其情詞，似屬有因，非盡出要挾之語。當詰以：如彼處情形果實，赴京請兵，恐亦緩不濟急。渠答以：如救不及，惟有報復而已。當慰以：中國官制各有疆界，烏蘭卜爾雖屬蒙地，仍係晉境，本道尚能設法保護。但三道河為甘省所轄，晉官不能越省辦事，然屢奉諭旨，飭令各省保護教堂、教民，本道以貴主教情急，亦欲顧全大局，不分畛域，極力保護。但須約定不請洋兵則可。渠甚感允。當即六百里照會在包之頭旂馬隊驛旂官心田即調追馬天藍無及，飭駐包頭以防回竄酌帶隊伍，限六天馳抵烏蘭卜爾，並分派哨弁迅往三道河等處，相機彈壓，認真保護。

旋據該旂申報：初八日奉到六百里公文，是夜撥隊前往，十四日到烏蘭卜爾，該處蒙兵始行散去。詢據蒙員並非仇教，因爭渠集衆。兵已解散，始不深究。所派往三道河之弁兵，十八日行至該處，距烏蘭卜爾尚有三站餘。蒙兵先得信，知晉兵係保教而來，已於十七日退離教堂一百餘里。妙在蒙古情虛，不敢與較，率皆避去。等情前來。

當即告知閔主教，請其放心。該處事先平靜，渠已接教信，與所報相符，深為感悅。嗣又續派誠信旂帶隊前往安撫。即前稟調之營，至是始到。刻下逃避教民均已歸業，可期無事。先已飛稟撫憲迅咨寧夏將軍、陝甘督憲，轉行鎮道派兵速往三道河教堂保護一切。俟甘軍到防，晉兵即可撤回。據主教再三請

留，當告先是就急不嫌越省，刻下無事，應各保各地也。此一事也，當時如稍觀望，勢必激成請兵之舉。雖洋兵未必即來，而外使取鬧，必添波折。遂不願越俎之咎，而爲此冒顧大局之事。幸去兵迅速，尚未釀成事端，亦初念所不到也。

自籌辦教務以來，所有發給七廳教民糧米、銀錢、牛具、籽種，並追出財物，均合銀作抵賠款，已與各教士議定單約，尚不致虛糜鉅款。以上各節皆已辦過之事，幸與彼族尚無齟齬也。惟目前所難者出有三面：七廳方、閔兩主教所索教堂、教民一切賠款，已在二百數十萬金，撫帥以義、法爭執教案賠款，已派員赴京，懇由全權與各公使代爲議結。頃聞稍有端倪，果能定局，較與各教士磋磨，所省必巨。頃聞撫電，已專函逕致各教士，告以賠款由京議結，此處停議。各教士大爲拂意，僉云：如在京議結，不應誘我等在此磋商兩月之久。情辭決裂。已專函赴京告於外使，大約添款要挾，自在意中。但此後與各教士交涉，萬不如從前之接洽也。奈何？然各教士大失所望，不時要求先借鉅款，既無銀以應之，又不能直言以絕之。此一難也。口外拳禍最慘，拳匪亦多，除文武員弁牽涉管押外，各教士開呈匪單，總在四五百名以上。不辦必不能箝外人之口，盡辦必致釀成禍端，摻縱解釋，殊無長策。此又一難也。七屬教民婦女幼孩逃失拐賣無算，該教最重此事，疊據開單呈請查追。除已追還四五百口給領外，尚有未查出下落者，仍不下數百名口。此又難也。然拉雜十幅，亦不過教案二字賠之矣。

而地方應辦之事，尚不在此。如聯絡軍都、激揚僚屬、講求吏治、整頓防務、調和蒙漢、保護市商、開濬利源、勸捐賠款、近撫後山蒙教、遠攝包套土客各民、籌兵緝匪、安民各保教事宜，日不暇給，事如蝟

集，才倍職道亦難免竭蹶，況職道之迂疏耶？去今兩年，不敢告勞，而鬚已半白。內撫瘡痍，外籌交涉，慘淡經營，不遺餘力。所幸自三月迄於今，無旬不雨，秋收大有。據土人云，爲十八、九年大祲以後未有之豐年，實災黎之福也。惟此間氣候迥異太原，時歷三伏，未能脫去棉套褲，水土之寒可知，久必受病。夙蒙我憲優暎，能否垂雲霓之手，而拔出水火，但求無拳便是福地也。近想憲躬倍健，兩湖票匪應已感化，公私當皆順遂，地方一是安謐，均爲至念。沈蓉卿先生精神甚好，頗承襄助，亦前數年緣也。手肅再叩節安，伏維鈞鑒。

職道銘謹再稟，八月初六夜。

（清代各衙門檔）

一〇三七 張之洞爲鹽斤加釐歸入大賠款一節請勿具奏事致劉坤一電

光緒二十七年八月初八日（一九〇一年九月二十日）

致江寧。劉制台：萬急。語、遇兩電悉。鹽釐與鹽課有別。鹽課者，產鹽省分自有之利權；鹽釐者，銷鹽省分自有之利權。鹽釐卽釐金之一端，加釐者，卽係派本省民人普捐。數十年來，鹽釐皆歸銷鹽省分充餉，向不歸產鹽省分用。淮、川、粵、蘆、東、潞、蒙、浙皆同。故諭旨課、釐兩項並提，各省並問。若各省鹽斤加釐統歸賠款，不得自用，則各省無籌餉大宗矣。卽云奏明原有之款請勿再提，戶部之事，

殊難逆料。

查淮鹽分銷江寧、皖、西、鄂、湘五省，寧屬淮鹽、蘇屬浙鹽，其鹽釐本歸江省自用。此外加釐雖歸各省用，其課捐雜項，仍歸江省自用。計淮鹽一引，應繳課捐雜項及釐金共約七兩。鄂岸約銷十二、三萬引，每斤加釐二文，止得十萬金有零。每引止得錢一串餘，合銀約八錢。若四文則加倍。加釐雖歸鄂用，爲數無多，並未侵及兩淮課捐雜項各款也。且加釐取於淮者十之四，取於川者十之六。江南課捐等項及江省銷鹽地方，如能籌增，較鄂省所得可多數倍，自全是江省自用之款矣。蓋課釐本非一事，如湖北、湖南、河南、陝西、廣西、貴州等省，並不產鹽，勢不能不指鹽釐爲籌款之道。且湖北各種土產俱少，向來專恃貨釐、鹽釐濟餉。其抽法、用法，只可就本省體察消息，總令川、淮一律加抽，卽是至公至平辦法。

尊意欲令加釐統歸大賠款，固是統籌全局、欲集巨數之盛意，且代各省籌款之要策。但各省辦事之法不同，湖北所擬加抽鹽釐，係專供練兵興學兩大事之用，並非爲賠款而設。緣此兩大事斷不可緩，而所費又甚鉅，部中斷斷不管，惟有此款平允易行，故擬奏定專作練兵興學之用。至賠款則專候戶部派出鄂省應籌數目後，再就本省情形設法議籌，總以不誤爲度。蓋就習見易籌者，先奏定作本省要需，而以創辦難籌者，供部派賠款，或可望官民共諒，勉力措辦。不然，凡此類各項有著之錢，全歸大賠款包掃提去，則本省要政無一能辦，撥補無著之款，無從彌補，便成死證矣。此乃因鄂省地陋財艱，不得已之苦衷也。

江南地大物博，蓋謀閎遠，籌款固不至無策。然當此國勢微弱，既爲將來辦事自強計，似亦不能不稍留餘地。蓋戶部性情，報明候撥則甚易，請其免提則甚難。其先雖允，其後必變。若零星湊集之款，先供賠款之用，再籌本省辦要事抵撥補之款，恐難允矣。

竊謂各省籌款情形不同，萬不宜懸一格以繩各省。卽以四川去冬一言而辦按糧捐輸一百三十萬，他省能乎？廣東畝捐按糧倍收，他省能乎？山東一奏而提州縣盈餘五十萬，他省能乎？至印花稅大局未議定，票捐恐未肯遽行，況粵、川已辦畝捐、糧捐，必不能再辦票捐。他省丁漕少，止加二成，亦無大益。房捐、膏捐，除江、粵外，他省亦微。此皆各省不能一律之故也。若爲各省代謀，必多窒礙，各省亦必不願。

且原有鹽務各款，已經洋人指定作抵，若加釐又指定專供賠款，是鹽款無論鉅細，皆歸洋人網羅矣。卽如前年湖北加抽川、淮二文，以作練兵新餉，係專設一局，另派委員抽收，名曰抽捐練兵新餉局，名捐不名釐，不歸宜昌川鹽局道員管，卽是防外人謁澤而漁。今擬加抽四文，係據紳民公呈聲明閩省所捐，以供本省興學練兵、造人才衛地方之用，不與賠款相涉。此係實情，且杜外人干預也。

鹽斤加釐統歸賠款一節，務請熟思，萬勿電奏。至感。若已奏，祈將原電速錄示。○。虞。

一〇三八 張之洞爲鹽斤加釐歸入大賠款萬難照辦事致奎俊電

光緒二十七年八月初八日（一九〇一年九月二十日）

四川。奎制台：峴帥語電，擬將現擬川、淮鹽加釐四文及南北各省加釐，統歸大賠款用，不令湖北留用。此事萬難照辦。特此奉達，預先聲明。此項加抽，係紳民公呈捐作本省練兵興學之用，名捐不名釐。至賠款，俟戶部派出後，鄂省應攤若干，必當設法另籌。各省情形不同，只以籌出部派之數爲度，至如何籌法，恐難一律。鹽務各款，已經洋人指定作抵，若加釐又指定全歸賠款，則各省鹽務皆入洋人網羅矣。鄙人不無過慮，并以附陳。祈察酌。○。庚。

（端方檔）

一〇三九 松壽奏報省南各屬法國教案一律議結摺

光緒二十七年八月初八日（一九〇一年九月二十日）

頭品頂戴·革職留任河南巡撫奴才松壽跪奏，爲豫省黃河以南各屬法國教案，現已訂約簽字，一律議結，謹將辦理情形及賠款數目，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

竊維目前急務，以教案爲最重，亦惟教案爲最難。奴才到任之初，正值查辦各屬教案，勢如亂麻。經前撫臣于蔭霖，將河北法國教案，督催印委各員會商法主教司德望，再三籌議，委曲求全，完結奏報在

案〔二〕。其餘交涉要案，正在嚴催核辦，因事多棘手，驟難就緒，移交奴才接辦。

當即詳細逐一查核，頭緒極爲繁多。綜其大略，有河北法國教案，有黃河以南法國教案，有英國礦師過境被掠之案，有全省英國教案。其河北法國全案，業經前撫臣議結，但須妥籌善後事宜。其次則黃河以南法國教案，雖與河北不同，而其猥瑣繁雜，更覺爲難。有由官紳自行賠結者，有議而未結及查而未報者，有毀壞房屋數處而輾轉膠轕者，有屋宇封鎖如故而大費周折者。左支右絀情狀，非言可罄。向來省南法國教堂，均歸法國主教安西滿管理。是以疊派委員，就近往商，或議而未允，或成而復潰，築室道謀，迄未定議。而安西滿又因事赴漢口，更恐曠日持久，復起異辭，奴才焦灼萬狀。查有現署南汝光道許星翼，從前承辦福建古田教案，深合機宜。其所駐之信陽州，去鄂較近。當即電奏委該道星馳赴漢，會同安西滿及各領事、主教、教士，悉心籌議，務期澈底清結，免滋後患。

旋據許星翼由漢電稱：遵即馳晤安西滿及法領事瑪璽理，均謂上年教堂、教民被害多處，耗費甚鉅。雖已議結數起，其未結之案，必需銀二十餘萬兩，方敷分賠。迨與反覆辯論，始允定交汴平銀十三萬八千兩，總包了結。其各處先已議定之款，仍須照付。惟唐縣議賠銀一萬七千兩、裕州議賠銀五千兩兩項，由地方官籌給，歸入十三萬內劃扣銀二萬二千兩，下餘十一萬六千兩，定於七月初六日，在漢現銀交給，作爲豫省黃河以南凡屬安西滿所管各教案，無論已結未結、已報未報，均一律清結。至各處滋事人犯，亦議定由各地方官自行查拏。倘無從查獲，卽作罷論。等語。奴才覆核所議各節，處置尚

〔二〕參見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義和團檔案史料》下冊，第一〇三四—一〇三七頁。

爲平允，辦理亦甚迅速，收拾全案，尤能完淨，消弭後患。當經電飭允辦，並飭藩司將該款如數電匯漢口江漢關道衙門收存，由許星翼會具華文、法文合同，互相簽押存卷交銀去後。旋准外務部電，已經法公使照會，准照所議，將銀在漢交法領事驗收完案。此黃河以南法國教案議結之實在情形也。

至英國礦師中途被掠一案，因英國福公司礦師等，上年由懷慶府南赴漢口，取道南陽縣境，途遇亂民，劫去金剛鑽石四十五粒及箱籠等件，經前撫臣嚴飭追緝。旋即查獲金剛石二十九粒，曾於奏參署南陽縣知縣袁福齡片內陳明有案。其餘未獲原贓，節經勒限嚴追，日久無獲，而價值甚昂，未敢再事俄延，致生枝節。因並於該道許星翼赴漢之便，晤商英領事議定，將已獲之件解往驗明點收，未獲各贓，多係貴重之物，共估銀八千兩，亦一律完結銷案。復飭藩司如數電匯至漢，交割完結。

其各屬英國教案，如河北之安陽、內黃等縣，河南之南陽、陳州等府，所在多有。現在英國教士已漸有回豫者，查勘尚無異議。惟地段較多，教士尚未到齊，無從核議。應俟各該教士全數回豫，再行妥商了案。

除將與法主教所立合同，鈔送軍機處、外務部、全權大臣查照，並飭屬俟英教士回境妥爲辦理外。所有黃河以南法國教案訂約簽字，一律賠款議結緣由，謹繕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硃批：該部知道。

（官中硃批奏摺）

一〇四〇 任道鎔奏爲委員管解貢茶銀鞘中途被搶身亡懇請豁免事摺

光緒二十七年八月初十日（一九〇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頭品頂戴·浙江巡撫臣任道鎔跪奏，爲委員管解貢茶及茶菓等項銀兩，中途被兵搶失，懇恩豁免，恭摺仰祈聖鑒事。

案查浙江省應解光緒二十二年分上用黃茶一千四百斤，光緒二十四年分茶菓銀七千三百八十一兩六錢九分二釐八絲，茶菓加平銀三百六十八兩五錢六分七釐九毫二絲，請引紙硃銀四百六十二兩，部飯銀五十四兩，共計銀八千二百六十六兩二錢六分，詳經前撫臣劉樹堂覈給咨批，委令杭州理事同知溥興，於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具報由杭起程，赴滬乘輪航海解京。

茲據署杭州府知府宗培據家丁張升稟報：該委員溥興，去歲五月十五日，由滬搭坐招商局新豐輪船，十六日開行，十九日至大沽口，搬住佛照樓客寓。所解黃茶等項，寄儲招商局內。不料次日大沽失守，洋兵、潰勇到處焚掠，烽火連天。所有隨帶文批、行李，以及茶篋、銀鞘被燒被搶，概失無存。該委員孑身走避，節節留難，艱險備嘗。至六月十二日始抵京城。因驚受病，纏綿未愈，幸蒙救濟善會照顧出京。十月初六日至天津，附搭新裕輪船駛抵上海。病勢益劇，不能起行，暫寓身客棧。至二十一日病故，延至扶柩回省。該委員因公身故，所失貢茶，及各項銀兩被兵搶燬，變出非常，懇請豁免。等情。由署布政使誠勳核明，具詳專案請奏。茲署撫臣余聯沅未及核辦，移交前來。

臣查委員溥興，上年五月間管解貢茶等項赴京，由滬搭坐新豐輪船，開駛月日確鑿可據。行至天津，適值中外啟衅，近連禍結，所解貢茶及各款銀兩，統被搶燬，實係變生不測，力難防護，與尋常管解餉項迥〔遺〕失迥不相同。該委員受驚抱病，回滬身故，殊可憫。其搶失貢茶一千四百斤，茶菓等項共銀八千二百六十六兩二錢六分，合無仰懇天恩，俯准豁免，以示矜恤而廣皇仁。

除咨部查照外，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內務府檔)

一〇四一 信格爲抄送鄂托克等旗辦結教案摺單事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七年八月初十日(一九〇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欽命鎮守綏遠城等處將軍兼管右衛歸化城土默特官兵。調遣宣大二鎮綠旗官兵。勳舊佐領。世襲一等侯信，爲咨呈事。

竊照本將軍於光緒二十七年八月初九日具奏，爲查明蒙古鄂托克等旗辦結教案所定條約均屬周妥等因一摺，除俟奉到硃批另行恭錄咨呈外，相應照抄原奏暨條約清單咨呈貴處，謹請查照施行。須至咨呈者。計照抄賠款清單一紙、原奏一紙、條約一紙。

右咨呈軍機處。

(外務部檔)

附件一：信恪等奏爲查明鄂托克等旗教案條約均屬周妥事摺

光緒二十七年八月初九日（一九〇一年九月二十一日）

奏爲查明蒙古鄂托克等旗辦結教案所定條約均屬周妥，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於本年七月初四日接印任事，先將蒙古鄂托克等旗教案辦有端倪大略情形具奏，仰慰宸廑在案。茲於七月二十六日，原派查辦此案之佐領圖伽佈景秀等回旗銷差，業由奴才按照原稟及所定條約，逐款查詢明確，謹爲我皇太后、皇上詳陳之：

上年蒙地伊克昭盟鄂托克、烏審、札薩克三旗所屬之寧條梁、硬地梁、城川口、小石碛、科巴爾等處地方，蒙古官民相率仇教，釀成巨案。本年四月間，經陝甘督撫、綏遠城將軍、歸化城副都統分派印委各員，齊集陝西靖邊縣界之寧條梁，會同蒙員赴小橋畔教堂，與洋教士楊光被、巴士英逐一詳查。計燒拆大教堂四處，教民房屋六百二十一間，掠取牲畜三千餘頭，糧粟一千三百餘石，殺斃洋教士一名，教民十名。此外尚有烏審旗歷年騷擾燒房等案。各該委員與教士往復會商，該教士初議房價、物價、命價，共索償銀十七萬八千五百餘兩，經各該委員再四磋磨，始允減讓，公同議定共賠銀十四萬三千五百兩。鄂托克、札薩克二旗，共認賠銀九萬八千兩，因現銀不敷，願以牲畜及附近教堂之地議價抵償，仍酌給蒙租，並議定與平民被招墾田無異，絕非割據基地。兩造各願立約，鈐用兩旗部長印信爲據。烏審一旗，應認賠銀四萬五千五百兩，亦苦無款可籌，願以大淖兒謙地議價作抵。乃該教士必欲索交現

銀，復經各該委員屢次解說，該教士始允暫以謙淖作押，定期繳清賠款，交還謙淖，絕不將該淖收留。業由歸化城副都統原派之佐領札拉豐阿會同蒙教兩造，前赴烏審旗妥商立約。

至疊次欽奉諭旨，飭查威嚇教士之阿多杜沙辣其殺克多而等十一人，現經查明，均係該三旗蒙官，該教士指爲此案之首禍。各該委員因業償鉅款，婉勸教士勿事窮詰，免再結仇，該教士當即允准永不追究，並黨惡之十九人、前案之十八人與夫漢民之牽涉此案者，均置不問。蒙地官民甚爲感悅。各該委員並公同議定，嗣後蒙古實力保教，不容或有疏虞；教民既釋忿仇，不得再尋夙怨。蒙教均極樂從。當於五月二十八日，各該委員會同酌定條約，由蒙教兩造署名鈐押，永遠遵守。此案卽於是日辦結。奴才細核所定各款，條理詳明，防維周密，應請照准辦理。

竊維蒙旗效尤仇教，幾礙和局，上貽君父之憂。今雖鉅款罰償，覈其罪情，誠不爲過。惟是蒙俗椎魯，大體鮮知，使因受鉅虧而仇教之心轉益滋甚，則變端再起，禍患曷可勝言。奴才擬卽札飭伊克昭盟長，曉諭該三旗官民，俾知此次懲創，實由自取，不得復介於懷。各堂教士、教民，官則責其認真保護，民則勸其毋再齟齬。此次倖免追究之十一人，尤不准再蹈覆轍。倘敢故違，務卽嚴行懲處。至於教民爲釀禍之源，奴才業於前奏詳切具陳，茲並擬商令該總教士，轉囑各堂教士，現在款議既成，務須嚴管教民，勿再藉口前嫌，欺凌良善，以免結怨更深。然此特權宜之計，尚非久遠之圖，容俟蒙地教案全行辦結，再當按照條約，與總教士持平定議，收回約束教民之權，庶幾民教可安，釁端可弭。

除將所定條約咨呈軍機處、全權大臣、外務部、理藩院查照外，所有查明蒙地辦結教案條約周妥緣

由，謹會同歸化城副都統文○繕摺馳陳，是否有當，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遵行。謹奏。

(外務部檔)

附件二：鄂托克等旗議賠洋教款項數目清單

謹將蒙旗議賠洋教款數目開摺恭呈鈞鑒。

計開：焚掠教堂及教民房各項什物。

一、城川口大教堂一座，索賠銀四千兩。一、教士住宅及濟嬰堂，索賠銀一千兩。一、城西聖心堂一座，索賠銀三百兩。一、硬地梁大經堂一座，索賠銀三千兩。一、小石礮教堂一座，索賠銀二千五百兩。一、科巴爾教堂、住宅及新採木料，共索賠銀三千四百兩。

一、小橋畔教民房共一百二十五間。一、硬地梁教民房共六十八間。一、小石礮教民房共一十五間。一、科巴爾教民房共八十四間。一、城川口教民房屋共三百一十二間。一、大陽灣教民房共七間。一、劉桂灣教民房共十間。以上七處民房，共六百二十一間。每間議賠銀十兩，共銀六千二百一十兩。

一、城川口教堂內祭器什物，共索賠銀一萬零五百兩。一、小石礮教堂內祭器什物，共索賠銀一千兩。一、科巴爾教堂內祭器什物，共索賠銀三千四百兩。一、各處所壞水井、園囿、圍牆，共索賠銀二百

五十兩。一、小橋畔擊壞堡垛炮臺，共索賠銀五百兩。一、圍困時拆壞各色物料，共索賠銀一千兩。一、教民上戶一百家失壞衣物雜項，每家酌賠銀二百兩，共合銀二萬兩。一、教民次戶二百家，每家雜項酌賠銀五十兩，共銀一萬兩。

以上三十一條，係燒毀堂房、什物爲一大宗，共索賠款六萬六千零六十兩。此宗減讓銀四千二百三十兩，以六萬一千八百三十兩定局。

計開：搶掠牛、馬、羊、駝及各教民牲畜、雜物。

一、城川口大馬一千零一十一匹，每匹作價十六兩，共銀一萬六千一百七十六兩。一、馬駒子三百匹，每匹作價八兩，共銀二千四百兩。一、帶鞍馬二匹及堡內困斃馬十匹，每匹作價十六兩，共銀一百九十二兩。一、城川口角牛一百四十二條，每條作價十八兩，共銀二千五百五十六兩。一、牛犢一百一十六條，每條作價五兩，共銀五百八十兩。一、城川口白棉羊三百隻，每隻作價一兩五錢，共銀四百五十兩。一、黑山羊一百六十隻，每隻作價八錢，共銀一百二十八兩。一、羊羔子二百三十隻，每隻作價六錢，共銀一百三十八兩。一、城川口駱駝十七個，每個作價三十兩，共銀五百一十兩。一、驢四頭，每頭作價七兩，共銀二十八兩。一、崔成鎖角牛十四條，每條作價十八兩，共銀二百五十二兩。又驢一頭，作價銀七兩。一、大陽灣角牛十條，每條作價十八兩，共銀一百八十兩。一、黑山羊五十隻，每隻價銀八錢，共銀四十兩。一、白棉羊四十六隻，每隻作價一兩五錢，共銀六十九兩。一、劉雙喜白羊三十六隻，每隻作價一兩五錢，共銀五十四兩。一、黑山羊三十隻，每隻作價八錢，共銀二十四兩。一、任世傑

驢一頭，作價銀七兩。又牛、馬各種，共賠銀八十兩。一、永順元牛、馬、羊各種，共議賠銀二千五百三十四兩。一、閻步成牛、馬各種，共議賠銀七十兩。一、田忠和大角牛一條，作價銀十八兩。一、谷先生書籍、雜物，共作價銀一百一十二兩。一、李瑞銀兩、雜物，共作價銀三百五十二兩。

以上三十五項，搶掠教堂及教民各種牲畜並雜物爲一大宗，共索賠款銀二萬八千九百五十七兩。此宗減讓銀五十七兩，以二萬八千九百兩定局。

計開：掠毀莊稼新舊顆粟。

一、城川口約糧一百石。一、小橋畔約糧六百石。大陽灣約糧一百五十石。一、王家渠約糧六十石。一、油房渠約糧四十石。一、劉桂灣約糧二十五石。一、硬地梁約糧二百八十石。一、小石碓約糧七十石。以上八處，約共掠毀梁斗大石一千三百二十五石，每蘆糧一石作價二十四兩，每雜糧一石作價十四兩。洋人初以蘆糧作價，共合銀三萬一千八百兩。

一、三盛公蘆子二十八石，每石作價銀二十四兩，共銀六百七十二兩。一、永順元黑豆雜糧共議賠銀五十兩。

以上十條，共掠毀莊稼顆粟爲一大宗，初將前八項照蘆作價，每石二十四兩，共索賠款銀三萬二千五百二十二兩；後將前八項改作雜糧，每石十四兩，減讓銀一萬三千二百五十二兩，遂以一萬九千二百七十兩定局。

以上三大宗除減讓外，共定局銀十一萬兩。

計開：傷斃人命。

一、葉教士。教民朱二即朱懷德。張隆宜即張尊美。

右教士二人、教民二人，係在堡內垛口，不知何旗蒙兵鎗斃。

一、張五。張天有。包代爾。

右教民三人，係在堡外，不知何旗蒙兵傷斃。

一、郭五。米卷。

右教民二人，係鄂托蒙兵擊斃。

一、喬二。朋素克刀爾計。亞木朗之母。

右教民三人，係烏審蒙兵所斃。

一、侯頭即侯魁。係拳匪擊斃。

以上共傷教士二人、教民十一人，除侯魁一人，係拳匪王元等所殺，該匪等七人，前被洋堡擊斃，早經抵償稟結，並安邊餘黨又各另案議賠外，共蒙兵傷斃教士一人、教民十人，共索命價銀三萬五千兩、卹家銀一萬一千兩爲一大宗，共索銀四萬六千兩。此宗減讓銀一萬六千兩，以三萬兩定局。安邊另賠千餘金在外。

一、烏審旗界昔年互毆，有揪扯司教士鬚髮一案。一、烏審旗界昔年互毆，有扯壞〔壞〕戴教士衣服一案。一、烏審旗界昔年構釁，有燒毀拉泥河房屋一案。以上三案是否當日議結，今必捐除舊忿，一了

百了，共索賠銀五千兩。此宗減讓銀一千五百兩，以三千五百兩定局。

以上四大宗及烏審旗舊日三案，共索賠款銀十七萬八千五百二十九兩，除減讓去銀三萬五千零三十九兩，前後共議定賠款銀十四萬三千五百兩。

(外務部檔)

附件三：鄂托克等旗教案合符和約暨條規

謹將合符和約及條規二十則開摺恭呈鈞鑒。

計開：

立寫合符和約字據人，鄂托克薩拉克齊奇莫特多爾濟百通達拉什德呼格爾、烏審梅楞納遜巴圖、台吉哈拉王丹，普愛堂教士楊光被、巴士英，札薩克梅楞阿勒丙克什克，爲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內，蒙員誤會上諭，帶兵鬧教一案。今該盟長貝子等自知悔悟，情願講和認賠，正擬遣〔遣〕員來議，適經綏遠將軍咨商陝甘督撫、歸化城都統，各派妥員，於四月二十五日齊集寧條梁，一面飭該盟長等，速派蒙員前來會議。既而滿漢各委員與各旗蒙員先後抵梁，蒙員業已輸誠，無庸置議。各委員遂同赴小橋露〔畔〕教堂，與楊教士光被、巴教士士英等往復會商，衡情酌理，一秉大公，至再至三，蒙洋始各應允，共議三旗燒拆城川口、硬地梁、小石碛、科巴〔爾〕大教堂四處，祭器、什物、教民器用等件概歸烏有，並燬各鄉

村教民房屋六百二十一間，是爲一宗；掠取教堂及教民牲畜大小約三千頭，是爲一宗；糧粟約梁斗一千三百數十石，是爲一宗；傷斃教士一人、教民十人，應賠命價，是爲一宗。一〔以〕上四宗，連烏審舊案，共索賠款銀十七萬八千五百兩有奇。除推情減讓銀三萬五千兩有奇外，今議定交銀十四萬兩。其烏審旗下歷年與洋堂士民等爭鬧，拔鬚、扯衣、燒房三案，共議賠銀三千五百兩，歸入此案併結。均已對衆繳領清楚，各具清結在案。至以牛、馬、地土典賣作價抵償者，均係蒙洋兩面各出情願，另書約據畫押蓋印，並無私債折準及他人逼勒冒混情弊。以後蒙洋兩面，凡有膠轕不清、尚待爭較理論者，自經各委員調停議和後，彼此均不得復有違言。此外漢族民戶有與此案干涉，業經官府行責及飭令納金贖罪者，亦人此次和局案內，一了百了，一併清結，情願和息了事，不再追究。從此各敦和好，永無反悔。及蒙旗首禍黨惡諸人、漢民助團攻寨諸事，均亦概不追究。其有保護洋教之處，無論漢蒙，均應一體認真。至三族〔旗〕中將來交涉事件，尤應妥議條規，以善其後，而爲他日法戒焉。立此和約，各執爲據，另將一分存靖邊縣備案。並議定條規開列在後。

光緒二十七年五月 日，立寫合符和約。

計開：

- 一、此次議後，蒙漢部民，宜與洋教釋怨解仇，不得以前事受有刑罰，復挾夙嫌，與教士、教民爲難。
- 一、此後蒙古官民，其與隣近教堂或教堂之在其屬地者，遇有外侮，宜力加保護，不得坐觀成敗。
- 一、此後蒙族官民，遇有外賊來犯洋教者，宜視賊之所向，會兵防剿，不得私行通賊，並助其兵馬、

糧草、軍裝。

一、此後蒙漢兩族有荒各地與教堂各地接壤者，宜於交界處所深埋大石，其上高築土墩，墩上植立界牌。教堂固不應逾界，蒙漢尤不得向教地多佔尺寸。

一、此後蒙漢部民與教民交涉，其貿易務要公平，周旋務須禮讓，不得稍佔便宜，妄與爭較。如實爲無知教民所欺，則宜控諸本管地方官秉公判斷，並於審結後，將其事體案情函知本堂教士。

一、此後蒙漢本管官於所屬民教，均宜視之如子，同此保護，並勸其各安本分，毋啟訟端。如該民教犯有交爭案件，及涉以上各條律，即據其所犯情節大小輕重，仿照往日條約，平情科罪，不得稍涉偏袒。

一、此後蒙族本管官，於所部蒙民內有已入洋教者，亦宜一視同仁，不分畛域，不得因其人教私嫌，輒加威逼。

一、此後蒙旗官民遇有他賊犯教，或猝不及防，或力難拒敵，視賊逼近，不無携家遠逃及聚堡自守情事，實難兼顧教堂，然必宜將不暇兼顧緣由，先事知會教堂，以便預爲籌備，不得漠不相關，致教堂突冒危險。

一、此後蒙漢官員，凡有轄境爲教堂中人所常經行者，應飭境內地方，任憑教士往來游歷，不得歧視其人，無端阻遏。

一、此後蒙旗所屬地方，凡在和盤界內附近教堂者，水道草薪聽其人畜自便，洋教果照舊章行事，

未嘗逾界騷擾，卽不得有意刁難。

一、此後洋教與蒙漢兩族，亦宜釋怨解仇，言歸於好，不得於交際往來時，見有從前失遺之物，或遇從前觸犯之人，追憶夙嫌，向該兩族尋隙爲難。

一、此後各處教堂，於隣近地方，無論屬蒙屬漢，均宜共加保護，不遺餘力。第人心難測，該蒙漢或有禦賊而不盡力者，亦有兵微而寡不敵衆者，更有相去較遠而一時赴救不及者，總宜分別其罪之輕重，有無應究應免，不得於事後概予株連。

一、此後洋教經蒙漢保護，自己同德同心，寧復敢私通外賊，接濟其兵馬、糧草、軍裝？第恐本無其事，而奸人恣爲謠詠，將無作有，平地起波，務宜確切查明，俾得水落石出，不得以捕風捉影，牽累無辜。

一、此後教堂所購蒙地，乃該各旗公同出售，以抵賠款之不敷，與平日放地民間無異。以後開熟若干，仍須向蒙旗納糧若干，不得以抵款微需，輒割絕其疆土。

一、此後教民與漢族土民交涉，亦應如以上。土民待教民嫌隙既渙然冰釋，往來自久而彌親。如爲不法土民所忤，亦宜控諸本管地方官秉公問斷，結後將案情函知教士。但兩造既均係子民，卽均須在父母官前謹遵儀注而行，不得肆無忌憚。

一、此後教堂購地既多，牧場自己已有餘，無事再收諸蒙地。萬一不敷，則預商蒙人，租場若干，劃清後不得逾界游牧，其蒙人自攬者不禁。

一、此後教民與土民結訟，事事皆詣縣官往返提傳，未免官煩民累。以後應在梁鎮紳士中向爲民

教所佩服者，公舉二人，以爲董事，遇有口角細故，則由該董事向兩面調停，以便隨行了結。如遇大事，爲該董所不能了結，再行赴訴縣官，照例案辦理。土民理曲，官、董能主持發落；教民理曲，宜先將其情節函知教士，然後公斷，教民不得違抗不遵。

一、此後洋教與蒙漢兩族，既經各大憲派員議和，自是一了百了，永斷葛藤。無論蒙旗賠款命價，在十四萬三千五百之數，不再多索。即該各旗首禍之十一人、黨惡之十九人與夫前案之十八人，並漢民之牽涉此案者，均已概不追究。再造之恩，不徒身受者感激不忘，即在事官人，無不通聲頌美。惟教士、教友既皆爲仗義之人，自應將此事成全到底，不得於既寬以後，再有更張。

一、此後教民赴梁鎮賣柴，蒙旗不得釀以供差。民柴仍照章取之，但不無浮索病民情弊。今爲擬一新章，果係支差，則取民柴四分之一，垂爲定制。此事與洋教無傷，不得再行干預。

一、此後洋教既與蒙漢同敦和議，即宜照以上十九條永守無遺，以昭大信，不得藉口以京使來文痛責，他教士復有違言，枝節橫生，以便其食言翻悔之地。

（外務部檔）

二〇四二 吏部爲檔案遺失無從檢發事行內務府片

光緒二十七年八月十一日（一九〇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吏部爲片覆事。

考功司案呈：准內務府片稱，上年七月間聯軍入都，本署即被佔據。迨洋兵撤退，檢查署內所存檔案、則例等件，全行遺失。現經呈明，片行吏部，希將文職官員處分吏例，望速裝訂成套，以便派員領取。等因前來。本部查自去年洋兵入都時，成套則例無存，板片遺失不全。相應片覆貴府查照。俟本部將則例板片刊刻齊全，刷印成套，再行知照可也。須至片者。

右片行內務府。

(內務府檔)

一〇四三 胡燏棻爲抄送調隊駐防京城摺片事咨內務府文

光緒二十七年八月十四日(一九〇一年九月二十六日)

欽命頭品頂戴·襄辦京畿地方善後營務事宜·候補部堂胡爲鈔摺片咨會事。

竊照本部堂於光緒二十七年八月初八日，在京城公所由驛具奏，各國聯軍退盡，地面一律交回，現調姜、馬兩軍分布京城內外填紮，並在京城西南一帶拿獲土匪分別懲辦各情形一摺、一片，除俟奉到硃批另行恭錄咨會外，相應鈔摺並片，咨會貴大臣，請煩查照。須至咨者。計粘抄摺、片。

右咨內務府大臣世。

(內務府檔)

附件一：胡燏棻奏報聯軍退盡姜馬兩軍分紮京城內外情形摺

光緒二十七年八月初八日（一九〇一年九月二十日）

奏爲各國聯軍退盡，地面一律交回，現調姜、馬兩軍分布京城內外填紮各情形，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臣前因姜桂題一軍，經李○○調赴祁州、博野等處會剿土匪，馬玉崑一軍，暫駐畿南聽候調遣。業於六月初二日奏明。欽奉硃批：仍著稟承全權大臣，妥籌布置，隨時具奏。欽此欽遵。分別恭錄咨行在案。

嗣於六月十一、十二等日，准姜桂題函稱：在祁、博一帶，三次與大股匪徒接仗，斬獲甚多，匪勢已鬆，無須久駐。當經呈明慶親王，以該軍有駐守城內專責，且與各國使臣約明，暫駐距京二十里之清河地方，自應早日北來，一俟洋兵退盡，即可拔隊進城。臣即知會姜軍，於六月二十一、二十三等日，陸續乘火車至西便門外下車，仍駐清河，以符原議。

馬玉崑所部各營，六月中旬與法兵官商明，由趙州前抵保定。時畿南土匪經姜軍疊次剿辦，兇鋒已挫，其餘零星匪黨，尚慮分竄。當與直隸藩司周馥電商，酌留馬軍數營，分駐畿南一帶，嚴拿首要，解散脅從，爲剿撫兼施之計。所餘各營，仍調駐四路廳屬境，期與姜軍聯絡一氣。

七月二十五日公約簽字。當經各使臣議明，畫約後十日內，除看守使館兵不計外，其餘洋兵全數撤退，地面一律交還。先與英、義兩國訂期，八月初二日交還萬壽山並頤和園。臣稟知慶親王奕，當派

內務府大臣世續會同接收。察看殿廷屋宇，均尚完善，並留有陳設物件，由該兩國武官開具清單，面交世續點收。本應即歸內務府看管，慶親王奕以內務府守兵一無器械，恐難保護，仍飭臣派姜軍撥兵二百名，分紮宮門外左右前後，以資守衛。

復經美、日兩國訂期，初五日撤退午門內外兵隊，請由中國派兵接管，並請親王及內務府、外部大臣三面監收。開具交替儀式，呈送前來。慶親王奕以禁地事關重大，應親自督率世續、外部侍郎聯芳暨臣會同接收，以昭嚴肅。臣即先期偕姜桂題督率隊伍三百名，由午門外排隊齊集，經慶親王奕到後，交收禮畢，美、日兩國兵隊即時撤退。當於午門、神武、東華、西華四門，各派姜軍二十名暫行看守，徐侯護軍兵丁陸續上班，再復舊制。姜軍全隊即於是日入城，分駐內城左右翼地面原設各兵房。南城以外，亦酌撥五百人分駐廟宇，會同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及城內協、巡各局，巡緝地面，嚴拿盜賊。

雖姜軍紀律嚴明，到直後秋毫無犯，但恐日久生玩，仍由臣嚴飭各兵官約束兵勇，毋得擾累民間，致失夙望。並電約馬玉崑來京，面商該軍駐紮處所。現商明，該提督大營駐盧溝橋，居中調度。留一營駐正定，防護糧台。留砲隊二營、步隊四營，分駐保定。其餘馬步各營，先後調赴涿州、良鄉、固安、房山等州縣，及高碑店、琉璃河、長溝鎮、寶店、松林店，大興縣屬之采育、禮賢兩鎮，宛平縣屬之龐各莊等處，分撥擇地扼紮，節節布置，互相策應。此地面交還後，姜、馬兩軍分紮京城內外之詳細情形也。

自五月以後，和局漸定，洋兵將退，土棍地痞乘機強奪，居民咸有戒心。今幸官軍入城，九城父老重見漢官威儀，無不額首稱慶，商民亦漸復業，而閭閻元氣，受傷已甚，百廢具待振興。惟冀秋冬早日

回鑾，上下一心，卧薪嘗膽，於地方一切善後事宜，力圖振作，蔚成治平氣象。臣智慮短淺，何補高深？惟有約束弁兵，嚴整地面，總期姦宄潛消，肅清輦轂，藉以仰慰宸厪於萬一。

除將姜、馬兩軍拿獲近畿匪首從嚴懲辦各情形附片具奏外，謹恭摺由驛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內務府檔）

附件二：胡燏棻奏報京西劫殺各案業已派隊剿辦片

光緒二十七年八月初八日（一九〇一年九月二十日）

再，姜桂題一軍馳抵清河防次後，適值京西一帶村莊土匪蠶起，數百成羣，均有快利槍械，羣呼之爲老搶。或擄人勒贖，或按畝勒捐，或在紅山頭、杏子口等處設局，遇有客車貨擔，索取買路錢。少一遲延，卽罄其所有，甚至斃命。又有公議會、稅局、保險局諸名目，肆行無忌，民不聊生。藍靛廠安民公所紳董曾經拿獲數人，爲老搶所劫，殺斃巡捕。三家店又有殺死德國人福河水一案，情罪重大，恐生枝節。七月十四日，奉慶親王面諭：京西盜匪充斥，姜軍進城尚需時日，應就近派隊先往剿捕，以清盜源。等因。當卽由臣咨調姜軍去後。

旋准姜桂題陸續咨稱：十五日，派該軍統帶竇從周，幫統陸建章、王金鏡，營務處李玉魁等，分帶馬步兵隊，先後馳往門頭村、三家店、龍門山洞等處，分頭剿捕。十五、十六、十八、十九、二十四等日，該土

匪等三次開槍拒捕，當場擊斃二十餘名，奪回槍械、子彈、馬匹甚多，陸續拿獲保險局匪首丁文喜等二十七名。又在碑上、龍門村道口、龍門寺、五里坨、杏子口等處，拿獲匪徒文諒等三十餘名，由營研取確供，實係爲首要犯、情節重大者，卽就地正法梟示，共二十餘名。其情節稍輕者，留作眼線，或送臣公所審訊，交部按律治罪。此外，或無辜被累，或誘令脅從，均分別取保責釋。其德人福河水案內，各犯除首犯陳大帥業由姜軍追至龍門山洞，經三十八村團練擊斃外，其餘幫兇李安懷、巴求等數名，均獲交宛平縣，訊認不諱，統歸另案辦理。現在匪踪雖未淨盡，經此次懲辦之後，民生漸就安謐。現將移軍入城填紮，應責成地方官督飭紳董，清查保甲，以安善良。等因。

准此，臣查近畿一帶，自遭拳匪、潰兵、聯軍之擾，生靈塗炭，滿目蕭條。今復有外來匪徒，勾結土棍，巧立名目，任意勒索。若不治以重典，民何以堪？惟既經姜軍剿捕以來，凡屬渠魁，率多授首；脅從雖衆，多係各村無知愚民，似不得不網開一面，稍存法外之仁。卽由臣剴切出示曉諭各村莊，勸令悔罪輸誠，捆獻首要，並勒限一個月內，趕繳鎗械，由臣分別新舊，酌給價值，倘逾限搜出，加等治罪。分貼城鄉內外，以昭寬大而策自新。並知會京營五城各該管地方官，清查戶口，實力奉行，以安良善。其餘在逃匪首，仍責成馬玉崑所派駐紮城外各兵官，認真緝捕，以免漏網。

旋因良鄉縣屬兩間房等村、房山縣屬之周口店地方，均有焚劫村莊、搶掠市鎮，並騷擾鐵路情事，據該縣等稟報前來。當卽飛調馬軍，馳赴各該處剿捕。該匪等膽敢開槍抵禦，當時擊斃多名，並獲良鄉著名匪首快腿劉二、韓文煥等六名，又房山匪黨盧鳳岐等十名，發交各該縣訊明，分別懲辦。並奪獲

馬匹、抬鎗、號衣、六輪風礮多件。餘匪業已遠颺，京南一帶亦漸綏靖。

除隨時呈明全權王大臣，並咨會各該軍，分飭營哨各官跟踪追剿外，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

(內務府檔)

一〇四四 戶部奏陳通籌分攤新定賠款辦法摺

光緒二十七年八月十六日(一九〇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戶部謹奏，為新定賠款數鉅期迫，亟宜合力通籌，分派攤還，以期無誤大局，恭摺仰祈聖鑒事。

據全權大臣先後來電，並送還款表一紙。計此次賠款，議定四萬五千萬兩。前數年，每年本利銀一千八百八十二萬九千五百兩。嗣後按年遞加，每年二千餘萬及三千餘萬兩不等。至三十九年為止，總共本利銀九萬八千二百二十三萬八千一百五十兩。另有允緩半年付利息銀九百萬兩，分三年帶交。由西歷明年正月初一日，即華冬月二十二日起照付。是款目之鉅，曠古罕聞；限期之迫，轉瞬即屆。就中國目前財力而論，實屬萬不能堪。然和議既成，賠款已定，無論如何窘急，必須竭力支持。臣部職司度支，固屬責無可卸；各省值此艱鉅，尤當勉為其難。亦唯有於出款力求裁減，入款再求加增，庶幾湊集鉅款，屆期歸償，於大局不至貽誤。

謹將擬增各款逐一開列，恭呈御覽。

計開：

一、虎神營、驍騎營、護軍營，光緒二十五年共開支津貼銀一百四十餘萬兩。此項津貼，原因添練各營，始行加增，並非兵丁底餉。現擬自本年一起，即將各該營加增津貼銀兩，照數裁減。

一、神機營經費，及步軍營練兵口分、抽練兵丁口分，光緒二十五年共開支銀一百二十餘萬兩。前項經費、口分，係屬挑練各營兵丁先後加增之款，亦非兵丁底餉。現擬將該營加增經費、口分銀兩，酌量裁減。其如何分別辦理之處，應俟回京後，由該管營王大臣妥議籌辦。

一、滿漢官員、八旗兵丁，向有米折一項。每年由部庫約支銀一百餘萬兩。此項米折，係按例價折減支給。計官員俸米折銀，每員每季所得不過數兩。兵丁甲米折銀，每名每季所得不過一兩上下。是分之自屬無多，而合之便積有成數。擬自本年一起，將前項米折銀兩暫行停支。

一、南洋經費，及沿海沿江防費，並各省水陸勇營、練營、舊有綠營，率多事涉虛糜，難期實濟。擬一律酌加裁汰。

一、房間捐輸、按糧捐輸，廣東已電奏開辦。如果妥定章程，辦有端緒，尚屬籌款大宗。擬通行各省，一體酌量試辦。

一、地丁收錢，酌提盈餘，剔除中飽。山東已奏准辦理。臣部亦抄錄原奏，行令各省仿照。現擬再行通飭各省，切實遵辦。

一、鹽斤加價，前已奏明，辦理有案。然為數尚少，款項亦均已撥用。擬令各省就現在鹽斤價值，

每斤再加增四文。

一、各省土藥一項，茶、糖、菸、酒四項，非民生日用所必需，重徵尚無甚妨礙。擬令就現在抽釐數目，再加抽三成。

統計部庫裁減之款，可省三百餘萬兩。各省裁減及加增之款，約略估計，亦當有一千數百萬兩。惟各省情形不同，未必皆能逐款遵辦。即使遵照部章，實力籌辦，而款項湊齊尚需時日，仍恐有誤還期。擬先就賠款二千二百萬兩之數，令各該省關將應解部庫西徵洋款改爲加放俸餉一欸、抵閩京餉改爲加放俸餉一欸、京官津貼改爲加復俸餉一欸、自光緒十二年起裁減營勇作爲旗兵加餉一欸、自光緒二十四年起加增邊防經費一欸、向來有漕省分循案解部漕折一欸，以上約共銀三百餘萬兩，全數提出，均留作賠款外，尚有一千八百餘萬兩，即攤派各省，責令按期報解。其數目如何分別，應按省分大小、財力多寡爲斷。擬派：

江蘇省二百五十萬兩。四川省二百二十萬兩。廣東省二百萬兩。浙江省一百四十萬兩。江西省一百四十萬兩。湖北省一百二十萬兩。安徽省一百萬兩。山東省九十萬兩。河南省九十萬兩。山西省九十萬兩。福建省八十萬兩。直隸省八十萬兩。湖南省七十萬兩。陝西省六十萬兩。新疆省四十萬兩。甘肅省三十萬兩。廣西省三十萬兩。雲南省三十萬兩。貴州省二十萬兩。計共一千八百八十萬兩。

各省自奉文派定以後，均應按臣部單開裁減、加增各辦法，妥速籌辦。倘單開各條內，有與該省未

能相宜，及窒礙難行之處，各該督撫均有理財之責，自可因時制宜，量爲變通。並准就地設法，另行籌措。惟必須在本省司、關、道、局，湊足分派之數，如期匯解，不得短少遲延，致有貽誤。倘期限已屆，而短欠尚多，卽唯各該督撫是問。

再，通商各海關稅銀，擬收足值百抽五，現已商辦有成。將來開辦後，核計關稅究能徵收若干，應將增出數目，專爲賠款應用。各省此次分攤之數，尚可酌量核減。

所有新定賠款，臣部擬合力通籌、分派攤還各緣由，是否有當，伏祈皇太后、皇上聖鑒。再，此摺係行在戶部主稿。合併聲明。謹奏〔一〕。

(內務府檔)

一〇四五 劉坤一爲請飭產鹽各省加價以籌的款事致行在軍機處電

光緒二十七年八月十八日(一九〇一年九月三十日)

劉制台致軍機處電。

西安。行在軍機處鈞鑒：目前最急之事實，以籌款爲第一要務。不獨賠款爲數之鉅，且創行新政，亦非先籌的款不能舉行。坤一與鄂督會奏變法案內，業已附片瀝陳。蘇省自攤派四國還款，人少出多，本以萬分竭蹶，更自鹽貨釐抵債，原有之進項頓失。撥補各款，又有名無實，羅掘一空。現在不特

〔一〕據《隨手檔》，此摺奉硃批「依議」。

新政無款濟用，即向來待用之款，亦苦無術支持。窘迫之狀，非言能罄。所有賠款，應聽候戶部核定指款分攤另行籌辦外，新政既爲自強要圖，尤爲各國觀瞻所繫，萬不能因無款停待，致誤事機。現擬先行籌定的款，以便次第舉行。

第值此民窮財竭之時，欲籌鉅款，期最公普者，莫如鹽斤加價。蓋鹽爲民生日用所必需，藜藿之人食鹽自少，富貴之家需鹽必多。是增取之多寡，仍視處境之豐吝。每斤加價數文，即貧者每人日食鹽至多不過一兩，所加甚微輕而易舉，但統全國而論，兩淮加價已非一次，實已較各省價昂。迭次報効捐輸，亦以淮商爲多。論商情實宜體恤，惟舍此既乏鉅款可籌，而辦法不能不求其劃一，庶於加價之中，仍厲體恤之意。現酌中衡定，擬每斤加售價三文。

查淮鹽行銷五省，處處與鄰鹽交接，此時淮價既重，若再淮鹽加價而鄰鹽不加，則淮太偏重，必爲鄰鹽暗侵，不僅商本有虧，亦與國課有礙。若謂加價難敵私販，不知私鹽既無課釐，官私價本懸殊，現未加價，豈能杜絕私鹽？似未可因此礙阻，致誤籌款之機。事關各省，非蒙朝廷一力堅持，勢必渙散無成。如蒙俞允，請電飭各產鹽省分一律照加，以免偏重。而奉行新政，亦措手有資。不勝禱切。請代奏。坤一。巧。

(端方檔)

一〇四六 太常寺爲洋兵撤出社稷壇祭器缺失事咨內務府文

光緒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一九〇一年十月五日)

太常寺爲咨行事。

八月初五日，社稷壇洋兵撤退，本寺督率司員，前往勘驗。所有祭器陳設等件，缺失甚多。除擇要開單奏請製補，並聲明應一面分咨各該衙門妥速辦理，以期勿誤，俟恭奉硃批再行知照外。相應按照擇要奏請製補原單，分別開報貴府，以便迅速製造可也。須至咨者。

右咨內務府。計粘單一紙。

(內務府檔)

附件：社稷壇失物清單

謹將告祭社稷壇應行修補祭器陳設開列於後。

計開：

方珪二方。玉爵二隻。黃瓷爵四隻。銀勺二把。黃竹筐二個。並黃布套二件。黃竹籩十二個。黃瓷豆六個。黃瓷尊二個。

謹將社稷壇應行修補祭器陳設開列於後。

計開：

銅鼎爐四個。現存三個，一缺腿，耳、蓋均失。黃竹筐二個。隨黃布套二件。黃竹籩三十六個。銅缸三口。黃瓷爵六個。黃瓷簋八個。黃瓷簠八個。黃瓷登四個。黃瓷豆四十二個。黃瓷鏹八個。黃瓷尊二個。

白瓷毛血盤十二個。樂器全分。

(內務府檔)

一〇四七 李鴻章爲籌辦接駕事咨內務府文

光緒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一九〇一年十月六日)

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直隸等處地方軍務·紫荆密雲等關隘兼理糧餉河道·長蘆鹽政·管巡撫事·一等肅毅伯李爲咨會事。

光緒二十七年八月十九日，准順天府尹咨開：據大興縣知縣謝錫芬、宛平縣知縣潘瀛稟稱，竊查此次聖駕廻鑾，前蒙檄飭轉准工部咨令，將應修橋、道，先期敬謹妥爲修墊。等因。當經卑職等查照恭辦東西陵大差道段成案，稟蒙憲台批示咨商。旋奉督憲以：准軍機處電信，聖駕仍由汴梁省城，陸路至正定府上火車人都。仰卽欽遵辦理。無庸籌備橋、道。等因。批飭到縣。蒙此，遵查卑兩縣雖然無庸修墊橋、道，而聖駕下火車究在何處，迄今未奉行知。且下火車處所，皇幄自必由內務府備辦，其地盤是否照歷屆，歸卑兩縣承修平墊，此次應由何處恭辦，各國欽差是否到碼頭迎接，王公大臣用否預備棚座？卑縣等均未奉到明文。第迴鑾在邇，若不稟請咨商，誠恐臨期有誤。理合會稟查核，俯賜咨商督憲及內務府，飭知下縣。

再，下火車後，隨從人等所用馬匹，以及拉運物件大小車輛，並抬夫人等，爲數甚鉅，應請一併咨商

示遵，俾有遵循。等情。稟請前來。除批示外，相應據稟咨請貴督部堂，請煩查照該兩縣所稟情形，希即見覆，以憑飭遵備辦。等因。到本閣爵督部堂。

准此，查前准軍機處來電，聖駕擬由馬家堡下火車。王公大臣均在永定門內排班候接。應備各事宜，相應咨會貴衙門，煩請查照，酌擬見覆，以便飭遵。望速施行。須至咨者。

右咨內務府。

(內務府檔)

一〇四八 增祺奏覆會同俄兵擊散劉彈子等股並招撫餘衆情形片

光緒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一九〇一年十月八日)

再，本年七月初九日，承准全權大臣咨寄五月十一日軍機處真電，內開：頃山東胡護撫電，據東海關道電稟，近日由大東溝來輪船，陸續載避難男女，不下數千。查詢據稱，奉省安東縣夾皮溝一帶，賊匪劉彈子、林七等擄掠蹂躪，勢甚猖獗。並云鳳凰城、安東、寬甸等縣，已爲賊踞。等語。前據增祺奏稱，奉省兵民槍械多被俄人收去，以致不能勦匪。自應由該將軍婉商俄官，交回軍械，派兵剿辦，俾免蔓延爲患。並將該省匪擾情形迅速具奏，以紓宸廑。等因。

承准此，奴才等伏查本年五月二十日，先准全權大臣·慶親王奕劻、大學士李鴻章電知，略同前因。惟輾轉繙譯，其中錯字甚多，正不知原電從何處發來。當將竄擾鳳凰等處之林七一股，已被華俄

各軍擊散，及通化一帶賊匪經俄將招撫，地方漸臻安靖，人民均各回歸情形，業於五月二十一、六月初六等日，兩次電請全權大臣轉奏。復於六月二十四日，專摺詳細奏陳，並專電上海，由盛宣懷轉奏各在案。

查自通化一帶潰匪就撫之後，賊首李曉叭即李貴春已被鄉團擊斃，林七亦經俄員招撫。計就撫者除陳得勝一千餘人，業經俄提督高力巴爾斯派兵送赴吉林，其餘李正中、張桂林、冷振東、定振東等二千餘人，皆於通化、興京等處分紮，暫由千總張占元管帶。未就撫者，尚有劉彈子、董洛道等，四散藏匿。故俄仍留兵千人駐興京，以千人駐通化，遣人招撫餘匪。昨該提督高力巴爾斯等商擬，願散者資遣回籍，願充兵者編成營隊，分駐各處緝賊。現已派交涉局總辦李席珍，會同俄員前往詳查確情，再為妥籌安置。

再，前被俄軍搜去槍械，當賊匪猖獗之時，曾疊與婉商，已經先後給還四百三十餘桿。合併附陳。除將來往各電照錄咨送軍機處備查外，謹此覆奏，伏乞聖鑒。謹奏。

硃批：知道了。

（軍機處錄副奏摺）

一〇四九 增祺等奏為分別安置受撫之劉彈子餘衆事片

光緒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一九〇一年十月八日）

再，正拜摺間，前派赴通化之交涉局總辦李席珍旋省稟稱，前爲俄軍收撫之劉彈子餘衆，業經會同俄員逐一點驗，內有李正中、定鎮東、富春所帶馬步六百五十餘名，均願來省，懇祈留營充差。其張桂林、林七、冷振東等以畏罪故，雖屢經開導，不敢遽然來省。而俄員亦頗有藉此牢籠之意。現共一千餘人，仍在通化分紮，其口糧亦由俄員暫行支給。

茲李正中等均已到省，業經奴才等派員驗看，人馬尚屬強壯，自可編歸營制，一律起餉，以遂其効力之忱。林七等容再與俄員妥商，分別安置，以靖地方。理合附陳，伏乞聖鑒。謹奏。
硃批：知道了。

（軍機處錄副奏摺）

一〇五〇 增祺爲抄送擊散劉彈子等股夾片電文事咨呈軍機處文

光緒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一九〇一年十月八日）

欽命鎮守盛京等處將軍·管理兵刑兩部兼管奉天府府尹事務·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奉天旗民地方軍務兼理糧餉·降二級留任·革職暫准留任增，爲咨呈事。

案照本軍督部堂會同奉天撫尹堂，於光緒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六日附奏，爲遵旨覆陳東邊劉彈子等股匪，被華俄各軍及鄉團先後擊散，地方漸臻安謐，現經俄將招撫，分別資遣編伍，並派員會查，妥籌安

置等因一片，除俟奉到硃批再行恭錄咨呈備查外，相應抄粘原奏並來往各電，備文咨呈。

爲此咨呈貴軍機處，謹請鑒核，備查施行。須至咨呈者。計抄粘原奏一件〔一〕、來往各電。右咨呈軍機處。

（內務府檔）

附件：增祺奕劻等爲擊散招撫劉彈子等股事來往電文

光緒二十七年五月二十日，慶王爺、李中堂覆電：原來係英文譯俄文，後又譯漢文，其間多有錯誤。

來電已悉。原譯誤。教案在北京已定，主教發弗業願在盛京將教案速辦了結。遂委蘇教士持文前往，以資

辦理此事。想貴將軍已經詳晰燒燬教堂若干、教民房屋若干、打死教士若干名、教民若干名，並如何賠償各節。望貴將軍與該教士詳細商酌。商定後，即將細賬電知本爵大臣。該教士欲兩晝夜辦結此事，如此之速，未審能否完結？前函尚未接到，公約中亦無不賠教士之專條，所有事件，必須貴將軍分晰斟酌。

昨依巡熙珍請轉電貴將軍于下稟稱：原譯誤。署理山東巡撫胡鼎康知照謂，在安東縣賊匪劉單子、林七等，

勢甚猖狂。並聞鳳凰城、安東縣、寬甸縣均爲賊據。需貴將軍將槍械由俄人處索還，以資保衛處各該

〔一〕原奏見前。

處暨滿洲地方，並速派兵剿辦賊匪，以免宵旰憂忱。務將賊勢各情形奏報。

光緒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致北京慶王爺、李中堂鈞鑒：

現俄軍駐通化，劉單子逃。其黨林七率三四百人旁竄寬甸，向鄉團王茂林復仇。突至鳳凰廳，道標營官周玉麟帶隊投賊，商民望風逃避。現華軍二千餘分路進剿。安東賊已擊散，地方無擾。俄軍二千餘，由遼陽至鳳城。賊千五百餘竄大孤山，又被官軍擊散，不難撲滅。已派人招撫。商民回歸。

再，據海龍廳報，官軍連次獲勝，斃賊千名，餘皆遁，現與京一帶安靖。請先代電奏，已專摺馳報。增祺、玉恒。印。竒。

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初六日，致北京慶王爺、李中堂鈞鑒：

匪首林七，在大孤山先被統領林長青擊敗。俄隊米統領於五月十五日，亦到鳳凰城。林七帶餘匪奔寬甸，被俄隊在半途擊斃二百餘，餘匪逃散。前投賊之營官周玉麟，已被督標隊會（同）團練在鹹廠拿獲，送省正法。與京一帶，經俄都統赤拉別斯克斃賊數百名，又收撫三千餘，函請我軍接收安置。現東邊已無大股賊匪，已飭地方官安撫商民，先請轉奏。增祺、玉恒。

光緒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致上海盛大臣鑒：

懇速轉西安軍機處，請代奏，臣增祺、崇寬、薩廉、溥頤、鍾靈、玉恒、陳兆文跪請皇太后、皇上聖安，叩賀皇上聖壽之喜。

再，東邊匪悉平，人民歸業，通化劉彈子潰匪已收撫。摺由京遞。○等叩。有。

(內務府檔)

一〇五一 兵部爲檔案遺失無從檢發事咨內務府文

光緒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一九〇一年十月九日)

兵部爲咨行事。

武庫司案呈：准內務府咨，查上年本署被佔，迨洋兵撤退，檢查署內所存檔案，則例全行遺失。咨部希將武職官員處分兵(則)例裝成，派員領取。等因前來。查本部因去歲間，猝遭兵燹，所有庫存則例、書籍板片，均經遺失，現在無從檢發。應俟將來刷印時，再行頒發可也。須至咨者。

右咨內務府。

(內務府檔)

一〇五二 太常寺爲歷代帝王廟器物遺失事咨內務府文

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初一日(一九〇一年十月十二日)

太常寺爲咨行事。

八月二十五日本寺具奏，歷代帝王廟洋兵佔據日久，規制器物頗多損傷，謹將應行修補各工開單請旨遵行。等因在案。查九月初八日致祭歷代帝王廟爲期已近，除奉到硃批再行知照外，相應將奏請原單，先行咨報貴府查照可也。須至咨者。計粘單。

右咨內務府。

(內務府檔)

附件：歷代帝王廟失物清單

歷代帝王廟應行製補祭器陳設開列於後。

計開：

銅鼎鑪十二個。銅登十八個。銅劔七十六個。銅簋七十六個。銅爵二百九十一隻。銅豆二百六十個。銅尊十一個。竹籩二百六十個。白瓷毛血盤二十九個。銅缸四口。銅鍋五口。

樂器全分、特磬一面存寺庫。

(內務府檔)

一〇五三 張之洞爲陳明湖北鹽釐加價宗旨事致行在軍機處等電

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十一日(一九〇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致行在軍機處、戶部鈞鑒：萬急。籌款爲今日急務，數月以來，屢與鄂撫及司道詳議，不獨賠款

過鉅，憂焦無策，而鄂省舊案洋款、撥補鹽釐無着之款，約四十餘萬，新增加撥無着之款約四十餘萬，去年防務、鐵路新增之款，除極力裁汰外，不敷尚多。且自強要政如興學、練兵、製械、遊歷諸大端，其勢不能不趕緊舉辦，武昌乃各國矚目之區，斷不能因循停緩，致啓外人輕侮之心。但鄂省枯窘萬分，籌款亦非一項所能集事，惟有先辦鹽釐加價一事，較爲平允易行。擬就鄂省境內籌計，無論淮鹽、川鹽，凡行銷湖北境內者，一律加抽四文，以爲湊補各項要款之需。於未接部文之前，早經議定。前於八月內，已與江督劉疊次商妥，江省加釐三文，歸產鹽之江省用；鄂省加價四文，歸銷鹽之鄂省用。敝處並已同時電商川督奎言明，當經劉電奏告鄂。

頃准戶部咨：因江督奏加淮釐三文，行知各省照四文加增。查江督原奏，聲明請旨飭產鹽省分一律照加。所謂產鹽省分，係指川、粵、閩、浙等省而言，與湖北無涉。湖北並不產鹽，只能銷鹽，加價係取之於鄂省食戶。卽江省加釐，雖令運商交納，亦仍係取之於銷鹽省分之食戶。江省爲江籌款而加釐，鄂固不便阻止；鄂省爲鄂籌款而加價，出之鄂民，自與江省無涉。日內本擬卽行具奏，因准部咨，恐奏到後，部中或未能分晰，故特電奏聲明，鄂省加價四文，仍當卽日速行舉辦。至江督所指產鹽省分之加價三文，能否酌加，應由產鹽省分籌議，與鄂省加價另爲一事，免致以鄂民多出之錢，徒供他省之用。庶幾新案賠款，及舊日洋債抵補無着之款，稍資補苴。而自強新政，亦可實力奉行。不勝切禱。至賠款大宗，當與鄂撫及司道籌有辦法，再行會奏。請代奏。之○叩。真。

一〇五四 張之洞等爲湖北鹽斤加釐已實行事致行在軍機處等電

光緒二十七年九月二十日（一九〇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致行在軍機處、戶部鈞鑒：刪電謹悉。川、淮鹽行銷湖北境內者，自十月初一日爲始，一律加抽四文，毫無偏重，歸湖北省自用，與江省、川省令運商交納者無涉，已與江督、川督商定。

除飭鹽道及宜昌川鹽局、淮鹽督銷局照辦外，謹電陳，請代奏。之〇、端〇同叩。芻。

（端方檔）

一〇五五 張之洞等爲加抽土藥稅以還新賠款事致行在軍機處等電

光緒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一日（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一日）

致行在軍機處、外務部、戶部鈞鑒：萬急。賠款緊急，現擬在宜昌關土藥稅加抽二成，本省各局土藥稅釐亦加抽二成，自十月初一日開辦，亦可稍資補苴之一端。查湖北土藥稅釐，上年已加抽三成，今又加抽二成，并不病民。此款專爲湊還新賠款而設，不與他項稅釐相涉。合併聲明。

除飛飭該關局迅速照辦外，請代奏。懇速示復。切禱。之〇、端〇同叩。箇。

（端方檔）

一〇五六 劉坤一爲擬舉行房捐以籌賠款事致張之洞電

光緒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三日）

劉制台來電。

張制台：馬電敬悉。丁漕票捐江省未辦。烟膏捐尚未議。有章程房捐現甫舉行，係無論城鄉村鎮，按丈計算，鋪房瓦屋見方一丈，每年納銀五錢；市房茅屋見方一丈，每年納銀減半；住房瓦屋見方一丈，每年納銀一錢；茅屋見方一丈，每年納銀五分。樓房照加一半，矮小樓房不堪居住者以平房論。瓦住屋僅止二間、茅住屋僅止三間免捐。祀典所載廟宇及書院、義塾、善堂、公所、洋教堂、醫院、育嬰堂暨各項有關善舉之產，一概免捐。其非祀典所載之菴觀、寺院、私家花園、別墅、會館、家祠、教士教民房屋，悉照章徵收。出租房屋如租戶遷移，無人接租，捐銀減半收納。俟租後再繳全捐。業戶每年完納捐銀，照徵收錢糧辦法，由州縣刊刷印串，每年徵收一次，掣串安業。

至此項捐銀，每年由省局定價，飭知各州縣按數徵收制錢，州縣批解省局，仍照市價易銀上兌。開辦時，各州縣地方由省局派委會辦，并由各州縣自選公正紳士襄理。大縣限四月、中縣三月、小縣兩月，以委員到差日起限，屆時一律查丈清楚者，酌予獎勵；逾限不報，記過停委。一、二年後捐集成數，足敷賠款，即議停止。合電復。坤。漾。

（端方檔）

一〇五七 刑部爲浙撫任道鎔所奏衢州教案擬辦摺已奉硃批事移文稿

光緒二十七年九月三十日（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十日）

浙江司呈，爲移會事。

內閣鈔出浙江巡撫任奏，衢州秀民殺教戕官，致斃多命，獲犯審明文武情重官犯先行定罪，其餘官紳分別擬辦一摺，光緒二十七年八月十二日奉硃批：該部知道。欽此。鈔出到部。相應恭錄硃批，行文該撫遵照。並知照吏部、兵部，移會上諭處、稽察房、刑科、山東道查銷可也。

咨浙撫、吏部、兵部。移會上諭處、稽察房、刑科、山東道。

（刑部檔）

附件：任道鎔奏爲衢州教案官民各犯分別擬辦事摺

※光緒二十七年八月十二日（一九〇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頭品頂戴·浙江巡撫臣任道鎔跪奏，爲衢州秀民殺教戕官，致斃多命，獲犯審明，將文武情重官犯先行定罪，該犯〔一〕並將現犯及其餘官紳分別擬辦，一併議結，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

竊臣于本年六月二十六日到任，以衢州教案攸關緊要，日久尚未議結，隨先查核原卷，業經前撫臣

〔一〕原文如此。

憚祖異〔翼〕及署撫臣余聯沅先後飭屬拿解案犯，行司督府訊錄切供，陸續開摺，咨由會辦商務大臣盛宣懷，會咨全權大臣與在京公使議辦在案。當時如何會議，浙省無案可稽，臣當覆請全權大臣查明示覆。

七月初十日承軍機大臣電開，奉旨：鮑祖齡著定爲斬監候罪名，貸其一死，減發極邊充軍，永不釋回。榮銓着革職，發往極邊。周之德著斬立決。劉樹堂著革職，永不叙用，飭令回籍，交地方官管束。鄭永楮、鄭鄂、羅道梁均着斥革。等因。欽此。復准兵部咨稱：鮑祖齡應發新疆，榮銓應發四川。轉電前來。

臣查官犯鮑祖齡計將行抵蘇常，遵卽換具咨文發驛，沿途探報，委員令其經解新疆配所報收。一面將已革都司周之德先行正法。向已革藩司榮銓在金陵患病，卽電知兩江督劉坤一，就近派員起解。並飭司將職官殺教各犯研訊確供，分別擬辦，暨將在案文武官紳罪名，一併審明定擬詳復核辦去後。茲據署臬司許貞幹會同署藩司誠勳連日督審明確，開錄恭摺，分別擬議會詳前來。

臣覆查此案，該莠民等聚衆殺害英、美教士湯明心等男婦十一人，並因西安縣吳德瀟保護教堂，詔〔誣〕其通匪，因而遷怒〔怒〕，乘亂戕殺，並及官眷、幕丁人等至三十四名之多，實屬慘忍已極。臣詳加查核，悉心酌議，其情罪約分三等。

臣查羅楠卽羅廷芳、周德崇卽周景姚、程老五卽程祥浩、周少根、蔣茶〔榮〕六、徐樟狗卽小麻子、汪忠魁卽汪告化、李長根卽呂長根、陳麻子卽老三、老范卽范來興、鄭榮芝卽鄭茶〔榮〕繼、鄭桂生、瞿〔崔〕

元浩卽守灝、邵金榮卽蔡家牙兒等十四名，均係倡亂禍首，或則戕官、殺害教士人等，或係在場隨同六年「」逞兇滋事，情罪最重，均屬法無四「可」貸。擬請將該犯等十四名，恭請王命，一併先行正法。查羅楠先已在監病故，應仍照例戮屍，與各犯一併梟取首級，解赴犯事地方，懸竿示衆，以昭炯戒。

其餘攀英、程夢熊、薛文貴、程豫、魯德彪、湯少泊「伯」、周望、徐鴻福、徐玉堂等九名，或臨時攔阻官兵，坐視不救，或在道署管帶團勇，或充團董，當戕官殺「教」之時，均不能保獲約束；或充兵丁、手藝各司，在場附和；或牽賣教堂牛隻；或書吏詐欺本官銀錢，情殊不法。均請擬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永不釋回。惟查徐攀英、程夢熊、薛文貴三名，均係官犯，應請從重改發新疆充當苦差，永不釋回。

至黃言七卽黃德興、張德標、嚴高祥、孔裕瀚、戚忠宜卽忠義、鄭老五等六名，或僅乘便攫取教堂板片，或事後向兇犯查問分洋，爲數無多，訊問並未隨同在场滋事。均擬發回西安縣監禁五年，以示懲儆。又許老三卽許金潮一名，應仍監候待質。

其餘鄭鏢等十七名，雖由英領事照會指拿，先後獲案，但歷訊多堂，供無在场滋事實迹。內夏狗卽集夏狗一名，先係領事指名嚴拿，後經英主教函囑保釋。自應將鄭鏢卽鄭蓮生等十六名，一律交回該縣暫行管押，俟訪查確實，再行稟辦。仍將現在辦理情形，剴切出示曉諭，俾衆咸知。

除咨呈全權大臣，並將各犯供詞開摺咨部查核外，所有審明衢州殺教戕官案內現犯及其餘官紳分別擬辦，一併議結緣由，理合會同閩浙總督臣許應騤合詞恭摺，由驛三百里馳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

「一」原文如此。其「六年」二字，似係「下手」之誤。

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七年八月十二日奉硃批：該部知道。欽此。

（刑部檔）

一〇五八 張之洞爲擬各省賠款減免辦法會奏稿事致各督撫電〔一〕

光緒二十七年十月初二日（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江甯劉制台、濟南新授直隸督院袁制台、廣州陶制台、福州許制台、成都奎制台、雲南魏制台、安慶王撫台、南昌李撫台、蘇州聶撫台、廣州德撫台、清江新授山東撫院張漕台、太原岑撫台、桂林丁撫台、雲南李撫台、貴陽鄧撫台、長沙俞撫台、上海盛大臣：急。謹擬會各省銜電奏曰：

各省分派賠款，爲數過鉅，籌措萬難。方今民生困窮，商業彫敝，經去年之變，各省商民元氣大傷。種種籌欸之法，歷年皆經辦過，久已竭澤而漁，若再痛加搜括，民力既不能堪，賠欸仍必貽誤。且沿江沿海五省鹽釐貨釐，久已抵還舊案洋債，撥補大半無著。近年加撥各欸，多係有名無實，無法籌解。而自去年以來，南北各省開教賠款，多者二、三百萬，少者數十萬。卽不開教省分，攤派直隸教案賠款，亦二、三十萬，至十數萬。此又出於各項餉需之外，民怨已深，正苦無從設法。

〔一〕劉坤一、張之洞等爲籌措各省賠款減免辦法之正式電奏，於同月十六日拍發，內容與本件稍異。參見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義和團檔案史料》下冊，第一三三五——一三三七頁。

自新案大賠款，經全權定議後，數月以來，屢與司道各局籌商，無不焦思束手，雖勉強蒐羅，斷難如數。且即所擬議奏明籌捐加收之數，將來亦恐難收足，實無把握。間有議加貨釐者，乃是無聊之極思。竊恐驅魚驅爵，徒歸洋旗子口，收數轉不能多。若按糧捐輸，少則無益，多則必然扞格。房捐爲數有限。此外各種籌款之法，無一易辦者。總之無論如何籌加籌捐，無非取之於民。當此時勢，民心爲國家第一根本。以民窮財盡之時，儻再儘力搜括追呼，以供外國賠款，必然內怨朝政，外憤洋人。否則商掛洋旗，民入教堂，國勢何由固結，爲患不堪設想。

某等渥受厚恩，分膺疆寄，若因籌賠款之故，以致稍生事端，罪戾滋重。若百事俱廢，專湊賠款，將興學、練兵、農工商務，一切養民治民衛民之自強要政，概行擱置不辦，則民心日渙，士心日離，國勢日微，外侮日甚，內亂將作，大局亦必難支。惟賠款豈能失信，竊擬一稍紓民力之法。

蓋各省賠款數鉅，籌足固難，而尤以明年上半年一期爲更難。籌款甫經試辦，尚無端緒，期限已迫，必然貽誤。查十月初一起，查現辦洋稅加足值百抽五一條，據上年二月赫德條議，每年可加增三百萬。向來免稅洋貨，亦按抽五納稅一條，據上年二月盛宣懷條議，每年可加增一百萬。常關歸稅司代收一條，據德國穆使自天津來與之○面言，津海一關，每年可多收三十萬。準此類推，除粵海關外，各海關監督兼管之常關，稅司代收，每年必可多收一百五十六萬，有盈無絀。現在飭辦折漕一事，電詢漕督張覆稱，每年可省百餘萬。四項合計，已有六百六十萬。又查張春發、陳澤霖兩軍，去秋裁汰八營外，每年可節省銀二十八萬。董軍餘衆無多，已歸他人接統，每年可節省銀四十餘萬。六項增收款及

裁省款併計，共得銀七百三十萬。就每年賠款一千八百萬之數核計，正得四成之數，尚多十萬。伏思洋貨加足抽五、免稅之貨完稅、常關歸稅司兼辦、全漕改折四款，乃各國公使所指定者，本議明專爲賠款而設。擬籲懇聖恩，俯念民生困苦，鉅款難籌，准將各省賠款減免四成。即將上項所指加增裁省之款湊足，各省上半年止解一成，下半年解五成，以紓民力而免貽誤。此減贍六成，自必如期籌解，不敢延欠。

惟所指抵湊四成之款，必須明年十一月方能收齊，而明年上半年五月還期，萬不能緩。擬請敕下戶部、盛宣懷及上海道，向外國銀行如滙豐、德華之類，商借七百二十萬，約定明年五月半交銀，一年歸還，酌給利息。能止借八箇月尤善。國家止借此數，並不爲難，年限既少，卽利息稍重，亦屬有限。俟明年十二月間，核計所指增收裁省各款實得若干，如足敷四成及息銀，卽請於光緒二十九年，令各省以後卽照此六成之數籌解。如洋、常兩稅於抵足四成外，能再多收一成一百八十萬，各省卽再減一成。能再多收半成，卽再減半成。如尚不敷四成及息銀，則請由各省照數分攤，解部補還，限後年二月解足。蓋減少四成，薄海商民固感朝廷寬恤之恩，且展至下半年始解鉅款，亦可從容妥籌，免致操切生事。此外西北各省尤爲瘠苦，情形亦必相同。

某等爲仰體皇仁、紓民力、固邦基起見，不得已勉籌此策，仰懇聖裁施行，不勝惶迫待命之至。請代奏。某某等同叩。等語。

鄂省端中丞意見相同，願列銜。請峴帥裁酌改定，會各省銜由甯發。各省各帥有願列銜者，請速

分電江、鄂兩處，務於三日內電復。各帥當有卓見，杏翁必更有良策，亦望電示。○。沃。

(端方檔)

一〇五九 榮祿等奏覆皇史宬藏書毀損數目並擬修補各情形摺

光緒二十七年十月初二日(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大學士臣榮祿等跪奏，為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

竊查本年七月初二日，臣衙門因兼管之皇史宬內金匱藏書有紊亂情事，並遺失鎖鑰、內函龍袱、牙籤，亟宜購備各情形，專摺馳陳。於十二日奉硃批：著即派員敬謹清查，將應用各物製備齊全，所需經費，覈實開報。餘依議。欽此。旋於八月初五日接收大內後，臣崑岡、崇禮、徐郵連日率同臣衙門侍讀中書，督飭當差勤慎之供事，按照臣衙門冊檔內載，金匱一百四十一隻，所藏滿、蒙、漢十朝實錄聖訓共二千六百三十函，計書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二卷，兵燹後全行紊亂，皮書部位逐匱攙移。當飭該侍讀等編列號簿，按卷登記，逐頁翻閱籤註有無污損。自八月初六日起，至九月初間始行一律清查完竣。該侍讀等經理月餘，係屬枵腹從公，並未請支經費，辦里尚屬妥協。除飭將金匱仍行封固，以昭慎重，綜計失去滿、蒙、漢實錄聖訓共五十一函，計書二百三十五卷；污損應換之書計一千三百餘卷。

臣等伏查，石室藏書古今盛典，不圖上年變生倉卒，以致十朝書籍均有遺失污損情形，既不能遷就緩圖，亦絕無專案請修之理。際此時艱，惟有實事求是，籌商再四，擬即仍飭此次初派檢查書籍之侍讀

七員、中書三十六員，續派侍讀中書二十一員，督同書寫端楷之供事，即在臣衙門設立修書處，敬以庫存書籍奉爲底本，按卷補繕，剋期竣事，以期迅速。如蒙俞允，並派臣衙門侍讀紹昌、潤昌兼充修書處總辦，敬謹督率一切繕寫校對事宜，不准咨取謄錄各員，亦不准開支各項用款，以節糜費，而杜弊端。一俟修補完竣，即由臣等妥慎校勘，裝訂呈覽，再行籲懇天恩，將尤爲出力各員從優給獎，其餘出力稍次各員，均咨部從優議敘，以示鼓勵之處，出自聖主鴻施。

所有臣等查明遺失皇史宬書籍數目，並擬修補各情形，敬繕清單，恭呈御覽，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硃批：依議。

(宮中硃批奏摺)

一〇六〇 承順奏報俄軍侵佔錦州至今之大概情形摺

光緒二十七年十月初五日(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奴才承順跪奏，爲俄軍自到錦州駐守至今大概情形，恭摺奏聞，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於去年七月初六日奉過電旨：據壽山電奏與俄人開仗情形，曾經兩次寄諭，著增祺、長順、壽山穩慎辦理，以保守疆土爲要。東三省大局可慮，務當通籌全局，不可搆釁。尤應嚴加約束兵勇，不准隨聲附和，毋致一發不可收拾，是爲至要。等因。欽此。奴才欽遵之下，仰見聖明洞鑒時局、預爲保

全之至意。惟彼時電報已與省城不通，奴才刻即恭錄，由驛六百里飛行去後。探得俄軍由內地已到山海關，有出關信息，錦屬境內人心荒恐，馬賊土匪乘時肆起，殺燒淫擄，無處不有。奴才當即督飭官兵練勇勦捕，與賊屢次接仗，互有傷亡，羣匪分股逃竄，居民藉以稍安。

至閏八月初六日，有署錦府知府章樾，因鐵路事宜，先經盛京將軍增祺派往關裏，路遇俄軍，章樾急電報知奉省各官員等。據云：章樾初五日到開平，與俄統將商定免戰保民，附近鐵路各營，或撤或退，紮均可，我兵不開槍礮，彼亦不進攻，經過地方不擾商民，文官照舊辦事勿遷避。等語。當此變亂，鄉民紛紛遷徙，有朝不慮夕之勢。奴才即將練隊兵勇分布四出，嚴防備禦，人心始安。迺於閏八月十三日一更之後，俄國官兵帶署知府章樾乘火車到錦州城外火車站，奴才謹遵前旨，曷敢輕舉妄動，有礙大局。十四日俄兵入城走隊，約千餘名。奴才往見俄官，未及譯語，即令俄兵持槍比對。奴才未避，有俄通事譯言，此來爲保護鐵路，別無他意，不擾商民，俄官氣色稍和。奴才回署傳集在城官員等照常料事。俄官已將協領公署佔居，俄兵把守城門，不准持械出入。連日索我軍火、槍械，僅將八旗官房存貯軍器、夾火繩步槍、抬槍，練隊營所存扣銅帽來復槍、不堪用後膛槍等件，搜取無存。惟練隊兵勇使用快槍子母、餉銀、軍火等項，先經奴才派撥攜帶出城，未致疎失。詎於九月初六日，俄官約奴才議事，即令俄兵將奴才看守，又拘到署協領薩爾杭阿同奴才上火車，俄兵押送，初七日午初到山海關，收黑屋羈禁。至二十四日放出住店，不容回錦。至十月二十九日，方准奴才回城。奴才到錦州後，始知俄國官兵將錦州副都統印信、管莊關防、牧羣總管關防、牧廠官馬、旗倉儲米、管莊衙門應存餘租錢款、節省草

銀、各衙署稿案，皆被俄軍取去，損失甚多。十二月十八日、二十四日，二次將關防印信交還奴才收領。後又經俄軍佔住倉廩公所、副都統衙署兩處，現今亦未退出。

其錦城練隊馬步官兵，奴才接准盛京將軍增祺公文，悉數遣撤，由今年三月十五日截止餉需。自去秋俄軍駐錦，至今不容旗官武弁用事，錦州境內，賊匪千百爲羣，忽聚忽散，非止一方，擾害鄉閭，不堪勝數，甚至農民難於耕種。幸得知府章樾、知縣何厚琦、署典史朱慶瀾等，各帶團勇捕役，前後出城擊賊多次，勦撫兼施，寬猛相繼，獲犯按法懲辦，逃匪遠颺斂跡，始得春種秋收。時下錦屬各地方尚稱靜謐，旗民安業。俄軍兵隊在錦一年之久，賴有知縣何厚琦協同紳士等應答得體，措置合宜，尚無擾害商民之處。而於奴才應覈各項官款、軍械、牧羣馬匹數目等事，諸多牽制，殊難明查。必須俄軍退去，方能查覈，再爲分別奏請辦理。

所有俄軍駐錦，於奴才歷辦事件，在在難爲，以致稽遲奏報各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硃批：知道了。

（宮中硃批奏摺）

一〇六一 色楞額爲朝陽縣耶穌教案賠款業已交付事咨李鴻章文

光緒二十七年十月初七日（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御前侍衛·管理熱河等處地方都統色爲咨報事。

據委員·補用縣丞李文昇、陶藻華、署朝陽縣知縣王文翰等稟稱：敬稟者，竊查卑職文昇、藻華前奉憲檄，以現與雷牧師將朝陽縣耶蘇堂教民被害人口、被燒房屋兩款議定，撫卹賠償銀五千九百六十九兩。令即前往會同該縣查明，著由爲首拳匪之家，分別輕重賠給，定於八月內清償。其合同內載，教民被拳匪搶去衣物、牲畜及勒罰遺失物件，並鋪面被拳匪抄搶三款，議俟地方官查驗明確、實有證據稟覆後，再行派委會同按款追還。等因。

蒙此，卑職等遵卽束裝起程，於七月二十六日，馳抵朝邑，會同卑職文翰，飭委捕弁，先將該堂教民被害人口、被燒房屋各數目查明，悉與該牧師單開之數目相符。一面訪查縣街稍有產業之拳匪，僅有文生張國鼎卽張天弓、住民張國寶、李芳、趙顯、潘樹五人，並於去歲據該堂教士劉茂林等指控有案。惟該拳匪等，均皆祇有房地數處，並無浮寄資財，且各犯早經遠颺，必須變產，方可賠給。卑職等當卽親詣各處，逐一查勘。該五人中，以潘樹之產業爲最多。其餘張國鼎等所有房地，不惟僻處零星，一時難以出售，抑且飭估價值，不過二千餘金，亦不敷此次賠款之數。因思期限攸關，自應先僅大宗之產變賣，庶可依限賠給，以昭大信而免違誤。隨將潘樹所有住院、鋪房、場園共十處，計瓦平房一百九十八間、熟地十段，計地二百八十畝，飭紀估得共值價銀六千兩，出賣與姜蕓、林蘭芳二人名下管業，由官發給印照收執。當將議定撫卹賠償銀共五千九百六十九兩，於八月二十九日，交給該堂牧師劉茂林等收領，取具領狀附券。下餘銀三十一兩，並張國鼎等所遺產業，因思該堂尚有未結之項及天主堂上次所

索賠罰各款，均毫無著落，亟應分別存留，以備將來變賣動用。

惟查該堂教民，被拳匪搶去衣物、牲畜及勒罰遺失物件，並鋪面被拳匪抄搶三款，其究被何人搶罰，不特原開之單並未指名，抑且事極渺茫，無從查考。竊擬必須飭令教民指名呈控，再將拳匪傳案，質訊明確，方為實有證據，並可按款追還。第事越年餘，即能指出姓名，亦必多遠颺，且恐教民挾嫌誣指，是辨明此事，頗需時日。卑職文昇、藻華未便在此守候，自應遵照札飭，俟由卑職文翰查訊明確稟覆後，再行派委會同辦理。

所有現將議定撫卹賠償各銀兩依限交清緣由，理合檢同領狀，稟請查核。計稟送領狀一紙。等情。據此，查前議賠償福音堂耶穌教民撫卹銀五千九百六十九兩，現已據委員等，將滋事拳匪房產變價，照數交給該堂牧師劉茂林等收領，取有領狀附卷。其餘存款，留備抵撥天主堂賠款之用。

除批飭朝陽縣知縣王文翰，將教民被拳匪搶去衣物、牲畜、勒罰遺失物件，並鋪面被拳匪抄搶三款查詢明確，另行委員會同辦理外。所有議定撫卹賠償各款依限交清緣由，相應咨明。為此合咨貴大臣，請煩查照，轉復施行。須至咨者。

右咨欽差全權大臣。

(外務部檔)

一〇六二 太常寺為洋兵撤出天壇祭器遺失事咨內務府文

光緒二十七年十月初九日(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太常寺爲咨行事。

十月初一日，天壇洋兵全撤，業由本寺會同各大臣前往接收。並察勘陳設祭器等件，均多遺失。查十一月十二日冬至，大祀天於圓丘，應如何辦理之處，卽當請旨遵行，暨回鑾後有無告祭典禮，亦皆非本寺所敢預定。

除將遺失件數繕單具奏，並於摺內聲明，一面咨行各該衙門迅速製補外。相應照繕原單，先行咨請貴府，擇要趕緊製補，以免貽誤。至製補各件，應如何斟酌變通之處，均應由貴府自行查照辦理，免致文牘往返，轉多延誤。一俟奉到硃批，再行抄錄知照可也。須至咨者。

右咨內務府。

(內務府檔)

附件：天壇失物清單

謹將圓丘壇應行製補陳設祭器等項擇要開列於後。

計開：

銅大鼎鑪十二座。竹籩一百四十八個。竹筐十三個。天青織金龍緞夾裏龕衣九件。天青織金龍緞裏龕墊九件。天青織金龍緞夾案套九件。天青織金緞夾案套九件。天青織金龍緞靠背棉墊迎仙枕一分。天青織金龍緞靠背棉墊刷圍腳踏套衣八分。天青片金緞孔墊十三個。白瓷盤二十八個。白

瓷尊碗各一個。青瓷簋二十六個。青瓷簋二十六個。青瓷登十三個。青瓷銅八個。青瓷豆一百四十八個。青瓷尊十三個。青瓷爵十三個。青瓷酒琖一百二十個。青瓷毛血盤十六個。金裏匏爵二十七隻。失，現存爵座。金絲鐙十八盞。青羊角金鑲鐙二盞。圓金鑪九座。蓋靠具。銀湯壺九把。銀勺十三把。蒼璧一具。樂器一分。現存金鐘、特磬、編磬。餘均失。

謹將擬禧殿應行製補演禮樂器開列於後。

計開：

樂器一分。

謹將祈穀壇擇要應行製補陳設祭器等項開列於後。

計開：

竹籩一百八個。竹筐九個。天青織金龍緞棉龕墊九件。天青織金龍緞夾裏龕衣九件。天青織金龍緞夾套九件。天青織金龍緞靠背迎手仙枕座褥靠墊牀刷一分。天青織金龍緞座褥靠背牀刷八分。天青織金龍緞夾案套九件。天青織金龍緞夾孔墊十六個。銅鼎鑪十座。蓋具。青瓷登九個。青瓷簋十八個。青瓷簋十八個。青瓷豆一百八個。青瓷尊九個。青瓷毛血盤九個。白瓷盤二十八個。金裏匏爵二十七隻。失，現存爵座。白瓷尊碗各一個。

(內務府檔)

一〇六三 張之洞爲修改各省賠款減免辦法會奏稿事致各督撫電

光緒二十七年十月十四日（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光緒二十七年十月十五日卯刻。

萬急。江甯劉制台、成都奎制台、廣州陶制台、福州許制台、雲南魏制台、安慶王撫台、南昌李撫台、蘇州聶撫台、杭州任撫台、廣州德撫台、太原岑撫台、桂林丁撫台、雲南李撫台、貴陽鄧撫台、長沙俞撫台、上海盛大臣。甯豪復電暨各帥復電均悉。擬於中一段必然貽誤下改曰：

查十月初一日起，洋貨加足值百抽五一條，據上年二月總署咨赫德條議，每年可加增三百萬以內，即按九成核計，亦可歲增二百七十萬。向來免稅洋貨亦按抽五納稅一條，據稅司賀璧理現開節略，照二十四年免稅各物計，每年可收三十二萬。據盛京卿宣懷條議，爲數更多。常關歸稅司代收一條，據德國穆使自天津來與之面言，津海一關稅司代收，每年可多收三十萬。準此類推，除粵海關不歸稅司外，赫德初次指定之十四關及外務部咨赫德二次添指之十關局，合之天津關，共二十五關局，每年必可多收一百五十萬，有盈無絀。折漕一事，現經漕督張奏請，以二兩折放九十餘萬石，令江浙購米五十萬石備用折解折放者，每石省運費一兩三四錢，每年可省一百三十餘萬。即照倉場文令江浙運米一百萬石，每年亦可省約七十萬，合之山東折漕省出運費約二十萬，省挑挖運河等費約十萬，南北各省折漕合計，總可省一百萬。以上四項統計，或增收或裁省，共得五百五十萬。就每年各省賠款一千八百萬之

數核計，正得三成有奇。伏思洋貨加足抽五、免稅之貨完費〔稅〕、常關稅司兼辦、全漕改折四款，乃各國公使及全權所指定者，本議明專爲賠款而設。戶部咨亦有關稅增數專爲賠款，各省攤數尚可增減之語，具徵體恤。竊擬籲懇聖恩云云。

以下減免四成、抵湊四成及一切所有四成字樣，俱改爲三成。上半年止解一成，改爲只解二成。商借七百二十萬，改爲五百四十萬。如足敷四成，改爲足敷三成。照此六成，改爲照此七成。此外如有四成、六成字樣，俱改三成、七成。西北各省改爲北方各省。房捐爲數有限，（改爲）房捐雖有辦者亦不能多。內怨朝政改爲內怨苛政。其餘俱照兩次電，增定原稿。

竊思峴帥豪電所慮各節，極爲周密。武衛先鋒張、陳兩軍餉，江省既擬留用，現已刪去。董軍餉據岑雲帥電，每年六十萬，尚不止四十萬，擬奏留作晉省用，亦卽刪去。至峴帥擬提常關盈餘作公用經費一節，無論戶部准否，此奏可不必計算，將來請峴帥另案酌辦。常關兼局二十五處增收，必不止一百五十萬。

總之，此時但請先減三成，年終結算，尤注重在紓明年上半年之民力，各項可增可損之數，不妨稍爲從寬。好在後幅有如尚不敷三成及息銀請由各省擬還之語，賠款總係有着，大局必然無誤。各省既認攤足，並非永遠推却。此奏數目，似不必絲絲入筭，蓋中等省分，下半年多解十餘萬不甚難，上半年多解四五萬亦不易也。且戶部事體，必有駁減，故請減斷不宜少於三成之數。至洋款抵押不過暫時藉爲憑信，況借款無多，隨杏翁臨時斟酌，必能妥協。

鄙意此奏重在緩期終必補足，即使戶部不准，亦欲使朝廷知天下民力之艱難。必須速發，似不宜再爲遲疑。請峴帥酌核，如有請減三成之數爲可行，或更查出有可增可損之款，添入尤善。卽請將句斟酌斧削，會各帥及盛杏翁銜速發。袁慰帥、張安帥不願列銜，應去「予」刪去。杏翁復電願列銜，深可感佩，務望添入。如峴帥不以爲然，或不願減三成，擬卽由鄂會各帥銜發。均請速示。切盼。願。

(端方檔)

一〇六四 劉坤一爲會奏各省賠款減免辦法獲准事致各督撫電

光緒二十七年十月十七日(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光緒二十七年十月十八日子刻，江甯劉制台來電。

蘇州、南昌、武昌、安慶、濟南、開封、太原、福州、天津、廣州、西安、迪化、蘭州、桂林、雲南、成都、貴陽、杭州各省制台、撫台，上海盛大臣、袁道台：敝處與香帥會各省電奏，請將部派賠款減解三成，下餘七成，上半年解二成，下半年解五成。准樞電：所籌稍紓民力，將戶部分派各省賠款減免三成辦法，及明年五月還期如不足商借洋款各節，奉旨均可准行。仍希貴督電知各督撫暨盛京卿、上海道合力通籌，來年務足七成之數，分別隨時具奏辦理云。先電聞，另咨行查照。坤。篠。

(端方檔)

一〇六五 著撤去溥儀之大阿哥名號事上諭

光緒二十七年十月二十日（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光緒二十七年十月二十日，內閣奉上諭：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已革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儀，前經降旨立爲大阿哥，承繼穆宗毅皇帝爲嗣，宣諭中外。慨自上年拳匪之變，肇釁列邦，以致廟社震驚，乘輿播越。推究變端，載漪實爲禍首，得罪列祖列宗，既經嚴譴，其子豈宜膺儲位之重。溥儀亦自知惕息惴恐，籲懇廢黜，自應更正前命。溥儀著撤去大阿哥名號，並卽出宮，加恩賞給人八分公銜俸，毋庸當差。至承嗣穆宗毅皇帝一節，關係甚重，應俟選擇元良，再降懿旨，以延統緒，用昭慎重。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上諭檔）

一〇六六 長順等奏請飭下全權大臣將俄撤兵日期再行磋商摺

光緒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一九〇一年十二月二日）

奴才長順、成勳跪奏，爲東三省和局雖定，俄兵未撤，無以善後，籲恩飭下全權王大臣力爭，以弭隱患，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邇來中俄議約，外間絕無所聞，惟閱各報紙內載有新訂中俄密約，第二條云：所有東三省駐屯俄

軍，兩年後先退一半；三年內北方平安無事，再行全數撤退。未退以前，所有兵費，均由俄人自備，不向中國索取。又云：此次駐兵，俄政府爲保護中國東方權利，並保護該處鐵路起見，並無絲毫占據中國土地之意，中政府須明此意。各等語。探詢此間俄員，亦有久駐吉林之意，足徵報館語非虛誣。查約稱俄軍兩年後先退一半，三年內全數撤退，似乎撤兵有限期矣，然必加北方平安無事六字，明明已留撤兵時狡展地步，則其不欲撤兵可知。在俄人所藉口者，無非謂今日三省土匪未靖，鐵路尚未完工，不得不留兵保護。不知俄兵未來以前，吉省不過零星盜匪；既來以後，土匪勾結散勇，聚成入股，負隅相抗，是土匪仍因俄兵相遇而起。上年冬令及今年春間，通省雲擾，俄兵亦無可如何，仍賴奴才等派員收撫，始獲平定。業經奴才等將收撫情形，疊次奏報有案。本年夏間，將降賊陳得勝、連璧、鄒殿陞等安插以後，匪首楊毓林亦率黨投誠，悉數資遣，楊毓林並爲俄員索去，拘往伯力。其餘如劉單子、孫樓兩賊首，亦經奴才等允其投降。所未散者，松花江北岸在黑龍江省地面尚聚賊數千，時時分股過江，至賓州及三姓界內竄擾，第其意未嘗不願受撫，而猶觀望遲疑，仍畏俄兵相逼之故。然俄人亦明知賊巢所在，不敢以一矢相遺，故奴才等嘗謂俄兵去而土匪亦平者此也。

且俄兵在此，果能紀律嚴明，盡受約束，中國亦甚願有此相助之兵。無如自去秋停戰迄今，通省呈報俄兵搶掠民間財物、牲畜奚啻數百家，姦淫婦女、殘殺良民不知凡幾。省城本有營房，足敷俄兵棲止，必欲占住棧店，使商貨無囤積之地，而霸占官屋無論矣。俄兵征調，無不代雇車輛，必欲劫奪民間騾馬，使農戶有輟耕之苦，而牽用站馬無論矣。其餘如搜取民團槍械，乘便行劫；誤聽通事讒言，誣良

爲盜；甚至地方量移各缺、調紮隊伍及一切政治，有時亦來干豫。種種騷擾，更僕難終，遂致吉省善後各事，諸形難辦。似此情形，直是攘奪權利，何所謂之保護？亦何自克臻平安無事之一日也。

卽云保護鐵路，當中俄未開戰以前，東三省何嘗無盜？亦未曾損壞鐵路毫末。目下土匪將靖，但使中國自有兵權，不稍掣肘，則保護權利之責，中國自無旁貸。卽或鐵路稍留俄兵，自有界限，不致分布通省，漫無可稽。且承辦鐵路俄員亦深惡俄兵之擾，頗慮滋釀事端，亦以俄兵速撤爲快事。特俄外部惑於帶隊各員之言，一時不及體察，或者彼國別有深意，亦未可知。

總之，東三省之亂，本由俄欲進兵所致。當時停戰後，俄人如不收我槍械，雖有土匪麇聚，不難一鼓殲除，何致蔓延半載。今則地方較前平靖，所擾者轉不在土匪而在俄兵，俄兵一日不去，人心一日不定，將見土匪旋散旋聚，必無了期，並恐他國援爲口實，相率效尤，實於中國權利大有關礙。

除由奴才等就近與俄員熟商外，合無仰懇天恩，飭下全權王大臣，將撤兵限期再與磋磨，或將兩年改爲半年，或將平安無事字樣刪去，以維大局，而弭隱患。

奴才等愚昧之見，是否有當，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硃批：另有旨。

（宮中硃批奏摺）

一〇六七 長順等奏請飭下南洋大臣撥給快槍籽藥片

光緒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一九〇一年十二月二日）

再，吉林需用軍火，向由機器局製造，逐年積存，爲數甚鉅。自去秋俄人於停戰後收去槍械、轟壞藥庫，所存僅練隊舊槍數千桿而已。迨後向俄員索還槍械，爲數無多，籽藥亦隨時向其借用。本年與俄伯力總督商定，添練捕盜隊，槍械既不足用，而籽藥更形缺乏。目下機器局尚被俄兵占住，無從製造，若時時向彼族取用，不特勢難多給，亦覺有失國體。查吉省捕盜隊萬餘名以外，尚有各屬團練需用軍火，亦須仰給官中，不得不豫爲籌備。通盤覈算，每年需用各色快槍籽母一百萬顆，洋火藥十一萬五千觔，銅帽一百五十萬粒。合無仰懇天恩，飭下南洋大臣，每年照數撥給，由吉省備價派員承領。並另籌撥快槍三千桿，以資應用而重捕務。

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硃批：另有旨。

（官中硃批奏摺）

一〇六八 著封賞奕劻等大員事上諭

光緒二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一九〇一年十二月八日）

光緒二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內閣奉上諭：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現在大局漸定，回京有期。奕劻、李鴻章會同妥議和約，轉危爲安；榮祿保護使館，力主剿拳，復能隨時贊襄，匡扶大局；王文韶協力同心，不避艱險；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共保東南疆土，盡心籌畫，均

屬卓著勳勞，自應同膺懋賞。慶親王奕劻著賞食親王雙俸；大學士榮祿著賞戴雙眼花翎，並加太子太保銜；王文韶著賞戴雙眠花翎；兩江總督劉坤一著賞加太子太保銜；湖廣總督張之洞、署直隸總督袁世凱，均著賞加太子少保銜；已故大學士李鴻章著再賜祭一壇，伊子李經邁著以三、四品京堂候補。欽此。

(上諭檔)

一〇六九 著獎勵聯芳等議約各員事上諭

光緒二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一九〇一年十二月八日)

光緒二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內閣奉上諭：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奕劻奏，酌保隨辦議約人員，開單懇請獎勵各摺片。現在和局已定，在事出力各員，或隨同議約，或辦理交涉，均屬着有勞動，自應量予獎勵。外務部右侍郎聯芳，着賞戴花翎；戶部右侍郎那桐，著賞加尚書銜；內閣侍讀學士張翼，著以內閣學士升用；直隸布政使周馥，著賞加巡撫銜；河南布政使陳夔龍，著賞戴花翎；副都統蔭昌，著賞給頭品頂戴；翰林院編修張佩綸，著以四、五品京堂補用；前外務部左侍郎徐壽朋之子徐仁輔，著以主事用。餘著照所請獎勵。該部知道。單併發。欽此。

(上諭檔)

一〇七〇 戶部爲閩省解內務府京餉業已改作教款事行內務府片

光緒二十七年十月三十日(一九〇一年十二月十日)

戶部爲片行事。

據內務府片稱：現准閩浙總督許文開，籌解閩省光緒二十七年分第一次內務府京餉銀二萬兩、第二次銀一萬兩，飭令號商匯解，由閩匯交上海道收儲，聽候提撥。查此項銀兩，係經戶部指撥的款。現值回鑾在邇，備差需用。片行戶部電催迅即匯府。等因。片行前來。本部當即電行江海關道，飭令迅速解京。今據電稱：戶部電悉。閩省解內務府京餉，第一次兩萬，作收直教款，八月匯全權。第二次一萬，作收使館房價，十月匯憲部。無存。等因。電復前來。相應片行貴衙門查照可也。須至片行者。

右片行內務府。

(內務府檔)

一〇七一 著獎賞盛宣懷赫德事上諭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初一日(一九〇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初一日，內閣奉上諭：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宗人府府丞盛宣懷，贊襄和議，保護東南地方；總稅務司赫德隨同商辦和約，頗資贊助。盛宣懷、赫德均著賞加太子少保銜，以示獎勵。欽此。

(上諭檔)

一〇七二 張之洞爲請飭赫德不得攬辦口外關稅事致行在軍機處等電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初二日（一九〇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急。致行在軍機處、外務部、戶部、北京外務部：各口常關，歸稅司兼管，本專指監督所管常關而言。嗣以償款爲重，卽別衙門所管之關，亦間有撥歸稅司者，然亦本口之別衙門之關而已。若既非監督之關，又非通商口岸之衙門所管，自不應歸稅司管理。乃昨據江漢關道稟，該關署稅務司盧力飛奉總稅司赫德札，請將武昌廠關歸其兼管，謂係各國公使之意。等語。

查武昌船關，係武昌府管，不歸江漢關監督。漢口與武昌，不惟隔江，而且隔府，更非同一口岸，與稅司何涉？各國公使只求償款有著，何嘗爲稅司攬權？近日稅司擬推廣郵政，派洋員入內地各處，直至河南。若不及早限制，中國政權、利權，將盡歸赫德矣。況鄂省民船日形貧苦，正擬將武昌關章程妥爲籌酌，以示體恤。若歸海關洋員辦理，必多窒礙。

除飭關道駁復外，務請鼎力主持，飭令赫德轉飭漢口稅司，不得攬辦口外他衙門之關。至禱。並祈電復。之○叩。沃。

（端方檔）

一〇七三 色楞額奏報聯軍拆毀兵房搜去軍器情形片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初八日（一九〇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再，前辦城防八旗子母礮八尊、擡鎗七十桿，均分布城上，支搭帳房，官兵晝夜防守。併由勝軍統領·記名提督鄭才盛營內借到格林礮六尊，分布南門、西門城上，藉資聲勢。迨各國聯軍到關擾亂之際，洋人見有鎗礮，即行收去，所有子母礮、擡鎗、帳房等項，一時不及收藏，均被洋人收去。南門格林礮三尊，被德國收去；西門格林礮三尊，被義國、日本國收去。嗣後爲日既久，洋兵無日不往南北翼城以及附近村落任意搜索，北翼城兵房多被拆毀，所剩無幾；南翼城兵房全被拆毀，片瓦無存。演武廳亦被拆毀，兵丁烏鎗、刀、矛以及盔甲、弓箭等項，被搜者十居七八。伏思兵丁軍器在平時豈容缺少，遇此奇危，實屬不能預防。旗兵所失軍器等項，合無仰懇天恩，一律寬免。奴才仍當督飭協領等官，將善後一切事宜，妥爲辦理。剩存軍器等項，認真察點，隨時修補，以備應用。

所用兵房被拆、鎗礮軍器等項被搜各緣由，理合附片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硃批：著照所請。

(官中硃批奏摺)

一〇七四 行在戶部爲各省所攤賠款應照奏定數目分次勻解事致各督撫電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一九〇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下午一點鐘，行在來電。

蘭州、蘇州、廣東、南京、保定、武昌、福州、雲南、四川各總督，清江漕運總督，開封、南昌、西安、太原、濟南、廣東、桂林、安慶、長沙、貴陽、杭州、雲南、武昌、迪化各巡撫。樞交慶王等電，公約賠償條內載明（應）還各款，應每月給銀（行）董事收存，定議後核明，每月應收銀一百八十二萬。本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是第一月付款之定期。南洋等省電請減成緩解，與公約按月付給辦法未符，恐防「致」參差貽誤。應電飭各省各將撥定數目，勻作十二次，先期解交滬道。戶部騰出之三百餘萬，應核定勻攤數目，令各省一併解交。爲期已迫，萬難更改。等語。

此項賠款，前電詢全權，復稱，應半年還本利一次。今來電謂，必須照條約按月付給，萬難更改。各省亟應按照本部奏定攤派各數，勻分十二次，先將第一次銀數，於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匯滬。至本部前之騰出各款，如加放俸餉、加復俸餉、旗兵加餉、舊案漕折、新增邊防經費等項，各該省向有應解數目，亦亟宜按照應解之數，勻作十二次，先將第一次銀數，一併於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匯滬。以後均按月先期解滬，以便由滬道按月彙交銀行收存。各該省接到此電，務須迅籌匯解，切勿展轉推諉，致誤還期。行在戶部。寒。

（端方檔）

一〇七五 劉坤一爲商酌分攤第一期賠款事致張之洞等電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一九〇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酉刻，江寧劉制台來電。

萬急。武昌張宮保、濟南張撫台、杭州任撫台、蘇州聶撫台、陸藩台、羅道台。由奉旨，償款按月攤付。本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卽是第一期。查奏減三成之案，原擬以山東折漕省出運費約二十萬，省挑挖運河等費約十萬，共三十萬兩。餘七十萬，江、浙商定，江北認二十萬，蘇折〔浙〕合認五十萬。南京共足一百萬兩。現既奉旨按月攤解，則此項百萬，亦應各按認定之數，照十二個月勻攤，先期解滬湊付。用特電商，祈速電復，以便電部。至盼至禱。坤。銑。

（端方檔）

一〇七六 劉坤一爲請飭各關道彙解第一期賠款事致行在軍機處等電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一九〇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亥刻，江寧劉制台來電。

行在軍機處、戶部，武昌張制台。由奉旨，償款按月攤付。十二月二十二日，卽是第一期。等因。查奏減三成之案，原指指〔一〕洋貨足抽五、免稅之貨完（稅）、關歸稅司兼辦、全漕改折四款抵補。如下時不能收齊，卽暫借洋債應急。現在洋債固當未借到，且既係按月攤付，則四項抵補之款，亦可按月解滬，免借債耗息。

〔一〕「指」衍一字。

除折漕省費一百萬，業經分電浙江、江蘇、山東，各照認定數目，分作十二個月攤勻，先期陸續解滬湊付外，其餘三項，皆須由貴部照奏，案洋貨足抽五歲增二百七十萬，免稅之貨完稅歲增三十二萬，常關歸稅司兼辦歲增一百五十萬三項，共四百五十二萬，分作十二個月，每月三十七萬六千餘兩，分派數目，電飭各關道稅司遵照。第一期均於十二月二十前解滬，以後即照此數陸續先期解到，以資湊付而符原議。

此次償款先設半年一付，明年五月始到期，各省籌款大抵尚未湊齊，即已定議，亦多未收有現銀，今遽改爲按月一付，期迫數鉅，七成已屬爲難，且恐遲誤日期。若將減解三成之案再有更動，必致貽誤，關係匪輕。各關近日收稅甚旺，認解並不爲難。原奏係指每年於原有收數外新增之稅而言，目下尚難核計，而償期已屆，祇能先行提解。俟一年期滿，再行統計盈絀。祈速分電遵照。至禱。坤。諫。

(端方檔)

一〇七七 李紹葵爲派員護送御用箱匣回京事咨內務府文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一九〇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頭品頂戴·護理陝西巡撫·布政使司布政使李爲咨明事。

據內廷供給所司道詳稱：竊查本年八月十六日，奉前憲台升轉准內務府大臣繼，面奉內交出上用箱匣多件。現在封裹完固，共計一百二十一號，一百三十一包。已委署咸寧縣縣丞文燮、候補典史毛

節填由陸路運送回京，以備上用。前已詳明轉咨沿途經過各省督撫憲，轉飭各屬地方關津釐卡，一體照料護送在案。茲查箱櫃內盛均係珍貴之物，數目繁多，最關緊要。且由陝至京，程途過遠，長車運載，誠恐騾力不支。再，查上用箱櫃數逾二千之多，現屆年終，海凍礙難啓運。謹擬年內先由陸路運送頭、二兩撥回京，餘俟春暖冰融，再由海道全行運送。亟應詳請督撫憲轉飭所屬州縣，一俟陝委護送上用箱櫃等件至日，各備車輛，敬謹接替前進，並分撥啓運各情形，理合詳請分別奏咨，批示祇遵。實爲公便。等情。到本護部院。據此，除另片附奏並分咨外，相應咨明。爲此合咨呈貴府，謹請查照施行。須至咨呈者。

右咨呈內務府。

(內務府檔)

一〇七八 著崧蕃嚴參平羅教案疏防各員並擒拏兇犯事上諭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一九〇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內閣奉上諭：奕劻、王文韶電奏，據崧蕃電稱，平羅縣屬下營子地方，突有匪徒多人，焚擄鄉民，搶掠教堂，傷及梅教士並教民數人。已飭派隊保護，並電山西巡撫分途兜拏。等語。各省教堂、教士，朝廷一視同仁，迭經嚴降諭旨，飭令實力保護，不准稍有疏虞。乃該地方官奉行不力，致有殺傷教士、教民情事，實堪痛恨。著崧蕃先將疏防營縣據實嚴參，並會同岑春煊，迅

飭派出隊伍，勒限懸賞，將兇犯悉數擒拏，務獲懲辦，毋任漏網，以肅法紀而篤邦交。欽此。

(上諭檔)

一〇七九 著將平羅縣知縣等先行革職勒限獲犯事上諭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一九〇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內閣奉上諭：甘肅平羅縣屬下營子地方，匪徒焚掠鄉民，並傷及教堂教士一案，昨已有旨，嚴飭崧蕃會同岑春煊，迅速拿辦，並令先將該管營縣嚴參。茲據崧蕃奏，查明疏防各官請旨懲處各節，卸署平羅縣知縣王樹槐、現任平羅縣知縣李含菁、平羅營參將易慶安，著一併先行革職，帶罪勒限，將此案匪徒悉數擒獲，盡法懲辦。如逾限不獲，即將該員等永不敘用。該督務當督飭文武各官，認真搜捕，早日了結，並將各屬教堂、教士、教民加意保護，毋再疏虞，致干重咎。欽此。

(上諭檔)

一〇八〇 劉坤一為籌措賠款按月勻付事致張之洞電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一九〇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子刻，江寧劉制台來電。

急。武昌。張宮保：寒電篠到。賠款按月勻付，必須仍照奏減三成原案辦理，各省方可照七成籌

解，業經電部，請飭關道稅司，將原奏指抵之洋貨，并抽五免稅之貨完稅，常關歸稅司兼辦三項，按月勻攤，先期解滬。折漕省費一百萬兩，並已分電東、浙、蘇各照認數勻攤，提前解滬。具詳諫電，部尚未復。浙允照辦。東擬仍照原派十成辦理。又經電請仍照奏減三成之案，分別勻解，亦尚未復。至常關正額，各關均有常年經制解支之款，萬難抵作此次解款。惟目下尚難核見增收確數，而償期已迫，應先行勻派提解。諫電已議及之解款存滬應計息銀，與部見相同。昨已電請全權商辦，並電尊處。惟欲湊抵賠款，恐難辦到也。坤。嘯。

(端方檔)

一〇八一 劉坤一爲已請戶部分飭各關道勻解稅款事致張之洞電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一九〇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丑刻，江寧劉制台來電。

急。張宮保：洽電悉。賠款奉減三成原奏，指明洋貨足抽五等四項作抵。前因該四項須明年十一月收齊，上半年五月一期還款數鉅，奏准暫借洋債湊解。今賠款既按月勻付，則洋稅等三款，亦可由部照數攤派各關道稅司，按月攤勻，先期解滬，無須急借洋債，以免爲難耗息。昨已電請戶部分飭各關道稅司遵照。備詳諫電，當已達覽。俟准部復，再行奉達。折漕省費，亦已分電按月勻解。浙允照辦。東亦續電請仍照數勻解，尚未接復。蘇已電復按期勻解矣。坤。嘯。

(端方檔)

一〇八二 太常寺爲奏報先農各壇勘驗情形摺已奉硃批事咨內務府文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一九〇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太常寺爲咨行事。

本寺具奏，先農各壇勘驗情形，應行修補各事宜一摺，於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初一日拜發，十六日接到原摺，初八日奉硃批：著派世續摺節承修。欽此。相應鈔錄原奏，移咨貴府查照前咨，迅速製補，免致貽誤可也。須至咨者。

右咨內務府。計原奏一紙。

（內務府檔）

附件：太常寺奏報先農各壇勘驗情形並請派承修大臣摺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初一日（一九〇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奏爲壇內兵隊一律撤盡，謹將勘驗情形暨應行修補各事宜，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

竊臣寺十月十七日准外務部咨稱：

先農壇美兵於十八日十點鐘全撤。當即督率司員，親往勘驗。查天神、地祇、太歲、先農各壇，雖不無缺損之處，而規制尚稱完整。其祭器存有銅製各件，餘多損失。

除土木工程由承辦要工大臣奏明估修外，所有應補祭器，謹按照則例及原簿所載，即行分咨各該衙門，擇要酌量製補，期無貽悞。

臣等更有請者。此次亂後，應修祭器件數之多，實從來所未有。臣寺懍遵諭旨，先後咨催各該衙門妥速製補。惟太廟、社稷壇兩處應修祭器，經承修各壇要工大臣。前工部尚書臣張百熙等會商臣寺勉力籌辦，其餘壇廟各處，尚無頭緒。據各該衙門聲稱工鉅款絀，亦屬實情。屢經臣寺一再咨催，空文往返，徒延時日，將來恐致貽悞典禮。臣寺雖無製造之責，而職守所在，焦灼實深。查例載：壇宇大修工程在千兩以上，應奏請欽派大臣估修。良以責成專則事易舉，歷經遵辦在案。竊維規制陳設，事同一律，此次祭器繁重，辦理為難，惟有籲懇天恩，俯念各處祭器工費浩繁，做照各壇廟大修工程成例，簡派承修大臣，專司經理，以一事權而杜諉卸。庶認真督辦，通盤合籌，將來各祀典次第舉行，不至或有貽誤矣。

謹將先農各壇勘驗情形暨修補事宜，恭摺具陳，所有祭器件數繕列清單，敬呈御覽，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內務府檔)

一〇八三 劉坤一為戶部轉飭各洋關常關勻解賠款事致各督撫電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一九〇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下午九點鐘，南京來電。

蘇州、南昌、武昌、安慶、濟南、開封、福州、長沙、西安、迪化、蘭州、桂林、雲南、貴陽、成都、廣東、杭州。各省制台、撫台：賠款改爲按月勻付，各省應照奏減三成之案，籌足七成，分十二次勻解。昨因行在戶部寒電，有全權來電，南洋等省電請減成緩解，恐致參差貽誤，令各省各將撥定數目，勻作十二次，先期解滬之語。當查各省賠款，甫經籌辦，均未收有現銀，頃改月解七成，已慮不支，若照原派，必致貽誤。電達軍機處、戶部，請將原奏指抵三成之洋貨足抽五、免稅之貨完稅、常關歸稅司兼辦三項，由部分飭各關道稅司，照數按月先期解滬。

頃准樞復蔭電開：諫電悉。常、洋各關收數，昨據全權來電，稅司僅派員稽核，稅銀仍歸華官經收，聽候撥付等處，但飭南洋所屬常關各關，查明自赫德經辦之日起，截至本年十一月底止，收得若干，按月照數勻解交滬道，以便屆期彙付銀行。其餘各省常、洋各關收數，亦由戶部分別電令查明，按月勻解滬道矣。除分飭南洋所屬各洋關，並江海、蕪湖、九江三常關遵照撥解外，查各省各常關何處改歸稅司兼管。敝署無案可稽。請電飭所屬各洋關，並現歸稅司兼管各常關，一體遵照樞電，查明照數勻解。仍祈將各關認解銀兩，照平申足庫平數目，先行電復。坤。效。

(端方檔)

一〇八四 張之洞爲飭即銷售籤捐彩票以籌賠款事致黃岡縣令電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一九〇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萬急。致黃岡。寶令：洽電悉。賠款緊急，籌議數十次，各種辦法皆不可行。本月十三日，又奉到電旨，極爲嚴切，有試問能當此重咎否之諭〔一〕。惟有於丁漕項下按糧勸捐，並於通省各州縣開辦房捐，凡租房與人開店鋪者，及鋪戶係自己房屋者，皆須按月認捐。或按上戶、中戶辦理門牌捐。數日內卽定議通行。若該縣籤捐彩票能全數銷售，卽將各項丁漕捐、房捐、門牌捐及已辦之鋪捐，全行停免不辦。該縣紳商所以銷票不能甚踴躍，意以爲丁漕捐與無田之紳士商賈無干也。不知房捐、鋪捐、門牌捐，豈獨農民出錢乎？該令速傳諭各紳董、剴切勸導，領銷各票，既集部款，以免累民，勿貽後悔。電到卽速遵辦，並電復。督院。效。

（端方稿）

一〇八五 袁樹勛爲請飭照解部派第一期賠款事致張之洞等電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一九〇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下午四點鐘，上海來電。

武昌、長沙。督、撫憲鈞〔鑒〕：戶部洽電，公約賠款每年兩次交付，惟應將全年本利勻分十二個月，按月交銀行收存。本年臘月二十二日，係第一次交銀行定期，大局攸關，萬難延誤。部庫騰出之的款三百萬內，加放俸餉鄂十萬，旂兵加餉湘、鄂各十二萬，加撥邊防經費湘一萬六千、鄂三萬二千、江漢關

〔一〕此電旨見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義和團檔案史料》下冊，第一三三九—一三四〇頁。

兩萬，漕折湘、鄂各十二萬，飭道分電各省，各按所派款項數目勻作十二次，按月先期解滬，轉交銀行。等因。乞分飭照解弗遲。至叩。樹勛。皓。

(端方檔)

一〇八六 著崧蕃撫卹平羅縣被戕教士並趕緊將案犯拏獲事上諭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一九〇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內閣奉上諭：甘肅平羅縣屬殺傷教士、教民一案，業經降旨，將該管地方官革職，帶罪勒限嚴拿匪徒，務獲懲辦。茲據崧蕃電奏，探報梅教士及教民等四人，已因傷身死，現在添派道員張廷楫前往會查，督緝兇犯，並妥為保護。等情。地方文武官弁，皆有保護教堂、教士之責。似此防範不力，致該教士等因傷斃命，朝廷深為矜憫。著崧蕃立即妥為撫卹，並將此案兇犯趕緊拏獲，即行正法。該管之員王樹槐、李含菁、易慶安，業經降旨革職，如再不獲犯，著即照約永不敘用。欽此。

(上諭檔)

一〇八七 行在戶部為飭各關按月提成彙解賠款事致各將軍督撫電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一九〇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一)

(一) 原件無日期，此係據電文之內容推定。

光緒二十七年 月 日，行在來電。

四川、蘭州、武昌、保定、廣東、雲南總督，福州將軍、總督，貴陽、桂林、廣東、杭州、安慶、長沙、太原、濟南、開封、武昌、西安、迪化、南昌、雲南巡撫。本部囑電，已令各省將所屬洋關即歸稅司兼辦之常關查明，自十月開辦起，增收稅銀若干，按月提出匯滬。現據江督囑電，稅司仍照向章籠統關報，未能將增收之數指出。等因。應令各該關自十月起，暫按每月收數提出二成，先期匯滬。俟核明增收確數，另行分派勻撥。再，此次賠款係還關平，每百兩須加補繳庫平一兩六錢四分二釐。各省關凡匯解前項賠款銀兩，務希核明，照數補足，一併交商匯滬，以免支絀。行在戶。號。

(端方檔)

一〇八八 奎俊奏報全省耶穌教案一律辦結片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一九〇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二)

再，查光緒二十六年川省法國教案一律辦結，業將償卹銀數奏咨在案。惟時英國耶穌教民亦有波及，因各屬牧師、教士多已出省，故未議結。現已陸續回川。查上年英國教民被匪擾累者，眉州教民七家，丹稜縣教民十八家，榮縣教民三家，郫縣教民五家，名山縣教民一家。已將滋事各犯嚴飭各屬分別拿辦。茲經各州縣與教士、教民先後將案議結，共計卹償需銀四千三百兩。據洋務局司道詳請奏咨前

〔一〕原件無日期，此係據《外務部檔》同一奏片之副本而補。

來。奴才覆核無異。所有光緒二十六年川省英國教案一律辦結暨郵償銀兩數目，除咨外務部、戶部查照外，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

硃批：該部知道。

（官中硃批奏摺）

一〇八九 劉坤一爲抄送與全權磋商償款電文事致張之洞電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一九〇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劉制台來電。

武昌。張宮保：全權號電云，篠電悉。賠款按月預交，算回利息，並飭總稅務司向各使商索，尚未得復。諫電各省祇能籌解七成，固是實情。惟賠款按月交付，載在公約，萬不能改。除七成已認籌措外，下餘三成，無論如何爲難，務須設法挪墊，如期解足，以免失信外人。另商戶部按照諫電所指四項，分飭專款存儲，積有成數，隨時撥還各省三成墊款。至商借洋款一節，現無抵款，恐難借到。如尊處確有把握，亦可藉以騰挪。仍希電復。

當電復云：號電悉。賠款既改月付，自應算回利息，請再催復，免致受虧。各省因財力不逮，是以奏減三成，所有抵解三成之洋常稅、折漕四項，除折漕一項，業由敝處分催勻解外，昨接樞戶先後來電，常稅、洋稅南洋所屬各關，由敝處電，餘由戶部電，均令將自加足抽五，及改歸赫辦起，至十一月底止，

收得若干，按月照數勻撥解滬。業已遵照辦理矣。茲奉尊電，辦法又有不同，應俟尊處商准戶部分電各省照辦。總之江南之款，無論如何斷不貽悞，第請早示準繩耳。他省非所敢知。謹聞。坤。馬。

(端方稿)

一〇九〇 著內外臣工力杜虛糜並切實聯固邦交整飭內政事上諭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一九〇二年一月一日)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內閣奉上諭：

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上年京師之變，蝨賊內訌，激成大變，震驚九廟，國步阽危。皇帝奉予西狩，始念亦不及此。創鉅痛深，蓋無時不引咎自責。幸賴轉旋大局，宗社復安，此皆仰仗列聖寵靈渥荷，上蒼眷佑，得以挽回厄運，保此丕基。茲者乘輿遄返，七鬯依然，欽感之餘，彌增悚惻。懲前毖後，惟有恐懼修省，庶幾克篤前烈，以敬迓天庥。若復徼幸圖存，宴安逸豫，尚安有興邦之一日？

此雖時局粗定，而畿輔黎庶屢遭蹂躪，僅有孑遺；秦、晉一帶，時苦旱荒；東南則濱江數省，皆被水患。憫念吾民，瘡痍滿目。值此國用空虛，籌款迫切，何一非萬姓脂膏？斷不忍厚斂繁徵，剝削元氣。深宮薄於自奉，一切減省，常願以節儉爲天下先。除壇廟各處要工已飭覈實估修外，其餘可緩之工，應裁之費，皆應力杜虛糜。

至於聯固邦交，修明內政，舉凡利所當興，弊所當革，我君臣上下，務在同心協力，切實講求，次第舉行，認真整飭。庶幾交相咨儆，安不忘危，永矢憂勤惕勵之誠，痛除粉飾因循之習，實事求是，同濟艱難，無怠無荒。爾內外大小臣工，其與朝廷共勉之。欽此。

(上諭檔)

一〇九一 胡燏棻爲將團首趙六等正法並抄送供詞事咨刑部文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一九〇二年一月一日)

欽命頭品頂戴·襄辦京畿地方善後營務事宜·候補部堂胡，爲咨明事。

照得本公所衛隊會同京營官弁，拿獲土匪吳喜即小吳又名張永順、李文山即李禿子，該二犯隨同著名巨匪宛三，或搶劫戕殺多人，或商謀報復，迭次殺害人命，姦佔民女。又趙六一犯，與逸犯李其明等糾集多人，設立義和團，勒逼捐項，強拿錢糧等物，並放火燒燬舖房，殺害人命，擅入官宅，捆縛家人，搶掠一空。又步軍統領衙門送到英、美教士指交團匪周五虎一犯，與逸犯張旺興等設立義和團，招集團匪一百餘名，殺害教民婦女、幼孩多名，並放火燒房、搶掠衣物。以上四犯，先後發交委員分別研訊，各犯均供認不諱，取有供招存案。

查該犯等實屬情兇勢惡，形同亂民，法不容誅。當經本部堂將各犯供詞鈔錄呈請慶親王示遵，奉諭均應照章就地正法。已於十一月十九日，將吳喜、李文山、趙六、周五虎等四名，一併在本公所驗明

正身，綁赴齊化門外教場梟首示衆，以昭炯戒。

除吳喜案內餘犯李四等情節較輕，訊明分別定擬並彙奏外，相應鈔供備文咨明大部，請煩查照。須至咨者。計粘鈔供一紙。

右咨刑部。

(刑部檔)

附件：京西小屯村團頭趙六等供詞

〔前略〕

趙六供：

我係宛平縣人，年四十三歲。在京西小屯村迤西牛王墳居住，種地度日。上年五月初間，我與素識在逃的張大狼子、李常瑞、李其明商量，在小屯東廟設立義和團壇場，邀集附近村人二十餘名赴壇練習。李其明爲大師兄，我與張大狼子、李常瑞均係團頭。經過一切事務，所有用費，均是我們團頭向各戶勒捐。五月十三日，有四平台靈光寺及新莊兩團送來轉牌，邀約我們幫助前往門頭村上坎地方，將彼處洋棧房燒毀。我們隨列隊行走，到彼將一所洋棧房焚燒。因看守洋房之屈順母子係爲洋人服役，我們各用刀槍將屈順等母子二人砍扎致死。是月二十一日，因勒捐不遂，我同李其明、李常瑞強索龐家莊龐姓家現錢五十吊、小米二斗。又強拿牛王墳安姓家錢糧等物。

嗣經調赴城內劈柴胡同小府內義和團糧餉處駐紮。五月二十五日，我們團衆走至劈柴胡同口外迤北地方，見路東有一蠟舖，帶賣洋藥，欲向藉端詐索，隨將舖夥捆縛三人，內有一人不肯燒香，我們即捏稱此舖是教民所開，隨舉火將該舖燃燒，並砍殺舖內一人。六月初一日，有糧臺文案處辦事人高姓，並先不認識之陳姓，向我與李其明告稱，化石橋居住之胡宅前經辦理鐵路，現聞有洋人在彼藏匿。我與李其明即邀同在彼駐紮之船營、青龍橋、冷泉、安河橋等村各團一同前往時，這安河橋團頭趙旺赴海甸有事，並未在場。我們即到胡宅各處搜尋，並無洋人，隨將看房之家人四名捆縛，連宅內所有家具等物全行裝運車上，一併帶至小府，用刀向胡宅家人威嚇，令其供說伊主人奉教。晌午時趙旺回來查見，嗔斥我們辦事荒唐，將來恐怕惹亂，當即商量設法一同向文翼長回明，將捆縛之家人四名交該管地面保釋，其拉來的家具等物，李其明等意欲大家夥分，經趙旺攔阻，不准分散，隨均送交莊王府暫收，取有收條。張大狼子拿去之瓷器、胰子盒、茶碗等物，李其明拿去單夾衣服數件，李常瑞拿去寶石頂珠、衣服一包，我拿走匾額、衣物並別團拿走各件，均係乘便攫取，現時記憶不清。至七月間洋兵進城，我們均各逃散。今被查拏解案，贓物早經變賣，實難呈交。李其明等逃往何處，我不知道。所供是實。

周五虎供：

我係大興縣人，年四十九歲。在東壩村居住，斗行生理。上年五月間，我與在逃的張旺興、孫四、鄭輝、李大、李四等商量，在東壩娘娘廟內設立義和團，招集村人一百餘名，在壇習練。是月不記日期，有鋸子房義和團師兄任姓給我們壇上送信，說彼村居住的菜徐、畢四、趙姓均係教友，伊因同村熟識，

不好動手，邀我們前去。我即同張旺興、孫四等前往鋸子房，將葉徐的女人、幼女及畢四三人各用刀槍砍扎致死。趙姓聞信逃跑，我們將其房屋燒燬，搶得衣服、家具等物，攜回壇上，大家俵分。

六月間，我們團衆進城，赴莊王府掛號，走至齊化門外，有該處義和團約同我們，將奉教的旗人常姓妻女幼孩三口砍死。至七月間洋兵進城，我們隨各逃散。不料被英國、美國教士訪明，將我拿獲，由提督衙門解送案下的，今蒙審訊。至教民張珍被殺之事，我不知道。猪客人被害一案，我曾爲說合息事。所供是實。

(刑部檔)

一〇九二 著崧蕃撫卹平羅縣被戕教士並將獲犯審實正法事上諭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一九〇二年一月二日)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內閣奉上諭：平羅縣屬教案，業經迭降諭旨，嚴飭速辦。茲據崧蕃續奏，彭教士復因傷斃命，現已捕獲賊犯四名。等語。著崧蕃仍遵前旨，將該教士妥爲撫卹，所獲兇犯，審實即行正法。其餘各犯，仍趕緊督飭嚴拏，務獲懲治。欽此。

(上諭檔)

一〇九三 崧蕃爲彙送平羅教案電奏事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一九〇二年一月三日）

欽命頭品頂戴·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陝甘等處地方軍務糧餉兼理茶馬·管巡撫事崧，爲咨呈事。

案照本督部堂於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致行在軍機處電：冬月十三日，據甯夏鎮府暨平羅縣營文武飛報，本月初三日夜間，縣屬下營子地方，有匪徒多人，焚掠鄉民，並入教堂殺傷教士及教民數人。等情。當經限行嚴飭派隊保護。卽會同前派駐紮三道河各隊，分途兜拿，並電外務部查照暨山西撫臣會捕在案。查各屬教堂，屢經導旨嚴飭該管地方文武加意防護，並派隊扼要協防，宜如何設法保全，以睦鄰誼。乃值此功令森嚴之際，仍出此劫殺重案，實屬保護不力。除將卸署縣王樹槐、現任縣李含菁、平羅營參將易慶安先行摘頂，勒限懸賞，選派得力兵差，會同各防營分路搜捕，務將此起匪徒悉數拿獲，盡法懲辦。惟甯夏距省千餘里，向不通電，又值各路裁營散勇，難保無閒亡乘隙滋擾，應俟查明確切情形，再行奏辦外，謹先電請參辦。伏乞代奏。諫。印。

並十九日，准行在軍機處電開，十一月十七日，內閣奉上諭「上諭見前——編者」欽此。印。等因。奉此。又於十九日，電致行在軍機處。中堂、大人鈞鑒：篠電謹悉。平羅縣屬下營子匪徒殺傷教

士、教民一案，已據甯夏鎮府縣探報情形電達外務部，先將平羅縣營文武摘頂，由諫電奏參，並派隊勒限懸賞購捕暨咨晉撫會緝在案。適甯夏道志崇，因二道河教案到省面稱，在甯教士索款太鉅，又不作主，必俟閔教士等到甯，始能擬結。等語。當飭該道星夜回署，督率緝兇嚴辦去後。旋據派差探報，下營子梅教士及教民等四人，已因傷身死。等情。查甯夏距省千餘里，府縣親往勘驗確情，尚未報到。現又添派候補道張廷楫，率領隨員、親兵，兼程馳往會查起衅根由，並督緝兇犯，妥爲保護。應請將卸署平羅縣王樹槐、現任李含菁、平羅營參將易慶安，先行革職留任，督捕匪犯，務期悉獲究係如何劫殺實情。俟嚴催確查續稟，再行具報。謹電請代奏。效。印。

於二十日內閣奉上諭「上諭見前——編者」欽此欽遵。轉行在案。

茲據甯夏府崇守、平羅縣李令稟報，勘驗鄉民及教堂被搶財物，傷斃梅教士及教民等共四人暨彭教士、教民小傅等五人受傷，分別醫治。並接彭教士洋紙稟緘一件，均經摘要電達。

所有先後電奏及彭教士原信，相應抄錄粘單咨呈。爲此合咨呈貴部，謹請鑒照施行。須至咨呈者。計抄呈彭教士原信一紙。

右咨呈外務部。

附件：彭教士爲平羅教案事稟陝甘總督文。

(外務部檔)

大清欽命大法國傳教士彭壽年稟制台上憲大人轅下得化日隆。敬稟者：

爲殺人放火、得財傷主事情。因十一月初二日日落上燈之時，忽闖進逃兵數十餘名，手拿鋼刀，將梅教士砍死，殺死男女教民三人，又傷教民男女五名，輕重不一。火燒教民胡禮房屋柴草。敝教士身代〔帶〕重傷數處，難以自寫洋文，叫教民代寫華文爲憑。逃兵速掠銀兩、財物、騾馬、火器，逃走北口外。差人到平羅縣王縣主堂上喊冤，王縣主不准，定要紙筆，不准喊冤。教民没法，復回堂內。可憐逃兵已將銀錢掠淨，無有一文。二次進城，剥下衣襖當錢，寫下呈紙。初四日上燈，專到王縣主。王縣主初五日讒〔纔〕差來差人數名，到堂查看以畢，走去不理。男女教民看此光景，恐其黑文來到官衙，便叫遠離他方，無法可也。初六日，差人去稟府大人，大人已經〔經〕聽見，請得馬步兵百十餘名，正要起身。一見教民所稟，立傳教民再再安尉〔慰〕，飛代〔帶〕馬步兵立時日夜趕到教堂看明，立時差馬兵五十名速拿凶犯，步兵五十名安在教堂保護，將好藥醫治敝教士。教士、教民見府大人作主，辦得快極，教民各回其所，安平民心，各行辦事。府大人爲教堂出力盡心，以後萬不可難爲他。教士、教民因感府大人恩，此時不得不稟明制台上憲大人作主，敝教士將來有靠，感恩不淺。

（外務部檔）

一〇九四 世續等爲抄送奏報弘仁寺等處損失摺片事行在內務府片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一九〇二年一月三日）

欽派留京總管內務府大臣世、文，爲片行事。

本府具奏，弘仁寺等廟宇拆毀情形，並道錄司遺失印信摺一件，續查銀庫遺失器皿片一件，於十一月二十三日拜發。相應鈔錄原奏，片行貴大臣查照可也。須至片者。計粘原奏。
右片行行在總管內務府大臣繼。

(內務府檔)

附件一：世續奏報京城寺廟被洋兵焚佔情形摺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一九〇二年一月二日）

奏為奏聞事。

竊據僧錄司、道錄司、喇嘛印務處報稱：上年各國洋兵入京，弘仁寺、仁壽寺、大光明殿、天元閣以及東、西長安門外四帥廟，均被焚毀。至天慶宮、慧照寺、化成寺，劃入教堂、使館界內。並據護理印務道官顧巨祥報稱：該道錄司印信遺失，呈請補鑄以昭信守。等因。先後呈報前來。除香供等項暫擬停發外，所有道錄司印信，擬由奴才衙門知照禮部補鑄，再行頒給。謹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再，奴才繼現在隨扈，未經列銜。合併聲明。為此謹奏。

(內務府檔)

附件二：世續奏報續查銀庫失物情形片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一九〇二年一月二日）

謹片奏，現查廣儲司銀庫冊存各項，續經查出遺失各件。計失：

八成淡金小盤二件。小碟一件。又銀小碟二件。滿達三個。小盅七個。牙筋八雙。烏木筋一雙。擬即註冊開除。爲此附片奏聞。

(內務府檔)

一〇九五 張之洞爲另籌各省攤解辦法請聯銜會奏事致劉坤一電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一九〇二年一月四日)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午刻。

萬急。致江寧。劉制台。尊處與樞、外、戶、東辯論賠款事，九電俱接到，深感蓋籌，至公至厚。忽奉漾旨〔二〕，仍解十成，惶駭無措。目前斷難請減，而全年十成，各省必不能支。竊一辦法，可否請公再聯十一銜會奏，請明年上半年以前暫解十成，俟四五月之交，各省上半年洋關增稅、常關盈餘必可算有確數，至折漕一項，本有定數，合計四項敷三成，即留抵下半年之三成，各省下半年即只解七成。如只敷兩成，各省即解八成。俟十一月內再行核計，如四項足敷幾成，即留抵後年上半年幾成。似此先有徵收盈餘之款，再減各省攤解之數，外務、戶部均可放心。而各省只解上半年之十成，其力亦可稍紓。

惟折漕一項，乃係奉旨改章所省，並非外省自籌，似應各省均霑其利。其常關盈餘，亦係改章所

〔二〕漾旨見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義和團檔案史料》下冊，第一三四三頁。

增，亦不應作爲一省私款。尊電極爲正大。此次諭旨，既有年終彙計常關、漕折確數之語，似已劃分明晰。可否聲明將蘇、浙、東三省折漕所省，及常關盈餘解滬另存，仍許公霑，以昭平允。

蓋洋關增收，惟沿海多收進口洋貨稅者，可得鉅款。長江內各洋關，專恃出口土貨稅，每年進口洋稅多則數萬，少則數千，安得增加許多哉？敢請迅賜酌核，電商各省會奏。或一面電奏，一面電知各省，必皆樂從，較爲迅速。至按月解滬利息不少，尊電前已計及，似亦應請外務部切實核算。

公東南領袖，物望所歸，務望於無可設法之中，量爲補救。減一分解款，卽蘇一分民力，同深感禱。祈速示復。有。

（端方檔）

一〇九六 都察院爲迎鑾職官投遞職名事行內務府片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一九〇二年一月四日）

都察院爲片行事。

准留京辦事處片稱：現在回鑾在卽，所有各部院官員，前往馬家堡、永定內至天橋一帶等處，跪迎聖駕。行院酌定處所，接收職名。等因。所有各部院官員，跪迎聖駕，應行投遞職名，屆期赴壇窪東西、天橋東西本院帳房共四處投遞。其由馬家堡接駕各員，應就近由五城查收。相應知照貴衙門遵照。仍先期造冊送院可也。須至片者。

右片行內務府。

(內務府檔)

一〇九七 步軍統領衙門爲各官員迎鑾行進路綫事行內務府片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一九〇二年一月六日)

步軍統領衙門爲片行事。

十一月二十五日，慶親王面奉諭旨：二十八日聖駕廻鑾。自王、貝勒、貝子、公，以及文武各衙門迎鑾堂司官員，凡車馬均不得由正陽門出城，俾免擁擠。其居住左翼者，出崇文門。居住右翼者，出宣武門。等因。欽此。相應知照貴府欽遵可也。須至片者。

右片行內務府。

(內務府檔)

一〇九八 內閣留京辦事處爲飭部院司員各回當差事致各衙門知會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一九〇二年一月六日)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欽派內閣留京辦事處爲知會事。

本月二十八日聖駕回京。留京辦事大臣於二十九日恭摺覆命。所有前派各部院幫同辦理司員，

均自二十九日起，各回原衙門當差。相應知會貴衙門，轉行知會派出各員可也。

(內務府檔)

一〇九九 行在神機營爲定期拔隊乘車回京事咨京都神機營文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一九〇二年一月七日)

行在神機營爲咨行事。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准軍機處鈔交，軍機大臣面奉諭旨：神機營兵隊抵正定後，著蘇嚕岱即行督飭擇地駐紮。其虎神營兵隊，亦著蘇嚕岱暫行接管，一同駐紮。統俟十二月初旬回京。務將該兩營弁兵嚴加約束，毋任滋擾。將來乘坐火車，不准爭擠生事。如敢不遵，惟該副都統是問。欽此。鈔交到營。自應欽遵辦理。本營現擬於十二月初一日拔隊，乘坐火車回京。

除咨行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轉飭鐵路公司，屆期備妥車輛，以便啟程外。相應咨行京都神機營查照可也。須至咨者。

右咨京都神機營。

(神機營檔)

一一〇〇 追贈珍妃爲貴妃位號事懿旨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一九〇二年一月八日)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內閣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上年

京師之變，倉猝之中，珍妃扈從不及，卽於宮內殉難，洵屬節烈可嘉。加恩著追贈貴妃位號，以示褒卹。該衙門知道。欽此。

(上諭檔)

一一〇一 外務部庶務司擬爲已飭嚴拿平羅案犯等事致法使照會稿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三十日(一九〇二年一月九日)

庶務司呈，爲照復事。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接准照稱：平羅縣屬匪徒殺傷教士、教民一案，皆由該處官員巡查不力。惟貴爵早經行飭該省，妥爲奉行，本大臣並不存疑。故此次未任其保護居住該處西人之責，其咎全歸甘省各該有司。至久懸未結之案，特爲提指歸化城賠卹各節，本大臣早飭教士、司鐸等秉持和平。請迅飭該處地方官，妥速與商，早日了結。等因前來。

查平羅縣屬出此重案，朝廷極爲惋惜。是以迭降嚴旨，將保護不力之該管文武各員革職，勒限拿辦匪徒，並飭下陝甘總督妥爲撫卹。現已捕獲兇犯四名，其餘各犯，正在趕緊查拿，務獲懲治。想此案如此認真辦理，當可早日就緒。

至歸化城賠卹各節，經貴大臣飭教士等和平與商，足徵敦睦爲懷，本爵實深佩慰。現接綏遠城將軍來文，塔拉特旗教案業經議結，當另文照會。此外未結之案，一併嚴催各省作速辦竣，以副貴大臣殷

殷之雅意。

嗣後凡有教堂處所，應飭令該管地方官加意保護，遇事持平辦理，總期民教相安，勿再生事。本爵與貴大臣同此厚望也。須至照復者。法國鮑使。

(外務部檔)

附錄：法使爲催辦平羅教案及各省教案事致奕劻照會

一九〇二年一月三日(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大法欽差全權大臣·駐劄中國京都總理本國事務鮑爲照會事。

於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九、二十二等日，接准照稱：陝甘總督電，平羅縣屬下營子地方，有匪徒多人，鬩人搶掠，殺傷梅教士及教民數人。等因前來。

接閱之下，本大臣查平羅地方乃係該省官員及營隊駐紮之處，現在該處出有如此重案，足見巡查不力已極，在本大臣甚爲悼憤之至。緣該處一帶情形，係屬可慮，務宜嚴加設法，以防意外。本大臣業於七月十三、八月十三、十月三十等日，屢向貴爵提憶，而貴爵早經行飭該省，妥爲奉行，本大臣並不存疑。故此次未任其保護居住該處西人之責，其咎則全歸甘省各該有司矣。在本大臣現借撫奈，不得不將此次命案信息，奉達我國國家。惟我政府於去歲變亂之餘，懷有不致再生滋擾及所應保護教士之望，而目下我兩國甫經言歸於好，復出此案，必亦悼憤。且所有飭下嚴行搜拿兇犯之令，在本大臣亦應

隨時奉達我國家矣。

以此而論，設能將各省久懸未結教案，作速辦竣，則易於本大臣與貴爵協力解釋嫌怨，裨益實多。此等教案之中，本大臣特爲提指歸化城賠卹各節，係屬利〔理〕應早日了結者。況商辦此等教案，在本大臣早經轉飭教士、司鐸等，秉持和平之心，而在教士等，亦必深願援照公允，速爲蕆事。無如地方官延擱與商，教民困苦日盛，雖經教士等竭力設法撫濟，深恐被患無依者內，有以自產爲切，情急干犯。是以迅飭速將此等教案，乃係當務之急，諒在貴爵洞悉之中。如此辦理去歲變亂，既係本大臣與貴爵一心怨痛，此等痕蹟如何湮沒，則彼此愉悅矣。須至照會者。

右照會大清欽命總理外務部事務·和碩慶親王。

（外務部檔）

一一〇二 近期中外交涉情形節略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一九〇一年十二月）〔二〕

謹將近日情形，分條臚列如後：

一、兩宮西巡以來，一載有餘，天下臣民，無日不以回鑾爲盼。自京師和局告成，始定期八月二十四日，由陝啟鑾入豫，至十月初二日，駕幸汴梁駐蹕一月。於本月初四日，由汴啟鑾回京。刻已駕抵直

〔二〕 原件未具姓名及年月日期，此係據其內容推定。

隸之趙州。聞車駕有定於下月初可以抵京之說。普天之下，重覩昇平，當無不同聲稱慶也。

一、和議大綱十二款，業由全權大臣與駐京各使逐款磋商，早經簽押。惟第十一款改訂商約稅則等事，因條目紛繁，必須熟察情形，方有把握。故於和約定後，留待續議。前經簡派盛大臣宣懷爲商稅大臣，辦理此事。各國因亦派員來華會議。近日英國所派專員麥開業經到滬，曾函請盛大臣訂期開議。聞盛大臣因病未全愈，並屆西國年節，商請從緩。又聞麥開所奉英主勅書，載有全權及議定即予簽押字樣。而盛大臣所奉諭旨，則無此字樣。恐將來開議時，尚須將此節聲說也。

一、上年拳匪之變，全球震動。俄人乘各國佔據京津之時，以保護東三省鐵路爲名，借端開釁，屯兵佔地，勢將久假不歸。嗣因英、美、日本三國從中干預，力沮俄謀，方有撤兵還地之說。然延宕至今，迄無定議。傳聞李傅相未故時，業與駐京俄使訂有約款數條，電奏行在。因朝廷未允簽押，遷延不果。至其所訂約款有何關礙之處，言人人殊，未便據以臆斷。近得北京來信，言該約所訂各款業已探得大略，雖非全稿，然未必盡出無因。爰爲節錄如下：

第一條，中國現與俄國永立和睦邦交之新憑據，故允將東三省俄兵佔據之地，歸還中國，所有自主管轄之權，與俄兵未據以前無異云云。

按俄人圖佔東三省，蓄意已非一日。今陽以歸還爲名，而種種要挾，殊出情理之外。是已將自主管轄之權隱然佔奪，乃猶謂與俄兵未據以前無異，避其名而居其實，其存心叵測之處，於斯畢露矣。

第二條，中國允准東三省及中俄交界地面，不再有去年之變亂及他國之變亂。俄國允將駐兵陸續

撤退。其撤退次序，以三年爲期：第一年撤退盛京西南段及遼河各兵，第二年撤退盛京其餘各兵，第三年察看可撤與否，再撤吉、黑兩省之兵。

按此條所載撤兵年期，第三年察看可撤與否一語，極爲含混。究竟吉、黑兩省地方如何則可撤，如何則不可撤，既未明白聲敘，將來勢必藉口拖延，此意中事也。

第三條，中國在東三省需用兵額及駐紮之地，除指定應許鐵路公司地段外，必須將軍與俄督酌定。已定之後，不得再增。至東三省巡察之權，准由中國所派兵隊及巡捕辦理。惟兵捕不得用炮。

按東三省既還中國，自當由中國派兵管理，若約中之意，既限中國之兵額，又限屯兵之地，一若保護鐵路外，中國均不得干預者。而俄國駐兵之多少，利益之若何，則絕未言及。是明明以屬地視東三省，故必限制華兵，爲俄人得步進步之計也。

第四條，俄國允將山海關及營口鐵路交還中國，所有去年修理保護之費，概由中國償還。下附子目四條：一、中國管理此路，應照前年英俄所訂和約及原定該鐵路公司章程辦理，不准添築支路及展長原線。二、此路保護之責由中國自認，不得任他國兵隊駐紮。三、不准在遼河造橋。四、現在鐵路盡頭處，不准擅自移動。

按鐵路爲一國大利所在，中國以不能自造，遂致全國鐵路均爲他國代築，然從未有不准添造及種種挾制者。乃俄人公然言之，是又奪我造路之權也。至末段所載礦務一事，雖未全許，將來總是中俄合辦之局。

合觀以上各款，如果確實，是俄人雖名爲歸還土地及管轄之權，實則管理地方及屯兵、造路、開礦，事事均爲牽掣。今各國屯兵天津，均視俄約爲進退。假使一一照允，恐各國必援利益均沾之說，從而效尤，後患何堪設想。諒全權大臣必能善爲處置也。

一、探聞慶邸、王中堂兩全權大臣自由行在回京後，擬將東三省事於兩宮未到京以前，先行議結。故已於十一、十二兩日，偕赴俄使署，與俄使賴沙開議。俄使仍欲照李傅相原擬約稿辦理。聞兩全權因英、美、日三使力勸廢約，並有願任調停之說，而英使薩托又爲代籌俄事四條：一、兩宮回京後，卽向俄人收回東三省管理之權及關稅之權。二、牛莊鐵路管理之權，屆時亦應一律收回。惟俄人從前修築費及管理費，亦應償還。三、須向俄人聲明，至遲明年一年之內，俄兵當一律撤回，不得在東三省駐紮。四、以上三項，如俄國不允，可請各使出場公議。等語。兩全權得此臂助，遂力請俄使將所索各款再行改訂。竊謂以上所聞，如果確實，則東三省一事或者可望轉圜也。

一、前得京信，言袁制軍於上月杪赴京時，曾照請各使將天津都統衙門撤去一事。茲得續信，言各國之意，以中國尚有種種交涉未了，須俟駐津各國統領會議及北京各國交涉一律完結後，方可照允云。按和約簽押以來，交涉各事均已逐漸清理，所云尚有未了者，明明指東三省而言也。

一、上年因北省之事，各國以保護商民爲言，均派兵來滬，分段駐紮。雖有事平以後卽當撤兵之說，然因各國彼此牽制，至今仍未撤退，且有遣兵更替者。不知是何意見也。

(外務部稿)

一一〇三 盛宣懷爲英使交來商約條款事致劉坤一等電

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二日（一九〇二年一月十一日）

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三日申刻，上海盛大臣來電。

江寧、武昌督署：英使馬凱交來應議商約條款，目錄如下：一、外洋貨物牌號，宜註冊及保護。一、准外洋鹽納稅進口。一、中外五穀運出外洋，或通商彼口運至此口，宜方便。一、開新通商口岸。一、礦務、鐵路章程宜整頓。一、准洋人內地長遠僑居貿易。一、長江上游及廣東珠江宜整頓。一、中國郵政及電報宜整頓。一、出口貨如絲茶兩種，尤要其稅宜減，以便中國賠償新債。一、由此內地運至彼內地貨物宜免稅，有益於中國商務。土藥宜加稅以代之。一、銀兩平色宜一律，有利於中國。一、宜設海上律例，並設商律衙門。一、中國人買股分未付足應付之股本，宜照章付足。一、土貨出口三聯單鎮江章程宜修改，並推廣。一、關棧宜推廣，並廣加方便之法，以裝包出入口貨及復出口貨。一、上海會審衙門宜整頓。一、內河行駛小輪章程宜修改。一、子口單宜設法按條約所訂各款辦理。一、通商口岸指定何處須免釐之處。一、完稅存票常有舛誤，宜整頓。一、常關在通商要口須歸新關管理。一、輪船與民船所載貨物，由彼埠運至此埠通在一河者，或在該河分支者，進出口稅宜不徵收。

共二十四款。馬使云，各款均有詳目，隨議隨交。查各款內有萬不能允者，有可商改而宜設法防弊者。擬即先與逐條面議大概，隨時函電詳陳。並求將何條應直截駁回，何條可以商酌，迅賜電示，俾

有遵循。宜懷。冬。

(端方稿)

一一〇四 著載瀛照顧管教溥儀事懿旨

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三日(一九〇二年一月十二日)

軍機大臣面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溥儀回京後，著在載瀛府第居住，妥爲照顧，並隨時管教，不准與外人接交。儻出外滋生事端，定惟載瀛是問。欽此。

(上諭檔)

一一〇五 張之洞等爲必當遵旨分解所攤賠款事致軍機處等電

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三日(一九〇二年一月十二日)

致京軍機處、外務部、戶部鈞鑒：上月樞廷監電、戶部寒電、滬道轉戶部洽電，頃外務部先電，均悉。湖北攤派賠款一百二十萬，並戶部指明改撥加復加放俸餉、旗兵加餉、舊案漕折、加增邊防經費五項，凡鄂省應解之款，無論如何設法，如何爲難，必當遵照諭旨，勻分十二次，自本年十二月第一期起，如數解滬，斷不誤期。洞、方同復。江。

(端方稿)

一一〇六 松壽爲委員點交貢物事咨內務府文

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三日（一九〇二年一月十二日）

頭品頂戴·尚書銜·河南巡撫兼提督軍門松壽爲咨交事。

竊照本部院前准陝西巡撫部院升，移交該省恭備上用黃幄帳棚三架、車二輛、騾十頭。又河南呈進轎車三輛、騾九頭。前在開封面奉諭旨：俟抵京後，以上各件一律到齊，即行點交貴大臣查收。等因。現在陝、豫兩省恭備上用各件，均已先後到京。即派河南都司塞勒琿、守備張正斌，會同陝省原解委員·守備張永慶、千總屈耀宗，敬謹點齊送交。相應開單咨明貴大臣，請煩查照驗收、咨覆備案。須至咨者。

右咨總管內務府大臣。計粘軍一件。

（內務府檔）

附件：陝豫兩省貢物清單

陝省恭備各件，計開：

黃幄帳棚三架。龍床三張。龍椅三對。龍書案三張。坐褥三床。書案緯三條。椅搭六條。靠枕六個。圓毡三床。長毡七條。天棚一架。厠室一座。貢車二輛。藍哈喇袂幃子各一套。藍布單幃子

各一套。油布雨幃子代雨帳子各一套。藍紬裡幃子各一套。紅緞褥子代褥頭蒲蘆面各一副。轆套傢俱繩索各全副。騾子十頭。

河南呈進各件：

貢車三輛。藍幄夾幃子各一套。藍布單幃子各一套。棉綢裡幃子各一套。藍緞褥子各全副。轆套傢俱繩索各全副。藍布大帳子一副。騾子九頭。

(內務府檔)

一一〇七 外務部庶務司擬爲平羅案犯礙難牽引事致法使照會稿

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三日(一九〇二年一月十二日)

庶務司呈，爲照復事。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接准照稱：平羅縣屬復有教士因傷斃命，意度教民等被害頗衆，被搶掠虧累亦復不少。若論如此重大之案，係匪徒所爲，本大臣實屬難信。務宜搜查者不特兇犯，其最重要訪查，乃係應肩責咎之主使。距平羅縣屬匪遙即駙馬府地方，已革端王在阿拉善王府藏匿，此次重案，不無相關。非特將匪徒數名懲治，所可了結。等因前來。查此案迭據陝甘總督查明，實係匪徒，先經焚掠鄉民，復入教堂搶掠，業經拿獲兇犯四名，餘犯亦認真緝捕。屢奉嚴旨催辦，自應將匪徒按律懲治，此中國應盡之責任，決不稍涉鬆懈。至來照所稱主使一節，礙難以懸揣之詞，憑空牽引。本爵大臣

仍當切催該督，詳查情形，嚴拿各犯，並妥爲撫卹，加意保護，以期早日就緒。

相應照復貴大臣查照可也。須至照會者。

法鮑使。

(外務部檔)

附錄：法使爲平羅教案與端王不無相關事致奕劻照會

一九〇二年一月六日(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大法欽差全權大臣·駐紮中國京都總理本國事務鮑，爲照會事。

本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接准來文，知悉平羅縣屬復有教士因傷斃命，本大臣殊堪惋惜。來文雖未述及，在本大臣想除二教士因傷斃命外，意度教民等被害頗衆，被搶掠虧累亦復不少。若論如此重大之案，係匪徒所爲，在本大臣實屬難信。且此次與教堂開釁，在本大臣意見實屬故爲。務宜搜查者，不特兇犯，其最重要訪查，乃係應肩責咎之主使。查當其時，距平羅縣屬匪遙即駙馬府地方，已革端王在阿拉善王府藏匿，則此次重案不無相關，諒早在貴爵洞鑒之中。而辦理此案，非特將匪徒數名懲治所可了結。前因本大臣奉達我國家，於回鑾之際，所有各項案件，當可早爲了結，以裨日後和睦無事之秋，而今出有兩教士被害重大之案，在我國家聞知，自必尤深詫異可也。須至照會者。

右照會大清欽命總理外務部事務·和碩慶親王。

(外務部檔)

一一〇八 著各將軍督撫輯睦邦交調和民教事上諭

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四日（一九〇二年一月十三日）

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四日，內閣奉上諭：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國家與列邦講信修睦，一秉大公，歷年以來，召見內外大小臣工，必以講求時務、聯絡邦交爲訓勉。每於州縣等官，必諭以朝廷於教堂教士一視同仁，務須加意保護，並勸導百姓，常使民教相安，切勿猜嫌多事。此等告誡，不啻三令五申。乃各該衙門人員，能仰體朝廷德意者，固不乏人；其未能實力奉行，亦復不少。嗣後務當屏除成見，開誠布公，擇善而從，相接以禮，自能中外輯睦，共享昇平，豈非安上全下之大幸。至各省民情不一，究竟良懦者多，往往有宵小奸徒，展轉煽惑，造言生事，遂至釀成教案，多被株連，後悔無及。是在地方官平日與民相親，隨時開導，遇有民教爭訟，聽斷持平，無偏無激。其有傳習邪教，如白蓮、八卦等名目，藉端惑衆，本爲法令所不容，久已懸爲厲禁。務卽申明曉示，嚴切稽查，有犯必懲，以正人心而肅國紀。著各該省將軍督撫一體遵照辦理。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上諭檔）

一一〇九 魏光燾等奏報滇省教案業經議結摺

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四日（一九〇二年一月十三日）

魏光燾、李經羲跪奏，爲滇省教案業經議結，訂立合同，畫押互換，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上年夏間，滇省城內平政街法國老教堂一所，及城外狗飯田法國學館全院，又溯源宮新教堂及法文書館二院、教民劉姓住房一所，均被焚劫拆毀。法員方蘇雅行李亦被搶劫。各等情。業經前兼署總督·雲南巡撫臣丁振鐸，將一切情形，先後專摺開單，奏請飭下北京主議王大臣，將滇省教案一同議結。欽奉硃批：所有教案，著一併由滇議結。欽此。欽遵在案。查此案變起倉卒，人情洶洶，游痞會匪，參雜乘釁，致釀焚劫之禍。並將法領事方蘇雅等行李搶失。風聲傳播，省（外）大關、鎮雄、陸涼、師宗等廳州縣，教堂、教民，亦先後均被匪擾。猶幸地方文武竭力彈壓，法員及教士人等，保護安全出境回國，滋事匪（徒）登時拿獲，訊明就地正法。其當日波及之英國教堂，比經議賠完結。惟法教堂，因主教及教士等匆匆回國，不及會議。

本年春間，法主教及教士等先後回滇。旋准主教曹佑宸，將修復教堂房屋工料各費及所失銀物，一併估價，開具清單，照會請派員會議賠款。核閱所開清單，共需銀三十三萬兩。滇省地瘠民貧，萬難籌措。當經遴委司道各員，迭與磋磨，該主教減至三十萬兩，堅執不能再商。維時法總領事方蘇雅，已由越南來滇，議修鐵路。特電駐京法使，給予議辦滇省教案全權，從中竭力轉圜。適有議辦礦廠之法領事彌樂石在滇，因倩居間調停。臣等復與再四面商，溯自六月起，歷時四月之久，墨乾筆禿，舌敝唇焦，始有成議，允由滇賠銀十五萬兩。其方蘇雅等上上六〇年所失行李，除清還各物外，餘由京案賠款劃償，不復向滇議索。省外教案，如大關廳之吉兆鄉、鎮雄州之大灣子、陸涼州之小堡子、師宗縣之西

鄉、永北廳之舊衙坪等處，則於省案未結之前，均已飭由各該地方官，與各處教士會議，審其當日被害之輕重，酌定賠款之多寡，或千餘金，或數百金，均各就地籌款交償。

此外通省積年擬結未了各舊案，向因窒礙多端，遷延懸擱，雖歷時已久，仍慮動滋口實，復與熟商併結，以免日後葛藤。方蘇雅初有難色，繼亦勉從，遂併載入合同，無論新舊，所有滇省從前各教案，歸併全行完結。此次賠款，並允本年籌交銀六萬兩，餘分三年勻交，以紓滇力。爰定合同條款，繕就中文、法文各四分，彼此較對無訛。即於本年十一月初二日畫押簽字，蓋印互換，各分中文、法文二分執據。

伏思滇省僻在南荒，自緬、越淪於英、法，交涉日繁，而民智未開，諸形鑿柄。現又議辦鐵路、礦務，履闢踰藩，門戶洞敞，耦俱豈遽無猜。睦鄰綏邊，慎乎有朽索馭馬之懼。茲幸仰托聖主福庇，悉弭從前罅隙，得與滇中民教更始。雖隨時化導開諭，仍不容一刻稍疏，而宿嫌盡蠲，必猶愈於隱怨。

除將中文、法文合同各一分，咨送外務部查核備案外，所有滇省教案議結緣由，謹合詞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敕部查照施行。謹奏。

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初三日奉硃批：外務部知道。欽此。

(外務部檔)

一一一〇 軍機處為奉旨著俟商約定議再行陸見事致劉坤一等電

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五日(一九〇二年一月十四日)

軍機處來電。

江甯總督、武昌總督奉旨：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劉坤一、張之○著俟商約定議後，再行來京陛見。欽此。咸。

（端方檔）

一一一一 增祺等屬陳明查辦教案情形事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九日（一九〇二年一月十八日）

欽命鎮守盛京等處將軍·管理兵刑兩部兼管奉天府府尹事務·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奉天旗民地方軍務兼理糧餉·降二級留任·革職暫准留任增·欽命二品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行巡撫事·奉天府府尹·降二級留任玉爲咨呈事。

案准貴部咨開：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准法國鮑使照稱，盛京教堂教案一事，昨據該主教蘇斐理來京，面將該省教堂、教民因去歲變亂應得補償，及該省大吏迄今未允，照該主教所請，行飭會委查勘，便定款數。等情。呈報本大臣。查該主教宅心融洽，中國辦理東三省補償虧損之事，形勢艱難，在該主教仰體此意，情甘於辦理此案之際，量加柔順。如該主教已與軍憲聲述，所有去歲被毀各教堂屋宇，均由地方官修蓋如式。再，查辦理此事異常延宕，設能早日議結，則去歲之迹早可消滅。應照請明晰飭下援照蘇主教所商妥議辦理。等因。本部查奉天教索款甚鉅，自應設法磋商，以期就緒。該使所稱東三省補償虧損形勢艱難，該主教仰體此意，量加柔順等語，尚屬持平之論。相應咨行貴將軍，飭

查各教堂屋宇被毀確數，倘由地方官修蓋如式，較之另議賠償，能否稍省，其辦法孰難孰易，卽希酌核情形，籌議聲覆。等因。

查該主教蘇斐理，前次來奉議辦教案，當因索款甚鉅，力難籌應，擬將各屬教堂損傷情形，分飭查報齊楚，再爲議償。彼以事難急就，徑行赴京。茲奉前因，查奉天省教堂，除復州、寬甸、鳳凰三城未燬外，其餘昌圖等十八府州縣，現據查報，被燬華洋房屋共一千五百數十餘間。以刻下時勢論之，如責令地方官修蓋，不特華洋各式難以悉相符合，必致藉口挑剔，且各屬兵燹之後，庫儲蕩然無存，勢將攤派於民。上年之變，本由拳教相仇而起，亂後十室九空，若再勒令償補，更恐激成事釁，結怨愈深。似不如另議賠償，較爲簡易。

又前據英牧師言，教堂賠償已在大賠款之內，確否未奉明文。惟奉省情形現與他省不同，懇請貴部俯賜查核，如大賠尚有餘款，祈與法使妥議，就近劃撥，則奉天責償較輕，庶可早結斯案。

至教民撫卹一節，前已屢次札催各該地方，務將教民被燬房屋逐一確查。奈因俄軍未退，盜匪充斥，據查尚未報齊，蓋亦時勢牽制使然。前蘇斐理在奉時，曾商其彼此派人赴各處會查，以昭平允，該主教不肯應允者，固知此中之爲難也。茲就已經報到之懷德等十一州縣，計之共教民被燬房屋一千八百二十餘間，其中瓦房少而土、草房多，以此例，彼其未經報到之十四州縣，多亦不過二千餘間。若照直隸冀州辦法，頭等房每間只給京錢八十吊、財產減半章程，通盤估計，則需款並不甚鉅。然與該主教前索之數，則已大相懸殊矣。總之此項償補，既難責之於民，官爲代任，亦幾似無米之炊。此時平日所

人，尚不足供一切支用，兼之上年所借華俄道勝銀行銀三十萬兩，正在籌還費手，若再如該主教前索之鉅，更屬措辦無從。此未敢遽允之實在情形也。

今奉咨電，該主教既能仰體時局，量加柔順，願派員赴京會議，現已札委留奉補用知縣程恩榮、截取同知劉晉藻，攜帶草單，赴京和衷磋商，隨時稟請指示遵行，並請加派委員會同商辦，以期妥速完結外。相應咨呈貴部，謹請查照施行。須至咨呈者。

右咨呈外務部。

(外務部檔)

一一二二 張華燕〔一〕爲探得東三省定約事致張之洞等電

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一九〇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張委員來電。

督、撫憲鑒：探密。東事定約，俄允還地，而仍隱握權利。並有先還津後還路之說。華燕稟。文。

(端方檔)

一一二三 喇嘛印務處爲嵩祝寺被俄兵洗劫事咨內務府文

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一九〇二年一月二十四日)

〔一〕張華燕似爲湖廣總督張之洞派在北京之委員。

喇嘛印務處爲咨呈事。

據嵩祝寺得木奇醋爾陳木呈稱：伊師章嘉呼圖克圖遣徒管家畢烈各圖呈報，去年俄兵馬隊六百馬，佔踞本寺。倉忙之際，僅將印冊背負送至五台山供奉，其餘官物均經理藏本寺，不意日久均被搜掘一空。去年當將官廟被害情形，均已呈報。其倉物、銀錢、器皿、佛像及歷輩御賜金銀佛塔，被搶如洗，並朝珠、車服等件，敬繕失單，伏乞轉報內務府代奏。卑呼圖克圖不勝待命之至。等因。呈報前來。相應照依該寺所報，將原報清單咨送貴府核辦可也。須至咨呈者。計清單一紙。

右咨呈總管內務府。

(內務府檔)

附件：嵩祝寺失物清單

雍正十二年自置，並奉旨交內務府置辦嵩祝寺等處佛像、供器失單。

去年洋兵佔住，損傷搶取。計開：

毀壞、搶去之件：

砍壞頭身、手足異處、破腹取藏之像，一百三十餘尊。拿去鍍金八尺大悲菩薩一尊，一尺菩薩三尊，又大小鍍金銅佛三千餘尊。毀壞木泥各羅漢像三十餘尊。掠去官磁佛像十三尊，磁花瓶十對。

章嘉倉經堂三處失去：銅佛五萬餘尊。五尺官磁龍瓶藍花一對。萬字四尺磁瓶一對。高宗純皇

斷破尚有。

帝御容一軸。鍍金銅匣一個。鈴杵二分。鍍金大五供三堂。貼金木把蓮十對。燒古大五供五堂。銅香筒十二個。彩漆木五供五堂。錫香筒十二個。金輪壹座。鍍金壇城一座。鍍金塔四座。鍍金奔巴十二個。鍍金桃都巴八個，蓋座鍍金。鍍金漫達十個。銀漫達三個。白海螺十對。喇叭銀嵌二對。鋼洞四對。唢呐二對。鈸鏡十二分。播鼓三十個。五佛冠雲肩塔帽綉帶五十四分。大小幢幡、片幡、鬧幡、揚幡五十四首。各殿歡門幡十六堂。黃緞拜墊十二塊。唵經鈴杵五十四分。黃毯拜墊十二塊。唵經錦緞桌面五十四方。雲緞桌套五十四個。錫元方五供十堂。錫里駒香爐十六個。貼金木質七珍八寶十二分。木樣燧十二對。甘珠爾經錦緞包袱一百八方。黃布外袱一百八個，大小雲緞圍桌五十四個。大小哈達一千餘個。損傷甘珠經五十餘部。錫圓香爐三十六個。雲緞邊竹棉簾三十六架。簾刷三十六個。燒毀大小經桌五十四張。大小黃絨繩二百根。大小供水銅盅三千餘個。佛供銅碟一百五十個。銅海燈一千個。大銅燈三個。銅巴苓盤子七十二個。紅銅供碗三十六個。紅銅供水壺十把。搖鈴五十餘個。大銅鏡十面。繪繡金邊佛正一千六百軸。墨刻吉祥天母一軸。梭羅樹一軸。墨刻三世佛七軸。大塔一軸。墨刻羅漢二軸。七佛偈一軸。御座房陳設、枕褥、圍屏等項均被拿去。

以上等物，除傷損之件尚有，其餘搶掠無存。謹繕單呈懇奏聞。

(內務府檔)

一一一四 奎俊奏爲拏獲桐梓縣義和拳統領陳秀俊等訊明擬辦情形摺〔一〕

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一九〇二年一月二十五日）

頭品頂戴·兼署成都將軍·四川總督奴才奎俊跪奏，爲拏獲鄰省義和拳匪，分別擬辦，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查上年直省拳匪滋事以後，川省訛言時起，迭經奴才剴切示禁，並通飭各屬嚴行查拏在案。本年九月初十日，據綦江縣知縣莊定域稟稱：貴州桐梓縣保正·恩貢生陳秀俊等，傳習義和拳邪術，恃衆尋釁，將該縣保正職員蕭際雲房屋焚燬。該縣聞信馳捕，槍殺夥匪胡信亭一名，保護教士王濟安入城，陳秀俊復敢擁衆抗拒。等情。當經奴才電飭管帶威遠右軍·補用知府劉朝宗前往拏辦。一面電咨貴州撫臣，先將陳秀俊貢生斥革，飛飭該管文武協力兜拏，以杜旁竄。嗣據劉朝宗等先後拏獲陳秀俊、封百川、蔣芷愷、楊玉峯、萬長受、王建汝、張潤、李何狗、袁至卿、陸奇先等首從各犯，解回綦江。奴才以該縣距省窳遠，未便提省審辦，劄委重慶府知府鄂芳，就近赴縣查訊。茲據審明議擬，錄供具稟前來。

緣陳秀俊等，均籍隸貴州桐梓縣籍。該縣與川省綦江縣接壤之青羊市，向分新老兩場，新場係綦江縣界，老場係桐梓縣界。陳秀俊由附生補廩出貢，充當青羊市老場保正。本年三月間，陳秀俊與封百川、蔣芷愷及格殺之胡信亭、未獲之楊連峯，均從在逃之陳月波學習義和拳邪術。陳秀俊復令保內

〔一〕此件原已收入《義和團檔案史料》下冊第九二二—九二三頁，惟日期誤作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現重錄並予更正。

團民楊玉峯等，分棚操練，自稱統領，以楊連峯爲元帥，封百川爲文案。每遇操期，輒指前代名將附體，收爲弟子，卽以小說書中荒誕不經之姓名，奉爲師承，念咒人魔，舞弄拳棒，稱有神力，恃以橫行。八月間，有英國教士王濟安到場賣書勸善，見向詰問齟齬。王濟安卽囑青羊市新場保正蕭際雲禁阻，蕭際雲答以事在隔省，未便與聞。王濟安函告桐梓縣知縣何宗輪，飭差查拏。陳秀俊疑係蕭際雲所使，並聞王濟安在蕭際雲家居住，起意焚殺洩忿。隨率黨衆，各執練團槍炮刀械，至蕭際雲家，用礮轟開大門，放火焚燒房屋，蕭際雲與其家屬越牆逃走。王濟安亦已先期避出，經綦江縣知縣護送入城。陳秀俊恃衆拒捕，旋因練軍圍拏，退踞望兒寨地方，先後就獲到案。據供前情不諱。

查已革貢生陳秀俊卽陳澤普，身爲保正，輒敢傳習邪教，誘脅團民，妄以統領自居，並敢挾仇逞忿，糾衆攜帶槍礮，放火燒人房屋，實屬不法。現在川省伏莽滋多，自應從嚴懲辦，以儆效尤。業經奴才按照會匪章程，批准將該犯陳秀俊卽陳澤普就地正法，傳首犯事地方梟示，以昭炯戒。從犯封百川雖經習拳授徒，充當文案，尚無軍師名目。惟該犯性極狡悍，素爲其黨推重，設使遠戍他方，亦恐仍爲民害。擬卽飭發該縣，永遠監禁。此外蔣芷愷等各犯，或係被誘習拳，或係隨同滋事，情罪較輕。均經奴才酌定年限，分別監禁，各俟限滿保釋。職員蕭際雲被燬房屋，查明犯籍貲財，照律斷給賠償。

除飭查拏逸犯陳月波等務獲究辦，並咨貴州撫臣轉飭通緝，暨由黔省嚴禁所屬紳民傳習義和邪教，以遏亂萌外。合將拏獲鄰省拳匪擬辦緣由，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八年正月三十日奉硃批：傳習邪術，最爲地方之害。著卽咨會鄧華熙，嚴拏逸犯陳月波

等務獲懲辦，淨絕根株。並通飭嚴行查禁，以遏亂萌。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一一一五 桂祥等爲八旗漢軍衙署損失情形摺已奉硃批事咨神機營文

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一九〇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鑲白旗漢軍都統·公桂、副都統德、載，爲咨送事。

值年旗准廂黃旗漢軍來文：爲本旗會奏，八旗漢軍衙署並礮局暨槍、礮、牌三營存失器械各情形摺，於十月十八日拜發，十一月初五日由內閣接到原摺。十月二十四日奉硃批：知道了。片八件、單八件覽。併發。欽此欽遵。相應抄錄原奏知照內閣等衙門外，並咨行值年旗，轉行正黃等七旗漢軍查照。再，各旗原單八件，已經行在軍機處備留存案。應行知照各衙門之處，希由貴旗自行辦理可也。等因到旗。並將原摺單附片抄送貴營可也。須至咨者。

右咨神機營。

(神機營檔)

附件一：鑲黃旗漢軍奏報八旗漢軍衙署等處損失情形摺

光緒二十七年十月十八日(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計原奏。

隨奏，爲查明八旗漢軍衙署現在情形，並各旗礮局暨槍、牌兩營存失槍礮器械數目，謹恭摺會奏，仰祈聖鑒事。

竊自上年七月二十一日聯軍入京，凡公所、衙署多被洋人佔踞。迨至本年八月，始行交出。查臣等所管八旗漢軍衙署、礮局等處，亦間有洋人佔踞，一經交還，臣等卽飭各該參領等，將各旗衙署暨礮局等處詳細查看。

茲據查明覆稱：各衙署、各局所或被延燒，或經拆毀，情形不一。而一切案卷、物件、軍器，大半無存。至各局所存礮位，除前經各處調運各項礮位不計外，其餘各局並各城樓所存礮位，亦有遺失。其槍、牌兩營所存器械，均多殘缺不全。各等情。稟覆前來。

查上年聯軍入京，猝遭奇變，該參領等所稟，均係實在情形。除城上現存礮位，經步軍統領衙門飭屬看守外，其各旗衙署並各局現有各項器械，應由臣等飭知各該參領妥爲派弁看守，以昭慎重。至正紅、廂藍兩旗漢軍衙署，並槍、牌兩營情形，業經各該旗具摺奏明在案。

所有廂黃等旗漢軍查明現在情形，並存失槍礮數目各緣由，分繕清單八件、附片八件，恭摺會銜奏聞，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

再，此摺係廂黃旗漢軍主稿。合併聲明。謹奏。

附件二：崇禮奏報衙署及礮局等處損失軍器情形片

※光緒二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一九〇一年十二月四日）

計附片。

臣崇禮所署廂白旗漢軍衙署，坐落在東四牌樓迤南燈草胡同。上年七月間，猝然變起，聯軍入都，京城衙署多被搶掠。臣所署旗署檔案撕毀，帳房遺失庫存預領白事銀二百七十七兩六錢。額設各處堆撥軍器長槍五十桿、撒袋五十副、弓三十八張、戰箭五百枝，均各全數遺失。腰刀九十把，遺失三十四把，尚存殘缺不齊者五十六把。其都統印信先行嚴密收藏，未曾遺失。署內房間、門窗、戶壁，一切拆毀不全。現今聯軍已退，地面交還，自應擇要修葺。遇有應辦事件，飭派印務參領等妥籌辦理。

又臣署旗砲營，係在北新橋栢林寺迤東。上年七月洋人人京，砲局存儲砲位間有遺失，砲車、什物、祭器、旗纛、帳房、火藥等項，均已遺失。門窗拆毀，牆垣坍塌。又朝陽門城樓及左安門城樓門扇、門鎖均已拆毀，砲位稍有遺失。至鎗營、籐牌營所存各項軍器，亦各有遺失大半。等情。當經印務參領等轉詳前來。臣覆查無異。

除將存失砲位及各項軍器數目，另繕清單恭呈御覽，所有前項情形，爲此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

（神機營檔）

附件三：崇禮呈槍礮營及各城樓存失軍器清單

計原單。

槍營原存火槍二百四十桿內，遺失一百八十四桿。現存火槍五十六桿，均殘缺不齊。原存旗纛、金鼓、號令，今遺失虎纛二桿、虎旗二十四桿、海螺十三架、金四面、鼓一面、長槍二十桿、聯截棍二十副、鹿角十四架。現存龍纛一桿、虎纛三桿、火令旗二桿、金一面、鹿角六架，均各殘缺不齊。

礮營原存礮三百二位內，虎神營調去臺灣礮一位、神威礮五位；礮局內遺失無敵銅礮四位、九節銅礮三位、制勝銅礮二位、金龍銅礮一位、鐵心銅礮七位、神捷銅礮四位、大銅礮一位。

朝陽門遺失御製制勝銅礮三位、神功銅礮四位、神威銅礮七位、木廂銅礮二位、紅衣鐵礮一位、發煩鐵礮一位、神機神樞鐵礮十七位。

左安門遺失臺灣銅礮五位。

礮局現存：台灣銅礮二位，各重五千斤。紅衣鐵礮一位，重五千斤。大銅礮一位，重一萬二千斤。銅噴子礮一位，重一千五百斤。洋鐵礮一位，重一千六十斤。洋鐵礮一位，重六百斤。洋鐵礮一位，重五百斤。洋鐵礮一位，重一百四十斤。熟鐵礮四位，各重一百四十斤。捐輸鐵礮十五位，無斤重，未演過。鐵排礮六位，無斤重，未演過。鐵信礮四位，各重一百斤。

朝陽門現存：紅衣鐵礮一位，重二千斤。紅衣鐵礮一位，重一千五百斤。紅衣鐵礮一位，重一千二

百斤。鐵心銅礮一位，重三千七百斤。神機神樞礮八十九位，各重一、二百斤不等。

左安門現存：神機神樞礮一百三位，各重一、二百斤不等。

現存三處礮共二百三十四位。其武成永固銅礮，神機營全數調去。至所存旗纛、金鼓、號令、祭器、帳房、海螺、火藥、什物各項，均已遺失。

籐牌營原存籐牌一百面內，驍騎營調去三十面。牌刀一百把，驍騎營調去三十把。海螺五架遺失。現存籐牌七十面、牌刀七十把、熊羆一桿、鼓一面、金一面、令旗一桿。其籐牌、牌刀均各糟朽，殘缺不齊。

(神機營檔)

一一一六 著榮祿繼續留任各項重要差使事上諭

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一九〇二年一月三十日)

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內閣奉上諭：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大學士榮祿奏，瀝陳下情，懇請開去各項重要差使一摺。該大學士公忠體國，謹慎小心，久為朝廷所信任。上年拳匪之變，衆口紛呶，該大學士獨能堅持定見，匡扶大局，厥功甚偉。今雖時事粗定，而元氣大傷，除弊更新，百端待理，正當同心戮力，共濟艱難。宮廷振厲不遑，孜孜求治，該大學士受恩深重，更何忍置身事外，獨使宵旰憂勞。揆諸鞠躬盡瘁之義，於心安乎？所請著不准行。欽此。

(上諭檔)

一一一七 承順奏報大凌河牧羣官馬實數摺

※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一九〇二年一月三十日）

奴才承順跪奏，為查明大凌河牧羣官馬實有數目，恭摺奏聞，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自去年五月季，親往廠甸，查驗馬數奏報後，始到錦屬。境內賊匪肆起，繼而俄兵臨境，諸多牽制。以至去歲年底、今年五月季，又屆大均羣之年，未能查驗循例奏報。奴才曾於本年十月初五日，將在在難為情形，奏明在案。

現值冬令，三十四羣驢、騾官馬，分人各處莊頭圈內餵養。奴才責成翼領恩聯、穆特布等，前往各處莊頭圈所認真查驗去後。旋據結稱：查得於去年七月初四日奏報驢馬十羣，原查大、小馬一千四百七十七匹內，除被洋人、票匪挑擄丟失馬六百八十三匹、一年內陸續倒斃馬一百四十二匹外，實贖原有馬六百五十二匹。又由騾馬羣撥來兒駒二百七十七匹，共現實有大小驢馬、兒駒九百二十九匹。騾馬二十四羣，原查馬八千六百二十四匹內，除撥歸驢馬羣兒駒二百七十七匹、被洋人、票匪挑擄丟失馬二千四百八十六匹、一年內陸續倒斃馬六百七十五匹外，實贖原有馬五千一百八十六匹。又新收孳生兒、騾駒四百七十四匹，共現實有大小兒、騾馬五千六百六十四匹。又原查昭烏達貢馬四十四匹內，除被洋人、票匪挑擄丟失馬三匹、倒斃馬四匹外，現有馬三十三匹。原查察哈爾疲馬二十四匹內，除被洋人、票匪挑擄丟失馬六匹外，現有馬十八匹。原查察哈爾兵馬八十四匹內，除洋人、票匪（挑）擄丟失馬三十

四匹、倒斃馬五匹外，現有馬四十一匹。原查盛京內務府裁撤捕打冬圍殘廢馬二十七匹內，除被洋人、票匪挑擄丟失馬三匹外，現有馬二十四匹。核與各羣呈報冊案馬數相符。現在二十四羣馬內，間有口老、疲瘦馬二百一匹，其餘馬六千五百四匹，均有四、五分臃不等。其中並無捏飾情弊。等語。

除將該翼領等結呈存查，奴才嚴諭各莊頭，並飭令翼領各羣牧長、官丁等加意收養，勿稍疎懈干咎外。再，奴才於本年十月初九日接准盛京將軍增祺咨開：於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十五日附奏，為盛京所屬驛站額馬，因兵燹多被搶去，請由大凌河牧羣內，調撥官馬二百匹，以資應用。等因。奉旨：著照所請。欽此。行知奴才，欽遵辦理。

奴才當即諭令翼領恩聯、穆特布等遵照，由驛馬羣內如數挑齊，聽候各驛來差領取。現在尚未領出。是以此次奏報馬數，未將調撥驛站馬二百匹開除。合併聲明。

所有查明三十四羣現在實有官馬數目各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奉硃批：該衙門知道。欽此。

(內務府檔)

一一一八 增祺等為籌議教案賠款等事致奕劻等函(計兩件)

※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一九〇二年一月三十日)

王爺爵前、中堂閣下、大人閣下。敬肅者：

十一月二十五日，承准咨開：准法使照稱，奉省教案補償一事，飭查教堂被燬確數，倘由地方官修蓋如式，較之另議賠償能否稍省，辦法孰難孰易，妥議聲覆。等因。查奉省各屬教堂，據報被燬華洋式房屋一千五百數十餘間。如責令地方官修蓋，不特華洋各式難以悉合，必致藉口挑剔，且各屬兵燹之後，庫儲無存，勢須派之民間。上年變亂，本因拳民仇教而起，兵賊肆擾，十室九空，若再勒令鄉民攤修教堂，又恐激成事釁，結仇愈深，似不如另議賠償，較為簡易。前據英牧師言，教堂賠償已在大賠款之內，確否未奉明文。惟聞大賠尚有餘款，可以通融劃撥。合無仰懇王爺、中堂、大人俯念奉天公私兩困，與內地省分不同，將教堂賠償商之法使，就近劃撥，俾奉天責償稍輕，可以早日了結此案，則通省均感成全之德矣。

至撫卹一節，前已屢催各屬，務將教民被燬房屋確數查報。奈因時勢牽制，尚未報齊。計已報者，被燬房屋一千五百二十餘間，其中瓦房少而土、草房多。以此例，彼其未報到者，約計多亦不過二千數百間。查照直隸冀州辦法，頭等房一間，只給京錢八十吊，財產減半。即或全照頭等房估計，加以財產減半，統共約需京錢五十餘萬吊，計銀不過二十餘萬兩，需款尚不甚巨。然與該主教索數大相懸殊，不知其肯就此圍範否。今該主教既願在京商結，現已派補用知縣程恩榮、同知劉晉藻，攜帶草單，赴京磋商，隨時稟請鈞示，並請王爺、中堂、大人俯賜加派李道會同商辦，期臻妥協，是為至願至禱。除另備公牘呈覆外，專肅敬懇，虔請鈞安，伏祈崇鑒。

增祺、玉恆謹肅。

再，上年省城天主教堂在各鋪存有東錢四萬一千六百四十吊零三百一十文，拳匪事起，經辦理義和團練大臣提充費用。本年五月，蘇斐理執持各鋪存錢提款各據照數索償。又以教堂及教民房屋被燬，無可棲止，先要現銀若干萬兩，以爲蓋房、撫卹之用。維時省無餘款，該主教所索既巨且急，遂將義和團大臣所提該堂存款一項，先行湊還。續又再四磋商，先給銀四萬兩，業已分三期交付。又該主教商將官存木植，勻去大小三百一十三件，共計東錢一萬三千七百三十六吊。以上各款，均訂明在於將來賠款內扣抵。再，英牧師羅約翰亦以教堂需款面商，先取現銀三千兩，亦於賠款內扣抵。除英教案另行飭查，派員議辦，再行奉聞外，現附法主教支過銀錢、木植各清單，一併呈閱。再請勛安。

祺、恆謹再肅。

（外務部檔）

附件：奉天省城天主教堂取去木植銀錢清單

謹將法教堂取去木植件數及銀錢數目，開錄清單呈鑒。

計開：

一丈六尺松山排柱，一百二十一件，每件五拾四吊整，合東錢六千五百三十四吊整。
一丈三尺五寸大櫟，一百八十五件，每件三十七吊整，合東錢六千八百四十五吊整。
三丈八尺桅桿，七件，每件五十一吊整，合東錢三百五十七吊整。

統共三百一十三件，共計合東錢一萬三千七百三十六吊整。光緒二十七年五月分，交還東錢四萬一千六百四十吊零三百一十文、銀四萬兩整。

(外務部檔)

一一一九 岑春煊奏請合三省兵力暨蒙旗會剿平羅反教起事片

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一九〇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再，前經欽奉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電旨：奕劻、王文韶電奏，平羅縣匪徒搶掠教堂，傷及梅教士。等語。著岑春煊會同岑春煊，迅飭派出隊伍，勒限懸賞，將兇犯悉數擒拿，毋任漏網。等因。欽此。查本月十八日，准陝甘總督崧蕃電稱，以平羅縣突有匪徒，傷害教士、教民，令撥兵會剿。當經飛飭歸綏道，督率現有之馬步兩營旗，相機兜拿。一面飛咨大同鎮，酌撥得力弁兵，馳往會剿。並以甘、晉兩省中隔蒙境，電達軍機大臣代奏，請旨嚴飭綏遠、甯夏將軍及各蒙旗，認真防護民、教，督兵兜拿各在案。

惟查此次匪徒滋事，係在甘肅甯夏府平羅縣境內。由平羅而東北，則必經蒙古阿拉善旗、鄂爾多斯杭錦旗、達拉特旗、烏拉特旗，始能至晉省薩拉齊各廳境。由平羅而東南，則必經鄂爾多斯、鄂圖克、扎薩克、準噶爾各旗，陝西延安、榆林二府邊界，始能至晉省清水河各廳境。向來晉軍防戍邊界，遠者不越達拉特、烏拉特兩旗，無至甯夏之事。誠以越境千里，而駐軍多有不便也。現在各蒙旗自去歲拳

變以後，仇隙未解，其愚頑無知之徒，難保不勾結匪黨，藉圖一逞。急則互相容匿，緩則乘間滋擾，均不可不防。且蒙旗向隸綏遠將軍管轄，晉省文牘，例皆咨由該將軍繙譯蒙文，方能轉達。臣就口外情形熟計統籌，非合三省兵力暨蒙旗會剿，未易收肅清之效。

除由臣嚴飭前派營旗，迅赴蒙境會剿外，擬請飭下綏遠、甯夏將軍，陝西巡撫，督同旗漢蒙古官兵，四面兜拿，毋令竄逸。仍將蒙境教堂、教民加意防護，免致再生事端，倍難收拾，以副朝廷慎重邦交、清弭邊患之至意。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硃批：前已有旨飭令綏遠、甯夏將軍會同兜拿，加意防護矣。

(宮中硃批奏摺)

一一二〇 著吏部將立山等人之子分別補用事上諭

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一九〇二年二月一日)

交吏部。本日軍機大臣面奉諭旨：前戶部尚書立山之子、奉宸苑員外郎聯榮，著以郎中補用。前兵部尚書徐用儀之子、戶部主事徐士鍾，著以員外郎補用。前吏部左侍郎許景澄之子、湖北候補知縣許鼎鈞，著以直隸州知州補用。前內閣學士聯元之子、筆帖式椿壽，著以主事補用。前太常寺卿袁昶之子、刑部主事袁允肅，著以員外郎補用。欽此。相應傳知貴部欽遵辦理可也。此交。

(上諭檔)

一一二二 張之洞等爲陳晰籌措賠款情形事致軍機處電

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一九〇二年二月四日）

致京軍機處鈞鑒：湖北派賠款一百二十萬，省瘠數鉅。從前兩次洋款，撥補多係無著，鎊價又復加增，已極竭蹶。茲復籌措此極鉅之款，且又需興辦自強要政，民力困竭，萬分爲難。籌議半年，勉得數條：

擬先於光緒二十三年部議提解州縣丁漕錢價盈餘外，再行加提，合計共得銀十餘萬兩，以爲民間提倡。又查光緒二十三年部議，地丁銀每兩減徵錢一百文，漕糧每石減徵錢一百四十文，糧戶所省無多；且此等畸零之數，吏胥多仍舊徵收，小民並未盡霑實惠。擬將此項減徵之數，仍照舊案徵收，合計可得銀數萬兩。賠款完畢，即行停止。又查稅契一項，皆係家計充裕之人，向來民間稅契亦不止定例之三分，多係五六分、七八分不等。茲擬暫於正稅三分之外，加捐三分，名爲稅契捐，不准官吏中飽。賠款完畢，即行停止。又擬查照部文，於通省繁盛城鎮勸辦房捐、鋪捐，章程較之他省均從輕簡，並開辦煙膏捐。此外如川、淮鹽加價，及土藥加稅，前已奏准開辦。又仿照西法，行富籤捐彩票，本月初已奏明，現正舉辦。

合計數項，或可集腋成裘。然究竟能收若干，尚無把握。惟有督飭司道府縣隨時體察，竭力辦理，總期於民無擾，於事無誤。

除詳晰情形專摺具奏，一面分飭舉辦外，謹先由電奏聞。其減徵復舊、稅契加捐兩節，候旨遵行。請代奏。之○、端○同叩。宥。

(端方檔)

一一二二 長順等爲抄送教堂損失清單並請示賠款事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一九〇二年二月四日)

欽命頭品頂戴·鎮守吉林等處地方將軍兼理打牲烏拉揀選官員等事·恩特赫恩巴圖魯長順、吉林副都統·賞戴花翎成勳爲咨呈事。

案查上年中外失和，吉省各處教堂，多被匪人拆毀焚燒。本年法主教藍祿業到省，索要賠款，當經本將軍咨請貴外務部示辦。旋奉電覆：吉省賠款，須詳查損失確數，咨明本部，再行酌辦。等因。奉此，相應將上年吉屬各城被焚教堂房間，並戕害教民各數目，繕具清單，備文咨呈。爲此咨呈貴外務部，謹請鑒核酌辦。

再，此次所查被焚教堂房間及被戕教民各數，係將耶穌、天主兩項併查在內。目下英教士尚未議及賠款，而法主教藍祿業屢來催促，急不能待，並將原索銀數三十四萬餘兩，減讓至二十二萬兩。是以本將軍先向鋪商借墊，幾及市錢十萬吊，囑其靜候部示。應請照單將耶穌一項剔出，先將天主一項應賠若干，從速示覆，望切施行。須至咨呈者。計粘抄。

右咨呈外務部。

(外務部檔)

附件：吉林省焚拆教堂戕殺教民數目清單

謹將二十六年兵燹之後，所有吉省各處焚燒教堂，戕害教士、教民各案，開列於後。

計開：

省城吉林府屬：

- 一、本城小東門裏江沿法國華式天主教堂一所，共燒燬二十七間。
 - 一、本城蟲王廟前法國白玉塔華式房屋設立一所，共燒燬十六間。
 - 一、本城東門外昌邑屯法國草房天主教堂一所，共燒燬七間。
 - 一、本城東門外昌邑屯高大夫華式英式住宅一所，共燒燬住宅十間。
 - 一、本城東門外昌邑屯英賴募司華式住宅一所，共燒燬住宅五間。
 - 一、本城東門外朝陽街華式英施醫院一所，共燒燬房屋三十六間。
 - 一、府屬誠信社七甲雙陽河屯教民郭玉坤、楊幅林等二名，均被已獲正法外來敬姓拳匪戕害。
 - 一、府屬誠信社七甲雙陽河屯教民趙心田家男女四名口，均被已獲正法外來敬姓拳匪戕害。
- 以上共被拳匪焚毀華式教堂房間一百零一間，教民被戕六名。

伯都訥地方：

- 一、訥城西北營子地方舊有教堂，被奸民拆毀窗壁，經前副都統嵩業經修補，並未戕害教士、教民。
 - 一、蘇家窩鋪地方焚燒教堂一所，共七間，並戕害教民白玉香、盧萬有與張姓三歲小孩，共三名。
 - 一、菲菜坨子地方舊有教堂一所，被焚後經本地紳耆代為修整，並戕害教民張聚德一名。
- 以上共被拳匪焚毀教堂房屋七間，教民被戕四名。

阿勒楚喀地方：

- 一、城裏地方，英教士勞且里租華民瓦正廂房二所，共十七間，兵燹時被匪民拆毀廂房四間，並損壞各門窗及周圍院牆，並未戕害教士、教民。

長春府地方：

- 一、本城東四道街地方，被焚華式法教堂一處，共二十九間，並未戕害教士、教民。
- 一、本城東四道街地方，被焚華式英教堂一處，共五十四間，並未戕害教士、教民。
- 一、本城北門外地方，被焚華式英牧師住宅一處，共三十四間，並未戕害教士、教民。
- 一、本城東門外地方，被焚華式英房院一處，共九間，並未戕害教士、教民。
- 一、恒裕鄉九甲小八家屯地方，被焚洋式法教堂一處，共十七間，並鐘樓一座，洋樓一座，偏厦小房二間，並未戕害教士、教民。

以上共被拳匪焚毀華式教堂房一百二十六間，洋式教堂房十七間，鐘樓一座，洋樓一座，偏厦小房

二間，並未戕害教士、教民。

伊通州地方：

一、城裏地方教堂一處，共二十六間。

一、驛馬站地方教堂一處，共十五間。

以上二處是否被焚，原冊未能分晰明白。

一、大南屯地方，被逃勇焚燒教民房十五間，被拳匪焚燒教民房五間。

一、蓮花街地方，被焚教堂房七間，齊樹崇房十一間，被拳匪戕害徐廷珍、徐廷貴二名。

一、長嶺子地方，王志、陳際升、李姓、龐姓、馬姓五家房屋，均被拳匪焚燒，龐教民之妻被拳匪殺

害。

一、小孤山地方。

一、下二台地方。以上二處均被搶掠。

以上被焚華式教堂、教民房七十九間，並王志等五家房屋均已被焚，共戕害男婦教民三名。

伊通州屬磨盤山地方：

一、本城天主教堂一處。一、洋式經堂瓦房六間。一、洋式住房五間。一、洋式門房五間。一、中

式東西廂房十二間。一、教堂外草房十一間。一、教堂三面磚圍牆五十四丈。

以上俱係天主教堂房間。

一、陳起。一、劉振祥。一、蕭承田。一、蕭百順。一、史老女。一、康梅氏。一、施赴氏。一、楊世恩。一、楊洛頭。一、卜懷本子姪五名。一、周廣玉子姪五名、婦女三名。一、郎中。一、趙洛圖。一、賀姓。一、史會祖孫三名。

以上俱係天主教民被拳匪戕害命案。

一、李才。一、楊向陽。

以上二名，係耶穌教民被拳匪戕害命案。

一、趙連增草正房二十一間。一、兵福草房三間。一、王俊草房六間。一、張玉坤草房七間。一、李顯亭草房三間。一、程石氏瓦房八間。一、楊鳳成瓦房十九間。一、趙得勝門房三間，草正房三間，西廂房三間。一、夏士純草正房三間。一、楊碌草房九間。一、周廣玉草房四間。一、卜懷本草房十九間。一、郭顯亭草房九間。一、段文順草房五間。

以上俱係天主教民被焚房間。

一、韓才草房五間。一、本城耶穌教堂一處，草房五間。一、張國祥草房十間。一、張振科草房三間。一、耶穌教堂一處，草房三間。一、齊長春草房四間。一、陶萬隆草房三間。一、邵祿草房十間。一、樓向陽草房六間。一、張文成草房五間，東西廂房六間。一、耿德福草房三間。一、冷殿魁草房十三間。一、高朋萬草房四間。一、郭慶山草房九間。一、天主堂備修黑石鎮教堂材料，原化銀六百兩。此係該堂自行開來之欸。

以上共被拳匪焚毀華洋教堂、教民房二百五十三間，被戕教民男婦三十名口。

雙城廳地方：

一、廳城關帝廟前，舊有英國講書堂一所，計房五間，現在仍前完固。

二、廳城西街原有英國醫院一所，計瓦房七間，草房三間。於二十六年七月經拳匪拆毀。

以上被拳匪焚華式醫院房十間。

農安縣地方：

一、縣城南原有法國教堂一所，係自買地基建造成，華式土平房六間，磚平房五間，大磚門樓一間，小磚門樓二間，均被拳匪焚燒，並未戕害教士、教民。

一、縣屬農略社花家坨子屯，原有英國教堂一處，係自買地基，華式土平房五間，土門樓一間。上年六月間，該堂講士句任德、徐勞二人自行拆毀，將木料變賣，並未戕害教士、教民。

一、縣屬農和社靠山屯後嶺，原有法國教堂一處，建造華式磚平房五間，磚門樓一間，周圍土牆。於上年六月間，被拳匪焚燒，並未戕害教士、教民。

以上被拳匪焚毀華式教堂房二十六間。

敦化縣地方：

一、大荒溝屯耶蘇教民鞠善德，二十六年八月十八日被奸民殺害。

一、大荒溝屯耶蘇教民費王儉、費玉堂等一家五命，均於二十六年八月十八日被奸民殺害。

以上共被戕害教民六名口。

以上統共被焚華洋教堂、教民房間六百四十六間，偏厦二間，樓二間，戕害教民四十九名。理合登明。

(外務部檔)

一二二三 敬信等爲飭令官兵各歸本旗營摺已奉硃批事咨神機營文

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一九〇二年二月七日)

前管理虎神營大臣敬、溥爲咨呈事。

本營現遵部議飭令官兵各歸本旗營及自置公所、練廠應交何處接收一摺，於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具奏。本日奉旨：著交神機營。欽此欽遵。除隨扈官兵陸續回京呈繳器械馬匹，統俟查明數目再行造冊，並各公所、練廠一併開載咨呈貴營，希爲定期派員接收外，相應將原奏並恭奉諭旨先行抄錄，咨呈貴神機營查照可也。須至咨呈者。計抄錄原奏一紙。

右咨呈神機營。

(神機營檔)

附件：敬信等奏報已飭官兵各歸本營及請示接交事宜摺

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一九〇二年二月一日）

奏爲遵照部議，飭令官兵各歸本旗營及自置公所、練廠應交何處接收，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

竊准戶部具奏，新定賠款數鉅期迫，亟宜合力通籌，分撥攤還，以期無誤大局一摺，於光緒二十七年八月十六日具奏。本日奉旨：依議。欽此欽遵在案。據該部條款內稱：虎神營、驍騎營、護軍營，光緒二十五年共開支津貼銀一百四十餘萬兩。此項津貼，原因添練各營始行加增，並非兵丁底餉。現擬自本年起，即將各營加增津貼銀兩照數裁減。等因。

奴才等伏查虎神營隊伍，自光緒二十年選練以來，陸續添練官兵一萬五千餘員名。月需津貼及修製器械等費，計銀七萬三千兩，歲需銀八十餘萬兩。迨去歲拳匪起事，洋兵入城，其隨扈聖駕官兵，另於沿途支領口分等款，現已截止，俱無餘存。其京內虎神營公署，於兵燹時業已被焚，所存印信、旗纛、器械、號衣及遞存經費銀二萬餘兩，一併遺失燒毀，無從辦理奏銷。至在京及陸續撤回官兵，現已一律飭令各回本旗營當差。其中原有底餉者，自應照舊關支。其無底餉者，應否比照勞績，儘先挑補兵缺，統由各旗營酌核成案辦理。

惟查虎神營歷年自行採買，並修造各公所、練廠，共有十餘處，因洋兵退後，曾由神機營暫爲撥款，派兵看守。現已統撤官兵，所有各公所、練廠，並陸續回京官兵呈繳器械，可否即交神機營，抑交何處

接收，奴才等未敢擅擬，恭候聖裁。

所有遵照部議飭令官兵各歸本旗營及自置公所、練廠應交何處接收緣由，謹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請旨。

(神機營檔)

一一二四 色楞額奏報朝陽縣鄧萊峯聚衆仇教請添兵出口專辦摺

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初二日(一九〇二年二月九日)

奴才色楞額跪奏，爲朝陽縣屬民教不和，革生鄧萊峯聚衆相抗，恐滋變故，謹縷陳前後籌辦情形，懇恩敕下直隸督臣添兵出口，懾以軍威，分別解散剿辦，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查光緒二十六年拳匪肇釁，各處莠民蠢動，紛紛與教堂尋讐。口外地方，經奴才通飭嚴禁，不准練拳，而愚民與教堂積不相能者，輒欲乘機報復。其時朝陽縣屬之花子溝、二十家子、大屯等處民人，與松樹嘴子總教堂互相攻擊。適防軍調赴榆關，地方空虛，奴才嚴飭該管營縣，設法彈壓。嗣俄兵佔據錦州，該教堂以各村民攻擊之讐，勾來俄兵數百名，連擊破二十家子、大屯，並攻打花子溝，襲攻縣街。彼時賊匪內訌，洋兵外逼，縣街不守，曾經奴才將失事之前署朝陽縣知縣董文誥奏參在案。

當俄兵攻破二十家子時，該村民私許教堂銀六千兩，冀以自贖。當日僅付銀五百兩，下欠五千五百兩，教堂屢索未付，遂潛取該村民地契作押。大屯破後，教堂以從前被攻教民無處棲止，令該屯民全

數搬出，讓與教民暫住，並與董文誥訂定，次年三月騰還。於是大屯難民數千人，咸逃入花子溝內寄居。至二十七年，教民迄未騰房。奴才查悉情形，歷經劄飭前署縣董文誥、徐體善與委員等，勸諭該堂令教民如期騰還，俾大屯民人回歸安業。並咨明全權大臣，照會住京主教樊國樑，轉飭遵照。該教堂亦未聽許。

鄧萊峯者，花子溝已革生員，忿教堂所爲，陰圖聚衆自固。而各村民情勢窘迫，爭趨附之。遂藉教堂不還地契、民房爲由，時出尋釁，將教民郭永、張宏有及爲教堂催款之練長王國棟，先後捉去關禁。由是教堂恨之刺骨。是年夏秋間，屢准全權大臣、外務部來咨，令將口外教案迅速議結。奴才督同道府委員，親與該堂派來教士委曲磋商，酌定撫恤、賠償各款，並議明二十家子所欠之銀如果屬實，亦令該縣分限代爲催交。所有該村地契及大屯民房，應卽由教堂交還本主，以釋嫌怨。其鄧萊峯一犯，教堂指爲重犯，堅欲定以死罪。奴才誠恐操之過激，適以堅其讐教之心，再三開導該教士，俟拏獲該犯，訊明屬實，永遠監禁。該教士亦卽應允，訂立合同。奴才一面出示，剴切曉諭各該村民，迅速解散，不准聚衆讐視教堂，令鄧萊峯束身歸罪，貸其一死。一面飭邊防營務處沈大鼈、統領楊玉書，先後馳赴朝陽，會同知縣王文翰，查察情形，設法調和，解散脅從，密捕首要。茲據該鎮縣等連次電稟：以教堂堅稱，非拏辦鄧萊峯，不能還契騰房。鄧萊峯亦不服開導，聲稱非還契騰房，不能釋放教民，束身投首。彼此相持，勢甚岌岌。並據王文翰密稟以鄧萊峯黨羽日衆，兇焰愈張，聯絡溝內外數十村，負固自雄，徧布謠言，日與教堂尋釁，懇請添派重兵剿辦前來。

伏查鄧萊峯藉口教堂欺凌民人，輒自聚衆負固，擄去教民，逞忿滋事。奴才初意，溝內四十餘村，地勢險惡，居民不下六七千，其間甘爲黨羽者固多，而良懦不能自拔者亦復不少，且該處密邇教堂，操之過急，勢恐鋌而走險，更與教堂爲難。故一面曉諭解散，一面飭鎮、縣設法密辦。今據該鎮、縣等分稟，鄧萊峯不服開導，勢燄愈張，懇請剿辦。是其衆終難以理論解散，此時若不懾以兵威，散其黨羽，趕緊分別懲辦，不特教堂或滋口實，致啓釁端，且恐愚民被惑日深，養癰成患。惟兵力不厚，此案終不易結。現值建南餘匪未清，楊玉書所部駐朝陽者僅有三營，餘均分布建昌、平泉、赤峯剿賊，若全數調朝，又恐各處伏莽，乘機四起，實有顧此失彼之勢。再四籌思，惟有仰懇天恩，敕下直隸督臣袁世凱，轉飭提臣馬玉崑，迅速酌派勁旅數營，務於正月內，或由提臣親督出關，或派熟悉交涉之知兵大員帶領前來，專辦花子溝案。果能震懾兵威，脅從解散，首犯歸罪，於該處生靈保全甚衆，儻仍執迷不悟，恃衆抗拒，則惟有督兵進剿，立警兇頑，庶不致復釀教案，而滋巨患。地方幸甚，大局幸甚。

除密飭楊玉書，添調兵隊與原駐三營，會同王文翰妥爲彈壓，保護教堂，並分咨督臣、提臣查照外。謹恭摺馳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遵行。謹奏。

硃批：另有旨。

（官中硃批奏摺）

一一二五 著袁世凱派營前往朝陽剿辦鄧萊峯聚衆反教事上諭

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初七日（一九〇二年二月十四日）

軍機大臣字寄署直隸總督袁，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初七日奉上諭：色楞額奏，朝陽縣屬民教不和，聚衆相抗，請派兵分別解散剿辦一摺。直隸朝陽縣屬革生鄧萊峯，藉口教堂欺凌平人，輒敢聚兵負固，擄禁教民，逞忿滋事。屢次派委營縣前往解散，該革生不服開導，勢燄愈張，若不懾以兵威，勢恐釀成巨釁。總兵楊玉書所統數營，誠恐不敷剿辦。等語。著袁世凱察酌情形，迅速添派數營，前往解散脅從，嚴拏首犯，務令民教相安，以弭後患。仍不得鹵莽從事。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上諭檔）

一一二六 張之洞等爲復減徵加稅契兩條請即代奏事致軍機處電

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初八日（一九〇二年二月十五日）

急。致京。軍機處鈞鑒：勘電謹悉。湖北籌湊賠款，他事均已體察情形，分別開辦。惟復減徵、加稅契兩條，須奏明奉旨，方能飭辦。若待具奏奉到硃批，須二月初。此事目前即須迅速行文，於二月開徵之前，文到各州縣，方來得及。所有辦法，前宥電已詳，摺內即此數語。

查江西係地丁每兩於減徵復回一百文之外，再捐一百文，共二百文；漕糧每石於減徵復回一百四十文之外，再捐一百六十文，共二百文。江南係將地丁每兩前減之二百文仍復徵收。久經奉旨允准，皆見邸鈔。湖北只將地丁每兩所減之一百文、漕糧每石所減之一百四十文，仍復舊章徵收，並未加捐分毫。較之江西、江南爲輕，較之四川、廣東則更微。且因畸零尾數，糧戶不甚計較，里書多仍舊徵收。今日復舊，集少亦可成多。

至稅契加收三分，乃取諸殷實置產之家，與貧民無涉。且向來州縣吏胥包攬契稅，並不止收三分，往往收至五六分、七八分不等。今實加三分，不准多取中飽，尤爲無傷於民。查湖北鄰省如四川、河南、江西等省稅契，大率皆每價錢一千，收錢一百文上下，是竟至十分矣。湖北僅加三分，連正稅共六分，每價錢一千，只徵錢六十文，實不爲重。近日河南亦奏加稅契三分，事同一律。鄂省因爲體恤貧民起見，籌款尤爲艱難，尤爲慎重，故按糧捐輸一節，並未舉辦。賠款期限緊急，腊、正兩月之款，皆係暫借，以後日形緊迫，萬分焦灼。

茲據藩司、糧道稟請電奏前來。可否請鈞處俯賜卽行代奏，以便奉旨遵行。實深感禱。之○、瑞
○同叩。庚。

(端方檔)

一一二七 岑春煊奏報高平縣民聚眾抗攤賠款業已分別查辦摺

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十二日（一九〇二年二月十九日）

頭品頂戴·兵部尚書銜·山西巡撫臣岑春煊跪奏，為知縣辦捐失當，刁民聚眾塞署，分別正法、奏參，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照山西高平縣刁民聚眾，塞署抗捐等情一案，臣聞信後，立即行司揀派能員，馳往會同查辦。一面飛飭營旗鎮懾彈壓去後。茲據署潞安府知府俞恆、候補直隸州知州陳繼良、署澤州府知府楊樹詳晰會稟前來。

臣覆加查核，緣前此拳匪滋亂之後，山西省籌畫大案、教案各賠款，為數頗鉅，無非就地籌辦。取於薦紳富室者，曰善後紳富捐；取於小民者，曰地畝捐。義各有歸，事經陳奏。紳富捐辦法，係量州縣之豐嗇，示以約捐總數，其於各紳富仍係量力善勸，並未令其勒派。各屬紳富亦頗識時艱，大半已踴躍輸將。獨澤州、潞安兩府屬，上年滋亂頗重，懲辦較輕，人心猶未甚悔懼，紳富捐遂不能踴躍。署高平縣知縣高凌霄，因所辦紳富捐為數無多，乃邀傳紳士、社首集議，經議定，將紳富捐攤派各里，上里派錢三百五十千，中里二百五十千，下里一百五十千。畝捐之外，復派此捐，小民力薄，遂起怨聲。

該縣有已革前廣靈縣訓導郭士基，詭譎險狠，聲名惡劣。代書李東梅即李冬溫，播弄詞訟，本是兇壬。鐵匠牛文炳即牛文霄，性情龐鹵，素不安分。三人往來密商，乘此怨聲四起，聚集各里居民，入城

抗官，必使永免各捐。然後以留官爲名，向各里斂錢作費，因而分肥牟利。計議已定，郭士基繕具雞毛傳單，李東梅書寫告白，約於光緒二十七年十月二十日，在東關下廟河地方聚齊。牛文炳持赴各鄉，連日張貼傳鈔，並用大言招搖。愚民無知，羣起相應。果於是日來聚於下廟河者一千餘人。

此時郭士基、李東梅卻又在旁隱匿觀變，牛文炳鳴鑼領衆，蜂擁而來。該縣高凌霄適在公局辦事，聞信卽出免捐牌示，差人持諭勸散。牛文炳等知是一時權變，不肯見信，遂一擁進城。同城文武員弁馳向勸阻彈壓，均不見聽。高凌霄親出解說，將其擁回公局，多方逼迫，聲稱必出免捐告示而後已。正當擾攘之際，又將在押拳匪賈黑漢等六名，乘勢放令逃逸。縣城書院曾寓教士，亦遷怒將門窗、器具損壞多件。高凌霄慮倉卒激成他變，無可如何，允出免捐示諭。牛文炳始約退衆人，稍稍解散。高凌霄旋即辦給永免各捐印諭多張。次日，牛文炳分送各里。

十一月初三日，牛文炳與郭士基等復商議，每里攤錢五百，以爲上告留官之費。李東梅書繕告白，約各社首於初六日復會議事。至日各里來會者甚少，僅收錢二千五百文。正欲再聚再議，該印委業已馳至，查訪得實，會同潞安營，將郭士基等三犯先後拏獲。究出傳單告白，追回免捐印諭，隔別研訊明確，錄供稟覆懲辦前來。

臣查例載：直省刁民假地方公事，強行出頭，勒逼抗糧聚衆，聯謀斂錢構訟，或果有冤抑不於上司控告，擅自聚衆至四五十人開堂塞署者，爲首斬決梟示。此等案件訊明首惡渠魁，一面具題，一面卽行正法，將犯事緣由、正法人犯姓名刻示，遍貼城鄉曉諭。等語。此案郭士基、李東梅、牛文炳等乘地方派

捐未妥，民有怨言，擅敢聯謀，出具傳單告白，約會抗捐，聚衆至一千餘人，填塞公局，逼迫縣官出給免捐印諭，因而縱脫在押拳匪，又將教士寓過之書院遷怒，損其戶牖什物。旋復聚人斂錢留官，因以爲利。論當場則牛文炳一人出頭，究始謀則郭士基、李東梅二犯爲甚。三人情罪，無所軒輊。查公所卽同衙署，抗捐無異抗糧，況教案甫有端倪，而該犯等又敢縱放押匪，侵損教士寓過處所，頑梗奸險，幾又釀成教案。若不從嚴懲處，實無以儆衆而弭患。臣已批飭將郭士基、李東梅卽李冬温、牛文炳卽牛文霄三犯，卽行就地正法，梟首示衆。該犯等所斂之錢，追出充公。並令將事由、犯名曉諭鄉民及鄰封百姓，俾使咸知戒懼。其餘聚集之人，姑念受人愚弄，從寬免其查究。所損書院器物，仍責衆人賠補。拳匪賈黑漢等訊非首惡，本可保釋，但爲刁民擅縱，仍飭緝拏發落。所派三等捐錢，尚未收繳有數，令卽更正停止，不許於畝捐之外，再有攤派。

至署高平縣高凌霄，於承辦紳富捐輸，如果實難多捐，應卽切實稟請核奪。乃遽偏聽紳士、社首之言，按里攤派於畝捐之上，以致百姓怨望，刁徒乘機糾聚大衆，幾乎激成禍患。推厥所由，實由於高凌霄之措置失當。已置郭士基等於大辟，自不能將高凌霄從輕議擬。覆查高凌霄經前撫臣錫良奏陳，政事可觀，曾蒙諭旨嘉獎。臣調任過聞喜縣時，高凌霄適在聞喜本任，訪其官聲頗好，民情愛戴。考之實事，見其鑿井課耕，頗能盡心民事，亦經保請送部引見。第此案情節甚重，若不參處，無以昭情法之平；而良吏難得，若因一眚而遽棄之，似又未免可惜。且因力任籌款之難以維大局起見，與科斂罔利者絕不相同。其過固無可寬，其心不無可諒。可否請旨，將署高平縣事聞喜縣知縣高凌霄卽行革職，留於

山西效力，如果益加愧奮，奉公無過，再行懇恩開復。

其餘同城文武，當時人多勢衆，勢難彈壓擒拏，應請免議。該管文武上司，係隨時稟報查辦，並無不合，應毋庸議。拏獲首犯之各哨弁，由臣酌給外獎，以示鼓勵。

所有高平知縣辦捐失當，刁徒郭士基等聚衆塞署，分別正法、參處緣由，除分咨各部查照外，謹繕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

再，聞喜縣知縣係要缺，應請由外揀補。合併聲明。謹奏。
硃批：著照所請。該部知道。

（官中硃批奏摺）

一一二八 岑春煊奏報潞澤一帶地方已平靜片

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十二日（一九〇二年二月十九日）

再，高平縣刁民聚衆抗捐一案，遠道傳聞，以爲民教相毆。曾准外務部電令設法速結。臣已將並非鬧教，業經解散獲犯之處，電覆轉告各公使勿疑在案。茲查郭士基等聚衆傳單、告白，內有決一死戰及明明胥讒，蹙額相告，養伊之身家，小民之身家何以活？等語。此等聲口，是仇官抑仇教，聽之本甚可疑。及至抗捐塞署之日，陡然千餘人人城喧鬧，放逸在押拳匪，損壞教士寓過之書院。當此之時，爲教民者焉得不懼，於是倉卒扶攜，紛紛遷避。署澤州府知府楊樹聞信，卽親往曉諭安輯。俄而刁徒解

散，教民旋即歸家，安居如故。現在郭士基等業已正法，不特高平地方震驚恐懼，即鄰境不馴之徒，亦必聞風知儆。若謂民教真心相安，臣不敢自欺欺人，然以目下情勢度之，潞、澤一帶當可鎮懾幾時。

事系宸廑，理合附片奏聞，伏乞聖鑒。謹奏。

硃批：著即嚴飭地方官切實防範，務使民教相安，以弭後患。

（宮中硃批奏摺）

一一二九 信恪等爲抄送比國教案委員林輔臣呈文事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十三日（一九〇二年二月二十日）

欽命鎮守綏遠城等處將軍兼管右衛歸化城土默特官兵·調遣宣大二鎮綠旗官兵·勳舊佐領·世襲一等侯信、欽命花翎·鎮守歸化城等處地方·管理綏遠城官兵·副都統兼世襲二等剛烈男·加十級·紀錄四次文，爲咨呈事。

前因烏蘭察布盟四子王旗教案重大，經本將軍疊次札調該旗盟員來綏議辦，並再四開導，該旗抗不到案各情形，於本年正月十一日咨請大部，轉咨理藩院，迅賜核辦在案。昨又據比國派辦教案委員林輔臣、教士王達文呈請速追完案前來。茲抄錄原呈，飛速咨呈大部，祈即轉咨理藩院，迅速核辦，萬勿延擱。

除咨理藩院外，相應咨呈大部，謹請查照施行。須至咨呈者。計照抄原呈一紙。

右咨呈外務部

(外務部檔)

附件一：林輔臣等爲四子王旗焚殺教民事呈信恪文

一九〇二年二月十六日(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初九日)

大比國委員林輔臣、教士王達文謹呈侯爺元戎鈞前。敬啟者：

前年口外拳匪四起，教案繁重，現均議定賠款。其時四子王旗，亦有焚殺搶掠等事。獨可恨者，自前年八月以後，各處均已保護，惟四子王旗縱令拳匪多人，仍在該旗鄂包村及附近各村，勒索教民，私殺教民一百九十八口，又將教民銀錢、什物、牲畜、車輛搶去許多，難已「以」核計。卽此各節，斷難忍讓，實在痛惡已極。

所有四子王旗前年私殺教民多命及搶掠銀錢、什物、牲畜各項價銀，懇祈速追完結，以全和局。並將該旗拳匪銜名繕呈函後，仰乞台鑒查核究辦，是爲公便。肅此。敬請助安。

林輔臣、王達文謹啟。壬寅正月初九日。

(外務部檔)

附件二：林輔臣等開呈四子王旗拳首銜名住所清單

計開拳匪銜名及住所：

四子王旗所屬西圖薩拉克齊阿木喀。章蓋沙普阿尤什。章蓋諾爾布。大鈐精札普。小鈐精札普。達嚕嘎多爾濟。哈畢巴圖。第清札齊嚕克齊。札蘭鄂齊爾。查漢扣章蓋查漢扣。烏蘭克依特格根，已往莫爾根王旗逃避。噶檔桑伊子色登。哈蒙各加克其，今坐王府西大人，住刀拉系貝。石巴、惱爾包、哈要石，均住刀拉系貝。

至惡：東谷碌包，梅林營官，住點力斯太東北十餘里。至惡：土不動則力格，木府東木章蓋，住王府西北仲海道拉。財金甲步，原坐白達，住大花爾。財金加，住島包。各比，住島包。至惡：巴圖。極惡：卜義爾兄弟二人，住白銀波浪。至惡：廠漢扣章蓋、銀扣子、鐵圪旦，三人住王府左右。至惡：德慶加克氣、巴計爾等，均俱黑山子灘。

以上數十名官銜、住所，合併登明，呈請鑒核施行。須至單者。

(外務部檔)

一一三〇 外務部和會司擬爲請交還天津治權事致各使照會稿

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十五日(一九〇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和會司呈，爲照會事。

案查和約內載：諸國兵隊除第九款所述各處外，於西歷一千九百零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即光緒二十七年八月初十日，由直隸省撤退。又和約第九款內載：中國應允由諸國酌定數處留兵駐守，以保京師至海通道無斷絕之虞。駐守之處，係由黃村、天津至山海關。又查條約第十一款第一節載：北河改善河道，在一千八百九十八年會同中國國家所興各工，近由諸國派員重修，一俟治理天津事務交還之

後，即可由中國國家派員，與諸國所派之員會辦。中國國家應付海關銀每年六萬兩，以養其工。等語。是天津等處諸國留兵駐紮，僅止保守由京至海暢道，而於中國治理地方之權，並不稍有侵礙。

現在和約久經畫押，大局底定，兩宮早已回鑾，諸國與中國復敦舊好，一切均與從前無異。中國應交首期賠款，業經如期交付。諸國大臣既與中國交好，睦誼益敦，而天津地方諸國所設都統衙門未曾裁撤，近畿要地尚未歸還，於中國自行治理之權，諸多不便，想必為諸國大臣之所鑒諒也。時已春融冰泮，應請貴大臣會商諸國大臣，撤回駐津兵隊，交還地方，俾中國於該處善後事宜，得以從容布置，本爵大臣實深感盼。即希貴大臣查照見復為荷。

為此照會。須至照會者。○國使臣。德、英、法、俄、日本、義大利。

(外務部檔)

一一三一 袁世凱奏覆歷次籌辦鄧萊峯仇教抗官一案情形摺

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十七日(一九〇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太子少保·署理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臣袁世凱跪奏，為熱河朝陽縣革生鄧萊峯聚眾仇教抗官，謹將歷次籌辦並派員查訪、商添兵隊情形，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

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初七日奉上諭「上諭見前——編者」。仰見朝廷軫念民教，慎重周詳，曷勝欽服。

臣查朝陽縣花子溝革生鄧萊峯聚衆仇教一案，於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據朝陽縣知縣王文翰稟稱：縣屬松樹嘴教堂增索賠款，致革生鄧萊峯借仇教爲名，糾集鄉民，奪犯抗官，情勢可慮，請添兵勦辦。與熱河都統臣色楞額原奏大致無異。當以熱河離省甚遠，應否派兵，必須格外慎重，卽經批飭該令，將所屬教堂教士妥爲保護。並飛咨都統臣色楞額，迅速查明確情，就近飭行各防營妥爲籌辦。旋准該都統咨稱：匪首鄧萊峯率令羽黨，屢出滋事，若不設法添兵勦辦，誠恐後患無窮。等因。當查該處兵隊，除駐防練軍楊玉書八營外，尚有督臣馬玉崑所派武衛左軍四營，兵力不爲不厚，似已足敷布置。咨復去後。而楊玉書來稟謂，鄧萊峯藐法仇教，花子溝良民甚衆，深慮玉石俱焚，擬會同邊防營務處沈大鰲等，選派紳商前往開導，如果鄧萊峯悔罪自首，則溝內良民皆得保全。所籌亦尚周妥，經臣批准照辦。此臣斟酌事勢，暫緩添兵之實在情形也。

嗣於十二月二十日，又據王文翰來稟，以花子溝地勢險惡，附逆較前更多，楊玉書駐防各營零星分布，該匪首鄧萊峯形同叛逆，裹脅漸衆，一旦揭竿倡亂，教士教堂固屬可慮，卽城池亦不堪設想。該據楊玉書同日來稟，以鄧萊峯不遵勸導，溝口築有礮臺，所駐馬步三營不敷進勦，請另派大員帶隊勦辦。各等情。臣以相距甚遠，未能遙度，先後添派候補道劉煊、副將楊慕時馳往朝陽，確切查明，如能弭患無形，固爲上策，倘必需兵力，卽就近稟商都統，飭知該鎮，仍會合武衛左軍四營妥籌辦理。並咨明馬玉崑，轉飭左軍分統先事布置。二十五日，又准都統臣咨據該鎮縣等，稟請添派大員帶隊勦辦。

復經咨商馬玉崑，以該處本卽左軍四營，自應仍由該軍增撥精練隊伍前往，相機會勦，以一事權而免誤。此臣派員查辦、密商勦捕之大概情形也。

伏思鄧萊峯勾結夥黨，負隅抗拒，奪獲要犯，私築礮臺，跡其勢燄日張，誠慮滋生巨患。惟該處駐防營隊實已不爲寡弱，且聞附匪者頗多良懦，若遽增兵兜勦，稍一不慎，卽難免荼毒生靈。臣究因相隔太遠，鞭長莫及，軍情賊勢，皆非懸揣所能洞知。擬俟道員劉煥、副將楊慕時考核明確，再行商催馬玉崑，添派勁旅前赴熱河，聽候該都統調遣。現經該都統以請兵入告，上煩聖慮。而本年正月初十日，又准該都統咨稱：事機緊急，勢難再延。咨內並叙及曾與提臣馬玉崑商明，開春後允由馬玉崑酌撥兵隊，會同進勦。自應遵旨飛咨提臣，速派數營馳往熱河，相機妥爲辦理。

除仍隨時咨商都統臣色楞額、提臣馬玉崑外，所有鄧萊峯聚衆仇教抗官暨臣歷次籌辦，並派員查防〔訪〕、商添兵隊各緣由，謹先恭摺覆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八年正月二十日奉硃批：著嚴飭所派兵隊相機妥辦，毋許孟浪。仍將查探情形隨時據實具奏。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一一三二 增祺爲奏報海龍城總管調省片已奉硃批事咨呈奕劻等文

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十八日（一九〇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欽命鎮守盛京等處將軍·管理兵刑兩部兼管奉天府府尹事務·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

督奉天旗民地方軍務兼理糧餉。降二級留任。革職暫准留任增，爲恭錄咨呈事。

案照本軍督部堂會同奉天撫尹堂玉，於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四日附奏，爲俄員藉端搜索槍械，暫將海龍城總管調省等因一片，茲於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初一日奉到硃批：知道了。欽此。除欽遵並分行外，相應恭錄並抄原奏咨呈。爲此咨呈貴全權王大臣，謹請欽遵鑒核施行。須至咨呈者。計抄奏一件。

右咨呈欽命全權大臣·和碩慶親王、大學士王。

(外務部檔)

附件：增祺等奏報海龍城總管調省緣由片

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四日(一九〇二年一月十三日)

再，海龍城原有練兵四百名，去秋變亂之後，該總管復收撫潰兵三千餘人。當李曉叭等股匪之屢次撲犯該城也，頗藉此以收捍衛之功，然亦以是而招外人之忌。夏間，俄提督高爾巴力思與該總管商將陳得勝等千餘人撥往吉林，餘經○○增○批准，酌留一千九百名，地方尚資鎮懾。昨俄兵忽至該城，始則逼令騰出衙署，繼令該總管即將各營全行遣散，一律收繳槍械。○○等疊與該武廓米薩爾磨商，擬留一千二百名。正在札飭該總管查酌情形稟覆間，詎俄統領復藉洋商被戕之事，竟將城中兵槍收去四百桿。方經商允交回二百餘桿，旋又返悔，並請將總管即日調省，否則由俄兵解送。再四商論，刻不

容緩。及該總管到省，面詢並無起釁別故，係屬有意爲難，無非藉端搜索槍械。查該城收撫各隊，幸均在四外分紮，槍械尚未被其收去。惟刻下各處，匪踪充斥，在在勾結堪虞。○○等已飭該通判，仍將此項兵丁設法籠絡，毋使滋生事端。一面再與俄員妥爲婉商，辦理如何情形隨時奏聞外。所有海龍城總管暫行調省緣由，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

(外務部檔)

一一三三 岑春煊爲查辦六合團揭帖事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八年正月二十日(一九〇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欽命頭品頂戴·兵部尚書·山西巡撫兼管提督鹽政印務·節制太原城守尉岑，爲咨呈事。

據山西洋務局司道會呈：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奉批據陽曲縣丁令惟晉稟，訊明張貼六合團告白，並造旗幟匪犯唐佐山，可否就地正法請示由。蒙批：查匿名揭帖，本干例禁。況該匪唐佐山所編六合團告白，語多悖逆，尤爲法所難容。現在民教齟齬，迄未盡釋，若再任匪徒造言惑衆，其爲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且該匪借此謀害徐恒泰，以爲報復之計，更屬兇狠。仰洋務局飛飭該縣，速將該匪唐佐山就地正法，梟示犯事地方，俾昭炯戒。至徐恒泰查與此案無涉，應飭迅速詳請釋放，以免拖累。仍將正法日期，通報查考暨將逃匪崔復來勒緝務獲究辦。此繳。供摺存。等因。

蒙此，當經轉飭該縣遵照批分別辦理矣。查此案，前經本司道風聞文水縣有張貼匿帖匪徒，當經

札飭呼延守庚，嚴密查拿。該守馳抵文水，即會同文水縣胡令詠琛，將匪徒唐佐山及徐恒泰，並由平遙縣關傳刻字人武生張晉英等三名到案，暨起獲木刻印板字六十塊，即係揭帖字樣；紅邊白心四方旗幟兩面，內書殺洋滅奸、招募賢士等字樣。一併由本司道派洋操馬隊提解來省，發交陽曲縣丁令訊辦。均經分別詳咨有案。伏查此項張貼告白並造旗幟匪徒情事，前奉外務部電詢轉准義國公使，亦謂山西近有匿名揭帖殺奸滅洋之事。現在既據丁令訊明，稟蒙批准正法且梟首犯事地方示儆，足以快人心而弭禍患。應請轉咨外務部，照會義國公使知照。除嚴飭緝逃匪崔復來究辦外，理合詳請查核轉咨。等情。

據此，相應咨呈。爲此咨呈貴部，謹請查照，照會義使施行。須至咨呈者。
右咨呈外務部。

(外務部檔)

附錄：義署使爲感激晉省查辦匿名揭帖事致奕劻照會〔一〕

一九〇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十五日)

大義國署理欽差便宜行事全權大臣·世襲男爵羅，爲照復事。

本月十一日，接准貴部來文，內稱：山西大憲已將拿獲刻印匿名揭帖之匪徒訊明究辦。等情。查

〔一〕此件無相應之清方文件，因其內容與前件有關，雖日期稍後，仍附於此。

本署大臣於光緒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曾經函達貴部。今准復文，實爲感激。當將中國如何推誠出力，除滅亂萌之心，均行稟達本國知悉矣。況所有現時民教交涉情形，貴爵無下通達，定能與本署大臣意見相同。惟欲免將來各等隱患，必先加意嚴防，以期愚民不至被奸匪煽惑，與其仇怨變亂之端。今果能隨時悉心訪查，力除良民被惑謠言之亂萌，則貴國現時四海清平，既與各國交誼和睦，萬不致稍有決裂之虞也。

爲此照復貴爵查照可也。須至照復者。

右照會大清欽命總理外務部事務·和碩慶親王。

(外務部檔)

一一三四 理藩院爲已飭烏蘭察布盟速辦庚子教案事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一九〇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理藩院爲咨呈事。

旗籍司案呈，光緒二十八年正月二十日，准綏遠城將軍咨稱：烏蘭察布盟四子王旗，於光緒二十六年六、七月間，當拳匪初起時，該旗效尤仇教，焚燬教堂，殺斃多命，搶掠財物，案情已極重大。本將軍於十一月間，將塔拉特旗教案辦結後，附片奏明，割調該旗蒙員來綏，由本將軍督飭辦理，仰蒙俞允，欽遵檄行該旗遵辦在案。嗣據奉派馳赴該旗委員·防禦德普詩巴稟稱：據蒙員呈覆，奉王爺諭，本旗並

無應辦公事，何用派員前往？等語。本將軍復經劄催並婉爲開導，兼飭該防禦再四勸諭，乃該郡王於奉旨飭查之件，竟敢多方推諉，實屬抗玩已極。現該洋教士等在歸化城候辦此案，已兩月有餘。催促多次，漸形恫嚇。相應飛速咨行貴院，嚴飭該旗遵照辦理。事關交涉，務希見覆。

同日又准綏遠城將軍咨稱：四子王旗教案重大，該旗抗不到案。各情形。又據比國派辦教案洋員呈請速追完案，議定賠款，並將拳匪銜名、住所開單咨送。各等因前來。

本院已照錄所開拳匪銜名、住所清單，由五百里劄行烏蘭察布盟長四子郡王勒旺諾爾布，按照單開銜名，刻卽嚴拿，解送綏遠城將軍照例懲辦。並將綏遠城將軍前次劄調蒙員，務卽趕緊飭令前往，不得再爲宕延，儻敢稍有違誤，定行參辦，決不寬貸。

除劄飭該盟外，相應咨呈貴部可也。須至咨呈者。

右咨呈外務部。

(外務部檔)

一一三五 岑春煊爲詳叙耶穌教案查辦情形事咨覆全權大臣文

光緒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一九〇二年三月四日)

欽命頭品頂戴·兵部尚書·山西巡撫兼管提督鹽政印務·節制太原城守尉岑，爲咨覆事。

據山西洋務局司道會呈：竊照前蒙准湖廣總督部堂張咨稱，據駐漢英國清總領事照稱，據由晉回

漢英國紀教士正綱稟稱，上年在晉各教士遇害各情，地方官有幹旋保護者，有極其兇狠者。並所出告示及各處匪首姓名，開單縷細呈報，請即咨商迅速查辦，早日賠卹了結。咨請查照。飭即由局逐一查覆其單內所開之拳匪首要，並飭各地方官嚴密查拿，不得稍有寬縱，致貽口實，亦不得深文周納，致累良善。等因。並粘單一紙到局。

蒙此，當經本司道以全晉教案情形重大，前經遵照札開，分別極重、次重地方，遴委明幹之員，分赴各府州查辦。所見紀教士所呈晉省官民仇教情形，皆係教案中應辦之事，因即抄錄札文，飭委原赴各府州辦理教案各員，遵照文內所指各節，認真查辦去後。嗣據各該員等查明，陸續稟報前來。本司道查晉省上年拳匪肇禍，天主、耶蘇兩教，雖同一受害，而輕重判然不同。天主則教民受害者多，耶蘇則教士受害者多。計耶蘇教中，公理、浸禮、自立、內地、宣道五會洋牧師，連同眷屬、幼稚人等，共被戕一百四十六命，又口外宣道會不知下落者八人。以內地一會而論，已有七十四命。該教士紀正綱，係內地會牧師，於上年十一月間，同平遙等處教士丁良才、索行仁等十四人，蒙前部院錫派委現署神池縣知縣鄭令綬，護送回漢。其所稟諸該國駐漢領事者，皆係上年六、七月間，在晉各教士逃難受害情形。各牧師之橫遭不測及拳匪之殘忍酷虐，真令人不忍聞問。

本司道今年清理通省教案，將該教士所稟各節，飭據各屬印委查覆。各教士受害情形，大致亦尚相符。惟拳匪姓名及地方官仇教情形，不無歧異之處。茲經本司道詳加考核，除該教士單開告示三張暨稟中所稱毓前院各節，前經迭奉諭旨，業在懲辦禍首之列，毋庸再行置議外。其餘稟中所指者，一爲

曲沃等處誤教之地方官，一爲岳陽等處害教之拳匪。

查晉省貽誤教案各員，先經各國公使將銜名開由全權大臣奏明，奉旨飭查者，共十七員，內有曲沃縣知縣王廷英、隰州知州崔澄寰、孝義縣知縣姚學康、壽陽縣知縣秦錫圭、岳陽縣知縣劉藜輝等員，蒙查明覆奏，奉旨與以革職、遣戍有差。嗣復蒙札查，有實係貽誤教案而未經各公使開送者，由局確查詳請續參澤州府知府。前任潞安府同知孚仁等十三員，亦奉旨分別革職、懲處有差。此查辦誤教各員之情形也。

其單開岳陽等五處匪首姓名，查山西仇教地方，共七十九廳州縣，滋事匪首，原不止岳陽等五處，拿獲匪首，亦不止岳陽等五處。自上年七月起至本年九月止，各屬匪首正法共計一百零八名，監禁數名。前經本司道將辦過拳匪名數刊刻表冊，詳呈撫院，並分送各教會查照在案。考其姓名，有紀教士所已開者，有紀教士所未開者。但經查明害教屬實，卽由地方官稟請正法，以昭炯戒。現仍將著名之匪嚴札飭拿，毋任漏網。此查辦各處匪首之情形也。

現在耶穌教五會各案，除口外宣道會甫派牧師來晉尚未議結外，餘自本年五月間，該教由京派出公理、浸禮、自立、內地四會牧師八人，來晉辦理各案，先期由晉派員往京迎護，沿途車駝等項，均係由官支應。並奉全權大臣電諭，優禮接待。一人晉境，地方文武官率領紳商，出城迎接，以示悔過。預備公館、酒席，務極豐潔。到省之時，由本司道率領文武各官及紳商，出城迎接，以省城之商務局爲公館，供應火食，待以賓禮。該牧師等到晉後，首爲上年六月十三日在省被害牧師出殯，行追思禮，由首府署

高搭彩棚，張掛銘旌，本司道等躬臨弔唁，致送花圈，率領文武官紳送殯至墓，成禮而返。其各牧師有在外州縣被害者，該牧師等又分往各屬辦理殯葬，所有迎送出殯儀注，悉如省城辦法。其殉難各牧師新舊墳墓，由省城以至忻州、大同、朔平、太谷、孝義、曲沃、河津、大甯、潞城等處，均經仿照西式，修造花園，佈種花草樹木，豎立碑碣，上刊各牧師殉難姓名暨撫院嚴禁匪徒殘毀洋墳告示，並每處由公款籌銀二百兩，在墳墓左近購買田地，給與看墳之人，爲養贍之費，俾其永遠看守，以免作踐殘毀之虞。該教會受害雖比天主教稍重，而議結各案，亦與天主教不同。生者待以從未享過之優禮，歿者與以永垂不朽之令名。各牧師實已心悅誠服，無所異議。

其四會教民上年被害人命、燬失房屋、衣服、器物等項，一切虧累，均經各牧師親往各屬查勘，開具失單來局，與本司道公同估賠。該牧師意在力杜浮冒，皆按所開之數，以七五折議賠，有人命另給卹款者，亦有將卹款包於賠款之中者。所議賠款銀兩，均隨時由司庫具領，轉交該教會自行分給。仍將各屬附從拳匪之徒姓名，開單存記備案，以後如再與教會爲難，卽連同前罪從重懲辦。

其教堂房屋、器具，並教士自置衣物等項賠款，則各會辦法不同：公理、浸禮兩會，撥人大賠款內核辦。自立會省城、壽陽自建教堂兩座，全讓不賠。內地會則建堂不賠，惟租賃之教堂，由地方官查明修復。均經立有合同憑據等件，隨時詳呈。其內地一會之案，地方最多，省南北計有五十餘州縣。議結之時，經何牧師斯德、榮牧師晃熙，先後訂立兩次合同，辦法尤爲詳備。該教四會各案，實已一律議結。所有紀教士稟呈各節，有業經併案核辦者，有由各員查明聲覆者。現當教案議結之際，自應逐條聲覆，開

具清摺恭呈。其稟中如有未盡事宜及尚未拿獲匪首，仍當隨時分別辦理，並嚴飭各地方官務獲究報，以平情法而免寬縱。

所有遵札查明，紀教士呈報上年各教士在晉被害情形，分別查辦完案各緣由，理合詳請查核批示轉咨，並將拳匪表及內地會結案合同，一併詳請轉咨照覆，實爲公便。等情。

據此，除分咨外，擬合咨送。爲此咨呈貴大臣，謹請查照施行。須至咨呈者。計送清摺二扣、正法拳匪表二扣、合同四紙〔一〕。

右咨呈全權大臣。

（外務部檔）

附件一：山西洋務局呈遵查耶穌教案辦理情形清摺

督辦洋務局謹將遵札查明，紀教士呈報上年各教士在晉被害，分別查辦完案情形，開具清摺，恭呈憲鑒。

計開：

一、紀教士呈稱，河津縣有容教士、宓教士，被清家灣匪首葛天順殺害掩埋，宓教士有馬一匹，係被河津西關舉人張守忠搶去。等語。查容、宓兩教士等，係在河津縣清澗灣地方被害，棄屍河中，沖失無

〔一〕以上附件原均係一式兩份，本書僅各錄一份附後。

存。葛天順並非拳匪，係護送該牧師等之教民，一並被殺。此案送信謀害者，爲已革貢生范居江，指使者爲已革舉人張守忠，動手殺害者，爲衛清河、呂誠德卽呂誠材等所致。嗣經該縣知縣黃廷光獲犯訊明，范居江、衛清河、呂誠材等三名，解省正法，傳首梟示。張守忠在押病故，戮屍梟示。前屬該縣知縣趙之燮，事前未能保護，事後未能獲犯，經本局詳請憲台彙案奏參，革職永不敘用。

一、紀教士呈稱，在曲沃縣之童教士及妻女，被樊店村馬道林指使殺害。等因。據該印委等稟覆，童教士及其妻女，係在曲沃、翼城兩縣交界之范店村卽樊店村，並東賀村等處地方被害。有教民史恩讓、孔憲忠等，亂後收屍同埋爲證。並據該教民供稱，訪係拳匪馬老三、張紅祥、侯得其所殺。該拳匪等均已拿獲正法。所稱馬道林者，卽馬老三之兄馬老大，係山東人，早已遠颺。已批飭地方官設法緝拿。

一、紀教士呈稱，白教士等六人，由大甯逃出過隰州，至曲沃境內，全遭殺害。卽隨帶貴重之物，均被隰州知州所得，餘皆燬壞。隰州知州並親請拳匪在教堂居住，教授人民習拳。堂內有教士八人，逃往山中藏匿，不意於八月中仍然遇害。等因。

查白教士等六人，向在隰州傳教。上年聞難逃避，行至聞喜縣邊界，被匪一並殺害。爲首之孫汶漳，業經拿獲正法。該教士被害處所，距隰州數百里，貴重之物既由該教士隨帶，必係途中被掠，該州知州斷無越境得物之理。惟該州知州崔澄寰，先當拳匪初起，未能實力禁遏。迨後又率領鄉勇，與拳匪互相攻殺，格斃二十餘名。維時教會業已受害，無補於事，實屬措置乖謬。該牧先因擅離任所，奏參

革職。嗣復奉旨，發往極邊，永不釋回。俟緝獲之日起解。該州教堂，城鄉共計三座，燬失房、物等項，均經榮牧師晃熙查明議結。至所稱教士八人逃往山中，仍然遇害等語，查隰州教士被害者，只有逃往聞喜之白守貞等男女六名。自本年何、榮各牧師等到晉以來，凡內地會被害牧師，均已查明，分別殯葬昭卹，優禮有加，並無遺漏。此被害牧師八人，既未開列姓名，又無被害處所，自係連及別處被害牧師計算，非專指隰而言。

一、紀教士呈稱，聶教士一起三人，遭大甯縣拳匪賀顏平、丁全泉等六人指使慘害，教堂被燒。教民家遭燒搶，殺害尤慘，被害屍身，經官勒令傳教張賀華掩埋。等語。查大甯縣拳匪爲首者，實係賀顏平即賀宴平，業經拿獲正法。其丁全泉一名，查明僅止被匪勒逼，經理帳目，尚無焚殺重情，已令其罰鍰贖罪。教堂查係內地會自建房屋，經榮牧師議定免賠。教民遭害，均已賠卹了結。被害屍骨，自未便久與暴露，官飭教中掩埋，尚無不合，亦並無抑勒等情。

一、紀教士呈稱，聞喜縣境內，有從大甯逃出教士三人，聞被拳匪所拿，後亦被殺，該縣竟置之不理。等語。查大甯縣聶女教士三人，並非在聞喜縣被害。惟童教士及其妻女二人，遭遇拳匪，曾由聞喜縣經過，後在曲沃被害。旋即將匪首拿辦，該縣並未置之不理。此節自係傳聞之誤。

一、紀教士呈稱，孝義縣有蘇、魏二教士被害，教堂全燬，教民多家被殺、被搶。並云該縣知縣不肯派兵保護，以致兩教士被害。等語。查該縣知縣姚學康，早經在任病故。因保教不力，奉旨定爲革職，發往極邊，永不釋回罪名。被害之蘇、魏兩女教士，業由榮牧師親往出殯、修墳，昭卹如禮。教堂查係

自建，載入合同免賠。教民遭害之家，均已賠卹了結。

一、紀教士呈稱，在汾州愛、賈兩教士並眷口共六人，又介休縣羅、愛兩教士，在汾州一並被害，財物被知州搬去。並稱汾州府尊明言，護送教士出險，不料送至半途，即暗着兵丁扮作拳匪，統行殺害。等因。查汾州府被害教士並眷屬十人，均已殯葬如禮，送往太谷縣新造洋墳安葬。該前署知府徐繼孺，先因潛離任所，蒙前部院錫奏參革職。嗣復奉旨，定爲斬監候罪名，貸其一死，發往極邊，永不釋回。俟緝獲之日起解。其動手殺教之兵丁武朝庚、呂秉鉞，皆山東人，先期在逃。迭經嚴飭原籍及各地方官，設法緝拿。應俟獲日另結。

一、紀教士呈稱，岳陽縣有吳教士，被縣署門役王姓，並署內李仁昇誑騙銀兩，允爲護送出險，仍被戕害。嗣王姓等見事不穩，又將所騙之銀，分賄教內之人，希圖滅口。等語。又單開該縣刀匪、團匪頭目劉未未子等三十餘名。

查該縣誑騙教士財物一案，據該印委等稟覆，係於吳教士被害之次日，差役李仁昇探知公興永號有該教士存銀五十兩，因詐傳王門丁之命，向該號將此銀索去。迨該前代理縣劉查知訊究，王門丁稱不知情，李仁昇業經逃逸。事在吳教士被害之後，尚無誑財害命等情。現在李仁昇一家四口，全逃未歸。因由該地方官將其房屋折賣，付銀五十兩與教長劉寶琳收存，作爲償還英教士所失之數。並將李仁昇設法緝拿，務獲究辦。該前代理縣劉令藜輝，因保教不力，奉旨革職永不敘用。至該縣拳匪頭目業經正法者，一爲穆長根即穆逢春，一爲紀教士未經開列之王味味子，共計二名。此外查出有名正兇

田官保子、李鐵銷子、劉味味、王記娃、劉九娃子等，久已在逃。均飭經該縣懸查購緝。其餘爲從之徒，查無實在焚殺重情，均分別飭令罰鍰贖罪。

一、紀教士呈稱，平遙縣官將教士大小八口，送往太原省城。等語。嗣復蒙憲札行知，經內地會將此節訪查確實，並無其事。當時該縣沈大令，實意欲將教士等送往南邊，以便赴漢。等語。由湖廣督部堂張咨請更正前來。本司道查核相符，自應遵照更正。且查該縣上年拳禍並不甚重，現經榮牧師查明，教堂係屬自建，載人合同免賠，亦無房東搬取物件之事。教民人命、財物，均已賠卹了結。

一、紀教士呈稱，太谷縣有教士教會二十多人，被拳匪殺害。太原府東夾巷有教堂一所燒毀，中外教士、教民六十餘人，慘殺無遺。忻州有狄、馬、恩、晏、任男女等教士遭害。壽陽縣殺害教會最慘，共死有一百餘人。等語。查太谷縣之教，係美國公理會。忻州之教，係英國浸禮會。壽陽之教，係英國自立會。該教士、教民受害情形，與紀教士所稱相符。本年各該會牧師前來，各被害教士均已分別殯葬，被害教民亦一律賠卹。太原府東夾巷教堂，係自立會所建，焚毀過半，經該會牧師葉守真議准，減讓免賠。其所稱慘殺中外教會六十餘人等語，即係上年六月十三日各教士被害之事〔一〕，內有天主教士七命，耶穌教士三十五命，又教民十餘人。現均爲之立碑、修墳，分別昭雪兼賠卹有差。

一、紀教士單開平陽府匪首多名，內稱郝際榮搶掠丁牧師的匪頭，喬三住衙人將所搶物件掘地埋藏。等語。查得郝際榮、喬明，當上年丁教士等回漢之後，派令看守教堂，不能阻止拳匪入堂搶掠，是

〔一〕參見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册，第二八一頁。

其應得之咎。惟尚無自行搶掠並掩藏等情。喬三係教民喬榮光之兄，未曾入教，因被拳匪誣枉，自將其弟房屋折燬，以明心迹，尚無搶掠教堂等情。有喬榮光可證。王松山係河南典史，劉天申係鎮標兵丁。當拳匪起事時，或聽鼓河南，或出差赴京，均未在家。張三、趙家即趙娃、李朝陽、練勇王振河，均有輾轉售買教堂物件等事。現經陸續追繳，並分別予以答責。何大壽即賀大壽，則並物件亦未買過。行開元先期逃荒外出。所稱得物賣與三府等語，查係該倅李兆麟晉省之時，家丁私自售買，嗣經該倅回署查明，將家人責逐，所買椅子、洋燈等物共九件，照數繳還。李春華係前任平陽府右營都司，春間奉委前赴四川催餉，尚未回平。李光斗係前任臨汾縣知縣，紀教士稟中方感其保護之功，單內自係誤行開列。

一、紀教士單開沁源縣刀匪頭目是山東人吳習奎、王習海、李顯章，並有楊得盛在沁源當鄉勇頭目，及山東匪徒在沁源當勇。等語。查沁源縣並無焚殺重情，僅止吳習奎即吳希魁、王習海即王熙海二名，假冒拳匪，搶掠教民，現均拿獲正法。所搶之物，亦均追還。李顯章係屯留縣客民，向未來沁。楊得盛曾於上年七月充當鄉勇，久經遣散，不知去向。其餘該縣亦有山東客籍，而並無為匪實情。

一、紀教士呈稱，洪洞縣匪首姓名岳錫恩等八名。查洪洞縣並無殺害教士重情，所稱岳錫恩等八名，亦均無師兄名目。茲經該印委查得，惟段文元即段刮兒、盧管管二犯，有動手殺人之事，亦尚未取有確供。景二星、董廷誥、張家福兒僅止隨聲附和，並未行兇，已經與教會言明，罰鍰完案。杜錫恩係武舉，有被拳匪以刀架頭、迫令殺人之事，現尚在逃未獲。岳錫恩係文學，課徒為業，其學徒有附和拳

匪等事，該舉人不能禁止，現經罰出大錢二百四十串，歸入教堂，為買地卹孤之用。經榮牧師查明情節，應允完案。

一、紀教士呈稱，汾西縣五村匪首師姓、閻姓、賈姓、黃姓。等因。經該印委等查覆，汾西耶穌教案，並無焚毀重情，僅有教民王芳辰報稱失物，查係被竊，經該縣酌量追賠完案。其所稱師、張等姓，均係聚族而居，查無為匪實迹，未便指明妄拿。

(外務部檔)

附件二：山西省處死義和團首要名單

光緒二十六年山西各州縣正法過姓名數目年月表

山西州縣	拳首姓名	獲犯數目	處死年月
臨汾縣	王德禮 董華 董福田 陳季良	四名	六月 處斬

榆次縣	壽陽縣	陽曲縣	趙城縣	大同縣
趙二蠻 潘黑蠻 王萬亨	張和尚 胡文會	張滿倉 湯七仔	李馬娃 高小亥 董保全 郝家全	王八劬子 王荃魁 馬有福 施懶 郭萬財 劉清香 王壯之 范成元 英三疤子
三名	二名	二名	四名	九名
七月 處斬	七月 處斬	六月 處斬	六月處斬。 郝家全一名 格斃。	六月處斬。 英三疤子 一名自盡。

翼城縣	鳳台縣	浮山縣	吉州
楊性 張紅祥 侯得其 馬老三	黃壯身 王得法 王劉氏 王留柱	侯立堦 李登發 陳東良子	李禿子等 曹老五
四名	四名	三名	五名
閏八月 處斬	八月木籠 站死。王留 柱一名格殺。	八月 處斬	八月格斃。 曹老五一 名正法。

太原縣	聞喜縣	臨縣	陽城縣	永甯州	曲沃縣
白家保 胡心沅	孫汶漳	劉三兒 劉開沅	吳小金 王有呆 繼昌係僧人	高教成 李沅青 丁姓	張小禿 劉葆載 杜淙戶
一名 一名	一名	二名	三名	三名	三名
處斬 十月 八月被教民亂刀砍死	處斬 十月	處斬 九月	處斬 九月	處斬 閏八月	處斬 閏八月

甯鄉縣	成玉選 成拴兌 高姓	三名	十一月 處斬
介休縣	石世子	一名	七月 斬梟
平遙縣	李定盛 范漳兒	二名	十月 押斃
孝義縣	李玉魁 王子濼	二名	十二月 處斬
五台縣	王西方成 張三姓	二名	十二月 處斬
代州	席千林張二和尚均匪首 張七娃王詳娃趙二娃 陳六娃郭西官均代州人 任穗堂崞縣人	八名	九月二十日 處斬

以上共處死拳匪七十二名。

光緒二十七年山西各州縣正法過拳匪姓名數目年月表

山西州縣	拳首姓名	獲犯數目	處死年月
沁源縣	王照海 吳希澗	二名	二月 處斬
陽曲縣	姜仲滿 王海春 孫應汶 康豬兒	三名 一名	三月 處斬 監禁
交城縣	馬七月 張二孩	二名	四月 處斬

岳陽縣	左雲縣	平定州	托克托城廳	黎城縣
穆逢春 王味味子	夏紹營 翟四仔 曹老五	葛福壽 張激	王四小仔 姜士俊 任假女子	馬雲
二名	三名	二名	三名	一名
五月 處斬	五月 處斬	五月 處斬	四月 處斬	今接賀主 教來函永 遠監禁

河津縣	陽高縣	歸化廳	甯武縣	右玉縣
張守忠 呂誠德 衛清河 范居江	趙貨郎	秦長汰 李效孟 <small>係假冒董福祥營官出示 招勇害教</small>	賈二根	楊三 梁三
四名	一名	二名	一名	二名
張守忠一名 身死戮屍。 原府處斬。 六月解太	六月 處斬	五月 處斬	五月用剃 刀自刎喉 身死	五月 處斬

義和團檔案史料續編 光緒二十八年正月

太谷縣	永甯州	潞城縣	陽城縣	襄垣縣
郭萬元仔 籍蘭溪	于萬啟 王步仟	申起支 甄過繼	張壬午 崔玉春 吳東旦	王全忠
一一 名名	一一 名名	二 名	三 名	一 名
九月在省處斬 奏革功名監禁	八月處斬 十二月在汾 州府處斬	永遠 監禁	七月 處斬	六月 處斬

大甯縣	賀宴平 賀考兒 馬雙虎 房黃狗	二名 二名	九月處斬 監禁
太原縣	僧人覺寅	一名	監禁
文水縣	唐佐山 <small>係張貼六合團匪犯</small>	一名	十二月 在省處斬
洪洞縣	秦家全 盧管管 段刮兒	三名	監禁

以上共處死拳匪三十七名，監禁十一名。

(外務部檔)

附件三：山西耶穌教內地會與洋務局議結教案合同

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初十日(一九〇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山西耶穌教內地會總教士何斯德與洋務局議結教案合同。

一、敝教士體救世主愛人如己之意，一以慈愛爲主，山西災患頻仍，不忍見教案議結後，再有派累商民之事，與山西紳民結歡喜緣，並以謝岑撫台之派員迎護優禮接待，沈督辦之開誠布公、辦事仁恕，故格外和平議結此案。

一、內地會在山西平遙、介休、孝義、隰州、大甯、吉州、河津、曲沃、臨汾、洪洞、岳陽、長治、屯留、潞城十四州縣，又北路大同一縣，所有教會建置之教堂並住房，或焚毀或拆毀或未全毀以及會中公置之器具、什物、書籍等，均不議賠，現擬由本會自行修復購辦。

一、本會在各州縣租賃民房爲禮拜堂處，亦被焚拆損傷。此乃民間產業，並非本會出貲所造，因租與教堂而波及者。未便概不議賠，應由地方官持平估價發款，俾自行修復。堂中什物，能追還更好，否則亦卽罷議。

一、臨汾、大甯等縣之教堂，於敝教士未來晉之先，業經該地方官發款交與教友代修者，此款今由本會如數奉還，以明本會全不議賠之意。

一、朔平府左雲、右玉、渾源、應州四處禮拜堂及什物，及內地會瑞典國支會之產業，早經瑞典國欽使開明賠款銀一萬六千兩。此事非敝教士所能專擅，只可分別辦理，如能商議核減，則甚善矣。

一、所有各處不議賠之禮拜堂，應請撫台出一告示，聲明教會自行修復，不願賠償，乃仰體救世主愛人如己之意，不忍令攤派商民，竭小民之脂膏，並非欲求商民見好也。將原委一一敘明，告示黏貼木板，加蓋桐油，懸掛教堂，以期此後永遠相安。

一、內地無賠款可領之教民，前借賑銀八千兩，蒙撫台格外恩施，免其繳還，足見子惠元元，敝教會實深感謝。

一、尚有內地會各牧師在山西燬失自置衣服、什物、書籍等，與會中公置者不同。查各牧師有回國者，有已被害者，應賠與否，敝教士未便懸擬。俟將來回滬知照該牧師家屬，再行核奪可也。

一、立此合同一式三紙，一存撫台衙門，一存洋務局，一存本教會。

大清國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初十日。

大英國一千九百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大清國督辦山西洋務局卽補道沈。

大英國耶穌教內地會總教士何。

(外務部檔)

附件四：山西耶穌教內地會與洋務局續議教案合同

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十五日(一九〇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山西內地會總牧師榮晃熙與洋務局續議教案合同。

一、內地會在山西各州縣被害牧師、女士、婦稚共六十三人，已蒙岑撫台優禮殯殮，修墓立碑，且各牧師等爲道殉難，故本會全不議撫卹之款。

二、陽曲、曲沃、河津、大甯、潞城、大同、右玉、孝義等八州縣，均有本會殉難牧師墳墓，蒙岑撫台每處發銀二百兩，購買田地，給看墳人耕種，俾得度日，常川守護墳塋，不至損壞。仰見撫台保護之意，至爲深遠。殉難各牧師家屬聞之，自當感激。

三、本會何牧師於本年七月初十日即西歷本年八月二十三日，與洋務局所立議結本會教案之合同第八條內開：內地會牧師、女士等在山西燬失自置衣服、什物、書籍等件，與會中公置不同。查各牧師、女士等有回國者，有已被害者，應賠與否，敝教士未便懸擬。俟將來回滬知照該牧師、女士等家屬，再行核奪。等語。查前有在平遙縣回國之索牧師、潞城縣之顧牧師、屯留縣之許牧師、大甯殉難之兩聶女教士，共合賠此項銀六千三百一十兩。今沈道台與敝教士商民〔明〕不令賠償，以爲好讓好義之倡，使各牧師、女士等家屬聞風踵效，倘能一律不賠，更爲山西輕累。敝教士回滬後，當與何牧師商議妥當辦法，再行電達洋務局作爲結案。

四、何牧師前訂合同第五條內開：左雲、右玉、渾源、應州四處禮拜教堂及什物，乃內地會瑞典國支會之產業，早經瑞典國欽差開明賠款銀一萬六千兩。此事非敝教士所能專擅，只可分別辦理，如能商議核減，則甚善矣。等語。嗣經洋務局查明，該四處教堂房屋，皆係租自民間，現經該地方官就地籌款修復。敝教士回滬，當與何牧師向瑞典欽差將情形說明，若能商減賠款後，亦行電達洋務局定案，庶可一律了結。

五、何牧師所立合同第二條，本會在山西南、北兩路洪洞、大同等十五州縣，所有本會建置之堂、

公置之器物書籍，均不議賠，由本會自行修復購辦。等語。查此房、物兩項，茲經敝教士查明，約值銀十萬兩，自應仍照原議，一概免賠。

六、本會何牧師前訂合同第四條內開：臨汾、大甯等縣本會自置之教堂，於敝教士未來之先，業經該地方官發款交與教友代修者，此款今由本會如數奉還，以明本會全不議賠之意。等語。現經敝教士查明，臨汾、吉州、曲沃、鄉甯，共由地方官代墊修堂費銀九百五十兩零八錢四分，今由敝教士如數交還洋務局。

七、潞城縣本會教堂，經何牧師議定免賠，但此堂係向民間典押而未杜絕之產，現請由該縣找價三百千文與該業主，立一杜絕之契，歸本堂收執，以後永清膠轕。

八、山西南、北各州縣所有本會信教華民，去年被燬房屋，被搶衣物、器具等件，均經敝會派牧師親往復查，核實造冊帶省，與沈道台逐戶稽核。凡有人命被害者，賠款略與從寬，不再另給郵款，以爲晉省輕累。計共洪洞、翼城、襄陵、趙城、靈石、大甯、祁縣、徐溝、孝義、平遙、介休、永甯、甯鄉、長治、屯留、襄垣、潞城、壺關、黎城、沁水、高平、陵川、永和、武鄉、文水、絳縣、稷山、大同、渾源、應州、右玉、左雲共三十二州縣，共議賠款銀六萬五千一百五十六兩三錢七分。所有本會晉省教案作爲一律了結，並無遺漏。各州縣總結賠款細數，另單粘後。

九、臨汾、岳陽、曲沃、吉州、鄉甯、絳州、河津、霍州、隰州、蒲縣等十州縣賠款，於敝教士未到之先，已由地方官與信教之民先行了結，敝會不再復查，此次亦不列冊。

十、本會牧師未來之先，蒙洋務局詳准撫台，借給本會賑銀二萬三千五百五十三兩九錢二分，何牧師所查數處已領賑銀而無賠款可抵信教之民，共計銀八千兩，已經何牧師懇蒙撫台免其繳還外，尚欠銀一萬五千五百五十三兩九錢二分，內有五千兩，經敝教士查明南、北各處，亦係並無賠款可抵之戶所領，勢難逐戶追還，又未便再向撫台邀免，只好將此項借款銀一萬五千五百五十三兩九錢二分，議明即在此次賠款內，彙總扣除其南、北各州縣有先借與教民賑穀、修房款項，計銀一千五百七十七兩六錢三分，現已查明彙報議定，亦於此次賠款內扣除。

十一、本會查勘教案，務求核實。所有省南信教之民，去年至今年誤工歇業、田禾失收、移家避難費用及被廟社訛索錢文，計合銀二萬八千四百九十三兩九錢三分六釐，又銀二百九十八兩八錢三分，一概不列賠款，以副我本會信教之民好讓之實。

十二、本會中西教士南北分道查案川資費用，約需銀六百元，由本會自備。

十三、曲沃、隰州兩處被害信教之民，業經訪明兇手，在該州縣指控議而未結，請援撫台清理教案章程第九條辦理，由該兩州縣自行了結。

十四、本會步牧師去年所存平遙乾盛亨銀三百零二兩，今承沈道台如數由該號取回。此銀已經敝教士收到，交還本會，立有洋文收條，存洋務局。

十五、凡信教華民被害各府州縣地方，將撫台警誡匪徒犯法、教民無辜受害之告示，勒石立碑。一面由各該州縣另出一示，將各州縣被害教民名姓並受害情形，詳敘附泐碑陰，以垂久遠。

十六、殺害信教華民之各州縣，應照本會前次續議之條，首犯必須拿獲嚴懲，以伸國法而儆將來。

十七、各州縣爲從拳匪，亦應如前議，三面存留名單，以後如再難爲教民，仍當指控懲辦不赦，俾知悔改。

十八、晉省本會教民賠款及租賃之禮拜堂等，業已一律清結，敝教士即須回滬。茲後所有本會一切交涉事宜，暫時公舉華教士許步雲，在晉隨時和衷商辦，事稍重大者，商明上海首會定奪，俟總牧師到晉後，歸總牧師辦理。今因沈道台辦事公明，爲各會所悅服，是以敝教士與之格外和衷謙讓，將各事議結。立此合同，一式三紙，一存撫台衙門，一存洋務局，一存本教會備查。

大清國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十五日。

大英國一千九百一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大清國督辦山西洋務局儘先即補道沈。

大英國耶穌教內地會總牧師榮。

內地會教民房物連郵在內賠款細數單。

洪洞縣：教民房物共銀一萬一千九百二十五兩八錢五分。

翼城縣：教民房物共銀四百七十兩六錢。

趙城縣：教民房物連郵共銀一千九百兩五錢六分。該縣人命三名。

靈石縣：教民房物共銀二百一十八兩一錢八分。

大甯縣：教民房物連郵共銀七千六百八十一兩一錢六分。該縣人命五名。

祁縣：教民房物共銀四十五兩四錢五分。

徐溝縣：教民房物共銀一百八十兩七分。

孝義縣：教民房物共銀八百六十九兩五錢四分。

平遙縣：教民房物連郵共銀二千四百三兩五錢六分。該縣人命六名。

介休縣：教民房物共銀七十兩四錢三分。

永甯州：教民房物連郵共銀二千二十三兩七錢一分。該州人命九名。

甯鄉縣：教民房物連郵共銀一千八百一兩六錢六分。該縣人命三名。

長治縣：教民房物連郵共銀二千五百八十一兩五錢九分。該縣人命一名。

屯留縣：教民房物連郵共銀四千三百二十五兩九錢二分。該縣人命一名。

襄垣縣：教民房物連郵共銀二千九十四兩一分。該縣人命五名。

潞城縣：教民房物連郵共銀一千一百八十四兩六錢五分。該縣人命一名。

壺關縣：教民房物共銀一千一十八兩一錢。

黎城縣：教民房物共銀五百八十六兩八錢六分。

沁水縣：教民房物連郵共銀二百二十七兩二錢七分。該縣人命一名。

高平縣：教民房物連郵共銀四百九十三兩九錢九分。該縣人命三名。

大同縣：教民房物連郵共銀八千四百八十五兩二錢一分。該縣人命三十九名。

渾源州：教民房物共銀三十四兩七錢八分。

應州：教民房物連郵共銀一千九百三十五兩三錢。該州人命十名。

右玉縣：教民房物連郵共銀一千八十七兩四錢六分。該縣人命一名。

左雲縣：教民房物連郵共銀五千三百五十九兩六錢四分。該縣人命一名。

永和縣：教民房物共銀一千三百六十三兩六錢三分。

武鄉縣：教民房物共銀六百三十四兩九錢三分。

文水縣：教民房物連郵共銀一千三百三十三兩八錢九分。該縣人命七名。

絳縣：教民房物共銀一百二十兩。

稷山縣：教民房物共銀五十兩。

襄陵縣：教民房物共銀七百四十四兩四錢四分。

陵川縣：教民房物共銀一千八百一十八兩一錢八分。

僱用華人幫同清查、造冊等費，銀八十五兩七錢五分。

中西教士查案川資，業已全讓不列外，惟有戴牧師臨時僱用華人，幫同清查、造冊等費銀，因係先奉何牧師面囑如此辦理，是以附列於此。以上統共銀六萬五千一百五十六兩三錢七分。

(外務部檔)

一一三六 著馬玉崑帶隊馳赴熱河辦理鄧萊峯一案事上諭

光緒二十八年正月三十日(一九〇二年三月九日)

軍機大臣面奉諭旨：前據色楞額奏，朝陽縣屬民教不和，革生鄧萊峯聚眾相持，請派兵分別解散剿辦。等語。當經諭令袁世凱察酌情形，速派兵隊前往解散。嗣據袁世凱奏稱，已咨商馬玉崑酌撥數營，馳往會辦。現在該處匪徒尚未平靜，著馬玉崑酌帶兵隊，馳赴熱河，相機妥為辦理，總期及早解散，免致別滋事端，是為切要。欽此。

抄交馬玉崑。

(上諭檔)

一一三七 增祺奏報俄人近又搜繳軍器情形片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初一日(一九〇二年三月十日)(二)

〔一〕此日期據《隨手檔》。

再，密陳者。光緒二十六年，曾據海參崴委員李家整寄到出使大臣楊儒八月來電，具知俄人搜繳軍器，固已早有成見，故於佔據吉、江兩省時，先將槍礮搜索殆盡。奉天爲四省潰兵所集，無不攜有槍械，本擬設法招撫，分別留遣，藉將槍械收回。無如俄兵堵截，致令散漫，窮無所歸，其不逞者遂勒捐強搶，到處騷然。上年據俄武廓米薩爾照會，巡捕兵過六千之外，有持槍者卽照敵人看待。疑忌多端，勦撫愈形掣肘。然猶可婉商，分別羈縻，故我軍隊仍有一萬二千餘名之數。

乃自去冬以來，彼以礦務一事，爲各國所持，日本領事等官此次來奉，又更觸其猜忌。該武廓米薩爾曾向奴才增祺詢稱，聞日本有幫兵六萬，及在大凌河暗購地畝之說。雖告以並無其事，而彼終懷疑莫釋。近來搜槍之舉，尤有不可終日之勢。十月間海龍練軍槍枝收去三百餘桿，並勒令總管依凌阿將收撫各軍全行遣撤各情形，前已附奏在案。近又將通江子河防團勇及降軍張占元、馮佩均、金獸珊各槍械，陸續收去六七百桿，並派俄隊將姜家屯團會擊散。又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忽稱錦州城內運到洋槍五萬桿，閉城大索，並請將各處團勇盡數裁撤繳槍。疊經奴才等再四商阻，頗有難以理喻之勢。現據各處稟報，俄兵仍然不時四出搜尋，團勇多有暫爲趨避之計。再四通籌，只有統俟大局定後，再行妥爲收遣，以免枝節。

所有俄人近又搜槍情形，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
硃批：知道了。仍著相機因應。

（軍機處錄副奏摺）

一一三八 崧蕃爲抄送捕獲並懲辦平羅教案首要一摺事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初一日（一九〇二年三月十日）

欽命頭品頂戴·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陝甘等處地方軍務糧餉兼理茶馬·管巡撫事
崧爲咨呈事。

爲照本督部堂於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十九日，專差具奏，甘肅平羅縣屬下營子，突被匪徒焚掠鄉民，並入教堂傷斃教士、教民，捕獲首要就地懲辦情形一摺，除俟奉到硃批恭錄另咨外，相應鈔稿咨呈。爲此合咨呈貴部，謹請鑒照施行。須至咨呈者。計粘鈔摺稿一紙。

右咨呈外務部。

（外務部檔）

附件：崧蕃奏報捕獲並懲辦平羅案犯以及撫卹教士等事摺

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十九日（一九〇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全銜跪奏，爲甘肅平羅縣屬下營子，突被匪徒焚掠鄉民，並入教堂傷斃教士、教民，捕獲首要就地懲辦情形，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查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據寧夏府知府崇俊、平羅縣知縣李含菁會營稟報，下營子一帶，

於十一月初三夜，突有匪徒十餘人，搶劫華人吳家馬匹、衣物，拒傷事主吳萬全身死，並入教堂，殺傷教士梅姓、彭姓及教民小傅、王姓、穆氏等，携贓逃逸。教士等先後因傷殞命。等情。當經批飭勘驗，懸賞購線緝匪，由省派委候補道張廷楫，隨帶委員、親兵，携銀馳往，撫卹被害教士、華民人等，會同署寧夏鎮總兵湯詠山，選派得力弁勇，督率府縣營兵、差役，分途捕匪，並電商山西撫臣岑春煊，飛飭歸綏沿邊文武，合力兜捕。一面摘叙案由，將保護不力之營縣電奏請參。欽奉諭旨：將卸署平羅縣王樹槐、現任平羅縣李含菁、平羅營參將易慶安，一併先行革職，帶罪勒限，將此案匪徒悉數擒獲，盡法懲辦。如逾限不獲，即將該員等永不叙用。等因。欽此欽遵。轉行在案。

旋據寧夏文武各員及隣境固原州、隴西縣等，陸續拿獲首要黃著娃、姚伏魁、冒義、王阿旦子、馬木薩子、張奉翼、王蘭亭、馬存娃、陳興魁、何桂林、寇明朱、莫光海等十餘犯。批飭印委各員督同熬審去後。茲據委員張廷楫會同寧夏道志崇、知府崇俊，督率夏、朔兩縣及新舊平羅縣王樹槐等，提犯隔別審訊。緣姚伏魁等分隸湖北穀城、甘肅平羅等縣，均係素不安分之徒，起意搶劫，得財俵分。亦有挾勒索婦女之嫌，夥同搶劫，藉圖報復者。其業經審實之姚伏魁、冒義、黃著娃、王阿旦子、馬木薩子、張奉翼等六犯，贓證確鑿，已欽遵諭旨，即行正法，傳首犯事地方，懸桿示衆。其王蘭亭等各犯，或尚須傳查待質，或供詞游移未定，應俟覆審明確，即行分別辦理，彙案擬結。逸犯高來伏、木成林等，仍飭勒緝，務令悉獲嚴懲。因傷殞命之教士、華人，均經棺殮撫卹，衆情悅服。

惟教案處分綦嚴，疎於防範各員，自應照章參處。其緝匪辦案不辭勞苦，異常得力，爲教士、教民

敬服各員，應懇天恩俯准，俟結案後擇尤獎叙，俾昭公允而示勸懲。如此賞罰分明，凡有教堂各屬，庶幾互相儆勉，不致推諉貽誤，而民教亦自相安無事矣。奴才爲綏輯民教、策勵文武起見，是否有當，伏候聖裁。

除俟全案訊結另行奏報，分咨部、科外，所有委員查辦平羅下營子教案，正法匪徒，撫卹教士、華人緣由，先行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外務部檔)

一一三九 袁世凱爲各國不許中國在津駐兵祈與交涉事致外務部電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初五日(一九〇二年三月十四日)

外務部鈞鑒：宙聞昨日各國會議，天津事均允交還，尚有三四款須商妥，始可定期。該款內，有天津附近十里內不許駐兵一節。惟天津係中國地方，各國均有駐兵，反不許地主自行其權，殊非公道。且津郡內外盜賊充斥，多有利器，現各國駐兵甚多，仍不免搶劫疊出。我如無兵，斷難治理。至津埠左右地勢甚狹，本不能駐重兵，而彈壓緝捕兩三千兵，必不可少。如各國向大部商及，祈鼎力主持。至切盼禱。世凱肅。歌。

(外務部檔)

一一四〇 長順爲俄人搶劫並請示教案賠款等事稟奕劻文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初五日(一九〇二年三月十四日)

王爺爵前。敬稟者。

前肅寸丹，曾將此間俄人反覆情形及東三省約款最要者數端，縷晰陳明，亮邀鈞覽。聞此時和約大綱已定，將來另議條目，務求王爺將前陳數端，力爲維持，以期有裨大局。近來俄兵雖不如從前之繹絡過境，而來者諸色皆有，甚至其國之盜匪，有時亦冒充俄兵，乘間來此搶劫，行踪靡定，無可查拿。此惟俄人知之，華人無從辨認，因此俄兵亦冒充盜匪，或帶同華盜，肆意行劫，以致中俄各官，難以根究。如賓州、伯都訥、五常等處，已報有數案，尚未拿獲正犯。更有俄官、俄兵或鐵路俄工，幫同華商闖稅。往往貨車百數十輛，買通二、三俄人坐車，名爲保護，一遇收稅局卡，任意闖過，不服盤查。而局員以有俄人在車，不便十分攔阻，祇可聽其行走。前據朱家城子等處稅局報明有案。此等情形，三省到處皆有，實於稅務大有關礙。是以長順前在哈爾濱時，武交涉俄員馬那金亦來，欲以俄兵爲華商保鑣事相商，長順恐於稅釐不便，且有礙權利，未曾應允。現將闖稅一事，已與辦理文交涉俄員劉巴商明，行知各處俄員，令其自行稽查。特恐劉巴事權不屬，未必如響斯應。可否求王爺告知俄公使查禁，以保中國利權，出自鈞裁。

再，天主教堂賠款一案，前因法主教藍祿業索款至三十四萬餘兩，並請懲辦拳匪，將從前經理義和團之官長羅織在內。以其索賠過鉅，語多挾制，電請王爺核示。一面再與商議，僅讓去二萬餘兩，其餘三十二萬兩，絲毫不能減讓。因復專差稟請王爺指示辦法。嗣准外務部電覆，法主教所索賠款，限七日定議，無此辦法。已與法使說明，切勿爲其所迫，應將損失數目確切查明，再報本部核辦。等因。當向

該主教告知，一面飭屬確查。又因藍祿業急於用款，先向鋪商借墊市錢六萬吊。旋專差二人回至長春府地界，路遇盜劫，一被拒傷殞命，一帶傷逃回，已被將王爺賜函一併劫去。目下案雖破獲，信未追出，以致無從遵辦。而藍祿業以爲時過久，屢來催促。復派吉林道府與協領慶祿等，與之再四磋磨，幾至舌敝唇焦，始允將原索銀數三十二萬，減至二十二萬兩，立待回覆。是以長順又許其向鋪商借墊市錢三萬吊，以應急用，囑其靜候部示。現據各屬將被焚教堂並教民房間以及戕害教民各數目稟報到齊，將耶穌教一項一併查明，彙開清單，咨呈外務部查覈。應請王爺照單剔除耶穌教一項，先將天主教應賠數目酌核示覆，並將賠款是否由部籌給，或指撥外省何項，以便速結此案，免彼日事囉唆，即將懲辦拳匪一端，亦可有辭以對，曷勝盼禱。

至耶穌教應賠各款雖未據英教士過問，但風聞英醫士高積善揚言，如天主教賠款議定，將軍自不獨令耶穌教向隅云云。意在看榜樣。故此次議賠，似宜預防效尤。應請王爺另將耶穌教賠款酌核示知，俾有準繩。肅此。具稟恭請爵綬，伏希垂鑒。

長順謹稟。

(外務部檔)

一一四一 張華燕爲陳報京津近況事致張之洞等電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初六日(一九〇二年三月十五日)

張委員來電

督、撫憲鈞鑒：裁兩卿署，出自聖斷。熱河匪調馬軍會辦。駐津俄兵近盡撤至東，未知何意。袁以裁淮軍、募新軍，若餉絀，聞擬請續展捐，限五百萬。聖慈屢嘆維新不易。前召見慶邸，垂詢津事、東事，憂形於色。華燕稟。魚。

(端方稿)

一一四二 袁世凱奏報廣宗縣武舉景廷賓抗攤賠款迎擊官兵情形摺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初八日(一九〇二年三月十七日)

太子少保·署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臣袁世凱跪奏，為武舉聚眾煽亂，不服勸諭，迎擊官軍，當經鎮道各員緝辦情形，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查直隸東南邊境各屬，與山東西北毗連，民情素號刁強，盜賊尤為充斥，動輒聚眾，治理綦難。自拳匪肇亂以來，奸徒煽惑，糾合成風。去年秋間，因直境各邑議結教案，順德府屬廣宗縣，應攤捐賠款六千串，數本無多，各村皆允攤認，惟東召村武舉景廷賓，素不安分，藉端聚抗。經道員袁大化馳往該縣，督同知縣魏祖德開導解釋。乃景廷賓陽奉陰違，竟敢糾眾列伍，屯聚城外，操演槍礮，自稱閱邊。應完錢糧，亦抗不交納。該府縣官吏百方勸諭，而梗頑愈甚，儼若接敵。

迨臣去冬到任後，以直境人心浮動，亟欲設法安輯，俾知向化，弭患無形。迭派正定鎮總兵董履

高、順德府知府如松，率同印委各員，頻往曉示，並將辦理不善之知縣魏祖德奏參革職，復將應攤捐項一律免除，由省另籌津貼，稍示體恤，以期感悟。乃附從良民多已解散，而該犯蓄志叵測，狡詐反覆，終不悔禍，依舊鴟張，復敢糾結黨徒，勒派民資，裹脅鄉愚，逼代築塞空濠，私鑄槍礮。遇見兵弁，輒卽截縛，肆意猖獗，勢將滋蔓，尤恐焚劫教堂，構生釁端。上月因檄飭正定鎮董履高、署大名鎮鄭國俊、記名總兵鄭才盛、大名道龐鴻書、順德府知府如松等，酌帶隊伍，會往彈壓，設法緝拏首犯景廷賓，以遏亂萌。並一面出示曉諭，分遣紳士前往勸解，冀該犯懾於聲威，或將聞風潰散，徐圖線捕。詎該犯語益狂悖，逆迹昭彰，仍集黨會操，槍礮隆隆，聲聞數里。後散帖號召，指官軍爲賊兵，狡悍情形，勢難理喻。該總兵董履高、鄭國俊、鄭才盛等，於正月二十四日，會合各營，開往東召村附近處暫紮，仍望其知懼歛迹，而景廷賓竟督其黨羽，四出迎抄，官軍幾爲所乘，至陣亡弁勇四人，受傷四十五人之多。董履高等督率各隊，奮力抵禦，匪黨始退入村寨，仍負固施放槍礮，倍形兇悍。經該鎮等挑（選）精壯，肉薄登堞，奪獲大礮四尊，抬槍、火槍七十三桿，刀矛旗幟多件，相持良久，匪徒始各逃竄。當官兵登堞時，預空西面，縱令老弱逃避。該匪黨攙雜紛逸，官兵亦未便窮追，致多株累。景廷賓一犯，查無蹤迹，未卜存亡。計格殺陣斃悍匪一百餘人，生擒六十七人。先後據該鎮道府縣等稟報前來。

臣查該犯景廷賓藉端抗糧，糾衆煽亂，私造槍礮，擊傷官軍，實屬形同叛逆。已批飭該鎮道等查明該犯實在下落，勒限緝拏，務獲嚴懲。其黨羽脅從，未必皆甘心爲匪，一面檄委候補道晏振恪、准補順德府知府梁丹銘，馳往廣宗縣，督同印委各員，分別撫輯。並將生擒各犯逐一訊明，擇其兇悍者酌量懲

辦，脅從者悉予保釋，以儆兇暴而安善良。

所有武舉聚衆煽亂，當經鎮道各員緝辦情形，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初十日奉硃批：著即查明該犯下落，分別辦理。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一一四三 華桂奏請清理畿輔義和團餘衆片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初九日（一九〇二年三月十八日）

再，奴才風聞去年十二月間，京西一帶匪衆拆毀電綫之事，雖經緝獲數名，訪聞皆非首要，且未訊出潛聚之所，以致近日蘆溝橋迤東電綫又被拆毀。四鄉搶劫之案幾無虛日，亦以京西爲最甚。聞此項匪徒，仍係庚子義和邪團倡亂悍賊，其爲首者如長辛店之王景和、小宋兒，西山下莊之王泰卽王黑兒、王富卽王禿子、王廣兒、王林子、張景祿、王九兒、王德林暨金王府之鄭永興等，皆曾鋪設壇棚，妖言惑衆，現又糾集忘命數百人，四出搶劫。近日折毀電綫，卽是此輩。竊謂古今亂民，迫於饑寒，聚而爲盜，歷來有之。惟此輩悍賊，前曾倡亂，久稽駢誅，近日故智漸萌，已屬愍不畏法，而迭次折毀電綫，居心尤爲叵測。若不迅速剷除，誠恐蔓延畿輔，又啟釁端，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奴才既有所聞，何敢安於緘默。相應請旨飭下直隸督臣、五營汛弁暨各統兵大員，一體密飭所部，緝探確實，嚴拿首要，訊明就

〔一〕原件無日期，此係據《隨手檔》所載硃批日期而補。

地正法，俾知警懼，庶幾隱患潛消，於國計民生大有關係。

奴才爲清理畿輔匪衆起見，是否有當，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

（軍機處錄副奏摺）

一一四四 追贈聶士成事上諭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初十日（一九〇二年三月十九日）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初十日，內閣奉上諭：袁世凱奏，提督大員戰功卓著，請宣付史館立傳，並建立專祠各摺片。已故直隸提督聶士成，秉性忠貞，沈毅果敢，歷隨前大學士李鴻章征剿髮、捻各寇，摧堅陷陣，疊著戰功。嗣在北洋整頓海防，講求訓練，壁壘一新。前歲拳匪事起，倉猝用兵，備多力分，衆寡不敵，卒以身殉，洵屬大義凜然。披覽死綏情狀，至爲慘烈，憫悼彌深。聶士成著追贈太子少保，照提督陣亡例賜卹，加恩予諡，該提督平生戰功事蹟及死事本末，一併宣付國史館立傳，並准於立功省分、死事地方及原籍建立專祠，爲以死勤事者勸。該提督子嗣幾人，有無官職，著袁世凱查明覆奏，候旨施恩。其陣亡營哨官弁兵勇人等，并著查明開單，奏請賜卹，以彰忠義而順輿情。該部知道。欽此。

（上諭檔）

一一四五 岑春煊爲太原等府州天主教案賠款付清事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初十日（一九〇二年三月十九日）

欽命頭品頂戴·兵部尚書·山西巡撫兼管提督鹽政印務·節制太原城守尉岑，爲咨呈事。

光緒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七日，據山西洋務局司道會呈：竊照太原、汾州、大同、朔平、甯武、忻州、代州、平定、保德五府四州，併屬天主教案。前蒙撫院派委鄭守景福，在京與義使議結，訂立合同，共賠款京平銀一百萬兩。內扣撥法國女修士撫恤銀十萬兩，撥歸法國辦理。又除借交北京義使銀十萬兩內，義使扣去五千，其餘九萬五千兩，已由外務部撥抵晉省應解京餉，仍由司庫另籌九萬五千兩逕付教士外，下餘銀八十萬兩，原議自光緒二十七年起，至三十年止，分爲四年，在京交付范護主教前。因教民窮窘，迫不及待，意欲除借款外籌付現銀，懇請設法息借，願貼利息。等語。該護主教現與本司道議明，除由省城司庫借過併各州縣付過借款及各案追出已付賠款應行扣抵者，共庫平銀二十三萬四千六百七十八兩五錢三分三釐一毫八絲一忽，按照京平每百兩申六兩核計，共京平銀二十四萬九千六百五十八兩一分四釐二絲二忽外，下餘京平銀五十五萬三百四十一兩九錢八分五釐九毫七絲八忽，情願減讓貼息銀七萬兩籌付現銀，本年陸續付清，共京平銀四十八萬三千四十一兩九錢八分五釐九毫七絲八忽。本司道已與該護主教訂立合同，均各蓋印簽字，自應如數領給，以清轆轤。惟該護主教前派江教士輔仁來省領款，已由本局於光緒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備具文領，分別詳咨由司庫請領京平銀二十萬兩，於十三日發給，取有收條附卷。尚應找付京平銀二十八萬三千四百一十一兩九錢八分五釐九毫七絲八忽，應卽具領轉交。茲據該護主教仍派江教士來省請領，本司道擬派局員會同該教士赴司兌交。是在京原議賠款，至此全清。

除咨司外，理合將合同詳送查核飭司核放，並請轉咨外務部，照會義使立案全清。實爲公便。等情。

據此，擬合咨呈。爲此咨呈貴部，謹請照會義使立案施行。須至咨呈者。
右咨呈外務部。

(外務部檔)

一一四六 張華燕爲陳報京津近況事致張之洞等電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十五日(一九〇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張委員來電。

督、撫憲鈞鑒：聞熱河匪亂，俄藉口東省鄰近，有干預意。袁請終制，實苦餉絀，支措維艱。慶邸屢進忠諫，冀感慈意，而匡時局。華燕稟。刪。

(端方檔)

一一四七 刑部直隸司擬爲袁世凱奏請查處逃犯等情片已奉硃批事移文稿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十五日(一九〇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直隸司呈，爲移會事。

內閣抄出署直隸總督袁奏，查上年各州縣監押各犯，被拳匪、潰勇劫放，或乘亂越獄脫逃斬、絞、軍、流等犯五百八十四名，拿獲者照舊監禁，自首及守法未逃者應酌予減等，在逃者照章飭緝一摺，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初十日奉硃批：着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相應恭錄諭旨，行文該督遵照可也。

咨直督。

(刑部檔)

附件：袁世凱奏為庚子年脫逃各犯已分別查處請免獄官罪責事片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初十日（一九〇二年三月十九日）

再，查上年軍興，各州縣監押各犯，多有被拳匪、潰勇入城劫放，或乘亂越獄脫逃。據各州縣陸續開報，核計共失斬、絞、軍、流等犯五百八十四名。間有拿獲者，應照舊監禁。自首及守法未逃者，應酌減等。在逃者應照案飭緝。飭據臬司周浩查造犯名清冊，詳咨刑部。內有秋審人犯，即于秋審冊內扣除。惟管獄有獄各官及刑書禁卒人等。因變出非常，防範難周，未便仍繩以例。合無仰懇天恩俯准，有獄管獄各官免其議處，刑禁人等一體免罪，以示寬大。理合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初十奉硃批：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

(刑部檔)

一一四八 著錫良嚴拏泌陽教案案犯查參疏防知縣撫卹教民事上諭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十六日（一九〇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十六日，內閣奉上諭：錫良電奏，河南泌陽縣高店等處鄉民，因挾教堂賠款之恨，糾聚多人，至楚窪地方殺死教民葉姓一家四命，又至程店殺害教民一名，又將桐栢縣烏金溝教堂焚毀，燒斃教民四命，殺死五命，均無洋人。已派隊彈壓嚴緝，並將泌陽縣撤任查辦。等語。各省教堂教士及教民人等，朝廷一視同仁，迭經嚴諭各該督撫，通飭各屬切實保護，並諭令隨時開導百姓，務使民教相安。此等誥誡，不止三令五申。當如何仰體國家德意，實力遵行，無稍疏失。乃河南泌陽等屬，竟有焚燬教堂，並殺害教民等十四命重案。似此冥頑滋事，目無法紀，實堪痛恨。著錫良督飭該地方官，迅速將各兇犯悉數緝拏務獲，訊明即行就地正法。泌陽縣知縣費鴻年著即革職，仍勒限緝犯。內有桐栢縣屬地方，該縣亦難辭咎，著一併查參。該教民等被害多命，憫惜殊深。著該撫妥為撫卹，並將此案趕緊辦結，毋稍延緩。欽此。

（上諭檔）

一一四九 錫良為泌陽刀會起事致張之洞電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一九〇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錫撫台來電。

張宮保鑒：昨復銑電。頃南陽稟：據唐縣稟稱，泌匪圍困泌城，索要教民，所過騷擾，勢甚猖獗。並聞該匪將自泌折回唐縣，赴南陽斬岡教堂滋鬧。似此冥頑藐法，非重兵不足鎮懾。除由汴又派武隊飛赴南陽，竭力保護，惟唐、泌、桐向係匪區，汴距宛七百餘里，不能救急。承示已囑鄧軍門、朱道速探，並撥隊赴南陽協同保護，我公不分畛域，保全大局，欽感萬分。再，南陽安主教函告交涉局，與府稟略同。並無洋人被難情事。合併附電。錫良。篠。

(端方檔)

一一五〇 外務部奏請將已革知縣何宗遜開復原官片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一九〇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再，已革同知銜。前山西太原縣知縣何宗遜，於光緒二十六年六月間，經已革山西巡撫毓賢奏參革職。旋經前山西巡撫錫良飭司查明原案，該革員委因請兵剿辦拳匪，致被參革，此外並無別項情節。於十月間會同前四川提督宋慶，奏請將該員開復。奉旨允准。嗣因各國請辦縱匪各員，清單開有山西太原縣知縣字樣，並未指明何人。及行查晉省，該省誤將何宗遜職名聲覆。當經奉旨：革職永不敘用。欽遵在案。茲據美國使臣照稱：太原縣拳匪滋事，確在何宗遜卸任之後。何宗遜曾經請兵剿匪，並能實力保護教堂。已與英國及各國使臣商允，請將何宗遜開復原官，亦無庸指明後任作抵。並

據義、法兩國使臣先後照稱：懲辦縱匪各員，其中開載何宗遜職名，明係誤會，實無獲罪之由。請將該革員開復原官，以昭公道，俾免冤屈。各等語。臣等查革員何宗遜獲咎情由既係誤開，且據各國使臣查明，該處滋事確非何宗遜任內，係屬冤抑，自應聲明原案，請旨准將已革同知銜·山西太原縣知縣何宗遜註銷永不敘用字樣，開復原官原銜，以昭公允。

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奉硃批：依議。欽此。

(外務部檔)

附錄：錫良等奏請將已革知縣何宗遜開復原官摺〔二〕

光緒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一九〇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光緒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山西巡撫錫良、四川提督宋慶、直隸提督馬玉崑聯銜具奏，為革員才堪任使，被參情有可原，籲懇天恩開復留營差遣，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查已革同知銜·山西太原縣知縣何宗遜，於本年八月間迎軍投效，正值軍務需人襄理之際。奴才玉崑因見其人篤實光明，留在行營，委以文案。營務事件，均能勝任。數月以來，查看得：該革員辦

〔二〕此為前片之原件後所抄粘之摺。另有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十九日毓賢摺一件，請參見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三一三頁。

事練達，勤奮精誠；且訪聞其在任時，官聲甚好。惟慮被參原案，或屬咎由自取，因復會同奴才慶咨由奴才錫良，飭司查明原案。緣本年六月間，該縣拳匪糾衆，挾制官長，煽惑鄉愚。該革員請兵拿辦，經前山西撫臣毓賢奏明，將匪首湯七只訊實正法。又復以昏憤糊塗等詞，隨摺將該革員參劾革職。此外並無別項情節。

奴才等竊查該匪首既經訊明正法，是該革員當日稟辦，尚非昏憤糊塗。其被參實屬情有可原。況值此時事多艱，需才孔亟，該革員通達時務，留心吏治，足以奮發有爲。若竟聽其廢棄，殊爲可惜。用敢據實上聞，合無仰懇天恩俯准，將已革同知銜。山西太原縣知縣何宗遜，就原案開復原官原銜，留晉補用。仍暫留營差遣，免交捐復銀兩，並請免送部引見。出自逾格鴻施。

除抄錄全案咨部查核外，謹合詞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三日奉硃批：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

(外務部檔)

一一五一 奕劻等奏請獎給奉省各俄員以寶星摺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一九〇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臣奕劻、臣王文韶跪奏，爲請旨賞給奉省各俄員寶星，恭摺代陳仰祈聖鑒事。

竊臣等接據盛京將軍增祺、奉天府府尹玉恒咨稱：前因拳匪之亂，俄師至奉，宮殿、兩陵，悉經派兵

敬謹巡護，並約束彼兵，彈壓地面，商民漸次歸業，地方稍資安靖。旋將省城及遼海、蓋熊等處，先行交還我官治理及東邊劉彈子之役，又以千人力衛永陵。嗣復分兵鳳凰廳境，會同我軍，將林七一股撲滅。隨時協同各地方官，緝捕賊匪，閭閻無擾。此固俄廷篤念邦交，亦由旅順水師提督阿列克雪夫馭軍有方，善全大局。其武廓米薩爾格羅穆切福司克等，來奉辦理交涉，均主和平。此外統兵諸員，以及各屬所駐辦事之人，志在睦鄰，亦著勞勩。茲特照錄武廓米薩爾所開各該員職名，分別等級，呈請代奏，請旨賞給寶星。等因。開單咨送前來。

臣等伏查洋員在中國辦理交涉，咸以蒙賞寶星爲榮。上年俄、法各員，或在京辦賑，或守護陵寢，又俄國前使臣格爾思及其參隨文武等，辦事和衷，保護地面，均經臣等奏請賞給寶星，先後奉旨允准在案。今該將軍等在奉各俄員，派兵衛護宮殿、陵寢，甚爲出力，並能協同地方文武，緝匪安民，均着勞勩，擬請分別給予寶星，係爲聯絡外交起見。自應照案代爲陳請，懇恩賞給該俄員等寶星，以示寵榮而昭睦誼。謹繕具等第名單，恭呈御覽。如蒙俞允，臣等卽行照章製造頒給。

所有代奏懇恩賞給奉省出力各俄員寶星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奉硃批：依議。欽此。

（外務部檔）

一一五二 外務部庶務司擬爲泌陽教案已電飭辦理事致法署使照會稿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一九〇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庶務司呈，爲照覆事。

昨准照稱：南陽府一帶滋生事端，以致教民數人被害，焚燬教堂一所。想貴國政府必已妥設相機辦法，以衛住紮該處本國保護之教士。等因。

查南陽府屬匪徒滋事，業經奉旨：飭令河南巡撫切實保護教堂、教士。並嚴拿兇犯務獲懲辦。等因。欽此。本部昨已電傳該撫，並恭錄函達貴署大臣在案。頃據該撫電稱：此案昨已派隊馳往彈壓保護。現又派陳道履成，迅即馳赴南陽，會同鎮道，實力保護教堂，勿令稍有疏虞。並添派豫正左軍分統馬道開玉，帶隊馳往泌陽一帶，切實彈壓，認真保護，並緝拿匪犯。一面電達湖廣總督，在豫、鄂交界地方，一體嚴緝防護。等語。

相應照覆貴署大臣查照可也。須至照覆者。

法賈署使

(外務部檔)

附錄一：法署使爲請保護泌陽教士事致奕劻照會

一九〇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十六日)

大法暫署欽差全權大臣·駐紮中國京都總理本國事務賈爲照會事。

前據河南迤南主教電稱：該省南陽府屬一帶滋生事端，以致教民數人被害，焚燬教堂一所。等情。

頃准函轉豫撫來電，所稱勻屬無異。本署大臣備悉之次，想貴國政府必已妥設相機辦法，以衛住紮該處本國保護之教士。至豫撫所稱滋亂之故，皆因教堂追索賠款等詞，在本署大臣應即提憶此次賠款爲數無幾，猶係地方官與教堂會查商定者，是事無不確實也。

爲此相應照會貴爵，請煩查照可也。須至照會者。

右照會大清欽命總理外務部事務·和碩慶親王。

附錄二：法署使爲泌陽教案事致聯芳函

一九〇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十五日）

法國代理公使賈思那致侍郎聯。敬啓者：

西歷本月廿二日，本署大臣接得河南省電文二通，內稱：目下該省南陽府甚亂，該府屬之唐縣、泌陽、桐柏等縣尤甚，地方殊不安謐。該泌陽縣城被叛匪圍攻，焚燒教堂及教民村落，殺害人民多人，姦污、燒斃婦人數口，該省情形甚重。又有外國傳教士二名得脫險難，內一名尚難保性命。等情。本大臣據此，當於今早前往貴部，惜未得見大臣。伏查中國政府，不將此等事故先行知照，本署大臣甚爲駭異。況貴大臣業經允許，凡此等案出時，即宜告知本署。等語。似此情事，實屬失信。且本大臣所聞較貴國迅速，尤難索解。試思鮑大臣明、後日可到北京，此等事宜，理當一一告知。該大臣臨行時，關涉我國事宜暨教堂賠款，皆尚未有進步；查鮑大臣未在京時，所有我國事件變幻者，約有二端：一爲鮑

大臣逆料在先之東京邊界之反亂，一爲河南所出之亂事。鮑大臣能否喜悅之處，可想而知也。專此佈聞。順頌日祉。

(外務部檔)

一一五三 袁世凱爲抄送奏請獎敘辦理教案善後中外各員一摺事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十八日(一九〇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欽差大臣·太子少保·辦理北洋通商事務·署理直隸總督部堂袁爲抄摺咨呈事。

竊照本署大臣於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十四日，在保定省城專弁具奏，酌保辦理直屬教案善後各員紳暨中外教士，擇尤分別開單請獎一摺，除俟奉到硃批另錄咨呈外，相應抄摺並單咨呈貴部，謹請查照，並請按照等第製造寶星三面，同執照一併發交轉給施行。須至咨呈者。計抄摺並單。右咨呈外務部。

(外務部檔)

附件一：袁世凱奏請獎敘辦理教案出力各員暨洋員摺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十四日(一九〇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奏爲酌保辦理直屬教案善後各員紳暨中外教士，擇尤分別開列清單，懇恩獎勵，恭摺仰祈聖鑒事。

義和團檔案史料續編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

一三七三

竊前據善後局司道詳請，以辦理直屬教案善後出力文武官紳及中外教士，可否分別異常、尋常勞績，擇尤酌保，經臣附片陳請。於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十八日遞回原片，欽奉硃批：著照所請。欽此。當即欽遵轉行去後。

茲據善後局司道周馥等詳稱，覆查各員紳，或因禁匪保教，身蹈艱危，或因除暴安良，躬冒鋒鏑，或於民教相仇之後，開誠排解以靖地方，或於賠撫議結之時，實力磋磨以資節省。現在時局大定，轉危爲安，所有在事出力文武官紳，應給何項獎敘，俱各註明實在勞績，分別擬議，以杜冒濫。此外各國教士、洋員，併請獎給頂戴、花翎、寶星，以旌遠人。等情。請奏前來。

臣查二十六年拳匪之亂，直省全局糜爛，幾無完土。迨聯軍在境，動輒齟齬，事尤棘手。該員紳等籌辦教案善後各務，均能不避艱險，勇於任事，卒使從容就緒，全境得以乂安，不無微勞足錄。其隨辦各洋員暨中外教士，亦能不分畛域，共濟時艱。自應分別擇尤酌擬保獎，以昭激勸。謹開具清單，恭呈御覽，合無籲懇天恩，俯准照擬給獎，出自鴻施逾格。

除將咨獎員紳另行辦理，並咨明全權大臣外，理合繕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外務部檔)

附件二：袁世凱恭請獎敘外國教士暨洋員清單

謹將外國教士暨辦理教案善後出力之洋員繕具清單，恭呈御覽。

計開：

花翎·二品頂戴·法正主教樊國樑，請賞加頭品頂戴。

二品頂戴·法副主教林懋德，請賞戴花翎。

正定府法主教包儒略，請賞加三品頂戴。

獻縣教堂法教士葛光被，請賞加四品頂戴。

清苑縣東閭教堂法教士任類斯，請賞給三等第一寶星。

英國耶穌教安立甘會教士鄂方智，請賞給三等第一寶星。

花翎·三品銜·比員林輔臣，請賞加二品頂戴。

英國副將古德，請賞給二等第三寶星。

善後局委員法員濮吉颺，請賞加四品頂戴，並賞戴花翎。

(外務部檔)

一一五四 著錫良嚴拿張濞卿事電旨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二十日(一九〇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奉來電已進呈。奉旨：著責成錫良嚴拿首犯張濞卿務獲，並將逃散餘匪一併嚴緝，分別懲辦。仍

認真保護教堂教士人等，毋稍鬆懈。欽此。

(外務部檔)

一一五五 張之洞等爲已飭隊分赴河南彈壓鬧教事致軍機處電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二十日(一九〇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致北京軍機處鈞鑒：本月十五日，據駐漢法領事函稱：河南桐柏、泌陽、唐縣三處鬧教，男女被害二十人，洋教士二人出奔，一人不知下落，泌陽城被圍危險，南陽教堂亦危，設法援救。等語。查桐柏、唐縣等屬，均與湖北接境，南陽距襄陽亦不遠。該處距汴省較遠，慮豫省派兵，馳救不及，因卽一面電詢豫撫，一面電飭駐襄陽一帶之參將劉水金，帶步隊百名，游擊李福田，帶馬隊百名，馳赴南陽，會同保護教堂，彈壓土匪。德安營參將姜成立，酌帶馬隊百名，馳赴唐縣，堵截匪蹤。並電令署湖北提督鄧正峰，親督練軍二三百名，前赴豫邊策應，認真彈壓防截。請代奏。之〇、端〇同叩。效。

(端方檔)

一一五六 張華燕爲陳報京津近況事致張之洞等電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一九〇二年三月三十日)

張委員來電。

督、撫憲鈞鑒：津事德實作梗，而不肯認，以還地本無定期也。各部院泄沓如故。張家宰思整銓政。袁望稍減。華燕稟。號。

(端方稿)

一一五七 錫良奏報辦理泌陽教案情形片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一九〇二年三月三十日)(一)

再，查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十五日，據南陽府知府傅鳳颺稟：轉據泌陽縣知縣費鴻年稟稱，該縣高店等處鄉民，因抗攤教案賠款，起意滋事，焚燒楚窪、烏金溝等處教堂，殺害教民多命。當將派員撥隊馳往保護緝匪撫卹，及湖廣督臣張之洞撥隊協防各情形，電請外務部代奏在案。伏查該縣界接唐、桐，素稱匪鄉，人情浮動。遇有刁民乘間煽惑，動則嘯聚成羣，肆為不法。奴才到任之初，即經飭派練軍，擇要防守。無如界連鄂省，萬山叢雜，此拏彼竄，宵小最易潛蹤。此次匪首張濤卿糾合刀匪席小發等，以仇教為名，膽敢焚毀、殺傷，愍不畏法。且圍攻泌陽縣城，情同叛逆。雖經奴才派撥兵勇，分投夾擊，匪徒業已解散，而首犯張濤卿被傷脫逃。現已懸立重賞，設法搜緝。並飭拏餘匪，務使悉數弋獲，盡法懲辦。並咨南陽鎮及委候補道陳履成、馬開玉，候補知府宋承麟分別帶隊，星夜馳往，嚴緝首要，保護教堂，撫卹被難人民，不敢稍遺餘力。

(一) 原件無日期，此係據《外務部檔》同一奏片之副本而補。

謹將大概情形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

硃批：著遵前旨嚴拏首要各犯，盡法懲治。並將教案趕緊了結，隨時防護。

（宮中硃批奏摺）

一一五八 長順等爲俄官刁難未能招撫占北事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一九〇二年三月三十日）

欽命頭品頂戴·鎮守吉林等處地方將軍兼理打牲烏拉揀選官員等事·恩特赫恩巴圖魯長順、吉林副都統·賞戴花翎成勳爲咨呈事。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初八日，承准貴外務部咨開：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十七日，接准俄雷使照稱，准本國伯力總督咨稱，去歲杪俄國兵官所稱，商賊首長貝所帶紅鬍匪一股降服一節，將及就緒，吉林長將軍請准其派中國委員等前往新甸，勸諭該賊投降。其後該委員等並無設法令該賊首等投誠，而但傳長將軍之諭，准該賊首及全股匪等在該省當差，以致該賊首不肯呈繳器械於俄官。等情。伯力總督迭次所索後，長將軍始行電飭新店地方官丁某，轉諭該賊等繳呈器械。乃該賊等並未投誠，而俄國兵隊前往新店，拿獲賊首，其羣黨逃匿入山。旋經查明，長將軍兩月之久包用該賊匪，並給以八千盧布之譜。此時之間，該賊搶劫鄉民，時常與俄兵對敵。查去歲中十一月初六日之一役，傷斃俄兵二名，受傷俄兵四名。等因。相應照會貴親王查照，並請嚴誡長將軍，嗣後必須免除如此不悅之辦法。等因前來。本部

查匪徒擾害地方，最易爲外人藉口。近且往往以代爲彈壓爲名，稱兵入境。殷鑒不遠，亟應防微杜漸。該使所稱各節，究竟有無其事？事關交涉，務宜格外審慎，免茲後患。相應咨行查照見覆。等因。

承准此，查俄員所稱長貝，卽匪首占北，係屬譯音之誤。上年七月間〔間〕，據管帶賓州所屬新甸水陸捕盜隊參將金得鳳報稱：江北小莫音達地方，起股匪二千餘名，頭目郭振貴等九人，分爲九幫，盤踞吉、江兩界之間，攔截船隻，挨屯擾害。經職前往曉以利害，該匪等頗知自愧，均願革面洗心，懇爲挑充部伍，藉贖前愆。遂將被逼脅從者勸令歸業，其無歸之匪，尚有八百餘名，可否收撫。等情。請示前來。本將軍查該股匪本係散勇，其聚而爲匪者，無非爲俄兵所迫，鋌而走險。既願投誠，自應及時收撫，免滋蔓延爲患。當卽批飭金得鳳，准其收撫，暫行酌給小口糧，以資生活。嗣據金得鳳收妥江北一帶匪首占北一股，共挑選六百餘名，報請派員點驗。其時本將軍將欲出省巡閱，意在便道至彼，派員點驗。一面照請駐吉武廓米薩爾馬那金發給腰牌執照，俾免俄官見面生疑。

迨十一月間，本將軍在哈爾濱，與伯力總督暎商收撫占北股匪一事，該督深以爲然。因商及華、俄各派官員，前赴新甸點驗。該督撫卽囑自派華員辦理。本將軍復請派員，該督始允電飭附近俄員，幫同點收。遂於四月初八日，由哈揀派妥員，束裝前往。

詎二十五日本將軍回省，接據駐吉武廓米薩爾馬那金照稱，占北於何時收妥？因何事批准？本大臣毫無音信，一字不曉。等語。旋又據照稱，奉伯力總督諭飭，並開收降匪首占北等章程四條，以此股降匪不可編入捕盜隊，請將該匪等先繳槍械，由俄官辦理後，再由華署安置回籍。又於十二月初一日，

馬那金復行照稱，限於兩日內，將槍械交出。各等情。本將軍當即電知金得鳳等照辦。不意俄員米合馬達勞夫於是月初四、五等日，帶俄兵七百餘名，抵至新甸，向占北收要槍械。金得鳳等惟恐生變，殃及民生，商請俄官，先將占北調其前來，然後徐圖追繳槍械，以免衆匪驚惶。乃於初六日，將占北並副頭目平西帶見俄官之際，而俄官即將占北收押，將平西飭回，仍限兩日呈繳軍械。復於是月初八日，將占北解送巴彥蘇去訖。以致該匪等均懷疑懼，即於夜間紛逃，而占北至今未回。以上情形，迭據金得鳳呈報在案。

現聞此項逃匪，分作兩股。其在賓州界內一股百餘名，未聞有搶掠情事，仍待招降。現已據金得鳳將其槍械收繳，以免俄兵往擾，並將該匪等暗交各哨收管，聽候安插。其在江北一股，仍然盤踞山內爲患。以致近日，俄提督因此馳往三姓，設法搜捕，而此拿彼竄，竟至無可如何。現准三姓副都統咨報，俄提督傳用車馬，代備牛草，勒派馬撥，大有官民俱困之勢。已將三姓原咨另文報明。當時若依本將軍辦法，先行點驗收伍，然後分散其勢，再收槍械，何至激成事端？此皆俄員不識本將軍苦心，又不察地方民情之故。

至照內所稱，本將軍兩月之久包用該匪等，並給以八千盧布等語，或係指酌給小口糧而言。查小口糧究給若干，尚未據金得鳳報銷，亦斷無八千盧布之數，明係該督借此影射聳聽。

所有匪首占北，實因俄官多方刁難，未能就撫緣由，相應備文咨覆。爲此咨呈貴部，謹請鑒核，轉覆俄使知照施行。須至咨呈者。

右咨呈外務部。

(外務部檔)

一一五九 長順等爲俄員在三姓傳要車馬擾累地方事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一九〇二年三月三十日)

欽命頭品頂戴·鎮守吉林等處地方將軍兼理打牲烏拉揀選官員等事·恩特赫恩巴圖魯長順、吉林副都統·賞戴花翎成勳爲咨呈事。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十二日，准三姓副都統儂咨稱：案查俄提督吉老力其難特巴倫什達督列必拉克於正月十八日抵姓後，卽令姓署傳備車馬，並飭派馬隊四十名，以備隨同俄隊剿匪差遣。當因練軍馬隊不敷分撥，卽由步隊內揀拔精壯弁兵二十名，暫且權宜湊辦騎馬二十四匹，配齊鞍韉，已於二十二日，跟隨該俄派赴城南一帶剿賊之俄隊鹽糧車去訖。次日該提督又令通事告稱，昨派華隊馬兵二十名，係往塔界一帶，沿途節節安設馬撥，以備遞送俄文之用。又令派馬兵五名，星夜馳往崇站，傳諭該站筆帖式隊官，或由隊兵內或由丁民內，揀派熟習螞蜒河路徑之人四名，守候引路，隨令傳備單馬十一匹。等語。均經照辦齊楚。查該俄提督已於二十五日早九點，帶領馬步俄兵，由姓啟程。當令姓署派馬兵五名，引路西往去訖。茲查俄官竟將姓署馬隊官兵二十名，分撥前往塔界一帶，沿途節節安設馬撥，每處不過五名。惟核該路多係青山，素爲盜匪出沒之區，該俄官僅留我馬兵五名，實係兵單，難保不無意外

之虞。

同日又准咨稱：正月二十七日，據住姓俄官索濱彌晤稱，伊奉俄提督電諭，令姓署急速再傳大車三十五輛，以便運送軍糧，不可有悞。等語。據此，查昨因俄提督來姓，分兵剿匪，曾由姓署先後飭傳大車五十餘輛，單馬靶轆六十餘張，空馬二十餘匹，均經司員盡力操辦，先後交訖。姓屬乃係邊陲一隅，實非產馬之區，又非產牛之地。本處所用牛馬，向由上江一帶購買，原屬無幾。況二十六年間，俄人入境以來，將城鄉所有之牛馬，被俄人以及盜匪擄掠大半。且俄兵住姓，已將本處牛條買食已空。現在俄人如用馬匹，無不至署索要，意在立即送到，刻不容緩。因而有車馬者，除已經傳獲之外，均皆紛紛逃避。時下姓街路斷車馬，街市賣柴草者一無所有。其姓城所出食糧，原屬無幾，皆賴上江客車運售食糧餬口。今因俄官如此行事，各處客車聞知，均皆裹足不前。況現值春融，農忙臨邇，該俄官若仍行飭傳車馬，以致地方旗民丁等不能播種，將恐秋成失望。加一外車不來，必致食糧、柴木缺乏，姓屬旗民豈不坐守待斃？且此次所來俄員，實非尋常俄員可比，有事一傳，無論是否能辦，時不容緩。於不得已，遇事勉強操辦支應去訖。現復令備齊大車二十五輛，姓署實屬礙難湊辦。但俄官以剿匪運糧為詞，姓署無可如何，祇得權宜辦理。當即飭屬盡力傳辦，將來能應備齊，殊難預料。

所有俄官先後傳要車馬以及馬靶轆等情，實與地方大有窒礙。究應如何辯駁之處，即請由省核辦，賜覆施行。各等因。

准此，查俄員辦事，向來指東畫西，其真情不肯預為告知。既云車馬、馬撥係為進山剿匪之用，兩、

三月之久，並未捕獲一盜。相傳俄與日本，有在韓國界內爭佔溫貴海口，勢將開仗。聞近日俄兵由甯古塔至敦化縣界，不下數千名。雖未據該縣稟報，而衆口僉同，諒非無因。明係借剿匪爲名，掩人耳目。若果有此徵調之事，將來甯、姓、琿三邊，均不免受其擾累。目下駐省之武廓米薩爾馬那金已爲該國調回，來代者爲索闊甯。

除飭交涉局與索闊甯辨駁商辦外，相應備文咨報。爲此咨呈貴部，謹請鑒核施行。須至咨呈者。右咨呈外務部。

(外務部檔)

一一六〇 張華燕爲陳報東約將簽字等事致張之洞等電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一九〇二年四月一日)

張委員來電。

督、撫憲鈞鑒：有西七月朔還津之說。俄商約作廢，東約將簽字。定興力阻，全權不謂然。失機可惜。華燕稟。漾。

(端方檔)

一一六一 長順等爲俄員掣肘收降楊毓林等股事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四日(一九〇二年四月二日)

欽命頭品頂戴·鎮守吉林等處地方將軍兼理打牲烏拉揀選官員等事·恩特赫恩巴圖魯長順、吉

林副都統·賞戴花翎成勳爲咨呈事。

案查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初八日，承准貴部咨詢俄使照會占北一事，業將實情另文聲覆在案。茲將俄員收降土匪掣肘情形，再申言之：

查俄員收降土匪，必欲先收槍械，然後分別遣留，其辦法未嘗不是。無如投誠之匪，終願降繳於官，不願降繳於俄。故每遇收槍之時，一經俄員干預，未有不事敗垂成者。溯自二十六年秋間停戰後，各軍遣散，土匪四起，負隅抗拒，其勢半多迫於俄兵無所歸宿，並非全係甘心爲盜者也。當俄提督高里巴爾斯在吉時，適值亂前，所收降日唐甸榮到城之時，爲仇刺傷，旋即病斃。其所部併歸楊毓林，約共數千名，盤踞南山。因其並未搶掠，籌款接濟，並令繳槍。而楊終懼俄人無信，屢招不至。俄提督即欲往剿，本將軍深恐殃及該處商民，力阻其行。嗣俄之武廓米薩爾馬那金商及此事，亦意在先繳槍械。遂與面訂條約，收撫楊衆。一面派員勸導，楊毓林始繳槍械百餘桿。正飭另繳間，詎高提督已督隊進山，而楊不與俄抗，遂率千餘衆，由奉界竄入蒙境。其黨連璧本係吉軍營官，逃匿奉界，旋據連之幫帶鄒殿陞，率夥四百餘名，託營總富德轉請投誠，連亦繫帶眷屬，聞風歸附。正在批准收撫之時，而連、鄒均爲海龍城總管留住助剿。蓋其時匪首劉單子聚衆二萬餘，在通化一帶，焚燒搶掠，海龍城正值戒嚴故也。陳得勝一股，亦散入奉界潛匿。嗣駐奉之俄提督因劉單子聲勢鴟張，俄力難制，復電約高提督前往會剿。高至海龍城，即派連璧股衆，充作前鋒。旋又收撫陳得勝，令其招回散黨。嗣因劉單子遠竄奉天東邊，該提督即將連、陳兩股帶回吉界，分布磨盤山一帶，以防劉黨竄回。

維時楊玉林在蒙界攻打賊巢，意在立功贖罪，與匪首王洛虎數戰不利，回至農安，派人進省投誠。本將軍因其前次逃竄時，所過之境，尚無侵犯，復准收降。一面與高提督商允，一面令其進省。詎楊未至，而高已由本國調回。迨楊至城，而代高者爲俄提督士貼別列爾亦至，將楊毓林誘往關禁，勒繳槍械，幾又激變。幸本將軍派員安撫其衆，煞費唇舌，始聽該提督點名收槍百餘，其各勁壯，均已逃散。仍將楊毓林解赴伯力，至今未見下落。在該提督自爲得計，而使後來者裹足不前，實失計也。

先是楊投誠時，劉單子亦由奉界竄回吉林南崗，浼人請撫。本將軍亦知其窮蹙來歸，若不乘勢受降，深恐舊黨復集，又肆猖獗。遂先許其投誠，再圖安置。不意爲士提督聞知，即電知該處俄員，將劉誘往伯力，聽候俄督辦理。近聞復將劉解回琿春，交該處俄員管束，僅收槍百餘桿，其衆遂因此散竄。以上各情，均經本將軍歷次奏報有案，祇以奏牘簡略，再縷陳冰案。

大約俄員並無一定章程，亦因其人性情，而隨時變易。如云收降必須繳槍，何以高提督收陳得勝一股，並不先令繳槍，至今相安無事？士提督續收楊、劉已降之衆，轉因收槍復散，甚將已降歸伍之占北，復因收槍而激變。蓋高已知降匪者，降於官非降於俄，故不强令繳槍。士則始終不知權變，又未體會人情，以致覆轍屢蹈者也。總之俄員在此，處處疑忌，事事掣肘，不止收降一端。而獨於收撫降匪，尤非出自彼意不可。彼如允收，雖著名劇盜，亦准編入伍籍。彼如不准收撫，即誠心悔罪之匪，亦必多方刁難，使之反側而後已。

目下長春等處，有天赦馬賊一起，不計數目。大喜字馬賊一起，六十餘名。甯古塔界內南湖頭一

起，二百名。富特密一起，二百名。二道河、五道河各八、九十名。該城二站，百五十名。均願甘心投誠，祇以占北一事，大懼俄人不講信義，不敢來歸。甚至孫樓一股千餘名，前已歸降者，今亦在塔界山中隱匿。由此觀之，當亦知俄員掣肘之非，其咎不在中國辦理之不善矣。當此和議將定，俄兵之撤，若必待平安無事，何以俄員從中牽掣，必須地方擾亂而後快，得毋駐吉俄員，深恐撤兵有期，特留為將來藉口遷延之計耶？此事關係甚鉅，深恐都中未能深悉外間情形，爰即詳細上達貴部存案，以備將來俄使重來饒舌時，庶可詳細告知。

相應備文咨呈貴部，謹請鑒核，酌辦施行。須至咨呈者。
右咨呈外務部。

(外務部檔)

一一六二 袁世凱為查明張樹桐辦理通州教案情形事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四日（一九〇二年四月二日）

欽差大臣·太子少保·辦理北洋通商事務·署理直隸總督部堂袁，為咨呈事。

前准貴部咨，以候選縣丞張樹桐，於通州地方俄國教堂被拳匪焚燬，與鄭國俊前往查辦。上年七月，將此案辦結，請從優保獎。咨行查照所稟各節，是否屬實？咨復核辦。等因。當經照飭署大名鎮鄭國俊，迅即查明張樹桐所稟情形有無虛飾，據實稟報，以憑咨復核辦去後。

茲據該署鎮稟稱：伏查此案係光緒二十六年九月初四日，奉前全權大臣李札開，照得現據俄國外部隨員羅達成稟稱，通州碼頭南東定安村有俄國教堂一所，前被附近拳匪毀拆，教民無處安身。請派委員前往查辦。等情。茲派記名提督鄭統領國俊會同羅達成，前往東定安村，查明教堂原址寬深大小若干丈尺，前設房屋若干間，責令附近居民設法賠修。一面將失所教民量加撫卹。仍勸諭紳民，務須實力遵辦，以後民教相安，保全一方，毋負本閣爵部堂愛護周全之至意。等因。彼時署職鎮遵即會同俄國隨員羅達成，並俄文學生孫耀宗，候選縣丞文案景昌、張樹桐、劉崇德，典史屠振聲，守備鄭光斗，把總張占才、孫雲臺，外委王鶴鳴、周德慶、朱保泰、賈淑祥、姜廷山、趙光有、賈淑麟，軍功范清泉等，往東安村兩次，將拳匪拆毀教堂原址寬深大小丈尺若干，房屋間數若干，一一查明。並將該村紳民王秀、石四等再三勸導，情願賠款。當與羅達成籌商樽節，共罰銀六千五百兩，以三千八百兩撫卹教民，以二千六百二十兩賠修教堂。詳細前已稟明各在案。其欸解交俄國參贊羅達成，轉交該國首牧自行修理。至催解賠欸由通到京，時因亂後，馬賊出沒靡常，該縣丞張樹桐不避艱險，往返多次催齊，亦屬不易之事。當蒙全權大臣李均賞給五品頂戴，獎劄填發在案。並諭派張縣丞差使。此皆實在情形也。所有遵檄查明張樹桐所稟各節，並無虛飾，理合據實稟覆鑒核。等情。到本署大臣。據此，相應咨呈貴部，謹請查照，核辦施行。須至咨呈者。

右咨呈外務部。

(外務部檔)

附錄：張樹桐爲辦結通州教案懇請保獎事稟奕劻文

※光緒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一九〇二年三月四日）

具稟候選縣丞張樹桐謹稟王爺駕前。敬稟者：於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通州地面俄國教堂一所被拳匪焚燬，殺戮教民十五名口，燒燬教民房屋五十九間。於二十六年九月初四日，經前俄國使臣派職員會同前全權大臣李派委水師統領鄭國俊前往查辦。當罰肇費拳民銀六千五百兩，以三千八百八十兩卹償教民，其餘二千六百二十兩賠修教堂。其罰款討限呈交。於去年四月初一日，鄭國俊赴大名鎮署任，將此案移交署水師統領張會同職員辦理。至五月終旬，署水師統領張前往天津查收船隻，將此案委交職員一人辦理。彼時拳民被聯軍擾害，流離逃散，催追罰款，甚爲不易。兼之遍地馬賊，攔路劫殺，職員自備資斧，往返多次，終將罰款催齊，分文不欠。於七月終旬，職員會同俄國參贊羅達成，將償卹教民銀三千八百八十兩照數開發。其賠修教堂銀二千六百二十兩，交給該國牧首自行修理，勿庸中國代修。此案辦結，是職員一人之力也。

當催追罰款時，蒙前全權大臣李面詢二次，並面諭曰：俟將此案辦結，我派你當委員，通州地面民教歸你調處，倘再有事故，惟你是問。並賞給獎札，亦有此諭。於去年七月將此案辦結時，職員不肯僭越逕稟，當親往大名府，面請鄭國俊具稟銷案。及至大名府時，鄭國俊仍令職員進京，自行面稟銷案。及職員進京，全權大臣李業已薨逝，是以未從稟白。

伏思甄叙成勞，乃聖世酬庸之盛典。今之隨辦洋務、教案人員，未有不邀保獎者。此案職員始終其事，甚爲不易，前蒙全權大臣李面諭，充當調處民教委員，又賞給獎札亦有此諭。今全權大臣李業已薨逝，保舉、差委俱無著落，未免有沒微勞。正在憂悶無計，適聞英國使臣薩道義函請外務部，將辦教案出力員紳從優保獎。等語。職員再四思維，惟有叩懇王爺駕前，應如何格外施恩，或賞保舉，或薦差委，則感恩無既矣。伏候批示。

職員張樹桐謹稟。具稟職員張樹桐，寓前門外糧食店，雲居寺西頭路南有文魁匾門。

(外務部檔)

一一六三 鄧正峰爲河南唐泌二縣刀會已平事致張之洞電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六日(一九〇二年四月四日)

鄧提台來電。

武昌。督帥鑒：峯念四日抵湖河鎮，派守備王開銀赴唐確探，一路詢撫教堂。據先帶隊去之千總顧殿元回報，歷唐、泌二邑，泌匪已散，焚兩教堂，斃十四人，無洋人。因攤款起釁。獲匪首席小發，張雲卿在逃。南陽傅守在泌撫辦，桐令亦在，大致已平。靳岡等堂無事。王弁續報，同練軍三百均駐此，候電遵行。因棗風夙囂，歸途擬由城一路鎮攝。峯叩。宥。

批：送撫院轉發司道同閱。

(端方檔)

一一六四 張華燕爲陳報熱河廣宗等地起事事致張之洞等電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六日（一九〇二年四月四日）

張委員來電。

督、撫憲鈞鑒：熱河匪負隅固守。廣宗匪剿盪，殲二千餘。大名亦有匪警。皆因攤捐起。華燕稟有。

（端方檔）

一一六五 奕劻奏請獎敘隨辦京畿善後營務事宜出力各員摺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六日（一九〇二年四月四日）

奴才奕劻跪奏，爲隨辦京畿善後營務事宜尤爲出力文武員弁，籲懇天恩俯准，按照異常勞績分別保獎，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自拳匪肇亂，中外失和，京畿重地，疊遭蹂躪。上年春間，奴才與前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以地方應辦諸事，迫不可緩，助理無人，當經奏請諭旨，派令胡燏棻襄辦善後營務事宜，刊給關防，設立公所，仍由奴才等督同經理，並遴派文武員弁，分任其勞。所有佈置情形，業經該侍郎奏明在案。

伏查開辦伊始，洋兵尚未撤回，事權屬之他人，在在皆形掣肘。五月間，英、法等國各將所佔地界

分別交還，其時城內外雖有安民公所，而中國巡捕手無寸鐵，以致土棍地痞，動輒成羣結黨，肆行劫奪，無敢過而問者，幾至民不聊生。該侍郎督飭委員，稽查巡緝，未敢稍懈，又與各國商明，准令華捕攜帶六響洋槍，匪膽始懾，地面漸覺綏靖。而尤以姜、馬兩軍奏調北上之時，最爲喫緊。其始商之德總統瓦德西首先應允，各國均無異辭。迨瓦德西歸國，法使忽出而相阻。姜軍行抵河間，馬軍行抵趙州、樂城等處，不得前進。土匪均思乘機竊發，謠言四起，人心惶惶，一日數驚。經該侍郎與法使辯論再三，並請德、日從中調停，始允姜軍進駐離京二十里之清河地方，馬軍旋亦安抵保定。彼時京西藍靛廠一帶，土匪橫行無忌，勢燄披猖，行人裹足。當經奴才等劄調姜軍往剿，先行會同巡捕中營將弁等，躡定匪蹤，派員引導堵截，疊獲首要，置之於法，解散脅從，旬日之間，匪蹤淨盡。並速獲戕害德商福河水案内要犯多名，置之重典，俾德使不致橫生枝節，實於大局有裨，殊非淺鮮。其後駐紮城內，紀律嚴明，兵民相安，一無滋擾。該將領等櫛風沐雨，督率弁兵，晝夜梭巡，不遺餘力，疊次破獲巨案，城廂內外漸就救平。

七月間公約既定，姜軍陸續進京，馬軍駐紮城外。然馬軍與黃村洋兵相遇，時有齟齬。疊經委婉商明，始得相安無事。又自地面交還以後，各處搜緝匪徒、擒獲盜犯暨各使館送來交涉案件，無日無之，悉歸該公所委員審理，頭緒極繁，辦理均稱妥洽。其事體尤關重大者，如接收壇、廟、萬壽山、頤和園、大內等處，各國先極遲疑，屢向催促，旋就範圍，先後商定日期，交收成禮。當派姜軍分紮萬壽山左右，並頤和園、大內各處禁門，以資震懾，始昭嚴肅。迨冬月間回鑾大典，復分委文武員弁，前往馬家堡、豐

臺及永定門內外照料彈壓，並先期知會各國使臣，約束洋兵，不准出外攙雜其間，以肅觀瞻。凡此皆係實在情形，奴才耳目所及，不敢壅於上聞。

在胡燏棻、姜桂題，受國厚恩，固應力任其難，藉圖報稱，而各該委員、將官等，隨同辦理交收地面及營務緝捕一切交涉事宜，或躬効馳驅不避艱險，或勞形案牘無間昕宵，卒能中外翕然，軍民受福，無微勞足錄。可否仰懇天恩，准由奴才按照異常勞績，擇尤保獎，出自慈施。

所有擬保隨辦京畿善後營務事宜出力人員，暨武衛右軍北路各營將弁各緣由，謹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軍機處錄副奏摺)

一一六六 外務部權算司擬為德兵索款不能開銷事咨袁世凱文稿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一九〇二年四月五日)

權算司呈，為咨覆事。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初九日准咨稱：據遷安縣知縣稟稱，德兵二千人過境，意在詐財，有哈姓洋通事言，中國欠伊借款，只好向紳商討索，欲派洋兵自行挨搜。經紳董向商民等攤湊銀六千三百兩，復賄通事銀四百兩。交款時取去皮衣七身、車五輛、騾馬十九頭。開一洋據，填明銀數，謂此係借款，將來可請總理衙門照數發還。現在直隸各屬均須攤辦賠款，可否將此項被索銀兩移抵？將德文借字呈案，咨

請查核。等因。

查此項德文借據，經本部飭員譯出華文，係屬遷安縣交出銀六千零三十兩，馬六匹、騾三匹、車二輛，爲幫貼軍營之需。前往亞東遠征營收條。等字樣。按幫貼二字，既非借據可比，且無賠款作抵字樣，本部無從商辦。應將此項洋文字據一併咨送貴大臣查照可也。須至咨者。附洋文原據一紙。

北洋大臣。

(外務部檔)

一一六七 色楞額爲鄧萊峯拒不歸案惟有先行議賠事咨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八年三月初五日(一九〇二年四月十二日)

御前侍衛·管理熱河等處地方都統色爲咨明事。

據候補道劉焮、楊副將慕時稟稱：敬稟者，竊職道等案蒙督憲札開，飭查朝陽縣革生鄧萊峯聚衆仇教抗官一案。職道等道出熱河，趨叩崇階，面聆訓誨稟辭後，於正月二十四日，行抵朝陽縣。查得鄧萊峰聚衆仇教，由於不知時務，氣忿所激。自應剴切曉諭，如其有醒悟，束身歸案，則當與主教婉商，稍寬其罪，予以自新，藉此各釋嫌怨，民教庶可相安。隨即繕就印諭，交朝陽縣紳士內閣中書孫寶珊、候選教職沈芝、建昌縣舉人馬之望、鋪商孟廣賢等四人持往，開誠布公，明白開導，令其將拘禁教民郭永張、洪有等交案。該革生有無結黨仇教，並飭其明白稟覆。

職道等旋於二月初二日，移居於朝陽縣東南鄉距城百二十里之黑營村。因該村與松樹嘴子教堂及大屯、二十家子、花子溝等村相近，便於商辦也。連日親赴教堂，面晤葉主教步司，據稱，甚願民教相安，只要鄧萊峯放還教民，從此不與教士、教民爲難，各安生理，亦不願加以兵威，致傷人命。至於教民借住大屯民房，實緣各村教民房屋被焚，無處棲身，該屯距堂較近，便於照料。今未騰交，一因教民撫款未清，蓋房無資；二因鄧萊峯仇視，教民不敢回村，恐被拘禁。二十家子村作押地契，乃當時該村鄉民自行送來作抵。兩年以來，既未種其地畝，亦未分其糧石，不過徒持空紙，爲該村短欠銀兩之據。鄧萊峯意存仇教，藉爲口實而已。職道等查主教所云，亦係實情，惟體查朝陽縣境商民情形，困苦特甚。由於十七年兵燹之後，元氣未復。近來三、四年間，馬賊蠶起，網縛勒贖，至再至三，初猶擇肥而噬，繼則掠及貧民。加以洋兵肆擾，兼之收降各隊餉需攤於牌下，商民交困，竟有日不聊生之勢。不得不與其辯論，核減撫款，唇敝舌焦，竟難照辦。往返數次，始行商允，凡未曾查出殺傷教民，兇手一概免究；撫恤各款，悉聽地方官設法措交，教士亦不得預聞。並許以六月初一日朝陽縣應交二次撫恤銀一萬四千九百二十兩，先期於二月內兌交，俾教民得以蓋房遷居。大屯民房，務於三月內騰出。二十家子村民人所短銀五千五百兩，亦電求憲台如數津貼，亦於二月內墊交，即將地契退還。如是依議，庶可民教稍安矣。

初十日，孫中書等回至黑營面稱，鄧萊峯執迷不悟，難以理喻，不但藉口民房、地契兩事，而且與教堂要素賠銀十萬兩，以爲俄兵傷斃民命之需。若果如約而行，則被拘二人即可釋放，而其仍不能束身

歸案。所遞稟詞，歷述其地方被害困苦情形，而印諭所問之事，一語未覆。似此糊塗，殊屬出人意表。因念究係鄉愚，隨飭候補知縣嚴令書勸偕孫中書等，復往面諭。及抵二十家子村中，相候兩日，鄧萊峰竟匿不出溝，嚴令虛此一行。惟查得該溝由西北至東南，約二十里，總名爲卧佛頭溝，南北分爲上下，內共四十餘村。鄧萊峰素居上卧佛頭溝，其助勢爲惡者，只有本村孫福成、李廷，于家營村王福泰，並其婿程義及其子姪爲首耳。溝民有鄧統領，程幫帶，謀事王福泰之謠。溝內岔路紛歧，均有小村，相隨助勢僅有二十七村。中間迤西橫溝，正名爲花子溝，其中大小有十六村，未肯相隨。鄧萊峰因此鎗斃侯姓以威逼之，刻聞尚不同其守卡。沿溝山嶺之上，均砌設碉卡，每卡置抬槍二桿，守者十二人，晝夜分兩班巡視。鄧萊峰、王福泰等五人，相率馬隊四十餘人，周歷巡卡。鄧萊峰前到二十家子村，亦率領馬隊三、四十人，身背快鎗，不離左右，恃此無恐，故敢出言無狀。孫中書又留二日，鄧萊峰探聞嚴令已行，復又到來。經該紳等反復勸諭，仍不悔悟。

十四日，接孫寶珊、沈芝、馬之望、孟廣賢等聯名函稱：晚等於十三日，共同與鄧萊峰及溝內人等再三開導，伊等仍屬執迷不悟，始終援教民議有撫款，該村被害民命，仍須教堂仿照賠償，始肯將教民釋放爲辭。晚等見其利慾熏心，無從置喙，又邀二十家子村多人，於晚間極力剖解，鄧萊峰執意不回，衆皆無如之何。晚等擬於今日回縣。等語。

查鄧萊峰頑梗不化，惟有先與教堂定議，免悞事機。遂於十五日，與葉主教定議八條，訂立合同，另繕清摺，恭呈憲鑒。所有津貼銀二萬兩，接奉電諭，欣悉已如數交沈鎮大鰲便解起程。一俟到日，即

行兌交清楚，將二十家子作押地契撤回，交由朝陽縣王令，發給該村民人分領管業。職道等即於十七日回城。適聞馬宮保奉命率隊出口，不日當可抵朝，先期派王縣丞汝琦前來，今亦往二十家子會晤鄧萊峰，傳諭開導。頃於二十日回縣面稱，鄧萊峰固執如前，不但不服開導，且要釋去年定議監禁十年之翟文、洪殿海兩犯。似此得步進步，實屬目無法紀，自外生成。究應如何辦理之處，伏候鈞裁。

所有職道等奉委飭查朝陽縣革生鄧萊峰聚眾仇教，屢次開導，固執不回，並與教堂定議各緣由，理合據實稟請大人，俯賜鑒核。

再，此次合同議有二十家子、大屯、二各營子、七里保營子等四處駐兵彈壓一條，應請飭下練軍，迅即分隊駐紮，以資保護，實為公便。等情。

據此，查前據劉道等來電，內稱：已與教堂議明，六月初一日朝陽縣應交二次撫卹銀一萬四千九百二十兩，先期於二月內兌交，俾教民得以蓋房遷居。大屯民房，務於三月內騰出。二十家子村民所短銀五千五百兩，亦於二月內墊交，即將地契退還。電請先行墊發。等語。正在籌解間，適沈鎮大鰲來熱，即將由善後局解到津貼銀二萬兩，先交沈鎮帶往朝陽，先行墊交，以期速結在案。

茲據該道等稟報，除咨會直隸總督部堂袁、直隸提督軍門馬查照，並照會統領楊鎮玉書，查照所定合同，派撥兵隊，分往二十家子、大屯、二各營子、七里保營子等四處駐紮，巡緝防護暨札飭朝陽縣知縣王文翰，即將解到賠恤銀二萬兩，並不敷銀兩趕緊措齊，兌交教堂，掣取收條，並取回作押地契，分別給領具報備案外。相應咨明。

爲此合咨貴部，請煩查照施行。須至咨者。計咨送抄錄合同一紙。
右咨外務部。

(外務部檔)

附件：朝陽縣教案續訂合同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十五日（一九〇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欽差北洋大臣武衛右軍營務處升用總鎮楊、欽加三品銜·直隸候補道劉，大法國東蒙古天主教葉
爲公立合同事。

今將承德府朝陽縣境內教案合同重定各條，開列於後：

一、朝陽縣境內，前歲傷害教民，今既據給卹賞，所有未經查出兇手，概行免究，以杜虛妄而安民心。惟縣屬花子溝鄧雲程、李芳等，應照去年所議章程辦理。

二、撫恤各款，悉聽地方官設法籌措，依限兌交，教士人等，概不干預其事。

三、本年六月初一日應交撫恤教民之款，合計十分之四，議於本年二月內先期交兌，俾教民得以修屋遷居，以安生業。

四、大屯民房先經教民借住，今教民既得撫款，應於本年三月內騰交，以便大屯流民得歸安業。所有房屋、門窗、牆垣以及原存傢俱，均不得拆毀私取，免生嫌隙。別村如有教民借居民房者，亦照此條

辦理。至去年被洋兵焚毀房屋等件，應由該屯民人自行修補，與教民無涉。

五、朝陽縣屬二十家子、大屯、二各營子、七里保營子四處，應請派兵駐紮，保護教堂，調和民教，各安生業。

六、朝陽縣教案，去年曾經議立章程，分存在案。此次未曾議及者，仍遵去年所議章程辦理。從此民教均各蠲除舊怨，永遠相安。凡我教民應守十誠之訓，悉心體會，勉為善良。平民人等更宜恪遵法度，毋得非為。嗣後民教或因微嫌涉訟，地方官研究確情，但論是非，不拘民教，持平秉公訊斷。永除猜疑，民教自安，共享昇平之福矣。

七、此次商定合同，繕立二張，蓋印畫押，分執為據。再，此合同借用朝陽縣印，合併聲明。

八、朝陽縣屬二十家子居民所短銀五千五百兩，今議本年二月內，先代墊交，作押地契即行退還，以便發給鄉民管業。

大清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十五日，候補道劉煥、升用總鎮楊慕時。

西歷一千九百零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大主教葉步司。

(外務部檔)

一一六八 著理藩院議處四子郡王並會同信恪妥辦該旗教案事上諭

光緒二十八年三月十一日(一九〇二年四月十八日)

軍機大臣字寄理藩院、綏遠城將軍信，光緒二十八年三月十一日奉上諭：信恪奏，烏蘭察布盟四子郡王旗教案情節重大，屢次札調，該郡王抗玩不遵，請旨懲處一摺。烏蘭察布盟四子郡王旗，前年仇教之案情節甚重，亟應及早妥結，該郡王勒旺諾爾布屢次違抗，以致案尚延擱，實屬不知輕重。著交理藩院先行議處，一面嚴飭趕緊查拏匪犯，並迅速派員，會同信恪妥議辦理。原摺著鈔給理藩院閱看。將此各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上諭檔)

一一六九 外務部庶務司擬爲飭拿永清教案首要事札順天府稿

光緒二十八年三月十一日(一九〇二年四月十八日)

庶務司呈，爲劄行事。

光緒二十八年三月初七日，准英薩使函稱：前年永清縣本國安立甘會孟、羅二教士被害一事，現聞該縣已獲案内夥犯王魔、韓輔清、張永發、李鐵、袁福林、杜貴林等六名，久羈獄中，尚有正犯李文會一名未獲。本大臣查此案已逾一年，尚未辦結，殊屬費解。無非該地方官不盡其責，因循推諉之故。請行文該管大憲，嚴飭立將首要李文會一名拏獲，並將已獲各犯罪名，速行科定。等因前來。相應劄行順天府尹轉飭該縣，迅將此案首犯趕緊設法弋獲。其已獲之犯，訊辦情形若何？從速辦結，勿再延宕。並聲復本部，以便轉復該使爲要。須至札者。

右札順天府府尹。准此。

(外務部檔)

一一七〇 外務部庶務司擬爲已飭令剿辦擾亂邊界案犯事致法使照會稿

光緒二十八年三月十三日(一九〇二年四月二十日)

庶務司呈，爲照復事。

光緒二十八年三月初九日，接准照稱：據本國駐紮北海領事官及越南總督衙門咨稱，粵省與越南毗連地方，情勢尚屬可慮。又粵西游匪竄往各處，至今毫未設法阻止。又聞本國二畫官韋葛伯被匪戕斃一案，匪犯久匿中國地面，迭經龍州領事官照請嚴拿，地方官鬆懈不緝。若能迅飭該管官，認真設法將我兩國邊界肅清，裨益實屬匪淺。等因。

查廣西游匪滋事，疊經奉旨飭令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各督撫，協力剿辦，並保護教堂、教士。朝廷注念邊事，諭旨嚴切。該省文武官遵旨籌辦，自無不竭盡心力，諒不至別滋事故。至戕斃達隆二畫(官)之兇犯，今又電知廣西巡撫，嚴飭地方官並知會蘇提督詳查。如在中國境內，必設法代爲緝獲，以敦睦誼。

除俟該省覆到再行知照外，相應先行照復貴大臣查照可也。須至照會者。

法國鮑使。

(外務部檔)

附錄：法使爲請飭令肅清擾亂兩粵邊界案犯事致奕劻照會

一九〇二年四月十六日（光緒二十八年三月初九日）

大法欽差全權大臣·駐紮中國京都總理本國事務鮑爲照會事。

現據本國駐紮北海領事官及越南總督衙門咨稱：粵省與越南毗連地方，情勢尚屬可慮。雖經中國國家於議定條款內言明，必應嚴降禁止仇視各國洋人各會之諭旨，而邪會頗爲煽動。又粵西游匪竄往粵東各處，肆行妄爲。沿邊一帶地方官，或實無其力，或視此無爲，似可推及亦無其心，至今毫未設法阻止。等情。

再，本大臣又聞知，先我國國家切請遠離邊界之二人，現已回抵該處，其一乃係原先充當黑旗頭目劉永福；其二乃係光緒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前任畢公使因於蒙自滋事時之舉動及李約德家口擄去，暗助匪黨，照請總署調離之馮提督子材。除將與我公然作對之該二人回籍欽州情形，達知貴爵外，在本大臣亦當確請貴國國家，務宜切戒，該二人在隣近我國越南屬地邊界居住，於目下亂事復肇，或有相干之責咎。

至粵西滋亂一事，既經蘇提督奉旨回任，該處各地方官及軍營，自應竭力相助。在本大臣甚望該處不久方可安謐。惟本國二畫官韋葛伯，於拜晤布局對汛營官後，由布局回歸被匪戕斃一案，而匪犯久匿中國地面，迭經龍州領事官照請該地方官，並加指示，嚴拿匪犯，無如地方官鬆懈不緝，實屬未免

令人不服。此等重案，地方有司如此舉動，尤甚鬆懈於剿辦目下之亂，至令越南總督迫不得已，多派兵丁，在於北圻迤北邊界駐紮，以防意外之虞。且軍兵麇集一處，諸多不便，諒貴爵自必深悉其情，在本大臣毋庸再爲陳述。若能迅速嚴飭該管之官，認真設法，速將我兩國邊界地方一律肅清，則兩國裨益實屬匪淺矣。

須至照會者。

右照會大清欽命總理外務部事務·和碩慶親王。

(外務部檔)

一一七一 張之洞等爲即飭各州縣稟覆籌款情形事致鄂省各知府電

光緒二十八年三月十五日(一九〇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武昌梁守、漢陽余守、黃州魁守、德安王守、荊州舒守、宜昌齊守、安陸彭守、襄陽鄧守、鄖陽許守、施南額守、荊門陳署直牧。鄂省奏辦籤捐，籌湊賠款，原非得已。然籤捐之意，在使商富代鄉農出資，並使外省官商過客代本省民人出資，免致下戶山農亦遭派累，用意不可謂不厚。較丁、漕、門牌等捐，實爲活便。乃各州縣中，能深體時艱、切實舉辦者，固不乏人，而畏難不力者殊多，動謂除攤派丁、漕、畝捐，別無辦法。其疲玩者，甚至置若罔聞，隻字不復，實堪詫異。

不知此次賠款，奉旨各省通攤，部限嚴急，大局攸關，萬難延誤。各州縣身任地方，責無旁貸。卽

使籤捐不能善爲勸導，行銷爲難，亦必確有不擾不累、足以籌抵之辦法，稟候察核。即使中小縣分，不能如數籌足，亦應自擬認籌若干，及早稟復，本部堂院未嘗不可酌加寬恤。何以江陵、天門、潛江、通城、通山、羅田、麻城、雲夢、應山、公安、松滋、監利、利川、襄陽、南漳、均州、穀城、當陽等屬，奉文後辦理如何，絕無一字稟報？似此任意玩延，置要需於不顧，實出情理之外。

合行電飭該守，卽日飛札各該州縣，嚴加申飭，勒令將承辦籤捐情形，實在能銷若干，抑只能另籌他款，究竟能另籌的款若干，確切聲明，刻日由六百里稟復，以憑通盤籌畫，總期於事有濟，於民無擾。本部堂院既可准其變通籌捐，亦可察其實在情形，酌量寬減。如再延宕不理，既不辦亦不復，立予撤任停委，勿貽後悔。各該守仍將奉電遵辦情形，先行電復。督、撫兩院。鹽。

(端方檔)

一一七二 關榕祚奏劾易州知州貪虐昭著請旨嚴飭查辦摺

光緒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一九〇二年五月二日)

山東道監察御史臣關榕祚跪奏，爲知州貪虐昭著，據實糾參，請旨嚴飭查辦，以維吏治，仰祈聖鑒事。

竊臣於正月二十四日恭閱邸抄，見直督袁世凱查覆署易州知州馮清泰被參一摺，其中聲敘含糊，僅將該牧開去底缺，顯有不實不盡情弊。茲詢之官場，參之輿論，得其貪虐實蹟，殊令人憤恨也。當奉

匪初起時，該牧一切縱庇，及匪勢已敗，乃借剿匪爲名，到處騷擾。該州有黑山村居民數百家，人情平善，頗稱富庶，該牧使其家丁洪姓、任姓帶勇，假說有匪，恐嚇鄉愚，因斃數命，索得財物不計其數。其婿景長春係直隸通判，在署辦事。城內陳姓孀婦，家亦小康，洋兵到易，在其家居住，迨洋兵去後，景長春率領勇壯到陳宅，聲言洋人遺下之物理應充公，陳姓因係已物不允，及詢知州官至戚，向其理論，彼此口角，景長春發恨將該孀婦打罵，掠取財物，拉回署中，上下分受。如此行爲，不止一次，不止一家。其子馮榮桂係直隸縣丞，尤凶橫。一日與其家丁洪姓分贓不均，彼此相打，被洪姓毆傷手足，該牧將洪姓收羈，洪姓不服，旋即放出，令其管帶壯勇，赴塘湖地方詐取民財。其拘到鄉愚，悉置之木籠，必得銀錢然後釋放。該牧私造非刑，有木籠八具，至後任始行銷毀，此確有憑據者。又有倉米賑民作正開銷，其子開設小押，均實有其事。該州設立城防局，養勇數百，係商民捐助，共捐過錢約二十萬串，該牧飽入私囊。洋兵到易，其兵官在一官鹽店居住，一切係該店張挪，墊用款項，招呼周到，故洋兵不甚肆擾，亦未索賠款。覆奏內稱，該牧有勞足錄，妄也。將交卸時，因小事反詐取該店銀六百兩，又挪用各錢店銀六七千兩。覆奏內稱，該局出入各款，聞係局紳冷玉輝等恐被帶累，爲之彌縫，並非事實。現後任催收捐款，借補該局虧空，頗費拷扑也。

總之，該牧以子與婿爲爪牙，以家丁洪姓、任姓爲鷹犬，論者切齒，聞者逆心。現聞洪姓、任姓已被督臣拏交清苑縣監禁，該牧與其子、婿種種不法，第坐落此兩人，卽不難究出真情。近來疆臣於查辦事件，無不回護，無不解釋。督臣袁世凱到任日淺，於屬員之賢否容有未知。聞藩司周馥、道員晏振恪與

馮清泰共事日久，意存袒護，故於該牧被參各節，不甚詳究，並其子若婿官階亦不聲敘。不然豈以已經到省人員，而司道有不知之理，而僅以察明驅逐一句空話了事乎？

伏思方今大亂之後，急須整頓吏治，以培根本，以靖閭閻。若於此等貪虐之員任其逍遙無事，將何以爲治耶？擬請旨飭令直隸督臣再行秉公詳悉確察，一併從嚴參處，分別懲治，庶足以弭怨謗而儆貪婪。伏祈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軍機處錄副奏摺）

一一七三 劉坤一奏報拿獲山東大刀會首孟傳禮業已監斃片

※光緒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一九〇二年五月三日）

再，光緒二十五年間，東省大刀匪首陳寶濬、孟傳禮〔一〕等，在徐州府屬糾黨鬧教，肆行搶掠，拒敵官軍，旋即擊散。當經臣將剿辦情形附片奏明，並嚴飭地方文武緝拿逸匪，務絕根株在案。上年秋間，該匪首孟傳禮潛入沛縣境內，意圖煽惑滋擾，經沛縣知縣馬光勛密商防營營官吳才、高城守汛千總戴棠福，督帶兵隊在楊官屯集上，將該犯擒獲。訊據供認，前與匪首陳寶濬糾黨鬧教，被官軍擊敗遁回東境，嗣復夥同曹言偕，起意率黨圖搶教堂，報復前仇各情不諱。該犯旋即監斃，經該縣開具供摺稟報前來。

〔一〕光緒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劉坤一夾片作「孟繼禮」。

臣查該犯孟傳禮係大刀會匪首，疊次鬧教搶劫，飭拿未獲，今據該縣營督隊擒獲，實足以快人心。雖於取供後在監斃命，仍應照例戮屍梟示，以昭炯戒。

除飭嚴拿匪首陳寶濬、曹吉偕務獲懲辦外，理合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

光緒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奉硃批：仍著嚴拿匪首陳寶濬、曹吉偕務獲懲辦，以絕根株。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一一七四 著袁世凱剿滅景廷賓之衆並殮卹被戕法教士事上諭

光緒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一九〇二年五月四日)

光緒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內閣奉上諭：袁世凱奏稱，直隸廣宗縣屬匪首景廷賓聚衆煽亂，旋經擊散。乃該犯逃匿鉅鹿，布散符咒，糾合煽惑，分投裹脅，戕害官弁、委員、新兵至五十餘人之多。又謀據廣宗、威縣兩城，並有攻毀教堂、搶掠教民情事。本月十九日，有法國教士羅澤浦，中途遇匪被害。已飛飭各營趕即撲滅，並令覓獲該教士屍首殮卹。等語。匪犯景廷賓，左道惑人，謀爲不軌。著袁世凱迅即添派營隊，將該匪首擒獲，盡法懲治，並將餘匪從速剿滅，務絕根株。教士羅澤浦無辜被害，深堪憫惻，並著妥爲殮卹。仍將各屬教堂及教士人等實力保護，毋稍疏虞。此次疏防地方文武官弁，著即查明，分別奏參，以示懲儆。欽此。

(上諭檔)

一一七五 外務部庶務司擬爲景廷賓聚衆戕殺教士事致法使照會稿

光緒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一九〇二年五月四日）

庶務司呈，爲照會事。

光緒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接准照稱：直隸南境亂情甚重，教士被害。等因。本部卽日電詢北洋大臣查復去後。茲准復稱：廣宗匪首景廷賓，聚衆煽亂，戕害官弁、委員。業經籌撥各路隊伍，並飭大名、正定兩鎮，馳往防剿。刻接威縣稟報，本月十九日，有法國教士羅澤浦，由趙莊走張家莊傳道，正當匪徒滋熾之時，未經知會營縣選隊護送，路過孫家莊，遇匪被害。現正懸賞購線，覓取屍首。該匪景廷賓，左道煽人，謀爲不軌，本非專爲仇教。羅教士適逢其亂，中途被害，情殊可憫。已飛飭各營，將匪徒趕卽撲滅，並覓獲羅教士屍首，妥爲殮恤，仍將各教堂竭力保護。同日又據北洋大臣電稱：匪黨現聚廣宗縣境件只村一帶，羅教士被害〔一〕，已調集各路營隊，迅往會剿。南境現正擾攘，擬請轉商法國駐京大臣暫緩派員，俟亂定再往查看爲妥。各等因。本部查廣宗匪徒煽亂，羅教士路過孫家莊，倉猝被害，事出意外。本爵大臣等實深惋惜。

除俟奉到諭旨再行恭錄照會，並飭北洋將該處匪徒迅卽派兵剿滅，保護教堂外，相應將大概情形，先行照會貴大臣查照，並希甘領事暫緩前往直隸南境，以昭慎重可也。須至照會者。

〔一〕此句後原有「首級懸掛件只村門」八字，復經刪去。

法國鮑使。

(外務部檔)

一一七六 張華燕爲陳報廣宗起事緣由事致張之洞等電

光緒二十八年三月三十日(一九〇二年五月七日)

張委員來電。

督、撫憲鈞鑒：廣、鉅匪勢蔓延，正定亦有游匪。此事實因廣宗令率請剿洗而起，故言者多咎袁，然參摺均留中。華燕稟。卅。

(端方檔)

一一七七 錫良爲請將河南教案賠款歸入大賠款事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八年三月三十日(一九〇二年五月七日)

河南巡撫兼提督銜·節制全省軍務並駐防滿洲營官兵兼管河工事務錫，爲呈請事。

據布政使延祉呈，案蒙本部院札，以前部院松於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初三日具奏，教案賠款請作正開銷一摺，計原奏內開：竊照豫省南北各屬教案，迭奉諭旨：妥籌速辦。經前撫將河北法國教案派員會商主教，議賠銀十七萬兩，由地方官民籌集銀六萬兩，其餘十一萬兩，均由司庫分期支發完結。奏明

在案。復將省南法國教案派南汝光道馳赴湖北省，商明共賠銀十三萬八千兩，除唐縣、裕州自行籌給銀二萬二千兩，其餘十一萬六千兩，及英國礦師在南陽縣被劫去器物估賠銀八千兩，共銀十二萬四千兩，均由藩庫電匯江漢關收納，轉交完結。續行奏明亦在案。

茲據詳稱：司庫匱乏已極，凡按年額支之項，早已日不暇給。本年籌辦供支各差，用度繁鉅，皆非常年所有。當時待用甚急，不論內外正雜欸目，均即陸續挪墊，暫顧目前。所有前項允賠教案各欸，合共銀二十三萬四千兩，本無的欸可指，而限期緊迫，又未敢稍事稽延，不得已暫從本省防練營餉及協餉項下，零星湊集。惟各處餉項，計日授食，急待歸欸，別無他處可以羅掘。且以後按年加添出欸，日益增多，更無彌補之法。應請將司庫動用教案賠欸銀二十三萬四千兩，歸入部撥項下，作正開銷。等情。請奏前來。

伏查豫省此次議結教案，允許賠欸，本係通籌大局，委曲求全。當定議之初，固已計及於籌欸之難。是以於官民交困之時，猶攤派裕州認賠五千兩，唐縣認賠一萬七千兩，河北各屬，由地方認賠六萬兩，其餘各州縣自行定議允賠之欸，尚不在此數內。又如從前允給教民之倉穀，及代賃教士之房租，種種繁費，尚恐未能足數，又何可再事苛派？惟是當時既已認賠定議，事關中外交涉，又何敢稍涉拘泥，失信於人，致滋異議？是以於官民分認而外，均在司庫例支項內，暫行借動，移緩就急。現額支既未可久懸，外銷又素無閒欸。目前陡增之急用，方待經營；日後每歲之加攤，更將倍蓰。所有司庫墊賠教案銀二十三萬四千兩，急需歸欸，通盤籌計，委實無可彌補。合無籲懇天恩，俯念豫省墊賠教案各欸，本

爲關係大局，暫顧目前，將官民分攤不足之數，權從藩庫籌墊，現在急待歸還，可否准其歸入部撥項下，作正開銷之處，出自逾格鴻施。至英國教案尚未全數議結，應俟核定用款，再行奏明辦理。

本日奉硃批：戶部知道。欽此。等因。由院恭錄札行到司。

蒙此，遵查此項包賠豫省大河南北法國教案銀兩，均在部撥款內動支，付交結案。現經奏准，作正開銷。所有動用款項，理合分晰造具清冊，詳請鑒核，咨送戶部核銷，實爲公便。再，此項賠款，能否歸入新認大案賠款數內扣抵，並請咨商貴部，酌核辦理。合併陳明。等情。到本部院。

據此，除咨戶部核銷外，相應咨呈。爲此咨呈貴部，謹請酌核示覆施行。須至咨呈者。
右咨呈外務部。

(外務部檔)

一一七八 長順爲已飭查滅洋混元教事稟奕劻文

光緒二十八年三月三十日(一九〇二年五月七日)

王爺爵前。敬稟者：竊自俄人人吉以來，一切大小事件，有時公牘往來，有時會同面議，共事既久，具見彼族性情。卽事屬子虛，輒復望風捉影，懸揣成詞。若遇稍有憑藉，更自張大其詞，吹求無已。固其生性使然，亦間有以當時僞說預佔後來脚步之事。卽如本年三月二十六日，駐吉俄武廓米薩爾索關甫甯來謁，談未數語，卽出匿名揭帖一紙，內開係混元邪教，崇佛滅洋等事。並稱業將此事，電知阿穆

爾省俄總督及駐京俄公使。等語。

查吉省自前歲兵警之後，邊練各軍，均已遣撤。槍械、子藥，亦爲俄人搜掠一空。加之省城機器局，爲俄人佔住，所有機器，非被運去，卽被損壞，使我槍械、火藥無從製造，以致土匪等肆無忌憚，伺隙蠢起。其時卽有王老道、楊老太太等，在蒙江一帶，倡說邪教，煽惑愚民，夥聚數百餘名。幸經捕盜弁兵協同練會，將該匪等隨時擊散，並打下槍械、馬匹及八卦七星旗等物。此次得獲匿名揭帖，或係該匪等死灰復燃，抑係俄人不欲退兵，思藉此以作話柄，均未可知。但得此謠傳，無論虛實，自應根究，消患未萌。隨卽派出妥弁，按照帖內指稱各處，分頭嚴密查拿。容俟稟覆到日，再行續陳。茲先將辦理情形，馳陳鈞鑒，並照抄原帖，附稟呈閱。倘該公使藉此饒舌，卽希據情答覆，俾免別生枝節。肅此肅稟，恭請鈞安，伏乞垂鑒。

長順謹稟。

(外務部檔)

附件：告發滅洋混元教之匿名揭帖

今有混元門，誇佛滅洋，私練邪法，爲六合神兵。起首兵電，大掃世上之洋人，暗通海城之「三」教寺僧人，圖謀大事，立志不小。善知國運當末，早有西天活佛，差諸佛來東土，保佑天下，大事落在他們之手，久後成佛國，男女都能長生不老，吃齋念經，人人有分。現有大法師六名，今年五更，六處安壇。

今年四月十五日，百日功成，能練妖兵數萬。第一名大法師，現在烟筒山、西帽山西溝安壇，名趙國相，與西邊外私通。二大法師惠載琢改姓王，現在寬城子與講張安堂擺壇。三名法師白景先生，現在蒙江楊妖婆家擺壇。四名法師姓陳名光星，現在拉法山站，一名拉把磗子觀音洞擺壇。五名陳廣均，現在榆樹台擺壇。六名張占一，現在頭道江設壇練法，聚西邊外一夥之賊。早有海城三教寺瘋僧，綽號有神佛附體，留下大聖五公經，又傳天圖，又定劫經，續造冬東明歷。以上書中但說國家當末劫之時，天下落在混元門之手，天子出在他家，出在他等念佛之門中。念佛念經，以滿天願，人人、男女、家家，盼望佛國有分。

這門妖賊，若不早除，必爲大害。雖不能滅國、滅洋，臨近生民，難免塗炭之災。吾有心明告官府，可惜時下無扶掖〔幫〕之人。又他等現在虛名學好，衆捧他爲勝，又恐告賊不倒，反被賊傷。無奈單名指破，有能通官拿賊者，早除大患可也。但恐今年端陽節，邪法成就，六月起首，爲害不淺。

以上所開之言，係於三月二十二日，遺於耶穌教堂中。乃無名氏寄。

(外務部檔)

一一七九 著賞給安治泰頭品頂戴陶萬里三品頂戴事上諭

光緒二十八年四月初一日(一九〇二年五月八日)

四月初一日奉旨：張人駿奏請，將助辦教案之教士獎勵。等語。安治泰著賞給頭品頂戴，陶萬里

著賞給三品頂戴。欽此。

(外務部檔)

一一八〇 袁世凱爲驍騎營存省軍械已被洋兵毀棄事咨神機營文

光緒二十八年四月初五日(一九〇二年五月十二日)

欽差大臣·太子少保·辦理北洋通商事務·署理直隸總督部堂袁爲咨覆事。

據保定營務處呈稱：蒙督院札開，光緒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九日，准神機營咨開，據前驍騎營營務翼長·鑲紅旗漢軍印務參領承芳稟稱，前於光緒二十六年八月間，隨扈行至山西，奉遣帶領神機營官兵回京。時值洋兵未退，攜帶器械甚爲不便，當將所攜器械，寄交直隸保定府營務處收存。並呈出該營務處收到回投一紙。等情。稟報前來。查此項器械，本營正資需用，相應開單咨行貴部堂，查照單開數目，希煩轉飭派員解京，送交本營以備應用可也。等因。准此，札行該處，即便查照辦理。等因。

遵查前驍騎營參領承芳，於光緒二十六年八月間，由晉奉遣帶領官兵回京，於閏八月十二日行抵保省。時聞洋兵來保，未便攜帶器械，當據該參領請由前藩司廷，准令暫寄職庫，並無送交公文。詎料各國聯軍旋於十九日到省，職處公所突被佔據，致將庫存軍械毀棄無存。迨至上年七月間聯軍撤退，職道樹棠等先後奉派辦理營務處，當經派員逐細查明，祇剩有破爛帳棚、大繩各件，曾經造冊呈蒙前護

督院周批悉在案。茲奉前因，所有該參領寄存軍械，均被洋兵毀棄無存，礙難解送緣由，理合查案據實詳請查核，咨覆神機營查照。實爲公便。等情。到本署督部堂。

據此，相應咨覆。爲此合咨貴營，煩請查照施行。須至咨者。

右咨神機營。

(神機營檔)

一一八一 劉坤一等奏請賞給上海各國領事實星摺稿

※光緒二十八年四月初六日(一九〇二年五月十三日)

太子太保·頭品頂戴·兩江總督臣劉、太子少保·頭品頂戴·湖廣總督臣張、太子少保·頭品頂戴·工部左侍郎臣盛跪奏，爲前歲兵端猝啓，上海各國領事和商保護，有裨大局，懇恩賞給寶星，以酬勞勩，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查光緒二十六年，北地拳匪滋擾，猝發兵端，京津戒嚴，東南因之震動。沿江一帶，伏莽潛滋，到處思逞。中外商民，紛紛遷徙，一夕數驚。各國復徵兵調艦，聲稱保教護商，分布各口，倉皇擾攘，互相疑懼。內外交訐，辦理甚形棘手。適奉諭旨，責令各直省將軍、督撫相機審勢，保守疆土。臣等函電交馳，妥議互保之法。以臣宣懷久駐上海，與各國領事聯絡有素，督同前江海關道余聯沅妥籌商辦。各領事因與駐京使臣聲息隔絕，電經本國外部給予辦事之權，彼此再三晤商，堅明約束，訂定上海租界由

各國實力保護，長江及蘇、浙等處內地，均歸各督撫實力保衛，兩不相擾，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財產爲重。江海口岸，各國祇酌派一二兵輪，以安洋商之心。至各路砲台及製造局等處，勿往游弋駐泊。均能奉約，維謹一切防守事宜。並經臣等妥爲布置，處以鎮靜，各處土匪滋擾，立即剿滅。遇有交涉，委曲商籌，各領事亦均能和衷共濟，深信不疑。歷時數月，倖免釁端。事後追維，實非始料所及。

臣等受恩深重，各有應盡之責。而各領事始終協助，得以轉危爲安，實屬力顧大局。茲將各洋員銜名開具清單，恭呈御覽。合無仰懇天恩，俯准照擬分別賞給寶星，以酬勞動，出自鴻施。

除咨外務部查照外，謹合詞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外務部檔)

附件：劉坤一等呈請獎敘上海各國總領事領事職名清單
謹將駐滬各國領事職名繕具清單，恭呈御覽。

計開：

葡國總領事領袖華德師。英國總領事霍必蘭。德國總領事克納貝。法國總領事白藻泰。美國總領事古納。俄國署總領事來覺福。日本國署總領事小田切萬壽之助。

以上總領事官七員，按照定章，各請賞給二等第三寶星。

奧國領事畢士格。義國領事計細。日國領事馬德。和國領事汪禮。那國領事哈勃克。丹國領事

厲克師密甫。比國署領事德錫尼。

以上領事官七員，按照定章，各請賞給三等第一寶星。

(外務部檔)

一一八二 順天府爲陳明永清教案審擬情形事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八年四月初八日(一九〇二年五月十五日)

順天府爲咨呈事。

前月三十日，准貴部函開：前准英國薩使函稱，上年永清縣孟、羅二教士被害一案，現逾二年，尚未辦結。請咨該管地方官，嚴拿首要各犯，並將已獲人犯速定罪名。等因。業經本部行文，轉飭該縣迅速辦結在案。頃英使又來催問，即希飭該縣，務將此案妥速辦結，並將訊辦情形聲覆本部，以便轉復該使，是爲至要。等因。當即專弁札查，嚴飭該縣查明，案懸已久，何以尚未訊結？飭卽錄案詳覆，以憑核辦去後。

茲據該縣稟稱：遵查孟、羅二教士被害，係在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之事。已經先後拿獲匪首李振邦、夥犯李四卽李玉山，訊明正法，梟示在案。復於去年臘月，續獲拳匪韓輔清、張永發、李鐵、袁福、林國肥、杜桂林六犯，迭經嚴刑熬審，各犯僅供認，前曾在團，實無犯有燒搶教堂、殺害教士重情。復加研鞫，雖據張永發、李鐵供認，有砍傷教民情事，未便遽擬大辟。至韓輔清、袁福、林國肥、杜桂林四犯，研

審多堂，毫無確供，加以刑嚇，極口呼冤，勢難定罪。等情。稟覆前來。

查拳匪釀禍，教士被害，如訊有真正確供，自應及早從嚴正法，不容稍寬。此案業將匪首正法梟示，抵有二命。續獲之犯，雖用嚴刑，堅不供認。張永發、李鐵二犯，只供砍傷，擬定罪名永遠監禁，遇赦不赦。其餘各犯，現飭該縣再行訪查證佐，悉心研究，分別擬辦。理合據情咨呈貴部查照，並請先行照覆英國薩使，以敦睦誼。

除批飭永清縣遵照迅辦外，須至咨呈者。

右咨呈外務部。

(外務部檔)

一一八三 理藩院爲抄送烏蘭察布盟呈報庚子全案事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八年四月初九日(一九〇二年五月十六日)

理藩院爲咨呈事。

旗籍司案呈，據乾清門行走·烏蘭察布盟長·四子扎薩克多羅達爾汗卓哩克圖郡王勒旺諾爾布呈報：本盟各旗，並無練習義和拳匪，亦無殺害教民、搶擄財物之事。等情。並將全案粘連送院覈辦。等因前來。除抄錄蒙文譯漢咨行綏遠城將軍就近查明辦理外，相應知照貴部可也。須至咨呈者。

右咨呈外務部。

(外務部檔)

附件：烏蘭察布盟爲詳查庚子教案情形專呈理藩院文

乾清門行走·烏蘭察布盟長·四子扎薩克多羅達爾汗卓哩克圖郡王勒旺諾爾布爲呈報事。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由盟長扎薩克郡王勒旺諾爾布處呈報綏遠城將軍衙門詳文，內開：爲呈報事，於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十四日，蒙綏遠城將軍衙門劄門（開），爲劄飭遵行事，光緒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九日，准理藩院漢文咨開，旗籍司案呈，本年正月二十日，准綏遠城將軍咨呈，烏蘭察布部落四子王旗，於光緒二十六年六、七月間義和拳匪起釁之際，該旗效尤，與教結讐，燒毀教堂，殺死多人，搶奪財物。因案情重大，本將軍於十一月間，辦理達喇特旗教案完竣後夾片奏明，請將該旗蒙員傳至本處，由本將軍飭辦等因具奏。奉旨准行。欽此欽遵。劄行該旗遵辦。等因。劄飭在案。隨據遵派前往該旗委員·防禦德普什伯呈稱：據蒙員覆稱，遵本王飭交本旗並無應辦公事，如何派員前往？等語。當由本將軍再行前往飭催，並（於）其間竭力開導，復飭該防禦再三曉勸。不憶（意）該郡王將奉旨飭查案件，竟敢退計推諉，實屬抗玩以極。現在楊教習等居住歸化城候辦此案，已經兩月餘，雖迭次往催，漸作威嚇。相應飛咨貴院，嚴飭該旗遵照辦理。此係交涉案件，務祈咨覆。本日又准綏遠城將軍咨稱：四子王旗教案重大，該旗抗未到署各情。等因。咨行前來。又據比國所派辦理教案之楊官呈請速催完案，將令還之件議還，並將義和拳匪銜名、住處開單咨送。各等因。咨行前來。當經本院將所開義和拳匪銜名、住處照鈔清單，限日行五百里飭交烏蘭察布盟長·四子郡王勒旺諾爾布，按照單開之銜

名，立即嚴拿管解綏遠城將軍衙門，照例懲辦。並將綏遠城將軍前次飭調蒙員，務令趕緊送交彼處，不可復行延緩。儻有違悞，定必參辦，（決）不姑寬。除劄（行）該盟長外，相應咨覆貴將軍可也。等因。咨行前來。

正在核辦間，又於本日准外務部漢落〔一〕，四子王旗義和拳匪起釁時，效尤與教結讐，燒殺搶奪。因案情重大，經本將軍飭該旗蒙員來城會辦等因具奏。奉旨准行。欽此欽遵。劄行該旗遵辦。等因。劄飭在案。隨據派往該旗官員呈稱：該郡王巧為推諉，緩不遵辦。現在楊教習等在歸化城居住，候辦此案，催會多次。請轉行理藩院妥速核辦。等因。咨行前來。本日復准咨開：以四子王旗教案重大，該旗抗不到署之處，業經咨行在案。今據比國所派辦理教案之楊官林甫臣等呈稱速催完案。照鈔原文，請轉行理藩院迅速核辦。等因。各具呈前來。本部正在咨催間，適准理藩院、貴將軍各因此案，咨行前來。本部已將原開義和拳匪之銜名、住處照鈔清單，日行五百里飛飭烏蘭察布盟長·四子王勒旺諾爾布查照單開之銜名，立即查拿，咨送綏遠城照例懲辦。並綏遠城前次劄傳蒙員速令投案，不可再行延緩。倘有違誤，定行參辦，決不寬貸。除劄行該部落外，相應咨行貴院。等因。查四子王旗教案亟宜早為辦結，勿使耽延日期，致生枝節。除由理藩院嚴劄遵辦外，相應由貴將軍酌核辦理，以便早為辦結，是為至要。等因。咨行前來。

為此繙譯蒙文劄行烏蘭察布盟長·四子部落郡王勒旺諾爾布遵辦。

〔一〕原文如此。

旋據委員文稱：到彼處時，十日內由旗派員，不然恐不能依限呈報。倘逾十日之期，委員實不能等待。等因。復於二月十六日，接奉理藩院劄同前因。

當由本王派委協理等詳查，本烏蘭察布盟六扎薩克王、貝勒、公等旗，並無義和拳，前已呈報將軍各在案。且實無殺害教民、搶擄財物之事。前於光緒二十七年正月間，綏遠城廳屬之三合村教民韓爲善，聽後山一帶謠傳，遂呈控四子王招集蒙古兵七千人，欲殺害教民。係捏造訛言，實無義和拳之事。彼教民自然明晰。且岑春煊奏奉諭旨，理藩院劄文並察哈爾都統所委海英綳蘇克那木濟勒、綏遠城所委圖器業本德普什伯等，均親至本王印務處，眼同遵照劄文、諭旨，業將防衛兵弁撤回，實無練習義和拳匪、殺害教民等事。其事顯而易明。

而開具義和拳匪銜名、住址，嚴拿送交綏遠城將軍衙門，以便教案早結，並速議償款等因，由大部、將軍衙門一體嚴劄前來。實未便草率從事。此案一切情形，本處前於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業經呈明綏遠城將軍衙門有案，茲不復贅，並非設法推託。無論如何，竊一窮苦蒙古旗，似此無辜重案，斷難遵辦。除呈報將軍衙門外，相應聲明情由，並鈔錄前次呈報將軍衙門全案，粘連呈送大部核辦可也。

烏蘭察布盟長·四子部落郡王勒旺諾爾布呈報綏遠城將軍文。爲呈覆事。

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四日，接據綏遠城將(軍)衙門委員德普什伯齋送文稱：查本月二十四日，據委員德普什伯報稱，遵劄至四子王印務處齋送公文後，十八日始行見梅倫來會面。該梅倫聲稱，本

王劄交云，此次劄交公文內，並未敘及案情，本旗並無應辦之件。惟公事應以公文爲憑，何派員往辦之有？等語。再三開導，並不來會。惟有呈請劄飭遵行，呈報前來。查該旗履屨被外國教士呈報殺害教民，應查有案。本將軍以此案情重大，於辦結達拉特旗教案時，已夾片奏明劄傳四子王旗蒙古官員，由本將軍催辦，速爲完結。當已邀聖明洞鑒，劄行該旗遵照。等因。劄行在案。今該蒙古旗各員，何竟推無事不來。相應照錄外國教士原呈，劄行烏蘭察布盟長，仍遵前劄，務急派員，帶領委員公同來京，聽候會辦勿違。

又照錄教士敏玉清原呈：四子郡王王旗殺害教民之何木噶等，在索爾畢居住。吹景扎布等，在托博地方居住。阿勒達瓦齊爾與伊子薩當，搶得牛四十九匹，馬四匹。

又將教士王達文原呈照繙蒙文呈報：前年烏蘭察布盟四子王旗蒙古官兵，至本處將我住房及教堂拆毀，殺害教民，所有財物盡行搶去。等因。劄行前來。當即轉飭該四子郡王勒旺諾爾布等。查光緒二十六年六月間，准大部劄文內開，奉上諭：現我中國與外洋不睦，而蒙古各盟地方，均與俄羅斯相近，關係最要。曉諭各蒙古王公等，速將兵丁訓練爲伍，凡關係俄羅斯等處，嚴行防範。欽此欽遵。劄行前來。當即呈報該將軍、大臣訖。

又於七月初十日，接到盟長轉飭大部劄文內開，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內閣抄出奉上諭：「中畧」二。欽此欽遵。抄出到院。爲此劄行該盟長轉各該旗，一體遵照。等因。劄行前來。本王

〔一〕即「宣戰」上諭，見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一六二——一六三頁。

世受聖主深仁厚澤三百餘年，自維構昧，而付以管一蒙旗重任，此誠國家厚恩，不勝感戴。惟素懷忠義，時弗忘前。於七月二十二日，准綏遠城將軍札開：山後萬青舍村呈控，田格丹溝地方，有教民不勤耒耜，騎馬持械，四、五十人，不分晝夜，來往不斷。由本將軍飛咨大同鎮總兵，迅派得力官兵前來彈壓。蒙古地方應派蒙兵鎮懾，以聯聲氣。等因。准此。是月二十六日，復准劄開：本年七月十六日，准歸綏道詳稱，本道帶祥渾提等處勦辦入教惡民，呈由本將軍飛咨察哈爾右翼四旗及各總管並四子王旗，揀派官兵協力查拿，勿使蔓延地方。如遇入教惡民，就近嚴拿懲辦。等因。

准此，查先後劄飭，事爲至要，隨印（卽）派兵起行。經綏遠城、歸化城，歸綏道調集兵勇，在田格丹溝及黃河等處駐紮，遂有拆毀教堂、戕害教民、教士情事。本旗派出馬隊官兵一百五員名，在歸化廳等處駐紮；其察哈爾鑲藍旗，在寧遠廳等處駐紮。與潛逃教民囊氏、保玉子等人途遇，遂有械鬪廝殺情事。已呈報大部及將軍、大臣在案。本王屢遵諭旨，惟以忠義是視，斷不敢怠忽從事。於閏八月十四日，准綏遠城劄開，奉上諭：教民良莠不齊，豈容聚衆作亂，地方官一體保護。等因。欽此。查本旗田格丹溝地方，素有教民棲居，休養生息，並無民教相讎別故。二十七年夏間，將軍、大臣會辦教魏民韓山控告四子王旗聚集蒙兵七千，與教民挾讐尋隙，教民等均無立脚地步等情一案。查教民因懷私讐，任意捏報，實無其事，洵信口妄言也。

至疆外王公，亦皆仰體聖慮，豈能挾讐尋隙，至于咎戾哉？已呈請將軍鈞鑒，將教民原呈有名之拆毀教堂、戕害教民諸人詳細查明辦理，不可信其捏報。

刻下本旗蒙古及漢民均一體相安。爲此呈報大部，俟後似此悖謬惡民積習，請永遠禁止，實於地方有裨。爲此呈報。

(外務部檔)

一一八四 禮部爲宗室八旗士子應照順天土著例停考事咨內務府文

光緒二十八年四月初九日(一九〇二年五月十六日)

禮部爲通行事。

准外務部咨稱：准禮部咨，本年順天鄉試，所有停考地方各項士子錄科，亦應比照衡州府成案，准其調赴不停考地方，借棚考試。應由貴部示覆辦理。等因。本部查各省滋事地方停止考試，載在和約第二款之第二條。上年七月初六日奉上諭：直隸省之北京順天府、保定府、永清縣、天津府、順德府、望都縣、獲鹿縣、新安縣、通州、武邑縣、景州、灤平縣，均應停止文武考試五年。等因。欽此。本年順天鄉試，本部以：宗室八旗人等，非北京順天府地方土著，應與順直之並未停考各州縣，一體調赴河南考試。等因。函商各國公使。茲准復稱：宗室八旗與順天府他項土著，論及考試，並未分別。所言似與議定條約第二款之第二條文義不符，礙難照允。等語。彼既堅執條約，無從再與駁辨。所有停考地方各項士子錄科，仍應遵旨停止，以符原議。應咨禮部查照辦理。等因前來。相應知照內務府，遵照辦

理可也。須至咨者。

右咨內務府，轉行各旗。

(內務府檔)

一一八五 升允奏爲甯條梁教案辦結並請撤回神木部員事摺

光緒二十八年四月十二日(一九〇二年五月十九日)

頭品頂戴·尚書銜·陝西巡撫奴才升允跪奏，爲瀝陳蒙洋議和情形，擬請旨撤回神木部員，以杜隱患，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查光緒二十六年七月間，陝西甯條梁地方蒙人鬧教一案，去夏經奴才派員，會同綏遠城將軍所派委員暨蒙部各員，與該處教堂議和，往返籌商，磋磨再四，開議逾月，始獲辦結。計此案焚燬教堂四處、教民房屋六百餘間，傷斃教士一人、教民十人，掠取教堂及教民器物、糧石、牲畜等件，爲數頗多。議定不戮一人，共賠償銀十四萬兩。又烏審旗歷年舊案三件，另賠銀三千五百兩，歸入此案並結，一了百了，均不得復有違言。其賠款應由鄂托克、札薩克、烏審三旗分攤。鄂托、札薩兩旗，或即時措交現銀，或以牲畜、地畝作抵；惟烏審旗素稱貧瘠，無款可籌，因以大淖鱓池暫押教堂。一面設法出租，限上年十月、臘月、本年三月三期，籌款贖淖。屆期如辦無端緒，教堂仍按三限索銀，決不將淖池收留。當

經該委員等，同蒙旂及教士會議條規，妥立和約，取有永無翻悔甘結存案。此其初蒙洋議和之大概情形也。

嗣因招商認租淖池日久，無人承領，而十月限期已迫。因札飭延榆綏道稟稱，已由綏遠委員招來晉商王同春。惟一時無此鉅款，以大淖歸我，我代蒙出賠款。旋據延榆綏道稟稱，已由綏遠委員招來晉商王同春。惟一時無此鉅款，擬按四年分繳。復據駐劄神木部員明祿咨稱，淖池歸王同春承辦，其銀由王同春分期自交洋堂，現已互立約據。等語。奴才爲償款既有著落，自可相安無事。

乃今正接閱該處教堂來函謂，去冬蒙旂應繳之銀，一再愆期。聞欲將淖池出租王同春，此人最不安分，與教堂頗有宿怨，果爾必當極力阻擋。並云，第三期如不將款交清，彼時斷難應允。奴才竊維此次蒙洋構衅，幸經派員議款，復歸於和。倘因該旂籌款無從，致啟責言，彼直我曲，其將何術以解？且王同春既爲教堂指摘，又無現銀持交，自不能令其承辦。當飭司籌款五萬餘兩，委員解赴榆林，於三月限內，如數兌交該處教士覈收，贖回淖池，歸官開辦。良以大淖產鹹最旺，在公家既非虛擲黃金，洋堂賠款繳清，在蒙旂亦可如釋重負，兩有裨益。是以毅然行之。此代蒙籌款結案之實在情形也。

茲接駐劄神木部員明祿來文，據稱：王同春係該員招來，即使洋款定須一時清還，不允四年分期，亦應婉勸教士曲從，何得遽歸官辦？此皆綏遠委員。佐領札拉豐阿招權干預。又以：小石碛地方許給洋堂，必將激成禍變。合先陳明，以免明祿將來獲咎。等因。接閱之餘，不勝駭異。查佐領札拉豐阿，

乃奉委專辦此次教案之員，凡放地、籌款各事宜，是其專責。何得謂之干預？鹹池既可歸商，何獨不可歸官？官以鉅金濟蒙之急，蒙人有何不利？至小石礪地方，乃上年會議租與洋堂之地，業經咨明外務部在案。此時自應指明地段界限，勸諭各蒙民遷徙，以期彼此相安。何得遽食前言，任意撓阻？明祿因淖池未歸王同春承辦，輒牽引蒙教相仇，大禍即在目前等語，希圖挾制。殊不知教堂所切齒者，專屬王同春一人，若復用之，適以挑蒙教之衅。明祿懵懵，乃爲之力爭。奴才固不敢謂其必受王同春賄賂，故聽該商把持，而其徇私忘公，危言聳聽，實屬昧於情勢，不顧大局。際此蒙教猜疑未泯，該員不思彈壓調停，以期釋嫌敦好，萬一因民之怒，激成事端，其患何堪設想？焦思再四，惟有請旨敕下理藩院，將駐劄神木部員明祿速即撤回，以弭隱患。

奴才爲輯和蒙洋起見，是否有當，謹繕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硃批：明祿著即撤回。該衙門知道。餘依議。

（宮中硃批奏摺）

一一八六 錫良奏報拿獲泌陽教案首要席小發暨剿捕餘股情形摺

光緒二十八年四月十三日（一九〇二年五月二十日）

頭品頂戴·河南巡撫兼管河工事務奴才錫良跪奏，爲拏獲教案要犯訊明懲辦暨剿捕匪黨各情形，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照泌陽縣匪徒糾衆滋事，經奴才派委候補道馬開玉、陳履成並咨行調署南陽鎮總兵藍斯明，分別帶隊馳往彈壓緝拏暨保護各處教堂，均經先後奏明在案。於三月初八日奉硃批：著遵前旨嚴拏首要各犯盡法懲治，並將教案趕緊了結，隨時防護。欽此欽遵。轉飭辦理。

嗣據該鎮道等督飭府縣，拏獲席小發、劉四卽劉汶明、朱書堂二名。訊據席小發供：與張溍卿平素交好。張溍卿因抗攤教案賠款，被教民指控差拏，心懷忿恨，適聞高店各處鄉民賠款無力攤繳，乘隙煽脅，大家允從，囑伊約同黨刀匪劉四卽劉汶明、朱書堂、程勞十、羅振杰等人夥，前往楚窪等處焚殺教堂、教民，並圍攻泌陽縣城。各情不諱。劉四卽劉汶明、朱書堂供：與席小發、張溍卿熟識素好，聽伊糾約前往。餘與席小發供情相同。當經奴才批飭卽行就地正法，以昭炯戒。並先期出示曉諭，嚴緝匪犯，寬免脅從，喻以利害，俾解其仇教之惑，而杜其從匪之心。在良民已曉然於順逆、禍福之所在，固已頓釋羣疑；而該匪等聞拏緊急，自知罪無可遁，膽敢暗結黨與，逼脅村民，意圖抗拒。

據泌陽高程等莊首事程人雲、石光壁暨地保吳雲卿等，均以被脅情急，民不聊生，稟請派隊往剿。該鎮道等查探屬實，於三月二十八日，督隊前往。行至高店等處，遙見二門莊匪衆數百，蜂擁而出，開礮拒敵。官軍奮勇直前，擊斃匪徒二十餘名，生擒十八名，奪獲槍械多件。該匪遂紛紛逃竄。查泌陽附近各縣，萬山重疊。深慮匪黨潛藏，隱謀勾結。復經分投晒緝，探悉該匪羅振杰等，於被擊後，率餘匪竄至唐縣境之郝莊、翟廟兩處盤踞。隨於四月初一日夜，飭隊進發，馳抵郝莊、翟廟，四面圍攻，該匪抵死抗拒，槍礮齊施。官軍奮不顧身，衝鋒而進，至以短刀相接，匪始潰散。計擊斃數十名，生擒四十

蘇莊、劉莊之間，遇匪被害。等情。

臣以事關教案，當即據情電奏。恭奉諭旨：飭迅即添派營隊，從速勦滅，務絕根株。等因。欽此。遵即分別規畫。適省城駐兵無多，不敷調遣，僅就現有各營抽撥湊集，派武衛右軍統帶·知府段祺瑞、自強軍統帶·總兵張騰蛟、新軍馬隊管帶·副將吳鳳嶺、右軍馬隊管帶·都司王開福、練軍馬隊管帶·都司張廷獻等，率領礮步馬隊共兩千人，由省開往。右軍右翼第二營步隊自山東撤調來直，甫抵滄州，因電令該統帶·游擊馬龍標，抽集所部七百人，取道畿南，會同進剿。除自強軍外，各營均歸統帶段祺瑞節制調遣，並加派營務處道員倪嗣冲會同布置。臣於隊伍開拔後，復另派署清河道袁大化，踵往滋擾各地方，體察民情，會同大順廣道龐鴻書預籌善後辦法。

時景廷賓聞大軍已發，先由廈頭寺趨回件只老巢，預備抵禦。二十九日，張廷獻馬隊先至古城集，距逆巢十八里，與大明八名練軍犄角紮營。匪衆突出，撲犯馬隊，張廷獻等麾軍奮擊，斃匪百餘。適正定練軍暨新盛軍亦聞警來援，匪遂不支，退入巢內，傳帖各邑，聚圖再舉。比因大隊未集，未敢進逼。四月初一日，各營齊集南宮，段祺瑞、倪嗣冲等會商，以該逆踞守老巢，意在負隅自固，以逸待勞，其死黨咸萃於此，而附近村莊多其援應，攻之未免頓兵曠日，且多株連殘傷，不如搗穴擒渠，餘自瓦解，遂定直搗件只之計。並飛函密約正定鎮董履高、大名鎮何永盛等，分兵保護教堂，並分布扼要駐紮，斷賊外援，堵賊旁竄。段祺瑞等以二千數百人分三路進攻，張騰蛟步隊居東，馬龍標步隊居西，礮隊居中，而分伏馬隊於左右兩翼，以便包抄。部署略定，夜半疾趨，黎明距賊約數里許，瞭見賊巢樹林深密，四面堅築

告誡中國國家，倘或再生意外，則中國國家責咎尤爲重大。

再，以上所提三道河、平羅兩案以及因庚子變亂，三道河教堂教民應得賠款一案，至今尚未了結。相應復請由貴部飭將此等案件從速辦竣。又聞知在鄂爾多斯盟達拉旗，前於庚子歲屠殺該處教民之蒙員鄂爾齊巴都，蒙文官曰和卓默倫，名曰多倫，現今招集蒙兵六百名，並約該歲捉獲在他城被害韓主教默理之鄭武員，同爲會合。等情。又所有達拉特盟旗與教堂會定合同，迄今未見照辦，而該旗王雖因仇視教民，已被革爵，然而仍舊掌印扎薩克。且其先人犯罪，早經八代不准襲王，既有此事在先，則目下雖革其爵，亦屬虛文可也。須至照會者。

右照會大清欽命外務部王大臣。

(外務部檔)

一一八九 增祺奏覆豫籌奉省西南俄兵撤後辦法並牽制棘手情形摺

光緒二十八年四月十九日(一九〇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奴才增祺跪奏，爲遵旨豫籌奉天省西南段俄兵撤後一切辦法，並現在牽制棘手情形，謹密摺覆陳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於光緒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二十八年三月十八日奉上諭：現在俄約已定，自三月初一日起，六個月內先撤奉天省西南段至遼河俄軍，並交還地方鐵路。俄軍既退，

集。收一兵卽少一賊，使之擊賊自贖，賊將日少一日。俟地方稍爲安靖，便可陸續資遣還鄉，槍械既得收回，更不致再貽後患。所謂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之爲愈也。然自前歲以來，每向俄員反覆陳說，終以疑忌見阻。或已撫而爲彼擊散者，不一而足。卒致鋌而走險，勒捐強搶，日不絕聞。豈獨閭閻被擾，市井蕭條，亦殊於彼之鐵路、商務大有關礙。可否飭下全權大臣，於換約後與俄使婉爲商明，或將來調隊填紮，或由本省自行收撫二三千人，暫資勦捕彈壓之用，庶免藉口，別滋枝節，而地方亦得藉臻安謐。

再，奴才現於無可如何之中，又別籌一亟圖補救之策。查奉天盜匪之熾，近則多出於本地游手無賴之徒，其弊實由於地大官稀、禁制疎闊所致。已與撫尹玉恆妥擬量地增官章程，另摺續陳。儻荷聖慈准予權宜舉辦，亦弭盜清源之一助矣。

所有遵旨豫籌奉省西南段俄軍撤後一切辦法及現在牽制棘手情形，先行密摺覆奏，是否有當，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遵行。謹奏。

（軍機處錄副奏摺）

一一九〇 外務部庶務司擬爲飭查通州拳首王六事劄順天府稿

光緒二十八年四月十九日（一九〇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庶務司呈，爲劄行事。

一一九一 高潤生奏陳妥籌善後事宜摺

光緒二十八年四月二十日（一九〇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江南道監察御史臣高潤生跪奏，爲畿輔善後事宜，請飭慎籌捐款，妥布防兵，以靖人心而弭隱患，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

竊維直隸亂離之後，民生凋敝，廬井荒涼，庚子、辛丑兩年，迭經拳、土各匪肆意焚掠，全疆糜爛，慘不可言。嗣值和局大定，官軍北上，勦撫兼施，匪徒始漸次解散，人慶再生。我皇太后、皇上軫念民艱，又復於災傷較重之區，不惜豁緩兩歲租糧，以培元氣。小民雖愚，天良具在，方將感激之不暇，亦何忍再尋變亂，甘外生成。無如時局所迫，捐款日繁，卽民力日蹙，地方官辦理民教各案，又未能一律妥善，於是游惰奸民，乘機煽惑，拳、土餘黨，暗地勾通，藉事造言，輾轉傳播，以抗官爲公憤，以藐法爲自由。邇來擾攘之區，北則朝陽，南則廣宗、鉅鹿，迹其肇釁之始，率以捐賠教款，激成事端。幸仗天威，次第撲滅。夫犯上作亂，在奸民固罪不容誅，然事無名不成，則予以藉口之人，究難辭辦理不善之咎。臣亦知么膺小醜，縱有反側，無難剋日蕩平，惟是潢池弄兵，孰非朝廷赤子？况值此瘡痍滿目之時，尚復誅戮相尋，民心何日可安，元氣何時可復？昔人謂弭盜之法，在有以安之，不在有以勝之，蓋安之則化盜爲民，勝之或迫民爲盜。以我皇太后、皇上痾瘵在抱，下滋閭閻之擾，卽上貽宵旰之憂，在有地方之責者，居官何事，問心何安。臣愚昧之見，竊以爲此番事定，善後章程誠不可不詳籌而審計之矣。

戶司案呈，本衙門於光緒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恭摺具奏，為派員商議教案，謹陳辦理情形等因一摺，除俟奉到硃批再行恭錄咨報外，合請先行鈔錄原摺咨報。等情。據此，相應咨呈。為此咨呈貴外務部，請煩鑒核施行。須至咨呈者。計鈔原奏一紙。

右咨呈外務部。

(外務部檔)

附件：薩保等奏報辦理教案情形摺

光緒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一九〇二年六月三日）

奏為派員商議教案，謹陳辦理情形，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光緒二十七年九月間，接據駐烟台法國領事業國麟來函，以該國駐京公使催辦賠償教案，飭主教藍秉公商辦。等因。奴才探悉該主教藍祿業，係在吉林長春府一帶教堂常住，而黑龍江省燒毀教堂三處，損而未燬二處，戕殺教士三名，發掘墳墓三處，及教民被戕、損失財產，均在呼蘭城及呼蘭廳同知、綏化廳通判所屬境內。因派鐵路交涉總辦委員周冕，照會該主教，在哈爾濱就近商辦。

本年正月間，藍祿業始到。該員於開議之初，即告以江省財力中外共知，如其索款過多，勢必捐派民間，無論搜括不堪，而莠民仇教，良民受累，地方之飲恨無窮，即民教之嫌疑愈甚。該主教甚聽其議，允為核實議償，而索款已四十餘萬之多，單開牽涉官民四十餘名。並聲明教士命案，應照各省辦

謹將先後拏辦情形，恭摺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奉硃批：知道了。仍著緝拏餘匪，隨時防範，以靖地方。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一二〇〇 奎俊奏覆已飭防軍並委員馳赴各處查辦華民片

光緒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一九〇二年六月四日)〔一〕

再，繕摺後接准外務部來電，欽奉諭旨：莠民傳習邪教，煽惑鄉愚，最爲地方之害。著奎俊飭屬迅卽嚴密訪拿，認真查禁，務期淨絕根株，以遏亂萌，毋稍大意。至此案首要各犯楊祖平等，戕害教民多命，實屬窮兇極惡，審實卽行正法。仍將餘匪緝拿務獲懲辦。教民楊紹榜等無辜被害，著卽妥爲撫卹。該縣唐枝中雖將首要各犯立時拿獲，究未能先事預防，著照所請撤任勒緝。等因。欽此。當經恭錄轉行，欽遵辦理。

查川省伏莽本極繁多，自有義和拳黨流入境內，各種會匪以其易於惑衆，無不從而效尤，數月之間，遍傳各屬。雖經厲禁嚴捕，有犯必懲，而此滅彼起，乘間竊發，在在可虞。上年奉旨裁併勇營，原議俟隨扈川軍撤回本省之後，再行籌辦，乃提督夏毓秀、丁鴻臣所統各營甫經回川，旋又派往松潘勦辦夷匪，至今尚未告竣。川南一帶，又時有大股滇匪，游弋邊境，不得不先其所急，派勇分防。並電滇督撥

〔一〕原件無日期，查據《隨手檔》，知係前摺之附片。

營會同拿辦。此次拳匪事起，幸而舊有各營尚未裁併，藉得用以勦捕，然已苦於不敷分布。以目前情形而論，實有稍縱即逝之勢，不但防練各軍未便遽議更張，且須添募數營，方足以資鎮懾也。

伏念拳匪之禍，不僅讐教而已。上年直隸、山東民生遭其荼毒，創鉅痛深，不堪設想。然鄉僻無知之團保，猶有感於讐教不讐民之說，私自爲其庇護者。川省一百五十餘屬，民教積不相能，辦理尤爲棘手。現經嚴定處分，通飭各屬，務使家喻戶曉，知拳匪之不容於法。一面分飭防軍並委已革道員周振瓊、本任敘州府知府文煥等，馳赴各處會督該管文武，嚴密搜捕，勿使稍留餘孽，貽害地方。

將來各屬拳匪一律肅清之後，在事出力人員，可否仰懇天恩，俯准查照軍功，分別異常、尋常，擇尤保獎以示激勸之處，出自聖裁。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硃批：著卽督飭認真查辦，務將各屬匪黨一律肅清，尤在各州縣振刷精神，勤恤民隱，以清亂源。餘依議。

（官中硃批奏摺）

一一〇一 刑部直隸司擬爲袁世凱奏報剿辦威縣起事一摺已奉硃批事移文稿

光緒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一九〇二年六月四日）

直隸司呈，爲移會事。

內閣抄出署理直隸總督袁奏，威縣土匪倡亂，迭經官軍擊散辦理情形一摺，光緒二十八年四月二

附件一：奉天各城法國教堂被毀間數清單

謹將各城報到法國教堂房間堂屋被燬數目，開單呈閱。

計開：

昌圖府：華式教堂瓦房三十一間，磚平房五十九間，草房十六間，平房四十二間，門樓一間，鐘樓二間，旗桿一對，鐘架一個。

懷德縣：洋式教堂小鐘樓一個。華式教堂草房八間，土平房五間，平門樓一座。

康平縣：華式教堂土平房十間。

海城縣：洋式教堂房屋十八間，平房十三間，瓦房四十八間，鐘樓一座，大門樓一座，小門樓三座。

華式教堂瓦房三十一間，房屋一百二十九間，草房三十六間，平房四間，土門樓一間，二門樓一個，過道門三個，大堂七間，倉子五個。

鐵嶺縣：洋式教堂洋樓房十四間，洋樓二座。華式教堂瓦房二十間，草房二十二間，鐘樓一座，冰窖四間。

海龍廳：華式教堂草房一百零三間，大門樓一座，小門樓一座。

懷仁縣：華式教堂草房五間。

通化縣：華式教堂瓦房十一間，草房十四間。

摺開間數〔一〕有不符之處，係據各該屬先後所報教堂房屋，互有舛錯。茲將各屬先後所報，彙總詳細查核，一體更正，數目相符。理合登明。

（外務部檔）

附件二：奉天各城續報法國教堂被毀間數清單

謹將續報法國教堂被燬房間數目，繕單呈閱。

計開：

新民廳：華式教堂被燬磚平房八間，平房十五間，大門一間。

奉化縣：華式教堂被燬草房七間。

寬甸縣：華式教堂被燬瓦房二間，草房七間。

昌圖府：教會堂被燬磚平房二十五間。

海龍廳：華式教堂被燬海青房十七間，海青門樓三座，堂樓一座。

以上瓦房一間，磚平房三十三間，平房十五間，草房十四間，海青房十七間。

（外務部檔）

附件三：奉天各城天主教民被毀房屋暨被害人命清單

〔一〕即《外務部檔》藏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九日增祺等咨文（見前）所附清單，因非彙總查核之數目，故本書未收。

一位。

以上瓦房一百二十四間，磚平房一百零二間，土平房六百零八間半，草房八百七十九間半，平房十六間，海青房六十五間，房屋二百六十四間，灰平房四十三間。教民大口三百三十名，小口六十四名。板房兩間，倉房四間。并被害人口，核與前次摺開間數〔一〕有不符之處，係據各該屬先後所報教民房屋、人口，互有舛錯。茲將各屬先後所報，彙總詳細查核，一體更正，數目相符。理合聲明。

（外務部檔）

附件四：奉天各城續報天主教民被毀房屋清單

謹將續報法國教民被燬房間數目，繕單呈閱。

計開：

新民廳：教民被燬磚房一百二十零半間，草房三百一十間，磚草房九十五間半，土平房一百一十間，門樓五座，土牆一百丈，磚牆四十丈。被害教民大口四名。

蓋平縣：教民被燬房屋四十七間。

海龍廳：教民被燬草房六百六十六間，瓦房五間。

〔一〕即《外務部檔》藏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九日增祺等咨文（見前）所附清單，因非彙總查核之數目，故本書未收。惟該單之文末謂：「其被害人口，業將匪徒正法一百數十名，以作抵償。」今補之。

昌圖府：教民被燬瓦房四間，磚平房五十八間，草平房二十二間，土平房二十二間，草房六間，平房三十間。

奉化縣：教民被害大口四名。

以上瓦房九間，磚平房一百七十八間半，磚草房九十五間半，草房九百八十二間，房屋四十七間，土平房一百三十二間。被害教民大口八名。

(外務部檔)

一二〇三 信恪等爲查復達拉特旗賠款情形等事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初二日(一九〇二年六月七日)

欽命鎮守綏遠城等處將軍兼管右衛歸化城土默特官兵·調遣宣大二鎮綠旗官兵·調補江甯將軍·勳舊佐領·世襲一等侯信、花翎·鎮守歸化城等處地方·管理綏遠城官兵·副都統兼世襲二等剛烈男·加十級·紀錄四次文爲咨呈事。

竊照光緒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承准大部咨開：光緒二十八年四月初十日，准法國鮑使照稱，聞鄂爾多斯達拉特旗，前於庚子歲屠殺該處教民之蒙員鄂爾齊巴都，現已招集蒙兵六百名，並約該歲捉獲在他城被害韓主教默理之鄭委員，同爲會合。又達拉特旗與教堂會定合同，至今並未照辦。等語。本部查西蒙古各旗教案賠款未結，蒙教尚未能一律相安，亟應早爲了結，以免別生枝節。法使所稱前

歲債事之員招兵一節，究竟有無其事？自當隨時查察，嚴加約束。達拉特旗賠款，遣員催督，有無成數？相應抄錄來照，咨行貴將軍迅速查照辦理，并即行聲復可也。等因。

承准此，查達拉特旗小淖爾地方教堂，自本將軍到任後，即派官兵常川駐紮，以資保護。本年三月十三日，風聞該處有仇教之謠，正擬飭查，適據洋員林輔臣呈稱，該旗前年仇教之蒙官鄂爾齊巴道及已革營官陳國鈺、民人苗五成三人，同惡相濟，現糾集二、三百人，復欲與教堂爲難。縱屬謠傳，似亦應防患未然，擬請派員彈壓。等因。據此，當即擇派委防禦全興、筆帖式奎德，帶兵往查。並由綏遠城起至小淖爾止，節節安設馬撥，以通消息而備徵調。旋經該防禦疊次稟稱，小淖爾蒙教均極安謐。所有蒙衆再思仇教各節，查係教民謠傳。等語。現已月餘，該防禦等尚駐紮該處，隨時巡防。沿途馬撥，亦未撤回。似已足資保衛。

達拉特旗賠款久擱未清，該旗協理臺吉等官，業於十一月遵調來綏，稟稱：本旗賠款，除應兌地租十七萬兩刻即遵辦外，其餘二十萬，原恃畝捐湊集。乃不料入春以來，各地戶抗不認捐，尚須另籌別法。等語。查督辦墾務大臣已抵歸化，屯墾事宜倘得辦成，該旗賠款自不難了結。前經本將軍爲教堂籌借糧石，並蒙大部咨由晉撫籌借銀三萬兩，已分給達拉特教堂一萬五千兩，該教士等均甚感悅。應兌之地租，亦經派員會同蒙員、教士，馳往兌交。

該旗員子，前經奉旨革爵，上年賠款議定時，經壽守勳向教士閔玉清設辭辯論，爲該員子白冤，該教士允准，俟賠款償清，呈請本將軍代奏，乞恩賞還原爵。近日洋員林輔臣及教士賈名遠亦面許蒙員，

與上年閔玉清詞意相同。且該貝子主持該旗事務，今若不令管事，該旗必藉詞推諉，賠款益無清結之日矣。

除飭壽守將以上各節達知林洋員轉達法使外，相應咨呈大部，謹請查照施行。須至咨呈者。
右咨呈外務部。

(外務部檔)

一二〇四 崑岡等奏爲景廷賓抗官實係袁世凱勒派賠款殘民所致片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初三日（一九〇二年六月八日）

再，自二月中旬，京師閔傳，督臣袁世凱因勒派賠款，有勦滅廣宗縣三村三千餘人之事。初以所聞未詳，不敢遽信，凡遇商民自西南來者，時時詢之。及三月，遂見有該督臣奏報鉅鹿之事，自此用兵日亟，傳述愈多，而與該督臣奏報率不相符。雖事非目擊，然距京師僅數百里，斷無衆口皆失實也。臣聞廣宗武舉景廷賓所居，毗連三村皆最富之區，而景廷賓爲該三村衆所敬服之人，始派捐村民五千緡，景廷賓不允，謂我爲大清百姓，輸之國家雖多不吝也，若以賠洋教則不願已。而該縣令請兵，遂派正定鎮營兵彈壓，三村民始懼而集款，已允如數呈繳矣。乃正定總兵董履高羨該村之富，進讒於袁世凱，謂不罪景廷賓則抗捐之風不息。袁世凱者素日以威猛爲能，以殺人爲快，立飭營兵，謂必捕獲景廷賓正法。不意該村民之愚，惟知護惜景廷賓不交，而不知其抗官軍之獲罪也。兵既合圍，村民挖濠自固，統兵之

員既幸有抗拒之形，則放手剿殺矣。槍礮齊施，瓦屋立碎，三村老弱婦女，同日慘死無孑遺。景廷賓合家二十餘口俱盡，而健兒數人，獨擁景廷賓及挈其幼女得逸出。事後旬日，景廷賓曾與六人同至京師，擬赴都察院具控訴冤，爲其鄉人舊識所阻，曰爾敢控袁總督，徒自取死耳。景廷賓號泣而去。既無所歸，遂流離轉徙隣境數縣之間。該處一帶州縣民俗强悍，素有聯莊團會，而民情懵愚，既哀景廷賓之無辜被禍，又鑒於三村民之慘殺無遺，人人自危，村村自固，於是聯絡聚衆者凡十有三縣，每縣一呼可集數千人，遂謂恃此可以拒官軍而自救死也。

繼而遂有三月十三日鉅鹿戕殺兵弁之事。聞鉅鹿之事，並無所謂習符咒也。袁世凱調山東新練兵二百人，過鉅鹿午餐，其莠民訛而呼曰：袁總督又發兵來剿百姓矣。於是聯莊會人乘兵弁不妨，猝起戕殺，遂死數十人。自此匪首之名一歸景廷賓，而景廷賓亦遂不得不爲匪矣。兵禍既開，今又兩月，據此間所聞，官軍死亡已四五營人，而官軍所剿滅則已先後三十餘村，其人既難數紀，其地無不荒涼。且衆既烏合，潰則四散，而良懦婦女適被其殃。每巨礮一聲，呼號未畢，身已齏粉者數十人。殺戮之慘，不忍殫述。數縣之地，耕農俱廢，種種情形，與該督臣奏報蓋迥不相符也。

夫事非目擊，誠難臆斷。然細思此事緣起，由該督臣勒捐激變、聽讒殃民，而指以符咒惑衆、謀爲不軌，豈實情乎？大兵既集，人惟救死，鋌而走險，可矜可憐，而謂其怙惡不悛，必期殄滅，豈實理乎？耳目可欺，恐事實不可欺也。上月初七日，京師晝晦，至於點燈。聞保定、天津初六七兩日皆然，且晦暗更甚。計此前後旬月，正該處慘殺之時也。昔人冤獄飛霜，一夫且然，況此千萬生靈乎。夫事已至

此，謂其剿殺爲非，則以爲患將滋鉅也；謂其剿殺爲是，則毋乃殘民以逞也。自古國家元氣，惟在於民，況於今日，非恃人心固結，更無由挽回衰弱。臣反覆思維，實不勝憂憤迫切之至。

謹臚陳先後訪聞情形，伏懇我皇太后、皇上簡派親信重臣，覆加查核，別求辦法，毋任該督臣殘民以逞，直民幸甚，天下幸甚。是否有當，伏祈聖鑒。謹奏。

（官中硃批奏摺）

一二〇五 順天府爲查覆通州王六反教情形事咨覆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初三日（一九〇二年六月八日）

順天府爲咨覆事。

前准貴部咨准美國康使照稱：本國公理會在通州創設潞河書院被毀無存，教士回通，擬欲重建。有牛堡屯著名拳匪王六由外回村，聲言若不交出教民，定將房屋焚毀。等語。近畿重地有此大干法紀之人，希設法妥辦。等因。查近畿地方甫經安謐，今復有此等匪徒倡言滋事，亟應嚴密查拿懲辦。相應鈔錄來照行令按照該使所稱各節，速飭該地方官切實查辦。等因。准此，當查此案已據通州稟報，會同營官將飭拿之王六獲住，稟請核辦，業經批飭解交通水道訊辦在案。接准前因，隨即通飭遵辦。茲復據該州稟，據王六僅供，與車站脚夫李四熟識，允爲代託通用公司日本大木先生即大木繁次郎，同到牛堡屯，給伊說合，並不承認嚇詐情事。惟查王六勾串日本人等，到村插旗執鎗嚇詐，當爲公法所不

容，稟請照會日使查辦。等情前來。除稟批示外，相應抄稟並批，咨呈貴部查照核辦，照覆美使並照會日使，統希示覆施行。須至咨呈者。計抄稟並批一紙。

右咨呈外務部。

(外務部檔)

附件：順天府咨呈通州知州爲王六案稟文並該府之批示

通州知州吳兆毅謹稟。敬稟者：

案查卑州牛堡屯民人王六，勾串洋兵，赴教民王二家滋鬧等情一案，業經卑職會同耿都司等馳往該村，嚴密查辦，將王六等拿獲。當將查詢獲犯大略情形，並日本駐京大臣派委兵官前往會辦各緣由，稟報在案。一面提訊王二即王朝海供稱：係公理會教民，王六因前被天主教會罰去房屋，疑伊所佔，起意勾出日本人及繙譯季占元、車站脚夫李四，帶同多人赴伊村訛詐，聲言已將房產賣歸日本人，限一禮拜交還等語。以致互相滋鬧。訊之地保王玉勤、首事王廷方等，供均大略相同。據李公議供：平素趕車，因王六僱伊車輛，由京城珠市口拉送到此，不知別情。詰訊王六僅稱，在火車站賣煙捲生理，因與車站脚夫李四熟識，李四允爲代託通用公司日本大木先生即大木繁次郎，同到牛堡屯給伊說合前事，並不承認嚇詐等情。各等供。據此，卑職伏查自來重大之事，無不釀自細小。現在民教尚未洽愜，地方官曲意調護之不暇，萬不敢稍涉粗率。然一邑地方遼闊，耳目難周，彼王六勾串日本人等到村，插旗

執鎗，嚇詐房屋，致王二情急投告都牧師求救，幾釀事端。推原其故，雖由王六勾串，而聽從嚇詐之日人未便置之不問，致長澆風。惟有仰懇憲臺咨商外務部，照會日本國駐京大臣，作速查明大木繁次郎及隨帶二日本人究屬何人，詢明所犯事情，治以應得之罪。其繙譯季占元併李四等，並請查獲歸案訊辦，以示懲警。則地方幸甚，大局幸甚。

愚昧之見，是否有當，理合稟請查核。具稟。

批：據稟已悉。仰候咨呈外務部照會日本國公使，作速查明究辦。其華人季占元向在何處充當繙譯，李四爲何處車站腳夫？卽查究明確，以便追交歸案訊辦。繳。

(外務部檔)

一二〇六 順天府爲已將永清教案獲犯正法事咨覆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初五日(一九〇二年六月十日)

順天府爲咨覆事。

准貴部劄開：光緒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准英國薩使照稱，四月十一日，接准來文，以英教士在永清被害一案，現據順天府咨，張永發、李鐵兩犯，定以永遠監禁，並飭該縣將餘犯再行查訪。等因。查順天府辦理此案，似甚欠妥。據本大臣所聞確鑿之言，謂該縣將查核此案情形報明陳府尹，因張、李二犯，各供認用刀砍傷孟教士及教民武功義，擬以卽行正法。韓輔清、袁福二犯，因伊等躬蹈亂場，擬

以永遠監禁。乃陳府尹竟未批准。並風聞以該兩教士被害，已有李振邦、李玉山二命相抵，該縣擬以正法，殊覺情輕法重之語，明行批駁。夫此等聚眾謀殺之案，孰爲致死正兇，自屬極難指定，想在洞鑒之中。至所持一命抵一命之議，用於二人相鬥者則可，而此案殊非其倫〔一〕，乃共謀肆害之行。按大清律例，應照強盜不分首從皆斬之條辦理。順天府因何將該縣原擬罪名輕減，殊不可解。如該二人犯非其罪，該縣豈能似此失人？即希轉詢府尹，請將此案因何失却成例之處，明晰示覆。等因。應行順天府查照，即行詳復本部，以便照復英使。等因到府。

准此，查此案前於三月三十日，准貴部函詢，當即專弁札查，飭令該縣，限三日錄案詳覆，以憑核辦。並飭一面仍行嚴緝逸犯，務獲究辦，以重交涉而敦睦誼。旋據該縣錄案稟覆前來。本衙門查該縣稟內，有逐加嚴審，各犯均供稱並無犯有殺人不法重情，亦無燒搶教堂，殺死教士、教民之事。因案內並無證佐可傳，連日嚴刑熬審，始據張永發供認，用刀將孟教士砍傷；李鐵供認，將教民武功義砍傷。惟韓輔清、袁福、林國肥、杜桂林，仍堅不承認燒搶教堂，殺死教士、教民情事。加以刑嚇，極口呼冤。是否該犯等恃無證實，狡供不認，抑或委非殺死教士、教民正兇，案情既涉游移，似未便徒事刑求。等語。本衙門細察情節，以該縣雖有可否將張永發、李鐵即行正法，韓輔清、袁福監禁之請，而案關人命，既不可稍有輕縱，致失平允，亦未便不加慎重，致滋冤抑。故批令永遠監禁後，行飭縣研鞫，務得確供，庶足以服該犯之心。並令該縣訊明後，來京面詢案情，如果情真罪當，應即定擬重辦。是本衙門辦

〔一〕原文如此。

理此案，於交涉務求平允，於人命□〔格〕外慎重，實具苦心，未敢草率。

旋於四□□□，該縣吳令詒孫遵卽來轅，細加詢詰，張永發、李鐵二犯，始雖四個月之久不肯認供，自近日刑訊後，却認有用刀砍傷教士、教民情事。當復諭令該縣回署具稟來轅，以便批飭從重懲辦，以昭炯戒。庶使頑梗不化之徒，不敢再與教士、教民爲難。茲據該縣稟請前來。當與直隸總督先後批飭，將張永發、李鐵二犯先行就地正法，業已辦結。

正在備文續呈貴部間，適准貴部劄問，相應辦理此案原委，咨呈貴部查核，請煩轉照英使，俾知本衙門辦理此案之實情，以釋疑慮而清教案。並希貴部俟接英使覆文，仍行劄覆本衙門可也。須至咨呈者。

右咨呈外務部。

（外務部檔）

一二〇七 長順等爲抄送請建延茂專祠摺事咨內務府文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初六日（一九〇二年六月十一日）

欽命頭品頂戴·鎮守吉林等處將軍兼理打牲烏拉揀選官員等事·恩特赫恩巴圖魯長、團練大臣·吉林副都統·賞戴花翎成爲咨報事。

戶司案呈，本衙門於本年四月十九日恭摺具奏，爲已故將軍延○功德在民，籲懇天恩，准在吉林捐

建專祠，以隆報饗而順輿情，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據吉林闔省紳士、候選訓導沙韞琛等聯名稟稱：恭讀邸鈔，光緒二十六年九月奉 上諭：前任吉林將軍延○，從容就義，大節凜然。著賞給太子太保銜，加恩予諡，並入京師助○昭○忠祠。欽此。聞悉之下，痛感殊深。

追思已故將軍延○，以進士歷官中外，所至有聲。光緒二十二年間，奉命查辦事件，兼辦吉林、黑龍江墾礦事務大臣，旋即調署吉林將軍。二十三年簡授實缺。到任後，首以弭盜安民、疏通錢法、整頓地面爲要務。因念吉林盜風不息，由巨魁未能殲除，於是嚴飭邊練各軍，認真緝捕，擒斬積年首盜遊賊，不下數千名，盜氛爲之一熄。吉省制錢短少，雖設有寶吉錢局鼓鑄，仍未疏通。將軍長○前在吉林將軍任內，奏請試造銀元，未及舉辦，因病開缺。故將軍延茂抵任，查爲法良意美，洵足裨益地方，既就機器局，援照成議，開局製造。定准章程，照制錢行使。因恐現錢銀元不敷週轉，設立永衡官帖局，開設官帖，相輔而行。商民稱便，通省錢法爲之疏通。二十三年俄人創修鐵路，維時彼族初入中國，語言不通，重以所募募土夫人等，多係無籍遊民，倚勢橫行，民情頗爲震動。故將軍延○堅持定見，極力搓摩，卒能嚴定鐵路章程十二條，使之受我範圍而不覺。復因鐵路需用木料概免稅釐，創爲抽收票稅之法，藉保吉省利權。土夫張五等，有藉端強搶情事，立即按名查拿正法，餘黨斂跡，民賴以安。他如設立廣仁堂，聽遊手無業百姓入堂，分習一藝，而終身餬口有資。設墾礦局以開礦放荒，而地無遺利。增設十旗武備學堂以教聰穎子弟，而人無棄才。以及積存倉谷，振興文教，諸善政不勝枚舉。併自捐

廉千金，發商生息，以爲諸生童膏伙。二十五年八月奉召回京，吉省士人，深以不能挽留爲恨。二十六年七月，（畿）輔有事。於聯軍入京之日，闔門自焚殉節。吉省士民商賈聞知，無不痛悼哀感，想見德澤及人之深且遠也。雖蒙天恩，賞給太子太保銜，予諡，并人祀京師昭忠祠，在朝廷恤終之典，固已備極褒榮，而吉林爲前將軍服官地方，祀典闕如，殊無以慰士民謳思之望。擬請就地籌捐，於吉林建立專祠，由地方官春秋致祭。

再，前統帶吉林靖邊親軍兼全營翼長·花翎記名副都統·世襲三等子文福，因請假回京，於聯軍入京，與前將軍延○同日盡節。吉林藍翎佐領承順，前委靖邊馬步全軍統領，戰功卓著。于二十六年調往奉天，統帶育軍。七月初三日，在海城大石橋地方打仗陣亡。該二員均爲將軍延○所識拔，而死事情形，同爲可慘；忠貞大節，出如一轍。擬請增祀前將軍延○專祠，以隆報饗而慰忠魂。等情。請具奏前來。

奴才等查已故前吉林將軍延○，蒞任四年，百廢具舉，政績昭然，至今民間謳思不已。庚子之變，聯軍入京，延茂闔門自焚以殉。從來死事之臣，未有如是之慘烈者。吉省士民，因其慷慨赴義之忠貞，愈念其恩惠及民之政事，共謀建祠設祭，均屬出諸至誠，未便拂其所請。合無仰懇天恩俯准，已故前任將軍延茂，於吉林捐建專祠，借伸崇報。已故花翎記名副都統·世襲三等子文福、藍翎佐領承順，均爲故將軍所識拔，又均死事可慘。擬請增祀專祠，由地方官春秋致祭，以彰忠盡而順輿情之處，出自鴻慈逾格。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等因。

具奏之處，除俟奉到諭旨再行恭錄咨報外，相應呈請咨報查核。等情。據此，擬合咨報。爲此合咨戶、禮部請煩查核外，暨咨行內務府查照可也。須至咨者。

右咨內務府。

(內務府權)

一二〇八 薩保爲抄呈教案合同並來往照會事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初六日(一九〇二年六月十一日)

欽命署理黑龍江等處地方將軍·齊齊哈爾副都統·花翎薩保爲咨呈事。

戶司案呈，據奏派總辦黑龍江省鐵路交涉周冕呈稱，竊奉委辦教案，業將辦理情形，隨時呈請鈞示遵行在案。查職上次由省赴哈，蒙憲臺委派烏協領爾滾，攜帶教堂賠款現銀五萬兩，並鈞轅印票十萬兩，會同前往抵哈後。職復與主教藍祿業磋商二十餘日，始以賠銀十二萬兩訂立合同，各執一紙，經烏協領眼同畫押。並由該協領面交藍祿業現銀二萬兩，取具親筆收據。尚有十萬兩，自本年三月初一起，接三個月一期，分三期交清，亦由烏協領親手付給吉平印票訖。已據藍祿業將收到現銀、期票，一律知照前來。應將所訂合同及往來照會，抄錄兩分，一請發司存案，一請轉咨外務部備查。是否有當，理合備文呈送，仰祈察核批示祇遵。等情。據此，批呈印發外，合亟抄單，呈請咨呈外務部鑒核備案，並札交涉處遵照。等情。據此，相應咨呈。爲此咨請貴外務部，謹請鑒核施行。須至咨呈者。計抄呈

合同一件，並往來照會各六件，共十三件，計兩摺。

右咨呈外務部。

(外務部權)

附件一：黑龍江省教案賠款合同

謹將江省商辦教案賠款合同錄呈鈞鑒。

計開：

欽命黑龍江將軍委員·湖南候補道周冕、欽命大法國駐京欽差委員·主教藍祿業，今為訂立合同事。照得中歷光緒二十六年間，黑龍江通省屬境，因匪亂燬損教堂房屋、傢俱、什物及各種產業，並教民被匪傷害人命、燒燬房產、搶詐財項糧貨及一切物件暨因亂荒蕪田地、損害貿易等情，現經彼此議定，由將軍衙門共籌給卹償吉平銀十二萬兩整，交由藍祿業查明轉給。除由立合同日，當交現銀二萬兩外，尚有十萬兩，訂明於六、九月初一日，各交銀三萬五千兩，至十二月三十日，再交銀三萬兩，共合十個月內掃數交清。所有前項因亂一切教案，一概完結。此後民教各泯嫌隙，永遠和好，不得再提前事。為此訂立合同，彼此各執一分備查，以昭大信。此訂。

再，現立合同畫押後，由將軍衙門出給蓋用印信期票三紙，載明合同內所訂期限，屆時藍主教可分期持票，向哈爾濱道勝銀行支取。特再批明。

光緒二十八年三月十一日訂於哈爾濱。

黑龍江將軍委員·湖南候補道周冕。

大法國駐京欽差委員·主教藍祿業。

居間知府銜·花翎·候選直隸州知州劉鏡人。

西歷一千九百零二年四月十八日。查此項合同，係漢、法文合璧，均經藍祿業一律蓋用圖記畫押，法文經劉牧鏡人核對無訛，暫存委員周冕處。合併聲明。

(外務部檔)

附件二：黑龍江省商辦教案來往文牘(計十二件)

謹將江省商辦教案來往文牘擇要錄呈鈞鑒。

計開：

一、法主教藍祿業照會委員周冕來文。為照會事。

案查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二十起，餘慶街教士被害，財物搶掠，教堂被燒，教民于家油房等戶數捐搶焚燒十有餘家，其餘僅被捐搶。上集廠公所搶燒教民，均各被受捐搶。綏化廳教士被殺，教堂搶燒，教民各被捐搶，漸且有被燒房間幾處。蘭城教士被兵殺害，教堂搶燒，教民搶捐，各受無奈藏匿。雙廟子十間、興隆黃家木鋪各受捐搶。西集廠、東西包寶、川心林子、韓存溝、太平橋等處，均被焚燒無遺。

小石河教堂被燒大半，教士墳墓被兵扼掘，損壞肢體。巴彥蘇天主堂尚未報案，印封派兵看守，被搶罄盡，主教墳墓被掘，殘壞屍體，業經驗明存卷。

除扼墳掘墓、殺害教士三命另文究追外，惟將各該教民致被捐搶焚燒，所傷銀錢總數核計四十一萬零六百三十二兩。爲此理合備文照會道台衙門，請煩查照施行。須至照會者。

一、委員周冕照覆法主教藍祿業去文。
爲照會事。

案准貴主教面送殺害教士、搶燒教堂、捐搶教民各首禍官民清單，共計四十三名，囑爲查辦。等因。查敝道責司辦理教案，如果實係禍首，無論官民，卽貴主教未經開送，亦當從嚴懲辦，以儆後來。惟查單開之慶翼長，當時不特無仇教之心，卽與俄人開仗，亦非出其本心。若西述之不過翼長一委員耳，兵丁不歸調度，豈能率兵殺害教士。至北林子通判福厚，敝道深知其與榮教士身前最爲投契，嗣因該廳駐紮兵丁均奉調他往，時又奉到壽前將軍通行告示，內言關內中外失和情形，而首匪馬二見此告示，遂以訛傳訛，糾衆燒搶，戕害榮教士。是該匪實屬罪不容誅。若通判福厚，當此亂民麇聚，無兵彈壓，雖能者亦歎束手，況該倅素極忠厚者乎？上集廠經歷李錫祺，當因該處無一兵一卒，而匪徒猝起，實爲該經歷意料所不及。餘慶街經歷張拱宸，於匪徒起事之際，該處不特無兵駐紮，卽其自有之衙役，亦所存無幾。而該經歷猶聞警卽出，始終隻身往來冒險彈壓。至許文陞係於亂時才充營官，敝道深知其

有志向上，並無兇惡行爲。若論捐搶等等，實係劉振堂所爲，與許文陞無涉。劉振堂已於去年因案伏誅。託託布更係哨官，查其當時並無燒搶情事。以上七員，均經敝道查確，實於教案無涉，應請註銷，以免羅織。至於其餘人等，以敝道現在所查大概而論，內中似祇有匪徒一二人。容俟詳查確鑿，另再聲覆。

爲此請煩貴主教查照施行。須至照會者。

一、委員周冕照覆法主教藍祿業去文。

爲照會事。

案查巴彥蘇蘇與小石頭河扼掘已故教士墳墓、毀壞屍身一案，統領鄂英奉旨發遣。因此，原任呼蘭倭副都統亦革職永不敘用。查鄂統領並不歸倭副都統節制，而滋事地方又非副都統本轄，且相隔將二百華里之遙，一旦事起倉猝，副都統雖欲救而有所不能。況呼蘭匪亂初起之時，倭副都統實係竭誠保護，曾力請舒教士進府同住，並有生死與共之語。此固人所共知，諒亦爲貴主教所深知。現倭副都統業已身故，然地方商民人等，至今猶爲慨歎。應請貴主教於貴國駐京公使前代爲剖白，俾得復其原官，則不特護教者知所勸勉，即於貴教聲望亦大有益。

爲此照會，請煩貴主教查照見覆施行。須至照會者。

一、法主教藍祿業照會委員周冕來文。

爲照覆事。

本年三月初十日，准貴道臺照會內開，除原文省繁不敘外。等因。

准此，敝主教查鄂英掘墳損壞屍身，罪有應得，奉旨發遣。惟呼蘭副都統倭因案革職，情屬可憫。

鄂英滋事地方，蘭蘇相距寫遠百里有奇，俄傾起事，不及救阻。至舒教士生前迭經副都統力請進府，教士未果，殫忠保護，已可概見。越日教士被害，委係將令飭殺，洵屬趕救不及，如斯教案實與副都統無涉。敝主教深知確情，願爲備文剖白，聲訴於本國駐京欽差前，以甄良莠而洗冤抑，務祈復其原官。

爲此備文照覆貴道臺查照文內俟復可也。須至照覆者。

一、委員周冕照覆法主教藍祿業去文。

爲照會事。

竊照江省教案賠款，業與貴主教面議妥協。惟敝道此次所議，總想連教士命案一氣了結在內。今貴主教既稱，教士命案各省均不歸主教在外議結，悉由貴國駐京公使與外務部商辦。是江省自應與各省一律。倘各省有在外議結教士人命之案，則江省應卽作爲了結，不再另議。

相應照會，請煩貴主教查照見覆施行。須至照會者。

一、法主教藍祿業照會委員周冕來文。

爲照覆事。

本年三月初十日，案准貴道臺照會內開，除原文省繁不敘外。等因。

准此，敝主教委係奉文商辦江省搶燒教堂、捐拷燬捕教民各堂各戶所傷財物，種種賠款前來，未經指辦人命重案，礙難擅行。

爲此理合備文照覆貴道臺，請煩查照文內事理，冀將連想教士三命一併了結式樣定章，祈爲作速明白照會，以備飛請本國駐京欽差賜覆之日，再行照會開議商辦可也。須至照覆者。

一、委員周冕照覆法主教藍祿業去文。
爲照會事。

查江省教案業於光緒二十八年三月初一日，與貴主教訂立合同，議定恤償銀共十二萬兩，一切教案作爲了結，卽於是日互相畫押訖。惟查二月十五日議妥之後，曾將合同草稿先行送閱，本有洋教士三人命案在內之語，並面許另爲立碑誌念。經貴主教以立碑徒留痕跡，轉難解釋民教嫌隙，且教士命案應由貴國欽差與外務部商議爲辭，囑將此節刪去。敝道當卽照刪，並於二月十七日致貴主教照會內聲明，倘各省有在外議結教士人命之案，則江省應卽作爲了結，不再另議。等因在案。

嗣於三月初十至十六等日，與貴主教會晤，屢承面談，擬在江省創設善堂，爲已故之舒、榮、李三教士收養年老殘廢之人，藉申該各故教士樂善忘仇之意。敝道聆悉之際，始知貴主教當初不欲立碑，並囑刪教士命案一節，本意乃以立碑之法變通辦理，期使民教永泯嫌隙，命意固屬甚善。惟江省瘠苦夙

著，況當亂後，更形困迫。當敝道與貴主教開議之初，屢奉將軍札函並飭，如能將所有教士命案及墳、毀堂與教堂、教民財產生計種種被損，並教民命案一概完結，至多以五、六萬兩爲止，仍許按五、六年分攤，誠以江省實在無款可籌，且曾據委員查報，教堂、教民所損爲數甚少之故。而敝道竟擅專許至十二萬兩，又訂期十個月付清者，無非欲將所有教案一概完結起見。然當與貴主教議定數目之後，卽奉將軍諭飭，欸鉅期迫，令敝道晉省熟商，復經敝道會同各司旗輾轉設法，遲之許久，並與貴主教屢改訂晤之期，始勉湊現銀二萬兩應急。是地方窘苦與敝道爲難情形，諒貴主教當已鑒及大概。今若再欲增添設立善堂，欸項實屬無法請益。然貴主教本意又不可固拂，再四籌劃，實無良策。惟有敝道前辦木植公司，尚有未經運完木植，可以酌助。俟創設需用木植若干，請開單見示，以盡微忱。此乃敝道於萬難設法之中，想此委曲求全之法，尚望貴主教爲敝道設身處地體諒情形，將一切婉達貴國駐京欽差，倘獲見原，皆出於貴主教成全之力。

爲此照會，請煩賜覆爲盼。須至照會者。

一、法主教藍祿業照會委員周冕來文。
爲照覆事。

照得光緒二十八年三月十九日，接准貴道臺照會，除全文省繁不敘外，合亟照覆。

茲查江省教民被搶掠焚燒，恤償賠欸議妥十二萬兩之數，三期付清外，惟三教士命案不能統括在

內。當經在哈面晤貴道開議之初，亦曾言及本主教不能擅行專辦，固屬敝國駐京欽使與外務部核奪，非以爲辭也。且江省戕殺教士者，並非棍徒土豪〔豪〕，却係有職官員，持令戕斃。較之與平民大有迥異。而至今朝，仍係爲官，恐於貴國之律例似屬不符。猶如此次本主教到長春之際，卽接見綏化廳路司鐸專稟，時下餘慶街、上集廠二處之教民，仍是斂跡，尚有數家未曾歸業，屢被土匪欺壓威嚇，卽便來堂瞻禮，亦是鹿心惴惴。非有地方官暗中使唆，何能如此？若非嚴懲數人，在此處之惡習，何日抵止？本主教在哈之時，屢承貴道面允，務必設法懲處，另行飭令文武廳營加意保護，期示教民歸業。至今該教民等所受之窘迫，猶是如前。是否貴道未曾知會，抑該員等置之不理，宿意欺凌也。立候見覆，俾得本主教另行設法核辦，再勿置之膜外是幸。

爲貴道來文內，有屢奉將軍札函，共計教士、教民、教堂損失財產，至多以五六萬兩爲止，因據委員查報，爲數甚少之故一節，意本主教所索之款過鉅。聆悉之下，殊覺詫異。仍請貴道另揀妥人詳查確報，有無四十餘萬兩之數。至於貴道意欲酌助木植，請開單見示，以盡微忱等情，足見體愛己以愛人之心，實令遠人下風引企。本主教必爲盡錄來文，並貴道辦事之苦心，轉咨駐京欽差細酌核辦可也。

須至照會者。

一、委員周冕照覆法主教藍祿業去文。
爲照會事。

准貴主教照覆，以時下餘慶街、上集廠二處之教民仍是斂跡，向有數家未曾歸業，屢被土匪欺壓威嚇，即使來堂瞻禮，亦是鹿心惴惴，非有地方官暗中使唆，何能如此？若非嚴懲數人，在此處之惡習，何日抵止？本主教在哈之時，屢承貴道面允，務必設法懲處，另行飭令文武廳營加意保護，期示教民歸業。至今該教民等所受之窘迫，猶是如前。是否貴道未曾知會，抑該員等置之不理，宿意欺凌也。等因。准此，查前經貴主教面告，綏化廳界上集廠、餘慶街，尚有匪徒恐嚇教民，意殊兇險。敝道深恐不止綏廳有此情形，是以隨請將軍衙門嚴飭地方文武，拿禁兇嚇教民匪徒，並通示閭省，以期週知。聞已奉飭照辦。敝道猶恐驛遞遲滯，今又專差請發敝處告示若干張，並再辦通飭文武公文若干件，另交敝處轉遞，藉資迅速，想不久均可奉到。

至於鬧教匪徒，敝道前曾與貴主教面議，拿辦二、三人以示懲儆。當經派員變裝易服，前往各處詳細密訪，將其中最爲兇惡之徒擇尤拿辦，務使是否奉教，皆知其罪有應得，以昭公允。除尹和一名已經春統領拿禁候辦外，現又查得葛綉祥、李大白眼兩人，又密請春統領設法嚴拿，一俟獲案，即連前拿之尹和，擬以監禁三、五年與十年之罪。蓋恐一經張揚，必致羣相逃匿，轉得逍遙法外，而又恐衙役、兵丁奉行不善，設或輾轉牽連，反致激成事故，民教嫌隙愈滋。此敝道所以委員變裝細訪、絡續密拿、擇尤擬罪之微意也。倘蒙貴主教鑒及敝道通盤籌畫辦法，尚望擴充善量，一俟各該犯定罪之後，即作了結，其餘免其追究。仍由將軍衙門出示曉諭，俾咸知貴教忘仇美意。

爲此照會，請煩貴主教查照見覆可也。須至照會者。

一、法主教藍祿業照會委員周冕來文。
爲照覆事。

茲准貴道照會，展閱數次，內含情節頗屬堪嘉。並將將軍札稿、告示一一抄寫賜下，足見辦事務實求是之至意，實令我傾心景慕也。

案查本主教在哈之際會商貴道，務祈在每處擇首要兇橫之惡徒，懲辦二三人，以爲儆戒而杜復萌。未畧〔料〕貴道竟通盤懲辦二三人，洵恐弗所妥切。因兇橫之徒未遭法網，必自得意，時來於被害教民之前，兩相仇視，爭競頃刻立見，太平之像，則無日矣。故祈貴道弗膠成見，仍照前議，按抄呈之名單，將每處首要正犯嚴辦二三人，以驚澆風，不待本主教諄諄言之，諒貴道早已鑒及至此。

爲此合亟備文照覆，請煩查照施行可也。須至照覆者。

一、法主教藍祿業照會委員周冕來文。

爲照會事。

本年正月迭奉本國駐京欽差來文，催辦吉、江兩省教案。等因前來。敝主教業與貴道臺商辦江省搶燒教堂、捐拷教民、燬擄教民房間、傢俱、糧石、柴草、衣財、牲畜、貨物等等賠款，擬定妥協，計數十二萬兩。除當付銀二萬兩外，其餘十萬兩，已訂三限銀票，至期執照付領完竣。

復查蘭城舒教士被害之際，有黑騾三頭、白馬一匹，盡被兵匪搶掠去訖。昨查黑騾一匹，現在蘭城

捐局叢總理處喂養。查小榆樹街教民褚德富之房產、園地、器皿等物，盡被春復逼勒出契，致將褚德富嚇逐，竟作伊產。並小榆樹北蚡蚰甸子屯居住教民侯良之房產、地業、傢俱諸物，均被邱家窩棚屯邱路總一概霸佔，以致教民侯良未敢歸業。

爲此理合備文聲明，照會貴道臺，請煩查照文內各情，希將教案三件逐一分別，祈爲作速查辦，務期原璧歸趙，業還本主可也。須至照會者。

一、委員周冕照覆法主教藍祿業去文。

爲照覆事。

案於光緒二十八年三月十五日，接准貴主教照會，以賠款議定妥協，計數十二萬兩。除當付銀二萬兩外，其餘十萬兩，已訂三期銀票，至期執照付領完竣。並以蘭城舒故教士所失騾馬及小榆樹教民被佔房產，請爲查還。等因。准此，除分別飭查，俟覆到再行知會外，應先照覆。爲此請煩貴主教查照可也。須至照覆者。

(外務部檔)

一二〇九 外務部奏爲代爲奏明安治泰謝賞事片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初十日(一九〇二年六月十五日)

再，德國主教安治泰，經山東巡撫張人駿以助辦教案奏請獎勵，奉旨：安治泰著賞加頭品頂戴。等

因。欽此。臣部當即知照德國使臣穆默轉飭安治泰欽遵去後。茲（據）該使臣照稱：安治泰稟稱，將恭敬謝忱暨將來相助學堂緊要之事上達於大皇帝，並時刻存心願將所屬之教民訓育，使成中國守分良民，心存尊敬等語。請代為奏明。等因前來。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初十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一二一〇 袁世凱奏為前報已格斃之郝振邦迹涉疑似仍飭迅查事片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十一日（一九〇二年六月十六日）

再，逸匪郝振邦，前經據報格斃，驗明無訛。因係案內要犯，當即據情奏明在案。茲據營務處道員倪嗣冲稟稱：四月二十四日，署順德府知府竇以筠來營，帶同眼線郭全勝，攜有和尚老磁即郝振邦首級一顆，驗與訪拏之和尚年貌，確實相仿。訊據郭全勝供稱：二十二日，在南和縣史召村東北三里許麥地內，將其格斃，並於屍身搜有和尚度牒及景廷賓傳帖各一張。若非和尚正身首級，情甘全家認罪。等語。取具切結備案。因即具報。乃連日續獲匪犯李五即李有道，及景廷賓之姪景洛墨等，訊據供稱：景廷賓所派偽第一領隊楊懋官，與業經蓄髮之和尚郝振邦狀貌相似。因取郭全勝所呈首級使之辨認，但稱的係二犯首級，究不能確指為誰。檢查匪犯冊簿，楊懋官實列領隊之首，是二犯均為案內首要，而迹涉疑似，不敢不據實先行陳明。等情。

據此，查逸匪郝振邦，先據署順德府知府竇以筠來電報稱格斃，言之甚確。嗣據倪嗣冲稟同前因。現據續稟，又涉疑似。雖已據實陳明，究屬疏忽，當將竇以筠摘去頂戴，倪嗣冲亦記大過，以示懲儆。並飭將郭全勝從嚴審訊，如係有心飾詐，即從嚴懲治。仍迅將郝振邦查明下落，務期弋獲，毋任漏網。謹據情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十四日奉硃批：著趕緊將郝振邦及飭拏之景廷賓一併查明下落，嚴拏務獲懲辦，以弭後患，毋稍含糊。餘依議。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一二二一 岑春煊奏請暫留奉調道員沈敦和以辦理教案摺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十二日(一九〇二年六月十七日)

頭品頂戴·兵部尚書銜·山西巡撫臣岑春煊跪奏，為暫留奉調道員商辦天主教案善後事宜，懇俟教案全清再飭赴調，以重交涉而清鉅案，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

竊照晉省拳匪之亂，天主一教被殺教士、貞女三十餘名，教民五千七百餘名，被燬教堂一百五十餘座。房屋、財產之損失者，更不可勝計。教案之鉅，為通商以來所無。臣於調任之始，即奏調道員沈敦和，來晉清理教案。是時聯軍甫退出正定，晉省各教士，挾拳匪焚殺之憤，藉聯軍之餘威，索賠款則每一主教動以千萬、數百萬計，控拳匪則每次單開動以百名、數十名計。教民控案之多，各地方官尤應接

不暇，非挾嫌報復，卽有意株連。全省騷然，民不堪命。若駁其索賠浮冒，或斥其所控不實，則教士等輒函電公使，責地方官不辦教案。或更函約聯軍，返旆助其要挾。正在茫無端緒，適漢口法領事瑪璽理，致函臣弟漢黃德道岑春蓂，索銀五百萬兩，包辦全晉教案。據岑春蓂轉電前來。臣當以法領事所索之數，較晉省教士所索，已少倍蓰，天主教無論何國，又向歸法國保護，該領事意欲包辦，本無不可，但恐無此權力電復去後。旋據電稱：該領事堅稱，已奉法國全權大臣之命，確有議辦晉案之權。因復電飭岑春蓂磋商，遂有以二百五十萬兩，了結全晉天主教案之議。

嗣以義使出而爭執，非漢口所能定議，復由臣派候補知府鄭景福，前赴京城，稟承全權大臣奕劻、李鴻章，與法、義各公使商辦。仍以二百五十萬之數爲範圍，鄭景福先後與法、義兩使議訂合同。其隸義國者，則太原、汾州、大同、朔平、甯武五府，忻、代、保德、平定四州共一主教，議給賠款銀一百萬兩。其隸法國者，省南則潞安、澤州、平陽三府，絳、霍、隰、遼、沁五州共一主教。口外各廳向由比國教會傳教，亦歸法國保護，分兩主教：一駐張家口西灣子，管歸化、托克托城、和林格爾、甯遠、豐鎮五廳教務，而察哈爾左翼教務亦隸之；一駐薩拉齊廳，管理該廳教務，而伊克昭、烏蘭察布二盟教務亦隸之。法國三主教共給賠款銀一百二十五萬兩，復由法使自行分給省南主教銀一百五萬兩，口外主教銀二十萬兩。總以二百二十五萬兩，作爲省南各府州縣及口外七廳撫恤賠補，各事一律了結。臣與全權大臣等往返電商，查尚周妥，當飭鄭景福，與法、義公使於上年九月初一、初十等日，先後籤字畫押，齎回晉省，業經咨明外務部在案。鄭景福回晉以後，法、義各使亦迄無異議，臣本擬卽行奏結。

忽於上年冬間，法繙譯穆文琦有函致鄭景福，以口外主教得款太少，令來京再議。臣以合同一定，信比河山，豈有再行翻異之理。再三察訪，實因口外方濟衆、閔玉清兩主教，唆動法使，欲圖翻異。而所以唆動之故，亦約有二端：一因口外情形不必輕於省南，議立合同之際，法使於省南分給賠款銀一百零五萬兩，於口外分給賠款銀二十萬兩，多寡不均，相形見絀。此其一也。一因口外廣漠無垠，晉、蒙境界易於牽混。其實晉省七廳，東二廳僅坐落察哈爾右翼四旗墾境，西五廳僅坐落土默特旗境，轄地原不甚廣。此外如察哈爾左翼四子部落、達拉特、鄂拉克各旗，雖與七廳昆連，然或隸綏遠城將軍，或隸察哈爾都統。均經該將軍、都統派員，專與各主教商辦，與晉省無涉。乃該主教等但渾言中西蒙古，不辨孰爲蒙疆，孰爲晉境，既已厚索於蒙，復欲取償於晉。含胡籠統，冀饜貪心。又其一也。因飭鄭景福將以上二端切實指出，函復穆文琦，令其轉告法使，勿信主教偏詞，遽圖翻異。並將原訂合同內所載，由京定議後，在晉主教等不得再有異言等語指出，以杜其口。甫經函復。

又准外務部咨：法鮑使照稱，方主教賠款，應由山西委員復行接議。等因。臣復將合同已定，未便開議，致授彼以自我翻異之據，啟各主教效尤之端。詳細咨覆。又以事關交涉，外使既有異言，必須妥慎籌辦，復派鄭景福再行赴京，稟承外務部，堅持合同，相機妥議善後辦法。疊接鄭景福電稱：法使自認有誤。惟以當初訂立合同時，實不知方濟衆所管教務，亦有在七廳地面者，是以未經分給賠款。現該主教所管教民，十分困苦，總請另議撫恤爲言。臣以交涉事重，口外教民亦係赤子，但能無渝合同，或另給借款，以戢紛紜而安民教，亦未始非慎重邦交之策。

正電飭酌議磋磨，陡於五月初八日，准外務部電：法使照會稱，已派參贊端貴前赴歸化，商辦中西蒙古教案。請咨有於中西蒙古關係各處，派員商辦。等因。查所稱西蒙古，自係指隸綏遠將軍之西二盟而言，所稱中蒙古，其意難保無晉省在內。晉案合同，籤訂已逾半載。省北、省南各主教，皆無他說。獨口外主教以賠款未能滿意，屢唆法使，蓄意翻騰。雖派鄭景福人都，而相持日久，迄難就範。今法使更派參贊前來歸化，我雖可仍守合同，不與開議，而外人饒舌必多。況京議善後辦法一日不定，即邊外人心一日不安，難保不別起波瀾，橫生枝節。查署冀寧道沈敦和，本係奏調辦理教案之員，歷辦洋務、教案，均著成效，且與各公使均稱熟識。自應飭令迅速赴京，議辦口外教案善後事宜，速圖清結以竟全功。惟查沈敦和頃經礦路大臣奏調，令隨同辦理礦路。現晉案未結，關係頗重，合無仰懇天恩，准令暫派沈敦和先行赴京，與法使商辦一切。刻日完結，再回晉省，將經手事件迅速料理清楚，由臣給咨令赴礦路總局當差，以重交涉。

所有暫留奉調道員，派令赴京商辦天主教案善後事宜緣由，謹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硃批：外務部知道。片併發。

（宮中硃批奏摺）

一二二二 著各省督撫妥辦賠款事上諭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十三日（一九〇二年六月十八日）

軍機大臣字寄各督撫。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十三日奉上諭：自和約定後，各省分派償款，或攤賠教案，皆萬不得已之舉，朝廷念切民依，常深矜憫。倘各州縣能盡心體恤，斟酌情形，妥爲經畫，何至抗捐滋事之案，層見疊出？推原其故，總由不肖州縣，挨戶攤派，甚或侵蝕人已，而劣紳、吏役需索中飽，均所不免。小民無辜，何以堪此？著各該省督撫體察地方情形，核實籌辦，務將捐數明白頒示，俾民間知有一定數目，官紳不得從中朦混侵蝕，庶免勒捐浮收等弊，以恤民隱而濟時艱。將此通諭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上諭檔)

一二一三 著袁世凱查明廣宗知縣有無派捐激變情形事上諭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十三日(一九〇二年六月十八日)

軍機大臣字寄直隸總督袁。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十三日奉上諭：有人奏，廣宗之亂，實由已革知縣魏祖德派捐激變，請飭訊取確供，按律治罪。等語。著袁世凱嚴切查明，據實具奏，毋稍徇縱。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上諭檔)

一二一四 著宗人府揀選近支宗室承襲莊親王等封爵事上諭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十四日(一九〇二年六月十九日)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十四日，內閣奉上諭：宗人府奏，已革莊親王等所遺爵職，其子孫應否准其入選

請旨一摺。朝廷恩篤懿親，自不能以其後人得罪，除其先世之封爵。惟已革莊親王載勛、已革端郡王載漪、已革怡親王溥靜、已革貝勒載濂、載溎，貽禍國家，獲咎尤重，應不准其子孫承襲。著宗人府於近支宗室內揀選開列，帶領引見，候旨定奪。已革輔國公載瀾，係由鎮國將軍晉封不入八分輔國公，業經革去爵職，毋庸揀選承襲。欽此。

(上諭檔)

一二一五 著戶部緩徵廣宗鉅鹿兩縣錢糧差徭事上諭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十四日(一九〇二年六月十九日)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十四日，內閣奉上諭：袁世凱奏，廣、鉅兩縣被旱被擾，請緩徵錢糧差徭一摺。本年入春以來，直隸廣宗、鉅鹿一帶，雨澤稀少，禾麥被傷，收成減色。境內各村多被匪擾，耕作失時。若將錢糧差徭照常徵收，民力實有未逮，加恩著照所請。所有該兩縣本年上忙應徵錢糧差徭，無論成災與否，一律緩至來年麥後啓徵，以蘇民困。該督卽刊刻謄黃，徧行曉諭，俾衆咸知。務使實惠均霑，毋令吏胥舞弊，用副朝廷軫恤災黎至意。此外鄰近州縣，有被旱被擾應行緩徵徭賦者，一併查明具奏。該部知道。欽此。

(上諭檔)

一二一六 增祺等奏報奉天耶穌教案議結並請獎叙出力官員摺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十九日（一九〇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奴才增祺、玉恆跪奏，爲奉天全省耶穌教案賠恤業經議結，謹陳辦理情形，並請將尤爲出力各員懇恩給獎，以示鼓勵，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查拳匪之亂，各省教案均經賠恤，次第議結。奉天教案紛繁，上年曾將天主、耶穌兩教，各派專員，分案議辦。除天主教案尚未議定外，其耶穌教案，續經英教士傅多瑪交到教會焚毀房間、失物等項清單，覈計需款一百二十餘萬兩，而被焚房屋七千五百餘間，又須恤撫銀六十餘萬兩，統計索賠銀一百八十餘萬兩。屢向籌商，該教士初尚未肯稍減。適有花翎·分省補用道彭英甲丁憂回奉，查該員上年曾經辦過順直教案，熟悉一切情形。隨即加派，會同交涉局總辦委員·花翎·候補知府李席珍、花翎·四品銜·候補同知恩厚等，與該教士反覆開陳，耐心磋磨，逐次商減，始允以五十七萬兩作爲全省耶穌教案賠恤之款。復以奉天現在財力支絀，訂明分限三年付清。所擬善後各條，疊經奴才等飭向該教士再四斟酌定議，一以平允爲主，俾泯日後民教猜嫌之蒂。茲於本年四月十七日，已將合同蓋印畫押。此奉天全省耶穌教案賠恤各款業經議結之情形也。

計自續議以來，往返數月，在該教士始而憫教禍之慘，一力堅持；既而念鄰好之深，降心俯就。然非該員等共體時艱，殫心竭力，設法轉圜，若使堅執原索之一百八十餘萬兩，斷非奉省財力所能應付。

況所擬善後各條，亦屬兩無偏倚。是該員等於萬難措手之中，卒能和平議結，於時局不無裨益，實與尋常勞動不同。合無仰懇天恩，俯准量予獎敘，以示鼓勵。所有尤爲出力之花翎·分省補用道彭英甲，擬請仍以道員交軍機處記名簡放，並請賞加二品銜。花翎·候補知府李席珍，請免補知府，以道員仍留原省，歸候補班補用，並請賞加二品銜。花翎·四品銜·候補同知恩厚，請俟補缺後，在任以知府仍留原省候補，並請賞加三品銜。其餘在事出力人員，謹繕清單，隨摺恭呈御鑒，恩准一併給獎，出自逾格鴻施。

除將所訂合同咨送軍機處、外務部備案，並將各員履歷咨部外，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遵行。謹奏。

硃批：該部覆議具奏。單併發。

(官中硃批奏摺)

一二一七 色楞額爲殺害教士司化隆一案應如何定擬事咨奕劻等文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十九日(一九〇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御前侍衛·管理熱河等處地方都統色，爲咨請事。

據熱河道錫恒稱：爲詳請咨催示遵事。案查前蒙全權大臣札開，光緒二十七年十月十四日，據該道詳稱，教士司化隆中途被害一案，除已革樂平縣知縣文星業已起解外，所有案內現獲人犯趙士奇等，

先經錄供具詳，何人應擬何罪，方符原案，因未奉明文未由擬辦，詳請示遵，造冊送呈前來。查該犯趙士奇等應得罪名，據熱河都統咨送與祁教士所定合同，止載有按律重辦字樣，並未指明何人應科何罪，自應仍由該道按照各犯供詞，照例分別定擬。俟定案後，再由直隸總督咨部備案可也。須至札者。右札熱河道。准此。等因。

蒙此，前道福謙查趙士奇係首先護送司化隆之人。司化隆既已送官，自應聽官法辦。乃一聞府中有放走之謠，該犯即來郡打聽消息，迨將洋教士發縣，護送回國，該犯復商同班頭陳明亮等押解，在途活埋斃命。其蓄意謀害，事屬顯然。是該犯實爲此案罪魁，按律罪應擬斬。應請從重即行正法，免致洋人有所藉口。董洛八即董俊、老郜即郜萬臣，雖隨同趙士奇等護送司化隆一同行走，第該犯等與司化隆素昧平生，毫無嫌怨，事前並不知謀情，臨時又無綑縛、刨坑情事，不過隨聲附和。同行在途，不能置身事外。董洛八即董俊、老郜即郜萬臣，均應酌擬監禁十年，以示懲儆。在逃之陳明亮等，獲日另結。即以前於是年十二月間，徑詳全權大臣察核。福前道飭緝逸犯陳明亮未獲，因病出缺。職道到任，迭次催緝逸犯，總未據獲案送究。因查此案自福前道擬議徑詳後，迄今四月有餘，尚未奉全權大臣批示，案關交涉，未便久懸，自應詳請咨催，以期速結。

除仍催緝逸犯陳明亮務獲究報外，擬合詳請查核，俯賜迅速咨催示遵，實爲公便。

再，此案趙士奇等三犯罪名，係經福前道酌量科斷，而查全權大臣原札，曾飭令按照各犯供詞，照例分別定擬。即此間訂定合同，亦載明各該犯俱應按律重辦。查律載：謀殺人造意者斬監候；從而加功

者絞監候；不加功者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語。究應如何定擬之處，統候咨請批示遵辦。合併聲明。等情。

據此，相應據情咨請。爲此合咨貴大臣，請煩查核示覆，以便飭遵施行。須至咨者。

右咨外務部全權大臣·慶親王、王。

(外務部檔)

一二一八 著奎俊嚴拏資陽縣打教案犯並將該縣革職事上諭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一九〇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內閣奉上諭：據外務部進呈奎俊電稱，前因資陽縣土匪聚眾滋事，當經派兵擊散，並將首犯李岡中等拏獲正法。茲據該縣馬承基稟稱：縣屬天鼓橋地方，突有匪徒千餘，乘夜打毀英、美教會所建教堂，殺斃傳教士鞠成豐及教民四命，又燒燬房屋，傷斃教民三命，勢甚猖獗。現已飛調防營，並添派道員帶勇馳往辦理。等語。似此匪勢披猖，目無法紀，亟應速行撲滅，毋任蔓延。著奎俊嚴飭各軍，迅即解散脅從，查拏首要務獲，從重懲治，以伸國法而遏亂萌。該教士等無辜斃命，殊堪矜憫，著即妥爲撫卹。資陽縣知縣馬承基，雖據稱甫經到任，究屬疏於防範，著即革職，勒限緝犯。此外各屬，難保無匪徒煽惑造謠生事等情，務當嚴諭各地方官認真查禁，加意防範，除暴安良，並將各教堂教士人等切實保護，毋稍大意。欽此。

(上諭檔)

一二一九 錫良爲抄呈議結英國教案奏片事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一九〇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頭品頂戴·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等處地方兼提督銜節制全省軍務並駐防滿洲營官兵兼管河工事務錫良爲咨送事。竊照本部院於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十八日附奏，浙川廳荆關教案議結賠款一片，除俟奉到硃批恭錄另咨暨咨行外，合先抄片咨呈。爲此咨呈貴部，謹請查照施行。須至咨呈者。計粘抄片稿一紙。

右咨呈外務部。

（外務部檔）

附件：錫良奏報英國教案議結片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一九〇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再，豫省大河南北法國教案，前經分別議結賠款，除分攤各屬外，由司庫籌撥銀兩付清。經前任撫臣先後具奏，並聲明英國教案，俟再妥商辦理在案。查浙川廳荆紫關英案，由前署南汝光道許星翼，委員前往會同印官，與英教士妥切磋商議結。所有教堂失物，統共賠銀八千二百十三兩六錢四分。因此案衅起武營，與民間無涉，不便派之地方。經奴才飭由司庫先撥銀七千兩，解往發給。下短銀一千二

百十三兩六錢四分，由浙川廳徵收荆關稅銀項下撥補，業經如數付清結案。據交涉局司道詳請奏咨前來。奴才覆核無異。

除分咨查照外，謹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

(外務部檔)

一二三〇 張之洞等奏請開復蔣楷袁世敦原官摺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二十四日(一九〇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太子少保·頭品頂戴·湖廣總督臣張之洞、頭品頂戴·湖北巡撫臣端方跪奏，為革員被參冤抑，懇恩昭雪，俯准開復原官，以彰公道而勵賢能，恭摺會陳，仰祈聖鑒事。

竊照前年拳匪之禍，起自山東，蔓延畿輔，擾及晉、豫，釀成巨變，其始實由毓賢一人縱匪獎亂所致。當光緒二十五年四五月間，匪首朱紅燈，在山東恩縣、平原界上散布妖言，招少年不逞之徒，開設拳廠。因民教積不相能，緣以為亂。已革署平原縣知縣·莒州知州蔣楷，恐貽外人口實，稟請示禁，經革撫毓賢批斥不准。嗣後轉相煽誘，到處蔓延。九月間，朱紅燈嘯聚恩縣、高唐、茌平、長清，諸匪徒據平原之岡子李莊，晝夜弄兵，以劫殺教民為事。該署平原令蔣楷請兵彈壓，毓賢深怒其違背意指，大不謂然。迫於司道公議，始派候選知府袁世敦統親兵一營、馬隊兩哨前往安撫，而恐其臨時改計，特以濟南府知府盧昌詒節制。其軍比至，該匪移據森羅殿，背馬頰河為負隅計，距恩縣、平原兩城各祇十

餘里。恩縣飛稟告急，袁世敦遣馬隊赴至。盧昌詒意在解散，令步隊相去二、三里，遙作聲援。乃該匪乘屯紮未定來犯，我軍不備，陣亡三人。袁世敦痛部下鱗傷，且恐一經挫退，大局將不可問，與盧昌詒議定親臨搏戰。會派援恩縣之馬隊聞警馳回，兩面夾攻，陣斃悍匪二十餘人，餘衆四散。是時但大張示諭，嚴緝朱紅燈，寬其脅從，星星之火，猶可不致燎原。乃毓賢以邪術爲神，以亂民爲義，以蔣楷力顧大局思患豫防爲多事，以袁世敦奮不顧身擊賊初起爲邀功，奏稱蔣楷辦事謬妄，幾釀巨禍，請革職永不敘用；袁世敦妄殺無辜，請交袁世凱軍營以資歷練。奉旨一併革職。毓賢亦以支離掩飾，傳旨申斥。是此案不實不盡，早在聖明昭鑒之中。

查毓賢在東撫任內所劾，如蘭山縣知縣陳公亮、署郟城縣知縣余則達，均經升任山東撫臣袁世凱以原參錯誤，奏請開復，奉旨俞允。而蔣楷一案，因牽涉袁世敦係其胞兄，又曾奉驅逐回籍之諭，未敢爲之剖陳。今毓賢既伏國法，是拳匪之應剿與否，不辨自明。蔣楷係湖北荊門州人，服官東省，頗著循聲。當拳匪初起之時，獨能慮遠防微，首先稟請禁止懲創，其識見實高人一籌。乃橫遭誣劾，被革歸鄉，楚中紳士，無不爲之稱冤。臣等訪知該革員才具優長，廢棄實爲可惜。其袁世敦一員，本因蔣楷請兵彈壓，始經派往，迨匪衆來犯，不得已改撫爲剿，致失毓賢之意，同被株連，自應一體爲之昭雪。合無仰懇天恩俯准，將候選知府袁世敦、知府用。在任候補直隸州知州。山東莒州知州蔣楷，銷去驅逐回籍、永不敘用各字樣，一併開復原官升階，並免繳捐復銀兩，以彰公道而勵賢能，出自逾格鴻慈。抑或發交山東撫臣查明覆奏，飭令送部引見之處，伏候聖裁。

再，蔣楷於光緒二十六年六月祝嘏案內奉旨賞還原銜，合併聲明。所有革員被參冤抑，懇恩昭雪，開復原官緣由，理合會摺具陳，伏祈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八年六月二十日奉硃批：另有旨。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一二二二 岑春煊爲革令李希膺不能開復事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一九〇二年七月一日）

欽命頭品頂戴·兵部尚書·山西巡撫兼管提督鹽政印務·節制太原城守尉岑，爲咨覆事。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十一日，據署山西布政使吳廷斌、署按察使胡湘林會呈：案查光緒二十八年四月十二日，奉撫院札開，本年四月初十日，承准外務部咨，前山西五台縣知縣李希膺，被參革職。經本部行查原案，旋准貴撫查明電覆在案。茲復准義嘜使照稱，李希膺實在冤抑，請開復原官。此事如何擬定，務請速覆。等因。相應咨行貴撫，迅將李希膺此案是否冤抑，及平日官聲政績，切實查明，聲覆本部，以憑核辦可也。等因。咨院行司。奉此，當經札委請補猗氏縣知縣梅鬱九，馳赴五台縣，將李革令前在五台縣任內官聲政績，詳晰確查，並訪詢該縣地方文武及紳民、喇嘛人等，互相印證，據實稟覆去後。

茲於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初七日，據委員梅鬱九稟蒙撫院批：查已革知縣李希膺，前在五台縣任內，既據該令查明劣跡昭著，怨讟繁興，並有擅取五台山御用物件之事。是前撫院將李令奏參革職，實非冤抑。矧李令被參緣由，與教案尤無關涉。自未能因拳匪毆辱之故，遂爲開復原官。仰布、按兩司卽行查明，迅速敘詳，以憑咨覆外務部查照辦理。此繳。附件發。仍繳。等因。到布、按兩司。

奉此，查據梅令原稟內稱：遵卽束裝起程，於四月十八日，馳抵五台縣。入境卽行查訪紳民，並會同現署縣蘇令，邀集同城文武暨紳耆等。僉稱：前革李令希膺在五台任時，凡事任性妄爲，過於苛刻。每遇案件，非重刑酷責，卽婪索吹求。現據紳衿等指出贓罰之事甚多，雖不能事事真實，然其平日居官之貪酷，輿論之不洽，已可概見。況當拳匪起事在寶村鎮，相距縣城尚有四十里之遙，該令平素但得民心，拳匪來城時，豈無一人爲其通風報信？以致毫無覺察，猝被拳辱，禍實自取。至於擅動行宮物件，卑職查詢官紳、僧人，亦屬實情。雖前已蒙雁平道憲恩查辦，該革令將物歸還。然查卷內，尚短澄泥硯及磁瓶、小木塔等件，曾蒙道憲查詢，迄今未復，究不知在於何處。問據該寺僧人，則稱該革令攜取之時，卽不使該僧在旁，故未親見，不敢妄證。等語。茲將卑職查過實在情形，開具詳細清摺一扣，理合恭呈查核。再，卑職發稟後，卽回省銷差。合併聲明。等情。稟覆在案。

奉批前因，本署司等會查得已革前任五台縣知縣李希膺，前在五台縣任內官聲，既據該委員梅令查明劣跡昭著，訪諸輿論，至今猶怨聲載道，人言藉藉。其貪酷虐民，均係確有印證，並有擅取五台山御用物件之事。是前撫院錫以李希膺謬戾昏庸，不知耻辱，奏參革職，不惟毫無冤抑，且足以懲酷吏而

快民心。矧李革令被參原案，實因聲名惡劣，與教案尤無關涉。自未能因拳匪毆辱之故，轉請開復，致涉冒濫。相應據情會詳，伏候察核，咨覆外務部查照辦理。等情。

據此，本部院覆查該司所詳，委員查出李令前在五台劣蹟甚多，情節頗重。前撫院所參革職，實無冤抑。擬合咨覆。爲此咨呈貴部，謹請查照辦理施行。須至咨呈者。計抄送親供一紙〔一〕，清摺一扣。

右咨呈外務部。

（外務部檔）

附件：梅鬱九呈訪查革令李希膺政績清摺

直隸州用·題補猗氏縣知縣·候補知縣梅鬱九，謹將奉札前赴五台縣，確查李革令希膺官聲政績，據實詳覆。等因。除稟覆外，另開清摺，再呈鑒核。

四月十六日，卑職奉札自省起身。十八日，行抵五台縣東冶鎮，晚宿該處。即向店主、鄉老閒談，隨問五台歷任縣令賢否？皆云，昔年高令凌霄、近時王令德潤，勤廉公正，實在好官，婦女皆知。又問新任蘇令，亦謂勤於堂事，亦甚清正。因即詳詰李令政聲，奈一口同聲，皆云貪刻，並以李掌櫃呼之。當問其如何貪刻？則云用刑過重，隨便罰人。至掌櫃之號，緣該令工於謀利，故人皆以此相稱。十九

〔一〕五臺山僧人親供與本書主題無關，故從畧。

日，沿路再訪，所言八九相同，兼云鄉間造作秧歌，到處傳唱。午間抵縣。晚上蘇令縣試完竣，出場晤面，酌商一切。

二十日，遂拜同城文武及城關紳士，午後文武回拜。兩學均係新任，一概不知。因問捕衙白旭、把總郭全祿，先詢一切，僉稱，該令負氣任性，敢作敢爲。「中畧——編者」。

二十六年六月，拳匪滋事。該令請兵未允，遂即招募鄉勇六十名。二十二日，痛責習拳優伶八千，致與拳匪結怨。復不嚴加防範，竟令去城四十里豆村鎮之拳匪百餘名，二十五日黎明，一擁進城，直至二堂內宅，人皆未起。遂將該令牽出大堂，網鎖樹上，身受刃傷數處，並無二十四處之多。鄉勇、教習、書差俱皆潛避，全賴平日在衙做工之泥工某，左右叩求，始得保全。拳匪乃又押該令步行上省。行至離城二里之溝南村，遇告養在籍前直隸易州直隸州紳士郭牧開導，拳匪遂請該令坐轎到東冶鎮，改換駝轎進省。禍實自取。當詢拳匪當日進縣，何以毫無知覺？僉云，該令素日不治民心，故無一人報信。即此可知。後經王令德潤到任，嚴辦拳匪，正法二名，大爲該令吐氣。並即詳詰平日官聲政績，所言與道路傳聞，大略無殊。

二十一日，紳士廩生趙丕鋒、王學銘，生員岳鎮南、楊泰嶽，武生石廷璧回謁，彼時蘇令亦在座，仍復詳詢。俱謂該令刑法太重，無論何案，答責每至五、六千。且遇商富之案，動輒科罰，實屬貪酷。遂歷舉出馬光保因交酒課遲延，罰錢二百千。又郭家寨因交酒課遲延，罰銀二百兩。均皆人官，使費不在其內。又城鄉缸房共派錢一千二百餘千，明言錢係自用。計一百餘家，每家攤錢一十一千五百，不繳

錢者，將房歸官，不得再作生意。缸房屢欲上控，因畏攔回嚴刑，始終不敢。又擬私抽炭稅，已請城關八路紳士要辦票子，刻以拳匪事起未果。又東冶鎮閻盛康訛告福德成、積義永、世德隆、亨和祥四家錢行買空賣空，該令斷罰銀二千兩，全行人己。又寶齋村張歹指官嚇索，與該令帳房杜長淦串通，訛詐陳家莊李姓銀二千餘兩。又省城張姓在上峪典地四畝，係抵帳，因原典主控告張姓平伊祖墓，先問一堂，責問張姓不應平人祖墓，迨張姓行賄數百千，又堂訊原地主契上無墓，何得訛人。又圓照寺僧人成濟被人訛詐，該令傳押成濟，訛銀二千餘兩，官使一千五百兩，門上、帳房使五百兩。又豫升泰錢舖因買賣市估前後不同，元德成因禁小錢，皆嚴押舖掌索賄，後不知如何了結。又二十五年十二月至二十六年春間，交收倉穀，本係民間豐備倉，前撫憲胡諭存鄉間。該令飭令人官，每交一斗需錢七、八十文，或遲至十數日始行交上，非與爺們及倉房說通不能。大約有千餘石，無論好歹，皆用風車扇過，小民受累不淺。又該令到任考試二次，歲試文縣首賣與小豆村張熾昌，得錢六百千。武縣首賣與王姓。衆口一詞，言之確鑿。並呈出歌謠一本。

又二十二日，丁憂前直隸州〔一〕易州直隸州郭紳來拜，更即再詢一切，以資印証。其所言贓私各款，與紳士前說，如出一轍。並云該令頗有才幹，惜居心貪刻，故令聲名掃地耳。

二十三日，遂赴顯通寺查詢前此擅動行宮各物情形。二十四日到寺，即令寺僧引至無量佛殿拈香，並驗視東西庫封鎖，上邊俱有去歲六月王令新加封條，未敢啓視。當問該僧到底有無短少，該僧據

稱，道憲恩二十四年九月親自驗收，該僧彼時未見，不敢妄言。遂即取該僧親供一紙。又據該僧復稱，該僧以監視啓動物件得罪李令後，李令挾此微嫌，將該寺重修大殿購買明月池寺院木料誣謂擅伐禁山，傳押八月之久，要辦罪名。後控雁平道憲，蒙將案提代始行開釋。等語。再，菩薩頂喇嘛寺札薩克已經作古，新札薩克尚未來寺中，僅有典器僧。卑職遂與晤面，偶詢李令，據云該令因聽金福清唆聳，封禁銅鋪，與寺僧起釁，縣中有案可查。番僧何敢妄談，但此人去任，實係五台僧俗之福。

此卑職查詢李革令官聲政績，文武及紳民僧人喇嘛等所言一切情形也。相應據實開具清摺，復呈憲鑒。

(外務部檔)

一二三二 張人駿奏請彙獎洋務局出力人員摺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一九〇二年七月二日)

調補河南巡撫。山東巡撫臣張人駿跪奏，為東省承辦洋務、教案出力人員，懇恩分屆彙獎，先行奏明立案，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查山東辦理洋務，向未設有專局，遇有教案以及交涉事件，均歸濟東泰武臨道、登萊青道辦理。自光緒二十四年，德人議租膠澳、英人議租威海以後，藩籬洞關，路礦環興，交涉彌繁，教案層出。當於是年春間，由前任撫臣張汝梅奏明，在省城設立洋務局，遴派候補道潘延祖等，經理其事，並酌派熟悉

交涉人員，在局隨同辦理。是年秋間，又於裁併局所案內，奏明暫將洋務局歸併機器局內，仍責成潘延祖就近兼辦。旋以機器局距城較遠，洋務事關緊要，未便遷延致誤，仍改歸本局辦事，以期妥速。並添委在省實缺司道，入局會同辦理。二十六年夏間，升任撫臣袁世凱，以該局承辦洋務、教案，日益繁重，佐理需人，又陸續奏調副都統蔭昌、現授津海關道唐紹儀、奏留山東補用道楊晟等，來東派辦該局事務。並添派英文、德文繙譯委員，藉資襄助。蔭昌、唐紹儀經手事件辦理完竣，旋即離東。

先是二十五年春、夏間，泰安、沂州、日照、高密、膠州、昌邑等處，或因洋員焚燒民房、戕斃人命，或因鄉民拔毀樁橛、阻罷路工，疊釀交涉重案多起，均經該局派員會同地方官，妥為辦結。秋間，各屬拳匪糾眾滋事，又疊釀教案多起。復經該局派員查辦，得以弭患無形。及至二十六年夏、秋間，直隸拳匪猝肇衅端，東省各屬匪徒，亦復聞風響應，勾結滋患。先後據報，教堂被焚、被拆，教民被訛、被搶、被虜、被殺之案，多至一千數百餘起。該局一面派員分投勘查，優予撫恤，一面飭由所派之員會同營縣，捕治拳匪，保衛教堂。所有各國教士以及路礦公司洋商，均經該局設法護送出境，並派員查點所存物產、資財，分別標封，派人看管。迨至大局平定以後，教士陸續回堂，仍由該局派員點交驗收。凡所保全，為數甚鉅。否則，東省辦結教案，固未有如是之易者也。

查各國教士來省商辦教案，均係責成該局一手經理。商辦之始，頭緒紛繁，所開恤款清單，總數多至百餘萬兩。當經該局詳加刪節，竭力磋磨。一面派員分赴各屬，逐案勘查，切實估計，據以駁辯，始獲相機轉圜，將德、法兩國教案次第辦結，議給恤款，各僅十餘萬兩。較之原單，減讓甚多。所有該局

辦理得手情形，曾經袁世凱奏報有案。

至英、美兩國教案，前僅議結一半。臣到任後，復飭該局迅將未結各案，妥速查辦完竣。該局當即派員，馳往查明，一再磋商，均照原單減讓數倍，甚有減至數十倍者。各教士至是，亦以從速了結爲便。是以不及兩月，遂將全省新舊教案一律議結。其所結各案應付恤款，即飭該局督同各屬，如期籌付以昭大信。間有民力拮据之處，並飭查照上年奏案，仍於海防捐輸項下，酌撥津貼，藉紓民力。至於民教互控案件，由臣通飭各屬，隨時持平訊結，毋得積壓。遇有案情重大者，仍飭該局派員會訊，俾免貽人口實。溯自上年冬間，將多年積案一律辦結之後，迄今並未別出教案。民教因而漸次調和，各教士亦毫無閒言，遇有關涉教案之事，概赴該局，妥商辦理。

其餘各項交涉事件，凡由該局承辦者，臣均飭令隨到隨辦，妥爲因應。所有各國因公往來官、商人等暨遊歷內地洋員，絡繹於途，十倍曩昔。悉由該局派員，照料保護，從優接待。並飭釐定接待章程，通行各屬，一體遵照。因之來往洋員，均甚稱便。各國官、商、教士人等，與該局辦事人員，亦均浹洽。是以遇事尚易商辦，而臣得以收指臂之助者，亦卽在此。

竊維山東爲水陸衝要，南北襟喉。強鄰環處於海疆，教堂林立於內地。該局承辦洋務、教案，均於大局甚有關繫。況當二十六年直匪構禍之際，山東全境騷然，一切交涉事宜，紛至沓來，應接不暇。辦理偶一失當，卽恐有礙全局。該局員等，勇於任事，因應咸宜，調停數國之間，奔馳全境之內，寒暑無間，勞瘁不辭。起事之初，既能保護洋員，毫無疏失；事定以後，又將各國教案一律設法辦結，用能安內

輯外，化險爲夷。實屬著有異常勞績。臣查南北洋隨辦洋務出力人員，屆滿三年，例准從優保獎一次，歷經遵辦有案。東省洋務局，係於二十四年正月奏設，三年之期，久已屆滿，與南北洋事同一律，似未便令其向隅。現當大局甫定之時，撫綏民教，輯睦邦交，在在胥關緊要，全恃辦理得人，激勸有資，觀感斯速。合無仰懇天恩，俯准敕部立案，每屆三年，將洋務局辦事出力人員擇尤從優，彙保一次，以示鼓勵之處，出自鴻施逾格。

除分咨外務部、吏部查照外，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硃批：著照所請。該部知道。

（宮中硃批奏摺）

一二二三 外務部庶務司擬爲已催圍場等處賠款事致法使照會稿

光緒二十八年六月初一日（一九〇二年七月五日）

庶務司呈，爲照復事。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初四日，接准照稱：東蒙古教堂實在情形，備文照會；所有蒙古珍旗及圍場兩處賠款，希飭立即付清。又准五月十五日照稱：東蒙古教堂前已定有合同，地方官未肯交付賠款。各等因。當經本部行查去後。

茲據熱河都統復稱：查上年原定合同內載，蒙古珍旗既經教士與該處旗王及首事人等相商辦理，

已經訂定款數，應由都統割飭該旗王，趕緊照原定數目分限交清，如若遲悞，再令該縣知縣催辦。等語。彼時業經割飭該旗，將所定款數，由該旗分限逕交教堂在案。此款係教士與該旗王自定之款，如有遲誤，再由朝陽縣知縣代為催辦。今准部咨，自應按照合同，札催依限交付。至圍場廳應交賠卹之款，查原定合同內載，共議赤錢一十一萬零二百吊，內赤峯縣應攤錢五千吊，共合銀四萬四千兩。又合同內載，糧捕廳、赤峯縣之款，按三期交結：初期交給十分之二，以二十七年臘月十五日為限；二期交給十分之四，以二十八年六月初一日為限；三期交給十分之四，以二十八年臘月初一日為限。倘二十八年臘月初一日交給不足，下短之項應按一分行息。各等語。該廳初期二成，業經照限交清。二期應交四成，合銀一萬七千兩，應以本年六月初一日為限，該廳籌措已有端倪，屆期諒無貽誤。廳官並無此項賠款未便付給之語。等因前來。

除花子溝辦理情形，俟馬提督復到再行照達外，相應將蒙古珍旗及圍場兩處賠款按照合同辦法，照復貴大臣查照可也。須至照復者。

法國鮑使。

附錄：法使為東蒙古教案並未懲犯賠款事致奕劻照會

一九〇二年六月十八日（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十三日）

大法欽差全權大臣·駐劄中國京都總理本國事務鮑為照會事。

東蒙古教堂一事，前於本月初四日照會貴爵在案。迄今未接復文，應將此文內各節，再行回憶。且前次文內所述馬軍門未能剿辦匪徒，亦未能將奉旨嚴緝匪首鄧雲成拿獲懲辦等情，茲據續接呈報，以上情形委屬確實。被匪擄去之教婦，尚未交還，且教堂前已定有合同，地方官不遵照施行，未肯交付賠款。迄今本大臣亦未聞由官交付賠款之舉。查遣派馬軍門前赴熱河，原係安謐地方起見，而下誠恐與原意相反，蓋官兵暨極品大員在該處三月之久，匪徒力足相抵，頗令該匪藐視官兵怯弱，其膽日漸加張，將來干系匪淺。既經本大臣迭次告誡，或有干系，則其咎應歸中國國家。

相應再行聲明，即希貴爵查照可也。須至照會者。

右照會大清欽命總理外務部事務·和碩慶親王。

(外務部檔)

一二二四 長順等奏爲俄員干預收降請飭外部轉商俄使勸導事摺

光緒二十八年六月初二日(一九〇二年七月六日)

奴才長順、成勳跪奏，爲俄員干預收降土匪，情形殊形掣肘，請旨飭下外務部轉商駐京俄使勸導，以靖地方，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查俄兵駐吉，將兩載矣。當初至時，收取槍礮，轟燬籽藥，限我兵力，散我兵團，以致土匪蠡起，勦不勝勦，不得已而出於收撫之一法。自光緒二十六年冬起，至二十七年底止，除將始終抗拒、甘心

從賊各匪次第勦滅外，計陸續收撫不下萬餘名，或酌留入伍，或資遣回籍。業將疊次勦撫情形，先後奏報在案。

近數月來，惟有江省黑山土匪千餘名，分竄三姓五站及賓州、螞蜒河兩處，時出滋擾。孫樓一股，亦盤踞寧古塔屬之南湖頭松音溝地方，號稱千餘，實僅三五百名。其餘如省西南之葉赫站、磨盤山、濛江等處，時有奉省圍場藏匿之匪出而竄擾。大約南湖之匪，負固山林，進勦不易；三姓、賓州及磨盤山等處各匪，其巢穴一在江省深山，一在奉省圍場，時出時沒，飄忽異常，亦難搜捕。雖據風聞各匪均待招撫，而終於首鼠兩端，不肯就撫者，以俄人干預其間，心懷疑懼故也。

查俄員從前疑忌未祛，交涉諸形難辦，近則事事多就範圍，不致十分棘手。且向來俄兵捕盜，每易誤拿良民，近亦與之約定，不得擅自出隊勦賊，遇警必會同華兵，合力勦辦，彼亦遵約不失。而獨於收撫降匪，必須由彼收繳槍械後分別遣留，始終固執，不肯稍事通融。卽如上年夏間，收撫楊毓林一股已來省投誠矣，俄提督必欲自行收撫遣散，並因楊毓林倔強，不爲所屈，誘執之解往伯力，以致所遣降勇，仍歸賊夥。又三姓對江賊目占北一股，經營官金得鳳於上年秋間，單騎過江，查點名數，諭令靜候。適十月間，奴才長順出巡至哈爾濱，與俄伯力總督商允，將占北夥黨七百餘名先編入伍矣。詎俄督到省，復提此事，必欲勒繳降匪槍械，並以三日爲限。其時該督已派俄員前往，先將占北誘至關禁，並搜取其部槍械，以致已降之匪，又復散逃。自是以後，待撫各匪聞風裹足，未撫各匪人人自危，愈堅其爲賊之心。

近據新委統領金得鳳呈報：本年四月十八日，螞蜒河老嶺山內，竄出馬步賊匪二百餘名，均持快槍，並帶小礮二尊，假充官兵，至喬家崴子一帶，擄人勒贖。當督飭管帶王衍孝等帶隊追剿，擊斃該匪二十餘名，餘匪逃竄深林。我軍入林搜捕，不意有穿號衣賊數十名，由溝中突出，誤認官兵，致王衍孝中槍陣亡，哨官沈恩慶、哨長吳可道均受重傷，並傷亡弁勇十餘名。十九日至二十三日，疊次督同署管帶鄒殿陞帶隊進剿，陣斃賊首李德山、大發二名，並餘賊四五十名。又會同俄兵進攻雙柩嶺賊巢，致陣亡俄兵五名，受傷二名。我兵攻打一晝夜，因雨撤隊。現商令俄員取礮再攻。仍飭各隊嚴扼山口，以防竄擾。又據統領誠明、營總富德先後呈報：長春、伊通等處，並磨盤山、濛江一帶，時有奉天圍場竄出賊匪二三百名不等，各督飭弁勇堵擊，互有傷亡。各等語。

賊勢如此鴟張，若不早事殲除，勢必養癰貽患。然當此軍火缺乏，一味用勦，其勢萬難持久。奴才等再四籌思，自應以勦撫兼施爲妥善辦法。顧收撫不難，但使俄人能釋猜疑，不來干預，則收撫衆匪之權，操縱在我，自可化莠爲良。無如奴才等屢向彼族辨論，而駐吉俄員性情明通者少，執拗者多；卽如當日已與俄員商定不收各營槍械，不料俄隊時有調換，仍時有收槍之事。且當理屈辭窮時，每推諉於伯力總督，以相飾拒。此等掣肘情形，豈獨吉省如是？卽奉、江兩省殆有甚於此者。聞奉天海龍廳屬土匪麇聚，卽因俄員搜取槍械，激散奉軍所致。如此固執猜疑，夫豈外間所能開導？合無仰懇天恩，飭下外務部將收撫土匪爲難情形，轉商駐京俄使，勸導東三省俄員，不使從中掣肘，庶地面可獲安靜，而盜風不致再熾。

奴才等爲欲弭隱患起見，是否有當，除咨呈外務部查照外，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硃批：外務部查照辦理。

（官中硃批奏摺）

一二二五 長順等奏爲闖屬軍器已被俄兵損壞請飭部立案事摺

光緒二十八年六月初二日（一九〇二年七月六日）

奴才長順、成勳跪奏，爲吉林闖屬制兵軍器等項，已被俄兵搜擄損壞無存，籲請飭部立案，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查光緒二十六年秋間，俄兵入境後，凡我軍裝器械，隨便取用，任意燬殘，或沉於江，或燬於火，或棄於道路。以致吉林所屬五城制兵軍裝器械，均各損失無存。曾經奴才等於上年十二月間奏報，三姓軍器俱被俄兵損殘，懇請免題片內，據實陳明在案。

茲據拉林協領永貴、雙城堡協領喜勝、伊通佈爾圖庫兩邊門防禦依成額、富凌阿等報稱：俄兵入境後，將各旗兩邊門額設官兵盔甲、弓箭、撒帶、刀矛、鍋帳、旗纛等項，任意損壞。復有潰勇在邊門相繼搜擄，致將各項軍械損失無存。復據吉林省城十旗協參領等呈稱：自俄兵入城後，不時人旗搜擄軍器，凡遇官兵盔甲、弓箭、撒帶等項，任意搜擄。其時雖有掩藏，亦多殘缺不全。並自行占住滿洲鑲紅旗五

佐領及關防處之官房，所有該旗官兵軍器，均被損壞無存。各等情。陸續冊報覈辦前來。

奴才等伏查俄兵自入境後，所到各處，將我軍裝器械拋殘焚燬，均屬實在情形。

除將吉林省城十旗，並外城各處官兵軍器悉被俄兵搜擄損壞及贖存各數目，造冊咨送兵部查覈外。相應請旨飭部立案，並請嗣後年終應行查驗闔屬官兵軍器照例具題之處，俯准免題，以省繁牘而昭覈實。

所有省城十旗及外五城各處官兵軍器等項，已被俄兵搜擄損壞緣由，謹繕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硃批：兵部知道。

（軍機處錄副奏摺）

一二三六 錫良奏報泌陽教案議結抄呈條約並請獎敘出力各員摺

光緒二十八年六月初五日（一九〇二年七月九日）

頭品頂戴·新授熱河都統·河南巡撫兼管河工事務奴才錫良跪奏，為教案議結，繕具清單，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照泌陽教案，前經奴才會督鎮道等，拏獲要犯訊明懲辦暨兩次剿捕刀匪情形，均經奏明在案。並懷遵諭旨，敕將教案趕緊了結。迭札候補道陳履成會同南汝光道朱壽鏞，督飭印委，與該主教安西

滿妥商去後。茲據該道等將泌陽各處教案一律議結，書約畫押，先後稟覆前來。

查泌陽匪徒張灑卿等，因抗攤賠款，勾結刀匪滋事，教堂、教民一時同遭蹂躪，其房屋、器物，大半拆毀損失。至被難教民，雖經奴才妥飭撫恤，而扶老攜幼，逃避靳岡教堂者亦復不少。該主教安西滿供給食用，自屬不貲。此次商辦賠修教堂及教民房屋，以暨添補一切器物各項費用，再三辯駁，始以共需銀二萬六千兩議定。唐、桐、泌三縣，素稱刀匪出沒之區，案若久懸，尤恐羣疑莫釋，枝節橫生。既經該道等議明完結，自應照准。當飭藩司設法騰挪，依限清交所需款項。伏乞聖恩俯念豫庫支絀，准其作正開銷。仍一面督飭地方文武及防練各營，購線緝拏首要各犯，務獲究辦。並妥撫善良，保護教堂、教民，務使相安，以期上紓宸廑。

所有此次議結出力各員，除朱壽鏞係本任南汝光道，毋庸議敘。查候補道陳履成、南陽縣知縣潘守廉、新野縣知縣錢繩祖，顧全大局，勞瘁不辭，不無微勞足錄。惟該道陳履成，前已保有一品頂戴，並蒙恩交軍機處存記。應如何獎敘之處，奴才未敢擅擬，伏候聖裁。其南陽縣知縣潘守廉、新野縣知縣錢繩祖，擬請敕部從優議敘，以昭獎勸。

除咨外務部查照外，謹將教案議結條約敬繕清單，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硃批：陳履成等均著交部從優議敘。餘依議。單併發。

（宮中硃批奏摺）

附件：泌陽教案議結條約

謹將泌陽縣教案議結條約敬繕清單，恭呈御覽。

計開：

一議、首要各犯，除席小發等三名業經正法，兩次開仗格殺羅臭糞等多名，又擒獲多名分別訊辦外，所有張濠卿、程勞拾、羅振傑嚴辦，並殺死教民兇犯抵償單內所開，分別輕重商辦。其餘脅從，一概寬免，以安衆心。

一議、逃往靳崗教民，由陳道委員分別送交唐、泌、桐縣。官傳各地方紳士、首事，出結保護，以期永遠相安。如保護不力，惟官紳營汛是問。設教民內有不願歸里者，由地方官協同教堂司事劉寶森等，將伊產業按公變賣。

一議、泌陽縣西關、桐栢西烏金溝、唐縣東北喬莊三處教堂，全被扒毀，及堂內所失器物等件，並來往打電、送信各項花費，以及桐、唐、泌三縣各教民家被扒毀房屋，搶掠器物、牲口、糧食等，及撫恤被殺教民家屬，總共議結賠款汴平銀二萬六千兩正。除收過銀一千兩，下餘汴平銀二萬五千兩正，由陳道經手滙至漢口。五、六兩月滙交清楚。

一議、泌陽西關教堂既經被毀，應由地方官妥將泌城內另尋一寬大宅基。其價若干，由教堂發給。

一議、泌陽肇釁，不知者僉稱咎屬教民。其實爲愚民誤會償款之義，兼被張濠卿等從中造謠煽惑，

鼓盪釀亂。請飭各該地方官分別曉示，以析衆惑，俾民教永遠相安。

一、此次約定後，自本年二月初七日起，四月十五日止，所有唐、桐、泌三縣民教輻輳之案，無論已控、未控，一律清結。案內首要各犯，由安主教開單指拿，教民不得再行挾嫌指控，以免拖累，庶民教從此相安。

一、教民所失文約，補給印契，免出稅費。

(外務部檔)

一二三七 王乃徵奏爲直隸勒捐激變慘殺冤濫請嚴定官弁處分事摺

光緒二十八年六月初九日(一九〇二年七月十三日)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王乃徵跪奏，爲直隸勒捐激變，慘殺冤濫，請嚴定官弁處分，以飭綱紀而靖民心，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臣於上月初二日，以直隸廣宗、鉅鹿一事，因捐激變及諸軍先後慘殺情形，附片奏陳，請旨簡派重臣，覆加查覈。迄今逾月，未蒙朝廷施行。意以此事既報肅清，而於督臣袁世凱又方倚若柱石，遂不欲追究既往。顧臣愚以爲治本所存，莫大於飭綱紀，而國脈所繫，莫患於失民心；勳貴之罰不行，則綱紀無由立，慘殺之冤不雪，則民怨無由平。本年直隸之亂，始於廣宗勦殺三村，所稱匪首景廷賓，平日本爲鄉里敬服，其柳林團相戒不仇洋教。庚子之變，該處獨無習拳鬧教事，是以派捐之初，衆不願出。

官吏不善開導，又復構成其罪，勒捕生變，遂致板臺屯、東召村、西召村三村之民，咸罹慘毒，奇冤莫雪。及至變而爲匪，戕殺兵弁，勢在必勦。然使原其情罪，加以曉諭撫循，早令解散，何至滋蔓日深？乃任新盛、正定、大名各軍，肆意殺戮，濫及良懦，幾至不可收拾。兼聞四月底間，已報肅清之後，於南宮縣小李莊、張字村等處，因繳軍械，又復慘殺多命。夫究其緣起，不過因愚悍之民，罔知遵順，遽加慘殺，以慘殺之故，激變成匪，又以爲匪之故，愈加慘殺，直至殺不勝殺，乃始斂兵言撫。雖報肅清之名，無解冤濫之實。其中官弁罪狀，如廣宗知縣魏祖德之勒捐生變，總兵董履高之構讒肇禍，統帶段瑞雲之慘殺三村暨新盛等軍統領之先後濫殺，餘痛在民，遠近傳播。又聞始終獻議專主用勦，爲一查辦委員。候補知府阮某，本在督臣文案，其詳非督臣不得知，而其惡爲人言所共憤。至袁世凱始卽失於覺察，逮變亂已成，不務分別莠良，戒止妄殺，惟欲以兵威制服，成此冤濫之象。於所糾參官弁，亦但罪責疏防，又未聞自請議處，是既辦理錯誤於前，因遂怙過飾非於後，事狀顯然，咎無可掩。

臣觀從前四川東鄉縣鬧糧一案，因縣民糾衆圍城，提督李有恒濫殺數百人，經陞任司業張之洞奏參查辦，李有恒及激變之知縣孫定揚俱置重辟，護督臣文格亦註吏議。此次廣宗被勦之民，比之糾衆圍城情事，已有不同，而先後濫殺，豈祇如東鄉之案？若朝廷遂置不問，何以示刑賞之公於天下。且意朝廷不欲追究，無非優異督臣，夫今日時勢艱難，如袁世凱之爲國宣勞，誠爲不可多得，然臣觀同治中興，如曾國藩、胡林翼諸臣，當時倚畀可謂極隆，而每有咎失，卽自請議罪，朝廷立予處分，未嘗寬假。故在諸臣勦名，未始不由於朝廷訓飭而成。今朝廷之視袁世凱，不知於諸臣何如？袁世凱之自待，亦

未知欲希諸臣與否。使竟有賞無罰，不特非我朝廷所以整飭綱紀之宜，亦慮非該督臣所以成就勳名之道。

抑臣愚所深憂過計，不能默爾者，尤以國勢積弱至此，所恃獨有固結民心耳。自各省攤派賠款，民困日深，囂然不靖，人心固結之象，已非往昔可比。若直隸境內，自庚子之變，受禍尤深，瘡痍未復，現天津一區，尚爲外人所據。近因橫徵重斂，稅及雞犬，轉徙流亡，不知凡幾。而廣宗、鉅鹿、威縣、南宮一帶，數月之間，不特死亡之慘所不忍聞，其生者耕農廢業，財產蕩失，旱災、疾疫，又復相乘，凋敝愁慘之象，何日可復。前奉諭旨，緩徵兩縣錢糧差徭，恩施所沛，沾感良深。顧在此事始末，百姓無論莠良，斷無怨朝廷之心，而必不能遂釋然於當事之咎。雖事至今日，言之已晚，然不追治官吏激變之罪，則冤抑無日得釋也，不顯懲軍將慘殺之惡，則怨讟無由得息也。冤抑不釋，怨讟不息，欲民心固結，其道何由？此臣愚所爲不辭冒瀆之罪，而欲貢其愚忱，以冀萬一之採擇者也。

是否有當，伏祈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軍機處錄副奏摺）

一二二八 著袁世凱慎選牧令撫綏民困事上諭

光緒二十八年六月初九日（一九〇二年七月十三日）

軍機大臣字寄直隸總督袁，光緒二十八年六月初九日奉上諭：有人奏，直隸勒捐激變，請嚴定官弁

處分一摺。此次廣宗、鉅鹿匪徒聚衆滋事，幾釀巨患，袁世凱身膺重任，用兵剿辦，亦實出於萬不得已，此等情形，朝廷亦爲深諒。惟現當匪亂既平之後，地方被擾被害，閭閻困苦異常，深宮時爲廛念。該督務當慎選牧令，加意撫綏，以安民生。所屬文武各員，如有貪功生事、玩視民瘼者，卽行嚴加參劾，俾昭儆戒。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上諭檔)

一二二九 鄧華熙爲凱里教案議結事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八年六月初九日(一九〇二年七月十三日)

頭品頂戴·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加節制通省兵馬銜兼理糧餉鄧，爲申請咨明事。

據貴州通省洋務總局、布政使邵積誠、按察使曹鴻勛申稱：案查光緒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凱里地方苗匪叛亂，戕官破城一案，當經派兵剿辦，擒獲匪首李學高等訊供正法，具奏在案。嗣准駐渝英領事官照會，有教民被害情事。派經教士與委員往復詳查，當苗匪叛亂，戕官踞城，人心惶惑，事在危急，但知辦匪，勢所必然。迄今境遷事過，殊難查悉，彼此體諒，皆置弗議。惟教民被人磕詐，曾據控告有案。昨經查復，受累之家，情殊堪憫，自應量予撫恤。茲飭司局提調貴陽府知府嚴雋熙，與福音堂教士陳佐仁會商定議，酌籌銀二千九百兩，還給教民，並教士往查川資，一並在內，完結此案。但查地方團

首，當教民被磕之際，不能及時彈壓，殊屬貽誤。應將凱里團首許登龍、唐老滿、劉總旗，烏燒下寨團首潘報虐、凱懷寨團首楊國安、翁賢寨團首阿卡田、卦丁寨團首楊香引、九寨團首吳應甲等，嚴行斥革，以儆將來。並由局出示曉諭，以安民教。彼此應允，先於二月十五日，訂立合同，蓋用關防，公同畫押。驗明銀兩，照數交該堂教士陳佐仁核收。即將合同分割，各存一紙完案。當經交付明白，兩無異議。理合將合同一紙，申請查核，轉咨外務部衙門備查完案。等情。到本部院。據此，除將合同備案外，相應咨呈。爲此咨呈外務部，謹請查照完案施行。須至咨呈者。

(外務部檔)

一二三〇 著已革端郡王載漪等各歸本支事上諭

光緒二十八年六月十二日（一九〇二年七月十六日）

軍機大臣面奉諭旨：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載洵承繼瑞敏郡王奕誌爲嗣，載濤承繼鍾端郡王奕詒爲嗣，均著承襲貝勒。載漪、載滢著照例各歸本支。欽此。

抄交宗人府。

(上諭檔)

一二三一 奕劻等奏爲錄呈各使交還天津照會請旨遵行事摺

光緒二十八年六月十三日（一九〇二年七月十七日）

臣奕劻等跪奏，爲照錄各國使臣交還天津照會，進呈御覽，請旨遵行，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自上年和約定後，諸國兵隊除駐守暢道各處外，均按期由直隸省撤退，交還地面。惟天津所設之都統衙門，係由德、英、俄、法、日本、義大利六國派員管理，久未裁撤。臣等於本年正月間，照會六國駐京使臣，以：交還治理天津事務，載在公約第十一款，該處爲近畿要地，尚未歸還，於中國治理之權諸多未便，應由諸國會商撤退兵隊，交還地方。等因去後。旋據各使臣等照覆，應與各國武員並同議和約條款之諸國公使共商。以致往返數月，尚無定議。臣等復切實照催。茲據駐京各使臣等照稱：現奉本國國家應允，將該都統衙門裁撤。惟中國國家先應特爲聲明，允照所擬各節辦理。自應允各節之覆文到日起計算，四箇禮拜內，將天津都統衙門裁撤。應請指明，屆時都統衙門應將天津城並天津一帶地方各事，交與何項官員接收。等因前來。

臣等就照會內所開各節詳細查核，如拆毀砲台，及京師至海通道酌定數處留兵，照舊駐劄，均係按照公約第八款、第九款辦理。中國駐兵須距天津二十里，係免彼此相遇滋事。其所稱由京至海通道各軍隊管帶，所得彈壓治罪之權，延至鐵路兩旁六里，係指有犯鐵路或電線或聯軍人及物產而言。查此節曾於光緒二十七年六月，經領銜日國使臣葛絡幹照會全權大臣有案，尚非漫無限制。其餘帳目、案

件、賦稅等事，各分界限，可無轉轄。天津爲畿輔要區、直督治所，惟期早日交還，妥籌善後。此事經臣等與各該使臣屢次磋商，據稱：已將格外要求情事一概刪除，無可再減。此次照會各節，核與中國治理地方之權尚無窒礙。既據聲稱，自復照會允行之日起，於四禮拜內將天津都統衙門裁撤，交還地方。相應照錄原送照會，恭呈御覽。如蒙俞允，臣等卽照覆各該使臣，如期交還，並請飭下北洋大臣，將接收事宜妥爲辦理，以昭慎重。

所有請旨遵行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八年六月十三日奉硃批：依議。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附件：各國使臣爲交還天津治權事致外務部照會〔一〕

照錄各國使臣照會。

爲照會事。

光緒二十八年六月初一日，接准來文並鈔送直隸總督袁宮保咨文，解明因何緣故，應將自從前年六月諸國聯軍統領所設都統衙門，向來治理之天津及天津一帶地方，早日交還直督自治，業已拜悉一切。查本大臣與在天津都統衙門派有官員之各國大臣意見相同，經奉本國國家特予權柄，應允將都統

〔一〕此件未具日期。

衙門裁撤。惟中國國家先應特聲明，允照以下所擬各節辦理始可。今開列如下：

光緒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議定條款第八款訂明，大清國國家應允，將大沽礮臺及有礙京師至海通道之各礮臺一律削平，現已設法照辦。等語。既當時中國全權大臣向各國駐京大臣言明，甚願免遵該款照辦責任一節，經聯合國全權大臣，已託天津都統衙門承辦此項工程，迄今尚未完竣。故本大臣擬請貴親王將完畢削平一役，交與統轄駐津各國軍隊各武官承辦，庶保第八款內所載各節全行照辦。至所需各費，應由都統衙門公庫中尚存之款籌撥。

該約第九款內載，中國國家應允，由諸國分應主辦，會同酌定數處，留兵駐守，以保京師至海通道無斷絕之虞。等語。查天津全城亦在此酌定數內，是都統衙門裁撤後，聯軍仍應接續照舊在現今所屯各處駐紮。各國軍隊及其應需糧食、衣被等物，概免各項賦稅。該軍隊有操練、打靶及野外大操之權，無庸預先照會。但遇發彈子時，應先通知。且又竭力設法，以免各國之兵與華兵相撞滋事爲妥。故擬由中國國家，禁止華兵距駐紮天津之軍隊二十華里內前進或屯紮。

溯查新約未畫以前，各國駐京大臣與中國全權大臣內有貴親王往返公文內，彼此相允，順京至海通道，應設各軍隊之管帶官所得彈壓治罪之權，延至距鐵路兩旁二英里之遠。在該約第九款內載，數處有兵駐守之時，常應照此辦理。雖經如此，本大臣與他國駐京大臣等應允，直督有權在天津城內置親兵一隊，其額數不得過三百名外，並允直督設立警察勇一隊，以足敷河面安靖無事爲主。雖河流距鐵路有在二英里之內者亦可。

其拆毀礮臺一節，應責成中國，不得將該礮臺重新修築。至天津城垣，在光緒二十六年間作亂時，其勢直當爲礮臺，由內攻打各國租界，因此亦不得再行重修。各國駐京大臣，亦不能允中國國家在河口、秦王島、山海關等處，埋設不論何項海防之法。

各國駐京大臣擬將都統衙門出入各帳目，交與堪以勝任二員查清，一由管帶聯軍各官選派，一由直督選派。除將礮臺盡行拆毀所需款項扣出外，其餘剩款，交與直隸藩庫。

其天津都統衙門或各國軍隊從前服役之華民，均不得因此故無論如何擾累。嗣後所有自京至海通道各國軍營服役之華民，均有身帶腰牌爲據。此項華民，如間有犯法情事，該軍營統領有權，或將該華人治罪，或送交中國官員審理，以昭允協。

再，必須定明各國軍隊於應避暑時，有夏令避暑之權宜。

凡天津都統衙門已定而尚未銷案之罪名冊簿，於都統衙門裁撤後，將交與本省官員，應按照所定者辦理。凡都統衙門已定之案，無論係犯有罪名，或錢債涉訟，均不能重新審理。天津都統衙門各卷冊，均應交與駐紮天津領袖領事官收存。如有關涉之人，始可前赴查閱。

至賦稅一節，天津城並天津一帶地方居民人等，應視爲都統衙門治理時，已將應完中國國家各稅均行完納，不得向此等人補索無論何項賦稅等款。

以上所述各節，本大臣自應照會貴親王，轉達貴國國家允行。本大臣除願自貴親王應允各節之復文到日起計算，四箇禮拜內，將天津都統衙門裁撤外，應請貴親王指明，屆時都統衙門應將天津城並天

津一帶地方各事，交與何項官員手內接收。祈示知爲荷。

(軍機處錄副奏摺)

一二三二 長順等爲抄送奏報俄員准吉省收撫孫樓附片事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八年六月十四日(一九〇二年七月十八日)

欽命頭品頂戴·鎮守吉林等處地方將軍兼理打牲烏拉揀選官員等事·恩特赫恩巴圖魯長順、吉林副都統·賞戴花翎成勳，爲咨呈事。

案據俄員面稱，接伊總督電信，土匪孫樓應由中國自行收撫。等因。當於光緒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附片具奏在案。

除俟奉到硃批再行恭錄咨呈外，理合抄粘原片，備文咨呈貴外務部，謹請鑒核施行。須至咨呈者。計抄原片。

右咨呈外務部。

(外務部檔)

附件：長順等奏報俄員已准吉省自行招撫孫樓片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一九〇二年七月二日)

再，正在繕摺拜發間，據俄武廓米薩爾濶甯來署面稱，現接伊國伯力總督電信，孫樓一股土匪，應

由中國自行收撫。所有駐吉俄隊，毋庸與聞其事。等語。該俄督忽來此電，想係有鑒於前次激散占北一股已降之匪，並接到○等痛陳利害之書，自知悔悟，因而幡然改計。果能如是，則拒彼干預，尚非難事。應請飭下外務部，將來與俄使商議時，祇須渾言東三省為難情形，便易轉圜。一面仍由○等開誠布公，與駐吉俄員熟商辦法，以釋猜疑。謹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

(外務部檔)

一二三三 增祺奏請仍留受撫兵隊以資剿捕摺

光緒二十八年六月十五日(一九〇二年七月十九日)

奴才增祺跪奏，為現因賊匪滋擾，已與俄員商添兵隊，以資剿捕情形，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

竊前奉諭旨：俄約於六個月內先撤奉天省西南段俄軍，該地方必須有接替營隊，切實彈壓保護，毋任土匪、馬賊乘機滋擾，使彼有所藉口，致生枝節。迅即通籌遴派得力將官，屆期統帶前往，妥為布置以重地方。等因。欽此欽遵。當將俄員一切疑忌牽制情形，並營口、錦州府所屬地面現有兵力較單，接收後如由直隸省調隊分紮，恐俄員不能無所藉口，無已只有收撫一策；緣亂後潰兵無歸，迫而為匪，收一兵即少一賊，槍械藉可收回，不致再貽後患，誠為釜底抽薪之計，應請飭下全權大臣，於換約後與俄使婉商，或調隊填紮，或由本省自行收撫二三千人，藉資勦捕彈壓。等因具奏。旋准軍機處知會，原摺奉旨：留中。欽此。

先是奴才拜摺後，卽疊據各處馳報，盜匪肆滋，日見鴟張。王洛道一股，意在乘虛撲犯海龍、通化。該地方各官羽檄請兵，一日數至。並據俄武廓米薩爾照會，略謂通化、海龍所駐俄軍不久撤退，留兵無幾，東邊一帶，卽請將軍設法，以保平安。等語。奴才接閱之下，彌深焦急。儻我不卽刻設法添兵，迅圖勦捕，俄兵驟撤，東邊一帶，在在堪虞。當會同府尹玉恆連向該廓米薩爾磋商，堅執務須使我兵力足敷勦匪，彈壓地面，方符此次約章。設任賊勢蔓延，地方稍有疎虞，卽貴廓米薩爾亦難辭其咎責。於是該俄員始允我另行添兵三千人，俟賊匪大定之後，再爲裁撤一千五百名。並商令海龍城總管依凌阿回任，將前收鎮東各營挑留馬步一千三百名，迅卽分路進勦。一面劄飭統巡瑞祿管帶步隊一百五十名、新收馬隊三百五十名，由南路前往兜擊。時興京副都統亦慮該處俄兵驟退，地方空虛，恐爲匪徒窺伺，因又允其另挑旗丁四百名，爲先事防備之計。

茲疊據總管依凌阿稟報，王洛道一股，已被官軍連次擊斃多名，匪首王洛道負傷逃逸。瑞祿所部，計已馳抵通化。其新民廳境內巨匪陳述遙等，業經署同知廖彭設計，將首犯立時誅除。海沙子各股，亦經營官張國慶、趙玉良等痛加懲剋，殲厥渠魁，餘匪各自逃散。並奴才所派員弁，分赴小黑山、昌圖、奉化、大圍場分別收撫，均已逐次就緒。

正在調撥擬奏間，接准外務部議覆奴才前奏，以現在預籌交收，所需兵隊如何始敷剿辦賊匪、彈壓地面之用，應由奴才與俄員婉商酌定，隨時函電詳陳，協力磋商，以期就範。至收撫一策，流弊滋多，應毋庸議。等因具奏。奉旨：依議。欽此欽遵。恭錄咨行前來。

伏查部議自爲慎重約章，預防流弊。惟時值各處匪勢日張，告急踵至，不能不亟籌添兵，用資勦捕。又不得不分別收撫，以消目前之亂萌，預杜彼族之藉口。且與該俄員再四磋商，始經商允。合無仰懇天恩，俯准仍將此項收撫兵隊留資勦捕，以裨時局。一俟地方平定，再行隨時察看情形，妥籌辦理。

除咨外務部查照外，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硃批：外務部知道。

(軍機處錄副奏摺)

一三三四 袁世凱奏覆廣宗剿辦實在情形摺

光緒二十八年六月十九日(一九〇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太子少保·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臣袁世凱跪奏，爲欽奉諭旨，據實覆陳，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二十八年六月初九日奉上諭「上諭見前——編者」。伏讀再四，仰蒙聖主誨勉之殷，優容之厚，慚悚交集，欽感莫名。

臣維國家之設官，凡以爲民也。官爲民牧，民爲邦本，牧民者雖至嚴酷，亦斷無甘於殘民以逞者。顧民類至繁，良莠不齊，欲安民，則擾民者在所必去；欲利民，則害民者在所必除。若一味包荒，庇奸縱惡，是無異養癰不治，而終至於潰體裂膚也。庚子之變，是其前事已。夫庚子之變，由於奸民倡亂，

結會習拳，方其初起時，一健吏足以了之。乃該匪等布散邪言，內結清流，外盡鄉愚，聲生勢長，附和者衆，地方將吏稍加抑制，言事者輒交章論劾，不曰慘害忠義，即曰失散人心，將吏多爲所持，莫敢誰何，束手觀變。馴至星火燎原，闖入京師，而鼓簧之徒，猶復爲之聲援，不啻爲虎傅翼。朝廷受其脅制，諸國因而興戎，迨引敵深入，大局決裂。而所謂忠義之民者，大都冰消瓦解，甚或反顏而迎敵，供給作人嚮導，因緣以爲奸利。向之抗疏論事、侈談人心者，亦不聞建補救之策，殉國家之難，相率遠行深避，各顧身家。徒以虛僞之意氣，浮誕之清談，貽國家以數千年未有之實禍。如有天良未泯，宜莫不心焉痛之。現值鑾輿回京，大局粗定，殷鑒未遠，詎堪再誤。

臣以軫庸，(受)恩深重，自量移畿疆以來，夙夜兢兢，以先弭內亂、藉杜外侮爲當務之急。誠以各國勁旅，逼近禁城，暢道屯兵，直達海口，天津門戶尚未交還，而英日新約，有干預我內亂之文，傳聞俄法續約，亦有此意。又我與各國所訂公約，其第十款所載，凡仇敵諸國之會及傷害洋人之事，立禁褻嚴。倘因內地有亂，而我不能立即撲滅，他人執約以相詰責，狡啓者從而生心，藉端干預，其蹂躪地方、輸償兵費姑不具論，萬一輦轂之下，稍有虛驚，臣身任封圻，何堪當此重咎？

不但此也，制治保邦之道，即無敵國外患，亦不當驕縱其民，使生內亂也。律例所載，聚衆抗官、謀反叛逆者，俱有常刑。憲典具存，臣當謹守。第就言者所稱曾國藩、胡林翼之事觀之。胡林翼始爲貴州郡守，即以治匪著稱，常與紳民約曰：糧莠不鋤，嘉禾不生；兇暴不緝，良善不安。咸豐三年，黃平匪徒藉鬧糧爲名，聚衆抗官，胡林翼以爲軍威不振，良民亦變爲驕子，何況亂民？不得已而以殺止殺，至以

躬親臨陣，殺一文生，而流言有所弗恤。曾國藩於咸豐初辦理本籍團練，擒斬土匪最多，嘗奏稱：鄉里無賴之民，囂然不靖，以爲法律不足憑，官長不足畏，造謠惑人，搶劫無忌，若非痛加誅戮，無以折不逞之志，銷逆亂之萌。欲純用重典，以鋤強暴，但願良民有安生之日，卽身得殘忍嚴酷之名，亦不敢辭。欽奉文宗顯皇帝硃諭：辦理土匪必須從嚴，務期根株淨盡。等因。欽此。論者謂曾國藩、胡林翼皆碩儒名臣，斷不至相尚殘苛。誠以當國威不振之時，奸宄生心，藐視國權，防微杜漸，不得不嚴。若徒博長厚之聲，以姑息爲事，則是粵匪、捻匪，雖至今存可也。夫遠之有粵、捻諸匪，近之有庚子拳匪，豈非皆由亂民起事也哉？臣雖至愚，亦知煦仁小惠，足以見好於流俗，第利害有關乎大局，則毀譽不當止計及於一身。區區之心，但知利國，不知其他。

卽如景廷賓，始則傳帖聚衆，抗官擊兵，繼則豎旗造反，僭稱偽號，甚至有掃清滅洋字樣。跡其種種不法，爲臣子者，義當共憤，而言者議多恕辭，並謂該逆爲鄉里所敬服。夫自古神奸巨蠹，若竟無人敬服，則號召必不能廣，而叛逆亦不能成。卽彼粵匪、捻匪、拳匪，其爲鄉愚無知所敬服者，又豈可以數計耶？如許其得衆而遂恕其叛逆，竊恐亂賊將接踵而起矣。

且廣宗一案，事之本末可得言也。庚子之亂，直境各屬教堂、教民多被焚掠。議和時，經前督臣李鴻章分飭各邑就地攤賠，欸鉅者酌予津貼。蓋以亂由民作，欲藉此以示懲罰而儆效尤，亦因以稍紓帑力。此各屬分攤賠欸所由來也。言者謂廣宗無習拳鬧教事，果如其言，當無賠欸，而何以前署知縣王宇鈞，與該處教士訂立合同，以制錢一萬串，議結焚掠教民及教堂公所等案？然此項賠欸，亦非盡

捐之於民也。王宇鈞先由書院存款及鹽當商號籌集四千串，嗣復請撥官款津貼銀二千兩，所短者僅三千數百串耳。較之各屬，爲數已細，並不至損民元氣。乃該處民情強悍，糾合成風，已於上年三月、五月間聚衆兩次，王宇鈞無術了結。九月魏祖德調署縣事，議將放出倉穀收回，變價作抵。縣紳以爲不便，復議按畝攤捐。十月初十日各鄉紳入城會商，獨景廷賓因該村地保被縣傳拘，負氣不到。竟於十二日傳帖集衆，在城外五里許試驗槍礮，聲稱閱邊，哄動各村，所有地丁捐款，均抗不交納。該處春夏間兩次聚衆，尚在魏祖德到任之前，景廷賓負氣糾合，本非專爲攤捐，只以抗捐爲名，以售號召之計耳。該逆之有心構亂，已可概見。此皆臣未到任以前之事也。

臣抵任後，迭據該縣一再告警，請兵彈壓，適因回鑾期近，深慮滋蔓難圖，有礙全局，當飭地方文武官吏，設法勸諭解散。迨臣赴順德迎鑾，訪聞魏祖德辦理不善，立即飭司撤任，旋即參革，並將所攤捐款，全行豁免，另由公家撥給津貼。原冀曲順輿情，使安分之良民，不至附從。至景廷賓逞忿聚衆，本有應得之罪，如只撤參有司，置倡亂者於不問，既足長亂啓奸，亦殊不成政體。因飭該守令相機捕禁，以儆效尤。乃良民多已解散，而該逆蓄志叵測，怙惡不悛，脅民出貲，招聚匪黨。然仍慮遽加以兵，多有殘傷，復迭飭正定鎮董履高、大名道龐鴻書、順德府如松等，一再馳往，反覆開導，歷之閱月，迄未就緒。

本年正月十八日，如松復入村曉譬，該逆匿不予見。復由該鎮道等出示剴諭，並派員紳百計諷勸，力保其投誠免罪，仍置若罔聞。言者謂原其情罪，加以曉諭，早令解散，豈知該官紳之舌敝唇焦如此，而

該逆之梗頑不化如彼耶？於是聚黨愈衆，勢益猖獗。不得已而大名、正定練軍移近東召村屯紮，冀懾以兵威，或可轉圜。乃行經未村，匪衆四出抄擊，傷亡兵弁多名。新盛軍經過板臺村，亦被匪阻截。該將弁等義難退避，因與交戰。據營縣驗報，斃匪不過百餘人，言者謂慘殺三村，未免駭人聽聞。又謂波及西召村，不知該村相距尚遠，尤爲附會失實。此役之後，當經委派道員晏振恪、知府梁丹銘，攜款前往撫恤，甫稍安帖，而鉅鹿之事又見告矣。殺害官弁、兵丁，戕斃教士洋人，勢不得不派兵戡定，以遏亂萌而杜口實。然件只一役，專攻匪巢，而附近各村之堅旗助勢者，皆置不問。張寺莊、李村各役，迎擊悍股，而同惡餘黨之戰敗逃竄者，皆釋不追，實未嘗窮兵黷武。自四月十六日以後，南宮、威、廣一帶均無戰事。言者謂四月底肅清之後，又復慘殺多命，實不知其何所見聞。

至各軍紀律，迭經隨時派員察訪，嗣復派道員張錫鑾馳往密查。據稱：新盛及大名、正定各練軍，習氣頗深，聲名平常，而新盛軍爲尤甚。因先將新盛一軍概行裁撤，其各練軍，亦正擬依次整頓。然如言者所稱，各營肆意濫殺，則殊查無實據。使營員果有其事，彼地方道府各官，詎忍坐視；各該委員，又豈至人人扶徇，默無一詞。且亦未經被害之家控訴有案。若遽以無案無據之事參辦將弁，恐士卒寒心，日後遇有調遣，將退縮觀望，貽誤事機，殊足以損礙軍政。魏祖德雖派捐生事，究係因公，並未入己，不得以贓私論，律無餘罪可加。董履高屢往開導解散，弗避艱辛，力求綏靖，不知其構讒何事？段瑞雲想即指右軍統帶段祺瑞，東召之役，該統帶並未在場。件只各役，該統帶紀律嚴明，遠近翕服。各委員查覆之稟，俱可覆按。候補知府阮某，想即指阮貞元。該員於去冬經善後局司道派往查案時，臣甫

到任，並非由臣所委。該員未嘗專主用勦，亦向未充當文案差使。言者引四川鬧糧一案，似與謀反叛逆者情形，迥不相同。

總之，局外之吹求，固不難捕風摭詞；當局之經營，不得不通盤籌畫。臣每遇此等鉅案，必飭現任道府會同籌辦，其不得已而用兵，亦必多派委員，明查暗訪，使營員有所儆懼。亂甫粗定，卽遴員解款賑濟，並慎選牧令，以善其後。仍當慎遵諭旨，督飭所屬各員，加意撫綏，勤求民瘼，以仰副宵旰焦勞、惻瘻在抱之至意。惟臣德薄望輕，玷辱高位，既不能感化部民，使弄兵於潢池；復不能見孚朝列，致屢遭夫物議，固應自請嚴譴。徒以事曾涉及教案，因慮疆臣請處，啓人誤會，後將援爲例案，轉致難乎爲繼。究應如何敕部覈議之處，出自聖裁。

謹恭摺據實覆陳，不勝戰慄恐懼待罪之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奉硃批：覽奏具悉。該督辦事實心，毋庸敕部覈議。仍著隨時勤恤民隱，以副倚任。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一二三五 馬玉崑爲抄送辦理朝陽教案摺單事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八年六月十九日(一九〇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太子少·保頭品頂戴·總統武衛左軍·提督直隸全省軍務·雲騎尉世職·博奇巴圖魯馬，爲咨呈事。

竊照提督欽奉諭旨，馳赴熱河朝陽縣解散革生鄧來峰等聚衆一案，疊經欽遵。先後派員，前往剴切勸導，飭令解散歸農。並據鄧萊峰暨該溝民人各具永不滋事甘結，呈懇免究。又據該縣紳士、商民聯名具保，分遞稟呈各在案。

惟查此案係由民教不和而起，自應仍向教堂和商妥結。正在籌辦間，於六月初四日，承准大部咨開：法鮑使照稱，賠款未肯交付，匪徒未能剿辦。等語。總之務將教案賠款早爲了結，以免藉口。等因。遵卽派委委員，前赴東蒙古天主教堂，與教士葉步司訂議，許將本年十二月初一日應交第三次未批賠款，提前三個月給付。此外蒙古珍旗賠款七千兩，亦擬一併代爲歸結，以省膠轕。

除專摺奏報並咨行外，相應鈔錄全案，咨呈大部，謹請察核辦理施行。須至咨呈者。計粘鈔原奏一件，甘結二件，懇稟一件，保呈一件，公稟二件。

右咨呈外務部。

(外務部檔)

附件一：馬玉崑奏報花子溝聚衆業已解散並將教案賠款議結摺

光緒二十八年六月十九日（一九〇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奏爲朝陽縣花子溝愚民聚衆，迭經開導，業已解散，並將教案賠款議結，謹就辦理情形，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

竊○前在平泉州行次，以花子溝革生鄧萊峰等聚衆一案，俟抵朝陽後察度情形，相機辦理各緣由，專摺奏陳。欽奏硃批：仍着妥爲開導解散，毋稍輕率。欽此。仰見聖慈厪念邊遠，務使愚頑感格，化莠爲良。跪誦之餘，莫名欽服。比卽欽遵，選派妥員，督同紳商前往該溝，更番申勸。鄧萊峰等初猶誤執己見，迨經該員等開誠諭導，勉以大義，動以時艱，乃各幡然悔悟。當將教民郭永、張宏有二名，央懇紳商繳送來營，轉交教堂，飭歸安業。旋由○輕騎減從，馳入溝內，傳見各村耆老丁壯，宣布皇仁，剴切曉示。村衆爭迎道左，至有感念聖恩，聞而泣下者。於是羣相告語，剋日解散，相率歸農。鄧萊峰亦惛伏無詞，祇以抱病未痊，稟求免究，並出具安分息事、永不與教民滋事甘結。復經紳士、商民人等聯名具保，分遞稟呈。○因察其悔罪尚屬誠心，且未便過拂輿情，率行拿辦，但諭以此後民教宜相輯睦，倘有聚衆仇教情事，定當從重嚴懲。該革生等亦均俯首聽命。

惟查熱河教案，上年訂立合同，載有鄧雲程卽鄧萊峰被教堂摺控，如果屬實，應永遠監禁一條。是當日所擬罪名，必待查實而始定。鄧萊峰既將教民交出，尚非有心仇教，其情稍有可原，其罪似難指實。然既被教案牽涉，自應仍向教堂和商善處。正在籌辦間，復於六月初四日，承准外務部咨開，准法使照稱，賠款未肯交付，匪徒未能剿辦。等語。總之務將教案賠款早爲了結，以免藉口。等因。○竊見熱河七屬，連年以來，屢遭匪擾，久已民窮財盡。東蒙古天主教堂所索賠款，爲數過鉅，除各屬已交款項不計外，現在核計所欠，尚逾四萬上下。若以責之子遺之民，不但徒費追呼，於事無補，且恐激成衆怨，致啓紛更。因卽會同都統臣色○○，商懇大學士臣榮○，請將此款由戶部暫行墊付。旋接函覆，允

准照辦。比由○迅派委員，前赴教堂，與教士葉步司會議，許將本年十二月初一日應交第二次未批賠款，提前三個月給付。此外尚有蒙古珍旗所欠教款七千兩，亦擬一併代爲歸結，即可省閭閻之擾累，並以清教案糾纏。此○遵旨解散鄧萊峰等聚衆及遵照外務部來咨，早將教案賠款了結之實在情形也。

伏查朝陽民風，素稱獷悍。此次花子溝等處愚民爲教案所激，聚衆將及二年，已成鋌而走險之勢。迨後幾經勸諭，始行解散。而教堂又復堅持前議，要挾多端，此中調護維持，幾於智盡能索。今幸大端就緒，民教當不至再啓釁端。然既消患於目前，尤須防患於日後。雲南鶴麗鎮總兵楊玉書，統帶駐熱練軍有年，口外情形，最爲熟悉，應即按照上年熱河教案合同，選派弁兵千名，前往朝陽一帶，保護教士、教民原議，責令該鎮，將所部練軍原駐二十家子、羊山兩營，認真督率，照常扼紮。其地與花子溝及教堂密邇，平時既可藉資鎮懾，遇有民教交涉事件，立即會同地方官，妥爲彈壓調處，務使化有事爲無事，庶幾懲前毖後，彼此乃可永遠相安。

除檄飭邊防營務處總兵沈大鼇暫駐朝陽，幫同楊玉書妥辦善後事宜，遇事稟請都統臣核示辦理，並鈔錄全案，咨呈外務部及咨會督臣、都統臣查照外。所有花子溝愚民聚衆業已解散，並將教案賠款議結各緣由，謹會同熱河都統臣色○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

再，○於拜摺後，擬將應辦各務趕緊料理，卽由喜峰口一路取道回京。合併陳明。謹奏。

（外務部檔）

附件二：鄧萊峰具不與教民滋事甘結

具甘結生員鄧萊峯今於與甘結事。

依奉結得官保軍門大人查辦鑼子溝民教不和一案，蒙恩免究。經紳商調處，情願安分息事，以後不與教民滋生事端。出具甘結是實。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 日，鄧萊峯押。

(外務部檔)

附件三：王福太等具不與教民滋事甘結

具甘結鑼子溝民人王福太、孫福成、程義、李庭今於與甘結事。

依奉結得官保軍門大人查辦民教不和一案，蒙恩免究，經紳商調處，情願安分歸農，以後不與教民滋生事端。出具甘結是實。

程義 押。

王福太 押。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 日，

孫福成 押。

李庭 押。

(外務部檔)

附件四：鄧萊峯爲身患時疾請緩隨轅進關事稟馬玉崑文

具稟生員鄧萊峯，住朝陽縣南鏵子溝。爲添患時疾，懇恩俯賜緩期進關以救垂危事。

竊因松樹嘴子教堂控生糾衆仇教一案，業蒙查明冤抑，諭示免究，理宜隨轅進關，以聽核辦，曷敢冒瀆。情緣自光緒二十六年間，拳匪倡亂，攻打教堂，以致教民勾聚洋兵，仇殺良民百餘口。生視變起非常，卽集村民，商同聯絡保甲，各衛身家，以期消息未萌。詎甫經聯絡，盜賊屢次以擾侵，生日率民衆，嚴加戒備，期保無虞。不期焦勞日甚，染患腿疼之症，時愈時發。茲蒙飭撤卡歸農，民教相安，不得再啓釁端，及各紳商疊次排解，生亦甘心就撫，仍安舊業，自宜遵飭進關，以免疑慮。詎生年逾六旬，自二月間復染時疾，頭暈語澀，又兼牽起舊症，步履維艱。伏思生以殘喘餘年，既蒙矜全免罪，曷敢自外生成？奈時疾增劇，人所共聞，籌思至再，惟有仰懇宮保麾前，法外施仁，俯賜體恤，准生緩期進關，延醫調治，出自逾格鴻慈。如蒙垂鑒，一俟微疾稍愈，卽便束裝進關，以聽核辦，實爲恩公兩便施行。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 日稟。

(外務部檔)

附件五：本地鄉紳爲具保請免鄧萊峯進關事呈馬玉崑文

具保呈二十家子牌鄉約吉上林暨紳商、蒙民等名列後，爲公同呈請懇恩准保免究，以示體恤而安

民教事。

竊因鐮子溝與教堂起釁一案，蒙宮保曲體民情，諭示各安本業，及親往開誠布化，訓誨周詳，羣黎莫名欽感，鄧萊峰亦甘願息和。理宜謹遵面諭，勸其隨隊進關，以釋疑慮而免釁端，曷敢冒昧率行瀆陳。緣鄧萊峰年逾六旬，自操辦保甲以來，日夜焦勞，即患腿痛之症。現復添染時疾，弱軀實屬難支，語言又復牽澀，若強驅令進關，勢必有垂危之虞。身等皆係鄉鄰，稔念知其情，且查其生平事跡，並審其感悟情形，至再籌思，萬不至民教挾嫌，再滋事端。是以公同具呈，仰懇垂念下情，曲爲矜恤，准身等保鄧萊峰免其進關，再不滋事，出自逾格鴻慈。如蒙恩准，不第鄧萊峰閭家感戴仁天，即身等亦無不頌祝公侯萬代矣。不勝禱切仰望之至。上呈。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 日〔一〕

(外務部檔)

附件六：朝陽官紳爲具保請免鄧萊峰進關事稟馬玉崑文

具稟朝陽縣紳士花翎知州銜·前河南臨潁縣知縣孫寶璋，內閣中書孫寶珊，孝廉方正。候選訓導沈芝，六品銜候選巡檢孟廣賢，候選巡檢李振聲，儘先把總于裕興，前留熱補用知縣。候補縣丞致和，附貢倪作霖，童生桑維祺，平泉州紳士四品銜戶部主事李貴，選用州判鄧錦雯，建昌縣舉人。候選教諭

〔一〕原件下列具呈生員、牌頭、舖戶凡五十二人姓名，從畧。

馬之望，暨朝陽縣商民五品頂戴黃振鈞、孟廣昇、高魁、潘錫榮，七品頂戴楊福盛，九品頂戴劉明元、胡廷弼、楊全、趙璧等，爲鄧萊峰添染時疾，公懇仁恩准保免其進關，以示體恤，以便調治事。

竊職等調處鐸子溝民教不和一案，鄧萊峰既經疊次開導，業已甘心和息，將教民張宏有、郭永送交憲轅，以憑核辦。自此民教可期和睦，閭閻藉可乂安，堪慰綏靖邊疆、愛育羣黎之至意。至飭令鄧萊峰進關一節，伊亦情願遵命，隨同前往。詎其偶染時疾，語言牽澀，兼之舊症復發，危在旦夕，若目下強令進關，則病軀就道，必有性命之虞。現查其悔悟感激，不至民教再起釁端。伏惟宮保仁民愛物，既免鄧萊峰罪戾於前，諒必矜全於後。是以不揣冒昧，仰懇垂念下情，曲爲原宥。可否准職等保鄧萊峰免其進關，延醫調治之處，出自格外隆施。如蒙恩准，不但鄧萊峰頂祝仁天，卽職等亦頌大德於無量矣。謹稟。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 日稟。

(外務部檔)

附件七：朝陽官紳爲請辦善後事稟馬玉崑文

具稟朝陽縣紳士賞還原銜前花翎知州銜·河南臨穎知縣孫寶璋，候選訓導沈芝，內閣中書孫寶珊，生員孫燕謨、楊蔭濃，監生孫樹楠，童生桑維祺、孫樹模，候選巡檢李振聲、孟廣賢，儘先把總于裕興，建昌縣候選教諭馬之望，平泉州四品銜戶部主事李貴，舉人鄧錦雯，童生鄧錫齡、鄧錫綬，前熱河知縣

用候補縣丞致和，分發試用縣丞張翼廷，朝陽縣商民五品頂戴黃振鈞、孟廣昇、高魁，六品頂戴劉芳圃，儘先把總潘錫榮，七品頂戴黃耀軒，耆民胡廷弼、楊全、孫德發，爲撫局確定，懇祈妥辦善後，以杜弊端而靖地方事。

竊職等遵諭勸辦鐮子溝民教不和一案，迭次面見鄧萊峯，再三勸導，始行悔悟。當於四月十二日，將羈留之教民張宏有、郭永二名釋放，民教嫌怨已平。復以鄧萊峯雖蒙官保從寬免罪，仍須帶其進關，以釋猜慮，而職等因鄧萊峯患病沉重，籲請官保委曲成全，業准其在籍養病。職等現於本月初一日，親往鐮子溝縷述前情。鄧萊峯染病在牀，垂死之餘，感激涕零，誓圖銜結。卽該溝民人，身受逾格鴻恩，亦各頂戴二天，頌禱再生之德。現已一律撤卡，遣衆歸農，安分守己。職等觀其悔過感德，出於至誠，以後教民如不先構釁端，職等敢保鄧萊峯必不與教民生事。所有勸諭投誠各情由，據實稟呈水案，叩乞酌核具奏完案，實爲德便。

抑職竊有陳者：宥過從權，固爲曲全之美舉；駐兵防患，實爲善後之要圖。此番鄧萊峯誠心就撫，決不至與教民再構嫌隙，惟該處二十家子，舊立集市，最爲繁盛，西則鐮子溝民人，東則松樹嘴教民，一切尋常日用經營貿易，俱以二十家子集市爲聚會之所。鄉民愚戇無知，倉卒間口角相爭，激引舊嫌，卽煽燎原之禍。日後未必果有此事，目前不可不有此防。愚拙之見，請於二十家子重設兵防，選派熟悉地方、名望素孚之大員，駐紮調遣，陽以緝匪爲名，使之不疑，陰實防範鐮子溝，懾以兵威，免起意外變端。加以認真舉辦鄉團，用輔兵力之不足，如果委任得人，辦理得法，則朝廷北顧，可釋宵旰之憂勞，卽節鉞

南旋，無慮邊陲之反側。仰蒙蓋謀籌畫，不獨朝陽一邑身被鴻恩，卽口外閭屬蒼黎，均感大德於無既矣。

職等爲籌辦善後起見，管見所及，是否有當，望祈鑒核施行。上稟。
光緒二十八年六月初七日稟。

(外務部檔)

一二三六 著開復袁世敦蔣楷原官事上諭

光緒二十八年六月二十日(一九〇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光緒二十八年六月二十日，內閣奉上諭：張之洞等奏，革員被參冤抑，懇恩開復原官一摺。已革候選知府袁世敦、已革山東莒州知州蔣楷，前經毓賢奏參，一併革職。茲據奏稱，該革員等實係被參冤抑，自應准予開復。袁世敦、蔣楷著開復原官升階，並免繳捐復銀兩。欽此。

(上諭檔)

一二三七 外務部庶務司擬爲議結泌陽教案事致法署使照會稿

光緒二十八年六月二十日(一九〇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庶務司呈，爲照會事。

光緒二十八年六月十四日，准河南巡撫咨稱：具奏泌陽縣各處教案，經委候補道陳履成等，與該主

教安西滿妥商議定，賠修教堂及教民房屋以暨添補一切器物各項費用，共需銀二萬六千兩。業已書約畫押，一律完結。等因。又片奏法主教安西滿，在南陽府一帶傳教多年，於各屬民情深為熟習。上年蒙恩賞給二品頂戴。此次督同教堂執事等，持平商辦，期於速結，實屬深明體要，顧全大局。擬請傳旨嘉獎，以示優異。三品銜副主教何安業、倪三多，均擬請賞戴花翎。五品軍功教士時慎修，擬請賞給都司銜。等因。奉硃批：安西滿著傳旨嘉獎。何安業、倪三多著賞戴花翎。餘依議。欽此。

查泌陽教案，現已由河南巡撫奏結。所請將主教安西滿傳旨嘉獎，副主教何安業、倪三多賞戴花翎，教士時慎修賞給都司銜，均奉旨照准。

相應一併照會貴署大臣查照備案。並轉行安西滿等欽遵可也。須至照會者。

(外務部檔)

一二三八 袁世凱奏報拿獲景廷賓已盡法懲辦摺

光緒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二日(一九〇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太子少保·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臣袁世凱跪奏，為逆魁就獲，盡法懲辦，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查廣宗縣已革武舉景廷賓，倡亂謀逆，前將件只村匪巢攻克，拏獲景逆堂兄景得章，據稱景逆已為亂兵所殺，並指東圍門外格斃匪屍一具為景逆正身。鄰人朱三元供亦相同。惟肢骸殘破，辨認難真，姑據族鄰指認，先行梟示。一面仍確切查訪，覓綫分捕。奏奉硃批：仍查明景廷賓實在下落，務獲

屬，荒象已成。各屬紛紛具稟，或請減免捐輸，或請發款撥穀，均須隨時速辦，飭令賑糶並行。而川省人心最爲浮動，近因安岳、資陽拳匪滋事，殺斃教民，立派文武各員分途剿辦，必得奴才面授機宜。現雖懲辦首逆，散脅從，而饑民甚衆，仁壽、簡州等處，仍有會匪、拳匪勾結煽誘，乘機思逞，尤應嚴加搜捕，期盡根株。且時有交涉事宜，須與司道妥速商辦，細加體察，不克分身入闈。合無仰懇天恩，俯念地方緊要，將本年川省舉行庚子、辛丑恩正兩科鄉試，准以學政臣吳郁生人闈代辦監臨，以免貽誤。至科場應辦一切，仍由奴才督飭藩司等恪遵條例，妥爲備辦，以昭慎重。

除分咨外，理合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硃批：著照所請。

(官中硃批奏摺)

一二四三 色楞額爲已將司化隆案内趙士奇正法事咨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八年六月三十日(一九〇二年八月三日)

御前侍衛·管理熱河等處地方都統色，爲咨送事。

據熱河道錫恒呈稱：爲呈送事。據承德府知府延譽申稱，光緒二十八年六月十七日，蒙本道轉蒙都憲咨，准外務部咨覆，令將在途活埋教士司化隆案内首犯趙士奇卽行正法，餘如所咨辦理。等因。蒙此，卑府遵於光緒二十八年六月十八日，將該犯趙士奇提至當堂，驗明正身，綁赴市曹正法訖。除

庸解勘，免致牽延枝蔓。飭卽詳叙此案前後情形，及該犯等應辦罪名，分別稟請定地發配，並候咨明外務部暨刑部立案。此外不得援照辦理。等因。隨查原卷，內開：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據縣屬西北鄉高村地保侯自元稟稱，本月初六日下午，有外來義和拳會多人，將高村法國天主教教堂一座全行燒燬，撲救無及。教士羅物格業已逃避，物件被搶。等情。前縣陳革令世偉據情稟報。七月初七日，並有下圍城民人李不里、韓起城、師珠所等，將裴教士墳墓毀壞。七月二十七日，又據侯自元稟稱，七月二十六日，教民楊成五等，在村布散謠言，聲稱洋兵不久襲縣，出帖邀人人教，可以保全。因無人隨從，楊成五等卽糾衆搶奪村鄰糧物，與民人陳三的彼此爭鬥。維時中外正尚開戰，未得議和確音，該村民等又與天主教民積不相能，遂聚衆向楊成五等族人、社首楊光先告知情由。楊光先平昔仇視教民，率領多人，殺死楊成五等二十六命。續又查出被殺教民五名，屍身、首級或投入糞窖，或私埋滅跡。何人下手殺人，當時人多手雜，無從辨別。並將該村教民房屋，以及鄰近教民房屋拆毀焚燒，不計其數。教民財產，多被搶奪。民人陳三的，亦被教民殺死。屍親、被害人等，均各逃散，或被殺死，皆未報案，又無屍身。陳革令世偉無憑驗報，據情具稟。並將首犯楊光先、從犯侯自選、侯存喜、侯自元等，於八月初八日拿獲，未及詳辦，撤任卸事。

前署縣朱正本到任，奉兩司會委候補直隸州知州孔直牧廣聰暨陳革令世偉來縣，會商河北法國主教司德望、武安法教士羅物格，共同酌議賠款，先行修理裴教士墳墓，包給銀兩，並給倉穀，撫卹教民。所有滋事命案內人犯，除楊光先外，分別軍流徒杖，各辦十名。並聲明所殺教民、所毀教堂及房屋被搶

物件，另行定議，訂立合同。維時河北各縣教堂尚未開議，該主教司德望，迭訴法公使，催促議結。二十七年正月，前撫院欽奉電傳諭旨，遵復檄行本道，會商司主教，續又議明將被毀、被拆教堂及教民房屋，並一切所失財物，一併賠償。其毀堂搶物之犯，訪拿究辦，至多不過十五名。等因。此二次立約，簽字畫押，照議辦理。仍聲明武安已立合同，命案要犯，另行嚴緝務獲究辦。稟蒙前撫院先行恭摺具奏各在案。

卑職到任，查前獲首犯楊光先，於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日病故。前署縣朱令正本、林令裕燾，復於二十六年十月十一、二十三、二十八，十二月十二、十九，二十七年二月初九、十八，五月初六，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三等日，先後拿獲滋事應行鎖押人犯劉在召一名，應辦軍流徒犯秦國杰、秦東來、楊拴和、韓長山、侯自崇、孫三仔、楊小青、楊金來等八名。並飭據下團城社首，將韓起城、李不里、師珠所等三名，於二十七年四月十六、二十三，八月初六等日，獲送到縣。迭提研訊，各犯供俱狡展，管押待質。楊拴和、秦國杰旋於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四日，在押脫逃，當經拿獲監禁。侯自元一名，查明係屬無辜，該家屬央求教士，商允取保。侯存喜、劉在召、秦東來、韓長山、侯自崇、侯自選、楊小青、韓起城、李不里、師珠所等十名，據報於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九，二十七年二月十六、三十，五月初二、二十八，八月初三，九月十四，十二月十二，二十八年三月初十、十六等日，先後在押病故。驗明各該犯委係病斃，看役人等並無凌虐情弊，取具圖結附卷。

此外單開指定應行辦罪人犯，有已經獲案，央求教士捐出銀兩、房屋，議明免其治罪者；有未經到

案，央人說合，出貲贖罪，免其置議者；有央求教民懇求教堂，允准取保免緝者。惟在逃未獲又未央求和結各犯，尚有應擬軍罪之楊同興、楊同先、楊文珍、楊牛牛、魏奇山五名。應擬流罪之楊保珠、侯山所二名。應擬徒罪之楊所仔、楊心喜、楊緒章、楊雙喜、侯金意、李夢九、白禮義、金福八名。應擬杖枷人犯楊青梅、楊玉和、楊迎喜、楊狗來、侯堂意、楊同和六名。並楊光先之子應擬軍流之楊萬和、楊秋和二名。共二十三名，以及原定應行鎖押人犯秦清和、秦來功、秦就成、張滿倉、孫小九、拐五等六名，爲數尚多。未獲者不卽弋獲，已獲者又未承招，以致教士嘖有煩言，教民亦多不服。於是追溯從前容留各犯之戶，與夫曾經庇護縱放、或素知逃所之人，節次指拿。地方痞棍從而播弄，輾轉蔓牽，人不自保，民教水火，愈積愈深。自非杜絕牽連，誠不足以昭輯睦而示保全。二十八年四月十六日，仰蒙撫院審察情形，力籌善後，以安民教，以固邦交，檄委候補知府許守葆連會同本府稟商本道督飭卑職，與司主教、高教士將前辦教案未盡各事宜，公同妥商平允，於五月初十日訂立合同，議明條約十二條，簽字畫押。

稟蒙批飭前因，遵卽監提該犯楊拴和、秦國傑、楊金來、孫三仔到案，再三研訊，供仍狡避。伏思此案並無屍親，見證可以質對，既不能照衆供明白卽同獄成之律定斷，該犯等堅不承招，復未敢徒事刑求。惟據該教士等查明，委係滋事從犯，而又立約在前，自未便因其狡供不承，日久延宕。自應照現立合同條議，從權擬結。查條議內稱：現在監禁應辦流二千里人犯楊拴和、秦國傑、楊金來三名，應辦徒三年人犯孫三仔一名，於三個月內照擬發配。此案楊拴和、秦國杰、楊金來，均應酌擬流二千里，孫三

仔酌擬徒三年，到配各免杖安置充役。並請飭司定地，呈候給咨分別起解。楊光先等在押先後病故，看役人等訊無凌虐情弊，應毋庸議。此外滋事情輕，已獲人犯劉麥喜、梁使旦、李大唐，仍照二次議定合同鎖押，俟限滿釋放。教堂房屋、物件以及教民房屋、財物被燬被搶者，均經先後賠償議結，亦毋庸議。未獲各犯，會商教士，逐一議明，應擬軍流之楊同興等七名，永遠不准回武安縣境。楊萬和、楊秋和二名，情願變產自贖，除提出二成養贍親屬外，下餘之款，爲教民表明冤屈、建立碑坊，以及分給被害教民家屬，以資撫卹。仍令遷移出境，免其治罪。應擬徒罪之楊所仔等八名，並應行鎖押、情節較重之秦清河、秦來功、秦就成、張滿倉等四名，五年限內不准回武安縣境。此外楊青梅、楊玉和、孫小九三名，三年限內不准回武安縣境。楊迎喜、楊狗來、侯堂意、楊同和情節較輕，取保免緝。拐五一名，係直隸清河縣人，不准來武安生理。均已列入現訂議約，並經出示曉諭，俾衆周知。陳革令世偉未能先事防範，前已革職，併無庸議，無干省釋。各屍棺由屬自行埋葬，概毋庸議。所有議結緣由，理合稟請查核示遵。實爲公便。等情。

據此，本司職道等會查此案，除主令多人殺死教民多命罪應擬斬之首要楊光先，與從犯侯自選等，均已病故，應無庸議外，所有現監禁滋事人犯楊拴和、秦國杰、楊金來，自應照現立合同條議，均酌量擬以流二千里，孫三仔酌擬徒三年，到配各免杖安置充役。餘悉按照條議，分別辦理，以期速結而免枝蔓。除另文詳請咨牌飭發起解外，擬合會詳，呈候核咨。等情。到本部院。

據此，查豫省河北教案，以武安縣案情爲最重，經前撫院於上年派員與主教司德望議結，奏明在

案。惟原議拏辦當時滋事人犯，僅開人數，未盡指定姓名，逃者弋獲無期，獲者待質多斃，曠日持久，更復百弊叢生，痞棍遂依託教民，藉端訛索，良懦或忍忿服罪，或出資求和，強悍或抗拒不遵，或懷仇欲報，民心驚擾，謠說紛紜，幾有不可終日之勢。時值豫南泌案甫有端倪，直隸廣宗正在多事，武安孤懸直境，風聲所播，人情洶洶，羣思一逞。設使辦理遲緩，稍失機宜，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禍患何堪設想？當經派委候補知府許葆連，馳往河北，稟商彰衛懷道馮光元，會督彰德府知府善承、武安縣知縣劉瑞霖，與河北法國天主教主教司德望、教士高士廉反覆商辦，趕緊議結，以爲曲突徙薪之計。業據稟稱，已與該主教妥商定議，將已獲之犯分別發配、保釋，未獲之犯分限暫禁回里，其餘一概免究，訂立合同，簽字畫押，稟請立案。從此一律完結，永斷葛藤。等情。批准照辦。卽據該縣劉瑞霖，遵飭稟經批司會局核明。茲據按察司、交涉局司道會核具詳前來。覆核無異。案關交涉，自宜從權速結。應卽將擬流二千里之楊拴和、秦國杰、楊金來三犯，擬徒三年之孫三仔一犯，分別發配，無庸解勘，以昭迅速而安民教。業經由司定地，請咨飭發起解。

除先恭摺具奏並分咨刑部外，相應咨呈。爲此咨呈貴部，謹請查照，立案施行。須至咨呈者。
右咨呈外務部。

(外務部檔)

一二四五 著馬玉崑暫緩從朝陽撤回兵隊事上諭

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初九日（一九〇二年八月十二日）

軍機大臣字寄直隸提督馬，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初九日奉上諭：朝陽花子溝愚民聚衆，昨據馬玉崑具奏解散情形，並議結教案賠款，將善後事宜交總兵楊玉書妥辦。等語。革生鄧萊峰雖經就撫，惟朝陽等處民情强悍，匪氛未靖，現據法國使臣以民教交涉多端，易萌釁隙，請仍飭該提督妥籌保護。等語。著馬玉崑暫緩撤回，並將所部營隊分別擇要駐紮，仍會商色楞額，將交涉彈壓事宜詳籌妥辦，俟地方一律安謐，再行拔隊。且近日山海關一帶及遵化州屬之遷安縣等處，均有匪徒肆擾情事，並著該提督確探匪踪，酌撥兵隊，分籌剿辦，以靖地方。將此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上諭檔）

一二四六 色楞額爲派員前赴戶部領銀以清賠款事咨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十三日（一九〇二年八月十六日）

御前侍衛·管理熱河等處都統色，爲咨明事。

竊於光緒二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准直隸提督軍門馬咨開：爲咨送事。竊照本提督於光緒二十八年六月十九日，在朝陽縣行轅會同貴都統專弁具奏，朝陽縣花子溝愚民聚衆，迭經開導，業已解散，并

將教案賠款議結辦理情形一摺，除俟奉到硃批另行恭錄咨行外，相應備具會、回稿，咨送貴都統，請煩查照，將會稿存留備案，回稿書奏蓋印，移復施行。計咨送會、回稿各一扣。等因。

准此。旋於七月初六日，准直隸提督軍門馬咨開：為咨會事。竊照本提督於光緒二十八年六月十九日，在朝陽縣行次會同貴都統專弁具奏，朝陽縣花子溝愚民聚衆，迭經開導，業已解散，並將教案賠款議結辦理情形一摺，當經備具會、回稿，並鈔錄結稟全案，咨送貴都統查核在案。茲於六月二十七日，差弁賚回原摺，欽奉硃批：外務部知道。欽此。相應恭錄咨會貴都統，請煩欽遵查照。等因。

准此，除飭雲南鶴麗鎮總兵楊玉書遵照辦理外，所有應賠各屬教堂銀款，除已交不計外，現在通盤核計，凡上年原定合同內所載者，如朝陽縣應賠卹銀三萬五千兩，除初期、二期交清不計外，三期尚欠銀一萬四千兩。又該縣應賠被殺教民卹銀二千三百兩，除初期、二期交清不計外，三期尚欠銀九百二十兩。又鍋撐山鄉民欠交罰銀五百三十三兩。又圍場廳、赤峯縣共應賠卹銀四萬四千兩，除初期、二期交清不計外，三期尚欠銀一萬七千六百兩。又應歸借墊朝陽初期應交銀四千四百六十兩。以上按原訂合同，統共欠交銀三萬七千五百一十三兩。其上年原訂合同內未載，此次經直隸提督軍門馬允給之款，如蒙古珍旗自與教堂定議賠款銀八千兩，除已交銀一千兩外，尚欠銀七千兩。又謝家窩鋪、羊山溝等處教民，被王文敏、洪殿海率匪橫阻，不得耕種，欠收糧石二百八十餘石，合銀一千二百兩。以上合計銀八千二百兩，均經提督馬允准，由官墊付。通共合計，應需庫平銀四萬五千七百一十三兩。自應查照原奏，派員赴部請領，以便照數付給，以清賠款而免口實。

除派委記名防禦驍騎校奎文，持文前赴戶部請領外，相應咨明。爲此合咨貴部，請煩查照施行。須至咨者。

右咨外務部。

(外務部檔)

一二四七 增祺爲遼陽查無義和團六合拳等集結事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十七日(一九〇二年八月二十日)

欽命鎮守盛京等處將軍·管理兵刑兩部兼管奉天府尹事務·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奉天旗民地方軍務兼理糧餉·降二級留任增，爲咨呈事。

案照承准大部咨開：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十三日，准俄雷使照稱，遼陽一帶義和團聚集結黨，又黃土嶺附近之處，許多土匪及兵勇相爲結聯，並因該處百姓傳造警信，緣是鐵路華工四出駭走。請深切注意，及早設法。等因前來。查遼陽等處地方，如果有此等匪徒聚集結黨情事，亟應切實懲辦，免滋事端。相應抄錄來照咨行，迅速轉飭該處文武各員，嚴密訪查究辦，以靖地方而免藉口。並將辦理情形聲覆本部，以憑照復該使爲要。並粘抄俄雷使照會一紙。等因。

承准此，當經分飭確切訪查去後。茲據交涉總局轉據委員房象庚會同遼陽城守尉文詒、署知州馬俊顯查明稟覆。據稱：遼界並無黃土嶺地名，經會同馳赴黃嶺子等處詳密訪查，均無義和團聚集結黨，

亦無土匪、兵勇相爲結聯及該處百姓傳造警信情事。抄粘各鄉保甘結，轉請核咨。並另據委員。試用巡檢隆釗稟稱：遵札前往遼陽紅石砬子等村屯，嚴密查訪，皆是安分良民，亦無六合拳、八卦教各匪，取結稟覆。各前來。

除批示外，相應抄粘各呈稟、甘結，備文咨呈大部，謹請鑒核，照覆施行。須至咨呈者。計抄交涉局轉呈文一件、甘結六十七分，隆釗稟一件並結。

右咨呈外務部。

(外務部檔)

一二四八 趙爾巽爲抄送岑春煊奏片事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八年七月二十日(一九〇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護理山西巡撫兼管提督鹽政印務。節制太原城守尉。布政使趙爲咨呈事。

案照陞任撫部院移交，於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初六日附奏，籌擬口外教案善後贖款一片，除俟奉到硃批另行恭錄咨呈外，擬合抄奏咨送。爲此咨呈貴部，謹請查照施行。須至咨呈者。計抄送原奏一紙。右咨呈外務部。

(外務部檔)

附件：岑春煊奏陳籌擬口外教案郵款片

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初六日（一九〇二年八月九日）

再，臣前因法使派參贊端貴，前赴歸化查商教案，當經奏派前署山西冀寧道沈敦和赴京，抱定合同稟承外務部，與法使磋商口外教案善後事宜在案。嗣接據沈敦和電稱，法使以口外教民被災過重，主方濟衆等控訴不休，再四商酌，擬加給郵款，以期迅結教案。臣當以合同數目早訂，且並將七廳地名一聲敘清晰，此時本無加給款項之理。惟念口外各廳，教民甚多，同係朝廷赤子，若不量加撫卹，俾得樂業安居，轉恐控爭無已，民教益難相安。復經電飭酌議，數目不得過多。旋又據電稱，與法使議明，由該公使在大賠款內，撥給方濟衆銀二十二萬五千兩，由晉再籌給二十二萬五千兩，所有晉省口外拳案，一概真實作結，不得再提。該主教前接之款，仍應扣抵。其薩拉齊主教閔玉清，即以前給二十萬賠款了結，不再翻異。等語。臣復電令磋商。又據歸綏道稟，以端貴、方濟衆在歸化要素之數，較京議尚加一倍，頗難理喻。等情。臣即致法使電，力言合同早訂，理無翻異。並力言晉民財力之絀，教士願欲之奢，請其速結。旋准電覆，已調端貴、方濟衆赴直隸張家口，與沈敦和會議，和平商結。臣以各省議結教案，亦多有與主教商辦者，該使既調端貴等赴張會議，是其欲速圖清結可知。因電飭沈敦和，轉赴張家口與議。如能照法使所擬數目減少更善，否亦不得有所溢加，免重晉累。

臣維法使此次擬加數目，驟聞之雖有四十五萬之多，其實由大賠款撥貼者，本出自該公使就款騰

挪，與晉無涉；由晉付者，既准扣抵，則該主教前借之款，已有十數萬，算結之後，實應付者，亦不過數萬而已。惟臣自調任以來，查議教案爲日較久，雖經訂立合同，議有賠數，省南荷會、省北義會天主教案及全省耶穌教案，亦悉完結，業經奏明在案。而口外比會賠款，終以教士多所曉舌，致卸任而莫竟全功。此臣拊衷循省而引咎不遑者也。

所有籌擬口外教案再加善後卹款緣由，謹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外務部檔)

一二四九 外務部庶務司擬爲已將拳首王六監禁事致美使照會稿

光緒二十八年七月二十日(一九〇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庶務司呈，爲照會事。

通州牛堡屯王六勾串日本人滋事一案，前准照稱，該日本人既已具結，不再多事，固可算爲了結；若將王六亦算爲完案釋放，恐在牛堡屯地方難以十分保護。請飭將王六照律審訊。等因。當經本部劄行順天府轉飭通州核辦去後。

茲據順天府覆稱：接准部文，當卽劄飭通州核辦。茲據該州稟稱，查該犯王六，前因習拳爲匪，經天主教會將其家房屋折罰賠償完結。乃並不思悔過，膽敢勾串繙譯人等，帶領日本人赴該村嚇詐，希圖索還房屋，以致教民王二情急稟控，幾釀重案，實屬不法。自應稟請將該犯王六酌量監禁五年，庶地

方知所儆惕，而民教可期相安。稟請咨會等因前來。本部查該犯王六，現據該州科以監禁五年，實屬罪有應得，應准照辦，以示懲儆。除批飭外，相應照會貴大臣查照完案可也。須至照會者。
美國康使。

(外務部檔)

附錄：美使爲應照和約將拳首王六懲辦事致奕劻照會

一九〇二年七月五日(光緒二十八年六月初一日)

大亞美理駕合衆國欽命駐劄中華便宜行事全權大臣康，爲照復事。

五月二十一日，准貴親王照會，以牛堡屯拳匪王六，率領日本數人前往牛堡屯一案，已由貴部函致日本內田大臣請查。接准復稱，此案業已完結。等因。查該日本人既已具結，以後不再多事，固可算爲了結；若將王六亦算爲完案釋放，恐在牛堡屯地方，難以十分保護教民。是以請貴部轉行通州州牧，務須將王六查照律例審訊。無論何人，不准阻此照例辦法。在光緒二十六年間，王六充當拳首，人所盡知。彼時曾戕殺教民數人，亦係該犯爲首。嗣經緝拿逃走，貴國政府亦知。近來王六復回牛堡屯，肆行恐嚇，使該處所住教民不安。按照和約、律例，應行保護安分教民，豈容有此等兇惡之犯，可以任便在該處游行，以致教民等生命財產均難保全。既有此情形，本大臣分所應行照知貴國政府，請卽速爲辦理也。

爲此照復貴親王查照。須至照會者。附送洋文。

右照會大清欽命全權大臣。便宜行事。總理外務部事務。和碩慶親王。

(外務部檔)

一二五〇 著增祺按照接收天津章程預籌俄國交回地面事上諭

光緒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一九〇二年八月三十日)

軍機大臣字寄盛京將軍增、直隸總督袁，光緒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奉：前與俄國議定交收東三省條約內開，由簽字畫押後，限六個月，撤退盛京省西南段至遼河所駐俄國各官軍，並將各鐵路交還中國。等語。現距交還之期為時已近，應責成增祺將接收奉天省城及西南段至遼河一帶地方並各鐵路事宜，預行籌畫，精選兵隊，擇要駐紮巡防，以資彈壓地面，保護鐵路。所有各處土匪馬賊，尤當認真拏捕，防患未然，務令一律靖謐，毋稍疏虞，致生枝節。屆期即著該將軍經手接收，妥為措置，並先咨詢袁世凱接收天津一切章程，按照辦理，仍隨時詳晰具奏。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上諭檔)

一二五一 刑部廣東司擬為審明團民鄭永興定擬事咨袁世凱文稿

光緒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九日(一九〇二年九月一日)

廣東司呈，為咨送事。

准直隸總督袁○咨送交拳人犯王富等案内逸犯鄭永興一案。訊據鄭永興供：我係宛平縣人，年四十五歲。在金王府居住，種地馱煤度日。光緒二十六年五月間，各村設立團會。有鄰近四平臺靈光寺廟內和尚海山，亦在該廟設團，令和尚心志爲團首，招集六七十人，逼令我與下莊村王太人會，幫同做飯，並辦理雜項小事。六月間，有京城居住我先前送煤主顧韓姓，亦帶領家眷到廟內存住，並捐銀入團。嗣我因病回家。至七月間，該團被洋兵擊散，聞韓姓亦被人讐殺，我不得其詳細。不料被人訪聞參奏，將我一併拏獲，解經直隸總督衙門送部的。今蒙審訊，我先曾在靈光寺團內做飯、幫同辦理雜事是有的。伊等團衆有無拆毀電綫情事，我並不知情。韓姓如何被殺，我亦不知詳細。現在我因在清苑縣屢受刑責，復患腿疾，業經殘廢，只求施恩寬恕。心志、王太等逃往何處，我不知道。所供是實。

崔順供：我係宛平縣人，年五十三歲。在金王府地方充當地保。光緒二十六年五月間，各村倡立團會。有靈光寺僧人心志亦在該廟設團，這鄭永興被逼在團傭工，我是知道的。實未聞說他有砍毀電綫情事。今蒙傳訊，所供是實。各等供。

查律載：不應爲而爲事理重者杖八十。等語。此案鄭永興係順天宛平縣人，種地馱煤度日。光緒二十六年五月間，鄭永興村近四平臺靈光寺住持僧海山，在該廟倡立團會，令僧心志爲團首，招集六七十人，逼令鄭永興與在逃之王太人會，幫同做飯，並辦理雜項小事。六月間，有鄭永興先曾送煤主顧韓姓，因與海山素識，攜眷至廟內存住，並捐銀入團。鄭永興旋即因病回家。至七月間，該團被洋兵擊散，韓姓亦因亂被人讐殺。鄭永興回家日久，並未得其詳細。嗣經人指名參奏，將鄭永興拏獲，解經直

隸總督衙門咨送到部，審悉前情。嚴訊鄭永興，據稱曾被逼在靈光寺團內做飯、幫同辦理雜事數日，團衆有無砍毀電綫情事，實不知情。韓姓如何被殺，亦不知詳細。再三研詰，堅供如初。傳訊該處地保崔順等僉供，鄭永興委只在團內服役，並未聞其有拆毀電綫情事。逸犯心志等弋獲無期，應即擬結。

查鄭永興以鄉閭細民，不思安分守法，輒因團衆逼迫，幫同在會做飯，並辦理雜事。雖訊無拆毀電綫情事，究屬不應。鄭永興應照不應爲而爲事理重者杖八十律，擬杖八十，酌加枷號一箇月。惟該犯前在清苑縣屢受刑責，嗣復染腿疾，已成殘廢。應照律收贖，追取贖銀入官。逸犯王太等緝獲另結。相應知照直隸總督可也。

咨直督。

(刑部檔)

一二五二 崧蕃爲抄送平羅教案議結並請獎奏摺事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八年八月初七日（一九〇二年九月八日）

欽命頭品頂戴·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陝甘等處地方軍務糧餉兼理茶馬·管巡撫事崧，爲咨呈事。

爲照本督部堂於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十六日，專差具奏，甘肅平羅縣下營子仇教匪徒悉數弋獲，分

別懲辦，議欵結案，擬將在事出力文武，遵旨擇尤酌獎，並請隨案開復革職各員處分，以昭激勸一摺，除俟奉到硃批恭錄另咨外，相應抄稿咨呈。爲此咨呈貴部，謹請鑒照施行。須至咨呈者。計抄摺稿一紙。右咨呈外務部。

(外務部檔)

附件：崧蕃奏爲平羅教案議結並請獎出力各員事摺

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十六日（一九〇二年八月十九日）

全銜崧跪奏，爲甘肅平羅縣下營子仇教匪徒悉數弋獲，分別懲辦，酌議賠欵結案，擬將在事出力文武，遵旨擇尤酌獎，並請隨案開復革職各員處分，以昭激勸，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於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十九日，專差具奏，下營子匪徒焚掠鄉村、教堂，傷斃教士、教民，捕獲首要嚴辦，並請俟結案後，將異常出力各員擇尤獎叙一摺，於三月十三日，差弁賚回原摺，內閣奉硃批：着照所請，外務部知道。欽此欽遵。恭錄轉行遵辦去後。

茲據查辦教案委員、候補道張廷楫、署寧夏鎮總兵湯詠山、寧夏道志崇、寧夏府知府崇俊等，將懲治匪犯、議賠償欵全案擬結，教士悅服，立約畫押詳細案情，會稟到院。奴才覆加查核。緣此案匪首龍占海、王蘭亭、姚伏魁等，分隸直隸天津、湖北穀城、甘肅平羅縣。龍占海以賣武營生，技勇擅場，門徒衆多。寧郡漢民王蘭亭等，因教堂勒索婦女，銜恨刺骨，屢央龍占海報復。龍占海代抱不平，以復仇自

任，而姚伏魁等知情。又因下營子僻處蒙漢交界之間，附近四無居民，相距府縣皆在七、八十里外，起意糾同冒義、王阿旦子、馬木薩子、張奉翼、高來伏、木成林、楊金才、馬天雲等首夥九人，陽以助毆爲名，實欲藉此搶劫財物俵分。二十七年十一月初三日，龍占海、王蘭亭糾約黃著娃、小和尚、寇明珠、馬金光、白青山、單大、牛得成、馬存娃首夥十人，與姚伏魁等兩起，共十九人，於是夜初更時候，先後行抵下營子。白青山、單大、牛得成、馬存娃、木成林、楊金才、馬天雲等七人，臨時畏懼落後。龍占海、王蘭亭等分持刀械，闖入教堂，砍傷教士梅姓、彭姓及教民小傅等，劫贓分逸。姚伏魁等一夥，先行搶奪華人吳家馬匹、衣物，拒傷事主吳萬全身死。復行擁入教堂，放火劫掠，竄入蒙地。報經府縣會營撥派兵役，分途緝捕通稟。

當經奴才批飭勘驗，懸立重賞，購線躡緝。由省派委候補道張廷楫，隨帶委員、親兵，馳往寧夏，撥款撫卹被害教士、華民，會同鎮道拿辦，並電商山西撫臣，飛飭歸綏沿邊文武，合力兜捕。一面將保護不力之營縣奏參革職，帶罪勒限緝匪。旋據湯署總兵派弁督率縣差，拿獲姚伏魁、冒義、黃著娃、王阿旦子、馬木薩子、張奉翼等各犯，審明斬梟，奏報在案。

嗣因夥犯供出，實係賣武之龍占海爲首，糾衆仇教。該教士等僉稱，非得該犯不能甘心。覆嚴飭設法購拿去後。茲據委員張道廷楫會同鎮道督率府縣，將全案首夥十九犯，悉數拿獲，並無一名漏網。隔別審訊，供證確鑿。除事前聽糾、臨時畏懼不行之木成林、楊金才、馬天雲、馬存娃、單大、牛得成、白青山等七名，遞籍管束外，其續獲之首要龍占海及王蘭亭、寇明珠、小和尚、高來伏等五犯，均經教士白

文治帶領教民，當堂指認無誤，一併斬梟。連在押病故之馬金光，共辦十二名。其焚燬教堂、劫去銀物，共議賠銀四萬兩，已書立合同議單，於六月十一日，在寧夏府城畫押了結。教士、教民均以此案辦理迅速，同深感悅。該文武等會銜詳請奏咨獎叙銷案前來。

奴才查下營子地連蒙界，教堂僻在荒野，距城寫遠，向稱民教相安。此次匪徒乘隙，於十一月初三夜間，糾衆劫掠。初四傍晚喊報府縣。署平羅縣令王樹槐，因新任李令含著定於初六日接印，交卸在即，未能隨時查辦，以致貽誤。幸本管府崇俊聞報，連夜會營帶隊，前往查勘撫卹。李令接印，亦即勘驗，隨同設法購捕匪犯，籌辦不遺餘力，實爲公而忘私。查王樹槐寧夏縣缺，李含著平羅縣缺，均經部開選補有人。現在全案已結，除王令樹槐業已革職毋庸直〔置〕議外，擬懇恩施，將李含著原官原銜隨案開復，免繳捐款，仍留甘肅，遇有缺出，卽行奏補。平羅營參將易慶安，亦請開復革職留任留緝處分。至此案臨事查辦，佈置有方，應以寧夏府崇守爲最。事後緝匪認真，派弁得力，應以署寧夏鎮總兵湯詠山爲最。往來查辦，撫卹教士、教民，督審議款，以候補道張廷楫爲最，而寧夏道志崇次之。幫審委員·署寧夏縣朱進賢、署寧朔縣李瑞徵等，辛苦數月之久，均屬不辭勞瘁。惟把總曹東武，經湯詠山密授機宜，派令跟踪，追至距寧七百餘里之平涼府城，誘擒匪首龍占海，得以迅速結案。其膽識技勇，辦事竭力，實爲武弁中傑出之才。此外，隨同張廷楫辦事之試用縣丞王之淦、孔繁溶，候選州吏目江連慶以及武弁、親兵人等，應由奴才酌給外獎外，其署寧夏鎮總兵·烏什協副將·補用提督·霍羅奇巴圖魯湯詠山，幹練有爲，堪膺重任，於關內外情形尤爲熟習，懇恩交軍機處存記，遇有甘、新兩省提督、

總兵缺出，請旨簡放，藉收駕輕就熟之效。寧夏鎮標城守營把總曹東武，請免補千總，以守備留於陝甘，儘先補用。二品銜。甘肅儘先補用道張廷楫，請交軍機處存記。三品銜。甘肅寧夏道志崇，請賞給二品頂戴。三品銜。甘肅寧夏府知府崇俊，請以道員在任補用。請補寧朔縣。署寧夏縣知縣朱進賢，本任伏羌縣。署寧朔縣知縣李瑞徵，均請給予加三級，以示鼓勵。

奴才查辦理教案，向無保獎章程。惟此案既經從嚴參處，時值冬令天寒，該管文武弁勇，往來蒙古草地，購線捕匪，異常勞苦，且案犯全獲，民教帖然。前於奏報大概情形摺內，聲請俟結案後擇尤獎叙，已蒙恩施，俯如所請。今全案擬結，該鎮道等開摺會請核獎，經奴才再三覆核，大加刪減，僅保數員，實係毫無冒濫，擬保升階。除把總曹東武外，均無越級層遞預保情事。惟有仰懇天恩，俯准照案獎叙，以昭激勸。

除咨外務部及吏、兵、刑三部查照外，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外務部檔)

一二五三 增祺爲抄送撲滅王洛道等股奏摺事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八年八月初八日(一九〇二年九月九日)

欽命鎮守盛京等處將軍。管理兵刑兩部兼管奉天府府尹事務。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奉天旗民地方軍務兼理糧餉。降三級留任增，爲咨呈事。

案照本軍督部堂會同奉天撫尹堂玉，於光緒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具奏，爲現將通化、海龍等處股匪痛加剿辦，疊次擒斬首要各犯，餘匪一律撲滅，地方漸次安靖等因一摺，除俟奉到硃批再行恭錄咨呈外，相應抄奏咨呈貴全權王大臣，謹請鑒核施行。須至咨呈者。計抄奏。

右咨呈欽命全權大臣慶親王、大學士王。

(外務部檔)

附件：增祺等奏報通海一帶王洛道等股業已撲滅情形摺

光緒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一九〇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奏爲現將通化、海龍等處股匪痛加剿辦，疊次擒斬首要各犯，餘匪一律撲滅，地方漸次安靖，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

竊前因通化、海龍一帶，股匪滋擾，所有分飭海龍城總管依凌阿、統巡瑞祿帶隊，分路進剿，業於覆奏添募兵隊摺內陳明在案。查自前歲劉彈子、楊玉林等擾竄通化、海龍及東邊各屬，初俄將屢發大軍，意在刻卽撲滅。雖將劉彈子等股擊散，然餘孽如董洛道、王洛道等，依然盤踞於深山大川之間，其衆或千餘人，或數百人，不止一股。兵至則望風而避，兵去則復出滋擾。厥後海龍城各軍槍械既被俄員收去，總管依凌阿又爲俄員強之調省，遂致匪燄益熾，到處燒搶。而俄將屢出搜擊，賊卽望風竄匿。

本年入夏以來，該匪又復糾聚出擾。時值和約已定，通化、海龍所駐俄軍陸續撤歸興京，據通化、

海龍各地方官連次告警，因卽與俄員磨商，再爲招撫三千人，以敷剿賊之用。議甫定，卽飭總管依凌阿回任，行次山城子，適興隆溝會勇與賊接仗，因飭隊會剿，擒斬多名，賊勢始稍爲之挫。

嗣管帶馮佩均、幫帶常玉順，先後與王洛道戰於榆樹岔、湘水河子，擊斃賊十餘名，救出被綁鄉民四人，獲騾馬十餘頭匹，槍礮多件，該匪隨竄小金川。依凌阿復派常玉順、楊恩波、馮佩均、張魁元等，各率所部，分馳會剿，並收撫有槍賊二百名，用爲嚮導。其時賊方竄四道江，謀遠遁。馮佩均等躡追及之，斃賊五十餘名，王洛道將就擒矣，突有另股匪首丁藍旗，率四百餘人來與王合，賊復反撲。馮佩均等與戰，又斃匪十餘，並斃賊中有所謂六合拳唐法師者一人，奪回被綁二人，將該匪等追過七道崗。是役也，我軍只幫帶劉義海右腿受槍子傷，陣亡兵勇三名。

先是奴才增祺飭依凌阿回任，度東北兩面足可抵禦，惟通化一帶，僅有該縣巡捕隊二百四十名，倘俄兵驟撤，地面空虛，設有不虞，則東邊一帶在在可慮。復與俄員再四商明，趕派統巡瑞祿，率馬步隊五百餘名馳往援應。六月初六日，俄軍驟撤，賊方長驅大進，距城僅二十餘里，勢甚危險。適依凌阿遣馮佩均由北來援，瑞祿亦晝夜冒雨而至，城始獲安。匪首王洛道等見援兵大至，率其衆千餘人，折回小羅圈溝、鐵廠子一帶，肆行燒擄。瑞祿卽飭各隊分途進剿。賊乃踞七道溝，節節設卡，瀕河以待。我軍奮勇齊涉，兩相攻擊，自辰至酉，匪勢猛甚。幸士皆用命，營官賈得勝、總巡馬龍潭與馮佩均及團勇，四面合圍，迎頭攔擊，力破其卡十餘處，匪力不支，且戰且退。我軍追殺三十餘里，槍斃賊匪百餘名，獲馬匹、槍械、旗幟無算，賊勢蹙分遁。時已日落，均皆趨入深林，向紅土崖、八道溝一帶逃竄。

旋又有賊首王恩、周洛疔疽，率二百餘人與王洛道會合出擾。復經瑞祿督隊追擊，總巡馬龍潭、練長劉占鰲扼賊於黑瞎子溝，斃賊三，生擒十餘。六月二十二日，王洛道又糾六合拳匪六百餘名，盤踞二道溝，遣高得鳳、丁藍旗等趨通化，以分我兵勢。瑞祿乃督哨官范先明由前面攻，令營官賈得勝等，由山後兜擊。王洛道即傳令作法，六合拳匪皆髮束紅巾，異常兇猛。鏖戰四時之久，我軍奮力前攻，賊始敗潰。殲其匪首董大法師、石玉林二名，並斃餘匪八十餘名，得獲號衣、槍械多件，六合神兵大旗一面，馬三十餘匹。王洛道等當向北龍岡紛逃。瑞祿恐丁藍旗一股乘虛襲城，一面撥隊設卡，一面回顧通化。

王洛道既被擊北竄，因欲回擾海龍，經依凌阿飭派馮佩均、劉廣志，各率所部，馳前迎剿。幫帶李治雲行至通界魚亮子屯，遇王洛道餘衆及生鐵牛、楊飛虎等三百餘人，當即三面圍擊，斃賊多名。追逐十餘里，王洛道僅賸十餘人，向西南逃竄。馮佩均、賈得勝等因山路崎嶇，舍馬步行，跟踪追至寡夫溝。王洛道復改變農裝，逃往吉林濛江，被紅石磊子會勇馬青山拿獲，解往吉林。該管官等始行撤回。

丁藍旗等窺通邑有備，遂率三百餘人竄大小蘇爾河，圖犯興京。該廳總巡劉振發偵知，當以巡長張雲田、楊奇峰守堡街，以巡長張鴻太等率隊攻賊之西面，劉振發率隊由東路進剿，各團會由四面包抄，在黃帶子溝一帶，兩次與賊接仗，傷斃匪黨多名，陣擒二名，救出被綁二人，獲騾馬多匹。該匪由深林逃竄。查點我兵受傷一名，陣亡一名。高得峯率餘黨分竄蚊子壕北，劉振發率巡長劉高陞等所部暨興京副都統派來管帶尤長順帶兵百餘名，會合兜剿，相持兩時之久，賊始不支，由山後紛逃。官兵復跟

踪追擊，傷賊十餘名，獲槍械多件。賊因子藥缺乏，大半皆棄槍而遁。此近日剿辦通、海股匪一律撲滅之大概情形也。

查通、海一帶數百里，皆深山密林，該匪等恃以潛藏。又以俄軍在境，知我不能派兵往剿，以故得以肆其兇鋒。此次各軍跟踪追擊，旬月之間，斃其匪首唐大法師、董大法師等及悍賊數百名，並匪首王洛道業已就擒，餘匪均行逃散，實屬異常奮勉。

除仍飭各營並咨吉林一體搜拏外，謹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外務部檔)

一二五四 長順等爲請商俄使轉飭俄員勿干預招撫事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八年八月初九日(一九〇二年九月十日)

欽命頭品頂戴·鎮守吉林等處地方將軍兼理打牲烏拉揀選官員等事·恩特赫恩巴圖魯長順、吉林副都統·賞戴花翎成勳，爲咨呈事。

竊照東三省自前年拳匪肇釁以來，所有邊練各軍一律遣撤，其間有先時潰散、攜帶槍械四散逃跑者。加以伏莽未淨，又介在奉天、黑龍江兩省之中，潰勇、土匪勾結爲患，到處竄擾，成羣結隊，多至數百人，少亦數十人，貽害地方，實非淺鮮。雖嚴飭各隊認真剿捕，疊有斬擒，而兵力單薄，地方遼闊，此拿彼竄，未能淨絕根株。不得不剿撫兼施，其有真心悔悟歸罪輸誠者，自當貸以一死，挑選精銳，編入

隊伍，嚴加約束，使之立功自贖，以冀化莠爲良，漸成勁旅，兼可收其槍礮，藉充軍實。

惟是俄人終存猜忌，動多掣肘，往往有議撫已成而彼輒來干預，必欲拘其頭目，收毀器械。如前次之楊玉麟卽十四閩王及隋楨卽綽號占北等股，因俄將其頭目拿辦，以致夥匪聞而疑畏，又復潛逃，負隅終「抗」。試思各該匪本均食餉有年，亦有天良，豈竟安心爲盜？特窮無所歸，是以鋌而走險。如由官爲招撫，未始不知自拔來歸，收爲我用。倘無俄人干預，早已悉就範圍，何致到處肆擾，多煩兵力？

現在甯、姓、瑋等處，尚有數股正議招撫，尚未就緒。應請大部與俄使切實磋商，轉飭駐吉俄員，勿再干預，庶撫局可成，而地方可以漸臻安謐。

相應備文咨呈。爲此合咨大部，請煩查照，賜覆施行。須至咨呈者。
右咨呈外務部。

(外務部檔)

一二五五 奎俊奏爲拳民業已剿辦並請獎卹出力各員事摺

光緒二十八年八月十三日(一九〇二年九月十四日)

頭品頂戴。開缺四川總督奴才奎俊跪奏，爲川省各屬讐教匪徒節次派兵勦辦，並將在事出力及陣亡官兵分別擬請獎卹，恭摺仰祈聖鑒事。

〔一〕原文如此。

竊照川省地方遼闊，伏莽滋多，今年春旱爲災，飢民尤衆，外來拳匪，遂得潛行煽誘。而地方官吏又爲團保所朦，疎於防範，遇警請兵，則徵調每苦不及，以故此拏彼竄，而根株未能遽淨也。

本年四月初間，安岳縣匪楊祖平等，讐殺教民楊紹榜等十一名，當經該縣唐枝中拏獲首要各犯，分別凌遲、斬梟。甫經將案議結，而資陽、仁壽等處，匪徒同時並起，焚燬教堂，殺斃教民，擾及彭山等處。當派候補道員曹穗、已革道員周振瓊、試用通判曾朝佑，各帶勇營，分往勦辦。斬獲資匪首要何贊臣等各犯。哨弁蔣比龍，在資陽縣屬枕頭山中斃死之。道員曹穗，擊斃仁壽拳匪二三百人。幫帶錢有德，拿獲匪首熊青禾等訊明正法。資陽、仁壽餘匪散竄。

正飭各屬截捕，而華陽縣屬之石板灘、金堂縣屬之觀音堂、簡州所屬之黃土場等處，匪徒相繼嘯聚，糾集五六千人，戕殺團保，佔據場市。奴才因恐裏有飢民，必須妥爲解散，先派知縣唐致遠、營官參汝正前往開導。行至院山寺地方，該匪出隊迎敵，拒殺哨弁幹國良。幸經隨往勇丁斃匪二十餘人，始得退守龍潭寺。而遠近莠民聞風趨附，竟至一萬餘人，匪勢大張，各屬人心震動。附近防營俱難抽撥，不得已飛調省外三營，並將在省二營及旗兵六百名，均委臬司陳璠統之，飭其馳赴該處，分別勦撫。一面剴切示諭，曉以利害，如有悔罪歸誠，悉准寬其既往。乃所調之營，均以水陸險阻，未能驟至，而省城戒嚴，訛言鼎沸。陳璠僅率在省二營，並募親兵八十名，帶同候選同知陳大誥，於六月二十日出駐龍潭寺。該匪大股來犯，四面環攻，臬司陳璠督同親兵營管帶陳大誥、礮隊營管帶。擬保知府劉毓湘、威遠前軍右營管帶遊擊陳有珍、威遠左軍左營管帶提督汪東昇，連戰一晝夜，斃其悍黨四五百人，解散脅從

一千餘人，奪獲礮械甚夥，匪衆敗走。陳大誥等乘勝進攻，將院山寺、王莊、石板灘次第收復。

該司見匪衆退踞蕭家坪一帶，正籌進攻之策，而金堂縣匪乘調防之營未到，糾衆突起，燒燬該處教堂一所，殺斃教民多命，竄赴蕭家坪投入大股，以助抗拒。又經該司率師進剿，斃匪三百餘人，收復蕭家坪要隘，匪遂退據蘇家灣。該處山徑紛歧，形勢險要，必俟各營齊集，方可制其死命。陳璠督同三營，力扼蕭家坪、石板灘等處，以杜內竄。詎匪等探知所調官軍尚未到地，又復分股潛入金堂縣屬之七堆瓦，燒燬教堂、教民房屋，並趨漢州所屬之清淨寺，燒燬小教堂一所，教民房屋十九家。附近之三水關場市，並遭焚掠。該司聞信，立即分兵馳援，匪已逃回蘇家灣老巢。

維時奴才所調各營業已飛催趕到。提督丁鴻臣、道員黃立鼇亦各由松潘、瀘州帶兵而至。遂與各該員往返函商，議以三路進舉：臬司陳璠由蕭家坪、姚家渡攻其前，道員黃立鼇由新都、漢州、三水關擊其後，提督丁鴻臣由簡州之淮口截其旁。該司於定議後，先自進紮姚家渡。

匪等聞我軍齊集，竟出悍黨四五千，由漢州屬之三水關、金堂屬之磨磨店分路迎拒。威遠左軍左營幫帶孫成剛策馬陷陣，身受二十餘矛，登時殞命。我軍奮擊酣戰，陣斃悍匪二百餘人，奪獲槍械多件，匪遂大敗狂竄。一股退回老巢，一股由觀音廟沿河逃走。陳大誥跟蹤轟擊，匪衆落河淹斃約計五六百人。三水關、磨磨店遂即肅清。

七月初八日，陳璠函約丁鴻臣、黃立鼇，於初九日會勦蘇家灣大股。該司即自進拔，乘夜直抵趙鎮。及初九黎明，丁鴻臣、黃立鼇皆因中途遇匪開仗，未能如期接應。陳璠因該處逼近老巢，匪衆地

險，機不可失，當派陳大誥率親兵及礮隊任中路，汪東昇任左路，陳有珍任右路，立即渡河，赴藍家店會合，分路進剿。陳大誥等由四方碑直入奮擊，乘勝奪其隘口。山上匪衆死拒，礮石如雨。陳大誥手自開礮仰攻，且戰且上。汪東昇、陳有珍左右分抄，三路並進，斃匪一千三四百人。該匪敗潰失措，墜巖落澗、自相踐殺者，不計其數。陣擒匪目十三名，訊明正法。當將蘇家灣克復，分兵搜捕餘匪。因兵力過單，未便深入窮谷，遂將各處匪寨悉行焚燬。

其時丁鴻臣由雲頂山進兵，擊斃踞山匪黨三四百人。黃立鼇由興福場進兵，陣斃踞場之匪二三百人，生擒匪目一名。丁鴻臣引兵先行，至炳靈廟地方，又遇匪衆來撲。適黃立鼇率師踵至，併力夾擊，將匪轟殺過半，生擒十餘人，並獲匪首唐玉龍，餘匪獸散。丁鴻臣等各派弁勇，分投追殺，並將所獲各匪，均於軍前斬訖。臬司陳璠將各處防務商同丁鴻臣、黃立鼇妥爲布置，即自回省。此迭次勦辦之實在情形也。節經電奏在案。

伏查該匪自經此次痛勦，頭目傷亡殆盡，雖有餘匪，亦係零星散匿，現經嚴飭各屬認真搜捕，釜底游魂，不難殄滅。惟念在事文武，或親冒矢石，或力破匪巢，均能效命行間，不無微勞可錄。而陳大誥、陳有珍每戰必先，不避艱險，忠勇奮發，尤爲人所難能，實屬異常出力，自應先爲請獎。候選同知陳大誥請免補本班，以知府分省補用，並加三品銜，賞戴花翎。擬保副將銜。遊擊陳有珍，擬請以副將仍留原省儘先補用，並賞加總兵銜。花翎三品銜。江蘇候補知府劉毓湘，請免補本班，以道員仍留原省補用。合無仰懇天恩，俯准照擬給獎，以示激勸。至陣亡營官哨弁孫成剛、蔣比龍、幹國良等，併懇敕部

從優議卹，以慰忠魂。

除飭取各員履歷送部查覈，並將其次出力各員另行開單彙保外，謹專摺由驛馳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

再，查陳大誥由分省試用縣丞，於光緒二十七年報捐候選同知，前電未經查明，仍以縣丞具報，係屬錯誤，應請更正。合併聲明。謹奏。

硃批：著照所請。該部知道。

（宮中硃批奏摺）

附錄：法署使爲四川亂勢日蔓請飭保護事致奕劻照會〔一〕

一九〇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光緒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大法（國）署理欽差全權大臣·駐紮中國京都總理本國事務賈，爲照會事。

四川目下亂勢，迭經本署大臣於公事之外，託人代爲告誡，并請由貴爵以其威望設法，俾得政府速爲極力剿辦，除暴歸靜在案。目下本署大臣得悉甚爲足信之消息，據云：該省之亂，日加蔓延昌熾，省城周圍有拳匪多股，業已到處肆行兇惡。訖今距省四周一百餘里之內，已殺害教民至一千五百餘名之多。祖家灣天主教堂，被匪用炮攻擊。聞知此舉，乃係該省臬司大員之公子，親自率領已入拳黨之官

〔一〕此件無相應之清方文件，因其內容與前件有關，故附於此。

軍所爲，而拳匪復滋禍亂，屠殺教民，搶掠焚毀教堂房屋。如此兇焰，無如該省大吏袖手旁觀，總督若非縱容，究竟辦理匪徒甚爲從輕，咎實難辭。

本署大臣查現今有本國水師武職，及重慶領事帶水手數人，前往成都拜晤總帥，該二員諒早抵省，而未起程之先，本署大臣業已電達，務當格外慎重，灼知必能遵奉。惟設有該二員以及在川本國各項人等性命身家保護不穩，當之情形致生意外，則中國國家責咎極爲重大矣。在本署大臣不得不預爲告誡，貴爵當視爲綦重矣。

須至照會者。

右照會大清欽命總理外務部事務·和碩慶親王。

(外務部檔)

一二五六 俞廉三爲呈送賀金聲反洋教揭帖事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八年八月十七日(一九〇二年九月十八日)

頭品頂戴·革職留任·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南等處地方·節制鎮協提督軍務兼理糧餉俞，爲咨呈事。

竊照湖南寶慶府屬邵陽縣附貢生賀金聲，刊布揭帖，語多荒謬，並有致死人命情事。據該府縣稟報，當即將其衣頂褫革，飛飭嚴拿解省，並將大概情形電達在案。茲復據該府縣稟報，賀金聲抗傳不到，

並稱意欲搜捉洋人。復經札飭嚴拿，並由省派撥健字左營弁勇，前往幫捕。一面將教士、教堂竭力保護，及飭該府與鄰近各屬，將張布揭帖、刊刻板片，一體查起銷燬。所有先後查起揭帖，相應鈔錄咨呈。除咨呈軍機處外，相應咨呈。爲此咨呈外務部，謹請查照施行。須至咨呈者。計鈔揭帖。

右咨呈外務部。

(外務部檔)

附件：賀金聲反洋教揭帖(計三件)

奉勸各國教士

各國以外教教我中國，揆厥由來，諒無非勸人爲善。使我中國果皆甘心承教，固大幸事；然不甘心承教，或不因是釀禍，亦仍無妨。無奈我中國士民，沾濡孔孟之教已久，雖未必人人身體力行，要皆願竊其流風餘韻以自重。故凡一切外來之教，均視爲異端，而不肯從。今於各國之教，其心薄爲異端而不甘人，有斷然者矣。況各國逼我中國太甚，滋釀禍端之事極多，而教堂尤爲第一大宗。是雖我中國士民不率教之所致，平心而論，各國之教與教堂及教民所爲，果無實在令人可疑、實在令人含憤之處，我中國士民，亦何終以讐教之故，奉父母鞠育之身，膏朝廷斧鉞而不辭哉？無論其他，卽如今年各省所獲挖眼、取腎、剖胎及水中放毒各妖犯，無一不供稱自教堂中來。以今日所受之實禍，徵纍年未破之疑團，任各國與中國地方官援例以辦，無以解百姓之惑而消其恨也。

且我中國之人教者，類皆元惡大憝，始爲王法所不容，旋藉教堂以肆毒。其中慘不可言之事，各國豈真不知？執此以論，誰謂前案爲虛。爲各國計，祇宜將所在教堂速自收除，用快人心以固和局。不然警教堂者死刑，戮死者猶少；不警教者死藥毒、挖剖，死者更多。同不免死，恐人不願死藥毒、挖剖，而甘死刑戮矣。至於人甘刑戮，各國其能安耶？

噫嘻！勸人爲善，徒積人怒；人怒而猶勸之不已，勸之不已而又威逼之。揆諸我中教，道合則留，不合則去，殊相刺謬。在無識者，方謂各國之教漸開漸廣；在有心者，方慮中國之恨日積日深。積恨之人，死生不顧，其流禍有不堪設想者，豈特我中國之憂乎？他人知之而不敢言，且不願言，恐各國見有不及，不以爲德，反以爲讐也。雖然，此事關中國存亡，亦關各國禍福。知而不言，我之罪也；言而見忌，各國之咎也。惟各國圖之。

大清光緒二十八年八月初十日，湘省賀金聲謹勸。

犯燒殺罪朱二，於今年投教。及教敗，又拐劉氏兒送在衡州教堂。已經士民查出，今特遊都示衆。如有誤聽李順卿等投入教堂者，宜早悔。謹將犯燒殺罪約列後：

一、人教者燒殺。一、放毒水中者燒殺。一、挖眼取腎及心窩、子宮者燒殺。一、拐帶兒女者燒殺。一、送拐兒女人教堂者燒殺。一、停留一切各犯者拆毀舖屋，從前燒殺。闔邑同約。

近有一種妖人，抉人之眼，剝人之胎，割取人之心、腎、子宮。江西萍鄉受禍已深，蔓延我省醴陵一帶，所在皆有。彼處官長目擊心傷，搜除不遺餘力。并諭鄉團，任自拏辦，毋庸稟報。故彼處業經拿獲多名，有寸截者，有焚燒者，一一處以極刑。嗚呼！童子無知，婦女何罪？如此橫被殘害，慘胡可言！我輩各有妻子，各有性命，若不早爲之防，互相救護，其受荼毒必有不堪設想者。因集閭境剽商，嚴密防閑，凡有面生及蹤跡詭異可疑者，任係何人，任駐何處，任挾何勢，定須徹底搜索窮追，公同痛究，以絕奸宄而拯良懦。此白。閭境公貼。

(外務部檔)

一二五七 俞廉三奏報邵陽縣賀金聲起事情形摺

光緒二十八年八月二十日(一九〇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頭品頂戴·革職留任湖南巡撫臣俞廉三跪奏，爲附貢生刊布揭帖，惑人挑釁，藉圖不軌，褫革緝拿情形，恭摺由驛馳陳，仰祈聖鑒事。

竊查光緒二十六年五、六月間，變故猝起。沿江各省不逞之徒，咸思蠢動，湘爲尤甚。所在教堂，岌岌可危。臣督率文武官紳，盡心防範，或開導彈壓，或設法消弭，大抵隨宜措置，不止一事，其爲術亦不止一端。六月初旬，衡州教堂、教士，驟遭焚燬、傷害，其餘洋人，雖均遷避，教民散處尚多，急當力求安全，不使再釀巨患。維時訪聞寶慶府屬邵陽縣東鄉團總、附貢生賀金聲，矜尚氣節，頗爲鄉里所推

服。其放言高論，人多信從，而畛域成見，錮蔽莫解。深恐其以迂誕浮議，動搖人心，該鄉緊接衡陽，更覺可慮。密訪之久任邵陽及紳士中與之相識者，所言相同。且言其辦團年久，手下頗有丁壯。素來不願洋人深入內地之見，時流露於口吻間。

適其於七月初來見，言辭深抱忠憤。詢其本鄉團丁可用者，據稱有數百人。遂飭回籍，分起召募，編爲翼字右營，附紮距省城十五里金盤嶺健字四營之中，歸提督張慶雲督同操演。蓋因其生平未出里閭，識見舛陋，置諸省會營伍之間，一則暫予羈縻，免生他故；一則募集壯健，或可曲成有用之兵。當初見時，首請派兵入衛。卽告以藩司錫良，已帶勁字五營北上。迨聞乘輿西幸，又請拱護行在。復告以勁軍本已折赴山西，嗣又屢述欽奉上諭，各直省督撫，更宜整頓邊防，力固疆圉之辭。亦答以自當隨時遵旨辦理。嗣復請廣籌軍餉，召集楚粵盜賊、奸民，編入營伍，毋任擾害閭閻。臣察其所陳，殊難施用，然皆託諸忠義，未可厚非。且素負虛聲，別無過犯，又難遽加拘管。迨至回鑾事定，遂亦不復多言。

因於本年二月，將其一人派歸營務處當差，而將翼字全營勇丁拆入緝私三旂，另員分帶。賀金聲乃稱，急須省親，掛號請假，徑自遄歸。八月十五日，據寶慶府知府潘清、署邵陽縣知縣陳玉麟稟報：賀金聲在鄉，借時疫流行、匪徒採生合藥，民間訛言，疑及教堂，刊布揭帖。並捉獲民人朱二，指爲拐匪，欲行處死。該府縣聞信，立刻專差阻止，飭將朱二送官查訊，並傳令人城。賀金聲抗傳不至，當將朱二用火燒殺。且稱必須將城內洋人送往焚燒，否卽帶人進城搜捉。等語。行爲悖謬，膽敢抗官。當將其附貢生斥革，飛檄飭拏。旋據賀金聲自行稟稱：捉獲拐匪朱二處死，並敘及曾經致死搶匪滕代魁及將所刊

奉勸各國揭帖，遣人分投各衙門、各局。臣復飛飭該府縣，設法將其拏解。慮及賀金聲徒黨衆多，不服拘帶，另派管帶健字左營守備李忠達，以防邊爲名，帶勇馳往。並飭現駐衡州統帶健字營提督張慶雲，密爲戒備，與寶慶府會商妥辦。揭帖板片，查起銷燬。

十八日，忽據賀金聲專人投遞密稟，內稱：生前者救京師有書，救行在有書，救桑梓藉以報効朝廷又有書。此皆切實可行，成功立見，而均不蒙錄用，則誠失計之甚也。雖然，往者不諫，來猶可追。若肯改絃更張，尚可補救，於將來身名俱泰。誠以生圖報知己之心，猶惓惓如前日也。脫猶躊躇不決，過此以往，生亦不能爲大人謀矣。蓋以生進盡忠言，湘省士民莫不共知；而未能察納，湘省士民亦莫不共知。固已謂大人不足恃矣。所幸倡定霸業一書，大人許以時至事舉，此猶足繫湘省士民之心。現夷人殘害我湘省，挖眼、割腎、剖胎者有之，肆放毒藥、死亡相藉者有之，敲擊我髓膚，而又糟踏我性命，人情洶洶，在在皆然。遂致我湘省豪傑，莫不握拳透爪，按而欲發。所謂時至事舉者，不在是耶？曷若當機立斷，誓與湘省豪傑努力同心，圖濟於事，湘省豪傑必義我大人所爲，愛如父母，佐成霸業，用以上報君國，下庇桑梓，不朽之業，可立致也。不然，大人定霸湘省之心，外間已有知者，倘不及此以圖，恐湘省豪傑或自爲之，將置大人於無地。其究也，既不容於朝廷，復不見信於百姓，並不見重於外夷及諸漢奸，不知千載後，謂大人爲何如人？生簡拔恩深，吉兇順逆，何忍知而不言？望勿仍蹈從前故智。時事孔急，不揣冒昧，披瀝愚忱。伏懇立決大計，以定大難，不勝迫切祈禱之至。

又稱：生回籍伊始，已隱將歷年所畜壯士、糧儲、軍裝、火藥等項，一一措置。而又虞游勇、哥匪之

足貽內患，不得不選募若干，用孤彼勢而壯我國威，且可使桀驁者流，易邪僻爲忠義。至所募人數多寡，俟募畢再肅稟聞。此新募之勇，其餉項、器械，當由公項稟發。蓋體例與生所素畜者不同。並懇速札所在州府及各處防營，俾知事由稟命，自應旁資贊助。總之，生擬合舊畜、新招，務足三萬人之數，方能布置周妥，用能濟事，上報國恩，下紓民患。生亦竊附管夷吾一流，竭力以佐不朽。各等情。

臣查賀金聲在省時，每有所陳，雖或乖僻難行，尚皆依附忠愛。亦惟慮其恃衆仇教，生事肇釁。其回籍時，省城已多教堂，而寶慶尚無，衡州保護尤嚴，地方安靜，似無可慮。初不料其包藏禍心，狂悖至此。核其行徑，直與拳匪及四川之余蠻子、直隸之景廷賓無異。稟內所稱各書，皆其疊次口述。至所謂倡定霸業，或即指保疆而言。捏稱許以時至則舉，外間已有知者，是直欲空言挾制，使不敢舉發其奸耳。且其疊次所言，皆託忠義，即此次所稟，亦以報君國爲言，乃忽云倘不及此以圖，既不見容於朝廷。是其叛逆本心，尤顯露於挾制語中矣。似此逆迹昭著，斷難稍事姑容。臣現飛飭該府縣，剴切開導士民，毋俾煽誘。傳集在省送考邵陽籍諸學官及該縣送考紳士，剴諭鄉試出闈士子，迅速回籍，互相告誡，散其黨與。復委在籍直隸補用知縣羅正鈞，前往會同該府縣暨防綠營汛，購覓眼線，懸立重賞，專拿賀金聲一人解省。如能設計誘擒，免致波及無辜，固屬甚善；倘有逆徒糾結，抗拒不服，即當臨以兵威，弗使滋蔓。

又本年七月，德國人康滿至該府新設教堂，先派屯守備劉邦漢，帶領軍勇在府保護。茲據稟報，已將教士邀入府署暫住。臣仍諄飭該府會同派往各營，加意隄防，不得稍有疏失。其投稟之人，發長鈔

府訊明收管。

除錄稟咨呈外務部、軍機處外，謹將現辦情形，恭摺由驛馳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硃批：電奏已悉。仍著解散脅從，以定人心。

（宮中硃批奏摺）

一二五八 升允奏請開復遊擊劉輔軍原官片

光緒二十八年九月初二日（一九〇二年十月三日）

再，上年甯條梁蒙、教相爭一案，該教堂指有劉姓武弁黨拳圍攻，未知其名。適前延榆綏鎮標右營遊擊劉輔軍，兩次帶勇，前往彈壓，該教士誤以劉輔軍即劉姓武弁。旋經奉旨革職。今年二月，該堂教士楊光被領款至榆，劉輔軍與之質問，該教士告以被參之由，累於同姓。緣蒙、教相持時，有甯條梁外委劉生福，率領拳匪，圍攻教堂。該弁已鎗傷物故。當時未悉，故爾誤指，會當代為函請開復。旋據楊光被及劉輔軍，分別函、稟申訴各情。當經札飭延榆綏道查復。茲據該道嚴金清覆稱：訪查上年七月，拳匪圍攻教堂之日，該革員劉輔軍尚未到梁。當時率拳滋事，另有甯條梁外委劉生福。教士祇知有劉姓武弁，未知其名，以致李代桃僵。徧訪商民，如出一口。面詢教士楊光被，亦稱不忍冤抑好人。等情。復請申雪前來。

奴才伏查劉輔軍累於同姓，奪職經年，擊鈴該教士尚為剖白，其實在冤抑，自不待言。現經延榆綏

道面詢教士，遍訪商民，衆口同聲，可無疑義。相應籲懇天恩，俯准將已革前延榆綏鎮標右營遊擊劉輔軍開復原官，以伸無辜而昭公道，出自逾格鴻慈。除咨部外，謹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硃批：著照所請。該部知道。

(宮中硃批奏摺)

一二五九 錫良奏爲拿獲泌陽教案首要張雲卿請獎出力人員事摺

光緒二十八年九月初四日(一九〇二年十月五日)

頭品頂戴·新授熱河都統·河南巡撫兼管河工事務奴才錫良跪奏，爲拿獲泌陽教案首要訊明懲辦，遵旨將在事出力人員擇尤開單，懇恩獎敘，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照泌陽縣匪徒糾衆滋事，前已拏獲要犯席小發等懲辦，並兩次剿辦匪黨，經奴才專摺奏明。光緒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奉硃批：著趕緊緝拏首要張雲卿等務獲懲辦。俟全案定後再行擇尤保獎，毋許冒濫。欽此欽遵。奴才查首要張雲卿等在逃未獲，此案雖經議結，豈容任令爲首滋事之犯，倖逃法外。節經嚴飭地方文武，實力購拏，毋任漏網。

旋據分統豫軍奏補信陽協副將·汝甯營參將韓立本、南汝光道朱壽鏞、南陽府知府傅鳳颺等督飭員弁，將張雲卿、程勞十卽程意歧、羅勞六卽羅振杰三名先後拏獲，稟報前來。當飭南汝光道督同府縣，提犯研訊。據張雲卿供認：因抗攤教案賠款，被教民指控差緝，心懷忿恨，糾邀刀匪席小發等，乘隙

煽惑。又邀程勞十卽程意歧、羅勞六卽羅振杰，糾合多人，幫同鬧教，焚燒楚窪、烏金溝等處教堂，殺害教民多命，並圍攻泌陽縣城。各情不諱。據程勞十卽程意歧供稱：幫同張漢卿殺人放火，扒堂圍城。又因聞拏緊急，率黨執持砲械，在一門莊拒敵官軍。據羅勞六卽羅振杰供稱：聽從張漢卿鬧教後，因官兵分投晒緝，又復逼脅多人入夥，在郝莊、翟廟抗拒官軍。各等情不諱。經奴才先後批飭就地正法，傳首犯事地方，懸桿示衆，以昭炯戒。

查此次泌陽匪徒聚衆仇教，圍攻縣城，兇燄甚張，幾有燎原之勢。嗣將席小發等緝獲後，人心初定。而該匪等聞拏緊急，又復結黨，逼脅鄉民，意圖抗拒。據泌陽首事程人雲等以被脅情急，民不聊生，稟請派隊往剿。官軍兩次兜擊，餘黨一律解散。旋將教案磋商議結，羣疑盡釋，民教相安。而首要張漢卿等亦卽按名弋獲，明正典刑，洵足以儆兇頑而絕後患。現在全案完結，泌陽一帶，民情安帖，地方靜謐如常，堪以上紓宸廑。所有在事出力人員，不無微勞足錄。謹遵旨擇尤，分別擬獎，不使稍有冒濫，開具清單，恭呈御覽。合無仰懇天恩，准如所請獎敘，以示鼓勵。

除飭取各員履歷並千、把以下各武職，由奴才查明擬獎，分別咨部外。謹將懲辦教案首要暨擇尤開單請獎各緣由，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硃批：著照所請。該部知道。單併發。

一二六〇 馬玉崑屬抄送前赴朝陽奏摺事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八年九月初七日（一九〇二年十月八日）

太子少保·頭品頂戴·總統武衛左軍·提督直隸全省軍務·雲騎尉世職·博巴圖魯馬，爲鈔摺咨呈事。

竊照提督於光緒二十八年九月初六日，在通州防營專弁具奏，前赴朝陽起程日期並酌擬辦理情形一摺，除俟奉到硃批另行恭錄咨呈外，相應咨呈大部，謹請查照。須至咨呈者。計黏鈔摺。右咨呈外務部。

（外務部檔）

附件：馬玉崑奏報赴朝陽日期並擬辦理情形摺

光緒二十八年九月初六日（一九〇二年十月七日）

奏爲恭報奴才前赴朝陽起程日期，並酌擬辦理情形，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於本年七月間，由朝陽回京，趨叩闕廷，欽蒙慈諭，仍令奴才再赴朝陽，結辦未盡事宜。受命之餘，夙夜兢惕，仰維朝廷綏靖邊陲之意，深慮民教彼此相協之難，業將擬辦大綱，據實面奏，幸邀俞允相機酌辦。八月初四日，陛辭請訓後，卽返通州，將一切營務趕緊料理。現擬擇期九月初八日，親率

步隊二營、礮隊一營、馬隊二百名，自通州起程，取道喜峯口，就近調集駐紮永平府各營，同赴朝陽。

伏查朝陽地方，界連奉、直、蒙、民雜處，素爲盜賊出沒之藪，本屬風俗頑悍之區。近十數年來，非不屢煩兵力，卒難拔本塞源，著有遠效。迨庚子亂起，民教相仇，積不能解，交涉之案，紛紜膠轕，措手爲難。是從前不過求清盜源，即可整齊內治；而今日尤須清理教案，藉以善全外交。奴才於上年秋間，先經撥隊馳赴熱河各屬，會合防練各軍，分頭剿辦馬匪，迄今將及一載。該將領等，均能督率營哨，認真剿捕。凡賊中著名悍目，業已漸次殲除。此外零星餘匪，十、五成羣，時起時散，飄忽無常，一時自未能剷削淨盡。現據駐熱各營稟報，仍隨時加意搜拿，屢有斬獲。並經奴才於本年夏間，咨商熱河都統臣色楞額，通飭所屬，各舉正紳，興辦民練，平時藉以盤詰奸宄，臨事即可互作聲援。如果切實舉行，人自爲守，家自爲衛，將見以民治盜，較之以兵捕盜，其防範爲尤密，其收效必更多。

至於朝陽教案，奴才始則設法索還教民，繼則提前給付賠款。卽花子溝鄧萊峯等自經解散之後，數月以來，耕市如常，亦與教堂相安無事。惟該革生久不到案，外人尚不免有所疑慮。奴才此次率隊赴朝，自應宣布朝廷威德，諭令鄧萊峯，趕緊束身投首，聽候核辦；如仍執迷不悟，抗不出溝，則是自外生成，斷難任其狡展。或至萬不得已而用兵，奴才必當仰體皇仁，懍遵本年正月初七日諭旨，解散脅從，嚴拿首要，冀以上伸國法而下不拂輿情。此奴才愚慮所及，不敢不直陳於聖主之前者也。

所有奴才前赴朝陽起程日期，並酌擬辦理情形，謹繕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

再，通防各營刻由奴才親帶出關，該郡爲京東門戶，未便空虛。查順天府南路蘆溝橋等處及大興、

宛平各村鎮，前經酌撥營哨分防，現在秋稼登場，以後奸宄無所潛蹤，其尋常緝捕各務，應即責成地方官自行經理。擬將以上各該處防營，一律調回通州，以資拱衛。並令會集訓練，藉整戎行。合併聲明。謹奏。

(外務部檔)

一二六一 著岑春煊搜捕資陽反教餘股並處分道員周振瓊事上諭

光緒二十八年九月十二日(一九〇二年十月十三日)

光緒二十八年九月十二日，內閣奉上諭：前因四川資陽等處有焚毀教堂、擄掠教民情事，迭經諭令將匪犯認真捕拏。茲據岑春煊電奏，先後拏獲著名大股匪首凌天順、曾洪春即劉金龍及匪黨多名，當即將該匪首盡法嚴懲，餘匪分別辦理。仍著督飭營團，搜捕各屬逸匪，務淨根株。所有出力各員，俟事竣後，准其擇尤保獎。至賣放凌天順之威靖營哨官都司徐明理、千總毛裕雕、管帶。縣丞譚長焜，業經該督查明一併正法。其統領該軍已革道員周振瓊，雖已卸差，其平日不能約束，縱勇騷擾，咎亦難辭。著永不敘用，並不准投效各路軍營，勒令回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以示懲儆。欽此。

(上諭檔)

一二六二 長順奏請將已故黑龍江副都統鳳翔罪名查銷並賜卹摺

光緒二十八年九月十五日（一九〇二年十月十六日）

奴才長順跪奏，爲黑龍江副都統臨陣受傷，因病出缺，身後被誣科罪，懇恩昭雪，飭部議卹以慰忠魂，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據五品藍翎·補用知縣·候選府經歷時霖稟稱：時霖故父黑龍江副都統鳳翔，吉林烏槍營鑲黃旗人。光緒二十六年五月間到任，正值中俄失和，六月間驟起釁端，七月十六日，在興安嶺督隊與俄接仗，墜馬受傷，力疾鏖戰，次日傷重，因病出缺。時霖聞訃奔喪，扶柩回旗。二十七年八月間，恭閱邸抄，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十一日奉上諭：黑龍江副都統鳳翔，著發往極邊充當苦差。又七月十六日奉上諭：黑龍江副都統鳳翔，業經發往極邊，著加永不釋回。各等因。欽此。驚悉之餘，殊深惶悚。復閱報紙，是年二月十二日，駐京各國公使續請懲辦罪首照會清單內開，黑龍江副都統於戕害教士三名之案，有所干涉。等語。更不勝爲之駭異。伏查故父鳳翔，原係黑龍江副都統，駐守艾琿，距省千有餘里，與俄界僅隔一江。艾琿界內向無教堂，亦無教士，此人所共知也。黑龍江戕害教士三名之案，一在北床〔林〕子，一在呼蘭城，一在餘慶街，均非艾琿界內，且相距千數百里，此亦人所共知也。該公使照稱有所干涉，豈相距千餘里而猶有干涉者？且僅稱黑龍江副都統，而並未指出故父姓名，是所謂黑龍江，係指省分而言，所謂副都統者，究未定其誰屬。此故父被冤之所由來也。各國於中國地名，僅能知其大

概，並無詳細考據。中國往往有官已移駐，而地名仍沿舊稱者。如黑龍江副都統，本因將軍駐紮艾瑋而設，將軍已駐齊齊哈爾，而副都統不改舊稱，其豈外人所能知？此次照會所指地名係黑龍江，而其意中並非艾瑋。時霖故父無辜受累，冤抑殊深，謹備陳實在情形，懇請具奏前來。

奴才查已故頭品頂戴·黑龍江副都統鳳翔，宅心仁厚，忠勇邁倫。自爲吉林本省筆帖式時，隨隊出征，屢著戰績。光緒二十三年署理瑋春副都統。二十四年即蒙簡授阿勒楚喀副都統。二十六年奉命調補黑龍江副都統。五月到任，遽值軍興，堅守一月，卒以興安嶺之戰，墜馬致傷，齋志長逝。曾經署黑龍江將軍壽山奏請賜卹，以道梗未能上奏，深爲扼腕。今該故副都統爲國捐軀，未邀卹典，轉爲外人所誣，因此得罪。若不爲之昭雪，實無以彰公道。奴才籍隸布特哈，與艾瑋相距不遠，時有鄉人來至吉林，道及此事。該故員之子時霖所稟，本屬實在情形。奴才近復派員密查，無不爲該故副都統所〔訴〕冤者。自未便安於緘默，相應請旨，將已故頭品頂戴·黑龍江副都統鳳翔原定極邊罪名飭部查銷，仍籲恩施，照原官陣亡例賜卹以慰忠魂之處，出自逾格鴻慈。

除將履歷咨部外，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硃批：外務部查明議奏。欽此。

（外務部檔）

一二六三 袁世凱爲將奏請獎勵道員孫鍾祥片抄出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一九〇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欽差大臣·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參領政務大臣·辦理北洋通商事務·直隸總督部堂袁，爲鈔片咨呈事。

爲照本大臣於光緒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在天津行館差弁附奏，道員孫鍾祥辦理善後實係尤爲出力，懇恩獎勵一片，除俟奉到硃批另錄咨行外，相應鈔片咨呈貴部，謹請查照。須至咨呈者。計鈔片。

右咨呈外務部。

（外務部檔）

附件：袁世凱奏請獎敘道員孫鍾祥片

光緒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一九〇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再，查有花翎二品銜·直隸存記候補道孫鍾祥，前於署理臬司任內，適值拳匪充斥、聯軍紛集之時。該員內遏羣訐，外輯與國，履艱蹈險，困苦備嘗，卒能處變弗驚，力支危局。而於保全鐵路，尤爲獨任其難。計南至定州，北至漕河，軌道一百七十餘里得免焚燬，保定材料、機器各廠，均告無恙，計值甚

鉅。厥後運兵、轉餉，莫不賴之。洵屬勤勞懋著，有裨地方。該員曾於直隸善後保獎案內，經臣奏請仍以道員交軍機處記名簡放。嗣經吏部查照新章，分別議駁。但該員在善後各員內，實係尤爲出力，似未便沒其勞動，致令向隅。究應如何加恩獎勵之處，出自鴻施。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外務部檔)

一二六四 增祺等爲請商法使分年勻交賠款事致奕劻等函

※光緒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一九〇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王爺、中堂大人鈞座。敬肅者：

竊照奉省法國教案恤款，前經飭派徐道鏡第等赴京，秉承鈞諭，與法公使、主教等磋商籌議，業已允至一百四十四萬兩，作爲了結。現據該道稟稱，與法公使賈思那議及分年攤還，該公使云，須先付現銀百萬兩。等語。竊以此項賠款，既經議定，亦甚願一期付清，以了此事。惟以官庫異常支絀，不得已不爲分年之舉。該主教如必欲先付現銀百萬兩，官既莫能湊交，仍須攤派於民。在該主教或以曩年教民受禍甚慘，此項恤款即使攤派於民，亦以示警將來。殊不知肇亂者拳匪，攤賠者良民，操之太促，勢必激之生變，鋌而走險。是以近來各處仇教之案，仍復層見迭出。況奉省之民自遭變亂，三年於茲，瘡痍滿目，顛沛流離，尤與他省情形不同。設使該主教同赴各鄉捐派，觀此景況，諒亦不忍出此。所以官認代賠，亦實爲解釋日後民教構隙之地。今索數既鉅，即使多分期限，遞年勻還，籌措已屬匪易，若必

欲先付現銀百萬，刻下各營兵餉尚難籌畫，似此巨款，將從何處羅掘？

惟有仰懇王爺、中堂大人，俯念奉省官民交瘁，終始矜全，與法公使、主教等磋商，將此項恤款多分期限，遞年勻交，以昭睦誼，永期民教相安，彼此均有裨益，地方幸甚，否則別無良法耳。專肅。敬請助安，伏祈鈞鑒。

增祺、玉恒謹肅。

（外務部檔）

一二六五 外務部庶務司擬為已飭查辦四川省拳民事致法署使照會稿

光緒二十八年十月初五日（一九〇二年十一月四日）

庶務司呈，為照覆事。接准照稱，川省領事詳呈，該處損毀甚鉅，拳匪屠殺人民不少，地方官辦理不善，一味寬縱，又復無意遏絕亂萌，責咎不為不加重。至於如何補償賠卹之處，俟接有詳細報呈，方能切實估計，再行索賠。目下先應聲明。等因。本爵大臣查川省匪徒滋事，迭據川督電報，拿獲首從各犯，訊明正法多名。所有漏網餘匪，現在嚴飭查拿。茲准前因，除即咨行該督飭屬妥速辦理外，相應先行照復貴署大臣查照可也。須至照復者。

法賈署使。

（外務部檔）

附錄一：法署使爲川省教堂受損甚鉅須索償事致奕劻照會

一九〇二年十一月一日（光緒二十八年十月初二日）。

大法（國）署理欽差全權大臣·駐劄中國京都總理本國事務賈，爲照會事。

昨接本國駐川領事官先後詳呈，內將四川各處及成都於該領事暫住之時各等詳細情形前來。據稱，該處損毀甚鉅，所有人民，被拳匪及勾串土匪等屠殺，人民又復頗爲不少。等語。一閱詳報，足知該處地方官若於未萌之前，實力整辦，派兵以時，將真正兇犯拿獲嚴懲，則定不能釀如此之亂。無如該地方官辦理太爲疲軟，所有本當先行拿辦之正兇，該地方官竟不懲辦，然而一味似存寬縱之心。是該地方官於辦理此案之間，始終惟謀首鼠置身之地，毫不關心應行保護之人。本署大臣查此等情形，既係明晰指陳，足見地方官於未行之前，未能預防，事後又復無意遏絕亂萌，其責咎不爲不加重矣。自當向貴爵指明。至於如何補償賠卹之處一層，除俟本署大臣接有詳細報呈，方能合核總勢，切實估計受損多寡之數，屆時再行索賠外，目下先應向貴爵確準聲明查照。爲此相應照會貴爵，並希見覆。

再者，乘機希貴爵留意，目下中國數省內，所有僑居洋人及其所設堂業各項，照拂不善之情形，不免遺累中國國家。凡有無多匪徒思擾洋人，而不力加保護，則中國國家復有應肩另債，取資於民日甚，究之乃兆民之累也。須至照會者。

右照會大清欽命總理外務部事務·和碩慶親王。

（外務部檔）

附錄二：美使爲川省變亂應竭力壓伏事致外務部函〔一〕

一九〇二年九月十九日（光緒二十八年八月十八日）

逕啟者：茲因川省亂黨滋擾一事，可借尚須提醒貴親王。數日內接由成都來電云：亂黨情形日愈猖獗，並未壓伏稍平，似係又與一千九百年拳匪變亂情形無異。地方官所行之法，亦與從前辦法如出一轍。貴國政府所用壓伏之力，仍未能勝於從前，難期得力。由此觀之，將來結果，自必與前事從同也。查一千九百年所經變亂，頗可爲川省此事之殷鑒。彼時貴國政府，若能致力剪除拳匪，何致以後多傷生命？現在川省之事，亦何不然。今若能趕緊設法，竭力壓伏，必可免成大害。現在歐羅巴與亞美理駕兩洲人，均拭目以觀川省拳匪復興之亂，深以中國此際，必不可使他國視爲不能或爲不肯用力制伏辦理，係爲最要。該省一帶滋擾之處，住有美國數人，是以按照本分，本大臣應再行切詢貴國政府，現用如何即可成功辦法，以免美國人或遭患害。望速示悉可也。特此奉布，卽頌爵祺。附送洋文。

（外務部檔）

一二六六 趙爾巽爲請將教民命案照會各公使存案事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八年十月初六日（一九〇二年十一月五日）

〔一〕此件無相應之清方文件，因其內容與前正件有關，故亦附於此。

護理山西巡撫兼管提督鹽政印務·節制太原城守尉·布政使趙，爲彙咨事。

據山西洋務局司道會呈：案蒙行開，光緒二十八年九月初十日，據署托克托城廳撫民通判林開棻稟稱，敬再稟者，竊查廳屬教民陳長壽子，率領多人，各執鎗械，因訛索不遂，毆傷楊天義〔一〕等一家三人，劉天義旋即因傷身死。等情。業經通稟憲鑒在案。

卑職竊照光緒二十六年口外拳匪之禍，造端於托廳。實因是年四月間，薩屬二十四頃地教堂教民等，率領一二百人，各執洋鎗等械，至托屬河西之麻地壕村，將高占年家圍燒房屋，搶劫財物，並慘殺高占年家九命，棄屍黃河一案。所有案內逃兇，均各藏匿薩屬教堂。屢經差緝關提，並詳請勒交，概未交出。適值是年原任撫憲毓○在任，五六月間，直東拳匪之風即已傳來晉省，並即傳出口外，該拳匪等正苦師出無名，適聞托屬有高占年等奇冤大案，於是外來拳匪麇聚托廳，而本地無賴亦充拳匪。又值原任將軍永○、原署歸綏道鄭，仰體原任毓撫憲之意，力主剿教，遂派旂練各軍前往二十四頃地，緝捕逃兇。該教堂一經抗拒，遂即開仗。而已故高占年家之屍親等，亦復勾邀拳匪公報私仇，遂致慘殺多命，釀成巨案。至今賠款尚未議結，不意現在教民又將復萌故態。詢之教民據稱，係伊神符〔傳〕之命，而詢之教士亦稱，教民因飢肆搶，伊亦約束不住。等語。似此互相推諉，以致搶案、命案層見疊出，搶畢殺訖即歸教堂，無從緝獲。以致各村良民都嘖有煩言，聲稱教民如此橫行，良民實難存活，如果官不能管，伊等只得自尋保衛之法。等語。

〔一〕後均作「劉天義」。

又卑職訪聞，廳屬教民現在多有家內供神，及上廟獻戲者。據該教民等自行聲稱，當二十六年伊等遭難之時，教士等都已各自遠颺，何嘗關顧伊等？及二十七年上事定回來，凡撫卹教民糧石、銀錢，都出自皇上家之恩，並非教士等之力。乃被教士等領回教堂，並不能均勻散放，及教民等向其求乞糧食、銀錢，隔了多日，稍給些許，如同花子乞食一般。又教士等唆令伊等，儘管自行找尋有錢人家，令其罰賠，否即強取。但教民一經搶奪，事主豈能不報案，官府豈能不差拿？教民等又不敢搶回自己家內，止能將贖物送歸教堂。而教堂中頭前之人得受贖物，隨便變價，又不能按股俵分。指稱某日吃過教堂糧食若干，某日借過教堂銀錢若干，七折八扣，全多扣去，教民等仍所得無幾。是教民等獨擔搶奪之虛名，並無分贖之實惠。以致地面百姓，無人不切齒痛恨於教民，萬一後來再有二十六年之禍，伊等命亦難逃。是有利只是教士享其利，有害只是教民受其害。是以教民等亦多看破機關，不願奉教。等語。而華、洋教士等聞此風聲，隨各慫恿教民，縱令訛索，甚或刁搶，教士等力為護庇，冀以媚悅教民之意，挽回出教之風。

但教民如此肆行刁搶，甚至殺人，地方官若不能緝兇懲辦，將何顏以對百姓？然欲緝兇懲辦，則教堂力為護庇，兇犯又何能就獲？且從前民教相仇，無非拳匪借名，除高占年家一案外，其餘民教並無深仇大怨。今則閭境良民，稍有飯吃者，幾無一村一家，不被教民訛詐殆徧，積怨甚深，禍機已伏。雖經卑職竭力開導，竭力彈壓，目前暫可勉強相安，但教民等若再不知斂戢，萬一激變良民，一但禍發，卑職一介微員，去官獲罪均不足惜，其如一方民命何，其如國家大局何？然此皆由於卑職無能，既不能感化

教士，又不能約束教民。應請先將卑職撤任，以儆無能。一面派委熟悉洋務之員接署，俾與教士妥協磋商，不致另生枝節。

現經卑職面稟歸綏道，飭派續備軍，添派兵丁，在於托屬地方駐紮彈壓，不但爲彈壓教民勿再滋事，實亦卽彈壓平民毋許尋仇，俾民教得漸相安，則地方幸甚，卑職亦幸甚。肅此附稟。等情。到本護院。

據此，除批：查歷奉頒定約章，教民犯法，均按中國律例辦理，所以示持平之義，收相安之效，固民教所永宜遵守者也。口外拳教釀禍雖重，而自歷前升撫部院迭次飭令懲匪保教以後，迄今將屆兩年，各平民皆懷遵國憲，未敢於教民有秋毫之犯，不可謂不守法。教民自迭飭借給教堂銀、穀，俾辦撫卹，綜計爲數不下二三十萬，商民之私和私付者，尚不在內，不可謂不卹教。現又磋商善後，議加被難教民卹款，將來一經議結，教民應得之項，必更增多。晉省大吏日以撫安教民爲心，並迭頒民教相安告示，所以拊循之者，亦不爲不至。

茲閱來稟，該廳屬教民陳長壽子等，竟有糾衆持械、毆傷劉天義等一家三人，並劉天義因傷身死一案，本護院核閱之下，殊堪詫異。查定例，糾衆持械、毆傷人命皆列重辟。原恐互相爭殺，大則開釁亂之機，小亦啓怨讐之隙，辟以止群，以之安民者在此，以之立國者在此，卽以之保教者亦在此也。今口外教民陡於事定之後，藉端尋釁，肆意毆殺，若不執法拿究，按例辦理，設平民尤而效之，後患豈復可以思議？總之法之一字，民教如能共守，非但官民之福，亦爲教會之福。口外各教士素明勸善宗旨，深知

大義，本護院深信其至公至正，必有以籌永遠民教之安守約章之法，決不故違公理，曲庇匪徒，釀無窮之禍也。該署廳卽嚴緝正兇，務獲究辦。仍由口外洋務局函知教堂，交出兇犯，以保教會聲名而符律約，是爲至要。

再，口外人情浮動，時有訛傳，應飭各地方文武及防營認真防匪保教，毋稍疏虞。至晉省教民近來非理尋釁、傷害人命之案，不一而足，殊乖輯睦之義。教堂亦多有干涉，未能盡守不干地方公事之約。事關交涉，應由洋務局按月彙報，候咨外務部查照，知會公使存案，以昭慎重而固邦交。

除咨外務部、大同鎮，行歸綏道、營務處、洋務司外，希按察司轉飭遵照。此致印發外，合亟行知。爲此行局，希卽查照。此行。等因到局。

蒙比，本司道查晉中大案雖結，數月以來，教民命案及拆毀房物之案迭見。據該州縣等先後稟稱，命案正兇，皆無從查緝。經本局函告各主教，亦復詞多強飾。誠如憲諭，非咨請外務部照會各國公使存案，以便將來照章懲辦，轉非民教永安之道。

除托城命案一起已咨不計外，所有交城、絳州等處命案二起，五臺拆毀房物之案一起，理合開具清單，詳請察核彙咨存案，實爲公便。等情。

據此，相應咨呈。爲此咨呈貴部，謹請照會各國公使存案施行。須至咨呈者。計粘單一紙。
右咨呈外務部。

附件：山西省交城等處教民命案及拆毀房物案清單

謹將交城等州縣教民命案及拆毀房物案彙開清摺。

計開：

六月分交城縣命案一起：

據該縣袁令文煥報，姬家莊民人趙中清呈報，伊胞兄趙中運、趙中倫，於本年五月二十九日早飯時，被本莊教民趙泳幅等五人，因挾嫌各持鐵尺、木棒、烏槍同往伊家，將伊胞兄趙中倫毆傷後，走至街外，遇伊長兄趙中運，又共毆致傷。延至初一日，趙中運因傷身死。該縣親詣驗訊，填格錄供詳報，併飭差嚴緝，未經緝獲。訊據該教頭趙金財面稱，兇犯趙泳幅等五人，已隨管事教頭趙金龍等，同往洞兒溝教堂見主教。經本局函致該教鳳主教，亦未緝獲。現尚飭緝在案。

七月分絳州命案一起：

據該州儒牧芳稟稱，准釐務委員李廷銑移稱，七月十三日天明時，突有不知姓名教民六七人，託名買草，將釐局馬夫李全勝拖出，砍死教堂後面。移請查究。旋據合屬教民稟稱，拿獲拳匪黃四兒，業已喪命。稟請裁奪。等因。查黃四兒係上年劉教士博第函請查拿之拳匪，在逃未獲。嗣因幼曾過繼李姓，故更名李全勝，朦充釐局馬夫。訊據屍兄黃江稟稱，十三日早，教民靳致光、傅改名等五人兇至釐金局馬房，將伊胞弟黃四兒即李全勝赤身拉出，用刀扎傷，立刻斃命。經該州驗明，委係因傷身死，填

格錄供通報在案。並函致駐絳馬教士將兇手交案審辦。嗣據馬教士復函，以黃四兒即李全勝干犯衆怒，不知如「爲」何人所毆。教民稟復亦不肯指明正兇。經本局函致該教習主教，以黃四兒果係真正拳匪，有無殺人放火擄掠情事，亦須到案質訊明確，方能持平辦理。迄今亦未交案。

八月分五臺拆毀房物案一起：

據該縣蘇令斯倬詳，與鄭村民鄭五明呈控教民鄭記合等，於八月初一日午前，結黨尋釁，拆毀房屋、什物。等因。經該縣親往彈壓查勘。鄭五明北正房、東北耳房、西北耳房、屋脊磚瓦、門窗木石多被打毀，屋內缸甕器具亦有毀損。飭工勘估，修補約估錢一百三十餘千。當將鄭記合等提訊。據供：因鄭五明之子鄭玉狗曾學義和拳，在逃未獲，近聞回村，鄭五明又復放走。並因村中公攤埋葬教民錢，欲令鄭五明認交未允。適與鄭六六等尋釁至鄭五明家，適鄭五明外出，遂將家中房屋、門窗、家具打毀洩忿。等情。該縣以晉中教案全結，賠款已付，從前人命財產一概不究。鄭記合等重提前案，尋釁滋事，竟敢打毀鄭五明房屋器具，實屬無理太甚。當將鄭記合等薄加懲責，飭令照估認賠在案。鄭記合等自知理曲，旋即央人懇求賠鄭五明修補錢八十千。此案業經完結，仍照開列，應否彙咨祇請「一」。

（外務部檔）

一二六七 任道鎔爲抄錄請獎洋務各員奏摺事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八年十月十六日（一九〇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一」原文如此。

頭品頂戴·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等處地方·提督軍務節制水陸各鎮兼管兩浙鹽政任，爲咨呈事。

爲照本部院於光緒二十八年十月初四日，會同督部堂許，恭摺繕單專差具奏，浙江省隨辦洋務、教案出力各員，遵旨擇尤併案請獎一摺，除俟奉到硃批另行恭錄咨行外，相應抄錄摺單咨呈。爲此咨呈貴部，謹請察照施行。須至咨呈者。計粘抄摺片並單。

右咨呈外務部。

(外務部檔)

附件一：任道鎔奏請獎敘洋務教案出力人員摺

光緒二十八年十月初四日(一九〇二年十一月三日)

奏爲浙江省隨辦洋務教案出力人員，遵旨擇尤併案請獎，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臣於本年七月間奏明，隨辦洋務人員已逾六年，中間時值艱危，調和民教，清釐新舊各案，始終奮勉，著有勤勞。援照南北洋、山東成案，請將出力各員併案彙獎。奉到硃批：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恭錄咨行在案。

臣查浙省自光緒二十一年，奏明於杭州城外之拱宸橋地方，開設商埠，劃定租界。由是各國官商往來絡繹，交涉事件日益繁多，遂奏設通商洋務局，派員專辦。至二十六年，北地拳匪事起，全局震驚。浙省亦情形岌岌，匪亂乘之。當將各國官商及教士人等，送護出境。旋復會合江南等省，與駐滬各領

事倡議互保，訂約既定，人心稍安。而浙東各屬，民教向多齟齬。前此應萬德之案，商籌賠恤等款，尚無成議。至是台州之黃巖、太平、甯海，溫州之樂清、玉環、永嘉、瑞安、平陽，紹興之諸暨，衢州之西安、江山等處，又迭出教案。毀堂數十處，搶劫教民房屋千餘家。當經遴派委員，分赴各屬會同營縣彈壓巡防，將被搶教民加意撫恤，拿犯懲辦。並飭逐案勘查，核實估〔估〕計。而各教之要挾多端，索賠甚鉅，延宕日久，枝節橫生。迨二十七年正月，飭派道員許貞幹督率各員，與英、法主教切實磋商，開誠布公，反覆勸導，始得減讓鉅款，就我範圍。將通省天主、耶穌新舊各教案一律清結。

各該員在事數年，適值變故，迭乘事機危迫之秋，艱苦經營，殫竭心力。或當機立斷，禁遏亂萌；或事後調和，消弭嫌釁。皆於大局深有裨助，與尋常辦理交涉者不同。且教案疏防各員，均經奏明參處，而出力人員未蒙優獎，不足以昭平允而示勸懲。據洋務局司道將隨辦洋務屆滿六年及辦理教案出力各員，分別開摺擬獎具詳前來。臣覆加查核，與南北洋、山東等省奏准成案，均屬相符。查南北洋定章，每屆三年保獎一次，以十員爲率。浙省自開埠至今，已屆兩次應保之期。至前年變亂猝乘，亦與東省情形無異。各該員調和民教，清釐各案，實屬艱苦備嘗。茲援照東省分別異常、尋常，擇尤擬獎，未敢稍涉冒濫。合無仰懇天恩，俯准照擬給獎，以資鼓勵。

除飭取各員履歷咨部查照外，所有隨辦洋務、教案出力人員併案請獎緣由，理合繕具清單，會同閩浙總督臣許應○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附件二：任道鎔奏請獎敘道員許貞幹片

光緒二十八年十月初四日（一九〇二年十一月三日）

再，存記道許貞幹，經臣於上年八月間，派令赴汴迎鑾。奉上諭：許貞幹著以道員留於原省，遇缺即補。仍交軍機處存記。等因。欽此。欽遵在案。該道歷年辦理洋務交涉，悉合機宜。上年正月間，前撫臣派令清釐全省教案。當時法國索賠至三十餘萬兩，英國索償亦鉅。嗣經再四商減，法國新舊各案償銀十八萬兩，英國償洋六萬元，一律議結。該道督率各員，批卻導竅，及「反」覆磋商，不遺餘力，未可沒其勤勞。應如何量予獎敘之處，出自聖裁。謹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外務部檔）

一二六八 吳重熹奏為英使函請將革員魏嘉祺免發軍臺事摺

光緒二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一九〇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護理北洋大臣直隸總督·布政使臣吳重熹跪奏，為革員魏嘉祺曾救英教士多命，懇恩量從末減，免發軍臺，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查練軍馬隊營官·總兵銜·留直補用副將魏嘉祺，前駐朝陽縣境，收留匪首多名，擅給翎頂，又濫罰商民，賂縱匪類，經正任督臣袁世凱奏請革職，發往軍臺效力贖罪。欽奉硃批允准在案。旋准外

務部來函，以：接英使薩道義函稱，據英國駐天津名望素著之紳商公稟，庚子夏間，魏嘉祺率同兵隊駐劄南票。彼時有二英人在該處僑居，且有平泉州避難至彼之英國教士等十二名，均經魏嘉祺保護，送至錦州，由火車前往牛莊，是以得生。魏嘉祺有此義舉，即代國家異常出力，現獲重咎，深為可惜。請以兩國睦誼為重，函由外務部再行轉商，減免處分。等因。正在轉商間，又准外務部電催速辦來前（前來）。自應由臣奏請辦理。

臣查已革副將魏嘉祺，前充營官，不知檢束，發往軍臺本屬罪所應得。惟該革員曾救英教士多命，功過尚堪相抵，既由英使函致外務部，轉請減免處分，該革員尚未起解，合無仰懇天恩俯准，將該革員魏嘉祺免發軍台，以示功罪不相掩之處，是否有當，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二日奉硃批：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

（外務部檔）

一二六九 周馥為准英使函已將泰安知府調任事致奕劻等函

光緒二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一九〇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山東巡撫周馥謹奉書王爺殿下、中堂鈞座、大人閣下。敬肅者：

十月二十四日，祇奉鈞諭，以：准英薩使函稱，泰安知府潘民表袒庇拳匪，未便令其濫竽，屬為留意密查，果於是缺不宜，不妨籌一兩全之法。等因。查英國卜教士於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在平陰、肥城

兩縣交界地方，被土匪據去殺害，距縣城寫遠，距泰安府城隔一百數十里。卜教士未請保護，地方官事後始知。案經袁撫派員，與英領事商辦完結，將正兇孟洸汶、吳方城兩犯正法，餘犯並擬軍徒。肥城縣知縣金猷大、肥城汛千總邱扶盛交部議處。金猷大撤任調省，迄今賦閒，未回本任。至泰安知府潘民表，當失事時，即經馳往驗卹，事後又經會督營縣，緝獲正犯，並隨同議結，辦理尚無不合。惟潘守性情質直，與教士議辦此案時，言語小有參差，旋亦消釋無事。

馥到任以後，留意密查，潘守並無袒庇拳匪實據。此次飭令回任，係由江南辦捐銷差回省。該守素稱捐賑善士，頗負民望，未便令其久閒。今若因英使一言，遽予撤調，深恐教士權重，民心不服。正在躊躇間，適有南紳嚴作霖來函，以黃河決口，賑務需款，願先捐銀三千兩，並請委潘守辦賑勸捐，以惠災黎。馥適因工賑款絀，正在爲難，當飭司派員代理泰安，即調潘守赴武定府辦理賑務。明春賑務事畢，應否回任，再行察看情形，酌度辦理。馥向與英薩使通信，已將大略函告薩使。並屬代理泰安府之員，略與本屬英教士交接，以釋疑隙而杜後患。專此復陳。祇頌鈞祺，伏維垂鑒。

周馥謹肅。

計鈔與英薩使函稿。

(外務部檔)

附件：周馥爲泰安知府調任事致英使函

抄致英國薩大臣函稿。

逕啟者：昨接外務部來函，准貴大臣函稱，貴國卜教士在肥城被害之時，泰安知府係屬潘民表，聞其一味袒庇拳匪，未便令其再任泰安府要缺，屬爲查明。等因。查卜教士係於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在肥城境內被害，距泰安府城甚遠。潘守聞信後，當即馳往驗訊，並督同營縣，拿獲案內正犯孟泚汶、吳方城等解省訊明，從重懲辦。隨同袁撫院將全案議結，辦理尚無不合。本部院到東以後，曾經訪悉該守底蘊，尚無袒庇拳匪實據。是以飭令回任，並諄屬隨時認真保護境內教堂，務期民教調和，不得稍涉偏袒。潘守頗能領會。近來留心察看，潘守尚無歧視教民、教士之事。

再，查卜教士被害一案，地方官均得處分。肥城縣知縣金猷大、肥城汛千總邱扶盛撤任調省，至今賦閒，辦理不謂不嚴。潘守當時未挂彈章，想經會議之時，彼地早已議定。事越三年，似可消釋前嫌。本部院在此，決不使地方官有仇視教士之心，亦不使地方出民教相仇之案。請釋廛念。除函復外務部外，專此佈達。順頌日祉。

名正具。十月二十八日。

再啟者：正封函間，近因黃河決口，賑務煩難，適有義紳請潘守民表前往查賑，並許勸捐接濟，以惠災黎。本部院因飭藩司，調潘守前往武定府屬辦賑，另派員暫代泰安府缺。俟辦賑事畢，是否回任，本

部院秉公酌度。併以奉聞。

(外務部檔)

一二七〇 刑部湖廣司擬爲俞廉三奏報拿獲賀金聲一摺已奉硃批事移文稿

光緒二十八年十月三十日(一九〇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湖廣司呈，爲移會事。

內閣抄出湖南巡撫俞廉三奏，拿獲私募營勇人犯就地懲辦一摺，光緒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奉硃批：着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相應恭錄硃批，行文該撫遵照。並知照兵部，仍移會上諭處、稽察房、刑科、山東道查銷可也。

咨南撫、吏部。移會上諭處、稽察房、刑科、山東道。

(刑部檔)

附件：俞廉三奏報拿獲賀金聲正法並請獎出力各員摺

※光緒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一九〇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頭品頂戴·革職留任·湖南巡撫臣俞廉三跪奏，爲拿獲私募營勇、心懷叵測人犯，就地懲辦，解散脅經〔二〕從，地方一律安謐情形，(恭摺)仰祈聖鑒事。

〔二〕「經」字衍。

竊臣前將寶慶府屬邵陽附貢生賀金聲刊布揭帖，惑人挑釁，藉圖不軌，褫革（緝）拿緣由，恭摺由驛馳奏。嗣將賀金聲拿獲正法，又於八月二十九日電請外務部、軍機處代奏。旋承准覆電：艷電進呈。摺同日到。奉硃批：電奏已悉。仍着解散脅從，以安人心。欽此。

伏查賀金聲居住邵陽縣東鄉地方鸞山，距城六十餘里。本年八月中旬，乘民間訛傳，時疫流行係有工（人）投毒水中所致，及有匪徒採割幼孩、孕婦之事，刊布謬妄揭帖，力詆洋人。該府縣聞知，專勇往傳，賀金聲抗拒不服，並捉獲素不安分之民人朱二，指稱拐賣幼孩，欲於游團後處死。府縣派人星夜追至蛇林橋，竟敢持衆抗違，卽押往靈官庶（廟），將朱二用火燒斃。並言卽令府縣將洋人交出照此辦理，遲則入城搜捉。隨雇人來省投遞悖逆稟詞，一面假冒花翎道銜，偽撰告示，捏稱奉札招勇二十營。二次出示復稱招募五十營，與歷年所畜壯士足成百營，用除夷患。口糧照湖南餉章，每月加銀一兩，自帶軍裝、火藥者，格外重賞。等語。分遣多人（至）寶慶、衡州、永州各府屬到處張貼。湖省游民衆多，招勇最易，況加餉招練，以致應募之人蟻附麀集，一二日間，卽得數千人。遂於八月十八日入城，聲有〔稱〕搜捉洋人。維時該府縣已密令管帶軍勇之屯守備劉邦漢，將德國教士康滿申問道而行，迭經危險，始克平安護送來省。

臣於聞報之初，立飭管帶健字左營守備李忠達以防邊爲名，星夜帶勇前往。續調健字後營游擊劉福祥帶勇分紮湘鄉縣之永豐、界嶺等處，以備策候。仍飭現駐衡州之統帶健字四營提督張慶雲密爲戒備。

賀金聲進城後，偵知教士既行，營勇亦將到府，心生疑懼。該府知府潘清與署邵陽縣知縣陳玉麟、署府學訓導吳樹聲密商，將其誘至學署，陽示羈糜，暗將所募之人遣散。吳樹聲復向其剖析順逆利益，剴相開導。賀金聲計無可施，初欲自盡，繼欲潛逃。該府縣遵於二十日黎明，親往學署，將賀金聲與隨同在學之粟茂章、趙學圭一併拿獲收暨〔監〕。立時豫繕解散脅從告示，徧貼曉諭，招聚之人遂各解散盡淨。該府復委試用從九品鄭逢時偕李忠達至其家搜查，並無收藏軍火等件，僅將所刻詐冒銜條與揭帖板片起出銷燬。所帖告示悉行滌除。蓋賀金聲遞稟所稱，將糧儲與軍火一一措置，乃大言欺人，並非實事。該府隨親身解犯來省。

臣以賀金聲自遞稟詞，荒誕犯悖，卽係親供。假稱奉札募勇，召集多人，逆迹尤爲昭著〔著〕，不容片刻稽誅。見信從者衆，長途恐有疏虞，飛飭就地懲辦。該府潘清於八月二十七日行抵湘鄉縣屬清水坪地方，奉到札文，卽將其正法，傳首梟示，以昭炯戒。臣隨將賀金聲犯罪緣由與止誅首惡、不究脅從，並開導士民毋得輕聽浮言、造端生事各情，分撰告示，通飭張貼。其粟茂章、趙學圭二〔二〕名，續據簽券〔發〕解省發長沙府訊明，均係生員，與賀金聲素相交好，未預逆謀。斥革衣頂，分別量子薄懲。賀金聲所遺〔遺〕遞稟之吳鶴亭、葛之清，均卽省釋。其所招集及被誑誘幫同募勇之人，俱已教歸，概免追究，以定人心。此拿獲賀金聲就地懲辦之情形也。

伏思賀金聲鼓煽浮言，挑釁聚〔衆〕，倉猝之間，變生肘腋，辦理稍或失宜，貽禍不堪設想。該府縣等因機立應，消大患於始萌，清境土如平日，迹其曲突徙薪之功，似存焦頭爛額者下，未便沒其微勞。

合無仰懇天恩，俯准將尤爲出力之三品銜·補用道·寶慶府知府潘清交部議敘。同知銜·候補班前補用知縣·署邵陽縣知縣陳玉麟，俟補缺後以直隸州用。候選訓導·署寶慶府學訓導吳樹聲，向賀金聲剴切開導，俾令俯首就擒，擬請賞加五品銜。期滿雲騎尉·補用守備李忠達，師行迅速，彈壓解散悉合機宜；儘先補用屯守備劉邦漢，冒險統遵保護教士平安抵省。均擬請俟補缺後以都司儘先補用，先換頂戴。出自逾格鴻施。現在地方一律安謐，堪以上慰宸廑。

除分咨外，謹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奉硃批：着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

(刑部檔)

一二七一 馬玉崑爲錄送攻克朝陽縣花子溝奏摺事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一日(一九〇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太子少保·頭品頂戴·總統武衛左軍·提督直隸全省軍務·雲騎尉世職·博奇巴圖魯馬，爲咨呈事。

竊照本提督於光緒二十八年十月三十日，在朝陽縣會同熱河都統專弁具奏，爲攻克朝陽縣花子溝山卡，先後拿獲首要各犯訊明懲辦，餘衆悉就安撫，謹陳辦理情形，並將在事出力各員擇尤開單，懇恩獎敘一摺，除俟奉到硃批另行恭錄咨行外，相應鈔摺咨呈大部，謹請查照。須至咨呈者。計粘鈔

摺。

右咨呈外務部。

(外務部權)

附件：馬玉崑奏報攻克朝陽縣花子溝拿獲鄧萊峯摺

光緒二十八年十月三十日(一九〇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奏為攻克朝陽縣花子溝山卡，先後拿獲首要各犯訊明懲辦，餘衆悉就安撫，謹陳辦理情形，並將在事出力各員擇尤開單，懇恩獎敘，恭摺奏陳仰祈聖鑒事。

竊○於九月初八日，自通州起程。二十日，行次平泉州。疊據探稱並據朝陽縣知縣繆桂榮稟報，鄧萊峯自聞○出關之信，日夜修繕卡房，聚蓄軍火，糾合花子溝內牌四十餘村，外牌百餘村，設卡二百餘座，約期十月初三日，開山起會，為抗拒計。○比即選派員紳，持示前往，會同繆桂榮，勸諭鄧萊峯束身投案，並散脅從。一面飛飭各營，分三路兼程前進：一由永平府出冷口，繞出二十家子、王家店等處，力扼其東南。一由建昌南川直趨雙廟、梁家店一帶，進遏其西北。○親率馬礮各隊，由平建大道徑赴朝陽縣街，居中調度。

十月初一日，各營先後到齊，扼要圍紮。鄧萊峯仍然不服開導，率其死黨，守險抗拒。幸兵至神速，該溝內、外牌不及聯合，聲勢隔絕，其外牌各村，先已懾服兵威，不敢復逞。初二日，先鋒馬隊行至

該溝東北白廟山前，突有鄧黨數十人，憑卡開槍遙擊。經我軍奮勇進攻，連奪四卡，生擒十三人，餘黨竄散。訊據被擒畢鳳岐等供稱：均係被脅人夥。當予從寬釋放，並令人溝傳語鄉民，此次官軍所至，原以調和民教、綏靖地方，凡屬善良，概不株累。溝衆見當場被獲之人尚邀赦宥，始各深信不疑，漸見冰消瓦解。初三日傍晚，○親帶馬步各隊，馳赴王家店，察看山形道路。鄧黨在卡瞥見，連發大礮、抬槍二、三百響，並有騎馬悍黨百餘名，忽從斜道橫出邀截。○急調步隊繞至山後，攀援而上，以拊其背。復使馬隊衝鋒仰擊，以扼其吭。前後夾攻，約及一時之久，擊斃悍目王幅春、劉五等七名，餘黨被槍子中傷者，約十餘名，遂各紛紛敗潰，拋棄槍械，如鳥獸散。時已昏夜，我軍乘勝賈勇前進，連奪險卡十餘座，如入無人之境。二更後，直抵鄧萊峯所居上卧佛頭溝，舉火爲號。其西南、西北、東北各卡，遙見火光，知鄧姓巢穴已失，霎時奔散一空。鄧萊峯率其親屬及其死黨，乘夜翻山驀澗而逃。此十月初一、初二等日，各營四面合圍；初三日乘勝攻克花子溝山卡之實在情形也。

初四日黎明，○整隊入溝，督同知縣繆桂榮出示安民。各村百姓見兵到之後，秋毫無犯，扶老攜幼，漸次來歸。並由○派員在鄧萊峯等家內，搜出槍礮、子藥、門旗、刑具各項違禁等物，找出教婦王夏氏，送還教堂，飭屬領回。即日分飭馬步隊，四出追捕逸犯，仍懸賞購線嚴緝。是日申刻，即在朝陽西南香磨村，拿獲鄧萊峯之謀主王幅泰及鄧婿程義二名，嗣又拿獲礮手陳倭瓜一名。初六日，復經黑山嘴子練長李大海，將首犯鄧萊峯等誘獲。因該犯帶有洋槍，懼其拒捕，密囑練丁王玉振、韓明泰看守，一面來營，請兵拿解。不期官軍趕至，而鄧萊峯等先已賄通練丁釋放，分路潛逃無踪。維時○已回朝

街，立即勒限各營，實力躡緝，毋任漏網。並添派幹員督同弁兵，責令李大海作爲眼線，跟踪偵訪。旋於二十四日，經本軍員弁在奉天義州與朝陽交界之清和門地方，將鄧萊峯並其弟鄧濤詳、其子鄧住同時弋獲。二十七日，押解到營。○親提各犯嚴訊，均供認守卡持械，拒敵官軍。各等情不諱。實屬同惡相濟，罪不容誅，隨將該犯等六名，一併就地正法。其鄧萊峰、鄧濤詳、王幅泰三犯，並加梟示，以昭炯戒。此十月初四至二十七等日，先後將首要各犯拿獲，訊明懲辦之實在情形也。

伏查鄧萊峯等，自乘庚子變亂，抗官聚衆，時閱二年。上次○遵旨馳赴朝陽，疊派員紳，前往開導解散；嗣後親人該溝，剴切面諭，勸令悔罪歸誠。仰荷聖恩不加深究，宜如何感戴皇仁，洗心革面，力改前非，竟反覆無常，負嶠自固，設卡至二百餘座，聚黨至百數十村，迹其兇燄日張，幾至釀成巨患。幸賴皇太后、皇上德威遠被，卒使脅從效順，首要成擒，未及三旬，剿撫大定，實非○意料所及。現在各山礮卡，業已一律削平，各處居民，均各如常安堵。收回槍枝二百餘桿，而利器漸已歸公；身膺顯戮不過數人，而頑梗庶幾知警。從此地面可期綏靖，卽民教當不至再啟釁端。在事文武各員，或則運籌決策，或則冒險爭鋒，協力同心，始終勤奮。核其出力，實與軍營異常勞績相符。謹擇尤分別擬獎，繕具清單，恭呈御覽。合無仰懇天恩，准如所請獎敘，以示鼓勵。

除飭取各員履歷送部，並查明千總以下各弁咨呈兵部核獎，及將此案一切善後事宜，咨商署熱河都統臣松壽妥籌辦理，仍通飭熱河各屬，一體嚴拿王玉振、韓明泰務獲究辦外。所有攻克花子溝山卡，拿獲首要懲辦暨將出力各員擇尤請獎各緣由，謹會同署熱河都統臣松壽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

聖鑒訓示。謹奏。

(外務部檔)

一三七二 趙爾巽奏請援案開銷晉省修復電線用款摺〔一〕

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初六日(一九〇二年十二月五日)

奏爲援案請銷晉省修復電線用款，以體商情而重報務，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照晉省電線，爲由直隸通陝甘新疆各省要路，關係綦重。前於光緒二十六年夏間，拳匪滋事，將太原、徐溝等縣電線毀壞，各路消息節節梗滯。旋奉諭旨催修。經督辦電報事務。升任工部左侍郎盛宣懷派員帶料，會同地方官分段趕修，於是年十月一律完竣。並經盛宣懷奏請，援照昔年畢節、霍州等處拆線毀桿之案辦理。欽奉硃批允准。於二十七年，准盛宣懷咨報，前項修復電線工料、運費各款數目，由該委員在晉省司庫借領及應歸還湘平銀四千二百五十六兩零，由該大臣墊銀二萬三千一百九十六兩八錢零，共用銀二萬七千四百五十二兩零。抄冊核銷到晉。當經前督臣行令核辦在案。

茲據署布政使吳廷斌、署按察使胡湘林詳稱：查光緒十八年晉省霍州、趙城等處，愚民聚衆拔毀電桿，修復工料銀兩，係於二十一年詳請奏准，按照貴州畢節縣修復電線成案，在於地丁項下作正開銷。今太原等處所設電線、電桿，於光緒二十六年夏間，猝遭拳變毀壞。經督辦電報事務。工部左侍郎盛

〔一〕此摺原爲《清代各衙門檔》所存趙爾巽致戶部咨文之附件，因該咨文已嚴重殘缺，故本書未經收入。

宣懷派員修復，共需用過工料一切經費湘平銀二萬七千四百五十二兩九錢五分一釐六毫，與從前貴州畢節縣、山西霍州等處兩案事同一律。應請援案在於晉省地丁項下作正開銷。等情前來。

奴才覆查二十六年拳匪之變，晉線毀壞至八九百里，較之十八年尤爲寬廣。其時正值乘輿西幸，軍務喫緊，該大臣飭修迅速，俾線路完整，要信畢達，事機無悞。實較畢節各案，更爲有裨大局。理合仰懇天恩，俯准援案將前項修復電線用款作正開銷，以體商情而重報務。

所有援案請銷晉省修復電線用款緣由，除細冊咨部查核外，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清代各衙門檔）

一二七三 外務部庶務司擬爲拿獲鄧萊峯事致法使照會稿

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九日（一九〇二年十二月八日）

庶務司呈，爲照會事。

前准賈署大臣照稱：朝陽等處地方日見危險，請派大員彈壓。等因。當經本部以馬提督欲由通州仍回朝陽駐紮，照覆在案。茲據該提督奏報，內稱：自通州起程，行次平泉州，疊據探報，鄧萊峯自聞出關之信，日夜修繕卡房，蓄聚軍火，約期起會抗拒。比節派員前往勸諭束身歸案，鄧萊峯仍然不服，率黨死守。幸兵至神速，奮勇進攻，鄧黨瞥見，連發大礮二、三百響，急調隊前後夾攻，直抵鄧萊峯所居上

卧佛頭溝，舉火為號，鄧萊峯率其親屬，乘夜而逃。在其家內找出教婦王夏氏，送還教堂，飭屬領回。即日分隊四出追捕，在朝陽西南香磨村，拿獲炮手陳倭瓜一名。旋經本軍員弁，在奉天義州與朝陽交界之清和門地方，將鄧萊峯並其弟鄧濤詳、其子鄧住同時弋獲，押解到營，親提嚴訊，均供認守卡持械、拒敵官軍。各等情不諱。隨將該犯等六名，一併就地正法。其鄧萊峯、鄧濤詳、王幅泰三犯，並加梟示，以昭炯戒。從此地面可期綏靖，民教當不再啓釁端。各等情。相應照會貴大臣查照可也。須至照會者。

法國呂使。

(外務部檔)

附錄：法署使為希飭保護朝陽教堂事致外務部照會〔一〕

一九〇二年八月十日(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初七日)

大法署理欽差全權大臣·駐紮中國京都總理本國事務賈，為照會事。

於本年七月初三日，接准照稱：東蒙古教堂賠款，業已催繳，並將久羈之教民二人釋放。各等情前來。本署大臣閱悉之次，曷勝欣謝。惟查教案情形，未能釋懷者。查教案賠款，緣係儆戒肇禍之輩，而目下最為切要者，係屬安謐地方，嗣後不致再滋變亂。故現今接有該處信息云，其地尚未平靜。查馬

〔一〕此件無相應之清方文件，因其內容與前件有關，故附於此。

軍門央懇紳董，始行釋放教民二人，尚有一教婦，被羈於花子溝二年之久，迄未放歸。足見該匪等胆大勢強，馬軍門不能剿辦，反與匪等婉商，俯聽其言，則在匪等人犯衆多矣。且既允許不加懲處衆匪，並不治逆首鄧萊峯之罪矣。而有馬軍門致業主教步司之函云，榮相婉向法國鮑公使聲請寬免犯首鄧萊峯之罪，公使已允。並欽奉諭旨：務須嚴拿鄧萊峯懲治。等語。在本署大臣查榮相乃當今中國最爲尊崇之大員，豈能向鮑公使代犯首鄧萊峯開釋其罪之理？本署大臣以此事實難相信，諒貴爵亦必以爲不然。況我國始終以懲剿鄧萊峯爲正辦，在馬軍門如此舉動，則匪等膽愈大、勢愈衆，而教堂、教民居住該村，出入來往，甚爲可慮。現該軍門欲攜營回直，酌留兩營，在該處駐紮保護。該匪等一俟提督回直，再滋事故，而提督所統大兵，尚未彈壓得力，何況屬員兵力微薄，而能彈壓？在本署大臣深願以免再肇禍亂，並免中國爲難，是以照請貴爵以三事，切實行知馬軍門：

一、將在花子溝被羈教婦放歸。二、拿懲所定鄧萊峯等之罪。三、保護教堂、教民平安無事。該提督始能回直。

務望貴爵嗣後於該處諸凡加意，不可再肇變亂。否則本館迭次告戒，在貴國責任自必加重矣。非本署大臣致疑中國不著重保護教堂、教民，不過深願灼知實能得力施行，保全貴國各省均皆靜謐，是欣慰素懷矣。須至照會者。

右照會大清欽命總理外務部事務。和碩慶親王。

一二七四 奕劻奏請賞給各國議約使臣暨隨辦人員寶星摺

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初十日（一九〇二年十二月九日）

謹奏，為請旨賞給各國議約使臣等寶星，以示嘉獎，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自前年拳匪肇釁，聯軍入城，臣奕○奉命回京，會同前大學士李鴻章，與各國使臣商議和約。維時事變方殷，羣情疑沮，安危之機，關係甚鉅。幸承聖明指示，就所訂大綱十二款，次第籌辦。至上年七月，公約始克畫押。各國使臣，實能維持中外，力顧邦交。其參隨、繙譯等，遇事贊襄，亦資裨益。迄今大局底定，和好如初，自應奏懇恩施，用昭睦誼。

伏查向章，請給寶星各按官職，分別等第，其有勤勞較著之員，歷經加等奏獎，奉旨允准有案。此次議約，非尋常交涉可比，更宜量從優異。臣等公同酌覈，所有與議畫押之德國使臣穆默、奧國使臣齊幹、比國使臣姚士登、日國使臣葛絡幹、法國前任使臣畢盛、鮑渥、日本國前任使臣小村壽太郎，均擬請賞給頭等第三寶星。義國前任使臣薩瓦葛、和國使臣克羅伯，前已得有二等第一寶星，此次並請賞換頭等第三寶星。隨同議約之法國頭等參贊唐瑞、義國參贊羅瑪訥、日本國頭等參贊日置益，該三員曾署使臣，擬請賞給二等第一寶星。領袖繙譯。法國頭等參贊甘司東，擬請賞給二等第二寶星。德國參贊伯聯、漢文正使夏禮輔、法國署理漢文正使穆文琦、領事李業員、日本國二等參贊丸毛直利、三等參贊鄭永邦，均擬請賞給二等第三寶星。德國文案官寶布利扣、比國副領事道志、繙譯官林阿德、法國二

等繙譯魏武達、副領事蘇馨、和國繙譯德斯貝，均擬請賞給三等第一寶星，以示嘉獎。如蒙俞允，卽由臣部欽遵辦理。

至俄國前任使臣格爾思及參隨等，臣等已於上年九月奏請賞給寶星在案。美國使臣康格、議和使臣柔克義及參隨各員，須由該國議院核准，方能領受寶星。臣等已知照駐美使臣轉詢美國外部，俟復到之日再行奏請。英國之例，凡有職守人員，不受他國錫賚。是以該國使臣薩道義等未經開列，將來應否懇恩頒賞物件之處，容臣等隨時酌定，請旨遵行。

所有請賞各國議約使臣等寶星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初十日奉硃批：依議。欽此。

(外務部檔)

一二七五 岑春煊爲已飭各屬議賠教案事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一九〇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頭品頂戴·署理四川總督部堂·廣東巡撫部院岑，爲咨復事。

光緒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承准貴部咨開：光緒二十八年十月初二日，准法國賈署使照稱，據駐川領事詳呈，四川各處及成都損毀甚鉅，拳匪勾串土匪，屠殺人民不少，該地方官辦理不善，一味寬縱，又復無意遏絕亂萌，責咎不爲不加重。至于如何補償賠卹之處，除俟接有詳細報呈多寡之數，再行索

賠外，應先向聲明。等因前來。查川省匪徒滋事，迭將來電辦理情形，隨時照會法使。茲據領事詳報前因，該使既經聲明在前，難保不要索於後。相應鈔錄來照咨行體察實在情形，飭屬妥速籌辦，並速聲復本部，以便轉覆該使可也。等因。

承准此，查咨內事理，已於十月初七日承准貴部電告，本署督部堂當於初九日詳細電復。嗣承准貴部電轉述法使之語，極願由各教堂就近會同議結。現在各處匪徒，漸次解散，各屬教案，迭經嚴飭核實勘估，迅速就近議結。惟教士浮索，已成積習，川省尤甚。往返磋商，迅結恐難，總當時時督催，俾免久延。應俟各屬均議有眉目，再將詳細情形及議賠數目咨呈貴部查核。茲准前因，合亟咨復。爲此咨呈貴部謹請查照，照復法使，望切施行。須至咨呈者。

右咨呈外務部。

(外務部檔)

一二七六 馬玉崑爲抄送朝陽善後事宜就緒奏摺事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一九〇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太子少保·頭品頂戴·總統武衛左軍·提督直隸全省軍務·雲騎尉世職·博奇巴圖魯馬，爲咨呈事。

竊照本提督於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在朝陽縣專弁具奏，爲朝陽善後事宜辦理就緒，擬即

起程回京一摺，除俟奉到硃批另行恭錄咨行外，相應鈔摺咨呈大部，謹請查照。須至咨呈者。計粘鈔摺。

右咨呈外務部。

(外務部檔)

附件：馬玉崑奏爲朝陽善後事宜就緒擬即回京事摺

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一九〇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奏爲朝陽善後事宜，現經辦理就緒，○擬即起程回京，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

竊○前以攻克朝陽縣花子溝山卡，拿獲首要各犯訊明懲辦，並請將在事出力各員擇尤開單，懇恩獎叙各緣由，先後電請軍機大臣代奏。嗣於十月三十日，復會同署熱河都統臣松○專摺奏陳。十一月初一日，承准外務部電開，奉旨：馬玉崑電奏悉。着訊明鄧萊峯等犯詳細供情，權其輕重，奏明請旨。欽此。豔。等因。仰見我皇太后、皇上於鋤奸禁暴之中，寓慎憲省刑之意，欽佩莫名。

竊查鄧萊峯等抗官聚衆，叛服不常，外託公憤以惑黔黎，內懷奸欺以干法紀，實與四川之余蠻子、湖南之賀金聲、廣宗之景廷賓同一居心叵測。愚民受其煽惑，爲日已深。該犯初次被獲之時，其向日私與聯牌作會之王玉振、韓明泰等，猶敢密結腹心，縱令潛逃，甘扞法網而不顧。是鄧萊峯等一日不正典刑，恐餘燼一日不熄，而人心亦且一日不安。幸而首要各犯先後弋獲，經○親提訊供，情罪昭彰，法

無可貸。因將該犯等一併就地正法，藉以上伸國憲，下息訛言。正擬續摺奏覆間，復於十一月十一日，摺弁賚回原摺到營，欽奉硃批：着照所請，該部知道。單併發。欽此。聖明遠見萬里，賞功罰罪，惟允惟明。跪誦之餘，益深感悚。

現在朝陽一切善後各務，均經○咨商熱河都統，分別辦理。並查明鄧黨平日助惡尤甚，現尚在逃未獲者，通飭緝拿數名，務獲嚴辦。其中情節較輕者，飭縣酌予薄懲，略示儆戒。此外脅從之輩，多屬良善附和之徒，已知悔悟，自應寬其既往，概免株連。並由○督同署朝陽縣知縣繆桂榮，到處張貼告示，曉諭周知，以靖人心而安反側。其東蒙古天主教堂主教葉步司，屢有書牘往還，極稱此案辦理妥善。現復函商該主教，隨時約束教民，務使和睦鄉里，永遠相安。

至附近教堂以及花子溝一帶地面，向係駐熱練軍常川駐守，亦經咨請熱河都統，轉飭統領楊玉書，妥籌布置，藉資彈壓。○所部隨同來熱各營，除先期飭令人關不計外，現仍暫留前路統領總兵孫多慶所統步隊五營，分駐朝、建、平三屬，搜捕零星馬匪，隨後察度情勢，再行飭調進關，以備操練。○即擇於十一月十八日，自朝陽起程，由奉天錦州乘坐火車取道天津，與督臣袁世○晤商地方事宜，即行人京，恭覆恩命。

所有朝陽善後辦理就緒，並恭報○起程回京日期各緣由，謹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一二七七 崧蕃爲阿拉善旗並無教案實屬教士勒索事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一九〇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欽命頭品頂戴·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陝甘等處地方軍務糧餉兼理茶馬·管巡撫事崧，爲咨呈事。

案准阿拉善親王多咨開：光緒二十八年十月十四日，准貴督部堂咨，准外務部咨開，法國賈署使照稱，西蒙古三道河教堂一案，尚未了結，照請飭知妥速商辦，早日議結，並將商辦情形聲覆。等因。咨行前來。

查前准各處咨行，法使端參贊不日來甯，是以靜候。嗣於本年六月間，疊准甯夏將軍暨甯夏鎮道部員先後函開，三道河教士白文治、李鴻猷偕同教民張二魁子、賈大、宋先生等，現已到甯議結前案，令即派委蒙員，趕緊前來，會同議辦。遵即派員帶同本旗已革總官阿睦爾吉拉嘎來甯，蒙甯夏印委各大員公會質一次，各立供詞。阿睦爾吉拉嘎將上年送歸教士、保護教民教堂、遵囑拆存木料各情，依依而陳。教士已情見勢絀，無從置辯，惟籠統索賠，爲數動以三二十萬。比經婉商，仍以十八萬，水盡山窮，再無減讓。本旗因其是非不論，一味貪求，殊與中外國家以義制事、以仁交鄰之道有乖，實非和平辦法，且自維綿力，萬難曲從，是以未能成議。當經辦理情形抄錄供詞，咨請轉行在案。此議辦教案未克就緒之實在情形也。

茲准前因，實非本旗故爲阻撓延緩，惟有趕緊議結，早斷葛藤。惟查小橋畔、下營子各案，實有殺斃、搶燬各情事，賠償亦祇數萬。以之相較本旗，縱不論功，亦何至大爲受過？現飭本旗總管莽哈賚，就近與之再申前議，量力賠償。

除莽哈賚與教士商辦議結是否就緒另案咨明外，相應咨請貴督部堂，希卽轉飭甯夏印委各大員開導贊勸，以期速結之處，實叨公便。所有本旗教案議賠未克就緒，實非稽延阻撓各緣由，相應一併咨請查照，轉咨施行。等因。

准此，查來咨均係實情，三道河既無戕害、搶劫重情，勒索過多，蒙人無力應付，鄰省實屬無可如何。

除分行甯夏鎮道府等會同蒙員莽哈賚，與教士白文治等剴切開導，妥爲婉商，勿聽教民刁唆，務期早結再行聲覆外。相應先行咨呈。爲此咨呈貴部，謹請鑒照施行。須至咨呈者。

右咨呈外務部。

(外務部檔)

一二七八 趙爾巽奏報全晉教案一律議結摺

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一九〇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護理山西巡撫·布政使奴才趙爾巽跪奏，爲全晉教案一律議結，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

州暨比國教會所布之口外七廳，共賠銀一百二十五萬兩。均分四年付清。復商允法使，於公約賠款內撥銀五十萬兩，以輕晉累。詎法使於一百二十五萬內，以一百零五萬分給省南荷國教會，以二十萬兩分給口外比國教會。該比會主教方濟衆等，遂以口外被災較重，分款較少，不敷賠償，令比、法兩使疊向外部翻瀆，咨行晉省飭卹派員另議。

因於本年正月，復派鄭景福人都，與法使辯論，抱定合同不令翻異，惟以口外教民較苦，允予另籌恤款，以昭輯睦而示公平。磋商再三，迄未能結。本年五月，法使忽派參贊端貴，前往歸化，查商教案，意在證明口外被擾情形，翻騰前約。當又添派留晉補用記名海關道沈敦和，赴京議辦。法使始將端貴調回，於張家口會議。業由岑春煊陳明在案。

詎在張家口相持半月，迄未就範。復由奴才電請法使，調令回京。該教士等始索賠恤銀九十五萬兩，繼減爲九十二萬兩，復減至八十萬兩。電函絡繹，舌敝脣焦。沈敦和先與法使有給四十五萬兩，由公約賠款劃出一半，由晉籌給一半之議。繼又議將埋屍骸各項雜款，一併由教士包辦，給與賠恤銀三十五萬兩。磨議多日，該使疊向外務部商請調說。又由奴才電請全權大臣王文韶，督飭沈敦和再與辯論。該署法使賈斯那議給銀五十萬兩，業將定議。

詎新任法使呂班到京，又復翻異，疊向升署雲貴總督·山西撫臣丁振鐸言，非給銀八十萬不能了結。丁振鐸爭辯再三，復督飭委員稟商外務部，始以六十五萬兩定議。上年所定合同，仍舊承認，另立善後合同，載明口外各案，一概完結。當經丁振鐸督同沈敦和，與法使呂班立約籤押，由鄭景福齎送回

晉。總計山西天主教案賠款，共計京平銀二百四十萬，折合庫平銀二百二十六萬，尚未足前議二百五十萬之數。此晉省議結天主教案之情形也。

至耶穌教案，上年以該教教士無一在晉，無從商辦。岑春煊因電約耶穌總教士李提摩太來晉。旋由該總教士擬立章程七條，甚爲平允。統計全省耶穌七會，被燬教堂及教民屋產、財物，核實估賠銀八十一萬四千二百八十四兩零，該教士等復減讓銀四十六萬四千五百五十八兩零，又撥歸公約賠款十一萬六千兩，實祇賠銀二十三萬三千七百二十五兩零。惟李提摩太請另籌銀五十萬兩，建立學堂。現亦議明，併歸晉省大學堂之內，另案奏明在案。是此五十萬，祇能作爲學堂經費，不能竟作賠款。此晉省議結耶穌教案之情形也。茲由洋務局司道詳請具奏前來。

奴才竊維晉省教案之鉅，不特通商以來所未聞，亦拳擾各省所僅見。其屠戮殘殺之慘，焚掠傷毀之多，實爲列強之所共憤。事後懲匪撫教，查產計賠，原將以釋其怨嫌，泯其口實。而當時聯軍未退，公約未成，一節之微，動關全局。晉省又東鄰津、保，敵兵重壓則孟固岫危；北接宣、張，遊騎紛馳則臺繁驚擾。口外歸綏一帶，復敵蹤迭犯，警報頻聞。查辦教案一事，直與大局緩急相關，爲全省安危所繫。升任撫臣督飭洋務總分各局員暨各州縣印官委員人等，設法維持，悉心籌畫，經權並濟，因應咸宜，始能就我範圍，日臻順利。而所議賠款，合天主、耶穌兩教，不過二百五十餘萬，較之京畿、直隸各屬，省款甚鉅。實屬心力交盡，有裨於國事、晉事，實非淺鮮。其在事出力各員，或星夜奔馳，或筆舌俱瘁，或出入於彈雨槍林之際，或周歷夫冰天沙磧之間，實屬不無微勞。合無仰懇天恩，准予從優給獎，

中文約章一本、換約法文約章一本、照抄與該主教蘇斐理立約一本，特此敬謹稟呈，懇請立案施行。

再，職道等來京，奉天將軍、府尹均有公件，且囑職道等應隨時稟請指示。現在此案既已議結，約章既已呈交，可否仰懇中堂、王爺、大人賞給回奉咨文，並一切辦理情形，收到約章各節，據稟咨照奉天將軍、府尹立案。職道等以便回奉銷差，是所盼禱。肅稟恭叩鈞安，伏乞慈鑒。

職道英甲、鏡第謹稟。

附呈與法公使立中文約章一本、法文約章一本、照抄與蘇斐理立中文約章一本。

(外務部檔)

附件一：奉天省被害天主教外國教士貞女議賠合同

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一九〇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大法國欽差全權大臣呂暨頭等參贊賈、大清國奉天將軍增、奉天府尹玉派辦教案。候補道彭、候補道徐，爲公立合同事。

奉天因光緒二十六年拳匪之亂，除天主教堂被毀，早由大賠款內已辦結外，教民恤賠款項一百四十萬兩，由蘇主教已辦結另立約章外，至外國教士、貞女被害，教士墳地被挖等情，應歸駐京法國欽差經奉天將軍、府尹派員來京商辦。

茲因奉天籌款萬分爲難，百般商議，極力核減至減無可再減。議定凡奉天天主教外國教士人命、挖墳修墳一切大小事體，一律完結，共賠奉天瀋陽平銀四萬兩整，由法國欽差自行斟酌，作爲補償及設

修仁慈院所之用，不與奉天相干。賠款銀定於光緒二十九年二月初，由奉天將軍兌交駐京法國欽差收領，寄與收據存案。惟戕害主教紀隆，實可慘恨，定將瀋陽教堂東隔壁民地一段，共二畝多地，由將軍發官價買交教堂，作爲紀隆紀念祠堂。至被挖外國教士墳地五座，須仿照山西辦法，立碑五座，每碑帶亭，儘一千銀之數爲度，五甬碑共銀五千兩。由將軍派公正賢員，或求彭道監視，並地方官妥爲照料，而免差錯。碑亭外繪圖樣，明年興工。至戕害紀隆正兇拳匪劉喜祿、張谷牙子等，既已懲辦多名，爲從者一律免究。如由將軍查再有拳匪正兇，應按律辦，其餘無論何事，一概完結。眼同大清國外務部，由大法國欽差呂，與大清國奉天辦教案委員·候補道彭英甲、徐鏡第等，訂立合同，各籤字畫押，繕寫中外文約三分：法國欽差收執一分，中國外務部收執一分，奉天將軍、府尹收執一分，存案備查。

再，教民仍是中國百姓，俟後遇有詞訟案件，仍由各地方官不分民教，按律辦理。特附約章之末。此約。

大法國欽差全權大臣呂班。

大清國奉天將軍、府尹調辦全省天主教案·花翎二品銜·分省候補道彭英甲、大清國奉天將軍、府尹委辦全省天主教案·花翎二品頂戴·候補道徐鏡第。

大清國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立約。

大法國西曆一千九百零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附件二：奉天省法國天主教案議賠合同

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一九〇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辦理奉天全省天主教案委員等暨辦理奉天全省天主教蘇，爲公立合同事。

茲因光緒二十六年，義和拳匪肇亂，將奉天省所屬各府廳州縣天主教堂，並教民房產焚燬、被害各情。查議和大綱第六條內載，各國、各會、各人等身家財物，所受公私各虧，中國均認公平賠補。等語。今奉盛京將軍增、奉天府尹玉，特派本道等來京，與中國外務部及主教會商議定，所有天主教會及會內之人所受公私各虧，除各處教堂賠款銀七十七萬兩，歸大賠款已定議外，至應撫教民恤款數目以及辦法，臚列各條於左：

一、奉天全省各府廳州縣，所有應恤教民房產財物，今在京公同議定，共恤瀋陽隨市平銀一百四十萬兩，作爲一概了結，並無遺漏。

一、所有前在奉省借與主教銀四萬兩，並木植價銀四百七十六兩五錢，言明於賠款內如數扣還。

一、恤款瀋陽平銀一百四十萬兩內，扣除還借銀四萬兩，並木植價核銀五百兩除清，共淨剩銀一百三十五萬九千五百兩，議定分三年九卯，在奉天交涉總局交付，永無利息。言明自立合同之日起，仍准前議，到奉天即交銀四十萬兩。至二十九年即光緒癸卯年三月起，頭卯分三、六、九、臘月四卯交，每卯應交銀十萬零六千六百一十二兩，此二十九年一、二、三、四卯之銀全清。至三十年即光緒甲辰年，由

三月起，五卯分三、六、九、臘月四卯交，每卯應交銀十萬零六千六百一十二兩，此三十年五、六、七、八卯之銀全清。至三十一年即光緒乙巳年三月爲第九卯，共應交銀十萬零六千六百一十二兩。至此三年九卯，一律全完。每次交銀，均交與瀋城教堂查收，務須將收到銀數給憑收執。

一、教民婦女，如因亂時流落在外人家，查有實在下落，應由主教函知地方官，再行覆查確實，代爲追還原主，如不交者，治以應得之罪。至拳匪首要，除業已懲辦多名外，應遵教會恕仇善念，其餘爲從者，一律免究，而免牽誤好人。至真正殺人正兇，如地方官查有切實確據，准按中國律治罪。

一、教民、平民均是中國百姓，自應守中國法度，均歸中國官管理。俟後各地方官遇有案件，不論是民是教，一律辦理。教民、平民呈詞，亦不必專分別爲教民字樣，而免歧視。遇有教民案件，是地方官公事，秉公訊斷。教堂教士以傳道爲主，不准干預。如真不公道，外國教士可見地方官面商。

一、教民產業契據，如有因亂焚燬遺失者，由官補予印契。如非二十六年失落之契，仍照例納稅。儻教民佔住平民房屋、田地，應於一個月內退還；如平民佔住教民房屋、田地，亦於一個月內退還，均不得藉故耽延。至教民於二十六年因被逼勒，賣出、典出之地，均准呈明地方官後查明，由教民自行照原價贖回。儻非二十六年逼勒賣出之地，仍不准贖。

一、自京議定之後，在奉教士等，均不得再有異言。教民、平民均應捐除舊怨，毋得再以從前人命、財產及鬪毆等事，互相控告，別生枝節。如有故違控告者，均不准理。從此民教各守法度，永遠相安。

一、奉省教民賠款既已賠足，作爲一概了結，則主教、教士人命、墳墓，應行修理建碑等事，除已由

法國欽差另辦外，其餘教民賠恤，已由主教定議，一律無事。

一、奉省教案，現已由京呈明外務部議結，所有在奉教士等，均應於籤字後一律遵照，並應將約章刻印成書，通飭旗民地方官曉諭民教人等，一體遵照。

以上九條，今由本道等與主教公同議定，寫立合同四紙，一存奉天軍督憲署，一存奉天尹憲署，一存法國欽差署，一存奉天天主教堂。各籤字畫押分執，以爲憑據。

大法國駐奉天管理天主教會主教蘇斐理。

大清國奉天將軍、府尹調辦全省天主教案·花翎二品銜·分省候補道彭英甲、大清國奉天將軍、府尹委辦全省天主教案·花翎二品頂戴·候補道徐鏡第。

大清國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立約。

大法國西曆一千九百零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外務部檔)

一二八〇 著毋庸將袁昶事蹟宣付史館事上諭

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三日(一九〇三年一月一日)

軍機大臣面奉諭旨：都察院奏，代遞編修呂佩芬等呈請將前太常寺卿袁昶事蹟宣付史館立傳一摺，著毋庸議。欽此。

(上諭檔)

一二八一 端方爲已嚴防九江一帶神拳及會黨事致張之洞電

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一九〇三年一月八日）

南京。張宮保鈞鑒：洪佳電悉。前信係得滬友電，據稱：九江匪假習神拳，勾結游勇，上游會匪因之亦有蠢動。九江西人甚惶恐，已電滬領事設備。等語。又據夏口馮丞面稟：去臘初旬，有形迹可疑數十人，尾隨優伶七盞燈來漢，查係鎮江一帶鹽梟。因防範頗嚴，幸尚無事。該梟目野狐仔李祥等，年底復行下駛。是否因此種匪徒致起謠言，尚抑或別有詭密之匪，均不可知。惟當嚴緊防範，期保無事。日後如有別項消息，仍彼此通知。○。卦。

（端方稿）

一二八二 奕劻等奏爲克林德碑坊告成請派大員致祭事摺

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一九〇三年一月九日）

謹奏，爲德國原任使臣克林德碑坊告成，請派大員致祭，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查和議總綱第一款所載，德國原任使臣·男爵克林德遇害處所樹立銘誌之碑一節，臣奕等前與德國使臣穆默商定辦法，在於崇文門大街新設碑坊一座。等因。當經派員覈實經理，自上年五月初十日興工起，至本年十二月工竣。據德國署使臣葛爾士懇請欽派大員致祭，於本月二十日會同觀禮。

臣等伏查前因拳匪之變，德國使臣克林德途次被戕。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初二日欽奉諭旨：賜祭一壇，著大學士崑岡前往奠醴。維時和議未定，該國旋將克林德靈柩運送回國，是以賜祭之事未及舉行。茲值碑坊告成，該署使臣復以致祭爲請。原派大學士崑岡，現在因病請假，屆期恐不克莅事。相應請旨，特派大員前往奠醴，以示優榮而昭睦誼。伏候命下，卽由臣等知照欽遵辦理。

所有克林德碑坊告成，請派大員致祭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一〕。

(外務部稿)

一二八三 薩保爲請示教士命案暨挖墳賠款事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一九〇三年一月十一日)

欽命署理黑龍江等處地方將軍·齊齊哈爾副都統·花翎薩，爲咨呈事。

戶司案呈：茲據鐵路交涉總辦周道冕呈稱，竊於十一月初七日，接法主教藍祿業照會內開，卷查庚子拳匪肇禍，兵勇、土匪藉機鬧教，搶燒教堂，殺害教士，掘劈洋人墳墓。前經商辦，除掘墳墓二處、辱殺教士三命另辦外，僅將焚燒教堂、搶掠財物議賠毋庸再敘。適奉駐京法使呂來文內開，查江省集廠京(經)歷李希奇，縱容惡役、街匪，搶燒教堂燬燼。該役、土匪復抵餘慶街，約會該處役匪，互相燒搶，

〔一〕據《隨手稿》，此摺於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奉硃批：「著派醇親王載灃前往奠醴。」

殺害教士。該經歷張拱辰袖手不前，故視殺害。綏化通判福厚，張貼不禁搶燒教堂、辱殺教士示諭。革約王毅宏刻聚街匪，蜂擁燒搶，綁拿教士，酷辱兩日殺害。蘭城統帶馬步全營翼長慶，發令獲殺教士，該惡弁托布帶隊搶燒教堂，砍落教士聖首，懸桿遊街，譏笑咒罵。查該犯官等均各罪有應得，擬照交涉公例，掘墓損屍案犯照律克〔科〕罪，每掘一處，擬有定章賠銀五千兩；無故辱殺教士三命，照例追要辱銀四萬五千兩，以補法國所受之辱。查發令與殺人者同論。指辦前來。等因。准此，本主教遵照備文照會貴道台，請煩查照文內情事，希即核奪。是否照辦，祈爲作速見覆。等因。

接此，查前接該主教來文，以挖墳賠款數目，已由法使與外務部議定，每處賠銀五千兩。等因。當經職於八月二十日呈請咨查，於八月二十八日奉批：候據情咨呈外務部查覆。各等因在案。嗣後究竟部覆如何，迄今尚未奉到行知。現該主教又於挖墳索款外，添殺害教士賠款，顯因前文日久未覆，遂思節外生枝。若再積壓不理，後慮正長。究因如何辦理之處，職未敢擅便。理合具文呈請憲台，迅賜核示祇遵。爲此呈乞照驗施行。等因前來。

據此，查江省教案，春間曾經周道冕照會法主教藍祿業，有無論何省賠款，凡有連教士命案一併議結者，江省卽作一概了結，不再另議之文。今據周冕所報，藍祿業來文，既於挖墳每處索銀五千兩，三教士命案又索銀四萬五千兩，尚欲追論大小官員。無論江省無此財力，且亦無此辦法。然竟置不理，又恐節外生枝，重爲地方憂。究應如何辦理，及從前法使有無與大部訂有挖墳賠款章程？相應咨呈大部，謹請查核賜覆，以便遵行。須至咨呈者。

右咨呈外務部。

(外務部檔)

一二八四 增祺等奏爲遵旨彙保剿平劉彈子各股之出力各員事摺

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一九〇三年一月十四日)

奴才增祺、玉恆跪奏，爲遵旨彙保歷次剿平股匪各案尤爲出力文武員弁，繕單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等前於光緒二十七年六月附奏，昌圖、錦州、廣甯、海龍等屬剿平各股賊匪，請將海龍總管依凌阿等七員先行獎勵，並聲明在事員弁異常出力者，實不止此數人，應由奴才等分飭查明，俟時局大定，再行分別奏請獎敘等情一片，欽奉硃批：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又本年七月附奏，光緒二十五年錦州、甯遠等處股匪肅清，曾將在事尤爲出力人員奏奉電旨：准其擇尤酌保。等因。欽此。正覈保間，因亂延擱。此次剿辦通化、海龍一帶股匪，洵屬異常奮勉，懇恩准將前案未獎及上年、本年歷次剿平匪亂尤爲出力員弁，分別異常、尋常勞績請獎，及陣亡、受傷各員弁一併彙案請卹等情一片，欽奉硃批：准其覈實奏請獎卹，毋許冒濫。欽此。均經隨時欽遵，恭錄宣示。行間無不歡呼感奮。

查奉省盜風素熾，奴才增祺到任時，方值田大成、谷得磁等，在錦州、義州、甯遠一帶大肆猖獗；沈四、田保亭、潘勤等，亦皆擁衆分擾。維時正承甲午之後，散兵、土匪勾結蔓延，節次進攻，始經撲滅。而

茲事甫定，拳匪忽起。厥後各省潰勇，率多萃集於斯，以致各屬無地無賊。昌圖、海龍之吳青山、李曉叭等股，錦州、廣甯之苑守誠、金獸珊、趙璧等股，邊內外之巴塔烏爾濟、陳彥樹等股，或衆至數千，少亦數百。又有劉彈子、楊玉麟者，先由吉林官街竄踞海龍、通化各境，與王和達、董洛道諸股會合，衆至三萬餘人，聲勢尤大。旋爲俄兵所逼，楊玉麟率黨竄昌圖出蒙界。劉彈子自恃其衆不相下，一經接仗，橫衝旁決，兩據新賓堡，數攻海龍廳。其黨張桂林、林七、鄭蘭亭等，復以次竄擾懷仁、寬甸、鳳凰、安東各廳縣。幸俄員續允添調華隊會剿，該各官兵團練，又皆踴躍用命，應時馳至，四面兜擊，連戰皆捷。陵寢得免驚擾，東邊旋即收復，生擒要逆周玉麟置之法。昌圖、錦州、廣甯及邊內外各匪，亦皆由就地兵團，隨時設法芟夷畧盡。而奉天大局，自茲始有轉機矣。

惟劉彈子等股雖經剿滅，遺孽董洛道、王洛道，依然在深山密林之間負固盤踞，兵至則避，兵去復出。時海龍槍械既爲俄員收去，又值和約告成，通海所駐俄隊漸次撤退，匪燄日熾，更無忌憚，不得已亟爲添隊之議。一面分飭新舊各隊馳往剿辦，鑿險縋幽，再接再厲，陣斬匪首唐大法師、董大法師等，並悍賊數百名。王洛道變裝逃至吉林濛江，爲紅石砬子會勇所獲伏誅。另股丁藍旗、高得峯，分竄大小蘇河、蚊子壕北等處，又爲該處巡隊一再擊散，地面悉定。

竊思奉省自拳匪亂後，危險百出，大有不可收拾之勢。仰賴皇太后、皇上洪福，雖歷當萬分棘手、無可設施之際，大小文武，卒能同心戮力，迅速掃蕩。而其中時事之曲折，措拄之堅苦，馳逐之艱險，前經歷次詳陳，固已久在聖明洞鑒。現當俄兵半撤，弭盜極爲要圖，尤宜信賞及時，以作士氣。據各統領

及該地方文武各官，陸續開單請獎前來。奴才等覆加查覈，除尋常獲盜各案應另行照章辦理，茲將歷次剿平股匪尤爲出力各員弁覈實刪減，統行歸併，按照勞績分別請獎，謹繕清單恭呈御覽。合無仰懇天恩，俯准照單給獎，以敘前勞而策後效，出自逾格鴻施。

除飭取各員弁履歷咨部查照，並其次出力弁兵酌給千、把、外委暨各項功牌咨部註冊外，謹合詞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硃批：該部覈議具奏。單併發。

(宮中硃批奏摺)

一二八五 外務部爲飭拿永清教案首要並防範騷擾事札行順天府文

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一九〇三年一月十六日)

爲劄行事。

准英燾署使函稱：永清縣前年四月間，本國孟、羅二教士被殺之案，乃李振邦、李文惠父子爲首。李振邦業經緝獲正法，李文惠在逃未獲。現聞該犯潛回縣境，該縣令吳貽孫如肯設法緝拿，必能悉其隱匿處所，乃竟置之不理。又聞永清縣塔兒營村有廟宇一處，呼爲大寺，其住持僧人因附和拳匪，業經當時縣令驅逐，不准回廟。今該僧人等均已復回。據永清縣本國連教士稟稱，前數日有該廟僧人二名，在教士廡所門前騷擾，經教士往報，該縣令仍不在意。等情。本署大臣查前歲之亂，永清縣實爲作俑。

據報今情，若不設法拿辦，深恐復蹈前轍。請飭防範，並將李文惠拿辦。等語。相應劄行順天府，迅飭永清縣，將該署使所稱各節，切查稟明核辦，以免滋生事端，並聲復本部，是為至要。須至劄者。

(外務部檔)

一二八六 薩保為抄送江省添兵致俄員照會事咨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一九〇三年一月十九日)

欽命署理黑龍江等處地方將軍·齊齊哈爾副都統·花翎薩保，為咨呈事。

竊照本衙門前因江省鬍匪滋擾，亂後兵額不敷剿捕，按照中俄新約，知會俄員，擬添兵二十三營，每營五百人，共一萬一千五百人，以資彈壓。業於光緒二十八年九月十五日，照會駐省俄廓米薩爾坡柯大那夫，轉知伯力總督在案。理合粘抄照會及額兵新添數目清單，一併咨呈大部，謹請鑒核施行。須至咨呈者。

右咨呈外務部。

(外務部檔)

附件一：薩保為擬添營兵事致俄員照會

光緒二十八年九月十五日(一九〇二年十月十六日)

大清國署理黑龍江等處地方將軍·花翎薩，爲照會事。

查亂前江省各城，共有額兵一萬二千八百五十五名，並鎮邊軍三十八營，共一萬九千名。以上二項，共兵三萬一千八百五十五名。現查中俄新約第三條內載：今令各將軍與俄國兵官會同籌定俄兵未退之際，駐紮東三省中國兵隊之數目及駐紮處所。中國允認，除將軍與俄國兵官籌定，必須敷剿辦賊匪、彈壓地方之用兵數，中國不另添練兵。並查貴廓米薩爾六百十七號照會，內開：現在支持地方太平，實與貴署將軍大有裨益，務請竭力設法，不令地方再有叛亂之事。各等因。本署將軍細譯約旨及來文命意，足見貴國慎固邦交，願我地方平靖。惟江省財力艱窘，斷難規復亂前兵額。現在格外樽節，通省籌兵二十三營，尚希貴廓米薩爾知照伯力總督。

再，以上擬籌之兵二十三營，每營五百人，共一萬一千五百人，祇爲照約辦理，藉資剿辦賊匪、彈壓地方之用，與現有之巡役無異。合併聲明。

所有亂前額兵、鎮邊軍及現在擬添之數目，並駐紮地方，分別鈔粘文尾，相應照請貴廓米薩爾知照見覆。須至照會者。

右照會大俄國駐齊省武廓米薩爾。

(外務部檔)

附件二：黑龍江省擬添營兵清單

亂前各處舊制額兵數目：

省城額設兵二千三百八十八名。黑龍江額設兵一千五百零三名。墨爾根額設兵九百二十四名。呼蘭額設兵六百八十四名。呼倫貝爾額設兵二千七百一十二名。布特哈額設兵二千七百八十四名。通肯額設兵一千三百四十四名。巴彥蘇蘇額設兵三百名。北林子額設兵三百一十四名。

以上統共額設兵一萬二千八百五十三名。

亂前通省練兵之數：

省城五營。鐵路交涉局一營。八嶺站一營。海拉兒三營。呼蘭、巴彥蘇蘇三營。通肯、北林子、東路草道共四營。墨爾根三營。愛琿及沿黑龍江上下游十三營。湯旺河三營。金廠兩營。共三十八營。

現籌通省兵數：

省城三營。鐵路交涉局三營，附近鐵路兩旁各屯，均歸彈壓稽查。八嶺站一營，歸併鐵路交涉局。海拉兒一營。呼蘭、巴彥蘇蘇三營。通肯、北林子、東路草道兩營。墨爾根一營。愛琿及沿黑龍江上下游三營。湯旺河一營。金廠兩營。茂興站、松花江各站及省南嫩江各站共兩營。布特哈一營。共二十三營。

一二八七 趙爾巽爲已將可可烏素地畝撥賠教民事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一九〇三年一月二十一日）

護理山西巡撫兼管提督鹽政印務·節制太原城守尉·布政使趙，爲咨呈事。

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准察哈爾都統咨：右司案呈，案查前准貴撫部院咨開，爲咨明事。照得光緒二十七年四月初二日，准全權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慶親王咨，本年三月十三日，接准法國畢使函稱，據中蒙古西灣子教堂稟稱，豐鎮廳屬沙雹兒地方，前因拳匪變亂，將教民房產全行焚毀。甯遠廳屬公溝堰教產，亦已全毀，香火地所毀過半。目下該等處教民困苦異常，應請設法妥爲周濟。查以上各地，雖係國家產業，而其地荒廢，凡該處百姓，均可任便耕種。正黃旗頭蘇木、可可烏蘇地方，約計一百號香火地，南大海亦約一百號，業經該教民數年以來自置房產，已成村落，出費不輕；刻下產業蕩然，該教民受此虧累，自應賠補。惟其地瘠苦，無由籌款，若能將以上所指二百號地土，補給教民永作自產，則莫善於此。又查該教民無法耕種，均無食糧，實屬窮苦，請飭在附近存儲食糧之區，撥給米石，以救餘生。再者，歸化城一帶暨大同府屬陽高縣、天鎮縣，處處時有拳匪，業已變名，而於夜間麇集寺觀等處，匿謀滋亂。應飭地方文武，嚴加查禁。等因。本大臣據此，卽請查照施行。並飭令各該有司，速爲照辦。等語。前來本衙門。查該處教民無耕，情形窮苦，自應就近量籌糧食，從速撥給，以資撫卹。拳匪於夜間麇集寺觀，匿謀滋亂，亦應統飭地方文武，嚴密訪查。如該地方果有此等匪徒，亟須拿獲痛

懲，切勿養靡，致貽後患。至法使函內指稱，正黃旗頭蘇木、可可烏蘇地方約計一百號香火地，南大海亦約百號，此兩處是否官地，抑係民地？所稱二百號，究係若干頃數？刻下是否有人耕種，已成村落？能否補給教民？相應咨行貴撫，按照來函各節，轉飭所屬，確切查明，迅速辦理。一面切實聲覆，以便轉復法使。等因。准此。至法使指稱，補給教民南大海各地，是否蒙旗未墾空閑之地，抑已有民人承種？承種者係何項人？究竟能否撥給，每號得地幾畝？應咨商轉飭查明暨行令豐鎮廳，確查稟覆。其豐鎮廳被擾教民，前已由該廳分別撫卹。嗣歸綏道復與教士商定續發賑糧，當不至再有失所。除分行外，合亟咨明。爲此合咨，請煩查明見覆施行。等因。

准此，當將飭派委員前往，會同各該旗總管等查辦各情形，先後咨覆貴撫部院各在案。並准歸綏道咨，據調署甯遠通判朱鴻文稟稱，前因迅派委員前來查明辦理，以息爭端而安蒙教。等因。當經本衙門遴派防禦圖麟、察哈爾鑲藍旗總管巴圖德勒格爾迅即馳往，會同林遊府輔臣及豐、甯兩廳各該旗總管，秉公詳細查明辦理，以息爭端而安蒙教亦在案。

復准貴撫部院咨開：爲咨明事。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初二日，准兵部火票遞到外務部咨，光緒二十八年准綏遠城將軍咨稱，前因查法使議由察哈爾正黃各旗撥給教堂荒廢蒙地抵賠一案，前准都統咨並據歸綏道詳，甯遠廳香火地實無荒廢可撥，豐鎮廳可可烏蘇各地，尚多荒廢，倘議撥給，不爲蒙古留出原住地方，殊多窒礙。當以事關蒙地，輻輳極多，民人已種成熟之地，更不便因議撥而啟爭端，致釀重案，自應查照原議，專撥荒廢之地，方爲妥善。惟蒙地禁放，向歸都統主政，當經咨請核定在案。茲准

前因，應將晉省辦理此案來往文牘抄呈備核。一面咨明，並札催豐、甯兩廳，迅速再行查覆，以免延宕。等因。咨行前來。曾將復飭旗廳本衙門委員會同洋務委員，查辦南大海地畝會稟各情，咨明在案。

茲復據花翎二品銜·洋務委員林輔臣、察哈爾委員·鑲藍旗總管巴圖德勒格爾、正黃旗總管棟噶爾布、委員·防禦圖麟、署山西豐鎮撫民同知陳時雋會稟詳稱：竊卑職等先後接奉山西撫憲札開，前准外務部咨，據法國畢使函稱，請將察哈爾正黃旗可可烏蘇一帶地畝，撥給教民一百號，以抵賠款。等情。飭即會同查明指撥，並將三成局、義成局民戶已墾熟地劃分清楚，俾免爭競而安民教。等因。奉此，卑職等遵於八月十八日，馳抵可可烏蘇地方，會同查得可可烏蘇屈在正黃旗頭蘇木、十五蘇木之間，當與該兩蘇木佐領等官再三商議，在頭蘇木界內抽撥地四十餘號，十五蘇木界內抽撥地三十餘號，共合地七十餘號，荒熟相間，驗明四至，交給教民承領。該教士劉拯靈深明大義，雖不足百號，情願減讓了事。並願將頭蘇木佐領與三成局教民從前放地轆轤一律結清，不再向該蘇木界內爭佔地畝，取具蒙教兩造切實甘結存案備查。至所撥頭蘇木各地內，本有三成局佃戶開墾及義成局佃戶認領之處，三成局佃戶悉屬教民，應得之地，已由劉教士包在賠款地內分結不計外，義成局佃戶係屬民人，曾因領地，與該佐領等官不無花費，未便聽其銀、地兩空。卑職等會商，該佐領在該蘇木東界毗連十七蘇木暨西界毗連正紅旗二蘇木、十二蘇木等處，補給該民人等，切結備案。卑職等即會同出示曉諭民教人等，各守各界，永遠相安。所有遵札勘撥正黃旗可可烏蘇賠款地畝緣由，理合稟請鑒核批示祇遵。

再，此案民教人等領種地畝，應俟接奉批後，即由卑職時雋飭令該教會及各該民戶，造具清冊，呈

請墾務局派員清丈創壕，按畝呈繳押荒銀兩，照章升科，以符定制。合併聲明。等因。稟請前來。

查各該員會同查辦可烏素地畝一節，據該員等會稟各情，均屬平允。相應據情咨請轉呈外務部查核飭遵，望速施行。等因。

准此，擬合填用預印咨呈。爲此咨呈貴部，謹請查照施行。須至咨呈者。
右咨呈外務部。

(外務部檔)

一二八八 戶部爲抄送籌撥奉天教案卹款電底事片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一九〇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戶部爲片呈事。

本部現有應發電報二件，相應抄錄電底，片呈貴部查照轉發可也。須至片者。
右片呈外務部。

(外務部檔)

附件：戶部爲籌撥奉天教案卹款事致袁世凱增祺電底

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一九〇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寄北洋大臣電。

養電悉。奉天教案卹款，急需五十萬。卽希由津關撥給二十五萬，俟奉天派員領取。餘由本部緩籌。戶。宥。

寄奉天將軍電。

奉天教案卹款五十萬，本部由津海關撥給二十五萬，應派員赴津具領。下餘二十五萬，由本省自籌。戶。宥。

(外務部檔)

一二八九 廷憲致九弟函二十五件

光緒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一九〇一——一九〇二年)

編者按：本館所藏醇親王府檔內，有廷憲致九弟函二十五封，其中敘及光緒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前後時事，如八國聯軍侵占北京、俄國侵佔我東三省、所謂兩宮回鑾以及京中官場及民間情形等，頗有一些史實及見聞是一般史籍所未載者，有一定的史料價值，故選錄並附於此，以供參攷。這些信的作者廷憲及收信者九弟的身世情形，編者均未作考索，謹此說明。

(一)函及由關外至京途中並京中情形

光緒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一九〇一年九月六日)

九弟大人如見：

別已經月，懷想實深。自六月二十二日出省，即遇雨，至卜三家子，始知鐵軌衝斷，困候四日。楊子襄竟回家，只得獨行前進。有陸姓武職，稱係由義州投弟者，失意回關上，結伴同行。二十六晚始上火車，以從人遲滯，未及盡登，竟與行裝遺留未行。兄獨攜小僕行二站，至土家屯前後，路又斷，困寓小店。既憂洋侵，又虞宵小，連日甚雨，更慮於前。僕、裝又不至，自平生所歷苦惱，大抵皆然。幸遇江省舊商，爲覓夫騎運送，又幸係舊弁，備乘相送，因及陸姓。甫行數里，陸姓又以故態橫擾路人，爲俄所見，追擊甚急，兄雖爲所累，幸相去甚遠，下馬遶道，得江商扶引出淖，就道前行，徒跣行二十里。又幸馬績卿遣車與隊來迎，陸弁亦逃至，同人遼陽。探悉海城路斷，候二日，從人尋至，而資裝稱未攜，情實叵測。幸馬績卿欲遣兵取，陳楠亦來視，亦欲遣兵取，從人始回。屠雨航過境，約同行，情極殷懇，以從人未回未允，因託帶陸弁前行。直至十一日，始聞路通，陳楠親邀同車至營，意極殷勤。又候船。四月十五日，得倭之東都丸，始稱直達塘沽，遂登船，與陳楠作別。次早竟抵烟台，換德之青島，轉來塘沽。十八早坐火車抵都門。

自出省，一路隱名混跡，非素識者不敢說姓名。然東都丸舟人均寧波客作，以兄老狀扶掖，並招小

舟代運行裝，遠勝從人。酬資不受，窺其意，深視彼爲洋奴故也，尚有良心。

至都門，永定樓上增一小屋，隙隙行車，至天壇始下。然路兵均我隊，有五城練勇字誌，秋帽貂尾，舊制依然。北望街市，均尚如舊，路行鬼少人多，尚有太平景象。近正陽門一帶，全行毀平，敵樓外者只存半截，門內亦然。棋盤街化爲烏有，東面洋城已成，路徑全非，不覺神癡形廢，不知淚之從何出也。幸皇城、大清、天安各門，已搭架興工，有興復氣象。

以街市安靖，不便直投吉謙皆處，成壽寺又爲胡雲湄所占，辦善後之局，因往天香菴暫寓。即聞迴

禮部亦寄其處。

鑾改期八月二十四日，各國以是詰難，人民以是又不定。李相病數日，方愈。綽慎廷寓法華寺。次日見吉謙皆，知崇文門已派肅王，和款已送行在畫押，俟還，諸國即退餘衆，然後再議俄與東三省之事。據成壽寺住持僧云：李相決志與俄爭回東三省，不成必與之戰，各國亦有許助者。胡雲湄在此寺，僧故得其確信也。

各國以迴鑾改期，頗挾此詰問失信。李相先責法之不退，故近法亦退兵，然人心究以是不安。至報子街，值常孫不在，據其婦稱，任山海關之子俊兄近亦謝世，餘如琦瑤等，均困處未出，亦尚無恙云云。細查東西城情形如一，均歸我治，已有太平景象。北城尚未到，聞地安門殘毀太甚。吉謙皆舊居無量大人胡同，雖德據之地，而門內無少損，庭中花木、室內几案均似未少動。然談鬼虐，亦極無情。以兄所住，近市不便，並慮家禍來擾，爲覓齊化門外南城根一寺，乃聘之久處，可靠且省費，可謀〔謂〕極善

所，慮極固甚可感也。至溥蓋臣本欲詢聽，竟拒而不見。因見各大門戶，類皆新飾，家家自六月二十六日，重畫桃符，皆恭候迎變喜慶之語，大家門封亦煥新。此都中近日大概情形也。

惟迴變愈期，豫、直來兵，不但各洋驚疑，即我民亦動浮言，殊堪爲慮。匆匆泐此，餘容續布。

此信以郵政不可信，仍交信局外封交坐省張澍，令其分呈，不露各信官銜。如有回音，亦寄錫聘之處，必能得達。所寄圖匣、衣箱，有妥便才可交，可暫緩。謙皆又稱時局未定，筆墨生涯無處生活，姑困處伏居可也。此頌近佳不一。

兄憲拜白，七月二十四日。

聞謙皆云，紹四弟已充肅王崇文門奏委，收項頗旺，每日過千金。

(二)函及京中世家子弟甘爲侵略者作僥情形

光緒二十七年八月十六日（一九〇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九弟大人閣下：

前以馬弁回昌之便，交寄一函，想已接閱。二十九日，馬弁甫出，振夔姊丈家四、五兩甥來見，因備詢近狀，並稱慶邸委爲協巡局辦事之員，月有薪俸。至亂時之事均不言，且稱常孫言與徐梓聲告，始知兄到云云。晤梓聲細訪，始知瑞氏兄弟於亂時，爲日本所招充警務巡街，常森亦在其中。交還後，慶邸因之改爲協巡局，其實承倭之政也。似此苟於名節進退，豈世家子弟所宜行？真令人驚悶欲絕。據梓

聲云，如此滔滔皆是。兄值此直不欲共處同城。梓聲來既不久，已欲南歸，遂約共赴潯一訪華亭，以候迴鑾。後四甥告，梓聲明已升臬，遂中止是行，其實乃家孽因四甥而泥兄此行也。

即恭邸爲琦璠所買之宅也。

常孫來，據稱祠堂久移弓弦胡同，已爲倭占。琦璠從母與兄聚居。慧照當語極支離，想璠亦附日本矣，直不能復問。墓則四郊賊多，不能展謁。兄仍伏處天相菴，並未移居，一僕相從，親故直不可復問。

京中初五日，倭、美雖將廷闕退交，而日本所占大宅尚未盡還。迴鑾展期，人心又復浮動，外洋驚疑。東三省雖合肥力爭，且欲戰，然俄以增有另約爲據，直不顧，然李亦無法可爲。而增名之惡遍天下，各省人談者，莫不以爲耻，欲先奪其位又不能，不知如何了局。

東事不定，兄萬無東還之理，卽了，亦非今年可定，然則衣箱、圖書匣，望覓便寄來爲幸。緣所攜僅行常單衣三兩件而已，所有之正項棉夾單衣，均去秋同塔欽出時，連箱寄石廟子屯其族人家，夏間刁難不給，其各皮衣均其隊兵引人分攫取，亦各均記其姓名住址，此時姑置勿論。惟寄弟處皮衣尚可禦冬，如不來，則又另置，實屬枉費，且耗資可虞，望分神速致爲盼。

兄一生危難，家難、國難，二次酷劫，凶險苦辱，莫不備經，此心久已灰冷，今僅餘殘喘之一息，數千里冒險奔回鄉里，外亂既極，內亂尤不可勝言，惟守此心，誓終自潔。然處進退維谷之際，直覺置身無地，彼蒼者天，曷其有極意者。謂乘輿不還，大局人心終不能定，今直恐還亦未能定耳。東事合肥力

爭，而俄人以增有另約，竟不之顧，直同度外視之。倭、英傍觀，俟機照樣要利，殊可憂也。望熟計自處，勿爲彼輩所累爲要。此頌近佳。不具。

兄憲拜白，中秋後一夕。

再，初五日，倭、美已將皇城大內全行交出，慶邸率員親往接收，各門已有護軍值班矣。馬靜山、姜桂題均已入京，馬住口條胡同宅。袁軍人管街市，甚肅靜無譁。合肥病已愈，但精神未復，每日只上電得四個時辰，會客辦餘時維靜養。其隨員莫不以京亂時未死未去之各員爲口實，尤議旗人，將來必有指疵摘議。此由自取，亦難怪他。然今仍又揚揚得意，車馬僕從，誇耀於市，而指笑者路不絕也。可笑可歎可耻可恨至極。又及。

(三)函及俄侵東北並京中對東事之議論

光緒二十七年九月(一九〇一年十月)

九弟大人如見：

昨者復專由郵政寄發一函，實由東事無可定之機，冬寒已至，又不敢即東還，而皮裘遠隔，務望寄來爲盼。

連日直報所傳，乘輿之啟鑾雖未爽期，然首站卽有滋擾之事，措置仍復如斯。二十九日又留華廟，

此後之留連可知。倘在久延，羣洋有擅主之舉，禍不可勝言。乃扈從諸公，延遷如是，是何居心？道路風傳，可慮至極。兄於此進退一死耳，何能不俟事定，冒險跋涉。再復東行亦危勞，寒冷是懼，資斧路耗，固屬意外。此地費重，損之又損，亦尚可支。望事無頭緒，終何了局？殊爲憂悶。

自到京來，增之名聲久臭人口，無公私上下皆然。獨陳昔凡一人稱之，且云今無出其右者，恐再易更不如云云。豈以增私令其來京辨罪，故感頌之耶，抑故稱此輩，以見旂員無人耶？渠與合肥同鄉，罪得減末，亦由徽黨之故也。惟探詢東三省，頗以增之另約爲是，似謂今之奉天局面，即可爲此後之定制，殊令人駭訝。歷測情形，東三省在朝廷，仍以爲我疆我里，在中外吏民，則直以爲俄有矣。俄則並以人民爲己有矣。和議遲遲，亦有深心，必改總督歸漢人，則事可成矣。兄試以言探，陳昔凡聞之即躍起稱快，且直並裁所有之將軍、駐防各官並京旗，是當道與彼輩已定此心矣。然近來各將軍非人，已非一日矣，旂人之（不）自愛，已非一日矣，奉省旗人反顏倒戈，尤非人類矣。先已有自棄自忘，何怪傍觀之竊議哉。雖然，目前不得了，而君側之患尤多，日見天下畔離，誠爲可憂。至有到京改服之謠，以亂人心，真何肺腑。

弟處羣碎之間，宜加意慎守謹密以自全。近日簡齋、仲禰，均有兼署之事，戶部特君亦尚未知何許人，想現在亦難赴任。東事直恐今年不能定局，議者遲遲之，朝廷尤復置之，愈久愈難，內心日變一日，外心日堅一日，亦勢所使也。

京中望駕還者，已不能悉矣。蓋附洋勢、食洋飯者多，所以安本分不忘舊者僅僅矣。是以今日言

之，此後又難定矣。稍涉官場，均以駕還爲難期之事，豈如是耶，抑果有確消息耶？均不可知矣。今以蘭季華回奉之便，草此布聞，餘容續布。卽頌近佳。不具。

再，聞雙佩卿已到京，陳昔凡不日亦東行。又及。

（四）函及對增祺並俄侵東北的不滿並本人窮困京師之窘狀

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初五日（一九〇一年十月十六日）

九弟大人如見：

昨小蘭歸，曾付一函，想已接到。今陳昔凡歸，又託寄此。教案一事，渠得同鄉之力，若別省人，萬不能勸此更正滅末之舉。然既有此，可知教酋亦可與之辨爭。彼族又豈不知晉昌爲三省禍首？增爲賣國罪魁，亦只俄用之，諸洋亦未必善之也。看來老增以俄爲護身符，姑無（論）其喪心沒良、負國忘本，卽自謀亦非妥善也。總之三省不退，教案亦寢，若幸而退還，則俄亦不能作人情，徒自取辱醜而已。此次迎鑾，何以未來，豈老增故爲羈留耶，抑憂教案有恐難免耶，或憚於跋涉耶？然傍觀者均未料及也。若人避此，原有懼詰究之事，弟未預亂，正無可畏也。且得脫此亂境，何幸如之。芙卿且不歸，是其猾處；佩卿之來，仍不外其鐵鑄之巧於鑽營四字考語。然春間盛服前導，爲俄送匾傘，今又迎吾皇，真令人替他忙得慌，又替他羞得慌。既不自覺，則人亦直到不可踰之下之矣，何足復言其他哉。

近兄處困伏之際，瑞甥輩與常孫均以兄心疎而亦跡絕，吉謙皆又東去，徐梓聲又南歸，孤悶尤甚。

然東事不定，既已生時歸骨鄉邱，安能復冒險難苦跋涉，再作無益趣之東行？卽或到奉，亦不過困如昔日，老增卽有差，亦必暗害賠累如往年。陰險刻酷，至今思之，毛髮皆豎，想彼早已仇視中國人矣。京中困伏，亦不能久持，當此無法無禮之時，琦瑤輩久蓄絕害之心，卽或未能，至水盡山窮，亦不過一死了事，縱骨不歸土，而魂總斷於鄉國，亦聊副本志。此後不但身事莫可知，卽世變又不知到如何景象，誠爲可憂也。藉便述此，餘容續布。卽頌近佳。

兄憲拜白，九月初五日。

衣箱、圖書匣望速覓便寄來，以禦冬寒。又及。

(五)函及京中準備迎鑾及其對增祺媚俄之不滿

光緒二十七年九月（一九〇一年十月）

啟者：

都中景況漸復舊，正陽、大清各中門均已修竣，禁閉如舊矣。乘輿之過華州，敬子齋初一日已入京，那少司農亦由日本還京，一切迎鑾輿禮均已備齊，街衢幾不見一洋鬼矣。惟東事毫無頭緒，各報所傳，尤亂人意。兄困候佳音，久不可得，東還尤非善計，徒勞形於跋涉。在京亦絕無可謀，眼前所慮，只冬裘未攜，無以禦寒，望將所寄之件，急付妥便寄來。或得都中私信，東事如可退還，兄亦可謀歸奉，然不易，增任縱俄退，亦萬無善處可尋。今其所遣探事者極多，且已信調夏觀法還奉，奉鬼之心，可想而

知矣。京中其聲名極劣，並吉、江兩省亦爭詛之。此人不去奉省，不但兄不能得善處，恐凡心不忘中國者，均無立足處也。此布即頌近佳。不具。

兄憲拜白，重陽□二日。

又：

再，那人之行跡，都中無論官民僧俗，無人不知，直比在瀋尤詳，莫不唾罵，以其私約誤大局之故也。公論、輿情、口碑均確切至極，毫無歧異。即奉垣瑣事，亦莫不詳悉，真可怪也。成壽寺以弟回省爲問，兄力辨係被誑騙，其論始息。至書坊訪舊亦無，而言者無少異。衣舖尚有舊人，殷慰備至，尚有良心，而唾罵亦然，亦真快事也。勸兄暫伏，恐家孽作禍，俟駕還再出方妥，意甚良善，誠實可感。然僧言，三省李相決志爭回，亦可少慰杞憂矣。又及。

(六)函及個人在京困景並京中對關外局勢之輿情

光緒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一日（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一日）

啓者：

前者遼牧陳君衍庶回奉，曾交託一函，但陳以俄約未押，有先行南歸之意，未知刻下接閱否？現在

慶邸已於昨二十日卯正，啟行赴豫迎鑾，實聞係請駕速回也。或云十一月。曾分飭在京人員，於十月初六日，均往天橋恭候迎鑾。蓋火車行速，不能先有前驅故也。然又有如有後來另降之旨，則不必據此期矣。今河南府只駐五日，或是開封祝萬壽矣。

幸近聞東三省之議漸有端倪，見於直報者，乃俄之所欲，聞吉、江二年退兵，及江省俄官練我兵之說，均爭持未允。慶邸既去，想亦定大概矣。大局如是，惟京中心未安，以前者迴鑾既改期，途中多滯，並恐久留於河南，故爾惶惶。而不法之徒因之思逞，此可危也。黑龍江迎鑾人員已到京，而直報所傳弟與達椿已派此差，未知果否？

前雙佩卿來此，只信宿卽南去，未得晤面。所祈弟將所寄存之衣箱、圖書匣寄來，至今未到，想未得便耶？冬寒已甚，購裘徒耗囊欸，正愁間，幸江省舊識因迎鑾人寄到飲金，蓋知兄亂後景況也，不但置裘，兼益囊底。惟京中不易居，主僕二人，日食損擲只用不出二錢銀，而房租幾與相等，此後尤難。至文字筆墨之事，近日全趨新政，洋派少年大抵都者，禍心益肆，又附洋氣。天生一人，原可自謀生，兄一生爲仇嫉所禍，雖欲自謀生，亦爲所擾禍。卽在外多年，亦處處有其浸毒，奔波跋涉，今年已疲憊不堪，仍復須勉強爲行，縱不死於道路，亦絕善狀佳況也。今既已至是，始俟迴鑾到京，察看時情，更探祥九之到省與否，再作行計。京中謀生，嫉禍者尤不能容，只有死路一條耳。越看越難，今大局將定，外亂免於國，內禍將及於身，世事變可謂極矣。爲此布，卽頌近佳。

兄憲拜白，九月二十一日。

(七)函及所聞回鑾情形並榮祿等大員近事

光緒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三日)

「上缺——編者」之說不致再改矣。行在似改在開封過萬壽，其實係候三省和信耳。河南迎鑾，松鶴齡困民進媚，惡聲甚著。榮仲華首站即喪子，蓋墜馬傷腦，至夜即斃。蹕駐潼關，乃候彼殮子故也。敬子齋到京後，亦稱痰迷不出，餘悉猶前。惟傳聞劉單子又擾東方，未知確否？

兄處此甚困，裘亦未來，想無便耶？幸江省舊識有「中缺——編者」實已屬俄，即此亦不是久計。合肥已向彼說到此次須暫讓，以與各國一律，過後再行自取可也。是合肥亦只能了目前之局而已。再，此次鑾差，先聞係雙連二人，已由京赴豫矣。近直報又傳係弟與達椿，究屬是誰？莫得知也。爲此卽頌近祉。不具。

兄憲拜白，九月二十三日。

(八)函及李鴻章去世並東三省交涉事宜

光緒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八日)

九弟大人閣下：

前屢布函，爲衣箱、圖匣一事，既未付便，則無須寄來。以祥九被參來省，公場無足(論)，卽私下慰

解亦無人。大局既定，京中良莠又不分，緣自去秋爲洋役者指不勝屈，實難共處。於此時棲身蕭寺，日度維艱，焉能久困，但須候東約定後，必再東還。前者三省俄已有允退之說，惟江省不肯放鬆，而奉省先退，但税金仍欲歸彼，蓋明退實據而有之也。經兩全權爭回數端，已將押矣，而江劉、湖張有反對以爭之議，慶邸欲借此再行多爭，故有親詣行在之行。不竟二十六日酉刻，合肥竟仍因十八日酉刻之嘔血一病不起，幸先期已自調周方伯來京，及到已易簣多時矣。最可笑者，綽哈布並其屬員，均以爲可總全權之任，真醉生夢死，不自量至極矣。然當今之世，或竟以東三省事竟輪到身上，亦未可知。京中心又復不安，幸各國敦守信睦，人心始又安靖。

兩宮本有在開封過萬壽花衣之期，卽來京，今又不知更改否？容俟續布。此頌近佳不具。

兄憲拜白，九月二十八日燈下。

(九)函及日軍在京暴行並官場醜聞

光緒二十七年十月初三日（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上缺——編者」後奉省情形如何耳。但當此無聊之極，倘取還塔黨所攪，亦不無小補。至所寄存弟處之衣箱、圖書，如冬月來京，固望攜來爲盼，但此尚有一月之期，望於京約定後，奉省公私情形可否東還之處，詳示爲禱。此時行與住均無可望之機，然一息尚存，又萬不能不思延生度命之計。總而言

之，冤苦半生，垂老復遭此難，誠不如死之爲快也。

京中近日實已太平。兄所寓僧寺，聞係去年德國之界，自夏間一退即絕跡，到京時去之已久，故從未見一鬼來。惟四牌樓北西至西城，凡北面全屬日本界，雖云退而留住者極多，所占大宅均多未還。且自去秋，食倭食、爲倭役不勝枚舉，更有界外投來者，不止界之戶也。受其者今雖改名曰協巡，而其人與事仍舊也。都人仍指目之爲辦鬼子事者，並罵之爲二毛子。故日本界內最糟，最可耻可醜。日本之計亦最狡最毒最可恨也。前在奉，屢聞傳言日本最善，豈均出食其食受其役無耻之徒所言也，可醜可恨之極。然我輩兩支族人亦不免也，可歎可歎。至西城，曾一至報子街，聞係英界，今亦絕無鬼

皇城內亦是西北

影。總之京城西北與東南，爲鬼據之地矣。知弟舊居已無，若來京必覓住所，故詳告之也。明華亭竟放臬司。前在奉合盛元已告說，伊備賄謀奉尹，今以奉未定改臬，可謂巧宦至極。抑何僥倖至此，無他，榮仲華處鑽狗洞而已。恩益堂到兵部，晚在兄八年之後，今漕督矣。無他，慶邸之親家故也。然益堂家無人，亦本自不同流凡，然此由援繫非以人故，可以知近來用人之道矣。陳遼陽本倚合肥減末，故欲東還，然談及時事，直欲借此機盡裁滿缺，並奉尹歸漢，意志如此，而獨於老增推戴頌揚，謂此時非伊不可。窺其意，爲棄城不守與己同科，及感其送信之情。大約其來京自辨之事，老增亦必求向合肥爲其彌縫其罪也。老增伎倆亦專能如此，恐作洋將軍，亦必不能久容也。近來想亦漸思反正矣。如此人尚可以人類視之耶？似以此則合肥可無黜增之心，今又不知如何然。雙綸已往河南，作狗之狗、奴之

奴，鑽幹已經，老增亦必屬託以己事矣。再四躊躇，不還奉既無事又恐被暗噬，還奉則風霜跋涉，以及彼黨之穢醜難處，亦實可憂至極也。爲此布覆。即頌進佳不一。

兄廷憲拜白 十月初三日

(一〇)函及回鑾已抵延津並慶王奕劻代奏四事

光緒二十七年十月(一九〇一年十一月)

九弟大人閣下：

今邸報傳來，聖駕已於初四日啟鑾，次日已抵延津，過河即舟侍膳，是皇太后亦同北還。昨榮相致慶邸電，有俄約不必簽押，兩宮如期迴鑾之語。蓋邸赴行在，是美使諄請代奏四事：一、廢大阿格。二、榮祿勿令隨駕來京。三、殺董福祥。四、請還政。聞太后允第一、第三兩事。至黜榮、歸政，仍是不可，因令袁慰帥探查各國意見，以是有此電也。然此四事，實是要挾廢我自主之權，而美使故作和事人以發之，我之傳此者，又融通其詞。其實此中均許多關係之語，隱而不發也。至三省事，自慶邸歸，各公使均力阻，美使且任阻撓，是以允其所請之半，故少爲助力也。聞慶邸亦樂從其請，究竟不知辦到如何地步也。汴至京共備十八站，已聞有十二月初二日到京之說，如能速更妙矣。觀榮電，似是迴鑾後方定三省之約，然則事定即在明正，即是大幸矣。兄下缺——編者

(一一)函及天象变幻時局艱危並盼回鑾之情

光緒二十七年十月(一九〇一年十一月)

再，京中自重陽後，風冷暴至，幾不可支。望後回暖，又極暄燠。至十月初二日午後，忽降大雪，始則消化，既即凝結，連夜不止，約竟尺餘，連綿不止，今尚未霽。九月望風蝕，十月朔日蝕，天象所現，如此頻仍，惟兩宮修省，以挽時局。昨鄭州去汴，只隔一站，猶駐一日。聞汴梁行宮狹隘，或不久留。京中良善本分不趨新法者，雖小民亦盼鑾迴，其食洋飯慕勢者，莫不利聖駕之駐汴也。自伏困京中僧寺，已兩月餘，所見惟吉家父子與徐子聲及瑞氏二甥，今吉、徐已去，遂亦不常吉家，瑞氏更絕跡。惟偶至隆福寺、琉璃廠書肆閒坐，暗察輿情，所聞如是也。又及。

(一二)函及回鑾已抵磁州並京中官方對俄交涉之種種矛盾情形

光緒二十七年十月中旬(一九〇一年十一月)

九弟大人閣下：

前日寄去一函，布告啟鑾，想已閱悉。今已於十二日并站入直境，抵磁州。又官場傳二十八兩宮進京還宮，均於二十七日赴馬家堡備迎。此傳據確，非道路謠言可比，且一切預備均屬齊備，誠可喜可賀至極。然東三省之俄約仍未定，亦幸尚未定，尚可爭持。蓋自合肥逝去，一切議約從前既未盡行關

會慶邸，亦無存案可稽。其中所以之故，亦不知有人故爲如是，抑實係如是，均不敢臆斷矣。

聞此時王夔相又推慶邸獨面而議，是雖任全權，直是置局外。袁宮保乍膺重任，尚有高興出頭之狀，所言亦極痛切，與劉、張相同，而且欲身任其間。此時即朝廷亦知三省讓不得，各國正伺此隙而羣效尤，日本尤狡。外面訛言四起，誠足以亂人心，無識者莫能悟也。此際三省事，已到不能不爭之勢，直有關國家興替。借在事諸公，尚未知奉省人已忘朝廷，惟俄是媚，故爭之尤爲隱患伏奸，泄朝廷之氣，長彼類之貪。今不但無言之，直恐言之有禍也。俟「下缺——編者」

(一三)函及京中迎鑾情形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一九〇一年十二月)

「上缺——編者」「一」目不傍視，故未能細瞻。前引十騎亦不分行，只亂聚轎前而已。後「二三百騎過去後，有飛騎傳太后亦到，相去不過半里。似是起身未言定，而急急欲追隨也。太后乘轎前，只一引馬。過此正值左顧，故得見慈顏。面比前過覺狹長，且黃黑無腴潤之色，兩目無光，上眶深陷。可想見一載宵旰之憂勞矣。兩宮一過，此心不覺痛惋交集，熱淚盈眶，酸冷浸鼻，神傷氣沮。」「下缺——編者」

「一」此爲廷憲敘述迎鑾情形函之殘件，前數句寫光緒，後數句寫慈禧。因較生動，故錄存之。

再，兩宮到京之日，天津雖無我官吏，然各國尚各令居民普懸黃龍旗，以申慶賀，與十月之萬壽同，且加謹飭。不知奉天舉動如何？去冬萬壽，自開原以北，均掛綵懸燈，一如曩昔。年節、上元，均復如是。各處雖以鄭屯爲最，然洋氣未及，得以自由。開原則俄已據占，各門橫行，彼虐而商民猶能舉行，此其所以難得，而省垣均毫無舉動。又及。

(一四)函及京中官場情形並中俄東三省交涉現狀

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四日（一九〇二年一月十三日）

九弟大人閣下：

昨者匆匆布去一函，諒已由郵政遞到矣。近天津已聞有開議交還之說，而三省事俄已爽退期之約，經兩全權證詰，且有通行各國之文，而搪塞支吾，明是恃強任意，恐難望以和平了事，真令人悶之。三省之勢，岌岌甚矣。前澍之處來信稱，其因增保其三品銜晉省面謝，遂赴旅順而回。然據馬俊顯信則云，澍之同芙卿赴旅歸，又同廣齡再往旅，據云爲賀謝，但不知所賀所謝爲何也。李席珍、姚丫頭、談國楫均捐知府，以洋財而捐華官，誰說此次意外洋得便宜哉。拆鐵路之禍首廖彭掛新民，且聞係俄力，真奇到□老兵然有調奉之風傳，此人固無足關心，伊若調奉，則三省自主權復歸於我國，俄云退可望矣。刻下尚無消息。

榮相已隨駕入京，住懷少仙之房，貽穀亦隨後到，二人皆不容於外者，既來又不知如何矣。宋祝山

住續燕甫之房。靜山。口條胡同，棲菴借給者。馬珊園住二哥房。鄧住聚豐堂。刻下壇廟禮未完，故尚未覲見各國公使，中外情形亦極安謐。惟銀元跌價，百物昂值，幾於日甚一日。至天津亦爲英據稅口，諸國據地權，僉稱視俄之三省例，俄退此亦退云云。

嵩生本智爲利昏，借可探詢消息，不可共事者，近亦如前。至其東來之行雖急急，恐亦未必。兄則非約定俄退，不敢冒險東還，擬候約定，不成則寧困死故鄉。且三省不退，世局仍須大變，以垂老之孤身殘喘，得死爲幸，尚復何所希望？特此布復。祇候近佳不具。

兄廷憲拜白，十二月初四日燈下。

(一五)函及兩宮回鑾後京中動靜

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一九〇二年二月四日）

九弟大人閣下：

別將半載，企望殊殷，遙想公私順適，動止和平爲祝。

都中近無新政，只有裹脚之禁，所急僅在於此。再則榮相假退自固，全是自作文章，真又是今賈似道矣。至官場只惡習復舊，且能有加，餘者毫無所聞。東三省之約，至今竟不復議。據聞係俄已過其年，故不復理。其餘各國，亦均觀望，如允俄占，則各要均沾之利，仍是瓜分之故智。幸朝廷亦深知此情，故總欲軟磨俄退。傳聞開印後，或可就緒，恐未能如此之速也。昨慶陞以貢差來見，面談奉省情

形，在彼不以为然，聞之實灰心掃興。然則兄決不可先歸，俟約定俄退，仍萬不已須東還，亦是暫局；如不退，則困老京鄉，埋骨故土，終勝於爲惡俄所凌、賊臣所害也。並聞慶云，姚丫頭告人從此旅人不准自認，全歸俄制。其言似高興至極。而王柏齡又連次以重賄送溥蓋臣，是又何心哉，真令人不解矣。前日馬亮以請訓，尚未聞有調轉之信。朱嵩生屢來，欲偕東行，然其詞色殊異，恐亦有向俄之心，且携眷行，故辭之。

近來自兩宮到京，竟無多諭旨，卽有之，亦是照例常事，尤令人不解。聞劉峴莊陸見之請已准，開河後卽北上面陳時事。是時俄約如定，則增必不妥矣。緣去年首先參增者，今更可指劾矣。爲此卽候近佳，並賀年禧。不具。

兄廷憲拜白，祀灶後二日泐。

（一六）函及慈禧力庇榮祿諸事

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初一日（一九〇二年二月八日）

九弟大人閣下：

年函已於前日布賀。茲於除日接奉二十一日郵發之函，云明春西上。兄之衣箱、圖書匣既可來京，務望攜來爲幸。緣弟盡室西上，縱兄東還，亦暫無妥寄之處。況特如泉尚許告假，東約之未妥可知。嵩生財迷，且心無界限，言語之間，直說有錢就好，無論俄華云云。此言出於讀書之口，誠可歎矣。

昨來亦云，初九日亦不便起身，擬少候。弟能正月請咨，闔家西上，實是上計。到京可謀升調，脫此穢墟。務求將兄所寄之衣箱、圖篋帶來，若不攜來，想亦無轉存之妥處。總萬幸。可東還，兄再攜往。緣半生只剩此殘衣幾件，前未自攜者，是時火車未賣票，知不可行也。若攜來，則徧爲訪謁得一轉機矣。圖書乃皆少作，故珍重之，萬死之中，幸僅留此，能伴以終身，亦一生不幸之一幸也。

奉省情形，前馬俊顯、陳楠均屢有信來，言之高興，馬尤自喜，真是別有肺腸也。嵩生利令智昏，心不純一，於今人心變亂，萬難共語，時刻有變，直不知他心在那一國也。言語之間，殊爲可駭。此自去年亂後，所見之人均如是，所以難以談心、論時事、咨行止也。

不過榮的走狗而已。

京中見人不多，而底蘊均不可問。至朝政尤可慮。自兩宮未回，諸國已力詆榮。上諭屢次設辭爲之開脫，護庇可謂用盡心力矣。而又慮及國中後患，前以醇邸久已定親，而太后召見醇邸母，忽出榮

女，立逼使定之。先定關係秋阜九哥家，未知是否？其母不敢辭，而先定者將何以處之，絕不顧慮。意恐太后萬歲後，皇上有積怨之心，

故先結援繫也。近來新政不聞，所以深謀遠慮，全在此等事。而各國公使女眷覲見兩宮，聞俱攜帶穉幼，並聞太后極爲周旋，而以彼類之奸黠，可能取信也耶？不過彼此對以虛假相誑而已。近來時事不過如此，甚者尚欲攜榮赴熱河練兵之信，是避洋之舊地欲作久計，真真可歎可笑至極。

今俄約仍未開議，傳聞開印後或有望，亦是擬料之詞。在俄今已是作已有，不必更議矣。近補通

化之王穆孫，夔相之族也，來京卽住喜鵲胡同，與王相同宅，竟已回浙。以此度之，東事之未可定，可想而知矣。特此布，卽頌春吉，並賀新禧不具。

再，榮祥九之回吉在家一節，幸勿向外人道爲要。又及。

兄廷憲拜白，壬寅元旦。

(一七)函及榮祿行爲及京中对東事之輿情

光緒二十八年正月(一九〇二年二月)

九弟大人閣下：

前所布函，想已達諸左右。近日自新年以來，豪〔毫〕無新政，邸抄所發，亦均未備，蓋近政大半如是秘密也。如裕受田赴伊犁查辦事件，貽穀亦必係前傳所請開嘉峪關外之礦，而請訓竟含糊其詞。蓋二人一爲壽山所累，兼之聲氣亦太壞，聞前歲西幸之後八月間，渠仍向西城妓館買妾。諸如此類，此行恐難卽歸。至貽穀，則既爲晉昌之弟，又係東三省禍首，鬼皆洞悉，且並知爲榮之走狗，故屢屢指索未與，故謀遠出，此又榮之所爲也。松鶴齡或已內用，不復回豫矣。各報所傳東約一事，獨京中極爲秘密，至今並無可定之確音。或傳英、日有言屬我相邸，推延至二月，彼各國必出助，蓋以開河故也。且英、日近新聯盟，傳者述其條約甚詳，慶邸因之氣壯、俄之氣沮，或不虛也。而近兄接南方各信，均以榮

霸權都中，恐釀大禍爲憂，抑以傳聞所動，抑確有所見，均不得知也。總之綽哈布特如泉均毫無東行之意，事之未定可知矣。刻下訛言紛紛，民心仍復浮動。榮之近日，除日奔鬼境取媚求容之外，亦絕無別舉動。闔京城人民全如在睡夢，究莫測朝廷意之所向也。

未知近日奉省情形如何？然俄約之定與否，終須都中兩全權奏請也。聞由奉至關之火車，誠爲不便，步步苛虐，一鬼去一鬼復來。日前晤朱嵩生，已欲俟洋輪渡海赴營，冀少避火車。然亦姑妄言之，並未有起身之意也。

但俄約久不定，則通地球之大局亦不能定，人心亦均不安。說者英、日、美之助阻俄約，似屬空談。細考之，蓋均有傍顧之憂，實難分力兼制也。蓋英之與特戰，久已四年未息，且正酣烈，其兵十倍於前歲之津京。美則南洋之飛獵濱島又有自立之爭，戰事方興，甚爲難制。日本則臺灣亂起，亦極爲害，在彼呼爲土匪，實爲舊民不服，乘勢殺倭，殊費籌置。故於俄約雖不甘心，然力有未逮也。或者河開冰畔，戰艦麕集，得一施爭力，戰不必成而事可定矣。不圖兩宮還京，而東約仍不定，大局仍不持，殊令人焦灼萬分。想奉省自老增及各分金大吏暨本地各旗官，近更設法嗾俄阻撓退還以自便，竟有傳晉昌亦暗還奉，求俄自免，未知確否？

弟如不能即來，則暫存之，若未携之爲妙。
弟如請咨，前函言定舉家西上，則兄所寄存各件，想無穩妥可寄之處。且兄非約定俄退，絕不敢冒

且其心亦實忌刻陰險叵測，況有俄將軍之說，更不足以人類視之矣。
然東行，雖甯困死於此，不甘與增同行不明不白不中不外之事。一定不必東行，以被攫各件及各劫攫之

橫賊，爲首者尚充二品銜員塔欽是也，其次均其屬下，卽兄局差官寶全勝最爲勾引之首，及楊保林與陳永順，均德克登額，均奉軍撥局之兵，約不定，均從增以奉俄，雖朝廷亦難治。若約定俄退，則我法可行矣。況此次被擄，卽遺失惟兄一人無絲毫之追回，餘則莫不迫諸取還，無天良者更藉此多搜，如英凱與蘭季華等是也。匆匆布此。順候近佳。不具。

兄廷憲拜白，開篆日。

(一八)函及增祺已剪去髮辮媚俄事

(年月缺)

「上缺——編者」正月帶來。倘幸可東還，不妨再自攜歸。此時實恐俄不退，增去辮，則刼餘幸存之件又復失之，此時尤所不堪也。至禱，至禱。再昨聞老增又遣馮樹銘到京送禮，又是大兩頭忙使小兩頭忙。雙綸已分河南，然則松鶴齡之家人又必拜把矣。匆匆布覆。此頌年禧。不具。

兄廷憲肅拜。除日。

(一九)函及清廷當政諸臣對東三省之得失毫不介意

(年月缺)

「上缺——編者」約定，然據近日所聞，約定實無期，勢甚岌岌，故特告假也。且慶邸亦蒙旨行事，王夔相又默不贊詞，榮又以貽穀所惑，通於三省之占讓毫不介意。此時誠不可測，故所寄之衣箱圖書匣，務求於晉京之便帶來為禱。緣恐俄不退則又失去矣。衣已是劫餘僅剩之件，圖書乃半生精神少年所刻，今總復求，亦不能再刻矣。務求「下缺——編者」

(二〇)再函及清廷當政諸臣對東三省得失之漠然情狀

(年月缺)

再，陳蓀石以省考改昌圖，似與前澍之所言俄稱蒙界不占之語暗合，正可憂也。西流荒雖舉辦，鐘本獨先與增同還省，此時直可謂之幫俄忙亦無不可。總之奉省官吏、旗民，莫不釀成不還之局，方稱私心。然在合肥在日，已是推讓俄人矣，但留漢人在其地謀生地步，不中不外之勢。至彼大睡後，全權與執政亦共欲贊朝廷因而循之，而劉、張又出歧議，英、美、日又嘖有煩言，是又礙於公議，不得不作爭改之舉。其實均視為膜外之事，刻下只圖自有置身之處，餘俱苟且推延，了與不了，並皆付度外。又及。

(二一)函及裕德秘赴東北之情形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十三日(一九〇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九弟大人閣下：

前接來函，以開篆請咨，至遲月初啟行，何至今未行？想以裕壽田來，故不便即行。自覆前函，計已屆行期，是以未續片布知一切。今久不見啟行，知是爲欽使之故少留。

壽田此次極機密，始稱西行，臨行始知東去，僅言查哲里木第四盟之地，然擬駐旌瀋陽，恐有別情，且或竟代增，均未可知。然所帶之來存，聞係濫品。至李鐘豫，尤係著名之輩。且候補人員但曾進京引見者，莫不相識，雖廖、彭等均相熟，則此次出入高下，其手可知矣。都中與三省約事，仍不聞訂押確信，而各報所登，亦多歧異。朱嵩生已於初八日啟身，想今已到奉相見矣。兄必俟約定，方可東行。徐芙卿已到京，惟今太平，若往見，必須行地主應酬，是以未往。壽田之東去，來函訊者多人，究爲何事，望速示來爲盼。

如弟不即來，則兄之衣箱各件亦可暫存之。若東事可定，弟若不全家西上，亦不必携來，免往返之勞也。惟綽哈布、特如泉均無赴任之意，實爲可憂。俄約之定，又不聞確信，殊爲焦灼也。爲此布，即頌近祉不另。

兄廷憲拜白，花朝次日。

京中於初十早雨，十二日大雪尺餘，至今未霽。又及。

(二二)函及俄自東三省撤兵條約已定並蒙古情形

(年月缺)

九弟大人閣下：

初九日家人呈到手書，痛悉弟以姪殤之故，致稽行期。半百之年，得此掌珠，忽而殤折，乍聆之下，怨惋何勝。況當此時艱，弟何以爲情。惟念既不克立，諒非嗣續之人，此後當疊育承業之佳兒，羣生環繞膝前，以娛暮年，尚非晚也。望寬懷自重，幸勿此小戚傷心掃興。本速欲布函，實恐已啟行，至二十五日，以見馬俊顯來信，知尚未啟行，故又布去一函。此函係取郵政回據者，尚未繳來，不知接閱否？近都中近事，惟俄約聞已於初一日簽押，衆口所傳，且已登報，想非訛矣。據瑞甥告係初六日用

自押日起。

寶，後竟不聞，而謠言又歧出亂造。大抵約條係十八個月退淨三省之兵，奉天在三個月內，又三個月退西南營、錦等處，又半年吉林，均年半則全退，留護鐵路只八百，故保護仍爲我地方官之責。設有拆毀，則褫逮嚴治。至礦利任其隨意開採。其三省工商，均用道勝洋行資本。此權利之失，蓋實合肥於二十一年賀俄冕時，與彼酋名喀希尼者所訂，非今日所要求者也。前此不但各洋未知，卽我吏民亦均在夢中也，真堪痛哭者也。而三省人民猶糊裏糊塗，甘心忘恩，叛而奉俄，真堪痛恨者也。近探東事實已暫定，兄困處無聊，謀生無地，仍須東行，似尚可暫混一二年。日、英有五年之保，或借爲可恃，所恐內亂耳。不意初九日始接來□，據來信稱，弟已定十八日啟行，所寄殘裝，攜來亦均過時之物，徒費往返之勞。聞弟雖携眷，然尚有寄彼之件，或得寄之，俟兄到彼，自取可也。本欲於十三日啟行，計程尚可在奉相見。不意臨行忽作刁難，致誤行期，焦灼萬分。而日期又太迫，不得已僅可多遲一二十日，候弟到

京，如攜來再自攜東行，如已寄則尤便矣。

日來都中及日報均傳蒙古刺盟長一事，聞壽田到奉，其兇叛諸賊已投俄，俄且行知老增及理藩院，稱其部已歸俄不歸中國之屬部矣云云。如此則蒙古又變，禍正將大，且實聞黑龍江之呼倫貝爾之旗籍蒙古，實於前秋有斷髮充俄兵者矣。今綽慎廷已定請訓，以要求撥餉，未定行期，大約在月底月初可行。匆匆泐此。順候升佳。

兄憲拜白。

再，風傳怡王可有承襲之信。又及。

(二三)函及東北官場人事紛爭內情

(年月缺)

九弟大人閣下：新年吉順，公私如意爲祝。前於小除日接到郵寄手書，備悉種種，得悉續布二函尚未遞到。正以歲杪困悶，孤寂無聊，午卧，得書始醒。因操筆草覆，卽付郵人而去。既思近聞尚未述及，前所言馬亮來奉之說，實有此信。蓋朝廷以其在西域多年，與俄最熟而久之，及請訓，亦不聞轉調。馬靜山亦以畿輔自任，而欲得亮爲東方後路，屬向榮言，榮竟畚以增係俄留二年，未可違背，且地未退還，難以易之。故馬名山請訓，太后賞千金之川資，亦以其由陝至京空費一行故也。朱嵩生爲守，皆不可

靠。其急欲東來，亦是濫鑽之一端，其實窺其意，正欲留京政務處也，故行期屢言皆爽。兄則非約定俄退，不肯東行。本圖增去，今似不可望矣。在京原無可謀之生，且無久持之力，即約定俄退東行，亦是萬萬不得已暫混之計。且□下缺——編者」

(二四)函及本人已在山西得獲差使囑及京中公私諸事

(年月缺)

九弟再升覽：

帶來買物單一紙，物極瑣屑，而藥物至要，外省無好醫，故必須多帶，弟到川時，亦須多帶，此至要至切者，千祈留意勿忘。兄要之藥，能早製好交蔣有才帶回甚好。如吉弟手下無粗人□駝轎，明年高堂來時，令隨侍尤妥，蓋非有人在側，不便當也，祈酌之。或不用之，可令先回晉，不必拘也。蔣太似可同車一路回。至單上之物，須銀不少，兄未約計，以辛年少，且正在青黃不接之時，故未帶項。買時可酌付之，派一妥人去辦爲要。再帶去西土兩包，計百餘兩，可呈用之。以不來晉須走晉路□，故未多帶外，毡子擬送甫門、松若各一條，芾丞兩條。醬菜除送各家，尚有二十斤可留用之。以不日出京，故未多帶。兄初八日一同動身，心緒甚亂，忘事甚多，已令辛面稟一切。此子須吾弟教之，年少不免浮動，能早辦喜事，一同來晉更好。此次上川，似是走晉爲妥，廣西大亂，湘垣緊隣，恐不免驚擾。五兄近有信否？七兄究何如？一切務詳告。七月何未得來信，心殊念之，信到務詳寄一信。祈慈親大人早作計

議，上川固好，但恐路遠不易。五兄未必肯回京，兄非實缺，亦有歸家侍奉之心。七兄初得好事，恐不可棄此好出路，但願廣西事平，大局無礙，即大家之福也。吾弟在京，爲近臣所深契，如能調一近地，則大妙，但恐難必。召見時太后如何詢話，如何答對，望及之。兄調補事，昨吏書施從輝在大耳胡同住，當告以在家有專人來，弟辦事履之務要速辦成，部覆一到，便放心矣。以後京中各事，託何人辦理，兄事亦求並託之。切要之至。李□若春間去一信，何以未覆？李蘊□四月去一信，當送去矣。此次不寄賀信，望爲代詢近喜。諸同人均致候爲要。兄出京均未應酬過，弟酌之，如必須送，年終可代送若干，再寄項也。又及。

初七日。

(二五)函及京中某些世家子媚外醜聞

(年月缺)

再，昨慶陞來，略問近狀，知吉謙皆處已迎紀豐台住，且藉其勢招搖，大約亦變俄奴矣。春間，本以其家無俄旅故暫往，渠尚詆蘭季華家住紀姓。及到京，則神氣張狂。當國處喪亂之際，而萬分高興，溢露於外，已非人矣。更誇聘之得日本寵，直以日本之新民自居。臨行前幾日，兄前託其寄存款項，往追已支離顛倒，不願見矣。其言語莫不駭聽，更爲子取號東民，是愈張明較著矣。然則，奉天人直可定爲無一不變矣。至在奉之姚丫頭等，亦並與之俱化矣。言之實令人忿忿。又及。

(醇親王府檔)

一二九〇 外務部庶務司擬爲查禁團民復聚事致北洋大臣等文稿

光緒二十九年正月十七日（一九〇三年二月十四日）

庶務司呈，爲咨、劄行事。

光緒二十九年正月十二日，准法使照稱：直隸全省，以順天地方情形尤爲不善。現聞有習拳之匪徒等，目下復又招集人衆練團，並私存軍械糧彈，其黨多人，持執軍械來往，擬欲乘機滋事。地方官非與伊串通，卽畏其勢焰而不敢彈壓。此非空虛之言，乃實有憑據，經多人報明者。爲此先行聲明。等因。查本月初間，德使函稱，薊州一帶有拳匪聚衆操演等語。經本部電致北洋大臣、貴大臣查辦。旋准覆稱飭禁在案。茲法使復行照會前來。

相應咨、劄行順天府府尹、五城察院、貴大臣、貴衙門、貴總局嚴密查禁，務絕根株。京城內外地面尤宜加意防範。並聲復本部，以憑轉達可也。須至咨、劄者。

北洋大臣、步軍統領衙門、工巡總局、五城察院。

右劄順天府府尹。

（外務部檔）

一二九一 步軍統領衙門爲獎勵殮埋克林德屍身之協尉英順事覆外務部片

光緒二十九年正月十九日（一九〇三年二月十六日）

步軍統領衙門爲片覆事。

准外務部文稱：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准德國葛署使函稱，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協尉英順將原任德國使臣克林德屍身抬至避靜之處，置買棺木裝殮，坵在帥府胡同東口內，出資派兵看守。現當克林德牌坊告成，可否將英順予以獎勵。咨行查照，酌核辦理，並聲覆本部。等因前來。當即飭知協尉英順去後。茲據左翼翼尉烏珍稟：據協尉英順聲稱，職思前已由協巡局保獎三品頂戴，目今無可再保，斷不敢再請別項勞績。等語。該員雖稱不敢仰邀獎勵，似未便沒其微勞。可否將該員英順由衙門存記，遇有應陞之缺，儘先陞用，以示鼓勵而資觀感。等情。據此，自應俯如所請，以昭激勸。相應片覆貴外務部查照可也。須至片者。

右片行外務部。

(外務部檔)

附錄：德使爲本國御賞英順事致外務部函八一〇

一九〇三年八月十八日(光緒二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逕啟者：

光緒二十八年臘月間，據鑲白旗漢軍三品頂戴·協尉英順稟稱：於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將原任德國欽差克大臣屍身抬至避靜之處，置買上等紫杉棺木一口裝殮，坵在帥府胡同東口內，派兵

〔一〕此件無相應之清方文件，因其內容與前件有關，雖日期稍後，仍附於此。

看守。等語。嗣於本年正月二十五日，貴部函致葛署大臣，以：英順前已由協巡局保獎三品頂戴。並由步軍統領衙門復稱，將英順由衙門存記，遇有應升之缺，儘先升用，以示鼓勵而資觀感。等因。各在案。

查英順辦事如此周洽，當由本署縷陳本國外部去後。茲奉劄開：因協尉英順裝殮克大臣屍身，實有功績。今奉本國大皇帝諭，賞給金質時辰表一個，以酬勞動。等因。前來本大臣。應請貴王大臣轉囑該員英順前來本署，以便將本國御賞之表交其收納，並須出一收單。再請轉飭該員先將收單備妥，來署領取為荷。此布。順頌日祉。

(外務部檔)

一三九二 孫寶琦為抄呈法議院有關中國教務問答事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三日（一九〇三年二月二十日）

欽差出使法國大臣孫，為咨呈事。

竊查法為民主之國，一切政務向歸議院核議。各國駐法公使，均可隨時前往觀聽。本月初一日，下議院開議外部事宜，內有關於中國教務各條，茲特摘錄咨呈貴部，謹請查核備案。須至咨呈者。附呈抄錄議院問答一冊。

右咨呈外務部大堂。

(外務部檔)

附件：孫寶琦呈法議院開議教務事宜問答錄

光緒二十九年正月初一日（一九〇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一千九百三年正月二十九號，即二十九年正月初一日，法國下議院核議本年外部經費。至第四章各等公使及領事俸薪項下，左黨議員森巴請裁去羅馬教皇處使館，並勾去該使館俸薪六萬佛郎，或改該使爲二等公使。

外部大臣答曰：奧、班、葡皆天主教國，各派頭等使駐劄教皇處。德、俄之民奉天主教者不及三之一，亦各派一等使。近美得斐利濱島，擬與教皇通使。巴西亦民主國，近已交涉日繁，擬請教皇將派駐該國之二等教使改作頭等。此各國與教皇交涉之情形也。現我國與教皇交涉繁重，斷難裁去使館。若改頭等使爲二等，於教皇無損，而該使辦事之權利徒見限制，殊非所宜。

左黨議員莫尼曰：嗣後與教皇交涉之事，請外部編刊黃皮書，呈送議院如何？

外部大臣曰：我固甚願照辦，惟各國交涉密件，照律不能逕行宣布。嗣後教皇處來件，我祇能預先商允後列入黃皮書耳。

衆議員允之。遂如擬核准第四章。

第九章津貼東方學堂等經費項下，左黨議員十餘人聯名，請裁此項津貼。

左員德襄登臺宣言曰：民主政府義務，首在於教育上助民脫離宗教之愚弄籠絡。今東方及泰東之

法國學堂，類多教士所組織，甚至使館、領事館，每被教士暗中把持，殊違民主宗旨。試讀威倫提督函牘可知。前年中國致亂之由，此等教士專事攘竊，情同海盜。我國逐之，實爲正理。乃返與以攘竊之權，力奪人家國。若中國和尚來此傳教，一如天主教士之行爲，我想我國民之愛我國者，將盡爲拳匪起而逐之矣。今我國自逐境內之教士，而於在他國者，反給予津貼，豈情理耶？況諸教士者，未必盡屬法人耶。

外部大臣曰：推廣法國聲教權勢，惟教士能助政府所不及，未可擯棄。至於津貼之款，近來專給法人之醫院、學堂。現土耳其各省，我國所教養者十萬人，日後可爲我國無形之助。請毋多慮。

左員森巴曰：推廣法國權勢固屬要務，我等亦不求驟停教士津貼。惟民主政府應深明同是推廣權勢，不用教士而用今世文明之法，其效驗有倍蓰者。現中國振興學務，考試取士亦以新學命題。我國亞州會擬在成都設大學堂，教授泰西實學，即請在津貼項下撥五萬佛郎，作爲該學堂經費可乎？

右黨議員馬沙寶曰：何不另籌津貼？

森巴曰：此非教士之學堂，恐外部不願添撥耳。

外部大臣曰：四年以來，我於此等學堂津貼加撥過倍焉，能謂我有仇視之心耶？

森巴曰：土耳其各省之法國教士定章，凡非教士學堂所教養者，不准考入上等學堂。

外部大臣曰：我已有切實訓條，令不分民教，一律收考。

森巴曰：雲南府法國學堂教習郭仙，被領事藉端撤遣。又游客郭德孟，被領事指爲回民人滇煽亂，

幾遭不測。該領事之意，實欲肆意妄爲，以二君爲自由思想派中人，諸多窒礙，不若教士之易於朋比，故設法去之也。總之教士爲致亂之禍根。現中國人心不靖，切盼各教士勿若前此之妄爲，釀成大變爲幸耳。

右員拉美曰：君堂皇宣布此等言語，不啻誘引華人仇教。

森巴曰：我實無引誘華人仇教之意，亦不願人作如是想。

拉美曰：君固無此意，惟此等言語，能釀成此效驗耳。

森巴曰：強人信教者，乃能誘人仇教。而政府不察，反助之爲虐，爲之爭論，爲之用兵，逼令中國朝廷認教士爲職官，優以殊禮。試問教士應有此權利乎？是時右黨及觀者皆大譁，院長喝阻始止。天主教報章曾載：福里主教遊

記云，中國教民不受欺侮，有毀其教者，網送官府不赦。又四川主教凱必揚云，曾至某處歇宿，店主人謂過客皆差片至董事處問候。余怒遣護兵，執該董之僕，禁錮一夜。次晨以鐵鍊繫其頸，隨余就道，見者皆屏息不敢言。又某教士遊記云，余之出行也，差役持棍開道。遇之步行者，呼令遠避；遇騎者，令下馬；遇車則令人鄰田；遇吸煙者，擲其煙具。云云。此等驕妄習氣，非誘人仇教之尤者耶？西兵之人北京也，主教樊國樑搶劫禮王府。樊之友初謂禮王向愛護教民，力辯無搶劫情事；及威倫提督報到申明搶劫屬實，且用車輛往返載運。

右員科興曰：此事曾經法公使允准。

森巴曰：法公使是否奉有訓條，允准搶劫？現外部大臣在此，可以質明。總之法國欲推廣權勢，不

用教士亦辦得到，且可免意外之禍亂也。

左黨鼓掌稱善不止。

右員科興出班答曰：津貼之款八十萬佛郎，內惟六萬撥與泰東學堂、醫院，爲數甚微。至於中國有亂，各國派兵，法亦從之，不得謂之專爲教士。森君請籌設大學堂，誠爲美意。查上海徐家匯，教士早設學堂，其天文臺爲泰東所景仰。不有是臺測繪之圖，法船何以上溯長江？是教士傳教之外，亦授新學，其功不可抹煞也。外間哄傳兵官與教士均有搶劫情事，我想兵官雖不應搶劫，然事後卽去，卽搶劫亦不慮報復；至於教士則不然，若肆搶劫，安能長處此土耶？樊主教素爲中國人所愛敬，當被圍時，收養四千餘人。及救兵至而糧已早罄，以禮王府拳匪攻擊最厲，故商允法公使，勉准饑民前往搶劫，聲明所擄之價，日後在賠款內扣除。

左員都必甫曰：然則所搬之元寶何用？

科曰：君亦知人生度日，米糧之外亦須銀錢乎？

都曰：我固知樊主教搬運元寶，非爲生食之也。

科曰：爲買糧食。

都曰：恐不盡然。請問搬運之兵，每名給予二千佛郎之匯票，是何道理？

科曰：軍營定章，凡用兵所得者，例應攤派。當時急需現銀，故各給匯票以代之耳。

都曰：憑票領銀時何故多方剋扣？

科曰：此事非君等所知。

都曰：曾見公牘。

科曰：何不將公牘刊出？

都曰：恐有未便。

科曰：森君曾述教士在四川驕妄情形，查教士不惜身命，入中國傳教，必須高自位置，使人敬畏，方免侮辱。現中國亂苗已顯，若我議院辯論威倫之公牘，詎毀教士，彼拳匪之友不更將高興乎？

左員德襄曰：中國有亂，自係教士所惹。

科曰：華人嫉惡外國，不肯除舊更新，其變亂當已不遠。杜美君久任中印度，深知情形，必能爲教士辯白。杜美在座不理。

森巴曰：殺戮教士或國民，均是慘事。惟教士入華傳教，實係招惹禍亂。左黨稱善。

都曰：中國各省之亂，我固不能盡歸咎於教士，然教士在華，實易惹禍亂。近四川主教凱必揚函稱：因各國退兵、兩宮回京、舊黨執權、英日聯盟、俄還滿洲、收回天津諸事，拳匪得意，故在四川起事云云。據我所知，四川之亂專爲教士。除教士、教堂之外，未嘗波及外國之一官、一商也。亂後教士索償、索犯，窮領事之心力，殊爲可恨。譬一人不喜食某物，強令食之必吐。教士者，實中國不能強納之一物也。我國如真欲推廣聲教權勢，首應棄去保護泰東教務之職任。右黨大譁。查東方護教，指土耳其等處。本諸條約，實有應擔之職任。至於泰東護教，不過相沿成案，互允商辦。自己亥年，我國政府逼令中國明認天主教、將教士編入職官後，護教之職任實已卸去。我國又何必戀戀於此耶？

右員伯爵蘭瑞納曰：我國如棄護教職任，德、義二國必接踵自任之矣。

都曰：德人之於山東，義人之於耶路撒冷，均已申明，各願自護其本國教士。今世之勢事使然。我國亦惟有自護我國之教士，斯亦足矣，又何後患之足云耶？樊主教搶劫係用兵卒搬運，後經作爲用兵所得之物，以符軍營定章。威倫提督詳述於公牘，且力指此章程之弊，不合於文明世界，我國應刪去之云云。是教士搶劫，實見明文，斷不可再任，以推廣文明之職。我國尤宜擇非教士者而任之，乃能有濟也。我請外部大臣於八十萬津貼項下籌撥若干，作爲成都大學堂經費。

外部大臣曰：我必就手下之款，竭力籌撥。

森巴曰：尚須撥五萬，助設上海大學堂。前中印度總督杜美曰：此事可歸中印度籌款助撥。衆議員允之。遂核准第九章津貼東方及泰東學堂等經費八十萬佛郎。

（外務部檔）

一二九三 外務部庶務司擬爲順屬習拳已飭查辦事致法使照會稿

光緒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三日（一九〇三年二月二十日）

庶務司呈，爲照復事。

光緒二十九年正月十二日，准照稱：順天地方，現聞有習拳之匪徒等，復又集衆練團，欲乘機滋事。等因。當經本部分別咨行查禁去後。茲據順天府覆稱：此事前據各教士來函，均以拳匪蠢動爲言。業

已委員督同巡警、哨兵，前往薊州查辦，拿有曹立海等二名，嚴行懲辦。併飛飭順屬二十四州縣，嚴密查禁。茲准前因，再行通飭各屬，嚴切查辦。等因。相應照復貴大臣查照可也。須至照會者。
法國呂使。

(外務部檔)

一二九四 順天府爲覆明緝拿永清教案首要等情形事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一九〇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順天府爲咨覆事。

案准貴部文開：准英憲署使照稱，永清縣教案准復函，以順天府復稱云云。查府尹所復，在本署大臣之意，殊不謂然。似府尹於干涉拳匪之徒，不願懲辦。本署大臣前函已聲明，塔兒營村大寺僧人二名，在教士門前騷擾等語。府尹竟漠然視之，於復文內毫不提及，難怪其輕信李文惠遠颺未獲。而永清無人不知其已經潛回，如官場有意緝拿，不難一索而得。該縣令迎合上意，見尹憲雖知該處兩教士被害，仍不以附和拳匪之僧在教士門前騷擾爲意，則緝獲拳匪頭目，必非尹憲所從。貴部如以府尹之意爲然，嗣後倘滋不虞，則貴王大臣之仔肩難辭其責。等因。本部查該使前函所稱僧人騷擾教堂一節，所言必非無因。該府尹本月十二日復文，僅有將僧人光福割交發審局訊辦之語，所粘該縣原稟，亦祇取有僧人不得與教堂爲難保結。其將光福懲責，係爲擅收田租，均未將該僧騷擾教堂情形，確切研

究，聲敘明晰。該使於此事甚爲注意，自未便據該僧一面之詞，聽其狡卸。現在該局如何訊辦？應飭將騷擾教堂情節，詳加詰問，尅日聲復本部，以便轉復該使。至拳匪李文惠潛回本籍，該使亦噴有煩言。應密飭該縣認真查拏，並劄令鄰境會同嚴緝，務獲究辦，毋任遠颺，致貽口實，是爲切要。等因到府。

准此，查此案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接准貴部來文，以英燾署使飭拿李文惠及大寺僧人二名一案，劄行本衙門拿辦。當經本衙門飛札嚴飭永清縣，立即嚴拿李文惠究辦。一面切查大寺僧人提案訊究。並札委候補知縣鮑同祖，改裝易服，前往嚴密查訪去後。先將僧人光福拏獲審訊，稟覆前來。本衙門復於本年，札委正任良鄉縣知縣賴汝顯，前往會同緝拿李文惠，務獲究辦。又因永清縣稟覆審問僧人光福近於鬆懈，是以札提僧人光福到府，札交發審局嚴刑究訊，並飭拿該僧人之徒邢二務獲解轅。嗣又經本衙門添委洋務局提調糧馬通判劉子祐，前往永清並鄰境各州縣，督同各委，一體密拏李文惠，一面通飭順屬各州縣嚴緝在案。

茲准前因，本府尹甚爲不安。細繹來意，係因本衙門前次覆文，未能聲敘明晰，以致殊不謂然。回憶庚子拳匪之亂，變出非常，本府尹深恨拳匪肇此大禍，每一思及，無不痛心疾首。遇有干涉拳匪之案，不敢放鬆，絕無不願懲辦之事。自接准貴部來文飭拿李文惠及僧人之後，當即飛札永清縣，並三次派員前往嚴緝，又將僧人光福札提到府，交發審局嚴行審訊。在本衙門似已不遺餘力。且前次覆文，業經敘明，嚴拿李文惠務獲究辦，並將僧人光福交發審局審訊。各等語。此乃本衙門並無不願懲辦之實情。實因僧人光福，連日嚴刑研訊，僅認討索地畝，其前年附和拳匪及此次在教士門前騷擾，供詞閃

爍，尚未承認。須俟供詞定後，方能聲覆。以致前次覆文，毫不提及。總之英署使所以殊不謂然者，實因本衙門前次覆文，未能明晰。本衙門前次覆文，所以未能明晰者，實因李文惠尚未獲案，僧人光福尚未定供。本衙門於此等不法僧人，實深痛恨，不敢姑縱。

除再嚴札飛催各委員，會同永清縣及鄰境各州縣，密拏李文惠務獲解府究辦，並刊刻告示，懸賞徧行張貼曉諭，務期獲案重□□□應先將辦理各情形，縷晰咨覆貴部，請煩查核，照覆英燾署使。實爲公便。須至咨呈者。

右咨呈外務部。

(外務部檔)

一二九五 吳廷斌爲抄送請獎教案出力各員摺單事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九日(一九〇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頭品頂戴·護理山西巡撫兼管提督鹽政印務·節制太原城守尉·布政使吳，爲咨呈事。

案照前護部院於光緒二十九年正月二十日具奏，查明晉省辦理教案出力各員並洋官洋教士等請獎一摺，未及咨行，卸事移交前來。除俟奉到硃批另行恭錄咨呈外，擬合抄錄原摺、清單咨送。爲此咨呈貴部，謹請查照施行。須至咨呈者。計抄送原摺、清單一紙。

右咨呈外務部。

(外務部檔)

附件：趙爾巽奏請獎敘辦理教案出力各員暨洋官教士摺

光緒二十九年正月二十日（一九〇三年二月十七日）

奏爲續查晉省辦理教案出力各員，並洋官、洋教士等，開單分別請予獎敘以示鼓勵，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查晉省天主、耶蘇兩教教案，一律全結，業將前後辦理情形暨尤爲出力各員隨摺列保，並以其餘在事文武各員弁、洋官、洋教士等，俟查明再行請獎，奏明在案。

伏查晉省當光緒二十六年拳匪蔓延，不旬月間，幾遍全省。始起於省北毗連直境之大、朔等府，旋傳至忻、代、太、汾各屬，繼而東及於平、遼，南及於潞、澤，西及於平、絳，祇蒲、解二屬僅免。而口外七廳焚掠傷殘，又爲全省之冠。事平以後，經升任撫臣錫良、岑春煊迭次派員，分往各屬，會同地方官懲拳撫教，查失追亡，計產估值。洋務總分各局員復與教士磋商爭辯，經權並濟，筆舌俱疲。當其時，聯軍未退，公約未成，電檄紛馳，詰責備至。外則困於敵兵之相逼，內則困於饑饉之洊臻，時局阡危，人心搖撼。

其教案之難於籌辦者，約有數端：仇殺過甚，彼教積忿難平，尋仇報復，控匪則每一單輒數百名，追失則每一處輒數百案，株連無已，全省騷然。若斥其所控太多，或證以所聞不實，則危詞呵喝，動至齟齬。彼之公使助之，彼之聯軍又助之，大局安危，關繫太鉅。此則操縱教士之難也。晉地僻左，風氣未

開，中外之成見未融，民教之素仇莫釋。見縱拳之官吏，頌爲神明；讀撫教之文書，羣相詬病。甚且肆其謠誣，恣厥囂張，錮蔽甚深，驟難開悟。此又撫輯教民之難也。教會財產、戶籍，平時皆極隱匿，深畏人知。被毀後任意浮開，一無證據。口外尤遼闊無際，教民衆多，焚毀又甚，輒至全村蕩然，愈無稽考。苟不確切查明，將何以資折辯？此又清查教產之難也。有此數難，黠者引避而不遑，拙者救過之不暇，羣相束手，視爲畏途。升任撫臣嚴訂考成戒，以過則從嚴撤參，功則從優保獎，其中稍一規避，或偶一疏誤，記過、停委、撤差去任者，不一而足。茲該員等矢慎矢勤，悉心悉力，卒使教士則就我範圍，教民則各安生業，教產則晰及毫釐。

而其中尤難者，則當時局艱危之際，拳燄鴟張，尚復不時蠢動。陽城則有戕害官長之案，五臺則有閔鬧衙署之案。其餘如絳州、隰州、口外、歸化等處，皆於前年八九月間，尚復匪蹤肆竄，卒未平靖。直至上年四五月間，文水尚有教習唐佐山，捏稱六合團，張貼匿名告白，致爲義使向外務部查詢。口外尚有營棍李效孟，假冒董營差官，招兵購械，馳書蒙盟，約期仇教。當時聯軍迭派兵弁，游弋晉邊，未始非爲此等謠言所惑。幸賴在事各員弁，遇事猛迅，動合機宜，星夜奔馳，分頭捕緝，均已次第就平。並前後拿獲拳匪訊明正法者一百二十餘人，全局始定，厥功尤偉。

至洋員、洋教士等深明大義，樂爲我用，天主教案則得力於瑪璽理，耶穌教案則得力於李提摩太。而葉守真等之讓賠款，方濟衆等之阻洋兵，實均有羣策羣力之效。

現在案已全結，款皆核定，各該員等或總攬全綱，或專任一事，或竭力於奔馳之役，或殫慮於綜核

之勞，或辦賑撫而全活數萬口之多，或司審斷而結案數百起以上，或勸阻敵騎，或剿捕匪徒，或屢赴京師議定款約，或遠往外省考訂章程，實屬不無微勞，允宜分別給獎，以昭激勸。由洋務局司道開單詳請奏保前來。

奴才竊維拳教之變，各省分議賠款，如直隸通省賠至七百餘萬，曾由戶部撥銀二百萬，以資接濟。晉省前以教案賠款所索過鉅，升任撫臣曾援照順直辦法，奏請半由自籌，半由部撥。現在全省教案一律議結，所給賠款共祇銀二百五十餘萬，本省所籌之善後地畝各捐可以敷用，不至累及公帑，實賴在事各員之力。且七廳善後賠卹一款，即由外人以前議未能滿意，節外生枝，亦可見定議時所省實鉅。當國事艱難之會，撫晉民凋敝之餘，亡羊補牢，誠爲隱痛。而各該員等竭盡心力，勞怨不辭，危疑震撼之紛乘，師旅饑饉之交迫，卒能由逆而順，轉危爲安，實屬有濟民生，有裨時局。

近年如直隸暨察哈爾並各省辦理教案人員，均仰蒙聖恩，准照異常勞績給獎。以山西較之，教案則最巨，辦理則最難，賠款則最省，尤未忍令其向隅。當此嚴核保案之際，奴才復與司道等逐細考察，其未有殊績者，均改外獎，曾被呈議者，均予刪除，茲擇尤遴選，仍分別異常、尋常，給予獎敘，實已格外核實。此次山西教案，查辦至六七十州縣之多，磋商至二年之久，列保之文武官紳員弁暨洋員、洋教士等，並前次隨摺奏保各員，合之雖有一百餘人，分而計之，每處每案僅不過二三人，實屬悉力刪汰，不敢稍滋冒濫。合無仰懇天恩，俯念山西教案最爲繁重，在事各員係辦理交涉異常出力，從優准照軍功勞績給獎，俾資鼓勵。至洋員、洋教士等，既於此案深資得力，亦應一體給獎，以示大公而昭激勸。

除將文武員弁履歷分咨，並將應保千、把各弁照章咨部核辦外，所有查明晉省辦理教案出力各員，並洋官、洋教士等，開單分別請予獎敘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外務部檔)

一二九六 袁世凱爲已刊印告示認真查辦習拳事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九日(一九〇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欽差大臣·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直隸等處地方軍務紫荆密雲等關隘兼理糧餉河道長蘆鹽政·管巡撫事袁，爲咨呈事。

准貴部咨開：准法使照稱，直隸全省以順天地方，情形尤爲不善。聞有習拳匪徒，復又招集練團，並私存軍械，乘機滋事。咨行轉飭各屬，嚴密查禁見覆，以憑轉達。等因。到本督部堂。

准此，查本部堂蒞任之始，因直省遭亂之後，恐有不法匪徒勾串煽動，復逞餘孽，曾經擬定章程十一條，刊刷告示，通飭嚴禁。嗣聞薊州、玉田交界之柳河套，有人設廠習拳，復飭薊州、玉田二州縣及派通永李鎮，嚴密拿辦暨電請順天府尹加飭查禁。並於本年正月間，重申禁令，刊印告示，札發遵化、薊州、玉田三州縣曉諭遏禁各在案。茲准前因，應再刷印告示，通飭各屬，張貼曉諭，認真查辦，務絕根株，勿稍徇隱干咎。

除咨行外，相應咨呈貴部，謹請查照施行。須至咨呈者。計咨呈示稿一紙。

右咨呈外務部。

(外務部檔)

附件：袁世凱所頒嚴禁邪匪暫行章程十一條

爲出示申明嚴禁事。

照得本督部堂於二十七年冬間蒞任之始，以直省遭亂之後，恐有不法匪徒勾串煽動，復逞餘孽，再燃死灰，亟應嚴立條規，痛加禁遏。當擬定暫行章程十一條，刊布遠近，咸使周知，通飭各屬嚴禁遵辦在案。年餘以來，一體遵照奉行，地方亦臻平靖。第恐日久生懈，稍不加意，潛滋暗結，餘孽復萌，或至滋釁造端，爲害閭里。合行重申禁令，刊布曉諭，共守除惡務盡之訓，用享蕩平康樂之休。其各凜遵。切切。特諭。

嚴禁邪匪暫行章程十一條：

- 一、妖言惑衆者斬。
- 一、傳授邪教及學習邪術者，不分首從皆斬。
- 一、糾夥搶劫及持槍行搶者皆斬。
- 一、在官勇役如有與邪教匪類通氣者斬。
- 一、容留邪教及窩藏匪類者，查明後將該家主監禁五年，房產充公備賞。

一、同族同村如有邪教匪類，應由該族長、莊長、地保等迅速報官緝辦，儻扶同徇隱，匿而不報，一經發覺，即將該族長、莊長監禁一年，地保監禁二年。

一、凡設壇傳習邪教之處，經官查出，立將該壇毀平，房產均令充公。有告發者，即將該房產賞給告發之人。

一、凡拿獲邪教匪類捆送到官者，首犯一名賞銀二百兩，從犯五名抵首犯一名。聞風報信因而拿獲者，減半發給。

一、禁止邪匪，惟在各州縣勤加訪查，認真緝辦，以遏亂萌。嗣後如查該境內有邪匪設壇傳習者，即將該管州縣照縱匪例，從嚴參辦。

一、此項禁章，專為嗣後傳習邪教滋事匪犯而設。其有從前為匪，除著名首要、疊犯重案怙惡不俊者，仍應查拿外，其餘被脅附從之徒，但能實在悔過自新，不再滋事，一概從寬免究，並不准差役、地保藉端擾累株連。

一、儻有挾仇誣告、希圖分賞者，查訊毫無實據，即行反坐科罪，決不寬貸。

(外務部檔)

一二九七 增祺等奏報奉天全省天主教案業經議結摺

光緒二十九年二月初一日(一九〇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奴才增祺、玉恆跪奏，爲奉天全省天主教案賠恤業經議結，謹將辦理情形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

竊光緒二十七年三月間，法國主教蘇斐理來奉清查教務，先索賠款三百五十餘萬兩，繼則減至二百七十萬兩。維時以各國公約條款如何訂定，尚未奉到明文，恐涉兩歧，飭派署驛巡道徐鏡第，赴京呈請全權大臣覈示，一面告以本省甫經兵燹，公私耗竭，既無從措茲巨款，亦礙難含混包賠，應派員會查何處被害，損失若干，再爲定議。該主教比赴營口去訖。奴才等旋准全權王大臣咨覆：俄兵尚未撤退，教案似可緩議。等因。於是年六月二十四日附片奏陳在案。而該主教自赴營口，亦迄未回奉。

至十一月，准外務部電稱：法欽使照會，蘇主教業已至京，囑即派員赴京商結。當經奴才等遴派留奉補用知縣程恩榮、截取同知劉晉藻，會同道員徐鏡第，攜帶各屬已經查報草單，於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年正月先後馳往妥議，仍飭隨時稟請外務部覈示遵辦。乃該主教堅執教民受虧過甚之說，屢向籌商，弗肯退讓，遲之又久，始據法署使賈思那通融擔允，陸續減至一百四十四萬，而訂約之本年必須先付現銀一百萬。夫以奉省時艱財絀，頓加以一百四十餘萬賠款之巨，即使多分年限，亦殊不易設籌，茲復責之於一時，力何能逮。正與外務部並法署使賈思那函商間，該主教遽出另款數條，復不肯以一百四十四萬作爲一概了結。至是又經加派前辦耶蘇教案分省試用道彭英甲，於上年十月續行赴京，會同商辦。

現准外務部咨會，並據該道等回省稟覆，自十一月十二日，與法欽使呂班、法主教蘇斐理續議起，

至二十二日定議，除各處教堂已歸入大賠款外，仍照前訂一百四十四萬兩之數，分立兩約。凡外國教士之事，歸法欽使呂班立約，共瀋市平銀四萬兩，二十九年二月交款。凡中國教民之事，歸該主教蘇斐理立約，共瀋市平銀一百四十萬兩。內扣還前借用銀四萬兩、木價銀五百兩，下剩銀一百三十五萬九千五百兩，先於訂約之初年付銀四十萬兩，餘分三年、九卯交款。此外立碑五座，合銀五千兩。又瀋陽教堂擬買附近民地一段，計二畝有餘，由官發價代買。至於教士、教民人命，挖墳、修墳種種事體，一律完結。並載明教民仍是中國百姓，俟後遇有詞訟案件，仍由各地方官不分民教，按律辦理。教士以傳道爲主，不得干預。至拳匪首要，除已懲辦多名外，其餘爲從者一律免究。議允後於十一月二十八日，與該主教蘇斐理立約畫押換約。於十一月三十日，與法欽使呂班立約畫押換約。此奉天全省天主教案賠恤各款業經議結之情形也。

計自派員等赴京議辦以來，爲時已週一載，一切艱難曲折，想在聖明洞鑒之中。該道等耐心磋磨，不憚唇舌，卒能動法使之聽，回主教之心。然非外務部共濟時艱，殫竭心力，相機指示，設法轉圜，不獨原索之二百七十萬兩非本省所能支持，卽續索之初年一百萬兩，亦非如期所克應付。且所訂善後條款，兩無偏倚，力主和平，尤於大局不無裨益，堪以仰慰慈廑。

除將條約刊本咨呈軍機處、外務部備案外，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硃批：外務部知道。

一二九八 外務部庶務司擬爲查詢懲辦官員事致長順咨文稿

光緒二十九年二月初七日（一九〇三年三月五日）

庶務司呈，爲咨行事。

光緒二十九年二月初一日，准法國繙譯魏武達面遞節略，內稱：據吉林主教藍祿業呈稱，光緒二十七年九月，與將軍訂立補償教民合同內載禍首，迄今尚未辦理一名。有副都統嵩年及王祥、孫國彥、春福、裴中先等五人，均未懲辦。又黑龍江統領鄂英，係發往極邊之人，今仍在該處安居。等語。查法主教與尊處所訂合同，是否載有懲辦官員等項之條，未准咨報有案。節略所指各節，是否確實？相應鈔錄節略，分咨貴將軍查明酌辦，並將商辦情形聲復本部可也。須至咨者。附鈔件。

（外務部檔）

附件：法翻譯面遞吉林官員反教情形節略

* 一九〇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光緒二十九年二月初一日）

據吉林主教藍祿業呈稱，與將軍訂立補償教民合同內載禍首，自應按照律例懲辦。此合同係光緒二十七年九月間畫押者，所有禍首，迄今尚未辦理一名。

一、伯都納副都統嵩年，勒令華教士張姓背教，伊不從，當即被其殺害。藍主教意索建造善舉一

處，如醫院、學堂、教堂等類。

二、王祥主謀，動手殺害教民四十二名，乃係庚子歲八月間義和團滋事之後。

三、孫國彥焚搶幾處教堂之房舍，並幾處教民房舍。

四、春福因教民之童女將死不久，被其刨出，將屍身焚燒，並霸佔教民地方。

五、裴中先素日仇恨教堂，迨後尤爲專意搶掠教士及教民物件。

再爲聲明：黑龍江統領鄂英，係創毀教士李若翰墳塋者，業已奉有諭旨，鄂英著發往極邊充軍在案。因其與吉林將軍係屬親故，迄今仍在該處安居。且吉林省情形如此，而黑龍江情形亦復如此。業已向將軍委員明晰聲稱，所有教士等被搶物件，倘若尋出，應行交還教堂。等語。在呼蘭地方，有一小官，得有已被殺害舒維搦教士騾子二頭。新來教士倚仗訂立合同及將軍所允之詞，意欲索回此二騾隻，終不令其前往，並出言恫嚇，如若前往，當仍如前殺害，隨從之人，亦皆殘害不留。將軍委員距此不遠，亦未聲明，如何令其遵照合同辦理，反行保薦得有教士物件之小官，令伊在北林子地方，實授該處之缺。且此地方，乃係庚子歲擾亂殘殺榮寶亭教士之處也。

(外務部檔)

一二九九 外務部庶務司擬爲核准永清教案各節事致順天府札稿

光緒二十九年二月初九日(一九〇三年三月七日)

庶務司呈，爲劄行事。

光緒二十九年二月初四日，據咨稱：永清匪首李文惠在逃要犯，已懸賞通緝。今將告示送部查核。僧人光福在教士門前騷擾屬實，擬發交永清縣監禁二年後，察看情形，如知悔過，始准開釋，勒令還俗，不准再住永清境內。僧朋依等緝獲另辦。等因。均應各該府尹所咨辦理。

除照會英燾署使外，相應劄復順天府府尹可也。須至劄者。

右劄順天府府尹。准此。

(外務部檔)

一三〇〇 文瑞爲抄呈議結準格爾旗教案合同事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日(一九〇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署理綏遠城將軍印務·花翎·歸化城副都統·世襲二等剛烈男文，爲咨呈事。

案查準格爾旗教案，上年疊准大部咨令在綏議辦。當將此案早經飭壽守勳與主教閔玉清磋商，該主教允准從輕議辦，大約數萬金即可了結等情，咨覆在案。上年十二月間，該旗員子遵派蒙員札蘭額爾德莫，來綏議辦。本年正月間，會同該守及比員林輔臣、教士南懷義並本城委員等，連日磋商。該教士極敦睦誼，公同議定不懲犯事官民，不議賠罰，該旗認給教會撫卹銀二萬九千兩，年內分期交款。該旗官民感悅，允爲教堂立碑、懸匾，夙嫌盡釋，和好如初。即於二月初一日，蒙、教兩造書立合同，署押

結案。該蒙員已會同本城委員執持合同，赴該旗蓋印，以作憑信而昭慎重。

除分行外，相應將辦結情形先行咨呈大部，謹請查照，轉達法使查照。須至咨呈者。附鈔錄合同一紙。

右咨呈外務部。

(外務部檔)

附件：準格爾旗庚子教案撫卹合同

光緒二十九年二月初一日（一九〇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天主堂教士南懷義、準格爾旗派辦教案委員·梅楞銜札蘭額爾德莫，爲書立合同事。

查光緒二十六年，伊克昭盟各旗拳匪事起，準格爾旗界內，蒙古官民亦相率仇教，教會受虧甚重。疊經主教閔玉清呈請綏遠城將軍查辦。大法國公使亦屢次照會外務部，請飭嚴辦。各在案。二十九年正月間，經大比國委員·花翎二品銜·花冠寶星林大人輔臣、署理綏遠城將軍文派奏調辦理教務·花翎·直隸候補知府壽大人勳、本城防禦麥哈蘇，會同閔主教所派教士南懷義、準格爾旗貝子所派札蘭額爾德莫連日商辦。南教士所稱準格爾旗仇殺教民、焚燬房屋、搶掠財物各節，札蘭額爾德莫均已承認，並聲稱本旗官民極知愧悔，惟求體恤蒙艱，格外寬宥。等語。復經中外各委員竭力和解，南教士覆稱，此案前由將軍飭壽委員，屢向閔主教代該旗力求寬免，閔主教已經允許，本教士自應遵照辦理，

以敦和好。檢查案據教會受虧，爲數甚鉅。今既盡釋前嫌，情願一概免究，毋庸議賠、議罰。惟由貝子籌給教會撫卹銀六萬兩結案。等語。復經各委員向南教士再四懇商，切求減讓，南教士欣然允許。公同議定，準格爾旗甘認撫卹教會歸化城平寶銀二萬九千兩，分期交款。準格爾旗官民深爲感悅，允爲教堂立碑、懸匾。本旗貝子親至教堂謝過，重敦睦誼。自立約後，蒙、教遵照辦理，兩無翻悔。茲公同商定條約，開列於左，以爲憑信：

第一條，公同議定，準格爾旗貝子甘認撫卹教會歸化城平寶銀二萬九千兩。言定光緒二十九年三月內交銀五千兩，六月內交銀九千五百兩，十二月內交銀一萬四千五百兩，共銀二萬九千兩。均於當年按期交足，絕不失信。

第二條，準格爾旗因教會不議賠罰，不請嚴懲犯事官民，寬宥之惠，同深感激。願在本旗界內陳魁海子地方教堂立碑、懸匾。碑、匾式樣、文詞，由教會自定，準格爾旗聽從辦理，准於本年八月內，製齊送至。

第三條，此約畫押蓋印後，準格爾貝子親至教堂謝過。

第四條，自立約後，蒙、教永釋前嫌，所有教會以前所受各虧，無論鉅細，由主教、教士嚴束教民，絕不再向準格爾旗蒙人追索，以昭大信。

第五條，此約在歸化城由南教士懷義、額札蘭爾得莫〔一〕公同畫押，持回本旗，由貝子蓋印。共書

〔一〕前均作札蘭額爾德莫。

三分，一存將軍衙門，一存天主教堂，一存準格爾旗備查。

(外務部檔)

一三〇一 岑春煊爲請商法使更換主教等事致劉鴻機函

※光緒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一九〇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子玖先生大人鈞座。敬肅者：

煊猥以菲才，謬膺疆寄，到蜀數月，建樹毫無，尚幸匪亂粗平，差堪上慰。善後之事，棼如亂絲，而財政困窮，人才難得，大有措手不及之歎，然尚可以徐圖，惟教案一節，最爲棘手。

查此次之亂，天主、耶穌兩教並受其禍。耶教各案，業已全數議結。天主教分爲南、北兩起，川南係主教光若望所管，亦已將次了結矣。惟川北各案，議結尚未及半。蓋因主教杜昂，性情乖戾，非理可喻，所索過奢，難償其願。譬如金堂縣屬之蘇家灣、泉水溝、七堆瓦三處，除教民財產、房屋暨教堂兩座，業已以十餘萬金議結外，尚有蘇家灣教堂一座，索款至二十萬金之多。據地方官所估，則不過數萬金即可修復。此外尚有三處被害教民八百餘名口，每名索取命價百金。當以直、晉教案並無賠命之條，峻拒不允，並令將教堂賠款切實核減，彼均不願退讓。且言若再遷延，尚欲多索，殊屬無理取鬧。其餘各處，不能就範者尚多。是以本日飛電鈞部，請與法使婉商，飭令杜昂將命價剔除，賠款減輕，諒已邀鑒。

煊到蜀以來，於勦匪、保教二事，自問已不遺餘力，而杜昂尚刻刻有煩言。去冬曾遣員到天主堂，

與童司鐸言事，並無決裂之倪，杜昂陡然入室，大肆咆哮，竟無一語堪以入耳。大意欲藉其國之兵力，來相壓制，無理已極。煊以時勢艱難，未能與較，靜以待動。迄今三月，而法館並無詰難之詞，可知前言非屬恫喝，即非理之求，有所不行耳。杜昂居此頗久，氣餒鴟張，無與倫比。所屬教民恃有彼為護符，橫行愈甚。平民痛心疾首，日深一日。此次之亂，即由平日積憤而成，非真有一種邪拳，如從前白蓮等教也。此次縱委曲求全，與之議結，然彼愈以為得計，必不能一改前轍，共處和平。則民憤愈積愈深，仍恐難免橫決之一日。可否仰請婉商法使，將杜更換。如能有濟，則不僅煊目前受賜，而川省此後，尤拜德於無既矣。

可否之處，伏乞鈞裁，尤懇秘密。無任悚迫之至。肅此恭請鈞安，伏維愛照。

晚生岑春煊謹肅。

(外務部檔)

一三〇二 吳廷斌為抄送議結教案合同事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九年三月初五日(一九〇三年四月二日)

頭品頂戴·護理山西巡撫兼管提督鹽政印務·節制太原城守尉·布政使吳，為咨送議結教案合同事。

據山西洋務局司道會呈：光緒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蒙撫院行開，光緒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准外務部電開，漾電已轉致，晉省先後議結教案合同，希飭一併鈔寄備查。外務部。宥。等因。准此，合亟行知。爲此行局，希即將教案合同詳細照鈔一分，迅即呈送，以憑咨送可也。等因。蒙此，本司道當即飭檢前後與耶穌、天主兩教議結合同，一併檢齊，從速各照鈔一分。茲查耶穌教內地會合同一紙，自立會合同一紙，宣道會合同一紙，省南省北天主教議結合同三紙，口外六廳方主教與法使議結善後合同一紙，共計兩教合同八紙，全行照鈔齊全。除將合同底稿存查外，理合將鈔就各合同呈送查核轉咨。等情。據此，本護院覆查無異，擬合咨送。爲此咨呈貴部，謹請查照施行。須至咨呈者。計送合同八紙〔一〕。

右咨呈外務部。

(外務部檔)

附件一：山西省耶穌教自立會教案議結合同(計兩件)

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初六日(一九〇一年八月十九日)

山西耶穌教自立會總教士葉守真與洋務局議結教案合同。

一、本教士體救世主愛人如己之語，念山西連年旱災，去歲殺機甚酷，不忍見此次教案議結，再有派累商民事，與山西商民結歡喜緣，並以謝岑撫臺之派員優禮迎護，沈道臺之辦事明通公溥，故格外和

〔一〕合同八紙，其中耶穌教內地會合同二紙，已附入前載光緒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之岑春煊咨文，故本件後共附合同六紙。

平議結此案，並望各會牧師以本教士之心爲心，從茲民教得無嫌隙，幸甚幸甚。

一、陽曲縣本會自建之男女醫院、教堂、藥房、女學堂、住宅等共洋房十所，去年已經全燬，並器具、什物、書籍、衣服等，亦全遭搶失，原估共值銀十餘萬兩，今一概不議賠償。

一、本教堂搶失各物中，有鐵箱一支，內貯契據、銀票、帳冊要件。今請立案，凡搶失在外之一切契據，均作廢紙。請撫臺派員丈量，按地畝四址書寫明白，另給新契，加蓋陽曲縣印信，交本教士收執爲憑。

一、教堂地址上所堆置之煤灰，已蒙撫臺派人搬運清楚，本教士深爲感激，擬請撫臺出示，永禁民人再往作踐。

一、自立會教民除財產外，所有去年被焚殺時四散奔走之用費，並農田秋收無獲之費，均由本教士核實查明，不准索賠，故無賠款可領之貧民甚多。當本教士未來晉時，先由執事人借用之賑銀一千二百兩，蒙撫臺格外恩施，免其繳還，足見愛民如子，本教士甚爲欽佩。

一、所有不議賠償之教堂、醫院、住宅洋房及器具、什物等，應請撫臺出一告示，聲明此乃本教士仰體救世主愛人如己之意，不忍令攤派商民，竭小民之脂膏，並非欲求商民見好也。並將中國政府保護教堂教士、重敦輯睦之意，一一敘明。告示勒石，豎立教堂，以期此後永遠相安。

一、此合同一式三紙，一存撫臺衙門備案，一存洋務局，一存本教會。

大清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初六日。

大英一千九百一一年八月十九日。

大清國督辦洋務局即補道沈。

大英國耶穌教自立會總教士葉。

山西耶穌教自立會總教士葉守真與洋務局議結壽陽縣教案合同。

一、壽陽縣本會教堂、畢翰道牧師住宅等洋房，已蒙撫憲飭屬動工修理，足見實心保教，本教士甚爲欽佩。應請即行停工，餘工一切，統由本會自行接續修復，免費公款。

一、所有畢牧師之器用、什物、書籍、衣服及會中公共物件，值數甚鉅，除收回數件外，其餘一概不追，以免擾累民間。

一、所有教堂及畢牧師住宅內契據文件，均遭搶失，今一概作爲廢紙，請撫臺飭壽陽縣重爲丈量，按地基四址書寫清楚，另給新契，加蓋壽陽縣印信，交本會收存爲憑。

一、畢牧師夫婦本係英國富室，自輸巨資，來晉傳道行善，自建教堂、住宅、醫院、藥房，即以壽陽爲家。所有珍貴衣飾、書籍、器用、藥物，數實不貲，去年全家遭難。現在本教士體其善心，概不議賠，亦不控追，惟請撫臺出一告示，聲明此乃本教士體救世主愛人如己之意，因晉省迭遭水旱兵災，民間蕩析離居，不忍見此次教案議結後再攤派商民，竭小民之脂膏，並非欲見好於商民也。並將中國政府保護教堂教士、重敦輯睦之意，一一敘明。告示刊勒石碑，豎立教堂，以期此後民教永遠相安。

一、晉東壽陽一帶，民情極苦，將來擬將此地址改設施醫院，以療貧病，以償畢牧師未竟之志，望地方官加意保護。

一、此合同一式三紙，一存撫臺衙門，一存洋務局，一存本教會。

大清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初六日。

大英一千九百一年八月十九日。

(外務部檔)

附件二：山西省美國宣道會教案議結合同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一九〇二年一月四日)

山西美國宣道會與山西洋務總局議結合同。

甲、美國宣道會在山西北方傳教，計歸化城、托克托城、畢齊克齊、薩拉齊、沙爾沁、包頭、豐鎮、隆盛莊、陽高縣並東井集、大同得勝堡十一處，所有去年被毀自置教堂，並堂內器具、什物以及教士遺失銀物一切等件，計賠津新行平銀五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兩，本會十一處各案，作為一律了結。從今以後，不再向山西省需索各項賠款。被殺洋教士三十二命，亦不議卹，惟須為殉難諸教士立碑，以為死者之榮，並應將碑永為保護。至於本會信教華民賠款，均歸沈道臺並所派之委員高大齡持平議結。以上所議賠款，實係照美國原開失單讓去三分之二，因知晉省措籌賠款，皆由百姓捐派，茲恐捐派太重，是

以減讓，以輕民累。本會教士有瑞典國人所失隨身物件，已向上海瑞典領事官在北京大賠款內議賠，不在此數之內。

乙、本會傳教地方殺害教士及保護不力之官吏，以及殺害教士之拳匪兇手，茲經伍牧師先經訪明，已由督辦洋務總局沈道臺、歸綏道恩道臺分別詳請參辦，兇手亦已拿獲正法，甚愜牧師之意。是以此後不向晉省再有控追。

丙、所有本會在各處所典之教堂，現議由伍牧師會同歸化城洋務局提調金大令，核實估賠。

丁、所有本會在各處所租之教堂，由金大令與伍牧師查明，核實估計，與房主議結。

戊、所有本會十一處教民賠款，全托沈道臺並所派之高大齡主政議結，本會亦派歸化城之執事王德芳幫助，已共計四條開列於後：

一、歸化城將被害本會教士十四人公立一碑，尺寸式樣照圖辦理，殉義教士名姓錄後：

愛理順牧師夫婦並公子三人。林德本牧師夫婦並兩子。安德生牧師夫婦並兩子。聶理克生女士。

二、歸化城原有洋墳，去年被匪掘燬，應請修復，並造圍牆、亭子，栽種花木等件。

三、除歸化城外，尚有本會教士被害處所，請照歸化城總碑式樣，各立一碑，但尺寸較小，令〔今〕將應立碑地方殉義教士姓名錄後：

朔平府，福斯伯牧師夫婦並一子。陽高縣，賓茂客牧師夫婦並兩子。陽高縣東井集，應發利女士。

畢齊克齊，皮瑯伯牧師夫婦並一子。薩拉齊，派爾謨先生、恒配理牧師夫婦並一子。又瑞典蒙古會教士瓦施德先生，並非本會之人，一同殉義於此。沙爾沁，浩女士、安女士。包頭，諾先生、倫牧師夫婦並兩子。以上應立碑地段，伍牧師查看隨時指明。

四、凡有本會教堂處所，將出殯之禮改爲搭一小彩棚，由牧師自行誦經，行追思禮，以省繁費。

庚、本會沙爾沁有育嬰堂一所被燬，尚有未殺盡之孤兒無人撫養，伍牧師擬帶往上海撫養，以竣善舉。惟請官給棉衣，並給川資，伍牧師當覓人送往上海，其人來往川資，均由官給。

辛、各處建碑之後，伍牧師當派一洋人，前往各處查看一週是否照樣辦理。

壬、豐鎮雅牧師等於去年避難時，經該廳徐兆澧贈川資銀八百兩，今將此款作爲賠給豐鎮廳租堂之用。豐鎮租堂歸伍牧師賠與房東，官不與問。洋務局註。

癸、歸化城所有教會匯款存項，存於本地錢舖，此款係愛理順經手者，現統歸恩道臺追出，以充公用。議明將此款作爲送育嬰孤兒赴滬來往盤費之用。洋務局註。

代辦宣道會牧師伍約翰親筆。

督辦山西洋務總局沈敦和簽名蓋印。

大清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大美國一千九百二年正月四號。

(外務部檔)

附件三：山西省法國天主教案議結合同

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初一日（一九〇一年十月十二日）

茲因光緒二十六年，義和拳匪肇亂山西太原以南各府州縣法國天主教會，及省北七廳荷、比兩國教會，並會內之人身家房屋被害各情。查和議大綱第六條，內載：各國、各會、各人身家財物等項，所受公私各虧，中國均認公平賠補。等語。今大清國辦理山西教案委員·候補知府鄭，奉山西巡撫岑特派來京，將各該處教案擬辦情形，呈明大法國駐京全權大臣鮑查核訂定。現將擬定各辦法，開列於後：

一、山西太原府以南潞安、澤州、平陽、蒲州四府，霍、隰、解、絳、遼、沁六州，所屬各州縣教案，均歸法國辦理。所有其中教會及會內人等房產、器物，議定共賠京平足色紋銀一百零五萬兩。省北歸化、托克托城、寧遠、豐鎮、和林格爾、清水河、薩拉齊七廳，亦歸法國辦理。所有其中教會以及會內人等房產、器物，議定共賠京平足色紋銀二十萬兩。並議明所有在太原府設立仁慈處所女修士會，轉請法署代為辦理身家房產所受各虧，共賠銀十萬兩。作為一概了結，並無遺漏。

大法國公使深知晉省民艱，由此款內剔出五十萬兩，撥歸大賠款內；下餘銀八十五萬兩，議定分為四年交清，均不認利。而交付期限，定期於後：本年自立合同之日起，兩月內先交銀二十萬兩，其十萬作為山西以南教會之款，五萬作為七廳之款，五萬作為女修士之款。兩月外至年底，再交銀二十萬兩，仍照前分給。壬寅、癸卯、甲辰等年，均按兩期交銀，前半年以六月為度，交銀七萬五千兩；後半年

以十二月爲度，交銀七萬五千兩。壬寅、癸卯兩年，每期所付七萬五千兩內，五萬兩作爲山西以南教會之款，二萬五千兩作爲七廳之款。甲辰年每期七萬五千兩，全數作爲山西以南教會之款。共計交銀八十五萬兩，至此全行交清。每次交銀，在各該干涉主教處所查收，發給收執。

二、晉省已奏明爲被害教士立碑建坊，碑坊之式，悉如現爲耶穌教所立之式。

三、教會、教民業產，現均清還原主。至教民業產契據，如有因亂焚燬遺失者，由官補予印契，以示體恤。如教民佔據平民房屋、田產，亦須迅速一律退還，不得藉故耽延。

四、自由京議定之後，在晉主教等，均不得再有異言。教民、平民，均應捐除舊怨，毋得再以從前人命、財產及爭奪鬧毆等事，互相控告，別生枝節。如有故違，均著立案不行。早經控告各案，自應仍然照常辦理。從此民教各守法度，永遠相安。

五、晉省拳匪前後拿獲正法者，已屬不少。自當以定立合同之日爲止，不再查辦，以免株濫，俾民教可以從此相安。

六、所有在晉各教士前者擬商各辦法，與此次合同有干涉者，則簽字後應作罷論。設若不與相干，自應核奪。

七、晉省主教等如有借用銀兩，應由賠款內如數扣還。

以上各條，今由委員鄭守呈明大法國駐京全權大臣鮑，業經批准。爲此繕立合同四紙，法國在京公署、山西委員、兩處教堂各存一分，以爲憑據。

西曆一千九百零一年十月十二日。

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初一日。

(外務部檔)

附件四：山西省義國天主教案議結合同

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初十日(一九〇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大義國欽差全權大臣羅、大清國辦理山西教案候補知府鄭，為公立合同事。

茲因光緒二十六年義和拳匪肇亂，將山西太原府及省北各府州縣義國天主教堂，並教民房屋以及各會房產焚燬被害各情。查和議大綱第六條，內載：各國、各會、各人身家財物，所受公私各虧，中國均認公平賠補。等語。今奉山西巡撫岑特派本府來京，與大義國欽差大臣羅會商議定，所有天主教會及會內之人，所受公私各虧，並賠補教堂、撫恤教民均在其內，所有賠款數目以及辦法，臚列各條於左：

一、山西太原府、汾州府、大同府、寧武府、朔平府、忻州、代州、保德州、平定州所屬各州縣，全歸義國辦理。所有其中教堂房屋、財物及教民房屋、財物，今在京公同議定，賠京平銀一百萬兩，作為一概了結，此外並無遺漏。

一、所有前者晉省借與各教士銀、糧，言明於賠款內如數扣還。現因數目零星，尚未核清，約計共借銀三、四十萬兩之譜。今議定由賠款一百萬兩內，先行扣還十萬兩。下欠之數，再行分期扣還。

一、賠款一百萬兩，除先扣還前在晉所借銀糧銀十萬兩，又扣撥法國女修士撫恤銀十萬兩外，下餘銀八十萬兩。今議定分爲四年在京交付，均不認利。本年交銀二十五萬兩，兩月外至年底，再交銀五萬兩。此頭次應交款項全清。至二十八年，交銀二十萬兩，除扣還借款十萬兩，下餘十萬兩，分作兩期。前半年以六月爲度，後半年以十二月爲度，每期交銀五萬兩。二十九年交銀十五萬兩，除扣還借款五萬兩，下餘十萬兩，亦照前分爲兩期交付。三十年交銀十五萬兩，除借款覈清細數如數扣還外，下餘若干亦照前分爲兩期交付。共計交銀一百萬兩，至此全清。每次在京交銀，均照京平核兌，送交大義國欽差大臣查收，均請將收到銀數發給收執。

一、晉省已奏明爲被害教士立碑建坊之式，悉如現爲耶穌教所立之式。

一、教會、教民業產，現均清還原主。至教民業產契據，如有因亂焚燬遺失者，由官補予印契。如教民佔住平民房屋，應於一個月內退還。如平民佔住教民房屋，亦於一個月內退還。均不得藉故耽延。

一、自由京議定之後，在晉主教等，均不得再有異言。教民、平民均應捐除舊怨，毋得再以從前人命、財產及爭奪圍毆等事，互相控告，別生枝節。如有故違控告者，均著立案不行。從此民教各守法度，永遠相安。

一、晉省拳匪前後拿獲正法者，已屬不少。自當以訂立合同之日爲止，不再查辦，以免株濫，俾民教可以從此相安。

一、晉省教案，現既由京議結，所有在晉各教士商辦各章程，自應於簽字後概作罷論。

以上各案，今由本府與大義國欽差大臣羅公同議定，寫立合同二紙，互換收執，以爲憑據。

西歷一千九百一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初十日。

大義國欽差全權大臣羅，本署參贊威告假，大德國漢文正使夏代辦。

大清國辦理山西教案候補知府鄭。

(外務部檔)

附件五：山西省義國天主教教案賠款全清合同

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一九〇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山西太原、汾州、大同、朔平、寧武、忻州、代州、平定、保德五府四州併屬天主教案，前經撫憲委員在京與大義國欽差議結，共賠款京平銀一百萬兩，內扣撥法國女修士撫卹銀十萬兩，撥歸法國辦理，又除借交北京大義國駐京欽差銀十萬兩外，下餘銀八十萬兩，原議自光緒二十七年起，至三十年止，分爲四年，在京交付，均不認利。范護主教濟各，前因教民無衣無屋，飢寒可憫，若分四年在京交銀，實有緩不濟急之勢，而晉庫奇絀，無法籌措，原議所以分四年者，亦爲寬紓周轉起見。如欲先期籌付，必須另行設法息借。現與洋務局議明，除由省城司庫借過併各州縣付過借款及各案追出已付賠款應行扣抵

者，共庫平銀二十三萬四千六百七十八兩五錢三分三釐一毫八絲一忽，按照京平每百兩申六兩核計，共京平銀二十四萬九千六百五十八兩一分四釐二絲二忽外，下餘京平銀五十五萬三百四十一兩九錢八分五釐九毫七絲八忽，情願減讓幫息七萬兩，籌付現銀，本年內陸續付清，共京平銀四十八萬三百四十一兩九錢八分五釐九毫七絲八忽。在京原議賠款，至此全清。由洋務局稟請撫憲轉咨外務部，照會大義國欽使立案全清。

所有太原、汾州、大同、朔平、寧武、忻州、代州、平定、保德五府四州併屬各天主教會及會內之人所受公私各虧，並賠補教堂、撫卹教民等項，均在其內。所有各項應卹之款，均由主教、教士自行辦理，不再向晉省官民續有議辦之事，以期民教相安。

今立合同一式三紙，一存撫臺衙門，一存洋務局，一存本教會，各執爲憑。又解赴北京之十萬兩，除大義國欽差留費用銀五千兩，下餘銀九萬五千兩，已於華曆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晉交清。合併註明。

大清國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大義國西曆一千九百二年正月二十八日。

大清國督辦山西洋務局卽補道沈。

大義國天主教代理山西北圻教務司鐸范。

(外務部檔)

附件六：山西省口外六廳教案善後合同

山西口外六廳教案，與駐京法使訂立善後合同。

爲中蒙古歸化六廳方主教濟衆所管教案，特立之善後合同事。

案照南山西潞安府天主教教會及口外七廳天主教教會賠款，均歸法國辦理。已於光緒二十七年九月，經前任大法國欽差大臣鮑，與辦理山西教案委員·候補知府鄭，在京訂立合同，公平議定賠款。惟口外方主教濟衆所管之歸化、豐鎮、寧遠、托城、和林、清水河六廳教民較多，死傷較衆，情形甚苦。蒙升任山西巡撫岑奏派督辦山西洋務局·記名海關道沈，來京會商辦理。茲蒙升署雲貴總督·山西巡撫丁暨護理山西巡撫趙敦睦友誼，垂念教民，議給賠款，以期此後民教永遠相安。所有條款開列於後：

一、議定由山西籌給方主教濟衆所管之歸化、豐鎮、寧遠、托城、和林、清水河六廳教民，賠恤京平足色紋銀六十五萬兩。他處教民均不得援以爲例。

二、此次賠卹之款，出自山西撫臺垂念與呂大臣交情，且念方主教交情，是以另給卹款。惟晉庫支絀，應將所議卹款銀六十五萬兩分年籌付。自立合同後兩個月內，付銀二十萬兩，作爲第一期。下餘銀四十五萬兩，分作三年籌付：光緒癸卯年付銀十五萬兩，甲辰年付銀十五萬兩，乙巳年付銀十五萬兩。均按兩期交銀，前半年以六月爲度，後半年以十二月爲度。共計交銀六十五萬兩，至此全行交清。每次交銀在方主教處所查收，發給收執。

三、按照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原訂合同所載，口外七廳賠款京平銀二十萬兩，已在歷次所借各項款內，由調任歸綏道恩與參贊端在歸化算明，如數扣除，作爲付清矣。所有閔主教教案全已了結，本善後合同與閔主教無涉。

四、尚有扣贖借款京平銀三萬二千九百一十一兩一錢一分八釐，又本年方主教續借京平銀六萬三千八百二十九兩七錢四分，前後共應抵京平銀九萬六千七百四十兩零八錢五分八釐，分作二年扣還：光緒癸卯年扣還銀三萬六千七百四十兩零八錢五分八釐，甲辰年扣還銀三萬兩。每年扣銀亦按照交銀之期，以六月、十二月各扣一半。

五、口外七廳教堂房屋、財物各項賠款，均議明歸法國大賠款辦理，茲不再議。被害五教士，除於被害處所各建碑亭一座抵作賠郵外，不再向中國另索賠款。所有碑亭尺寸圖說以及碑文，附粘本合同之後。

六、議定口外六廳教會被害教民人等，因已給郵款，所有建墳、埋葬等事，應由各該教會自行出資辦理，不得再有異詞。

七、議定口外七廳所有教民從前一切控告拳匪、追償失物之案，全行作爲了結，不復提究。如有民人因拳案在衙署指控教民者，亦不復提究，以期民教相安，勿再擾累。

八、七廳賠款全已了結，議定此後教民不得藉詞查追失物之事，向民人需索，亦不向衙署控告拳案。以後如有此等情事，以及民教詞訟各案，自應仍由地方官照中律審辦。

九、自此次議定合同後，由山西撫臺出示，頒貼七廳地面，示內聲叙七廳教會賠卹各款均已給足，自後教民不得再行控告拳匪、追償失物等事，俾教民咸知已給卹款，自能各安生業，而平民亦知如此公平辦理，亦各安本分，庶幾前嫌盡釋，永遠相安矣。

十、此次合同議定後，即由山西撫臺通飭口外七廳照辦，並由大法國欽差大臣行知山西口外主教、教士等遵照，俾免歧異。

十一、此次合同用法文、漢文訂立合璧三紙，一存大法國欽差衙門，一存山西撫臺衙門，一存方主教堂備案。

十二、此次合同由端參贊暨沈道臺並方主教所派專辦此事之司鐸和羹梅公同簽押後，呈候大法國欽差大臣呂並大清國升署雲貴總督·山西巡撫丁蓋印畫諾允行。

大法國欽差大臣呂押。大法國參贊端押。

大清國升署雲貴總督·山西巡撫丁押。大清國督辦山西洋務局記名海關道沈押。

中蒙古方主教所派專辦此事之司鐸和押。

大法國一千九百二年十二月 日。

大清國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 日。

碑亭圖說

六方碑亭一式共建五座，每座面寬六尺，進深一丈，柱高八尺五寸。六角擺安花樑頭，釘安角樑，檐腦椽滿鋪橫望板，雷公柱子雕刻風擺柳，六面各安倒吊帽子一扇，隨大花牙子一副，造成加蓋五色油。

瓦匠工程：

底盤刨墁行夯，築打素土一步，灰土二步，碼砌桑墩臺幫，露明高一尺二寸，灰砌沙滾磚五層，上用尺二條石押面。

亭內地面用尺二方磚，坐漿細墁。週圍欄桿用沙滾磚，擺砌十字花，頭停苦攪灰泥背一層，上蓋瓦一層，疊皮條脊六道，中間元頂用停泥磚乾擺灌漿。

石匠工程：

青石碑一座，高七尺，寬二尺二寸，厚六寸，迎面磨光盪燭做花紋。後面占斧做細，碑頭扁光做奇雲花，背後占斧。碑座一件，寬三尺二寸，厚一尺四寸，高一尺八寸，四面落盤。

議明所建碑亭五座，材料尺寸做法均照此建造，不得更改。惟石料、木料就地取材，均用口外所產合用之料。

又議明除後壩由教會自有地內建造碑亭外，至歸化城外，由地方官給地二畝，以爲建造碑亭之用。其各處碑亭周圍，如造圍牆及看守碑亭人所住之房，並應派看守之人，均由教會自行辦理。

碑文：

大法國天主教司鐸 於光緒庚子年，因拳匪之亂爲道殉難。蒙升任巡撫部院岑奏請立碑，以示優異，奉旨允准。爲此立碑，用光聖教。

光緒二十年 月吉日建立。

(外務部檔)

一三〇三 升允奏報教案議結並請獎叙教士及出力各員摺

光緒二十九年四月初四日(一九〇三年四月三十日)

頭品頂戴·尚書銜·陝西巡撫奴才升允跪奏，爲教案議結，籲懇恩施，將教士及在事出力文武各員分別給獎，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查光緒二十六年六月，陝省寧羌州屬燕子碛地方，因民教相讐，戕斃西教士一名，僕從、教民多名。經前護撫臣端方，將疎防釀案之署寧羌州知州劉鼎臣先行撤任，勒緝首要各犯。嗣因久延無獲，奏參奉旨革職。並飭該管各地方官速緝正兇，議給卹款，勒限了案。未及議結，旋即升任湖北巡撫。

奴才於前護巡撫任內，接准移交。復嚴飭地方官緝兇議卹，並將貢生滕尚賢等九名，咨革衣頂，武舉王登科、沈登瀛二名，奏請斥革，歸案訊辦。旋據署寧羌州知州姚旭明稟稱：會同署州同郭祖章、帶隊駐防彈壓之遊擊傅玉林，懸賞購線，先後拏獲匪犯多名，皆係教堂開單指名請緝之犯。當經批由該管道府研訊確情，錄供詳奪。內惟李榮棟、潘長蕾、潘長蕢、楊長海、楊重華、張明貴六名，或係造謀糾衆，

或係下手加功，供詞輸服，情真罪當。由奴才暨陝甘總督臣崧蕃，批飭就地正法。餘犯暫行押禁，分別懲辦。

查照單開各犯，雖未悉數就獲，要其指索正兇，實已一無漏網。即飭催該地方官，趁此首禍就懲，趕將全案議結。而該教堂因前單請緝之釐局巡丁姚赤章及爲從各犯未盡弋獲，執意刁難。往返磋磨，迄難就緒。查姚赤章在寧羌釐局充當巡丁，從前之籍貫無稽，現在之存亡難卜。若不設法開導，俾就範圍，則該巡丁一日在逃，即此案一日不結，寧羌州民人一日不安，甚非所以綏靖閭閻、慎重交鄰之道。

復飭該地方官與城固縣教堂主教拔士林、大司鐸夏芝畦、康樂堯等反覆籌商，備述朝廷優待友邦，當津沽肇衅之初，疊飭各疆臣以照約保護及和議既成之後，更嚴責地方官以實力奉行。現在各省教案全清，中外邦交愈篤，不應留此微隙，致無了期。該主教等業經應允。除議卹西教士郭西德命價銀四萬兩，矜卹各教民命價銀一萬兩外，僅約於燕子碕地方，爲被戕西教士置買墳地，建修經堂。於寧羌州城內，蓋教堂公館一所。再於漢中府城天主堂前，修立牌坊一座，書西教士遇害始末。各項工程，但取堅固，不求華麗。綜計需費不過萬金。單緝各犯，其在逃未獲者，不復要索。其已獲在押者，悉予開釋。一了百了，毫無餘蒂。前之相持甚堅者，今則轉圜極易。該教士等仰沐恩施，不復固執前言，固屬有裨時局；即地方文武各員，了此鉅案，亦屬著有微勞。由漢中府知府楊崇伊，稟由洋務局司道，詳請隨案奏獎前來。

奴才伏查寧羌一案，戕斃教士、教民多名，開議之初，並未歸入京師全案，多添枝節，上煩宸廑。現

復免索逃人，開釋獲犯，經堂、公館、牌坊，均一律從儉，需款無多。初非不力肆吹求，一經宣布皇仁，輒卽易志降心，諸歸簡易。在遠人究爲難得，於大局亦有攸關。合無仰懇天恩俯准，賞加城固縣教堂主教拔士林二品頂戴，大司鐸夏芝畦、康樂堯三品頂戴，並賞加在事出力之捐升知府。前署寧羌州知州姚旭明三品銜，前署州同郭祖章五品銜，遊擊傅玉林副將銜，以示柔遠而酬勞動之處，出自逾格鴻慈。

所有教案議結，請將教士及文武出力各員，分別給獎各緣由，是否有當，除咨外務部查照外，謹會同陝甘總督臣崧蕃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硃批：著照所請。外務部知道。

（官中硃批奏摺）

一三〇四 增祺等奏報寧遠州美國教案議結摺

光緒二十九年四月初九日（一九〇三年五月五日）

奴才增祺、玉恒跪奏，爲庚子變亂，奉天寧遠州屬美國教案賠卹現已議辦完結，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

竊上年十月，據署寧遠州知州趙臣翼稟稱：准美國駐京教士賀慶、山海關教士白雅各、中國教士德瑞等來函，以州屬中前所、前屯衛兩處，各有租賃民房耶穌教堂一所，爲美國美以美會所立，庚子拳匪之亂，前屯衛教堂與該兩處教民財物同被燬失，計值不下十萬吊，應議賠卹。並以：美國教堂關外僅此

兩處，其地現雖改歸新設綏中縣管轄，其案則在未經設縣以前，仍應在寧遠州會同議辦。等情。又據該教士函同前因。

奴才等當卽一面函覆該教士，力從減讓；一面批飭該署牧會同綏中縣設治委員許彭齡，妥與磋商去後。旋據該州縣會稟：教士賀慶等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州，交出失單，所索仍如原估之數。與之反覆辯駁，開誠布公，情勸理喻，該教士等亦主和平，大爲讓減。隨議定由官籌給東錢五萬吊，爲教民恤款；以二千五百吊爲教堂賠修之款。通共東錢五萬二千五百吊，作爲一律完結。於定議之日先付一半，下餘一半於一月內付清。按東錢七吊作銀一兩計，東錢五萬二千五百吊，合寧遠市平銀七千五百兩。並與該教士等會擬完案章程六條，爲日後民教永遠和睦之計，議定簽押。其款業經奴才等劄飭在於該州光緒二十七年、八兩年地丁餘租項下動支，於光緒二十九年正月二十六日如期撥付完結。應請旨飭部立案，作正開銷。

除將議結條款咨送軍機處、外務部查覈外，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硃批：外務部知道。片併發。

（官中硃批奏摺）

附錄：奉天寧遠州議結美以美會耶穌教案條約

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一九〇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委辦美以美會耶穌教案·花翎同知銜·准補鐵嶺縣知縣·署寧遠州知州趙·花翎四品銜·辦理

義和團檔案史料續編 光緒二十九年四月

綏中縣設治事宜。候補知州許暨美以美會耶穌教長老司賀、白、德，爲會同辦理關外美以美會耶穌教堂及教民前被拳匪焚燬、搶掠各案，現已議結，訂立合同，存案備查事。

緣奉省自匪亂平定後，英、法各國教案，均經軍督部堂、撫尹堂派員會同議結。所有美國美以美會在現隸綏中縣屬之中前所、前衛地方，舊有教堂兩處，并教民等從前亦被拳匪擾害。現蒙軍督部堂飭委本州縣會同本長老司等妥爲辦理。教會本以傳道爲主，情願和平完結，不究拳匪之罪。卽教堂及教民所失財務應須賠償、撫恤者，亦願極力減讓。惟當大亂之後，民力未紓，此項賠款，應仿照英、法等國教案，請軍督部堂、撫尹堂籌款給付，不可攤派於民。爲此訂立完案章程六條，簽押後照繕六分，分呈督、撫轅備案各一分，存於交涉局、寧遠州、綏中縣暨美以美會各一分。并請軍督部堂、撫尹堂專案奏明，以敦睦誼而昭大信。

今將章程條列於後。

計開：

第一條，奉省綏中縣屬之前屯衛、中前所地方，舊有美以美會耶穌教堂兩處，前經拳匪之亂，被燬一處。所有教堂房屋、器具，及教堂司事、工人，并教民等所失田、房、財產、車輛、牲畜、器物，以及罰捐銀錢等項，按照原開失單，共在東錢十萬吊上下。茲經本州、縣與長老司賀、白、德公同和平商議，本長老司賀、白、德、情願大爲減讓，議定由官籌給東錢五萬二千五百吊。以五萬吊爲賠償教民所失財務及撫恤之款，由教會自行核實分給。以二千五百吊爲賠修教堂之款。教堂房屋原係賃自民間，亦由教會

自向房東理楚。此外，教堂及本會教民如有另失財物，不論失單已否開載，統在此項賠款之內，不得另議。

第二條，此項恤賠之款，應照英、法等國教案，請軍督部堂、撫尹堂籌款給付，不得攤派於民。議定自華曆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即西曆一千九百三年正月二十四日議立合同之日起，於一個月內如數付清。另有暫訂付款章程兩條備照。

第三條，此次議定賠恤教民款項，原為日後民教永遠和睦起見。自訂立合同之後，所有美以美會教民等，一概不准再以前事控告，亦不得再私向從前習拳之人尋釁滋事，以體教會恕仇善念。違者查傳究治。

第四條，美以美會教民應完新陳錢糧、稅務，照章完納，不得以遭亂藉口，抗不繳納。如有故意抗欠者，由地方官照例追究。至應攤官項錢文，除迎神賽會外，其餘善舉及各項差徭，仍須照常攤納。

第五條，查奉天耶穌教恤賠成案合同章程第九條，內開：教民、平民均係中國赤子，自此次立約之後，務要彼此相安，永歸和好。如有不平之事，務須呈請地方官秉公訊斷，不准私自尋仇爭鬥。具呈時亦不准書寫教民字樣，違者不理。堂訊時宜遵國法，長跪聽審，違者治罪。地方官亦宜持平辦理，如有曉諭，亦不得分別教民、百姓字樣。至教民如有恃教抗官、干預公事者，准地方官查明實在劣跡，知會該管牧師，訊實立革出教，歸案懲辦。至地方官與各教士尤宜互相親敬，以期遇事易辦，各泯猜疑。等語。美以美會事同一律，亦願照此辦理。

第六條，美國美以美會教堂，雖止有現隸綏邑之中前所、前屯衛兩處，然關外美以美教會，統歸本長老司賀、白、德經理。倘各城別有美以美會教案，無論是否冒名影射，應有本長老司賀、白、德查明核辦，統歸此次議結，不得另生枝節。

以上完案章程六條，彼此均當永遠遵守。其暫訂付款章程兩條，另行開載。

此項恤賠錢五萬二千五百吊，已於中曆光緒二十九年正月二十六日如數付訖，取有收條呈軍督部堂、撫尹堂存案。另訂付款章程兩條，作毋庸議。

大清國委辦美以美教案·花翎·同知銜·准補鐵嶺縣知(縣)·署寧遠州知州趙臣翼，委辦美以美會教案·花翎·四品銜·辦理綏中縣設治事宜·候補知州許彭齡，參議主稿隨員·候選府經歷傅銘勳。

大合衆國美以美耶穌教長老司賀慶，美以美耶穌教長老司白雅各，美以美會耶穌教山海關長老司德瑞。

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西曆一千九百三年正月二十四日。

(內務府檔)

一三〇五 外務部庶務司擬爲奉旨獎叙教士事致英署使照會稿

光緒二十九年四月初九日(一九〇三年五月五日)

庶務司呈，爲照會事。

光緒二十九年四月初七日，准軍機處抄交護理山西巡撫吳廷斌奏稱，晉省耶穌總教士李提摩太等，讓出賠款銀五十萬兩，爲晉省大學堂添設西學專齋，實屬深明大義，理合繕具清單，仰懇天恩，從優給獎以昭激勸。等因。本日奉硃批：著照所請。外務部知道。單併發。欽此。相應恭錄諭旨，照錄清單，照會貴署大臣查照，傳知該總教士等欽遵可也。須至照會者。附清單一紙。

英國齋署使。

英國道學士·文學翰林·廣學會督辦·教育會會正·耶穌教公舉總教士李提摩太，賞給頭品頂戴。英國格致舉人·頭等繙譯官·山西大學堂西學專齋總教習敦崇禮，賞給二品頂戴。英國格致秀才·內地會總理何斯德、英國醫學進士·自立會總理葉守真、美國醫學進士·公理會牧師文阿德，均賞給三品頂戴。

(外務部檔)

一三〇六 岑春煊奏爲全省拳民一律肅清請獎出力各員事摺

光緒二十九年四月十四日(一九〇三年五月十日)

頭品頂戴·署理四川總督·調署兩廣總督臣岑春煊跪奏，爲川省拳匪一律肅清，擬將在事出力文

武員紳擇尤請獎，以昭激勸，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臣於上年九月十日，將川省懲辦過拳匪兩次具報在案。嗣後據各營縣稟報，獲匪梅金生、彭發生、蔣洪順、陳孔貴、羅皮匠、陳東山、秦剛學、胡吉成、吳海樓、任青山、黃德興、夏高兵、鄧耀山、阮敬廷、彭氣和、孫麻子、李石匠、唐三興、李元興、傅澤順、冷其宗、唐胡氏、曾光斗、曾開金、官二興、周洪順、曾阿義、李洪興、李洪安、李水保、劉三哇、何輔林、白水招子、邱福堂、江文祿、曾三興、鄒金秀、麻觀音、傅士保、巫教習、鄭桂華、楊趙氏、黃小霸王、王青雲、古應田、葉向榮、李耀山、易洪興、魏南山、鄭思重、李幅安、向維虎、刁岳氏、鄧老五、王心第、李萬亨、周常枉、劉文友、劉繼安、刁大光、李田娃、高福娃、湯四萌、楊兵司、郭四矩、周興渺、王金平、高黃鈺、漆永發、張友娃、楊榮生、尹鳳亭、王癩子、周盛、李冰、李德、陳順、陳厚亭等，先後共七十八名，均係操習邪拳，糾衆仇教，或劫掠傷人，或踞巢抗官，實屬法無可貸。節經批飭正法懲辦，以昭炯戒。

伏查此次川省拳匪之亂，其端甚微，其應甚速。蓋由小民習於行常，惡彼異言、異服，無論如何曉示開導，其相憎之意，輒橫梗於胸中。而從教之人恃勢尋釁，肆意欺陵，遇有詞訟，地方官不敢持平，十九屈抑。於是無小無大，咸懷憤憤，一有倡首發難之人，遂成星火燎原之勢。加以歲不順成，饑民甚衆，風氣浮動。匪類本多狡黠不逞之徒，知小民之篤信鬼神也，又書符畫水，假借名稱，以爲闖動煽惑之地。故雖擁一婦人女子、釋兒頑童，一朝而可以嘯聚千百人。迨兵敗成擒，猶不醒悟，乃日時不至耳，我且成名。後先相望，如出一轍。其迹可惡，其心可憫，其罪乃不得不治。此臣所爲明施決罰，而

退有隱痛也。

去年四月，安岳、資陽、仁壽等屬，同時起事。迨至六七月間，成都、潼川、資州、眉州四屬蔓延殆徧。前督臣奎俊當飭升任臬司陳璠統兵往剿，將華陽、金堂、簡州、漢州等處踞匪先後撲滅，匪黨猖獗之勢爲之一殺。業經奎俊於上年八月專摺奏報，聲明將在事出力各員另行彙保，並先將陳璠等奏請恩施在案。臣於上年八月底到任，復嚴飭各州縣，整頓團練以禦外侮，嚴查保甲以清內奸。並本職厥渠魁、脅從罔治之義，迭次出示勸導解散。一面飭令防練各軍，查明匪首，認真捕拏。幸賴朝廷威福，將士用命，計前後攻破賊寨十餘處，擒斬要匪三四百名。現在察看各屬情形，雖伏莽不克遽然絕滅，而拳匪業已一律肅清，堪以告慰宸廑。

所有先後出力文武員紳，或苦心規畫，操縱有方，或奮勇攻剿，身命不顧，或辦理團保，以助搜剿所不及，或撫集脅從，以救無辜之株連，迹其勞動，均屬不可泯沒，自應擬請保獎。擬保各員紳經臣嚴加考核，並無冒濫。謹分別異常、尋常勞績，另具清單恭呈御覽。合無仰懇天恩，俯准一體照獎以昭激勸之處，出自逾格鴻施。

除將千總以下各弁照章咨部請獎，並飭造各員履歷送部查核暨將陣亡各弁兵另行奏請議卹外。所有川省拳匪業已一律肅清，擬請將出力文武員紳擇尤請獎各緣由，謹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

再，臣此次所保，寧遺毋濫，且去任在卽，其間有須行查覆按者，不及辦理，如有前敵實在出力未經

預保之員，應由後任查明續保。 合並聲明。 謹奏。

硃批：該部議奏。 單併發。

(宮中硃批奏摺)

一三〇七 岑春煊奏爲全省教案議結請獎出力各員事摺

光緒二十九年四月十四日(一九〇三年五月十日)

頭品頂戴·署理四川總督·調署兩廣總督臣岑春煊跪奏，爲川省教案一律議結，謹將辦理情形及擬保尤爲出力各員，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

竊查上年成都、潼川、資州、眉州四府州屬拳匪滋事，到處蔓延，凡天主教、耶穌兩教之人，多被蹂躪。臣於上年秋間到川，爾時匪燄尚未衰熄。非勦辦匪徒，固無以爲釜底抽薪之計；顧非先清教案，尤無以止外人挾之端。當卽嚴飭各地方官，一面辦匪，一面將教室、醫館及教民房屋之被燬者，馳往查勘。某處土房若干間，瓦房若干間，按之時價需銀若干，查計明確，逐一登記於冊。其被搶、被焚之財物等類，本係無可查考，不肖教民，往往藉此浮冒。臣復飭令各屬，凡教民所失財物，須以其平日生業爲衡，鄰里鄉黨，無不知其大概，如能詳細訪察，則該教民等，亦將無辭可措。

先後據成都、華陽、簡州、漢州、郫縣、新都、新津、金堂、溫江、三臺、中江、蓬溪、安岳、遂寧、鹽亭、射洪、邛州、資州、仁壽、資陽、眉州、彭山、名山等州縣稟復前來。經臣刪除浮冒，指示機宜，計射洪、三

臺、眉州、簡州、資州、資陽、仁壽、鹽亭耶穌教案八起，成都、華陽、新都、眉州、新津、資州、資陽、溫江、邛州、郫縣、三臺、鹽亭、名山天主教案十三起，均已由各地方官紳與教士議結，業經臣附片奏明在案。此外尚有天主教案十起，內安岳、彭山、中江、仁壽四起，亦隨於本年三月內議結。其金堂、漢州、簡州、射洪、蓬溪、遂寧天主教案六起，則情節過重，索賠過鉅，民力不支，是以屢議未就。

現臣奉命調粵，深恐事經易任，該教士等或不免另肆翻騰，且拖延愈久，則支節愈多。當飭洋務局司道邀天主教主教杜昂，反復商議，窮十數日之力，幸將金堂、漢州、簡州、射洪、蓬溪、遂寧天主教案六起議定，共賠銀二十八萬兩。臣復核尚無浮多，當令訂立合同，彼此簽字。現在川省天主、耶穌兩教教案，均已一律了結，統共議賠銀六十九萬六千三百六十六兩。內除匪徒及通匪者之財產抄沒備抵，並將釀成教案暨辦理不善之地方官罰令出資賠償外，其餘應付之銀，均責成各屬就地籌集。蓋此次拳亂，其禍雖發於一二莠民，而其實皆由地方愚民有以推其波而助其瀾。愚民之愚之窮，誠爲可憐；然公家窘迫無籌，有不得不就地籌集之勢。但切誠地方官，務須盡心盡力，設法妥籌，斷不許肆意強派，別滋流弊，有則定予參劾，以期仰副朝廷軫念民依之至意。

伏查川省光緒二十一年教案，賠銀一百一十萬有奇。二十四年教案，賠銀一百一十八萬有奇。二十六年教案，賠銀三十八萬有奇。迨至上年，則匪燄益熾，教案益大，頗慮議賠不易。今幸仰賴朝廷福庇，得以速結，所議賠款，較之上年多所核減。則承辦洋務各員之苦心規畫，與身任地方各官之因應得宜，其勞誠不可沒，自應擇尤先行保獎。

所有尤爲出力之布政使銜。存記道林怡游，擬請給予一品封典。四川試用道陳嵩良，擬請仍以道員留於原省儘先補用，並加二品銜。前署資州直隸州知州。新授湖南岳州府知府王明德，已於另案奏保二品銜在任以道員候補，擬請俟奉准後給予正二品封典。知府用。四川補用直隸州知州馮澤霖，擬請免補本班，以知府仍留原省補用，並加三品銜。署金堂縣知縣。四川試用知縣李淇章、署中江縣知縣。四川試用知縣范錫朋，均擬請以知縣仍留原省，歸候補班前補用。四川候補通判姜本禮、江蘇候補知縣高而謙、分省試用縣丞丁平瀾，均在山西教案內，經山西護撫臣趙爾巽奏請，將姜本禮、高而謙免補本班，以直隸州知州仍留原省補用；丁平瀾免補本班，以知縣分省補用。現均擬請俟山西教案保舉奉部核准後，姜本禮、高而謙均以知府仍留原省補用，並加三品銜；丁平瀾以直隸州知州分省補用。四川試用府經歷陳廉，擬請免補本班，以知縣仍留原省補用。候選主事周善培，擬請加四品銜。合無仰懇天恩俯准，一律照獎以昭激勸之處，出自逾格鴻施。

除將各屬所訂合同咨送外務部外，所有川省議結教案情形及擬保出力各員緣由，謹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硃批：著照所請。該部知道。

(宮中硃批奏摺)

一三〇八 陳璧爲已飭查拿蘄州等處拳民事致紹昌雷補同函

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初九日(一九〇三年六月四日)

任庭
譜桐仁兄大人閣下。敬覆者：

一昨接准函開：准法呂使函稱，教士稟稱，直隸地方不靖，將譯送節略，請查閱辦理。等語。相應抄錄節略，即希查明虛實，詳細見覆，以憑轉覆該使。等因。准此，查梁瀛即梁英，業經薊州古牧銘猷稟稱，現經防營李哨官拿獲，解赴遵化州李鎮會審辦結。所供餘犯，分別嚴札該牧務獲究辦，並札飭涿州林牧于胡良一帶，嚴密查拿，勿稍疏防干咎。至寶坻馬令為瑗，亦已札令此後民教之案，務須辦事和平，措詞得體。除札飭薊州、涿州各屬嚴拿拳匪萌芽，並加札嚴飭寶坻縣辦事不可大意外，肅此奉覆，順請鈞安。

弟陳璧頓首。五月初九日

(外務部檔)

附錄一：法使為直隸地方不靖請查辦事致外務部函

一九〇三年五月三十日(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初四日)

逕啓者：茲有教士稟稱，直隸地方不靖。等情。本大臣特將此情繙譯節略一紙，函送貴王大臣查閱辦理可也。泐此順頌日祉。內附抄錄節略一紙。

呂班。

(外務部檔)

附錄二：法使遞少陵口等地團民聚眾情形節略

節略。

少陵口一帶地方，尚有團匪聚集多人，起意攻擊教民。胡良一帶亦有團匪，布散流言，勢將傷及教民。彼處人心不靖，謠言紛興，誠恐再釀事端。現在拿獲團匪梁瀛一名，已送遵化州究辦。據該團匪供稱，與渠同夥尚有十九人，姓名均經梁瀛一一供出，現正按名嚴密查拿。又據教士聲稱，寶坻縣知縣馬為瑗辦事不公，措詞甚為不當。

(外務部檔)

一三〇九 刑部直隸司擬為袁世凱所奏擊獲郝振邦一片已奉硃批事移文稿

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十一日(一九〇三年六月六日)

直隸司呈，為移會事。

內閣抄出直隸總督袁奏，拿獲逸匪郝振邦，訊明就地正法一摺，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初五日奉硃批：刑部知道。欽此。相應恭錄諭旨，行文該督遵照可也。

咨直督。

(刑部檔)

附件：袁世凱奏報拏獲郝振邦訊供正法片

※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初五日（一九〇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再，廣宗縣逸匪郝振邦，前曾據報格斃，嗣經續獲匪犯辨認，又涉疑似。當即據情奏明，並飭查下落，務期弋獲在案。本年二月二十七日，據前大名練軍營官馬振武電稟：在沙河縣將該逃犯拿獲。即經臣電飭順德府知府梁丹銘訊辦去後。前〔茲〕據該府訊據郝振邦即霍振邦，又名洛磁供稱：自幼出家爲僧，曾在南和縣史召村廟內住持。上年三月間，投入景廷賓名下，爲其籌畫軍事，並率衆攻打威縣、張家莊教堂，焚掠鉅鹿等縣任家莊等處教民、教房，拒敵官軍。復在成安縣南掌等處，與景廷賓及該處土匪立盟，集議起事，伊見人少難成，勸令景廷賓入山躲藏不允，即獨自走逸。等情不諱。核與景逆原供情形相同。查傳素識該犯之史召村地方馬發義、南和縣差役鄭雙珠、邢台縣僧人正宗，均各指認無訛，取結存案，稟請懲辦前來。

臣查該犯郝振邦，投從逆黨，共謀不軌，攻打教堂，焚掠教民、教房，拒敵官軍，實屬罪大惡極，法不容殊〔誅〕。當經電飭該府，於二月初四日將該犯就地正法，傳首犯事地方，懸桿示衆，以昭炯戒。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敕部查照。謹奏。

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初五日奉硃批：刑部知道。欽此。

（刑部檔）

一三一〇 柯逢時奏報拿獲庚子年教案人犯審明定擬摺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初三日（一九〇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護理江西巡撫·布政使臣柯逢時跪奏，為挾仇糾衆，放火燒燬房屋，延燒教堂並搶奪殺人，獲犯審明定擬，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

竊照南豐縣民符歪俾，挾仇糾衆，放火燒燬教民傅雲泰等房屋，延燒教堂，並獨自搶奪得贓，拒傷事主傅劉氏，越日身死一案，據署按察使瑞澂會同派辦政事處司道，審擬招解到臣。

經臣親提研鞫。緣符歪俾即丕卑、符教化，均籍隸南豐縣，遊蕩度日，先不爲匪。縣屬潏溪地方，設有天主教堂，與教民傅雲泰等住屋毘連。傅雲泰平日恃教橫行，與符歪俾有嫌。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初九日，符歪俾聞北方拳匪滋事，各處教堂被燬，起意糾邀族叔符教化，並在逃族人符大魚即大仗、符海老三、符逃慌、符阿姚、符大肚漢、符美俚、符仁壽、符大牙崽、符赤膊馬、符大禾、符二鼈等，前往燒燬傅雲泰房屋洩忿。符教化等允從。即於是日傍晚時分，符歪俾與符教化等，分攜火把、油捻，並未執持器械，一共十三人，同至傅雲泰家門首，一同進內。傅雲泰等先因謠言四起，慮被搶鬧，豫將教堂及各教民家什物搬移他處。符歪俾等點燃柴堆，登時火起，燒燬各教民家房屋三十餘間，並延燒教堂。即經該縣營訪聞，趕至彈壓，撲救不及。符歪俾等均各逃散。初十日上午，符歪俾獨自經過水口山頭地方，見教民傅新發之妻傅劉氏，手攜木盒前來。符歪俾料知盒內裝有首飾，起意搶奪，即上前攔奪木盒

過手，傅劉氏扭住不依，符歪俾掙扎不脫，舉脚踢傷傅劉氏臍肚，傅劉氏撲攏拚命，符歪俾用拳毆傷其心坎倒地。適傅新發踵至，瞥見喊捕，符歪俾攜賊逃走。行至僻處開看，盒內有銀簪一枝，賣與過路不知姓名人，得錢花用，其餘木梳等件丟棄。傅劉氏傷重，越日殞命。屍夫傅新發，因當時各處鬧教，不敢赴縣報驗，當將傅劉氏屍身棺殮。該前縣鄧宜猷訪聞差拏，始據傅新發呈報，訊取供結，未及獲犯卸事。代理縣朱士抵任，獲犯解省，節次委審，犯供狡展。稟經改委南昌府訊供通詳飭審。茲據訊擬由司勘轉經臣提審，據供前情不諱。究明委係挾仇糾衆，放火洩忿，並非圖財焚搶，亦未傷人及另有在場幫同放火夥搶、拒捕之人。案無遁飾。

查例載：挾仇放火燒燬房屋未傷人者，爲首擬斬監候，爲從發近邊充軍。又白晝搶奪殺人者，擬斬立決。各等語。此案符歪俾因挾教民傅雲泰仇隙，起意糾邀符教化等，放火燒燬傅雲泰等房屋，並延燒教堂。次日途遇傅劉氏，復敢獨自搶奪得賊，拒傷事主，越日身死。自應按例從重問擬。符歪俾卽夷卑，除挾仇放火爲首罪止斬候不議外，合依白晝搶奪殺人者擬斬立決例，擬斬立決，先於左面刺兇犯二字。符教化聽糾，放火燒燬房屋、教堂，亦應按例問擬。符教化合依挾仇放火，燒燬房屋，未傷人者爲從發近邊充軍例，擬發近邊充軍，照例刺字，到配杖一百，折責安置。牌甲、犯父分別責革。被燬教堂及各教民房屋，飭縣賠償，撫卹完案。傅劉氏屍傷僅止兩處，已據屍親、兇犯供指確鑿，結求免驗，應請毋庸啓檢，以免蒸刷之慘。逸犯傅大魚等飭緝，獲日另結。此案兇徒挾仇放火，燒燬房屋，僅於疏防限外拏獲首夥二名，獲犯尚未及半。疏防職名，飭取補參。

除全案供招咨部外，所有獲犯審明定擬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敕部覈覆施行。謹奏。

硃批：刑部速議具奏。

（官中硃批奏摺）

一三一一 順天府爲查復薊州等處現無拳民聚衆事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初八日（一九〇三年七月二日）

順天府爲咨呈事。

准直隸總督部堂咨開：據通永鎮李安堂、遵化州陳以培會稟稱，竊職鎮於本年五月十二日，奉憲台照飭，准外務部函，轉准法呂使函稱，據教士稟，少林口暨胡良一帶地方，尚有團匪聚集多人，布散流言，意將攻擊教民。已獲梁瀛一名，在遵化供出同伙十九人姓名，現在查拿。等語。轉蒙密飭會同卑職以培，確切查明稟覆。查梁瀛當即已獲正法之梁英，令即嚴拿餘黨，務獲究辦。等因。卑職以培同時接奉前因。遵即會同查明，遵化所屬村莊，並無所謂少陵口及胡良者，想均係薊、寶所轄。復查前獲正法之梁英供出同夥，惟禹全、紀岡二人及不知姓名一人，已飭分投查拿。此外並未據該匪供出另有姓名，亦無同夥多至十九人之說。職鎮等於奉札後商明，即於十三日由職鎮分派卑部營務處張鎮銀龍、把總路天貴，卑職以培亦派幹役王義和等，改裝易服，不動聲色，分路前往薊、寶一帶密訪確查。當

將情形由職鎮具稟憲鑒在案。

茲於十八日，據張鎮銀龍等先後回營稟覆。據稱：遵飭即赴薊、寶一帶確切訪查，並無村名胡良者，惟有狐狸莊係薊州所轄，距城西南十八里。原文稱胡良，或係音之訛誤。至少陵口亦係薊屬，在州城正南六十五里。俱經不動聲色，確切查明，並無尚有團匪聚集多人，意欲攻擊教民情事。惟查得已獲正法之梁英，本係薊屬不安本分之人，二十六年間，聚團習拳，殺害教民，是爲教民所忿。迨事平撫恤、禁絕練拳之後，該匪猶與黨類二三成羣，雖尚無搶劫重情，而往往恃強訛人。於二十七年間，與教民王姓爭奪秤牙，積成嫌隙，彼此傾軋，造謠生事，時或有之。此次梁英被獲之後，其餘黨中有欲爲報復者，往告梁英之祖父梁春，慫恿赴州控告。而梁春因深恨其孫素不安分，置而不聽，該匪等計無所出。旋職鎮飭派弁兵，四路嚴拿餘黨，而該匪等聞風遠颺。原文所謂布散流言，或即指此。刻下該處附近一帶村鎮，均極安靜。此密切訪明該匪梁英獲後之確情也。

復經張鎮銀龍等，詢之少陵口等村紳士劉雲路等，咸稱：該匪梁英之黨，實均聞拿遠逸。現在該各村民教相安，地方靖謐，並無聚團造謠，意將攻擊教民之人。各等語。卑職以培所派之王義和等，回州稟覆所訪情形，亦屬相同。

職鎮等復查薊屬少陵口一帶，現在地方相安，並無聚團集衆之人。且經職鎮派有卑中營左哨之四棚兵丁，在下倉駐紮，時赴附近一帶巡查，彈壓防範，決不能使該匪餘孽復萌，堪紓憲廑。

除再由職鎮嚴飭哨官李恩榮，會同薊州古牧認真訪查，隨時督飭嚴拿餘匪禹全等，務速按名弋獲

解辦外。所有遵飭查明緣由，理合會稟官保查核。等情。到本大臣。

據此，除批示並札薊州移會營汛，一體認真防查，嚴密防範，勿使該匪餘孽復萌，並訪緝餘匪禹全等務獲究辦外。相應咨會，請煩查照辦理。等因到府。

准此，查此案前據薊州稟覆前來，咨照在案。茲又准前因，除札飭薊州會同認真查緝外，相應咨呈貴部，請煩查核。須至咨呈者。

右咨呈外務部。

(外務部檔)

一三一二 鍾靈奏報庚子年衙署被毀遺失銀物案冊等項情形摺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一日(一九〇三年七月十五日)

奴才鍾靈跪奏，為查明衙署被毀、庫儲銀兩案冊器物等項遺失情形，據實奏聞，仰祈聖鑒事。

竊自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初八日，盛京猝遭變亂，俄兵入城，文武衙署多被占據。奴才衙門經俄兵占據二年有餘，拆毀情形，日甚一日。奴才以恭辦陵寢宮殿各差案卷及庫儲各款均關緊要，曾飭司員等前往查看，因俄兵嚴拒，未能入視。嗣於光緒二十七年二月間，准戶部咨，令鈔錄各項案冊送部。等因。當以前情咨覆在案。

茲於本年三月二十日，俄兵交還衙署，奴才預派郎中嵩慶等，俟接收後將案卷庫儲等項趕緊查明。

隨據該郎中等稟稱：大堂、司房、銀庫等庫各項房間，有輒木無存者，有拆毀不全者，有雖未拆毀亦多坍塌倒落者，所有門窗、戶壁、案卷、庫儲及各項器用概行無存。等語。復據署銀庫掌關防學習主事麟貴等稟稱：庫存銀兩、鉛丸、黑鉛、生熟鐵、綫麻、各項顏料以及官秤、天平、庫帳案冊、器物，均已一空，其庫儲各款細數，因案卷遺失，無從查覈，僅將原存名目分晰開單。等語。各稟報前來。奴才復率司員進署詳查，與所稟情形無異。謹據實具陳，並繕具遺失款目清單恭呈御覽，仰懇天恩飭下戶、工二部，將奴才衙門庫儲各款及已辦未結各案，統由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以前一律截清，免致牽混。

至現辦供應三陵及各處要差並歲修工程之款，均係暫由歷年額徵款項內移緩就急、擇要辦理，其向由京部請領之款，或仍照舊章請領，或略事變通，容俟奴才悉心酌擬，再行具奏。

所有衙署被毀，庫儲銀兩案冊器物等項遺失情形，謹繕摺奏聞，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硃批：該部知道。單、片併發。

（宮中硃批奏摺）

一三三三 順天府爲查復涿州並無拳民並抄呈告示事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五日（一九〇三年七月十九日）

順天府爲咨覆事。

案查前准貴部函開：准法呂使函開略節內云，少陵口一帶地方，尚有團匪聚集，起意攻擊教民。胡

良一帶，亦有團匪布散流言，欲傷教民，人心不靖，誠恐再釀事端。等因到府。

准此，本衙門查庚子拳匪煽亂，生民塗炭，上貽君父之憂，實爲非常之禍，應以嚴刑峻法，預防舊孽復萌。本衙門迭經徧行出示永禁，復刊刷嚴禁習拳章程十三條，徧貼示諭在案。乃前月薊州古牧銘猷會同下倉防營朱哨官，拿獲逸匪梁英，訊供同夥尚有多人。茲又准貴部來函前因。似此情形，各屬拳匪餘孽，終未能盡絕根株。當經復行剴切示禁，並嚴札通飭各州縣，密行訪拿務獲，訊明儘法究辦，斷不容死灰復燃，致貽後患去後。

茲據琢州知州林際平稟稱：遵卽不動聲色，迭次親赴上中下胡良村一帶，暗訪明查，並在於菴觀、寺院悉心訪查，現在實無團匪造謠，欲傷教民之事。徧詢本村鄉民，僉稱：該村一帶並無教民，無從相與爲難。復訊據該首事張寶津等均供，伊等村莊現在安靖，並無團匪布散流言，委無暗習拳匪之人。如有前項情弊，惟伊等是問。並各具甘結前來。卑職仍恐耳目未周，恐該首事人等或有徇隱，復諄飭在城保甲局紳士查訪。旋據該紳士萬琪等，以查得胡良三村居民均尚安分，現在地面頗稱安靖，該處離城不遠，如有不法匪類，不能毫無風聲。等情稟復。當諭該紳士隨時訪查，如有造言生事、仇視教民之人，立即密報，以憑嚴拿懲辦。所有稟結存案，並遵將奉到刊刷嚴禁拳匪告示，徧行張貼，俾衆知儆。等情。

據此，除批飭該州務卽隨時認真查拿，嗣後境內倘有拳匪萌芽，不能登時弋獲，定卽照章參辦，決不寬貸外。相應將該州查稟情形並本衙門出過示式，一併咨呈貴部，請煩查核施行。須至咨呈者。計

咨呈示式一張。

右咨呈外務部。

(外務部檔)

附件：順天府嚴禁聚眾習拳告示

順天府爲再行出示嚴禁事。

照得庚子拳匪煽亂，生民塗炭，上貽君父之憂，實爲非常之禍，應以嚴刑峻法，預防舊孽復萌。本衙門迭經徧行出示永禁，復刊刷嚴禁習拳章程十三條，徧貼示諭在案。乃前月薊州古牧銘猷會同下倉防營朱哨官，拿獲逸匪梁英，訊供同夥尚有多人。並准外務部函送節略內開，少陵口一帶，仍有團匪聚集，胡良一帶，亦有團匪布散流言，彼處人心不靖，謠譏紛興，誠恐再釀事端。等因。似此情形，實屬拳匪餘孽，未能盡絕根株，殊堪詫異。該管州縣，應如何設法搜捕，以靖地方。

除再飛札嚴飭各州縣，密行訪拿務獲，訊明儘法究辦，斷不容死灰復燃，致貽後患外。合再出示嚴禁。爲此示仰軍民人等，一體知悉：

爾等須知，聚眾習拳一經拿獲，定卽立置極刑。務須父誡其子，兄勗其弟，勉爲良善。並責成該村正、村副、首事人等，嚴行稽查，如再有匪徒執迷不悟，仍敢演習拳術，許該村正、村副、首事立卽密報該管州縣，迅速改裝易服，親往驗明，儘數拿獲，從重懲辦。倘敢徇隱不報，一經破獲，立將該父兄並村

正、村副、首事一併嚴行治罪。本衙門言出法隨，決不寬貸。其各稟遵毋違。特示。

右仰知悉。

光緒二十九年五月 日

(外務部檔)

一三一四 長順等奏報吉林省教堂賠款先後議結情形摺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六日(一九〇三年七月二十日)

奴才長順、成勳跪奏，為吉林全省天主教堂、耶穌教堂賠恤款項先後議結，謹將辦理情形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

竊查拳匪肇禍，仇視教民，各省幾出一轍。而東三省，正值邊衅大啓，凡地方莠民，無不假冒拳匪，乘機滋擾。吉林雖於初發之際，首除奸慝，力遏亂萌，而各屬之教堂、教民，被匪焚燬、戕害者，仍屬不能盡免。光緒二十七年，法國主教藍祿業到吉，交到通省天主教堂、教民焚燬房間，並搶失財物，及被戕人數各項清單。計被焚房屋五百一十餘間，被害男女三十五名口，財產不列細數。據該主教聲稱：財產賠款為數過鉅，姑以吉林遏亂較早，保全教民實多，僅索賠款、撫恤銀三十四萬五千餘兩，以全交誼。等語。並牽及官紳多名，開單送請參辦。被害教民，亦須獲犯抵償，以相要挾。

奴才等當派甯古塔副都統慶祿、吉林分巡道文韞、副都統銜·花翎·協領富蔭與之開議。該主教

初則堅執前言，牢不可破；繼則雖允略減，爲數殊微。嗣因歷時過久，並准外務部咨催，奴才等復與觀面辯論，一面仍飭該員等反覆開陳，悉心議辦，曉以修好之義，告以籌款之難。推宕十數月，磋磨幾次，逐漸減讓，始允以市錢五十四萬千，作爲全省天主教案賠恤之款。以近日銀價核計，正與前次索賠銀數僅得一半。言明通省教堂、教民各案，一并包括在內。另有業經指控六案，俟查明確據，再行照例懲辦。又與訂明，從前陸續備給市錢八萬九千七百千，卽由此款扣除。再於合同簽押之日，先交十四萬餘千。其餘自二十九年止，至三十年止，分作三次交清，以紓財力。所擬善後各條，疊經奴才等飭向該主教再四酌定，刪繁就簡，總期彼此各得其平，庶免後患。遂於二十八年九月十八日，將合同畫押蓋印。此吉林全省天主教案賠恤各款現經議結之情形也。

先是，法主教商議款項時，耶蘇教士均已陸續到吉，絕口不言賠恤。迨天主教賠款議定後，卽據英教士勞旦理，交出通省施醫院並耶蘇教堂、教民焚燬、拆毀房間，丟失銀錢，及被害人數各項清單。計被焚燬房屋共四百零八間，被害教民九名，遺失錢六萬餘千、寶銀四錠，財產不列細數。奴才等復派吉林道文韞、協領富蔭等與之開議。據該教士聲稱：此次來議賠款，專爲受教人所損房產等物，索賠銀十二萬兩；所有殺害教民匪徒，寬其既往。等語。經該員等再四磋商四月之久，始將賠款逐漸讓至市錢二十七萬千。以近日銀價核計，不及銀九萬兩，作爲全省耶蘇教案賠恤之款。所有各處教民焚去房院、財物，一律包括在內。於合同簽押之日先交錢一半，其餘一半於次年冬月交清。所訂合同八條，較爲和平，業於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將合同畫押蓋印。此續經議結吉林全省耶蘇教案賠恤各款，現經

議結之情形也。

以吉省目下情形而論，兵燹之後，公私竭蹶，商民交困，實無此財力可以應付。然兩教原索之款爲數甚鉅，磋磨核減，始及此數，亦非奴才等初念所及。所有先交錢文，暫由司局設法挪墊，俟籌有的款，再行奏明辦理，以便作正開銷。

除將所定合同抄送軍機處、外務部備查外，所有天主、耶蘇各教堂賠恤款項議結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硃批：外務部知道。

（官中硃批奏摺）

附錄一：吉林省議結天主教案合同

光緒二十八年九月十八日（一九〇二年十月十九日）

大清國欽命鎮守吉林等處地方將軍長、副都統成暨署寧古塔副都統慶、副都統銜協領富、吉林分巡道文，會同大法國欽命督辦吉林、黑龍江等處天主教堂事務主教藍，訂立合同五條，開列於左：

一、此次訂立合同，將華曆光緒二十六年拳匪擾害教務各案，統計應償款項，按原單却係三十四萬五千七百兩。時因吉林物力不及，故主教與吉林將軍和衷議定，籌給吉市錢五十四萬吊，將吉林各處教堂房間暨堂內聖物、器皿等項，并恤撫教民孤苦，以及教民被焚房屋、財物，一并包括在內。除前次

交收市錢八萬吊，另有房契九千七百吊外，淨剩四十五萬吊零三百。於立合同簽押之日，交一十四萬吊零三百。二十九年六月內交十一萬吊。二十九年十二月內交十萬吊。三十年六月內交十萬吊。交款時，吉林將軍、副都統備文照送。收款時，吉、江兩省主教備文照覆。

二、賠款不可攤派於民，須由吉林將軍、副都統自行酌辦籌給，於天主堂無涉。

三、此次議定賠恤款項，原係公同商妥，爲日後民教永遠相安和睦起見。所有被害教民，除田產、房屋如果係二十六年亂時被人霸佔，確有證據者，仍須追還給本主外，其餘所失財物，概不許到官控告，亦不許向平民要挾詐索。從前各案一律完結。其王祥等六案，查明確據，另行按律懲辦。

四、此次立約，專爲賠款。其日後民教交涉事件，一遵舊約，勿庸另擬，以昭簡易。

五、將此合同繕寫四分，蓋用吉林將軍、吉、江兩省主教印信，存交涉局、天主教堂二分存案，俾期永遠存證。

(內務府檔)

附錄二：吉林省議結耶穌教案合同

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一九〇三年一月二十日）

大清國吉林交涉總局會同大英國耶穌教會代辦，茲因華曆光緒二十六年吉林省拳匪肇亂，擾害教民，訂立合同八條，開列於左：

一、爲拳匪殺害教民一案，現經耶穌教勞教士與交涉局爲仍敦舊好起見，議定應由各該地方官，將被殺情事勒石表揚，以期平民、教民永遠相安。論及孤兒、寡婦，乃教會甘心恤養。所有殺害教民之匪徒，寬其既往不追，特表耶穌教以恕仇爲念，法外施仁。望其匪徒痛心改過。倘有不法，仍蹈故轍，一經查實，必定照例加等治罪。

二、因拳匪擄掠財物、焚燬房屋、擾害教民事務各案，今與勞教士商議，賠款概不攤之於民。公家籌款不易，曾與勞教士和衷議定，籌給吉市錢二十七萬吊，將吉林各處教民被焚、被失房院、財物，以「一」併包括在內，賠償一律作爲完結。嗣後不得再有異議。於立合同簽押之日，付錢一十三萬五千吊。迨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一日，付錢一十三萬五千吊。按期備文，照交耶穌教會教士查收，再由教士分給教民承領。

三、所有教民房、田查抄入官，及被匪徒霸佔，應報由地方官查明確有證據者，交還本主。或被匪逼令將房、田典出，今卽賠款，准其仍照原價贖回。

四、因拳匪擾亂之間，教民失落房、田文契，務須報明原領年月日期，由地方官查案相符，確有證據，准其另立新契，呈由各該地方官蓋印發還，不收稅銀。自光緒二十九年正月起首，限定五個月限滿。以後再報，仍須照章交稅，以示限制。

五、當亂之際，所有教民遺失封過錢糧票以及牲畜票一事，惟有糧票勿庸補領，概不追究。凡所失牲畜稅票，准由就近地方衙署補領稅票，不納稅銀，以便查考。限以二十九年三月底截止，過期仍照例

納稅。其二十六年亂時以後，仍照舊章納稅，以示限制而免混淆。

六、教民被戕情事，擬就表揚碑文，在敦化縣、朝陽山兩處建立石碑各一個，高八尺二寸，寬二尺四寸，厚七寸。碑首七眼，上鐫奉旨字樣。碑邊用龍文，碑座用蓮花式座。上眼八寸深，地脚用沙石打結實。外用磚瓦修蓋碑樓，俾資堅固而期永久。光緒二十九年五月節前立妥。

七、此次立約，專為賠款。所有各條已定，下不為例。日後平民、教民交涉事件，遵照舊約，毋庸另擬，以昭簡易。

八、所有各條，立定合同，繕寫二分，蓋用耶穌教勞教士簽押、吉林交涉總局關防。由勞教士、交涉局各存一分，并照錄通飭吉林全省旗民各地方官立案。仍出示曉諭，以便週知而敦睦誼。

大英國關東耶穌教長老會會正勞。

大清國吉林分巡道文，大清國吉林交涉總局當。

華曆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西曆一千九百零三年正月二十日。

(內務府檔)

一三一五 文瑞為美牧師重翻舊案請轉美使勸諭事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六日(一九〇三年七月二十日)

署理綏遠城將軍印務·花翎·歸化城副都統·世襲二等剛烈男文，為咨呈事。

竊查烏蘭察布、伊克昭兩盟十三旗，傳天主教者八旗，傳耶穌教者僅達拉特一旗。光緒二十六年各旗仇教之案，屬天主教者，業由歷任將軍次第辦結。其屬耶穌者，前經調查山西省辦理口外七廳教案卷宗，該省已將達拉特旗案件一並辦結。按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間，晉省與美國伍牧師所立合同內開：美國耶穌教會在山西北方歸化、托克托城、薩拉齊等十一處，所有被燬教堂、遺失銀物一切等件，計賠銀五萬餘兩，本會十一處各案，作爲一律了結。從今以後，不再追索各項賠款，被殺之洋教士三十二命，亦不議卹。惟須爲殉難各教士立碑，以爲死者之案。至本會人教華民賠款，亦經派員持平議結，一概減讓。保護不力之官吏，已分別參辦；殺害教士之兇手，亦已拿獲正法。甚愜牧師之意，決不再有追控。並聲明此後本教會不復在口外地方傳教。等因。

查達拉特旗後套地方，原設有耶穌教堂，該地方即屬薩拉齊廳管理。訪聞當二十六年釀事時，曾有漢民在後套地方糾合蒙衆，仇殺教士教民、搶掠財物之事。今該教會既與晉省辦結，立定合同，該教會所受各虧，業經晉省全數賠償，賠款掃數交清，被殺之教士、教民，亦已照約在薩拉齊東門外一律埋葬立碑。合同內既載明官吏、兇手不再追控，是蒙古官民即在不再追控之列。歷任將軍念該教會慈善爲懷，不願窮究，至深欽佩。早將晉省合同諭知該旗，該旗極感教會之德，原擬俟該會教士如遊歷來城，該旗即派蒙員赴城，向教士叩謝，並稍盡東道之誼，以伸感忱。

乃本年五月十六日，忽有耶穌牧師費安河帶同教民巴彥爾來城，當飭奏調辦理蒙旗教案壽守勳與之會晤。該牧師聲稱，二十六年蒙官莫克札克爾齊曾殺害洋教士五名、教民四名；蒙官巴德爾昭亦

係仇教搶掠財物之人，應請懲辦。又教會從前在後套地方，租種該旗蒙官莫克札克爾齊地畝四百餘頃，當拳亂之時，已死史牧師將該地地約二張、渠約一張，交木匠張姓收存，迨亂稍定後，該木匠將此約三張，仍交莫克札克爾齊查收。現聞此約均在該貝子手內，應請追出繳還教會。當日該旗蒙人所搶教堂牲畜、財物，並請追償。等語。該守當將該旗教案已由晉省歸入口外薩拉齊廳案內辦結，該旗方擬叩謝等情，詳細告知，並稱所有犯事官民，自應照約不再追控。至教會所索地約、渠約，極當稟請將軍派員，赴該旗向該貝子查詢，並飭該旗速派蒙員來城伸謝。等語。再四辯論，詞意和平，該牧師欣然允許。當經言定該牧師一二日內先赴包頭鎮一帶查看教務，約二十餘日即可回城取約，並與蒙員商訂以後保護教堂辦法。五月十九日，該牧師起程赴包。本署將軍即日派本城委員，馳赴該旗飭辦各節去後。

閏五月初二日，該委員旋城覆稱：地、渠兩約實未在貝子手內，該貝子允准向蒙官莫克札克爾齊追索，即派蒙員來城交付，並與牧師商定以後保護辦法。如此約一時未能索回，該貝子情願另立新約，約內如何書寫，任聽牧師自定。等語。稟覆前來。

適該貝子所派辦理此事之蒙員，因別有公務，未能剋期來城，該牧師先於閏五月二十日，仍帶同教民巴彥爾到城。本署將軍親與會晤，該牧師聲稱，本教士此次赴包頭鎮查看教務，風聞該蒙官莫克札克爾齊現又糾合蒙民十二人，欲殺害教民巴彥爾。又聞前經仇教之蒙官巴德爾昭，該旗不特未經斥革，反升其官階。今若置而不問，以後萬難在彼傳教。又教會原欠莫克札克爾齊地價銀四百兩，原欠蒙

民的理格爾滿頭句渠價銀四百兩，該二人均係仇教搶掠之人，擬即以此項地、渠欠款抵賠。以上三人，均請迅傳來城，由本教士與之面定一切辦法，決不請治該三人之罪。至地約、渠約必須將舊立原約繳還。由閏五月二十一日起，限五十日內，請將軍一律辦結。本教士明日即回張家口教堂，聽候覆音。倘以上三人不肯遵照來城，本教士惟有赴京，請美國公使康格核辦，定將該三人正法抵命。等語。

本署將軍督同壽守答以此案早經晉省辦結，且五月間牧師在城與壽守和平商定辦法，何以今忽翻異？况歷任將軍疊次諭知該旗，此案已由晉省立約辦結，均免追究，今若又傳訊犯事之蒙人，既不足示信蒙旗，而該犯事之人，亦恐不肯到案。牧師所控莫克札克爾齊糾衆欲殺教民巴彥爾，及巴德爾昭升官兩節，究係傳聞，殊不足信。一俟該旗所派辦事之蒙官到城，詳細查訊，自得確情。姑無論事之有無，本署將軍有管轄蒙古之權，必飭該旗將該蒙官二員嚴行禁錮，不令滋事。至地事、約事，亦當飭該旗妥爲辦結。牧師若必窮究，是有心背約，殊違公理。等語。

該牧師覆稱，此案前經晉省辦結，係屬教會全局之事；今者所請，乃本牧師一身之事。倘此事不與該蒙古官民當面商定辦法，以後斷難安心在彼傳教。至本牧師所云不請治該三人之罪，如不見信，情願書立押結。無論如何，務請將軍照辦。等語。

查耶穌教會在晉省立約聲明，不復再在口外傳教，今忽欲重理教業。本署將軍因此約係由地方官所立，未便越俎阻遏。且該牧師初次到城與壽守定議時，詞氣和平，遵守約章，是以允代辦理，豈料其第二次來城，盡翻前議。核其情形，難免受教民唆使。該教士所請傳訊蒙古官民三人，本難照准，第恐

盡意杜絕，必致決裂，有礙邦交。且該牧師確實允准不請治三人之罪，尚於約章不至十分相背。因曲從其請，並飭追繳原契。但該三人果否能迅即來城，五十日期內能否辦結，現在辦事蒙員未到，本署將軍殊難懸斷。應請大部飭囑康使，轉達該牧師費安河，本署將軍已諄飭該旗傳該三人來城，如能傳到，當即函致張家口教堂，請其來城商定一切。並由辦事蒙員自繳地、渠各券。萬一該三人畏罪遠颺，傳到無期，亦必飭該貝子將二蒙官職銜斥革，嚴禁滋事。地、渠事宜，即由辦事蒙員與該牧師商辦。本署將軍辦理此事，極屬遷就，極敦睦誼，該牧師即不得再有異議。並請康使轉囑該牧師，現在兩盟地方天主教堂林立，教士、教民實繁有徒。近二年內，經歷任將軍設法調和，隨時保護，蒙教甚屬相安。該牧師嗣後斷不可輕信謠言，故啓覺端。是爲至要。

除檄飭該旗遵照辦理外，擬合咨呈。爲此飛咨大部，謹請核奪，轉飭辦理，並希速覆，望切施行。再，本署將軍訊據教民巴彥爾聲稱，前已得有晉省所發撫卹銀二百餘兩。等語。由是數推該旗教案由晉辦結，益有明證。應請飭達康使，合併聲明。須至咨呈者。

右咨呈外務部。

(外務部檔)

一三一六 崧蕃等奏報平利縣反教起事並辦理情形摺

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十一日(一九〇三年九月二日)

頭品頂戴·兵部尚書·陝甘總督奴才崧蕃、頭品頂戴·尚書銜陝西巡撫奴才升允跪奏，爲陝西平

利縣洛河地方匪徒仇教，聚衆滋事，派隊剿撫，議結教案各情形，恭摺縷陳，仰祈聖鑒事。

竊維陝省自靖邊縣屬甯條梁、甯羌州屬燕子碛地方，民、蒙兩次鬧教之後，民教嫌隙已開。時恐地方匪徒，乘機煽誘，致釀事端，疊經飭令洋務局司道，嚴飭各地方官，於交涉事宜妥爲辦理，勿稍疏虞。平利界連川、楚，洛河地方與四川城口、大甯兩廳縣接壤，最爲簽、會各匪往來出沒之區。先是洛河民人袁瑞林、劉子模，充當本地團保，因浮派煙地稅錢，被民人詹朝珠等控官責革，後遂相率入教。本年五月間，袁瑞林赴教堂聲稱，詹朝珠等串同川匪何裁縫，在洛河一帶，毀謗教會。教士畢德修書抵平利縣知縣王宗濂，請速查辦。該縣既未親往查禁，又未簽差傳質，僅派縣役梁升前往驅逐。該役奉派赴洛，將何裁縫喚至吳姓店內，勒索銅錢一百串文。適袁瑞林之子袁紹安來店，謂係會匪重案，勒令鎖押。既鎖之後，該役復未將何裁縫帶案交官，致令匪首王亂刀子聞知，卽糾約多人，將何裁縫奪放。並夥往袁紹安家搶劫財物，向四川城口廳一路逸去。

奴才升允聞報之後，因縣役藉端訛詐，教民勒差鎖人，以致激生事變，卽批飭洋務局照會教堂，將教民袁紹安交縣，飭同原役梁升一併解省訊辦。並飭平利縣，嚴緝匪首王亂刀子等務獲究懲去後。旋據興安鎮府及平利縣先後稟報：匪首王亂刀子，益糾徒黨約數百人，焚燒袁姓房屋，殺斃袁瑞林父子及其餘教民四人，搶掠教產數家。又興安教堂派赴洛河查事之老教民葉姓，一併砍斃，並傷斃營兵一名。當經安康、平利縣役將王亂刀子及匪徒謝正魁等六人拏獲。而何裁縫糾集逸黨，屯聚洛河之太白廟，日益煽誘，麇聚一千三四百人之多。揚言攻打教堂，殺盡教民。人心惶惶，風謠四起。請速派隊，馳赴

剿辦。等情。當卽分別批飭選派妥役，將教士畢德修並境內教堂、教民切實保護。並由奴才升允，飛飭駐紮石泉續備防軍副中旂統領。副將周玉堂，就近督率該旂弁勇，星馳前往，相機剿撫。駐紮漢中左旂，移軍分紮興漢交界各要隘，以防竄逸而壯聲援。嗣復警報頻至，復派試用道郭人漳、補用副將劉琦，督率新軍馬步兩旂，馳赴剿辦，並將教案妥爲議結。此匪徒起衅仇教，聚衆滋事，及派隊防剿之實在情形也。

當周玉堂尚未率隊抵洛之先，陝安鎮總兵姚文廣已陸續飭派鎮標弁兵，馳抵該處，扼要屯紮。因匪衆兵單，相持未進。及該副將道經興安，該總兵復簡派標兵，率與俱往。我軍距洛尚遠，匪衆聞風獸散，分股潛逃。該副將等率隊追剿，相及於磚坪廳屬之黑虎寨，匪衆反兵相抗，鏖戰多時，周玉堂振臂奮呼，槍斃匪首洪姓洞胸落馬，軍氣益厲，匪勢愈衰。復陣斬匪徒四人，生擒十二人。餘匪扒山踰嶺，四散奔逃，落巖墜澗而死者，不悉其數。旋復移軍追捕分竄太平河另股匪衆。其時脅從星散，獨匪首楊有善、周和尚挾衆數十人，竄息於雞公峽廟內。我軍猝至，該匪首等遁逃未遠，追而斬之，並擒獲四人。餘匪畸零竄伏。復分飭勇隊，窮加搜捕。該匪黨本係烏合，一經披靡，首要各犯，類皆失衆狂奔，東竄西匿。節經磚坪、平利兩廳縣團練協同營汛，拏獲巨匪宋進、馬進純、柯益富、柯疤子等及徒黨二十餘人。均經飭由試用道郭人漳，督同各該地方官合之陣擒各匪，一併分別訊辦，期無枉縱。此匪徒聞風逃散，分途追捕，斬獲首要之實在情形也。

當副將周玉堂之率隊抵洛也，試用道郭人漳、副將劉琦督率馬步各軍，自省開拔，甫抵興安，而洛

河匪氛已靖。該道等即會商教堂，妥籌結案。此案殺斃教民七人，焚燒房屋，劫掠財產。開議之初，教堂立意刁難，責望甚奢，索賠甚鉅。經該道等極力磋磨，始議定卹償命價、估賠房產，共給庫平銀八千兩。一了百了，毫無餘蒂。稟由奴才等核准立約，簽字鈐印互收。旋即馳赴平利，將先後陣擒及捕獲各匪，督同各該地方官提案，逐一研訊。其情罪重大、法無可宥者，計三十人，稟經奴才等批飭即行正法。並將索詐釀事之縣役梁升併予駢誅，以昭炯戒。其畏匪脅從、情罪較輕之犯，均飭令覓保開釋，以示區別。

此外有洛河紳糧程建業、葉久義等數人，當起衅之時，或暗濟匪糧，或助給軍械，誅其心與匪無異，而論其迹，究與顯然仇教滋事者，畧有不同。與匪同罪，既屬顯有殊科；悉從寬典，又復嫌其過縱。正擬辦間，據該紳糧等懇稱，情願捐銀贖罪，充作本地辦公經費，約共一萬兩之譜。竊以金作贖刑，經有明訓；罰鍰贖罪，律有明條。該紳糧等通匪接濟，本應重科，既經悔罪輸貲，尚非怙惡。現在地方舉辦新政事需款，無一不需出自民間，既有此項認捐，即可藉紓民力。當經稟由奴才等批准，交地方紳士經收經管，舉辦要公。並由奴才升允，繕發簡明告示多張，徧貼曉諭。此議結教案，正法首要及通匪紳糧捐銀贖罪之實在情形也。

伏查此次川匪何裁縫，在洛滋事，始由縣役梁升之婪索多贓，繼由教民袁紹安之勒令鎖押，激成衆怒，釀爲難端。幸託朝廷威福，匪黨肅清，教案已結，地方亦未多受蹂躪。附近洛河一帶，從前聞謠驚徒者，現均相率歸來，各安生業，足以仰慰宸廑。該處現飭新軍一旅，暫時分紮，以資鎮撫。其未獲要

匪何裁縫、黃松茂等，已嚴飭興漢各屬及湖北竹谿縣、四川城口廳，一體嚴緝務獲，從重懲辦，以免漏網而絕禍萌。

除將議結合約及正法各匪供詞分咨查核外，所有洛河地方匪徒仇教滋事，派隊剿辦，並議結教案，地方安靖各情形，謹合詞恭摺晰陳，伏祈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

再，此摺係奴才升允主稿。合併聲明。謹奏。
硃批：該部知道。

(官中硃批奏摺)

一三一七 外務部庶務司擬爲四川教案議結事致英美法使照會稿

光緒二十九年七月二十八日(一九〇三年九月十九日)

庶務司呈，爲照會事。

光緒二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准四川總督咨稱：上年成都、潼川、資州、眉州四府匪徒滋事，凡天主教、耶穌兩教之教堂、醫館及教民房屋，多被燬壞。當經嚴飭各地方官詳細查報，所有射洪、三臺、眉州、簡州、資州、資陽、仁壽、鹽亭耶穌教案八起，成都、華陽、新都、眉州、新津、資州、資陽、溫江、邛州、郫縣、三臺、鹽亭、名山天主教案十三起，均已先由各地方官紳與教士議結。其安岳、彭山、中江、仁壽天主教案四起，金堂、漢州、簡州、射洪、蓬溪、遂寧天主教案六起，亦均與主教杜昂先後議訂合同，彼此簽字。

現在川省天主、耶穌兩起教案，均已一律了結，統共議賠銀六十九萬六千三百六十六兩。等因。相應照會貴大臣查照備案可也。須至照會者。

英國薩使、美國康使、法國呂使。

(外務部檔)

附錄一：法使爲遞送四川團民情節略事致外務部函〔一〕

一九〇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初一日)

逕啟者：茲本大臣接有駐重慶領事官稟報，四川省匪黨情形可虞。先將該稟譯爲漢文節略一紙，相應專函附送，務希貴部查閱可也。順頌日祉。內附節略一紙。

(外務部檔)

附錄二：法使遞四川團民情節略

據四川省地方官所述爲據，較之教士稟稱情形相同，該處外似安謐，內實不靖。本地百姓密爲會匪唆使，在萬縣一帶地方釀亂，乃從湖北省而至，有二會效義、護強，從中擾亂。因廣西省作亂，川省涪州地方雖隔有貴州省，其地頗覺滋亂。恐其廣西匪徒擾至貴州，而串通勾結四川亂民，重慶知府業已

〔一〕此件與下件均無相應之清方文件，因其內容與上件有關，故附於此。

稟報川督，招募防勇，保護川東迤南境界。在貴州仁懷地方，業經目睹匪黨，而永川、大足等處，均皆肇萌。可查知各匪黨頭目相通，意在合股，同爲起事。因去歲川省北境饑民，多有前赴貴州，而廣西散勇同川省團匪往來甚易。

(外務部檔)

一三一八 薩保奏爲黑龍江教士命案議結請獎出力人員事摺

光緒二十九年八月初二日(一九〇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奴才薩保跪奏，爲議結江省教士命案卹償各款，並擬請獎敘在事出力員弁、與議教士，以示鼓勵而昭觀感，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於光緒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曾將派員商議教案，並法國主教藍祿業堅稱，無權議結教士命案，請示駐京法使各情，專摺奏報。奉硃批：外務部知道。欽此。欽遵在案。嗣該主教屢催懲辦牽涉官民四十三員名，及撫卹被害教士三名，賠償挖墳二處。經鐵路交涉總辦。前湖南候補道周冕再四磋磨，冀漸和結，以全國體而重公帑。二十九年二月間，准外務部咨開：法使爲被害三教士索款五萬兩，建蓋善堂，妥速議結。等因。奴才仍飭周冕馳赴吉林省城，妥爲商辦。詎該主教堅稱，未接法使明文，礙難擅擬會商。數日喧傳，該主教擬於法使原索五萬之外，另有要素。周冕慮其轉生枝節，因告以晉京稟商而別，先回哈爾濱。一面密派已革呼蘭同知銘琦，星馳入京，面請前駐巴彥蘇法國副主教孟

若望，設法轉圜，一面迭次致函藍祿業，婉請和平議結。該主教窺我於委曲求全之際，並無率意遷就之思，始允仍在吉垣議結法使催辦一案。因飭周冕趕緊接議。該主教祇將挖墳二處及教士三命償卹二款，減至四萬五千兩，一概了結，永免葛藤。另請在省城東土城內，撥給四五十丈廣袤房屋一區，以便傳教，微露免究單開官民四十三員名一節。周冕仍舊力與磋商，迄未稍讓。因飭繕訂合同，各執一紙備案，分兩期歸款，訂明二十六年分江省教案概行完結。其先後牽涉各官民，亦據該主教藍祿業知會一律昭雪，不再追究。詳細情形，另片附奏。查該主教易堅執為通融，實為民教相安地步，不無可嘉。惟傳教雖載在條約，究不便撥給省城房屋，因飭周冕力為阻止。至可否撥與空地，應俟各司旗公議。此議結法使催結教士三命各案之大概情形也。

伏查江省教案，枝節叢生，繁難較甚於他省。今得以和平了結，賠款既較為減省，先後關涉各官民，又均得脫牽累，良足以全國體而節公帑。此皆由周冕苦心孤詣，竭力磋商，實屬著有勞勩。奴才本擬從優保奏，因該員聲稱，此係不得已賠卹之舉，不敢仰邀獎敘。情詞至誠，應如所請。惟查各省議結教案，所有在事出力各員分別請獎，與議教士概請賞給寶星，歷經辦理有案。除已革同知銘琦另片附奏外，查驍騎校文信等七員，效力年餘，不無微勞足錄，謹繕清單，可否仰懇天恩，俯准照擬給獎。法國主教藍祿業等五名，伏懇賞給對品寶星，以昭鼓勵而示懷柔。其餘出力較次各員弁，由奴才酌給外獎咨部註冊，合併聲明。

除將議結教士命案全卷，並各教士銜名鈔送外務部，並造具各員履歷，分咨吏部、兵部備查外。所

有議結江省三教士命案、挖墳二處卹償各款，並擬請獎敘在事出力員弁及與議教士各緣由，謹專摺馳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硃批：外務部議奏。單、片四件併發。

(官中硃批奏摺)

一三一九 薩保奏請開復已革副都統鳳翔等原官片

光緒二十九年八月初二日(一九〇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再，奴才於光緒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附片具奏，為已革呼蘭副都統倭克津泰因教案奉旨革職，地方共念其冤，經前湖南候補道周冕，與法主教藍祿業力為剖洗，該主教願代求雪，懇恩開復原官，並懇賜卹典。等因。於六月初七日奉硃批：著外務部查明具奏。欽此。茲經周冕將二十六年焚燒教堂、戕斃教士、毀掘墳墓等案，一概議結，並將單開懲辦罪魁，自前充東路翼長。通肯副都統慶祺以次官民四十三員名，一律剖洗免究外，復將已革黑龍江副都統鳳翔所得當年鬧教處分，竭力剖洗。該主教亦允為轉請昭雪。並奉旨發遣之統領鄂英，該主教亦訂明以後不再追究。等情。稟請申雪前來。

伏查拳匪肇亂，各處紛紛仇教，地方官彈壓不周，亦屬時勢使然。各國乘聯軍深入餘力，首以懲辦罪魁為請，明知其中不無冤抑，亦以執簡御繁，法施自貴，以冀民教不復相仇。今既經周冕將該革副都統等力為剖白，又據該主教允代昭雪，並不再催迫。等情。合無仰懇天恩，俯准將已革黑龍江副都統

鳳翔，飭部註銷處分，並懇賞給卹典。並將已革統領鄂英可否免予發遣，准其開復原官之處，出自鴻施逾格。

是否有當，謹附片陳請，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硃批：覽。

(官中硃批奏摺)

一三二〇 薩保奏請開復已革同知銘琦原官片

光緒二十九年八月初二日(一九〇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再，光緒二十七年十月十四日，奴才以呼蘭同知銘琦突被大幫鬍匪闖城綁贖，具摺奏參。奉旨：外務部、吏部議奏。欽此。旋經部議革職覆奏。奉旨：依議。欽此。就當日無兵無械而論，亦有孤掌難鳴之苦，不無可原。祇因鬍匪充斥，俄兵壓戍，倘不嚴行彈劾，不足以儆其餘而謝外人。嗣據巴彥蘇蘇法國副主教孟若望函稱：二十六年夏間亂起，倘無銘琦竭力保教，該副主教等早經遇害。等語。奴才未敢據以爲信，嗣後詳加密訪，僉與孟若望函文不謀而合。二十七年冬月間，奏派前湖南候補道周冕議辦教案，該革同知銘琦隨同商辦，尚知愧奮，異常出力。二十九年二月間，法國主教藍祿業因周冕磋磨挖墳及三教士命案卹款，幾欲停議，周冕密派銘琦星夜入京，與孟若望一再婉商，教案賴以議結，無微勞足錄。合無仰懇天恩，寬其既往，俯准已革呼蘭同知銘琦開復原官補用，並准免繳捐復銀兩，以

示鼓勵之處，出自鴻慈逾格。

是否有當，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硃批：覽。

(官中硃批奏摺)

一三二一 崧蕃爲請商法使減讓阿拉善旗償款事致奕劻等函

※光緒二十九年八月十三日(一九〇三年十月三日)

王爺、中堂大人鈞座。敬肅者：

七月十四日接奉賜書，以阿拉善旗蒙古三道河教案償款，遠繫錦懷，殷殷見委，仰見關心藩服，懷柔列邦，浣誦臨風，感慙竟日。伏維專對勤勞，攘安懋績，式符遠頌。

查三道河在西旗蒙古地面，距蘭千餘里，向未安設文武漢官。教堂林立，均歸蒙員經理，與甯夏隔壤殊風，不通聞問。二十七年秋冬之間，東旗及陝境甯條梁教案結後，又聞有向西旗蒙古索賠之事。旋即咨詢多王，迭准覆：二十六年教士八九人，當拳民滋事之時，鶴唳風聲，倉皇失措。多王助給川資，派員送至大庫倫回國。該教士極爲感戴，尚有謝函存查。既無殺害之事，又無焚掠之案，與陝西甯條梁圍攻教堂、槍斃外人之案，霄壤懸殊。即與甘省平羅下營子之案，情形亦異。外人素講信義，似不應無端與我爲難。等因。蕃又派員密往查詢，亦與所咨無異。均經據情咨明貴部在案。平心而論，三道

河既無所謂教案，何能平空索賠？嗣以外來之教士煽誘，非少有所得不止。蕃明知蒙部清苦，又明知此案已經會訊，蒙人本無錯誤，始而感恩，終索賠償，實難措詞。遂飭甯夏文武，於查辦下營子教案之便，代為勸解，如果三二萬金可以了結，再與多王妥商辦理。不意事不順手，而全部郎及滿營協領等與教民商量，擬勸蒙部以租地鹽池抵償，作銀八萬兩，而教士遂以八萬藉口，其實並非出自多王之口。在多王之意，以為不要現銀，又諉之公家代辦，遂混含至今，未能結案。至於蒙地鹽池，原無引地，向藉零星小販，運赴陝西興安、漢中一帶行銷，或換賣雜貨。現陝西奏請官運花鹽，因蒙鹽抵制，設立局卡，重抽釐稅，商販蒙鹽遂銷數大減，與陝西東旗之大墮淖情形特異。此皆蕃目睹，無可措手、愛莫能助之實情也。如可為力，早已代為了結，何至延到于今？

查三道河教堂林立，教民租種蒙地者甚多。蒙民頑梗異常，彼處教士、教民似不可乘此與蒙民結怨，激成事端。務乞台端與法呂使婉轉相商，欲求蒙教日久相安，必飭該處教士將償款大加減讓，蕃再函商多王設法擬結。如必需八萬，蒙部無力措辦，徒延時日已耳。

至於甘省，近為償款自顧不暇，三十年協餉又經裁減，邊瘠苦區，民窮財窘，更非陝省可比。尚祈格外鑒原，毋任慚愧之至。專此奉復。敬請台安，伏維鈞鑒。

崧蕃謹肅。

（外務部檔）

一三三二 增祺等爲請示處理團首王子雅辦法事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二日（一九〇三年十月十二日）

欽命鎮守盛京等處將軍·管理兵刑兩部兼管奉天府府尹事務·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奉天旗民地方軍務兼理糧餉·降二級留任增·二品銜·護理奉天府府尹·驛巡道志爲咨呈事。

案查前於光緒二十七年五月，據錦縣知縣何令厚琦稟稱：竊卑職前接法國傳教士郭明道來函，以去夏拳匪作亂，肆行燒殺，查有縣屬連山鎮之武生王子雅，帶領拳匪多人，殺害該鎮傳教士二名、教民十八名，並將教堂、教民房屋錢物焚擄一空。囑密派妥差，速將王子雅獲案嚴押，俟營口傳教士來信，再行知會訊辦。等語。查前次拳匪燒燬連山教堂，殺害教士、教民，掠取錢物，業經卑職隨時查知，電稟有案。因即密派捕弁，將王子雅拏獲到縣，收押候訊。

茲於本月初四日，接得法國教士葉得林來函謂，王子雅不但禍害生人，並且慘及枯骨，將已故法國梅教士墳墓併育嬰堂天亡童塚，俱被發掘毀棄。請即照例究辦。並據武生王錫侯即王子雅稟稱，伊先人奉教最虔，於教民母洛慶、母洛餘世結姻親。至伊叔曾祖，因求名念切，以致守道不堅，然歷傳至伊，仍與本街教堂先後各神傅相繼交好，通財往來。前因票匪肆擾，伊奉諭辦團，堂內彭神傅曾與伊約，結爲唇齒，互相救援。伊老母與族戚又均奉教。衅起去夏，拳匪倡亂，突由火車而來，邀同仁字軍，圍燒本街教堂，鋒不可當。時伊閉門不及，竟被打傷工人二名，並將衣物搶掠一空。是夜有母洛餘所開之

順升號，求伊設法救護，伊隨懇仁字軍營官派隊彈壓，並令工人將該號貨物、糧石盡數搬出，幸舖房未被燒燬。不意營兵、拳匪合力，追襲彭神傅等於台字山，聞傳交仗二日一夜，互有損傷。由此拳匪踞鎮立團，無惡不作。伊又赴高橋，叩懇仁字軍富統領，將拳匪逐去。無如去一害又添一害，詎料營兵無異拳匪，致民教被害者，指不勝屈。此伊因救親誼，保護鄉里，而反招物議者也。迨後俄兵圍住伊家，搜翻槍械，而被逐拳匪，挾嫌乘隙，勾引賊匪多人，又將伊家銀錢、物件席捲而去。是救人反至害亡，今無辜被拏看押，懇恩俯賜代剖冤抑。各等情。

卑職隨提該武生王子雅查訊，據供與稟詞同。再三研究，堅稱並無別情。風聞該武生在駐錦俄統領顧熙明處稟訴，旋據顧熙明來署面稱，王子雅並未率匪妄為，不能聽教士一面之詞，辦以死罪。囑卑職交其帶往，伊即與駐省俄將軍稟知。又有法國教士巴來德面見卑職，催提王子雅即辦，並稱已與省城主教稟明，必須辦王子雅以死罪。各等語。

卑職詳加訪查，該武生王子雅於焚燒連山教堂一案，頗有不愜輿論之處。所有法國教士葉得林函稱各情節，難保必無其事。惟特質證無人，是以供詞狡展，轉以牽扯仁字軍，為脫身之計。今巴教士必欲重辦以洩其忿，而俄統領則又據其一面之詞，欲從寬貸。各執所見，已成兩不相下之勢，卑職於此實屬無所適從。究應如何辦理之處，應請憲示遵行。等情。到本軍督部堂。

據此，當經批示：王子雅究竟有無帶領拳匪戕害教士，仍仰詳細確查，稟候核奪。等因去後。是年十一月，據該縣以王子雅特符狡供，雖有教民王景升等，並被害之黃文閣投案環質，堅不承招，非請斥

革衣頂，不能嚴訊。詳經咨行學政堂，將該武生斥革。二十八年九月，復據該縣以王子雅仍前狡供，堅謂教民挾嫌陷誣，教堂神傳葉德林又復赴縣煩催，不說情理。非解省訊辦，難期速結。稟經批准，將該革生王子雅暨全案卷宗解省，發交交涉局訊辦。仍飭該縣傳令王景升、黃文閣，迅速來省備質。而是時連山教堂法教士葉德林，先赴該縣攔阻，繼又逕函來轅，以爲王景升、黃文閣俱係貧苦窮民，實在無力赴省，懇爲派員赴錦覆訊。該兩人亦遂屢傳不到。至是復將案犯發解回錦，札派署錦州府查守富璣，就近查訊。此二十八年十二月也。

迨至本年三月，法主教蘇斐理疊來照會，催請速辦。署錦州府查守亦屢加研審，一面派差四出詳查。茲據該守稟稱：據原派刑書郭繼虞等稟，書等奉諭遵赴連山鎮，先向鄉約吳永邦等詢稱，光緒二十六年六月間，拳匪盛起。王子雅將拳首趙振國等邀至伊家，設立公所，每日演練武藝。至十六日，王子雅率領拳匪多名，將教堂及教民各房屋全行焚燬，教民均已逃匿。十八日，王子雅知連山南雙泉寺廟中有種地之教民黃廷魁，伊又帶匪到彼擒住，喝令拳匪把黃廷魁連砍二刀，尚未砍死，王子雅遂操刀把頭砍落，擔至連山，懸在教堂示衆。所有該鎮教士、教民在附近隱匿者，無不驚惶，勢欲逃竄。不意王子雅藉着拳匪並仁字軍名目出示張貼，不准收留，違者重懲。因而教民親友不敢容留，以致教民無處藏身，均逃到台子山上。拳匪與仁字軍跟追，彼此對敵，打死母家父子二、六、盧姓一人。嗣拳匪等因教民在山上，伊在山下，不易攻打，當即撤回。第二天十九日，又添甯遠州、高橋等處馬隊，同着拳匪、仁字軍復往台子山圍打，打死教民十餘人。書等復詢，在台子山上接仗二次，王子雅有無同去？據鄉約

們回稱，第二次拳匪等和教民打仗，王子雅曾去，半途回頭，並未到台子山地方；若謂王子雅毫不知情，誰也不信。書等以鄉約供說各節，恐與王子雅素有嫌怨，其中仍有不實之處，書與李萬明，分頭復向該鎮街面人等以及近鄰王姓等查詢，與鄉約供出一轍，均無異詞。所有書等奉諭往查情形，理合據實稟覆。等情。

據此，卑府隨監提該犯王子雅到案訊究，初尚不認，復提同已死教民黃廷魁之子黃文閣，逐層質訊，連日研鞫。始據該犯供認，同拳匪合謀，焚燒教堂、教民房屋，並砍落黃廷魁首級暨將梅神傳墳塚、育嬰堂已故童孩屍骨全行扒毀揚撒等情不諱。覆加研詰，矢口不移。等情。詳請核辦前來。

查奉天全省天主教案，前經派委道員彭英甲、徐鏡第等，在京與法國欽差大臣呂班、駐奉管理教會主教蘇斐理議允，一律完結，並於章程第七條載明，自京議定之後，在奉教士等，均不得再有異言。教民、平民，均應捐除舊怨，毋得再以從前人命、財產及鬪毆等事，互相控告，別生枝節。如有故違控告者，均不准理。等語。特因此案之理，係在蘇主教未經訂約以前，故於控告之初，未能及時駁阻。今春章程札發到錦，適值查守正在承審，該守因引此條，面與教士辯論。該教士則謂王子雅係屬真正殺人正兇，應照章程第四條尾句辦理。蓋四條尾句謂，真正殺人正兇，如地方官查有切實確據，准按中國律治罪也。惟同一章程之內，而先後大有軒輊。

相應咨請貴部，請煩查核。可否以此案已在全省教案議結之後，照商法使與庚子冬間辦法，一律貸其一死，將該犯發往極邊充軍，永不釋回；抑或仍按中國律治罪，即予正法之處，望希見覆，以憑遵辦。

施行。須至咨呈者。

右咨呈外務部。

(外務部檔)

一三二三 錫良爲抄送英國耶穌教案賠款合同事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一九〇三年十月十五日)

頭品頂戴·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調署四川總督管巡撫事·閩浙總督部堂錫，爲咨呈事。

案據洋務總局司道會詳，案奉本署督部堂札，本月初四日，准外務部電開，前奏教案議結，共賠銀六十九萬六千七百六十六兩。等因。經本部知照各使。頃英使復稱，賠數隸英者若干，教士、教民各歸幾何，請分晰示知。等語。希查明詳覆，並將先後議結合同，抄寄備核。等因行局。奉此，遵查光緒二十八年，所有眉州、三臺、射洪、仁壽、簡州、鹽亭六州縣英國教案，共議賠銀八千二百兩。其銀皆交由教士、牧師手領，分別償卹教民。至教士、教民各歸幾何，議結時未據分晰指明，無憑清查。除簡州、鹽亭縣兩處，因事微款少未立合同外，其餘四州縣均經立有合同，理合將賠款數目暨原立合同，分別開具清摺，具文詳送察核咨復。等情。據此，除賠費數目已於本月十一日先行電復貴部外，相應咨呈。爲此咨呈大部，謹請查核施行。須至咨呈者。計咨呈英國教案賠款合同清摺各一扣。

右咨呈外務部。

(外務部檔)

附件一：光緒二十八年四川各州縣英國教案賠款數目清摺

謹呈光緒二十八年各州縣英國教案賠款數目，開摺呈鑒。

計開：

一、眉州英國福音教堂，門窗、家具等件被匪毀壞無多，教士斐有文自願概不索賠。其教民陳、李二家，被匪毀擄，共議賠銀九百兩，款交斐有文收清，書立合同結案。

一、三臺縣英國耶穌教公所及教民房屋，被匪毀擄，共議賠銀一千八百二十兩，款交牧師梅益盛收清，書立合同結案。

一、射洪縣英國教堂、教民房屋被毀，共議賠銀四千四百兩，款交牧師梅益盛收清，書立合同結案。

一、仁壽縣英國教民被毀，經牧師何忠義勸勉，均甘免賠，由縣酬送銀一千兩，作修理禮拜堂之用，分期交牧師收領，書立合同結案。

一、簡州英國教民王光庭草房被毀，經該州與教士何敬亭議明，籌給銀三十兩，交清結案，未書合同。

一、鹽亭縣英國教民被擄，與牧師梅益盛說明，議賠銀五十兩，交清結案，未書合同。
以上州縣英國教案，共議賠銀八千二百兩。其銀皆由教士、牧師手領，分別償卹教民。至教士、教

民各歸若干，議結時並未據分晰指明，無憑清查。合併陳明。

(外務部檔)

附件二：光緒二十八年四川各州縣英國教案賠款合同清摺

謹呈光緒二十八年各州縣英國教案賠款合同，照錄清摺呈鑒。
計開：

眉州合同：

爲教案了結，商立合同存執事。

查得光緒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午刻，上游拳匪由江口坐船，突至眉州東門，改裝易服，混入城中，猝不及防。該匪直趨西街，將英國福音堂門窗、棹橙、什物並教民陳、李二姓衣物毀擄散失逃逸。經本州親督團練，追至白衣菴，陣斬匪衆六名，先後生擒二名。九月初二日，該匪來州報復，又經本州會同威遠左軍，截擊於濫泥溝，陣斬三十餘名，生擒六名。均經分別解省，並監禁擬辦在案。茲經斐牧師親臨會同本州查明，所有清獲衣物各件，已據教民陳鏡如、李姓當面點認結領，其餘未獲衣物，誠恐查追需時，案懸莫結，茲經斐牧師會同本州酌商，從簡議結。

一議、州城福音堂毀壞之處及所失教會公置器具、書籍等項，由內地會自行修補買置，免議賠償，以表教會不願結怨於人，以期民教和睦。

二議、所失斐牧師寄放堂內衣物、書籍、喫食等項，均免議賠。

三議、教民陳鏡如、李教友下餘未獲衣物一切等件，由本州捐籌銀九百兩，以爲兩家未獲各物之值，足敷原價，陳、李兩教民甘願領銀了結。其銀交由本牧師收明轉給，並由陳鏡如、李教友出具一律賠清，並無遺漏領銀切結存案。

四議、拳匪佔踞白衣菴，寺僧縱謂力不能阻，而匪去何以不將所遺堂內及教民各物繳官？必待搜查，始行呈出，「難」保無通同容留情弊。應將白衣菴廟宇一座所有神像遷移，改建爲中西學堂，永遠不准另作別廟。其附廟田地共十餘畝，充作學堂經費。派妥實殷紳經管，聘請中西教習，培植閩州士子以育人才。並由地方官將此次擾害教會之案，出示申明：耶穌教來華，實望中國興盛，極力培植中國人，並無歧視。雖屢被愚民毀壞教堂、搶擄財物，本會並無芥蒂，存心忍讓，以求民教和好之意。

五議、拳匪入城，四街團保未能先事防範，保護教民，責所難辭。查前州馮任內教案，該團保等曾具有保護切結，今仍爲匪滋擾，可見並未遵照前言。茲將每街團酌罰銀二百五十兩，共成一千兩繳官，以六百兩添補城工經費，以四百購買中西約章、算學格致、西國史記、一切擴充見聞關切時務各書。由中西學堂教習開單，一俟明歲正月，斐牧師在省會同州紳照單購買。此項係將各街團保聊示薄罰，以儆將來。

以上五議，會定妥協，一了百了。教案從此完結，並無未完事件、未追財物。以後彼此均不別生枝節，再有異言。至於前稟受傷李何氏，現經牧師查明並非教民，惟斐牧師憐其年老受傷可憫，州無良

醫，准其隨赴嘉定，與其調治，此係牧師並無歧視、格外美意。如能治痊，自係幸事；如果不痊傷斃，與教會、官民無涉。自立此合同之後，彼此各遵條約，認真辦理，以期民教相安，永歸於好。特立了結合同，互換存執。須至合同者。

大清光緒二十八年九月初八日。署眉州高增爵。

大英一千九百零二年十月初九日。駐川教士斐有文。

射洪縣合同：

定立英華合同事。

今將射洪縣太和鎮、觀音閣之案，面與射洪縣貴牧師議款各條，妥為辦畢，一了百了，永敦和好。特立合同為據。

同議 英牧師梅益盛。
射洪縣張仲友。

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初六日立。

太和鎮、觀音閣教堂被毀一事：

第一條，縣屬各場出告示，教民均能各安本分奉教，不是犯國法之民，不可欺壓他們。如有播散謠言，挑唆百姓害教，必重懲治。告示亦要責備說，不准上寨，不准許佔之平民。

第二條，應責罰重辦匪首。

第三條，因太和鎮殺教民，要保正、紳糧在牧師面前俯禮具結，又要銀二十兩埋葬修墳。

第四條，太和鎮教堂毀壞，賠銀二百兩正。教會失物，會上不要賠錢。

第五條，要賠還教民房屋、失物等如左：

太和鎮共算銀、觀音閣共算銀，二項共算銀四千一百八十兩正。九七平。

一了百了，永敦和好。賠款之數：教堂連教民房屋、衆教民失落東西連潼川口食盤川等項費用，總共合銀四千四百兩。

英牧師梅益盛同議。
射洪縣張仲友

仁壽縣合同：

前署仁壽縣知縣張、卸署仁壽縣知縣蔣、署理仁壽縣知縣吳，英美會牧師何會同紳糧，邀集英美會福音堂執事馮國禎、勸士夏皓，爲議立合同事。

今因光緒二十八年六月間張任內，匪首熊青禾統匪劫掠焚毀英美會教民鄭西臣、鄭安宇、舒紹甫、高榮圃、胡鶴遐、張華甫、李聘臣、攀臣、玉臣等，又八、九兩月蔣任內，匪徒劫掠馮國禎家，均經先後報勘轉詳。奉四川總督部堂岑批飭由縣議結，並飭查抄匪產，變價充公，以備賞卹之用。等因。遵奉在案。

茲經前後三任邀集紳糧，會同英美會牧師何及福音堂執事馮國楨、勸士夏皓公議，以匪徒擾害教民，固應抵償，而抵償出於查抄，福音勸人爲善，有所不忍。被害各家互相勸勉，均甘免賠，從輕議結。所有英美會被害之家，統共酬銀一千兩，以作修理禮拜堂之用，全案一併議結。仍由官紳各贈匾額，以彰其勸人爲善之意。此係官紳會同牧師及教會人等，悉心定議，稟明督憲批准立案，特立合約爲據。大清光緒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前署仁壽縣知縣張之鶴、卸署仁壽縣知縣蔣金生、署理仁壽縣知縣吳寶銓。

大英西歷一千九百零三年三月二十三日。英美會牧師何忠義。

仁壽縣紳糧辜省、楊道南、尹東郊、劉增輝。

三台縣合同：

定立英華合同事。

今將三台縣景福院之案，面與三台縣議款各條，妥爲辦畢，一了百了，永敦和好。特立合同爲據。

同議
三台縣武文源。
教士梅益盛。

光緒二十八年九月十八日立。

以上合同四起內，惟三台縣合同過於簡略，其賠款數目，據稟議給銀一千八百二十兩，合同內並未

聲敘。曾經駁飭更正，未據稟報另立，現仍照原立合同抄呈。合併陳明。

(外務部檔)

一三二四 袁世凱爲法軍交還大沽中礮臺等地段事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一九〇三年十月十九日)

欽差大臣·太子少保·參預政務大臣·督辦商務大臣·電政大臣·鐵路大臣·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辦理北洋通商事宜·直隸總督部堂袁，爲咨呈事。

案照天津至山海關一帶各國軍隊佔據地段，迭經咨呈貴部，照催各國大臣交還在案。茲據署大沽協副將林穎啓、署天津海防同知章師程會電稟稱，八月二十七日，法水師提督伯祿到沽，經該副將等商允該提督，將自中礮台前與德國合佔之中間起，至與德國合佔水雷營鐵碼頭之半止，交還管理，並允將南礮台地基，由該提督函由駐京法國大臣，與貴部商辦。等情。除飭林副將等收回地段，訂界妥爲巡守外，相應咨呈貴部，謹請查照。須至咨呈者。

右咨呈外務部。

(外務部檔)

一三二五 外務部庶務司擬爲王子雅應按律正法事致增祺等咨文稿

光緒二十九年九月十三日(一九〇三年十一月一日)

庶務司呈，爲咨復事。

光緒二十九年九月初九日，准咨稱：據錦縣知縣稟稱，法教士郭明道來函，以武生王子雅帶領拳匪，在縣屬連山鎮殺害教士二名、教民十八名，並將教堂焚掠一空。又據法教士葉得林函稱，王子雅將已故梅教士墳塋併育嬰堂塚墓發掘毀棄。各等情。訊據王子雅堅不承認。嗣將該武生咨革解省，經錦州府查守訪查，王子雅殺害教民黃廷魁等屬實。並據提到黃廷魁之子黃文閣逐層質訊，該犯王子雅供認前情不諱。查奉省議結教案章程第七條：議定之後，教士等均應捐除舊怨，再有控告，均不准理。又該章程第四條：殺人正兇如地方官查有實據，准按中律治罪。各等語。此案控告係未訂約以前，可否照商法使，貸其一死，發往極邊充軍，永不釋回；抑或仍按中律，即予正法。等因。本部查該犯王子雅，率領拳匪，殺害教民黃廷魁等多命，又將教士墳塋及育嬰堂塚墓發掘毀棄，情節殘忍。既據黃文閣質證確鑿，該犯亦自認不諱，自應按照中律懲辦，以昭炯戒。惟須聲明，嗣後再有呈控案件，應照章程第七條辦理，不得援此案爲例。

相應咨復貴將軍、府尹查照辦理可也。須至咨者。

盛京將軍。

右劄奉天府府尹。准此。

(外務部檔)

一三二六 理藩院爲已割烏盟辦理四子王旗賠款事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九年九月十九日（一九〇三年十一月七日）

理藩院爲咨呈事。

旗籍司案呈：准護理綏遠城將軍印務·歸化城副都統文瑞咨呈，烏蘭察布盟四子王旗教案賠款、該郡王請將該旗地畝交官代放，以價付賠。又因該旗地脉礪瘠，商人不願承領，經本護將軍籌付銀一萬兩，所欠之八萬五千兩，統以地租質抵。本護將軍派員往催，該郡王置若罔聞。時經數月，疊據教士稟稱，該旗所交地畝，以重值核計，僅足抵銀二萬餘兩，囑其酌加地畝便可歲事，該旗堅執不允。咨院轉飭蒙旗遵辦。等因前來。除鈔錄原文飛割烏蘭察布盟長·四子扎薩克郡王勒旺諾爾布，按照綏遠城將軍所咨，速即遵照辦理外，並咨呈貴部可也。須至咨呈者。

右咨呈外務部。

（外務部檔）

一三二七 松壽爲抄送熱河教案用款一律清結奏摺事咨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五日（一九〇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頭品頂戴·尚書銜·管理熱河等處地方都統松，爲咨送事。

案照本都統於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五日具奏，熱河教案用款，現在一律清結，謹將收支數目列表奏報一摺，除俟奉到硃批再行恭錄咨明外，相應抄錄原奏，先行咨送。爲此合咨貴部，請煩查照施行。須至咨者。計咨送抄摺一扣。

右咨外務部。

(外務部檔)

附件：松壽奏報熱河教案用款一律清結並收支數目摺

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五日(一九〇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銜奏爲熱河教案用款，現在一律清結，謹將收支數目列表奏報，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查熱河自庚子以後，辦理教案需款孔亟，挪移湊墊，用數雖不甚多，而款目殊形糾葛。亟應逐一清釐，應銷算者核實銷算，應籌還者分別籌還，以重帑項而清積牘。經奴才督飭熱河道、營務處並司員、協領等，將收支各款逐細稽查明確，詳請核辦去後。茲據熱河道錫恆等會同逐案查明。內計：

支款項下，光緒二十六年，在朝陽與俄軍議定償卹等款，共用銀四萬九千九百一十四兩零。又二十七年議結各屬教案，在郡訂立合同，計償卹等款共用銀十萬零四千三百三十三兩。又二十八年議結朝陽花子溝教案，續增償卹等款共用銀九千九百兩。又灤平縣應建紀念碑亭，用銀一千五百五十五兩零。又歷次辦理教案委員川資、匯費等款，雜用銀共二千二百三十九兩零。以上統共支銀十六萬七千九百四十一兩有奇，均經照案付清。此支款之實在數目也。

其收款項下，計收直隸善後局津貼銀三萬五千兩。又戶部墊撥銀四萬五千七百十三兩。又提用各屬生息成本銀四萬五千兩。又提用生息利銀八千二百九十四兩。又提用朝陽當稅銀五百六十五兩。又收各款升平餘銀一千四百三兩零。又收平泉、建昌、朝陽、灤平、圍場五屬自行籌交銀三萬二千九百二十五兩零。又收東土默特蒙旗自行籌交銀一千兩。以上統共收銀十六萬九千九百兩有奇。此收款之實在數目也。

現在交涉案件一律清結，民教均屬相安，堪以上慰宸廑。所有收支各款，均係實用實銷，並無虛糜。等情。詳請彙案奏報前來。

奴才覆加查核，均屬相符。內除部墊一款，經前都統錫○奏蒙恩准，作正開銷。又提用朝陽縣二十六年分當稅銀五百六十五兩，亦係報部之款，並懇勅部一併核銷，以清款目。其提用各屬生息本利銀兩，均屬歷年按項應發之款，最關緊要，應如何分別籌補，俟另行奏明辦理。所有熱河教案用款，謹將收支數目彙案奏明，懇恩免造細冊報銷，以昭簡便。

除咨外務部、戶部外，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勅部查照施行。

再，收款項下除應支外淨，尚應存銀一千九百五十九兩零。內有前署朝陽縣知縣董文誥駁令賠繳銀一千五百四十二兩零，又委員·已故候補縣丞鄭國蘭駁令賠繳銀一百六十五兩八錢，現在分別催繳。一俟呈繳到日，再行分別歸款。合併陳明。謹奏。

一三二八 袁世凱爲紫荆關防禦聯軍碑業已撤毀事咨呈外務部文

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一九〇四年一月二日）

欽差大臣·太子少保·參預政務大臣·督辦商務大臣·電政大臣·鐵路大臣·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辦理北洋通商事宜·直隸總督部堂袁，爲咨呈事。

據易州知州竇以筠稟稱：竊於光緒二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奉憲台排單五百里劄催，以：准外務部函開，准德穆使面稱，現任陝西巡撫在山西布政使任時，在紫荆關盤道寺牆上刻石，有聯軍西犯字樣，足令各國不平。如置不問，須將此事傳知各國，並報本國政府。等語。前已劄飭查明撤毀，迄今未據查覆。令即查明，迅即撤毀具報。等因。查此案卑州先未奉到憲台劄飭。茲奉前因，遵即查明紫荆關盤道寺係卑州所轄。當即遣派妥靠家丁，前往將泐石撤毀。理合照錄碑文，開具清摺，稟請查核轉覆。等情。到本大臣。

據此，除批示外，相應咨呈貴部，謹請查照施行。須至咨呈者。計抄摺。
右咨呈外務部。

（外務部檔）

附件：紫荆關防禦聯軍西犯陣亡將士碑文稿

今將易州紫荆關盤道寺碑文，理合照錄開摺呈送。須至摺者。

計開：

光緒二十六年九月初七日，英、法、德、義等國聯軍西犯，總統陝軍。山西布政使升允禦之於紫荆關。所有陣亡弁勇姓名，謹勒於石，以垂不朽。花翎·遊擊銜·都司黃明遠。藍翎·千總李仕彬。花翎·守備蕭錫蕃。勇丁：張得勝，曹得勝，曾朝林，孫奉先，鍾月勝，王有和，黃得勝，鄒文星，陳子卿，李世大，周雲程，孫昌閔，陳子藩，張仙欽，李冒炳，羅有勝，謝有升，馮更四，楊洪勝，陳得林，段茂林，閔邦藩，吳立山，郭允福，劉錫喜，王耀斌，雷連升，王芝全，黃焱廷，朱光魁，高得勝，蕭竹軒，鄧英才，趙金生，賀澤順，李國才，劉俊德，龍月卿，趙光華，蕭尚元，郭青雲，張青雲，龍占魁，周逢春，劉述鴻，黃玉春，李永茂，楊福春，羿士林，陳鶴亭，楊振友，田宏富，趙南廷，王明發，馬若雄，段玉生，張奉喜，劉華亮，周雲漢，何長才，俞占彪，楊春堂，肅言吉，陳芝雲，任得勝，秦雲貴。以上陝軍。修振明，吳紹泉，蕭勝陶，劉占玉，單克昌，趙廷山。以上武衛中軍。祁兆龍，張秀，陳文俊，袁祥，孫會文，王盛海，陳友蘭，李永茂，張作舟，郝得林，尹曾泰，孫廷楨。以上秦甯鎮標營兵。

(外務部檔)

附編：義和拳神拳等清代部分民間會社檔案史料選編

編者按：爲了滿足史學界研究義和團組織起源的需要，我們從館藏之上諭檔、宮中硃批奏摺、軍機處錄副奏摺、刑部檔等檔案全宗中輯錄了這一部份史料。這些檔案文件起自康熙五十六年，迄於同治元年，它們有的反映了清代的義和拳、神拳、紅氍會、順刀會、義和門等民間結社的信仰、組織和活動，有的記載了金鐘罩、梅花拳等氣功或武術流派的情況，也有的記載了名爲義和團練的地主武裝與農民起義相對立的事實。上述這些性質和風貌各不相同的組織，有的可能同甲午之後勃起的義和拳等反侵略的民間團體有某種組織淵源關係，有的則可能完全無關。鑒於八十多年以來人們在考察義和團的源流時經常涉及這些組織，並產生了各種不同的意見，故我們現將這批有關的官方檔案文件整理，作爲《義和團檔案史料續編》的附編加以公佈，以資研究者參考。

一 李樹德奏報白蓮教首李雪臣密圖起事已經拿獲摺

康熙五十六年十月十一日

山東巡撫奴才李樹德謹奏，爲密行奏聞事。

竊奴才一介庸愚，蒙主子委以封疆重任，夙夜兢兢，無刻不以寧謐地方爲念。因前任登鎮時，曾聞東省當年有稱白蓮教，或稱一炷香，以及天門、神拳等教，煽惑男婦，夜聚曉散，不惟有傷風化，抑且有害地方。是以奴才一蒞巡撫之任，卽出示嚴禁，通省張掛，且懸賞立罰，以曉諭軍民。併通飭六府各屬，嚴行查拿在案。

茲於十月初十日，據兗州府曹州知州楊文乾密稟，內稱：九月二十七日，有直隸真定協右營守備楊福，因晒緝部拿賊犯牛子霞一案，從河南來至曹州。據楊福云，聞得河南杞縣有一木匠，於九月十七日聲言，有今日卽要殺害某人某人之語。地方諸人聞語詫異，卽稟官究訊，乃供出蘭陽縣李雪臣等，約齊於十八日聚衆殺官。等語。杞縣知縣甯佑卽札聞蘭陽縣。蘭陽縣知縣冉介異查得李雪臣等俱係白蓮邪教，遂星飛與梁鄉紳相商，密行圍拿。其李雪臣家，搜有蒸就饅首數千，併宰豬數口，以及騾馬、兵器等項，均係伺候外來諸人之用。其所聚黨羽，現有文簿，內中載有山東人氏。蘭陽縣知縣冉介異當將生員李雪臣、李山義、監生曹鈞、民人張爾崐，併李山義不知姓名之住房人等五名立時杖斃。又拿獲李山壁、李三讓、李興邦係李山義之子、喬大倫，尚有不知姓名二十餘人，現今監禁。等語。合先據聞稟

明。等情。密稟前來。其中情事真假，奴才未知實確。

除一面密差妥人向河南確探，併察訪果否現有文簿，簿內所載山東人是何姓名籍貫住址，仍飭布、按二司及道府州縣衛所各官密行嚴拿外。所有據稟前情，因有干涉山東民人之語，奴才不敢隱瞞，謹具密摺奏聞，伏祈主子睿鑒施行。

朱批：此摺奏聞甚是。再打聽實信來報。

（官中硃批奏摺）

二 彭家屏奏請嚴禁順刀會摺

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初六日

臣彭家屏謹奏，竊查結會要盟，例載綦嚴。愚民易惑，每爲所動。是以功令特頒，不憚再三申禁。如白蓮、羅教等，固已斂戢，近更有一種順刀會名色，甚屬恣行。此會不念經，不喫齋，但有順刀一柄，便許入夥，卽爲同黨。或逞兇打降，或仗力迫脅，或用強姦淫婦女，或恃衆搶畧財穀。一呼僉應，十百成羣，橫行鄉曲，無奈伊何。如遇荒歲，尤爲可虞。在河南、江南、山東連界一帶，從前亦曾行查，而地方各官慮干處分，皆以並無其人回覆，以致後來官俱不問。而此輩遂以爲官莫敢發，益無顧忌。

臣以爲小人何知，惟法是剪，防微杜漸，不可不豫。倘地方大小官只圖因循省事，卽偶爾有覺，第以尋常薄責草率了局，殊恐不免滋蔓。若非定罪杖斃，難寒其膽。

爲此不揣據實陳明，伏乞皇上睿鑒，察裁施行。臣謹奏。

(軍機處錄副奏摺)

三 鶴年奏覆已通飭各屬嚴密查禁順刀會摺

乾隆二十二年五月初十日

山東巡撫臣鶴年謹奏，爲欽奉上諭事。

四月初七日，承准行在字寄內開，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初六日奉上諭：近來河南、江南、山東連界地方，有順刀會名色，前經富勒赫奏聞，曾降旨詢問，令各該撫等查辦。僉以久經禁絕奏覆。近聞該處奸徒結會聚衆，但有順刀一柄，便可入夥。呼朋引類，十百成羣，或逞兇打降，或使力迫脅，或強姦婦女，或搶掠財物。種種不法，深爲蠹害。蓋皆平時地方官畏干處分，朦朧具覆，而各上司又皆喜於無事，不復再加查察，此輩遂以官莫敢發，恣行無忌。著再傳諭各督撫等，嚴飭各屬設法擒捕，爲首者卽行杖斃，其黨與充發黑龍江當苦差，俾奸惡知所儆戒。倘該地方官仍復因循怠玩，以圖省事，卽或查出，第以尋常薄懲了局，一經別案發覺，必將該地方官嚴加懲處，決不少貸。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臣欽遵諭旨，卽通飭各屬嚴密訪查，如有此等順刀會名色，卽卽擒捕，盡法處治，不得畏干處分，薄懲了局，以貽民害。並令該地方官切諭牌頭甲長，實力查察，如帶有順刀者，卽非善類，立拿稟究。無使呼朋引類，結黨成羣，致滋逞兇不法。與其懲創於既犯之後，不若禁戢於未事之先，平日之設法稽

查，尤爲喫緊要務。

茲據各該州縣稟稱：遵卽實力查拿，現在地方並無此等奸徒結會聚衆之事。臣仍嚴飭各屬再行密

〔硃批〕：州縣之稟何。足爲憑？應差人細訪。

訪查拿究報，倘敢因循怠玩，以圖省事，察出立即飛參治罪，以仰副聖主綏靖地方之至意。

所有臣遵旨辦理緣由，謹繕摺覆奏，仰祈聖鑒。謹奏。

硃批：覽。

（宮中硃批奏摺）

四 熊學鵬奏報審究吳卜元等學演神拳並製旗起事情形摺

乾隆三十一年二月初九日

浙江巡撫臣熊學鵬跪奏，爲奏聞事。

竊照寧波府鄞縣吳家山逆犯吳卜元等製旗打拳，拒捕殺人，該府縣將所獲各犯帶同解省究審一案，業經臣於報到時，一面督同布政使永德、糧儲道金溶、鹽驛道張琦提犯審鞫，一面派委按察使圖桑阿、寧紹台道陳夢說再行前往搜查羽黨，於本月初四日恭摺奏聞在案。

臣與司道等連日將各犯隔別逐一嚴訊。緣吳家山地方離城七十餘里，僻處深山，其山上山下數十餘家，均係吳姓一族。乾隆三十年三月內，吳卜元曾向吳有功等說及，相近之籐溪嶺有石性能耍神拳。

吳有功卽從石廷揚家習得神拳而回，在吳卜元家供設五公牌位，並在石廷揚家取有拜佛舞拳香灰，教令吳卜元之子吳楨祥，並吳卜元之胞弟吳德一、堂兄吳德裕，族弟吳允明、吳兆美、吳阿耀，並女婿蔡子成等演習，均能戲舞。隨有奉化縣民賣碗之張本基到吳家山，亦卽入夥，並續邀伊弟張本山亦入夥中。

嗣吳允明又從橫溪吳爾康處抄有邪書。至三十一年正月間，吳允明、吳有功、吳楨祥均已看熟。吳允明稍知相法，頓生狂悖之心，聲言吳楨祥心堅福大，能成大事，遂起招人歸順之意。吳楨祥卽自稱爲萬里侯，混授吳德一爲提督，吳允明爲軍師，吳有功爲太爺，張本基爲明府上將，張本山爲前部先鋒。詰訊再四，俱係口授，並無散割。又上年七月內，吳卜元之女歐姐曾拾一塊無字小方圖書，吳有功就是天賜玉印，將來現出字跡，卽成大事。本年正月二十四日，吳有功忽說，昨夜做夢，圖書上已現出字來，該豎旗招兵。吳楨祥旋向族長吳發財借鑼，族長之子吳阿喧不允，時吳行三在旁，亦言楨祥作爲狂妄，不令借給，吳楨祥奪鑼而去。吳阿喧趕來取鑼，吳楨祥卽將阿喧砍傷脫逃。又因吳行三欲行出首，吳有功、吳楨祥將吳行三捉獲，用刀逼嚇歸順，行三不能脫身，佯爲順從。吳有功等仍心懷疑懼，未敢放釋，將吳行三藏匿樓中。

至二十五日天明，吳有功等將旗豎起，向村中喊稱，都來歸順，便得免災；如有不從，定行殺死。等語。村衆見其事關大逆，勢頭兇惡，各自驚惶奔逸。吳行三亦乘間由樓窗跳出，先行赴縣出首。維時吳卜元之胞兄吳學元亦不肯從，同吳孝先逸出，告之地保俞養臣。俞養臣因事出意外，未敢遽信，隨令堂弟俞阿三往探虛實，被吳有功砍傷身死。俞養臣見堂弟俞阿三是夜不歸，次日同吳學元等報縣，該

縣隨即選差往拏。差役到時，有相近之橫溪汛外委王本麟，已聞信帶兵到彼。而知府瑪明阿、知縣張又泰會同城守營署守備徐希達亦趕至擒拏。吳有功、吳楨祥、吳允明等聲言，有神護衛，官兵不能近身。將大門用大木頂住，吳卜元先放三眼鏡，吳楨祥給吳阿耀一鐘水吃下，又念咒語，給吳阿耀扇兩把跳舞，隨各持械上房，揭瓦混擲，致傷兵役多人。

時有附近居民聞此逆犯拒捕之聲，陸續聚至百餘人，幫同兵役圍住逆犯住宅。該弁等用鎗打傷張本基大腿，又打傷吳阿耀腿面，滾跌下房。各犯始知神拳無效，必被擒獲，事在必死，即持刀自相混砍，致戕多命，旋各自刎。共計殺死者十四人，其傷而未死者，均被拏獲解省。而前見豎旗逃散之人，始各放心歸家安業。

臣等將獲解各犯，逐名逐細，連日研鞫，用刑審訊，並於幼孩女子中設法哄誘質證，始據供出情節。其所抄邪書，係得自橫溪吳爾康處。其所演神拳，係學自籐溪石廷揚處。其逆旗係逆犯吳允明、吳楨祥所造。其旗上所書吳成楨等字樣，吳成楨就是吳卜元的兒子吳楨祥，因要想成大事，故改一成字。所寫的明興號，是思想明季的意思。至於旗上所書六水趙保天兵扶黑四將等語，俱不能供出原委。其符書，惟吳楨祥之父吳卜元能背誦五公之符一段十二句，其餘各犯俱堅供未能誦習，不知其中情節。其所有夥黨，據各犯堅供，起意謀逆者，係已死之吳有功、吳楨祥、吳允明，並現在獲解之吳卜元；隨從人夥者，係已死之吳德裕、吳兆美、吳德一、蔡子成，並現在獲解之吳國孝、吳加福、張本基、張本山、吳阿耀、吳德章、吳成忠，此外別無羽黨，亦並無散割情事。現在地方寧謐。業經臣飛札按察使圖桑阿，

將吳爾康、石廷揚等就近密拏去後。

臣思吳家山地處山僻，其附近村民，始則見堅旗驚惶避匿；繼則聞官兵往拏，拒捕聲喊，幫同圍捉。似此情形，自無大夥謀逆羽黨。其該犯等被邪書迷蠱，深入臟腑，喪心肆逆，似無疑義。但符書得自吳爾康家，既經吳有功等數人演習，恐不止此一本；再神拳得自石廷揚家，石廷揚又得自何處，豈竟別無傳播之人？若不淨盡根株，將來難免餘孽貽害。臣前因各要犯俱已解省，又多半受傷，臣應卽行嚴鞫，是以先派按察使圖桑阿前往搜查。今各犯供詞已得大概，而該地情形根株，必須臣親往查察訪究。其吳爾康、石廷揚等如已經獲解，臣卽迎往，就所到處所訊取確供，解省交布政使永德等先行質究，臣仍往吳家山查明，星馳回省，嚴審定擬。

臣謹將現犯派委城守營副將張玉琦，添撥兵丁，協同縣役嚴行看守，毋致有自戕等事。臣於初九日，馳往寧波吳家山逐細辦理，俟辦畢回省另行具奏外。緣事關悖逆，恐厪聖懷，是以臣仍用排單由驛遞具奏，並將現在究出各犯供詞恭錄進呈御覽，伏乞皇上訓示遵行。謹奏。

硃批：所辦好。餘有旨諭。

（宮中硃批奏摺）

附件：鄞縣神拳案犯暨人證等供單

地保俞養臣供：

小的是吳家山地保，今年新當的。正月二十五日，吳卜元之兄吳學元同吳孝先到小的家來，說吳卜元家要豎旗招兵，做不法的事，約小的同去報官。小的不信他說，我還要訪問確實，方可報官，因託小的堂弟俞阿三到吳家山探聽。直到第二日不見回來，小的就去報了官。及走到吳家山，見俞阿三已被砍死了，小的就同縣裏差人去拏的。

又供：吳學元來報說，是吳有功爲頭，同吳允明、吳卜元、吳兆美、吳楨祥，還有兩個奉化縣人姓張的，做這豎旗不法的事。如今死的死了，餘外的人已經拏獲可訊。其吳孝先不知避在何處去了。

隣佑吳習文、吳忠信同供：

小的們是吳卜元家的隣佑，住在斜對門，都是吳卜元無服兄弟。小的們砍柴爲活，日間是不在家的，到夜回來就睡了。吳有功他們在家裏打拳，做不法的事，小的們實在不知道。忽於今年正月二十五日早晨，吳有功、吳楨祥、吳德一在週圍左近喊說，你們都來投順，將來成了大事，自有好處；如不來的，都要殺死。又見豎起了一面旗，小的們心裏害怕，就領妻子一同逃走了。後見官府親來拏獲了他們，小的們纔放心回家的。

首人吳學元供：

吳卜元是小的兄弟，吳楨祥是小的侄子。小的同門住的六分人家，是吳德一、吳德裕、吳孝先、吳星河、吳卜元，同小的六家。上年三月裏，小的不時看見吳卜元家打神拳。小的侄子吳楨祥身上搜出來的這本符書，聽見說是吳爾康家的，是吳有功叫吳允明去抄寫一本回來學習的。後因官府嚴禁，就

不打拳了。今年正月初六日，又拜佛打拳的。這些不法的事，總是吳有功爲頭，吳允明又會看相，時常揚言：楨祥漢仗好，有福相，又會使拳，可以成大事。楨祥也遂有心要做大事，聽得封吳德一爲提督，吳允明爲軍師，吳有功爲太爺，張本基爲明府上將，張本山封爲前部先鋒。小的平日並不曾跟他們學符書，也不會打拳的。他們說小的不是好人，明日豎起旗來先殺了他。小的害怕。二十五日早晨，又見他們豎了旗，所以到保長那裏首報。吳星河的姪子吳孝先不信，後小的說了，纔同孝先去出首的。小的見吳楨祥戴着網巾，又戴一頂毡帽，上貼一明字。吳有功、吳德一都戴毡帽，貼一明字在帽上的。吳卜元家供的牌位，是用紙寫了，貼在一塊板上，說是五公菩薩。

又供：吳爾康也是族分中人，住在山腳底下，是會做籬筐的，如今不知在那裏。

首人吳行三供：

小的是吳卜元的無服的哥子。今年正月裏到他家拜年，喫了酒，吳楨祥就說，如今我要豎旗招軍，做個萬里侯。你若順了我，就封你一個總兵。小的就說，你酒後說這胡話，就走散了。到二十五日，吳楨祥果來族長吳發財家借銅鑼，小的也在那裏，就對族長說，吳楨祥要豎旗招軍，自貽滅門之禍，族長不要借給他。吳楨祥就將鑼硬奪去了。小的要去出首，他就先縛了小的去要殺。族長的兒子阿喧趕去討鑼，就被吳有功砍了一刀。吳卜元向小的說，我兒子會降神，大有本事。吳楨祥就亂舞起來，說有天兵天將幫助，李元霸、秦瓊都來助我的。把刀放在小的頸脖子上，叫小的降順。小的害怕，假意降順，他們就關我在樓上。小的乘便推開樓後窗，跳下來赴縣出首的。

吳阿喧供：

小的今年四十二歲。父親名叫發財，年八十四歲，係現在房長，如今在家內。母親已死的了。小的弟兄兩個，哥子叫起雲，年四十八歲，嫂徐氏。小的妻子孫氏，小的有一個兒子，名叫和尚。小的家有銅鑼，是敲年鼓用的。正月二十五日，有吳楨祥、吳德一、吳有功、吳兆美來借，說是要豎旗用鑼。小的問他豎什麼旗？他們回說你不要管他。小的不肯借他，那時吳行三也在面前，說是借不得的，就被他們強搜拿去。小的追去討鑼，就被他們扯去，要小的投順，小的不從，被吳有功砍傷小的頸上，吳德一砍傷小的腿上，小的倒地，他們就去了。小的逃走的。

鄞縣快役陳雄、王登同供：

本年正月二十六日午間，據地保俞養臣同了吳學元稟縣，說吳卜元家要豎旗殺人。本縣老爺即刻轉稟本府，差小的們十五人連夜起身，到地保家已半夜過了。二十七黎明，走到吳家山一里之遙，見有一人被殺在路，地保認係伊弟阿三。昨因吳學元告知此事，先遣堂弟俞阿三到彼探聽，不知怎樣被他們殺死。小的們正要差役報縣，適蒙本府同縣主營裏帶了兵役也即趕到了。小的奮勇前往，到了吳卜元門首，他們就用大木將門頂緊，放了三銃。又聽見裏面敲鑼，見有六七人上屋，擲下磚瓦，打傷小的陳雄左腿肚並腳腕，並傷同役侯寶、徐榮。葉英近屋查拏，不料屋內有人隔窗用刀向外一戳，致傷葉英偏左等處的。營兵先放了一空鎗恐嚇他們，思量拏住活的，不想有人持扇跳舞，揚言有神兵護衛。營兵纔又裝砂，將鎗打去，打倒兩人。他們纔說佛法是假的，都跑下樓去，不聽見打鑼了。幸有附近居民聚

有百餘人，把他房子團團圍住，小的們就放膽撞開大門進去，見裏面殺死了幾個，自盡了幾個，其餘男婦大小一齊拏獲。並將木鐵器械、旗、銃、符書、毡帽、網巾、銅鑼一並搜獲的。

逆犯吳卜元供：

小的是鄆縣人，今年五十二歲，在十四都二圖吳家山居住。母親吳任氏年八十二歲，妻子陸氏年四十四歲，小的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名叫吳楨祥，十九歲了，已於聞拏這一日，與小的妻子俱已自戕身死。小兒子吳國孝十六歲了，現已被獲在案。小的同胞弟兄三人，一院居住。大哥子吳學元五十三歲，他妻子袁氏生有五子，大兒叫聖如，第二叫聖金，第三叫阿佛，第四叫阿狗，第五叫阿千。聖如娶妻徐氏，聖金娶妻任氏，俱於戕死。俞阿三時先行逃避。第三兄弟叫吳德一，今年四十五歲，也是聞拏這一日自死的。他妻子張氏有三個兒子，大的叫成忠，娶妻張氏，第二叫阿貝，第三叫奶花，已經死了。小的又有嫡堂兄叫吳德裕，今年五十七歲，也是聞拏自己戕死的。他妻子余氏早已身故。他有兩個兒子，大的叫吳加福，今年十六歲，現被拏獲。第二叫吳加財，今年十二歲，也是聞拏被有功傷死的。又無服族弟吳有功，年三十二歲，也是自己戕死的。妻子錢氏年二十九歲，也被有功殺死。以上這些人，都與小的同院居住的。還有五服外的兄弟吳德章、吳阿耀、吳兆美他們幾家，都在小的對門居住。內吳兆美已經自戕身死，吳允明是被吳有功毆傷身死的。小的姐夫叫石廷揚，外甥叫石顯達，住在籐嶺，離小的家有二十多里路。

乾隆三十年三月裏，是吳有功走到石廷揚家內，取了拜佛舞神拳的香灰來。吳有功就先學會舞神

拳後，又教會了小的兒子吳楨祥、族弟吳允明。見他們三個時常在樓房下舞拳，小的只道是白頑，也不大理會。後聽說吳允明從族弟吳爾康家抄了一本符書來，小的兒子吳楨祥止教會小的五公符一段十二句，說會了可以免災。至於書上寫的什麼話語，小的實在說不出來的。

到本年正月裏，據他們說，那書是很好的，他們都看會了，照着書上行去，就可成得大事。又說小的兒子楨祥心堅有力，福氣又好，可成大事，故此要招人歸順。如有不歸順的，殺他一二，大家就害怕了。旗是吳有功起意要豎，旗上的字是吳允明寫的。

正月二十四日夜間，他們豎旗。二十五日，吳楨祥到族長吳發財家去借銅鑼，彼時吳行三也在那裏，因吳楨祥先前說了大話，他對族長說，吳楨祥做的事有滅門之禍，你不要借給他。小的兒子將鑼奪了來了。後阿喧趕來要鑼，隨把吳阿喧砍了一刀，他逃走了。又因吳行三要出首，小的兒子吳楨祥同吳有功將吳行三掣了來，要他歸順。吳行三不肯歸順，原是小同吳有功用壠刀逼嚇他，說你肯歸順，楨祥還要封你官職，將來大有好處，吳行三方肯歸順。因不放心，仍將他關在樓上，那知他從樓窗上跳出逃走，去出首了。後來吳學元去告訴鄉保俞養臣，差了他堂弟俞阿三來探聽，被吳有功知道，把俞阿三殺死。至於兒子封他們的官，小的原也站在傍邊，並不曾說什麼話。

再，豎的原是招兵旗，上面寫的字，小的原認不全。至楨祥身邊搜出的符書，原是吳允明從吳爾康處抄寫來的。吳爾康現在可以掣來對質。又起來三頂毡帽、一個網巾，是楨祥戴了網巾，上邊又帶着一頂毡帽的，吳有功與吳允明也各戴毡帽一頂，帽上各貼一明字。我與張本基、張本山頭上包一白布

手巾，亦俱貼一明字，原是有的。

及至二十七日官兵來拏小的們的時節，吳有功、吳楨祥們說，我們神拳自有佛法護衛，官兵拏不去的。原商量將門關閉，用大木頭頂住，又叫吳德章打鑼糾人，吳有功、吳楨祥、吳允明們持械上房。小的聽了吳允明的話，先放三眼鏡，原想驚退官兵。後因吳阿耀膽怯害怕，吳楨祥用水一鐘畫符，叫阿耀喫下去，他就不怕了。又念了咒語，給他兩把扇子，叫他跳舞。房上的人用石塊混打下去，故此打傷官兵數人。快手葉英由山後趕上樓去，楨祥用刀在樓牕前砍傷他偏左一處。後因官兵放鎗，將吳阿耀、張本基打倒，衆人一齊嚷說，神拳佛法都是假的，房上的人俱纔跑下來說，如今被官兵拏去，總是要死的了，不如先死了罷。吳有功們就將家屬一齊混砍，又自行戳死了。小的著急，也自抹脖昏倒在地。至於何人砍傷何人，小的昏倒，實不知詳細。那蔡子成是小的女婿，他來接女兒回去，也殺死在內了。總是小的父子山野無知，只道神拳、神書是真的，深信不疑，以至於此。實是該死，還有何辯處呢？

再，小的家中並無吳成楨名字，那旗上寫的吳成楨，就是小的兒子吳楨祥。因要想成事，他們改一成字。明興號是思想明朝的意思。至六水趙天兵扶黑四將的話，小的實在不知道是什麼緣故，都是那吳允明、吳有功寫的。總是小的們鄉愚，只信了這本書，道是認真有神道護衛，所以做了這不法的事。那知毫無應驗，如今懊悔也是遲了。

又供：上年七月裏，歐姐曾拾一塊方方的小圖書，並沒有字，是白色的，小的曾留在樓上。後吳有功知道，就說這是天賜玉印的話是有的。這小小的東西不知拋到何處去了。

逆犯吳阿耀供：

小的是鄞縣人，年二十八歲，是吳卜元無服族弟，先前原不歸依吳楨祥們的。今年正月內，小的到他家拜年去，見吳有功、吳楨祥們打拳，小的原學了幾日。他們說小的學的日子淺，且心不堅，並沒有封官，止給小的一把攏刀。二十七日早上，官兵去捉拏時，因小的害怕，原是吳楨祥念了咒語，吹入茶內，叫小的喫了，說就不害怕，官兵不能捕捉。又給小的兩把扇子，叫小的持扇跳舞，官兵不能近身的。不想官兵放鎗打著小的腿上，小的跌下房來，大家俱說，神拳佛法都不靈驗了，吳有功就把衆人亂砍，自己也就死了。小的並沒幫同拒捕。

再，二十六日，小的妻子見光景不好，原要逃走，吳有功不許走，故此順從他們的。小的並不曾同吳楨祥們念符書，那符書上說的是甚麼話，小的是不知道的。

逆犯張本基供：

小的是奉化縣人，在孔齊地方居住，離吳家山三十里。今年二十八歲，平日賣碗爲生。小的到吳家山來賣碗，就寓在吳卜元家。上年他們學習神拳，叫小的也學，小的是個經紀窮民，學拳白給飯喫，故此就學了幾日拳是實。小的不識字，故沒有念經。今年正月十五日，小的又到他家。吳楨祥說，我會降神，並有神兵相助，如今我已自稱爲萬里侯了。你如依我，就封你做大官。小的愚昧，就依允了。二十日，小的又到他家，吳楨祥說，我與有功商議，主意已定，要豎旗招兵，就封我爲明府上將，給與攏刀一把。那張本山是小的堂兄，原是小的約來的，吳楨祥封他前部先鋒。他頭上包著網巾，戴上毡帽。

吳允明、吳有功也戴白毡帽。他三個帽上俱貼一明字。吳德一同小的因無白毡帽，故用白布包頭，也貼一明字，無非要改歸明朝的意思。二十五日豎旗之後，吳有功說，凡會神拳的見了旗，自來歸附。後並無一人來，小的也就不信了。及官兵來拏，用鎗把小的打倒，越發懊悔，實是愚昧，上了他們的當，實在該死。

逆犯張本山供：

小的也是奉化縣人，今年三十五歲，平日作賣碗經紀。今年正月初間，張本基向小的說，吳家山地方吳有功那裏會打神拳，有去打的，不要錢還白給飯喫，小的一時愚昧，就隨到吳家去，學打了幾日回家來。到二十三日，又是張本基約小的同往吳家去，說他家不日就要插旗了。小的跟到他家，吳楨祥降下神來，就封我爲先鋒，給了我一把攏刀。餘與張本基供同。

逆犯吳成忠供：

小的是吳德一的兒子，今年十七歲。吳楨祥身邊搜來的符書，原是吳爾康家的，聽見說是爾康父親去傭工築城，是土裏刨出來的。

上年三月間，吳卜元說起籐溪嶺那裏石家打得好神拳，吳有功們纔往石廷揚家去學會神拳的。打神拳時，吳卜元家供設五公牌位，將香灰點在頭上，閉了眼繞走幾回，就打起拳來了。石廷揚住在籐溪嶺地方，離吳家山有二十來里。後又是吳有功說，吳爾康家有本符書，叫吳允明去抄了一本，有功日與楨祥等在樓上看，又打神拳。因聞官府查拏嚴緊，以後就只看書，不敢打拳了。後有吳卜元的女兒歐

姐，在樓梯下拾着方方沒字小圖書與吳卜元看，卜元說是玉印。次日吳有功聞知，說是神道所賜玉印，此時沒字，將來字明了時，便可成其大事。又都說，楨祥漢仗好，有福氣，又肯堅心學習，可以做得大事業。

到今年正月初六日拜年喫酒，聚在一處，又打起神拳來的。楨祥舞起來，因菩薩要打人，大家都磕頭。楨祥就混封小的父親吳德一爲提督，吳允明爲軍師，吳有功爲太爺，張本基是明府上將，張本山爲前部先鋒。正月念四日，吳有功又說，神道托夢，玉印已有字了，好豎旗成事。旗上的字是吳允明寫的。吳有功說，豎了旗，那會打神拳的自家都來歸附。二十五日豎過旗，吳有功們又在左近喊叫都來投他，若有官兵來拏，自有神將護衛，不能拏的。那知嚇得近邊鄰族害怕，都逃走了。及至官府來拏，吳有功到叫對門住的男婦吳兆美等四家到我家裏來，可以免禍。那知營兵放鎗，將吳阿耀、張本基二人打倒，吳有功等纔知符咒不靈，神道不能護衛，纔閉門將家屬亂砍，各尋死路的。小的也被吳有功戳傷的。保長的兄弟俞阿三，也是吳有功殺的。族長的兒子吳阿喧，因他父子不肯借鑼，又要出首，所以才被吳楨祥殺傷的。小的不曾同他們學打拳，也不曾同他們學過符書。

逆犯吳德章供：

小的是吳卜元無服的哥子，今年五十三歲。小的家裏窮苦，每日在外傭工，吳卜元家學打神拳，小的實無功夫去看，也沒有心思去學的。就是今年正月二十五日吳有功們豎旗之後，喊說不來歸附，就要殺死。小的夫妻害怕，纔被他們嚇逼進去的。及至進去，吳有功就不許出來了。到二十七日官兵來

擊，吳有功又喝令小的打鑼，不敢不依，小的實沒有拒傷兵役的。小的平日並不曾跟他們學符書，也不會打拳的。

逆犯吳國孝供：

小的是吳卜元的次子，今年十七歲。平日只知種田、做籬筐生理。哥子吳楨祥們學打神拳，小的也曾學過的。本年正月初頭，吳有功、吳允明同小的哥子楨祥，又在樓上念佛舞拳。二十四夜裏，有功又做旗兩面，豎在門口，不知寫的什麼字。又看見吳德章打鑼，吳楨祥擊鐵大刀，吳有功擊壠刀，吳阿耀擊棍子，父親擊銃，只稱我們要做大事，你們都要歸附，如有不依，就要殺了。小的不敢做聲。到二十六日，有地保兄弟來查，被吳有功知道，就趕去戳殺了。到二十七日官兵來擊，將吳阿耀們打倒，吳有功們纔知神道不能護衛，將家屬們亂砍的。別的事小的不知道。

犯屬吳懷保供：

小的今年十四歲，是吳允明的兒子，住在吳卜元家對門。他家是上年打起拳的。今年正月二十五，吳卜元家豎旗招兵，小的害怕，同母親避到他家，被官兵擊來的。別的事小的不知道。

吳阿貝供：

我今年十歲，是吳德一的兒子。吳有功殺人時節，我躲在床下。他把我娘殺死了，這話是哥子吳成忠告訴的。

吳奶花即名全受，係已死吳兆美之子，年甫六歲，無供。

吳嘉福年十六歲，係已死吳德裕之子，因受傷深重，語言不清，無供。

吳鄭氏供：

小婦人今年三十一歲。這兒子奶花卽全受，今年六歲。丈夫叫吳兆美，住在吳卜元對門。正月二十五門前嚷亂，小婦人害怕，帶兒子走到吳卜元家去。吳有功說家有神護，若出去就被官兵殺了。所以在吳卜元家被獲的。

吳史氏供：

小婦人今年五十五歲，是吳允明的妻子，住在吳卜元對門，與吳兆美同住。丈夫不會打神拳，看書是有的。小婦人是二十五日到吳卜元家去的。吳有功說，只許進不許出。小婦人同兒子懷保，二十七日在吳卜元家，用篾籠罩住，又用單被蓋上，所以不曾被殺的。吳爾康是小婦人叔公，聽見丈夫說，書是在他家抄來，在吳卜元家念的。小婦人是改嫁到吳允明家，一切不知底細。

吳錢氏供：

小婦人今年三十五歲，是吳德章的妻子，是住在吳卜元家對門的。丈夫平日傭工爲活，從不去學拳的。二十五日這天，吳有功他們豎起旗來招兵，叫小婦人到卜元家後，吳有功說只許進不許出。二十七日，小婦人在床下躲過不殺的。丈夫是被他逼勒打鑼，也是怕死之故。

吳楊氏供：

小婦人今年十九歲，丈夫叫吳阿耀。吳有功是小婦人親大伯。今年正月二十六日，小婦人夫妻兩

口，是吳有功叫到吳卜元家去的。二十七日官兵到了，只見丈夫喫了一杯茶，就亂舞起來了。小婦人是上年十月十三日成親的，從前丈夫學拳的事，是不得知的。

吳張氏供：

小的〔婦〕人今年十九歲，丈夫吳成忠今年十七歲，也是上年十月十三成親的。公公叫吳德一，是拜佛念經的。別的事小婦人不知道。

吳史氏供：

小女子今年十五歲，是吳懷保的養妻，舊歲接來，並未成親的。公公叫吳允明，他叫小女子到吳卜元家去。看見吳有功殺人，小女子害怕，躲在床下不殺的。

吳歐姐供：

我今年七歲，爹爹叫吳卜元。從前我在樓梯底下茅廁邊，拾着一個方方一塊小石頭，只得三指來長，一指寬，是白色又帶些黑的。我交與爹爹，供在樓上了。

吳撮來姐、吳領來姐同供：

小女子吳撮來姐今年十四歲，小女子吳領來姐今年十二歲，都是吳德一的女兒，與這吳卜元家同門居住。今年正月二十七，外邊官兵圍住，吳有功把我父母都殺死了，哥哥吳成忠也被有功傷的，都是哥哥告訴我二人的。

吳陳氏供：

小婦人今年三十五歲，住在吳家山，離吳卜元家有二里路。丈夫叫阿卿，在二十里外不記得地名傭工度日。吳卜元是丈夫無服族姪。二十五日，吳有功們豎起旗來，喊說殺人。小婦人害怕，跑到吳卜元家看，後遇官兵來拏，吳有功在內殺人，小婦人躲在後門邊，開門時要逃走被拏的。別的事小婦人一些不知道。

陳氏懷抱之子奶花，甫生五月，無供。

(軍機處錄副奏摺)

五 圖桑阿奏報奉委前赴鄞縣吳家山搜查情形摺

乾隆三十一年二月十七日

浙江按察使奴才圖桑阿跪奏，為奏聞事。

乾隆三十一年二月初二日，據寧波府知府瑪明阿稟報，鄞縣吳家山巖地方，居民吳有功等夥聚演拳拒捕，自戕多命，搜有符書、逆旗、帽網、刀棍等物一案到省。撫臣熊學鵬以吳有功等住居深山，親族無多，膽敢遽行悖逆，此內必另有設謀夥黨，亟宜確究。札委奴才圖桑阿會同寧紹台道陳夢說，前往該處搜勘根查。並令奴才將存藏邪書之吳爾康、教舞神拳之石廷揚二犯嚴行查緝。吳楨祥尚有石圖書，一併搜查。奴才即於初四日自省起程，星夜遄行，於初七日酉刻至吳家山巖地方。

查該處距寧波四十五里，距橫溪塘汛二十五里，俱係山巖，竹樹交雜，路徑甚狹。吳家山巖附近里

許地內，全係吳卜元一姓聚族而居，連吳卜元住房共五所，約計一百六十餘間。吳姓人民俱各逃躲。又吳家山畧之東、之北，尚有藤溪、嶺角、石家莊、葉公山、錢家山、俞家山、東畧、陳家畧、俞家塘畧等各村莊，居民約計共有五六百戶。距吳家山畧地方各十餘里、二十里不等，均隔崇山，並非吳姓。問據各處居民人等，僉稱各雖離吳家山畧十餘里、二十里內居住，緣山路險峻，行走費力，向與吳姓一族原不甚往來。其邪書從前得自何人，伊等如何起意行此悖逆之事，實不知情。至本年正月二十三日，始聞吳卜元家有插旗招兵之說，鄉保俞養臣即赴縣首告，官兵來拿，吳卜元等拒捕之時，伊等俱各幫同捉拿，實未與逆犯等同作此事。等情。奴才查看民情貼然，地方寧謐。

當至吳爾康家查看，吳爾康併伊家口俱已逃避，只剩有空房。細加查檢，搜出破舊邪書一本。當將吳爾康併伊家屬搜拿到案。問據吳爾康供：伊祖原遺有符書二本，一本新些，一本舊些。去年六月內，拿與吳德裕看，吳德裕拿去叫吳允明抄了一本。後吳允明叫吳天助將舊的還給了，新的尚存在吳天助家，並沒給還。等情。奴才隨將吳天助緝拿到案，由該犯衣服內搜出邪書一本。並將教拳之石廷揚暨案犯陸續供出之吳孔懷等二十五名口俱已搜拿到案。連邪書二本，派撥兵役差官，押送省城質訊。惟石圖書在吳卜元家，細行檢查，無從搜獲。

提臣黃正綱於十一日來吳家山畧查看情形，十二日回寧波。撫臣熊學鵬於十二日抵橫溪塘汛，帶同奴才又赴吳家山畧地方吳卜元等家，再行查搜，並將已死之吳楨祥等各身屍開棺，細加搜檢，均無石圖書併悖逆邪書。現在出示曉諭附近居民，有將此圖章併再有藏匿逆書首出者，即行重賞。

查首從各犯俱已拿獲，應卽審擬。奴才隨撫臣熊學鵬於十三日星馳起程，今於十六日到省。

查吳卜元等恃有邪書，膽敢豎旗招軍，謀爲不軌。且旗上大書悖逆不道之言，實盛世之所不容，人之所共恨。現隨同撫臣將各犯嚴刑究審，分別定擬，請旨速正典刑，以快人心而正風俗外。所有奴才奉委搜查緝獲逆犯、逆書各緣由，合行奏聞，伏祈皇上睿鑒。謹奏。

硃批：知道了。

六 熊學鵬奏覆吳卜元等演拳製旗各情節摺

乾隆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浙江巡撫臣熊學鵬跪奏，爲遵旨據實覆奏事。

竊臣奏報鄞縣吳家山逆犯吳卜元等製旗打拳、拒捕殺人一案，於乾隆三十一年二月十六日奉到硃批：知道了。速行審擬正法。至窮究羽黨，尤屬要緊，然亦不可拖累無辜。欽此。又承准大學士·公傅恒、大學士尹繼善字寄內開，乾隆三十一年二月初十日奉上諭：熊學鵬奏，查拏逆犯吳卜元等一摺，已於摺內批示矣。該犯等住居深山，膽敢聚匪製旗，書寫悖逆字句，及兵役往拏，復敢持械拒捕傷差，實屬法所難貸。自應嚴行窮究，以示懲儆。該犯演拳抗法，不過愍不畏死之徒；觀其符書，哀積成帙，似非若輩所能爲。必有略識文字之人，爲之主張蓄謀爲匪，諒非一朝一夕之事。其黨羽傳播，恐亦不

止此數人。該撫務悉心查究，盡絕根株，雖不可干累無辜，亦斷不可使逆黨漏網。閱旗內有李元霸之名，何以摺內並未言及？是否實有其人，抑係託名捏造？正當詳悉確查，使案情無稍遁飾，豈可竟置之不問？至吳行三首報之逆犯，係吳卜元爲首；摺內復有逆犯吳有功等之稱，此案究係何人爲首？亦未備細聲敘。其現獲各犯，又未將首從名姓分別臚列。種種情節，均未明晰。著傳諭熊學鵬，將已獲之犯速行審擬正法。如此外尚有應行查辦之處，務須詳加根究，毋得草率了事。並將摺內未經聲明各情節，逐一查明，據實具奏。欽此。

正在審擬具奏間，又於二月二十二日承准大學士·公傅恒、大學士尹繼善字寄內開，乾隆三十一年二月十六日奉上諭：熊學鵬奏，查拏逆犯吳卜元等一摺，所辦頗是。吳爾康傳播邪書，石廷揚教演打拳，實爲此案緊要人犯。現在既委圖桑阿就近查拏，二犯自可卽就弋獲。或該犯等預行聞風避匿，必須實力留心緝，毋任免脫遠颺。吳爾康係吳卜元同族，石廷揚又係其姐夫，一二犯踪跡，吳卜元知之必確，正可向其推問，自不致倖逃法網。至吳成忠所供符書乃土內創出之語，顯係爲吳爾康預存開脫地步，斷不可信以爲實。符書裒積成帙，必非鄉野愚民所能辦。其中必有略識文字之人，爲之主張。吳爾康拏獲到案，務須嚴究確情，逐一根究，以絕根株。此等狂悖奸民，實戾氣所稟，自絕生成，原屬不成事體；然既經干犯大逆，自當盡法嚴治，顯申刑典，以儆頑梗而靖人心。至附近居民聞逆犯拒捕之聲，陸續聚集，幫同兵役往拏，其爲平日守分良民可知。而此次之踴躍急公向義，尤可嘉尚。著該撫查明，與首報之人、被害之家，一體傳旨從優獎賞。所有地方文武員弁辦理此案，並非自行訪聞，毋庸送部引

見。但一聞首報之信，即督率兵役，親赴該處，將現在逆犯拏獲，尚屬黽勉。仍著查明請旨，交部議敘。其在事受傷兵役，亦著查明獎賞。可將此傳諭熊學鵬知之。欽此欽遵。各寄字到臣。

臣查該犯等僻處深山，膽敢書寫悖逆語句，打拳擊旗，及兵役往拏，復敢拒捕傷差，實爲覆載之所不容。臣於二月初九日馳往寧波搜查，所有吳爾康、石廷揚等已經拏獲。臣於二月十六日回至杭州，督同司道，將先後拏獲各犯，連日逐一推鞠質究。查該犯符書得自吳爾康家，已據吳爾康供認不諱。其吳爾康所藏符書來歷，據吳爾康堅供，係伊故伯吳進寶遺留二本，一本甚舊，一本稍新，係伊伯吳進寶手抄，吳進寶曾爲陰陽生。上年五月內，吳爾康因見吳德裕等演習神拳，供設五公牌位，該犯即以伊家存有五公經告知吳德裕，隨向其取去。其舊本當即交還吳爾康，其新本吳允明、吳有功各行抄寫，中間間有不同字句，係吳允明添造，現被搜獲。

臣思吳允明已經戕殺，誠恐各犯誘之已故之人，另有正兇藏匿。臣復細細推求，吳家山上下共有七十餘家，皆習耕種、做籬筐生理，并無讀書教學之人。惟吳允明、吳有功二人略知文義，吳允明又較稍勝於吳有功。該處亦並無有田數十畝之家，似無另有人爲之主張蓄謀爲逆。看來此書原本藏留日久，誠非一朝一夕而抄錄。間有不同字句，係吳允明添改。現在蓄謀爲逆者係吳允明、吳有功二人起意，似無疑義。

惟是臣在寧波時曾經曉諭，有藏匿符書者許其自首。及到省後，有地保俞養臣之子俞學正又呈出四本，訊係吳倫五在吳卜元家樓上搜出，交與俞學正之手。隨訊問吳卜元，據供：三本係吳德裕借吳爾

康家之書抄寫，同吳允明、吳有功、吳楨祥時常看的。其劉香寶卷一本，是吳允明從前在塘頭開米店時拏來，不知允明從何處得的。臣等細閱此書，其二本與前搜出之書相同，其一本劉香寶卷係村俚鼓詞之類，別無悖逆語句，亦無符咒。吳卜元既經供明，已無可再留該犯質証。現在提拏吳倫五至省，將此書四本再行訊究。

又神拳香灰，據吳卜元等供，得自石廷揚家。石廷揚暨石廷揚之子石顯達供，得自橫溪姜阿志家。再神拳所供奉者係五公牌位，符書內亦有五公字樣。其五公及所稱天台聖僧究係何時之人，並係何姓名，臣現一並提拏姜阿志到省，與石廷揚等質証根究。查寧紹台道陳夢說降調離任，糧道金溶辦理起運本年漕糧，已全出境，事務較簡，臣並飭令金溶飛往署理寧紹台道印務，督同該府縣官，密速細查符書、神拳香灰及五公聖僧切實來歷，並此外有無演習符書、神拳不法之人，上緊辦理，務淨根株。

至旗內所寫李元霸名姓，緣小說、戲文內唐時有好漢李元霸之語，前據首人吳行三供稱：吳楨祥曾向伊說，有天兵天將、李元霸、秦瓊都來幫助。等語。今奉諭旨，臣覆細鞫旗內書寫李元霸緣由，據吳卜元等供：旗上寫李元霸發字樣，是吳允明說李元霸乃戲上做的一員勇將，吳有功既有力量，又會打神拳，就是元霸轉世，復行發生之意，實在並無其人。等語。其為吳有功託名書寫狂悖，亦無疑義。

又諭旨內詢及：吳行三首報之逆犯係吳卜元為首，摺內復有逆犯吳有功等之稱，此案究係何人為首？欽此。查吳卜元乃吳楨祥之父，吳楨祥自稱為萬里侯，混封人官，是以吳行三首報吳卜元為首。至一切主張蓄謀，皆係吳有功、吳允明，是以又稱逆犯吳有功等。按吳卜元罪應凌遲處死，吳有功、吳

允明俱應戮屍梟示，厥罪惟均。其謀逆首犯，係已死之吳楨祥、吳有功、吳允明，及現獲之吳卜元。其從犯係已死之吳德裕、吳德一、吳兆美、蔡子成，及現獲之吳國孝、吳加福、張本基、張本山、吳阿耀、吳德章、吳成忠。此案首從謀逆各犯已經全獲。

查符書係得自吳爾康處，神拳香灰係得自石廷揚家，已各有根線可追。其現獲之吳卜元等謀逆情節，業俱審訊供認明確，且多受傷，無庸於光天化日之下，再留此悖逆重犯，久稽顯戮。臣謹於拜發奏摺日，即將首、從逆犯吳卜元等分別凌遲、斬決，戮屍梟示，並將吳爾康等及同演神拳各犯分別定擬具奏，候旨遵行。

至附近居民陸續聚集，幫同兵役往拏，誠如聖諭，踴躍急公，尤可嘉尚。臣謹欽遵諭旨，飭令署寧紹台道事·糧道金溶查明，與首報之人、被害之家一體從優獎賞。所有應行遵旨議敘之文武員弁，並應行獎賞之受傷兵役，亦行令該道隨同寧波提督黃正綱查明，到日分別辦理，容臣另行具奏。

除將此次逆犯等審擬治罪之處，並現犯各供詞恭繕清摺供單進呈御覽外，所有臣接奉兩次諭旨欽遵辦理緣由，理合據實覆奏。

硃批：已奏俱悉。

（官中硃批奏摺）

七 熊學鵬奏爲審明吳卜元等演拳豎旗情形分別定擬事摺

乾隆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浙江巡撫臣熊學鵬跪奏，爲審明逆犯治罪定擬具奏事。

竊照寧波府鄞縣吳家山逆犯吳卜元等製旗謀逆、拒捕殺人一案，經臣於該府縣初報獲犯解省，一面審究，一面派按察使圖桑阿往查，並續將審出各犯供詞及臣親往再行搜查之處，節次奏聞在案。查按察使圖桑阿會同原任寧紹台道陳夢說，於二月初七日先至吳家山，在於吳爾康家搜出邪書一本，又在吳天助衣包內搜出邪書一本。臣於十三日馳至吳家山，惟恐自戕之犯或有假脫，傳集附近居民，詳細開棺檢驗，委係兇屍。並將供出夥黨犯屬，逐細追求，陸續拘拏吳爾康、石廷揚等解省收審。於二月十六日，帶同圖桑阿至省審理。

該臣勘得吳家山離寧波府城七十餘里，僻處深山，路徑甚狹。其山上山下，均係吳姓一族，業習耕種，兼做籬筐生理，讀書識字者甚少。該村逆犯吳卜元與籐溪嶺居民石廷揚，係郎舅至親。乾隆三十年三月內，石廷揚之子石顯達，向橫溪姜阿志家取有香灰，與石阿忠習打神拳。每欲打拳，或將香灰點額，或將香灰用水調飲，口念咒語，卽能戲舞。嗣吳卜元聞知，曾向吳有功等說及。吳有功卽於是月，從石廷揚家取得香灰，演習神拳。旋在吳卜元家供設五公牌位，教令吳卜元之子吳楨祥，並卜元胞弟吳德裕，族弟吳允明、吳兆美、吳阿耀，並婿蔡子成演習。隨有奉化縣民、賣碗之張本基卽蔣本基到吳家山，

亦卽入夥，並續邀伊兄張本山卽蔣本山亦入夥中。

至五月內，吳爾康赴吳卜元家，見其子吳和尚同舞神拳，憶及伊故伯吳進寶遺下什物內，有五公經新舊二本，與所供五公牌位名號相符。因卽告知吳德裕，德裕取書給吳允明、吳有功抄寫。先將舊本交還爾康，新本照抄之後，令吳天助寄還。因吳天助係傭工之人，並不識字，隨手擲放家中，未及送交吳爾康。而吳有功等復教吳阿品、吳行元、吳天爵、吳阿喬、吳阿速、吳阿二、吳阿佛、吳招財跟隨戲舞神拳。七月間，因地方官嚴禁打拳，該犯等畏懼中止。吳有功、吳允明、吳楨祥等仍均潛匿樓中，閱看五公經，并將此經付與吳星河看視。星河曾經勸止，衆皆不允。

各犯中，惟吳允明、吳有功略知文義，吳允明又較稍勝於吳有功，吳允明並粗知相法。乾隆三十一年正月初，吳允明頓生狂悖之心，聲言吳楨祥心堅福大，能成大事。而吳有功又稍有能力，因見戲中李元霸係唐朝有功勇將，假言元霸托生，遂起招人歸順之意。恐人傳播洩漏，未敢預爲聲張。至正月十五日，吳楨祥自稱爲萬里侯，混授吳德一爲提督，吳允明爲軍師，吳有功爲太爺，張本基卽蔣本基爲明府上將，張本山卽蔣本山爲前部先鋒，俱係口授，並無散劄。又上年七月內，吳卜元之女歐姐曾拾小方圖書石一塊，吳有功指爲天賜玉印，將來現出字跡，卽成大事。本年正月二十四日，吳有功忽稱夜間得夢，圖書現出字來，應該豎旗招兵，遂製旗二面。

吳楨祥旋向族長吳發財借鑼，發財之子吳阿喧不允。時吳行三在旁，亦言楨祥作爲狂妄，不令借給，吳楨祥奪鑼而去。吳阿喧趕往取鑼，吳楨祥卽將阿喧砍傷，阿喧脫逃。又因吳行三欲行出首，吳有

功、吳楨祥將吳行三捉獲，用刀嚇逼歸順。行三不能脫身，佯爲順從，吳有功等疑其未必實心歸降，未肯釋放，將吳行三關閉樓中。

至二十五日天明，吳有功等將旗豎起。吳楨祥欲圖成事，旗上改名吳成楨，向村中喊稱，都來歸順，便得免災，如有不從，定行殺死。等語。村衆見其事關大逆，勢甚兇惡，各自驚惶奔逸。吳爾康、吳星河、吳天爵、吳天助，并首人吳學元之子吳聖如、吳聖金、吳阿佛、吳阿千、吳阿狗等，亦各率領妻兒婦女，先後逃避。其時惟吳允明之幼子吳懷保及吳鄭氏、吳史氏、吳陳氏等婦女聞喊，反躲入吳卜元宅內。吳行三乘間由樓窻跳出，先行赴縣出首。吳卜元之胞兄吳學元亦不肯從，同吳孝先逸出，告之地保俞養臣。養臣以事出意外，未敢遽信，囑令堂弟俞阿三往探虛實，被吳有功砍傷身死。俞養臣見堂弟是夜不歸，次日同吳學元等報縣。

該縣隨即選差往拏。差役到時，有相近之橫溪汛外委王本麟亦已聞信，帶兵到彼。知府瑪明阿、知縣張又泰會同城守營署守備徐希達，均趕至擒拏。吳有功、吳允明、吳楨祥聲言，有神護衛，官兵不能近身。將大門用大木頂住，吳卜元先放三眼銃，吳楨祥給吳阿耀吃水一鍾，並念咒語，給扇兩把，在院跳舞。復令吳德章打鑼助勢。吳有功、吳楨祥、吳允明、吳成忠、吳國孝、吳加福、張本基即蔣本基、張本山即蔣本山、蔡子成等一同持械上房，揭瓦混擲，致傷兵役。

時有附近居民聞有逆犯拒捕之事，陸續聚至百餘人，幫同兵役圍住逆犯住宅。該弁等用鎗打傷張本基即蔣本基大腿，並打傷吳阿耀腿面，滾跌下房。各犯始悟神拳無效，被擒必死，即持刀自相混砍致

死吳德裕之子吳嘉才、吳有功之妻吳錢氏、吳德一之女狗狗姐，搯死德一幼子成名，而吳有功棍傷吳允明身死，卽與吳德裕、吳兆美、吳德一、蔡子成、吳楨祥自戕身亡。吳卜元之妻吳陸氏自擗身死。蔡子成之妻蔡吳氏、吳德一之妻吳張氏，亦各自縊身死。其傷而未死當被拏獲者：吳卜元、張本基卽蔣本基、張本山卽蔣本山、吳阿耀、吳德章、吳國孝、吳加福、吳成忠。至吳懷保等數人，均各躲避，未被殺傷。臣等將各犯逐加研訊，供認前情不諱。

臣等復恐吳卜元等堅旗妄爲，除供出各犯之外，尚有餘黨隱匿不吐，及石廷揚家尚有給人香灰、傳授神拳，吳爾康家所存符書另行與人抄傳各情事，再三刑鞫。吳卜元等堅稱：實係本年正月內，吳允明、吳有功起意招人歸順，豎旗妄爲，推吳楨祥爲首，吳楨祥之父吳卜元乃係同謀。從前並未蓄意，實無多餘夥黨。旗上所說李元霸發字樣，訊據吳卜元等僉稱：李元霸、秦瓊係由戲上看來，乃唐朝勇將，因吳有功稍有膂力，指爲李元霸轉世，秦瓊暗助拳棒之意，並非實有其人，無從供指。至旗上所書六水趙保天兵扶黑四將等語，係已死吳允明所書，現犯俱不能供出原委。又吳爾康家藏匿邪書，據供：得於伊伯吳進寶之手，吳進寶已於乾隆十三年七月內病故，實不知伊伯從何處得來。且實止吳德裕攜往抄寫，此外並無給人傳抄。至新本與舊本語句間有不同之處，據稱吳姓族人識文義者甚少，惟吳允明粗通文墨，自係該犯添造。再三刑訊，矢口不移。臣等將書內文義令吳卜元、吳爾康等講解，實均不能解釋。至三眼銃係鄉民婚喪所用，銃眼細小，不能裝入鉛子。龍刀係山鄉砍柴并防備野獸之械。此外並無別項預備軍器。反覆推鞫，除吳允明、吳有功起意謀逆外，實無另有主張蓄謀，并同夥爲逆之人。各犯

所供如一，似無遁飾。

查律載：謀叛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斬，妻妾子女給付功臣之家爲奴，財產並入官，聘妻未成者俱不坐，父母祖孫兄弟不限籍之同異，皆流二千里安置。又例載：叛案内干連流犯，流徙烏拉地方。又造讖緯妖書妖言及傳用惑衆者，皆斬監候；若私有妖書隱匿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又師巫假降邪神符書咒水一應左道異端之術，煽惑人民，爲首者絞；爲從者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語。今吳允明抄有邪書，創爲悖逆；吳有功指麾一切，起意豎旗，招人歸順；吳楨祥喪心爲逆，自稱萬里侯，妄封人官，圖謀不軌；吳卜元係吳楨祥之父，楨祥混授官爵，乃該犯幫同招人，圖成大事，復敢拒敵官兵，戕殺多命；張本基卽蔣本基夥同謀逆，又轉糾張本山人夥，同授僞官。以上均屬罪大惡極，若照謀叛不分首從，與各犯一律駢斬，未足蔽辜。吳允明、吳楨祥、吳有功、吳卜元、張本基卽蔣本基，均照謀反大逆律，凌遲處死，傳首示衆。吳允明、吳楨祥、吳有功均已自戕身死，仍戮其屍以快人心。張本山卽蔣本山聽授僞爵；吳阿耀幫同拒敵官兵；吳德章在場鳴鑼，相濟爲惡；吳成忠、吳國孝、吳加福、吳德裕、吳德一、吳兆美、蔡子成均屬爲從幫同拒捕之人。俱應照謀反不分首從律，擬斬立決。張本山卽蔣本山、吳阿耀、吳德章、吳成忠、吳國孝、吳加福均傳首梟示。臣謹將各犯綁赴市曹，請出王命，將吳卜元、張本基卽蔣本基凌遲處死。將張本山卽蔣本山、吳阿耀、吳德章、吳成忠、吳國孝、吳加福立行斬決訖。其應凌遲先已自戕之吳允明、吳楨祥、吳有功，照例戮屍梟示。其應斬決先已自戕之吳德裕、吳德一、吳兆美、蔡子成，一併梟示。吳學元雖係吳卜元胞兄，但此案係伊赴地保首告，應與伊子均免其緣坐。

吳爾康藏匿邪書，雖係伊故伯吳進寶所遺，並非自行捏造，亦未入夥謀逆，但給與吳德裕轉交吳允明抄錄，以致吳允明等悖逆不法，情甚可惡。吳爾康不惟照有妖書隱匿不送官杖徒律未爲允協，卽比照造妖書妖言傳用惑衆律擬斬監候，亦未足蔽辜。應請旨立行斬決，以昭炯戒。吳天助雖不識字，但將吳德裕托帶邪書並不問明緣由，擲放家中，又當吳有功等豎旗之時，不行首報，吳星河曾經閱看邪書，既不力爲勸阻於前，及見豎旗爲逆，又不卽行舉首於後，且均係吳姓一族。均應照知謀叛而不首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從重改發烏魯木齊等處，給種地兵丁爲奴。臣等將此二人情節細核，吳星河曾經閱看，較之吳天助不識字者，似覺更重，又係吳卜元嫡堂兄，應請將吳星河加爲擬絞監候，秋後處決。

石廷揚家所藏香灰，據供係從姜阿志家取來，轉給吳有功帶往。石廷揚雖無演習符書，夥同謀逆情事，但吳有功所取香灰，係得自伊家，且係吳卜元嫡親姐夫。石廷揚應比照左道異端之術煽惑民人爲首律，擬絞監候。石顯達隨同舞拳，應照爲從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學習神拳之吳和尚、吳阿品、吳天爵、吳阿速、吳阿二、吳招財等，雖未隨同豎旗謀逆，但學習神拳，均屬不法之人，且係逆犯吳卜元一族，若僅照演弄拳棒例擬以枷杖，不足示懲。應從重俱發烏魯木齊等處，給種地兵丁爲奴。其吳天爵聞擊投首，照律減二等，杖九十，徒二年半。

再，現據保長之子俞學正又呈出符書四本，訊係吳倫五在吳卜元樓上搜出，交與俞學正之手。隨訊問吳卜元，據供：三本係吳德裕借吳爾康家的書抄寫，同吳允明、吳有功、吳楨祥時常閱看的。其劉香寶卷一本，係吳允明從前在塘頭開米店時拏來，不知從何處得的。臣等細閱此書，其三本與前搜出

之書相同，其一本劉香寶卷，係村儻鼓詞之類，別無悖逆語句，亦無符咒。吳卜元既經供明，已無可再留該犯質証，現在提拏吳倫五至省，將此符書四本再行訊明，另行定擬。

鄰佑吳習文、吳忠信再三研訊，雖稱吳卜元家二十五日豎旗，即被首告，伊等先不知情。但究未行出首，應照知謀叛而不首律，杖一百，流三千里。查亦係吳卜元一族，應從重改發烏魯木齊等處，給種地兵丁爲奴。蔣天忠聽從無服弟張本基即蔣本基，跟往學拳，因本基言及吳卜元有豎旗之舉，天忠雖即於中途逃回，但究不應跟往學拳。應與僅往看打拳之吳阿偉，均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再枷號一個月。地保俞養臣已經首報，應予免議。

再，未獲人犯，有俞學正供出給書四本之吳倫五，並石廷揚、石顯達供出給香灰之姜阿志，吳和尚供出打拳之吳行元、吳阿喬，又石廷揚供出同打拳之石阿忠。均飛飭嚴緝，獲日另結。三眼鏡、攏刀貯庫。書共七本，一并封固進呈。所有首從逆犯一切財產，查封入官。其各逆犯緣坐家屬，查明照律治罪。

再，吳卜元之女歐姐所拾小方圖書，據吳卜元供，不知拋在何處，現在搜查未獲。應並飭地方官再行逐細查明，出結詳報。至奉旨從優獎賞幫同兵役往拏之附近居民，與首報之人及被害之家，現飭署寧紹台道事。糧道金溶前往寧波，督同該府縣詳細查明。並將應行議敘之文武員弁，應行獎賞之受傷兵役，隨同提督黃正綱查明，遵旨分別定議，容臣另行具奏。其失察藏匿邪書之各地方官職名，照例詳查參處。

臣謹將各犯先後供詞全行抄錄，繕寫清單，並分別定擬辦理緣由，恭摺具奏，伏乞皇上睿鑒，勅下法司核覆施行。

再，臣緣此係辦結逆案重犯，是以仍用排單由驛遞奏。嗣後此案內尚有應行查辦具奏事宜，臣謹專差賚奏，毋庸由驛馳遞。合併聲明。謹奏。

硃批：三法司核擬具奏。

(官中硃批奏摺)

八 熊學鵬奏爲續獲鄞縣神拳案犯定擬暨獎賞出力兵民事摺

乾隆三十一年四月初四日

浙江巡撫臣熊學鵬跪奏，爲審明具奏事。

竊照寧波府鄞縣逆犯吳卜元等製旗謀逆一案，業經臣將逆犯吳卜元、張本基卽蔣本基凌遲處死。

張本山卽蔣本山、吳阿耀、吳德章、吳成忠、吳國孝、吳加福，均行斬決，各傳首示衆。其應凌遲先已自戕之吳允明、吳楨祥、吳有功，照例戮屍梟示。其應斬決先已自戕之吳德裕、吳德一、吳兆美、蔡子成，一并梟示。其餘案內有名人犯，均按照律例分別定擬。并聲明石顯達供出傳給香灰之姜阿志、學習神拳之石阿忠、隱瞞邪書不行呈繳之吳倫五及各犯家屬，有應行緣坐者，均俟查明審擬另結。等因。具奏在案。茲據鄞縣知縣張又泰陸續拏獲姜阿志、吳倫五、吳阿俊、石阿忠等批解前來。

臣當卽督同司道陸續提犯，逐一研審。緣吳倫五係吳卜元總麻服姪，向充鄞縣戶書。嗣因離縣寫遠，往來不便，遷居城內。旋即告退，幫人抄寫文移。乾隆三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各員弁選撥兵役往擒逆犯，帶同倫五指認拘拏之後。二十八日，吳倫五在吳卜元樓上查獲邪書二本，及劉香寶卷一本，惟恐事有拖累，暗交地保俞養臣之子俞學正收藏，囑令俞學正，設或官追嚴緊，再行呈繳，否則將來銷燬滅跡。維時俞養臣隨同各犯到省，並不知情。嗣俞養臣因臣等追究邪書嚴緊，寄信伊子俞學正，如查有邪書，卽行呈首。俞學正見勢難掩飾，捏稱拾獲，赴縣呈繳。今審出實情，乃係吳倫五付給。

又石顯達前供，香灰得自姜阿志之手。茲提訊姜阿志供稱：石顯達原欠伊米錢五百餘文，上年八月內，向索無還，曾將石顯達挑柴一擔以抵欠項，致相爭鬧。平日並未學打神拳，亦無香灰傳給石顯達之事。質之石顯達，供認挾嫌誣扳是實。臣等見石顯達供詞狡猾，而打神拳所用之香灰，必須根究實在來歷，方可定案。隨於案內現禁在省之各犯中，再行逐名細細問訊。迨問至原首人吳行三，據供：曾聽吳有功言及，香灰係由尚任地方居住之任小五壽，在天台龍王堂得來，轉給陸揚名之子陸阿祥，供於行市廟內，被石顯達偷取到家。吳有功又從石顯達處要去。等語。復提訊石顯達，始據供明，伊之香灰實從行市廟竊得。并稱上年原見有陸阿祥等在行市廟打拳，供有香灰，因而往竊。等語。隨經飭行原署寧紹台道事。糧道金溶就近查拏去後。隨據該道等拏獲任小五壽，並陸揚名之子陸阿祥卽陸聖玉，並行市廟廟祝盧奶花解省。

臣當卽提集各犯。訊據任小五壽供稱：上年往天台生理，從寧海縣經過，聽聞本處有人傳言，玩耍

神拳要用天台龍王廟內香灰，并要供著天台名山拳師牌位。及到天台，即在龍王廟內取得一包香灰回來，供於鄞縣尚任地方栢君廟，同任阿福、任阿芬用灰抹額，打過神拳。等語。有陸阿祥往山砍柴，從栢君廟經過，見任小五壽等在廟舞拳，向任阿芬分給香灰一包回家，路過橫溪行市廟，就將香灰交與廟祝盧奶花收藏。陸阿祥隨與盧奶花二人舞拳，當被石顯達覷見。過了兩日，石顯達復至廟中，因盧奶花外出，順便偷取香灰回家，轉交吳有功。等情。嚴訊至再，矢口不移，似無遁飾。

臣等檢查舊案，鄞縣上年春月，曾有已故之任阿福，由台州府屬之寧海縣得取香灰回家，供設天台名山拳師紙牌神位，陳以香燭，用灰抹額，作揖通誠，旋走數轉，即能舞拳。有任阿芬、陸阿祥等共相戲舞，名爲舞仙童。經鄞縣知縣張又泰查拏詳究，並無符書咒語，亦無別項邪術誑騙情事。雖係戲舞，但屬不經，將各犯分別擬以枷責，發落在案。續又據天台、寧海二縣會詳，查有陳亨載等戲舞仙童，亦由天台龍王廟內取用香灰，並無符書咒語，及別項邪術，不過偶爲戲舞，將各犯分別擬以杖枷。并查得龍王廟即北山古廟，乃係空廟，無人住持，不便留爲匪類聚集之所，當將其廟拆燬亦在案。是香灰之來歷得自天台，已無疑義。

臣等細查舞仙童，舊有此戲例，無應禁明條。而游蕩好事之徒，將天台龍王廟香灰藉端附會，演爲神拳，並非另有邪術。迨傳至吳爾康得見，即將其家所藏符書牽湊，張大其說，以致吳卜元等肆爲悖逆。其實吳爾康家所藏符書，與舞仙童實係兩事。其所謂五公神位者，聞說前代天台曾有五僧，以舞拳爲事，奸徒遂稱爲舞拳祖師，亦不能指出確切姓名。其實天台並無另有廟宇也。

臣於吳卜元逆案發覺時，即密諭該管道府各自查訪，一面密遣臣標備弁兵丁，分頭易服跣緝。節據申稟，並據布政使永德於往勘城工之便查覆，近日寧波、天台一帶，已無演習符書神拳之人，地方安靜。臣思越人信鬼，此案係由演習神拳而起，雖現在畏法禁止，難保各屬內別無游手好閒之人，私相傳習，即未必如逆犯吳卜元等之所爲，而惡風留播，日久潛滋，難免生事。臣將此案現在嚴行治罪之處，一面出示痛切曉諭禁止，一面檄飭各地方官，於所轄境內設法密查，如有學習神拳匪徒，即行嚴拏究治，俾愚民知所畏懼，以冀惡風盡戢。再曉諭各屬民人，勒限三月內，將家藏一應不經符書，毋論戲術與否，各自呈首免罪。如有藏匿不繳者，從重治罪。

惟是舞拳舊案內有陸阿祥之名，並未供有任小五壽、盧奶花名目。今據任小五壽、盧奶花已各供認不諱，乃係前此漏網。再，石廷揚、石顯達供出同打神拳之石阿忠，訊據供稱：上年三月內，曾見石顯達打過一次，並未學過神拳；張紹本即姜兆本亦未學拳，均係石顯達誣扳。等語。質之石顯達，亦供認隨口混報，並無指據。以上各犯，均經再三嚴究，各供僉同，似無遁飾。

臣等將各犯情罪細加確核。查吳倫五既在吳卜元樓上搜有符書，自應即時呈繳，乃反交與俞學正收藏，雖訊無抄寫及別項情弊，乃係因俞學正一同看見搜有符書，不能即時銷燬，欲卸罪於俞學正一人，情殊可惡，且係吳卜元有服族姪，若僅照藏匿妖書不送官律擬以杖徒，未足蔽辜。應照閱看邪書不行舉首之吳星河例，從重加爲擬絞監候，秋後處決。俞學正聽從吳倫五代爲收存，及至追求緊急，始行呈繳，又不據實稟明，殊屬不合。但既經呈首，若照吳倫五一律治罪，恐有符書之家畏罪不繳。應請枷號

一個月，滿日杖一百，折責發落。

任小五壽在天台取回香灰，輾轉傳授。該犯雖與吳卜元等謀逆之處並不知情，亦非吳姓親族，但傳與吳有功香灰之石廷揚，已經問擬絞候，今審明石家香灰乃得自任小五壽處，任小五壽即未便僅照上年舞拳各犯例擬以枷責，應照石廷揚罪減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盧奶花同習神拳，應照舞拳各犯枷號一個月，滿日杖一百，折責發落。石顯達前已問擬杖一百，流三千里，今審誣叛姜阿志等，其罪較輕，從一科斷，應仍歸前案完結。任阿福已經身故，免其置議。任阿芬、陸阿祥已經前擬枷責發落，免其重科。石阿忠並非吳卜元等親族，亦未同打神拳，但既經往看，不便免議，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折責三十板。同學神拳之吳阿喬尚未拏獲，今先獲伊父吳阿俊，雖據供稱，伊子吳阿喬並未打拳，但係一面之詞，殊難憑信。仍應與同打神拳之吳行元飭緝，獲日另結報部。石顯達誣叛之姜阿志等，訊屬無干，均應省釋。

再，逆犯家屬例應緣坐。查律載：凡謀叛妻妾子女，給付功臣之家爲奴，財產並入官，女許嫁已定、子孫過房與人、聘妻未成者俱不坐，父母祖孫兄弟不限籍之同異，皆流二千里安置。又例載：叛案內干連流犯，流徙烏喇地方。各等語。今查吳卜元應行緣坐家屬，除該犯祖父吳貞章、祖母吳王氏、父吳世道業經身死，胞兄吳學元自首免罪，胞弟吳德一、妻吳陸氏、長子吳楨祥均各自戕身死，次子吳國孝已經正法，并吳楨祥未成婚養妻陳氏先經戕傷，於解省後因傷身死外，所有吳卜元之母吳任氏、女歐姐二口，吳任氏應流二千里，改徙烏喇地方。吳歐姐給付功臣之家爲奴。逆犯吳德一係吳卜元胞弟，除該

犯之祖父母、父母及兄與吳卜元相同外，該犯之妻吳張氏自戕身死，長子吳成忠已經正法，三子吳成名、三女吳狗狗姐均各被戕身死，尚有次子吳阿貝及長媳吳張氏、長女吳撮來姐、次女吳領來姐四名口，應給付功臣之家爲奴。逆犯吳德裕係吳卜元堂兄，除該犯之祖父母與吳卜元相同外，該犯之父吳世學、母吳陸氏、長兄吳舜友、妻吳俞氏業經身故，次兄吳星河已於逆案內問擬絞罪，長子吳加福業經正法，次子吳加才自戕身死。此外並無應行緣坐之人，應毋庸議。逆犯吳有功之祖父吳又八、祖母吳葉氏、父吳國泰、母吳俞氏業經身故，次兄吳阿品已於逆案內擬發烏魯木齊，弟吳阿耀業經正法，妻吳錢氏、幼女一口均自戕身死，尚有伊兄吳在方、吳阿偉即吳阿惠二名。查吳阿偉於逆案內因看打神拳，擬以枷杖，今查係應行緣坐之犯，應與伊兄吳在方各流二千里，亦改遣烏喇地方。查吳在方雖係聞擊投首，但係緣坐之犯，未便准其減等。逆犯吳阿耀係吳有功胞弟，除該犯之祖父母、父母、兄與吳有功相同外，尚有妻吳楊氏一口，應給付功臣之家爲奴。逆犯吳允明之祖父吳又五、祖母吳張氏、父吳漢河、母吳陸氏業經身故。次弟吳興隆即吳允茂係出繼胞叔吳士望爲嗣，現據縣府查明取結詳送，應免緣坐。尚有胞弟吳成先、妻吳史氏、長子吳阿卯、次子吳懷德、三子吳懷保即吳懷寶等五名口。查吳成先應流二千里，改遣烏喇地方。吳史氏、吳阿卯、吳懷德、吳懷保均給付功臣之家爲奴。長媳吳葉氏、孫女吳復姐，并吳懷保未成婚養妻史氏，均應免其緣坐。逆犯吳兆美之祖父吳又七、祖母吳吳氏、父吳世厚、母吳葉氏業經身故，兄吳德章已經正法，尚有妻吳鄭氏、子吳奶花即吳全受，均應給付功臣之家爲奴。逆犯吳德章係吳兆美胞兄，除該犯之祖父母、父母與吳兆美相同外，尚有妻吳錢氏一口，應給付功

臣之家爲奴。逆犯張本基卽蔣本基之祖父蔣觀生、祖母蔣葉氏業經身故，尚有伊父蔣三從、母蔣凌氏、兄蔣天貴、弟蔣本兆卽蔣天才、妻蔣李氏、女蔣李姐六名口。查蔣三從、蔣凌氏、蔣天貴、蔣本兆卽蔣天才應各流二千里，改遣烏喇地方。蔣李氏、蔣李姐應給付功臣之家爲奴。逆犯張本山卽蔣本山之祖父蔣在老、祖母蔣胡氏、父蔣漢英、母蔣鄭氏業經身故，尚有胞弟蔣良善一名，雖係殘疾，但係緣坐之犯，未便准其收贖，應流二千里，改遣烏喇地方。

再，逆犯蔡子成同妻蔡吳氏均已自戕身死，現據鄞縣詳覆，並無應行緣坐家屬，取有印結呈送。吳孝先卽吳阿瑞隨同吳學元首報，情有可原，應與伊弟吳阿捷、吳阿銀免其緣坐。但係吳卜元總麻服姪，不必賞給銀兩。吳卜元之女歐姐所拾小方圖書搜查未獲，現飭地方官逐細查明，出結詳報。

再，臣遵旨查辦吳家山獎賞各事宜，與司道等細核情形。查逆犯吳卜元住宅不過兩重，並無高牆大屋。其實在拒捕逆犯，僅止一十餘人，亦並非大衆巨敵。且既無軍火，又無弓矢。其時外委王本麟同兵役等數十餘人，如果人各鼓勇爭先，努力前進，何難即時擒獲。乃見汛兵許國佐、縣役葉英二人首先身受重傷，卽遷延觀望，直待附近居民聚集衆多，汛兵張國佐始發鎗，打傷張本基卽蔣本基、吳阿耀二人。又直待各逆犯下屋自相戕殺，始將吳卜元之門打開，擒拏未死各犯。此內惟兵丁許國佐、縣役葉英，係首先奮勇受重傷之人，理應遵旨從優獎賞。謹將許國佐、葉英每名各賞銀五兩。其餘被傷者，俱係浮傷，甚微甚輕，旋卽全愈。按其懼怯情狀，若使犯未全獲，尚有應得罪名；今查逆犯俱已全獲，止應免其治罪，毋庸再議獎賞。

至知府瑪明阿、知縣張又泰、署守備徐希達，雖於汛兵張國佐放鎗時親身趕到該處，督同拏獲逆犯，但既失察藏匿邪書於前，此案又非自行訪聞，今查逆犯俱已全獲，核其功過僅可相抵。止應免其失察之罪，似毋庸交部議敘。其吳爾康家藏匿邪書，年月已久，應請自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三日恩赦以後，查明各道府縣失察職名，另行題參。

又先行首報之吳行三，應賞銀十兩。吳學元係吳卜元胞兄，已免其緣坐之罪，給還家產；又往拏之地保俞養臣，乃係伊分內應辦之事，均毋庸給賞。再，往探虛實被砍身死之俞阿三，情堪憫惻，應賞給伊家屬銀二十兩。前往奪羅致被砍傷之吳阿喧，應賞銀八兩。幫同拏犯之居民俞聖甫等一百一十九名，每名應各賞銀一兩。通共應賞銀一百六十七兩。查逆犯吳卜元等各家產，共變價銀二百八十兩零，律應入官，即於此項銀內動用賞給，餘剩入官。業經布政使永德在吳家山傳旨曉諭，親行散給，另行造冊報部。

除緣坐家屬吳懷保、吳阿貝、吳奶花即吳全受、吳鄭氏、吳史氏、吳錢氏、吳楊氏、吳張氏、吳歐姐、吳撮來姐、吳領來姐等，前經錄供進呈，并吳卜元之母吳任氏年八十二歲，因老病留禁鄞縣監獄，未經解省取供外。臣謹將此次查審各犯供詞恭繕清單，進呈御覽，伏乞皇上睿鑒，勅下法司核覆施行。謹奏。

硃批：該部議奏。

九 徐績奏覆王倫起事緣由及剿捕情形摺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二日

山東巡撫臣徐績跪奏，爲覆奏事。

九月初七日，臣欽奉上諭，飭臣將壽張縣奸民從重辦理，要犯一面正法，一面奏聞。其堂邑縣張四孤莊拏獲人犯，不應解赴堂邑收審，卽令國泰到彼審明正法。其餘應問罪者解省監禁，並應查拏各犯家屬，分別緣坐。等因。臣因統兵接戰，未及覆奏。復於九月初九日欽奉上諭，以壽張、堂邑俱係八月二十八日夜舉事，其中必有爲首之人。實在情形若何，守城文武各員能否拒擊抵禦，居民房屋人（口）有無燒掠殺傷，百姓有無驚惶逃竄，倉庫監獄有無開劫，城池果否佔踞，究係因何而起，壽張兵丁闖達源因何不向細詰？目今糧艘勿使阻礙，曉諭各幫，不得於壽張一帶添覓水手。奸民聚衆，係內地通衢，不可不迅卽辦妥，毋致蔓延。飭臣照指詢緣由，明晰覆奏。臣跪讀之下，仰見我皇上智周慮遠，指示機宜，歷歷如見。

伏查此案情形，臣已會同姚立德等三次具奏。其起事緣由，據所獲各犯李進福等供，此案實由壽張縣黨家店人王倫爲首，倡立白蓮教名色，傳授咒語運氣，起意聚衆謀反，要從堂邑、臨清往直隸一帶擾亂。壽張縣知縣沈齊義，聞風欲設計查拏，洩漏消息，該犯等恐事發總屬一死，隨四處糾約，於八月

〔硃批〕：洩信者何人，作何處置？

二十八日即行舉事。其糾約不從者，即將該莊殺害放火。如堂邑之王聖如，原屬一起人犯，八月二十八日先破壽張，九月初二日即搶陽穀，初四日復搶堂邑，破城之後，劫庫放囚，焚燒軍器，未動倉廩，并向民間索取車馬。逆賊聲言，攻城止殺官劫庫，不殺百姓，煽惑人心。壽張、陽穀、堂邑、臨清一帶，各處村莊皆有逆黨，數日之內，聚集已衆，現有二千餘人，屯聚臨清境內，尚未剿滅。臣於初七日領兵交戰，親見其領頭入陣之人，兩手持刀，故挫其腿，疾走如飛，宛如獼猴。其餘亦愍不畏死，不避鎗礮。臣意逆賊中，必有百十精於拳棒之人，當先率衆。其所用係短柄鎗、順刀、撲刀等械。連攻三城，俱棄置不顧。然壽張、陽穀、堂邑三處城垣，或低矮殘損，或修理未完，是以逆匪攻而不守，其意似欲得一堅固城池，將所帶家屬安頓，留其夥黨防守，是以連日明攻臨清，窺擾東昌。現今逆犯雖在臨河，而於回空糧船，尚不騷擾。臣與姚立德已遵旨申飭沿河文武，曉諭各幫，不得於臨清、堂邑一帶添覓水手、繚夫，致令逆匪潛逃。

至堂邑張四孤莊拏獲犯人十九名，臣未至東昌時，已委署東昌府將十九犯提至東昌府城，其女犯二名尚存堂邑。至初四日賊攻堂邑，已開監門，將監內別案罪犯及女犯二名，一并縱放。現將堂邑十九犯及兗鎮所拏之十六犯，千總孟大勇所拏之九犯，臣所拏之二十七犯，一并令國泰審訊，已將要犯俱割斷脚筋，一經審明，遵旨立即正法。藩司國泰，可以不必再赴堂邑。

至賊人所過之處，百姓間有驚逃。現在壽張、陽穀、堂邑城內，並無餘賊，印信俱未失去。已據兗州府知府福森布等率同印署各官，整頓衙門，慰撫百姓，毋致失所。王倫等要犯家屬，俱已車載隨行。

臣現委官刨挖王倫等祖父墳墓，毀散骨殖，以速惡逆之死。鎮臣惟一現在臨清，因賊勢猖獗，未便輕於一擊。且青州、登州及滿營官兵早晚即到，一俟兵齊，臣約定鎮臣惟一，定期南北夾攻，殲戮惡逆，奮不

〔硃批〕：勉力爲之，若覺兵力不足，莫若且待舒赫德到。

顧身，自恨一死不足以贖臣罪。現仍率兵邀巡，使賊匪知南來兵勢，不敢攻取臨清，兼保東昌府城。俟有成功，臣卽飛奏，以慰聖懷。此等重大之事，臣若絲毫欺隱，則臣罪益重。

謹遵旨敘明大概情由，繕摺覆奏，伏祈聖鑒。謹奏。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二日奉硃批：已有旨了。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一〇 國泰奏覆審明恩縣李萃等義合拳教一案定擬摺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四日

山東布政使奴才國泰跪奏，爲審擬恩縣邪教一案，遵旨具奏事。

竊奴才於十月初一日承准大學士于敏中傳奉諭旨：命就案內各犯嚴行鞫訊，仍將如何查審情形先行覆奏。欽此。奴才前在恩縣審辦，并自恩縣馳回德州，連日訊得情節，當經據實具奏。

伏查奴才前據德州訪獲張儂，審係奉行邪教之人，並究出許文明、孔繼顏、李萃各犯。李萃曾從臨清人李浩然爲師，傳受白蓮教，改名義合拳。卽與同縣人郭景順招徒傳教，誦呪習拳。自乾隆三十四、

五年至今，孔傳新、潘二、褚文等各犯先後人教，均係邪黨。奴才復究詰李浩然邪教又得自何人？僉供：咒內所稱莘縣任上手、冠縣蕭上手，即是傳授李浩然之人。任上手是任二，蕭上手叫蕭秉誠。此恩縣邪教傳播之根源也。許文明、孔繼顏、張佛、潘二、李智等各犯，反復窮究，止認學拳誦咒，並無接應賊匪之事。質之褚文、李照，供亦相符。惟李萃、郭景順二犯，實爲恩縣邪教之首，前因踪跡可疑，該縣聞風拏獲，卽因刑夾斃命，未及訊取確供。奴才以該犯必有通同賊匪之事，復向褚文、李照疊次嚴鞫。旋據褚文供出，八月二十五日，同李萃等十五人到過臨清。等語。

伏查褚文所供十五人中，有張冠先一犯，已經東昌拏獲正法。史章、王六、王可珍、池大成等四人，亦係東昌拏獲審明釋放之犯。是褚文所供各犯，雖現在拘拏張輔賢等到案，訊有挾嫌誣捏之人，然就張冠先等察核情形，其同往臨清之事，已屬有據。李萃、郭景順不特爲邪教之魁，且實有接應之舉，此案內之重大情節也。

至於綾軸，查係李萃捐監之時，鄉人等爲之製軸賀喜，現有孔毓太、李天德等自行投首到案。奴才親加詢問，均屬愿樸鄉民，并喚寫軸生員霍玉貴到案查訊，供係抄錄舊詩，隨據呈出刻本，查對無異。誠如聖明所諭：並非案內緊要關鍵，可毋庸深究，以免節外株連。

查律載：謀反大逆但共謀者，不分首從已未行，皆凌遲處死，親屬緣坐，財產入官。又律載：凡稱白蓮社等會煽惑愚民者，爲首者絞監候，爲從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又例載：一應左道惑衆之術，爲從者俱發黑龍江寧古塔等處爲奴。等語。奴才審得李萃、郭景順傳教招徒，知情助逆，悖逆已極。除邪

教爲首輕罪不議外，應照大逆爲從、不分已未行律，凌遲處死。該犯等業經監斃，未正顯戮，仍應請旨斷棺剝屍梟示，以彰國法。並嚴查李萃、郭景順應行緣坐之人，另行按律定擬，並查明財產，照追入官。褚文初不知情，及行至中途，李浩然告以助逆立功，仍行同赴堂邑，情罪可惡。應請問擬斬決，即行正法。至臨清人犯李浩然、陳合璧二名，是否現有其人，抑或從賊就戮，業經奴才密稟撫臣就近查辦，并一面飛飭莘縣、冠縣，嚴拏任二、蕭秉誠務獲嚴審，以絕根株。至邪教爲從之犯，除孔傳新已於三十八年病故、李照到案取供後身故外，其張儂、許文明、孔繼顏、潘二、李智等隨從人教學拳誦咒，訊無接應賊匪及同往臨清之事，若照邪教爲從例，罪止發往黑龍江等處爲奴，但係李萃邪黨，未便少爲姑息，應從重問擬絞決。

奴才凜遵諭旨，將張儂等五犯委員嚴押解京，聽候刑部質訊核擬，以成信讞。其餘訊無人教實據及因事被誣之郭四、崔海等，均予省釋。至東昌釋回之池大成等四犯，均於東昌拏獲之日挑斷腿筋，已成殘廢。業經奴才及河、撫二臣審無助逆情事，給與勸諭告示，釋放歸農。現惟池大成匍匐歸家。奴才伏思前奉皇上恩諭，從賊自拔之人咸與自新。今池大成一犯，可否從寬免死，王六、王可珍、史章三犯并免查拏，以昭恩信，伏候聖裁。至張輔賢、張二即張魁龍，俱屬褚文供係同逃之犯，現已拘拏到案，嚴訊實係褚文挾嫌妄扳。但事關逆黨，未便輕縱，應請暫行羈押，候拏獲案內有名之左榮宗、史玉、張國元、褚致遠等犯到案，另行嚴審定擬。

奴才伏思逆賊盡殲，民情甫定，所有現獲人犯，似宜迅速辦理，應解京者即日起解，應省釋者即令

歸農，以免疎虞以安良善。用是不揣冒昧，謹卽按律定擬具奏。

除褚文供詞先已錄呈外，茲將案內現犯各供，并分別起解、羈押、釋放及未獲各犯姓名開列清單，恭呈御覽，伏祈皇上聖鑒，訓示遵行。

再，奴才遵奉諭旨，將緊要人犯解京，不及詳請撫臣核明咨部。合并陳明。謹奏。
硃批：軍機大臣會同該部核擬速奏。

(宮中硃批奏摺)

一一 舒赫德等奏報拏獲入教之張在立並習拳之司貞等定擬摺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四日

臣舒赫德、臣阿思哈、臣楊景素謹奏，爲審擬具奏事。

竊照九月二十七日，臨清州武生焦人傑等，於直隸清河縣蘇家莊地方，拏獲逸賊一名張在立，押送行營。並據呈稱：張在立曾到武生家搶劫，又在高家灣見過張在立頭裹紅巾，手擎着刀。二十六日在蘇家莊拏獲的。武生查問張在立的同黨，他就說了這些人名字。另單送閱。等情。臣等卽將張在立飭發臨清州收禁，並將單內有名字人犯司貞等二十五人，檄委原任臨清州知州王溥、參將王普等按名逐一拘拏。隨經陸續查緝，全數送案。復委布政使國泰等隔別研訊，錄供稟報前來。

臣等親提張在立等二十六犯，覆加嚴審。據張在立供：小的臨清州楊家樓人，今年二十八歲。九

月初九日被賊裹去，賊營裡有個先鋒劉四，叫小的跟着他，給了一塊紅紬，就跟到焦人傑家搶過物件。初九日，劉四叫小的搬家眷。十一日，小的在家裡拏了一把刀，從高家灣將家眷送到蘇家莊住下，不曾再回臨清。焦人傑問小的從賊的人，小的說不出來，就把平日曉得會使拳棒的司貞等說了二十五個人，其實他們並不曾從賊。那劉四已在睢家樓被官兵殺了。等語。又訊據司貞、司圖、王有禮、徐先、王興、姜元哲、方孝民、方欽、方瑞、王金、楊治、梁大任、梁大用、梁振九、王五、胡秉正、李有祥、李三即李成業、張登禮、張亮即張連、孟智、孟義、孟仁、畢文學、畢大志等同供：小的們都是臨清州人，平日學習拳棒，也有祖父教的，也有莊隣傳授的。並不曾人什麼教，也不曉得義合拳名色。小的們都從家裡拏來的，並不曾從賊。等語。嚴加刑訊，矢口如一，似無遁情。

臣等查張在立順從賊營先鋒劉四，裹頭持刀，隨同搶劫，從逆已屬顯然。雖經畏罪潛逸，亦應明正典刑。所有張在立一犯，應請旨即行正法。至司貞等二十五名，雖據堅供並無人教從賊及學義合拳情事，但祖父、莊隣輒以拳棒轉相教習，決非安靜良民。若照游手好閑、學習拳棒之例僅予枷杖，不足蔽辜。應請從重各杖一百，流三千里，以靖地方。

再，王溥等又拏獲徐海、徐五十兩犯，亦一併交布政使國泰審訊。徐海供認跟隨王經隆，歷次攻城。徐五十供張四孤莊起事之日，即隨賊搶奪城池，又跟范和尚在臨清堵住西口子。此二犯實係法無可貸，應請旨即行正法。

所有臣等審訊定擬緣由，理合奏聞，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硃批：知道了。

(官中硃批奏摺)

一二 巴延三奏覆奉旨飭屬嚴禁傳習咒語拳棒摺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日

署理山西巡撫印務·湖南巡撫臣覺羅巴延三跪奏，為遵旨嚴密查緝事。

本年十月初四日，承准大學士于敏中字寄，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奉上諭：據巴延三奏，聞有壽張奸民滋擾之事，直、豫與山西連界，恐有逸犯竄入，札飭兩鎮地方文武，嚴密偵緝巡防。等語。如此留心亦好。逆匪糾黨滋擾，實屬不成事體。現經舒赫德等督兵，在臨清舊城勦捕，賊匪殲戮甚多，雖逆首已得復竄，無難尅日就擒。其餘逸出之賊，現飭直、豫督巡於境上實力防堵，度賊黨未必復能遠軼。山西去山東尚隔一省，似可無虞竄入。該撫祇須飭令地方文武，一體留心盤詰，妥為防範，毋庸稍涉張皇。惟是此等奸民，俱由白蓮邪教而起，又詭名義合拳，煽惑鄉愚，擾害不法，實為可惡可恨。並聞此教傳播甚廣，恐晉省或亦有被其引誘人教者，不可不嚴密查拏。著巴延三密飭所屬地方，設法緝緝，倘有此等邪教匪徒，傳授咒語拳棒，形跡可疑者，立即查拏究擬具奏，不得稍存姑息了事。將此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伏查邪教煽惑愚民，甚至擾害地方，深堪痛恨。必須實力留心，稽查嚴密，則奸宄自無所容。臣平

日諄飭地方官，力行保甲，隨時糾察，十家互結連坐，有犯必懲。茲欽遵諭旨，復密飭兩司督飭各地方官，慎密查訪，設法緝，不得張皇滋擾，致累良民；更不得稍存姑息，隱匿不報，自干重戾。如有傳習咒語拳棒及一切邪術煽惑、形跡可疑之人，立即嚴拏訊問，究出根株，盡法窮治，倘稍有寬縱，嚴參治罪。務使奸邪不得匿跡漏網，以仰副聖主戡匪安良至意。

所有遵旨嚴密查緝緣由，理合恭摺覆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一三 楊景素奏覆審明褚致遠等誦咒習拳情形分別定擬摺

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八日

山東巡撫臣楊景素跪奏，為審擬覆奏事。

竊臣於十月十二日欽奉諭旨：王經隆等供出，有陳合璧是王倫的徒弟，在恩縣招有四五十人人教，記得內有石姓、褚姓。等語。陳合璧一犯，前據國泰奏稱，臨清人陳合璧是否實有其人，密稟撫臣就近查辦。該犯係招人人夥之犯，現在曾否拏獲？褚姓是否即係褚文，石姓係何人？着傳諭舒赫德、楊景素迅速查明，錄供覆奏。欽此欽遵在案。

伏查陳合璧一犯，招人人教，情罪較重，前經派員往恩縣查拏，尚無踪跡。其石姓、褚姓二犯，遍處

訪緝，先於十月十四日覆奏，並聲明褚文供內尚有堂邑逃回之褚致遠在案。續經緝獲褚致遠、石玉二犯到案。當即飭委司道嚴加審訊，錄供稟報。臣復親提褚致遠等復加刑訊。據褚致遠供：小的是恩縣人，與臨清王家莊的陳合璧認識，曾從他學拳念咒。八月二十八日，他叫小的跟到張四孤莊，他們殺人放火，小的害怕，總沒動手。二十九日，他們到壽張去，陳合璧叫小的替他收拾家眷，等他同到臨清。後來官兵到莊上拏人，小的就逃跑了。據石玉供：小的是恩縣人，有本縣人褚文同臨清王家莊人陳合璧，叫小的人道學拳。八月二十八日，又叫小的到張四孤莊去，因下了雨，二十九日天明方纔走到，聽見他們放火殺人，小的害怕，就回來了，並沒跟他同去。等供。臣復向褚致遠等詰以陳合璧及所招四五十人現在下落。又據同供：當初褚文已供明了，只有十四五人，並無四五十的話。如今查拏得緊，實不知他們去向。陳合璧自從他到了壽張去，並無消息，亦實在不知下落。等語。反復究詰，矢口不移，似無遁情。

臣查褚致遠一犯，曾到張四孤莊為陳合璧看守家眷，實係逆黨，法無可寬，應請即以斬決。石玉一犯，雖未從賊同行，既經學拳人教，亦未便少為寬縱，應請發往極邊烟瘴充軍。其未獲陳合璧等，現在密飭訪拏，容俟獲日另結。

所有臣審擬褚致遠、石玉二犯供情，理合遵旨奏覆，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一四 楊景素奏爲訊明左榮宗等誦咒習拳情形分別定擬事摺

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山東巡撫臣楊景素跪奏，爲審擬具奏事。

竊照前據布政使國泰，在德州審辦恩縣人李萃、郭景順等學拳誦咒，傳授多人，並據褚文供出，曾與左榮宗、張國元等隨同李浩然、陳合璧到堂邑張四孤莊一案，業將褚文一犯解京嚴訊正法。並聲明褚文所供各犯，現拏張輔賢等到案，訊有挾嫌誣捏之處，應俟拏獲左榮宗等犯另行質訊具奏在案。

茲據拏獲左榮宗、張國元、孫世明三犯，並將暫行羈押之張輔賢、張奎龍押解到省。臣率同司道等逐一研訊。據左榮宗供：小的是恩縣人。上年三月間，曾從妹夫褚文學學拳運氣。今年八月二十八日，同褚文到過臨清王家坊陳合璧家，二十九日要到張四孤莊去。走到路上，撞見莊上來的人說，那裡殺人放火，小的們害怕，就各自逃散了。張輔賢、張奎龍並沒同去。上年小的替褚文借錢爭鬧，張輔賢們幫着小的說褚文不是，褚文恨他是有的。張國元供：小的是恩縣人。三十六年十一月，曾跟褚文學拳誦咒。今年八月二十八日，同左榮宗們到陳合璧家，二十九日要到張四孤莊。走到路上，聽見那裡殺人放火，就與左榮宗商量回來，各自走散的。孫世明供：小的是恩縣人，與李萃同莊居住。曾跟他學過拳，不會念咒，不曾跟他們到張四孤莊，也並不認得李浩然、陳合璧等是實。各等語。

查左榮宗、張國元既經運氣誦咒，其爲邪教屬實。且又欲與褚文同往堂邑，雖訊係實未到彼從賊，

亦不便遽行輕縱，應請旨發往伊犁等處，給與種地兵丁爲奴。孫世明既經學拳，卽非善類，應請照司貞之例杖一百，流三千里。張輔賢、張奎龍前在德州堅供，係褚文挾嫌誣扳，今訊之左榮宗，供證確實，應予省釋。

所有臣審擬左榮宗等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祈皇上睿鑒。謹奏。

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奉硃批：依議。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一五 周元理奏爲擊獲習拳入教之崔大勇等審明擬議摺

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直隸總督臣周元理謹奏，爲擊獲逃匪，審明分別擬議具奏事。

據大名縣擊獲逃匪崔大勇一名，又曲周縣擊獲李思連一名，押解到省。臣隨率同司道等，提犯逐加研訊。緣崔大勇卽許大勇，係臨清西廠人，平日燒酒營生。本年八月初五日，赴柳林趕集，遇柳林人王五，向其買米，卽同赴茶舖閑談，王五告以張四孤莊有王聖如，若去學習拳棒入教，卽有好處。該犯答以過日再商。初八日，王五前往喚同該犯，至張四孤莊王聖如家，磕頭盟誓，並有韓進功教習咒語。住宿一夜卽回。九月初七日，逆匪王倫到臨清，該犯往頭聞見王聖如，卽令守口攻城，並搶取村莊車輛，拒敵官兵。至二十三日，經官兵勦殺，該犯畏懼，卽逃回混入百姓中避匿。又恐被人窺破，卽私

自攜錢，託言避難逃走，至伊族戚許二等家暫住，仍出外尋覓工作。至大名縣龍王廟地方，被兵役盤獲。又李思連係濟南府長山縣人，傭工度日。本年五月，在糧船雇拉短絛往來。八月二十八日，因無人雇，即在臨清二開口暫住等船。九月初七日，賊抵臨清，即被裹入賊營，押往攻城。該犯見城上鎗礮打斃多人，即於是夜乘空逃走，躲入河沿空屋，次早混過開口，仍在各處給人雇拉小車。因在曲周縣城外茶棚睡卧被獲。以上二犯，經臣反復詰訊，已據供吐確鑿，委無疑義。

查崔大勇一犯，既係確從王五人王聖如夥黨，又跟同搶劫、攻城打仗，實屬法無可貸，應擬斬立決，請旨即行正法。其領往之王五及教習咒語之韓進功，應咨山東查明該二犯曾否已獲，照案辦理。其暫行留住之許二等，並不知其從賊情由，應毋庸議。至李思連一犯，原籍本與壽張等處隔遠，其在臨清被賊迫脅，跟隨半日，即行逃出，尚係畏法之人，可否准其解回原籍長山縣，查明省釋之處，出自聖恩。所有審明擬議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併繕供單，恭呈御覽，伏乞皇上睿鑒訓示。謹奏。

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附件：崔大勇供單

崔大勇即許大勇供：

我是臨清州西廠人，今年三十五歲，原姓許，因祖父招贅在崔家，就改姓崔的，人又叫我做許大。

家裏有老子崔招、母親鄭氏、女人畢氏，還有一個兒子。我平日燒酒度日。今年八月初五日，我去柳林趕集，遇見柳林的王五，買了他四斗米，同到茶舖喫茶，說起閑話來。他說：張四孤莊有個王師傅，若到那裏學習拳棒人教，也有喫的，也有喝的，將來還有好處。我說：過幾日再商量。八月初八日，王五就來叫，我一時沒主意，同他到了張四孤莊王聖如那裏，叫我給他磕了頭，朝南跪着盟了誓。還有個韓進功，不知是那裏人，教我咒語說：千手擋，萬手遮，青龍、白虎來護遮，只得稟聖中老爺得知，急急、急急、殺、殺、殺，五聖老母在此。叫我念了幾遍，還說有四十五天劫數，日月星辰不見的話。我在張四孤莊住了一夜，初九日就回來了，瞞着家裏。

到九月初七日，聽說有人馬來了，我到頭關口去看，遇着王聖如，衆人都稱他元帥，給了我一把刀，那日就叫同去攻城。晚上他們就在大寺裏住下，派我們上東水口菜市把守。十二、十三連日攻城，被城上官兵用鎗打死許多賊人，總沒有攻開。十四日，賊人們同到邵固莊、西馬莊去搶了幾輛車子。二十一日，在河西二哥營與直隸官兵打仗，把賊人們打死了許多。那日敗了回來，都躲在臨清鍋馬市街裏。二十二日沒敢出來。二十三日官兵到了，浮橋已燒斷了，我們共有二千多人，被官兵打死了大半，我害怕，私自跑回西廠家裏去，在家藏了兩天。

二十五日，官兵喊叫百姓進城，街市上要放火，我隨同老子、母親、女人、兒子，都挪到城根底下，住了兩天。二十八日，老子、母親合女人、兒子仍回家中，我心裏害怕，恐人看破，私自帶了一千錢逃走，到管家辛莊本家叔子許二那裏，我原說是逃難出來，住了三天。初四日，我到東三里莊姑夫劉二家住

了一夜，劉二那時沒在家。我第二日早起，又回到叔子許二那裏，住了兩天。我又從張家窰過了河，在三里莊劉在儒那裏喫了飯，到了清河縣城內母舅鄭玉家。後來又上天津去，找尋不出生活，就回來了，走到大名縣龍王廟地方，被公差拏住的。叔子許二、姑夫劉二、母舅鄭玉合、劉在儒，都是不知情的。我供的都是實話。等情。

〔下略〕〔一〕

（軍機處錄副奏摺）

一六 楊景素奏報拏獲習拳入教之李之貴訊明解京摺

乾隆四十年二月二十四日

山東巡撫臣楊景素跪奏，為獲匪犯嚴訊解京事。

竊據濟寧州知州藍應桂稟報，河標把總孫吉仁，在江南豐縣拏獲逸匪一名李之貴，錄供解省。臣查李之貴在奉旨查拏四十一犯之內，係王經隆、李旺供出，同季國貞等搶船搭橋之要犯。前經檢查臨清正法人犯冊內，有李之貴一名，註明傷重無供，即行正法字樣。臣以該犯正法時，既未及訊供，其是否即係王經隆等供出之人，尚無確據，是以臣節次仍飭屬嚴緝。

今復據獲到李之貴一犯，臣率同司道親加嚴訊。據李之貴供：小的年五十二歲，壽張趙家孤堆人。

〔一〕下略李思連供單，與本書主題無關。

小的幼時，跟著外祖趙良俊學過七星紅拳。胞姪李贊一是王倫的徒弟，兄弟李富就是李贊一的父親，都是人教的。上年四月內，李贊一對小的說，我已替你在王倫那裡上了名字了，教小的運氣的法子，小的學不來，也就歇了。小的弟姪兒子都在上林莊住著，相隔有六七里路。八月二十八日，李贊一們上壽張去，連小的兒子李克資也叫了去。到了初二日，有小的表姪趙傳、趙煥來莊上搬家眷，對小的說，你是上名字的人，該同去的。小的就跟他們進了壽張城，住了一天。初三日起身往陽穀去，趙傳叫小的押家眷車子，從車關過去，並不曾進城。走了兩日，到了沙鎮窪裡，他們把車子紮了個營盤。小的想起母親，就乘空逃回，初七日到家的。初八日同母親到了邵家樓，住了幾天。莊上人知道李贊一從賊的事，就不肯容留。十二日又同母親逃到豐縣姐姐家去，母親十月內死了。小的實沒曾到過臨清，並沒有搶船的事。小的也不認得王經隆、李旺這一班人。李富、李贊一不知下落。兒子李克資後來聽得人說，死在陣上了。等語。

臣伏思李之貴一犯，科其重罪惟在搶船搭橋一節，今堅不承認，恐有避重就輕情弊，嚴加刑訊，矢口不移。查該犯雖未供認搶船之事，但弟兄子姪俱經從賊，胞姪李贊一又係王倫義子，充賊頭目，係律應緣坐之人。況該犯亦經上名人教，押送車輛，更屬罪無可道。臣不敢因正法冊內已有其人，即將現獲之李之貴稍為輕縱，應請仍遵旨解京嚴辦。臣現即委員，將該犯與上次奏明解京之李振一並起解。

所有拏獲匪犯訊解緣由，理合恭摺奏聞，伏祈皇上睿鑒。

再，查李贊一已中鎗身死。李富、趙煥已經正法。至李克資臨陣被殺，係伊父一面之詞，現同趙傳

仍行嚴緝。合並陳明。謹奏。

硃批：覽。

(宮中硃批奏摺)

一七 周元理奏覆派委辦理張九錫呈控義和拳教一案情形摺

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直隸總督臣周元理謹奏，為遵旨查辦事。

本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承准軍機處抄寄，山西壺關縣民人張九錫，呈控河南黃河漫口派累民間辦料折收錢文，並首出山東、直隸有邪教聚眾情事，經尚書·公福隆安等審訊具奏。奉旨：此案著交胡季堂、喀寧阿一併查審具奏。所有原告張九錫，著刑部派司官一員，押帶前往交胡季堂等查收質訊。至所控山東冠縣及直隸元城縣有民人楊姓等起立義和拳邪教，聚集多人之處，並著周元理、國泰迅速嚴查，據實覆奏。其原控邪教等情節，俱著抄寄閱看。欽此欽遵到臣。跪讀諭旨，並將原奏詳加閱看。

伏思民人敢於起立學拳邪教，聚眾多人，實屬不法。其所稱童姓既有義和拳名色，為行路推車人之所知，斷難掩衆人之耳目。若將童姓拏獲，并傳隣佑鄉地逐一細訊，其人平日作何生理，何人往來，再於遠近密加察訪，即可得其實在情形，分別辦理。臣即派委按察使文祿，帶同河間府同知福慶，前往會同大名道府協各員，嚴密拘拏確訊。查張九錫原供祇稱童姓，並無名字住址，恐委員到彼訪查，一時

驟難偵獲。因思刑部司員押帶張九錫前往河南，必由保定行走，卽日到境。臣隨令福慶先往大名，會同道府密訪確查，暫留文祿面訊張九錫所控童姓踪跡。茲據文祿訊據張九錫供稱：童姓名喚童國林，住元城縣隆華村教拳，徒弟約有百餘人，不知姓名，我亦並未見過。我因上年十二月間賣煙到元城縣小灘鎮，住在馬碗滋店內，是馬碗滋說的。馬家有一頃多地，坐落隆華村，同童國林是地隣。那隆華村離小灘有二十五里路，聽說童國林家也有三四十畝地，房屋不大。我從未到過他家，亦未見面，只要問馬碗滋就是了。又供稱：山東冠縣楊姓名叫楊四海，住在碗兒莊，離小灘也是二十五里。冠縣是與元城連界，我來往總聽見人說，實記不得是那一箇說的。等語。

臣查張九錫已供出童姓住址姓名，并有馬碗滋告知等供，不難指名拘訊，卽得實情。按察使文祿訊供後，卽於本日星夜起身，兼程前往大名查辦。奉差刑部司員亦卽押帶張九錫前往河南。臣一面將山東冠縣楊姓住址姓名，飛咨山東撫臣國泰查照。

俟按察使文祿查訊確情到日，另行據實奏聞外，所有派委辦理情形，理合先行恭摺覆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

硃批：知道了。

（宮中硃批奏摺）

一八 國泰奏覆已飭于易簡赴冠縣嚴拏義和拳教楊姓摺

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山東巡撫臣國泰跪奏，爲遵旨查辦恭摺覆奏事。

竊臣自登州鎮閱兵轉回，於昌樂縣途次接奉上諭：此案着交胡季堂、喀寧阿一併查審具奏。等因。臣伏查邪教拳棒，最爲地方風俗人心之害，屢經嚴飭各該地方官嚴禁查拏，毋稍懈弛。乃今山西壺關縣民人張九錫供出，山東冠縣地方有民人楊姓，聚集多人，立義和拳邪教，邀請村人每人出錢三五百文，教學邪拳之事。臣當卽選派明幹員弁，改裝前往，密爲察訪，並委按察使于易簡立即前赴冠縣，督同東昌府知府胡德琳嚴拏首夥，按名務獲去後。現接准直隸督臣周元理來咨，於張九錫押解過保定時，訊據所供楊姓名楊四海，住冠縣碗兒莊，離小灘鎮二十五里。等語。臣遵卽轉飭于易簡等，按照所供住址姓名嚴拏，以期必獲。容俟拏獲稟報到日另行具奏外，所有現在查辦緣由，理合先行覆奏，伏祈皇上睿鑒。謹奏。

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初三日奉硃批：覽。欽批。

（軍機處錄副奏摺）

一九 國泰奏爲拏獲楊四海訊無演習義和拳情形事摺

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

山東巡撫臣國泰跪奏，爲奏聞事。

竊臣前承准廷寄，遵將派委按察使于易簡等，前赴冠縣嚴拏義和拳邪教楊姓，並准直隸督臣咨會，

訊明張九錫所供楊姓名楊四海，住居碗兒莊，一併密飭嚴拏務獲情由，恭摺具奏在案。

茲據于易簡率同濟南府知府呂爾昌、東昌府知府胡德琳並臣標遊擊保倫稟稱：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前赴冠縣，將該邑四鄉村莊烟戶底冊逐細翻查，並無碗兒莊名目。惟塚莊俗名塚兒莊，有楊明一戶，又名楊四海，離縣二十五里。隨馳赴該莊，親至楊四海家內，先將該犯同伊子楊玉珩、楊玉常拏獲。查該犯住房東西二院，西院瓦房二十九間，係楊四海同伊長子楊玉忠、三子楊玉常居住。東院草房六間，係伊次子楊玉珩居住。搜查各房內，俱係糧食、柴草、牛隻、農具、傢伙，並無違禁不法之物，間有書籍賬本，係不全四書、詩經、易經、武經及賣酒肉賬目，亦無經咒邪術神像等項。

訊據楊四海供稱：現年六十四歲，本名楊治明，於四十一年捐納監生。因平素鄉鄰向監生借用物件不甚作難，人以和氣，呼爲四海。父親楊樹財死過多年了。大兒子楊玉忠，年四十歲，十月內赴江西販磁器去了。二兒子楊玉珩，年三十六歲，在家作莊農。三兒子楊玉常，年二十七歲，是三十五年進的武生。家有地三頃，開酒鋪，並賣蠟燭。兒子從前宰過豬。父親在日原會幾着拳，借此防夜，看守門戶是有的。監生自小跟父親種地，閒話教過我一着半着，我並沒有學，如今都記不得了。監生在家種莊稼，並不結交匪人，也不知什麼義和拳。監生祖遺原止一頃多地，到監生手裡，勤苦過活，又做賣酒燭生意，所以又添了一頃多地。實沒有聚衆斂錢的事。那張九錫並元城的童姓都不認得。等語。訪查該犯家中尚屬莊農，並無不法情事。質之鄉保鄰佑，亦僉供如一。等情。具稟到臣。

臣查該犯既供伊父會拳，在日自幼曾經教過，並未學習，不知義和拳名色，然究係該犯一面之詞。

除批飭該司等再行確究，並於該縣地方詳加訪察，務使確切無疑，不得稍有踈縱外，理合先將現已獲犯查訊緣由，恭摺奏聞，伏祈皇上睿鑒。謹奏。

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初九日奉硃批：已有旨了。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二〇 著國泰等嚴究楊四海案並詳訊張九錫供詞事上諭

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初九日

大學士·公阿、大學士于字寄欽差·刑部侍郎胡、侍郎喀、直隸總督周、山東巡撫國，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初九日奉上諭：據國泰奏，派按察使于易簡等，前赴冠縣嚴拿義和拳邪教楊姓一案，拿獲楊四海。據供：伊父在日，原會幾著拳，借此防夜，看守門戶是有的。我自小跟父親種地，閒話教過我一著半著，我並沒有學，如今都記不得了，實沒聚眾斂錢的事。那張九錫并元城童姓都不認得。等語。楊四海之父既經會拳，其人必非安分之徒，或曾經招人學習，以致有義和拳名色，亦未可定。伊子亦斷無不隨同學習之理。所供未必可信，恐係畏罪支飾。卽所稱並不認得張九錫之語，亦難憑信。如果該犯與張九錫素未謀面，則張九錫又何所見聞，俱行控告？種種情節，殊屬支離。著傳諭國泰，卽提集該犯，嚴加確究，務得實情，毋使遁飾。今張九錫已解赴豫省，著傳諭胡季堂等，卽將張九錫詳悉研訊，與楊四海何時相識，曾否至其家，因何得知其傳習義和拳邪教？一面飛咨國泰查訊，一面據實奏聞。其

元城童姓，據供亦不認得，並著周元禮質訊童姓供詞是否相符，一併移咨國泰辦理。所有國泰原摺，著抄寄胡季堂等及周元禮閱看。將此由四百里傳諭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上諭檔)

二一 國泰奏覆即赴冠縣確究義和拳教楊姓一案摺

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山東巡撫臣國泰跪奏，為欽奉諭旨先行恭摺覆奏事。

竊臣欽奉上諭：據國泰奏，派按察使于易簡等前赴冠縣嚴拏義和拳邪教楊姓一案。等因。欽此。臣跪讀之下，仰見聖主訓示周詳至意。臣前據按察使于易簡先稟初到查審情形，雖據稟先行覆奏，因究係該犯一面之詞，當經一面批飭該司等再加確究，並飭遊擊保倫，在於附近各該地方密加察訪，務得實在情事，再為具奏。今荷蒙聖明飭令臣提集該犯嚴加確究，務得實情，毋使遁飾。臣謹欽遵諭旨。

今臣現在汶上縣會同欽差兵部侍郎臣顏希深審理生員張燮具控一案，已有頭緒。現在繕摺，俟拜發後，臣即馳赴冠縣，督同按察使于易簡提犯確訊，務得實在情由，不使稍有遁飾，另行具摺覆奏外，所有臣奉到諭旨緣由，理合先行恭摺覆奏，伏祈皇上睿鑒。謹奏。

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奉硃批：覽。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二二 胡季堂等奏覆詳訊張九錫供楊姓童姓傳習義和拳情形摺

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臣胡季堂、臣喀寧阿跪奏，爲遵旨詳訊具奏事。

竊臣等於開封拜發奏摺後，押帶原告張九錫前赴內黃途次時和驛，承准大學士·公阿桂、大學士于敏中字寄，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初九日奉上諭「上諭見前，此處刪——編者」。

臣等前於初到開封時，因查張九錫在京所控義和拳邪教一節，止稱楊姓、童姓，並未指出名字住址，當經訊問，曾據供：元城縣民童姓，名叫童國林，住龍化莊。冠縣民楊姓，名叫楊四海，住塚兒莊。數年前聽聞人言，俱係義和拳邪教。伊並不認識往來。等情。臣等隨將童國林等姓名住址飛咨直隸、山東查訊。至所供素不認識之語，若一併咨明，誠恐童國林、楊四海等轉得藉詞抵賴，是以咨文內未經叙入。

今奉諭旨，遵卽詳悉研訊。據張九錫供：我所控義和拳邪教，因三十二、三年上我在元城、冠縣一帶做小買賣時，就聽得傳說，元城、冠縣有人收徒教習拳棒，名義和拳。那時我沒有在意，也不曾打聽他們姓名。到三十九年十月間，我販城到元城縣小灘地方馬碗滋店內住歇，與馬碗滋并他兒子及他姪孫馬惟芳說閒話，提及義和拳的事。馬惟芳等說，他們龍化莊有隣居童國林，向日教習拳棒，自從王倫事後，官府查拿教習拳棒的人甚緊，如今害怕，也不敢收徒了。還說有翟貫一也住龍化莊，是童國林同

學弟兄，也收徒弟。翟貫一的子姪俱各考武，現在請的是山東冠縣武生楊姓教學弓箭。那楊姓武生的父親名叫楊四海，也是拳棒教師，都是義和拳教內的人。他們收徒教習，每人給錢三五百文不等，所教的拳能百步打人。十一月裡到冠縣賣城，聞得人說，果有楊四海住居堞兒莊，收徒教拳，如今把拳教也歇手了。他的兒子果有個武生，與馬惟芳們所說相同。今年我在京控告河工派料並內黃搶奪的事呈內，寫著有幾款甚大之過惡，不敢跪報字樣，問官向我追問，我就把義和拳供出，並說出童姓、楊姓爲首的話。那翟貫一忘記供指。至於楊四海、童國林、翟貫一我並不認識，也沒到過他們家裡。馬碗滋已經死了，他兒子的名字記不得了。是實。等語。

臣等查閱山東撫臣國泰訊取楊四海等所供與張九錫並不認識之語，雖屬相同，但止稱伊父在日原會幾著拳，伊父曾教過一著半著，並沒學習，實沒有聚衆斂錢的事，亦不知義和拳名色之處，與張九錫所供全不相符。必須張九錫將楊四海等所收門徒是何姓名，義和拳名色因何而起，是何解說，詳細指出，方足以之詰究楊四海等，使其無能抵賴。復將張九錫再四細訊。又據張九錫供稱：他們所收徒弟姓名數目，實不能知。因何叫做義和拳名色，我當日沒有細問，也不知是義和、義合，想來是取義氣和合的意思。我先雖曾聽見有義和拳，却不知是何人，這童國林等爲首的名姓及斂錢聚衆的事，都是馬碗滋父子並馬惟芳向我說的。馬碗滋雖死。現有他兒子同馬惟芳可以查訊得的。等語。

臣等查元城縣童國林等及冠縣楊四海義和拳邪教，既據張九錫均稱得之馬碗滋父子及馬惟芳之口，雖馬碗滋已死，其子與馬惟芳現住元城縣地方，均可查拿訊究。如童國林等邪教得實，則楊四海同

爲一教，自難遁飾。

除一面飛咨直隸督臣周元理，拘提馬碗滋之子並馬惟芳及現今究出之翟貫一先行嚴訊，並咨山東撫臣查究外。所有訊取張九錫供詞，理合恭摺具奏，伏祈皇上睿鑒。謹奏。

硃批：知道了。

(宮中硃批奏摺)

二三 國泰奏覆審明楊四海一案定擬摺

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山東巡撫臣國泰跪奏，爲審明定擬，恭摺覆奏事。

竊照山西壺關縣民人張九錫，在京控告東省冠縣楊四海習拳收徒一案，當經臣將委令按察使于易簡初到查審稟覆情形，先行覆奏。接奉廷寄諭旨「諭旨見前，此處刪——編者」

臣當卽欽遵。於會同欽差顏希深審畢汶上縣張燮控案，卽於十二月十六日起程馳赴冠縣，督同按察使于易簡暨濟南府等提犯嚴加審訊。

據楊四海供稱：伊父楊樹財在日，原會拳棒，不過防身，並沒有收徒斂錢。係跟着同縣的黃有義學的，黃有義已經死過多年了，並沒有兒子。伊小時曾跟著他老子學過一著半著，老子死過三十多年，伊開燭酒鋪買賣度日，並不知義和拳名色。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間，因奉院司查拏拳教嚴緊，曾經冠縣

知縣拏去，審無習拳情事，取結釋放在案。至於張九錫，實並不認識。等語。提訊伊三子楊玉常，據供：伊於三十五年考武進學，常在鄰近之聊城、元城等處趕考棚，養蹄子馬，僱給考武的人騎射。曾教過元城縣隆華村翟治元卽翟貫一之子翟中武、姪翟中和弓箭，並不會拳，亦未與翟中武等教習拳棒。等語。質訊地鄰人等，供亦相同。

臣旋即接准欽差·刑部侍郎胡季堂、喀寧阿咨稱：張九錫所供，三十九年十月間，馬惟芳等說翟貫一之子姪俱各考武，現請冠縣武生楊姓教學弓箭。那楊姓武生的父親名叫楊四海，也會拳棒。十一月裏到冠縣賣城，聞得人說，果有楊四海住居堞兒莊，收徒教拳，如今把拳教也歇手了。他的兒子果有個武生，與馬惟芳們所說相同。等語。今楊四海之子楊玉常教翟貫一之子姪弓箭，並未教拳，既與張九錫所供相合，則楊四海之會打拳，與夫收徒教拳，亦必實有其事，豈容任其狡飾？當即連日將楊四海父子及地鄰人等隔別逐加嚴訊，堅供如初。

臣因張九錫既有在冠縣賣城聞得人說之語，自必實有其人深知楊四海能打拳之事，可以質訊。隨移咨欽差胡季堂等覆加查訊其人姓名住址去後。於十二月二十四日接准回咨，訊據張九錫供稱：三十九年十一月裏，我到冠縣販城，有我同縣鄉親李第三曾向我說的。李第三是壺關縣人，不知叫何名字，他彼時在冠縣西門裏開張油鋪。等語。咨覆前來。

當即密傳李第三到案，訊其因何告知張九錫說楊四海教拳收徒的事，自必實有確據，著令將實情逐一供明。據李第三卽李之傑供稱：三十九年冬間，張九錫販賣土城，至伊鋪內住歇兩天。那時冠縣

知縣把楊四海拏去，伊往看熱鬧，聽說因會拳棒，回來告訴張九錫的。伊與楊四海素不認識，平日也沒有聽見楊四海會拳棒教徒弟的事。是實。等供。臣查張九錫聽聞李第二向說之時，即係該前縣拘拏楊四海審訊之時，其月日亦復相符。是張九錫所供聽聞楊四海會拳其事，實非無因。但楊四海之父既係會拳之人，斷無不教其子之理；即楊樹財在日，亦必有收徒斂錢情事。

復密差幹弁四路暗訪，並在伊親戚友朋內細加訪察，訪出有冠縣人李鳳德、劉宗尼二名，俱係楊四海表姪，拘拏到案。據李鳳德供出，幼時曾向楊四海學拳。劉宗尼曾見楊四海比架勢。隨提楊四海面加質訊，楊四海始不能抵賴實係向伊父學會打拳，名叫紅拳，非義和拳名色，實無收徒教拳情事。原因開酒鋪，久不習拳。又因查拏嚴緊，所以捐監遮掩。因復嚴加詰訊，伊父楊樹財豈無教徒之事？據供：其父已死三十多年，並未教有徒弟。惟有堂邑縣許家堤口人許萬功，從前與伊父同夥販羊，常在一處，所以教過他，他已經死過了，他兒子現在名叫許文泰。其餘實在沒有別的徒弟。當傳許文泰到案，訊據供亦相同。復加訪察，有鄰境邱縣人楊士增曾會打拳，拘案審訊。據楊士增供認：曾向本縣杜科村李八十學了兩著梅花拳，李八十久已死過，後做買賣，久不習練了。各等供。

據此，臣查楊四海之父楊樹財業已身故多年，訊無收徒教拳；楊四海雖經學會，亦無教拳情事。但該犯既能打拳，乃於屢加嚴審之時，並不即為據實供明，有意狡飾。直至訪出拘到李鳳德等面質，始不能抵賴，供認會拳，實屬刁詐。該犯雖因現在例禁綦嚴，自知斂跡，但住居鄉僻之地，人皆知其會拳，安保其日久不故智復萌，誘人煽惑？此等刁徒，實未便容留內地，致滋事端。應請將該犯發極邊烟瘴充

軍，至配所杖一百，折責安置。卽其子楊玉常，雖供止教翟中武等弓箭，伊若不誇揚其父會拳，則元城之馬惟芳等何由而知楊四海會拳？則楊玉常亦斷非安分之人，應與曾經學拳之李鳳德、楊士增等三名俱杖一百，流三千里。劉宗尼、許文泰並未學拳，應與無干之地鄰人等均予省釋。仍嚴飭該地方官力行查拏拳棒之徒，毋少懈弛，以安良善。

是否有當，理合將審過確情並擬議緣由，恭摺覆奏，伏祈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臣卽於十二月二十七日起程回省。合併陳明。謹奏。

硃批：該部議奏。

（官中硃批奏摺）

二四 胡季堂等奏爲審明張九錫誣告義和拳教一案定擬事摺

乾隆四十四年正月初五日

臣胡季堂、臣喀寧阿、臣周元理跪奏，爲審明定擬具奏事。

竊臣胡季堂、喀寧阿自內黃審案完竣，卽押帶張九錫，由元城先提馬惟芳質訊之後，再赴保定省城，會同督臣周元理審辦所控義和拳邪教緣由，曾經附摺奏明在案。

臣等於二十三日抵元城縣，帶同大名道劉致中、知府莊鈞將馬惟芳提訊。據稱：並未向張九錫傳說童國林、翟貫一、楊四海爲義和拳邪教之事。隨就近提訊童國林之鄰佑及童國林夥計錢良翰等，俱

供：童國林等實係務農及貿易良民，並非邪教之人。質之張九錫，雖未能一一指實，而猶供邪教之說，實係得自馬棟、馬惟芳。比因馬棟先經督臣提赴保定，臣胡季堂等即將張九錫、馬惟芳一併押帶，於二十八日馳抵保定。臣周元理亦先據臬司押帶馬棟及一千人犯到省，曾經訊究，亦各堅供，並非邪教。

茲臣等率同司員並在省司道細加研鞫。據童國林供稱：並不認識張九錫，不知因何控告。伊現在並無教拳聚衆等事。惟從前二十二歲時，曾考過武童，又跟同已故民人唐玉學拳，尚有翟治元即翟貫一，并安守分一同學過。原爲住居鄉村防身守夜，並沒教過徒弟，只教過武生郝魁全弓箭。後充斗行經紀營生，自乾隆二十四年，又與錢良翰合開雜糧店，如今年已六十二歲，眼目昏花，那有教拳聚衆的事？只求與張九錫質對。又據翟貫一供：我與童國林同村居住，那張九錫從不認識。我兒子叫翟中武，已進武學。那冠縣楊四海之子楊玉常也是武生。從前兒子考場，原質過楊玉常的馬跑盪子，彼時同在武場，楊玉常指點兒子的弓箭也是有的，並未請他教拳。我從前考過武，因要練勁，原與童國林們同學過拳。如今已隔二十多年，從不曾教過別人的拳，後來曾教過龐可均、李養性們弓箭。我們考武，彼此指點原有的，那敢做不法的事？質訊馬棟、馬惟芳據供：當日張九錫來往小灘鎮，在店中住著說閒話，我們曾說起童國林、翟貫一從前原會拳脚，後來地方官查禁，他們都歇手了。這原是無意中隨口說的閒話，並沒向張九錫說過他們是義和拳邪教、收徒歛錢聚衆的事。等語。臣等伏思童國林等少年時既經學拳，自非安分之徒，誠恐實係義和邪教，現各畏罪狡賴，馬棟等或係扶同隱蔽，均不可不嚴加審

究。當經疊加掌責，并撩刑嚇唬，仍各堅供不移。

隨提張九錫與童國林、翟貫一對質，果不認識。並令其與馬棟、馬惟芳當堂質証。據張九錫供：義和拳邪教我原不能指實，所以呈子內並沒寫出。今蒙質訊，只得實供。我從乾隆三十二、三年上，在元城縣小灘鎮一帶做小買賣，並不認得童國林、翟貫一。三十九年冬間、四十年春上，我販靛花往來小灘鎮，住在馬碗滋店內。那馬碗滋與他兒子馬棟及他姪孫馬惟芳說閒話，原說起隆華村住的童國林、翟貫一從前原會打拳，那翟貫一的兒子要考武，還請過山東冠縣楊四海的兒子楊玉常教過弓箭。如今因地方官查禁教拳嚴緊，他們早都歇手。却沒說拳教的名色，也沒說是邪教的話。今年我在京呈控河工派料各事呈內，寫有幾款甚大過惡、不敢跪告字樣，被問官再三追問，我供不出來，就想起當日馬碗滋們告訴教拳的事供報的。又恐只說教拳不甚重大，所以說他們是義和拳邪教，歛錢收徒聚衆，原想說得重大，希圖聳聽的意思。是實。

臣等以張九錫屢訊俱稱有義和拳名色，自必實有見聞，今質証之下，忽易前供，其詞亦未可信。復加究詰。據供：我因控告河南派累辦料，恐其不准，多說幾項重大事情，自然准理。這義和拳三字，係我從前在冠縣時，聽得人說王倫是義和拳。其實是義和，是義合，我原不知道的實。至於冠縣楊四海，因聞他家離元城不遠，他兒子又在翟貫一家教過弓箭，所以牽告在內，要見得人多，以實我邪教聚衆的意思。今各人都在當面質對，我實不能誣賴他們。我看童國林、翟貫一同這些人都已年老，俱是村莊務農的人，如何敢賴他是邪教呢？我若早見過他們是這樣老實的人，我也斷不肯告了。我如今實在良

心難昧，已悔恨無及，還敢不實說嗎？反覆究詰，該犯惟有俯首認罪。訊之各証佐鄰佑，僉稱：童國林等並無邪教聚眾之事，情願具結公保，如有別情，願甘一同治罪。矢供不移。其爲張九錫架詞妄控，希圖聳聽，已無疑義。

查律載：一應左道異端之術煽惑人民爲首者絞監候。又誣告人死罪而未決，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又例載：慕越赴京告重事不實，并全誣十人以上者，發邊遠充軍。又游手好閒不務本業之流，自號教師、演弄拳棒教人及投師學習者，照違制律治罪，仍枷號一箇月。各等語。今張九錫因控告河工派累，供出元城、冠縣有童國林等，立義和拳邪教聚集多人等情，如果屬實，童國林等應照左道惑眾律擬絞。今審係虛誣，應將張九錫依誣告死罪未決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該犯另有誣告內黃搶奪之案，按例亦止擬流，惟越控河工派累，例發邊遠充軍。但該犯以山西民人在豫省貿易，乃因生計艱難，捱拾風聞無據之言，妄思代民伸雪，以冀得名獲利，其情甚爲可惡。若僅依例擬軍，殊覺罪浮於法。應從重改發伊犁，給種地兵丁爲奴。查本年河工，蒙皇上截漕發帑，工賑並施，購料則破格增價，辦料則鄰省均幫，其所以體恤之者，實已無所不周。豫省百姓咸知感奮。張九錫係外省游民，輒敢譸張爲幻，妄思蠱惑鄉愚，若非明示懲儆，恐無識之徒未能悉喻。應將張九錫鎖解河南，先於省會通衢枷號三箇月，開寫事由，俾知該犯罪有應得，庶愚民共凜急公，而良善益知大義。俟枷號滿日，再將該犯照擬發遣伊犁爲奴。童國林、翟貫一、安守分等，從前既經演拳，未便因其久經停歇，卽予免議。應將童國林、翟貫一、安守分俱照違制律，杖一百，枷號一箇月，滿日折責發落。雖在屢奉恩赦以前，應不

准其援免。唐玉已經病故，應毋庸議。餘屬無干，概予省釋。

至冠縣楊四海一案，山東撫臣現在查審。除將訊取供詞咨送該撫質訊辦理外，所有臣等會審緣由，理合併案定擬，并另繕供單，恭呈御覽，伏祈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再，臣胡季堂、臣喀寧阿於拜發奏摺後，即帶同司員英善、郎若伊起程回京，恭復恩命。合併陳明。謹奏。

硃批：該部議奏。

(宮中硃批奏摺)

二五 著劉義即派員查訪李存仁等有無演習義和拳事上諭

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大學士·公阿、尚書·額駙·公福、尚書和字寄直隸總督劉，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奉上諭：本日福長安奏，有直隸南宮縣人魏玉凱喊稟。訊據供稱：在本縣魏家莊居住。該莊有鄉約李存仁及魏學宗、簡七、王山、嚴齡等，與山東王倫，都是高口地方之李姓徒弟，從前原係白蓮邪教，演習拳脚。四十六年後，又改爲義和拳，各人俱藏有繩鞭。等語。經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嚴加審訊。據魏玉凱供：伊向當鄉約，上年正月告退，即係李存仁充當，李存仁又將伊毆打過一次。等供。是魏玉凱與李存仁顯有仇隙。但既據喊控李存仁等有演習拳脚之事，自應徹底查辦，未便因其挾有微嫌，將就完事。著傳

諭劉峩，卽派明幹大員會同正定鎮，速赴魏家莊嚴密訪查。如果李存仁等有傳教斂錢、滋事不法，並藏匿繩鞭之處，卽行就近詳細跟究，按名查拿，解部審辦。如實無此項情節，止須將李存仁等解京，與魏玉凱質訊，不必株連。至魏玉凱因何不充鄉約，是否因事革退，及自行告退，卽查明具奏。其高口地方是否有李姓其人係王倫黨羽，亦著一體密訪，據實奏覆。將此由四百里諭令知之。魏玉凱供詞並抄寄閱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上諭檔)

二六 阿桂等奏爲遵旨訊問呈控義和拳之魏玉凱錄取供詞事片

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臣等遵旨會同刑部，將呈控邪教之魏玉凱嚴加訊問，似係被李存仁毆打，是以挾嫌控告。但既據供稱該處傳習邪教，並藏有繩鞭，自應徹底查辦。臣等謹擬寫寄信劉峩諭旨，令其嚴密查訪，並查明魏玉凱是否自行告退鄉約，或因事革退之處，統俟覆奏到日再行核辦。所有現在訊問供詞，理合先行進呈。謹奏。

(上諭檔)

附件：魏楊等供單

魏楊供：

我係南宮縣人，年二十歲。這魏玉凱是我的父親，他從前充當鄉約。我這魏家莊共有七八十戶人家，我父親因在地方上斂錢，總斂不齊全，罵了他們，被李存仁、嚴齡等把我父親毆打了一頓，連鄉約不許他當了，現在是李存仁充當。我父親因此懷恨，上年原要告他，被叔叔魏玉秀、魏玉順阻止，沒有告成。至我在家時，只曾聽見李存仁、嚴齡等演學拳脚玩耍，不知他們有什麼邪教的事。此外莊上六七十戶人家，並不學習拳脚。再，我年幼時聽說山東王倫鬧事，我們一村人都是害怕的。我於今年正月，上京，在香舖傭工。初聞我父親到京，我問他來做什麼，他說從前被李存仁們打過，要告他們。至他如何告李存仁們是邪教，並沒有告訴過，只求問我父親就明白了。

魏玉合供：

我係南宮縣人，年四十九歲。這魏玉凱是我哥哥。我於三十六年間來京，在桂香樓香舖傭工。今年十一月初三，我哥哥到舖裡來，我問他來京做什麼，他說找生活做，所以在舖內住下的。如今他爲什麼告狀，我不知道。至村內的李存仁、嚴齡、魏學宗等如何學拳，有無白蓮教，我來京年久，不得知道。是實。

(上諭檔)

二七 劉表奏報於魏玉凱控案內查出簡七等入教習拳摺

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直隸總督臣劉峩跪奏，爲奏聞事。

竊照南宮縣民魏玉凱赴京控告李存仁等傳習邪教，係王倫黨羽等情，欽奉諭旨飭查。經臣飛札正定鎮總兵全保，并飭委清河道梁肯堂前往會同查辦，並繕摺覆奏在案。

茲於本月二十四日，據正定鎮全保、清河道梁肯堂稟稱：遵卽前赴南宮縣，將李存仁、魏學宗等拏獲。訊據魏學宗等供稱：魏玉凱於四十五年間充膺地方，當時辦事尚好，迨後遇有公事，恃強欺壓，村衆不服，於四十七年春具稟該縣，請將魏玉凱革退，公保李存仁接充。魏玉凱心懷不甘，醉後在村嚷罵，經李存仁、魏學宗、閻林等將魏玉凱共毆。至本年十月內，因年歲豐收，村中唱戲酬神，公湊戲錢，李存仁恐魏玉凱從中滋事，故未將伊列名。詎魏玉凱聞知，以爲閻村無不相欺，遂有必欲設法控告之語。今查明該村李存仁等並無演習拳脚、藏匿繩鞭等事。

惟案內有名之簡七一犯，係簡家莊人，獲案訊供，因言語支離，恐有傳習邪教情事，當卽親赴簡七家內，搜出黃紙字跡抄寫經文一本，木戳三箇。訊據供稱：十餘年前，有趙州寧晉縣高口村李成章傳授拳脚，并給與木戳、黃紙經本，遂拜伊爲師。今李成章已故，所傳黃紙字跡現存家中，伊曾傳授溫大、溫二、簡永安拳脚。等語。復又飛赴高口村密查，李成章實係久經病故，將伊子李可忠、李可德並溫大、溫二、簡永安等拏獲到案。現在隔別研究此外有無傳習拳脚之人，另行訊供具稟。等情。將所起經文、戳印、黃紙字跡抄送前來。

伏查魏玉凱所控李存仁等，雖查明並非王倫黨羽，而簡七之傳習邪教，現已查有確據。閱其抄本

經文，於鄙俚不通之中，語多狂妄。必須徹底嚴究，以絕根株。簡七等傳習拳脚是否即係義和拳，且既有經卷，師徒則轉相傳習，必不止此數人。臣已飛飭該鎮道等，再行搜查究訊李成章確係何時病故，伊子李可忠等是否仍習邪教，並究明溫大、溫二、簡永安等輾轉相習尚有何人，務須逐一查拏，遵旨陸續解部質審。至經本內作序之虞邑丁士俊係何處人氏，亦飭查明究辦。

所有現在獲犯訊供情形，合先繕摺奏聞，並將送到照抄黃紙字跡經文、戳印恭呈御覽，伏祈皇上睿鑒訓示。

再，據梁肯堂稟稱：簡七家內尚有搜獲拳經一本，係屬刻板，是以未經抄送。等語。容俟飭取到日，連犯一併解部查審。合併陳明。謹奏。

硃批：覽。

（宮中硃批奏摺）

二八 著劉峩等就近根究魏玉凱控案確情定擬具奏事上諭

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大學士·公阿、尚書·額駙·公福、尚書和字寄欽差·侍郎姜、直隸總督劉，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奉上諭：本日據劉峩奏，將魏玉凱在京呈控李存仁傳習邪教一案，現在集犯解京審訊。等語。又據姜晟奏，在南宮查辦簡七等傳習邪教，已有就緒。等語。此案應訊人犯必多，自須留在彼處質訊。

且既有端緒，則層層跟究，亦應就近查辦，以免輾轉拖延。現令刑部堂官派委司員，將原告魏玉凱押帶前往歸案審辦。著傳諭姜晟會同劉義提集案犯，悉心研究，務得確情，以靖根株，卽行定擬具奏。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上諭檔)

二九 著刑部將南宮縣習教之簡七處斬于聞絞候事上諭

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奉旨：簡七著卽處斬。于聞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南宮縣邪教一案。

(上諭檔)

三〇 劉義奏報擊獲許三等訊取八卦會段文經戕官劫獄情形摺

乾隆五十一年閏七月十九日

直隸總督臣劉義跪奏，爲訊取匪犯大概供情，先行據稟奏聞事。

竊大名道熊恩紱被賊殺害情由，經臣於十八日酉時繕摺馳奏在案。臣卽於是刻起身，十九日辰時

抵定州。據大名縣知縣吳之珩、元城縣知縣沈雲尊稟稱：該縣等會同營員督率兵役，於閏七月十六日拏獲王國柱、王八二名，同前獲之許三、邢士花、張二即張永年、王光前、許連等五名逐細嚴加究問。據稱：向隨八卦會會首係山東單縣人劉洪，現在單縣監禁。頭目係廣平縣張孟村段文經、元城縣小潭口徐克展。伊等均入其會，平日點香念咒，並無經像。不記日期，段文經、徐克展邀伊等於十四日進城，齊集許三家內，夥同殺官，搶庫劫獄，再救單縣劉洪。是日晚間，見有三十餘人在許三家會齊。三更時分，段文經等各紮青、白、紅色紬布，執持器械，亦有徒手者，一齊起身。邢士花、許三、張永年在外等候，王光前、許連係一同進署，均未動手。嗣聞官兵擒拏，隨同邢士花等一併躲避空房之內，致被搜獲。等語。至詰其段文經現在逃往何處，當日係何時約會，是晚聚集之三十餘人是何姓名，何人進道署殺官，何人赴縣署劫獄，以及此外尚有賊黨若干，各該犯語言支吾，不吐實供。現在勒緝徐克展並關拏段文經務獲，一併究訊。並先將續獲之王國柱等隔別研訊，一有確供，即另具供單馳稟。等情前來。

除飛飭密拏段文經、徐克展等務獲，並跟究首從餘犯姓名，以便分頭勒緝，按名速獲。臣於定州拜摺後，仍即刻起行，兼程前往，俟抵大名府率同臬司提集各犯，訊明實在情由，再行開列供單具奏。一面移咨山東撫臣，轉飭監提劉洪，究訊段文經等爲匪該犯是否知情，其餘孽共有若干，逐一根究嚴拏，毋使一名漏網外。所有大名等縣查訊搜獲匪犯許三等係山東單縣劉洪案內餘犯，以及續獲王國柱、王八二名各情由，合再繕摺馳奏，伏祈皇上睿鑒。謹奏。

乾隆五十一年閏七月二十一日奉硃批：已有旨了。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三一 劉葵奏爲訊明許三等入八卦會並戕官劫獄情形事摺

乾隆五十一年閏七月二十四日

直隸總督臣劉綏跪奏，爲訊明大概情形，先行恭摺具奏事。

竊臣與臬司托倫等，於本月二十二日先後馳抵大名。據革職副將舒通額差弁前赴肥鄉，會同該縣王步瀛，拏獲素與段文經、徐克展等來往人犯十名；又會同廣平縣知縣張敷華，拏獲人犯四名。大名、元城二縣又續獲張五麻子一名。連前獲七名，共已獲二十二名，內有因被兵役用鎗打傷者，均已先後提至大名。

據臬司託倫〔一〕率同署廣平府申允恭、大名府達本先行查審。並於許三家搜出字條一紙。訊據已獲之許三等僉稱：係段文經、徐克展招引入教，徐克展以段文經爲師，段文經以山東單縣劉洪爲教主。或因治病求福，或係習學拳棒，不過點香念咒，並無佛像經卷。至段文經係大名道衙門皂頭，本年四月內，曾差王國柱送銀於單縣崇天寺即通天寺附近居住之呂棟，令其轉交單縣監內劉洪即劉銓。閏七月十三日，段文經、徐克展招引同教五十餘人，伊等有不知姓名者，均相約在城內許三家會集。因許三家

〔一〕前作托倫。

有空房三間，貼近道署。三更以後，段文經等點香叩頭，各用紅白紬布包頭，由許三家推牆而出，先進道署。熊恩紱聞聲出堂喝禁，並喊人擒拏，羣賊執持刀鎗，將熊恩紱先後砍扎十傷，熊恩紱回至中堂，倒地殞命。家人衙役驚起拒敵，被殺八名，受傷八名。正打庫門，因見各役漸次衆多，各賊始由大門而出，分赴大名、元城二縣搶劫囚犯。大名縣僅將監獄頭門打開，典史王學書抗拒受傷，內監未動。元城縣已砍入內監，將各犯鎖鑰砍斷，脅令同行，各犯畏懼央求，內有一名被賊嚇砍致傷，亦堅不同逃。是以監無疎虞。各賊聽聞鎗聲，遂跑至西門，砍傷門軍，奪門逃逸。被兵役追趕，鎗傷數賊。此各賊糾夥殺官、先後搶劫監庫之情形也。

今即據現獲之二十二犯究訊，內有自認同夥搶劫者，亦有堅供僅與同教，並未夥同進署者。諒因糾邀同行之首犯未經拏獲，是以信口狡展，尚須再加研訊，并另行躡緝。等情前來。

臣復加查訊，許三所藏字條詞多狂吠，所誦咒語亦屬荒唐不法。該犯等既已同習邪教，復敢殺官，搶劫監庫，顯有謀爲不軌情事。案情重大，必須徹底嚴究，剪除黨孽。至所供同夥五十餘人，尚恐不止此數。況已獲各犯內，現有供稱並未上盜者，則此外必另有進署殺官、未經供有姓名住址之正犯，更須根究得實，躡緝務獲，不可使有一名漏網。今爲首之段文經、徐克展等尚未就獲，實深焦恨。臣現將已獲各犯，諄飭臬司等再行逐細究訊。未獲各犯籍隸東省或逃赴豫、東二省者，移咨各撫臣嚴密查拏。其籍隸直屬者，飛飭各屬上緊躡緝，並根究此外餘黨，務將首從各犯按名全獲。如訊明實係進署殺人

之犯，即一面奏明，一面即行正法，以彰國憲。

所有現在查訊大概情形，并已未獲賊犯名單，合先繕摺，由六百里加緊馳奏，並將所起許三家字一紙暨該犯口誦咒語抄錄恭呈御覽，伏祈皇上睿鑒。謹奏。

乾隆五十一年閏七月二十六日奉硃批：卽有諭旨。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附件：劉義所呈抄獲許三家內所藏字條暨許三口誦之咒語

漢室孫祖玉樓閣，限他冲廣遇天魔。水烟〔淹〕東魯三千里，血染西秦八百坡。蛇頭馬尾容易過，猴頭羊蹄可奈何？賢君若（問）真消息，火燒山西定干戈〔一〕。

據口誦咒語：

一炷信香點上蒼，拜上蒲州關大王。忠膽一清垂千古，玉泉山前立廟堂。清世千名鎮上將，能知禍福與存亡。四季開觀三進禮，戮斬端靜鬼神亡。

先世勒令關大王，可在違令遭貶，牒文隨身帶，法令常隨身，諸佛歸本位，法令隨牒文。

（軍機處錄副奏摺）

〔一〕此字條之行文，與義和團運動中流傳於北京的《寶坻縣乩語》（近代史資料專刊《義和團史料》上，第十五——十六頁）有雷同之處，故錄之。

三二 劉表奏爲遵旨將翟治元解京並嚴緝段文經等事摺

乾隆五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直隸總督臣劉表跪奏，爲欽奉上諭事。

本年十月二十五日，承准大學士·公阿桂、大學士和珅字寄，乾隆五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奉上諭：本日據徐克展供，段文經、劉勤逃往潁州府城東李自榮家躲避。已降旨令李世傑、書麟迅速查拏，並令書麟馳赴潁州李自榮家搜捕矣。今又思徐克展一犯，河南委員於九月二十七日在亳州拏獲，被王家幹帶回州城，由潁州解赴清江浦。段文經、劉勤即藏匿潁州李自榮家，豈有不知之理？或該二犯聞風畏懼，不敢潛竄他處，竟在李自榮家藏匿，書麟前往查拏，自必就獲。但恐該二犯聞徐克展業經拏解，竟改裝易服，復自潁州潛行竄逸。書麟務即將李自榮拏到，向其嚴切跟究，必究出段文經、劉勤下落，一面速奏，一面密速追捕，毋任狡展漏網。至段文經、劉勤即使在潁州逃逸，該二犯俱係直隸人，其口音服色與南方相異，易於辨識，斷不敢渡江往南潛逸，自必在蕭、碭、豐、沛一帶潛逸。著傳諭李世傑督飭所屬，即在該處設法偵緝，實力嚴拏務獲。但該二犯或因江南省查拏緊急，不敢在彼存留，轉向山東、河南及直隸原籍地方潛行竄回，亦未可定。並著劉表、畢沅、明興仍須督飭各屬，上緊搜查，加意緝緝，不得因該犯等已往南竄，而直隸、山東一帶稍存疎懈，又致要犯潛藏伏匿，不能剋期就獲，則劉表、明興獲咎更重矣。再，據徐克展供出，離卦教首翟治元係元城人，年六十餘歲，身體瘦長，白鬚，在城北隆化

村居住。並著劉莪卽速查拏，解京歸案審辦，勿任遠颺。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到臣。

伏查翟治元一犯，卽係郝潤成所供離卦副頭目之鄧志遠，前奉諭旨，令俟大名完案後，明春再行辦理。經臣密飭大名道龍舜琴先行訪察存記。當據該道稟稱：查鄧志遠卽翟治元，字貫一，前聞該犯於四十三年曾被人指告邪教，現因跟緝段文經踪跡，恐係逆犯同教，或能知其下落，隨差拏到案。訊據翟治元供稱：伊自幼學武，考過武童，因要練勁，原同童國林學過拳，不過想長氣力的意思。後被張九錫誣告係義和拳邪教，奉欽差審係虛誣釋放。平日並不敢做犯法的事，實不知段文經下落。等語。當查四十三年張九錫控告邪教卷案，張九錫在步軍統領衙門呈控童國林、翟治元係義和拳邪教，欽奉諭旨，命刑部侍郎臣胡季堂、喀寧阿等，帶同司員英善、郎若伊會同前任督臣周元理審係誣指，因翟治元曾學拳棒，擬以枷責完結。核與該犯翟治元現供相符。等情。稟覆前來。

臣因查該犯從前雖因學習拳棒，被張九錫控告，嗣經訊明並非邪教，當將翟治元枷責完案。然既據郝潤成供稱該犯係離卦副頭目，或因無人質證，狡飾不認，亦未可定。現奉諭旨，飭令緩俟大名完案

後明春辦理之人，固未敢竟行釋放，〔硃批：〕更屬不通，卽拏送京。亦未便預行監禁，使未辦之邪教人等聞之，轉致驚惶竄逸。當經臣

批飭該道，取具該犯住居村莊地鄰親族人等的保，候示在案。〔硃批：〕不謂汝不曉事至此，果老而糊塗乎？

臣於馳赴大名驗訊段文周等屍身之時，復據大名道龍舜琴面稟，據翟治元率同伊子武舉翟仲武、伊姪武舉翟仲和呈稱：伊等實係良民，並非邪教。第因四十二年曾被誣控，今段文經等以邪教謀逆，恐再被人挾嫌誣告，難保身家，情願令伊子翟仲武、姪翟仲和自備盤費，雇覓眼線，請批隨同官弁，前往緝拏段文經、徐克展等務獲，以明皂白。等語。復經臣給批，飭令該道分交緝捕各員弁帶同緝拏，并飭將翟治元取保候質在案。茲奉諭旨，臣已飛飭大名道龍舜琴，速將翟治元一犯遴委妥員沿途小心押解，星馳赴京，聽候歸案審辦。

至段文經與徐克展係最相親密之人，歷據已獲各犯等僉稱，該犯與段文經係屬同逃。今徐克展所供逃至潁州府城東李白榮家躲避之語，似屬可信。但徐克展既已拏獲，恐該犯聞風潛逃，自覺口音與南省迥別，勢不敢渡江竄逸，或轉向直隸原籍地方潛行逃匿，亦未可定。臣前聞徐克展在亳州地方拏獲之後，即一面委員帶同眼目，星夜馳赴附近亳州之潁州、臨淮、徐州一帶，買線偵緝，一面在於山東、山西、河南交界處所，并大名、廣平等府屬州縣內，添派員弁，益加嚴密截拏搜捕，設遇逃回，即行擒拏，斷不敢稍存疎懈，自干罪戾。

所有翟治元一犯，臣遵旨飭提解京，並現在嚴密緝拏段文經等緣由，理合恭摺奏覆，伏祈皇上睿鑒。謹奏。

硃批：已有旨了。

三三 劉峩奏爲遵旨已將翟治元由省解京事摺

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初三日

直隸總督臣劉峩跪奏，爲欽奉上諭事。

十月二十九日，承准大學士·公阿桂、大學士和珅字寄，乾隆五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奉上諭：據劉峩奏，翟治元一犯，曾於乾隆四十二年被張九錫呈控係義和拳邪教。嗣經審係誣指，擬以枷責完結。前據郝潤成供稱，該犯係離卦副頭目，隨差拏到案，該犯堅不承認。因係俟大名完案後明春辦理之人，未敢竟行釋放，亦未便預行監禁，取具該犯住居親鄰的保在案。等語。翟治元一犯，既經郝潤成、徐克展供係離卦頭目，且曾經徐克展糾約入夥，自係邪教黨惡、知情同謀要犯。從前被張九錫呈控，派往審訊之人卽被該犯狡供混過。今既拏獲到案，自因無人質訊，輾轉狡飾，堅不承認。乃該督聽信一面之詞，不將該犯監禁，輒行取保釋放。彼係離卦教首，一經釋放，何弊不可爲，何踪不可掩，該督不當思及此乎？設或該「犯」乘間脫逃，尚復成何事體？不意劉峩竟不曉事，年老糊塗若此。著傳旨申飭。所有翟治元一犯，著該督卽遴委委員，迅速解京，聽候審訊。沿途小心押解，毋致疎虞。又劉峩另摺奏，審訊遷安縣冷口地方盤獲形踪可疑之蘇晏宇、郭安清一摺。該犯等既帶有符咒邪書，自非安分之人。並著一併解京，交刑部審辦。將此由四百里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到臣。

伏查翟治元一犯，前奉諭旨，已據郝潤成在部供稱，係屬離卦副頭目，自應從此切實研訊，以期早

得確情。乃因質證無人，未即嚴究，俾該犯得以狡飾，實屬糊塗。即此時返心自問，亦不解何以昏謬至此。茲蒙聖恩，不加嚴譴，僅予申飭，跪讀之下，〔硃批：〕亦不祇此矣。悚惶感愧，實覺無地自容。

查該犯翟治元，臣於二十五日欽奉諭旨之後，已專差標弁飛札大名道龍舜琴、大名府貢楚克札布，將該犯迅速委員解省。茲於十一月初三日，據該道龍舜琴等將翟治元委員押解前來。

除飭委保定府理事同知德溥、臣標千總張永泰帶領兵役小心押解赴京，不致稍有疎虞遲延外，所有翟治元一犯已據該道府等解送來省，於本月初三日自省起解緣由，理合繕摺奏聞。

至遷安縣盤獲形跡可疑之蘇晏宇、郭安清二犯，臣已行司派委試用知縣杜羣玉，先於十一月初一日自保定押解起身，並飭沿途派撥兵役，小心護送赴部收審。合併陳明。伏祈皇上睿鑒。謹奏。

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初五日奉硃批：覽。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三四 刑部奏為研訊翟治元堅供並非離卦教頭事摺

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初六日

臣等將直隸解到翟治元一犯，昨日嚴加審訊。據供：伊從前曾經學拳，後來改過務農，並非離卦教頭。至大名一案，伊實不知情。並監提徐克展、王成功、郝潤成，與該犯當面質對。王成功、郝潤成俱

與翟治元不相認識。徐克展前供於十五日接應段文經等一節，並離卦教頭的話，據徐克展供：係得自段文經傳說。反覆研詰，徐克展竟無從指實。翟治元仍堅供不移。復派員連夜熬審，以：該犯從前義和拳邪教案內，張九錫曾經控告；今徐克展等又供係離卦教頭，逐層駁詰。該犯只認從前學拳，及訊以教頭名目，又復堅不承認。

臣等察看該犯情形，明因質證無人，希圖卸罪。俟段文經拿獲到日，再行質審，自可得其實情。謹先錄取供詞進呈。謹奏。

(上諭檔)

附件：翟治元等供單

翟治元供：

我係大名府元城縣人，今年六十二歲，在大名府城北四十里隆化村居住。我考過武童，因年輕好武，也曾學過拳。後來務農，並不敢傳習滋事。這徐克展素日認識，離我家住的十餘里。他承種我的地二十畝，這幾年，他總沒有分給我糧食。至他同段文經鬧事，我並不知道。他說的段文經、劉勤，我並不認得。劉勤從沒到過我家送信。不敢謊供。是實。

徐克展供：

我前供說，段文經同我們四五十人鬧事殺官，原怕人少不濟事，段文經說，曾教劉勤給翟治元送

信，叫他於十五日前來接應，及至天明，不見翟治元來。當初是段文經、劉勤對我說的。我並沒有與翟治元見面。是實。

詰問翟治元：

你雖說不認得段文經，劉勤並沒有約你十五日接應的話，但現在徐克展供你是離卦教頭，你當初又經張九錫告過，你自然是邪教內的人，還敢強辯麼？

翟治元供：

我自幼習武，又會打拳。後來年老，也就不講武了。我兒子翟中武，係武舉人。今年七月內，段文經等殺官鬧事，總督到大名府查拿逆犯，我教兒子還討過護牌。因不認得段文經，曾雇覓村民陳四等作眼，跟著地方官查拿。這都是有憑據的，只求行查。至從前張九錫告我，原是牽扯我的。我自從遭了那場官事，越發畏法守分，我實不是邪教內的人。這徐克展皆是混供，只求詳情。

又詰徐克展：

你前供翟治元的話甚確，如今當面質對，你全推在段文經身上，你明知段文經未獲，可見你供段文經在潁州府，也是謊話了。

徐克展又供：

約翟治元來接應，翟治元是離卦教首，都是段文經說的。至段文經實在潁州府藏匿，不日就可拿來，可以質對。這樣嚴審，斷不敢謊供。是實。

又詰問翟治元：

你說大名滋事案內，你並不知情，但你究竟學過拳，從前張九錫控告義和拳案內，你又犯過案，如今他們說你是離卦教頭，你還有何辯呢？

翟治元又供：

我實不知什麼是離卦教頭，但我自幼學拳，原是有。今他們既說是段文經說我是離卦教頭，我此時也無從置辯，只求俟拿獲段文經時，情願與他當面質對。

(上諭檔)

三五 步軍統領衙門爲曳刀會枷犯呂大病故事咨刑部文

乾隆五十八年三月十九日

提督衙門爲知照事。

據宣武門城門領德紹呈稱：本門有永遠枷犯呂大綽號大鵬金翅鳥，係江南人，今該犯於乾隆五十八年三月十五日病故。等情。呈報前來。查大鵬金翅鳥呂大係江南桐山縣民，因聚衆曳刀會案內，於乾隆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枷送門監永遠之犯。今據該門領呈報病故。除票行西城正指揮趙遵律相驗徑報刑部外，相應知照刑部查照可也。須至咨者。

今據該門領呈報，已經南城兵馬司正指揮相驗訖。

右咨刑部。

(刑部檔)

三六 著江南山東等督撫查拏順刀會義和拳並整頓吏治事上諭

嘉慶十三年七月十四日

軍機大臣字寄江南、安徽、河南、山東各督撫，嘉慶十三年七月十四日奉上諭：

給事中周廷森奏請嚴懲聚眾匪徒一摺，據稱：近日江南之潁州府、亳州府、徐州府，河南之歸德府，山東之曹州府、沂州府、兗州府一帶地方，多有無賴棍徒，拽刀聚眾，設立順刀會、虎尾鞭、義和拳、八卦教名目，橫行鄉曲，欺壓善良。其滋事之由，先由賭博而起，遇會場、市集，公然搭設長棚，押寶聚賭，勾通胥吏，爲之耳目。請飭下三省督撫，認真緝拿，清查保甲，密訪爲首棍徒姓名，有聚賭械鬥之案，拿獲盡法懲治。並責成地方官，嚴定黜陟。等語。

詰奸刑暴，安民之大法。地方官果能留心吏治，除莠安良，何至令兇惡棍徒結黨成羣，肆行鄉里？今江南、安徽、河南、山東毗連各州縣，既有此等匪徒，自應嚴行懲辦，以靖閭閻，不可養癰貽患。

至清查保甲，雖屬緝匪良法，但地方官寄耳目於里胥、保正，設里保之中皆其黨類，仍不肯據實舉報。總在府縣各官平日留心體訪，隨案查拿，將首犯嚴辦，使脅從者知懼，不敢隨同爲匪，自不至釀成巨案，株累多人。若胥吏等以在官人役，敢於通同包庇，尤應密拿重辦，剔除積蠹。著交江南、安徽、河

南、山東各督撫認真查辦。

所有穎、亳等處各府州縣，遴選廉明幹練之員，取其才堪治劇，而又能寬猛得宜通曉事體者，責令隨時整頓。如此內有舊係簡僻缺分，而地方今昔情形不同，初任之員難資治理者，不妨奏明更調。果能化俗宜民，著有成效，加以獎勸；闖葺不職者，立予糾參。使守令盡皆得人，則奸宄日戢，卽虓悍之徒，亦必化爲良善。該督撫等職任封圻，各宜盡心整理，毋得因循玩視。所有周廷森原摺，着發給閱看。將此各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上諭檔)

三七 董教增等奏覆遵旨查禁順刀會並籌辦地方吏治情形摺

嘉慶十三年十月初一日

安徽巡撫臣董教增跪奏，爲欽奉諭旨恭摺覆奏，仰祈聖鑒事。

竊臣接准督臣鐵保咨會，准軍機大臣字寄，嘉慶十三年七月十四日奉上諭。〔上諭見前，此處刪編者〕仰見我皇上於地方風俗，無時不廑聖懷，除暴安民指示，尤爲周至。臣跪讀之下，不勝欽感。

伏查穎州府所屬各州縣，民情强悍，好勇鬪狠，習以爲常。臣於上年到任後，節經諄飭該守令實力查察，遇有糾鬪以及搶竊、賭博之案，尤當根究黨羽，從嚴究辦，不可稍涉寬縱。茲欽奉聖諭，適穎州府

知府章廷楓因公在省，隨詳加詢訪。據該守稟稱：曳刀、順刀等會，向來有此名目。現在密查，尚無結黨行兇確據。惟該處毗連豫省，民間以防禦爲詞，刀鎗棍棒，幾於家有其物。上年宿、蒙匪徒滋事，召募鄉勇，保護村鎮，並經製造烏鎗。肅清之後，雖逐年查繳，亦難保必無藏匿。是查禁兇器，最爲此時要務。惟挨戶搜查，易滋煩擾，且民間藉以自衛，亦未便全令繳銷。現在出示剴切曉諭，責成地保隣佑互相稽核，除例禁兇器務令全數呈繳外，防夜之薄刀鎗等，存留不得過五件，餘者悉令銷燬。倘有不遵，立即赴官呈首；若互相容隱，事發之日，一併連坐。其懷挾刀杖游行市井，則必非安分之徒，雖未傷人，亦嚴行查究，以漸消其桀驁之氣。至清查保甲，約束胥吏是否認真，則在乎地方官之賢否。臣等職任封圻，惟有恪遵諭旨，督飭所屬，一體留心體訪，斷不敢使闖茸不職之員因循貽誤，以仰副聖主禁暴安民至意。

至潁州府所屬州縣，命盜案件倍於他邑。誠如聖諭，今昔情形不同，必得才堪治劇而又能寬猛得宜通曉事體者，方足以資整頓。查亳州、阜陽、霍邱本係調缺，原任亳州知州周光隣遺缺，現在遴選候補直隸州知州李堯文另摺奏請。借補阜陽縣知縣高蕙業遺缺，請以霍山縣知縣劉濬調補，未奉部覆。霍邱縣已題，奉恩准以黟縣知縣陳之揆調補，現甫蒞任。此外潁上縣民俗較諄，治理尚易。至太和縣與豫省接壤，蒙城縣與鳳陽府屬之壽州、宿州連界，近年以來，民情强悍，訟獄滋繁情形，與阜、亳相等，實非初任人員所能勝任。應請將該二縣改爲繁疲難兼之要缺，在外揀員調補。惟定例改一調缺，須將繁缺改一簡缺。今查有池州府屬之貴池縣，係衝繁難調缺，該縣雖地處濱江，民情安靜，可改爲衝繁中

缺，以抵太和縣以簡改繁。此外別無可以改簡之缺。所有蒙城縣缺，惟有仰懇聖慈俯念地方緊要，一並改爲調缺。如蒙恩准，太和縣知縣黃丹桂現因另案參革，容臣遴員請調。蒙城縣知縣雷長春才具亦屬中平，現在解餉赴川，應俟回任後另行察看具奏。

所有現在籌辦情形，謹會同兩江總督臣鐵保恭摺具奏，仰祈皇上睿鑒，訓示遵行。謹奏。
嘉慶十三年十月十四日奉硃批：吏部議奏。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三八 趙未彤奏請飭下山東撫臣查禁曹州府一帶義和拳摺

嘉慶十六年十月二十九日

湖廣道監察御史臣趙未彤跪奏，爲整飭民風，仰祈聖鑒事。

竊臣思有牧民之責者，皆當實心教民，俾知遷善遠罪。卽間有不肖之徒，亦應妥爲辦理，勿使滋擾。乃近日外省辦事多不認真，無論詞訟不結、來京控告者甚多，卽如從前盜犯張標，直徹九重之聽，蒙諭直隸督臣胡季堂查拏，尚以不應輕動覆奏，遂至釀成長新店行劫之案。近年如河南之紅鬍子、山東之曳刀會，疊經諭飭各省，皆因循不能實力查辦，致有葉縣王大膀子之案。頃聞山東曹州府一帶，又有義和拳名目。該處毗連直隸、河南兩省地方，居民錯雜，最易藏匿。此類踪跡詭密，實係不安本分之人，竊恐輾轉糾約，煽惑漸多。臣愚以爲，姑息適足以養奸，張皇又恐其滋事，應請旨飭下山東撫臣，密

諭該地方官設法查禁，妥爲辦理，務使咸知利害，相率解散，庶馴良者向善，強悍者畏法，而民風蒸蒸日上矣。

臣籍隸山東，既有風聞，理合繕摺具奏，伏乞皇上聖明睿鑒訓示。謹奏。

（軍機處錄副奏摺）

三九 同興奏覆遵旨密查嚴禁曹州府一帶義和拳摺

嘉慶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

山東巡撫奴才同興跪奏，爲遵旨密查嚴禁，恭摺覆奏事。

竊奴才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內開，嘉慶十六年十月二十九日欽奉上諭：據御史趙未彤奏稱，山東曹州府一帶有義和拳名目，踪跡詭密，多係不安本分之徒。請飭下撫臣設法查禁。等語。外省民風良莠不齊，偶有一二匪徒潛匿里閭，惟在地方官密訪嚴拏，隨時懲辦，俾奸宄絕跡，自能弭患未形。山東曹州府與直隸、河南兩省接壤，居民錯雜，現據該御史風聞有義和拳名目，自必有不安本分之徒，潛習拳勇，擾害地方，若非早爲禁戢，恐黨夥日多，別滋事端。著傳諭同興，密飭該地方官設法查禁，不可張皇株累，驚擾閭閻，亦不可因循姑息，縱惡養奸。總須不動聲色，嚴密訪拏，將爲首者懲辦數人，則徒衆必聞風畏懼，立時解散。禁暴卽所以安良，該撫職任封圻，務妥協查禁，以靖地方爲要。所有該御史原

摺，著抄寄閱看。欽此。

伏查奴才前於五月抵任後，即諮訪東省民情，知沂州一帶素有掖刀匪徒，而曹州府屬之鉅野等處有義和拳等名目，均係游手好閑之徒，恃其兇悍，滋擾閭閻，最爲民害。先於嘉慶十三年給事中周廷森條奏案內，前撫臣吉綸欽奉諭旨，訪查嚴禁。數年以來，頗爲斂跡。然此等不安本分之徒，恐日久玩生，復萌故智，甚至有興立教名、多事惑衆等事，不可不防其漸。即經密飭該府等嚴行查禁，並確加訪察。數月以來，各該地方甚爲寧謐，並無滋事擾害之案。該匪徒等實皆游惰之民，因怠於力田務農，遂至漸染積習。惟在立除首惡，則散衆即知儆畏悔改。誠如聖諭：隨時懲辦，自能弭患於未形。茲欽奉前因，奴才現又揀派原任鉅野縣因公降調知縣崔起龍，改裝易服，前往曹州一帶密爲訪查。倘有愆不畏法之徒，潛匿里閭，仍前教習拳棒，不安本分，立即嚴拏首犯辦理，一面設法查禁。奴才身任封圻，有撫綏地方、除莠安良之責，斷不敢因循姑息，亦不敢稍涉張皇，致滋紛擾。惟有不動聲色，隨時率屬留心訪察，妥協查禁，俾使奸宄不能容跡，地方常臻綏靖，以期仰副聖主禁暴寧民至意。

所有遵旨密查嚴禁緣由，謹繕摺覆奏，伏祈皇上睿鑒。謹奏。

硃批：有犯必懲，已爲遲緩。宜簡幹員，時加查緝，毋忽。

（官中硃批奏摺）

〔硃批〕：勉之。〔硃批〕：此數語爲當今通病，似是而非，皆懶惰人託辭耳。

四〇 同興奏報擊獲素習拳棒之路克言等並咨擊徐執印片

※嘉慶十七年三月初九日

再，奴才於上年冬間，欽奉諭旨：山東曹州一帶，有義和拳名目，飭令奴才設法查禁，將爲首者懲辦數人，以靖地方。等因。欽此。奴才欽遵選派因公降調之原任鉅野縣知縣崔起龍，前赴曹州一帶，密爲查訪，並已具奏在案。旋據該員購線緝，訪得鉅野縣民路克言、倪魁、張天祿三名素習拳棒滋事之徒；又有徐執印一名，向在江南販私，彼處夥犯稱爲仗頭，均係著名匪類。當經該員協同鉅野營守備殷正魁會縣，先後將路克言、倪魁、張天祿擊獲，徐執印聞風逃走，現獲犯妻王氏、窩留人徐甸。以上就獲各犯，經奴才提省飭司委員審訊。據路克言供認素習拳棒，並搶劫各案；倪魁供認素習拳棒，亦有夥劫之案。惟張天祿止供學習拳棒，並未滋事。因該犯患病，尚未刑訊。徐王氏供：係江西南江州人，上年被本地人張姓、祝姓等搶至安徽錢家集，送與徐執印爲妻。徐甸供：徐執印現在逃匿安徽五河縣張建禮家。等語。奴才查核犯供俱有不實不盡，惟就現供情（形），均爲拳勇匪徒。

除再飭審爲匪滋事各確情，照例懲辦，並飛咨江蘇、安徽撫臣，密飭查擊徐執印務獲外。所有委員崔起龍等擊獲各犯緣由，理合附片奏聞。謹奏。

嘉慶十七年三月初九日奉硃批：覽。欽此。

四一 錢楷奏報擊獲習拳之徐執印已解往山東片

※嘉慶十七年四月初二日

再，臣前詣鳳陽等府屬查辦加賑事宜，途次宿州地方，接准山東撫臣同興咨會，欽奉諭旨，以曹州府一帶有益和拳名目，飭令設法查禁。當擊獲匪犯倪二魁即倪魁等，究出徐執印一犯，逃赴安徽五河縣屬袁家集張見禮家潛匿。等因。臣隨密飭該縣迅速查拏。嗣據該縣稟稱查拏無獲。惟擊獲張見禮到案，訊明徐執印前於十三年間，曾到袁家集，因與認識，此次實未潛至伊家。等情。維時臣適查賑至五河縣，接見該汛把總汪錦標，似於該處緝捕情形熟悉，當即密令選撥兵丁，協同該縣丁役，帶領張見禮作爲眼目，購線躡緝，責成務獲解究。隨據報在於壽州正陽關地方，將徐執印擊獲解縣。經該縣署知縣魯應元研訊該犯如何學習拳棒滋事，尚有夥黨何人，現匿何處，均堅供不吐，顯係恃無質證，妄思狡展。自應解交山東省歸案審辦，以盡根株。

除即派委員弁，管押起解，飭令經過沿途各屬一體撥護，並咨明山東撫臣同興收審外。所有擊獲隣省義和拳匪犯解審緣由，理合附片奏聞。謹奏。

嘉慶十七年四月初二日奉硃批：覽。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四二 同興妻爲審明徐執印及路克言各案大概情形事摺

嘉慶十七年八月初四日

山東巡撫奴才同興跪奏，爲拏獲拳棒匪徒，究出行劫殺人各案，現在分別咨查審辦緣由，先行奏聞，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前奉諭旨，山東曹州一帶有義和拳名目，飭令設法查拏。等因。欽此。奴才卽經欽遵，密派原任鉅野縣知縣、候補縣丞崔起龍前往訪查。旋據該員會同營縣，拏獲素習拳棒著名匪徒路克言、倪魁並張天祿等提省審辦。又據訪有匪徒〔徒〕徐執印，拳勇稱強，兇惡素著，向在江南販私，彼處夥犯稱爲仗頭。隨前赴查拏，該犯聞信潛逃。當獲該犯搶佔爲妻之王氏及知情窩留之徐甸，究出徐執印逃赴安徽五河縣地方。奴才當卽飛咨查拏，並附片奏聞在案。

嗣准安徽撫臣委員，將徐執印拏獲解回東省，並節經飭拏夥黨，又續獲徐執印案內夥犯及送信縱逃之傅偉、史相柱、張廣涵、李應選、徐廣運等，及倪魁案內之夥犯李文魁、李耀賢、紀照遠、鍾四、王孔正等，先後飭提來省。節次提集各犯研究。據路克言供認：嘉慶十年十二月，聽從蕭仁學糾邀，行劫金鄉縣事主孟興遠錢鋪，該犯入室，搜劫得贓屬實。倪魁等供認：於十六年十一月內，先後行劫鄆城縣事主宋玉恒、濮州客民李常裕銀物二案。又究出李文魁等於十五年二月，行劫汶上縣事主羅儒信布店一案。又訊據徐執印供認：向在江南海州三尖子地方販私，衆議舉爲總仗頭。十六年閏三月間，有崔玉、

孟玉欲爭該處馬頭，該犯商同夥犯宋玉傑、趙雲從、楊浩然、吳順等，曾緝殺二人。又於四月內，有濮州人馮小將因奪鹽斤起衅，該犯令同夥李工臣將馮小將殺死。又於七月內，因回民木雲昌等搶去同夥之王兆熊鹽斤，該犯將回民李燦殺死。又在江南沐陽縣地方，主使張二濫子等搶得泗州逃荒女子王氏，該犯姦佔為妻。各案。

奴才查路克言、倪魁俱供自幼學習拳棒，且曾結夥行劫。徐執印販私殺人，亦據供出。惟該犯等刁狡異常，所供恐尚有不實不盡，現在嚴審確實，分別定擬具題。其徐執印所供各案，俱在江省，業經飛咨確查，俟覆到再行核辦。

所有拏獲匪犯，究出劫殺重案，現在分別咨查審辦緣由，謹繕摺先行奏聞，伏乞皇上睿鑒。謹奏。
嘉慶十七年八月十一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四三 朱錫爵等奏為審明習離震諸教之張見木等定擬事摺〔一〕

嘉慶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山東布政使臣朱錫爵、按察使臣劉大懿跪奏，為審明先擒獲案，現禁省監之各匪犯分別辦理，恭摺

〔一〕此摺未涉及拳會活動，惟其訊究之離卦教徒中有胡世全、張衡、王普仁三人，而另據曾署金鄉知縣之吳增所纂《金鄉紀事》所載，胡世全係「習義和拳」，張衡「似係義和拳」，王普仁恐亦義和拳巨魁。據此故錄是摺。

具奏，仰祈聖鑒事。

竊照金鄉等縣拿獲教匪崔士俊、張見木等，先後解省審辦。前經撫臣將崔士俊等七犯審明，該犯等習教，均係長垣縣人徐安幗傳授。當將崔士俊、趙清元、李允魁、孫戰標、呂華容、宋大勇、劉燕等七犯先行正法，恭摺奏聞在案。

茲臣等查，現禁省監尚有先後獲犯五十一名，亟應審辦。連日督同濟南府知府凝圖，復提張見木各犯嚴加熬審。緣張見木即張建謨，籍隸鉅野，與已獲正法之金鄉縣人崔士俊、李允魁、呂華容、孫戰標、宋大勇及同縣人趙清元、城武縣人劉燕均相認識，俱素習八卦離字教。其教先令人跪香磕頭，口授真空家鄉無生父母八字，並捏造鄙俚歌詞，兼與人治病。人教之始，先給教師錢一二百文不等，名爲根基錢。每逢清明、中秋兩節，隨力致送錢文，名爲跟帳錢，俱交給教首。凡同教見面，駢食指、中指往上一指，名爲劍訣，以作暗號。

窮究株黨，其離卦教首係已故之河南商邱縣人郜雲隴，即現獲之監生高繼遠之高祖，世相傳授。嗣傳至高繼遠之已故堂兄高道遠即郜添麟，因父兄郜三等屢次犯案，旋於乾隆五十一年間移居山東聊城縣，改姓爲高，仍習離卦教。又傳昔存今故之劉隴士及現獲之監生靳清和即靳清洪，未獲之叢學珠、靳中和爲徒。高道遠於嘉慶十六年六月間病故，高繼遠接充離卦教首，收過跟帳錢文。劉隴士轉傳現獲之王普仁。王普仁傳徒已故之張振東，同現獲之張衡，並未獲之于孟周、王廷林、辛文卓及已故之王敬修。王敬修復傳劉燕。劉燕向來在外遊蕩，于金鄉等縣而傳徒已正法之崔士俊、趙清元，同

現獲之張見木、李允和、李一祥、李振柱、楊凝、楊麻等。並現獲之許子成、李路吉，邀令劉燕先後治病，並未入教。趙清元亦傳徒李允魁，同現獲之李允黨及李照遠等。靳清和又傳徒未獲之解成宇、趙文成等。孫戰標曾拜已故孫□楷爲師，傳徒現獲之楊靄行、李樂成等。呂華容同現獲之呂興周，均拜從未獲之周百花爲師。又現獲之李敬修拜從未獲已出教之胡世全爲師。宋大勇聽從伊兄宋大寧，均習八卦離教。此張見木、崔士俊、劉燕等輾轉傳習八卦離教之先後情由也。

又現獲之朱成珍、高毓藻俱拜從未獲之直隸長垣縣人徐安輜卽徐安貴爲師，學習八卦震字教。其傳教之始，亦係教習真空家鄉無生父母八字，與離卦教無異。惟每日早午晚三次朝禮太陽，兩手抱胸，合眼跌坐，口念真空等字八十一遍，名爲抱功，功成可免災難臨身。至十七年八月間，高毓藻帶領徐安輜至崔士俊等家，徐安輜勸令崔士俊、劉燕、趙清元、孫戰標、宋大勇、呂華容、李允魁、張見木、楊凝、楊麻、李允和、李照遠等俱改離歸震。張見木卽傳徒現獲之姚體成、李曰聚、李傳信、程振環、程振模、程中典、李曰均、李世剛、李曰明、張清先、賀書堂等。並現獲之張學顏邀令張見木治病，並未入教。又孫戰標傳徒現獲之張淑標、褚貴全、李明魁、楊靄行、趙成元等。趙成元又傳徒現獲之蘇華普等。呂華容傳徒現獲之周廷林等。李允魁又轉傳現獲之胞弟李允黨、族人李百林、李成先等。並與鄰莊徐孟林往來，徐孟林尚未入教。崔士俊傳徒現獲之牛香及未獲之高鶴鳴、蘇景周、李如瑕、謝大居等。宋大勇傳徒周拴等。周拴又傳徒現獲之劉汝霖、劉五等。周廷林又傳徒現獲之周存保、周體清、翟興貴、周緒軒等。楊靄行又傳徒現獲之楊玉錦等。楊玉錦又傳徒張文明等。劉汝霖又傳徒現獲之

高俊峯、劉佞等。李照遠拜徐安懶爲師，借鄰人孫德清家傳教，即經孫德清之母孫王氏見而吵散，孫德清未曾入教。此朱成珍等學習震卦教，並張見木等由離改震、輾轉傳徒之情由也。

迨十八年二月間，徐安懶往向張見木等訴知，河南滑縣人李文成係震卦教主，囑令張見木、崔士俊前往探望。張見木等當同朱成珍之兄朱成方，與徐安懶先後至東明縣人王學禮、滑縣人劉懶明家，劉懶明帶同往見李文成，均向李文成先後磕頭。李文成即以伊等好生用功，一劫能造萬劫之苦，一劫能修萬劫之福，囑令張見木、崔士俊回家，並以凡事須問伊師之言答覆。張見木等因係卦主，不敢多問，即叩頭而回。張建〔見〕木復向劉懶明查問，劉懶明告知：震卦教山西最多，老教主係劉真空，又名劉林，號劉霜木即劉雙木。原籍單縣，現住京南二十八里大路邊沙河地方。前因犯事改姓黃，今不知改爲何姓，收集北邊人人教。劉真空亦至李文成家見過。滑縣人于克敬同王學禮、劉懶明收集西、南、東三處人人教，專等劉真空收集北方起事。劉懶明、徐安懶又告知：單等北水歸漢帝，大地乾坤只一傳。十月三個節氣以後即白洋劫，前七日將白布小旂同時傳遍，各處行教之人給白布小旂一面，插在門首，可免殺戮。恐人知覺，並不打造器械，臨時搶奪使用。人教之人腰束白布帶，領插白布小旂，上寫奉天開道四字。每十頭目各帶徒弟十人。又另有四句歌謠：位分上中下，才分天地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約期十九年二月，見有黑霧起事。崔士俊因染患痢疾，並未聽明。而張見木等聽從徐安懶，先將白洋劫到，門插白旂可免殺戮等妖言，均向劉燕、呂華容、李允魁、趙清元、孫戰標、劉燕〔一〕、宋大勇、

〔一〕「劉燕」二字衍。

高毓藻、蘇華普、李成先、李百林、李允和、李照遠、楊靄行、趙成元、周廷林、周拴等輾轉播傳。朱成珍並聞伊兄朱成方、伊弟朱成貴俱赴滑縣，朱成方復行潛回，趕造奉天開道白旂。此又張見木、崔士俊聽聞逆語，並向劉燕等播傳妖言之原委也。

至本年六月間，前任金鄉縣黃階赴省審案，民間傳言，該縣城南一帶，有夜聚晝散之人，該典史稟經撫臣，檄飭濟寧州知州王旭昇親往該縣督查辦理。而劉佞之父劉題可、劉五之父劉繼宗、楊玉錦之叔楊本元、張文明之兄張繼善等，旋以劉佞等聽從劉汝霖等習教等情，赴縣呈首。嗣因該縣黃階在省病故，撫臣卽札飭濟寧州王旭昇就近兼攝金鄉縣事，並飭速拿各匪。卽據該州稟報：查得該縣城南有李允魁、崔士俊、張文明等實有編造歌詞、歛錢惑衆之事，因聞拿躲避無踪，現仍設法偵緝。等情。撫臣卽委隨同辦理漕務之候補知縣吳堦，前往署理縣事。旋經該署縣吳堦會同委弁左壽寧緝獲崔士俊等，並起獲編造算命避難歌詞等件，解省審辦。惟時張見木因聞崔士俊被拿，卽寫信通知徐安懶、朱成方躲避。復經該署縣吳堦並鉅野等縣，先後拿獲張見木等解省。當經撫臣將獲犯緣由，並研訊大概供情，以及審明崔士俊等首惡七犯卽行正法，先後奏明在案。茲臣等督同濟南府知府凝圖，將現在各犯悉心隔別研鞫。據張見木等將入教傳徒、歛錢惑衆、傳播妖言各情由供認不諱。覆加刑訊，矢口不移，案無遁飾。

查律載：謀反大逆知情故縱者斬。又例載：妄布邪言煽惑人心爲從者，斬監候。又律載：左道異端之術，煽惑人民爲首者，絞監候。又例載：左道異端煽惑人民爲從者，改發新疆給厄魯特爲奴。各等

語。此案張見木卽張建謨，始則人教傳徒，繼復聽從徐安輾播傳妖言，迨聞崔士俊被拿，卽通信與徐安輾、朱成方潛逃，實屬不法。張見木應合依謀反大逆知情故縱者斬律，擬斬立決。朱成珍聽從人教，聞知妖言，並供伊胞弟朱成貴在滑縣未回，大功服兄朱成方與逆賊趕造奉天開道白旗，是朱成方已犯謀反大逆爲從。該犯明知逆跡，人教不悟，亦應擬斬立決。高毓藻、蘇華普、李成先、李百林、李允和、李照遠、楊靄行、趙成元、周廷林、周拴等，或習震教，或習離教，轉輾傳徒，聽從人教，妄布妖言，應按例問擬。高毓藻等十犯，合依妄布妖言煽惑人民爲從者斬監候律，俱擬斬監候。惟現在教匪滋事，此等罪大惡極之犯，聚處省監，恐啟奸人窺伺。臣等於審明後，一面稟知撫臣，一面卽詣撫臣衙門恭請王命，將張見木、朱成珍、高毓藻、蘇華普、李成先、李百林、李允和、李照遠、楊靄行、趙成元、周廷林、周拴等十二犯卽行正法。張見木情節較重，並梟首示衆，以彰國憲而安衆心。

高繼遠卽郃添佑世習離教，迨伊堂兄高道遠卽高添麟故後，膽敢接充教首，收受跟帳錢文，殊屬慙不畏法。高繼遠卽郃添佑合依左道異端煽惑人民爲首者絞監候律，擬絞監候，請旨卽行絞決，以示懲儆。已故高道遠之子高魁元雖訊無人教情事，惟該犯祖父伯叔世習離教，屢次犯事，未便並留內地滋生事端。高魁元應請遷徙烏魯木齊種地。高魁元有弟高會元飭縣傳案，並查明高繼遠家有無另有父兄伯叔兄弟子孫，一體遷徙，以絕根株。王普仁、靳清和卽靳清洪、劉汝霖雖訊無聽聞妖言，第既聽從人教傳徒，應與隨同人教之張衡、呂興周、李敬修、李樂成、李一祥、李振柱、楊凝、楊麻、牛香、姚體成、李曰聚、李傳信、程振環、程振模、程中典、李曰均、李世剛、李曰明、張清先、賀書堂、張淑標、褚貴全、李

明魁、周存保、周體清、翟興貴、周緒軒、李允黨、高峻峯、周泳康、楊玉錦、劉佞、劉五、張文明三十七犯，均合依左道異端煽惑人民爲從者，改發新疆給厄魯特爲奴。內周泳康一犯業已監斃，應毋庸議。楊玉錦、劉佞、劉五、張文明雖有父兄呈摺，應不准其援免。各該犯亦未便久稽省禁，俟奉到硃批，卽行分起解。

許子成、張學顏、李路吉、徐孟林、孫得〔德〕清因訊無人教情事，第輒邀劉燕等治病，借屋往來，殊屬不合。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再加枷號一個月，各折責發落，交保管束。首逆李文成等嚴拿獲日另結。

除全案供招報部查核外，所有審明分別辦理緣由，謹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睿鑒訓示。謹奏。
嘉慶十八年九月三十日奉硃批：另有旨。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四四 著同興嚴懲曹州一帶紅磚會並查擊首要劉洙事上諭

嘉慶十八年十一月初三日

軍機大臣字寄山東巡撫同，嘉慶十八年十一月初三日奉上諭：據初彭齡奏，定陶以北，城武、鉅野、鄆城等縣，近日仍多土賊，數十人成羣，搶奪村莊。城武縣並有欽賜檢討劉洙，爲土賊頭目。該縣土棍，近年卽有紅磚會名目，晝伏夜動，知縣不能剿捕，僅放鄉間紳民逃避入城，閉門固守。又兗州所屬

嶧縣之常泥溝，又沂州所屬郟城之馬頭鎮，均被土賊燒搶，知縣不行查辦。等語。山東曹縣、定陶賊匪均已剿除淨盡，而附近州縣，尚不免有土賊乘機燒搶。著同興遴派文武幹員，前往各該處嚴密查訪，果否有欽賜檢討劉洙潛充賊目？如實有其人，即拿獲究辦。其焚掠村莊之土賊，并著督率地方官，嚴拿重懲，毋任煽聚漸多，擾害閭閻，又滋事端。將此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勦捕檔)

四五 同興奏覆懲辦曹州一帶義和拳紅磚會等情形摺

嘉慶十八年十一月初九日

山東巡撫奴才同興跪奏，為欽奉諭旨恭摺覆奏，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於初六日欽奉上諭「上諭見前，此處刪——編者」。查曹州一帶民俗刁悍，向有義和拳、紅磚會各名目，平日專以恃強欺懦為事，最為地方之害。節經奴才嚴飭地方官重懲查辦在案。今因定、曹邪匪滋事，各州縣村莊即有土匪乘機滋擾，而此內尤多有義和拳、紅磚會之人。自奴才督兵將定、曹賊匪剿平後，各州縣據鄉民紛紛拏獲解官，訊明稟報者甚多。奴才察核案情，內有假充賊匪焚劫鄉民，又有捏充鄉勇搶掠良民者，奸變百出，實為可恨。當此邪匪滋事之時，自未便拘泥辦理，均經奴才通飭各州縣，訊明實係明火執杖、打劫燒搶者，俱即立正典刑，以懲兇惡而靖地方。

嗣於十月二十四日，據署城武縣知縣曹廷霖稟稱：該縣有事主郭振綱等多人，先後以土賊滋害等

情呈報該縣。卽經拏獲多名，內有欽賜國子監助教銜劉竹者，竟作狂悖詩句，乘機糾搶滋事。並縱令伊子劉崑翰、劉崑起及伊胞姪劉臻堂、弟劉翠峰暨本宗鄰佑劉林奇等嘯聚一村，並邀外村多人，肆行搶掠，劉竹坐享其利。經該縣訊明，獲賊均係行劫二三四次不等，實屬情同叛匪。當照奴才批諭，將已獲之劉林奇、劉林甲、劉鳳院、張二岡、劉三、劉巨德、劉文考、劉六、劉協力、楊皆、曹伯謙、劉翠峯十二犯正法訖。

查劉竹一犯，現年六十七歲，按其人學年分核之，已八十歲。其捏報年歲冒邀曠恩，已干重譴。既係職員，膽敢縱令子姪劫掠分贓，復作狂悖詩句，尤爲可惡。奴才現已提至郡城親訊，該犯實係國子監助教銜。想初彭齡奏稱檢討之劉洙，〔硃批：〕是。卽係其人。容研審明確，再行從重辦理。其在逃之劉崑起、劉崑翰、劉臻三犯，飭緝獲日另結。

至沂州府屬之蘭山、郟城，兗州府屬之嶧、滕等縣，向有掖刀手匪徒。自聞警報，均經奴才嚴飭各該地方官慎密查拏，並修防設備。屢據稟報，地方俱爲安靜。今初彭齡奏稱，嶧縣、郟城尚有土賊燒搶之事，是否各該縣不行查辦稟報。奴才現已密派精細標弁前往，查訪確實，再行參辦。地方重務，斷不敢稍存姑息。

連日接准那彥成知會，於前二十七八等日，已將道口攻破，痛勦逆匪。奴才深恐潰黨東竄，當卽飛飭駐防曹州西南安陵集、扈家集，並曹州西北之朝城、觀城、濮州一帶各將弁，加意巡探，正可以勦爲

堵。連日據出哨弁兵拏獲零星潰匪六十餘人，訊據供稱，俱因道口攻破奔竄。等語。並探明有賊一千五六百人、車七八十輛、乘馬賊二百餘人，從滑縣逃出，往西南奔竄。適多隆武奉那彥成調赴滑縣，帶去兵六百四十名，沿途攔截，該匪等即往長垣之小青集一帶奔竄。隨後復又一股併入。多隆武現紮營長垣境內何士連集，相機勦殺。奴才當飛咨欽差、協辦大學士托津、提督馬瑜、副都統蘇爾慎、總兵閻俊烈，并札知陳廣寧添派兵丁，嚴密防勦。誠恐該匪等南竄，復飛咨兩江督臣百齡，酌量派兵堵截。總期各路攔勦，悉數殲擒，毋留餘孽。

所有奴才欽奉諭旨，并懲辦土賊、查探潰匪情形，謹恭摺馳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
硃批：另有旨。

(宮中硃批奏摺)

四六 英和等奏請飭下天津鎮道查拏傳教聚衆之八當家等摺

嘉慶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奴才英和等謹奏，爲請旨事。

據滄州民人劉會昌、正定府民人魏紹先赴奴才衙門，首告滄州李村鎮民人戴二即戴真先等傳習邪教。等情。奴才等詳加訊問。據劉會昌供：我係直隸滄州人，年三十二歲，在本州小克牛村居住。去年九月內，有李村開酒舖的戴二即戴真先叫我學好，可以見佛避難。我想他必是邪教，不如假意入會，

看他破綻，我就應允。是日晚間，在戴二的酒舖內見了一人，稱呼八當家，戴二、岳幅叫我先給八當家磕頭，八當家炕上坐着，其餘有二十多人，有挨次坐的，也有站着的，隨後我又給戴二、岳幅等磕頭。八當家畫了人頭的圖樣一個給我看，並教給我運氣，說學得了功夫，那頭上的骨縫開了，可以上天得道。我假意跟他學了一會。彼時跟八當家學好的二十餘人內中，李村的戴二、岳幅、李八、戴三、小戴二，前克牛村的王寬、顧相、李又等八人，我俱認識，其餘的人，我俱不認識。後來又有前克牛村王三扛子、王四扛子，也入他們的會。我去過幾次，總沒見着八當家的面，只在李村廟上遇見八當家一次。聽得戴真先說，他這一會收有七百多人，河東、河西共有一萬多人。本年十月，我想要首報，二十八日從滄州起身，十一月初一日到了天津，在西關劉家小店住下，染患感冒病症，初四日有這正定府人魏紹先到店住下，我們講說閑話，要上軍營去沒有機會，後來聽得提督大人現在固安一帶地方擊人，我要到提督大人前首報，魏紹先也情願跟我一同進京，我們所以同來首報的。至我人會一年，並沒看見他們有符水邪術，也沒有看見有兵器，也不知他們是何會名。岳幅家收有經卷，我不識字，也不知是何經。我只見過八當家兩次，有二十七八歲，黃白淨長臉，無鬚無麻，中等身量，他的姓名住址，我俱不知道，只求問戴真先，岳幅就知道了。

魏紹先供：我係直隸正定縣人，年二十五歲，在本縣城內居住，我父親魏嵩溥是監生。我從前在家讀書，於十七歲時，逃學到定興縣我叔祖魏耀處躲避，後到保定府，給永清縣李光緒寫報，後又到京裡跟官。本年二月，我又到李光緒處，因沒有出息，十月內我到天津，找監大使姚桂林。十一月初四日到

天津西關劉家小店，遇見這素不認識的劉會昌，我們敘說閑話，我說現在白蓮教滋事，我要上軍營，可惜沒有門路，劉會昌也說要上軍營，沒有機會，後來說到現在提督大人在固安縣一帶地方拏人，劉會昌說，他在滄州李家村，知道有一八當家的是會頭，手下有戴姓等數十人，他於去年九月，戴姓引他人教，見過八當家的，我們何不到提督大人前首報，可以得點好處，你如情願，跟我一同進京，我應允，就沒去找姚桂林，跟他一同來京的。至八當家的如何是教頭，手下有多少人，我不知道，都是劉會昌說的，只求問劉會昌就是了。各等語。

查劉會昌所控戴一即戴真先等糾伊人教，聚集多人，如果屬實，大干法紀。研訊該犯，教中有無符水邪術，並有無軍器異謀，該犯均稱不知，岳幅家收有經卷，亦不知是何經名。詰訊該犯，既係假意入會，圖看破綻一年之久，何致教首八當家名姓住址均不探聽明確，即行首報。該犯俯首無辭，但稱戴真先到案，即可得八當家姓名住址。所供全無確據。惟既稱河東、河西人教聞有一萬餘人，且戴真先糾伊人教時，又有學好可以避難之語，案關重大，虛實均應查辦。滄州距京較遠，若遽將戴真先查拏，恐教首聞風逃避，滋生事端。相應請旨，密飭天津鎮道會同鹽政，先行嚴密訪查，加以慎重，得有確實，再行迅速查拏懲辦，勿使一名漏網。

所有原告劉會昌、魏紹先，即交兵部解往備質。爲此謹奏請旨。

四七 百齡奏報目前徐州一帶並無順刀會事片

嘉慶十八年十一月

奴才百齡跪奏，再，奴才承准廷寄，奉上諭：朕聞湖北地方有百龍會，江南徐州府有順刀會，浙江有天罡會，俱係該地方不安本分之徒糾衆入會，不可不嚴行查禁。著各該督撫督飭地方官確速訪察，嚴申禁令，查有爲首之犯，卽拿獲治罪，勿再因循玩視，使莠民漸聚漸多，致滋事端。將此各諭令知之。欽此。查徐州昆連東省，民情素稱强悍。溯查乾隆五十五六年間，曾有順刀會名目。經前任撫臣長麟懲辦之後，近年來並無糾衆結會情事。奴才到徐後，并派員密訪，間有一二執持刀械者，立即查拿枷示，咸知畏懼。

奴才受恩深重，分應整飭地方，斷不敢因目前並無此等匪徒，稍涉因循，致滋隱患。惟有欽遵訓諭，督飭所屬，嚴申例禁，曉諭居民各安本分，勉爲善良，以仰副聖主綏靖閭閻之至意。合併附片奏聞。謹奏。

硃批：另有旨。

(官中硃批奏摺)

四八 同興奏報擊獲離卦教紅磚會首張景文訊明辦理摺

嘉慶十八年十二月初二日

山東巡撫奴才同興跪奏，爲拿獲教首張景文訊明辦理，恭摺具奏事。

竊奴才前據擒獲賊目劉景唐、李名楊二犯供出，東省尚有程百岳、張景文二犯，係著名首逆未獲，現在設法查緝各緣由，於十月二十六日恭摺馳奏在案。嗣經訪得城武縣闕家店地方，有匪徒倡立紅磚會名目，肆行焚搶，并查劉景唐前供張景文即係闕家店人，恐該犯尚潛伏其中。當即密委撫標右營遊擊五達色、德州防禦多隆阿，前往會同該署縣曹廷霖，帶領兵役、眼目嚴拿去後。

旋據稟報，拿獲張景文並該犯之次子張廣純，並姪張麟趾及黃讓等四犯，解赴曹郡審辦。又據兗沂曹濟道熊方受稟報，該道督縣拿獲張景文夥黨李廷兆、郭鳳岐、郭鳳鳴、郭三官、郭鳳悟、郭友須、侯金城、李四麥等八名，訊係張景文同夥紅磚會黨，錄供稟送前來。

奴才當即督率委員訊據張景文供稱：平日開歇店生理，伊父及祖父素習紅拳。大兒張廣涵因徐執印案內，現在濟南府監禁。今年五月裡，有河南舊考城人扈大德到該犯店內，因該犯之子在省監禁，送給盤費銀十兩，并告訴要造反的話，邀該犯未允，亦未收伊銀兩。到九月裡教匪反了，該犯糾約鄉人拿過土匪，並不是邪教。等語。詰以該犯既非邪教，何以扈大德公然送給盤費，並糾邀造反？究係如何糾約，其勾結者究係何人，是何名姓？追問終日，該犯一言不發，設法磨審，絕無一詞。

訊之伊姪張麟趾供稱：伊叔張景文素會運氣，又會拳棒，實是離卦教首。九月教匪起事，曾令李廷兆糾人搶劫是實。查對李廷兆等供：伊等俱是紅磚會，曾同張景文、張麟趾糾約多人，赴各處搶劫。張景文實是教首。各等語。將李廷兆等之供，並提劉景唐當面質對，該逆張景文既無一字供認，亦無一語置辯，實屬狡猾。

查賊目劉景唐指供，該犯確係離卦教首，因伊子張廣涵現在省監，恐一蠢動，則其子先受刑誅，是以隱伏。茲復據該犯之姪張麟趾并李廷兆等多人衆供，均屬確鑿，其爲教逆無疑。并查該犯於本年五月間，扈大德既以要反之語告知，則該犯顯係逆黨同謀。現在或因其子尚羈省監，恐先被誅，蓄逆未發；又恐逆情敗露，牽累人多，寧甘刑斃，不肯吐實。是該犯之潛謀詭秘，尤爲可惡。未便因其熬刑無供，稍寬法網。奴才於審明後，即將該犯張景文凌遲處死。其姪張麟趾、子張廣純既知逆謀，復肆行搶劫，亦已一并正法。至李廷兆等均係紅磚會匪，乘勢搶劫，現飭該道詳究審辦。該犯張景文尚有長子張廣涵，因另案收禁省監，奴才已飭司查明原犯之案，作速擬結。

所有拿獲教首訊辦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
硃批：另有旨。

(官中硃批奏摺)

四九 著京城及各省地方官嚴禁學習拳棒結會燒香事上諭

嘉慶十八年十二月初八日

嘉慶十八年十二月初八日內閣奉上諭：給事中楊懌曾奏請嚴禁結會進香一摺。地方不逞之徒，學習拳棒，結會拜盟，及愚民聚衆燒香等事，地方官原應隨時飭禁。無如各省官吏怠玩成習，不加禁止，以致民間視爲故常。此等風氣，亦不獨穎、亳、陳州等處爲然，亟應嚴申禁令。著通諭京城及各省地方

官，嚴行出示曉諭，以：四民各有本業，內修倫紀，外奉王章，卽爲致福之本。若結會燒香，聚衆迎神，例有明禁。自此次示諭之後，如再有擊鼓鳴鑼、揚幡賽會者，該地方官卽將爲首之人嚴拿懲辦，以端風俗而正人心。欽此。

(上諭檔)

五〇 廣惠奏爲訊取義和門季文升等確供遵旨解部事摺

嘉慶十八年十二月初八日

奴才廣惠跪奏，爲訊取季八卽季文升確供，遵旨解部，並將現獲人犯一併解審，恭摺覆奏事。

本月初八日，奴才齎摺家人回津，承准軍機大臣傳諭內開，嘉慶十八年十二月初六日奉上諭：據廣惠奏，拿獲習教之戴二卽戴真先、岳幅等犯，究出八當家卽季文升，已在青縣董京村地方拿獲。俟解到再行訊供具奏。等語。季八卽季文升一犯已在青縣拿獲，諒早經解到。廣惠訊取確供，一面具奏，一面委員將該犯鎖押解京審辦。其案內未獲之王四槓子等犯，仍著嚴拿務獲。至戴二所供習教者共有五六百人，該犯等祇係人教，斷無悉行查拿之理。惟應將爲首要犯指名拿獲，按律懲辦，不可廣爲株連，致愚民驚擾，別生事端。其首告此案之劉會昌等，如獲犯審訊確實，著將原告量加獎賞。將此傳諭知之。欽此欽遵。傳諭前來。

查季八卽季文升，於初四日酉刻，由青縣知縣沈桐拿解到津。奴才連日督同代理運司彭良敞、天

津府知府張大維、候補運判沈蓮生，提同一千人犯，隔別嚴行研訊。據季八即季文升供稱：係王世清教的學好，叫作義和門，傳授提氣運氣的法子。後來趕集到滄州，在克牛村勸了王寬、郝明遠、李興、李又；在李村勸了岳幅、李八即李盛華、李發即李二、戴二即戴真先、唐士九、戴三即戴邦彥。上年九月裏，在戴二家教劉會昌學好，並灰畫人頭，講給運氣修性的法子屬實。並沒說每會收六七百人的話。小戴二本戴二的嗣孫，他原不肯學好。也沒勸王三槓子、王四槓子、顧相學好的事。等語。質之同案人犯並原告劉會昌，供俱相符。

查教令該犯習教之王世清，業於楊興供案內解部。謹遵旨委員，將季八即季文升鎖押解京。並將聽從學好之戴二即戴真先、岳幅、王寬、郝明遠、李興、李又、戴三即戴邦彥，並曾經聽從，旋遵父兄管教改悔之唐士九，一併解交刑部審辦。

至小戴二訊無學好情事。原告指首之王三杠子、王四杠子、顧相等，訊據戴二堅供：原係假稱伊等學好，聳動劉會昌之意，並沒說顧相。質之原告，亦止稱得自戴二口說，並未眼見習教。所有現獲之王三杠子，並訊未隨同學好之王智、岳幅之子岳中嵐、小戴二等四名，應請發回原籍安業。未獲之王四杠子及該村莊查無其人之顧相，請亦毋庸查緝。惟先經遠出之李八即李盛華，及續據供出之李發即李二，據現犯供認確鑿。應仍飭滄州知州嚴拿務獲，解部歸案辦理。

欽遵諭旨，不敢廣為株連，以致愚民驚擾，別生事端。其原告劉會昌首告此案，獲犯審訊，大半確實。與隨同首告之魏紹先，謹遵旨分別量加獎賞，飭令回籍。

除將各犯供詞錄送刑部查核外，謹繕錄季文升供單恭呈御覽，伏乞皇上睿鑒。謹奏。
硃批：刑部知道。

(官中硃批奏摺)

附件：季文升供單

季八供：

我名叫季文升，今年二十八歲，是青縣董京村人。父親季幅黃，今年七十多歲，母親劉氏。我弟兄三人，大哥子季文學在總督衙門充當茶房，二哥子季文成他種地，都分居度日。我行三，我小名叫八兒。我女人何氏，今年二十九歲，生有兩個兒子，大的叫囤兒，今年五歲，小的叫喜兒，今年兩歲。我平日種地爲生，素與朱家新莊的王世清認識。

從十六年三月間，我到新集趕集，遇見王世清，勸我學好。把我叫到他家，留我住了一日一夜。他家供著一張紙，畫的佛像也記不真是什麼佛，領我燒了香，磕了頭，教我學好，說是義和門，取其和好的意思。這義字我也講不來。他教我孝順父母，和睦鄉里，耳不聽非聲，眼不觀非色，鼻不聞顛倒，口不說非言。還教我坐功運氣，修練鼻眼耳舌，說人頭上有三道橫紋，爲三道紫金鎖、三道紫金箍；眉叢中爲人之性，臉爲鑰匙氣爲鑽；運氣沖開頭頂三道紫金箍，本性從顛門出，修練真性，以修來世。並沒別的事。這是他傳授我的。後來我也時常到他家裡，見他家有經卷，我不認的字，不能看那經卷。

到十六年秋後，我在克牛村放牲口、拉柴火來往，就勸了王寬學好。又在王寬家勸了郝明遠、李興學好。在李興家勸了李興的兄弟李义即李二學好。時常到李村趕集，勸了李發即李二學好。在李發家勸了岳幅學好。在岳幅家勸了戴真先並李八即李盛華學好。李八約年四十歲，剃頭爲生。十六年十二月，在戴二家勸過戴三學好。唐士九因他鼻子發膿，不能運氣，我没教他。這都是前兩年的事，我也記不清了。

又於去年九月，在戴真先家勸了劉會昌學好。那晚還教他運氣的工夫，用石灰畫個人頭樣子，說運氣衝開顛門的話是有的。此外並沒勸別人，並沒告訴戴真先一會可收幾百人的話。實沒勸過王三杠子、王四杠子、顧相學好的事。小戴二那晚本在他家裡，向來原沒有跟我學好。至於京中逆犯林清及河南鬧事的逆匪，我實不認得一人。我們這是義和門，並不是什麼教。自從上月聽說貼了告示，說這不是好事，自己也害怕，要改悔了。是實。

(軍機處錄副奏摺)

附錄：戴真先劉會昌等供單〔二〕

戴真先即戴光祖供：

我今年七十二歲，原是李村人，後搬在滄州城裡住，開酒舖。到十四年上，又搬回李村開酒舖。家

〔二〕此單已與正件脫離，因係同案，故附於此。

有女人袁氏，沒生兒女。我有箇大哥子叫戴光英，他有箇兒子叫成林，生有兩箇兒子，將小戴二過繼給我做孫子，時常往來，並不常在家。今年四月纔到我家，我給他把女人娶過門，不想他不學好，他又回家去了，他女人又回娘家去了。十六年上，有對門住的岳幅的女人岳王氏向我女人說，你們沒兒女，行點好事，勸我們學好。我女人就跟着岳王氏學好，我後來也跟着學好，纔認得季八當家的。去年九月裡，遇見劉會昌即劉隆祥，我也勸他學好。到晚間，在我家領他見了季八面，磕了頭是有的。當時有季八名，叫李盛華、岳幅、王寬、戴三、李义在我家，還有幾箇人，是岳幅的親戚。劉會昌先原問過我，一會有多少人，我因要勸他學好，說得學好人多，他纔應允，就說一會三箇月、兩箇月不定，可收五六百人，還有不開會的時候。並沒說一萬多人的話。王三杠子、王四杠子他們也學好的話，是我告訴劉會昌，這是借此勸他學好的意思。我家並沒經卷，只供二尊佛。季八約年有三十歲上下，黃白面無鬚，是青縣河西董京村人，離李村六七十里。我們那時學好，本是糊塗。我如今見貼告示，知道不是，各自改悔了。是實。

岳幅供：

是李村人，今年五十四歲，女人王氏，生有兩箇兒子。大兒岳中峯，過繼本家寡嫂爲子。二兒岳中嵐，年十五歲，他並沒有學好。女孩出嫁了。我從前在李村巡檢衙門當攢書，因誤差，早已革退，我趕集賣餠度日。我同戴真先對門居住，我女人是王寬的叔伯姐子，在王寬家學的好。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我因李發勸我學好，見過季八，給他磕頭，叫他八當家的。去年劉會昌即劉隆祥在戴真先家給

季八磕頭，我也在他家內看見的。李發是滄州小吳家莊人，離李村二十五里，約年二十七八歲。我們那時學好，原是糊塗無知作的事，我如今見貼告示，各自改悔了。是實。

據原告劉會昌即劉隆祥供：

我是嚴鎮場灶戶，先住在滄州鹽蛇道口，後搬在小克牛村居住。父親劉籠川，母親董氏，弟兄五箇，我行四，都已分居。我種地過活，妻子于氏，有一箇兒子，素來與李村開酒舖的戴二即戴真先認識。去年九月初五日，趕李村的集，戴真先給我酒喝，勸我學好，我没允。到初十日，我又去趕集，戴二同他女人袁氏又勸我學好，說學了好，可以見佛，不服閻王管。並說王三杠子、王四杠子、顧相他們都學好，你爲什麼不學。我想看他破綻，假意應允。到二十日晚上二更多天，戴二就邀我到酒舖後面住房內，見有許多人在內，我認得的是岳幅、戴三、李义、王寬、李八、小戴二，餘外俱不認識。有一箇坐在炕上的，戴二說是八當家的，叫我向他磕頭，拜他的，後又向戴二及衆人磕頭。八當家拏了香，走到院內，朝天跪了，口中說：戴真先引進劉隆祥，如有洩漏一字，癩腿瞎眼，化爲膿血。還念誦一回，我也聽不明白念些什麼。仍回到屋內，八當家拏出白灰，在炕桌上畫了箇人頭樣子，說：人頭上有三道紫金鎖，坐功運氣功夫到了，開了紫金鎖，魂能到天見佛。教我如何運氣，如何呼吸，我本不願學，也不記得了。到四更來天，我就回去了。後來我趕集，見了戴二，他摸我的頭，問我有功夫沒有，我假說有功夫。我就問他會中有多少人，戴二說：一會有五六百人，兩箇月、三箇月一會不定，大約有萬數人。戴二還叫我女人學好，我没應允，他也總沒告訴我是什麼教。因九月聽見外邊反亂拏邪教，我怕被累，纔首告

的。是實。

(軍機處錄副奏摺)

五一 那彥成奏報拿獲唐鬍子已委員解京摺

嘉慶十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奴才那彥成、奴才楊遇春跪奏，為拿獲要犯唐鬍子，恭摺馳奏，仰祈聖鑒事。

竊查欽奉上諭：飭拿馮克善之師唐鬍子一犯。奴才那彥成專差密訪，知該犯現在離城十八里朱兆村居住。隨密派遊擊馬光宇，帶領兵勇前往，拿獲唐鬍子即唐恒樂到營。

奴才當即提訊。據供：滑縣朱兆村人，年六十二歲。未經人教，平日學過拳棒。馮克善係我徒弟，亦會拳棒，牛亮臣曾經認識，却未往來。九月初七日牛亮臣鬧事時，我躲避本村，並未從賊。向來從未到過山西，不知朱鹽霜、朱大桃何等人，也無知會馮克善向解梁地方找我之事。等供。詰以馮克善從賊謀逆情節，堅稱不知。該犯既係馮克善之師，又與牛亮臣同縣認識，明係賊匪一黨。惟牛亮臣甫經起解，該犯拿獲在後，未便返回對質。該犯顯因無人質證，以致供吐不實。查馮克善現已解京，不難質訊虛實。茲將唐鬍子一犯嚴加鎖鑊，裝入木籠，派委候補知府周光緒、總兵海麟，督同兵役押解，前途即交與廣厚、慶祥等，〔硃批〕甚是。隨同一併解京，交刑部收審。

所有拿獲要犯唐鬍子緣由，理合恭摺馳奏，并繕簡明供單恭呈御覽。

再，高杞甫於十三日起程赴晉，係遵旨緩程行走。奴才等當將已獲唐鬍子緣由飛札知會。查朱鹽

〔硃批〕：可保無事。

霜雖無著落，而唐鬍子已經拿獲，則山西解梁一帶必無煽惑情事。所有高杞帶領山西官兵，似可即

〔硃批〕：甚是。

由原路歸營，免致地方百姓驚擾。奴才原擬將西安滿兵，令其於十五日接續啓行，一面知會高杞遵旨緩程前進，於到潼關之前，飛差密探，如山西地方或有蠢動情事，即可帶領剿捕，如無其事，則就近飭令歸營。高杞仍遵諭旨，由山西大路回京復命。可否之處，應請聖訓遵行。所有酌辦緣由，合併陳明。伏祈皇上睿鑒。謹奏。

嘉慶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奉硃批：另有旨。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附件：唐鬍子供單

據唐鬍子即唐恒樂供：

滑縣朱兆村人，年六十二歲。賣藥生理，並不習教。平日會打梅花拳，是同村人齊大壯徒弟。齊大壯說過，康熙年間有滑縣人楊丙，是武探花，做過京營都司，會打這拳，他是向楊丙學習。齊大壯已

於乾隆五十一年間身故。馮克善是我徒弟，也會拳棒。我與牛亮臣同縣認識，並不往來。本年九月牛亮臣鬧事時，我躲在村裡，並未從賊。徒弟馮克善如何從賊謀反，我實不知，亦從未到過山西，並無知會馮克善向解梁找我之事。其朱鹽霜、朱大桃是何等人，我實不知道。不敢妄供。

(軍機處錄副奏摺)

附錄：唐恒樂供單〔一〕

唐恒樂即唐鬍子供：

我是滑縣東南二十里朱召村人，年六十一歲。父母俱故，娶妻杜氏，長子唐會元，次子唐魁元。我在家開藥舖爲生，向習梅花拳。嘉慶五年正月內，同縣的馮克善來要學拳，就拜我爲師。到三月以後，他就不學了，此後也不大往來。三年前，我聽得人說他人白蓮教，我見他時曾向他詢問，他說並無此事。我說，你若真人了教，就別算是我的徒弟了。我並未入過教，我是馮克善教拳的師傅，不是傳教的師傅。這話都可與馮克善質對的。

本年九月初七日，我在鄉裡聽人傳說，白蓮教的人戕官踞城，大家慌亂逃跑。我也帶了妻子，到距朱召二十里之觀音廟藏躲。那觀音廟離長恒縣祇五六十里，又聽見那裡亦有殺官的事，我們大家仍各回本莊，每日輪人瞭望着守。十八日晌午時，望見遠遠的有白旗號，料是賊人來了，我雖會拳，我已年

〔一〕此件似係唐恒樂在刑部受審時之供單，因與正件脫離，故附於此。

老，他們人又多，如何抵敵的過？就逃往左近之狼窩暫躲。我小孫子跑不及，被賊傷死。後來打聽賊人搶掠糧食去了，我又回來的。

十月初間，新任滑縣知縣孟太爺招集鄉勇，我學拳的徒弟同全、丁元重等在孟太爺臺下充了鄉勇，將我的名姓告知太爺，就傳了我去，叫充鄉勇，給我腰牌，我總跟着孟太爺的營盤聽差。在酸棗林李家村，我與同全等拿住男賊二十名、婦女十名；又在周村幫同鄉勇陳之秀，拿住賊匪三十多人，俱送到孟太爺處。十二月初十日，那大人攻破滑城，孟太爺帶了我們進城，我同丁元重又拿住賊人五名，也交孟太爺處。這都是可查的。我今年十月未充鄉勇以前，總在本鄉，並未前往山西。就是往年也未曾出過遠門。九月內我總未見過馮克善，亦並未來邀我鬧事。我九月在朱召村，俱有鄉隣可以查詢作證的。是實。

（軍機處錄副奏摺）

五二 章煦奏報擊獲大乘教首並習神拳之張九成片

嘉慶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

再，南和縣匪犯張九成即張小猴，係嘉慶十七年鉅鹿縣散會首劉幘名等私刻木戳，印用護道榜文，重興大乘教案內，起意圖謀擄御寶，情節重大，罪應斬梟之犯，屢次奉旨勒拏未獲。嗣於十八年大名縣監犯李經與田克岐等散旗惑衆案內，又經審出該犯張九成爲李經之子李中秋算命看相，妄稱大貴，

以致李經被其蠱惑，製旗謀逆，情罪尤重。復奉旨列入最要犯名單內，飭拏務獲。

前據木戳案內人犯供稱：張九成素性狡猾，自言精於命理數學，預知禍福，遇急趨避，並能蹤跳神拳。恐難就獲，若任其潛逃漏網，誠恐該犯伏匿省南同教之家，復又惑衆滋事，甚關緊要。臣於李經一案審結後通飭各屬，一體上緊密拏，期於必獲，以絕根株。

旋於正月初八日，據保定府知府孫憲緒面稟：候補知縣徐志祖上年曾署南和縣印務，熟悉地方情形，得有張九成踪跡。臣隨密札委該員前往訪拏。茲據該員購線探知張九成逃赴東鹿縣新集張超家藏匿，隨告知東鹿縣知縣徐濬，選帶幹役，分投堵截，同委員徐志祖將張九成及張超父子一併拏獲解省。訊據供認，實係正犯。

除督率臬司、保定府等嚴訊確情，並究明張超父子是否同黨知情窩留，另行分別定擬，恭摺奏辦外。所有獲犯緣由，理合附片奏聞。謹奏。

硃批：從重定擬具奏。

（宮中硃批奏摺）

五三 劉鏞之等奏請赦下直隸總督查辦岳輔路老等習教各案摺

嘉慶十九年閏二月初二日

臣劉鏞之、臣費錫章跪奏，本年二月三十日，據署蘆溝司巡檢潘炯，將已革巡檢陳紹榮押解到部。

該革員懷有稟帖一封，交潘炯代遞。臣等公同拆閱，內稱：滄州李村地方岳輔、戴邦彥等係傳教頭目，曾經天津鹽院審辦，僅將喫齋念佛等情結案，岳輔等全行釋放。並據李村虞巡檢告以鹽院查拏各犯解訊時，於戴姓家內搜出永鎮大清榜一部，盡皆悖逆之詞，州主拏去，並未上呈。岳輔、戴邦彥、李發等竟安然無事。等語。查此案係長蘆鹽政審訊，臣衙門無案可稽。

至所稱青縣興濟鎮曾任職官之路老手下之人更多一節，臣等前於該革員面稟後，飭令密往查拏；又恐該革員不足深恃，復商同步軍統領英和，選派明幹番役，臣劉鐸之等派令候補縣丞吳孝愉分路訪查，並無其事。臣劉鐸之等又以南城副指揮汪忠增緝捕認真，特委令會同協拏，亦稱徧處體訪，毫無影響。今該革員復有此稟，未必非因祝邢氏之案，冀圖將功掩罪。但事關謀逆重情，不可不徹底根究。應請旨將陳紹榮所指情節，敕交直隸總督嚴密查辦，以辨虛實。

理合將陳紹榮原稟進呈，伏候皇上訓示。謹奏。

（軍機處錄副奏摺）

附件：陳紹榮為訪得岳輔路老等習教事稟劉鐸之等文

嘉慶十九年二月三十日

前任盧溝橋巡檢陳紹榮謹稟官保大人、大人閣下。敬稟者：

竊革員奉憲票緝拏逆犯劉成章等，革員遵即前赴天津一帶，暗查密訪，毫無踪跡。因即在靖海、滄

州沿海村莊細心密察。行至滄州科牛莊前，遇見一人，行路維艱，面帶愁容，因即盤詰。據云：伊姓劉名會昌，係科牛村居民。伊於上年因被李村岳輔、戴邦彥誘入邪教，聽說林清一案與岳輔、戴邦彥所傳之教相同，俱係夜聚明散，所述之言類皆悖逆，伊恐連累，十分畏懼，且聞得李村巡廳已將岳輔等拏獲，更加害怕。是以於十一月間到京，在提督衙門自行出首，奉旨發交天津鹽院衙門審辦。因岳輔之老師季八改姓爲馮，不認姓季，是以將他同季八用大刑連夾三次，兩腿傷重，至今未愈。後來季八已認教頭，岳輔、李發等是他傳教之頭目，手下習教者竟有千餘人。聞說戴邦彥係青縣興濟鎮曾任職官之路老手下頭目，緣路老未經破案，伊即歸於季八名下作傳教頭目，希圖無罪。而風聞路老一教之人，較之季八手下更多。不料鹽院大人並未根究，僅將吃齋念佛等情結案。將岳輔、戴邦彥、李發等全行釋放。今於二月初，他到李村，岳輔帶同伊子及戴邦彥等，用刀、鐵叉將他攢毆，口稱要他性命。幸係白日有人拉勸，是以未至喪命。我即赴虞巡廳衙門控告詳辦，無奈州主又未嚴究。我恐日後性命難保，日夜焦愁。此兩案，李村巡廳衙門以及滄州俱有確實供詞案卷可查。等語。

革員聞劉會昌之言甚爲駭異。因在李村一帶查訪，適遇虞巡檢亦改妝易服，在各村莊查訪事件。革員將盤詰劉會昌之言向伊細說。據虞巡檢云：實有此事。從前查出岳輔等傳教，我即訊明申詳，詎意本州未經究辦。嗣因劉會昌具控後，鹽院委員飭知查拏各犯解訊時，於戴姓家內搜出永鎮大清榜一部，盡皆悖逆之詞。當有委員·子牙河李灘巡檢楊泰階、風化店巡檢朱琰共相目睹。後來此部悖逆之書州主拿去，並未上呈。岳輔、戴邦彥、李發等係傳教頭目，人所共知，伊等竟安然無事，盡行釋放。是

以岳輔等心懷劉會昌出首之恨，以致前日劉會昌被毆，誠恐日後難免無事。我一微員，日夜擔心，深爲害怕。等語。

革員既奉憲票查緝逆犯案件，有所見聞，不得不據實具稟鈞鑒，以憑裁奪辦理。恭請福安。

革員紹榮謹稟。

(軍機處錄副奏摺)

五四 那彥成奏覆訊明岳輔路老等習教各案分別定擬摺

嘉慶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直隸總督奴才那彥成跪奏，爲遵旨查審定擬具奏事。

竊奴才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上諭：劉鏞之等奏，據已革巡檢陳紹榮呈遞稟帖，內稱：據被誘入教曾經自首之劉會昌告知，滄州李村地方，岳輔、戴邦彥等係傳教頭目，曾經天津鹽政審辦，僅將吃齋念佛等情結案，岳輔等全行釋放。並據李村虞巡檢告以：鹽政查拏各犯解訊時，於戴姓家內搜出永鎮大清榜一部，盡係悖逆之詞，知州取去，並未呈出，岳輔、戴邦彥、李發等竟安然無事。今於二月內，岳輔等心懷劉會昌出首之恨，帶同伊子及戴邦彥等，將劉會昌攢毆洩忿，控告有案。並稱：戴邦彥係青縣興濟鎮曾任職官之路老手下頭目，人教之人甚多。等語。此案著交那彥成秉公迅速查辦，不准遲延。岳輔、戴邦彥等是否實係邪教案犯，該鹽政於審辦時有無疎縱情弊？其搜出之永鎮大清榜邪教書一

部，既據稟稱，係該州知州取去，匿未呈出，著那彥成派員確查，如果係該知州藏匿未呈，即將該知州革職拏問，邪書封送軍機處。並著查明劉會昌是否被岳輔等挾嫌攢毆，其青縣興濟鎮居住之路老，是否係邪教匪徒，有無傳授徒衆情事，查明據實覆奏，毋稍徇隱。所有順天府原奏及陳紹榮原稟，仍著發交閱看。將此諭令知之。欽此。奴才遵卽飭委天津鎮總兵祥啟、天津道李鑾宣、宣化府知府盛泰，會同前往滄州，嚴密查辦。一面附片奏聞。

嗣據祥啟等查明，岳輔卽岳幅、戴邦彥、李發曾拜季八爲師，學習義和門教。上年經滄州知州莊詠查拏，并據劉會昌赴京首告，經長蘆鹽政飭州解部審辦結案，並非鹽政訊結。至該州莊詠往拏各犯之時，曾在戴真先家查出手抄破書一本，有永鎮大清邦、無量福壽綿語句，因無違悖字蹟，未經併解，現在附卷。本年二月內，劉會昌與岳輔之子岳中峯等爭吵，致被毆傷，赴李村巡檢衙門控告。該巡檢虞俊送州，審係口角相毆，分別杖責完結。又查得青縣興濟鎮人路老卽路允承曾任外委，因年老告退。路老素患氣逆病症，拜素習佛門教之吳二卽吳久治爲師，學習週身按摩之法，並未傳徒。並查明季八經部審結後，並未回家。戴真先旋卽病故。將應訊各犯查拏到案，檢同各卷並戴真先家起出原書，稟解到省。適陳紹榮解往新疆，路過保定，奴才當卽截留，飭調應質各員到案，督同司府親提，逐一研審。

緣岳輔籍隸滄州，與戴真先、戴邦彥、郝明遠、王寬、李興、李義、李發、李八等，曾從青縣民季八卽季文升習義和門教。嘉慶十八年十一月內，經該州知州莊詠查拏，並在戴真先家內搜出破書一束，內有手抄破爛無名舊書一本，寫有永鎮大清邦、無量福壽綿語句，均係鄉愚鄙俚頌禱之詞，並非邪書。時

有州民劉會昌，在京首告岳輔等習教，經長蘆鹽政奉文飭拏，該州將岳輔等申解鹽政解京，起獲書籍因無違悖字跡，未經併解。經刑部訊明，季八與岳輔等向係鍊習坐功運氣，並非邪教，問擬杖責，奏明完結。季八並未回家，戴真先旋即病故。十九年二月內，劉會昌被岳輔之子岳中峯、岳中嵐毆傷，赴該州李村巡檢虞俊衙門控告，送州審訊，委因口角細故，劉會昌受有微傷，將岳中峯等責懲完案。又有青縣民人吳二即吳久治，係祖傳佛門教，不分男女，以按摩治病，惑人漁利，並不持齋念誦經咒。吳二與同縣告退外委路老即路允成（□）誼屬瓜葛，時相往來，嘉慶十五年間，路老因患氣逆病症，吳二勸令人教，路老即拜爲師，鍊習坐功運氣及按摩週身穴道之術，並未傳徒。嗣路老之妻老徐氏、媳小徐氏亦從吳二人教，吳二又收同縣人于世洪、張學孔、張升、張老七四人爲徒。已革巡檢陳紹榮於上年被參之後，因順天府尹風聞該處有習邪教之人，發給印票盤費，令其前往晒訪。陳紹榮行至滄州科牛莊，與劉會昌途遇閑談，劉會昌將在京自首人義和門教，拜季八爲師學坐功運氣，並與岳輔之子岳中峯等聞毆涉訟之事，向陳紹榮告述。陳紹榮詢問路老是否同教，劉會昌答以並不認識，聽聞亦係同教。陳紹榮復向李村巡檢虞俊詢知，上年該州拏獲戴真先時，起出書本有永鎮大清邦之語，陳紹榮誤聽永鎮大清榜，疑係邪書，隨書寫稟帖，托署蘆溝司巡檢潘炯，在順天府尹衙門投遞。奏奉諭旨，交奴才查辦。當即飭委天津鎮道並宣化府知府盛泰，馳赴滄州查明稟覆，拏獲各犯，檢同起獲原書，押解來省。陳紹榮因另案

〔一〕前作「路允承」。

擬發新疆，路過保定，經奴才截留，並調集應訊各員到案，督同司府逐一研審，據各供晰前情如繪，覆詰不移，案無遁情。

查陳紹榮所稟岳輔等習教之處，業經該州獲解刑部，審明定擬奏結。岳輔之子岳中峯等，與劉會昌口角鬪毆，亦經該州訊責完案，有卷可查。至所指戴真先家搜出永鎮大清榜逆詞，現經查出原書，逐細翻閱，寫有永鎮大清邦語句，委係鄉民頌禱鄙俚之詞，並非違悖逆書。即路老亦僅從吳二習教，並無傳徒惑衆。陳紹榮所稟不爲無因，該參員已於另案擬遣，請免重科，並飭清苑縣卽行起解。吳二沿習祖傳佛門教，鍊習坐功運氣，並以按摩治病爲由，惑人漁利，復傳授路老與其妻、媳一同人教，似此男女混雜，若客留內地，易於惑衆滋蔓。吳二卽吳久治，應請照左道惑人爲從例，發新疆給厄魯特爲奴，照例刺字。路老係告退外委，罔知守法，既自拜吳二爲師，復任聽妻、媳一同人教，殊屬寡廉解〔鮮〕耻。該犯曾任職官，未便於吳二遣罪上減等擬徒，應請革去外委，發往新疆，永遠充當苦差。吳二祖母趙氏並妻劉氏，及路老妻、媳隨同人教，業已罪坐夫男，請免置議，仍飭縣傳喚吳趙氏等到案，取具悔過甘結，責付切近親屬保領管束，如再有習教不法情事，卽嚴拏究辦。吳二之徒于世洪等四名，飭縣查拘到案，究明有無傳徒惑衆，另行擬結。劉會昌首告岳輔等，並未復敢習教，應毋庸議。原任滄州知州莊詠並無藏匿邪書，業因另案經鹽政廣惠參奏革職，亦毋庸議。巡檢虞俊等飭令回任供職。

除全案供招咨部，並將順天府尹原奏及陳紹榮原稟，並在戴真先家起獲原書，封送軍機處外。所有查審擬議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睿鑒，勅部核覆施行。謹奏。

嘉慶十九年四月初一日奉硃批：刑部議奏。欽此。

五五 陳預奏報擊獲習義和拳及梅花拳之呂福董文明等片

※嘉慶十九年十月三十日

(軍機處錄副奏摺)

再，上年逆案内餘犯未獲，並東省向有義和拳名目，臣屢飭各屬實力訪拏。茲據署德州知州貴格稟報：十月初十日，緝獲該州人呂福、董二、劉英三名。訊據呂福供稱：伊於嘉慶十七年間，拜從已正法之郭為貞為師，燒香供茶，教伊持誦咒語，稱爲離卦門教，並傳授義和拳。給予白旂一桿，囑令插在門後，可免同教人殺害。伊因後來見事不好，將旂燒燬。又據董文明供稱：伊於十七年間，同弟董四兒在尹家莊拜從翟道士爲師，學習拳棒，名爲梅花拳。翟道士並教令習念黃經。又據劉英即劉臘供稱：伊先從王文吉學過拳棒，後又從夏士俊學習太子拳，尚有夏士文、閻士榮，係跟從宋八鬍子學拳。各等情。臣查呂福既已認拜郭爲貞爲師，誦咒習教，收受白旂，恐有輾轉傳教及隨同助逆情事，且恐係次要逆犯，更改姓名，均未可定，必應確切嚴究。劉英、董二認從宋八鬍子、翟道士等學習拳棒，均非善類。除飭司行提各犯解省，并催拏供出之各犯務獲確切審辦外，合將訪獲匪犯訊供緣由，附片奏聞，伏乞睿鑒。謹奏。

嘉慶十九年十月三十日奉硃批：嚴審確情具奏。欽此。

五六 刑部奏爲劉第五供實係平民並未入教事摺

嘉慶十九年十二月初二日

臣等覆訊劉第五卽劉萬泉，據供：實係平民，前被拏審訊時，委因未遇教供，問官嚇逼，以致混供。加之嚴詰，矢口不移。訊之原作眼目指拏劉第五之王幅卽王第三，據供：原因劉第五與告示上指拏之劉第五籍貫不符，曾回過廖思芳，廖思芳以其曾習拳棒，往拏不妨。等語。謹將劉第五、王幅供詞繕單呈覽。

至劉第五所供，上年九月間在家與高士升同處打鐵，隣佑陳丙魯、尹甫山均知。醫生陳思文爲伊醫治瘡疾，陳丙魯等亦均可證。查高士升、陳丙魯等，已據山東巡撫咨報解京。應俟解到質審，卽可得實。

再，劉第五所供，在途勸伊到部後仍照原供供吐之廖思芳等家人吳姓、熊姓、孫姓，現已傳案鞫訊。謹奏。

（軍機處錄副奏摺）

附件：劉第五供單

劉第五卽劉萬泉供：

我是山東章邱縣人，年四十六歲，現在曲阜縣西莊住家。父親劉志信、母親張氏早俱病故，並無弟兄。我堂叔劉志漢向在曲阜賣毡生理，身故後我即移居曲阜，跟着我堂嬸徐氏度日，娶妻孔氏。我母親只生我一子，原取名劉萬泉，恐我養不大。叫我認李姓婦人做乾娘。李姓生有四子，我年少排行第五，後來衆人叫我劉第五。我於十五六歲上曾隨曹天成學過拳，二十歲以後就不學了。二十四歲上，跟着族叔劉裕倉學鐵匠營生。二十七歲上移居曲阜後，總以打鐵爲生，並未改習別業。「中畧」〔一〕。

至我在揚州所念的四句咒語，我記得十年前，我推車到金鄉李家莊替人打鐵器，莊內的李念智與我相好，有他的街坊孟姓叫我打了一把殺豬刀，李念智埋怨我說，不該與他打刀，並對我說，孟姓是義和拳，他們有咒語，是鐵盔鐵甲鐵連衣等四句。我記得了。萬老爺問我避刀箭的符咒，我就念了出來。其實我是鐵匠，平日並不敢爲匪。上年九月初八日，我實在本村馱馬亭與我夥計高士升打鐵器，並未出門。隣佑陳丙魯、尹甫山都是知道的。我背上從前長瘡時，請陳思文醫治，陳丙魯們也是知道的。只求傳高士升、陳丙魯們來就知我的端底了。

再，我所供認得林清的話，都是宋遇教我的，只求傳宋遇來，我敢與他對質。武得功是在曲阜縣剃頭的，李念智是金鄉縣的裁縫，黃富才是曲阜縣的屠戶，並不是直隸人。我在揚州被問官逼審，我說不出人來，情急捏供的。他們實都不是邪教反叛。那王第三的，他是我的隣居，他緣何告我，我實想不起來。我在揚州時，並未與王第三見面質對。我在運司衙門，廖老爺常給我酒肉喫，一路也都是酒肉。我

〔一〕此處以下之內容因與本書主題無關，故從畧。

起身時，廖老爺還給我許多衣帽。我從揚州起解這一日，廖老爺送我到堂上，對我說：你在衙門裡也不委屈你，如今上京去，須要照這裡的供一樣說。我答應了一個是。我一路來，與廖老爺的家人熊爺、吳爺，解官七老爺的家人孫爺同一桌喫喝。他們三人也常叫我到京總要照揚州的供一樣說。是實。

（軍機處錄副奏摺）

五七 那彥成奏爲拏獲老君門教即義和門之葉富明定擬事摺

嘉慶二十年五月初七日

直隸總督奴才那彥成跪奏，爲拏獲沿習祖傳老君門教之犯審明定擬，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

竊據青縣拏獲習教傳徒之季八卽季文升一犯，前經提省審訊，係同縣人葉富明傳授。將季八擬遣，咨明刑部核結，一面飭緝葉富明去後。嗣據青縣拏獲解省飭訊，葉富明供詞狡展，提同季八質審，仍不承認。季八供出伊徒滄州人湯四九，亦知葉富明傳授伊教。隨行提來省，委據保定府知府阿霖審明定擬，由臬司盛泰審解前來。

奴才親提研鞫。緣葉富明籍隸青縣，種地度日，與季八素相交好。葉富明之父葉長青在日，係習祖傳老君門離卦教，又名義和門，每日在家三次，朝太陽燒香磕頭，誦念無字真經歌訣，練習打坐運氣工夫，並與人按摩治病。並未傳徒，亦無不法經卷圖像。葉富明旋亦入教。嘉慶九年十一月內，葉長青病故，葉富明仍習其教，並不與人治病。至十二年間，葉富明傳教與季八，此外並無另有匪人來往，

亦無別有徒衆。迨後季八轉傳滄州人湯四九，嗣湯四九因鼻不透氣，難練坐功，遂爾中止。旋經劉會昌首告，并已革盧溝司巡檢陳紹榮訪聞，將季八獲解，審明照例擬遣，咨准部覆。一面飭據青縣緝拏葉富明到省委審，該犯供詞狡展，提同季八質審，葉富明仍不承認。季八供出伊徒湯四九亦知葉富明傳教，檄飭滄州獲解來省，委據保定府審明定擬，由司解勘。奴才親提研鞫，始據供前情不諱。覆詰不移，案無遁飾。

查例載：左道惑人爲從，發新疆給厄魯特爲奴。等語。此案葉富明聽從伊父沿習祖傳老君門離卦教，又名義和門，復敢轉傳季八，殊屬不法，自應按例問擬。葉富明應照左道惑人爲從例，發新疆給厄魯特爲奴，照例刺字。湯四九曾拜季八爲師，後因未能運氣，遂爾中止，亦無與人治病等事。且現在葉富明又係該犯質證，始據供認明晰。是該犯尚非始終執迷不悟，自應酌擬示懲。湯四九應照違制律，杖一百，折責四十板，遞籍交保，嚴加管束，毋許復出滋事。季八業經擬結，現飭清苑縣起解發配。葉富明之妻張氏、子葉文科并弟葉富亮，訊無聽從習教情事，均免置議。

除供招咨部外，所有獲犯審擬緣由，理合繕摺具奏，伏乞皇上睿鑒，勅部核覆施行。再，要犯祝現等，現仍飭催各屬及派出文武員弁嚴密查拏。合并陳明。謹奏。

硃批：刑部議奏。

（宮中硃批奏摺）

五八 著刑部將山東江蘇之拽刀手案犯從重定擬事上諭

嘉慶二十年八月十四日

嘉慶二十年八月十四日內閣奉上諭：給事中孫汝奏，山東省之兗州、沂州、曹州三府，江蘇省之淮安、徐州、海州三府州，拽刀手匪徒甚多。請照河南、安徽、湖北之紅鬍子、白撞手、拽刀手等匪徒一律嚴辦。等語。著交刑部，將此二省拽刀手搶劫案犯，與河南、安徽、湖北三省紅鬍子、白撞手、拽刀手等匪徒一併從重定擬罪名，奏准頒行。欽此。

(上諭檔)

五九 那彥成奏請將入老天門教習義和拳之葛立業解部審辦摺

嘉慶二十年九月初三日

直隸總督奴才那彥成跪奏，為拏獲次要逆犯葛立業一名，提省訊認確實，請解部審辦，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屢經嚴檄各屬，並派出文武員弁，飭拏最要、次要各逆犯務獲。茲據河間協守備劉英魁、阜城營千總閔玉、阜城縣知縣李鵬會稟，拏獲葛立業一名，係奉刑部於十九年正月內單開飭緝次要逆犯。核對年貌住址相符。等情。當經奴才檄飭藩司錢臻、臬司盛泰會同候補道程卓樑，督同保定府知府阿

霖迅速審鞫。

旋據稟稱：訊據葛立業供，小的年五十二歲，係故城縣青罕莊人。父母早故，並無伯叔弟兄妻子，也沒房產，向推小車度日。葛文治是小的族叔祖，在景州居住，他是老天門教劉坤的武門徒弟，傳習義和拳脚。十八年七月內，葛文治到青罕莊，招小的爲徒。卽在伊徒馬十家，拜葛文治爲師。教小的念真空家鄉無生父母八字真言，每日早上向東、午時向南、下晚向西，朝太陽磕頭。叫小的勾引年輕有錢的人人教習拳。馬十收現在山東恩縣充當壯頭之李義兒爲徒，學習拳棒。小的因窮苦，没人聽信，未曾招得。到八月十五日，葛文治有信叫小的去，告訴小的說，河南滑縣白蓮教造反了，我們都是一家人。給小的白布斜角小旗一面，上寫奉天開道四字；又教小的得勝二字口號。約會白蓮教們反來時，就擎白旗到宋躍隴家相幫。若有人查問，口說得勝二字，就認成一家，可免殺害。小的當時應允。到九月內，官兵勦辦反賊，葛文治被山東拏獲究辦。小的聽聞畏懼，就將白旗燒燬，逃至故城縣孫禿子家藏匿。隨後又逃往各處推車討喫，不敢回家，並沒一定住址，也沒知情容留的人。今被拏獲，不敢狡賴，小的實沒到滑縣助逆，也不知道各逆犯下落。等語。

奴才伏查葛立業一犯，准刑部單開係葛文治族孫，葛文治係劉銀徒弟，均係已正法逆犯宋躍隴之子宋玉林供出。葛文治業經山東拏獲，在監病故。劉銀亦經山東撫臣訊無跟隨宋躍隴學拳、傳授葛文治之事，咨部省釋。今葛立業一犯，一經拏獲，飭令在省司道會訊，並未用刑，卽據供認傳習咒語，得受白旗，預知逆情不諱。惟查該犯供稱，葛文治係已正法之劉坤徒弟，與單開劉銀徒弟不符；該犯供認係

葛文治徒弟，亦非宋躍隴及劉銀徒弟。詰問該犯與葛文治如何跟同宋躍隴助逆，則又恍惚游移，並無確供。是否該犯狡卸，抑係宋玉林誣扳？查宋玉林在部監候，葛立業是否從逆，宋玉林必能深悉。相應奏明，將葛立業解部，提同宋玉林質訊明確，俾免枉縱而成信讞。

除繕發咨批將葛立業解部，一面徑檄恩縣、札飭故城縣迅拏李義兒、孫禿子獲案解部外。理合將拏獲葛立業審訊緣由恭摺具奏，伏乞皇上睿鑒，勅部核審施行。謹奏。

硃批：刑部知道。

（官中硃批奏摺）

六〇 著百齡等拏辦掖刀手事上諭

嘉慶二十年九月二十三日

軍機大臣字寄兩江總督·三等男百、江蘇巡撫張、山東巡撫陳，嘉慶二十年九月二十三日奉上諭：御史林鐘岱奏，山東之滕縣、嶧縣、蘭山縣、郟城縣，毗連江南之邳州、宿遷、海州、贛榆各州縣，向多掖刀手匪徒，或數十人，或數百人不等，聚衆械鬪，白晝搶奪。地方官以案重難辦，往往從輕了結。又聞掖刀手多在府縣充當衙役，或遇犯案拘拿，而所差之役卽其同黨之人，緣此恃以無恐。等語。此等掖刀手匪徒，擾累善良，大爲地方之害，節經降旨飭拿。第該匪等人數衆多，當其糾黨逞兇之時，自可就地查拿；及其散處鄉間，又自附于良民，輾轉匿跡。惟在該督撫等督飭地方文武員弁，不分畛域，隨時

留心稽察，有犯必懲。如查有充當衙役者，嚴拿懲辦，勿存畏難之見，久而勿懈，自可期奸宄消除也。將此各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上諭檔)

六一 刑部奏爲審明吳大及葛立業入教並收受起事旗號事摺

嘉慶二十年九月二十六日

據長蘆鹽政廣惠獲解吳大卽吳喜兒到案，臣等詳加研鞫。該犯供認：拜李玉隴爲師，入教從逆。十八年九月十四日，曾在楊四把店內遇見劉輩兒。十五日晌午，攜帶刀布，隨張老進海岱門，走至三四里逃回。隨監提劉輩兒質認，彼此俱稱認識。隔別研訊，供俱相符。詰問吳大，以原供內何以有聽聞鎗響之語？據供：伊進海岱門，往北走三四里，時已過午，在街旁站立一會，因不認得道路，害怕折回南走，見有人馬携鎗往來，又好像有放鎗的聲音，是以被拿時有鎗響口供，其實并未聽聞真切。等語。

又，前據直隸總督那彥成獲解葛立業一犯帶病到案，現在醫治稍愈，當卽監提訊問。據供：拜葛文治爲師，入離卦教。葛文治傳給奉天開道布旗、得勝口號，令其在家等候宋躍隴及河南賊人來到，伊並未至河南入夥。等語。質之宋玉林，供亦相符。

查吳大卽吳喜兒，從逆進崇文門，畏懼逃回，係情罪次重之犯。葛立業得受旗、口號，等候逆夥，在家未行，係情罪又次重之犯。謹繕吳大卽吳喜兒、劉輩兒、葛立業、宋玉林供單，恭呈御覽。

再，吳喜兒供出之張老郎張自有、李玉隴、李玉麟、楊四把，業經獲案，分別戮尸、正法、發遣。李世安前經緝拿。葛立業供出之宋躍隴、葛文治、劉坤，業經直隸、山東獲案，分別辦理。馬十、李義兒，已開明年貌住址，行文緝拿。合併陳明。謹奏。

(上諭檔)

附件：葛立業宋玉林供單

〔上畧〕

葛立業供：

我係直隸故城縣人，年五十二歲，在本縣青罕莊居住。父母俱故，並無兄弟妻子，我推小車度日。宋躍隴、宋玉林我都認識，宋躍隴係我門的離卦教，傳給他的妻舅劉坤，劉坤傳給我族叔祖葛文治，葛文治又收了青罕莊的馬十爲徒。十八年七月裡，葛文治到馬十家，叫我學好，傳給我真空家鄉無生父母八個字，又叫我給他收徒弟。我因窮苦，沒人聽信，不能收徒。

八月裡，葛文治又到我村裡，告訴我說，河南人要造反，給我白布小旗，上寫着奉天開道四字，又口傳我得勝口號。他說，九月半邊，宋躍隴同了河南人馬到來，可將旗子插在衣領內，口稱得勝二字，他們就知道是一家人，便不殺害了。我當下接收旗子，在家等候。過了好些時，總不見宋躍隴們到來。聽見河南已經鬧事，官人到處拿人，我害怕，將旗子燒燬，在本縣素識的孫禿子家躲避了幾日，並未將得

受布旗的話告知孫禿子。隨後，我就出外給人推車，有時討吃，總不敢回家。八月二十日，被直隸總督差官拿獲的。今蒙訊問，我拜葛文治爲師傅，傳給布旗、口號是真，至山東、河南造反的人，我只認識宋躍隴。我實沒有到河南人夥。馬十有個徒弟，叫李義兒，聽見說在山東恩縣當莊役。是實。

• 宋玉林供：

這葛立業我向來認識，係故城縣葛文治的徒弟，他係離卦教。葛文治曾給他奉天開道布旗，我是知道的。是實。

(上諭檔)

附錄一：宋玉林供單八一

宋玉林即宋希虞供：

我是山東德州人，現住直隸景州焦家莊，年二十二歲。父親宋躍灑、母親劉氏俱被德州官人拿去。親兄宋希唐不知逃往何處。我起初從恩縣的謝化元學拳棒，去年四月，馮克善到我家，我父親又叫我跟着他學拳棒，就傳我父親同我真空家鄉無生父母八字，俱人離卦。

今年正月十七日，我從家起身往滑縣城裡，找着馮克善，於二月初十日同馮克善回到我家中，住了一夜。次日十一，馮克善叫我同他進京往宋家莊見林清，商量起事日期。隨走到保定府堂子衙門林清

〔一〕此供單與下兩件供單原散見於《軍機處錄副奏摺》各案卷，無正件。因其均與葛立業、宋躍隆一案有關，故附於此。

的徒弟馬老家，住了三天。馬老太雇車一輛，送馮克善同我到了林清家中。我給林清磕了頭，我聽見林清對馮克善說，他自己是天王，馮克善是地王，李文成是人王。說今年該閏八月，不知怎麼又沒了閏月，論起來明年正月初一日時候纔到，只好定明年正月初一日。後來又說些閒話，林清就把馮克善讓進後院坐着去了。住了三天，我又同着馮克善往家來，走到固安住在朱家店裏，這店家並不是我們同卦的人。又走到獻縣的三角柳村販賣人口的朱家，住了幾天。到景州，馮克善就回滑縣去，我回我家去了。

八月間，馮克善又到我家，收了我父親同衆徒弟們節禮，說九月十五日，滑縣城裏李文成們商量定了要造反，臨時叫我父親同我帶着徒弟李文明、宋抒甲、劉添祥、劉元、李勝得、李勝得的兒子李三、李四、高姓記不得名字、李幅田、劉銀、周宗城、周學治、周自得、侯添幅、侯添祥、侯添正、侯添成、侯添祿、葛文智、葛立業、姜雪崖、姜黑兒、姜慶兒、陳文思幫同鬧事。我父親因人少不能去，馮克善說既人少不能去，我說給你們明號、暗號，明號是奉天開道白布旗，暗號是得勝二字。等李文成們反到山東，去這裏百餘里地的時候，你們把旗子散給徒弟們，迎着接應。我父親同我都應許了。馮克善去後，我家本有腰刀二把、大刀一把，又買布做旗一面，並傳給徒弟們都做了旗子，並買辦了器械，預備接應。九月十五日以後，總沒見李文成、馮克善們反來。

到了十一月初十日，馮克善又來我家，對我父親說，要往蒲州去尋他師傅唐鬍子，並說唐鬍子手下有好幾萬人，陝西還有大頭目，手下也有好幾萬人，都是十二月十九日動手。陝西頭目的名字沒有告

訴過我。他到山西、陝西帶了這些頭目，反到山東德州紮營，把元帥印交我父親宋躍濼掌管，一齊反上京城，進北門。北門叫無極門，有武官黃姓，名字恍惚記得是黃什麼旗，替他開城門接應。我父親信了他的話，就措了二十兩銀子，宋抒甲又措了十幾兩銀子，送給他做盤纏。又替他借了劉家的誥軸，給他護身。這山西的唐鬍子，我現在同馮克善對質，纔知道沒有話。陝西的頭目有沒有，我不知道。我因十一月十九日官人拿了我父親，我於二十日逃走，在臨邑縣一帶討喫。十二月初七日，我就到德州衙門投首了。

至德州衛現任守備朱庭蘭，是離卦趙崇禮的徒弟，與我們另是一事。還有一個姓范的千總，也是離卦，是德州營。又莘縣靳家地口的靳希盛，他父親靳三是東昌府姓高的徒弟，也是離卦。他手下人極多，姓名我都不知道，現在都沒同馮克善造反。是實。

(軍機處錄副奏摺)

附錄二：宋樹得供單

宋樹得即宋樹鐸供：

我是直隸景州小陽村人，年五十五歲。父母兄嫂已故，妻解氏，子宋得潛，媳解氏，並無孫子。我自幼學習拳棒，嘉慶六年拜周得謙為師，學了六趟拳，並傳我白陽教。我兒子宋得潛於七年上，又跟我入了教。宋躍濼住焦家莊，是我的胞姪，也習拳棒。他先於嘉慶三四年間，經劉元、霍雲方引進，拜滑

縣人掌離卦教的馮克善爲師，人白陽教。他的兒子宋玉林也隨後入教。上年九月內，宋玉林曾到馮克善家去學槍棒，住了一個多月回家。宋玉林又轉傳與劉元、周之得、李勝得、周添喜卽周得謙、郭惟貞、黃四等拳棒。

本年二月，馮克善到過宋躍濼家一次。八月中馮克善又來，與宋躍濼商量事情，他說到九月聽動靜罷。我三叔宋杼甲他是宋躍濼的大徒弟，他聽了這話，就說有了信了。宋躍濼就往各村莊邀人，邀的什麼人我不知道。九月初十前滑縣鬧事，宋躍濼原在家裡，因他的名兒揚開了，說他焦家莊上聚有二三千人，搭了多少鍋灶。聽見曾有官人密查，見無動靜，所以未拏。到了十一月十八夜，有官府帶了兵役到焦家莊，把宋躍濼拏住，他要掙脫逃跑，兵役用鐵鎚將他左踝骨打碎流血。又到小陽莊，把我並我兒子宋得潛都拏了，解至德州衙門裡問了幾堂。於二十五日起解，二十八日飯時，宋躍濼走至雄縣南關裡，因踝骨傷重身死，經雄縣太爺驗明。我與兒子寄在雄縣監裡，二十九日從雄縣起身，十二月初一日解到這裡的。

再，我聽得宋杼甲說，白陽教八卦分文武，乾、坎、艮、震四文卦、巽、離、坤、兌四武卦。那四武卦都是有本事的人。宋杼甲是離卦教的人，據他說，離卦掌卦是滑縣人唐姓，那離卦的人在潼關以西有好幾座營盤未動哩。又聽得李勝得說，南邊震卦的人都被官兵殺了，他們早起事一百天，所以不濟，應該明年正月初一日動手纔好的話。那唐姓的名字年貌住址，霍雲方、宋杼甲想來知道，我都不曉得。

宋躍濼父母俱故，並無弟兄。妻劉氏，子三人：大兒子宋長馨，今年二十五六歲，面黑有麻無鬚，身

中，未娶。二兒子宋玉林，今年二十三歲，面黃白色無麻無鬚，身高。三兒子宋魁方，今年一週多。女四人，俱未出嫁。宋杼甲年約四十多歲，面瘦有鬚，小矮身量，會拳棒，住小陽莊。劉元年約三十多歲，面團微麻無鬚，小矮身量，住故城縣劉家鴨鵝地方。霍雲方我未見過，不知年貌，他是滑縣人，寄住故城縣周家鴨鵝地方。周之得年約四十來歲，面微黑有鬚，身中，住故城縣大馬房。周添喜即周得謙年約四十來歲，團臉大眼有鬚，大身量，住德州衛頭屯。郭惟貞年約四十來歲，長方黃白臉有鬚，小身量，住故城縣黑王家莊。黃四我未見過，不知年貌，他住在德州南留智廟。李勝得是武生，已經拏住，我在阜城縣寄監時在監裡見過他。宋杼甲的徒弟陳文思面黑有鬚，身中，住景州王官店。又周之得收的徒弟在故城縣小廟莊一帶。李勝得、郭惟貞收的徒弟在景州西軍高家莊一帶，問他們三人便知。我父子人教是真，那宋躍濼的事情也都知道，並不肯從他。是實。

（軍機處錄副奏摺）

附錄三：郭維正供單

郭維正供：

我年四十二歲。我本是德州人，寄住在故城縣黑王莊。家有父親郭淳、母親韓氏、弟兄三人。我行大，二弟郭維亮，三弟郭維溥。我女人楊氏，止生一女二姐，十五歲了。二弟婦蘇氏，三弟尚未娶妻。我原自幼跟着我已故姑爺爺袁七禿子學過六躺拳，後來就常與宋躍濼在一處比拳，所以認識。我又將

拳法教過李盛得、周添喜們。嘉慶三年上，我拜恩縣的李修生爲師，人過離卦教。上年九月十一日，宋躍濼要約人造反，因念我是他多年的相好，就給我一桿白布旗子，上寫着奉天開道四字，叫我插在門上，他們的人來，就可以不殺了。我原怕殺害，就照樣辦了十桿，分給我的徒弟駱萬程、王全、李近智、王克忠、李振清、楊大榮、楊大勳、夏保成、王立公、孫亮們，他們每人拿我一個旗子，給我京錢二百文。後來駱萬程們都到官投首，我未及投首，就被官人拿獲解京的。是實。

(軍機處錄副奏摺)

六二 那彥成奏報擊獲尤明等義合門好話教訊明大概情形摺

嘉慶二十年十月初七日

直隸總督奴才那彥成跪奏，爲訪聞習教傳徒之犯拏獲審訊，先將大概情形奏祈聖鑒事。

竊奴才前赴天津審案，訪聞靜海縣管馬頭村民韓可旺家，曾有招接匪類、習教念經，被該管保正劉繼先稟首之事。並風聞韓姓從前曾爲教犯，打造刀械。奴才恐各逆匪等或竟潛匿該村，不可不嚴密查訪，以期跟踪究獲。當卽密派標下差弁常玉山帶同眼線李四，先將劉繼先誘獲到案。訊據供稱：伊所管村民韓可旺，向業鐵匠生理。其弟韓可法種地爲生。嘉慶十五年，有韓可旺表弟、青縣興濟鎮桃杏村人尤明卽尤榮到其家內，傳說義合門好話教，男女混雜，夜聚明散。並有民婦高張氏母女亦被尤明煽惑，氏壻陳五不依，致相爭鬪。伊恐滋生事端，赴縣稟首。經該前縣錢鴻勳傳訊，取具悔過甘結，責

懲完案。以後仍見尤明來過韓可旺家數次。到十八年清查保甲之後，始不復來。現在韓可旺等均無仍前習教，亦無見有匪類與之往來。伊從前只見鐵匠韓可旺打造農具，並未見其打過器械。至尤明實在曾否改悔，伊無從深悉。隨令將曾在韓可旺家聽從尤明學說好話教之人逐名開出，共有男婦十八名口。恐均未能斂跡，而尤明又係傳教匪徒，更難保無怙終不悛，及另有勾結招留各逆匪等弊。

奴才即飛檄兩司密派候補知州秦承需、候補從九品席震、雄縣縣丞陳于嘉，改裝易服，分路馳往靜海、青縣，不動聲色，借覆查保甲爲名，逐戶細加訪察。旋據各該員先後稟稱：所有單開男婦十八名口，均各在家，莊農度日。搜查各家，並無經卷及違悖器械字跡，按名傳解。又據青縣協同委員及標弁常玉山訪獲尤明解省。

奴才飭司督同保定府知府阿霖，提驗各年貌，逐加研鞫。據尤明即尤榮供稱：伊係青縣興濟鎮桃杏村人。靜海縣管馬頭村韓可旺、韓可法係伊表兄。伊於十數年前，跟隨本縣吳家馬頭人吳承發即吳老三學習坐功運氣，並如意離卦教義合門，唱說好話。在本處並未傳徒，亦不知吳承發尚有徒弟何人。十五年前，伊因窮苦難度，起意藉此惑衆漁利。適韓可法赴伊家探望，勸從習教後，即同至韓可旺家，置備漁鼓簡板，講說好話。遂有男婦多人前往聽講，經伊陸續勸令韓可旺、范老增、王士隴、邊得法、閆四、張有芬、胡永順、張壘、邢自富、邊起和、邊起雲、張鳴鵬、馬貴安、國太、劉愷、劉瑤、高張氏等，連韓可法共十八人一并入教。各給錢文，不記確數。嗣被該村保正稟首，經靜海縣拘訊，取具悔過甘結責釋。伊即不復習教傳徒。至伊師吳承發，現年未及三十歲，係前犯教案業經擬遣吳久治之姪。伊與現

緝各逆匪並不認識，實無勾結藏匿情事。等語。訊之韓可旺等十八人，僉供：伊等於十五年上聽從尤明學習好話教，均未輾轉傳徒。迨被保正稟首，責懲具結，俱各改悔屬實。錄供稟報前來。

奴才伏查韓可旺等十八名口，既據研訊，堅供於聽從尤明人教之後，一經該縣責懲取結，即各實心改悔，質之原首之保正劉繼先，供亦相同，願具連環互保。自應先行省釋。惟查尤明一犯習教十有餘年，又復隔境傳徒多人，據供伊在本處未經傳徒，現已改悔，不復習教之處，殊難憑信。且查直省節次懲辦教案內，如邊二、吳久治、季八、葉幅明、路老等多案，均係青縣興濟鎮一帶民人，該處實為匪徒易於混迹之所。屢經嚴飭訪查，猶恐該處民人狃於故習，未盡革心，實難保無藏匿奸匪情事。至尤明之師吳承發，尤係應訊要犯。

奴才現已檄司再向尤明徹底究追，一面添派能事員弁，密赴青縣興濟鎮及吳家馬頭一帶，將吳承發嚴拏務獲歸案，跟究有無徒黨及與外來匪犯互相勾結藏匿情事，核實究辦外。所有訪聞拏獲審緝大概情形，合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

硃批：嚴審定擬具奏。

（宮中硃批奏摺）

六三 那彥成奏為拏獲義和門離卦教吳泳滿尤明嚴審定擬事摺

嘉慶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直隸總督奴才那彥成跪奏，爲遵旨嚴審定擬具奏，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委員先後拏獲習教傳徒匪犯吳泳滿、尤明一案，先經奴才訪聞，派員將尤明、韓可旺等解省。訊據韓可旺等僉供，被地保稟首之後，業俱悔過自新。訊之尤明據供，伊被同縣人吳承發誘令人教。等情。當經奴才將訪拏情形具奏，欽奉硃批：嚴審定擬具奏。欽此。嗣復究出尤明之師係名吳泳滿卽吳老三，前供吳承發係屬舛錯。隨將吳泳滿緝獲，檄司督同保定府確審。茲據審明定擬，由兩司勘轉前來。

奴才親提研訊。緣吳泳滿卽吳老三，籍隸青縣。有前已犯案發遣之吳久治，係吳泳滿無服族姪，吳久治係祖傳義和門離卦教。嘉慶十四年，吳久治勸令吳泳滿拜從爲師，人教學習坐功運氣，并好話歌詞。吳泳滿卽收同縣人尤明卽尤榮爲徒，轉傳其教。尤明因窮苦難度，起意藉此惑衆漁利。十五年十二月內，有尤明表兄靜海縣人韓可法，適往探望，尤明勸令人教。卽同至其兄韓可旺家，尤明置備漁鼓簡板，夜間自行敲擊，唱說好話，吳泳滿亦曾往幫唱數夜，誘引男婦多人往聽，夜聚曉散。尤明陸續勸誘韓可旺、韓可法、范光增、王士隴、邊得法、閔四、張有芬、胡泳順、張壘、邢自富、邊起和、邊起雲、張鳴鵬、馬貴安、懶太、劉愷、劉瑤、高張氏等十八人拜伊爲師，學唱好話。各給錢文，不記確數。當有高張氏之婿陳五，嗔尤明引誘婦女人教，與之爭鬪。卽被該村保正劉繼先赴靜海縣稟首。經該前縣錢鴻勳拘訊，取具各悔過甘結責釋。其時尤明並未將伊師吳泳滿供出。

本年九月間，奴才赴天津審案，訪聞靜海縣保正劉繼先，有稟首民人韓可旺家招接匪類習教之事，

恐有逆匪潛匿該處，委弁常玉山帶同眼線李四，先將劉繼先誘獲解省，檄司訊出前情。奴才以尤明係傳教匪徒，難保無怙終不悛，及另有勾結招留各逆匪等弊，並恐從教之韓可旺等十八名口亦均未能斂跡，當即委員，分路馳往靜海、青縣，將韓可旺等十八名口同尤明一并獲解訊究。尤明先供伊師係吳承發即吳老三。并訊據韓可旺等十八人僉供，前從尤明入教，一經該縣責懲取結之後，即各實心改悔，不復習教。質之原首保正劉繼先，供亦相同，願具連環互保。當將韓可旺等同保正劉繼先摘釋，將大概情形奏蒙聖鑒。

嗣據委員查拏，並無吳承發其人。復監提尤明，究出伊師係吳泳滿即吳老三。前供吳承發，係一時記憶不清錯供。又經委員馳往青縣，將吳泳滿即吳老三同伊兄吳泳興一并獲解來省。查明吳泳滿等家，並無經卷及違悖器械字跡，亦無外來面生可疑之人藏匿在家。檄司提犯隔別逐細研訊，各供前情不諱。奴才查吳泳滿、尤明既曾習教傳徒，吳泳滿所傳斷不止尤明一人，尤明亦必不止轉韓可旺等十八人；並恐該犯等向與逆匪來往，另有勾結不法及知情藏匿情事。嚴加究詰，矢口不移，案無遁飾。

查例載：左道惑人爲從，發新疆給厄魯特爲奴。等語。此案吳泳滿訊係業經犯案發遣匪犯吳久治之徒，尤明又係吳泳滿之徒。該犯等既自習義和門離卦教，復敢輾轉傳徒習教，現據訊無另有徒黨及勾結逆匪、知情藏匿情事，第均訊無恒業，似此同係習教傳徒匪犯，厥罪惟均，未便容留內地，致滋惑衆。吳泳滿即吳老三、尤明即尤榮，均應照左道惑人爲從例，發遣新疆給厄魯特爲奴，照例刺字。曾經被獲入教之韓可旺等十八名口，前經訊明，實已改悔，業予省釋，毋庸再議。吳泳滿之兄吳泳興，訊無

隨從習教情事，應請免議。

除供招咨部外，所有審擬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睿鑒，勅部核覆施行。謹奏。
硃批：刑部議奏。

（宮中硃批奏摺）

六四 刑部奏爲審明宋文潮及馬十入教並收受起事旗號事摺

嘉慶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前據東城御史將逆犯宋文潮奏送到部，臣等悉心研訊。據供：聽從入教，經宋文登分給白布，約同助逆，旋因畏懼未行。伊恐宋文登找尋不依，於十八年九月十四日夜，跑至黃村躲避。十五日在黃村崔姓飯店內吃飯，有柳三、張文得可證。等語。臣等以該犯聽糾從逆，其畏懼未行一節，恐係有心狡展。當即傳提柳三、張文得到案，訊據同供：宋文潮於十八年九月十五日早間，實係在黃村崔姓店內吃飯，伊等俱在彼目擊。等語。是宋文潮所供得受白布，在家未行，尚屬可信。

又直隸總督拿獲葛立業供出入教之馬十一犯，據稱：訊得該犯因聽從學習拳棒，擬徒遇赦，減杖釋放，與葛立業實不認識，並無拜師傅徒。等情。奏解到部。臣等查葛立業一犯，曾經訊明得受白旗，旋即在監病故。而留質之宋玉林，係屬葛立業夥黨。當提宋玉林，認明該犯實係同夥馬十。隨提該犯嚴加究詰。該犯始猶狡展，僅止供明入教。連日研訊，始據供：伊聽從宋躍濼、宋玉林入教，後於十八年七

月，經宋玉林給伊奉天開道白旗，令伊在故城縣青罕莊等候，如遇馮克善夥黨，可免殺害。伊當時接收白旗，旋即畏懼，將旗燒燬逃走。後來聽聞馮克善夥黨并未來故城。等語。復提宋玉林，供明曾給該犯白布，並稱可免殺害。十八年九月，馮克善逆夥本未到故城屬實。是馬十所供得受白旗，在家未行，亦屬可信。

宋文潮、馬十二犯，應歸入逆案，照情罪又次重辦理。至葛立業前供李義兒一犯，業據該督聲明已獲，由山東解部。俟李義兒解到再行研訊確供外，謹繕錄宋文潮、馬十供詞，恭呈御覽。

再，查宋文潮供出之宋文登，業經斬梟。宋進耀業經絞決。任自貴業經問擬斬候。宋進會業經發遣。劉泳平、劉泳得、宋喜、魯光喜、宋德、劉傻子，均已行文緝拿。宋文哲已於獲案訊明後，仍交南城充當眼目。馬十供出之馮克善業經正法。宋躍濬業經戮屍。合併聲明。謹奏。

(上諭檔)

附件：馬十供單

〔上畧〕

馬十即馬成隴供：

我是故城縣青罕莊人，年二十八歲。父親馬學祖、母親牟氏俱已死了，娶妻孫氏，並無兒女，一向種地度日。我從前跟景州的葉良學拳棒，後又跟宋躍濬的兒子宋玉林學過拳棒。十六年十月裡，宋躍

濬同宋玉林在鄭家口李義兒家，勸我學好，又教給我真空家鄉無生父母八個字。李義兒也是宋躍濬父子叫他人教的。我從十六年上見過宋躍濬父子後，到了十八年七月不記日子，宋玉林同我都在鄭家口李義兒家裡，宋玉林給過我奉天開道白旗一面，並教給我得勝二字，說等馮克善的人來時，將旗拿出，口說得勝二字，馮克善那裡的人就不殺了。我當時應允。後來我想着害怕，把白布旗子燒了，就向各處藏躲。後來打聽着，馮克善却也總沒有來。

再，我在保定府衙門所供聽從葉良學習拳棒，後來被拿到官，問了徒罪，遇恩赦減杖釋放的話是有的。我想將學過拳棒的案供出，就可以隱瞞過我人教從逆的罪；又恃無質證，所以不肯供認得受白旗的話。今蒙嚴訊，復叫宋玉林與我對質，我實在無可狡賴了。是實。

(上諭檔)

六五 崇祿奏爲訊明劉玉濬參與起事並習練金鐘罩情形摺

嘉慶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臣崇祿等謹奏，臣等遵旨監提劉玉濬，將伊徒劉文通在直隸供出各情節，向該逆嚴切根究。據供：十六年不記月日，伊至賀八處，賀八告以教內有一劉老爺，係卦主，將來要定期起事。伊問劉老爺何名，賀八未說明白，伊回家將此言告知伊徒劉文通，實是十六年間之事。至卦主劉老爺，當時並不知係何人。直至十八年四月，賀八領伊去見林清，賀八稱林清爲劉老爺，伊才知卦主係屬林清。是年九月

內，伊經林清派往滑縣牛亮臣即牛洛明處人夥，伊當下應允回家邀徒劉文通等，同往滑縣。是月二十日前回家，遇見劉文通，告知林清之言，劉文通未允。伊又聞已發官兵勦捕，伊遂不敢往滑城投夥，即日逃至蠡縣北閣村張家店，及寧津縣青溪務蕭老文家躲避。伊初意原欲往滑城投夥，繼聞已發官兵，實未敢到滑城，亦未抗拒官兵。其欲至滑城，係投素識牛亮臣，並非投李文成，伊與李文成並不認識。

至符咒書本，係學金鐘罩拳棒所用。十二年間，伊與伊兄劉居在深州爲賭博涉訟，在代書劉老瑞家住歇，劉老瑞家櫃內有此符咒破爛書本，問知係學習金鐘罩所用，名爲山神冊官詞。結案（後），伊向劉老瑞乞得此書帶歸，照書本畫硃符服食，冀長氣力。又經張老廣另行口傳伊金甲罩符咒。符係畫一盔甲人形，中寫金甲、袖甲等字。咒係：神位祖師老爺，弟子（請）祖師助力保佑，祖師面前討力，金盔護頂，甲領甲袖，金甲罩身，刀劍鐵尺不能傷身。等句。伊一併服食念誦。十八年九月，伊從林清處回至家內，欲將書本攜帶逃走，恐致敗露，又不肯焚燬，遂令伊弟劉才將符咒書本裝入罈內，埋在伊住屋裡。至書內紙眉上寫有武進士、守備等項五人，係書內舊有字蹟，據劉老瑞云，係從前習練金鐘罩之人，亦不知是何年之事，並非伊所書寫。從劉老瑞處携歸時，書內本有此字蹟，可以傳劉老瑞質對。劉老瑞住居深州考棚西邊，張老廣現在保定監禁。等語。隨令該逆默寫咒語，筆蹟與書內紙眉字畫俱不甚相似。其所供咒語，與山神冊邪書所載亦不符。該逆十分狡猾，自己刻熬審至夜，疊加掌責、擗耳，仍不肯盡情吐實。謹將現訊供情具奏。

再，該逆供出劉老瑞，現已行文緝拏，張老廣現已行文提解。合併陳明。謹奏。

六六 陳預奏爲審明王進忠首告義和拳一案分別定擬事摺

嘉慶二十一年六月初五日

山東巡撫臣陳預跪奏，爲審明分別定擬具奏，仰祈聖鑒事。

竊照德州民人王進忠赴京首告教匪一案，欽奉上諭：英和等奏，德州民人王進忠出首教匪任四等犯，據供：冠縣民人任四係逆犯林清師弟，恩縣人馮彥係逆犯王倫手下人李翠徒弟，與直隸故縣民人曹貴，到德州邀同糧道衙門糧書劉西園、德州衛書吏焦梅占，在本州地方設立天理教，引誘本州快役馮義等學習義和拳棒，運氣念咒。嘉慶七年間，伊拜教中人董立本爲師，每年春秋二季，教頭任四向教中斂銀，預備公用。等語。此案任四等犯，習教領銀，傳徒多人，任四、馮彥、劉西園、曹貴、焦梅占五犯，均係大頭目，精習拳勇。著陳預卽遴派妥員，帶同勇幹備弁，迅速密往，將各犯按名拏獲，解省審辦具奏。原告王進忠交部解往備質。出首教匪名單並著發給閱看。等因。欽此。臣當卽欽遵派委員弁，密往各處，按照單內姓名逐一查拏去後。

又奉上諭：王進忠首告任四等設教傳徒，當卽降旨交陳預派員往拏。嗣又據王進忠之弟王進孝在西城呈首，將辛克勤一犯在京拏獲，交刑部審訊。據辛克勤供，曾與胞弟辛克儉隨書吏劉西園等學習

拳棒。等語。監提董幗太訊問，供與該犯等素不相識。著即將辛克勤、王進孝及現訊供詞，一並解交該撫歸案審辦。等因。欽此。

旋據委員將被告劉西園等三十一名先後拏獲。搜查各家，並無不法經卷器械等件，並查明原單內蕭章、李莊二名，先已病故。當提各被告與原告王進忠質審，均供並無習教之事。惟劉西園等供認曾學拳棒；其馮彥之子馮士奇曾經習教，於十九年間擬發遣。又任四一犯，遍查冠縣地方，並無習教任四其人。經臣先後附片具奏。欽奉諭旨：飭令提同辛克勤，與劉西園、王進忠等三面質對。如訊明劉西園等習教屬實，並有通同逆犯情事，即層層根究，從嚴懲辦。若王進忠毫無證據，劉西園等僅止學習拳棒，亦不能以此遽科以習教從逆之罪。即將兩造秉公審斷，應坐誣者坐誣，應省釋者省釋。等因。欽此。

臣查王進忠所控各犯內，僅止劉西園等供認，從前曾習拳棒，其習教一層，堅供並無其事。查王進忠既開有名單首告，斷非無因，自應嚴行根究。適王進孝及辛克勤並直隸先經拏獲之曹貴亦已解到，臣即親提原被人等，督同臬司程國仁並委員等連日隔別嚴訊。緣王進忠本名王世杰，又名王玉林，籍隸德州，自幼在廣西、直隸各處跟官。嘉慶元年，在德州糧道衙門充當長隨被逐。三年在該州開設浴堂，折本歇業。七年間，在該州充當代書，並在道署各書辦處幫同貼寫。十二年間，因假冒羅秀生、穆秀等名票誑借公盛錢鋪銀二十五兩，經羅秀生查知呈控，將王進忠訊明，追銀責懲完案。旋又赴直隸跟官，至十七年始行回籍。王進忠與直隸故城民人曹貴，並德州糧道衙門已革皂役馮彥、道書劉西園、

皂役許占鰲、茶房辛克勤及其弟辛克儉、德州民壯生武魁、馮義、田明德、快役羅秀生、德州衛戶書焦梅占等均相認識。曹貴於十七年間，拜從道士翟玉湖學習梅花拳棒。又馮彥於乾隆三十四年間，見李翠會打拳棒，欲圖學習，有昔存今故之孔柄聲言，李翠拳脚平常，伊素習太子拳，遂傳給馮彥及伊已故族兄馮建學習。又劉西園、許占鰲、辛克勤、辛克儉、生武魁、馮義、田明德、羅秀生，並未獲之魏經池，均於三四年間從已故回民洪偉在劉西園家學習六躺拳。均係自行演習，並未傳徒。本年四月內，王進忠因窮苦無聊，諗知各處嚴拏教匪，起意向伊弟王進孝告知，欲首告習教匪犯，希圖邀功。曾聞冠縣人任四於十八年間犯過邪教，疑爲林清一黨，又憶及馮彥前欲從李翠學拳，迨後李翠因王倫案內正法，馮彥族兄馮建曾向王進忠告知。又因劉西園等均習拳棒，並因與焦梅占、穆秀、胡松齡、車仰行、張富、鄧剛、鄧鳳、王得明、林保、陳景堂、胡六、黃月及董立本、劉升、杜士存、李大、李二、陳二、郭明旺、馮士傑、鄧蘭、王大倫、蕭琢等或挾有宿嫌，或懷疑牽絃，遂一併開列名單，指任四、曹貴、馮彥、劉西園、焦梅占爲大頭目，並稱任四係林清師弟，馮彥係王倫手下人李翠之徒，倡立天理教會。等情。又恐不能邀准，復自認曾拜教中人董立本爲師，赴京首告。經步軍統領衙門奏奉諭旨，飭行查拏審訊。嗣因伊弟王進孝在京，遇見辛克勤，扭稟西城，解經刑部訊供奏明，並解來東。並經咨准直省將曹貴解東歸案審辦。此王進忠意圖邀功，將素有嫌隙並曾學拳棒之人一併牽控，指爲教匪，赴京首告之原委也。

茲臣提集研鞫，據各供悉前情。臣查此案，王進忠指稱任四係林清師弟、馮彥係王倫手下人李翠之徒情節，最關緊要。任四一名，經臣委員並飭冠縣遍查，並無其人。止有十八年教犯郭爲珍供出任

萬立又名任四，係離卦教頭目，解至軍營後監禁病故。詰訊王進忠，據供所指之任四，即係聽聞十八年邪教犯案之人，疑係林清一黨，伊與任四並未見過。是該犯所供之任四，係已獲病故之任萬立，並非別有其人。又所指馮彥係王倫手下人李翠之徒，並在京監禁待質之宋玉林往刑部提訊，亦有李二係馮彥之師，伊父宋躍龍拳棒即由馮彥傳下之供。是王進忠所告事非無因。詰據馮彥供稱：伊長子馮士奇因習教，於十九年間擬發遣。伊與次子馮士杰實未習教從逆，伊止拜從孔柄學拳，並非李翠徒弟，與宋躍龍並不認識。所供恐係恃無質證，有心推卸，應請將馮彥解京，與宋玉林質訊辦理。

所有此案被控之三十二犯內，惟劉西園等九犯供認習學拳棒，委無習教從逆歛錢及運氣念咒別情，而焦梅占等二十三人，則皆係無於，不但並未習教，且未習學拳棒。臣復按名令與王進忠質對，王進忠皆不能指出實據，惟稱妄想邀功，牽砌控告。如能指出確據，豈肯不據實供出，自認虛誣之理？反覆究詰，矢口不移，案無遁飾。

臣查習教傳徒例干重罪，而控告不實，律應坐誣。如王進忠果能指出劉西園等習教實據，自應將劉西園等按律從嚴懲辦；今劉西園等僅係學習拳棒，並無習教之事，誠如聖諭：不能以此劇（遽）科以習教從逆之罪。且焦梅占等更屬無於被誣，自應分別定擬，以昭平允。

查例載：驀越赴京告重事不實，全誣十人以上者，發邊遠充軍。又游手好閑不務本業之流，自號教師、演弄拳棒教人，一經拏獲，將本犯杖一百，流三千里；隨同學習者杖一百，徒三年。各等語。此案王進忠本非安分之徒，因妄想邀功，輒將素有嫌隙及無干之人開列名單，指為教匪頭目，砌詞赴京首告，

雖所稱學習拳棒及指任四、馮彥等習教尚非無因，而誣指焦梅占等二十餘人習教傳徒，情節重大，現在訊無其事，該犯亦自認虛妄，自應按例問擬。王進忠應照慕越赴京告重事不實，並全誣十人以上例，發邊遠充軍。劉西園、許占鰲、辛克勤、辛克儉、生武魁、馮義、田明德、羅秀生、曹貴訊止從前隨同學拳，並無習教情事，惟既習拳勇，即屬有干例禁，未便輕縱。劉西園等九犯，均應照隨同學習拳棒例，杖一百，徒三年。內曹貴一犯，係直省先已拏獲解東質訊，伊師翟玉湖訊係已正法教匪郭為珍徒弟，翟玉湖現在直省監禁，尚未訊結。應請將曹貴仍解回直省歸案訊辦。王進孝於伊兄妄告教匪，並未隨同出名，其在京將辛克勤扭稟，亦係誤信伊兄之言，與為從不同，惟知情不阻，亦屬不合，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洪偉、馮建、蕭章均已病故，應與訊未習教學拳之焦梅占等均毋庸議。無於人等概行省釋。學拳之魏經池緝獲另結。

除全案供招咨部外，所有審明定擬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勅部核覆施行。謹奏。
嘉慶二十一年六月初十日奉硃批：刑部議奏。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六七 方受疇奏為審明宋相貴等習教情形請解東省歸案事摺

嘉慶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直隸總督臣方受疇跪奏，為查明山東習教匪犯侯位南供出之徐卿雲、馮青雲、宋相貴實在住址，并

徐卿雲、馮青雲均已物故，現將宋相貴並徐卿雲等之子徐遜讓等全行拏獲解省，訊供具奏，仰祈聖鑒事。

竊查前准山東撫臣陳預咨會，齊河縣拏獲教犯侯位南等一案，究出直隸南宮縣人馮青雲、宋相貴，冀州人徐卿雲，咨會緝拏解東訊究。臣當即轉飭南宮等縣嚴密查拏。旋據該縣吳承寵稟復，徧查縣屬境內，並無馮青雲、宋相貴其人。究係住居何處，稟請咨查飭緝。

嗣於本年十一月初八日接到廷寄，欽奉上諭：前據陳預奏，拏獲習教匪犯侯位南，究出先經斂錢，送交烏魯木齊習教遣犯劉佐臣子孫劉成林等收用。當經降旨，令慶祥查明具奏。茲據該都統奏，審訊劉成林供稱：伊父劉廷獻在日，有直隸人徐卿雲即徐老卿等，扮作磁器客人，於乾隆四十五年間，到濟木薩找見伊父，稱係原籍表親侯尚安，因教首劉省過死後，八卦教無人掌管，侯尚安在家復興八卦教。因伊父係劉省過近支，推爲中天教首，總掌其教。伊父應允，當收銀四百兩。嗣徐卿雲等又留銀六百兩。劉廷獻當即寄信，令侯尚安代管教中之事，並付傳教小書一本，可以照書傳教。又令劉成林拜徐卿雲爲師，以便將來接充教首。徐卿雲去後，未經再來。至嘉慶七年、十四年間，侯尚安之子侯繩武，先後令馮青雲、宋相貴等赴濟木薩，送銀二千兩。是時伊父已故，即推該犯爲中天教首。馮青雲、宋相貴向該犯長跪求封，該犯即封馮青雲爲乾卦一品教職，宋相貴爲坤卦一品教職。並寄去伊父手錄傳教成全書四本、圖書一方，回信令侯繩武掌教，馮青雲等幫同辦理。等語。此案侯位南、劉元善、夏洪章、王曰魯四犯均已拏獲，在東省監禁質訊。其馮青雲、宋相貴二犯，俱籍隸直隸南宮縣。前陳預究出侯

位南供詞，已移咨直隸查拏。方受疇自己派員查緝。現據慶祥究出馮青雲曾受封乾卦一品教職，宋相貴曾受封坤卦一品教職，實爲此案要犯。該督卽遴派幹員，迅速前赴南宮，嚴密訪查務獲，提省究辦。至徐卿雲卽徐老卿一犯，據劉成林供，係直隸人，不能指出何府何縣。該犯首先赴濟木薩送銀，劉成林並拜伊爲師，亦關緊要。該犯籍隸直隸，馮青雲等自必知其住址。該督於馮青雲、宋相貴獲案後，向其究明徐卿雲下落，一併派員速行拏獲，嚴切根究劉廷獻所付傳教小書及傳教成全書四本、圖書一方，並向馮青雲、宋相貴嚴究，當日寄回交與何人？令其切實供明，毋任狡展。該督審明後，卽行定擬具奏在該省辦理，京中無可質訊之人，無庸再行解部也。欽此。臣復遴委幹員前往各處，會同地方官訪緝，並附片奏蒙聖鑒。

又於十一月十九日欽奉上諭：據陳預奏，徐卿雲一犯，據侯位南供稱：年已八十餘歲，係直隸薊州西南鄉人，離城四十餘里。著派員嚴拏務獲。等因。又經臣派委通水道葉紹本、武清縣知縣竇景燕，前赴薊州西南各鄉逐細訪查，並無徐卿雲其人，稟覆查核。又據委員、候補通判馮德响稟稱：會同冀州南宮縣逐細訪查，並將全境保甲冊籍逐一查核，該州縣境內，並無徐卿雲、馮青雲、宋相貴其人。臣恐徐卿雲等有改易姓名，或於隣境毗連村莊居住，復行批飭設法訪緝。

旋據南宮縣知縣吳承寵稟稱：該縣率同典史張成，改裝易服，前赴各交界處所，於各村莊嚴密查訪。茲訪得宋相貴係新河縣田村人，馮青雲係新河縣西柳村人，業已物故，家有二子。隨率同典史帶領幹役並新河縣差役，密赴田村，將宋相貴緝獲。隨赴西柳村，訪確馮青雲已故，當將伊子馮立成、馮

新成一併捕獲。並搜查各家，並無經卷圖像、違悖字跡、不法器械。惟於宋相貴家，起獲破爛不全刻板萬寶全書一本、抄寫藥方一本。又於馮新成家起獲抄寫子平摘要四本、易經二本、刻板五方元音一本。

又據委員·通判馮德响、深州直隸州知州凌泰交稟稱：該員馮德响自南宮起程，由冀州、深州一帶沿路訪緝。該州凌泰交接據南宮縣知縣吳承寵申稱，宋相貴並馮青雲之子已在新河縣境內拏獲。據宋相貴供稱，徐卿雲即徐洛卿，約年七八十歲，係冀州北鄉人。該州凌泰交因該州境與冀州接壤，誠恐徐卿雲在深、冀一帶藏匿，維時該員馮德响行抵深州，即會同密商，選帶幹役，以下鄉抽查保甲爲名，村莊中凡有姓徐者，無不逐一查詰。追查至深州北徐祥口村，有徐遜讓即徐廷禮一户，平日做星秤手藝。詰問其父向作何業，據稱一向在外販賣磁器。又問其父是何名字，據稱叫徐茂林，又叫徐卿雲，亦有人叫爲徐洛卿，已故多年。再向詰問，情詞閃爍。其爲奉緝匪犯徐卿雲之子無疑。當即拏獲，搜查其家，並無經卷圖像及不法器具。各等情。

臣卽委員迎提到省，督同臬司瑞弼、保定府知府沈華旭，隔別研訊。據宋相貴供稱：年五十四歲，新河縣田村人。向隨同縣西柳村人馮青雲習坎卦教。嘉慶六年十月間，馮青雲向伊告知，有山東人夏洪章同他商量，要到烏魯木齊濟木薩，給教首劉廷獻送銀子，叫他同去。約定七年二月起身，還有山東人劉元善、王曰魯、魏尚存同去，一共六人。到了濟木薩，那知教首劉廷獻已故，找見劉廷獻之子劉成林，給他磕頭，伊等稱劉廷獻爲老人家，稱劉成林爲當家。夏洪章等問劉成林，他父親劉廷獻有什麼話留下沒有？劉成林答稱沒有。夏洪章等送給劉成林四百兩銀子，伊並未出銀。劉成林給馮青雲抄寫

子平摘要四本、藥方一本。並曾見有圖書一方，字已磨去，劉成林稱係伊父遺物，並未給馮青雲携回。伊等居住五日回來。以後伊並未復往，亦無向劉成林跪求偽封教職，及幫辦各卦教情事。惟聽得夏洪章有真人之稱，馮青雲是離卦總教頭。至馮青雲帶回一本藥方，於嘉慶八年給伊，現在查起。等語。

訊據馮立成供稱：年二十八歲，係自幼隨母張氏改嫁馮青雲，收留爲子。後馮青雲生子馮新成，現年二十二歲。馮青雲係嘉慶十五年在病故，時年六十四歲。馮青雲在日，原與宋相貴來往。嘉慶七年二月內，同宋相貴出口，是年冬間回家。維時伊與馮新成年幼，並不知馮青雲有習教等事。伊與馮新成均未習教。起獲抄寫子平摘要四本、刻板易經二本、五方元音一本，俱係馮青雲遺留，不知從何處得來。此外並無別項抄寫字本，亦無圖書存留。訊之馮新成，供亦相同。

又訊據徐遜讓即徐廷禮供稱：深州北徐祥口村人，年四十九歲。父徐茂林，又名徐卿雲，人多呼爲徐洛卿，嘉慶十三年二月間在家病故，時年八十二歲。乾隆四十五年伊年十一歲，有已故南宮縣尋寨村人于文，叫伊父同新河縣西柳村人馮青雲、山東不知何州縣人劉上達，出口販賣磁器，並送銀兩給教首劉老人家。停了一二年，馮青雲先行回家。伊父於乾隆六十年四月方始回歸。聽說劉上達死在口外，骨殖是伊父用木匣裝貯，先已送回山東。伊父還帶回抄寫小書本，約有二三十篇，上寫真傳清書。伊尚記得頭一篇是：上大人，生中元，化三千，不記年，降下山東曲阜縣，門下三千徒衆子，內有七十二大賢。燕南趙北人難勸，落在貧家人不曉。等後來，一總收元。邱一已，度衆生，臨凡下世三轉姓。爾小生，各處找，無僞法，失錯了。等句。其餘不能記憶。伊父說，于文叫他送給八卦教首劉老人家五百

多兩銀子，劉老人家給這本小書，是坎卦教的書。封伊父坎宮坎卦極北天尊，還叫兒子拜伊父爲師。伊父回家後，就掌坎卦教，替于文家管事。于文之子于兆隴索討此書，伊父先未肯給。後欲伊習教，因伊不從，始於六十年十月內，將此書送給于兆隴，伊家實未存留，亦不知伊父徒黨何人。等語。臣卽飛飭南宮赴尋寨村于兆隴家查起真傳清書去後。

茲據該縣吳承寵稟稱：卽赴尋寨村，查得于兆隴已於嘉慶十八年四月間病故，有子于柱水卽于德海，當卽拏獲。在於伊家厨櫃及炕洞、牆窟、頂榻各處逐細搜查，並無真傳清書，亦無經卷圖像、不法器械。惟查出五方元音一本、抄寫雜記一本，並非違禁之物。訊據于柱水供：年三十三歲。伊祖于文卽于聞，又名于洪升，在日習白蓮教，並學義和拳。乾隆四十幾年上犯案，死在保定省監。伊父于兆隴在日，供有銅佛一尊，每逢朔望燒香磕頭。嘉慶十八年四月間，伊父病故，伊將銅佛送往本村圓通寺內。至真傳清書，伊並未見過。伊家於伊十餘歲時失火，想已燒過，實無藏匿情事。該縣隨查乾隆四十八年，該縣民人魏玉凱首告李存仁演習拳脚、歛錢收徒一案內，有于聞、徐茂林二犯，均係寧晉縣人李成章之徒。經前任直隸總督劉我等審明，將于聞擬以絞候；逸犯徐茂林係深州人，緝獲另結在卷。是深州拏獲徐遜讓所供伊父名徐茂林，又名徐卿雲，卽係從前于聞案內逸犯徐茂林無疑。理合將查起五方元音、抄寫雜記並銅佛一尊，連于柱水申解收審。等情。

臣伏查此案教首劉成林，在烏魯木齊原供，徐卿雲係乾隆四十五年送銀至濟木薩，交伊父劉廷獻收用，劉廷獻曾付給傳教小書一本，又令伊拜徐卿雲爲師。馮青雲、宋相貴等係嘉慶七年、十四年間，

先後送銀至濟木薩，向伊長跪求封，伊即封馮青雲爲乾卦一品教職，宋相貴爲坤卦一品教職。並將伊故父劉廷獻手錄傳教成全書四本、圖書一方寄回，令侯繩武掌教。等語。今徐卿雲查明業已物故，其子徐遜讓所供情節，核與劉成林所供頗相脗合。惟徐卿雲帶回真傳清書，據徐遜讓供稱，徐卿雲轉付于兆隴，現在于兆隴已故，其家查無此書。據于兆隴之子于柱水供稱並未見過，又云伊家曾經失火，想已燒燬。等語。查前准山東撫臣陳預咨會緝拏各犯抄錄原奏內開，訊據侯位南供稱，我聽說從前自口外劉家帶來抄寫六字真言傳教小書一本，約有二三十篇，我父親交與哥子侯化南。等語。與徐遜讓所供二三十篇之語符合，或當時輾轉傳送，竟在侯化南處收藏，亦未可定。

至宋相貴僅認於嘉慶七年與夏洪章等同往送銀，而於長跪求封一節堅不承認，並稱馮青雲帶回之書，即係現在起出抄寫子平摘要，並非傳教成全書，亦無帶回圖書。等語。查圖書已經山東撫臣查起三方，恭呈御覽。是宋相貴供稱並無帶回圖書之語，似屬可信。臣復督同司府悉心研究，各供不移。

查宋相貴係與夏洪章等同往送銀之犯。馮立成、馮新成、徐遜讓、于柱水均係教犯後嗣，據供並無習教，顯係恃無切證，希圖避就狡展。查夏洪章、劉元善、王日魯、魏尚存均經山東獲案，一經質訊，無難水落石出。現准山東撫臣咨提宋相貴等質訊，應否將宋相貴及馮立成、馮新成、徐遜讓、于柱水一併解交山東撫臣歸案質審之處，理合將獲犯訊供緣由，據實具奏，恭候聖訓遵行。

再，宋相貴等東省來文，僅有原籍州縣，並無一定，且無住居村莊，本難訪獲。今南宮縣知縣吳承寵，查明本境並無宋相貴、馮青雲之後，該縣仍率同典史張成，改裝易服，設法訪查，在於隣境新河縣地

方，將宋相貴及馮青雲之子馮立成等協同新河縣獲。又委員·候補通判馮德岫，於冀州查無徐卿雲踪跡，復順道沿途察訪，深州知州凌泰交恐徐卿雲在該州與冀州毗連地方潛藏，商同馮德岫，下鄉以抽查保甲爲名，在該州境內將徐卿雲之子徐遜讓拏獲。俾山東咨拏出口送銀要犯全行獲案，均屬實心能事。臣現將南宮縣知縣吳承寵、典史張成、深州直隸州知州凌泰交、候補通判馮德岫飭司存記。合併陳明。爲此恭摺具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

硃批：俱解往山東歸案辦理。

〔硃批〕：是。
(官中硃批奏摺)

六八 姚祖同奏爲拏獲習演神拳欲圖起事之劉順義等定擬事摺

道光元年二月十四日

河南巡撫臣姚祖同跪奏，爲審辦中牟縣奸民滋事不法重案及地方安定情形，恭摺奏聞，仰祈聖鑒事。

竊臣前在儀封工次，接據稟摺，中牟縣地方，有奸民劉順義教演拳棒，與同夥李光祖等編造謠言煽惑滋事立時拿獲一案。臣當將趕緊進省，督率訊辦緣由，奏聞在案。

臣到省後，卽據臬司斌良面稟，究出劉順義等編造歌謠，情詞悖逆，案關重大。當卽督同藩、臬兩

司及開封府知府僖山、委員。許州直隸州張井、光州直隸州陸楷等逐細窮究，晝夜熬審。緣劉順義係中牟縣人，年二十八歲，住居金生李莊〔一〕。與同莊居住之李光祖、李孟祥、李光生、李光耀及隣莊居住之族姓劉添德，彼此交好。李光祖莊農度日，劉添德算卦營生，李孟祥係李光祖之胞姪，李光輝、李光耀係李光祖之族弟。劉順義素不安分，於嘉慶十五年間，曾拜洧川縣人翟松爲師，學習拳棒。十七年以後，在本莊李光祖、李光耀家佃種度日，并在李光祖及李孟祥、李光生、李添受家先後開場傳徒，教拳得錢花用。當有現經獲案之李光生、李添受、李光輝、李孟蘭、李光邦、李本固、李本懷、李光燭、李本祿、李玉堂、李振綱、李傳、李學、李書、李本忠、王梅妮，及未經獲案之李孟麒、李燭彥、李光周、李孟兆、李燭柱、李本良、王芳妮，及已故之田子義等，先後均拜劉順義爲師，每於農隙之時，跟隨學習拳棒。久暫不時，去來無定。該犯親自教拳，又先後派令李光輝、李孟麒、李光生、李光邦爲拳長，代爲教拳。每年收徒弟等燈油錢數百文、千餘文不等，李本業代爲經管。李光輝經伊父李本傳斥阻，旋悔懼不入拳場。

十八年該莊因天旱求雨，劉順義跳舞迎神，充作馬丕，捏稱神道附在伊身，造作神言，妄言禍福，鄉民多爲所愚。該犯見鄉民易欺，時時恐嚇煽誘，欲圖學拳人衆，可以多得錢文。因自稱單星臨凡，又自稱係漢代之後，並稱從前在郊縣地方，曾遇四川人張遇仙，算命甚貴，稱伊有殺伐之勇，虎狼之威。張遇仙告伊，四川徒弟甚多，將來皆來跟隨。等語。村人疑惑不信，獨李光祖素性瘋癲，好言詭異，信之無疑，與劉順義益相交好。適李光祖家有已故胞兄李光顯遺留違悖禁書一本，號稱叙源問答。劉順義常

〔一〕下文均作「生金李莊」。

至李光祖家，順取閱看，見書內有五大魔王名姓，又素知從前本省有查拿牛八即朱紅桃之案，因附會書上之言，捏稱神人告語，域中將有五大魔王出世，同時起事，北方河北人張雷即張黑虎，西北山西人李道忠即李之重，東南人陳可大即陳大星，東方劉繼德即劉景宜，又楊重祿，此外尚有牛八即朱紅桃，先逃在浙江嚴州，又逃往江西一帶，將來五大魔王出世，該犯即卯金刀與朱紅桃帶兵平定，朱紅桃尚不敵劉順義之強。並稱二十四年馬營壩漫口，二十五年許州地震，均非好事，時光不好，三四年後魔王又來擾亂。伊係神拳，凡學習者可保身家。又編造單星出世天下響，擺來擺去動刀鎗等句歌詞，向人念誦。李光祖聞劉順義五大魔王及卯金刀、牛八之說，正與伊家書上之語相符，以為信而有徵，服其神異。李光耀、李孟祥、李光生等因聞李光祖說書上所有，亦遂信服。隨將劉順義編造邪言各自分投傳播，教令人向劉順義學習拳棒，可保身家。惟時莊上傳說紛紛，其先經學拳之李本懷、李本固、李本業、李光邦、李本祿、李添受、李光輜、李傳等傳誦邪言，愈益信服。

適李光祖家有抄本命學定評一書，劉添德來至李光祖家為劉順義算命，李光祖檢出命書同劉添德排算，占得飛龍在天，詫為非常之語。劉順義見徒弟漸多，又聞李光祖、劉添德誇其命好，遂陰蓄異志，欲圖煽惑滋事。見李光祖癡愚可使，陰令李光祖各處揚言，稱見伊睡卧之時，有金色龍蛇當頭幡護，並捏造東帖二紙，一紙上寫忠心扶漢等字，一紙上寫天命漢主、仙命十八子、敬信一人順風等字，其意自稱漢主，以十八子暗指李光祖，其順風二字，意取風調雨順，將來起事時，將順字作為口號。令李光祖密置屋內以上，仍令李光祖詭從外人，聲言有神聖飄落天書，教令眾徒閱看。惟時李光耀、李孟祥、李光

生、劉添德等先後走至同看，均各詫異，一時紛紛傳說，人心大爲煽惑。劉順義又恐徒衆一時被惑，心性不堅，起事時仍不應手，隨又造悖逆歌詞，加以刳制，內有：天動怒，河乾地震兇，天命二十八宿攻，一來漢主乾坤正，知命者歸於漢主，不知命者仙言莫聽，你們謹遵吾言，又有富貴又有榮，你們不聽吾言，保你們有災星。語句繁多，猖狂悖謬。臣等訊供時，令其全行默寫，閱次憤恨髮指，不能備形案牘。該犯供稱，此首逆詞，曾令李孟祥、李光耀二人各行抄寫。質訊李孟祥、李光耀供稱，因畏懼劉順義兇惡，不敢不從，抄寫屬實。劉添德、李光生經劉順義將逆詞告知，該二犯均能背誦全完。此劉順義在生金李莊教習拳棒，潛肇逆謀，商同李光祖等煽惑之原委也。

臣等竊思劉順義既圖不軌，自必於本莊之外，另有勾結黨徒，向其嚴訊。據供：伊習學拳棒，出外賣藝，與素習拳棒之滎陽縣人韓興濼、韓九洲，禹州人王坤甫、王坤仁、張如鳳，鄧州人白玉清、南台人宋傑、裕州人王克亮、泌陽縣人朱景陶等，均彼此聞名認識，或比較技藝，或結拜弟兄，不過朋友交情，並未同謀爲逆。惟二十五年十一月間，曾至宋傑家，適王克亮亦在彼，曾向宋傑、王克亮告知逆情，欲令糾人幫助，宋傑等並未允從。又翟松係屬伊師，曾向糾約，翟松並未允從。又翟松談論拳棒，稱有曹九洲、張陳倉二人拳棒俱好，該犯均未見面。以上諸人，均時常向李光祖及徒弟們談及，此外再無他人。至密縣王思治，我本未認得，因其拳勇出名，要他幫助，是以潛往投書，不料被其首告。等語。臣等當向李光祖、李孟祥、李光耀、李光生各犯逐一細問，據供：劉順義平時稱說朋友，只此數人。各供相符。

隨飛飭按名查拿，逐一質對。除韓九洲據報病故，朱景陶、王克亮、白玉清三人尚未就獲，其宋傑已報拿獲尚未解到外，其餘均查拿到案，隔別研訊。據韓興濬、王坤甫、王坤仁、張如鳳等各供，與劉順義相符，並不知劉順義煽惑滋事情節。其翟松一犯，上年冬間劉順義乘李光耀、李本業二人赴洧川之便，帶信與伊，曾囑令來至生金李莊，面向邀約，並留其在彼居住，翟松未經應允，並向斥罵，即行回歸。劉順義又送給衣服，托令糾人，翟松收受衣服，迄未應允。其曹九洲、張陳倉二人，訊據翟松與劉順義談論拳棍時信口提及，實無糾約之事。臣等查翟松與劉順義本係師徒，踪跡自密，此次一接劉順義之信，即至生金李莊，並曾收受衣服，豈有不聽從糾約之理？熬訊至再。據供：我與劉順義因係師徒，平日本時常來往，劉順義每年送我草帽、吃食等物，我均收受。此次他來送我衣服之時，我貪圖見小，亦即收受。至伊約我糾人，我實在多方推卸，堅不應承。惟我不行首告，就是我糊塗該死。等語。嚴詰再四，矢口不移。

至王思治住家密縣五虎廟地方，素開鹽店為業。該犯劉順義因黨羽人少，聞其拳棒有名，潛圖勾結，又因素未謀面，不敢冒昧，當寫悖逆歌詞作為書信，潛至村外，央煩不識姓名之小孩，哄令遞給，欲觀王思治之意。王思治拆開驚惶，立時燒燬，因書上並無名字，尚不知係劉順義所為，無憑首告。嗣劉添德賣卦到彼，與王思治之徒馬全德即馬清政相遇，講論拳法，彼此結拜弟兄，將歌謠之語告知。馬全德轉告王思治，王思治始悟前此逆書係劉順義糾約謀反，亟向該處候選教職呂見懷告知。呂見懷令王思治即速鳴官，王思治遂帶同馬全德赴密縣首告，經該縣知縣景瑞具稟破案。

維時劉順義已與堂兄劉成携妻潛赴新鄭縣李家崗地方，在伊妻弟李元成家避匿，經開封府知府傅山派員蹤跡拿獲，並在生金李莊將李光祖、劉添德等犯分投獲案。其餘各犯，經該縣陸續報獲。內李孟祥一犯，據供曾與村民李添富、李本傳等，將劉順義教拳滋事之處列名告發，查明係在劉順義破案之日，該犯亦並未自首原委。其各犯演習武藝之刀、棒、鐵拐、鎗桿等十六件，並李光祖、劉添德算命書本，均經當時起獲。旋又究出劉順義於聞拿之後，曾預囑妻姪李良妮探聽，一經被獲，即令帶信赴生金李莊，約會王坤甫、王坤仁等，將伊於新鄭縣城外劫回。迨劉順義被獲，李良妮即赴李傳家告知原委，李傳同李光祖等商議，令李本懷、李光周前往王坤甫、王坤仁家告知，王坤甫等立時拒絕趁（攬）回，其謀未行。此劉順義出外勾結未成及破案後尚圖狡脫之實情也。

臣查此案劉順義、李光祖等煽惑謀逆情形，經臣等隔別熬審，彼此質對，均已吐實。其現經獲案之徒弟、朋友、亦均次第訊伏，案情已定。惟此外恐有遺孽，所關匪細。臣查核節次供詞及謠言內吐露之人，有名有姓者尚多，若稍任漏網，誠恐根株未淨，將貽地方隱憂。而該犯奸詐性成，又恐所供姓名有真有假，此時若不辨別確切，將來紛紛海捕，波累株連，將成不了之案，尤非所以安定地方。隨又與藩司糜奇瑜、臬司斌良詳悉論商，督同承審各員悉心研究。查劉順義所稱河北人張雷即黑虎、山西人李道忠即李之重、東南人陳可大即陳大星、東方劉繼德即劉景宜，又楊重祿及登封縣人朱紅桃，皆據稱於三四年後欲行滋事之人。臣卷查乾隆五十九年八月前撫臣穆和蘭任內，曾經欽奉諭旨，實有查拿牛八即朱紅桃之案。彼時查明登封縣境內有朱紅道其人，與朱紅桃字音相似，訊屬鄉愚，並無不法，當經省

釋在案。現在劉順義自係傳聞登封舊案附會而起。惟據供朱紅桃現逃向浙江嚴州一路，又供逃往江西一帶，係屬舊卷所無。向其詰訊，據供實隨意編造，是以不能確指地方。又所稱五大魔王張雷即張黑虎等之名，雖據供本于叙源問答，而此書未經起出，不能無疑。訊據李光祖堅供，破案時早已銷燬，幾至無憑對證。臣等再四思維，該犯等既崇奉此書，斷無不設法珍藏，另留秘本。隨一面提集案犯，隔別推究，一面派員前赴該莊密查。旋據委員等究出，李光祖之書雖據稱銷燬，尚有李孟祥、李光耀二人合抄一編，密藏李孟祥家中。適委員到彼，訪問相符。隨立赴李孟祥家詳細搜查，在於欄板上起獲。臣等細加查對，果有張黑虎、楊重祿、劉景宜、李道忠、陳大星等五人姓名，劉順義實係因此附會。又查劉順義所稱四川人張遇仙有徒弟多人，欲向跟隨等語，如果屬實，則遠處黨羽尚多，不可不嚴行究詰。當向劉順義再三熬訊，據供：前在邳縣途中，但見一算卦之人替人算卦，旁人向其問及，稱係姓張，亦並不知係何處人。回家後借此捏造謠言，向人誇大，其遇仙之名，以及住居四川白土嶺，尚有徒弟多人等語，皆係隨口編砌。臣又訊據李光祖，據稱劉順義曾經親向告知，實係假造。是劉順義供出此等造反渠魁，均屬毫無影響。

惟臣查劉順義既蓄逆謀，并教拳多年，其真正同謀夥黨自必不少，何以現在究出人數尚不甚多，即未獲者亦甚有限，深恐遺漏隱匿。連日細加窮詰，並詳悉密訪。緣劉順義教拳雖久，從前播散邪言，不過恐嚇鄉愚，恣行誇詐，意在得錢。至于煽惑逆謀，係近時起意。該犯逆謀雖定，本圖三四年後起手，目下為時尚早，是以一切布置未周，黨羽亦未固結，幸賴發覺尚早，查拿迅速，不及蔓延免脫，釀成大

案。而逆書已得，案無疑竇，卽鄉野愚民，皆知從前一切謠言實在毫無影響，不致懷疑。其應拿各犯，臣均飭令鎮靜查拿，不任稍有張皇，地方極爲安定。除飭拿獲逸犯另結外，所有審明首從各要犯，卽應按律定擬。

查律載：謀反大逆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知情故縱隱藏者斬；知而不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又例載：妄布邪言、書寫張貼煽惑人心，爲首斬立決；爲從斬監候。又問拿投首之犯，於本罪上減一等科斷。又遊手好閑不務正業之流，自號教師、演弄拳棒教人，一經拿獲，將本犯杖一百，流三千里；隨同學習者杖一百，徒三年。又律載：刦囚者不分首從皆斬監候。各等語。此案劉順義教習拳棒，慮恐人少斂錢不多，輒敢妄布邪言，肆行煽惑，已屬奸詐不法；復敢謀爲不軌，編造逆詞，煽惑人心，刦制徒衆，希圖勾結滋事，悖逆猖狂，實屬罪大惡極。劉順義合依謀反大逆凌遲處死律，凌遲處死，查明家屬照例緣坐。李光祖聽從劉順義指使，始則傳播邪言，繼復代爲書寫柬帖，傳播逆詞，恣行詭異，實屬濟惡，未便因其人本瘋癲，稍從末減。李光祖應比照大逆凌遲處死律，凌遲處死。李光耀身爲甲長，任聽劉順義教習拳棒，復代爲傳播邪言，惑衆斂錢，並與李孟祥抄錄叙源問答逆書，已屬種種不法；迨劉順義謀爲不軌，造作逆詞，該犯復敢代爲抄寫，旋任令劉順義携家逃匿。查該犯係在官人役，明知逆情，故縱隱藏，殊爲可惡。李光耀應卽照知情故縱隱藏者斬律，應擬斬立決。劉順義、李光祖同李光耀三犯，均情罪重大，未便稍稽顯戮，臣於審明後，卽恭請王命，派委按察使斌良，臣標中軍參將張鵬年，將該三犯押赴市曹，分別正法，以彰國憲而靖人心。劉順義、李光祖仍梟示犯事地方，以昭炯戒。劉添德、李光生聽

信劉順義傳播邪言，紛紛傳說，按例已應照妄布邪言爲從，擬斬監候；迨劉順義告知逆情，將歌謠給與閱看，該犯等能將逆詞背誦，其心實不可問。劉添德、李光生二犯，均請照妄布邪言、書寫張貼爲首斬立決例，應擬斬立決。李光生到案後旋即病故，應毋庸議。李孟祥聽從劉順義妄布邪言，招徒惑衆，並爲劉順義書寫逆詞，種種不法；其與李本傳等首告劉順義教習拳棒滋事，係在案情發覺之日，並非因此破案，且未將己身不法之處一一從實首出。該犯抄寫叙源問答逆書收藏家內，破案後匿不呈繳，其居心實屬狡詐，未便引聞拿自首之例稍爲寬縱。李孟祥亦應照妄布邪言、書寫張貼爲首例，擬斬立決。李本固、李光輜、李本祿、李光邦、李添受等五犯，俱經拜從劉順義爲師，學習拳棒，聽聞劉順義邪言，信服傳誦。李本業替劉順義經營搗場錢文，聽聞邪言，亦經信服傳誦。李傳、李本懷聽信劉順義傳誦邪言，學習拳棒，嗣復聽囑轉糾刦囚，事尚未成，其傳誦邪言與刦囚未行二罪相等，自應從一科斷。該八犯均應於妄布邪言爲縱〔從〕斬監候例上減一等，從重發往新疆，給厄魯特爲奴。李良妮並不知劉順義謀逆情事，惟聽從劉順義囑令，赴生金李莊送信糾約中途伺刦，其事未成。應請照刦囚者不分首從斬監候律上減一等，從重一併發往新疆，給厄魯特爲奴。翟松教會劉順義學習拳棒，後劉順義告知逆情，屢邀幫助，均未允從；惟該犯並不首告，又不嚴行拒絕，復敢收受所送衣服，情甚奸貪。應照知情不首杖一百、流三千里律，從重發往新疆，給厄魯特爲奴。劉成係劉順義分居堂兄，劉順義聞拿逃逸時，曾將逆情告知，該犯不行首告，隨同逃避。李玉堂、李振輜、王梅妮隨同劉順義學習拳棒，均聽聞逆詞，不行首告。劉成、李玉堂、李振輜、王梅妮均應照知而不首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張如鳳曾經劉順義拜爲乾父，訊明

不知劉順義謀逆情事，惟該犯教令王坤甫等學習拳棒。張如鳳合依遊手好閑之流自號教師、演弄拳棒教人，一經拿獲將本犯杖一百、流三千里例，應杖一百，流三千里。李學、李本忠、李孟蘭、李書隨從劉順義學習拳棒，並未傳誦歌謠，亦不知謀逆情事。王坤甫、王坤仁曾與劉順義結拜兄弟，不知劉順義謀逆情事，李傳商令刦囚，立時斥阻，惟拜從張如鳳學拳，有應得之罪。韓興澹與劉順義認識，不知逆情，亦曾學習拳棒，亦屬不合。李學、李本忠、李孟蘭、李書、王坤甫、王坤仁、韓興澹均合依演弄拳棒教人隨同學習者杖一百、徒三年例，應杖一百，徒三年。張如鳳、王坤甫、王坤仁、韓興澹均事犯在嘉慶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欽奉恩詔以前，該犯等素習拳棒，與逆犯劉順義交往，均非安分之徒，應請不准援免。張如鳳年逾七十，仍照律收贖。李振綱父故祖老，李本忠父故母寡，均家無次丁，惟該犯等俱係拜從逆犯爲師，學習拳棒，應不准留養，毋庸取結查辦。

李光輝僅止拜從劉順義學拳，經伊父李本傳查知禁止，卽不學習，且李本傳曾出首劉順義教習拳棒滋事，其子李光輝請免置議。王思治收馬全德爲徒，教習拳棒，本干例議，惟一見逆詞卽行忿恨燒燬，後因馬全德告知係劉順義所爲，隨卽帶同馬全德赴縣出首，得以破案獲犯，卽屬可嘉。應請免議，仍酌量獎賞。馬全德學習拳棒，並與劉添德結拜弟兄，殊不安分，惟將劉添德告知柬帖逆詞緣由轉告伊師王思治，隨同出首，亦應免其置議。李李氏容留劉順義居住，訊明不知劉順義謀逆情事，應與外出之李元成均毋庸議，無干省釋。起獲器械刀桿，案結銷燬。未獲各犯，獲日另結。

除全案供招咨部，並將起出違悖禁書叙源問答及命學定評二本，固封送軍機處備查銷燬外。所有

審辦定擬緣由，理合恭摺由驛具奏，伏祈皇上聖鑒，勅部議覆施行。

再，臣正在發摺時，逸犯李孟麒、李孟兆、李欄柱、曹九洲、張陳倉等五犯，現據該縣稟報，均已拿獲，與宋傑一同解省，俟審明後另行按擬核辦。合併陳明。並繕寫已未獲犯清單，同劉順義、李光祖、李光耀等三犯緊要供詞，恭呈御覽。謹奏。

道光元年二月十九日奉硃批：辦理迅速，甚屬可嘉。然除惡務本不可使匪徒漏網，亦不可累及無辜，詳慎爲之。所奏卽有旨。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六九 那彥成奏爲遵旨審明立祖師會之胡犄角等定擬事摺

道光六年六月十三日

直隸總督臣那彥成跪奏，爲遵旨嚴審定擬具奏，仰祈聖鑒事。

竊照前據新雄營都司李士剛等，訪獲新城縣民胡犄角等立會治病斂錢一案，經臣奏奉上諭：那彥成奏，訪獲藉治病爲由，斂錢惑衆各犯一摺。邪教斂錢惑衆，最爲風俗人心之害。該犯胡犄角卽胡之機，約同張茂等立會治病，據供係得自容城縣教匪張儉傳說，有犄角、馬匹名目，並學舞刀扎針等邪術治病。是否張儉自行創立會名，抑得自他人傳授？必須將該犯嚴拏到案，確切根究。其現獲匪犯胡犄角等是否係甫經立教，初次治病，抑尚有傳徒煽惑之事？亦應徹底究訊，以絕根株。著該督逐一嚴切審

訊，務得確情，飭屬將首惡張儉及各逸犯嚴拏務獲，訊明定擬具奏。並一面出示剴切曉諭，勿任愚民爲其所惑。固不可稍事寬縱，亦不可累及無辜也。欽此。當卽欽遵諭旨，出示剴切曉諭。一面行司飭提犯證，並嚴緝逸犯務獲。旋據新城縣將犯證胡犄角等解省，並據容城縣知縣何志清將張儉拏獲，親身解到。當經飭發保定府嚴切審辦。茲據該府李象鵬督同委員等審明擬議，由臬司戴宗沅覆審招解前來。

臣親提各犯覆加研鞫。緣張儉、馮泳太卽劉保、張呈兒、劉卓、胡文均籍隸容城縣。胡犄角卽胡碌兒、張茂、張一兒、鄧辰兒、張謙均籍隸新城縣。張儉等所立祖師會名目，係由河南朱仙鎮傳至新安縣漾堤口，由漾堤口傳至容城縣馬家莊，由馬家莊傳至胡村東祖師堂，由東祖師堂傳至西祖師堂，由西祖師堂傳至薛家莊，由薛家莊傳至新城縣東馬營村。起自何年，何人創立，所稱祖師究竟有無其人，無從查考。其會向係給人治病，會內有香頭、馬匹名目。香頭不過隨同幫忙。馬匹卽許給祖師當徒弟，所習之事，係燒香上表，低頭彎腰，將兩手搖擺，隨勢倒在地，聲言祖師附體，卽須脫卸衣服，光赤上身。第一要耍劍刀，一手將刀柄執住，刀刃放在肚腹，一手用刀背狠力而砸，祇須刀柄執牢，不致傷損。又要會耍腰刀，兩手各執一刀，左手之刀砍右膀，右手之刀砍左膀。又要扎針，或從左腮腴穿入右腮腴出來，或從右腮腴穿入左腮腴出來。均係假裝騙人，並非真砍真扎。又要打鞭，凡是妖魔皆畏鞭聲。又要記些偏方，可以治病。如治瘋病，剪一紙人，用病人頭髮一縷，紮在紙人身上，用火燒化，稱是送邪；兼符一紙，貼在病人家門外，稱係能使邪祟不敢再來。此事不過騙錢，卽父母妻子亦未實告。

康熙年間不記年月，張儉故祖張思敬在日，見胡村之祖師會給人治病，頗有靈驗，起意在於本村亦立此會。因聞祖師牌須向別處偷竊，方有靈應，即赴胡村祖師堂竊得牌位，蓋造廟宇，裝塑泥像，將牌供奉，治病斂錢。嗣張思敬病故，張儉故父張瑞宗接續做會。嘉慶二十年間張瑞宗故後，張儉起意接手，即將廟宇修理完固，當總會頭。維時會內僅止已故之張堪、張名宗，現獲之胡文，業經改悔投首之劉半串兒即劉黑兒四人。劉半串兒係乾隆三十八年人會，許當馬匹，並未隨人學習。胡文係嘉慶十五年間聽從人會，隨已故之容城縣胡村人楊起學習。旋於嘉慶二十五暨道光二、五等年，馮泳太、張呈兒、劉卓亦先後聽從人會。劉卓並未隨人學習，亦未給人治病。馮泳太隨已故之張名宗學習，張呈兒隨已故之張堪學習，均係尋常稱呼，並無師徒名分，亦未轉傳他人。惟與張儉時常給人治病，不記人名次數，所得錢文亦不記數。至馬家莊祖師堂馬匹劉文，係乾隆四十七年人會，胡村西祖師堂馬匹段套兒即段安，係乾隆四十八年人會，均未隨人學習。此容城縣薛家莊、胡村、馬家莊等處民人張儉等立會治病及先後人會之原委也。

道光五年十月間，胡犄角因見同村杜文場之妻生產不下，又同村人高煥染患噎隔病症，均係容城縣薛家莊祖師會治好，起意在於本村亦立此會，可以治病斂錢，即向已獲之張茂商允。適有並未入會之容城縣薛家莊人任玉赴新城縣，親與胡犄角、張茂會遇，胡犄角告知前情，任玉即以聞得祖師牌位須向別處偷竊，方有靈應之言而告，旋各走散。十月十六日，胡犄角即邀同張茂，赴薛家莊祖師堂竊得牌位十四個，隨向同村人張謙借得木桿、蓆片，搭起棚座，將牌供奉。令張謙當香頭，經管錢文賬目。旋

有已獲之同村人鄧辰兒、張一兒因母患病，前往燒香，胡犄角勸令人會，鄧辰兒等應允，遂各許當馬匹，並未隨人學習。又有孫起林、胡升兒、吳春、張太、劉呈兒、吳鶴齡、鄧幅真、鄧良兒、王大嘴，或因父母或因己身及兄弟妻子染患病症，先後往令胡犄角醫治，各給京錢六七千不等，共陸續得過京錢五十五千有零，立有賬簿。張謙因無處存放，洵允素識之同村人孫昆山代爲收存。嗣經張謙買磚一千五百塊，餘錢同磚仍存孫昆山家，以作蓋造祖師堂之用。此新城縣東馬營村人胡犄角起意立會，治病斂錢及張茂等聽從人會之實在情形也。

道光六年二月十三日，定興縣北兆村人李清太因伊父李連染患瘋病，往邀胡犄角等前往醫治。胡犄角因從未治過瘋病，轉邀張儉、馮泳太、張呈兒同往幫治。又因向來治病不能寫字，僅報藥名，令病家自行開寫，慮恐李清太家不知藥名，無人能寫，邀允素識之同村人范玉章同往開方。劉卓、胡文亦與之偕往。旋經新雄營都司李士剛訪聞，稟經臣飭委署正定府同知羅秉寅前往會拏。時新城縣知縣奚澄、定興縣知縣朱文奎亦訪有此事，會同協捕。容城縣知縣何志清因奉委辦道，公出途次訪聞，亦即飛飭典史分別查拏。時張儉聞知，逃往各處躲避。

適劉半串兒先期自外探親回歸，與香頭寧岳和及求神治病之人思及此事究非正道，而胡村、馬家莊之馬匹、香頭人等亦各悔悟，各將祖師堂屋宇拆毀，泥像打壞，出具切實甘結，同所用腰刀等物赴縣投首，經代行典史代爲接收。迨該縣回署，親赴各莊查勘，拆毀屬實，稟經批准免究，造冊登記。嗣經委員會同各地方官，將胡犄角等拏獲，棚座拆毀。搜查各犯家內，並無經卷圖像及違禁器物，訊取大概

供情，經臣奏奉諭旨：嚴審定擬。當卽行提犯卷來省，飭委保定府審辦。因究出胡犄角等係隨劉半串兒等學習，並究明此會名目，係由河南朱仙鎮流傳至新安、容城等縣，有馬家莊馬匹劉文等可問。復經分別提查，並飭容城縣將投首各犯姓名造冊呈送，並勒緝張儉務獲解究去後。

嗣據新安縣查明，該縣漾隄口從前原有祖師堂一座，訊據鄉耆人等僉稱：乾隆三十年間，聞有村民曾於每年正月做會一次，是否名爲祖師會，有無給人治病，因年分久遠，不知細底。至五十年，會內之人均已物故，卽行停止。嘉慶六年大水，祖師堂全被冲塌，泥像亦被冲壞。現在僅有址基，並無屋宇。等情稟覆。並據容城縣將劉半串兒等傳案，造具投首清冊申解。而張儉逃後，日則求乞，夜宿空廟，並無一定住址。至四月初八日三更時分，回家探信，卽被容城縣拏獲。解省屢審，供晰前情不諱。嚴詰不移，案無遁飾。

查例載：各項教會名目並無傳習咒語，其雖未傳徒或曾供奉飄高老祖及收藏經卷者，俱發邊遠充軍。又律載：奉制書有所施行而故違者，杖一百。又不應爲而爲事理重者，杖八十。各等語。此案張儉明知祖師會治病斂錢事屬不經，乃因伊父故後，起意接手，修理廟宇，當總會頭；胡犄角卽胡碌兒因圖斂錢文，亦起意做效立會治病，均屬不法。雖未供有飄高老祖及收藏經卷情事，第供奉祖師牌位，卽與供有飄高老祖無異。且該犯等膽敢在於畿輔重地，一則接充會頭，一則自行立會，藉治病爲由，斂錢惑衆，尤爲可惡，自應按例加重問擬。張儉、胡犄角卽胡碌兒，均合依各項教會名目並無傳習咒語，雖未傳徒或曾供奉飄高老祖及收藏經卷者發邊遠充軍例上加重，改發新疆，以示懲儆。馮泳太、張呈兒、張

茂、張一兒、鄧辰兒、劉卓、胡文、張謙聽從人會，應於胡犄角等軍罪上減一等，各杖一百，徒三年。與胡犄角等至配所，各折責四十板。孫起林、胡升兒、吳春、張太、劉呈兒、吳鶴齡、鄧幅興、鄧良兒、王大嘴、甯岳豐雖訊無人會情事，惟俛令治病，應與代存錢文之孫昆山，並隨往開方之范玉章及告知牌位須從別處偷竊方有靈應之任玉，及未經到案之杜文場、高煥、李清太，均照違制律杖一百，各折責四十板。杜文場等應免提質，飭縣傳案，照擬發落。胡八當伊弟胡犄角起意立會之時，並不阻止，隨往觀看，殊屬不合。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折責三十板。

劉半串兒即劉黑兒、劉文、段套兒即段安人會治病，本干例擬，業已改悔投首，准其免罪。應與改悔投首各犯造冊登記，如再有犯，加等治罪。高功、林茂、張泳太、張安柳、孫清山、鄭城兒、張老、張喜兒、孫黑子、湯六狗、吳欄瑞、張傻子、張一格、王添玉、吳欄忠、高記兒、陳泳太、張玉春、張玉來均訊係往看熱鬧，並無人會情事，應與訊無告知牌位須從別處偷竊之任意，均毋庸議。

該犯等此外訊無爲匪不法及另有夥黨、收藏經卷圖像、拜師授徒情事，應毋庸議。起獲牌位、鎗刀及賬簿、紙人、紙符等物，案結銷毀。錢文、磚塊入官冊報。張儉等所得錢文，訊無確數，應免著追。棚座及各祖師堂均已拆毀，應毋庸議。

再，該犯等在新城、容城二縣地方搭棚修廟，聚衆立會，該縣奚澄、何志清二員漫無覺察，且每年稟報稽查保甲，所稱境內並無匪類，竟係具文塞責。此案雖係自行訪聞，會同獲犯破案，僅可免其斥革，仍請照例議處。至從前歷任失察各員應行議處之處，容另查明，咨部辦理。

再，此案係新雄營都司李士剛首先訪聞稟拏，雖從前亦有失察之咎，惟能知地方爲重，實心訪緝，應請仍交部議叙，以示鼓勵。

至河南朱仙鎮現在有無此會名目，除飛咨河南撫臣飭查核辦，並將全案供招咨部外，所有審明定擬緣由，理合繕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勅部核覆施行。謹奏。

道光六年六月十六日奉硃批：刑部議奏。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七〇 嵩溥奏報委臬司出省查辦四川南川縣聚衆起事情形摺

道光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貴州巡撫臣嵩溥跪奏，爲臬司出省查辦事件，恭摺奏聞，仰祈聖鑒事。

正月初十日，據遵義府知府于國琇稟報：轉據正安州知州陳五色稟稱，初四、五等日，界連州境之四川南川縣所屬隆德場、馬嘴場地方，習教匪犯拒捕滋事，附近之村寨內老弱婦女陸續遷避。該州會同汛弁帶同鄉民，在交界各要路分頭堵緝。等情。臣以匪徒滋事，南川縣必加緊查拿，誠恐竄入黔境，致滋驚擾，且遷避之鄉民，亦急須安撫。當即飭委臬司何金帶同委員於十四日出省前往，督同妥爲辦理。並札委糧儲道郎葆辰代辦臬司事務。貴西道周廷授聞信，亦即馳往。提臣余步雲接據遵義協副將稟報，因距省僅止三站，即於十五日來省商酌會辦。十六日據該府及營員稟報，南川匪徒業已捕拿

多人，地方平靜。提臣當即由省轉回安順府。

旋據遵義府稟稱：經正安州將逃至州境內之匪徒韋肇淵及家屬等十五名口拿獲，訊認所習之教係韋紹賢傳授。因南川縣移知有夥犯急須質對，已將韋肇淵等解赴南川究辦。嗣臬司督飭查拿，該州又將韋紹賢之弟韋藻經、父韋育周、子韋羨魁等緝獲，搜查隨身並無違悖字跡。訊據供稱：韋紹賢所習之教（傳）自南川縣民陶月三。上年臘月底，因南川縣查拿邪匪，已將張全隴等拿獲，伊等畏拿，各自逃竄。韋紹賢逃往何處，實不知道。訊其是何教名，該犯等稱係學少年拳；復加詰訊，又稱係青主教。供詞閃爍，尚難憑信。隨將陶月三之胞兄陶泰甲設法傳提到案，追詰陶月三、韋紹賢等下落。該犯等始初不肯指實，迨嚴加究訊，據供：陶月三早年遷居雲南，有人傳說，現住開化府文山縣麻柳坡地方。韋紹賢被拿逃走，實不知去向。等語。臣等隨即飛提韋藻經、韋育周、韋羨魁及陶泰甲等來省訊問，供亦無異。

查陶月三現住雲南開化之語，雖據陶泰甲供稱得自傳聞，既經供出，即宜趕緊查拿懲辦，免致煽誘。〔硃批〕：好。臣接到臬司稟報後，一面照開年貌，飛致署督臣伊里布轉（飭）嚴密查緝。至韋紹賢一犯，現今或仍在川省，或逃入黔境，或竟赴雲南開化地方住（往）尋陶月三，均未可定。臣一面通飭各屬嚴密緝拿，並移知川督及署雲貴督臣，分別飭屬按照年貌一體查拿。惟韋藻經等屢訊供詞游移，夥犯俱在川省，無從質證，自未便久羈。將來拿獲韋紹賢等，又恐無人識認。應請將韋羨魁暫留黔省，並將陶泰甲解赴

滇省，作爲指拿陶月三等線目，其餘韋藻經、韋育周等，經臣飭司遴派委員，解赴川省歸案辦理。所有正安州防緝出力鄉民，已由臬司何金酌量獎賞。該司于二月十三日回省，並據面稟，該州附近村寨居民，俱經移回原處，地方均極安靜。

謹將委臬司出省查辦情形，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道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奉硃批：嚴密查訪，如有匪徒潛匿，或煽誘愚民，必須立即拏究，不可姑容苟且，貽患將來。至屬員等喜事邀功，吏胥藉端滋擾，尤當加意防之毋忽。所奏均悉。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七一 戴三錫奏爲訊明羅聲甫等演拳抗官情形分別定擬事摺

道光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四川總督臣戴三錫跪奏，爲南川縣匪徒糾衆謀叛，拒捕傷人，將拿獲各犯訊明定擬，並地方安靜情形，恭摺奏祈聖鑒事。

案據重慶府知府文綸稟，轉據署南川縣事候補同知張瑞瀚稟報，訪聞該縣距城二百餘里之前村溝等處，有匪徒羅聲甫等傳習邪術，糾衆滋事，並殺斃居民黃占榮等三人，居民紛紛驚逃。該署縣張瑞瀚卽同汛防把總常金，各帶兵役，馳往查拿。該府文綸聞信，亦卽星夜赴縣，一面札調長壽縣知縣薛濟清，並會同重慶鎮都司馬懷謨，帶同守備陳啓貴，就近馳往幫同查辦。等情。臣查南川縣地方，界連黔

省，山深林密，最易藏奸。乃該匪等膽敢糾衆肆擾，必須迅速撲滅，以免蔓延滋患。隨會同提督臣桂涵與藩司董淳、臬司吉恆，遴委簡州知州王衡、守備傅鵬程、千總雷倖奇、把總唐瑛、蘇正朝，飛速馳往該縣，分投嚴拿。一面檄飭重慶鎮道督率辦理去後。

旋據文綸等稟稱：該署縣張瑞瀚同把總常金前往該處，沿途團衆亦各隨往幫捕，詎羅聲甫等竟敢各持刀矛，抵死抗拒，殺死差役並傷兵役二十餘名，當被兵役格殺多人。匪夥據寨樓放鎗，以致失火，燒斃多人。羅聲甫一犯尤爲猖獗，當被在營食糧之武生王揚庭砍傷身死，其餘各犯即時擒獲。該府文綸督同王衡、薛濟清等，復究出案犯多名，分路搜拿，順將被害各家及被脅難民分別撫卹省釋，閭閻照常安貼。將現獲各犯解省審辦。等情。並據重慶鎮馬騰龍、川東道嵩齡亦到縣查勘明確，稟同前由。臣當即督同藩、臬兩司暨成都府知府劉炯、重慶府知（府）文綸、馬邊廳同知高發、眉州知州弓翊清等，提齊各犯逐一訊明，由司定擬具詳前來。

臣覆加研鞫。緣羅聲甫籍隸南川縣，於道光八年九月間，與同里之韋紹閑自外回歸，聲言伊等在雲南開化府，拜從彼處民人陶月三學得符咒，只用清水一碗，燒燃檀香，在水碗上畫符念咒，吃水之人卽有神附體，自能打拳弄棒，名爲少林神打，男女皆可學習。隨有鄉民張玉萱、張泉瀧、韋俊伸、胡宗魯等願從學習，羅聲甫等卽畫符水與吃，張玉萱等果卽自行舞弄拳棒，因而哄動鄉愚，多願從學。羅聲甫、韋紹閑又各傳其家屬親戚，共傳有徒衆一百餘人，每人曾謝給錢一二百文。

至十二月間，羅聲甫見信從人多，得錢無幾，起意糾夥搶掠。潛向韋紹閑並其堂弟羅聲典、女婿劉

恩佑及其子羅正舉等商計，邀約已吃符水徒衆，一同入夥搶劫，俟本年正月起事。韋紹閑因恐被官查拿，必得人多勢衆方可成事，須再邀約多人，定期動手。羅聲甫以耽延時日，必致走漏風聲敗露，只可先邀現在徒衆，俟至鄉場搶掠，隨時擄脅外人人夥。如遇官兵捉拿，同心協力拒敵。伊在開化得知該處與越南國小潮地方接界，聞得曾有趙應瀧欲在小潮盤踞，可見該處可以藏躲，倘不能抗拒官兵，即奔往小潮，已至外國，官兵未必至彼追捕。必須趕緊糾徒動手。韋紹閑等應允，即照羅聲甫之言，分投向學習符水之人告知，邀令人夥舉事。內惟現獲之李輞應、劉揚碧、劉恆玉、羅聲俊、劉揚林、王應萬、張玉碧、劉沅俸、趙沅久、羅聲第、羅聲贊、韋訓藻、羅聲順、晏封訓、劉化朋、張得潤、張玉奇、胡淙魯、胡淙沅、馮開、劉啓遠、劉醇遠、韋體泮、廣澤仲、劉沅祥、劉揚科、韋藻沅、韋藻冷、韋藻呂、胡明貴、胡明安、胡明發、馮懶嬉、婁占一、胡光惠、羅學榮、周友慶、羅正倫、羅元武、羅學禮、馮思燕、羅正宗、丁千祥、丁千延、丁千里、楊應瀧、康人幅、朱大渭、韋燦周、韋欽連、韋藻榮、韋藻源、韋步雲、韋藻汶、劉雷氏、劉王氏、小劉張氏、張二姑，及在逃之韋紹海、韋正芳、韋正興、韋藻法、羅正林、鄧淙級、揚在明、馮禮道、王贊沅、鄭汶現、韋藻卓、韋藻林、胡淙祿、胡淙瓊、胡淙連、胡光級、楊應材、鄧沅升等，先尚游移，嗣以畏懼未允。其餘現獲之羅正心、羅聲明、羅大得、張玉萱、張泉瀧、羅正揚、韋俊伸、劉學仕、羅正選、劉沅濱、胡德遠、劉汶遠、羅正宣、韋紹淵，及已格殺之羅正開、羅正愷、羅正庭、羅正現、羅正模、羅正朋、羅顯、劉揚梅、王正江、鄭友、熊應發、胡大顯、李洪得、李洪道、李洪富、李洪仁、李洪信、張玉安、張全相、羅沅士、羅聲潮、羅正塘、胡光輞、張光儒、張光林、羅正樹、王四兒、趙元新、李正嬉、張光價、胡德輝、羅

開三、羅懷、王三沅、羅聲潮、羅聲應、羅正仲、小羅韋氏、李大姑、羅曹氏、張楊氏、姜高姐，並已燒斃之劉淙魁、劉淙柱、張全喜、羅三、羅四、羅萬、羅正泰等，俱各允從。羅聲甫即令羅聲典等幫同，在伊屋後山上，就舊有廟宇添蓋草屋，週圍修築牆垣，稱爲營寨。催令應允人夥之人，即至寨內同住，以便如期一齊起事。

自十二月二十九日至本年正月初二、三等日，同夥各犯有携家屬進寨者，隨將自住房屋拆燒，以爲不復回居。亦有家屬不肯隨往，單身至寨者。惟韋紹閑、韋紹淵約俟初八日赴寨。鄉間居民見其紛紛至寨，咸各驚疑，隨有民人黃占榮等至寨探視，即被羅聲甫等阻留。該犯等復將在山工作及路過之人擄掠進寨，並有詐稱僱工誘入寨中者。羅聲甫派令其子羅正舉、羅正開、羅正愷帶人持刀，把守寨門，准進不准出。鄉民見其情形，知有叛逆之事，遂議齊團防範，並言報官拿究。羅聲甫聞知，慮有官兵往拿，同夥人少，恐難抵拒。即令羅大得、劉恩佑等在附近村莊鳴鑼聲喊，現有刀兵災難，凡有人戶，可即搬至寨內居住，如有不聽從，即有神兵到來，全行殺害。等語。居民驚懼，當皆逃避。羅大得等即將逃避之彭正榮、何繼圭、廣光玉、韓仁山、趙添有等家房屋什物放火燒燬，搶去馬匹、糧食。其逃走不及之人，亦被強拉進寨。羅聲甫即逼令人夥，聲言如不依從，即行殺死。內有黃占榮、王之秀、鄒必沅堅不允從，羅聲甫即將黃占榮、王之秀二人頭顱砍下祭刀，鄒必沅亦被殺死。餘人慌懼，佯爲聽從。

該處距城二百餘里，該署縣張瑞瀚、把總常金聞風前往查拿，約保人等亦即赴縣稟告，沿途團衆多自隨往幫捕。初七日辰刻，該署縣等馳抵該處查看。匪寨係在半山，寨門關閉。該署縣等先着人諭令

開門投首，匪等並不遵依，該員等即飭兵役、團勇近前攻打。詎羅聲甫等站立牆上，施放鳥鎗，擲打石塊，肆行抗拒，致傷兵役及團勇劉詩讚等十餘人。寨路陡峻，仰攻不易，該署縣隨商令汛弁常金，分帶兵勇，繞至寨後，兩面夾攻。羅聲甫見勢不能支，竟敢率同夥衆，各持刀矛器械，開門突出，抵死拒敵。其女劉羅氏即劉恩佑之妻，亦帶同羅韋氏、李大姑等各婦女，持刀隨出死鬥。當被格殺差役黃升、胡升、黃忠三人，並傷團勇謝泳林等數人。文武員弁見其猖獗，督令兵役速行剿捕，兵役人等憤不顧身，併力圍殺。有在營食糧之武生王揚庭，首先用刀將羅聲甫砍傷身死。兵役、團勇遂將羅聲典等男婦四十二人格殺斃命。當即擒獲羅正舉、劉恩佑等十六名口。維時寨內拒守之劉淙魁等見官兵將行進寨，帶同男婦奔至廟內樓上，點放鳥鎗抵拒，致火引燃火葯，當時火焰轟發，樓房燒塌，在樓之劉淙魁等男婦二十餘人概行燒斃。維時風大火猛，其餘茅屋什物延燒殆盡，被脅民人各自走避。文武各員即帶同兵役進寨，將火撲熄。適長壽縣知縣薛濟清行抵該處，會同逐細搜查，並無餘匪藏匿。查看燒死男婦各屍，俱已焦殘。檢獲燒燬鳥鎗、刀子共九十八件。飭令現獲各犯將現在寨內之人逐一指認，除趙成一、李士明、胡大遠、劉金玉四人，係羅聲甫先僱幫同工作，並未入夥拒捕外，其餘實係擄脅良民，概行保釋。並查明韋紹閑、韋紹淵尚未至寨，業已聞風逃逸。

該署縣將犯押解回縣，該管重慶府知府文綸暨委員。簡州知州王衡、重慶鎮標都司馬懷謨等亦先後趕至。文綸督率各員，提犯查訊，究出學習符水、邀令同叛未經允從之李懋應等各犯。當即派委王衡等文武各員，分投按名查拿，並撫慰良民照常安堵。由縣飛移川、黔兩省隣封州縣一體協拿逸犯。

旋據各員拿獲李懶應等五十二犯到案。又經貴州正安州知州陳五色會同營弁，拿獲逃至該州境內韋紹淵等男婦十五名口，移解到縣。維時重慶鎮馬騰龍、川東道嵩齡亦抵縣城，復同文綸派委員弁，覆加巡查，所有在境同夥匪犯搜獲無遺，並將被害之家優加撫卹，地方極爲安靜。該府文綸卽督同各委員將犯分起解省，經臣與兩司等提犯隔別研訊，各供前情不諱。

臣以羅聲甫等既藉符水邪術，輒起意糾夥滋事，修築營寨，備有鎗刀器械，殺斃鄉民，膽敢抗拒，傷害兵役，情形甚爲狂悖，斷不致僅圖搶掠，奔往外域，必有謀爲不軌別情，並恐其夥黨亦不止此人數，或開化地方尚有其同黨。且陶月三其人是否現在開化，除傳符咒之外，有無別項邪術，羅聲甫、韋紹淵等曾否學有他法。當向羅聲甫之子羅正舉及其婿劉恩佑等逐加查訊。據供：羅聲甫實因傳習符水，得錢無多，見信從之人漸衆，起意搶掠，逃往小潮地方藏匿，並無別情，亦無再有邪術惑衆情事。恐待邀約外人耽延時日，致取敗露，是以先就已學徒衆糾約肆搶，不料李懶應等不肯入夥，原欲起事後，隨時擄脅多人助勢，因未舉事，卽被查拿，是以同夥實止在寨拒捕人數。其修築營寨，是欲同夥聚居，以便一齊動手。器械尚未製造，係同夥各家攜帶舊存之物。至殺死鄉民黃占榮等，是羅聲甫因同夥人少，欲令幫同抗拒，黃占榮、鄒必沅、王之秀三人堅不入夥，更加斥罵，羅聲甫一時氣忿，將其殺死，嚇禁衆人。其殺傷兵役，是羅聲甫因官兵攻急，知無生路，喊令同夥捨命拒敵，以致混行傷害。伊等已犯重罪，如果另有別情，尚有何顧慮，不行供吐？至陶月三又名陶三老者，伊等聞羅聲甫言過，係種地鄉民，在雲南開化府麻柳坡地方居住。有無別項法術，羅聲甫並未言及。伊等未經會面，均不知情。羅聲甫於符

水之外，別無他術，亦未聞羅聲甫言開化地方另有同黨之人。各等語。究詰至再，加以刑嚇，矢口不移，似無遁飾。

查律載：謀反者凌遲處死。又謀叛已成，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斬。知已行而不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各等語。此案羅聲甫起意糾夥搶掠，奔往越南國小潮地方，輒敢修築牆屋，稱爲營寨，殺死不肯入夥鄉民三人，率衆抗官，殺斃差役，不法已極。該犯雖止謀叛，情形實同反逆。羅聲甫應比照謀反凌遲處死律，凌遲處死。業經格殺身死，應仍剖棺戮屍，梟首示衆。其現獲之羅正舉、劉恩佑、劉羅氏、羅正心、羅聲明、羅大得、張玉萱、張泉瀧、韋俊伸、劉學仕、劉汶遠、胡德遠、劉沅濱、羅正選、羅正揚、羅正宣等十六名口，夥同謀叛，拒殺傷人。韋紹淵一名雖未拒捕，已允入夥，厥罪維均。以上羅正舉等十七犯，均合依謀叛已成，但共謀者皆斬律，應俱擬斬立決。該犯等情罪重大，未便久羈囹圄，致稽顯戮。茲臣於審明後，卽恭請王命，委按察使吉恒、臣標中軍副將張琴，將羅正舉等十七犯綁赴市曹，卽行正法，以昭炯戒。其已格殺之羅聲典、羅正開等四十二名口，及自行燒死之劉淙魁等七名，亦同謀叛，拒殺傷人，實屬同惡共濟。均應依謀叛已行律，俱擬斬決。業經身死，應毋庸議。又現獲之李幗應、劉揚碧、劉恆玉、羅聲俊、劉揚林、王應萬、張玉碧、劉沅俸、趙沅久、羅聲第、羅聲贊、韋訓藻、羅聲順、晏封訓、劉化朋、張得潤、張玉奇、胡淙魯、胡淙沅、馮開、劉啓遠、劉醇遠、韋體泮、廣澤仲、劉沅祥、劉揚科、韋藻沅、韋藻洽、韋藻口、胡明貴、胡明安、馮幗嬉、婁占一、胡光惠、羅學榮、周友慶、羅正倫、羅沅武、羅學禮、馮思燕、羅正崇、胡明發、丁千祥、丁千延、丁千里、楊應隴、康人幅、朱大渭、韋燦周、韋欽連、韋藻

榮、韋藻源、韋步雲、韋藻汶、劉雷氏、劉王氏、小劉張氏、張二姑等五十八名口，雖未同夥拒捕，惟既經羅聲甫將謀叛情由告知，邀令人夥，該犯等先尚游移莫定，嗣卽畏懼未允，並不據實首告，實屬藐法。以上李輜應等五十八犯，均合依知已行而不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律，應各杖一百，流三千里。該犯等均係不法匪徒，未便客留內地，俱請改發新疆，給披甲人爲奴。趙成一、李士明、胡大遠、劉金玉四犯，並未夥同謀叛，亦未幫隨拒捕，第受僱與匪犯工作，亦非善類。應於知而不首流罪上量減一等，各杖一百，徒三年，遞至配所，折責充徒。燒斃之羅五兒、羅韋氏等，訊係各犯親屬，業經失火燒死，應毋庸議。貴州正安州獲解之韋金志、韋桂姑等八名口，訊係韋紹淵等親屬，隨同逃走，並非正犯，應交南川縣管押查辦。逸犯韋紹閑等，通飭各屬並分咨隣省一體嚴拿。

其陶月三一犯，臣已先期飛札密致雲南撫臣伊里布，迅卽委員前往查拿，務獲究辦。案內應行緣坐人犯及應人官財產，飭令南川縣分別查明，照例辦理。一面剴切曉諭，俾令居民各務正業，不得再有傳習符水，自罹法網，以靖人心而淨萌蘖。並通飭各屬，仍嚴密察訪，總期有犯必獲，毋稍疎懈。至所焚民房，並殺斃民人及傷斃兵役、團勇，均經地方官妥爲撫卹。被脅難民照常安業，不致失所。現在南川境內一律清肅，洵足上慰聖廑。

至奮勇殲斃首犯羅聲甫之武生王揚庭，及拿獲隣境要犯多名之貴州正安州知州陳五色，及在事文武各員，辦理此案極爲迅速，不致蔓延滋事，可否仰懇天恩，容臣核明，據實保奏，以示鼓勵之處，伏候命下祇遵。

除錄全案供招咨部外，所有獲犯審明辦理及地方安靜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勅部核覆施行。謹奏。

道光九年三月十九日奉硃批：欽此〔一〕。

（軍機處錄副奏摺）

七二 阮元等奏爲訊明陶月三等傳習少林神打情形分別定擬摺

道光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雲貴總督臣阮元、雲南巡撫臣伊里布跪奏，爲訊明定擬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

竊照四川南川縣逃犯羅聲甫傳習邪教，糾衆滋事，經川省文武督率兵勇殲擒撲滅。訊據所獲各犯供稱，其聲〔教〕係羅聲甫、韋紹閑在雲南開化地方拜從陶月三所學，用清水一碗，焚燒檀香，畫符念咒，吃水之人卽有神附體，自能舞弄拳棒。等情。奏奉諭旨：飭令臣等派委委員，前往將陶月三一犯嚴拿到案，訊明是否另有邪術惑衆情事，據實具奏。等因。欽此。當查南川逃犯滋事，因界連黔境，恐被竄擾，先經貴州撫臣嵩溥，飭委臬司何金前赴查辦。卽據正安州截獲韋紹淵等犯，究出所習之教係未獲之韋紹閑傳授，韋紹閑又學自陶月三，咨滇查緝。業經臣伊里布派委寶寧縣知縣周誦芬協同該處文

〔一〕原件未抄硃批內容。據《隨手檔》，是日批摺：「另有旨」；同日抄諭旨：「四川擊獲匪犯羅聲甫一案，署南川令張瑞瀚、把總常金，首先帶領團勇將該犯砍斃，辦理甚爲迅速。武生王揚廷首斃首犯，奮勇可嘉，著拔補把總。等由。交。」

武，在于開化府屬平安廳〔一〕邊境落水硎地方，將陶月三及其妻子設法拿獲解省，查無不法字跡。供認以符水傳教屬實，且開化亦有傳習之人。隨經臣等據供追緝夥黨，一面將拿獲該犯陶月三緣由先行覆奏在案。茲據將習教夥犯韋洪周、韋藻能、盛維義等名先後獲解到省，飭發委員。雲南府知府馬毓林、武定直隸州知州施道生、候補知州劉德銓逐一審明，由藩、臬兩司詳解前來。

臣等率同司道親加研鞫。緣陶月三即陶泰月，籍隸四川南川縣。於嘉慶十七年春間，在貴州接壤之正安州地方貿易患病，遇正安民人李添成，因與交好，李添成告以能用符水治病，止用清水一碗，焚燒檀香，口中念咒，以手指在水碗上畫符三道，頭二道符水吃之可以治病、治瘡，第三道符水吃下，即有神附體，自能舞弄拳棒。名爲少林神打，男婦皆可學習。陶月三聽信，請其如法治病，果有效驗，隨拜李添成爲師。李添成授以符咒，並告以伊曾傳過李源音。李添成旋亦身故。陶月三在正安妻舅張沅著家，因爲張沅著病，曾將符咒傳與張沅著。十八年間，陶月三因聞雲南開化山地寬廣，四川人流寓者多，即帶同妻子至開化安平廳落水硎地方種地度日，未將符水傳授與人，亦無人知其能會符水之事。至道光七年，陶月三因將墾種田地賣盡家貧，起意將前學符水傳徒交結，藉此斂錢。因李添成傳給之時無一定名目，即將符水取名爲一碗水教，先傳與其子陶漣子、表姪韋洪周，商令如遇熟識願學之人，密令出資從習。即有已獲之盛維義、張有祥，已故之唐學相、劉小二、尹老三向陶月三拜師傳習。內張有祥因不能畫符，傳習未成，未給謝錢。俱每人給錢數百及千文不等。又陶漣子向已獲素識之楊老八

〔一〕下作「安平廳」。

令其習教，可以爲人治病獲利，楊老八被誘聽信，卽拜從學習，謝給錢文。嗣因自己治病無效，心生懊悔，並將符咒忘記，亦未再習。後陶漣子又將符水傳與已獲之楊老七，因楊老七不能畫符，傳習未成，未給謝錢。又韋洪周將符水轉傳與其子韋藻能，並已獲之張中愚，及未獲之韋登高、馮成淙等，內張中愚不能畫符，傳習未成，未給謝錢，餘皆每人給錢數百文。後韋洪周又誘令已獲之馬雄鼎習教，代人醫病取利，馬雄鼎亦聽信從習，謝給錢文。嗣因治病無驗，被人斥辱，悔未再習。韋藻能亦將符水轉傳與已獲之韋才廣，未獲之韋才華，已故之尹老二等，各給謝錢。又盛維義轉傳與已獲之謝泐志、梁淙成，並尹老三轉傳與已獲之劉遠幅，韋才廣轉傳與已獲之韋槐湘，韋才華轉傳與已獲之胡金雲，均因未能畫符，傳習未成。又韋登高亦轉傳與已故之韋老二、韋藻俊。

至八年七月間，有南川縣民韋紹閑因販碗前赴開化，與陶月三熟識，聞知陶月三有一碗水教，求向學習，陶月三應允，卽將符咒傳授，韋紹閑謝給錢千文。韋紹閑因所傳之教雖好，惟滇省開化地方瘠苦，信服人少，且開化安平等處，查拿趙應隴、王士林等案叛逆要犯嚴緊，若傳人衆多，必被獲破，勸令陶月三與尹回至四川南川縣傳徒斂錢，如斂錢無多，可以糾衆搶掠。倘被官兵查拿，難以抵敵，卽逃赴越南小潮地方藏躲。陶月三以搶掠滋事係屬冒險，不允偕歸。韋紹閑卽自行回籍。

並據陶月三又供：羅聲甫未經與韋紹閑同到開化，迨後韋紹閑回南川，或係途遇羅聲甫同回。至韋紹閑如何又傳教與羅聲甫，又復互傳多人，抑或南川滋事之人另得李添成、李源音等傳授，是以教名錯雜不一，不盡出於韋紹閑所傳，陶月三遠在開化，均未知悉。

臣等查陶月三所習符咒，半係鄙俚不經請降邪神之語，因用水一碗，燒香畫符念咒，即取名爲一碗水教，此外並無另有邪術。惟該犯既起意取立教名，傳徒斂錢，恐被惑之人尚多，別有不法情事，或與逆匪趙應隴、李映川等犯聲息相通，密爲勾結。當卽加以刑訊，堅供：實係先傳與伊子陶漣子及韋洪周等人，繼又傳與韋紹閑。其陶漣子等轉傳，亦共止楊老八等十數人，並無婦女學習。韋紹閑因滇省查緝逃犯嚴緊，慮被破獲，回至四川滋事，陶月三委不得謀，亦無別項不法及與趙應隴等勾串爲逆情事。究詰不移，案無遁飾。

查律載：傳習白陽、白蓮、八卦等邪教，習念荒誕不經咒語，拜師傅徒惑衆者，擬絞立決；爲從年未逾六十及雖逾六十而有傳徒情事，俱改發回城給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爲奴；被誘學習尚未傳徒，改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地方充軍。等語。此案陶月三傳習不經符咒，倡名爲一碗水教，傳徒斂錢，川民韋紹閑習教回歸，惑衆滋事。其於韋紹閑勸令同回，告以傳惑糾衆如被查拿，卽逃往小潮藏躲之語，雖未允從回川八夥，亦與明知謀叛不首無異。第知謀叛不首罪止擬流，自應照傳教例從重問擬。陶月三二犯，合依傳習白陽等邪教，習念荒誕不經咒語，拜師傅徒惑衆爲首絞立決例，擬絞立決。陶漣子、韋洪周、韋藻能、盛維義、韋才廣等五犯，習教已成，輾轉傳徒，均年未逾六十，應依爲從例，俱發回城給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爲奴。楊老八、馬雄鼎雖經習教，係被哄誘，後因治病無效，均已悔不再習，亦未傳徒，情稍可原，自應援照問擬。應將楊老八、馬雄鼎照被誘學習尚未傳徒發極邊烟瘴充軍例，俱發兩廣極邊烟瘴充軍，發配折責安置。張有祥、楊老七、張中愚、謝洸志、劉遠幅、梁淙成、韋槐

湘、胡金雲等八犯，因不能畫符，均學習未成，與習教已成有間。應於爲從遣罪上量減一等，各杖一百，徒三年，定地折責充徒。先經習學之張沅（著）及此次習學之唐學相、劉小二、尹老二、尹老三、韋老二、韋藻俊等，業經先後病故，應毋庸議。傳授陶月三符水之李添成並傳習之李源音，據陶月三供已在川病故，但係一面之詞，經咨川飭查。陶月三之兄陶泰甲在籍，不知陶月三傳教情事，應免置議。失察牌甲照例責懲。逸犯韋登高、韋才華、馮成淙等嚴緝，獲日另結。

除咨明川省及飭滇、黔各屬，一體查緝韋紹閑等犯務獲，並供招咨部外。所有臣等訊明定擬辦理緣由，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飭部核覆施行。謹奏。

道光九年七月十三日奉硃批：刑部速議具奏。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七三 耆英等奏請將結拜紅陽會學演神拳之謝八等解交刑部摺

道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奴才耆英、奴才奕經、奴才桓格謹奏，爲請旨事。

本月十九日，據大興縣民人傅添柵呈控：大興縣屬薛店莊有大成會，聚衆念經；海子西紅門一帶有混元會、紅陽會，看病惑衆；昌平、涑水、密雲、安肅各州縣，有收元會、白龍會、老君教等名。奴才等因該民人控關結會聚衆，當將傅添柵詳細詰問。據供：係大興縣人，向在各處行醫生理。因見孫河迤東

薛店莊有民人周大，聚集不知姓名二十餘人，諷經練武。又在海子西大紅門外，聞有教學爲生之賈青雲，拜紅陽會宋姓爲師。又聞有開店人李二係混元教之會首，傳徒多人，管頭村吳二係李二之大徒弟，並有茶棚庵僧人常修可證。又在涑水縣閻王廟內，見有紅陽會在彼念經。安肅縣史旦村聚有紅陽教匪，其姓名有本村孀婦吳姓稔知。史旦村北高林營有收元會吳姓、高姓念經，其經卷、佛像在梁姓家存放。密雲縣河曹村有紅陽會王三等念經，其經卷、法器在同村于聾子家存放。縣東前梨元莊有白龍會。昌平州屬之高麗營南酸棗嶺村有民人張二，口稱白龍附體，度化徒衆，並自稱張道童，其邪法有本村林五和尚等稔知。昌平州屬之屯店村有靜空會，梁姓、徐姓、邢姓等念經聚衆。所有各處起會聚衆等事，伊於行醫時均各訪聞確實，並無虛捏。是以來京具控，只求嚴拏。等語。奴才等再四詳詰，傅添柵矢口不移，似無挾讐誣陷等弊。當卽揀派把總銜番子頭目張文興、番子頭目趙瑞，番子李勇泰、黃明治，千總莊傑、王錚，帶同傅添柵，就近馳赴孫河薛店莊按名指拏去後。

旋據把總銜番子頭目張文興等，將薛店莊之謝八、李十兒、周五、李八、貴二、馬三、陳二、吳四、李七、周二拏獲，並起獲經卷、木戳三個、法器等物。奴才等連日督率司員，將謝八等隔別嚴訊。據謝八供：伊在薛店莊菩薩廟當道人，有同村周大等素稱紅陽道人，在廟內念經，奉請十祖師下降教拳。念經時周大在座，聽經人不記數目，現被拏獲之周五等俱係在會之人。起獲之經卷、法器，俱係周大所存。等語。質之周五，供係周大族弟，周大素習紅陽會，學演神拳。伊曾向其勸阻。李十等僉稱，周大有紅陽道人之稱。各等語。

奴才等因傅添柵所控薛店莊周大等結拜紅陽會之語既非虛誣，當復飭派該番子頭目張文興等，馳赴海子西紅門，將宋萬恒、賈青雲、李二、周二等拏獲。並據南右兩營將備，將茶棚庵僧人常修、管頭村民人吳三一併拏解前來。訊據宋萬恒供認，素習針治。李二供認開店營生，平素持齋屬實。僧人常修供稱，李二曾勸伊跟隨學法治病。吳三供，與李二、傅添柵素不相識。賈青雲供認教書看病。翻覆嚴鞫，宋萬恒、李二等堅不認習教結會情事。各等語。

查傅添柵以行醫爲生，在各州縣備趁有年，今呈控習教結會各等事。奴才等飭派番子、營弁，就近前往孫河薛店莊、海子西紅門兩處指名查拏。乃薛店莊竟有周大等結拜紅陽會學演神拳之事，並起獲經卷、法器等物，已據看廟道人謝八供吐不諱。惟海子西紅門所獲之李二、宋萬恒等，堅不認結會傳徒之事。相應請旨，將謝八、李十兒、周五、李八、貴二、馬三、陳二、吳四、李七、周二、李二、宋萬恒、常修、周三、賈青雲、吳三交刑部嚴加究詰。其周大據該村地方陳三供稱，已於本月十九日拉草外出。連日查拏，尚未弋獲。

奴才等除飭該役等上緊偵訪外，所有去京較遠各州縣內應行查拏各犯，請勅下直隸總督、順天府一體嚴密查拏，務期弋獲，以絕根株。爲此謹奏請旨。

(軍機處錄副奏摺)

七四 耆英等奏請將紅陽會首周大解交刑部歸案辦理摺

道光十二年正月十七日

奴才耆英、奴才奕經、奴才桓格謹奏，爲請旨事。

正月初八日奉上諭：前據大興縣民人傅添柁呈控謝八等習教結會等情，經刑部訊出教內要犯，有周大、甄八卽甄明、蘇太、周四卽周應龍、周六、高才庫、甄二卽甄連、和尚燈明等八犯，俱係薛大人莊人，曾隨同周大念經學拳。著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直隸總督不分畛域，嚴拏務獲，歸案究辦。等因。欽此。奴才等遵卽揀派番役，不分畛域，一體訪拏，務期弋獲。至會首周大一犯，前經奴才衙門拏獲此案奏送刑部，聲明嚴飭番子等上緊查拏。

茲據八品銜·番子頭目聞勇、番子董奎帶同兵捕，會同大興縣壯頭董瑀，將首犯周大拏獲到案。奴才等訊據周大卽周應麒供：我係大興縣人，年五十五歲。在本縣薛大人莊居住，種地度日。自我幼年時，本村就有紅陽會，在廟內念經拜壇，不知始自何年，我時常跟隨聽經。後這念經人等故後，我就跟著本村菩薩廟僧人寶輝，學念源流經卷。每逢正月十三、十四、十五日，二月十九日，五月十三日，六月二十四日，十二月初八日，我約同戴大卽戴應龍、周四、李四、高才庫、甄士義、後廟燈明和尚，在菩薩廟起會，一同唸經拜壇。聽經人不記數目姓名，每人各出錢數十文不等，作爲我們焚香辦供之費。不料經官人將看廟人謝八等拏獲，彼時我趕車出外，至正月初□日我回家，卽被官人拏獲。今蒙訊問，每逢念經拜壇畢，我們大家學演拳脚是有的。是實。等語。

查周大乃紅陽會首，念經歛錢，惑衆演拳，獲案時猶狡不吐實，迨經究詰，始據供認。尚恐該犯所供有不實不盡之處，相應請旨，將周大交刑部歸案審明辦理。其未獲之和尚燈明等，仍飭該役等一體

嚴拏。爲此謹奏請旨。

(軍機處錄副奏摺)

七五 鍾祥奏報拏獲曹州紅輓會等結盟拜會各案犯片

道光十四年正月初八日

再，東省兗、沂、曹三府，匪類素多，前聞有棍徒結盟拜會，滋擾閭閻，并興立紅輓會名目，相率爲好勇鬪狠之習。當飭各州縣認真訪拏懲辦，以靖地方。嗣據沂州府郯城縣訪出縣民李兆峯等結拜弟兄一案，先後拏獲人犯李兆峯、陳二成、李相住、李九住、邵玉、劉盛安、劉繼業、李大安、張效、李嗎、李二卽李保全、屈黑、劉破、李挨住、李禿子等十五名，并獲代藏軍器人犯李沈凡一名，起獲抬槍一桿、長槍九桿。又經兗州府滕縣訪出縣民魏丙義等結拜弟兄一案，先後拏獲人犯魏丙義、楊阿贊、秦三、何士江、高貴、王啓瀾、官成義等七名。并有兵房抄書邱泳念一名，相同結會樹黨，亦經訪獲。又經曹州府曹縣訪出縣民馮士彥等糾衆結會一案，先後拏獲人犯田三星、田二安、張二明、張科、張德成、張雲峯等六名，訊出實有紅輓會名目。并經直隸長垣縣兵役會同緝獲人犯，稟由直隸督臣移解歸案審辦。

以上訪獲結盟拜會各案，有僅止十人以上，并有已逾四十人以上者。已獲各犯現俱訊明，供認不諱，分案詳辦。其未獲人犯，飭令各屬從嚴緝拏。此外是否尚有結黨爲匪，混立紅輓會名目者，臣與署臬司仍嚴飭地方文武，隨時留心查緝究辦，務期匪類斂跡，地方肅謐，用副聖主除莠安良之至意。

理合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

硃批：查拏甚屬認真，訊明定擬具奏。

（官中硃批奏摺）

七六 鍾祥奏報查辦曹州府屬紅輓等項會黨情形片

道光十四年四月初十日

再，東省教會名目，向惟曹州等府愚民易於習染，歷經隨案查辦，現在尚屬斂跡。惟恐根株未能盡淨，總須隨時查察，地方庶臻安謐。上年莘縣革生靳希卜等踵習離卦邪教，旋被拏獲正法。又萊州府趙璇等學習天主教，亦經該府督屬查獲到案，命跨十字架，照例詳辦。又恩縣准關緝獲學習紅陽教犯趙文遠，解交直隸清河縣歸案審辦，東省現仍訪緝餘黨。

其各教之外，又訪有紅輓、長槍等項匪會名目，亦係傳自曹兗各郡，均經責成地方文武并委員等，密查辦理。嗣經曹縣拏獲田三星、張德成等糾黨為匪，實有紅輓會名目，已經奏明緝拏餘犯，照例懲辦。至長槍會名，飭據單縣查明，該縣匪類向有持槍爭毆之事，衆論傳播，不免已甚，因有是名。現已訪拏查禁，實無另有長槍會黨。

至各該邑幅幘遼闊，界連鄰省，雖匪類不能盡無。臣現與兩司督飭各屬，隨時留心查察，凡有興立教會名目者，均即作速偵緝，據實究辦，不敢稍事鬆懈。至現當泰山開廟之時，民間進香，係屬每歲皆

然，與別項教會不同。惟須查其有無匪類溷蹟，藉端滋事。總飭文武各盡實心，卽地方更資安謐。

所有查辦教會緣由，理合附片陳明，謹奏。

硃批：知道了。

（官中硃批奏摺）

七七 鍾祥奏報拿獲習教首要李芳春等並請將河南獲犯解東摺

道光十六年七月初六日

山東巡撫臣鍾祥跪奏，爲拿獲鄆城縣教案首犯，尚有咨會河南緝獲夥黨，應請解東歸案審辦，恭摺奏祈聖鑒事。

竊照曹州府鄆城縣教犯黃上選等，徒黨衆多，行蹤詭秘，前經訪獲夥犯五十五名，經臣將拿辦情形奏奉諭旨：務須嚴切根究，不可就案結案。等因。欽此。當因黃上選之師首犯李芳春在逃未獲，恐其竄匿，輾轉勾引煽誘，必得迅速獲辦，以絕根株。臣與臬司飭委員弁，跟蹤前赴河南，會同睢州將李芳春夥黨朱洪宗拿獲根究。李芳春因追拿緊急，無可躲避，仍由僻路潛回東省，卽經曹州府王灃等購派眼線李丹成，誘令投首被獲。解省訊明，實係此案首犯。供認倡立文武二教，起有混名綽號，初則傳徒斂錢，並復編造妖言，藉圖煽惑屬實。

飭據該委員等嚴究夥黨，隨審隨拿。復據鄆城、范縣、觀城、滕縣等縣續獲曾玉林、田茂咨、張連

才、張士松、張掄藻、李榮、閔好禮、璩百塊、曾五辰、李正蒼、胡里太、胡里坦、常存廉、何潮立、歐成宗、侯遂林、侯會浦、王丕顯、李彥、韓雨、薛瀾閣、侯第三、潘文奎、張儉、李兆儀、李守符、王丕賢、曹明德、王懶榮、郝明理、郭興波、李景哲等三十二犯，先後解省訊辦。猶恐李芳春等現供尚有不實不盡，臣一面督同藩、臬兩司等親加嚴審，不敢稍涉踈縱，一面飭屬嚴緝在逃各犯，務獲解究。惟河南省拿獲夥黨朱洪宗等，未准解質。應請勅下河南撫臣，卽飭解東歸案質究，免致狡卸。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

再，東省習教之風，曹州、東昌等府屬爲尤。現在疊經破獲，盡力搜查，根株可期漸淨。惟恐他府屬忽不經意，致有傳習煽惑，不可不妥密訪查。茲據萊州府屬卽墨、膠州等處，訪獲良卦教犯魯文燦、孫吉利、盧英、郭安仔，並曾犯教案問徒釋回，仍復習教之郭庭臻等，現俱提省審辦，以免蔓延。總期不擾不踈，實力訪辦，用副聖主除莠安良至意。合併附陳。謹奏。

硃批：另有旨。

(官中硃批奏摺)

七八 經額布奏爲遵旨審明李芳春等習教演拳分別定擬事摺

道光十六年九月初七日

山東巡撫臣經額布跪奏，爲遵旨審明習教妖言惑衆匪犯，按律定擬，從嚴恭請王命先行正法，並臬

首示衆，恭摺奏祈聖鑒事。

竊照東省教匪，屢經拏辦，根株未能淨盡。訪拏固須盡力，懲辦尤須從嚴，俾知警畏斂迹。前經升任巡撫臣鍾祥與臬司程霖采，委據標弁陳凱等，訪出鄆城縣民黃尚選習教傳徒，稟經密飭曹州府督同鄆城縣文武員弁，拏獲黃尚選等十犯，提解來省。委據濟南府等根究徒黨，隨審隨稟飭拏。各該州縣有先自訪出密拏者，亦有奉文即時捕獲者。先後據鄆城、濟寧等州縣拏獲張有青等四十五名解省，究出首犯李芳春逃往河南。飭委員弁跟蹤前往追拏，李芳春無可逃竄，仍潛回東省，經曹州府等購線拏獲，稟解嚴追夥黨，復據鄆城等縣續獲曾玉林等三十一犯，解省質究。經升任撫臣鍾祥先後奏明。因河南省拏獲夥黨朱洪宗等請解東歸案審辦，欽奉上諭：著桂良即將該犯等解往山東，經額布提同現獲之李芳春等確切質究。等因。欽此。即經河南省將朱洪宗等委解來東，並經護理撫臣·布政司劉斯喟飭據鄆城縣續獲李芳春之子李亭標、曾言恭等，並據李芳春之孫李維賢聞拏赴縣投首，併解來省。臣到任後，督同臬司李振燾並委員·濟南府知府王鎮、武定府知府侯燮堂等，親提各犯嚴切根究。李芳春無可狡飾，將倡教編造妖言、妄予黃尚選等混號、令其轉相傳布、煽惑斂錢各情，據實供吐。提質黃尚選等，亦各承認不諱。茲據王鎮等審擬，由藩司劉斯喟、臬司李振燾招解前來。

臣督同親提研鞫。緣李芳春藉隸鄆城縣，與現獲之王美、呂萬秋、張掄藻均於嘉慶年間，因素識之直隸清河縣人離卦總教首劉功在東省傳教，各拜爲師，誦念真空家鄉無生父母及耳爲東方甲乙木等項荒誕不經咒語，每日向東南西三方朝太陽磕頭，閉目運氣，舌抵上齒，一起一落，名爲一起功夫。嗣

劉功破案被獲解東，在途病故。李芳春等聞風逃逸，日久潛回。道光三年間，李芳春以劉功教名爲衆信服，起意煽惑斂錢，遂自稱爲彌勒佛轉世，託言劉功遺命，令伊接充離卦總教首。招集王美、呂萬秋、張掄藻，並昔存今故劉功之徒孫名齋，商約傳徒。將舊教一起功夫加成三起，爲三才全備，可以傳教。

遇粗笨之人不能遍傳，因伊子李亭標並呂萬秋、張掄藻素習拳棒，分爲文武二教，文教皆令念咒運氣，妄稱功夫深透，可見無生老母；武教教演拳棒技藝。李芳春自傳現獲之黃尚選、馬方賢、劉洸敏、劉洸、苑大漢、曾言恭，並伊子李亭標、孫維賢，及昔存今故之李亭柱、王潮棟、丁渭東，在逃之劉大剛等。王美轉傳現獲之李彥、張士松、郝明理、王照、丁培恭、曾玉林、張均平、席鳳舞、韓雨，在逃之王性然等。黃尚選轉傳現獲之張汝賢、鹿泳志、楊金提、鄭興盛、張同太、張本身、張本都、邢士平、曾興愛、張有順、卓以悅、謝培揚、謝宣兒、謝培林、張存仁、卓以貴、高浩，自行投首之張盛宇、張躬修、張輝辰、周大來、周見亭，在逃之郭士平等。馬方賢轉傳已故之孔傳琚一人。

劉洸敏轉傳現獲之曹芳明、劉颯塊、張連才、史文塊、胡大來、郭濟太、楊沅，在逃之張保太等。劉洸轉傳已獲之張儉，在逃之王安等。李亭柱轉傳現獲之劉善行、曹明德、李維宣、任鳳標、閻好禮、璩百塊、田茂榮，已革鄆城縣刑書李亭俊並伊子李正蒼，在逃之李維九等。王潮棟轉傳現獲之朱洪宗、王謹言、朱洪見、王東里，在逃之朱洪勳等。張士松轉傳在逃之李士林等。丁培恭轉傳現獲之薛鳳閣、李士塊、趙芳、王丕顯、侯會浦、侯遂林、侯第三、歐成宗、王義太並伊子丁山兒，在逃之張維幹等。曾玉林轉傳現獲之胡里太、胡里坦、常存廉、何潮立，曾五展並伊子曾傳明，在逃之陳潮松等。張均平轉傳現

獲之李守符、在逃之張自修等。

張汝賢轉傳現獲之張有青、在逃之張學純等。史文塊轉傳現獲之史文祥，在逃之史蘭芝等。劉善行轉傳現獲之陳德聚、李榮二人。並有現獲之劉萬珠、王灼、王欄榮、史亨彥、李維青、席亭選、潘文奎隨同劉善行學習坐功運氣，並未拜師入教。朱洪宗轉傳在逃之朱興山等。王謹言轉傳在逃之朱觀杰等。朱洪勳轉傳在逃之朱紳臣等。呂萬秋傳拳棒學徒在逃之李潮寅等。張掄藻傳拳棒學徒在逃之曹明義等。李亨標傳拳棒學徒在逃之孔傳瑀等。田茂榮亦隨李亨標學習拳棒，轉傳現獲之李丙戌、李謙一、李亨芳、李兆儀、郭興波、李景哲、田茂咨、王丕賢、張第二爲徒。各犯均推李芳春爲總師傅，其輾轉所傳徒黨，均須帶見李芳春報名、初見送錢名爲根基錢，迨後每年春秋兩季節送錢，名爲香供錢，自一二百至三四百文不等。

嗣因徒黨漸衆，各犯見習教並無好處，多不送錢。李芳春復起意，商同黃尚選、馬方賢、劉泚敏，捏造細雨紛紛不見天，憂愁只在一九年，猴雞之年還好過，鼠牛中間怎奈何？無知老人識世事，山前山後打破羅，羊羣若得真消息，猛虎下山定干戈等讖語。捏稱戊亥年間必有劫數，在伊處掛名上供，可以避劫免災。並借封神演義小說內人名，稱黃尚選爲哪咤轉世，馬方賢爲姜子牙轉世，劉泚敏爲土行孫轉世，各予混號，指爲前生均有來歷，不入劫數。令其遍相傳布，並於各徒往見時，自向面述。各犯均被煽惑，信奉給錢。此李芳春倡教傳徒、妄布邪言之原委也。

嗣經陞升〔任〕撫臣鍾祥與臬司程霖采委據標弁陳凱等訪出，稟經密飭曹州府督同鄆城縣文武員

弁，拏獲黃尚選等十犯，並據張盛宇等五犯自行赴縣投首，一併提解來省。委據濟南府等究出徒黨，隨審隨稟飭拏，各州縣有先自訪出密拏者，亦有奉文即時捕獲者。先後據鄆城、濟寧、壽張、朝城、陽穀、滋陽、鄒縣等州縣緝獲張有青等四十五名解省，究出首犯李芳春逃往河南睢州太康等處藏匿，飭委員弁跟蹤前往追拏，李芳春無可逃竄，仍潛回東省，經曹州府督率鄆城縣等購線拏獲。時睢州太康緝役踵至，協同獲住，稟解來省，嚴追夥黨。復據鄆城、范縣、觀城、滕縣等縣續獲曾玉林等三十二犯，解省質究，經前撫臣鍾祥先後奏明。因河南省拏獲夥黨朱洪宗、朱洪見、王謹言、王東里等請解東歸案審辦，欽奉諭旨：飭令解東交臣審究。即經河南撫臣咨會，王東里取供後在押病故，將朱洪宗等三犯委解來東。並經護撫臣·布政司劉斯帽飭據鄆城縣續獲李亭標、曾言恭等，並據李維賢聞拏赴縣投首，併解來省。而馬方賢等各犯，先後在監在押在途病故。經各該縣驗訊詳報。臣到任後，督同臬司李振燾並委員·濟南府知府王鎮、武定府知府侯燮堂等親提嚴切根究，各犯無可狡飾，盡吐實情。茲據王鎮等審擬，由藩司劉斯帽、臬司李振燾招解前來。臣親提督鞫，據供前情不諱。

臣查該犯李芳春，始則倡教，輾轉傳徒多人，繼復造言煽惑，並分爲武教，練習拳棒，恐有隱謀不詭重情，嚴加究詰。該犯堅稱：伊起意商同黃尚選等捏造讖語、混號，委係煽誘愚民，實止藉圖多斂錢文，即收徒練習拳棒，亦止爲信奉給錢起見，並無別情。如果別有重情，伊已身犯死罪，豈有不行實吐？復加熬審，矢口不移。搜查各犯家內，亦無違悖經卷圖像器械。案無遁飾。

查例載：妄布邪言、書寫張貼煽惑人心爲首斬立決；爲從皆斬監候。又傳習八卦邪教、習念荒誕不

經咒語、拜師傳徒惑衆爲首絞立決；爲從年未逾六十及雖逾六十而有傳徒情事，俱改發回城，給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爲奴。如被誘學習尚未傳徒而又年逾六十者，改發雲貴、兩廣極邊煙瘴充軍。又邪教案內發遣回城人犯有情節較重者，發往配所永遠枷號。又演弄拳棒隨同學習者，杖一百，徒三年。各等語。此案李芳春傳習離卦教，於教首劉功破案病故後，該犯膽敢自稱彌勒佛轉世，接充教首，傳徒斂錢。嗣因未滿慾壑，輒復起意，商同黃尚選等捏造讖語劫數，遍相傳布，雖未書寫張貼，而同教之人均被煽惑，信奉給錢，實與張貼無異，自應按例問擬。李芳春除爲首傳教罪止絞決輕罪不議外，合依妄布邪言、書寫張貼煽惑人心爲首斬立決例，擬斬立決。查該犯倡立文武二教，蔓延多人，復捏造妖言，妄取混號，斂錢惑衆，藐法已極。曹屬素爲習教之區，非嚴辦不足以示懲創；且該犯現患時疾病證，恐致痠斃，倖逃顯戮，臣於審明後，卽恭請王命，飭委臬司李振燾、署臣標中軍參將福升，將該犯李芳春綁赴市曹，先行正法，並酌加梟首示衆，以昭炯戒。黃尚選、馬方賢、劉洸敏聽從習教，傳布邪言，均合依爲從斬監候例，擬斬監候。馬方賢、劉洸敏均已病故，應毋庸議。黃尚選秋後處決，照例刺字。

王美、劉洸靄、張士松、丁培恭、曾玉林、張均平、張汝賢、史文塊、劉善行、朱洪宗、王謹言十一犯，拜師轉傳卦教；呂萬秋、張掄藻、李亭標、田茂榮、苑大漢、曾言恭、李維賢、李彥、席颯舞、韓雨、鹿泳志、楊金提、鄭興盛、張同太、張本身、張本都、邢士平、曾興愛、張有順、卓以悅、謝培揚、謝宣兒、曹芳明、劉颯塊、張連才、郭濟太、楊沅、張儉、曹明德、李維宣、李亭俊、任颯標、閆好禮、璩百塊、李正蒼、王東里、薛颯閣、李士塊、丁山兒、胡里太、胡里坦、常存廉、何潮立、曾五辰、曾傳明、李守符、史文詳、陳德聚、李

榮四十九犯，習教雖未傳徒，年未逾六十，均合依爲從年未逾六十及雖逾六十而有傳徒情事例，擬發回城，給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爲奴。李維賢雖聞擊自首，惟係教首李芳春之孫，未便輕縱，致留餘孽，應從重不准其減等。

郝明理、王照、謝培林、張存仁、卓以貴、高浩、胡大來、朱洪見、趙芳、王丕顯、侯會浦、侯遂林、侯第三、歐成宗、王義太、張有青十六犯，聽誘習教，訊未傳徒，而又年逾六十，均合依被誘習教並未傳徒而又年逾六十例，擬發雲貴、兩廣極邊煙瘴充軍。劉沈靄、張士松、丁培恭、曾玉林、張均平、史文塊、田茂榮、席鳳舞、韓雨、郭濟太、楊沅、張儉、任瀾標、閆好禮、璩百塊、王東里、曾五辰、曾傳明、李榮、郝明理、胡大來、歐成宗、王義太均已在監在押在途病故，應毋庸議。餘俱到配，分別爲奴，折責安置，均照例刺字。

李亭俊係革書，知法犯法，情節較重，應照例致配所永遠枷號，俱遇赦不赦。李丙戌等因李芳春倡立武教，隨同田茂榮學習拳棒，並未學習卦教與各項教會名目相同，第該犯等並未轉傳，亦未供有圖像經卷，例得量減擬徒，其隨從學習拳棒亦應擬徒，二罪相等，從一科斷。李丙戌、李謙一、李亭芳、李兆儀、郭興波、李景哲、田茂咨、王丕賢、張第二九犯，均合依演弄拳棒隨同學習者杖一百、徒三年例，擬杖一百，徒三年，到配折責安置。以上各犯，有事犯在歷次恩詔以前，並年逾七十及親老丁單者，均不准援減收贖留養。

劉萬珠、王灼、王輜榮、史亭彥、李維青、席亭選、潘文奎七犯，訊止學習坐功運氣，並未拜師入教，

應各照例擬杖八十。劉萬珠、王灼、史亨彥年逾七旬，照律收贖。潘文奎年逾八十，應予勿論。餘俱折責發落。張盛宇、張躬修、張輝辰、周大來、周見亭隨同習教，已據自行投首，尚知畏法，應照例免罪釋放，如再有犯，加一等治罪。各犯在監病故，刑禁人等訊無凌虐情弊，應毋庸議。犯係帶病進監，管獄官職名應均免開送。未獲各犯，飛咨河南撫臣飭緝，仍由臣嚴飭本省各州縣認真緝拏，按名務獲究辦，不准稍有鬆懈。此外各府屬如訪有習教之案，亦即密飭嚴拏究辦，務淨根株。

除全案供招咨部外，所有審明擬辦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祈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道光十六年九月十三日奉硃批：刑部議奏。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七九 琦善奏爲審明入教及習梅花拳各案分別定擬事摺

道光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大學士·署理直隸總督臣琦善跪奏，爲訪獲傳習邪教及學習拳棒各犯，審明分別定擬，彙案奏祈聖鑒事。

竊臣前因大、順、廣一帶素多教會匪徒，屢經懲辦，其根株猶未盡絕。當飭各該文武，仍隨時認真訪拏。旋據南和、元城二縣暨清河縣會同委員，先後報獲前辦教案逸犯郭鐸、張義、孫立志等，並逆匪馬進忠案內習教餘黨孫連科等多名。均令臬司提省，督率署保定府知府隆泰嚴切究訊。茲由該司陸

費琮審擬詳解前來。

臣隨親提研鞫。緣孫連科、韓富有、顧振高、李玉興、郭鐸、郭汶興、張義、董瀛、孫立志、白真、李欄保，分隸清河、元城、南和等縣。孫連科、韓富有、顧振高與已獲正法之馬進忠、馮老條、孫亮亭、顧老孜有素相認識，亦有先未識面。韓富有於嘉慶十六年間，因伊母患病，央孫亮亭燒香醫治，被誘拜師習教。顧振高於道光元年經顧老孜引進，與李玉興先後拜馬進忠爲師。孫連科於道光二年拜馮老條爲師。均學習坐功運氣、採清換濁工夫。此教本名白陽教，馮老條與馬進忠嗣父，已獲正法之馬萬良及吳得榮，俱從犯案病故之教首劉恭傳習。孫亮亭、顧老孜係馬萬良等輾轉所傳徒黨。吳得榮旋改白陽教爲八卦教，傳至馬進忠，復改爲明天教。道光三年五月間，馬進忠起意糾衆造反，與馬萬良、馮老條等商允，將平日編造鄙俚歌詞挨句摘出繕寫，每字作爲一包，令馮老條等散給徒衆，爲同教幫助起事之據。是年十月間，馮老條喚孫連科至家，告知馬進忠謀逆情由，給與白紙號包一個，聲言將來就可封官。孫連科聽聞畏懼，卽向拒絕，不願入夥，亦未收受號包。韓富有、顧振高等習教後，各因家貧，在外傭趁之日居多，皆不知逆情。嗣馬進忠等未及起事，經臣前在山東巡撫任內獲案，審奏正法。孫連科等聞擊逃避。至本年春夏間潛行回籍，隨經該縣與委員訪知，將孫連科、韓富有、顧振高、李玉興緝獲，並查有馬進忠案內擬遣教犯顧進賢、顧張氏之親屬顧進幅，恐其亦曾入教，飭差拘傳，卽據自行投案，一併解省。孫連科等承認拜師習教屬實。惟李玉興恃老狡展，不吐實供，賴稱李玉興另有其人。飭縣傳同地鄰犯屬訊明，所獲確係李玉興正身。其顧進幅訊因先與其妻顧張氏不睦，負氣外出多年，其妻

與其兄顧進賢在家習教犯罪，顧進幅事後回歸始知，並無同習情事。

又郭鐸、郭汶興與已獲擬結教匪韓洛四住居相近，韓洛四亦係劉恭之徒，向習離卦教。郭汶興於道光二年不記月日，郭鐸於十五年冬季，均因赴韓洛四家閒談，聽信拜師人教行好。韓洛四令其向空為無生老母磕頭，授以坐功運氣之法，並孝順父母、尊敬長上等好話，各出香資京錢五百文。韓洛四旋即破案，郭鐸、郭汶興逃赴各處避匿。

又張義故父張士傳，先隨已獲病故教匪李老香傳習震卦教。嘉慶十五年間，張士傳令張義亦拜李老香為師，同學坐功運氣，念誦真空家鄉無生父母咒語。道光十五年李老香破案，未將張義供出，張義慮被他人舉發，以後不敢復習。

又董瀾於道光元年間，因知昔存今故之王成供奉二郎神，能打梅花拳，冀可防身，遂往拜師，演習拳棒。每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董瀾亦供二郎神牌位，至次年正月初一日焚化，並未游街射利，與張義並郭鐸、郭汶興等，均無轉傳徒弟。

又孫立志、白真、李懶保與已獲擬結之永年縣人宋庭玉、南和縣人劉東住鄰村互識，宋庭玉踵習其父宋得保所傳添地會，燒香治病，按期念經做會，並供奉黃紙，書寫天地三界十方萬靈真宰牌位。遇有病人求醫，即在牌位前祝禱，俟痊愈再行完願。嘉慶八年並道光二年間，孫立志、李懶保均因己病，經劉東住引至宋庭玉家醫治，八年間白真因母病，亦央宋庭玉禱禳，均被勸誘，希圖消災邀福，聽從拜師，送給宋庭玉香錢數十文不等。孫立志、白真旋又前往，隨同上供一二次，與李懶保俱未習念經語，亦未

做會傳徒。迨宋庭玉、劉東住等犯案後，各自逃逸。本年六七月間，該犯等先後回家探信，即被訪獲。並據永年縣將宋庭玉之子宋大靠成、宋二林成獲解歸案，訊無隨父入會。

以上各起，臣逐一親審無異。嚴究孫連科等，實無收受逆匪馬進忠號包及知情共謀，應即擬結。

查例載：傳習白陽、八卦等邪教，拜師傳徒惑衆爲從，年未逾六十，俱改發回城給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爲奴。如被誘學習尚未傳徒，而又年逾六十以上者，改發雲貴、兩廣烟瘴地方充軍。又游手好閒不務本業之流，自號教師、演弄拳棒隨同學習者，杖一百，徒三年。各等語。此案孫連科、韓富有、顧振高、李玉興、郭鐸、郭汶興、張義各拜馮老條、孫亮亭、馬進忠、韓洛四、李老香等爲師，習白陽、離卦、震卦等教，傳授坐功運氣，均屬邪教爲從。

查孫連科於馬進忠謀逆分給號包，當時拒絕未經首告，罪止擬流。韓富有、顧振高訊俱不知逆情，自應仍按習教本例問擬。孫連科、韓富有、郭鐸、張義四犯，均合依傳習白陽、八卦等邪教爲從，年未逾六十，俱改發回城給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爲奴例，應改發回城給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爲奴。顧振高、李玉興、郭汶興三犯，年逾六十以上，訊未傳徒，均合依傳習白陽、八卦等邪教，被誘學習尚未傳徒，而又年逾六十以上者改發雲貴、兩廣烟瘴地方充軍例，應改發雲貴、兩廣烟瘴地方充軍。顧振高、李玉興、郭鐸、郭汶興業已病故，應毋庸議。孫連科等俱照例刺字發遣，遇赦不赦。

孫立志、白真、李懶保被宋庭玉勸誘拜師人添地會，並無收藏經像，傳徒做會，覈與同案先獲擬結之劉志順等情罪相同。查原辦宋庭玉，係依各項教會拜師授徒，發烏魯木齊爲奴。劉志順等減等滿

徒。今孫立志等三犯自應一律科斷，請於宋庭玉遣罪上量減一等，各杖一百，徒三年。董瀛拜王成爲師，學省梅花拳，亦應按例問擬。董瀛合依游手好閒不務正業之流，自號教師、演弄拳棒隨同學習者杖一百，徒三年例，杖一百，徒三年。孫立志亦已病故，應毋庸議。白真等事犯雖在歷次恩詔以前，第到官在後，且白真、李懶保係屬會匪，應均不准援減，與董瀛俱發配，折責拘役。

顧進幅、宋大靠成、宋二林成訊無習教人會情事，應免置議。張義之父張士傳、董瀛之師王成據供身故，是否屬實，飭傳地鄰查訊明確，取結存案。失察之各牌甲照例責懲。馬進忠等案內尚有在逃之犯，仍飭嚴緝務獲究辦。鉅鹿、磁州等州縣另獲教匪郝詳林、王日吉等起，俟訊明再行定擬。至案犯顧振高、李玉興、郭鐸、郭汶興、孫立志係帶病進監，及在押因病身死，既據清苑縣驗明，並無別故，刑禁解役看役人等，均訊無凌虐情弊，亦毋庸議。

除供招送部並飭取圖結另咨外，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勅部覈覆施行。謹奏。

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奉硃批：刑部議奏。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八〇 經額布奏報肇獲復興張景文離卦教之闕夢祥等訊明供情摺

道光十八年六月三十日

山東巡撫臣經額布跪奏，爲訪獲匪犯訊認習教傳徒，隨審隨拏，先後緝獲首夥六十六名，提省審得大概供情，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

竊臣前因委員訪稟，曹州府屬之城武縣人沈柏嶺、荷澤縣人邵辰，用邪術爲人治病，形蹤詭秘。臣因東省教匪率以治病祛邪借名煽誘，必應嚴拏根究，督同臬司密委員弁，會同該地方文武，將該二犯拏獲解省。據供僅止用陰陽針爲人治病祛邪。詰其有無習教情事，則忽認忽翻，狡不吐實。當將獲犯緣由，附片奏奉硃批：細心研鞫。欽此欽遵。飭司督同濟南府知府侯燮堂、淄川縣知縣龔廷煌、莘縣知縣張積功、金鄉縣知縣姜宮綬、海豐縣知縣范恕（字）、臨邑縣知縣沈淮、候補知縣張元祥連日熬審。始據沈柏嶺供認：先於嘉慶八年間，拜離卦教首張景文爲師習教。張景文旋於嘉慶十八年八月間，因聽從逆匪徐安輜等謀反，被獲正法。伊不知謀逆情事，逃赴各處躲避。道光十四年間潛回原籍，因張景文舊徒闕夢祥復與前教，投拜爲師。提訊邵辰，亦供認隨同習教。等情。

隨即密飭該管知府會同營汛，督率城武、荷澤、鉅野等縣文武，並派往緝捕員弁王文煥等，出其不意，將闕夢祥拏獲解省，究出夥黨，隨審隨拏。除查明章林等四十五犯先已在籍病故外，計先後獲到闕連聖、闕先體、闕先爲、闕幅兒、闕曝堂、李茂修、黃明剛、邵二、管注、劉安輜、郭泳塊、曾興甲、王有柱、謝八、顧明山、李應彪、韓拚頭、江明得、邵二幹、王珂、闕華棟、李得全、章第一、王收、黃中爲、張應禮、王占鰲、馬真、王虎、陶作梅、王寶山、吳瀛田、范第二、許志傳、王益、王意得、張應塊、闕心朗、吳江、官澱塊、于第二、陳連枝、王三、孟希賢、陳靄、徐興、陶迷糊、董癩、董有成、劉墜、林沅、徐良、李廣兒、李相

兒、李三驢子、孫年、劉第二、馬仔安、許三、朱狗食、蘇沅長、陳萬斗、祝三麻仔、董維柳，連前獲之闕夢祥、沈柏嶺、邵辰等，統共六十六名〔一〕。搜查各犯家內，並無經卷圖像及違悖不法字迹。

臣因該犯等供詞狡混，檄調青州府知府方用儀來省，幫同審鞫。據闕夢祥供稱：城武縣人，年七十八歲。伊於嘉慶八年間拜張景文爲師，習離卦教。張景文教以每日早午晚三時，朝太陽磕頭吸氣，口念真空家鄉無生父母，並耳爲東方甲乙木等咒語，並令學習拳棒。每年三、九兩月，張景文邀集徒黨做會一次，各給張景文香供錢二三百文不等。同教中有僅止念咒運氣、學習拳棒者，有兼用陰陽針爲人治病祛邪，乘機誘人人教者。嘉慶十八年八月間，張景文聽從震卦教犯謀反，伊先不知情。事後張景文向伊告說，震卦教首徐安懶遣人勾結起事，因其子張廣涵犯案羈禁省監，未敢隨同蠢動。等語。張景文旋即被獲，與其子張廣涵等俱經正法。伊畏懼逃赴各處躲避，不敢再行習教。

道光十四年正月間，伊因事隔年遠，潛回原籍，因貧難度，起意復興離卦教，煽惑鄉愚，斂錢使用。當令伊子闕連聖、孫闕先體、闕先爲、闕幅兒人教爲徒，卽有族姪闕暎堂並現獲之李茂修等拜伊爲師，伊教令念咒學拳，一如前法。現獲之沈柏嶺、邵二、管注、劉安懶、郭泳塊，並昔存今故之章林等及在逃之李相塊等俱係張景文舊徒，聞知亦先後投入伊教，輾轉傳徒。以後徒黨漸多，羣推伊爲總教頭，各給香供錢文。不料卽被訪獲，委無收藏經卷、謀爲不軌及與知逆謀、隨同搶劫情事。質訊沈柏嶺等，供與闕夢祥大略相同。此闕夢祥先拜張景文爲師習離卦教，嗣復踵興前教，輾轉傳徒之大概供情也。

〔一〕此處實列六十七名。

臣查闕夢祥等聽從張景文學習邪教，張景文係嘉慶十八年曹定逆匪徐安輜等滋事案內被獲，歷審不認習教謀逆，經賊目劉景唐指爲離卦教首，衆供確鑿，經前撫臣同興奏明正法在案。是張景文確係從逆之犯。該犯闕夢祥等既係張景文徒黨，供未與知逆情，已不可信；且闕夢祥於在逃多年之後，復敢踵興前教，惑羣斂錢，情節尤屬可疑。更恐此外別有漏網潛回之犯，必須熬審窮追，方足以成信讞，不敢因起無違悖不法證迹鬆勁遷就。

除再督飭司府設法磨審，互相印證，一面勒緝在逃各犯務獲，解省歸案質審，總期不擾不縱，案歸核實，以仰副聖主除惡安良之至意。所有續獲教犯闕夢祥等現訊大概供情，合先恭摺奏聞，伏乞皇上聖鑒訓示。

再，本年曹州一帶麥收豐稔，秋禾又與省東各屬一律暢茂，民情極爲安貼。合併陳明。謹奏。
道光十八年七月初六日奉硃批：嚴行訊究。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八一 琦善奏爲拏獲入教做會及習梅花拳之高洛青等分別定擬摺

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日

大學士·直隸總督臣琦善跪奏，爲訪獲踵習邪教並演弄拳棒、拜師傅徒各犯，審明分別定擬，彙案奏祈聖鑒事。

竊臣前因訪聞曲周縣屬有匪民高洛青等，教習梅花拳情事，當即密飭查拏。旋據跟蹤弋獲，究出該村尚有李瀛詳做會斂錢，並據磁州另獲教犯王日吉等多名，先後稟詳。均經批令提省審辦，嚴追徒黨，務淨根株。茲據保定府知府周岱齡審明擬議，由升任臬司陸費瑒詳解前來。

臣親提研鞫。緣王日吉藉隸磁州，王正銀、王正萌係其子姪，王楨、王大本、王日慶係其同族。侯永清、郃秀雲、楊汶香、郃步雲亦均藉隸磁州。朱大葆、司雲子藉隸河南武安縣，與王日吉鄰近素識。王日吉有胞兄王日平、王日安，前隨故祖王好勤，拜從灤州石佛口已故教匪王逢汰爲師，學習清茶門教，卽白蓮教改名。嗣於嘉慶二十年間，王日平、王日安犯案發遣，遺有經卷及治病符書。王日吉起意踵習其教，卽在空房內供奉天地君親師牌位，與人畫符治病。其術先用銀硃畫符，並供清茶兩盞，代爲跪禱後，將符燒毀，放入茶內，令病人飲服，俟病痊時，須往燒香上供酬謝，藉此引人人教。自道光元年起至十八年止，王楨、王大本、王日慶、侯永青、郃秀雲、楊汶香、朱大葆、司雲子、郃步雲，並在逃之侯懷任，昔存今故之霍泳沅、郝見忠、王沅、王思聰、楊培山、王正興、王寬等，或因親病，或因己病，往央醫治被誘，王楨等俱拜王日吉爲師，王正銀、王正萌亦隨同習教，惟郃步雲僅止上供酬謝，並未拜師。王日吉於每年二月初九、九月初一日兩日，邀集同教在家做會，口念上報佛祖佛恩，下求平安家慶，申請無生父母、石佛口王姓門中，並諸位菩薩赴壇受供。等語。旋各喫齋而散。王楨等每次送給王日吉京錢一二百文不等。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經磁州知州盧蘭馨訪知，會營密赴各村，將該犯等拏獲，在王日吉家搜起經卷符書。時有南和縣人杜玉、任得，因路過在彼借宿，亦被獲案。並據河南武安縣同時訪

獲朱大葆等，解交直隸歸案辦理。

又李瀛詳、高洛青、張超沅、趙飛成、張雲秀，均藉隸曲周縣，互相認識。李瀛詳前與已故之同縣人張三飛交好，知其曾於嘉慶年間，設立隴棚會，用布描畫雲龍圖像懸掛，燒香歛錢。迨張三飛故絕，李瀛詳希圖漁利，接充會首，每年二月十九、四月十八、六月十五等日，搭棚做會一次，附近各村婦女前往上供，李瀛詳得受香錢二三十文，或穀麥一二升不等，並無轉傳徒黨，亦不記赴會人姓氏。高洛青向領戲班營生，道光五六年間，雇用已故之同縣人魏邦英做工，魏邦英素習梅花拳，不知傳自何人，高洛青與張超沅、趙飛成各翼學拳防身，即向魏邦英拜師，每晚在張超沅房後空地教演。

嗣魏邦英病故，張超沅等各散，高洛青仍時常演習，並收張雲秀爲徒。十八年九月間，經臣訪聞，飭據廣平府知府沈濤督同該縣拏獲，提省審明彙案解勘，據各供認前情不諱。覆加嚴究，別無邪術煽惑。查驗起獲王日吉經卷符書，亦無違悖字跡，應即擬結。

查例載：傳習白蓮等邪教、習念荒誕不經咒語、拜師傅徒惑衆□□爲從，年未逾六十，及雖逾六十而有傳徒情事，俱改發回城，給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爲奴。又傳習各項教會名目，雖未傳徒，發邊遠充軍。又遊手好閑、不務本業之流，自號教師、演弄拳棒教人者，本犯杖一百，流三千里；隨同學習者杖一百，徒三年。地保人等不行查拏，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又律載：奉制書而故違者，杖一百。各等語。此案王日吉，於伊兄王日平等習清茶門教即白蓮教犯案發遣之後，輒敢潛行踵習，藉以畫符治病，誘引王楨等拜師人教，殊屬不法。該犯現年已及六十，而有傳徒情事，應與拜該犯爲師，隨同習教，年

未逾六十之王楨等一併按例問擬。王正銀、王正萌雖係該犯子姪，一家共犯，惟同習邪教，應各科各罪。王日吉、王正銀、王正萌、王楨、王大本、王日慶、侯泳青、郜秀雲、楊汶香、朱大葆、司雲子，均各依傳習白蓮教爲從、年未逾六十，及雖逾六十而有傳徒情事，俱改發回城，給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爲奴例，改發回城，給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爲奴。王正萌、王楨、王大本、王日慶、郜秀雲、朱大葆、司雲子，業已在監、在途病故，應毋庸議。王正銀因在監患瘡潰爛，左右腳腕腳趾脫落，已成篤疾，照律勿論。餘俱刺字發遣，遇赦不赦。

李瀛詳因知已故之張三飛向立隴棚會，哄騙鄉愚，該犯圖利，接充會首，按期做會斂錢，亦屬不法。李瀛詳合依傳習各項教會名目，雖未傳徒發邊遠充軍例，發邊遠充軍。高洛青欲圖防身，向魏邦英拜師，學習梅花拳，轉傳張雲秀爲徒，亦應按例問擬。高洛青合依遊手好閒、不務本業之流，自號教師、演弄拳棒教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例，杖一百，流三千里。張超沅、趙飛成、張雲秀均止拜師學拳，並未傳徒，應照隨同學習例，各杖一百，徒三年。李瀛詳、張雲秀亦已病故，應毋庸議。張超沅等俱至配折責安置。

高洛青據供親老丁單，是否屬實，飭縣查明取結，另行覈辦。郝步雲因母病，央王日吉畫符醫治，訊止上供酬謝，並未拜師入教，究屬有違禁令，應照違制律，杖一百。該犯已在押病故，亦毋庸議。地方高雲詳、李瀛魁，牌頭王洛、梅占林，明知李瀛詳、高洛青等做會、學拳，不行查拏，均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革役。

高洛青等事犯到官，在道光十九年五月十七日清理庶獄恩旨以前，第係教習拳棒問擬流徒，應不

准其援減。高雲詳等杖罪均予援免，仍革役。失察王日吉等習教之地鄰，事在赦前，免其傳責。杜玉、任得訊係路過借宿被獲，並未習教，應毋庸議。王日吉、李瀛詳做會所得錢物，俱無確數，應免着追。赴會不記姓氏婦女，並免查傳。起獲經卷符書，案結銷毀。逸犯侯懷任，飭緝獲日另結。

再，王正萌等在監、在途病故之處，既據清苑、望都、新樂、沙河等縣驗訊明確，刑禁、解役人等並無凌虐情弊，均毋庸議。

除備錄供冊，取具圖結暨管獄官應議職名送部外，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勅部覈覆施行。謹奏。

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奉硃批：刑部議奏。欽此。

（軍機處錄副奏摺）

八二 文祥等奏爲義和團副總劉廣成呈訴冤情請旨根究事摺

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文祥等跪奏，爲奏聞請旨事。

據山東五品軍功·文生劉廣成以賊匪反控、門書舞弊等詞，赴欽命總理神機營事務·議政王多羅醇郡王轅門呈訴，五月十二日，由神機營咨送到臣衙門，臣等公同訊問。據劉廣成供：年三十六歲，兗州府陽穀縣人。緣咸豐十一年，賊匪竄擾莘邑、朝、陽各縣，生團練鄉勇，五月二十九日同團總李玉南

等與賊接仗，獲賊帥劉德安等。六月初七日克復縣城。初九日在城東兩次與賊打仗，賊敗，撲莘邑。八月十五日賊自南來，生率團丁迎勦，復殺賊三十餘名。以此結恨。有彭家莊張宗賢之子張大，令生寫帖約賊過河搶劫，生未允，伊遂約張三等將生捆送賊營，幸遇南匪方有堂向曾爲生雇工，得放回未死。今年正月，伊勾串土豪王廷賢將生呈控，李鳴皋欲爲和息，而工房王舜華、門上夏方安內外舞弊，不惟不准和息，又勾通徐叔居及賊劉心元等，復將生捏控。袁縣主不問情由，將生革去頂戴。經團長李玉南諸人公呈具保，該縣第四子從中勒索，非五百銀不可。生赴南府呈控，未蒙提訊，以此情急來京瀝訴。等語。餘與原呈大略相同。

臣等查該文生劉廣成呈控張宗賢，因伊不肯通賊，遂勾串土豪王廷賢、徐叔居及該縣門書等，屢行捏控，該縣不察，將伊斥革，並有該縣之子從中勒索銀兩各情虛實，均應澈底根究。謹抄錄原呈恭呈御覽，伏乞聖鑒訓示。

再，據該文生結稱，伊姪劉士英在本府控告一次，並未親提。合併聲明。謹奏。

（軍機處錄副奏摺）

附件：山東陽穀縣義和團副總文生劉廣成呈文

具呈義和團副總·軍功五品·文生劉廣成，年三十六歲，山東兗州府陽穀縣人。爲賊匪反控，門書舞弊，冤中加冤，叩懇提究事。

竊自去年賊匪滋擾，莘邑、朝陽等縣往來被賊踐踏，兼之大兵未至，黎民亟乎變心。生目擊心傷，爲之暢明大義，邀成團練。四月十三日，立義和團。賊三月初五日到境，至五月二十九日，生同團總李玉南、郝廣立、布殿標與賊接仗，殺賊百餘，又獲賊帥劉德安、殷益元，賊先鋒曹飛虎等。至六月初七日克復縣城，有壽張營馮總爺親見。初九日在城東打仗，殺賊三十餘名，團丁死二十餘名。十五日又與賊匪接仗，賊匪大股直撲莘邑而去。十八日大兵到境，未接一仗。二十二日袁大老爺榮任以後，分派團丁守城，在河北防守，須臾不敢少懈。不料八月十五日，賊匪自南渡河，教匪自莘邑接隊，生領團丁二十一日與賊接仗，殺賊三十餘名，生擒十六名。時郝鎮台已到團局，親見生屢次打仗，與賊結恨。

有彭家莊張宗賢之子張大，春間著生寫帖，請南匪過河搶刼，生未允許，遂知會張四、張三，將生捆縛送入賊營。內有南匪方有堂，素日爲生雇工，放回未死。八月賊匪南來，伊又同王寬、彭希堯豎旗。十月間，團丁劉慎德拏獲賊匪郭二毛，將劉建平、張二、張三、張千祥咬出，團總李玉南罰張宗賢京錢五十千，有徐會文處說。後張宗賢反覆轉託王廷賢送金波酒二瓶、果子二盒、茶葉二斤，李玉南未允。探聽張宗賢搶聚民間糧食甚多，生遵團總之命，拉伊糧食二車，俱爲團丁所用。於正月初二日，伊仗勢王廷賢，將生呈控在案。內有李鳴皋等念係鄰誼，與生和處，從中俱息。有工房王舜華、門上夏方安、土豪王廷賢、劉士珍，內外舞弊，表裏作奸，不惟和息不准，又勾通徐叔居捏控生等一紙，且有賊匪劉心元、魏尚賢、劉銓羣匪夥告。袁大老爺以生屢被告發，遂不問情由，革去頂戴，遂令管押。賊匪徐叔居偷寫李明堂、董學成、王廷秀名，代爲遞呈，伊以稟明在卷，縣主亦不深責。於是總團長李玉南、郝廣



2 031 0169 6

立、布殿標，團長李鳴皋、孫逢寅以及鄉民團丁共保生素行無虧，從無不法。袁四少信聽王舜華等語，從中阻撓。陽穀把總問其來由，非五百銀子不可。有孔繼炳、李鳴皋、韓德備可證。

生爲此奔京叩懇恩准提案訊究。感戴無既。上叩。

(軍機處錄副奏摺)